
CUHK Libraries
003143068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四〇期 新143期）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等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1)天翻地覆；(2)呼天搶地；(3)昏天黑地；(4)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一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四〇期(新143)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四〇期(新14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四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台灣勞工與大陸工奴的明顯對照

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首版有兩條消息性質「相同」，也都值得注意。一是中華民國有關方面的敵後組織，蒐獲去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所發「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絕密文件抄件一分，對去年七月共軍部隊進駐杭州各大工廠鎮壓當時工潮的浙江省動亂實況，有較具體的暴露。一是我全國總工會明（二十六）日舉行揭幕。

大陸工人和台灣省工人都是我們的同胞，前述兩段消息又都是與工人有關的消息，這不是相同嗎？但因生活在自由中國的勞工與陷身於中共暴力統治下的工奴，除了都是中國人外，其他任何方面都不能同日而語，故所謂「相同」實在是完全不同。

此次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一九七六年理監事暨所屬會員工會，於三月二十六日開幕，會期兩天已經閉幕。會議開幕那天，嚴總統特頒書面訓詞，勉勵總工會對內要配合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對外要加強國際自由勞工的聯繫合作，發揚社會正義，增進同胞福祉，等等。

中華民國近二十餘年來，在政府正確領導之下，繼續實施各期經濟建設計劃，近年又積極推進十項建設，同時並配合實施社會建設，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齊齊並進，因能使生產總值與國民所得逐年提高，國民生活普遍改善，這固然是民生主義實踐的成果，但勞工所作的貢獻也是基本因素之一。

中華民國積極保障勞工權益，改善勞工生活，促進勞資合作，使勞工們在自由、安定、進步而合理的環境之下，充份發揮工作熱忱，不斷增進生產，提高工作效率。

中華民國政治修明，給勞工以充份民主、自由和應有的保障，所以，勞工用最高的熱忱為厚植國力，建設台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在中國大陸呢？那就完全不同了。中共也辦有「工會」，但卻明確規定「工會」是「黨的助手」、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在共產黨統治下，口說「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翁」，但工人不僅不能有反對共產黨的言行，更不能對待遇、勞動保護和津貼等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對中共表示不滿，並提出合理的要求，結果必是受鎮壓，被逮捕，甚至長期勞改或殺頭。浙江杭州工潮受到軍隊的殘酷鎮壓，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七四年一月末毛澤東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他曾告訴江青「人貴有自知之明」，而他自己卻完全缺乏自知之明，老傢伙於運動一開始就號召「放手發動羣眾」，而不提「加強黨的領導」，加上周恩來這個老狐狸躲在幕後出謀策劃，由李先念等人利用少量刮自老百姓的金錢收買部份青年工人搗亂，致使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了，但工人問題卻解決不了。到了一九七五年春節以後，浙江全省尤其是杭州市，已陷入全面混亂，工人罷工，武鬥持續，生產停頓，鐵路運輸中斷。

如此，中共中央曾多次下達關於處理浙江問題的指示，並先後派王洪文和今日已成為「黨內不肯悔改走資派」的鄧小平前往處理，但並未收效。到了七月十九日到八月初，中共從河南調共軍六千多人，加上浙江省軍區和杭州警備區的部隊四千五百多人，分批開進杭州二十多家工廠，名義上是「支援工業生產」，事實是對工人的抗暴行動進行血腥鎮壓。

中共這個暴力組織，不斷說它的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但卻視工人為仇人。在大陸上已經覺醒的工人，當然也視中共如敵人，所以一有機會就起而抗暴。目前正在大陸上開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毛江集團一再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和「不搞串連、不搞戰鬪隊」等等，主要是怕再度發生反共抗暴的動亂，把北平那羣吸血鬼吞掉。

兩個社會孰好孰壞，除了瞎子，不然是人都可以看得到。



新聞以外

只要不違背「反共」大前提
萬人作者百家爭鳴言論自由

萬人傑

最近「萬人日報」作者間打了小小的筆墨官司，有些讀者反映，認為應當把某人攆出去！不過，「萬人」作風一向是百家爭鳴、言論自由，只要不違反「反共」大原則，我們能容納相反的意見。眞理是越辯越明，辯論甚至爭論，對「萬人」都沒有壞處。說某人「存心」「搗亂」，如果眞有這「陰謀」，而編者竟然「不察」，這位老編便該打五十大板了。

老板的外行話

因為「萬人日報」的老板是讀者，因此讀者提供的意見，就是老板的意見，對老板的意見，我們一直奉命唯謹。

相信香港任何報紙，沒有一家像「萬人日報」這樣經常收到讀者意見。雖然其中有不少是「外行」話，但他們的出發點究竟是好意。對這些意見，我們一向的態度是擇其善者而從之。不過有時「老板」的意見卻使人啼笑皆非，無所適從。再說就是這「老板」與那「老板」的意見剛好背道而馳，更使我們工作人員不知該聽那一位「老板」的話。

本報初辦時，單為了狗馬兩經，已弄到老萬進退兩難。一派「老板」堅決反對；另一派「老板」則認為不但要適應環境，且要在這方面落足材料，爭取讀者，要是狗馬經辦得好，是起紙的捷徑。因此我們頗感為難。最後決定聽報販的意見，因為報販被認為較接近讀者，反映了讀者的意見，也即是反映我們老板的意見。初期「萬人日報」先決定不要狗馬經，後來要了，中間又有一個時期不要，從第二個月開始，直到現在，本報不但有狗馬經，且貼士成績突出，接到許多讀者反應，不但再沒人反對，且讚多於彈。我想，在這方面我們是做對了。

報人辦報駕輕就熟

自「萬人日報」自設排字房後，報名、日期改排版旁，又有些老板表示反對。據說是不習慣，希望我們一仍舊慣。他們不明白這是技術上的權宜之計，我們儘可能不改動，但改用新五號鉛字，非改不可。六號字每欄十個字，新五號九個字，這沒有問題，但每一欄之間，由六號改為新五號，十七欄便比從前高出兩個字位。版面尺碼有限制，非橡皮造，不可以伸縮的，除非減少一欄，由十七欄改為十六欄，否則便須把報名日期改排版旁。

如果讀者是內行的，當然明白原因；可惜我們的老板大部分另有行業，對報紙只問合不合胃口，很少人想到報紙不是辦給一個人或一小部分人看的。

因此我們對讀者不同的意見，甚至相反的意見，實在無法全部遷就，使每個人都感滿意。

為什麼我們行內有一個見解，認為應該「報人辦報」？因為只有報人才曉得行內實情，辦起來才順利。老萬幹了這行超過四十年，在行內雖仍未算得「老行尊」，比老萬資深的同業多的是，但自問比門外漢熟悉得多，「萬人日報」所以能站住腳，也許是主要原因。

遊戲文章無傷大雅

一名署名「金名」的讀者，寫一封長凡四頁的信給老萬，提供意見之外，還涉及「報內筆戰」問題，老萬讀後，啼笑皆非。

其實，一個作家和另一個作家之間有不同意見是極尋常的事，人與人之間，言行往往很難一致，偶然有些小問題爭辯，不應看得太過嚴重。難道跟朋友偶然頂頸，便就成寃家？

老萬筆下開罪很多朋友，了解老萬的，大家見面還是嘻嘻哈哈，歡笑如昔；不了解的，可能心內有刺，甚或從此絕交。在同一報上，這種情形較少，也許可以說，這是「萬人日報」的特色，盡量做到百家爭鳴，只要不違背反共原則，無傷大雅。許多讀者來信批評老萬，照樣發表。如果老萬不服氣，就寫稿和他辯論。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是同意這樣做，甚至有些人一見到別人對他有所批評，便認為人家出於惡意，悻悻然非加以「還擊」不可。

大人有大量

金名先生對本報某一專欄作者有意見，老萬認為是「小器」的表現。其實，大家同在一家報紙寫稿，即使互不相識，也屬同事，文字上天天見面，大家沒利害衝突，有名無名，無太大的差別。老萬最不同意有名作家文章一定好，無藉藉名的便一定水皮。香港是臥虎藏龍之地，業餘好手，不在少數，許多時接到讀者來信來稿，一看便知學問見識比老萬高出多皮，如他們也以爬格子為生，老萬應退避三舍。

因此，金名先生即使「未耳其名」，不能肯定

他的作品並非一流。剛好和金先生相反，我對這位不「名」的作家相當佩服，雖然我們並無「淵源」，但認定他對「萬人日報」有利，因此邀他加盟。他寫的東西，雖有點鑽牛角尖，但不能否認他有學問。老萬念書時經濟能力不許可升學，對有學問的人特別敬佩，故用種種方法拉攏，使他加入萬人筆陣，成爲我們的「班底」。

出版以來，老萬對他這專欄十分滿意，我認爲他的文章是眞材實料，不靠花巧。本報的專欄，雖都以辛辣取勝，其中一兩個較有學術性，未可厚非，金先生卻認爲「有人攪鬼」，甚至說他存心氣走某人，攪亂萬人陣營，未免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也對這位作家有太深成見。如果我們的作家因此「氣走」，不過表示他本身太小器。

大人有大量，文字上即或有所侮慢，難道就該疾言厲色，捋起衣袖，要來較量功夫，由文鬬轉而爲武鬬？

三位名作家

「金名」先生的信說：「萬人日報創刊之初，鄙人曾向友輩談過副刊中作者倪匡、董千里、上官大夫三人不會寫得太久，結果三中去其二，只剩下一位上官大夫。但鄙人仍以爲此老不會在萬人寫得太久，這要待事實來證明。」

讀了這段，老萬非常佩服金先生有先見之明，也感到萬分洩氣。金先生憑什麼理由斷定大牌作家不能長期爲萬人執筆？相信他所持的理由決不是說這些名作家政治思想與「萬人日報」相左；因爲他們爲萬人執筆時，表現的反共態度，比老萬還尖銳，可見，他們和「萬人日報」立場一致。

金先生的理由，顯然因爲「萬人日報」是窮報館，大牌作家稿費特別高，認定「萬人日報」勢難支持，大牌作家自然陸續打退堂鼓，最後只剩下一些肯捱義氣的，由陣容鼎盛變爲零零落落，唔三唔四。不過，老萬認爲這一點金先生的「預言」也不全對。當老萬要辦「萬人日報」時，曾在華都酒店閣樓茶座與沙翁（倪匡）及項莊（董千里）兩位談到希望他們幫忙；倪、董兩兄很夠朋友，一口答應「無條件幫忙」。但老萬知道這兩位文壇紅人忙得很，不敢苛求，只希望每天寫幾百字，有他們的大名號召，對新創辦的「萬人日報」確很有幫助。

不會永遠失掉他們

因此，「萬人日報」出版時，既有沙翁的「不惑集」，亦有項莊的「舞劍別談」。尤其「舞劍別談」，更爲難得。因爲查老板的脾氣，不高興自己的基本作家爲他報効勞，因此董兄在別處寫稿，都用其他筆名，絕不用項莊，更不用「舞劍別談」。他在萬人肯用項莊，又用「舞劍別談」，可見確瞧得起「萬人日報」，而我們所能付給他的稿酬又的確太少。

不過，董兄不能繼續爲萬人執筆，老萬已將他的來信在報上發表，原因並不爲了稿費問題，而是爲了「私人問題」。既屬私人問題，老萬自不便打穿沙鍋問到底，何況他答應過：一待私務辦妥，生活安定下來，再爲萬人寫一些較長、較有分量的文章，有類王延芝的「灌茶者言」專欄。老萬相信董兄的話一定兌現，雖然中間老萬和所有讀者已等待了半年多，但老萬認爲仍未絕望，總有一天，董兄文章會重見「萬人日報」。

至於沙翁的「不惑集」，我們失去了非常可惜。但倪兄在電話中告訴老萬，他的行情是每千字三百港元，且上期付稿費。老萬雖賣了房子，也很難頂，所以無法不割愛。

但「萬人日報」不會永遠賠本，有起色的話，負擔得起名家的稿費，一定滿足讀者要求，提供最値錢的文章。

老萬與上官大夫

老萬更不明白金名君猜測上官大夫也寫不長久是憑什麼理由。上官大夫在「萬人日報」已寫了八個多月，仍有人猜他中途退出，老萬有如吃了耳光一樣難受。老萬原沒膽量要求上官大夫執筆，他的小方塊一向只在星晚、快報寫，因爲他和星島淵源很深，在星晚的三寶殿，已有幾十年歷史，一向受讀者重視。他不嫌萬人銷得少，不但主動助陣，且在忙的時候，寧願停別的報，也不停萬人，因爲他一停，老萬便要「客串」，他明知老萬自己稿債還不清，不忍加重老萬的負擔，因此不好意思偷懶。

說起老萬與上官大夫，前年在星晚也曾筆下有過誤會，猶如今天的今聖歎與何水中。其實，上官大夫是老前輩，老萬一向尊敬他，那會跟他過不去？後來他弄清楚了，不但沒把不快事件記在心上，彼此且成爲密友（不同於毛林的親密戰友）。去年七七前，同被新聞局邀請訪台時，親口說過，如果「萬人日報」出版，誓必支持。本報創刊，果眞履行諾言，一直執筆至今，說他不會寫得長久，老萬實想不出理由，除非他忽然消失寫作興趣。但要知道，最近上官大夫因白內障開過刀，視力不好，仍肯加多「萬人」一稿的負擔。我覺得他如果有九十幾歲壽命，對寫作也不會突然沒了興趣。

「萬人」筆陣堅強

原則上，在「萬人日報」執筆的每一位作家，老萬都盡力祈能永遠保持，同時盡力爭取其他大牌作家，或眞正有料的新作家加入我們的筆陣。不過，如果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無法挽留，那無可奈何。比方說：本報總編輯李勇，在報上原擔任寫個小小專欄，十分精彩。老萬捨不得停掉，但他到美國辦「世界日報」，私的方面，與他的前途大有關係；公的方面，以李勇兄這麼一個正義凜然的愛國報人，放之妖風披猖的紐約，對媚共、親共、投共分子，當是個重大威脅。因此，老萬即使怎麼捨不得，在公在私，都不能不放他走。

他上飛機那天，仍答應一到美國，便繼續供稿，除通訊外，還保持過去的專欄。可是他在一個新環境裏，又因爲創辦新報紙，其忙可知，不寫專欄値得原諒，但百忙中仍爲「萬人日報」不停寫通訊、發電報，萬分難得。

在資本主義社會辦報，沒有錢，買不到好稿。但有時會例外，最近一位老萬也尊爲老前輩的名漫畫家嚴以敬兄的老太爺嚴南方先生，於晨運之餘，也要在「萬人」陣營露兩手，湊湊熱鬧，絕不

（下轉第六頁）

大陸知識分子的「白專」道路

中共教育革命的演變與當前教育領域內的鬥爭

項楚

「紅」與「專」的矛盾

中共教育的基本問題，是「紅」與「專」矛盾。「紅」指政治，即馬列主義思想、無產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覺悟，「專」指業務，即專業學識和技術。「紅」與「專」、政治和業務的關係，理論上說，應該既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但在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共教育中，實踐經驗卻一直是「紅」則不專，「專」則不紅；抓了政治就丟了業務，抓了業務就丟了政治。在政治與業務的矛盾中，政治是主要矛盾。「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毛澤東）政治與業務之間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係。毛澤東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定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又說：「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鬭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羣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問題在於，政治如何統帥業務？政治統帥業務的結果如何不致成爲空頭政治家？

陸平論及政治與業務的關係說：「紅必須落實，不能空洞，要有所表現，要在鑽研業務方面體現出來。對學生來說，就是刻苦鑽研，刻苦讀書。批評忽視政治的傾向，不等於是反對鑽研業務。作爲一個大學生不讀書怎麼行？這不叫什麼白專道路。」政治好必須業務也好，否則就是空頭政治家，這有什麼不對呢？「文革」期間，毛江集團竟然把這種觀點否定了。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社論「政治統帥業務——二論突出政治」說：「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相結合。如果政治不落實到業務上，不同業務相結合，那麼，政治就會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實現。」「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決定業務的方向和性質。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落實到業務上，通過一定的業務來實現。」「各項工作都是政治和業務的統一。既沒有無政治的業務，也沒有無業務的政治。」

當時毛澤東、江青要向「人民日報」奪權，便指使地位低於「人民日報」的「解放軍報」在同月十七日，發表一篇針鋒相對的報導「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空軍某部領導機關的一次討論會側記」，並在編者按語中說：「突出政治究竟要落實到那裏？能不能單純強調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呢？不能！什麼『政治必須通過業務來實現』呀，什麼『突出政治歸根到底是爲了搞好業務』呀，等等說法，統統是謬論。」「突出政治，首先要落實到人，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是最大戰鬭力。有了這樣的人，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把一切革命工作搞好。」「單純強調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就必然會引導人們埋頭業務，對階級鬭爭不聞不問。」「一方面講政治要統帥業務，另一方面又強調沒有無業務的政治，政治要通過業務來實現，這就恰恰否定了政治的統帥作用，把政治擺在從屬地位。」

「解放軍報」把政治和業務分開，用「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概念代替方向正確、績效顯著的衡量標準，在當時是作爲眞正的「毛澤東思想」批判「人民日報」的「謬論」而提出的，因而立即成爲紅衛兵開展批判鬭爭的根據，所有的服務於教育界在業務上有貢獻有成就，在政治上並未發生問題的教育工作者，皆被扣上一貫堅持走「白專道路」反對「政治掛帥」的罪名，進行殘酷的批鬭。毛澤東所謂的「要反對空頭政治家」，至此變成「要製造空頭政治家」。

到了一九七○年秋季大學恢復上課以後，由於現實的迫切需要，中共的宣傳機器不得不提出在毛的路線領導下，「對業務工作中的客觀規律認識越多，鑽研技術越深，就對人民的貢獻越大，就更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這不是「政治統帥業務也落實於業務」是什麼？事實正是如此。毛把「政治統帥業務也落實於業務」確定爲「謬論」之後，還是要走「謬論」的老路。例如「選用再教育較好的知識分子擔任業務技術負責工作」和「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揮知識分子的專長」和「專家路線」，「政治統帥下攀登科技高峯」和「資產階級個人奮鬭」，「爲革命鑽研技術」和「單純技術觀點」，「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和「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等等的實際內容有什麼不同？正確和錯誤的界限究竟何在？毛江集團的批判專家就沒有人說得清楚。

陸平和所有教師，只因強調學生要專心向學，刻苦讀書，鑽研業務，沒有置政治於學業之上，沒有在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課程以毛澤東著作爲主要教材，沒有在自然科學課程大講毛的「矛盾論」、「實踐論」，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反對「又紅又專」而實行「白專道路」，並對他們肆行暴虐迫害。這種血腥恐怖的教訓，令人無法妄懷。因此，「寧紅勿專」和「抓業務危險，抓政治保險」的觀念在整個大陸教育界，便成爲流行思想。

走回頭路的傾向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革命」，由江青集團領導，以「三面

紅旗」時的「教育大躍進」即「教育大革命」爲依據，其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下列各項：

㈠縮短學制：小學減爲五年，中學四年，大學文科二年、理工科三年。

㈡「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大學生」（毛澤東），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原則上不准上大學。

㈢廢除考試：升學考試改爲「自願報名、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四步驟；成績鑑定包括學科成績、政治表現和勞動熱情，實際上是政治第一，勞動第二，學科第三。

㈣精簡課程：大中小學課程普遍減少，而加強政治課（階級鬥爭課）、毛澤東思想課及生產知識課。

㈤中學注重專業化。

㈥重編教材，以「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爲原則，自然科學也不例外，強調工人領導及聯繫實際，注重長治性、實用性、地方性、羣眾性。

㈦「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領導「教育革命」、理論學習及思想政治鬥爭；建立工農講師隊伍。

㈧堅持「開門辦學」：師生「走出去」參加勞動，以工廠農村爲課堂；把工農「請進來」講授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的經驗。

㈨大中學生畢業後一律「上山下鄉」。

㈩實行「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即大學生由何廠何社而來，畢業後回到原來的廠、社去。

⑪選送羣眾理論隊伍的積極分子上大學。

如此「教育革命」，直接造成教育質量的下降。不過招生新辦法四步驟中的「學校複審」，曾實行「文化考查」，實爲變相入學考試，這種辦法仍有其一定程度的保證學生學業水準不至過於低下的意義；到了一九七三年，因發生張鐵生事件，「文化考查」便廢止了。

自一九六六年秋季起「停課鬧革命」的大學教育，至一九七〇年秋季才有一部份開始復課。「紅旗」雜誌一九七〇年第八期發表「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所寫的「爲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編後記」說：「這篇文章很好。它緊緊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綱，全面地總結了實踐毛主席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思想的經驗，包括總結了若干政策性的問題，具有普遍的意義。」並說毛非常重視「教育革命」，「親自抓典型」。可見它是經過毛審閱認可的。

這篇文章提出了對待「廣大教師」的七條新規定：

「一、把積極參加教育革命，但思想還有舊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脫離』的問題，與堅持老路區別開來。

「二、把眞心實意與工農兵結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體問題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見，與拒絕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階級領導區別開來。

「三、把帶着教育革命和技術革新的問題，積極鑽研業務，查閱有關國內外的書本、資料，與脫離無產階級政治，理論至上，崇洋復舊區別開來。

「四、把爲了改變落後面貌和填補空白，有分析有鑑別地向國內外學習我們所不懂的和沒有的東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區別開來。即使有少數人拒絕接受再教育、堅定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這樣的人總會有的，對他們那些舊思想，在教育革命中進一步深入批判，抓緊教育、改造就是。

「五、對那些政治歷史問題審查清了的人，要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和現實表現，吸收他們參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進行教育和改造。

「六、對於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人，就要嚴格按人民內部矛盾正確的對待。

「七、在教學改革中，對於自然科學上某些具體問題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要尊重客觀規律，通過實踐去解決。」

此外，這篇文章還否定了工農兵學員有「自來紅」思想，確定教師「教業務」也「管政治」，要「承擔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不是包辦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壓倒一切，使知識分子處於『推一推，動一動』的地位。依靠廣大革命的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是削弱工人階級的領導，恰恰是加強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宣傳隊員要向再教育對象學習，虛心做羣眾的小學生。」並說這一切是「毛主席的指示」和「無產階級政策」，「要堅決照辦，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這說明了什麼呢？一句話，就是要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重新統治學校，特別是重新統治大學。七條對待教師的新規定，把「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生隨時隨地對教師進行批判鬥爭和批臭鬥倒的權力全部剝奪了。廣大工農兵學生對此很不服氣，他們批評說：「發揮原有教師的作用就是恢復舊制度。」事實不是這樣嗎？但是，中共卻毫不留情地宣佈：這是「形『左』實右的錯誤思想，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頑強表現，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對之進行了「澈底批判」而壓倒下去。

從毛澤東一九六四年「春節談話紀要」對教育改革的看法和主張，與「文革」時他對大陸教育的批判及「教育革命」的內容，可以明白後者不是前者的實行，而是對前者的基本否定。在一九六四年，毛還一再說當時的「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到「文革」他就澈底予以否定了。而其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權力鬥爭的需要。——他要指控劉少奇在他退居第二線期間推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就因爲這樣，所以教育領域的鬭、批、改，鬭、批部份的對路、線、方針、政策、制度以及教學內容和方法，批得一無是處，對領導幹部和教師，鬭得極端殘暴，但改的部份，由毛親抓的典型——「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經驗，卻顯示了走回頭路的傾向，可以說是實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這也就是說，「文革」後的「教育革命」，與階級、路線無關，也不是眞正的「政治統帥」，甚至不是眞正的「毛澤東思想統帥」，只是爲毛江集團權力鬥爭的需要服務。

（上接第三頁）

談錢，不久要爲我們寫個專欄，這豈不叫經濟掛帥的觀察家大跌眼鏡？

對老馬有懷疑？

金名先生的信最後提到「萬人」死黨馬森亮：「閣下成日話佢是萬人死黨，他來港時途經台北，閣下且急不及待的老遠跑去台北與之會面，來港時又對其那麼隆重招待，且曾預先告知讀者，說馬某返美後會按期寄其大作爲萬人打氣。但至今三月，萬人日報、萬人週刊未見馬某寫過一個字，究竟是其食言，還是另有原因？老實說，自閣下與唐××、任××等發生事端後，未見馬某有所表示，鄙人就對其發生懷疑，且曾以老本行之『狗評』尺度，將其評過，看死其已變了。按馬以往之個性，若不是變了，決不會閣下被袞（簡直是被趕盡殺絕），身爲死黨之馬某，竟然無所表示，這能算是死黨嗎？世事易變，見錢眼開的人到處皆是，特別是身居沒有道義之邦的人更易變心，希閣下小心爲要。」

老萬承認這封信的出發點是一番好意，不過，對老馬的「變」，卻不知從何說起。照老萬推測，也許因爲老馬回港時，曾「拜會」過查老板，而查老板在「社評」中又大大捧過老馬，因此，金先生以爲老馬爲了錢而投入查老板的「中立」陣營吧？

仍然是「死黨」

其實，金先生只是「知頭唔知尾」的猜測，因爲這中間有一段「內幕」，不大爲外人所了解的。星島自出了美洲版，發展很快，賺了不少錢。近來人事有所變革，一位擁有印刷設備的人到香港兜生意，協助香港報紙出美洲版。當時接到成報、新報、明報三家。不過，香港暢銷的報紙，在美洲發行，未必一定同樣暢銷。在三藩市就出現了這種反常的現象，在香港最暢銷的，那邊銷得最少，反而香港不成的，卻佔了首位。

當然，美洲讀者口味和香港不同，要投合他們所好，當然需要一位識途老馬。馬森亮移民美國多年，除「掃地」外，沒停止過從事文化工作，可當得起識途老馬，突然多了幾種報紙在美發行，老馬也就成了吃香人物，爲衆所爭取。

查老板是否要「爭取」他不得而知，至少是希望聽聽老馬的意見，對他自然客客氣氣，他稱讚老馬，很可能有此作用。此外，馬森亮還受到一位報業大亨召見，相信其目的和查老板差不多。想不到去了幾年美國，時勢造英雄，他竟一下子成了當紅人物。

他自己辦了一份華僑報，主要內容與萬人日報差不多，辦個一人報當然很忙，他答應了寫稿也不是沒有下文，只來了八篇。

老萬因恐後援不繼，因此沒有發，一俟他的續稿來到，有足夠儲備，自必陸續發表。

鄧小平危而未倒

岳騫

毛江夫婦對鄧小平的鬬爭，愈來愈無力，鄧小平的政治生命雖然結束，但毛江直到今天仍未能將鄧小平點名定罪，可見各方阻力之大。

綜觀毛江這次鬬鄧全部經過，當是在周恩來死前便已決定方針，周恩來一死便突然掀起，鄧小平事前可能毫無所知，毛江也未露半點跡象，否則鄧小平便不可能在周恩來棺前致悼詞，人民畫報也不會將鄧小平刋在最顯著之地。由於事發突然，鄧小平事先毫無準備，鬬爭一旦掀起，鄧小平便完全處於挨打境地。

但毛江夫婦之鬬鄧小平，前後也分幾個階段，一開始有意將文革後「解放」的黑幫一網打盡，當時聲勢洶洶，針對所有被鄧小平放出的毛幹，企圖全部點名批判，但此一行動，顯然遭遇強大阻力，以後不得不放棄既定計劃，改從政策方面入手，三月十日毛幫「人民日報」社論，引述毛澤東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並以之作爲社論題目，雖是把毛澤東拉出來，但語句已趨緩和，只批判鄧小平「三項指示爲綱」，罵爲「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此外便臚列不出鄧小平的罪狀，此是毛江對鄧批判無法深入的眞因。

文革時所加於鄧小平身上的百般罪狀，到了鄧小平被放出牛欄，重任「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之後，卽等於洗了一次澡，完全洗去過去的錯誤。因爲前賬如果未了，自不能重新起用，賦予黨政方面重任，除非說鄧小平重任要職，毛澤東不知，是周恩來一手遮天。但由於鄧小平復出第一次露面由王海容攙扶而出，毛澤東臉皮再厚，尚不能說鄧小平之出，他完全不知。毛澤東既然同意鄧小平復出，則當年劉鄧的一段事，便不能再提。

舊賬既不能算，只有就這三年來鄧小平的所作所爲，構成罪狀，但鄧小平這三年來既未抓到實權，又未單獨行動，一切皆按毛周指示去辦，可以加上的罪名實在不多，鬧來鬧去還是「三項指示爲綱」一項，至於其他更是末節，如指鄧小平是「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既然鄧小平不肯悔改，毛江又何以重新起用，賦以重任。

由於毛江這次所訂的題目太小，所射出的箭又不能中的，完全落空，批鄧之事便不能形成大運動，就目前情形看，似比批林批孔批水滸更差。

北平城內由毛江控制，自不成問題，但各省區毛江影響力則強弱不同，截到目前爲止，各省重要頭目出來響應毛江批判鄧小平的，似乎只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璋，其他各省雖然也有片面響應，但省級頭目站出發言的尚沒有。毛江所能拿出的「樣板」，仍是清華大學的「大字報」，觀乎外交部屢次邀請自由世界在北平的外交代表去參觀清華大

學的大字報，可見其情急之狀，是希望藉這些「外交代表」的口，傳到自由世界去，毛管區正在如火如荼鬬爭鄧小平，實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毛江勢力最大地區，北平之外，首推上海，但上海方面響應也並不熱烈，除去少數工廠貼出大字報外，重要大學也沒有動靜，上海區的大頭目自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去北平，剩下的書記是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其中周純麟是毛軍頭目，暫且不說，馬、徐二人是黨棍，王秀珍是紗廠女工，經江青一手提拔起來的「新生事物」，竟然也沒有片言支持，是則毛澤東所說的「翻案不得人心」，究竟那方面不得人心，就大成疑問了。

毛江對鄧的進攻，調子愈來愈低，範圍愈來愈小，當初希望一網打盡黑幫的企圖已告失敗，範圍縮小到只有鄧小平、周榮鑫與李琪、劉冰少數幾人，已不能成爲一項運動，再拖下去，很可能又似批判水滸，無疾而終。

毛江批鬬鄧小平未能按計劃完成，卻引起了副作用，各省區毛幹公開反抗的已有發現，三月十九日「安徽電台」廣播：滁縣、蕪湖地區均有「階級敵人」破壞春耕，三月二十日「廣西電台」廣播也說賀縣方面有「階級敵人進行破壞活動」。雖然毛幫宣傳不能盡信，但此時廣播此類新聞，對毛幫而言並無好處，相信仍有部份眞實性。

二月二十四日「人民人報」社論「抓階級鬬爭，促春耕生產」，便是針對農村而發，可見農村已發現有怠耕情事。在毛管區，農民已如牛馬，工作全靠農村毛幹指使，農村有問題，初步尙不在農民，而是農村毛幹消極抵抗。農村毛幹所以抵抗毛江命令，不肯認眞實行，實源於上次文革創鉅痛深，恐怕批鄧運動一旦擴大，再掀起一場「紅衞兵運動」，農村幹部又要遭一次大刼，所以農村毛幹首先起而反抗，農村毛幹之反抗，不必見諸行動，只要稍爲怠忽，不過份逼迫農民「苦戰」，便可使毛管區農業生產陷於減產，甚至停頓，對於農村的減產，毛幫又出動共軍去鎭壓，但共軍數目有限，廣大的農村決非共軍可以普遍鎭壓，以共軍去鎭壓農民怠耕，只能作爲「樣板」，向各省區宣傳，以收殺雞嚇猴之效，實際效用則不大。

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抓階級鬬爭，促春耕生產」，以農業爲目標，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右傾翻案，促工業生產」則完全對工業而發，可見毛管區因批鄧而引起的併發症，由農村牽涉到工廠，情況越來越爲嚴重。

上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所以打倒劉鄧是靠毛軍與紅衞兵，目前紅衞兵已烟消雲散，毛江也不敢再組紅衞兵，擔心問題鬧大了無法收拾，共軍則羣龍無首，沒有一個「林彪型」的人出來堅決支持，毛軍便不能發揮作用。試看自批鄧以來，雖然外電也報導「北京軍區」毛軍支持毛江立場，但也只是傳說，卽有部份行動，也是少數人所爲，「北京軍區」大頭目不論可能卸任的「司令員」陳錫聯，新任的秦基偉，甚至屬於江派的政委紀登奎也無任何表示。

更重要的是毛江所控制的宣傳機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均隨時報導毛江的言論及宣傳文件，「解放日報」卻自行其是，除去元旦毛澤東「放屁詞」發表時，「解放軍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社論，只有「光明日報」轉載，文革時領導毛管區輿論的「兩報一刋」、「人民日報」與「紅旗」依舊，只是「解放軍報」卻換了「光明日報」，這一換，意義相當大，「光明日報」的份量安能與「解放軍報」相比。

由毛澤東親自領導與發動的批鄧運動，變成雷聲大雨點小，可以看出毛澤東已日薄崦嵫，有心無力，其景況與民國五年之袁世凱，何其相似？

毛報指鄧小平是「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可知鄧小平仍未認錯，而且也只有鄧小平一人未認錯，所以冠以「那個」。毛澤東不會放過鄧小平，是可以想見的，正如筆者以前屢次說過毛澤東決不讓周恩來比他多活一天，此時亦可說毛澤東決不會把鄧小平留給江青。因爲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爲人，江青非其對手，鄧小平的政策與毛澤東完全對立，鄧小平眞的坐上第一把交椅，毛澤東便會加速鞭屍，這些都是大的原則，不易更改。但在現階段，鄧小平雖危卻並未倒下，因爲毛澤東至今尙未明令將鄧小平撤除一切職務。

毛澤東自己供認是「和尙打傘，無法無天」，其人一生不守法，不僅不守國法家法，也不守其自己所訂之法，他要撤鄧小平只是一舉手之勞，但撤了之後，必須要經過正式會議追認，撤換鄧小平的黨副主席，要經中全會，起碼是政治局會議通過，撤換鄧小平的副總理，則要經人代常委會通過，按說這兩個會應該可以順利通過，但不知何故，毛澤東始終未能召開兩項會議，公佈鄧小平罪狀，撤銷其一切職務，只是用一種猜謎的方式去射冷箭，像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舉出毛澤東的話：「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鬬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這段話任何人皆知是說的鄧小平，但還只能隱名攻擊，不敢公開點名，此非由於毛澤東恇怯，實在是抓不到鄧小平更大的錯處，僅僅鄧小平說了一段「不管黑貓白貓，能逮住老鼠便是好貓。」卽使犯錯，罪名究竟不太嚴重，據此而撤去黨政一切職務，毛澤東自己也覺說不過去。此所以重要會議無法召開，一直在製造輿論，渲染鄧小平的罪狀，相信到了最後，毛澤東會施出「絕招」，給鄧小平安一個賣國賊、內奸的罪名，指鄧小平是「蘇修特務」，如此，便可加重其罪名，如處置劉少奇，折磨至死。

就毛幫內部情況而言，毛澤東一死，現階段似乎只有鄧小平一人可統籌全局，但毛局非要將鄧小平搞垮搞臭不可，毛澤東亦有其不得已處，不整垮鄧小平，身後卽被鞭屍，妻女也受人宰割，但整垮鄧小平，勢必加速毛幫的滅亡，此一情況毛幫大頭目也看得清楚，但無一人敢向毛澤東進言，只有任其搞下去。目前要注意的不是鄧小平倒不倒的問題，鄧小平之垮已成定局。問題是鄧小平何時才算眞正垮台，如果毛澤東能在兩個月之內，召開「中全會」及「人代常委會」宣佈鄧小平的罪狀，撤銷其一切職務，毛澤東最後還算完成一項工作，否則再拖幾個月，毛澤東一死，臨死時又來不及殺死鄧小平，問題可就大了。

窮兵黷武下的蘇聯人民生活

任蜚聲

如果說話可變穀物，那麼前週布里兹尼夫在莫斯科蘇共大會的花言巧語演詞，應該可供作蘇聯每張餐桌額外一塊或兩塊麵包。但事實並沒有那麼幸運。每一個拿工資過活的人現在都明白——除去克里姆林宮一小撮空言樂觀與在報紙上自作慶祝之外——蘇聯的經濟已經非常失敗。

最大的問題都是在農業方面。如前週布氏所說的，旱災造成一九七五年的重大歉收，約有七千五百萬噸穀物的損失，因此蘇聯不得不向美國或其他國家購進二千七百萬噸，以爲補充。今年冬麥收成預料也不樂觀。華盛頓一些專家指出，麵包，特別是米以及乳酪生產的減少，來春將得更劇烈，會引起罷工甚至發生暴動。這些混亂情形大都在各省市中出現。但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幾個大城市，將獲優先供足食物。去年秋天的災難，引致草料缺乏，死了不少耕牛，這將不可避免地使米產稀少，直至一九八〇年爲止。蘇聯政府顯已決定，爲節約蘇聯人的主食麵包，廢除獸類飼料供應。但是農人仍獲允在他們私人地方保有家獸，購取麵包作違法地飼養他們的豬牛與雞。因此，那可能似乎將掀起一股風氣，大部蘇聯消費者，將爲食糧而遍尋市場，直至下一次收成爲止。依照平均率，今年應該比去年好。去年是最近十年中最壞的一年。

生產率迭降

雖然希望食物供應形勢將獲改進，但現存消費品的缺乏，卻寄望於未來新的五年計劃。依據上月蘇聯公佈的統計數字，布氏一九七一年的諾言，說消費品的產量至少將增加百分之四十四。事實上在剛過去的五年計劃中，照它的指標言，已下跌百分之十一。在未來的五年中，計劃應允僅有一個百分之卅至卅二的增加。總之，這計劃較上一個所要求改善生活標準的速率爲慢，一如每一個經濟主要部門減低生產率一樣。蘇聯當局不計劃對貨車與載客車等作重大增產。格拉斯哥大學一位研究蘇聯經濟問題的西方著名專家亞力克·諾夫，相信這原因可能就是原油的缺乏。縱然事實上蘇聯石油生產冠於世界（一九七五年爲四萬萬九千一百萬噸），而且自一九七一年以來，已經投資逾一百卅億美元，開發西伯利亞油田。不管怎樣，蘇聯在未來五年計劃中，油產率將降低，因爲那個巨大而古老的烏拉山——巴什噶爾區的油田已乾涸了。此外，蘇聯又強迫更多石油出口，爭取外滙以平衡他們所購西方穀物的龐大赤字。

當西方的專家們在衡量蘇聯一九七六年的收支賬目時，發覺似乎除在目前出現經濟惡化浪潮外，無可諱言卻有些長期成就。比如說通貨膨脹，會使美國與其他工業國家受到折磨，但蘇聯則爲例外。蘇聯在布氏統治下，已經平均每年對每一種主要消耗量均增加百分之五——一個很值得稱贊的進步。這是克里姆林宮最大的成就，但是這對蘇聯消費者並無多大益處。依據這種由史達林所創的主要計劃，蘇聯的重要資源都集中於軍事工業方面。蘇聯氫彈之父，也是有名的蘇聯離異分子，物理學家沙卡諾夫，最近批評蘇聯已將和平時期的經濟造成爲「一種永久軍國主義化，到達空前程度——有些是對整個世界的人們與安危關係甚大。」那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蘇聯最近若干年來對武力與武器的發展，已經如此之積極。使全世界的國防分析專家都一致同意，美國正滑到它的定量邊緣。

談到蘇聯集中力量於武器計劃的成功，爲什麼蘇聯不供給它的人民以同樣的最大資源？蘇聯生產的鋼鐵水泥較美國爲多，只是煤的生產僅次於美國，黃金生產僅次於非洲。但這些財富仍有少數流入蘇聯消費者手中。粗略估計，蘇聯百分之二十人口是從農業，美國則爲百分之五，蘇聯每年有數百萬人由各城市抽調來協助收割。不少於百分卅一的所有在新五年計劃下投資，均支配給農業。但是若在其他工業國家的標準言，蘇聯已不可能供養它的人民，即使在收成很好的時候。大部西方經濟學家相信，這基本問題是在於共產黨就實施的集中計劃。對於最高優先的軍備方面，蘇聯可能作得很好，雖然有許多浪費與無能。但在其他方面，最高層計劃人對於投資與資源使用，就不能有效作決定，即使那是一些散佈全國的各項重要企業。

全國性的酗酒

除去集中計劃的無甚效能外，這種制度也扼殺個別的創造力與滋長人們冷漠與缺乏同情心。一個蘇聯人走在街上對他的國家領袖是如此之漠不關心，那些領袖人物卻常在電視與報紙出現。但他對他的工作也是如此。這種最明顯的不愉快表現，都是蘇聯一些勞動階層最低級生產者。這是其他每個發展國家中所無的現象。許多蘇聯人簡直每天都不願爲國家打工。一位長期寄居莫斯科的西方實業家說：「眞正與此有關的原因，是一般工人均認爲與國家毫無關係。」據一項最近研究，基於蘇聯所作統計，表示每天約有一百萬人——一種包括八千四百萬人的工業勢力的一部份，不返廠工作。

一個原因是全國性的酒精中毒。蘇聯的幽默雜誌克羅科笛爾（Krokodil）最近流行一種卡通漫畫，那上面畫一個迷惑的官員問一個工廠的廠長：「你的工廠怎樣成功地實行了計劃：」回答是：「因爲酒店關門修理不賣酒。」平均每年每十五人以上消耗酒類爲八點五夸爾，這數字兩倍於世界次大的酒量消費者，美國與法國。他們主要飲伏特加，最廉價時爲美金五·二二元一夸爾。蘇聯當局雖經常聲明酒精中毒，但並不限制酒類發售，因爲這關係蘇聯全國稅收百分之十二的進賬。飲酒涉及所有謀殺案爲百分之九十，至少一半蘇聯交通失事皆緣於酗酒駕車，以及百分之四十爲此離婚。在一些省份村鎮中，每逢週末

都有集體狂飲，因此常發生酗酒青年在街上鬧事情形。

蘇聯無數人民對工作懶洋洋，主要是他們對目前的生產方法毫無興趣可言。誠然，農民在這種欺騙的集體農場制度，感到沒有個人的利益，他們於是集中他們的精力於私人的土地經營，雖然所佔地方不過總農場畝數的百分之三；但生產量卻爲總農業的百分之二十五。他們每畝的產量，事實上是八倍於政府所有土地。而農業與工業的工人們，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小心照顧他們的機械，無形中造成一種長期的浪費。因此，柯錫金曾要求一項「停止機械運用」。結果，幾十億盧布已經投入新的農業機械，蘇聯農民仍然用手工作。

、物品奇缺質料奇劣

工人，特別是女工（所有及齡工作女工的百分之八十五），花費不可思議的時間，去尋找日見稀少的日用貨品。一些到處都是的網織購物袋，很熟悉地被稱爲「阿佛斯卡」（Avoska），「或者」袋，意卽：「今天我或者將發現可購到一些貨物，或者沒有。」雖然在首都不是蘇聯供應最好的城市。「時代週刊」莫斯科分社主任馬殊・克拉克報導說：「那些肥皂、牙膏、香水、清潔劑、草紙、梳子與火柴等，要就是質料太差，要就是完全不能用。」這些物質的缺乏是如此普遍，使人們一見有排隊購物長龍出現就加入，而不問買的什麼。克拉克報導最近在莫斯科街上，一羣人排隊擠向一個在一張桌子旁賣東西的人，當那些熱心的購物者步步接近時，他們看到一張售物價目表竟是用英文書寫的動物生理學。並不是日用物品。

一些從東歐集團國家入口的貨品目錄表，幾乎經常是好過他們蘇聯的副本，而且，當這些在各大公司陳列室陳列時，可能引起不滿發生暴動。克拉克談及一個莫斯科人最近訪問熬德薩一處市場，忽聽到背後有人要求說：「只要一盧布，我將賣給你一個消息。」這個訪客反問是什麼消息，那人答稱「你付一盧布，我將給你有價值的消息。」當他收到他的盧布後，低聲告訴他說：「外來的小孩用長統襪，將於明天午前十點在中央市場二樓出售。」

由於物資的缺乏，發生許多奇奇怪怪的現象。因爲當局的計劃不週與管理不得法，物品可能忽然間一時少一時又多起來。那一小撮集體農場委員，本來只注重生活必須品，可能忽然間接受絲領帶與義大利苦艾酒的裝運。十年前，有一種如同橡膠類物質充斥市場，蘇聯人偶而用作瓶蓋與襪帶，今天，因爲橡皮的缺少，預防藥物卻很不易在莫斯科找到，消費者對物品的需求，可能太渴切而且又得來太遲。例如一些國家工廠，都正生產千百萬婦女用的平底鞋與軟靴。三年前，她們是大量需要的，現在卻很難發現賣主。

蘇聯報紙上經常有人抱怨蘇聯產製的商品質料太劣。最壞的是腳上穿的與衣服。根據莫斯科「文學報」說，這種質料的內涵，若依照國際標準，在一九七四年，蘇聯所有腳上穿的什物，只有百分之六合格，衣服則只有百分之一。「克羅科第爾」畫報最近有一幅諷刺素描，說一對夫妻購買傢俱，那套沙發又大又笨重，並且「上面印有一種秋天的鄉村路背陰影，與一種第一次大戰時的笨重驅逐艦。」這位作者率直勸告勿購買這種笨重的沙發，因爲「一個家庭不必用沙發恐嚇孩子們。」

小偷大盜充斥官方機構

城市居民佔有人口百分之六十，但房屋住宅的建築卻不能保持與自鄉村來的移民相匹敵。一些新的建築物質料粗劣，已成爲嘲諷的好題材。克羅科第爾畫報甚至譏評這些新房舍樓板的堅固力如何，最好讓那些家庭的貓來試驗。

私人商號漸漸在蘇聯各城市出現，使人方使不少。但是一些購物者仍發現有限的供應，排隊與打尖情形，這無疑是在阻延顧客的爭購。

蘇聯試圖對付這一種感受性遲鈍的體制而遭挫敗，已經導致廣泛貪污腐化，自可憐的小偷小竊而至大量掠取國家的財富。偷盜之風非常普遍，使便衣隊員（專門對抗偷竊社會主義財富與投機買賣）幾乎到處都是如同秘密的警察一般。在熬德薩，一條街上一個生意很好的賣主，以廿個科甫（Kope 蘇聯錢幣）代價，收購一支已用過的電燈泡，人皆問他如此作法有何目的，他答道：「把它們帶回辦公室，偷換一些較好的回來。」莫斯科的士司機都是對乘客包來回的。有時他們開車到郊外，讓機輪永不停止轉動，於是汽油消耗很多。但是，這些司機都是國家僱用的，因此他可以向公家報假數，要求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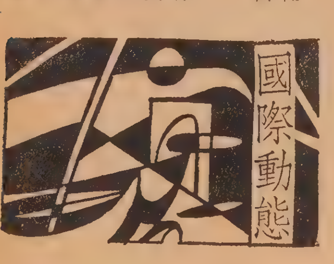
政府官員享受特別市場

貨物的黑市交易已經成爲普遍現象，於是一些蘇聯人現皆稱之爲「平行市場」，據華盛頓大學的政治科學家第米屈・薩姆斯指出：「在蘇聯的第二個經濟計劃，一般的蘇聯公民每天均使用平行市場爲基本。」唯有一種人不需用此種市場，他們是高級黨官軍與警察首長。他們有了特公司商號，專售外國豪華貨品與高尚食品給蘇聯的特權階級，而且價錢極爲低廉。

平行市場每一種商品被盜竊，是不可避免的。

雖然每個蘇聯公民原則上是可以免費醫治的，但醫院常有人滿之患，而且護士對待病人又不勝任，結果，一些病人深感失望，只好私下花錢賄賂醫生或醫院管理當局，以便獲允作特別治療。

平行市場在蘇聯社會所引起的貪污腐化作風，對人民影響甚重，他們都是正常的，不願從事違背良心的事。一位年青蘇聯猶太科學家，最近移居美國，他說：「那是違背人類的良知與公正，雖然極端討厭參加所有這些不軌行爲，但是你不能離開這種制度以生存。」儘管腐化貪污，物質缺乏與制度失敗，一個蘇聯公民在某些方面平均較他以前爲好。當史達林末期，在集體農場工作每年所得只夠買一條褲子。（節譯自「時代週刊」）



奪權新招

林定

日前友人由廣州回來，據他的觀察，廣州市面頗爲平靜，街上沒有大字報，僅在學校、工廠、機關才出現。但大字報不用報紙塗寫，只用很小的白紙，故實不能稱爲大字報。這類小字報，不是讓普通市民隨便觀看，有資格參加的，都是經有關單位相邀，用專車集體載往張貼地點。這跟六七年文革時大字報滿街飛，截然不同。咎其原因，主要是文革派掌握最高權力，害怕出現動亂局面，給頑固分子製造反擊機會。因爲它目前急需的是安定團結，不是越亂越好。相反地，頑固派必須出現混亂局面，才能伺機反擊，不然，他們勢必逐漸被芟除。

文革派雖然掌握北平最高權力，但許多方針政策，不能下達地方基層，地方頭頭從中作梗，千方百計排斥阻攔。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死橋，已被地方上老油條看透，再沒有人肯上當，他們爲了自保，彼此默契，沆瀣一氣。再加上又不能採取六七年手段，鼓動羣衆，強把他們揪出來，因爲這一來，很容易再度引發文革動亂現象。唯一辦法，便是運用以下鬬上方式，由下屬出面跟上司抬槓，把老官僚擠走。以不流血鬬爭，收逐個擊破之效。最近文革派一再強調「不搞串連、不搞戰鬬隊」，便是這種「和風細雨」奪權方式的精髓表現。

文革派在此次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標榜「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少數執行了錯誤路線的領導幹部，要幫助他們改變立場，歡迎他們改正錯誤。」乍看起來，似乎對走資派刀下留情。實質上是避免株連，引起連鎖反應，擴大對立面，從而更好地集中火力，兵不血刃，把具潛勢力的地方頑固分子鏟除。他們所謂「縮小打擊面」，目的不外「擒賊先擒王」。

斯大林說過，共產黨人是由特殊材料製造。不過，這種特殊材料並不表現在爲人民服務上，而是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上。爲了爭權，不顧道義，不擇任何手段，賣友求榮，上至寡頭高官，下至街坊八婆，不勝枚舉。如前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校黨委第二書記黃煥秋，本與黨委第四書記龍某沒有任何怨宿，且龍曾受黃的提携，在情在理，龍實不應抽黃後腿。可是，龍藉黃犯了一次錯誤，不但不加維護，且窮凶惡極，像仇敵般鬬爭。其目的不是幫助他改正錯誤，而是把他鬬垮，取代其地位。幸而第一書記馮乃超看透龍的野心，在黃停職反省期間，把龍調往北平幹校學習，名爲深造，實是調虎離山，因龍一經調出，便永無機會再回來。再過一時期，黃才摘掉「右傾」帽子，復出擔任閒職。

此事的經過這樣，黃由北平開完有關準備反右傾運動會議回來，攜帶一份廬山會議處理彭德懷右傾錯誤報告，當時經校黨委會同意，在下午向全校師生作公開報告，可是翌日上午，便遭上級嚴厲批評，說彭德懷事件（當時尚未稱爲反黨事件）仍在保密階段中，不能公開發表。於是命令學校全力把消息封鎖，絕不能洩露出去。當天下午，學校通知所有師生不能外出，並由各系黨支書記召集本系師生，把昨天的筆記本交出火化，並要求各人，倘若已寫信寄給親友談及此事，交待出來，組織可根據地址通過當地黨組織阻止外洩。由於此事，一連數天，全校師生不得外出。黃也因這事，烏沙帽丟了，且沾滿一身孱。其實，這不是黃的錯過，他欲想配合黨的方針推動反右傾運動，結果由於「冒進」，反使自已成爲反右傾運動中的犧牲品。黃是時五十餘歲，老誠持重，處事穩健，待人溫和，很受馮器重，爲其左右手。而龍年約四十餘歲，屬少壯人馬，尚未結婚，每逢週末，必在小禮堂摟着女生的蠻腰，大跳其華爾滋、探戈舞，外表一派輕浮，當然不受馮所畀倚，無怪乎創造社「小夥計」寧取黃而捨龍了。倘若那時有文革派的話，老馮便不能照寶了，龍的奪權則十拿九穩。

現在「文革派」奪權，採用的方式正是如此，在地方各級基層單位中，盡量孤立走資派，拉攏低級幹部，然後支持他們向上司奪權。所謂「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是文革派向頑固派奪權的戰畧高招。

由於文革派控制北平宣傳機器，地方基層單位，不能不聽命北平指示，只要共軍保持中立，不干預派系政爭，北平每推行一項運動，都能增加文革派奪權勝數。比方廣州造紙廠，在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初期，廠內掌權的是「穩健派」人馬，執行周鄧的方針政策，但隨着運動的深入，他們被目爲廠內走資派，不用經過什麼流血武鬬，只是由工人按照中央理論指示，張貼大字報，搞批判活動，他們便「自動」由寶座上摔下來，繼任的，則是走資派頭頭副手，所謂堅定走「毛主席路線」的工人黨員。不過，走資派下台，並沒有打進牛欄，他們在原廠工作也沒遭到歧視，所不同的，失去昔日的威風而已。毛澤東一向主張武力奪取政權，視議會和平鬬爭爲離經叛道的修正主義，如今他的門徒卻採用修正主義的方法，進行不流血奪權，大概是活學活用意共的革命理論吧！

目前廣州市民對兩派鬬爭不感興趣，他們生存目的，不是嚮往幻夢般共產主義天堂，而是尋求如何渡過飢餓日子，他們最大慾望，能夠裹腹！只要有吃，什麼都幹。因此，不惜「走後門」，千方百計找尋門路，以求塡滿肚皮。比方，有親友在國營肉食部門工作，拜託他們設法購買一兩斤不用肉證的肉類，通常是有辦法的，苦的只是沒有門路的人。「走後門」的風氣很盛，不論茶樓、飯店，甚至糖果店，只要「朝中有人」，便可多獲一些額外食物。在他們腦子裏，尋食比毛澤東思想還重要，他們認爲，不論誰人當權，都不能滿足溫飽生活，何必去做奪權工具。

目前形勢，倘共軍不插手干涉，走資派不奮起反抗，過兩年，全大陸會落在文革派手裏。不過，毛澤東過了今年過不了明年，這是文革派最大的隱憂，毛澤東一死，全國便陷入一盤散沙，再沒有一種力量把它凝聚起來，到時，清末民初的局面必隨之出現，我們拭目以待吧！

中共「反擊右傾翻案風」與周恩來的關係

余秋人

最近有許多報導，和一些專家意見，認爲當前大陸上的「反右傾翻案風」運動，其目的表面上是鬬爭鄧小平，但實際上是「整肅周恩來派」和清算「周恩來路線」。

其理由可歸納爲：㈠目前所打擊的對象如鄧小平、余秋里（「國務院副總理」）和周榮鑫（「教育部部長」）等，都是周恩來親信，並且都是「文革」中被批鬬，後被周恩來「解放」出來重用的。㈡在批鄧的資料中說鄧小平「用『四個現代化』來衝擊黨的基本路線——階級鬬爭」，而「四個現代化」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屆「人大」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所以實際上是反「周路線」云云。

但據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署名梁嘯、任明寫的「評三項指示爲綱」的文章中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爲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毛主席親自爲我們規劃的宏偉藍圖。但是在要什麼樣的現代化和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上，始終存在着兩條路線的激烈鬬爭。泡製『三項指示爲綱』的人，不講以階級鬬爭爲綱，不講黨的基本路線，卻一個勁地鼓吹『唯生產力論』大講『一切爲了現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麼路都可以。」

明顯地說明「四個現代化」是出自毛澤東的妄想，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的報告，是正式對內對外宣佈中共的內外政策的，當然周恩來無權自己作主，必要經毛澤東的指示和批准。並且周恩來曾透露：中共「九大」林彪讀的「政治報告」，就是毛澤東否定了林彪與陳伯達共同擬的第一稿後，由他自己主持又擬的第二稿。而梁嘯、任明過去文章都是代表「文革派」發言。

這篇文章確定鄧主要罪名和宣佈鄧主要罪狀十分重要，更不能信口雌黃。所以「四個現代化」是「周路線」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況且目前所有批鄧的資料，都並沒有否定「四個現代化」的本身，只是批判鄧用「四個現代化」作爲「大棒」，提倡刮「經濟颱風」，來代替和取消「階級鬬爭」而已。

況且「文革」中被整肅的共幹的重獲「解放」，只有毛澤東有此最後權力。周恩來當然能夠向毛澤東提出意見，但他們復出後能獲任高級職位，這種人事權基本上還是掌握在毛手中。尤其是像處理鄧小平這類人物，周恩來更不敢完全作主。

余秋里在「文革」期間因爲主持石油業務而被「保」過關，這當然也是由毛澤東本人所決定，只是開發石油是當時毛澤東特別重視的重點業務之一，周恩來可以向毛澤東提出他的意見而已。周榮鑫雖然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但也不能即此就列成「周派」。周恩來之能與毛澤東和平相處四十年，主要就是因爲他不似王明、劉少奇、林彪那樣在黨內搞派系，對毛澤東不構成威脅。現在這些人的再被批鬬，確是因爲他們與毛澤東路線對抗，但並非就是執行所謂「周恩來路線」。

關於周恩來一生的論定，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聯名發表的周恩來死亡「訃文」中已經作了結論。因爲毛澤東是「治喪委員會主席」，所以這份「訃文」當然是經過毛澤東批准的。該「訃文」中說周恩來「爲貫澈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這是在號召其他老幹部也要向周恩來學習。

如果說一個月之後毛澤東就要清算「周路線」，那麼當時「訃文」就不會用這種字句來爲他作結論。毛澤東之所以要全面整肅共黨的老幹部，主要是怕他死後這些老幹部當權會否定「毛路線」，會鞭毛的屍。現在，周死在他前面，毛澤東已無此顧慮，目前，也就無清算的需要。

但是這並不是說今後就永遠不會鞭周的屍。如果有一天毛澤東改變拉攏西方國家的政策，他會把現在這一切罪過都推到周恩來身上，說周恩來是對「美帝」投降的罪魁，是「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在共黨內的代理人，甚至指其爲「折衷主義者」等等。目前毛澤東還在執行其拉攏西方，利用西方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把反右的打擊面擴大之際同時對「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也還在利用，還不願周恩來這塊招牌無論是對西方或者是對老、中共幹都還有很大欺騙價值，所以不管共黨內的鬬爭和混亂發展到何種程度，只要這條政策不變，對周這一「死靈魂」即會繼續大加利用。至少不會輕加傷害。不過有些解放幹部爲了自救借用周的招牌，借用或者製造鞭周屍的情勢，則卻也有此可能的。

毛澤東想整肅所有老的幹部，而當前則要全面奪取政權軍權，所以鬬爭的目標暫時僅集中於鄧小平，一切罪名也就都加在鄧身上。毛澤東一生使用「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除非他自己認有足夠的力量，或被迫做困獸之鬬，他不會在同一時期多面樹敵。

所以目前這場鬬爭或許也不會像「文革」初期那樣「越亂越好」，搞到無法收拾，除非老幹部和共軍在地方搞陰謀，主動把局面搞亂，對毛施加壓力，迫使非退卻不可。

認識中國

「學聯」正視「蘇聯霸權」

柳以青

上期對「學聯」所舉行的「如何正視蘇聯霸權主義問題」座談會，給了一個「場外客」的分析。這篇，我想就圍繞這一「正視蘇聯霸權」的問題來談談。

讀到上期文章的人，特別是「學聯」的青年朋友們，或許以為我是故意「節外生枝」的「瞎猜」和「瞎說」。他們可以這樣去分析，去了解，那是他們所充分擁有的自由。但是，當他們對我的分析產生「反感」，時盼望他們也眞的想一想，何以我會在這一「座談會」的召開前後，來寫出那篇文章原因。

相信，「時間」的「巧合」因素，該是值得注意的。同時，在這一時間內，為我來說，對「認識中國」似乎更是迫切呢！

接下來的「學聯」職員的「就職」典禮，而所揭示的主題，竟用上了「座談會」的「結論」。這方面，更增加了我的分析，大概不是無的放矢吧！事實上，學聯會幾時改選與就職，我總是在事後，從報章上才獲得消息的。

蘇聯、霸權與主義

現在，就認眞地討論一下「蘇聯霸權主義」吧！

很多年來閱讀的報章來說，蘇聯的發展——也可以說蘇聯的勢力伸張，從歐洲、南中美洲、亞洲和非洲等，不停地向外伸張，姑毋論她是借助了什麼口號，什麼形式，什麼策畧等，使到不少的人士深受其害，更使到大多數的人士們，深惡痛絕，防範唯恐不及。

可是，蘇聯的笑臉、哭臉、怒臉和木呆呆的臉，似乎只求達到她伸展的目的，並不太想停止行動和影響的。也就是為此，在香港，也曾引起了不少的事件，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因此，使人對「蘇聯」一詞，就產生陰森的感覺。再加上「霸權」的話，更使人期以為不可。

問題在這裏，像這樣的一個集團，何以會有偌大的力量來向全世界去伸張呢？而人們竟也受到她伸張的威脅呢？這內在的原因，不應僅囿於「蘇聯」或「霸權」，我們還需更進一步，或更深一步的去分析才行。

果如此，那就不能不「正視」蘇聯所信奉的「主義」了。

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而創立和發展的「共產主義」，才是蘇聯之所以成為「蘇聯」，以及目前（其實在共產主義得勢於蘇聯之初）所發展出來的「霸權」了。

因此，如果要「正視蘇聯霸權主義問題」的話，斷斷不可就談談蘇聯在世界各地的作為，或是最近被青年學生來香港，企圖打進香港的大專學生界的事例，來「正視」、來「反對」、來「小心」、來「防範」、來「拒絕」、來揭發「陰謀」等等。

這些都是可行的方法，或者也是目前有效的方法，然而，都不是澈底或追尋本源或斬草除根的方法。因為，事實告訴我們，蘇聯既然可以用「船員」，又可以收買「公司」，又可以「混入學界」等，以後，蘇聯又可以借了更多的事情企圖「混入」、「打入」、「侵入」或「滲入」。

在這一情形下，任何人都得「正視」，但什麼因素或動力驅使蘇聯如此做呢？假如蘇聯不是信奉可以「征服」世界、「解放」世界，或者可以用一個大家很熟習的名詞來說，「赤化」世界的共產主義思想的話。

這一眞正說「正視」的原因，學聯的青年朋友們絕對不可以輕輕的放過。否則的話，學聯的這次揭發行徑只僅及於表面，而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根本處。相信生活在香港這樣的一個自由開朗的思想世界中，學聯的青年朋友們必會不枉費這一良好的研討環境和時機的。

中共一面倒的大錯

這裏，使我情不自禁地重新翻閱了一下中共的過去的「外交政策」張本。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這樣說：「你們一面倒。正是這樣，是孫中山先生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面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毛澤東的這一「一面倒」政策，從以後的中共歷史裏，他們使到中國老百姓受了多大的痛苦，這些，任何善於塗脂抹粉的寫作人也是無法為之弄「美」的。然而，更重要的，中國老百姓的損失，除了生命、財產之外，目前，還受

着？一面倒」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損失。

從最近的左派報章上，以及香港的左派書店裏，讀到和看到全套的「列寧全集」又發行了。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將運來香港發行。這些，與蘇聯所強調的「主義」，究竟有什麽分別呢？

我在懷疑着：中共所謾罵的蘇共，所揭發的蘇共內幕，以及蘇共向世界「稱霸」的行徑等，在中共與蘇共所信奉的馬、恩、列上，究竟有什麽本質的不同？

大概在「分肥」上有不公吧！大概彼此都發現了彼此的「共產利益」的衝突吧，大概……。

姑無論中蘇共如何在馬、恩、列主義上爭「正統」；姑毋論中蘇共如何互指爲「修正」與「分裂」；實質上，那不都是出於「一丘之貉」嗎？

或許有人說：中共眞了不起，她們就不參加國際共產主義第廿五屆大會；其實，這並沒有什麽了不起，假如中共眞的揚棄「共產主義」的話，那才了不起。這可能嗎？我不知道，不過，就目前的大陸上的所有報章、刊物上所不斷刊出的「毛語錄」，似乎仍在加深這一思想上「一面倒」的。

也就是爲此，中共卻忘記了，如果愈是大行揭發蘇聯的「霸權主義」，爲全世界上的人們也會會心地想到：中共以其所信奉的馬、恩、列，也還不是在本質上可以成爲「霸權」的嗎？

問題到現在恐怕是明朗得多了。

所謂爲禍於世界的「霸權」也者，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共產主義」的信奉者而已。也就是爲此，不是「中國人」，不是「蘇聯人」，而是這些人們中所信奉的「共產主義」。

也就是爲此，只要是信奉了「共產主義」，這一「共產主義」的赤化性，就不會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來制止了。

這一段話，相信誤中「馬、恩、列」毒的中共最清楚，特別是與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打過交道的中共高層人員們。既是如此，那又何又再用「馬、恩、列」去愚弄中國的下一代呢？

這如果不是存了一些某種私心外，卻是令人費解的。

在這裏，我仍記得很多次周恩來對住「外賓們」宣稱：「革命是不能輸出的」。這言外之意究竟該是指什麽呢？

中共在「風」中覺醒

中共特別高興掀起「風」，其中我最注目驚心的是「共產風」與「資產風」。而目前只是換了一種名詞來形容而已，那是「走資」與不「走資」而已。

假如中共不是爲了「權力」的搶奪，或者可以用「裸權」來做成所有「鬬爭」目的的話，姑無論這「鬬爭」該是「綱」，還是「目」；盼望在「奪權——赤裸裸的權力爭奪上」，靜下來想想他們所用的「名詞」，以及這「名詞」所包含的意義的話，那麽恐怕就發現了大家都大「馬、恩、列」的思想裏鬬呀鬬的，究竟是爲了什麽？是否「馬、恩、列」中所說得究是那些正確？正確得要把另一對方活生生的人——中國人，來鬬倒、鬬死！這眞是人類歷史上的千古奇聞。

盼望在中共所掀起的各式各樣，各類各型「風」中，中共駐足想一想吧！

事實上，我這願中共「想一想」的希望，在目前一定會失敗的，原因是：這一代的大陸上的青年人們，中共卻不斷地使他們以「馬、恩、列」爲教條呢！君不見，中共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印出精裝的馬、恩、列的全集呢！

我在懷疑，中共的當權者，是否正需要着爲他們從事「鬬爭」的大批「工具」呢！

果如此，我還能說什麽？

然而，問題仍然又回來了，「正視蘇聯霸權主義問題」中的「問題」，如果不去「正視」蘇聯所信奉的「馬、恩、列」主義的話，那是不切實際，不能發現問題的眞正所在的。

學聯的青年朋友們，恐怕不該只做做表面的工夫吧！但是，就「學聯」這次座談會中所發表的言論，其中的兩段稱：

「會上，發言的學生紛紛指出，蘇修爲了爭奪霸權，在世界各地進行滲透活動，包括欺騙、收買一些政府官員、工商界以至青年學生爲其進行特務活動，培植親蘇勢力。在學界來說，蘇修的滲透活動極爲猖獗，在曼谷就曾有蘇修大使館人員親自去到各大學學生會活動，又是提供獎學金，又是邀請往蘇聯旅行。在本港，一些大專院校裏也會出現過蘇修『船員』，『邀請』一些教授、學生往蘇聯旅行。這次『國際學聯』派人來港活動，更充份暴露了蘇修妄圖插手亞洲地區和香港學生活動的野心和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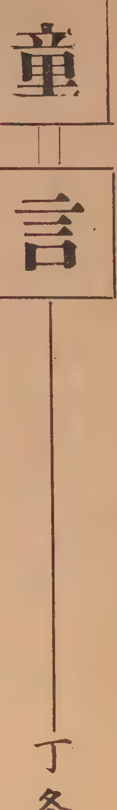
接着：又稱：

「會上發言的學生還談到，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兩霸加緊爭奪，而蘇修霸權主義的野心與危險性更大。我們青年學生必須響應『學聯』提出的方向，『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加深了解國際形勢，特別要密切注意及正視蘇修在亞洲地區的擴張行徑和滲透陰謀。」

從這兩段「消息」中，似乎前去參加「座談會」的人士，還沒有提出深一層的「正視蘇聯」的「問題」。

倒是刊登這消息的「大公報」的「編者的話」中，似乎較爲深入，但仍不太明確，他說：「像海中的大烏魚一樣，遠從莫斯科伸到香港來的一條條觸鬚，貪婪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領域作罪惡活動。現在，又有一條新觸鬚伸進來了。……大專學生這次揭露了蘇修的新陰謀，揭露得好。把蘇修的陰謀詭計拿出來示眾，讓大家進一步看清楚蘇修這條大烏魚的本質，不管它放的是黑汁還是紅汁，就不會被迷惑，不致上當；就能夠把伸進香港來的罪惡觸鬚堅決頂回去！」

學聯的青年朋友們，能否更深入呢？我期待着。



童言

丁冬

小女兒每天二頓的奶粉，本是由醫生推薦購買的。相信可能是因爲牌子「冷門」，以致用家不多，代售商無利可圖，所以，售罄後乾脆不補貨。最近跑遍許多家士多、藥房，甚至超級市場，再也買不到。於是決定爲孩子改用市上較通行的奶粉。還好孩子漸漸大了，不致爲她就變由於不習慣新牌子而引起的腹瀉。

第一天早上，我們邊餵她奶，邊暗中察看她的反應。她吸了幾口，烏黑的眼睛轉了轉，停下來，獃想了一會，又重新吸吮，但顯然沒先前的起勁了。最後，她把頭一偏，吐出了奶嘴，一字一字的說起話來：「妹妹不要奶奶！」這一着來得太突然，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照她平日學習語言的習慣，說的句句是單單，不成章法，現在於情急中反而說得有板有眼的。

過了幾天，適值是假期。晨起，小女兒獨個兒跑進廚房，以她慣用的手法，用幾個指頭夾着一雙她平日外出時穿着的鞋子，坐在小凳上，自言自語的說道：「去飲茶，食叉燒飽，蝦餃。」一家人眞的看得樂了。前些時，她要是見了男人，一律講「伯伯」。

有一次來了她的叔叔，她居然不等旁人的提示，催促，自動的叫起「叔叔」。看來小孩子學習東西，學習對身外的世界的適應之道，與薰火腿無異：一天天慢慢來。小孩子懂得運用舌頭，再配上記憶力，曉得審度情勢，然後又加以自己的判斷，這才是水到渠成，一成即百成的。

記得讀過盧梭的一本書「愛彌兒」，他對愛彌兒的教養，用意很好，但也極狠心。比如，他認爲要使小孩子（五歲以前的嬰兒期）入浴，不論冬夏，都用冷水，並令他們習慣於冰點的冷水。又認爲若非生命有危險，決不令愛彌兒看醫生。像盧梭的「好意」，我相信許多人都沒法接受。但他又認爲，如果做父母的千方百計去推測兒童說話，領會兒童要表達的意思，反而使兒童不知道講究語言發音準確的重要，誤以爲只消一動手一抬頭便可以充足地表達心中的意念，這種兒童將來在語言與發音能力的發表上會比較困難。這見解卻是對的。

二歲還不到孩子，懂得到什麼時候和情況下說要飲茶吃點心，不一定就是聰明的表徵，只好說是有點慧黠，早熟。在我們的記憶中，她的姐姐在這年紀的時候，認識力和表達力都不比她好。許多人都認爲，做妹妹的多比姐姐「精靈」。爲什麼呢？我個人的推想是這樣，因爲妹妹身邊經常有一位最合適的學習對象。而且由於做姐姐的畢竟仍然只是個較大的小孩子，許多時難免於有意或無意間倚仗姐姐的優越地位，欺負妹妹。做妹妹的又不得不經常保持「永遠在鬪爭中」的狀態——只管是強弱的形勢懸殊得可憐的那一種，於是人慢慢地被迫得或磨鍊得伶機起來了。關於這一點，勿論對或不對，應該或不應該，盧梭的書都沒有提及，或壓根兒想不到的呢。

盧梭在他的書中提倡「自然人」，筆下多方讚美田舍鄉村的小孩子，認爲他們比都市的孩子們優勝得多。他這番論說，現在讓我們看起來，只有「明日黃花」之感，儘管文筆命意都好，亦只可令生存在逼狹的世界中的讀者——尤其是香港的讀者，發思古之幽情吧了。還有一點，盧梭本人的婚姻生

評「流星蝴蝶劍」

本期國片中，有楚原導演的「流星蝴蝶劍」，這部改編自古龍原著的武俠小說拍成的電影，演員陣容與製作的強大，拍攝的嚴緊，可以追上李翰祥古裝片標準，雖然該片故事結構與表現形式也有若干弱點，但該片所批判的權勢觀眾可有反應時代精神之處。另一部內容純潔，充滿美感的哥倫比亞出品教育文藝片「桃李滿門」。雖然是舊片重映，賣座並不輸於首映佳作，筆者再重看一遍，也發現尙未可談之處。

國片導演中，楚原是已故秦劍門下出身的導演，他的作品，也如已故秦劍導演一樣，每部作品都離不開倫理架構，並渲染一些愛情文藝片中的詩情場面。即使是武俠電影「流星蝴蝶劍」也不例外。

「流」片主人翁是由谷峯飾演的一個龍門班主，電影極力從這個人物身上渲染他的智慧與權力比他的武功還犀利。幾乎天下所有大班會的班主，都千方百計想將他除掉，但沒有一個成功。然後由岳華飾演一個武林高手，同樣是智力高於武功的高手，岳華一直用重金僱天下高手去行刺谷峯，他自己卻混入龍門班，爭取到谷峯信任，成爲第二號頭目，於是谷峯的兒子，忠心得力的高手，都在他巧妙擺佈下一一被消滅，沒有被消滅的有不夠份量，有的也在造反時被剷除，有的爲谷峯盡忠而犧牲，到了最後他自然自然的變成谷峯的繼承人，看看一切都到手時，看看谷峯亦順理成章的，將最後的幫會機密傳授給他時，他才忽然向谷峯突擊，使谷峯措手不及，幸而谷峯是一個老謀深算者，他的哲學是「寧讓敵人低估自己，不可低估自己的敵人」，以及「凡事必有爲萬一」，原來谷峯尙餘下最後一招以保衛自己，所以到

活一場糊塗，書裏的愛彌兒純是虛擬的。他自己的幾個兒子，爲了他本人的經濟問題，都送到養育院裏去。

我們有時情不自禁地對伶機的小妹讚美幾句，卻又毫不例外的招來做姐姐的抗議和妒忌。當然，所謂抗議與妒忌，都是一種姿態，跟大人們所表現的那種夾雜着陰恨、猜疑、憤怒等複雜情緒在內的嗔妒，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儘管那做姐姐的怎樣對妹妹不開心，只要我們在旁邊說一句：「她畢竟是你的妹妹啊！」他們二人便又親熱得抱起頭頸來。小妹在這方面的表現更是爽快，痛快。儘管她正在被欺負得氣憤哭號，滿臉涕泗的，當聽到吩咐「疼疼姐姐」，便又趕忙上前跟姐姐修好。

說良心話，她們姐妹倆的「蠱惑」是各擅勝場的。我們平日多只讚美做妹妹的，是有「政治作用」於其間，對做姐姐的卻可不必用這一套。有一回：一家人吃過晚飯後閒談，偶然講到大女兒，我說女兒性格有點像媽媽。妻子聽了，彷彿心血來潮似的，說：「我代你續下文——像媽媽一般性急，是嗎？」我自然不願意承認，但一時間無以應。女兒在旁邊插嘴說：「不是的……」我像得了救兵，連忙接上去說：「且說說看，說中的有獎賞。」女兒一本正經，不假思索的說：「我像媽媽，坐着小便。」又有一回，是星期天，我正躲在房裏寫東西，外面的電話響起來，妻子偕小女兒出外去了，只好吩咐大女兒接電話，加上一句：「不論誰人，找爸爸的，推說爸爸不在家。」她拿起聽筒，講不了二句，便道：「找爸爸嗎，等一等……。」做爸爸的連生氣也來不及，只得放下手中筆，跑出去聽電話。後來想一想，到底是自己的不對，記得以前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其知也可及也，其愚也不可及也。」現在以之分別形容上述兩件關於大女兒的事，卻很適合的。

有所不談集

了最後，失敗的仍然是岳華。

電影中的谷峯，因爲與他的獨生女意見不合，將之軟禁在一處竹樓小林中，最後一切忠於他的與反他的都死了，他只得將女兒交給一個曾經來行刺他而後來改變主意的青年讓他將自己的女兒帶走。

在風格上，所謂武俠打鬬，都是想像的東西，因此這部電影所寫的權力鬬爭，並沒有什麼歷史的影子，也沒有眞實感，但卻有很深刻的象徵意義。

電影散場時，有位青年觀眾且行且說：這個龍門班主，不知將來怎樣死法，只聽了這一句反應，我知道這部電影可有引起觀眾思索的功力了。

導演在岳華與谷峯這兩個角色上，可化不少心血，宗華與凌雲卻成爲同一個角色走向兩個不同的結局，凌雲與宗華同樣愛過井莉，凌雲因與羅烈比武失敗後，變成一個酒徒，他相信，幹打手這一行，不能有「喜歡」兩字，也不能有名譽，地位這種東西。後來他很慷慨的來到谷峯面前自殺，宗華卻從這位師兄弟身上得到啓示，才膽敢成爲一個選擇自己的喜歡的人。因此他與凌雲的結局也不同。這個角色存在作用不是打鬬而是思想性，它是具有積極含意的。

電影的缺點是渲染好些人慷慨爲谷峯犧牲，但在塑造谷峯這個生命，只是權力的象徵，並沒有值得那些人爲他犧牲個人或一家人之處，要是編導能渲染谷峯這個龍門班主一點邪惡與虛僞的本質，使眾相信那些爲他送死的人只是被騙，那麼這部電影所表達的思想性可能會更爲完美的。

「 」與「桃李滿門」

林巽

「桃李滿門」在本港首映時間是一九六七年，導演詹士克拉姆。該片不但首映時很賣座，後來連續再映也很賣座，當時從故事性看，覺得它並不如何新，其實寫一個教師如何在頑劣學生當中受到種種困擾，先是失望、灰心，後來重新振作，最後終於贏得學生尊敬，他也成功地將一班頑劣學生改造，這類電影，過去有過好幾部，但沒有一部賣座像「桃李滿門」這麼成功的。由此證明此片的成功，編導居功不小，我想只要國片中的導演能夠從這類電影去研究，好些過去不賣座的電影，並不是不能重拍成爲賣座的電影的。

「桃」故事寫一個美國工科畢業的青年馬克，因爲找不到適合的職業，只得在倫敦貧民區接受一份中學教育，那是一個貧民區的學校，大多數學生來讀書，並不是爲了升學，只是爲了取得學校當局一張荐書，使他們畢業出來容易找到工作，因爲每一個學生沒有升學的需要，所以對於功課，全不留心學，甚至不留心聽，使這個教師自尊心大受打擊，他有一個時期曾經找了許多參考書，想找出些好的教育方法，但他終於失敗了。後來無意發現某些同學家庭中的難題，使他豁然一悟，學生眞正需要的並不是書中的知識而是如何參與社會以及與別人好好相處，因此便開始以教導學生彼此相處之間的禮貌入手，在功課上又用討論方式誘發學生的想像力，漸漸贏得學生對他尊敬與服從。

「桃」故事有好些片斷材料，顯然是從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剪裁來的。電影中有一首插曲「我愛吾師」也是青年人喜愛的插曲。作爲寫問題青年的電影，此片有一個優點是將一切問題青年的本質都設定善良的。他們的反叛是由於無知與錯誤而不是由於他們的墮落和不可救藥。另一主要點是這部電影表現人與人之間的愛時，極力避免用着現成的宗教觀念。因此作爲對宗教不熱心的香港青年，可能比較容易接受。

當它在一九六七年首映時，黑人明星薛尼波特相當受歡迎，我還以爲收得原因與由薛尼波特主演有關，但近年薛尼波特主演的新片也不被重視了，該片重映依然收得，這又不得不相信它受歡迎的是由於電影本身的魅力了。

□電影□評論



趨炎附勢與避炎遠勢

——向晚

人品自古不同，有小人也有君子。小人皆是趨炎附勢，君子則無不是避炎遠勢。因小人眼光如豆，只圖目前暫短之小利。君子眼光遠大，對於人情事理看得透澈，故能早日避危取安。他們多能認識「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寫至此，不禁憶起中國歷史上四位絕對清高的人物，即莊周、嚴子陵、陳搏、田興。

戰國時代楚威王，聞莊周賢，因此特派人持重幣請他入朝做官。但被莊周婉詞拒絕了。他對楚王使者說：「千金重利，卿相厚位也，子獨不見郊祭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汚我！我寧遊戲汚瀆之中自快，勿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周不僅拒絕楚王聘請，並且還教訓使者一頓。這種教訓，就是說教，這是一種高深哲理，如悟通，即得道了，可以終生享用不盡。這種思想，也非莊周首創，在莊子一書中，就見他引證堯時之許由，以及六隨、務克，以上三人皆是古代隱士，堯帝夏帝皆想把帝位讓與他們，但皆不肯接受而逃隱。在莊周之後，漢初又有秦之隱士商山四皓。今日世界的混亂原因，皆因思想走入邪途，以爭權奪利為是，是非顛倒，社會怎能和平。再後之嚴子陵、陳搏、田興也皆是同一流人物。

嚴子陵：他是劉秀的老友，可能在劉秀推翻新莽政權運動中，嚴子陵這種盡言後，樂得馬上向帝告辭，以遂初衷。假使他若不早日告辭，仍留戀京師，且得帝的寵信，恐怕很有被暗殺的可能，後日竇憲之暗殺齊殤王之子劉暢，即其一例。

嚴子陵東漢嚴州人，嚴州即今之浙東嚴廬縣，祠堂即在該地。靠近東海有嚴子陵釣魚台古蹟，有人曾往憑弔，見台距海面甚遠，以不可能在那個台能釣魚，我的解釋，㊀可能只是一種誤會，並無其事。㊁今距東漢初約兩千年，由於地殼變遷，過去本甚近，後世則遠了。

陳搏：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最短命的朝代，一是三十一年的隋代，一是十一年的後周，但極重要。因隋代為唐代打根基、舖路，後周則為宋代打根基、舖路。後周是五代最末一代，號稱五代，其實合共不過五十四年而已。陳搏即五代時人，趙匡胤當然也是五代人。那個時代，正和現代新獨立國一樣，時時鬧政變，誰都想做皇帝、領袖。陳搏、趙匡胤二人必然也有此野心。

往好裏說，陳、趙是草莽英雄、江湖浪子，往壞裏說，也就是無業游民、政治販子。兩人皆好吃懶做，希圖掌握政權，同氣相投，自然成為好友。

搞政治誰都知道，也必須有所憑藉，因此陳搏就學道，欲以道教在民間勢力去求發展。趙匡胤對道教雖不怎感興趣，但因與陳的朋友關係，卻……。」各大國百科全書皆有孔子傳，今美國也有孔子廟、孔子銅像。

抗戰初期，筆者因公曾至牯嶺，見有宋太祖為陳搏所立之高大石碑，頌揚備至，他若應召伴君，勢必被「擁立集團」分子妬嫉、排擠。我過去曾於書肆購一陳搏所寫搨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由此可見陳搏的志氣之如何。

田興：他是朱元璋在淮水流域流浪時期的患難老友，後來阿朱投效郭子興部下，阿田大概也隨之，再後阿朱平定羣雄，阿田當然也必追隨。可能阿田功勢不怎大，故在明初大將名單上，不見其大名，阿田之出面，是在明太祖登基後的事。

田興與朱元璋的故事，正如嚴子陵與劉秀，田興雖不及嚴子陵學問高，但二人氣質則是相等的。

人由貧賤而富貴，到富貴時，總不免回憶貧賤時一切生活情景。朱元璋做了皇帝後，一日忽想起流浪淮水流域的患難好友田興，便派人去找他。田興原是江北人，俟河山克復後，他也解甲歸田，回到江北。朱元璋在金陵做他的皇帝，田興則在江北做他的農民，正如意大利統一三傑的加里波的相同，盡了個人本分後，就該解甲歸故里，仍恢復其原來生涯。

明太祖的使者，卒於見到田興，當即勸他回金陵謁見皇帝。不料竟被他拒絕了。他說：「不錯，過去我與朱皇帝曾做過朋友，但現在我們卻分屬君臣。若我犯法，當然可由法處治我，我未犯法，當然我也有我的自由，不去就不去。」

明太祖獲回報後，深感田興這個人性情太固執，田興愈固執，太祖愈想召見他，於是他便親自給田興寫出如下一封粗野不堪的信：「田興大哥如晤：我在金陵宮中，頗是寂寞，我一再派人找你，但你卻不肯來見我。我們在淮水流浪時，我是朱元璋，今天我做了皇帝，我還是過去的朱元璋，並非一做皇帝，另外換了一個人。今再派人邀請你，務懇你能來，咱們兄弟痛痛快快地痛飲一杯，你不願做官，我也不勉強你，你何必固執呢？田興大哥啊！我誠懇的勸告你，你一定要來，你若不來，不算英雄好漢，王八蛋。朱元璋手啟」。

這張信是朱元璋親筆，我見到後日影印的原始文件。原文的字與文，像小學一二年級生所寫，我只記其大意，但重要文句也仍保存未動，標點當然是我加上去的，特此說明。

田興接到朱元璋這封信，受了感動，還是去見到朱元璋，和他在宮中盤桓了數日，然卒因種種拘束，不自由，最後還是又返回江北老家去了。

柳宗元

讀柳宗元一篇「愚溪詩序」，那是他從禮部員外郎被降為永州司馬時期的作品，那是一處幽靜的溪山，本來叫冉溪，又叫染溪，他遊歷之後，喜愛上那地方，便將它易名為愚溪。細讀「愚溪詩序」，那篇文章其實是他藉一幽靜的山溪來寫自己失意的內心體驗。「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以更之為愚溪。」一「夫水智之樂也，今是溪獨見辱

東漢最重氣義，講道義，這當然是由光武帝所倡導，此可見光武帝的思想人格。因光武帝是這樣的人，同氣相求，所以他器重的人，自然也必是這樣的人，這就是「記」中所說「相尙以道」。小人之交，是講利用、利害，所謂利盡則交絕，不僅交絕，甚至反臉成仇，落井下石，今日世界共產黨人之循環鬬爭，原因卽在此。君子之交則正相反，他們是「相尙以道」，也卽彼此講道義，久而彌堅，是終生朋友。當劉秀、嚴子陵爲了共同崇高目標 光復漢室時，固然是好友，一旦劉秀成爲光武帝時，一個做皇帝，一個仍是平民，名份地位雖不同，但兩人間過去的道義，並無改變，一個做皇帝，一個做臣民，君君臣臣各安其分，絲毫談不上衝突。光武帝既然是尙道義之人，對於嚴子陵這樣老友，自然不易忘懷。光武帝左右大臣皆是靠他而貴者，而且他們彼此間又時常勾心鬬角，互相爭寵，做皇帝的自不免發生厭惡，因而會回憶起遠離朝廷的老友，這本是人之常情。光武帝在這種心理活動之下，所以決心要「邀約」，不是「徵召」故人嚴子陵到京師相聚。

皇帝左右皆在爭寵，這時忽聞從遠地來了一位新貴，當然他們皆會大吃其醋，自不在話下。因此嚴子陵會晤皇帝後不多久，左右大臣便造出謠言：說嚴子陵與光武帝同榻，在睡眠中，子陵一足放於帝腹上，次日太史向帝奏道：「夜觀星象，見客星犯帝座」云云，這明明是光武帝左右揑造出來的鬼話，用心卽在促帝趕快把子陵驅逐出京師，後世史家不察，竟信以爲眞，豈不可笑。

嚴子陵本無意入朝做官，他聽了

話後，世就成爲美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暗中含義便有做皇帝的野心。後來，趙投軍，入後漢郭威部下，及郭威做了後周皇帝，他便陞爲殿前都檢點。三年後，郭威死，遂由內任柴榮嗣位，稱柴世宗。他能內修文治，外立武功，遂成爲五代中最傑出的皇帝，照才能與壽命講，他很像馬其頓的亞力山大。

九五九年，當柴世宗北征時，不幸突患病，趕回汴京便死了，年只三十餘歲。其子柴宗訓立，年僅七八歲，這時後周掌握最大權力者，只有趙匡胤。因此趙的集團便爆發一種政治陰謀，欲廢柴宗訓，而擁立趙匡胤。揑稱北方敵人派兵侵境，遂由趙匡胤率兵抵禦。軍至陳橋驛，部下突譁變，以黃袍加於趙匡胤之身，擁還汴京，受禪稱帝，卽宋太祖。

趙匡胤在汴京登基後，陳摶在華山說了一句重要話，說：「天下事大定矣」。當時陳摶在野的聲望勢力很太，故他這句話幫助趙匡胤很大，也卽是說，趙匡胤是統一中國眞主，別人不要再想篡奪王位了。

趙匡胤聽到老朋友的聲援，自然十分開心，因爲陳摶也早有爭王位的野心，如今就不必再提防了。

大宋於政局鞏固後，宋太祖本有心派使者請陳摶入京師襄理國政的，但卻被陳摶一口拒絕，仍願在山中做道士，不願入朝爲官。他這一抉擇是正確的，因就目前榮幸講，朝中做高官當然比修行道上強，但從精神上講、生命上講、後世名聲講，前者實遠不如後者。理由很簡單，權位僅是暫時的，而道卻是永久的。「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舉世宗之。

利用自己的失意感

霍雲霄

用的智慧，但他仍可以發展對人生的洞察功能及創作功能，他寫的是溪，實則寫的是自己。

柳宗元出身是官家子弟，少年得志，很得當時皇帝李誦見重。因此廢了不少宮廷惡習，得罪不少人。等到李誦因病退位，太子李純做了皇帝，他便被貶了官職，而他的文學創作，亦從那貶謫生活開始，從三十四歲到四十七歲逝世止，那是他政治生命最晦暗的時期，亦是他學術生命最光輝的時期，我們如替柳宗元遺下的優秀文學成果，作一個總結，那便是以一個失意的知識分子自身體驗。然後用那體驗，去重新理解民間疾苦。失意感與民間疾苦的感受結成不解緣，便形成他學術上的光輝。

我想要是柳宗元當時只貶謫了一二年，可能沒有這麼多豐富的作品留下來。要是他沒有失意，他的學術生命，也許會缺乏了創作上的靈氣。

在一篇「賀王參元失火書」中，可見他很珍視自己的失意感受。王參元是柳宗元一位富有的朋友，不幸發生一次火災，全家被毀，他在賀文中說：「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善。……以公道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來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這篇文章，有點乖僻，但可以見到柳宗元那麼珍視失意的感受以及善於利用那份失意感。

讀韓愈的「柳子厚墓銘」，知道他四十七歲在柳州逝世。知道作爲一個柳州刺史，死後無以爲殮，還是由一個朋友裴立君出資殮葬他。韓愈藉那篇墓誌，說柳宗元「勇於爲人，不貴自重……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世。」又說：「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這段文字不一定是寫韓愈柳宗元的時代，也正好是寫我們這一時代。韓愈上的「諫迎佛骨表」正是他寫這墓誌銘不久寫的，由此可見，柳宗元的死，給韓愈的打擊是多麼大的，否則他也不輕肯用「諫迎佛骨表」來拚老命了。柳宗元作品中，並不看出那失意感在他心靈上造成多大壓力，如「田家」詩：「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那是寫農民的貧苦生活，另一方面「宿雲散州諸，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余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由此可以窺見雖然在失意中，他的心靈仍是那麼明淨，更可以這麼說：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惟有不重視自身的委屈者，才能更善於利用他的失想感，化成藝術創作的泉源。

人物春秋

瑪嘉烈公主婚變前後

胡蓑之

英國女皇伊麗沙白之妹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伯爵結婚已達十六年之久，並且生有兒女各一，他們的婚姻生活因種種原故而無法繼續下去，終於今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那天，雙方協議分居，十六載恩怨婚姻，透過了三十六字的分居聲明內容是：「瑪嘉烈公主與夫婿史諾頓伯爵協議分居，公主今後不再由史諾頓伯爵陪同，獨自履行本人對公眾責任與職守，現尚無離婚計劃。」分居後，兩個兒女由瑪嘉烈公主照料。

十年來的婚變謠傳

其實，瑪嘉烈公主和她的夫婿史諾頓伯爵，可能發生婚變的謠言，她們在結婚不久之後，就已經隱隱微微地在傳說着；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年中，她們的婚變謠傳，更是滿天飛！這謠言最早發生於一九六七年的二月杪，那次不獨傳遍了倫敦的社交界；甚至於整個歐洲大陸及全世界的人士，也曾以此作爲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當時爲了遏止和澄清那項謠言，記得倫敦的「人民報」和「世界新聞」，都以首頁的頭條文字，大聲疾呼地指出：「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該是皇室顧問們徹底糾正這項有關瑪嘉烈公主跟她的夫婿史諾頓伯爵婚變的時機了！他倆人不能假裝對這類錯誤的消息，毫無所聞。」這兩間報紙並希望官方發表一項聲明，以徹底澄清那次的婚變謠言。

唯其如此，所以英國皇室發言人便於同年三月一日，正式宣佈瑪嘉烈公主與夫婿史諾頓兩人的渡假計劃稱：「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伯爵一行，將自本年三月十日起，結伴前往巴哈馬羣島渡假。」——其目的是在間接地答覆當時一般對她倆婚變謠言的誤會，從而表示皇室不輕易發生婚變的意思。

那次的婚變謠言，雖然被事實所粉碎，而暫告沉寂了下去。可是三年以後的一九七〇年底及七一年一月間，又再度傳出了已經結婚十載的英女皇御妹，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伯爵打算分居或離婚的謠言。可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麥辛治賽爾，當時曾經引述史諾頓伯爵親友們的談話透露：「瑪嘉烈公主和她的夫婿史諾頓伯爵，經已協議分居或離婚。此項決定將可能於最近達成，並且很快地會正式加以宣佈云云。」該郵報並進一步地指出：『關於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伯爵的婚姻關係，大有問題；而且已經傳說多年，在過的三年中，倫敦方面就曾盛傳他們兩人的婚姻不和諧。近來史諾頓經常到紐約去，相傳與「時尚」雜誌的一名女職員相好，而瑪嘉烈公主亦於史諾頓忙於公務之時，經常跟她們夫婦的友好外出。」因之，構成了這項傳說……。』

皇室能不能離婚

儘算英國皇室的發言人，對瑪嘉烈公主夫婦那次婚變的謠言，一再加以否認；然而在這十年當中，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之間的情感，到底有了什麼微妙的變化？則是不足爲外人道的。正由於他兩人的婚變謠言一再傳出，因此，有不少人曾經表示懷疑，究竟英國皇室能不能離婚呢？在大英帝國的歷史上來說，亨利第八世（公元一四九〇——一五四七年），於一五〇九年即位後，不僅創下了一次休棄皇后的紀錄，他並結婚凡六次，起初保護舊教，嗣以事與羅馬教皇絕交，改奉新教，宣佈英格蘭教會獨立，自兼教會長老。此外，還有現代的溫莎公爵。

——前者生存的年代爲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享年不過五十歲，爲了要納妾侍，因遭天主教的教宗反對，而竟與舊教鬧翻，並宣佈英國教會獨立，禁止天主教在英國境內傳教，於是產生了基督新教，即現時的耶穌教。

至於後者，即英國遜王愛德華八世，這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奇趣故事，則發生於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間，當時那位年青的英國國王，爲了愛上一位曾經離婚兩次的辛浦森夫人，因而令到皇室中，則平地掀起了一場千年以來所僅見的大風波！結果導致即位只不過十個月的英國新王愛德華八世，終於宣告退位，並自動流亡於國外的悲劇！這個現代歷史悲劇故個的發生，雖然已經有了四十年之久，然而，大英帝國的人民甚至世界人士，都顯然還記憶得清清楚楚。由於當時有許多自由國家的報紙評論，不獨一致同情於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的堅決意志，並且認爲事件的確充滿着矛盾。其中以美國報紙最爲响應得激烈，它們批評如下：

㈠是英國國會對國王的人物倒這樣不重要，而對於皇后的人物則如此重視；甚至不惜犧牲一個新皇愛德華八世的王位。

㈡是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當時愛爾蘭的獨立運動領袖凡勒拉，就在愛德華八世宣佈退位不久，他馬上推開了英國總督而自己抬起頭來。接着起了變化的是：印度、非洲、南洋羣島、美洲及其他各地的英國殖民地居民，對於象徵大不列顛帝國統一的英國價值，也大大地打了折扣！因此，一九五五年八月間，當瑪嘉烈公主剛好年屆二十五歲時，爲了她的婚事問題，也一度鬧得滿城風雨！因爲她與唐生上校的戀愛而受了困擾，曾經博得大英帝國臣民對她的同情。

公主伯爵戀愛經過

原來英國的皇族婚姻法的規定是：大凡公主年滿二十五歲以後，便有了她個人對婚事選擇的自由權。換句話來說，英國的公主以二十五歲爲成年人，她是有權可以宣佈下嫁任何人的。特別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當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被白金漢宮宣佈第三次懷孕的時候，更加令到瑪嘉烈公主的婚事問題急於解決。原因是一方面由於瑪嘉烈公主當時已芳齡二十九歲，大興「美人遲暮」之感！另外的一方面，則由於女皇多生一個皇子或公主，那末，對瑪嘉烈公主皇位的繼承位置上，又退後了一步，從而可能向婚壇方面踏進了一步。同時，瑪嘉烈公主的許多親戚朋友，也相信女皇伊麗沙白二世，生下了第三個皇子之後，將無疑使到瑪嘉烈公主更容易與一位平民結婚了。

實際上，就從那時候起，瑪嘉烈公主對於自己的婚姻問題，便已經下了最大決心；而且在不久之後，她便認識了一位名叫瓊斯的從事新聞工作的攝影記者。

據說這位攝影技術非常高超的青年，就是現在與公主協議分居的史諾頓伯爵。他當時是一個英國平民，但因爲他是攝影記者，則經常出入白金漢宮，往往替皇室中人——包括女皇伊麗沙白二世、皇夫愛丁堡公爵、皇太后及瑪嘉烈公主等人拍照的緣故，又因爲他的身材修長，年青英俊（與瑪嘉烈公主同年），風流倜儻，於是乃有了「近水樓台」的機會。

正因爲這樣，所以瑪嘉烈公主對他從認識做朋友而相戀，以至於結婚，前後也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尤其婚後的生活尙稱美滿，伉儷彌篤；更是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的父母，極爲人世間最幸福、最爲人們所羡慕的時候，她們爲什麼會一再傳出其可能發生婚變的消息，甚而至於成爲事實呢？

公主與唐生的波折

如果以普通的平民而言，夫婦間因某些原因而宣告分居，倒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件；但瑪嘉烈公主卻是當今女皇伊麗沙白的御妹，皇室的第六位繼承人，當不能與普通人相提並論！不過，關於瑪嘉烈公主的婚姻問題，過去也曾經發生了好幾次的波折。由於二十四年以前，當瑪嘉烈公主約在二十一歲左右的時候，便對一位名叫唐生的宮廷侍衛，有了相當的感情，而英國皇室則極力反對，理由是唐生原爲曾經離過婚的人，如果公主竟下嫁一個離了婚的平民，那末無論從任何方面都未免說不過去；況且當時她在王位繼承權方面，僅列於女皇伊麗沙白之下的第二位。是故，在女皇加冕之後，皇室曾派瑪嘉烈公主陪伴着她母親皇太后去南洋羣島一次，本來是要派唐生上校去擔任護衛的；可是爲了防止瑪嘉烈公主和唐生更進一步發生情愫，乃臨到皇太后、公主出發前的一刻鐘，卻突然宣佈另派了一個侍從代替唐生前往。而唐生上校反被外交部派往英駐比利時大使館充任參贊去了。英國皇室此舉，顯然削減了唐生與瑪嘉烈公主接觸的機會，據說當時公主感到很不愉快。

後來唐生雖會化名「加達先生」，並偸偸地從比利時返到倫敦跟瑪嘉烈公主會面一次，但是皇室對於公主與唐生的婚事問題的阻力越來越大，除了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爵士，曾勸瑪嘉烈公主必須愼重地考慮之外，坎塔貝利大主教，也曾經向她提出了一項嚴重的警告，希望她能記取她伯父溫莎公爵的痛苦教訓。這個問題，一直醞釀到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瑪嘉烈公主才忍痛地發表一篇「將決不與唐生上校結婚」的聲明。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瑪嘉烈公主與唐生之間的困擾剛才解除，而一九五九年的五月間，又會引起了另一困擾的傳說；那便是世界上最英俊的「寡佬皇帝」伊朗王巴里維訪問倫敦的時候，原因是由於當時瑪嘉烈公主和她的堂妹亞力山大郡主等一行，不單是到了維多利亞火車站去歡迎過伊皇巴里維；並曾跟他親切地握手言笑。因此，敏感的倫敦新聞記者們便把伊朗王的名字與瑪嘉烈公主的芳名聯在一起；更把他們在車站握手的照片也刋了出來。

緊接着上述新聞不久的時候，又有消息傳出瑪嘉烈公主與最富有的社會名流畢萊士，及義大利王子等人的情感，一度都已成爲親切的密友，特別是「紐約鏡報」，更替公主和他們之間，大事渲染一番，也曾如法泡製地把瑪嘉烈公主與畢萊士在一起的照片，一併刋了出來，還說她們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呢。然而，不久之後，這一連串有聲有色的謠傳，都隨時而消逝了。

婚後的一場誤會

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瑪嘉烈公主與瓊斯結婚後，瓊斯即被封爲史諾頓伯爵，公主已名花有主，她的新聞也不復經常出現於報紙雜誌上了。至於一九六七年二月間謠傳公主與伯爵可能發生婚變起因是，由於史諾頓原爲「泰晤士報」的攝影記者，他結婚以後不論到什麼地方去工作或者訪問，他與公主都是夫唱婦隨的，惟有那一次他獨個兒悄悄地去到東京，從事其私人訪問；且一再逃避開新聞記者對他的採訪，於是引起了一般人的懷疑，從而傳遍了整個歐洲。一九七一年一月間，關於公主與史諾頓婚變的謠傳，除了「華盛頓郵報」以上的報導之外，據說也與東京之行有關。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當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一行，於一九六九年在東京訪問外國通訊員俱樂部的時候，曾經引起了公主對她的夫壻史諾頓公開表示不滿。原因是由於史諾頓伯爵在俱樂部的酒吧間，對於那裏掛滿了像眞人一般大的日女裸體的照片甚爲欣賞之所致。

當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麥辛治贊爾的最後評論：史諾頓伯爵雖堅持離婚之議，但以英女皇爲首的英倫教會，將不會承諾他們離婚的手續。同時，皇室觀察家們也認爲：史諾頓要分居是很容易的事，可是要想正式離婚卻很困難；因爲鑒於女皇地位的關係，故勉強使她們維持了這麼多年的婚姻生活。究竟她們這次的婚變爲了什麼原因呢？外傳十六年來已經冲淡了她們的熱愛，所以要冷靜地分離一個時期。能否如願以償？還要等待事實的證明。

火種

〔三十七〕

林學政

林宇民自己知道，他是母親一切希望、理想、情感，乃至生命的歸依；母與子就跟皮與肉一樣互相關連着。如今，她所歸依的已經倒坍，她會怎樣呢？

他來到這裏之後第一件事情，是怎樣向母親說明自己的情況。當然，最好是讓她不要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她受不了。要搪塞是很容易的事，他只要說學校或者組織派他到某一個很遠的地方去深造，須要一段不可預知的長時間。她會相信的，從他很小的時候開始，她就信任他，他一向是個很誠實的孩子。但是行嗎？恐怕他人還不會到三明，派出所的警察早就向她報訊了，他沒有猜錯，後來姐姐來的信上就說起這件事，「母親立即昏厥了過去」，姐姐這樣說。

他寫了一封信回家，說起「只有在你好好珍重自己的情形中，我才有機會和信心生活下去。」他在信上寫着：「媽媽，這裏的生活對我只是一種鍛鍊，我已經從勞動中體認到了自己思想上的錯誤。不久的將來——這是可以肯定的，媽媽，所以你一定要放心，時間不會太久，我們來時，學校裏的同志告訴了我們，早則半年，最遲也不過是一年，就可以回家了。那時，你所看到的，將是一個新的我，完全會令你滿意，也永遠不會再犯錯誤的新我；我這樣說，也許你還不會相信，但你看到我，你一定會高興得笑起來。眞的，媽媽，我來了沒幾天，卻比從前強壯結實多了，你眞該爲我有機會勞動而高興呢！」

信是寫了，可是他知道他沒有辦法說服母親不爲自己憂心。「勞教」兩個字眼，已經像癌症一樣可怕的深植人心，它不是人間天堂連三歲小孩子也知道的事實。

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安慰她呢，爲她祈禱，爲她祝福？她是一位母親，除非她能親眼看到，親手摸觸到她的兒子，任何方式的安慰都沒有實際意義。

他想起從前的生產組長丘世發時，有一縷冰陰的感覺從脊椎骨直透腦門，令他不由自主的打着寒顫。

母親身體感到不適，是因爲她在想念自己；生活上的困難，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他這樣想着，自責的鞭笞也更厲害的抽擊心靈。

過了新年，人家都在以永無休止的期待盼望春節帶來好運時，他又接到了姐姐的信。上面說起母親的身體愈來愈不好，很想見他一面，「如果可以請假，你最好回來一趟。」

顯然，母親的病況與災荒無關，也許她已處於彌留狀態，就在等着看他最後一眼……他的心在抽搐，淚水直向外湧，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地攫住了他的意識，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喃喃的自語着。

他把信交給李子貽，咽聲的說：

「組長，我媽媽病很嚴重，請你到馬幹事那裏請個假，我一定要回去一趟，一個星期就夠了，務必請你幫個忙。」

李子貽看了一下信，爲難的皺皺眉頭。

「小林，這個忙我怕幫不上，有張街道辦事處或者居委會的證的單子……」

「這個我知道，組長，馬幹事對你一直都很好，只要你肯幫忙，可能說服他例外的給我一個方便。」

「小林，你以爲我是不願給弟兄們幫忙的人嗎？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肯定沒有希望的事情何必去做呢，是不是？你趕快寫封信回去，寄張證明單子來，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說。」

「來不及了呀，組長，我姐姐的信上就是要我去看她最後一眼，也許媽媽一看到我立刻就會好起來。我平常沒有事情求過你，組長，這次事情你非得給我用點力不可，求求你，組長，你想像不到媽媽爲我吃了多少苦頭，流了多少眼淚，讓她最後看一眼，難道這是苛求嗎？你一定……」

李子貽咬咬自己上唇，沉思着，他像想起什麼事情似的看看林宇民，說道：

「走，我們去找馬幹事，不過小林，事情十之八九是不會成功的，你不要抱太大希望，不過你放心，我們以後慢慢再想辦法。」

場裏規定，大家有什麼事情要找幹部，必須透過各組的學習小組長。就在吃過晚飯和晚間小組會議的空隙中，李子貽帶着林宇民去馬偉才家。

李子貽先向馬偉才報告了林宇民的思想和勞動狀況，說他表現得很積極，思想改造也有很大的進步，是第三小組的模範……

馬偉才剛吃過飯，坐在那裏撐開腿，顧自用小指甲剔着牙齒，他的愛人手裏拿着一隻鷄翅膀在啃，一邊也斜着眼睛，不正經的看着李子貽。

馬偉才抬起眼皮，不在意的問了一聲：

「你還有別的事情嗎？」

李子貽把林宇民家裏來的信送了上去。

「是這樣的，馬幹事，林宇民的媽媽年紀很大了，最近患了重病……」

「你把信唸給我聽聽。」

李子貽知道馬偉才識字不多，把信上的語氣加重不少，將林宇民母親的病況說成危在旦夕，不久人世。林宇民聽了，禁不住輕聲泣啜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引起馬偉才愛人的好興緻，嘴裏含着鷄翅膀笑出聲來，跟夜貓子在叫一樣刺耳。

馬偉才從嘴裏拔出小手指，吮了一下，又用抹布擦乾淨。

「有街道辦事處的證明沒有？」

「沒有，馬幹事，可能時間太緊迫……」

「他是不是想請假？」

「是的，林宇民想請一星期假……」

「不准！」

馬幹事，林宇民是獨子，在組裏的表現又很好，是不是可以例外……」

「不可以，你當了小組長，難道連場規也不懂，唔？何況這傢伙家裏還不曾死人，就是死了，也不准假。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一天要當二十天用，還搞溫情主義？」

「馬幹事，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想包庇這個傢伙，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想搞聯盟是不是？李子貽，虧你當過幹部，改造這麼久還沒搞通，你知不知道犯了錯誤，唔？不過我原諒你這一次，現在我的意思是你們給我快點回去，你要給我多注意這個傢伙，走！」

他們走出門外，還聽到那個女人在開心的笑着說：

「好滑稽，老馬，你沒看到那個傢伙疲巴巴的跟猴子一樣，還哭呢！」

李子貽氣得直跺，林宇民覺得很過意不去，說道：

「眞對不起，組長，我不應該……」

「別說了，小林，我只是盡我的心。我這裏只來過兩次，第一次是爲丘世發的事，再就是這一次了。看到馬偉才那副嘴臉，我身上的血幾乎燃燒了起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從前當支部書記時是不是這個樣子，要是也像他那個樣子，那麼這是報應。」

他們默默地走着，快到舍營門口，林宇民突然站住說：

「組長，我的事情是沒有希望了？」

李子貽憐憫的看看他，柔聲的說：

「小林，任何事情都不能說沒有希望，我們等着再說吧。不過你千萬要記住，你現在唯一能夠替你母親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堅強的活下去，要是你胡思亂想，把身體搞壞了，甚至被扔進那邊山坳的坑裏去，那你還有什麼呢？家、老母，從前那個王先永跟你說過的話，統統一筆勾銷。小林，你的年紀還輕，還有很多機會，你要想想在我們國家中有多少母親，在無日無夜的倚閭望子歸來！也許你母親的情況沒有你所想像那樣壞，將來將有機會看到她的，萬一你撐不住，讓她倚閭以終，那你才是百身莫贖，現在，把眼淚擦掉，要像一個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走，我們就去開小組評比會，他們一定在等了。」

以後有好幾天時間，林宇民的神情顯得很深沉，晚上睡不安，老是夢到母親跟姐姐；有一次夢到母親已經死了，他在哀哀的哭泣，一直哭到醒來，用手摸摸枕頭，已經濕透了。

他沒有再闔眼，夢中母親可怕的形象重甸甸的壓在心頭。

我要回去，他在心裏呻吟着，只要能夠再見到媽媽一面，我不在乎發生任何事情。

李子貽的話雖然說得不錯，可是他沒有媽媽，他不知道母子間血肉相關的至情。誠然，倚閭盼兒的母親何止數十、數百萬，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我是媽媽全部的希望，我是她的命根；這些年來，她完全是爲了我才活着的。我一定要回去，我不要跟王先永、丘世發那樣，那怕是要死，我也要跟媽媽死在一塊……

理想是什麼，革命又是什麼，難道它比一個爲思念兒子而寂寞死去的母親更具生命意義嗎？共產黨自以爲可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可是它能補償許許多多爲失去兒子的母親的悲哀和憾恨嗎？如果沒有母親劬勞哺養子女，它們去那裏建設社會主義？

毛澤東有沒有母親？他是從那裏長出來的？大孝報國，是中國倫理上的傳統美德，但是祖國在那裏呢？勞教場嗎，還是山坳裏儲肥的屍坑？天吶，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爲什麼會遭到這樣的事情！

逃亡的後果是可以想像的，這種事在這裏發生很多次了。幸運的暫時脫出天羅地網，不過日子一久，肯定會被送回來。幹部從不輕易放過這些不幸的伙伴，檢查、坦白永無了時，他們必須把離開這裏後每一分鐘的行動，交代得明明白白，反反覆覆的拷問。

有一個勞教犯出去後流浪了一個月，到江西雩都被當地的公安機關盤查到，押返場裏，他被關了半年，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全部解決。也有人一出去就被抓住，他們雖然沒有機會多看看外邊的世界，不過可以少吃點苦頭。

不管怎樣，林宇民一定要試一試。

只要我能回到家裏，看到了媽媽，就是把我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我也不在乎！

他想着，想着，起床的號角聲像召魂似的嘟嘟——嘟——嘟響了起來。

這天，他們第三小組到明溪岸邊一處山腳的田裏整玉米地。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檢討本次戰鬪，當陳毅主力於二月十三日主動撤出臨沂，積極向北轉移時；國軍北進兵團未能迅速跟踪追擊；遲至六日後，始進佔臨沂。致共軍得以充裕之時間，從容集中兵力，進攻新泰、萊蕪。迨由徐州轉用整第十一、整第六十四師，由臨城北進，已不及挽救戰局。新萊守軍既遭攻擊，第二綏區未令其堅守徐援，以期南北呼應，兩面合圍；反令其臨敵後退，予共軍追擊壓迫之機；此誠失敗之主因。李兵團孤軍深入，復將有限兵力，平均分散於傅山、吐絲口、萊蕪、新泰等地；既經退卻，且疏忽情報，復未採適當之退卻部署，先將公路兩側山岳地區，予以週密搜索警戒；佔領要點，掩護主力轉進。竟將兩軍併列，分爲四個密集縱隊，在隘路中齊頭併進；倉皇陷入共軍袋形陣地，致一遭圍攻，卽自行混亂，卒致全軍覆沒。

共軍在本次戰鬪中，能於短期內集中主力，行迅速之迂迴攻擊；實由其能於第二線控制有力部隊使然。其戰法之運用，概與嶧、棗戰鬪相同；卽發覺國軍之企圖與行動後，立依內線作戰之指導要領，將主力撤出臨沂；澈底集中兵力，打擊南進兵團。此於主動集中之原則運用，誠已把握其旨趣。當共軍主力作戰畧轉移時，經由臨沂、蒙陰、新泰、萊蕪道東西山區小徑，晝伏夜行，秘密前進；空軍既無法搜索，地面情報亦不易偵知，一時竟不知共軍主力所在；及至判明其企圖與行動時，我南進兵團已被各別包圍於古馬陵道中。而各別包圍之先，以一部對吐絲口以東以北團軍施行牽制佯動，並截斷交通，通信，主力則埋伏於萊蕪、吐絲口道兩側山地，乘國軍向北轉進之際，利用隘道以行各個擊破，此於奇襲原則之運用，實臻上乘。

李仙洲萊蕪之敗，關係異常重大，在此之前，雖然國軍高級將領也有被俘，但最高級只到軍長，李仙洲現職是第二綏署區副司令官，勝利時已升至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在黃埔出身將領中，李仙洲因爲年歲較長，一向居於領導地位，其人雖然私心甚重，貪財怙勢，但確實勇敢善戰，帶兵也紀律嚴明，抗戰八年由他統率的九十二軍，始終是國軍勁旅。其人平時慷慨激昂，以忠義自矢，現在全軍覆沒，竟然被俘，既未成功，亦未成仁，對於軍心影響甚大。

至於受李仙洲指揮，同時被俘的七十三軍軍長韓濬，也是一員戰將，七十三軍更是勁旅，抗戰期間在湖南作戰，便是王耀武部主力，這次全軍覆沒，嚴重削弱了王耀武的實力，以後膠東各縣因而相繼失守，終致濟南亦不免。

萊蕪之敗，李仙洲恃勇輕進，深入共區仍是採取一般行軍方式，左右翼均未加強警戒，固是一因，但若是沒有內奸，也斷不致敗得如此之慘。

當時歸李仙洲指揮的是兩軍另一師，除七十三軍，尙有四十六軍（整編四十六師）及新三十六師（整編新三十六旅），這一師是山東地方團隊改編，名義上隸屬十二軍，十二軍前身是東北軍五十七軍繆澂流，此時軍長是霍守義，新三十六師師長則是劉世銘。

四十六軍是廣西部隊，抗戰期間廣西出兵甚多，原有編制的幾個軍都曾出境作戰，一半留駐在安徽，只有四十六軍始終留在廣西，最多只到湖南作戰，所以這一支部隊力量相當充實，衡陽會戰時，四十六軍軍長是黎行恕，當時四十六軍逗留廣西，未能及時援助衡陽，致衡陽在堅守四十八天之後，終告失守，各方面因此對黎行恕均不滿，勝利後，黎行恕去職，軍長換了韓練成，種下禍根。

韓練成是甘肅人，居然投入廣西部隊，廣西部隊一向地域觀念甚重，只有白崇禧將軍較爲開明，肯用外省人，但不知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將軍，何以偏偏重用了湖南人劉斐，甘肅人韓練成，這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到國軍潛伏，劉斐隨着白將軍入贊中樞，白將軍任副參謀總長兼軍令部長，劉斐便是軍令部次長，主管作戰，所有部隊調動，皆歸其掌理，於是國軍全部情況都交與中共在京辦事處，中共方面對國軍內情瞭若指掌，國軍等於蒙起眼睛同共軍作戰，安能不敗。

韓練成在廣西部隊居然熬到軍長，又是廣西最主力部隊，偏偏又調去山東作戰，隨李仙洲進入共黨盤據十年以上的萊蕪地區，韓練成便按照共軍指示，把國軍引入了共軍佈置的口袋中，終於全軍覆沒，計兩軍七個師，副司令官兼指揮官李仙洲，七

十三軍軍長韓濬被俘，韓練成居然敢假扮逃脫，又敢回南京見白將軍（時任國防部長），報告他「脫險」經過，寫了一篇「縱橫匪區八百里」，刊於報上。但此後也未有機會再帶兵，到了中共政權成立，終於「回歸」，出任「甘肅省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

萊蕪戰役國軍只陣亡一位高級將領，是七十三軍七十七師師長田君健，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共軍進逼萊蕪地區，向國軍南進兵團猛撲；指揮官李仙洲見情勢不利，急令南進兵團向吐絲口轉進；命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七師，由博山南進，警戒兵團側背，掩護大軍轉進。不幸在和莊、廝峪地區，遭五倍之共軍截擊，陷入袋陣地中。苦戰至二十三日晨，奉令向吐絲口轉進，該師在師長田君健指揮之下，奮勇突破重圍，沿途屢遭阻擊；至當日午間，南進兵團已陷於吐絲口以南谷地，第七十七師這時趕到，師長田君健急令所部冒險迂迴救援，身先士卒，奮勇衝殺，經四晝夜之血戰，無奈共軍越集越多，該師被共軍人海戰術圍攻，傷亡極重；田君健師長不幸也身中數彈，為國捐軀。田師長臨終時，猶手扶衛士，再三勗勉部屬說：「貫徹命令，達成任務。」

孟良崮戰鬥

國軍自驅逐梁邱山地張光中部後，即於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中旬，以第一兵團、第三兵團向盤據沂蒙山區之陳毅再興攻勢；以第二兵團主力守備大汶口、兗州；以一部（整第七十二師）警備泰安及平陰東阿間河防。以策應左翼之安全。旋整第七十二師因情報及行動遲緩，被共軍包圍，失去機動之自由，遂令固守泰安。

四月下旬，共軍左翼部隊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縱隊，受國軍三日夜之衝殺後傷亡慘重，全線向坦埠退卻。同時共軍右翼部隊第一、第三、第五、第十縱隊，經三日夜之強襲，泰安不守，守軍壯烈犧牲，寧陽旋亦陷落，威脅國軍左側。

五月上旬，國軍第一兵團向沂水、坦埠，第三兵團向新泰、徂徠追擊；第二兵團反擊寧陽、泰安；但均因搜索敵情、修復交通、整備後方、補充糧彈等影響，進展甚緩。使共軍獲得十餘日之時間，從事整補與機動。旋以主力秘密集結沂水、坦埠、南麻一帶沂山老巢，其第六縱隊則經北左、放城、平邑、銅石鑽隙南竄梁邱山區。但國軍諜報及空中偵察，則判斷共軍主力已北調淄博一帶。

五月十一日，國軍第一兵團之整第七十四師向坦埠攻擊，並以整第二十五師、整第八十三師之各一旅，掩護其左右兩翼側；時第三兵團之整第十一師向新泰、整第五師、整第七十五師向萊蕪、吐絲口追擊；整第六十四師及整第二十師之一部，對共軍第六縱隊施行圍剿；第二兵團對津浦兩側亦正搜剿中。

五月三十日，整第七十四師及整第二十五師之一部，續向坦埠攻擊，遇共軍第九縱隊頑抗，激戰終日；入夜後，共軍全面向第一兵團攻擊；第二、第七縱隊於河陽附近，分向第七軍整第四十八師，及盤龍山整第八十三師陣地攻擊；第一縱隊向蒙陰攻擊；第六縱隊竄至白埠附近，一部向費縣、上治竄擾；主力向黑峪子竄犯。其第四、第八各縱隊猛撲整第七十四師及整第二十五師陣地；是夜，整第二十五師舊塞、黃斗頂山陣地先後被陷。整第七十四師因陣地過於突出，乃於十四日逐次向南轉移，迄午後全部集結孟良崮佔領陣地、整第二十五師之一旅，亦退守桃墟北側高地。整第八十三師之第十九旅退守萬泉山。

五月十五日，共軍主力攻佔萬泉山及桃墟北側諸高地，圍攻孟良崮，其第六縱隊亦乘我整第六十四師整第二十師行動遲緩，鑽隙經黑峪子襲取垛山，合圍孟良崮。十四日晨，共軍合圍，以重砲數十門掩護共軍，實施人海戰術向該師陣地輪番猛攻，師長張靈甫仍然從容指揮，沉着應戰，寸土必爭，來往巡視各陣地，指示各旅不時出擊，衝鋒肉搏，陳屍滿谷，戰況至為慘烈；是日該師傷亡約八千人，共軍則倍於國軍。張師長命各部僚屬及雜務士兵均參加戰鬥，縮短防線，與共軍相持三晝夜；此時糧彈飲水，均告缺乏；加以孟良崮乃石岩山光，構工不易，當時，聚屍作掩體，以便溺充飢渴，但官兵猶能上下一心，艱苦力戰。

至十六日晨，濃霧瀰漫山腰，共軍藉大霧掩護拼命突進，第五十八旅陣地被突破，官兵傷亡殆盡，旅長盧醒下顎中彈，侍衛勸赴指揮所休息，盧旅長沉痛說道：「同志死傷枕藉，奚忍離去，君等固愛我，但不能陷我於不義。」張師長得知，因令率殘餘來師指揮所集中防守。第五十七旅陣地此時也被共軍突破，旅長陳噓雲頭負重傷，副旅長明燦遂代指揮，手持卡賓槍，往返督戰，堵截突入共軍。激戰至十時許，官兵傷亡過半，最後陣地被共軍突破，共軍潮湧衝入，明燦親率特務排奮勇衝殺，在白刃肉搏中，明燦胸部被手榴彈片擊中，乃大呼「衝！殺！」然後舉槍自戕。

十六日下午七時許，共軍盡陷山腹各陣地，羣向孟良崮山頂圍攻，立時陷於混戰；張師長靈甫見大勢已去，遂召各部隊至山岩指揮所，焚燬各重要文件，當眾宣示：「戰局已無可挽救，自身決一死報國，全我軍人氣節，仰副領袖培養。」這時，副師長蔡仁傑、旅長盧醒應聲齊說：「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隨即各立遺書，遣侍從突圍遞送。張師長的遺書上說：「十餘萬眾之共軍，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形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一彈，飲彈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侍之，幼子望善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並用報話機向上級及友軍拍發最後密電，略謂：「本師已盡最大努力，惟有捨身成仁以報黨國。」然後率部屬從容步出指揮所，舉槍高呼：「打倒蘇俄強盜，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

中國抗戰實錄

【72】

中華民國的誕生

一、不希望出現統一的中國。

二、不希望中國成爲民主共和國。

三、在中國混亂時期，須確保日本的既得權益，固不待言；而且還得要乘機更進一步獲得新的利權，爲此，卽使出動武力干涉，也在所不惜。

民立報的忠告

革命軍方面，已經察覺到日本這樣的策略，在十月十九日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上，便發表了以「敬告日本人」爲題的評論文章如下：

「湖北革命軍之起也，各國皆守中立，蓋以革命軍爲公然之交戰團體……

「乃獨有日本則不然，謂革命軍只可自爲內亂，而不能認爲交戰團體。故大阪每日新聞、報知新聞等且謂：如保護租界，只爲消極的手段；今宜進而用積極的手段云云……

「吾非謂日人之宜袒革命軍也，革命軍既已成爲有組織、有土地之人民團體，則在國際法上宜承認爲交戰團體……

「昔日本倒幕之際，官軍與幕府黨戰，歐洲一、二國不嘗認幕府爲交戰團體乎？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國際法上之慣例，而故意設辭違背，非別有心腸而何耶？……

「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國，皆深以維持均勢現狀爲主義，固無聯合干涉吾國內亂之慮……日人其將何以對天下耶？此豈果爲日人之得策耶？吾願同種之東鄰賢明政治家對於此問題，尙其再三深長思之也。」

坐收漁人之利

日本政府這種方針，首先表現於爲防止清廷崩潰而給予軍事援助方面。

清廷雖然在武昌起義的第三天——十月十二日，便命令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兩個師的三萬部隊沿京漢路南下，鎮壓革命軍；但實際卻因財政困難，缺乏武器。

清廷要求日供武器

對於這個問題，蔭昌想藉日本政府協助，來求得解決，於是，乃找日本陸軍少將青木宣純洽商，要求供應砲彈三十萬發、槍彈六千四百萬發、步槍一萬六千枝；日方對於這個要求，積極答應。

蔭昌的求援，對於正在策劃乘中國革命機會而向大陸進展的日本政府來說，眞個是求之不得，讓中國的動亂拖延下去，再加上對清廷市惠，當然就可以得到其報酬；所謂報酬，就是要清廷尊重日本在東三省的地位。

渴望儘快獲得武器的清廷，毫不遲疑地承認了日本的要求。十月二十三日，日本泰平組合的代理商——大倉洋行便和清廷陸軍部簽訂了二百七十三萬三千六百四十日元的第一次武器買賣契約。

日外相的電令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於十月十六日對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發出的第二一五九號電令——「清國革命動亂之際有關帝國對清政策」的指示中，對於當時日本政府的態度，表達得很明顯，就是一面對列強國家極度保密，一面向清廷市惠，迫使讓步；電文的內容是這樣的：

「日本政府，顧念清國政府爲討伐革命軍，火急需要該項械彈，爰爲使我國商人能夠供應，故而決定給予充分助力，且已採取各項必要的措施。帝國政府，對清國政府給予這樣的援助，本身負擔了非常重大的責任。此一事實，以後如被洩漏出去，不僅革命軍，卽凡與此有直接間接關係之輩，都將會對帝國懷有惡感，甚至會加危害於帝國臣民，或者實行抵制我國商品；以及會不會對於吾人顯露出怨恨，也頗難預料。總之，帝國所蒙受的不利必然會很大，應該事先有此心理準備。

「關於爲謀使上述情況能夠充分讓清國政府和攝政王本人澈底了解，希望貴官（伊集院公使）……指出：清國官民一向對帝國態度有失公正。同時說明：他們對於因『大戰役』（日俄戰爭）結果而造成的現狀，不夠了解，認爲我們就像是不法的侵略者一樣，因而企圖傷害甚至推翻我方正當地位。並且還要談到：帝國政府不僅經常對清國政府抱有最深厚的同情，而且在現實情況之下，就有能力可以表現得出來；這一次的措施，正好是足以證明有此能力的一個適當事例。更盼望提出建議：務希清國政府翻然捐棄以往誤解；今後兩國之間，互相信賴，共同致力維持東亞大局的旨趣……」

也賣武器給革命軍

實則，日本就在這個措施的前後，對於革命軍也有給予援助的考慮。主張出售武器給革命軍的，是日本軍部，而日本政府則以默認的方式允許進行。其所以默認的道理，是希圖因對革命軍支援武器，使中國國內的南北戰爭激烈化、長期化，而陰謀坐收漁人之利；並且對於清廷和革命軍兩方面都願爲市惠，無論那一方面

在內戰中獲得勝利，和日本的關係都不致惡化。

在日本方面，現在還保存有毫不隱諱地表達出對革命軍支援武器理由的電文，這是當時在漢口的寺西中校於十月三十一日向日本陸軍省發出的第八十九號密電，內容如左：

「在我國的對清國政策方面，極有必要使革命軍抵抗持久。德國極力幫助官軍（清軍），小官（寺西）則秘密支持革命軍，希望准予秘密輸入機關槍二十挺、子彈二十萬發、三十一年式榴散砲彈五萬發。運送方法請與三井公司的山本商洽；其價款能否收到，尚不得而知，必須要有在必要時允許由我政府支付之決心。」

關於支援這一批武器的活動，遭遇了清廷的阻礙，受到清廷要求「嚴格取締秘密運入武器」的日本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於十一月九日以第二六七號公文向外務省報告：「已經適當作了答復，關於這一點，請賜詧照。」

擔當對革命軍和對清廷兩方面出售武器的日本商家，實際都是泰平組合的大倉洋行和三井物產公司。

大倉洋行出售的武器，最初是在十二月八日，由「雲海丸」輪船密運步槍一萬枝前往上海，交革命軍方面接收，連日本政府的外交機關都被保密。但駐上海的總領事有吉明聽到有這個消息，乃向外相內田康哉報告，可是所得到的指示卻是「應予默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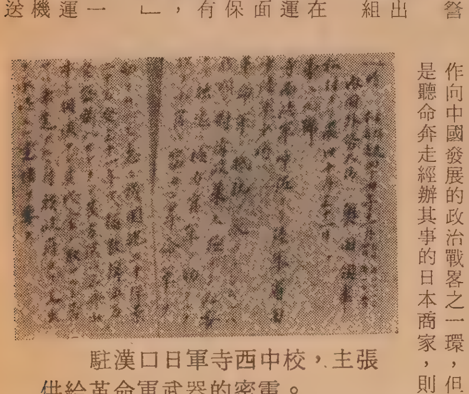
大倉洋行，又於次年——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由「巴丸」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砲六門、砲彈五千發送達南京。

另一方面，三井物產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和革命軍政府簽訂買賣武器契約，價值四十三萬九千日元，軍政府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向台灣銀行繳款四十四萬四千日元，三井方面則將武器點交停泊在廣東某處的軍艦。

日閣所定政策

大倉洋行和三井物產公司不管對象是清廷還是革命軍，所賣出的武器和彈藥，多數都是日本陸軍在日俄戰爭時用賸下來的，日本商家將購自日本陸軍清理庫存的剩餘品，高價出售給革命軍和清廷，牟取暴利，其中夾雜有不少扣動撞針不會發射的槍砲，發射出去不會開花的砲彈，等於是廢物。

支援武器，雖然是被日本政府當作向中國發展的政治戰略之一環，但是聽命奔走經辦其事的日本商家，則很露骨地發揮了唯利是圖的「商業主義」。



駐漢口日軍寺西中校，主張供給革命軍武器的密電。

德國積極支援清廷

對清廷給予了武器支援的另一個國家，是德國。德國明顯地表示出「保清反革」的態度，除了悄悄供給武器彈藥之外，並且有德籍軍官協助清軍作戰。

德國的目的，是希望早日平息中國內戰。因爲清廷如果崩潰，則中國將會陷入羣雄割據的混亂局面，俄、日等國當會趁機逞其對於中國的領土野心，德國唯恐其在中國的權益將會受到侵害。

德國的方針，固然不能說不是有悖不干涉主義，然而和日本爲了唯恐天下不亂而給予援助的動機，是不相同的。

日本內閣會議的決定

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的正式態度，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舉行的內閣會議所決定。

在這個會議中，內相原敬指稱「清廷是中國的正統政府」，對於革命軍政府則表現出完全抹煞的態度。

後來，閣議所決定的「關於對清政策」，其內容如左：

一、日本的東三省權益，永久保持；爲謀在東三省租借地的期限延長以及獲得鐵路建設權，可以不惜犧牲，俟在適當時期解決之。

二、維持日本在中國的一切優先利益，在中國經營工商業的多數日本人，倘有不測事態發生，當採取斷然措施。

十月二十四日的閣議決定，於第二天（二十五日）由首相西園寺公望暨外相內田康哉向天皇上奏，奏文內容如下：

「延長在滿洲租借地的租借期限，決定有關鐵路方面的各項問題，更進一步確定帝國在該地區的地位——藉以對滿洲問題作根本解決，是屬於帝國政府一向未嘗怠忽的事務。假定有可乘之機，自當講求及時採取斷然手段，固毋待議論……

「關於滿洲情勢一面暫維現狀，藉以防制侵害；一面掌握良機，力謀逐漸增進我國權利。至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應俟其機會最爲對我有利，而且其成算確有把握，然後實行，是爲得策。

「現在回顧支那本土和帝國的關係，僑居該地的帝國臣民頗多，與我方通商貿易往來甚大，以及我方有關係的企業更在逐漸增加，可見帝國在該地所佔優勢地位的趨向，已經非常明顯。加之，清國事態，極欠安定，今後情勢如何，無人敢於逆料，是故一旦在該地發生不測之變，則能以講求應急手段者，捨帝國之外，尚未見有他人。此一實情，衡諸帝國地理位置及實力，更無庸置疑。另一方面，帝國在東亞的一大任務，也不能不說是正在此處。帝國今後不僅要認清自已處在如上所述的地位，而不能不努力確定這個地位，更且必須有謀求使清國以及各國逐漸予以承認的方策。是故務必要使列強考慮到深遠的東亞大勢，而終於不能不承認我國的優勢地位。」

這也就是說，不僅在滿洲，甚至關於整個大陸，也要憑藉武力爲背景，在列國之間掌握主導權。

說「寒流」

方劍雲

人海戰術

抗戰勝利後，國軍挾優良武器，具高昂士氣，三年後竟全敗於共軍之手，其中重要因素最少也有十項，非短文可詳舉，但在戰場上之失利，開始則敗於「人海戰術」。

當時國軍武器優良，共軍絕非對手，但共軍則用「人海戰術」，以人命換國軍武器，每次作戰，共軍以民團類的地方共軍在前，中間夾以善良百姓，皆被指爲地主富農者，每人給以兩顆手榴彈，逼令衝鋒，眞正共軍在後用機槍督隊，後退便開槍，無知良民在後退死，前進或不死情形下，只得拚命向前，著名七十四師張靈甫全師覆沒於孟良崮，戡亂戰事開始逆轉，是役即敗於共軍「人海戰術」。共軍驅使善良鄉民換國軍子彈，到了國軍彈盡時，共軍所集中精銳乃猛烈攻擊，國軍彈盡兵疲，陣地全失，師長張靈甫、副師長蔡仁傑以下諸烈士均拔槍自戕，是戡亂期間最悲壯之一段歷史。

以後陳毅、粟裕無戰不用人海戰術，亦無往不利，例外者只有在山東南麻包圍胡璉之十八軍，在山東臨朐包圍李彌之第八軍，在安徽阜陽包圍十四綏靖區（司令官李覺、守城部隊爲七十四師之五十八旅），三次無功，每次戰後共軍遺下屍體均超過萬數。

戡亂初期共軍以劣勢兵力擊敗國軍優勢兵力，全靠用中國人性命換國軍子彈，造成共軍的勝利，用此類戰術最多者是陳毅，其次是林彪，少用「人海戰術」者是劉伯承，因爲劉伯承自負「戰畧家」，作戰還是正規戰法，陳毅是半路落草，眞正戰畧並不懂，乃秉承「毛澤東思想」創下「人海戰術」，大陸陷共之初，陳毅對人談起「人海戰術」，並不諱言，自認能將人的進攻變成浪潮，自然無堅不摧。

到現在看，林彪「全家白骨成灰土」，陳毅夫婦均患癌症而死，躺在床上受了一年多的罪，死時無人形，獨眼龍劉伯承雖然已變成「瞎眼豆蟲」，毛幫九大開會時要別人牽着上台，但晚境較林、陳爲佳，天道好還，因果報應之理，也不能不信。

共黨的壞事實在說不完，而且有些因時間隔得太久，自己也模糊了，在海外說，年青一代未必肯信，以爲世界安有這種事，實則我們能想起，又能寫出的，不過萬分之一而已，即以「人海戰術」而論，是中共最傷害天理之舉，也就靠此擊敗國軍，不知者以成敗論英雄，以爲共軍眞了不起，不知共軍當時所用戰術，國軍皆懂，但無法以牙還牙，又無應對之道，終至挫敗。

寒流據此節，最有意義，但銀幕上，也只有象徵性鏡頭，距離事實相差太多。

鬪爭會

「寒流」三十九至四十一集敍述毛幫竊據大陸之初所舉行的鬪爭會，實在是一大暴政，古今所無。所謂鬪爭便是毛幫每到一地，把殷實良民、在地方上有名望士紳抓起來，然後威逼鄉民去開會鬪爭。普通罪名是「惡霸」，誠然農村確有不少「惡霸」，但是也不少樂善好施的長者，共黨把這批人也當惡霸，最初就辦不通，因爲這批人並不惡，於是共黨又起了一個詞是「善霸」，善霸與惡霸罪名完全相等，以後又發現有些白手成家的老實農民，雖然家道殷實，卻是「白了漢」，好事不作，壞事也不作，善霸、惡霸皆加不到頭上，共黨又撰一個新名詞叫「不霸」，不霸之罪與善霸、惡霸相同，是爲農村三霸，皆要鬪爭。

鬪爭方式是集合農民向被鬪爭者算賬，指被鬪爭者曾經剝削，經過共幹用算盤一打一算，結果是「掃地出門」。所謂「掃地出門」也要加以解釋，就是被指爲三霸的人在鬪爭之後，全部衣物充公，絲毫不能携帶，立時趕出家門，臨行時還要把家中打掃乾淨，以待「人民」入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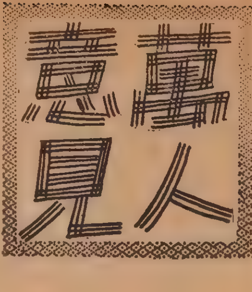
惡霸當然有剝削之事，善霸不取反予，不霸則不取不予，亦無剝削情事，因此每到鬪「善霸」與「不霸」時，往往找不到罪名，就要共幹費腦筋去想了。

玆舉一個千眞萬確的例子，可以看出當時是怎樣鬪爭法，某處一位善霸，生平只是施捨，從無剝削，當地鄉民皆受其惠，因此，在鬪爭會開始後，一直定不出罪名，後來共幹抓住一個農民，一定要這個農民說出善霸如何剝削過他，這個農民被逼了，覺得不說也不成，就想了一個最輕的罪名，說道：「有一年我送了兩個雞蛋給他吃。」

共幹說：「好了，這就夠了。」於是用算盤一打，蛋生雞，雞生蛋，一算算了幾十年，硬把這位「善霸」幾百畝良田充公，掃地出門，賠償了兩個雞蛋。

至於被鬪爭者確定罪名之後，便成囚犯，受到監視不准走出本村一步，多數飢餓而死。

至於公教人員，共幹多是在鬪爭時當場殺害，刑罰甚多，寒流舉出之「望中央」，實則名「望蔣竿」，方法是用一根高竿，繫以轉輪，一邊綁着被害，一邊用許多去拉，用力將被害人拉上半空，下面問：「看到老蔣沒有？」如答未看見，再拉，幾時說看見了，則猛然鬆，被害人便跌在地下粉身碎骨而死，其他虐政尚多，不能一一列舉。「寒流」雖提出此點，相信在螢光幕上亦無法映出，我苦難同胞，死在「望蔣竿」上的，也應有幾十萬人，想到此處，稍有人心，安能不反共。



馬列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 惟中山三民主義是中國所需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任卓宣新著毛澤東思想內幕

毛澤東思想內幕（Inside Mao Tse-tung Thought: An Analytical Blueprint of His Actions）

作者：葉青（任卓宣）。

編譯者：潘朝英（Stephan Pan）（並撰導論）、全泰勛（T. H. Tsuan）（並撰引言），及Ralph Morten-son（慕天恩）。

出版時間：一九七五年，三三六頁。

售價：精裝本美金十二元五角。

作者簡介：葉青，原爲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係研究共產問題權威學者，現在台灣任政治作戰學校教授。葉氏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留學法國，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蔡暢、陳延年（陳獨秀之子，亦爲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等共同在法國成立共產主義研究會（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Communism）及「中國共產黨青年聯盟」（Youth Chinese Communist League）被選爲該盟紅光（Red Light）月刊主編，宣傳共產主義。嗣葉氏被法國驅逐，前往蘇聯，在莫斯科主持「中共聯盟」（Chinese Communist League）與陳紹禹（王明）合作，接受列寧與史太林指導，一九二六年與朱德同時回返中國，被中共書記陳獨秀派往廣州，負責華南、印度支那（即今越南、寮國與高棉）、泰國、馬來西亞及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尼）共黨宣傳工作，遂與毛澤東開始接觸。葉氏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容共期間，與周恩來等中共首領在廣州公開講，本書編譯者潘朝英博士即爲當時聽講人之一。及國民黨淸黨，葉青逃往湖南，擔任中共宣傳首長，與毛澤東合作發動湖南、湖北地區農民暴動，爲國軍擒獲，槍決未死，繼即脫離中共，從事著述，「九一八」事變後，葉氏批評毛澤東破壞國民政府之抗日計劃，被中共指爲「托派」與「叛徒」。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中國大陸之前，葉爲被中共列爲三大「戰犯」之一（即胡適、于斌、任卓宣），嗣即在台灣從事著作與任教。葉氏現已年屆八十歲，其著作自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年，已達五百萬言，爲三民主義理論家之一及共產主義問題權威。

潘朝英係一學者及政論家，現任紐約東亞問題研究所主任。潘氏爲美國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博，曾任喬治大學、天主教大學、西東大學與七海大學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教授。著有Voice of Peking, Vietnam Crisis（both with Daniel Lyons）Peking's Red Guards（With Raymond J. dejaegher）等書。

全泰勛係美國賓州大學博士，現西東大學亞洲研究教授，爲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員（Fellow of British Royal Asisstic Society）與聯合國公民聯合會會長（President of Citizens Federation for the U. N.），現正從事撰著Gen George C. Marshall's Mission China一書。

慕天恩曾在中、美各大學接受教育，爲耶魯大學博士，主修中國佛學。慕氏亦係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員，自一九三〇至一九五三年間曾在漢口、重慶、上海發行基督教刊物。

摘要：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以後，有關研究中共書籍之出版，猶如雨後春筍，即以分析「毛澤東思想」爲主之書籍而言，學術著作亦不少，但取材多爲二手資料，內容則分析多於批評。在學術出版方面，運用第一手資料，對毛澤東思想作一全盤分析，徹底評論者，尙付缺如。葉青之巨著

「毛澤東思想批判」係以中文撰述，乃積四十年親身經驗體會與教學研究之結晶，正足彌補此一學術研究之缺陷。潘朝英博士等將該書依據西文書籍體裁編譯為英文本，取名「毛澤東思想內幕」（Inside Ma Tse-tung Thought）為研究毛澤東思想良好之英文讀物。

本書分十八章，此外尚有導論、引言及結論等。導論由潘朝英博士所撰，在導論中，潘博士首先對本書原作者任卓宣作簡要之介紹，繼行敍述編譯經過，然後分析自一九七一年蘇聯革命至一九七五年五月越南赤化期間中共之發展，資料新穎，內容翔實，有助對全書之瞭解。全泰勛博之引言乃為一適當之補充，說明此書之迻譯有關規格。

綜觀全書內容，一方面為分析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為批評毛澤東言行。毛澤東思想不離「繼續革命論」，而任氏全書亦以批判毛的思想為主，並指出其言行之矛盾，其範圍包括國內革命環境（第一及第二章），革命特性（第三章），革命主義（第四章），革命對象（第五章），革命問題（第六章），革命策略（第七章），軍事革命（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建黨建國（第十二至第十三章），革命政策（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以及革命哲學（第十八章）等。

第一章為「世界情勢」──該章首先說明毛澤東對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之看法，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然後說明毛如何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情勢及戰後美、蘇政策認為「人民戰爭」乃為戰勝帝國主義，達成世界革命的最有效方法。

在第二章「中國社會」中，作者指出毛澤東係依據共產主義觀點將中國社會及階級加以分析。毛認為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與國內資本主義成長，使中國在社會方面變成殖民地與半封建社會。在階級方面擁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毛認為在中國少數之地主階級與上層資產階級為統治階級，絕大多數之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為被統治者，並進而將地主階級分為大地主、中地主及小地主；農民分成富農、中農及貧農。實則劃分勉強，界限不清，不合實情。毛澤東如此劃分之主旨在誣指中國農村具有無產階級革命之環境，因而需要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革命。實則中國共產黨之組成，淵源於外國，係接受共產國際之指導與資助。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惟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為中國所需。因為經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可使中國由次殖民地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經由民權主義，可使中國由極權專制政體成為民主國家；經由民生主義，可以達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及「耕者有其田」之目的（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頁）。正因其適合中國需要，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毛澤東亦曾聲明擁護。不過本書所稱中共在佔據大陸以後，毛澤東放棄實行三民主義，開始實行共產主義一節（第二十八頁）值得商榷，因為毛過去是否確已實行三民主義，抑僅作表面宣傳，以及共產主義政策在中國之實施究已開始於中共政權成立之前，抑或以後，亦均需商榷。

在第三章「中國革命」中，作者認為毛的「雙重革命論」將中國革命劃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二個階段。毛主張參加前者以促進後者，經由「聯合戰線」策略，使中共取得領導。

第四章為「新民主主義」──在本章中，作者指出毛澤東將民主主義劃分為「新」與「舊」，認為「舊民主主義」係指資產階級獨攬政權，「新民主主義」乃為「一切革命階級共同專政」（第五十四頁），毛所稱「人民民主專政」中之「人民」僅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第五十五頁），不包括「地主」與「資本家」。在此一時期，政府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其他各黨各派只不過為裝飾品而已。

第五章「人民與群眾」──毛澤東為達成革命，重視基層群眾，為運用群眾，毛認為必須爭取群眾與聽取群眾，與採取三分法策略：在城市裏：㈠聯合小資產階級與進步人士，㈡爭取中立份子，㈢孤立反動派；在鄉村中㈠發展進步力量，㈡爭取中間力量，㈢孤立反共死硬派。但毛的言行並不一致，其政策措施並非先聽取群眾，而為強迫群眾接受。

第六章「農民問題」──毛重視農民，因為農民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可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毛將農民分成富農、中農與貧農，富農僅佔百分之五，中農佔百分之二十，貧農佔絕大多數；並認貧農為「中國革命最大的原動力」，為「無產階級最可靠的盟友」（第八十八頁）。其土地改革與人民公社均以農民為對象。毛澤東認為農民將接受社會主義及參加社會革命，但結果適得其反，所以作者說毛的「思想」實係「幻想」。

第七章「聯合戰線」──聯合戰線為毛澤東的革命策略。毛認為在中

下放知青退伍軍人反擊毛江破壞生產

湘贛邊區最近掀起反抗毛江的行動，贛西的湘東鎮，到湘境株州市及該市附近的姚家壩等地，發生各種破壞活動，鐵路和公路交通工具亦受襲擊，一度使「浙贛」和「京廣」火車誤點到達數小時之久。

據一項內幕消息透露：這次行動發生在本月三日，最初是在醴陵縣發現斥責毛江排斥異己發動「新文革」的陰謀的文字，旋數百人沿鐵路公路線，分向相東及姚家壩等地四出縱火，不滿暴政壓搾迫害的民眾亦參加行動，並相率襲擊車站和車輛，將大量土糧倉焚燬，當時秩序混亂，中共調動共軍鎮壓開槍射擊，始告平息。

消息中又稱：中共「右傾官僚派」，已在地方上對江青左派進行反攻，所採行動方式，一種是挑動基層反毛江幹部，曾受「文革派」壓制打擊的工農羣眾和散佈在各地的下放知識青年，復員而得不到安置工作的退伍軍人以及林彪舊部等，對左派進行鬭爭，另一種是在地方上破壞生產建設，來削弱左派鬭爭力量。

國無產階級自身力量不足取得勝利，必須利用一切可能運用之革命階級聯合作戰以打擊共同敵人。毛將「聯合戰線」分為四類：革命聯合戰線、民族民主聯合戰線、抗日聯合戰線、人民民主聯合戰線。但毛的策略為既「聯合」又「對抗」，即在「聯合戰線」之內保持獨立地位，由中國共產黨攫取領導權。

第八章「論革命戰爭」——毛主張用暴力革命，認為戰爭產生革命，以建立其「軍事革命」論點。

第九章「論人民戰爭」——毛將革命策略擴展為「軍事」與「政治」戰爭並利用「鄉村包圍城市」理論，將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列為「世界鄉村」，將西歐與北美列為「世界城市」，以便擴展至「世界革命」之「人民戰爭」。

第十章「軍事思想」——毛的「戰爭論」為綜合毛澤東在內戰中之經驗，列寧之正義戰爭論、孫子兵法、克勞斯瓦茲的戰略論，以及史書中流寇之事跡而形成。毛認為戰爭為鬬爭的最高方式，可解決階級間、國際間、民族間、以及政黨間之矛盾，主張「游擊戰」「機動戰」與「持久戰」，以及「包圍」「突擊」等戰術。

第十一章「軍事基地」——毛澤東由井岡山之紅軍基地到抗日期間之農村基地，以後擴展到世界「人民戰爭」中之「世界鄉村」基地，以達成「鄉村」奪取「城市」，「農業國家」奪取工業「國家」，「東方」奪取「西方」作為「世界革命」之目標。

第十二章「建立共產黨」——毛澤認為在軍事基地上必須建立共產黨，以奪取政權、組織軍隊、發展工、農、文、教等政策。為奠定建黨的基礎，必須訓練黨員、建立組織、樹立黨的領導、實施民主集中制、進行自我批評及推行整風運動。

第十三章「建立國家」——為奪取權，建立共產主義國家，毛澤東首先在湘贛邊區成立蘇維埃政權，嗣在瑞金成立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上各項政權組織均仿效蘇聯或其卵翼之附庸國。

第十四章「土地改革」——中共土地政策演變係先由清算地主到分田地予貧農，繼由農業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最後則將土地從農民收回歸為國有。作者本章中並舉台灣之「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地改革政策與毛澤東之暴力土改相比擬。

第十五章「財政經濟」——作者指出新民主主義之經濟政策為抄襲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中之「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等各項措施。但毛澤東之財經政策則改採「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嗣以計劃失敗，迫使毛辭去「國家元首」職位。

第十六章為「教育文化」——毛澤東主張教育不只以探求知識為限，須包括整風運動，思想改革，意識型態與政訓練。毛並將知識份子與農工群眾混合教育，以消除知識份子之傳統的優越觀念。本書對文化革命之分析批評最為詳盡，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係毛澤親自策劃與指揮之「奪權」運動（第二五九頁）。作者指出這種革命既非由「無產階級」領導，亦無「文化」氣質，乃毛澤東個人之奪權運動，先發動青年學生使其成為「紅衞兵」，繼而動用軍隊終於破壞黨、政機構，另立各級「革命委員會」代充政府機構。革委會採「三結合」辦法，由軍隊、幹部與群眾代表組成。後復依周恩來之議，改為結合「老、中、青」革命力量，由「鬬、批、改」方式，推行毛澤東之「繼續革命」。

第十七章「文藝與哲學」——毛澤東主張文藝有階級性，應為政治服務，不必反映「人性」；哲學應強調「實踐」，「求知」在求「實證」，由「實踐」獲取「知識」，忽視「歸納」「演繹」「邏輯」方面的求知方法。

第十八章「方法論」——毛澤東思想導源於馬、列主義、唯物論、辯證法、唯物史觀、與階級鬬爭等理論。毛的「實踐論」及「矛盾論」亦係以唯物論與辯證法為基礎，在方法上並無創見。

作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無非導源於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太林之理論，即為共產國際之方案，無甚創見。唯一獨特之處，即所謂「人民戰爭論」。但即使此一理論，亦取材於中外兵法，己身經驗，以及流寇史實。就思想之發展而言，馬克斯由「理想」的共產主義，發展為「科學」的共產主義，促進為「行為」的共產主義，乃以「理論」與「策略」參半；毛澤東步列寧後塵，其所倡導者只不過為策略計劃，而非思想體系。所以毛澤東之「人民戰爭理論」亦只能視為戰略，不能稱為思想。

又，毛澤東言行極不一致，例如在「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強調中共的蘇聯「一面對」，毛俄團結為基本政策，在國際上屬於蘇聯領導之「反帝陣線」；及毛、俄分裂，竟又視蘇聯為敵。由此可見毛澤東言行自相矛盾之一般。在同一文內，毛澤東又謂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只能靠一邊，並無第三條路存在，如今中共則標榜領導「第三世界」，處於「資本帝國主義」與「社會帝國主義」之間，與二者為敵。由此益證該文立論之謬誤。

本書立論雖甚精闢，在體裁上不無瑕疵，如本書若干引語，或未註明出處（如第二一四頁，所載一九二七年決議案）或註解次序顛倒，無法連貫（如第五十六頁，註解十九與二十四之間，列有註解八與十二，其他若干頁亦復如此）；又若干譯名未能完全依據 Wade-Giles System 迻譯，如「同盟會」在本書譯為 Tong Ming Wei (P. 28)（應作 Tung Meng Hui），康生在本書譯為 Kan Shang (P. 276)（應作 Kang Sheng）等。

中共命令各省縣

停止追悼周恩來

據一名剛從北平探親返港旅客的透露，在毛、鄧激烈鬬爭中，北平市區出現一些攻擊「代總理」華國鋒的小型大字報。此外，中共曾飭令對周

恩來的「哀悼」全部停止，不准提及的。

該旅客是在本港花了二百二十九元港幣，由某旅行社代辦手續前往北平探親（火車旅程），經過一個星期，在北平停留時，獲悉一些有關毛、鄧鬬爭的內幕。

該旅客說：當周恩來死訊傳出後，親毛派的激進份子，計劃於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那天，將所有被指爲「右傾走資派」（如鄧小平之流）的頭頭，欲將他們一概拘捕，但該預謀爲親鄧份子獲悉，因此在「追悼大會」的那天，被指爲「右傾走資派」的頭頭，都化整爲零，個別前往「致祭」。而鄧小平在那天宣讀「悼詞」後，只簡短說了幾句話，就由多名共軍保護離開會場。

稍後，毛、鄧又爲取消公佈周恩來的所謂「政治遺囑」而發生激烈爭辯。此外，周恩來之屍體進行火化前，又被周生前之親信幹部躺在靈車前及車底，阻碍該車前進，嗣爲毛迫令周恩來之遺孀鄧穎超哭泣苦勸下，該等共幹才廢然離去，因此又造成兩派鬬爭尖銳化。

當周恩來死後，鄧小平曾下達通知到各省、縣及「公社」，要擴大「哀悼」周恩來。但不久，大陸所有中共機構，又接獲電話通知，有關「追悼大會」全部停止。上述情況，使身居大陸的人民弄不清原因，不知發生甚麼意外。

該旅客又說：知他離開北平前，曾聽聞鄧小平已前往四川，但未有進一步的消息證實。

該旅客並指出：北平市區曾出現公然攻擊新任不久的「代總理」華國鋒的小型大字報，內容是指他經驗不夠，不應當上「代總理」之職，該旅客說：雖然北平滿貼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但鄧小平擺出絕不理會的態度，因此有些共幹傳出消息，謂不久的將來，會有一次嚴厲的批鬬，到時情勢將有劇烈的演變。顯然將是毛、鄧派一次你死我活的決鬬。

粵毛派譴責周恩來 走資派則特讚大讚

來自廣東省的中華民國情報消息今日說：已死的中共「總理」周恩來，自從中國大陸現時的「反右傾」運動開始以來，一方面被譴責爲壞人，一方面被稱讚爲「英雄」。

據英文「中國新聞」報導，情報消息又透露，被圍攻的「副總理」鄧小平的支持者，在軍方和「政府」的位置，正在被激進份子接替。

該報引述情報消息說：梅縣的中共「幹部」接到「黨」的「指示」，要批判周恩來，指責他「暗中走資本主義路綫」而假作實行毛澤東的「指示」。

「中國新聞」報導，可是，中共的另一個「指示」，要求中國大陸和海外的中共「幹部」，學習一份名叫「周恩來是中共革命偉大戰士」的文件。

消息說：另一個對周恩來的矛盾態度由廣州的大字報反映出來。

一份大字報聲稱：「全黨必須學習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戰士周恩來同志。」

另一份大字報則尖銳地問：「你把毛澤東置於何地？」

再有其他的大字報指責「高級幹部」利用已死的人來加強他們自己的力量。

情報說：江青派的激進份子正在採取行動，除去「政府」和軍中的鄧小平支持者，替他們自己的接管和舖路。

中共北韓合建輸油管 目的給南韓沉重打擊

中共與北韓合建自大陸東北通往北韓的輸油管道已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正式宣佈通油，通油儀式分兩地舉行，在大陸者是一月四日上午在某輸油站舉行，在北韓境內者是一月七日舉行。在北韓舉行之通油儀式，除北韓副總理孔欽泰、北韓外貿部副部長韓秀吉等出席，中共並派外貿部副部長周化民參加。周化民在集會時表示，該油管是爲進一步發展雙方關係而舖設的，它不只是一種運輸工具，只對經濟合作和貿易關係有利，而更具有「政治意義」。北韓外貿部副部韓秀吉也強調指出，該油管的建成向全世界顯示雙方「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團結」，將給予南朝鮮沉重的打擊。

該條油管道爲以大慶油田爲基地對外敷設管道網的一部份，於三年前開始興建，其起點爲遼寧省本溪縣，經草河掌、賽馬、龍爪溝、

寬甸、坦甸、拉古哨進入北韓經朔州、寧邊、軍偶里（價州）至平壤。由於該輸油管在中國大陸境內部份均埋於地下，判斷北韓境內者亦埋入地下。同時依其兩地舉行通油儀式之時差判斷，全線輸油流程約三天左右。

現該管道已正式宣佈通油，不但使中共與北韓在經濟關係上更見密切，亦顯示中共對北韓之爭取工作已較蘇聯更佔上風。北韓以前所用原油多由蘇聯供應，近年才改由中共輸入，在管道建成前全賴火車運輸，不但費時費力，並且目標暴露，極易遭受阻擊破壞。現該管建成，除原有鐵路運輸之擁擠現象可獲緩和外，並可使運量增加以及在軍事上所具有之隱蔽作用，對北韓軍事作戰之支援有莫大價值。基於這些原因，故北韓外貿部副部長韓秀吉說：「將給予南朝鮮以沉重打擊」。另根據北韓運油狀況及以往軍事供需情形判斷，該管道在韓境內者當不止於平壤附近，極有可能繼續延建至北韓東海岸元山一帶，以發揮該管道之完全功能。

毛派玩招降把戲
誘騙鄧小平悔改

北平電台報導，中國大陸「反右傾」運動的左翼份子，現時正「密切注視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副總理』鄧小平）是否會眞誠悔改和改變他的資產階級立場。」

在有消息說鄧小平每日仍然上班之時，北平電台作這樣的報導。

電台的廣播一再引述「清華大學」人員的話，重申「黨的政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雖然廣播的主題是「搞起右翼翻案風的走資派非常孤立」，但它又暗示，左翼份子正在大學應付所有「黨內的走資派」。

它說：現時的運動早已提出一個反面的教訓和提高羣眾對「黨」內資產階級份子的認識。

廣播說：「羣眾以批評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基礎，將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摒棄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

它說：「革命正在推進，鬪爭正在繼續進行。」

跡象顯示，中共內部派系的劇烈奪權鬪爭，仍在繼續纏鬪。

暴露出上述跡象的是，中共「人民日報」今天地第一版刊出一篇長文說：「鬪爭的繼續。」

文章中揚言：「現在，他們（走資派）已經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中共「新華社」今天下午播出『人民日報』刊登的這篇文章」，是中共人民日報「記者」撰寫，文長三千七百字，題目是：「搞翻案的走資派十分孤立——從清華大學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好形勢。」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首先追述毛澤東本月十日的「指示」：「翻案不得人心」，接着大肆渲染批鬪「走資派」及鄧小平的情形，並以極長的篇幅述說鄧小平的「罪狀」，但是文中仍用「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來影射鄧小平。

文章中說：鄧小平「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向無產階級發起了反攻倒算。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妄圖像當年大砍合作社那樣，砍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文革中指鄧小平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向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

並批判鄧小平：「公然打出『復辟派』、『返鄉派』的旗號——向無產階級反撲過來。」

毛幫所控制的中共宣傳機構，在這長文中，暴露出中共內部奪權鬪爭仍地纏鬪的，除了前引該文所說「鬪爭在繼續」等話以外，文章中有一段話，更顯露出毛幫的虛弱相。

這段話是：「我們黨歷來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現在，那個搞翻案的走資派，能不能在再一次批判、幫助下，轉變資產階級立場？是繼續玩弄孔老二那一套「克己復禮」的伎倆，還是眞正的脫胎換骨，認眞悔改？人們正在看的態度如何。」

經常注視共情的人士指出，中共「人民日報」的這一段話，顯然是中共玩弄的向黨內「走資派」招降的把戲。因此，雖然人民日報說：「走資派十分孤立」，可是毛派也尚未獲「勝」，纏鬪仍在繼續中。

「人民日報」又指出，「反右傾」運動的主要目標「副總理」鄧小平，如果「眞誠悔改」，他的「政治」生命仍會生存下去。

在首頁一篇溫和得令人詫異的評論中，該報問鄧小平是否會繼續玩弄詭計「抑或眞誠悔改」。它說「人民正觀看他的態度怎樣。」

靈通的觀察家說，該文章是強烈地暗示，如果鄧小平「悔改」，他可能再次成爲實際工作的「副總理」。即使鄧小平大概不會擔任「黨」和「軍」的「高級職位」。

觀察家又認爲該評論是暗示，鄧小平正在狂潮屈服。學生大字報曾經引用一句據說是他說過的話：「我曾經給打倒一次，難道我怕給打倒了。」



中共絕密文件透露 浙江杭州暴亂眞相

此間有關方面的大陸組織頃蒐獲去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所發「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絕密文件抄件一份，對去年七月共軍部隊進駐杭州各大工廠鎭壓當時工潮的浙江省動亂實況，有較具體的暴露，對瞭解目前毛幫所宣稱的去年大陸各地的「右傾翻案風」眞象，也能有所幫加。

去年春節以後，浙江全境尤其是杭州市，即逐步陷入全面動亂，工人罷工、武鬪持續，生產停頓，鐵路運輸失常，爲此，中共「中央」月多次頒發有關處理浙江問題的文件，王洪文、鄧小平也曾分別到過杭州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組浙江省黨、政、軍機構人事，安撫工人，但並未收效。

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初，從河南調浙江的共軍「第一師部隊」六千餘人，「浙江省軍區」及「杭州警備區部隊」四千五百餘人，分批開進杭州市二十餘個工廠，藉「參加勞動」爲名，實行變相鎭壓，並由中共分別在杭州市的、區級機關、廠礦、商店、學校、街道舉行「黨員幹部大會」，傳達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浙江問題的「重要指示」，以及所謂「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此後，在浙江各地即抽調大批共幹分批深入農村工廠，也進行所謂「傳達貫徹」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

有關方面說：此次所獻中共「中央關於浙江問題的決定」文件，爲上述多種有關文件之一，它所反映的浙江情勢，其要點如下：

㈠總的情勢是：「以林彪、劉少奇一夥在浙江死黨爲首的一小撮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新興資產階級份子，他們勾結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份子，狼狽爲奸，妄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換句話說，就是浙江的中共內部反毛勢力和人民羣衆的反共勢力已互相結合，反毛勢力中，不僅有中共黨、政幹部、也有地方共軍。

㈡當時浙江省情勢確實十分嚴重，不僅掀起了所謂「經濟主義妖風」（即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的工潮），不僅有宗派武鬪，而且「製造事端，中斷水電供應，破壞生產、破壞交通，襲擊部隊，衝擊公安部門，搶刼『國家』資財，以至殺人、放火、放毒，不顧『中央指示』，一再進行反革命宣傳，搞反革命暴動。」

有關方面透露：這份中共「中央」的決定，其內容涉及甚廣，如：

一、表示信任以譚啓龍爲首的浙江省黨、政、軍機關，但認爲其工作上有「缺點和錯誤」。「只能通過善意的批評和幫助，以利改正。」

二、指出必須防止任何「階級敵人」利用中共「杭江省委」、「浙州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隊）」的缺點和錯誤，反對中央領導。（按：這當是中共所指責的「派系鬪爭」原因之一）

三、說明對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軍區政委」鐵瑛，以及「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軍區副政委」夏琦的問題，應本着「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要求共軍本身必須「擁政愛民、搞好軍政、軍民關係」。

四、重申禁止任何組織、個人以任何藉口，組織派別活動。

五、責成共軍駐浙部隊、公安機關、農村及工廠「民兵」在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軍區」領導下，「堅決鎭壓」所謂「反革命份子」。

六、希望全省工農羣衆要在共軍駐廠部隊和中共「黨委」機構派出「工作組」的「協助」下，「儘快恢復生產」，學生要「搞好本單位革命，不要參加社會上派系鬪爭也不要干擾工廠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齊來掃毒

加拿大 梁金謀

華裔狂人自美回，高談濶論國門開，
青年偏好彈歪調，博士如何作蠢才？
塗毒蒼生殊可嘆，遺災後代實堪哀！
中原混沌澄須力，掃盡紅塵共舉杯。

丙辰元旦感賦

尹遜龕

不負龍年新歲序，歡欣皷舞慶昇平，
三陽開泰天章煥，萬象回春品物生，
柏葉具銘迎旦吉，椒花獻頌迓辰亨，
而今徹底除奸僞，掃蕩塵氛氣宇淸。

捐公益金有感

前人

金捐公益濟貧寒，聊表微忱心頗安，
愧我無多疎濶寡，羡他救困迅扶難，
可憐老弱容偏瘦，尤見衰殘淚未乾，
七十社團翹足待，解囊相助莫盤桓。

作繭

封淑英

予生端的太痴獃，作繭春蠶亦可哀，
舊恨昨經隨水去，新愁今又逐雲來！
任教病體都全木，爭奈情心未盡灰；
已是思君無日息，更拈紅豆日多回。

减字木蘭花迗友人離山打根

劉祖霞

相逢婆島。水綠山青眞個好。鶯燕啼聲。月朗花紅幾共聽。　翩然欲去。縱有長條縈不住。別緒如何。蕉雨椰風晚更多。

小春吟二首

蕭君亮

朔風飄拂小陽春。欲待安排暖閣親。南服輕霜關外雪。宵深無寐寄衣人。

嶺南物候異中原。小雨微寒日易昏。籬菊不凋堅晚節。豈渠獨有傲霜根。

前題

梁軾昭

秋色已隨黃菊老。新寒孕得小春來。從知二氣相消長。世局動如葭管灰。

小春吟

黃思濳

林逋隱臥孤山雪。蘇子詩題庾嶺梅。爲報江南春信早。小園先遣一枝開。

前題

麥友雲

疎枝新吐點兒紅。梅訊隨幡吹向東。擊拍數聲歌白雪。披襟一笑逐和風。冰心澄慮渾如鏡。好夢疑眞未是空。吟到小陽生意足。溪山盟會與春同。

前題

張震圖

嶺上梅開迎小春。携壺野境藉萊茵。南枝千朵濃苞放。北颯終宵淡靄新。已乏熱氛教眾惱。還祈冬曜使人親。山河民物除炎困。薄海欣欣是此辰。

前題

賴定中

衡寒水落釣魚磯。紅染楓林入翠微。時序小春葭管動。人言十月蟹尖肥。衡陽雁斷書難寄。庚嶺梅開客未歸。好是橙黃橘綠後。賞心得句莫相違。

前題

邱璧

江南無雪轢楓林。佳景宜人喜愛深。莫詠古詩寒夜怨。且擒吉語小春吟。復甦經濟咸相慶。展望和平互不侵。大地白梅黃菊色。依稀砌玉更堆金。

前題

劉雁

苦寒無事不疎慵。滿紙烏烟莫所從。半日艱難書寫作。一年容易夏秋冬。簷前點滴回春意。野色微茫着翠茸。猶記羅浮山上月。暗香還帶露華濃。

前題

李撫虹

閑園梅蕊已先開。轉眼陽春次第催。蒼鬢相隨添歲月。濳龍猶待起風雷。羈懷落莫成孤往。客路崎嶇未易回。有酒應知今日醉。豈眞持律負琼杯。

小春吟

陳琳

天動微陽春又隨。夜來溫酒月侵帷。嶺梅渾雪疑無迹。岸柳籠寒亦有姿。華髮每懷鄉國恨。壯心猶許馬弓馳。芳菲取次揚州路。客子何妨一展眉。

前題二首

雷宏張

向人微笑抱琴彈。酒熟情多夜未闌。對此不愁寒太甚。玉容如月任君看。

霓裳一曲貌如花。綴玉羅裙曳地斜。十月小陽春未減。凝脂飛雪透牕紗。

前題

衞燕山

嶺南消息又初梅。猶是鄉心入醉杯。萬頃沙前新野火。五層樓上舊葭灰。風情欲寄冰絃月。時勢重鳴瓦釜雷。分付江山春到候。百花顏色爲吾開。

前題

胡景石

重陽佳節過。轉眼小春臨。嶺上梅盈白。籬邊菊布黃。南天寒未肅。北地雪徑深。對鏡看華髮。蕭蕭歲月侵。

前題

朱濟川

落葉滿空林。蕭條感客心。孤村籠薄霧。遠岫鎖濃陰。屋角梅敷蕚。籬邊菊綻金。陽和濳發動。喜作小春吟。

前題

蕭勁草

黃花落後飄紅葉。不見叢邊飛蛺蝶。四野蕭條日色曛。枯陽衰草迷荒堞。章臺走馬上雕鞍。一曲纏綿酒未乾。錦瑟猶溫香玉暖。小春南國不知寒。

晷影漸移愁日短。山齋高臥忘書卷。孤燈相對漏聲遲。長夜漫漫鄉夢遠。月落城頭畫角哀。起來牕外見梅開。一庭香雪如銀海。不枉當年手自栽。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四一期 新144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四一期(新144)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四一期(新144)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四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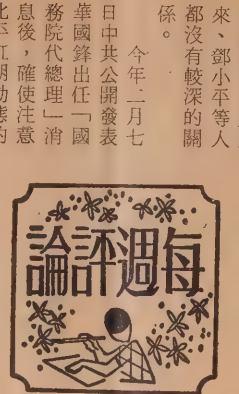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華國鋒是毛江親信

今年一月八日周恩來死亡，接着中共內部的派系鬬爭掀起了高潮。

雖然毛澤東親自上陣開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鬬爭進展並不順利，但鄧小平已經垮台，整個大陸宣傳工具也都跟着大喊大叫則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運動的發展以至最後結果如何不必去談它，但有兩個關鍵性人物是值得注視的，一是毛澤東，一是華國鋒。

毛如健康有問題，不僅「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深入不下去，大陸統治集團還將迅即發生難以想像的變化，此一變化自然是對宮廷派絕對不利。

關於華國鋒的問題，到現在還有人認爲他是屬於官僚集團而不是宮廷派的人馬。也許有可能是對的，但根據資料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卻恰恰與此相反。也就是說：華國鋒這個「後起之秀」的特務頭子，是毛江的親信，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沒有較深的關係。

今年二月七日中共公開發表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消息後，確使注意北平紅朝動態的人大感意外。因爲老狐狸周恩來因「病」入院後，毛已安排鄧小平作爲宮廷派接班的過渡。但後因鄧上台工作不久，就「刮起了右傾翻案風」，並在各方面安排力量，明顯地把矛頭指向毛江，準備「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賬」。如果周死眞讓鄧小平繼任北平「國務院總理」的話，那麼毛的所謂「革命路線」和以宮廷派爲代表的「新生力量」，必有被全面否定的危險。同時，中共老幹部，特別是後「解放」的「黑幫分子」，必在鄧小平的鼓勵下，使抗毛反江的勢力日趨活躍。如果這樣，不會等到毛死就有被「摒於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危險，而宮廷派那一小撮人也必被敵對集團三五棍子打下去。華國鋒出任「代總理」的原因在此。很明顯他是毛江親信，不然豈不等於「自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華國鋒上台繼周恩來後當上了「代總理」，主要是宮廷派力圖排除老幹部把持「國務院」。因爲，華國鋒是毛江親信，但卻與「上海幫」人馬不同，他只是宮廷派而不是造反派。由他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是不會惹起一般幹部反感的。此外，華國鋒也有他個人的條件。當一九五五年前後，華任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書記時，因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表現很好，爲毛所賞識。當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心血來潮搞「三面紅旗」失敗後，翌年在「廬山會議」上遭到會被毛捧爲「彭大將軍」的彭德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人的反對。那個時候，在地方支持毛澤東的以張春橋和華國鋒爲最力。毛整肅彭德懷等人後，即起用華爲湖南省委書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華國鋒能以「革命領導幹部」的身份，在湖南由副手而被扶正爲全省黨政軍第一把手，先後把「槍桿子」人物黎原、卜占亞壓下去，這當然是得到毛江的支持所致。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後，華調北平，首先接替了受林彪影響而垮台的「國務院」的軍代表丁江的工作，繼又參加「林彪問題審查小組」。這是華國鋒初展身手，也是躋身於中共中央權力機構之始，更爲他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奠定了基礎。

華國鋒在北平政權中不僅掌握生殺大權，且在中共中央兼管農業方面的工作。去年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中共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鄧小平和華國鋒分別在會議上作了「重要報告」和「總結報告」。雖然該會議閉幕後一段時間，大陸各地廣泛叫囂「要認眞學習鄧小平副主席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重要報告」，但到去年十一月初已完全不提鄧，但對華國鋒的「總結報告」，卻一直「學習」到現在。

這些都證明：華是毛江親信，是宮廷派的人。

新聞以外

反華墮子蔣彝盲目捧中共
港大頒予榮譽學位港人蒙羞

萬人傑

香港大學頒給反華墮子蔣彝文學博士榮譽學位，典禮中，你拿你的學位好了，偏要大放厥詞，瞎捧中共，說什麼大陸人民豐衣足食，簡直夢囈！文學博士與大陸人民生活何關？在這樣的典禮中說這樣的話，風馬牛不相及，顯然存心替中共捧場，做統戰工夫。香港納稅人辦的大學，頒給這種人以榮譽學位，使全體市民為之蒙羞！

影响港大的「榮譽」

三月十七日，香港大學在該校陸佑堂舉行第九十三屆榮譽學位頒授典禮。獲得榮譽文學博士的有白爾德醫生、蔣彝教授；獲得榮譽理學博士的有鍾士元。

白爾德醫生和鍾士元博士都實至名歸，他們獲得榮譽博士學位也順理成章，因為鍾士元、白爾德都是港大畢業生，在香港社會上有重大貢獻。可是，名單中卻有蔣彝其人，據一般市民反應，認為將榮譽學位頒授給這樣的人，對港大的「榮譽」實大有隕越。因為，蔣彝是出名的反華墮子，港大大捧反華墮子，顯然違反香港大多數人的意願。對世界人類以至香港社會，蔣某毫無貢獻，何德何能而頒授他以榮譽學位？這麼一來，也使港大的榮譽學位價值大大降低。

不但「啞」而且既「聾」且「盲」

據港大夏理斯教授在典禮中宣讀的讚詞說：「蔣彝是中國學者、作家、詩人、畫家及書法家，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名譽退休教授，曾任軍人、教師、新聞從業員及地方長官等。」

蔣彝自稱為「啞行者」Silent Traveller 其意義何在不得而知，可是這老傢伙並非「三緘其口」的那種有修養的人，卻喜歡像烏鴉般亂叫。在港大頒授典禮中，他也不「啞」，在講台大放厥詞。這七十三歲的老頭子用英文發表了反華媚共言論。

他說：「在軍閥時代，他做了『官』，那時候，中國人都沒得吃，餓着肚子，但不能說話。七三年他回到濶別了四十二年的『祖國』，訪問了許多老朋友，他們都說，現在的生活過得很幸福，個個豐衣足食，就是吃不飽也可以說話。」

單是聽他這一段話，覺得這反華墮子不但「啞」，而且又「盲」又「聾」。在中國軍閥時代，蔣某當了官，如果說軍閥魚肉老百姓，他就是幫兇，也許，沒有了他這種幫兇，中國老百姓不但可以說話，也不會餓着肚子。如果說「舊社會」不好，蔣某這種當過官的人實在不能推卸責任，虧他還好意思老着臉皮在說風涼話。

「詩」「畫」俱劣何以成家？

蔣彝這個所謂「學者」，其實不過拿一些中國文化的皮毛騙外國人，說他是「畫家」，懂得繪畫的人，都知道蔣某的畫未入流，他繪的只是公仔書的像，這種東西，外國人看來很新鮮，但騙不到中國人，更騙不到懂中國畫的真正畫家。上面是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著名畫家對蔣某的畫的評語。

至於他是「詩人」，懂詩的人都看得出他的東西俗不可耐，打油味太重，並未顯出蔣某「詩人」的才氣。

拿他的像，拿他的打油詩在外國騙騙紅鬚綠眼還可以，在香港太多人識貨，可是也被蔣墮子混了個「港大榮譽博士」的學位，這並不是蔣某的神通廣大，卻是港大、香港人的羞恥！

七三年四月間，蔣墮子在中共人員安排下，回到中國大陸「旅行」了十多個省市，回來後六月二十九日在大公報發表了一大篇歌頌毛朝的「中國新風貌」，力捧中共。

擠上了回歸的巴士

七三年四月中旬，正當「回歸」熱流行於所謂「海外學人」時間，反華墮子蔣彝在中共安排下，也擠上回歸的巴士，回到濶別四十二年的中國大陸「旅行」「探親」。

蔣墮子是江西九江人，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當過幾任九江縣長。應大公報記者訪問，發表了大陸之行的觀感。既是「探親」，當然要回九江家鄉。據蔣墮子說：「從前九江只有三個不像樣的紗廠，工人不到二百。現在有十六個紗廠，工人四千多。這裏還有一個就地取材的因素，九江是產棉區，我曾經跟我的老朋友，上海化工院院長張江樹討論過工業的問題，比如棉紡業，解放前集中在上海，因為要從美國、日本進口原料；解放後，還是由各產棉區運棉往上海。近年又有了新的變化，各主要的產

棉區都發展了棉紡業，上海則主要發展化學纖維工業。「工人的生活」也和過去完全不同了，沒有老板剝削，沒有工頭打罵。工人不僅吃得飽、穿得暖，還練書法呢。在上海第二通用機械廠參觀時，看到工人舉行書法展覽，眞使我驚奇。」

四十二年變化太大

蔣墮子沒回大陸已四十二年，他把四十二年後的「建設」和四十二年前比較，作出「進步驚人」的描述，殊爲不當。老蔣是一九三四年初到香港入報社當校對，到現在也剛剛四十二年，那時香港只有四、五十萬人口；沒有一家大工廠；交通工具有人力車、轎子；到戲院看戲，不是空氣調節，只有三幾家大戲院有冷氣設備。還有，那時學生哥是穿大襟衫的。

如果盡量講，可以講半天，也可以找出和現在情況迥然不同的事物千種以上。

四十二年是悠長日子，四十二年的變化，不只蔣墮子故鄉九江，所有地方都會面目全非。試以今天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香港，與四十二年前作出比較，比九江變化大得多。

從前三家紗廠，現在十六家，不過多了五倍。請問蔣墮子，四十二年前香港有幾家紗廠，現在有幾家？從前有幾家電子工廠，現在有幾家？從前有幾家塑膠廠，現在有幾家？香港的進步，比九江威水多少？

可是，身居香港的人，並不覺得是如何值得驕人的成就，因爲大家知道，四十二年悠長歲月，一切的發展是必然的、應該的。

香港寫文章的朋友，從沒以這些「香港新風貌」作題材而誇耀。蔣墮子拿這些來捧中共，豈不使識者笑大嘴巴？

我們再看看，四十二年來，台灣建設又有多少？與九江比較如何，蔣墮子該替老毛面紅！

練書法與大字報

蔣墮子說：「解放」後的大陸工人不但吃得飽、穿得暖，還練書法。證明蔣墮子因爲四十二年沒回過大陸，對「解放」後的大陸情況，顯然一無所知，因此覺得大陸工人「練書法」是一樁風雅事。他自稱畫家、書法家，大陸工人開正他這一槓，因此特別感到興趣。可是，大陸工人的勤練書法，完全不是那回事，一點風雅成分都沒有，無非因適應環境而已。

最近各位在報上天天看到消息，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後，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還出現工廠裏。所謂「大字報」就是舊社會的「白頭貼」，因爲忿無可洩，就貼白頭貼，把某人的私事揭發，或如潑婦罵街一樣，把對方罵個狗血淋頭，極盡詆譭能事，也不必如香港之受到法律制裁。這種行徑本來極不光明，因此舊社會中，對貼人家白頭貼的人，十分鄙視（當然，被貼白頭貼的人，也不見得怎麼光榮，起碼穢事外揚，總不會是好事）。今天新社會，卻把舊社會最要不得的行徑發揚而光大之，演變爲「大字報」，成爲鬪爭的重要的手段之一。

一九六六年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是由「大字報」而揭開序幕。

爲中共塗脂抹粉的反華墮子蔣彝。

適應才可以生存

如今批鬪走資派的大字報遍貼大陸；走資派也以大字報反擊，在廣州出現大揭江靑臭史的大字報觸目皆是，諸如對美作家自承六嫁，又指她與喬冠華昇頂綠帽老毛戴等，無一不是利用大字報表達。因此，今日生活在中國大陸，離不開大字報。能寫大字報的人，等如有了武器在手，不但可以「自衛」，還可利用去攻擊敵人。所以，大陸的「書法」，不是用來怡養性情，或視爲藝術，卻等如在武館練武，有了這項技能，才可在「新社會」生存。明乎此，蔣墮子見到大陸工人勤練書法，感到「驚奇」，實是孤陋寡聞。

有位朋友跟老萬談到從大陸逃來的青年，十之八九口才很好，走上講壇，講得頭頭是道。道理也和寫大字報一樣，他們經常開會，開會時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因此每一青年都練好了口才，一說就是三五十分鐘，和香港名流，手持講稿，照念出也念不流利差得很遠，蔣墮子碰到這情形會更感驚奇。

大陸工人是否吃得飽、穿得暖，香港有一百萬人以上比蔣墮子更清楚，也至少有幾十萬因爲在大陸的工廠吃不飽、穿不暖才冒生命危險逃來香港的，他們「身受」當比蔣墮子「觀光」更可信。

至於他說大陸工人沒有工頭打罵，倒是千眞萬確的。因爲今天打罵工人的不再是「工頭」而是「共幹」了。

「行不通」的地方

蔣墮子說：「好像有些人去了（大陸）以後回來說，在中國旅行沒有自由，行動受支配，要看的東西看不到。我這次也是自始至終都有一個旅行社的人陪同，但我眞的很感謝他。我一點被支配的感覺都沒有，一見面他就問我要看什麼。我們從外邊去的，對情況不了解，提出的要求可能行不通，人家非替你安排不可。我在外國多年，自問對國家一點貢獻也沒有，這次回去得到很好的照顧，很多地

（下轉第十頁）

反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

中共教育革命的演變與當前教育領域內的鬥爭

項楚

中共自「文革」開始的權力鬪爭，後來集中表現爲對「文革」的肯定和否定。毛澤東說「文革」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並把江青集團說成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是中共最理想的接班人。中共幹部則認爲毛發動「文革」，毀棄由他親自制訂的黨章和「憲法」，使用非法的殘酷鬪爭手段傷害了幾十萬老幹部，包括江青集團霸佔中央黨權和許多其他權力，根本就是私己主義、宗派主義的權力篡奪的陰謀和罪行，因此他們堅決要否定「文革」，要翻「文革」的案，要清算「文革」的血賬。這種否定「文革」的思潮，到林彪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後，更見高漲。由於江青集團缺乏控制和領導的能力，毛不得不「解放」大批被批鬪打倒的幹部；而「解放」幹部一旦東山再起，卽對整人起家的江青集團分子打擊報復，揚言「舊賬必須算清，不加利息就很好了。」在這情勢下，毛江有必要用事實來證明「文革」的必要性，便就教育領域製造一連串事件，從而發動了所謂反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鬪爭。

第一，張鐵生事件。張鐵生初中畢業後下放農村五年，因政治表現和勞動成績好，經過「自願報名，羣衆推薦，領導批准」，但在「學校複審」的「文化考查」，他的數理化試題交了白卷。他不甘心，便在試卷上大發牢騷，訴說自己因爲「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以致「過去在校所學課業荒廢殆盡」，通不過「文化考查」關。那些下鄉後逃避勞動以溫習功課的「大學迷」，卻「壟斷」了上大學的權利。這分特殊的答卷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的「遼寧日報」發表，八月十日的「人民日報」又予以轉載，兩報皆加了編者按語，強調張鐵生進不了大學就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新形式下恢復」的事實。接着出現了許多文章，要求廢止「一張考卷定終生」考試制度，攻擊「文化考查」考書本知識是變相入學考試，指控「分數掛帥」、「分數前面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思想」。張鐵生被捧爲敢於「反潮流」的「英雄」，免試保送上大學，後來並獲選爲四屆「人大」常委會的常委。

第二，黃帥事件。黃帥是北平市一個小學五年級女學生，在校不守規則，受老師責備，便在日記中攻擊老師，老師認爲她這是「拆老師的台」、「打擊老師威信」、「惡意攻擊老師」；她回責老師「壓制民主」、「打擊報復」，要老師「說話多注意些」，可謂針鋒相對，目無師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予以轉載，都加了編者按語，肯定黃帥所謂的「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把她封爲「敢於反師道尊嚴」的「革命小將」；她的老師則被定爲「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要向黃帥認錯、學習。

這事惱了中共「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王亞卓，他寫信給黃帥，指責她是「師長式的學生，把老師當敵人，甚至『學道尊嚴』都上了陣」，問她「何不也檢查檢查自己」，他慨嘆「現在許多學校裏，老師們都成了謹小愼微的君子，學生動輒大字報，謂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闖將』，其實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不能取得羣衆支持的資格。」黃帥在回信中大罵王亞卓「把我們革命的師生引向分裂，把我們從教育革命前進的大道上引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說他的話「同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是多麼相似！」

第三，鍾志民事件。鍾爲「南京大學」政治系哲學專業二年級學生，父親是「長征」老幹部，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他依靠父親的特權關係，一再「走後門」逃避下鄉勞動又上了大學。據他自述，入學後經常聽到攻擊「走後門」上大學的議論，他終於寫了報告，向學校黨委申請退學。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這篇報告，並在編者按語中批判幹部「走後門」送子女上大學、幹部子女「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享受『特殊照顧』」的錯誤思想。於是，鍾志民也成了敢於「反潮流」的典型。

江青集團一手導演炮製的這一類所謂教育領域「修正主義黑線回潮」事件，目的是要「證明」確有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存在，「文革」期間曾經給予痛擊，可是時隔不久它又回潮了，修正主義路線存在那裏？就存在一般「蛻化變質」的老幹部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果如所言，進行「文革」的必要性和及時性就不容懷疑，老幹部已經喪失革命精神，不能繼續擔當領導任務，而應該向江青集團讓位，也就可說有了事實根據了。

然而，張鐵生交白卷事件只是證明了「上山下鄉」政策的錯誤，中學畢業後下鄉勞動一兩年，數理化就會忘光，再升大學就會不銜接，這是毛與中共的教育領導幹部早就知道的。黃帥所反的「師道尊嚴」，毛原來就認爲反不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說：「先生同學生的關係要緩和一下……，先生有不如學生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也是眞的。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先生聞道早一點，他這個業務專門一點。老是那麼批評先生，先生教書教不下了，那也不好。還是要尊師重道。」「紅旗」雜誌一

九七〇年第八期的「爲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鬪」，也有重建師道尊嚴的意義。至於鍾志明，他是在羣眾輿論的壓力下自動退學，他的事件說明了官僚特權的存在，而這種官僚特權，毛江是最大的享受者。由這種種，可知張鐵生、黃帥、鍾志民等事件，正如李一哲大字報所說：「不過是某些人爲了可以利用來作爲一九七二年後『復辟』『回潮』的活證據罷了。」

張鐵生的白卷導致了「文化考查」的廢除。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說：「張鐵生的信是瓢冷水，把剛剛煥發出的教學熱情全給澆了下去！」「連上大學都不重視考分，那中學還有什麼教頭！」「大學錄取了張鐵生這樣的人，那質量怎樣保證？衛星還能上天嗎？」事實正是這樣，經過反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之後，已經質量大爲下降的中共教育，質量更加下降，教師的「寧紅勿專」心理更加強烈，而政治第一、生產第二、學科第三的原則，也就更加成爲不可觸犯的「神聖」圭臬了。中共現在的「教育革命」，名義上說是執行毛澤東的教育路線、方針和各項政策，實際上在破的方面，它比毛在一九六四年春節座談會與當時的教育領導幹部所討論的內容，範圍更廣，程度更深；且因受到權力鬬爭的干擾，以致背離了教育的原理原則和實踐經驗。

試就縮短學制、精簡課程而論，毛在一九六四年說「課程可以砍掉一半。」現在小學由六年縮短爲五年，中學由六年縮短爲四年，大學理工科由六年縮短爲三年，文科由五年縮短爲兩年，而政治課、生產課及政治和生產活動的時間又大爲增加，以至視政治爲主課爲根本視學科爲末，形成政治第一、生產第二、學科第三，課程的所謂「少而精」，其實是少而粗，少而淺，被砍掉的豈止一半，簡直是把大學教育辦成培養熟練工農的訓練班。

江青集團爲了控制教育陣地，在毛支持下，建立工農教師隊伍、堅持「上山下鄉」政策、強調「政治統帥」、廢止「學校復審」的「文化考查」、否定純理論教學、利用工農長期進駐學校以爭奪各校領導權，還每年保送許多所謂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積極分子上大學。可是，「上山下鄉」政策使學生感到「讀書無用」，不願專心向學，刻苦鑽研；「學校復審」的「文化考查」與學生成績的評定改爲政治、勞動、學科三者兼顧，造成重政治輕業務的風氣，教師和學生都是「寧紅勿專」；對「脫離實際」的嚴厲批判使教師不敢講理論，會有綜合大學講授理論而專科院校注重聯繫實際之議，後來認爲不安，遂決定既聯繫實際也不忽視必要的理論，而因教師顧慮大、學生程度低，結果還是理論空白；工農兵獨佔上大學權利與「走後門」上大學、保送上大學，產生學生程度不齊，無法不降低教學水準以適應常態分配的現象。這一切又集中表現爲大學的學者專家講課，學生無法接受，也不能筆記，因爲他們根本沒有上大學的起碼學識。於是，老教授只好主要負責專業指導，而由工農教師講課；可是工農教師所編的教材或講課方案，還是要由老教授指導和提意見，多次修改，才能勉強採用。由此不難明白，「教育革命」直接導致教育水準的下降，無論大、中、小學，也無論理，工科、文科，都是一樣，它再一次證明了「文革」前的經驗：「專」則不紅，「紅」則不專，強調「政治統帥」、「毛澤東思想統帥」，就不能培養中共急迫需要，大量需要的文化科技人才。

一九七二年，大陸教育界已有人提出教育「質量低」、「不正規」。一九七四年，這個問題反映到毛澤東，當年在北平懷仁堂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陪同，會見被「解放」的部長級以上高級幹部時講了不少話。他對前「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說：「教育要革命，教學要改革，並不等於不要教授，不要教學質量，不用考試都上大學，而是方法要改。以後還得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理論、實踐、政治、業務都要有。劉少奇搞一套，林彪又搞一套，教育趕不上，以後幾年可就沒有科學家了。」這些話好像可以證明毛也知道「教育革命」出了偏向，「革」過頭了，但他歸罪於「劉少奇搞一套，林彪又搞一套」，則顯然是在支持江青集團的大「破」。事實上，在毛講了這些話之後，「教育革命」仍然堅持原來的方向，沒有糾偏補弊的措施。

到了一九七五年，教育界批評「教育革命」的言論便愈來愈多了。中共的宣傳機器透露了這類言論的一言半語：

㈠「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開門辦學」是「不講文化」、「實踐——實踐——實踐」；理科「要挑中學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學」，「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

㈡「工農兵學員水平低，要挑中學生直接上大學。」

㈢大學畢業生「甚至連看一本書的能力都沒有。」

㈣「教育革命破了不立。」

㈤現在我們大學水平這麼低，「無論政治上、業務上都不如過去。」

㈥「教育革命」使知識分子「無所適從」、「積極性調動不起來」；「開門辦學」是「不學文化，只當勞動力」，「輕視理論，搞實踐、實踐、實踐」；結合典型任務進行教育「是實用主義，瞎折騰。」

㈦只「講（政治）一面總是不成」，「當前是政治衝擊業務，不學知識，輕視理論，是主要傾向」；「社來社去」是「現在要搞共產主義」；「不培養幹部、技術員」，「還辦大學幹什麼？」「現在的大學生，無論在政治上、業務都不如過去的中技（中等技術學校——引者）高」；「五年要普及大寨縣，都像朝農水平能行嗎？」「這樣辦學只能普及，不能提高。」

㈧下鄉「下糟了」，「學不到東西，浪費了時間」；當前教育戰線的主要矛盾是「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與落後的教育的矛盾」，是「教育質量低」，「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㈨「大學不是培養二級工」，「這樣幹，豈不偏廢理論？」

㈩現在的大學「科研不抓」、「理論不提」、「拖了四個現代化後腿」。

⑪「教育革命是搞空頭政治」，「開門辦學結合典型工程組織教學是實用主義，是極左思潮的產物。」

⑫「我們培養的是高等人材，不是普通勞動者；『立志做個普通勞動者』這個口號一提，誰還到大學讀書？」「培養工人農民，這樣學校就取消了」，「還辦大學幹什麼？」

看北平的示威暴動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八時，北平三萬多市民在天安門舉行反毛大示威，焚燒車輛，襲擊毛幫公安部門，焚燒文件。此是驚天動地大事，國家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必須大書特書。

自從毛幫政權成立以來，雖然各地亦有動亂，但北平城內，數萬共軍及特務部隊監視下，除去一九六七年經毛澤東親自領導策劃的紅衛兵曾經滋事，此外則未有過風吹草動之事，市民不是不想反抗暴政，而是勢有不能，只得咬牙忍耐，等待那一天，現在終於等到了。

此次示威行動由上午八時到下午五時，整整鬧了一天，其間經過要加以說明。前日為清明節，許多市民去到天安門向周恩來送花圈，本來要是單獨為周恩來送花圈，事件尚不致擴大，但花圈有送給毛澤東第二任妻子（此指正式的）楊開慧的，有在周恩來花圈上附有一打倒「慈禧太后」，「保衛憲法」的字眼，四日夜間被負責毛幹移去，到了五日早晨，市民不見了花圈，羣情激憤，人數愈來愈多，終於釀成暴動事件。

西方記者以為是穩健派對江青的反抗，實則何止對江青，根本就是對毛澤東。

筆者一直認為在毛管區人民（包括毛軍毛幹在內）之弔周，並不是真的相信周恩來能為大家造福，只是為了弔周而形成一股反毛江的潮流，此事可能是有人設計，手法相當高明。毛江誤在批鄧時未把周加在一起批，此一念「溫情」，形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

由於毛江未正式批周，周仍然是「正面人物」，到了清明節，市民羣眾去天安門廣場擺個花圈，亦是事理之常，毛江自無法禁止，但不料這一小小漏洞，形成一個運動。

中共「四屆人代」通過的「憲法」，在自由人士看來，荒謬已經冠絕古今，例如第十五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相信馬恩列史地下有知都會搖頭，大罵毛仔荒唐，但毛澤東對此並不滿意，仍然杯葛「四屆人代」與「憲法」，日前可能在醞釀廢除或修改，所以才有人高呼「保衛憲法」。

至於給楊開慧送花圈，更百分之百是對毛而發，因為楊開慧與江青完全沾不上邊，楊開慧在長沙板倉娘家被捕前，毛澤東去永新「打糧」時迫不及待弄到賀士珍，賀士珍跟毛之後兩年半楊開慧才被殺，所以楊開慧真正的「對頭」不是江青，而是賀士珍，賀士珍的對頭才是江青，如果說敵人的敵人便是同志，則楊開慧與江青應當是戰友同志。所以說向楊開慧送花圈在是對付毛澤東，與江青無關，出這個主意必然還是井崗山的「老同志」，否則不會對準毛的關節下了斧頭。

此一事件開始當是有人籌劃策動，否則普通市民斷乎不會想到已經死了三十五年的楊開慧，策劃者一定是高級頭目。毛江所以必移去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其故在此，否則僅是弔祭周恩來，毛江似乎尚可以容其擺上一兩天，不必急急移去。

此事值得注意之點有二：第一、參加示威暴動羣眾竟達三萬多人，顯然已超出毛幫軍警的控制，暴動程度到了燒毀汽車三輛，更為毛幫政權成立二十七年所未有。此事不能與紅衛兵事件相提並論，紅衛兵事件是毛林親自策動指揮，在天安門接見八次，所以紅衛兵之亂是毛澤東造劉少奇的反，此次則是北平市民公然造毛澤東的反。

第二、據外電報導，當示威市民暴動時，毛軍袖手旁觀，全不理會，是民兵出面鎮壓，與羣眾衝突。此一消息更證明了毛幫內部的分裂，因為民兵是江青的基本武力，毛軍對江青一直有相當距離，此次更公開表示了立場，不但反江，實際也在反毛。

根據以上兩項情況看，筆者不能不懷疑毛澤東已死，或者已入彌留狀態，而此一情況雖封鎖嚴密，亦為高級頭目所知，乃有計劃策動這次示威作為試驗，但不料能發而不能收，終於釀成三萬多人大示威、大暴動。

北平市民示威暴動整整鬧了一天，到了四月五日晚間，毛幫「北平市長」吳德向羣眾廣播，指為反革命顛覆活動，更斷然指出是受「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唆使。吳德其人是不是江青派，尚難判明，但此項言論，則是代表江青一系發言，可以看出今後兩派鬪爭的焦點，江青必然將此次事件推給鄧小平，除非毛澤東現時已死，或失去知覺，否則鄧小平將被點名批判，周恩來被鞭屍之日，亦不在遠。

在過去，國人都以為共黨控制力強，內部不可能發生武裝抗暴事件，在東歐各國相繼發生反共武裝起義時，西方國家仍以為此等事只能發生在東歐，不可能發生在毛管區，到了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大家又以為西藏是邊陲，而且是少數民族，有其獨特的宗教信仰與內地不同，迨武漢「百萬雄師」反抗毛林，人們又以為有共軍為背景，不是陳再道從後面支持，「百萬雄師」便鬧不起來，即使發生事件也很快便鎮壓下去。

但筆者卻自「紅衛兵之亂」，已看出毛幫統治力的式微，我們不能以內亂時期的眼光看共產黨，即使是同一個人，經過二十幾年養尊處優，也完全變了質。即以葉飛而論，共黨內亂時期，葉飛是新四軍（共軍長陳毅）第一師（師長粟裕）第一旅「旅長」，最為慓悍，黃橋之役，擊敗國軍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墮水而死，便是葉飛打的，以後升到「第十兵團司令員」，古寧頭之戰為胡璉將軍擊敗，改行從「黨」，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前後達十五年，窮奢極侈，其享受駭人聽聞，是這麼一個葉飛，在毛軍中不異張飛，但到了紅衛兵之亂時，被紅衛兵牽出鬪爭，猶如羊豕，絲毫不敢反抗，由此可知當大勢已去時，即使毛澤東，也會變成葉飛。對於國家興亡，在過去講「氣數」，而今可以說是心理轉變，毛幫頭目也是人，是人就不能變更人類具有的情緒，經過二十幾年來毛澤東殘暴、荒唐、兒嬉的統治，稍有良知的人都對毛懷有敵意，因恨毛更恨毛所統率的「黨」，所以才有劉鄧林陳周相繼反抗毛的路線，但這些大頭目雖反毛，仍然愛他們的「黨」，希望能挽救黨，至於中下級頭目，對黨本沒有感情，入黨只是為了作官，為了要成為特權階級，經過紅衛兵之亂，飽受荼毒之後，這批人不但恨毛，對黨也可能懷恨，變天思想，不僅存在於一般被統治的老百姓，即使作為統治者的中下級毛幹，也會有同樣想法。但由於共黨控制，類似非洲的巫術，每一個黨員心目中，對黨中央，毛澤東都存有神秘之感，以為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斷乎不能反抗，但天安門前一堆熊熊之火，燒掉了人們對毛澤東的迷信，會覺得反毛並非不能作的事。

這次北平市民起義抗暴事件雖然暫告平息，但對毛幫政權而言，確實敲響了喪鐘，因為有了這次試驗的成功，必然會蔓延到其他大都市，尤其是最敏感的地區杭州、武漢、上海與廣州，將會相繼燃起抗暴聖火，尤其值得注視的是毛澤東在這二十多年來下放去農村的幾百萬知識青年，這一批青年已成為毛政權滅亡的癌細胞，只是何時發作，要視整個局勢變動而定，可以想見北平的抗暴事件，將會大大激發了他們的鬪志，雖然北平抗暴怒火被撲滅，但是，對於抗暴的青年將會增加一項經驗，他們會了解如何行動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各大中都市紛紛出現抗暴事件，就絕非江青的「工人糾察隊」所能為力，到時將會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全國燃起火焰，一如匈牙利當年的反共起義事件，把共黨統治徹底摧毀，如果不是毛澤東慫恿赫魯曉夫出兵，如果美國當局能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那次匈牙利便可獲得自由。毛管區如果出現了匈牙利的情況，結果自與匈牙利不同，因為台北有中國合法政府在，有數十萬枕戈待旦，亟待一試的精兵，美國人能袖手看匈牙利被血洗，中國政府不能坐視自己同胞被毛澤東一小撮人宰割。反攻苦戰必然從茲開始，只要國軍渡過台灣海峽，在大陸任何地區建立據點，「毛軍毛幹」必然望風來歸，因為毛軍毛幹受毛澤東的荼毒，其痛苦可能更甚於一般同胞，他們亟待擺脫枷鎖之心亦更切。看過辛亥革命，便知道反攻戰爭並不要一城一地的爭奪，毛幫政權崩潰之速將甚於清廷。因為清末雖然政治腐敗，但二百多年確實遺愛在民，毛澤東給中國人遺留了什麼？只有殘暴的統治，饑餓的煎迫，還有永遠鬧不完的笑話，在國際上丟人搗臉的笑話，所以毛幫政權之垮，將如同旭和大廈，很快變成一堆瓦礫，供後人踐踏。

另一個結果是在抗暴事件擴大後，各大城市毛軍起而鎮壓，也許會把起義火焰撲滅，但大權又落入軍事頭目之手，上次文革大權落入軍人之手，爆發了毛林火併，以後費了九牛二虎力氣，削掉一部份軍事頭目的黨權，但到今天為止，二十九省市第一書記尚有十人是軍事頭目兼任，此次大權再被軍人奪去，毛江想奪回就難了，毛澤東一死，即使軍事頭目不起而奪北平之權，即使北平軍事大頭目完全被江青控制，文革派如願以償取得中央權力，其結果還不是黎元洪的政府，兵令不出九門。接下來是各省大軍閥吞小軍閥，自相火併，結果便開啟上師西征之路，最後魑魅魍魎同歸於盡，大地清明，昇平之世出現。將使全世界人類重覩漢唐雄風。





新聞週刊記者訪西德外長

任蜚聲

雖然他最近為了波昂國會一次選舉，曾與波蘭簽署一項貿易與移民條約，西德外交部長漢斯．底特立契．堅斯且爾（Genscher）從未被控熱衷於與共黨世界合作。他比他在國會的基督民主黨同僚，更坦白提出警告，勿對緩和政策寄太多期望。堅斯且爾是有名的，深怕漸增的蘇聯軍力，將使西歐至少一部份，導致「芬蘭化」。因此，他繼續反對在歐洲有人民陣線的安排企圖。這位身材魁梧四十八歲的堅斯且爾，兼任範圍雖小而有關鍵性的自由民主黨主席，對基督民主黨中間偏左政策，他作有限度的抑制。上週，堅斯且爾同「新聞週刊」的柯林斯在波昂討論一些他的觀點。

柯林斯：最近各報刊頭條新聞，似乎對促進東西關係遠景，都刻劃出一種灰暗的輪廓，那是不是真的灰暗，或者你看有一線曙光？

堅斯且爾：我認為一項真實的政策必須常記腦中，那就是蘇聯決心加強它的軍力，與在世界各地加強它的影響力。對這個問題真實的回答，即為一方面力爭減少緊張局勢，一方面使「北大西洋公約」各盟國復興起來。要求所有我們其他各盟友認識這種需要，確實為了一種國際緊張的減低，必須有一個有效的聯盟。如果我們放鬆自衛的努力，而沒有對蘇聯作任何反要求，蘇聯怎麼會有興趣於減少它的軍力？所以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們必須加強他們自己國家自衛的意志，而且必須在他們國內實行與自由的敵人作一種政治的與智力鬭爭。

問：西方是否缺乏這種努力？

答：是的，當然缺乏這種努力。但是，如果我們採取一種姿勢，表現更大的自衛意志，如果我們復振「北約」盟國，同時，繼續實行一貫緩和政策——減少緊張不會是一項單程路——那麼我可以說我不是悲觀的。

問：福特總統已經說過他不能繼續談「緩和」，現在希望將它看作一種「緊張的減輕」的問題。那麼你的看法怎樣？

答：我早已相信一種減輕緊張的真實政策，並非幻覺。美國總統所說的僅只確定那觀點的真正點。減輕緊張必須是全世界的，為什麼蘇聯的所作所為，都是企圖到處干涉，同時又在非洲發展新的勢力型式。這對怎個緩和政策說是一種相反的作用。

問：緩和已證實為一種單程路？

答：我不認為四強柏林協定恰為一種單程路，這項協定已毫無疑問已為柏林帶來許多利益，我們所創立這項政策，毫無疑問將這一分裂的國家人民導致有利境界。但是你必須記着，不能無視於另一邊所懷不軌的清楚事實。這些擴

答：我只能說對我自己。但我必須說我的觀點未有改。

問：你同意北約的亞歷山大．海格將軍所提警告？在警告中，他說有一種來自蘇聯的逐增軍力威脅着歐洲。

答：蘇聯對軍事的努力發展，是遠超過它的防衛以及它的同盟所需要。每個人都應當關心這種發展。這是為什麼，這就是歐洲各國共同的目標。歐洲各國作MBFR協商時，設法以一種軍事上的同等，取代中歐軍事數字上的不同。因為這種軍事上的相等，造成為歐洲目前危險的各國關係，正如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北約公報所披露的。軍事優勢的不同，必定同樣有着政治上的影響，而且這些國家並不屬於北約盟友。

再者，歐洲形勢也不僅由於蘇聯努力發展軍事，同時他們同盟國在傳統武

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國語文學會出版的「華風」期刊有這一則消息：

「中文學會幹事會於（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常會中，議決函請中大中文系系務會議主席周法高教授解釋有關下學年度課程中『專題選讀（經）——孟子』一組不能開設之原因。現已獲周教授函詢文學院院務會議秘書梁燕麃先生之覆函。」

茲將「文學院院務會議秘書」梁燕麃致「中文系系務會議主席周法高教授」之覆函抄錄於後：

「大學文學院院務會於本年四月廿四日曾將中文系務會之建議於一九七五——七六年起，中文科學位考試計劃增設『孟子』一項於卷四：專書選讀（經）內，以備考生多一選擇一提案，用通函投票方式徵詢各委員之意見，結果因有二委員提出反對，而大學之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由大學校長及三書院院長組成），亦認為該項課程之增設，會使有關教師之教學負荷加重，並違反大學提倡『節約運動』之原則。因而建議中文系務會議之提案應呈交大學文學院院務會屬下之執行委員會加以討論。而該委員會於本月廿六日（七五年六月）曾就此事召開一緊急會議，討論結果，認為該項課程不宜作學位試試卷。理由如下：㈠中文系過去曾有『孟子』一課，惟於一九七四年正式取消。此次的『課程綱要』乃屬於新課程，所以必須由：⑴文學院院務會⑵大學本科考試委員會通過才生效。㈡去年九月間，大學教務籌劃委員會曾請各有關系務會盡量重行考慮現有之『核心課程』，及減少『選修課程』。中文系務會似未整個研究這兩點，因此文學院院務會議認為不適宜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度開設該

別衝突事件而受到危險。其次，我們應當記住，這是蘇聯爲在世界各地爭取利益而作軍事的增長。這種危險已經涉及的，顯而易見特別是目前在非洲發生的事件中。

問：一些繼續不斷的問題如葡萄牙，塞浦魯斯以及英國冰島捕魚區爭執，在在均有損及北約同盟，到了何種程度？

答：我相信這些盟友有足夠力量最後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不幸的而且必須要解決。這些盟國的戰鬪實力決未有遭受損失。我也相信土耳其與希臘兩國政府已經表示極大誠意，將努力解決彼此間困難的問題。我毫不懷疑我們的英國與冰島盟友同樣負有解決他們問題的最高責任感。

問：共黨一旦參加義大利政府，對北約將產生什麼後果？

答：我已經說過西方國家必須同民主的敵人展開政治鬪爭。一些歐洲共黨所發表如各種新的目標，並未有保證他們將實現。這個世界沒有人敢保證西方國家的共黨將記得這些會經一度藉以取得政權的宣言。那麼，如何防阻他們將那些陳舊的基本原則再度回復公開？我認爲這是一種奪取政權的陰謀。我們不能和這民主的敵人合作。

問：假如共黨參加義大利政府？

答：我們不能談論別的國家，他們自己將會有所發現的，我只能緊急地指出這些危機所涉及的範圍。

問：目前美國對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所主張在共黨與非共黨之間，建立人民陣線的合作關係的危險，提出警告，你支持？

答：我是一個任何人民陣線政策的敵對者。這是我作爲一個自由的政治家的基本原則。同時我也高興美國政府的看法與我相同。

問：關於美國會日益增長的勢力，試圖改變美國外交政策，例如對土耳其與安哥拉，你已經很關心，究竟怎樣？

答：我希望美國政府在執行任務時，不應受到國會的損害。

問：如果有更多這種國會玩權的例子，這對西方以及世界權力平衡中，將是多麼危險？

答：我不認爲這是完全的權力鬪爭，但是西方國家必須記住非洲局勢的發展。西方必須這樣作，那不僅是保有它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也保護非洲國家的獨立。我們歐洲與我作爲這個國家的外交部長，都極力提倡這些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反對任何在那裏建立新的勢力的企圖。我們沒有任何意識上的殖民主義。

問：歐洲國家可以阻止非洲不幸遭遇？

答：很重要的是加強非洲國家實力，將它們結合成爲世界經濟。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只有百分之五出口到共產主義國家，而百分之七十五則往西方國家，我們明白看到，誰幫忙，誰就隨着輸出意識形態，而且還要輸出影響力與一種新的政力政策。最近在安哥拉事件中已清楚顯示出來。

（譯自「新聞週刊」）

「孟子」課程

古鶴翔

我們要問：中文大學，特別是中文系的「核心課程」是否不應有「孟子」一課？如果中文系的課程中缺少了「孟子」一課，是否配稱「中文大學」？

我們還要問：何以中文大學要在一九七四年正式取消「孟子」一課？究竟是爲了「節約」，還是爲了配合「批孔運動」？令人十分懷疑。我們還要指出：原定擔任講授「孟子」的講師既然可以「改開其他舊有課程」，爲什麼不可以講授「孟子」？由此可知，「節約」云云，只是遁辭！

寫到這裏，實在使人感到孔子和孟子的偉大，他們不但使專制魔皇聞其名而色變，也使小毛蟲聞名而色變，「充毛蟲」更不必說了！

由於大毛蟲、小毛蟲與「充毛蟲」畏懼孔孟之道，在這裏，且引述一些孟子語錄：㈠「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這句話，分明是鞭答毛澤東的，因爲毛澤東要做「背負青天朝下看」的「鯤鵬」，他希望「炮火連天，彈痕遍地」，而「鯤鵬」卻在天上作逍遙遊。在「毛鯤鵬」心目中，社稷遭遇炮火摧殘並不重要，人民想吃「土豆加牛肉」更是「放屁」，只要「毛鯤鵬」高高在上地展翔與逍遙！㈡齊宣王問孟子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答道：「於傳有之。」齊宣王又問道：「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這些話，對主張「不施仁政」的「毛鯤鵬」實在是致命的打擊，這個殺害了六千多萬中國人的魔皇不但對人民不仁，甚至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以至鄧小平也不義。這殘賊之人，確是「一夫」，怪不得左報也高呼「拔一毛而利天下」了！㈢孟子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孟子這一段話，也是掌摑「毛鯤鵬」的，因爲「毛鯤鵬」只願做「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和「偉大的舵手」，他絕對不能接受別人的忠告。「彭大將軍」對他提出忠諫，立即被打作「反黨分子」，更不要說胡風和吳晗對他的勸諫了。㈣孟子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這一段話，確實正確極了。由於「毛鯤鵬」殺了六千多萬中國人，所以中國人民都要復仇，都要推翻毛政權。不但中國人民反對「毛鯤鵬」，甚至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共黨頭頭也要作反了，因爲誰都知道「毛鯤鵬」慣於「今天拉這派打那派，明天又拉那派打這派」；誰願今天作他的「座上賓」，明天作他的「階下囚」？

寫到這裏，我們要問文化界的聾子：難道你們真的耳聾，眼盲，心蔽塞？倘若不是又聾，又盲，而且心蔽塞，何以竟然亦步亦趨的緊跟着「毛鯤鵬」走呢？中文大學，確實應該正名爲「毛澤東大學」了。

（上接第三頁）方還替我設宴送行，眞愧不敢當。這就是我這次回去的頭一點感想。」

任何一位讀者都看得出，蔣墮子這番話有很多漏洞，明明中共派了一個人「陪同」，他卻說沒有受「支配」的感覺。那陪他的人雖問他「要看什麼」，他卻因爲「要求可能行不通」，索性不提什麼要求，任由他帶去看，自然不可能有「行不通」的地方。

「豐衣足食」？

蔣墮子感覺得大陸人民「豐衣足食」，因爲「很多地方還替他設宴送行」。中共設的宴當然不會是民間那些沒有油、沒有肉的菜肴，用他所吃到來衡量大陸人民的「享受」，列爲世界第一等，老萬也絕對相信。可惜一般老百姓並不是中共要爭取回歸，爲他們向國際宣傳的「海外學人」，他們在「解放二十七年來也沒機會吃過這麼豐富的宴會，蔣墮子既不想「看看」他們的伙食；陪同他的人也可能認爲「行不通」。蔣墮子在大陸「旅行」「探親」的整整兩個月當中未嘗餓過肚子，當然相信八億同胞也像他那麼幸福，用「豐衣足食」來形容他們，蔣墮子可能認爲很恰當；也可能他自己知道根本不恰當，故意瞞住良心這麼說，以表示「客觀」。

下面一番話可能是在這情形下說出來的：「我是七十多歲老頭子，離開中國前看到的不少，所以對比很重要。過去和現在，對比實在太大了。從前農民一年裏沒多少頓飽飯可吃，現在可以說已經基本上做到豐衣足食。」

拍馬屁拍錯腎囊

下面一段，跟老萬說過的更相吻合。蔣墮子說：「我在大寨看到一個才二十五歲的女孩子郭存鎖，是革委會負責人之一，她講起話來有條不紊。從前農村女孩子見到陌生人早就怕躲起來了。在大寨附近看到一個工程，有八百多人在那裏幹活。在歐美國家，沒有資本、沒有錢，什麼事也做不了。但中國現在的建設，是因爲大家都了解毛主席的話，了解要自力更生，建設是爲大眾，也爲自己，所以都下勁去幹。這點使我很受感動。」

他這番話以爲替毛澤東幫了忙，其實剛好相反，等如狠狠罵了毛澤東，可謂拍馬屁拍錯馬腎囊！

蔣墮子是貪官污吏

蔣墮子從前在中國大陸所見到的——農民一年裏沒多少頓飽飯可以吃，因爲那時候他是九江的父母官，顯然他屬於大刮民脂民膏的一類「貪官污吏」，經他一刮再刮，所以農民一年沒幾餐飽飯吃。

今天他見到的「新社會」，農民也未必可以吃飽，不過，今天他不再是新社會的官，對農民眞正的生活隔膜了，陪他的人當然帶他看好不着壞的，那比他當縣長時的農民要好得多，使他產生「豐衣足食」的印象。

在歐美，八百多人一起幹活，當然要支付很多工資，沒有巨大資本，很難使八百人爲你工作；他們不但要足夠的工資，而且工作時間也有限制，一個星期不能超過四十小時，多一分鐘他也不幹，在那情形下，即使有加倍工資，也不一定可以使他們工作；因爲「人權」受到保障。人不同禽獸，在自由社會裏，即使是禽獸也受到法律保護，虐畜要受罰的。

可是，極權國家的人受到統治者奴役，他分配你做什麼，不容你反抗。可惜蔣墮子不肯說明這些人是「被迫」，說成是「自願」的，那便成爲「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號召」了。電影「金字塔血淚史」的場面更偉大，人如螻蟻，在烈日下工作，築成偉大的金字塔，後世的人還盛稱這項工程，誰想到是用血淚凝成的？

建設是爲大眾

說到偉大的建設，不見得歐美比大陸落後。蔣墮子不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佬。用正當工資去完成國家的建設好呢？還是奴役人民，只給他們一些口糧，便用盡他們的勞力去建設好呢？如果蔣墮子還有一點良知的話，不會贊同中共這種奴役人民的政策，且曲解爲「自力更生」，說什麼「建設是爲大眾，也爲自己」，難道歐美的建設卻不是爲了大眾的？

因此老萬說，蔣墮子這番話看似捧老毛，實際挖老毛瘡疤，揭發大陸藉建設爲名而奴役人民的事實。中共不但打仗用人海戰術，所謂「建設」也同樣使用人海戰術，因爲中國多的是人，八億多人口是毛澤東最大的本錢，只要發幾斤糙米，就可指使他們出賣氣力。金字塔可以建好，萬里長城可以建好，他們什麼不可以建好？蔣墮子以「知識分子」的腦袋沒理由不了解這道理，他把事情曲解了，不是他老胡塗，便是埋沒良心說話。蔣彝這種人之所以成爲墮子，正因他早已沒有是非觀念，良心對他來說，更早已不知是怎麼回事。

因此，他在這次「訪問」中所說的，只不過盡力討好中共，盡力說他愛聽的話，只不過這位「啞行者」說溜了嘴，所以也說了許多「撞板」的話。

誰摧毀文物古迹？

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據說是蔣墮子特別提出要去的地方，前法國總統龐比杜訪大陸時，也曾被招待到雲崗參觀，別的旅客便「很少機會」前往。

據「訪問記」說，蔣墮子對雲崗之行很感滿意，他說：那裏設有「雲崗石窟文物保管所」，石像原來被破壞了都已修復，保護得很好。

他還說：「在舊中國國民黨統治下，文物古迹都受到摧殘，如天龍山石窟，當年的軍隊因爲蔣介石不發軍餉，就把石窟的佛頭敲下來賣掉換錢。那時，多少中國文物被盜賣，至今流落異域。」

非常可惜，蔣墮子回大陸探親去遲七年，如果早七年回歸，便有機會「恭逢其盛」。因爲那時候毛澤東的闖將，各地串連的紅衛兵，正高呼「破四舊」口號，在全國各地亂闖，所過之處，歷史文物，有價值的名勝古迹，一概掃蕩。

如果蔣墮子見到這情形，一定爲中國文物古迹受到無情摧殘痛哭流涕。當然啦，蔣墮子只憑一點繡像繪寫伎倆，便已使外國人連忙奉送「博士」「名譽市長」頭銜；若是把這些紅衛兵毀掉有價值的文物「介紹」到西方，一定更使外國人佩服得五

體投地，蔣嗇子所能獲的榮譽一定也更高。

二世祖作風

不過，中共倒很懂賺外滙，文革風潮一過，便馬上拿「出土文物」來發財。什麼「金鏤玉衣」，什麼「二千年前女屍」，竟成「時風尙」。如果中共對古物如此有興趣，怎會讓紅衞兵把那麼多古物搗毀？後來發覺外國人對這些東西重視，才心生一計。

君不見，今天「國貨公司」不是擺滿中國石頭，換外國人的鈔票，早知如此，不該讓小將們「倒米」了。

關於中國文物流落異域，不見得是「舊社會」的事。到過台灣，參觀過故宮博物館的人，都知道收藏豐富，每三月換一次，這麼多年來，還未週而復始。

有一位紅肥貓，因得到「祖國」「照顧」，每天收入港幣三十萬元，錢太多，每次回「祖國」觀光，就帶進大批銀紙，在大陸收購古董。這些古董，大部分已隨他的財富轉移到外國，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秘密」。

同時，日本人收購大陸古物也很多，有的是眞的，有的給共產黨騙了，買的竟是贋品；尤其古畫，不少是中共巧手妙製，眞的假的，流落異域，着實不少。

蔣嗇子絕不是「沒聽過」這些事，可是爲討好中共，只能說是「舊社會」的事情，其實共產黨正如二世祖之「窮思想、餓思『㨂』」，可變錢的東西，都寧願多賺點外滙。

人人有手錶照相機

據說蔣嗇子以前當過「廬山管理局局長」，因此要到「舊地重遊」。

蔣嗇子說：「從前廬山風景只有有錢人才可以享受，一般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那裏談得上遊山玩水？現在不同了，大家都可以上廬山遊玩，只要花九毛錢車費，有公路汽車直達山上。我還看到遊人都帶有照相機呢。這些變化實在太多了，說之不盡。例如我的家鄉九江鄉下，從前農民一年裏只有一頓肉吃，現在經常可以吃肉了；那時農村的人看時間都是看日光，現在不少人有了手錶。」

擅說謊的人，總喜歡把事情反過來說。對蔣嗇子的話，如果把從前改爲今天，今天改爲從前便差不多。一年只能吃一頓肉，還要拿肉票才買到，那是目前大陸普遍見到的情況。如果說「經常可以吃肉」，大可取消肉票，任人民自由購買；可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大陸人民何只三日不知肉味？簡直三年也不知肉味。

不錯，只要九毛錢車費便可上廬山，問題不是沒有九毛錢，而不是容易離開工作崗位，而且也不容易拿到路票。如所週知，大陸沒有旅行的自由。

好奇的人民

蔣嗇子說大陸人民個個有手錶、有照相機，更是瞞天大謊。手錶、照相機，在香港很普遍，便宜貨三二十元一隻手錶也很準，不用對光的照相機，四五十元也買到一架，但在大陸，這兩樣東西都是奢侈品，年紀青的人，甚至見都沒見過。香港同胞回大陸，這兩樣要登記的，拿進口一定要拿出口，如果說大陸人民多有手錶、照相機，誰相信？

報載，外國遊客在大陸，常被人民圍觀，他們所以圍觀外國遊客，當然基於好奇心，除遊客的服裝、照相機也是人們覺得新奇的東西。

如果大陸人民隨便可以擁有這種資產階級的東西，早已不足爲奇，怎麼會有那麼多好奇的人民圍觀呢？

不久前，萬人日報根據大陸逃港難民稱，他們鄉下的學校，沒有時鐘，上堂下堂靠看日影，把日影刻在牆上，到了那一條綫便上堂，那一條綫便下堂。

這是千眞萬確的情況，但蔣嗇子卻反過來說，從前看日光，現在看手錶。其實，今天擁有手錶的大陸同胞，可能已被視爲資產階級了。

大陸眞實情況，騙不過香港人，每天從鐵路來的正式移民，從海上泅水逃來的非法移民，都會告訴香港人，他們在大陸過的什麼日子，蔣嗇子的謊話毫無價值，也騙不到人。

这位子不好坐，
邓小平小心！

你个子矮，年纪大，上下不方便，让张春桥坐上去比较适合得多！

夺权



宗教家的「一簾幽夢」

柳以青

最近讀到了幾本有關基督教會人士們寫的幾本書，有的已經譯成了中文，因此就使我想到了這樣的題目。同時，在一些教會團體所出版的報章中，也曾涉及了這一些問題。所以，我也想在這裏湊湊熱鬧。

這一「傳教」主題之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乃是牽涉到對大陸的中國共產黨的認知與了解問題。同時，也涉及了願到大陸傳教的各宗教的教義與不同的神學派別。這些，也是我感興趣的。那麼，我就開始這樣一個題目的尋思吧！

「祂必保守」一書的建議

「祂必保守」（China—Christian Students Face The Revolution）的作者大衛・艾德理（Mr. David Adeney），根據該書的簡短的介紹，現任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主任。在一九三四年來到中國，直到一九五〇年才離開，在此期間他先後在教會工作和學生工作上奉事。

這裏，我只願對其「第七章」——「基督徒將來在共產國家的見證」，所提出的如果基督徒願前往中國大陸傳播福音時，要具備的條件或者可以說是心理準備。為了使讀者了解這位作者的意見，我會把該書作者所列舉的條件，以及提出這一條件的原因，然後，再提出我對這條件及原因的看法。他說：

「首先，希望回中國生活的基督徒，必須準備為神作見證而付出重大的代價。有關中國物質上的進步與她的自力更生不倚靠國外帝國主義的報導，並不能蓋過其付出的可怕代價——包括精神上的桎梏，思想管制，與及因為不願接受共產黨的一套人生觀而遭受的迫害。著書報導有關中國的作家，不是強調中國社會及經濟上的成就，就是指出共產主義制度的弊端。一個中國信徒，若不能欣賞前者，就很難在中國生存下去，但假如他不明瞭在所有反對神的『人為制度』（無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裏的屬靈爭戰，和這制度固有的罪性，便沒有資格在一個敵對的政權中作基督的使者。

「會到中國遊覽的信徒，都會感受到中國那一種不靠外來幫助而能自己解決任何問題的自傲感，他們不需要昔日的宗教，共產黨亦驕傲地指出在人民家中一切宗教已被剷除，不過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很多逃亡到香港的非基督徒在危難時都向神祈求，外在的宗教痕跡可能消失了，但神在人心中很根深蒂固的印象，並不是這樣容易磨滅的。

「每月大批自中國大陸逃亡出來的人，他們通常提出的逃亡理由是『沒有出路』，也許這主要是指再沒有改善物質生活的希望，例如他們本來夢想能接受一種教育，以便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願意在鄉間終身勞動。人性的自私，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他們經過不斷的洗腦，叫過數不淸的口號，日以繼夜地學習毛澤東著作之後，隨之而內心陣陣的空虛，共產主義之路只通往無意義的盲從和刻板的生活方式，除了作『革命引擎裏一口不銹鋼螺絲釘』，便沒有別的希望了。

「一大批在監獄和勞改營中終其一生的人，無數被處死者的墳墓，都證明了『不盲從』在共產中國是一種奢侈品，更可悲的是，這一個大國是建立在恨惡其他制度的基礎上，他們這樣做，只因這些制度不能完全符合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觀點。敢於違抗中國共產黨教訓的人，便立刻被冠以『人民的敵人』、『反動派』、『修正主義』、『反革命』等罪名（在一些非共產但實行極端思想統制的國家，當然亦有對不順服的人民施以處罰）。」

這段，把共產主義加諸於中國老百姓身上後，所發生的問題，都揭發的淋漓盡致。

不過，有一點我奇怪的是：既然目前到過大陸的「作家」們，「不是強調中國社會及經濟上的成就」；「就是指出共產主義制度的弊端」，那麼，何以就建議「一個中國信徒若不能欣賞前者，就很難在中國生存下去」呢？同時，在前段已經指出這些「報導」，「並不能蓋過其付出的可怕代價」？

這裏，恐怕還牽涉一些更嚴重的認知問題。

有些「作家」們的「強調」——「進步」，我們還可以由這些「作家」們「私下」對眞摯的朋友們的「談話」，是否仍是「強調」——「進步」呢？同時，我們還得知道：這些「作家」們「所見」的與「所不見」的比例與「有意與無意」的「安排」有無關係。這方面從香港到大陸各地的探親後，所得的實況，就已經出現了很大、很多的差別；再次，這些「作家」們本身的背景與思想傾向如何？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所謂「進步」的標準是什麼？那恐怕是最值得考慮的。

例如，人的年歲是增長了（或可以說是進步了吧），但我們有的稱之為「

馬齒徒增」呢！如果能把這些問題考慮進去，那麼，「欣賞」與否就會自然而然得出答案了。

霧裏看花的「隔絕」

接着，該書作者提出了第二個條件和原因：

「其次，一個回國的中國信徒必須完全與他的同胞打成一片。他會感到這些人的思想很怪異，因爲三十歲以下的人除了接受共產黨教育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懂，由於他們被禁止接觸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刊物，以致完全不懂其他思想，思想上的『免疫的隔離』使所有年青一代的中國人免除其他思想的傳染，面對這種情形，任何一個在中國以外地區受基督教教育培養長大的人，就算他是中國人，他在中國感受到文化背境的差異，因而引起的驚訝，將遠甚於一個西方傳教士，到不知名的落後部落去做開荒工作所感受到的——他可能不須要學習一種新的語言（雖然他可能看不懂中國創新的簡體字），但他必須熟習一套新的字彙和一個全新思想體系。」

這段，有部份我贊成，有部份則否。

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卻是眞的，但是，這還是從現象上去考慮問題，本質上是否眞的大陸上的這一代的青年們，完全相信「毛澤東思想」呢？並不見得。因此，「文化背境（景？）的差異」，海外的中國人並不好像該書作者所說的是——「引起的驚訝，將遠甚於一個西方傳教士，到不知名的落後部落去做開荒工作所感受到的」——，這純是由於該書作者對中國的文化背景，也同時感到陌生的原故。

誠然，中共在大陸企圖摧毁中國的文化傳統，而建立起一套極權專制的統治方法，這統治不僅涉及中國老百姓的身體，同時也深入到中國老百姓的精神。表面上看起來，所有的傳統文化背景完全「改觀」了。然而，爲一個中國人來說，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所了解的深厚與精英，豈能在二十幾年的狂風暴雨的暴政中就消除淨盡嗎？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中共試圖「破四舊」和「立四新」等這一類的運動與方法，總是一次次，一層層地迫緊上來的。可是，效果呢？這一試圖毁滅文化傳統努力的失敗，起碼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是中共所給予的「新文化」其本質的可信，可靠程度如何？二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基礎究竟是建基在什麼地方？假如這兩方面弄清楚了，問題的答案就脫穎而出。

這方面所牽涉的問題還多，囿於篇幅，暫時告一段落。不過，我倒覺得這第二條件中的第一句——「一個回國的中國信徒必須完全與他的同胞打成一片」——，卻最是值得商榷。

首先，該書作者既已經指出大陸上所強調的「思想上的免疫的隔離」，那麼，外來的人士如何會被准許「打成一片」？其次，該書作者更忽畧另一事實，所有大陸的老百姓都是在嚴密的組織控制下，所謂「打成一片」，是否是指接受嚴密的控制？

再次，所有到大陸的人們，在短暫的居停離開後，家中人和與他們接觸過的人，中共已經另眼看待了，假如眞的進入而達到「打成一片」，是否會知道是會被做成嚴密監視的對象？最後，我覺得：目前中共已經聲明：那些爲大陸大吹大擂的人們，最好在鐵幕外大吹大擂，休想進到大陸中，理由說得很好聽是怕不習慣。同時，也沒有用。他們的用處是在鐵幕外來大吹大擂。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上來說，那還不是想在眞的施行「免疫的隔離」嗎？果如此，該書作者的「打成一片」，只是夢裏看花了。

「整個生命」的洗腦？

接着，該書作者提出了第三個條件及其原因。他說：

「第三方面，一個回到中國定居的基督徒須要接受嚴厲的紀律約束，他原來的生活方式——包括個人主義和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將被『爲人民服務』爲大前題的劃一化生活方式取代；他又須要接受政治和社會性的再教育，作爲對他思想的約束，他必須改變對生命的整個看法，過去的帝國主義色彩思想，將被體力勞動和長期的洗腦根除，他又要澈底熟習唯物辯證法的所有觀念。同時，因爲他是基督徒，所以又要以信靠主耶穌來維持他的屬靈生命。

「共黨洗腦不單針對思想方面，亦針對感情方面。每一個回中國定居的外來人，都會遇到一羣羣年青人，這些青年深信毛主席正把中國從飽受帝國主義和腐敗的社會奴役的境況拯救出來，外來人必會漸漸跟他們產生同一感受，又表現出對國家的熱愛，並尊重共產主義對廣大青年所作的呼召。他會像大部份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一樣，對中國物質的進步和萬眾一心爲一個共同目標努力的精神，留下深刻印象。」

下面還有幾段，這裏暫時不引出。就上面所引出的我有以下的幾個感受及問題先簡單的提出：

一、身爲一個基督徒，在「必須接受政治與社會的再教育，作爲對他思想的約束」後，還會有基督的「色彩」嗎？

二、「必須改變對生命的整個看法」後，還需要保持「基督徒」對「生命的整個看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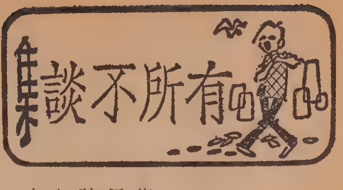
三、「以信靠主耶穌來維持他的屬靈生命」，這「生命」是屬於「生命的整個看法呢？」還是不能贊同「生命的整個看法的「改變」？

四、「屬靈生命」與基督徒的現在的「生命」還有沒有連聯與關係？同時，這「屬靈生命」在現世與每個人的存在於「個體」內的「生命」有沒關係？

這些問題都是很嚴肅的，其嚴肅性遠凌駕乎「感情」、「理智」之上。

由於篇幅，下期再從詳探討。因爲這不僅是涉及到基督教「傳播福音」的問題，更直入「基督徒」之所以爲「基督徒」的本質。

相信基督徒的讀者們是很關心的。



再談帕特茜亞的案子

丁冬

美國報業大王的女兒帕特茜亞被控夥黨行刼銀行案，經個多月來的審訊，終於完結。被告被判罪名成立，而且是由七女五男的陪審團一致通過裁定的。由這「一面倒」的決定，足見所有的證供對被告人是怎樣的嚴重不利。在審訊過程中，大約只有兩點是對被告有益的。第一是她的辯護律師比利的橫溢辯才。相形之下，檢察官白郎寧遠非其敵手。聽說在盤詰過程中，白郎寧曾多次自陷於所設定的陷阱。第二是帕特茜亞在受審期中可能受到律師的教訓，一致先前那股跋扈不羈之態，對法律當局亦不再採取「三視」行動，由始至終表現一片衰弱、迷惘、楚楚可憐的樣子。這種情勢反使檢察官有所顧忌，因爲盤詰愈是嚴酷，愈易造成一種「以強凌弱」、「以男欺女」的印象，被告人因此也更容易得到旁人的憐憫，包括那十二名陪審員在內。

這眞是本世紀以來的一宗轟動世界的案子。律師比利很清楚他的顧客處境，立意別出蹊徑，以求出奇制勝。他請來了數名傑出的心理學專家，要從「人經洗腦後的一切行爲都不是出於自願的」的一前題，把他的顧客在迫上梁山後二年內的行爲在法律上應負的責任，提升到只有少數專家才能解釋的層次，陪審員除了直接面對被告人以外，仍只有聽取專家說話的份。可是，控方在這方面亦不示弱，祭起同樣的法寶，招來幾位心理學研究戰俘學和犯罪學專家與人周旋。雙方人馬的來頭都是響噹噹的，不是來自著名大學的教授就是著作等身的作家。於是，你宣稱她受過洗腦，受過強暴，一切不由己；他卻指控她是個素有反叛意識，刁鑽而積有經驗的犯罪小靈精……。這場法場上的大戰，眞是熱鬧非常，猗歟盛哉。

美國的司法制度似乎是開通得很，這邊廂儘管法庭內戰雲密佈，鼓聲隆隆，法庭外的報紙、雜誌卻又全無顧忌地大放其辭，繪聲繪影。例如，談到洗腦問題，有許多曾經此苦，於虎口逃生的戰俘忍不住要發表意見。他們對於被告人，有同情的，也有全不相信她的一套故事的。同情的人說，以這樣花弱年輕女子經歷如許苦楚，確是難爲她了。不相信她的人則認爲，被告人的經歷其實不過是「小兒科」，試問一個人經過對方虐待以後，怎還會事事奉承，且居然與其中的男人做愛的呢？……

在另一方面，主審法官卡達畢竟不是庸碌易與之輩。他懂得律師在搞這枝節問題的用心。所以他向陪審員宣示的全案要點，足可以撥開一切迷霧。他要陪審員只須決定被告是否說眞話，要自己做最後的判斷，不要理會什麼律師或心理專家。這一下是截斷衆流的手法。

這件案子到底判決了，而且是一致性的裁定。形勢轉變得那麼急激，難怪使那位一向樂觀自信的律師比利爲之失神落魄，手足無措，犯人掩面啜泣，報業大王一家人黯然離庭。比利雖然說要上訴，但前途想來是凶多吉少。正如「時代周刊」報導的，帕特茜亞的受審生涯只是個開始。她不久又得轉解到羅省聯邦法庭，接受另一宗持械行刼，開槍和擄人罪行的審訊。

翻查發表過的舊稿，筆者二年前在別的刊物寫過一段關於帕特茜亞被綁架的感想。當日看新聞圖

評「大白

本期最轟動的西片是環球公司出品的「大白鯊」，導演史提芬堡，據說是不折不扣的青年導演，這部片子，形式上是美式商業電影，但也牽強地表現一些言之有物的東西。另一部值得一談的是根據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原著改編的「戰爭與和平」，導演是金維多。「戰爭與和平」蘇聯也拍過一部，蘇製的「戰爭與和平」只抓住歷史的架構，所有宗教思想含義，甚至對於貴族人物的某些情操感也加以醜化，美製的「戰爭與和平」比較保持托爾斯泰人物精神面貌，但對於托爾斯泰所表達的藝術內涵，不論蘇製或美製都表現得異常薄弱。這部作品在本港首映時間是一九五九年，相信本港二十五歲以下的觀眾是沒有什麼印象的，值得重新分析一次。

「大白鯊」故事很簡單，它寫美國長島東岸有一個名亞美蒂的小島，小島四週海灘很美麗，每年夏季三個月，是該島幹遊客生意的島民唯一收獲的季節，美國不少人都到那裏去渡假。故事發生在海灘出現白鯊吃人的事件起，警長布洛第立即封閉海灘，但爲市長華漢反對。因爲華漢的地位是由選民支持的，選民都是經營旅遊事業的，市長爲了討好選民，只得向警長施壓力，於是鯊魚殺人的事便接二連三發生，警長卻成爲被指責的對象。故由事最後不得不封閉海灘後轉入捕捉鯊魚的一段，市長簽了一份合約，用一萬元代價僱用一名捕鯊專家昆達出大海捕鯊，後來發現那大鯊魚長二十五尺，重約三噸，幾乎比漁船還大，電影分兩個層次，一是刻劃警長的軟弱，一是刻劃一個海洋研究學生缺乏實際經驗，一是刻劃昆達的冒險性格。面對着一個可怕的巨物，警長先想到打電話通知海事處派大船來捕鯊，但電話立被昆達毀了，電影大部份危機，便是人在險惡環境中與大鯊展

片，那女郎不過十九歲，一股天真，嬌憨，與男朋友剛訂了婚約，自己家道又富有，又是大事業的繼承者，正是許多人羨慕與祝福的對象。曾幾何時，三年後的今天，同樣是那位女郎，而出現於報章雜誌之中的，卻已經是個清癯，惶惑，沮喪，風塵滿臉的小婦人！據在審訊中附帶透露的消息，原來她在被綁架之前，已有吸毒癖，又曾一度讓學校當局革退，又曾離家出走，濫交等紀錄。假如所聞屬實，則以一位未來的報業繼承人而竟不自愛如此，則兩年來的苦難及今日之成為「法庭嬌客」，實在不足為奇，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者。所以，一位曾經被北越羈留達七年半作戰俘的美國空軍軍官，把帕特茜亞的可悲遭遇歸咎於她的雙親，他們對女兒的溺愛與放縱，使她培養不出自立的人格，致使亂黨有可乘之機。

案子是初步完結了。個人卻由之而想到一個問題。這是關乎上面所提到的兩造人分別邀請來的幾個專家的學問。兩派專家在這場面對面的有關「洗腦」問題的遭遇戰中，一說是，一說否。無論陪審員最後的判決為何，其中一派肯定是要失敗的。此中沒有規避與躲閃的餘地。二者都是要面臨「打倒對方以建立自己」的形勢。現在控罪是裁定了。這裁定的意義是：陪審員不相信被告人的說話，認為她當日的行為是在她自己的意願下完成。因此這案子的判定，敗方固不止帕特茜亞和她的律師，還有的是要憑他們的「學問」並由此而導引出的「曾受洗腦」的結論去證明被告是無辜的那幾位專家們，而且他們各別所代表的那一套學問也一體被輸掉！這真是很難堪的事情。據說其中有一位「失敗者」全無視於法庭的判決，依然一力堅持他自己的學理，認為帕特茜亞是無辜的。這樣子的公開宣說，是否構成藐視法庭的罪名是一回事，但他卻不得不採取這立場。說他是勢成騎虎好，說他篤信真理也好。有人因而慨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進而說無所謂是與非。但這宗案件的真相畢竟是有的。大概只有帕特茜亞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亦只有她才有資格去決定在那兩造專家的煌煌高論中那一派是戲論。

開生死搏鬥的情形。那大段人鯊搏鬥的場面，可以看出是從「無比敵」情節套過來的。但因為電影將一段悲劇的造成者，一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敢面對事實真相的市長華漢，另一名是為了逞強冒險的捕鯊專家昆達。電影最後，昆達被鯊魚活生生吞掉了，殺死鯊魚的仍是那軟弱的警長，那個幾乎給鯊魚吞掉的海洋大學生，因為背着氧氣筒臥在海底等鯊魚被炸死後才浮出來，保留一命。

「大」片在攝影、特技、剪輯，最用心之處，就是最後一幕人鯊搏鬥的戲，電影有意渲染那巨鯊的靈性，寫牠對人的攻擊常常是突擊的，你以為牠已經消失得無踪影時，牠卻突然由後面撞過的。因此產生了不少緊張效果。在人物塑造上，羅拔蕭飾演的昆達最為出色，尤其是當他向伙伴敍述在太平洋戰爭時如何奉命到海底拆水雷的工作，一百三十人工作了好幾天，結果只有三十多生命安全回來，其餘的都給鯊魚吃掉，觀眾是在聽故事，但卻有一種身歷其境的感受。雖然編劇人寫這段戲，完全是模仿「無比敵」的手法，藉以渲染昆達這角色後來對鯊魚的復仇心理。

「大」片導演史提芬大堡，可以看出他是搞懸疑片的材料，好些地方故事利用一些小節來作弄觀眾，效果不錯，可有一半布治閣的手法，另一半卻是比希治閣強的，是不借重心理變態造危機。或為了情節需要而扭曲劇情。雖然如此，故意扭曲劇情的事仍是有的，如市長華漢與捕鯊專家昆達兩個角色可有一半是誇張來的。

「戰爭與和平」

林巽

派拉蒙公司出品，金維多導演的「戰爭與和平」，論製作可與「亂世佳人」不相上下，但這部片的賣座卻沒法如「亂世佳人」那麼轟動，這部小說中的兩個主角比亞與妮娣莎，在電影觀眾看來倒比不上「亂世佳人」中的施瑞萊。我想除了俄國人之外，全世界沒有人對俄國人有好感，所以對於俄國的庫圖佐夫將軍如何打敗拿破崙，觀象都沒法將自己的情感化入去，分享一份勝利的喜悅。從小說到電影，對於拿破崙這角色也都保持有英雄的美感，於是觀眾對於拿破崙的失敗下意識中是有同情的成份的，還有美國拍「戰爭與和平」時，正是美蘇兩國冷戰白熱化時代，因此對小說中所寫的俄軍好些軍官私殺俘虜的事當然不會放過。

「戰爭與和平」這小說，開首不久就通過比亞這個公爵提出了一個「人為什麼而生存」這一個問題，整個小說中幾個代表當時貴族知識青年，比亞、妮娣莎、安得烈、保干斯基王子，他們沒有一個人找到人為什麼而生存這個理念，有的在戰亂中徬徨而死去，活着的比亞最後仍然在迷失中。小說特別通過法軍大撤退時，一個俄國農民柏拉東卡拉泰夫與比亞成為患難的朋友，與比亞一起成為法軍俘虜，偕法軍撤退，柏拉東是一個天生的不抵抗主義者，一生遭受橫逆很多，因為遭受太多橫逆，才使他悟到人生如果不擔心失掉什麼，任何橫逆都不能傷害着他，他仍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敬拜上帝，對人誠懇，也不必懼怕什麼，可以為別人而活。這一段情節正是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最重要的理念。不過蘇聯出品的「戰爭與和平」柏拉東這個人物是不存在的，美國的改編卻保留這人物的情節，但表現並不十分深入。因為編導化了很多心血去搞戰爭場面，大軍撤退，搞男女主角的生離死別，忙着保留電影中的明星位格，所以思想性便自然變得輕淡了。

電影寫得最深刻的還是安德烈這個悲劇人物的角色，以現代人的情感看來，也只有這個角色還存在一部份親切感，而且比較容易理解，夏萍飾演的妮娣莎，似乎被美化得過份了。

□電影□評論

文史哲雜談

一個失掉丈夫的女人

霍雲霄

走進餐室時正遇着一位熟識的太太，淡淡地與她打個招呼，看到陪她一起兩位女士，似笑非笑的望望我，我從她們那一枱子經過，那位約好了的朋友已經先我來了，朋友也認識那太太，於是就從那太太的遭遇談起來。

她是一位離了婚的女人，沒有兒女，她的丈夫大約有幾百萬身家，她曾經過着像名流太太那樣的生活，朋友很多，生活空虛，談起衣食問題，像是通天曉，喜愛造新衣服是她生活的藝術之一，她曾經發福，於是又忙着去減肥。那時與任何人談話，都很自信，人們也很尊敬她。她被不少身份與她差不多的太太拉去參加種種熱鬧的社交生活。至於是否參與過社會福利工作，我則不得而知了。不過在我印象中，她是一個對朋友相當熱心的太太。

據說她的丈夫與她離婚後不久再結婚，又再離第二次婚，現在移民到外國去了，相信她當年與丈夫離婚的代價，可以過一輩子安定的生活。但在一次淡淡打招呼中，我看到她顯然地光采不如從前了，陪她一起的兩位女士，可能不是往日的朋及。

有一種濶人，有時為了證明他可笑的理論如何正確，因此不惜去做一些傻事，在旁人眼中，他生活得很無聊，但可以享受到他那自以為是的樂趣。唯一缺點就是往往習慣而不可理喻，失掉了自知之明。在他的能力範

安定的活一輩子，那種安定根本是無意義的。

人的軟弱，不一定是性格使然，而是看他有沒有遠大的抱負與堅強的意志，以及足夠的知識來充實自己，要是這些條件都具備，那麼即使他性情柔弱，容易給人嚇倒，但他仍然可能是一個堅強的人，人的眞正軟弱，並不是由於性格而是由於生活內容空洞及沒有遠志。

為朴正熙喝采

韓國反對黨新民黨前總統候選人金大中、前任總統尹譜善等十一人三月一日利用宗教集會聯合簽署反對政府聲明而遭逮捕。朴正熙總統不懼國內外的任何壓力，將其依法起訴，這是朴正熙英明果敢的行動，值得喝采！

自從中南半島赤化後，北韓共產黨南侵的野心得到更大的鼓舞，北韓頭子金日成時刻夢想着併吞南韓，不斷地派遣特務通過海陸兩線與日本潛入南韓進行破壞與暗殺，企圖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文世光事件，共黨利用旅日韓僑以回國觀光身份乘機圖謀暗殺

人民對政府離心離德。事實上不管這些反對派有無與共黨聯系，是不是受共黨利用，但其行動卻是嚴重地破壞社會與危害國家的安全，這些都是共黨所需求與歡迎的。

記得南越未失守之前，一些反對黨甚至一些所謂看破紅塵與世無爭的出家人尼姑與和尚都大叫阮文紹獨裁。但南越變色後，宗教被視為違法的，一批批尼姑和尚被迫還俗並與一般人民被迫給送到山區農村去勞動，怎麼那些所謂民主政客與和尚卻連一個屁也不敢放了？

以我國四十年代，一些自稱為民意代表的所謂民主黨派，不就是打着爭民主、爭自由、反迫害、反飢餓的口號替共黨搖旗吶喊，以致嚴重破壞社會安寧，擾亂民心，造成經濟崩潰使共黨得到有利條件以致使國府退守台灣。使大陸廣大人民長期陷入水深火熱中。大陸變色後這些為虎作倀的所謂共黨得力助手的民主黨派雖然也都遭到悲慘收場，但是其禍國殃民的歷史罪行是永遠擺脫不了的。

目前韓國像金大中之流的政客與羅隆基、章乃器、沈均儒等又有什麼分別呢？

大韓民國在朴正熙總統領導下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與改善，經濟也得到穩健的發展，這是共黨統治下的北韓所無法比喻的。

為了韓國的安定，對於朴正熙所施行的強硬措施是值得喝采的。

由岳武穆談起

青冥

三月十五日，蔣院長勸勉全國軍民效法精忠報國的岳武穆，完成「還我河山」大業。石達開在「檄告招賢文」裏說：「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誅金。前哲堪羨，後輩當興。」由此可知，岳王高義，凜凜千秋，永遠鼓舞着我國人民共赴國難。

岳飛的文章極好，可惜傳世不多。他的名作「滿江紅」，久已傳誦人口。現在，讓我把他的一首絕句抄下來給讀者欣賞：

膽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直節報君仇。
斬除元惡還車駕，
不可登壇萬戶侯。

政府繼續發奮圖強，積極掃除因循苟且的陋習，然後才可以「一怒而安天下」，重頭收拾舊山河；否則國民縱有報國之心，又有何用？

宋高宗自私自利，不圖振作，是風波寃獄的主謀人。我們可以說：南宋之亡，亡於宋高宗。岳飛「一鞭直渡清河洛」的壯志，竟不能申，令人浩嘆。緬懷先烈，悵望神州；方寸已亂，我志未酬。月前寫過一首提及岳武穆的詩，正好拿來給本文作結：

勸君莫向中原望，
苦無弓矢射天狼。
我來江畔弔屈子，
復向風波拜岳王。

難有什麼回味價值，反而不如那些充滿希望而在困境中的生活，容易使人永遠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至於意義的感覺，雖然各人有其不同的內涵，但有一個原則是存在的，那就是只為排遣苦悶而存在。雖然朋友之間，時時也為了排遣苦悶而聚在一起，那只是副因而不是主因。如何生活與為什麼而生活，本質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朋友很悲觀，他遠遠看着那位太太時悄悄對我說：一個有錢而寂寞的女人，是否能保衛自己是很成問題，做過濶太太在生活習慣上必然帶來一個新的遺傳，那就是喜愛交際，愛交朋友，如果加上喜愛刺激生活與對比她能幹的人容易產生崇拜偶像心理，那麼她能否保衛自己，不再因信任別人而失敗，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我朋友所說的缺點，我相信這位太太是俱備的。但我深信她是有自知之明，好好地保衛自己的。我相信她是一位很聰明的女人。

不過看他的年紀，不過四十左右，她又是曾經受過相當教育的，我並不像我的朋友那麼悲觀，我想，即使她沒法保衛自己，使一切由離婚得來的代價都失掉了，那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也許她自會振作起來，爭取到更大的成就，也許經過一番艱苦的掙扎而再獲到更出色的成功，那比她依靠一些防身財富來保衛自己是有意義得多的。

有時人的軟弱並不是由於一無所有，而是有的過多，恐怕有的會失掉，最可怕的是那些得來的有，並不是由於他用本事去爭來的，這種人，只要有了，便習慣逃避一切，只知自我保衛，不知進取。這種人，即使能夠

圖攻佔南韓首都漢城的陰謀被揭露後，又在三八線休戰區大量集結軍力。

韓國在共黨重重威脅的情況下，事實上正處於戰爭邊緣，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因而不得不採取一些較為嚴緊的措施。例如在漢城每月十五號進行一次防空演習，每晚午夜凌晨至四時實施宵禁，壯丁每月接受一天的軍事訓練等，事實上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些不識大體，不顧大局的短視政客，為了一黨之私與個人權益，對於現政府一切措施進行諸多挑剔與攻擊，大叫朴正熙獨裁、不民主，以挑潑

北韓何日返神州？
誓將七尺酬明聖，
怒指天涯淚不收。

這短短二十八個字，含有多少辛酸！今天我們的處境，比南宋尤為艱苦，國家需要的，是忠肝義膽，始終不渝之士。蔣院長在這個時候表揚岳飛，真是語重心長。

由「怒髮衝冠」、「怒指天涯淚不收」的岳飛，我想到了宗澤的兩句話：「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天，中華民族遇到了曠古未有的浩刼。希望

匈奴．蒙古．「西伯利亞」正名

匈奴和蒙古人，先後稱雄於我國漠北，故多認為蒙古人即匈奴遺裔，至少亦以為匈奴、蒙古同種。

據史書記載：匈奴人眼深、高鼻、多鬚；而蒙古人矮肥、頭大、扁鼻、眼黑，相當於現代的東方人。

十六國時代，後趙為匈奴人石勒所建。其中有以下故事：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憾之，以白宣，宣諸子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文中之「宣」乃指石宣。乃石虎之子。「溺中」即以尿浸眼珠。後來石虎之養孫石閔篡位，改國號「大魏」，躬率趙人斬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人，有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史書稱：「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有史可稽而為禍我國邊陲最早的，有東胡，及匈奴兩族，兩族互為世仇。後來匈奴冒頓單于擊滅東胡。仍滯留在我國東北的東胡遺裔，即是女真、契丹等族。

蒙古的前身為「室韋」，唐時亦隸屬女真。東胡之一部西遷，即後世的「鮮卑」，勢力由黑龍江，以迄亞洲的心臟區。歐洲人稱「鮮卑」為Siber，稱其勢力範圍為Siberia，即今「西伯利亞」，是故「西伯利亞」的漢譯，應正名為「鮮卑利亞」。

宇文夏

・余・秋・人・

發行。其主旨為以文會友——結合青年朋友共同為復興中華文化而奮鬥——以文載道，弘揚祖國文化於海外並發揚光大。

該刊以復興固有文化為目標，立場反共固毋庸疑，創刊號「孔子思想以『仁』為中心」一文稱：「孔子思想在中國人民思想中已牢不可破，絕非共產邪說所能震撼，所能替代的，毛氏的所作所為可以僥倖成功一時，批孔一手一定白費心機自取滅亡。」

海外雜誌

雙月刊打字印刷，八開本，期出三十餘頁，售價五角，發刊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前身為「旅美學訊」。

該刊立場堅決反共，由其首期發刊詞之所言「我們將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藉由知識的探討，文化的宣揚，以及反共意識的加強等方式將靜態的文字表達轉化為動態的內聚力量，以使我海外全僑能團結一致，這不但可以增進僑社本身的利益，同時也將使中華文化更發揚光大，反共努力更有切實成效。」可以知之。

內容除有社論、論叢、行行談及短篇小說外，尚有此間事務之簡介，如「美國人壽保險淺說」「孔子大廈連雲起」「代溝」等。

惟有關對毛鬬爭之專文僅佔全刊之四分一，內中且多為理論性之著作或譯文，如首期之「時間與空間——反共政治學析論」及次期之「共產主義與中國歷史」，對揭發目前中共之暴政似嫌不足，至駁斥左派指責國府之謬論則尤付闕如。

洪大全與洪秀全

胡養之

日前友人邀我補飲春酒，席間有一位從未晤面的客人張先生，經主人介紹後，我們就立即閒聊起來。他說他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經常見我投稿本刊，多談人物往事。於是乃以「洪大全與洪秀全有什麼關係」為問？當時我手邊缺乏有關資料，未能詳細解答，只知道他們屬於拜把兄弟，而非同姓同族兄弟。但座上諸君則議論紛紜，見智見仁，莫衷一是；事後覺得好笑。現在搜集若干有關材料，給張先生暨各讀者作一概畧報導。

究竟洪大全姓甚名誰，何方神聖？起初無人知曉；後來才獲悉他是湖南衡山人，姓焦名大，他的身材魁梧，性情豪俠，清道光間，屢應童子試，均以文詞不合被黜。父母相繼去世後，復無兄弟妻子，好為人構訟，平反冤獄，所得金錢，彌補其揮霍，而不事生產，於是削髮為僧。但他很留心古代兵書和戰畧戰術，最崇拜三國時的諸葛亮。嘗思一朝得志，必取以為法。

道光中葉，焦大游方至廣東，跟洪秀全、馮雲山等相結識，返湘還俗，再應試，仍不第。因之，更讀兵畧，決心圖大事。但他嗜酒如命，醉則詆評時政，譏刺官吏，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為事廢墮，且其財政置之，所謂理財諸說，皆屬末節，可以救時弊的，只有復人丁賦稅一法。而諸臣工，卻又顧惜身名，不肯冒險以圖補救。今以為恤民，遽致勢不可支，則將來所行苛政，必百倍於此，明季的加賦歛餉諸事，行將重見於今日。況疆宇遼濶，處處為守，而處處都不足守，若有豪傑揭竿而起，一潰將不可收拾矣！」

地方耆老聞其言，以為狂悖，乃報官拘訊，因無左證釋放。自此焦大遂亡命江湖，到了廣西，適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等，已集會黨，聲勢漸盛，即改天地會為「上帝會」。而焦大與秀全結拜為兄弟，並改名換姓為洪大全，共同起事，受封為天德浸師，創營制、整軍律，定進退攻守之策。

咸豐元年閏八月，秀全克永安，建號太平天國，大全又為之定官制，分王以下勳爵為若干等，乃晉封大全為「天德王」。其名位與秀全相等，而事無鉅細，則必決於大全，然後施行。大全復教秀全行仁義，所過的地方，擄七留三；所陷官紳，概予世襲。密封鐵券，使守疆土，不變衣冠，只取其歸心助力，以成大業。人心既附，但得一省，則天下可傳檄定也。時永安被圍急，所言皆未得行，楊秀清復忌其才，常抑制他。其時大軍聚永安，不堪清軍的大砲猛轟，乃商討突圍計劃。

咸豐元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天國元年三月初一），即分三隊突圍。但整天大雨，入夜二更，北王韋昌輝領二千人先行；三更時，東王楊秀清、南王馮雲山等，領五、六千人擁護天王洪秀全及其婦女次行；五更後，由西王蕭朝貴及洪大全率二千餘眾殿其後。前後相距十餘里，預計由古束經昭平、梧州竄往廣東，自出永安。大全偽裝為囚者，被絳服、懸鐵索、坐竹兜，由小路潛行。不料為烏蘭泰所追及，總兵金玉貴擒獲大全。次晨大雨稍止，太平軍即大隊奮力反攻，企圖奪回大全，惟清軍已先有準備，已將大全解送大營。一時訛傳謂擒者非洪秀全即楊秀清。經欽差大臣賽阿尚審訊，大全自稱為天德王，楊秀清乃其臣崽。清吏欣為鼓掌說：「眞是洪秀全了！」大全說：「吾非洪秀全，秀全乃吾弟也。」

賽尚阿遂於次晨即派步兵統領衙門郎中聯芳，及軍機章京丁守存，帶同將弁兵丁押解大全赴京，兼程北進。七日抵全州，守存以大全為衡山人，如經其地恐為所刼，乃佯傳牌驛站，預備護送，實則改由水程潛出祁陽，八日抵長沙。先是大全登舟，閉置內艙，惟知船行甚速，每問曰：「到衡州次起旱」，兵役佯應之，及抵長沙，始給之曰：「已到衡州了。」大全出艙四望曰：「這是長沙，不料你們能以我至此，我已完了！」抵達天津，已至四、五月之交，天熱索求巾扇，守存以紙扇予大全，索酒痛飲，因感慨悲憤，題詞二首於扇。其一云：「寄身虎口運籌工，恨盜獨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馭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畧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洒杜鵑紅。」寫完諷誦再三，擲筆碎杯，泣數行下說：「我不復用筆了！」既至京師，下刑部獄，部吏訊太平天國事，他始終不答，談到天下大事，則滔滔不絕，旋被斬於市，年甫三十呢。

談到洪秀全其人，也算是近代的怪物！他原籍廣東花縣，身材適中，兩目斜上，嚴重有威。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七月，其父國游早死，秀全功穎悟，七歲讀書，日數行下，尤好史學，也像今日毛澤東一樣，於古帝王的成敗興亡，論斷歷歷不爽。嘗應童子試赴郡，遇一星相家，就而問之，星者曰：「你非青紫中人，但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謝之。試畢不第，時

朱九疇倡上帝會，以恢復明室爲志，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前往投師。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爲官方通緝。二人聞入洋教便可藉其力以抗官，乃往香港，受教於英牧師郭立士門。後以傳教游廣西，居鵬化山。桂平曾玉珩相延爲塾師，遂與楊秀淸相結識。

當時武定蕭朝貴係秀全妹壻，和貴縣石達開、秦日綱都客居桂平。適廣西大鬧饑荒，羣盜蠭起，慶遠則有張家福、鍾亞春；柳州便有陳亞貴；武定則有劉官芳、梁亞九，象州則有區振組；潯州也有謝江殿。大股數千人，小股亦數百，四出擾民，焚掠甚慘！秀全乘之，並與馮雲山、楊秀淸，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先是秀全忽暴斃，胸腹尙溫，七日復甦謂眾：「上帝召我，當有大刼，拜天則免。」遂造眞言寶誥，稱天曰耶和華，耶穌爲長子，秀全次之。此後他隨時僵臥一室，禁人窺伺，不進飲食，歷數日而後出。出則常說與上帝議事，眾人無不駭異！認爲秀全果天生的肖子。因之，歸附者益眾。淸桂平縣令誘人而擒之，搜獲入教名册共十九本，轉呈大府。

廣西巡撫鄭祖琛，吳興雙林鎭人，性慈孝，有佛子之稱，他說秀全耳目甚多，視其罪可殺則殺之不可則不如釋放他，若久繫獄，神一變生，我輩性命不足惜，更連累百姓。縣令說：「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歸山也。」

秀全既出獄，時値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之末，適應洪軍之讖，反志益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六月，淸廷命鄭祖琛出省督師，移駐平樂府，秀全始起事於金田村。金田村，屬桂平縣地，西毗武定、桂縣，客民夙與土著雜處相仇，村人韋昌輝饒於資，與秀全結識，號稱十兄弟，謀反漸著。有人告密昌輝等罪狀於郡，桂平縣令捕昌輝入獄，旋而越獄並殺巡撫張鏞。於是楊秀淸、石達開、秦日綱等都起兵會金田，眾認洪秀全大兄宜爲王，即派人至花洲山迎接秀全，遂以金田作根據地。分赴旁邑，召納諸亡命拜上帝會者。貴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衡山洪大全等，率黨從之，有眾萬餘人，士卒均蓄髮，易制服。淸廷罷鄭祖琛職，命向榮爲廣西提督，副都統烏蘭泰幫辦軍務，移兵進勦，十一月戰於金田而告大敗，副將伊克坦布被殺。

翌年，淸文宗立，是爲咸豐元年，秀全復破淸軍，進屯大營江。分掠桂平武宣、平南等縣，前鋒已達象州。同年八月，秀全率大軍分水陸趨大黎，窺永安、向榮、烏蘭泰分兵追緝。烏軍阻於山內，秀全反擊向軍，乘雨猛攻，向軍大敗。閏八月克永安，始建號曰「太平天國」，秀全自立爲天王，妻賴氏爲后，封楊秀淸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胡以洸等稱丞相軍師。淸廷大震，命欽差大臣賽尙阿，合軍數十營圍永安，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有爲太平軍說向榮者曰：「兵法圍城，當缺一隅。」向榮信之。所以，太平軍能於太平元年二月突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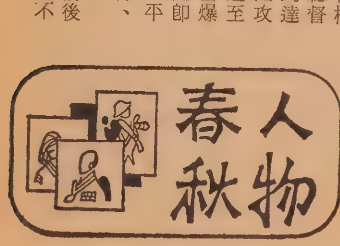
因太平軍突圍時損失不大，淸軍邀擊於山岡，天德王洪大全被擒，適逢大雨，秀全復合部眾與戰，淸軍敗績，殺其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鄒鶴齡。遂趨桂林，烏蘭泰率死士以躡，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太平軍用兵夾攻，奮力反擊，淸軍復大敗，烏蘭泰戰死！三月，秀全圍桂林，踰月不克，解圍北趨靈川，克興安、全州，入於湖南境。淸將江忠源，慮太平軍乘湘水漲，刼船東趨長沙，急扼蓑衣渡。因其渡狹，夾岸多林木，乃伐木爲堰，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舟師果蔽江而下，忠源扼擊之，鏖戰兩晝夜，大敗，南王馮雲山中砲死，秀全棄輜重登陸，奔永州，阻水而東，克道州、桂陽、郴州、衡州。軍聲復振。八月，蕭朝貴以輕騎襲長沙，圍攻八十日，無法攻下，而蕭朝貴並死於長沙天心閣下！

這時秀全屯兵郴州，聞朝貴死，悉眾攻長沙，以郴桂礦夫穴地攻城；南城魁星橋因地雷爆炸而城裂四丈，淸軍死力拒戰，呼城丁掘街石塞缺口，使城復完。十月金雞橋地雷再爆，城崩八丈，皆不克。以圍攻太久，地道屢發無功，聞軍中有變，秀全便有意撤退，適獲玉璽，眾皆呼萬歲，遂於夜半下令從浮橋渡湘江西走，經龍回潭，趨寧鄉，故分小股南行。隨後克益陽，掠民船數千，出洞庭，窺岳州，淸提督郡守，都先數日棄城走，不戰而得。時湖南爲防江計，塞土星港，拒太平軍，數月間所遮留估舟，約五千餘艘，至此太平軍盡刼之而東，艨艟萬艘，帆幟蔽江，所過城鎭，望風披靡。

約一星期後，太平軍破漢陽並燒漢口，延綿十五里，火聲隆隆，五晝夜而不絕！漢陽與武昌一江之隔，江面廣濶，値北風起則斷渡，冬令水涸，江中露巨洲，太平軍自漢陽以鐵索繫船爲浮橋，絡繹達武昌，往來渡兵，風濤竟不作，兩岸淸軍皆驚爲神助，乃傍省城四圍築壘，日夜環攻。時淸援軍萬人，駐洪山，號稱勁旅，卻不能攻克太平軍營壘，遣諜約城內夾擊，鄂撫常大淳慮城啓，恐有失而不許。太平軍瞰文昌門濱江，穴地丈餘，置以地雷，爆炸時城崩，城內外援守軍皆匿走旁邑，太平軍遂登城，武昌被破。

秀全既破武昌，有眾五十萬，船數萬艘，與楊秀淸等討論據武昌爲都城，一面遣兵道襄樊，北伐中原；一面在武漢舉行選妃，選出六十美女，充實後宮。楊秀淸主張以金陵爲天府，因其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遂決東下。太平二年（咸豐二年）正月，太平軍棄武昌，帆檣蔽江東下，陸軍則夾兩岸行進，破安慶，淸江南總督陸建瀛悉舟出師，分屯東西梁山扼之，當太平軍到達，水師則棄舟而逃，建瀛歸金陵，太平軍接踵而圍攻，環城築壘共二十四處，戰船自新洲大勝關，迤邐至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攻城，二月儀鳳門地雷爆發城崩，太平軍驟登，而穴中尙埋有二枚地雷，隨即爆發，登者盡斃！淸軍爭相割耳獻功，而另一段太平軍，則由三山門越城而入，殺陸建瀛，及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等，連同居民不下十萬人。

這時距洪大全被淸軍俘獲，解往北京被殺，前後不過一年光景，太平軍進展之迎，實爲淸廷始料所不及的。



火種

〔三十八〕

林學政

林宇民特別注意那個豎着立放在山坡上，用草蓆包封着的打穀檯。

稻子收割後，那個檯子一直放在那裏，太重，不好抬，就把它豎立着封蓋起來，反正明年割稻時還要用。

那個地方離溪水很近，放倒後向前推，檯子就會順着山坡往溪裏滑，很省事。他藉口去大便，瞅着沒注。檢了一根竹竿子，放在打稻檯後面。

盼到晚上，大家聽了場長的時事報告後就上床。林宇民的心，一直像繃緊了的弓弦，他可以聽到自己心臟在卜通，卜通跳動着的聲響；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出其不意的在他耳畔大叫一聲，他那根繃緊的弦就會猝然迸斷。

今天晚上的天氣特別悶，好厲害的秋老虎！

他躺在床上，眼睛卻睜得大大的注視門口。營舍裏間或有打鼾和說夢話的聲響，時不時的有人在叫：「報告，小便。」於是，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聲，木屐聲，小便注入溺桶冬冬聲，然後又有一陣短暫的寧靜。

夜更深，幾點鐘了？十時，十一時？這裏的時間標籤，在原始的牛角嗚咽聲和「班長」的吆喝裏面，勞教犯只有在短促的睡眠，無法饜足的進食，以及無盡止的勞動中得到說明。幾點鐘，對他們並無特殊意義。

差不多是時候了，他不能再猶疑。也許，他想，我看到媽媽之後可以到廈門，甚至到廣州。我不願被扔進那個屍坑裏去做肥料，我的生命只才開始，我要去尋求更好的生活，不是怕苦，我向上天發誓，我不是爲怕苦，我要自由、自由……當然，必須先去看媽媽，我要告訴她：「媽媽，你的兒子回來了，多看幾眼，以後永遠看不到了！」

媽媽會等我的，她一定不會在沒有看到我之前死去，不會的，她在等我，我知道她會等我……

林宇民摸摸臉孔，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哭了，一臉孔的淚水。

他突然大聲叫道：

「報告，大便！」

接着，他立刻坐起身，穿好衣服，下床向小便桶走去，解完慢慢走回來。

他細心察看着周圍的情形，伙伴們似乎都睡眠了，也看不到哨兵在門口走動，他迅速地把墊在蓆下的簑衣翻過來，捲成一團，塞在棉被裏蓋好，把它弄成一個人蒙頭大睡的樣子。做好一切，他再度注視門口，還是沒有看到哨兵，他向小組的伙伴們瞥了一眼，在心裏喃喃的說：

「再見了，朋友們；再見了，兩位組長。你們都是好人，我會永遠記着你們的好處，現在我要走了，但願你們祝福我，就像我們曾經祝福過任何一個偷偷離開營舍的伙伴一樣。」

他以捷敏的動作蹲下身，鑽進床底下，輕輕地將事先準備好放在那裏的繩子拿出來，在繩端縛好一根小木棍，帶着它慢慢的向後面爬去，快到通道底壁了，他把木頭和繩子栓在一扇鎖住的行門上，於是一面放長繩子，人也跟着繩子一點一點向門上移動。這行動都是在床鋪底下活動的，進行得很慢，床下面有很多支柱，要很小心，才不會發生聲響。他好幾次碰到在走動的老鼠，但這並不礙他的事；這裏本來就是老鼠的天下，人們根本不當牠一回事。

現在，他終於爬到靠近大門口的床鋪下面了，他蜷縮在那裏等待換哨的時間。

他從外邊的腳步聲上，知道哨兵換了班，他耐心的大約等了十多分鐘。這事情不能急，扣好時間，按照計劃一步一步的做；新來的哨兵正在外邊來回走着，他想活動筋骨取暖，還是在袪除睡意？

聽聽哨兵的腳步聲接近了門口，林宇民忍住氣，用勁扯動着手中繩子，裏邊的竹門上就劈劈拍拍的響了起來。

哨兵站在門口，拉動槍機，大聲喝叫：

「誰？幹什麼？」

林宇民使勁的又拉了一次，裏邊的聲響更大。

「誰？想作死不成！」

哨兵怒聲的斥責着，快步走進營舍裏。

林宇民就趁這個時候，從床底下爬了出來，側着身子從門邊溜了出去。

沒有月亮和星星，天空和大地像是塗上一層黑

漆，到河邊田裏去的路常常走，他可以摸得到。打稻樁還在那裏，他移走了封蓋着的草薦，然後把它推倒在山坡上，照着他預先想像那樣，推送着滑到山邊溪水裏，然後跨進去，把竹竿用力往岸上一頂，打稻樁就像一隻小方船似的向河中間飄浮，順着流水而下。

到三明去的路他不熟，天那麼黑，他肯定會走上岔道；而且沿途要經過兩個分場，一不小心，就會被那裏的人端住，坐樁子從水上走，最安全，也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

好了，他喃喃自語着，由於習慣，他不敢說得太響。我終於成功了！

他露出勝利的微笑，深深吸了一口氣。

外邊的空氣多妙，雖然四週是漆黑一片，但在感覺上，那是一個廣濶的天地。他現在是自由了，他眞想把打稻樁撐到岸邊停下來，到山坡上去打幾個滾，跟他小時候到田野裏去玩那樣，無憂無慮的歡笑，大聲的歌唱，那是如何令人懷念的好日子啊！但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十年時間，這個他所熱愛着的世界，已經是面目全非……

開頭是出人意表的順利，這增長了他的勇氣與信心，可是他知道，未來仍像漆黑的夜色那樣難以捉摸，他不能過於樂觀，必須十分謹慎的去探索他的道路……

他靠在打稻樁中凝思着，如果有機會，他看過母親之後要去打聽傳黛的消息，她還沒有畢業，肯定是不會在家裏的，不過她的父親會告訴她的近況……天，她不會有什麼問題吧？不要因爲他給她最後的一封信，被她們學校拆看了，那可麻煩大啦！

陡的一道閃電劃過天空，耀眼的光亮，瞬間射着山、水，以及打稻樁中的他，那閃光似乎把他心中的秘密也照得透亮，一陣無端的驚惶，掐住他的喉頭，使他透不過氣，緊接着是轟鳴的雷聲。

糟，要下雨了！

想着，大雨傾盆而下。

他坐進樁子還不到一小時，水流緩慢，他大概還沒走出十里之外吧？再有兩個小時，他可能到達三明。這麼大的雨，他能挨得到那個時候嗎？

希望它是陣雨，一下子就過去了……

但是雨一直落個不停，而且越來越大。

他的衣服全部濕了，樁裏開始積水，他脫下上衣，吸滿樁裏的水，把它絞到河水中。但這顯然沒有多大用處，吸出去的，沒有下着的雨水多。

從嘩嘩的流水聲，以及樁子的簸動加劇，他可以想像到河水的逐漸上漲和湍急。這是很不好的情況，林宇民再不能泰然處置了。他感到自己的處境危急，他還能夠把打稻樁撐到岸邊嗎？即使上了岸，他又能怎麼辦，在這陌生的荒山野林中，他能夠到那裏去？

狂風、暴雨、湍流，以及陣陣雷聲，河水冲擊溪中礁石嘩啦——嘩啦——的潑刺聲，像是世界末日來臨象徵滅亡的交響曲。撕裂夜空的閃電，一瞬一瞬的映出猙獰的夜的面貌，好像是無數可怕的魔鬼，從四面八方向他撲來。

完了！他絕望的呻吟着。

老天爺眞的是老得昏瞶了，他怎麼不做一點好事呢？

打稻樁在水上飄浮已失去平穩，林宇民想用竹竿子來穩定它，但水很深，竹竿子頂不到底，流得又急，竿子一入水，像有人拉着似的隨着水勢衝去。最可怕的是他稍稍用力，樁子就失去重心，在水裏滴溜溜的轉個不停。

林宇民聽人家說起過，明溪是一條反覆無常的溪流，深的地方很深，中間的礁石特別多，但是在平常山中沒有大雨時，它很平靜也很可愛。但只要一場大雨，它完全變了樣，第二分場的木材就被衝散過很多次。

現在他已完全失去自己的力量了，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風雨、黑夜和咆哮的溪水；有如他把自己交給了黨一樣，沒有選擇的餘地。

是什麼時候了，天快亮了吧？東邊天際似乎灰白灰白的，但這並不能幫助他看清楚什麼東西。他像是一個變了過度驚嚇的嬰兒，無助地兩手抓緊樁邊，無助地蹲在裏面，任着流水衝擊、顚簸。

他不再想到自由，甚至去想母親或者傅黛，他在跟死神作着毫無把握的鬭爭。

風雨還在繼續着，天吶，你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肯歇手……

碰——一聲，樁子發出劇烈的震盪，他像是被挨了一拳似的向前仆去。他沒有仆在樁子上，而是摔在一塊礁石上；他感到額頭一陣劇痛，眼前迸出火星。一個更大水浪潑來，他又從礁石上被衝進河水中。

他會游泳，在天黑、浪急、礁多的河中，他撞破了頭，被利石割破手腳，歇盡身體裏的餘力，終算游到岸邊，當他爬上山坡時，癱在地上不能動彈了。

風雨停了，天也亮了，好一個可怕的噩夢！

他現在怎麼辦？這是什麼地方？他該向那個方向走？

他吃力地掙起身子，蹣跚的走了幾步。

會不會已經到了，甚或超過三明了？他要到山頂上去看一下……但是不行，兩條腿是棉花搓的，軟得提不起來，他最好還是先休息一下再說……

第四分場一大早就接到總場電話，說是第二分場有個營教分子逃跑了，不知道是夜間什麼時候跑的，也不知道朝那個方向跑，通知武裝公安人員和幹部要特別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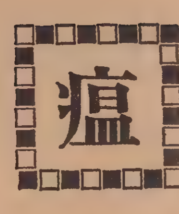
兩個伙房裏負責砍柴火的人，早晨雨後仍然由一個武裝帶着上山砍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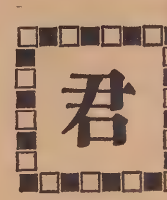
林宇民在山上碰到了他們，當天下午被押回第二分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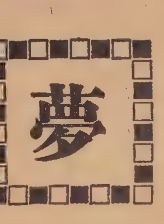
晚上的鬭爭大會免不了的，他被打得很兇，馬偉才把他吊在樑上，命令每個人都要上台去打。誰要是打得輕，那麼這個人也得挨人家的打。

他被關在三尺見方的小穀倉裏，每天只准吃一頓飯和一罐鹽水湯，寫檢查、坦白、保證，到第四天，才走出小穀倉，調到特教小組裏去勞動。

大概是鍾敏跟李子貽的幫忙，他在特教小組只就一個月時間，又回到第三小組。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使馮東山大爲冒火；人家把他的特教小組當作菜園門，要開就開，要關就關，只就這麼幾天時間就出去了，他太沒面子啦，於是就向馬偉才報告。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孟良崮之敗，對整個戰局影響至大，整編七十四師是國軍最精銳部隊，全部美式裝備，抗戰八年，屢建奇功，王耀武就靠這一軍（原為七十四軍）奠定以後的功名富貴。死守常德的五十七師，便屬這個軍，現任師長張靈甫，陝西人，畢業黃埔軍校四期，不但能打仗，書也讀得好，文武兼資，是國軍將領中最優秀人才。共軍一向指國軍有「五大王牌」，即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張靈甫整編七十四師，邱清泉第五軍，胡璉整編第十一師，遇這五支部隊不打，新一軍，新六軍在東北，其餘三軍均在中原地區，國軍一向打得共軍東奔西竄，就靠這三支機動部隊，七十四師全軍覆沒，此消彼長，對軍心影響尤大。

七十四師所以失利，因為這一地區陷共太久，為共黨澈底掌握，國軍一開進，便入盲人瞎馬亂摸，當地無法得到情報，只靠空軍偵察由中央供給，中央方面止由劉斐負責，劉斐便造假情報使國軍上當，最重要者是共軍陳毅部第六縱隊已南竄梁邱，劉斐卻通知七十四師共軍已北竄淄川、博山，張師長根據這一情報向前挺進，墮入共軍包圍中。孟良崮本是一座石山，七十四師不熟悉地形，未將周圍村落佔領，食水糧食都成問題，終於遭致慘敗，七十四師如保持完整，以後戰局不致如此。

南麻戰鬥

陳毅部，自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孟良崮一戰再度得手後，其勢日益猖獗；國軍經澈底檢討失敗原因與共軍戰法，為求迅速擊滅魯中共軍，乃變更部署，積極整補；以主力由蒙陰至顏莊方面，先向沂山共區老巢之南側作錐形突破，整第十一師為錐端；爾後與由臨沂北進牽制部隊，向沂水分進合擊，捕殲共軍於戰場。另以一部進出臨朐附近，威脅共軍側背，以策應南麻之作戰，依據上述作戰方針，於六月底對共軍完成部署。

一、李延年兵團：「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師）、整第四十八師，及整第九師之預第二旅」，位置臨沂、湯頭、河陽地區。

二、歐震兵團：（轄第五十七、及整第二十師之第一三三旅），位置桃墟、蒙陰地區。

三、范漢傑兵團：以黃百韜指揮整第二十五、整第六十五師為右縱隊，位置蒙陰（不含），新泰地區，以胡璉指揮整第十一、整六十四師為中央縱隊，位置新泰（不含）蒙陰寨地區，以邱清泉指揮整第五師、整第八十五師為左縱隊位置顏莊、萊蕪地區。

四、以整第九師、整第七十五師為第二線兵團，另以夏楚中兵團之整第四十五師位置濰縣附近，整第八師主力位置安邱，一部位置臨句（旁月，下同）附近。

六月廿七日，范漢傑兵團開始向南麻攻擊前進，戰至三十日，整第十一師即自整第六十五師左後方秘密超越前進，一舉攻佔南麻，俘獲物資極多。爾後即以整第十一、整第五師掃蕩南麻、魯村地區共軍；以整第六十四、整第二十五師會攻東里店；整第六十五、整第九師主力，及河陽北進之整第九師之預第二旅，會攻沂水；整第五十七師與由蒙陰東進之整第二十師之第一三三旅會攻坦埠，先後於七月四日收復坦埠，七日收復東里店，十一日收復沂水。

陳毅於國軍進克南麻同時，以其第三、第八縱隊自南麻以北，經博山會同第十縱隊向泰安方向流竄；其第一、第四縱隊自沂水西北地區向費縣方面流竄；陳毅自率第二、第六、第七、第九及快速縱隊，退據馬站、蔣峪間保持機動。企圖乘國軍分兵回剿時逐個擊破。旋以國軍克復東里店、坦埠、沂水等要地，陰謀不售，乃以其右兵團於七月七日陷泰安，十六日陷寧陽；其左兵團於七日陷費縣，直趨嶧、棗，十三日進犯滕縣，企圖接應魯西劉伯承之東進。

七月十五日，國軍整第四十八師由河陽，第七軍由湯頭，整第八十三師由臨沂經費縣，整第六十五師由坦埠，整第五十七、整第八十五師及整第二十師之第一三三旅，由蒙陰經泗水，整第五師由萊蕪經泰安，整第七十五師之第十六旅，由新泰經泰安、樓德，分途進剿西竄共軍。同時，整第九師於沂水，整第六十四師於東里店，整第二十五師於北代山，整第十一師於南麻各附近，繼續清剿殘共。陳毅見國軍主力西去，乃集中第二、六、九及快速縱隊，於十七日夜開始圍攻南麻；另以第七縱隊阻我援軍。激戰六晝夜，整第十一師陣地屹立未動。共軍傷亡慘重，勢漸不支。同時，國軍整第九、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各師分別擊退共軍之第七縱隊，進至南麻附近；圍攻南麻之共軍，乃於廿三日拂曉向臨句方向潰退。廿四日，陳毅復自不量力，再以第二、第六、第八各縱隊圍攻臨句；廿九日，更增第三、第五、第七縱隊，及快速縱隊，繼續進犯。守軍整第八師與空軍密切協同，激戰終日，共軍傷亡極重。而整第九、整第二十五、整第六十四各師，復於三十日到達臨句附近，共軍遂向桓台方向逃竄。

七月十五日，向西流竄之共軍，因知劉伯承部傷亡重大，無力東進；國軍增援津浦中段部隊復漸進迫；其第一、第四縱隊乃自滕縣、鄒縣回竄嶧、棗東北地區。但因沂河水漲，且受國軍左追剿兵團壓迫，遂又回竄滕縣以北。迄八月一日，鑽隙渡泗河北竄。其第三縱隊自兗州以北向泰安以東回竄。第八、第十縱隊自濟寧以北地區向汶河以北退竄。因汶河水漲，渡河困難，復受國軍右及中追剿兵團壓迫，乃於二十七日竄據濟寧西北地區。八月三日，其第四、第八、第十各縱隊，亦於濟寧、汶上地區會合，乘夜經蜀山湖兩側渡過運河，向鄆城竄去。是役，共軍傷亡約十五萬人，被俘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名，國軍傷亡官兵約四萬員。

檢討南麻戰鬭，由於共軍自孟良崮得手後驕盈自滿，致戰畧指導過低估計我軍。兵力使用，復違背重中原則，致遭各個擊破。尤以南麻、臨句之攻擊，均係逐次參加，未能集中使用，致攻擊難以奏功。竄犯費、滕縣、泰安、濟寧一帶地區共軍，亦因過於輕率妄進，置後方交通連絡於不顧，以致補給困難，兵力疲憊，逃亡日眾，戰力因之消耗。他如沂水、汶河水漲，影響作戰行動，亦失敗之因素。反之，國軍以嚴肅之態度臨敵，心理上已握先制之機；魯中部隊以之轉用於膠東、魯西方面，使各均能對共軍採取攻勢；益以計劃適切，準備週到，協同良好，尤其是遇到了兩個能打硬仗的將領，即整編十一師師長胡璉，整編第八師師長李彌。南麻之戰，陳毅親自督戰，陳毅自不敢輕看胡璉，但陳毅算算自己的大砲多於胡璉一倍，定可制壓住南麻守軍，但胡璉早有預防，將火力集中使用。因此，守軍砲火反較共軍猛烈，加之空軍凌空助戰，也制壓了共軍的活動，所以共軍在南麻遭受慘敗，也是陳毅叛亂以來，第一次攻堅不下。

至於攻臨句，是陳毅想挽回面子，以爲攻不下南麻，攻下臨句也好，誰知又遇到尅星，李彌堅守臨句，吸住共軍主力，幾乎全軍被殲。

惜以對共軍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各縱隊殘部，未能聚殲於大運河以東地區，致其逃往魯西後益壯大劉伯承之聲勢。而對共軍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九各縱隊殘部，亦未跟踪追殲於桓台和津浦線地區；致其分竄膠東、魯北整補；使爾後爲害益烈，殊爲遺憾。雙方兵力之比較，國軍除空軍及勤務部隊外，約三十六萬人，員額幾一倍於共軍。但在每一局部戰鬭時，共軍人數恆較我爲優勢。足徵共軍在戰畧上固爲守勢持久，而戰術則爲攻勢快速。尤以共軍向沂山且戰且退之際，一面實行對進戰術（按即所謂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一面秘密集結主力於蔣峪、馬站地區，企圖先分散國軍兵力，爾後以主力殲滅國軍之一部。此就一般內線作戰指導而言，可謂出人意表，別具一格。陳毅於是役試驗對進戰術成功後，各地共軍爭相倣效，恆使國軍之整個進剿計劃，蒙受鉅大之影響。尤以劉伯承實行空心戰術南竄大別山區，頓使整個戰畧形勢發生變化。

從孟良崮到南麻，臨句戰鬭，共軍不但戰鬭力增強，戰術也日益改進，國軍仍然墨守抗日時代戰法，以陣地戰對共軍機動戰，處處吃虧，當時在魯南地區擔任指揮官的最初是王敬久，一開始就遭受重大打擊，其人任師長尚可，指揮大兵團作戰，實在不能勝任。以後換了湯恩伯，湯恩伯這抗日名將，也能指揮大兵團，任師長時曾參與剿共之役，深知道共軍戰術，自比王敬久高明。但湯恩伯仍然不脫陣地戰的範疇，七十四師便在他指揮下輕師急進爲共軍所乘，加之參謀次長劉斐是共諜，國防部第二廳（主管情報）廳長郭汝瑰是共諜，不但把國軍調動情報隨時通知共軍，還把國軍調入共軍佈置好的陣地，此是國軍失敗最大原因。

在作戰方面，國軍對共軍作戰越打越陌生，共軍對國軍愈打愈熟悉，如陳毅喊出的「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以後便使國軍陷於被動，因爲要留一大部份兵力防守後方，能用的兵力便愈來愈少，共軍可集中全力攻國軍一點。無須分兵守衛後方，走到什麼地方就地補給，國軍則要携帶輜重，雙方戰事便形成一種新形勢，即共軍打敗了，國軍追他不上，國軍敗了一定走不掉，以後各次大戰役都是如此失敗。

其實，此一戰法亦並非共軍所發明，歷代流寇不論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均以此法破官軍，至清代捻匪張宗禹股，竟以烏合之眾敗僧格林沁百戰勁旅，使之全軍覆滅，就是用的這種戰術，不過當時捻匪稱「打磨戰術」，陳毅則改稱對進戰術，國軍恃勇輕進，未作通盤籌劃，一次失利便動搖信念，如七十四師之敗，許多友軍不敢冒險援助，恐怕遭遇共軍埋伏，都是敗因，總之，魯南戰事之失利，成爲後來全盤失敗之基本原因。

中國抗戰實錄

【73】

中華民國之誕生

日本多角外交戰略

日本政府基於此一方針，表面上避免和列強發生磨擦，所以交織成多角外交的戰畧。

對俄國——爲維護在東三省的權益，謀求協調。

對英國——強調嚴守日英同盟精神，博得其支持。

對法、德、美國——和在中國利害關係較深的法德兩國謀求協調，另一方面意圖拉攏美國爲後盾。

至於對中國——則首先在謀使對日感情好轉，獲得其對日信任。

經過「甲午」、「日俄」兩度戰爭而形成固定方向的帝國主義日本，兼有封建主義的領土侵略和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之雙重性質，所謂「滿蒙特殊化」或「東北、外蒙第二朝鮮化」等蠶食領土的行動，屬於前者，在這一方面和帝俄的目標有所抵觸；至於在中國國內，則以加強其合法性的經濟權益、獨佔市場爲目標，屬於後者，這一方面又和英國的利權發生衝突。然而，在「滿蒙地區」俄軍勢力強大，另一方面以長江流域爲中心的英國產業資本也凌駕日本之上遠甚；因此，日本乃謀求和俄國互相了解，以交易利權的手段逐漸攫取「滿蒙」；和英國則採取在外交方面妥協，有時甚且追隨其後，但謀發展經濟權益的戰略。如上所述的一些政策，自一九〇二年以來，在分別先後三次締結的「日英同盟協約」（一九〇二、〇五、十一年）及「日俄協約」（一九〇七、十、十二年）中，都已經編織進去。

俄帝攫取外蒙

由於日俄戰爭敗北，還沒有恢復實力的俄國，對於中國革命的反應，是力謀和其他列強國家協調，不干涉中國內政；並且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將會有怎麼樣的變化，也並不關心。

當時，俄國在對中國的貿易量方面，雖然僅次於英、日、美國，但實則自中國輸入的產品較多，而由俄國輸出的工業品較少。所以，俄國也沒有表現出積極爭奪中國市場的興趣。

俄目標在中國的領土

俄國眞正的目標所在，是中國的領土。她意圖趁中國內部混亂的機會，併吞東三省和外蒙古；這個工作，一步一步地在向前推進。是故，俄國也和日本一樣，不願意中國成爲強甚的統一國家，而希望戰亂長期繼續下去。

在中國內部，「南——北」、「革命軍——清廷」、或者是「革命軍——北洋軍閥」的對峙情勢，不論其形態如何，只要是能夠僵持在勝負難決的狀況之下，對於俄國來說，便會越發有利。

使外蒙古假獨立之名，而實則置於俄國控制之下的具體工作，已經在這一年——一九一一年的夏天開始。

七月十日，俄國悄悄地唆使外蒙古的王公們集會於庫倫，使他們作成要求俄國援助外蒙獨立的決議；然後根據這個決議，由外蒙派遣代表到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以俄國承認外蒙獨立爲交換條件，約定將外蒙的貿易、鐵路、郵電、礦業等項權利奉送給俄國。

名爲「獨立」實爲附庸

俄國很巧妙地兜了這麼一個圈子。它很明白要是突然讓外蒙爲屬國，則會在和列強的關係上於己不利，所以打出由外蒙來要求援助的戰術，作爲外交上的藉口，暫且先把中國對外蒙的影響力排除出去，故而強迫要求清廷停止其將要在外蒙所進行的行政改革和向外蒙增派軍隊。於是，清廷庫倫辦事大臣三多乃停止了行政改革，並且正要和外蒙王公有所協商之際，而俄國已經派來部隊八百人侵入庫倫，並且還有四千人部署在俄蒙邊界，增加壓力。

正在這樣的情勢之中，中國國內爆發了辛亥革命。

外蒙古的王公們，認爲這是他們「獨立」的最好時機到來，乃乘清廷正爲應對革命情勢而極度繁忙的間隙中，於十一月三十日舉行會議，決定「獨立」。

「獨立」的藉口是：「蒙古本來是清廷的臣屬，而不是中國的臣屬；排除了清廷的中國，和蒙古的關係當然斷絕。」

十二月一日，外蒙宣告「獨立」；同時，頗多俄軍、蒙軍侵入清軍防營，強迫接收了武器彈藥。

俄向清提出五項要求

這時，俄國還在對清廷做作出抑制外蒙古王公「獨立」的姿態；但旋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突然照會清廷提出有關外蒙問題的五項要求，一方面雖然在迴護自己介入外蒙「獨立」的責任，一方面卻明白地表示出實際要把外蒙攫爲其屬地的意圖。這五項要求的內容如下：

「一、中國可與外蒙古在庫倫訂約，聲明㈠不駐兵外蒙古界內。㈡不移民外蒙古界內。㈢不干涉外蒙古內政；惟中國有治理外蒙古之權，仍設辦事大臣，管轄蒙人。

「二、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主權，俄人均歸辦事大臣管轄；惟中俄兩國關於蒙古之交涉，則仍由北京政府與聖彼得堡政府協商。

「三、中國如將來在外蒙古建設鐵路，應先通知俄國，並承認俄國有建設由俄邊至庫倫鐵路之權。

「四、中國將來在外蒙古，有何項改革，均應預先得俄政府同意。

「五、俄國應飭駐蒙領事等官，協助擔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

翌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自稱「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宣言成立「大蒙古國」，組織政府。但實則這個「大蒙古國」的一切，都在俄國操縱之下，連哲布尊丹巴的皇帝即位儀式，也是俄國方式。並且由俄國派來軍人訓練外蒙軍隊，武器彈藥也都自俄國購入。此外，俄國更給予二百萬盧布的借欵，但卻以外蒙的交通網及金礦作為抵押。

與日英訂下交換條件

俄國為了為外蒙「獨立」造成既成事實，而策謀取得日、英兩國的諒解，於是，乃於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和日本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承認內蒙東部地區為日本勢力範圍，換得日本的支持；同年九月，和英國協議，以承認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為交易條件，而得到英國同意外蒙「獨立」。

在此之後，俄國對於中國，也想以承認中華民國為交換承認外蒙「獨立」的條件，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月，俄國承認了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當時並沒有承認外蒙「獨立」。後來，外蒙問題，仍然是中蘇（蘇聯）之間遺留未決的課題。

在另一方面，日本和英國之間，為了爭取在中國的經濟權利而展開了外交戰；不僅清廷、甚至熾烈到連其他列強國家也被牽連進去。

徹底說來，英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固然可以說是站在不干涉的立場，但她對於自己的權益，卻絕對不肯鬆手。

英國是在中國擁有最大權益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所以有關革命的情報，能夠很快地到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葛福，早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就獲得了武昌新軍不穩的消息，立即便於十月三日要求駐上海的英軍支援；可見其消息靈通，反應敏捷的程度。

日圖與英勾結

當革命軍剛一發難之初，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便為確保漢口租界安全，馬上要求英國駐華海軍司令溫斯諾策劃必要措施；同時，並以外交團長的地位，和清廷交涉，獲得軍事行動不得威脅到租界安全和各國利益的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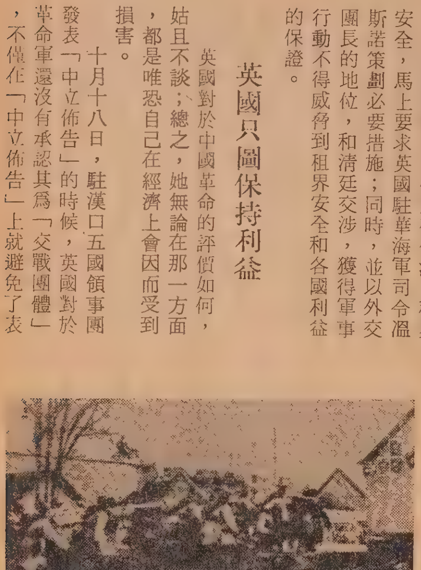
英國只圖保持利益

英國對於中國革命的評價如何，姑且不談；總之，她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唯恐自己在經濟上會因而受到損害。

十月十八日，駐漢口五國領事團發表「中立佈告」的時候，英國對於革命軍還沒有承認其為「交戰團體」，不僅在「中立佈告」上就避免了表現「交戰團體」的語氣，而且英國外相葛雷還曾特別訓令朱爾典「對於革命軍認為其具有交戰團體地位的看法，不切實際」——明白表示了英國政府的立場；這是由於顧慮到如果進一步承認革命軍是「交戰團體」，則將招致清廷的抗議。



清軍使用德製的機關槍。



日軍以軍火支持清軍，向革命軍反攻。

然而，相反的是，她的實際態度，卻有相當彈性。當武昌革命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照會各國領事要求承認「交戰團體」地位的時候，英方的反應是並不否認。還有革命軍禁止運輸軍需物資，各國都沒有正式接受，但英國卻予以遵守。這是基於維護在革命軍控制之下的英國人生命財產等所謂實際利益的理由，儘可能地避免刺激革命軍。像這樣以實際利益為中心的中立政策，最具有象徵性的表現，是後來在十一月十四日所發表的外相葛雷談話，其內容如下：

「本人希望中國革命的結果，能組織一個使中國強大，不受外國干涉，而能執行政務的中國政府。像這樣的政府，不僅能得到我們的承認，而且能得到我們的友好與支持。我們更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政府成立之後，在貿易方面保持門戶開放政策；至於政府由誰來組織，在我們來說，並沒有任何重要性。」

以與列強各國協調為目標的英國外交，循此方針，貫徹執行——一方面使列強之間不起糾紛，一方面是為了不讓某些國家搶先行動，故而對中國不加干涉，是一種三面牽制的外交手法。例如美國曾經試探要派遣軍艦保護美國僑民，法國也曾有計劃介入其勢力範圍內的雲南，但都被英國政府所制止。

還有，英國所特別關心的是貿易據點上海、南京的安全，曾經一度打算和美、日、德、法等國協商，各派軍隊一千五百人「共同介入」；又當十一月四日上海光復之際，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即曾命令英國人所組織的志願軍佔領上海車站。

說「寒流」

方劍雲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由於北韓南侵，南韓猝不及防，全國大半失守，美國歷史上最顢頇的總統杜魯門卻投袂而起，命令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率美軍介入韓戰，又命令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出緊急建議，要求聯合國出兵援韓，偏偏蘇聯駐安理會首席代表馬立克爲了支持中共政權，不願與中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同席，自動缺席，於是就在蘇聯代表缺席情況下，安理會一致通過聯合國出兵，自由反共國家也自動出兵參戰，共計十五國，加上美、韓，便是十七國之師，眞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自從春秋齊桓公大起十七國諸侯伐楚以來，歷史上尚未有如此的盛事，義舉。

當時參加韓戰的十七國，因手頭無資料可查，記憶中除美、韓外，計有英、法、加、澳、紐、南非、菲、泰、土、依索比亞、哥倫比亞、其餘四國似乎有越南同希臘，可能有巴基斯坦與伊朗。中國政府本來派出三萬三千人參戰，由劉安棋將軍統率，爲聯合國謝絕，聯合國當時所以婉拒中國出兵，就怕毛軍作爲藉口參戰。

北韓共軍本是打南韓措手不及，由於準備已久，最初攻勢確實相當凌厲，美國倉猝介入，一開始也吃了敗仗，先遣師師長田安少將被俘，激怒了麥克阿瑟元帥，親率第七艦隊由仁川港登陸，直搗平壤，北韓在仁川港的防禦設備，遇上第七艦隊沒有還手之力便告失守，美軍由仁川登陸一鼓攻佔平壤，平壤是北韓「首都」，在朝鮮半島又是蜂腰地帶，平壤被聯軍攻克，在平壤以南已經抵達南韓最南地區釜山附近的北韓共軍，便如在高山滑雪一樣，頓時一敗塗地，奪路奔跑。但能逃回的不多，全被聯軍殲滅俘虜，金日成逃到北韓最北濱臨鴨綠江的一個據點，隨時準備放棄。

美國當時並無意協助中國政府剪除毛幫，所以在攻下平壤時卽公開聲明，美軍決不渡鴨綠江，不特如此，美軍並不願逼近鴨綠江，所以未攻新義州，所以韓戰與毛幫可說沒有半點關係。眞正處於進退維谷境地的是史太林，北韓南侵，金日成是得到史太林許可，史太林是因爲美國自南韓撤兵，以爲美國有意放棄南韓，所以才命令金日成南侵，以爲一舉可以攻下南韓，統一朝鮮半島，則對日本可造成重大威脅，亦可攻客台灣，席捲東南亞，亞洲赤化指日可待，不料史太林的美好希望，被顢頇胡塗，但剛愎自用的杜魯門一拳打碎了。

毛軍入韓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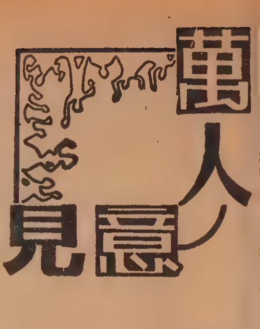
上面已經說得淸楚，美國當時決無意協助中國政府光復大陸，不僅沒有意摧毀毛幫，卽對韓共亦留有餘地，所有聯合國軍佔領之「三八綫」以北屬於北韓共黨政權統治區，均不讓南韓政府接收，可知美國政府在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其遜主持下，對於反共國家並不眞心支持，自然更不會與毛幫衝突。

以國際形勢而論，毛幫固不必介入韓戰，再以毛管區情形而論，毛幫實在也無力介入韓戰，但毛幫竟然參戰，此一件事，在當時所有自由世界的人士，不論立場是左右中，無不一致認爲毛幫介入韓戰是受到史太林的壓迫，因爲史太林自己捧了一個燙手的蕃薯，沒法處置，把它交給毛澤東，但到了赫毛反目互罵時，赫魯曉夫始道出秘密，原來毛幫介入韓戰，是毛澤東自動請纓，一連數天請求均未邀史太林批准。史太林當時以爲丟掉北韓已無可挽回，不要因毛幫參戰把經營二十多年始攫取到手的中國也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當時尚未偷到美國原子秘密，未製造成原子彈，恐怕引起世界大戰，美國原子彈將投向莫斯科。

毛澤東電請不准，乃派周恩來赴俄到黑海別墅謁見史太林，再三說明決不會引起大戰，毛幫參戰無論惹多大的禍，也決不會連累「祖國」，最後算是得到史太林允許，但不准毛幫正式介入，毛澤東乃以「志願軍」名義參戰。此一經過自赫魯曉夫說出，毛幫未有一言辯解，可知是眞實史料。

毛澤東何以苦苦懇求介入韓戰，到目前爲止，眞象已逐漸大白，其用心約有以下各項：

藉此消滅投降與被俘國軍，當戡亂戰事逆轉時，許多叛將紛紛降共，最大的一部份是傅作義華北剿總所指揮約有五十萬（包括以後隨傅投共之綏遠董其武部），其次是陳明仁部，還有河南省主席張軫部，雲南省主席盧漢部，以及先投共之整八十四師吳化文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與七十七軍軍長何其灃部，新疆陶峙岳部，加上被俘國軍被編入毛軍的，總共在一百萬人以上。這些部隊雖然被長官所誤隨之投毛，但心內仍然傾向中央，一旦有變，必然反正，毛澤東明知爲心腹之患，但一時又無可如何，乃以「抗美援朝」爲手段，調這類部隊去韓戰場作砲灰，以肉體抵禦美軍的油燒彈，重要叛將如陳明仁、吳化文均曾到韓戰場作戰，雖未被油燒彈燒死，但所部均已化灰，至於共軍本身，不屬於毛澤東嫡系的部隊也大量調去韓戰送死，毛澤東此一惡毒手法，當時確實得逞，但天道好還，其子毛岸英便在北韓被美機炸得屍骨無存，報應如影隨形，便不能不信。



鄧小平反對毛澤東文藝路線 否定現實生活存在階級鬥爭

指責文革新幹領導班子工農兵隊伍文藝水平低

中共以全面批鬥鄧小平爲實質的反「右傾翻案風」運動主力，已從教育界、科技界轉入文藝界，農村及工礦企業單位亦紛紛響應。綜合有關資料研究，鄧小平顯然已遭整肅無疑，現將有關情況扼要報告如次。

繼續發表「倒鄧」專文

三月三日「新華社」發表以「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爲題的文章，文中指稱：「教育界、科技界颳右傾翻案風的走資派，都同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有着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繫。他們在大颳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一個個搬出『後台』來嚇唬革命群眾。這個後台就是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他（按即鄧小平，下同）對於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他一手煽動起來的右傾翻案風，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復辟活動，它有國際、國內根源，有歷史和思想根源，有一套反革命的手法。它上有代表人物，下有階級基礎。」因此，「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他搞修正主義，就要批判。」

出版「倒鄧」專輯

一、「人民出版社」正「緊急出版」「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一書，該書內容有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三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文章和「紅旗」雜誌三期四篇文章（按：該期內容依序爲「評『三項指示爲綱』」，作者梁效、任明。「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作者「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走資派」，作者池恆。「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作者初瀾。「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作者桂志。「不許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作者趙源。）

二、北平「民族出版社」已用蒙、藏、維、哈、朗鮮等少數民族文字翻譯出版「人民出版社」「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一書，分發至各少數民族地區。

文藝界的「反右傾翻案風」鬥爭

三月四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三期文章——「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作者初瀾。同日，「新華社」亦發表題爲「資產階級在那裏進攻，無產階級就在那裏戰鬥」的文章。六日，該報又刊出「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文章，題爲「否定文藝革命是爲了復辟資本主義」。三文內容大同小異，都是中共在「文藝界所製造的『倒鄧』輿論。三文指鄧小平反對毛澤東文藝路線、政策、反對江青「樣板戲」的「罪狀」有五：

一、否認現實生活中存在着階級鬥爭，反對文藝作品表現階級鬥爭，認爲「生活中並不是到處都有階級鬥爭」，「強調寫階級鬥爭，就是有點絕對化」。並認爲文藝都來歌頌所謂無產階級形象，就造成「雷同」、「題材狹窄」、「人物一樣」，中共指稱這些論調是「文革」中批判過的「寫中間人物」、「反題材決定」論的回潮。

二、「召開翻案會，準備翻案材料，甚至誘逼文藝界的老知識分子『上書』攻擊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和文藝政策。誘逼未逞，又指令旁人代筆，如此等等，一時搞得烏烟瘴氣。其目的是要把文藝『扭』回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上去，否定文化大革命。」

三、攻擊毛婆江青所領導的「樣板戲」是「一個形式、一個辦法、一總調門」，是「一花獨放」，「妨礙了『百花齊放』」，「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像『緊箍咒』一樣，『束縛了創作精神』，『阻礙文藝發展』」，對『樣板戲不是不看就是嘲諷』」，更「把樣板戲視爲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一九六四年，「奇襲白虎團」劇組爲他組織專場演出，演員已化好裝，他執意不看。十年後——一九七四年，學習「樣板戲」經驗而創作的彩色故事影片「春苗」，他只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連聲斥責：「極左」，表示極大的反感。他不但自己不肯看，還說：「廣大工農兵對文藝現狀不滿」，「現在樣板戲的票都賣不出去了。」

四、「文革」前，「他就竭力提倡『輕鬆』、『無害』的文藝作品。他重新上台之後，又故態復萌，凡是和樣板戲唱對台戲，或者歪曲工農兵的作品，他就一見傾心，親自出馬，大力撐腰。他利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加以歪曲，爲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資、修』文藝開放綠燈。」「他指令文藝界要大編舊戲，從三皇五帝一直編到近代，編

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

五、他叫嚷要對文藝界進行「整頓」。指責在「文革」中竄升的新幹部、領導班子和工農兵文藝隊伍「水平低」，「這也不行，那也不是」，非但「演不了戲」就「連個文藝刊物也辦不好」，「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說的一無是處，恨不得把他們一棍子打死。」公開提出：「對十七年文藝要重新評價」。造成一段時間文藝界吹捧「四條漢子」，爲舊文化部評功擺好，揚幡招魂，爲「壞戲」「三上桃峰」、「不平靜的海濱」翻案的思潮。他還「妄圖把那些『橫下一條心，拼老命』是『熱心』復辟的『內行』們請上台，讓他們再次竊取文藝界的領導權。」認爲「不管黑線、紅線，培養出人，能搞出東西就行」，大颳「業務颱風」，齊吹「白專」道路。

清除帶有鄧小平形像影片的記錄片、新聞片。

二月十八日，中共曾通令停止學習鄧小平去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肯定地指出，鄧小平確已再度遭受整肅。

「文革」初期，陶鑄遭受整肅前夕，中共中央亦發出「指示」，從所有影片、書報中剪除有關陶鑄形像部分。林彪政變流產，中共中央也同樣通令剪（刪）除全大陸影片、新聞紀錄片、書報，以至教科書中，有關林彪的影像，及「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接班人林副統帥」字句。這已成爲中共整肅高級共幹的慣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鄧小平雖已被「拉下馬」，但中共認爲「老走資派沒有了，還會出現新的走資派，還會有意志薄弱者，被資產階級俘虜，充當他們的代理人」，因此，仍必然利用大小宣傳機器繼續「批鄧」，徹底把鄧小平批透、搞臭。同時，這種作法一方面是用以震懾「文革派」以外的幹部，一方面則是鎮壓大陸人民反反中共的潛在意識。

武漢軍區楊得志批鄧運動採中立

據有關方面所獲大陸消息：共軍「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曾對毛江集團掀起的批鬪「走資派」運動，深表不滿，並反對在他的「軍區」內推行這個運動。

「武漢軍區」是共軍「十大軍區之一」，管轄湖北、河南兩個共軍「省級軍區。」

今年二月間，在武漢東湖療養疾病的楊得志對其部屬很感慨的說：目前所進行的「反走資派」運動，已使他的病情加重，並認爲自「文革」以後，就沒有「走資派」了。他曾指出該「軍區」的所屬部隊，不要在這個運動上浪費時間，要按照原訂計劃完成備戰訓練。……楊得志還告訴該「軍區」的「政委」說：「地方搞地方的，他們鬧翻天，讓他們去，咱們不管，只要別鬧到咱軍區就算了。」

有關方面說：由此可見共軍上下對這次的批鬪運動，表面上是保持中立，而實際上則是採取反對的態度居多。

楊得志現年六十七歲，早年屬於共軍「紅四軍——紅一軍團」系統，這個系統的領導頭目是林彪和聶榮臻。

楊得志曾任中共「抗美援朝軍司令員」，在「文革」期間一直很活躍，當時是共軍「濟南軍區司令員」，於一九七三年年底，調任共軍「武漢軍區司令員。」

江青愚昧發動批孔
大陸人民重見儒道

人生存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人生當然是有目的，各人目的或有不同，但全人類的目的則只有一個。就是「繼續下去」。不錯，是將人類的文化、科技，一代一代的傳下去，每一代加以擴展發揚，務使有一天人類能掀開宇宙的奧秘，打開人類無知的枷鎖。但要達到這一目的，人類就要合羣，要互相信賴。最要緊的，就是互相友愛。沒有愛，人類是決不會前進的。但有些人眼光淺窄，不懂愛爲何物。他們每好損人利己，他們根本不懂人生。但當生命將要結束時，往往又後悔不已。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爲什麼人人都到死前才明白人生的眞義呢？又有多少人是虛渡了這一生呢？

愛是無形、也是永恆的，只有愛才能引起共鳴。愛代表了貢獻，憐憫、同情、犧牲和寬恕。人與人之間，要有愛作潤滑劑，人類才有希望，才有幸福。

愛國的，爲國家作出貢獻，再偉大一些爲全人類作出貢獻。貢獻不是難做到。只要立定一個有益於人類的志向，奮力去做，不論成功與否，都是表現了愛，古語有『成功成仁』，這是兩回事。因不成功也可以成仁。貢獻的偉大，不在於報酬，而是在於愛的表現。貢獻是無私的，但太多人太自私了，他們譏笑互助是多餘的，貢獻是愚蠢的。這些自私的人，每每爲個人利益，不惜向全人類挑戰。他們不單止詆譭正義和眞理，甚至煽動人們互相仇視，使愛無立足之地。但人們爲什麼又互相仇視呢？在上位的人，不懂愛護人民，是不負責任。人民明知其不對也不敢反抗，也是不負責任。爲怕死而偷生，爲私人安逸而放棄責任，都是不對。我們今天的成就，是先人用他們的智慧、精力，甚至生命換來的。今天我們吃的果實，是先人種的。如果我們現在不種樹，後人那有果吃呢？聖經有句名解：『

施比受更爲有福』。當然，施者應不望報答。但精神上的喜樂是無法形容的。只有禽獸不如的人才會自吝。他們快樂往往是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

『惻隱之心』，就是憐惻與同情之心。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而世上偏偏有許多披着衣冠的非人動物。這些非人動物與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畜牲懂得合羣和互助，而他們不懂。這些禽獸不如的畜牲，雖然見着殘肢破體，爲自由而喪生的人，順水飄浮到他們的面前，也恍如不見。這還不止，他們更每加以無情的唾罵，令人齒冷。人性應有憐憫和同情，故此人每每互相幫助扶持。但在那些披衣冠的禽獸裏，就只能看到貪婪、慾望和自私。一日有這些畜牲存在，一日人類就不能和平共存。

能夠犧牲的人也就能做到慈讓和貢獻。有些人犧牲個人利益，爲眞理而奮鬪。有些人犧牲性命，爲正義、爲自由而捐軀。其犧牲雖不同，其意義則一。犧牲是愛的昇華。惟有犧牲，人類才能保有愛、正義和眞理。

我相信，個人最難做到的，就是寬恕。只有能超出世俗的人才能做到寬恕。寬恕是神聖的。我們是平凡的人，故此我們不能寬恕一切的人。我們只能愛一個值得我們去愛的人，同樣我們只能寬恕一個值得寬恕的人。一個值得寬恕的人就是一個肯改過，能自我寬恕的人。換言之，就是一個自愛的人。

我們要明白一點，就是恨的施與每每只能得到恨的回敬，只有愛的施與，才能像連鎖反應般，使萬人受澤，故此，支出的愛，有時會得到更大的利潤。

寫到這裏，我認爲我們要感謝江青。她發動了批孔運動，宣揚法家，提出黃老之治。她的愚昧，使中國人重新見到孔孟仁愛之道。在此一年之始，我謹祝中國人民能重新體驗愛的溫暖。也希望海外的中國人不要遺棄和忘記大陸裏苦難的一羣。

（李文浩寄自美國）

鄧小平被貶外交部
北平櫥窗鄧像消失

中國大陸「反右傾翻案風」運動主要對象鄧小平的相片，已經從公共櫥窗中消失，同時今日不再在此間出售。企圖向此間「新華社」購買「官方」相片的外國通訊員，如常應邀查閱新聞相片冊選擇所需的相片，但是有鄧小平在內的相片完全消失。

北平「人民日報」辦事處外面玻璃櫥窗內的鄧小平相片亦已消失。

幾日前，毛澤東製造一個新「思想」，譴責鄧小平犯了錯誤。

自從一月十五日以來，鄧小平便沒有露面，並被指責爲「走資派」和企圖推翻「文化革命的舊案。」

未經證實的消息說：鄧小平已被「降職」到「外交部」進行研究計劃的工作。但是，「外交部」發言人今日在答覆記者所問鄧小平的下落和現時的「職位」時說：「我們沒有新消息可以告訴你們。」

盤據在鄧小平的家鄉——四川省的共幹，最近叫囂，要把鄧小平「從理論上、組織上、思想上的批深批臭。」

四川省的共幹們說：「他（指鄧小平）企圖改變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

中共四川廣播電台本月二十八日播報，中共「四川省委於三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召開了地、市、州委常委會和省級機關局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揭發黨內那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綫，並且聯繫實際總結經驗」，並對批鬪「做了討論和部署」，與會的共幹有四百多名。

這是中共第二次透露，大陸「省級」中共幹部集會數日，商討「深入」批鬪。前此，中共安徽省電台本月二十一日曾播報，當地共幹六百多人會集會商討批鬪，會議也是開了八天。

中共四川省電台二十八日播報的上述消息中，還透露當地共幹在這次會議期間，「除了開小會、中會，進行批判外」，還開了有三千六百人參加的批判大會。

中共四川省電台的消息中，播報對鄧小平的批鬪，仍然是用隱名式的，沿用中共宣傳機構，近來一直使用的所謂「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

中共安徽省電台於三月二十一日播報的批鬪消息中，曾透露，中共正在大陸城鄉推行所謂「黨的基本路綫教育」，以「整黨整風」。

中共四川省電台二十八日則透露：當地共幹爲推行所謂「路綫教育」，已派出「工作團」、「工作隊」到各地去。

中共四川省電台在這則消息中，也叫嚷：「嚴防階級敵人破壞。」

可悲的邓小平！

看看邓小平的下场，你们该怎么办？

江鄧兩派權力鬭爭
嚴重影響工業運輸

中共內部的派系劇烈奪權鬭爭，已有嚴重影響到大陸內地的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跡象。

中共「人民日報」今天在「社論」中，特別向大陸「工交財貿」系統的共幹哀鳴，「防止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防止有人挑動群眾鬭群眾。」

「人民日報」今天的這篇「社論」，題目是「反右傾翻案，促工業生產」。而自今年二月起，中共內部的奪權鬭爭轉劇以後，這是中共報紙第二次刊出的以「鬭爭」和「生產」爲題目的「社論」。

經常注意中共情報人士指出：中共「人民日報」於二月二十四日曾刊出「抓階級鬭爭、促春耕生產」的「社論」之後，便出現了共軍介入「春耕生產」的消息，而中共「省級」廣播電台則陸續透露，地方上有「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生產。例如：

安徽省電台三月九日透露，滁縣和蕪湖都有「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經共軍派出幹部到出事地點舉辦「學習班」，批鬭「階級敵人」以後，才使「春耕生產搞得熱氣騰騰」。

又如：廣西電台三月二十日透露，賀縣有「階級敵人進行破壞活動」，共幹以「政治夜校爲基地」，「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剎住了資本主義歪風」。

注意中共情報人士說：以上所舉例證，顯見中共內部的奪權鬭爭，已嚴重影響到大陸的春耕，乃有共報的所謂「促春耕」社論，並有共軍進入農村鎮壓反抗的事實，而共報於一個多月後，今天突然又有「促工業」的社論，雖然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共軍又開進工交部門鎮壓內鬭，但是顯然是中共的工業和交通部門，又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可以反映出大陸工交部門已發生嚴重問題的是，共報在「社論」中曾強調，「工人內部要團結」，對工人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前此，共報在批鬭鄧小平等「走資派」時，叫嚷的是「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鬭爭。」

注意中共情報人士指出：從上述中共報紙叫嚷語氣的變化，顯見中共政權目前遭到的嚴重威脅是：除了農村有「階級敵人」破壞春耕以外，工礦系統也正趨向分裂和無組織、無紀律的狀態中。

共報今天的這篇「社論」，曾特別提到，大陸的鋼鐵、煤炭、電力和鐵路運輸等。

共報說：「要特別搞好鋼鐵、煤炭、電力的生產，搞好支援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生產，搞好鐵路運輸的。」

注意中共情報人士說：從共報的上述哀鳴，可見大陸內部的工業和運輸，在中共內部的劇烈奪權鬭爭下，都已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中共「新華社」，今天凌晨播出了共報的這篇「社論」全文。全篇曾數次提到毛澤東的話，似乎是利用毛澤東的話，打擊鄧小平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列爲「綱」的主張。其中透露，毛澤東最近批鬭鄧小平的話，但仍未指名，毛澤東說：「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鬭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共報在「社論」中數次提到毛澤東的話後，並再叫嚷「要加強黨的一元領導。」

蔣墮子寡廉鮮耻
閉着眼睛說瞎話

萬人週刊編輯先生：

蔣彝墮子，大約兩三年前，在香港大會堂，開了一次畫展，畫的多半是熊貓與竹，彼時我以爲蔣墮子，眞的是名人學者，或者是國民黨忠貞人士，乃欣然往觀，詎不知近讀報章雜誌，蔣彝老傢伙乃竟是一名墮子，他過去據說是當過江西省九江的縣長，這一個老而不的墮子，眞是閉着眼睛說瞎話，他返過中共政權控制的大陸，受過招待，遊過樣板招牌的地方，於是回來自由地區，便托毛澤東的大腳，說大陸是如何如何的好，有進步，人民可以豐衣足食。

寡廉鮮耻的蔣墮子，你眞的盲眼盲心嗎？讀者看報章雜誌，都屬走馬看花，未加詳讀，只記得說是他過去當過九江縣長，難道他是江西人嗎？江西過去不乏名公鉅卿，忠孝節義之風，大有所傳，大有所聞，如果蔣墮子是江西人，眞的是江西人的耻辱，雖然「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然而此刻聞到，便引以爲莫大的耻辱！

蔣墮子，你知道嗎？大陸淪陷於中共政權，已二十六年之久，除開千萬人頭落地不計外，現在大陸廣大的農村，人民苦到那一步田地？近接家信，所有農民，形同犬馬，一年到尾，無短時休息，以「自力更生」爲號召，以「挑燈夜戰」爲號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爲號召，驅迫農民，日以繼夜，使其無喘息的機會，無集會反抗的機會，許多農家，說是要缺少三個月的糧食，要缺五個月的糧食，農民不准做一點生意，工分日值，有的每日只有五角四分，近日見隔縣鄉人來信，工分日值竟確是三角四分了的，弄得搶天呼地，雪片飛來信件，叫海外親人寄錢急救！

蔣墮子，中國大陸，現在還是以農立國，中共也還是大叫自力更生，大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何以控制宰割二十多年，江西大多農民，還是這樣缺衣少食，民間越是這樣十人九病，而無藥醫治，要向海外難胞呼籲寄錢寄藥寄其他一切，許多藥材出自中國大陸，大批運向外地而套取外滙，致城鄉藥舖，缺這缺那，有的說寄川芎、杜仲，有的說要寄棗仁當歸，

香港寄一両紅參或洋參，也打回頭，說是「超量超值」，竟折減寄去五錢，而要勒收稅欵「人民幣」六元六角五分，人民終年無休止的做牛做馬，缺衣少食，多數皮包骨瘦，總想海外寄當歸、人參、洋參，以資補益，誰不知農夫農婦，無正常生活可過，每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安定生活，怎樣不個個都是病夫，人參、洋參，明知捨本逐末，人窮叫天，就只有來信海外乞靈於點滴以資濕潤，杯水車薪，遠水近火，概其大難失理智，其情可憫，其處境實堪悲！

蔣隆子，你快猛省吧，無論你是江西人，是那裏人，助桀為虐，為虎作倀，後必有災，不過你年紀也想必老了，否則的話，且必禍及其身！

讀者：李作舟

反矮鄧運動 王洪文出馬

，中共「領導階層」中最年輕的「副主席」王洪文，今日發出訊號表示，他正在反鄧小平運動中擔任活躍的角色。

「人民日報」今日一篇首頁文章，描述王洪文以前工作的上海「第十七紡織廠」怎樣進行運動。

在一九六〇年「文化革命」期間，王洪文係該工廠內的激進角色，使他迅速擢升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頭目。

文章復述該工廠怎樣在「文化革命」期間擔任「英雄」的角色，中共問題研究專家說：這是通知中國大陸的讀者，王洪文深切介入現時的「反右傾」運動。

其他三個「上海幫」的中共頭頭——毛妻江青、「副總理」張春橋和中共傳聲頭目姚文元——相信是運動幕後主要力量。

王洪文現年大約四十歲，去年極少露面，曾經有人推測，他可能遭遇「政治」困難。

同時，此間外國人正不斷推測「副總理」李先念和「國防部長」葉劍英的遭遇。

自從一月中之後，兩人都和鄧小平一樣沒有露面。李、葉兩人都被認為是周恩來的親信。

葉劍英現年七十七歲，去年健康情況惡劣，七十一歲的李先念則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他要退休，但是，中共問題研究專家，則沒有否定他們遇到政治困難的可能性。

周恩来怎能不死！

武漢鄧派反擊 責華國鋒媚美

英文報章「中國新聞」今日報導，中共「代總理」華國鋒已被漢口的大字報攻擊，批評他欵待尼克遜。

該報引述情報消息人士說：大字報指責華國鋒在「受辱的前任美帝國主義國家元首」尼克遜二月訪問北平期間，「降低自己的地位」去欵待尼克遜。華國鋒曾與尼克遜會談幾次總共超過九小時。

「中國新聞」報導，那些大字報二月底在漢口火車站前面的廣場出現，署名是「湖北及湖南戰鬭隊。」

它說：「其中一張大字報譴責華國鋒『不要臉』，並問：『尋求革命的外交要巴結奉承的嗎？』」

華國鋒亦被指責使鄧小平化「復職」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整肅之前，張平化曾經出任「宣傳部副部長」。

大字報亦懷疑華國鋒企圖建立個人的「力量」基礎，並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其中一張大字報指責華國鋒去年在一次農業會議中主張現代化，該大字報說：華國鋒在會議中的談話，等於「公開提倡修正主義」。

「中國新聞」的文章把對華國鋒的攻擊解釋為對毛妻江青及其黨羽的隱約攻擊，文章所接的理由是，那些大字報是由以「副總理」鄧小平為首「走資派」的支持者撰寫的。

大陸赤脚醫生 指責矮鄧誹謗

據中共方面今日說：中共的「赤脚醫生」已加入批判「副總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

「新華社」說：在上海附近川沙縣（被形容為「赤脚醫生」運動的搖籃）的醫生，經參一次批判鄧小平的會議。

繼北平「人民日報」上週對鄧小平大肆抨擊後，上述參與開會的報導，便告傳出。該日報指責鄧小平曾盡量誹謗那些「赤脚醫生」。

據傳鄧小平曾用下述說話來形容那些醫生：「一間茅屋是產不出好醫生的，如果一個無知的女孩能夠治病的話，那麼連貓兒亦會笑掉牠的頭了。」

「新華社」今日說：川沙縣的「赤脚醫生」曾致函毛澤東，表示他們決意努力工作「來鞏固及發展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與醫學和衛生工作革命的成就。」

該社說：那些醫生並無提及鄧小平的姓名，但以「該名不肯悔改的黨內走資派份子」來影射他。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加郵費十五元，即六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　址：

「回歸」大陸教訓 對中共不存幻想

編輯先生：

得到你的鼓勵和支持，使我頹喪的精神，再次振作。記得當時高棉陷共之前，中共特務早已滲透，表面上裝作商人，或者開設中文學校，和一些新設機構，並利用一些自稱「僑領」的，這些附共份子拉攏一些爪牙，經常來往大陸，自到叛亂，有的入森林與共軍爲伍，一部分秘密在搞破壞和宣傳，我之受愚的原因有二：第一、誤信一些附共份子和邪說者的話，自小就誤進了中共開設的學校就讀，每天除了被強迫的灌輸毛澤東思想，其它課本根本就很少教到，許多學生都受很深毒害，從小就產生了對中共的幻想，造成了當時一些家裏有錢的，就給子弟到大陸去住。

可是，進去的很多，而出來的少之又少，大多數都被強迫接受訓練。第二、自從戰亂發生，一方面爲了暫避被中共煽起的這場烽火，聽信了附共份子邪說，說華僑回去會得到「好照顧」，那些動聽的話，使我墮入彀中。

可是，進去之後，感受到的，是歧視、欺侮、像囚犯般的一點都沒有自由。去什麼地方都要被批准，這也不是，那也不對，處處給我爲難。生病了，沒有得到照顧，開好了藥方，買不到藥。迫得要改方子，還強迫我表明資產和共產階級立場。

我見到的是共幹橫行不法迫害人民，例如：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因玩打泥戰無意擲中了寫在牆壁上毛澤東思想的標語，當眾的被共幹掌摑那小孩，打得臉青面腫，強拉去「公安局」。

還有一個十三歲小學生，也因貪一時的高興，說學外文有什麼用，反正要被派去上山下鄉，結果，被共幹按上破壞毛澤東外交路綫的罪名。後來，那小孩大驚，一時想不通，跳河自盡。

當外國人到大陸指定要來訪問時，首先都要人民開會，強迫人民不許在外面說話，面容要裝得生活很幸福一樣。

例如：有一次，共幹聽說有一位外國大學生要到來訪問，探望曾授過課文的老師時，那教師本來被扣上「走資派反革命帽子」，特意在事先教那教師如何應付他的學生，還選定了一間漂亮的房子，修飾得美輪美奐，特意教那教師說：中共對他特別照顧，一切要說生活得很幸福，還派人在旁化裝做常人，監視在左右。

在大城市裏，當「公安局」押出大批無辜犯人時，事先強迫伏低在車裏，不准露出身體，怕被訪問的外國人和記者見到，大陸人民受到種種的迫害，是罄竹難書的，因爲，我也是不幸者的其中之一。所以，我敢說對中共的一切暴行，是最清楚不過，非一日所能談得完，這次回歸大陸，給我的教訓實在太大，我不只不會對中共再存任何幻想。相反，我對中共的憎恨是無窮盡的。

仇恨中共者草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三六至四四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答美舊作憶錄二絕

雪梨　林　康

㈠

自計和平事可爲，出師未捷竟班師，
縱羊餵虎非長策，恐有噬臍飲恨時。

㈡

赤氛半毒亞歐洲，缺德主盟亦可羞，
風雨聲中轟霹靂，佳人媚賊捨同舟。

賀徐永祺兄古稀壽

劉德聞

從心所欲樂逍遙，志趣清高隱市囂；
無慮無憂閒玩月，對花對酒且吟謠。
南山觴詠期頤壽，北海尊開快杖朝。
四大皆空都看破，婆娑松柏耐寒凋。
一、七十從心所欲，八十杖朝。

晚望

雪梨　蘇伯楷

夜幕將垂罩遠山，寒鴉飛渡夕陽間；
驅車自往江濱去，幾點沙鷗水一灣。

風雨有感

前　人

山間四面雨迷濛，一角園林萬壑風；
密佈黑雲天地暗，何時重見好晴空？

杜鵑回文

封淑英

人行喚去歸。帝望悲啼血。
春似水難留。夢如歡易別。
身前憶每涼。國故懷偏熱。
鄰比漠烟林。影沉山月缺。（回讀）

路過羊城白雲山仲春憶舊

唐　威

白白山峯雲，滔滔珠江水；
因憶前朝事，追懷從此始。
當年七二烈，靑史正可紀，
國父到蔣公，平安桑與梓。
清祚二百餘，轉眼乃爾爾，
於今遭赤燄，流亡難告址。
夜聽北地鴻，哀聲貫吾耳，
披衣越祖疆，親屬散故里。
跋涉歷千艱，寧爲自由死。

披荊文會二十周年大雅集筵前卽席聯句

月夜群賢叙一樓（李文格）。
叨陪末座證盟鷗（黃志鴻）。
詩書文酒絃歌鬧（卓淡影）。
高會欣逢二十周（何敏公）！
同是天涯意倍親（麥正本）。
喜從詩酒結芳鄰（朱濟川）。
風情若寄騷情外（衞燕山）。
廿載相歡舊與新（賴定中）。
喜有笙歌却俗氛（潘學增）。
陽春白雪遏行雲（蘇樹聲）。
琳瑯四壁詩書畫（蕭君亮）。
筆陣堂堂勝萬軍（劉雲閣）。
難得相逢一笑歡（曾念祖）。
隋珠和璧任君看（雷宏張）。
今宵醉倒休歸去（劉紹進）。
那怕春來入夜寒（劉㑺宇）？
寧憚狂言驚四座（曾念祖）。
飲酣亘夜放高歌（雷宏張）。
劉郎今日幾重到（劉紹進）。
莫問桃花近若何（繆香城）。

蝶戀花　六月一日

劉祖霞

盼得春來春又去。滿地殘紅，鶯燕都無語。鎮日椰風搖綠樹。黃昏一陣芭蕉雨。
已是夢魂無着處。明月今宵，偏惹閒情緒。枕畔忽然聞杜宇。挑燈起續傷春句。

小春吟

黎心齋

寒林有兎愚且庸。弭足東來求扳龍。
觸株已被宋人笑。一誤再誤稱奇功。
明知舉措是虛動。不惜屈節卑其躬。
雖云刻意事三窟。私爾非爲天下公。
嶺上梅梢洩消息。南枝破萼迎春風。
小春暗引龍啓蟄。行見撲朔適無從。

小春吟調寄滿庭芳

伍醉書

薄日偎雲，驚烟赴暝，垂垂冷轉樓陰。危欄倦凭，漸離緒盈襟。爭念年時張敞，春風筆，閒却如今。空贏得，珊瑚海上，都作越谿吟。
登臨漫訴與，蘆消岸雪，菊褪籬金。自天低雁沓，芳訊沉沉。算有疎雪幾樹，蠻嶺外，裝點寒林。無言是，路遙難寄，愁煞隴頭心。

小春吟調寄上林春令

何敏公

陽月南飛征雁。至庾嶺，傳聞回返。我行何日歸還，空憶着，故園浩歎。
雲山疊疊水漫漫。料梅萼，枝頭先綻。小春淑氣融和，待重見，柳舒青眼。

前題調寄梅弄影

劉雲閣

小春剛到。嶺上梅開早。竹外么禽喧鬧。雪骨冰肌，天然姑射貌。
凭欄延眺。皓月隨來了。一素千岩多妙。幾許詩人，吟香還索笑。

前題調寄搗練子

潘學增

宵夢穩。夙興安。小雨初成十月寒。世上許多黃仲則。一家八口覺衣單。

前題調寄誤佳期

蕭勁草

乍舉樓頭珠箔。初見綺梅破萼。小春南國不知寒，天氣宜行樂。
索笑且高吟，對語還低酌。明朝掃徑好迎賓，置酒開東閣。

前題調寄攤破浣溪紗

歐一鷗

南嶺梅開向暖烟。東風菊好放餘妍。醞釀融和春試景，小陽天。
孤雁離群愁弔影，平沙落日遠情牽。萬里冰封驚朔漠，玉關憐。

前題調寄昭君怨

鄭越煒

大抵浮生如戲。問恁所歡何事。昨日上高峯。送秋風。觸目連天衰草。難使淚人添惱。冬去復春來。理循回。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四二期 新145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四二期(新145)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四二期(新145)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四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㈤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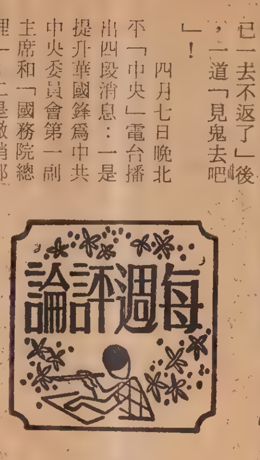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㈢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問題還未解決

四月七日晚北平「中央」電台播出四段消息：一是提升華國鋒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兩個「決議」據說都是毛澤東「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三是「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經過；四是江青走卒之一的吳德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事情已經過去，鄧小平已經完蛋了。毛江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主要目標是鄧小平，那麼鄧矮子已被打下北平的政治擂台，事情應該是告一段落了吧？不是。因為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即或在毛未來的不會太久的有生之年不出大亂子，但當他死後一連串嚴重問題必接踵而至。

妻憑夫貴的江青，如果說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而她也同樣是「上台不得人心」。至於拖着她裙帶步步高升的「上海幫」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等新貴，則被緩進官僚集團視為「坐直升機」上來的「兒童團」，更不受尊重。老毛當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把鄧小平打垮後，既未升江青、王洪文，也未提拔裝模作樣望之便討厭的張春橋和禿頭打手姚文元，而是把華國鋒推了上來。

毛江於二月初越格提升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已使人大感意外，這次又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尤使人大吃一驚。不過，到今天還有人硬說華是周鄧一派，如果是真的，那可真是毛澤東老糊塗了，把個接班人的重任給了個異己分子。莫非說老毛也搞起孔孟的中庸之道了？再說，毛澤東如果能忍「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身旁，他可以不搞文革，不整肅劉少奇和他的「接班人」林彪，更不會連續搞批林批孔、學習「專政理論」、評論「水滸」批投降派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讓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安安穩穩地幹下去算了。何必驚天動地七搞八搞，把個政權都搞得搖搖欲墜？

我們認為華國鋒不是造反派，但他是毛江親信。華國鋒由地方幹部出身，在黨內不僅沒有聲望，相信經驗也不足。特別是在共軍方面，即或早日他在共軍中混過，也無較深淵源，那麼毛江這次把他捧上來能壓住風浪嗎？老毛一日不死，江青一伙包括華國鋒在內，大概還可混得過去，一旦老毛死亡，什麼江青、張春橋、華國鋒即或不是被迫殉葬，恐怕也要被趕下台。因為，毛未死江青已成為眾矢之的，毛死後這批「后黨」還會有好結果嗎？當然，經過幾年的安排，特別是經過實行「老、中、青三結合」，江青一伙也有了一定班底，然因毛澤東經過文革打爛了「舊傳統」，建立起一套「新傳統」和「新風氣」，那就是：幹部們為了自保都學會了投機。毛死後江青集團在各方面圍攻下，不可能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必出現大批「叛徒」。

總之，中共這個所謂「紅色江山」，若謂是由毛建立起來的，也是由他一手毀滅的。毛死後大陸定出現混亂，經過混亂統治力量削弱，所謂「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到處都會出現。

毛澤東是所有愛國中國同胞的死敵，人人都欲食其肉寢其皮。然就事論事，不能不承認他在他們黨內搞派系鬥爭是個老手。就拿此次鬥鄧小平來說，本來宮廷派又走上了批林批孔、學習「專政理論」、評水滸批宋的覆轍，眼看搞不下去了，但他竟能利用天安門暴動的機會，來個急轉直下，一記絕招就把「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打下了十八層地獄。當然問題還沒有完，特別是老毛已形將就木，加上「死狗扶不上牆」的以江青為首的那個「兒童團」不成氣候，一旦毛老先生惡貫滿盈龍馭賓天，大陸局勢必即呈現全面混亂。老毛應該屬於下世歷劫的惡魔一類梟雄，他喜歡亂，並認為「越亂越好」。但是，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那一伙「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在毛死後一旦面臨混亂，必如「四五事件」天安門所題的「反詩」那樣：「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後，一道「見鬼去吧」！



「永不死亡的愛」採用為電影題材

骨肉之情天倫之愛值得表揚

老萬為了紀念亡兒孝昌寫的一本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去年到台北領發助學金時，許多文化界朋友讀過這本深受感動，曾慫恿老萬競選文藝獎，認為很有獲獎把握。可是老萬寫這本小冊子的原意，只欲以紀念父子間一段永不消逝的親情，無意角逐什麼獎。可是近日楊羣、俞鳳至伉儷要把它拍成電影的建議，卻打動了老萬的心。其動機和老萬寫這本小冊子一樣，希望把這段骨肉之情，天倫之愛，永誌不忘。楊羣兄也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在這倫理日趨沒落的今天，這種愛有表揚的價值，他要拍這部影片的目的，正是為此。

每週憑弔・風雨無間

每逢週末，內子例必買一兩朵名貴的花，有時是蘭花，有時是玫瑰，有時我不懂得什麼名堂，總之都超過幾塊錢一朵的，帶一瓶水，一條毛巾，趁老萬上班時，到了報社，車子便由她開走，到墳場憑弔亡兒。兩年多來習以為常，風雨無間，除了出外旅行，從無間斷。已成為她生活上一樁重要的事。兩年來，亡兒生辰及逝世紀念那天，皇后花店便送來鮮花或花籃，此是女兒從美國打電話或電報落「柯打」的；昌兒的美國同學、朋友和教授，也沒忘記這一天，給我們寫慰問信、寄慰問咭。

昌兒去世兩年，父母和姊姊的懷念，是因為血肉關係；同學和教授對他不能忘懷，表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一經建立，就沒有國籍、種族的界綫。

有時老萬也陪同內子上山，大多數因她去的時間剛值我上班，只由她獨自去。

心坎哀傷・難以磨滅

還記得去年昌兒逝世一週年，我倆默默爬上墳場，內子純熟地做了每星期例行的工作——把上週插的已凋謝的花朵拿下，在花瓶中注滿清水，插上新鮮的花。除了花與水，她帶的毛巾是用來把碑石擦亮，一塵不染，每星期都是如此。

站在墓前，凝望碑上的磁相，也看到他遺詩筆跡。默默站着，冥冥沉思，兩年悠長的時光，竟未能磨滅深嵌我們心坎難以磨滅的哀傷。

曾經有多少關懷我們的親友、讀者勸告過我們，用時間沖淡它罷。是的，時間可以把悲愴沖淡，但除非不再接觸到足以引起過去所歷的一切事物，看到他的遺照，接觸到他的遺物，便會覺得不幸的事，彷彿發生在昨天。

深深懷念・遠去的人

昌兒遺下的東西，除書籍全部捐贈學校圖書館外；大部分衣服送了給救濟機關。但有很多東西內子捨不得放棄，譬如他病中靠在床上看電視及看書用的像椅子靠背模樣的墊子；一大疊心愛的唱片；還在香港訂造，帶到美國後還沒穿過的幾套西裝；還有十幾條花樣漂亮的領帶，她都裝好箱子寄回來。

墊子她自己經常拿來靠着看電視，西裝改成女裝自己穿；唱片和領帶是老萬最喜愛，唱片是很好的古典音樂，魯賓斯坦的鋼琴、貝多芬全集、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還有芭蕾舞曲天鵝湖及兩個歌劇。老萬雖比較愛聽古老流行音樂，但這些唱片我聽來有雙重感情，把它錄了卡式，寫稿的時候經常聽。當然，也會由這些音樂而懷念已遠離我們的人。

楊羣電話・勾起回憶

忽然提到亡兒孝昌是因為接到楊羣兄多次電話，因而勾起老萬的回憶。

在銀幕上雖然看過多次，可是老萬並不認識楊羣，只知道他去年到過我家，買了幾本書，拿了一本「永不死亡的愛」的小冊子。事後用人告訴老萬，一位大明星駕臨寒舍，使她感到驚奇。

直到那天下班回家，內子告訴我，楊羣來過電話，談了近一小時，說要把「永不死亡的愛」拍成電影。這事大出老萬意料之外。

老萬過去寫過幾百種小說，改編電影的不少，還有在亞展得過獎的，可是那些都不過是空中樓閣的「小說」而已。因為是小說，有些倒是戲劇性很強，適合作為電影題材。可是「永不死亡的愛」是一本紀念性的小冊子，關於我夫婦與兒子之間的愛，及兒子在生死之間的堅強搏鬥，都是根據事實，是生命上一段難忘的紀錄而已。料想不到製片家看中它，動腦筋要把它拍成電影。後來在電話中跟他談了很多，老萬知道這不是生意經，將來也可能是一部賠錢的片子，不過，卻也是一部使人難忘和一部使人有不同感受的影片。

倫理之愛・值得提倡

「過去我拍過一些隨俗的影片，武打的和鬼怪的都有，它們也很賺錢。」楊羣在電話中對老萬說：「但這並不是我跟俞鳳至（他的太太）從事電影工作的初衷。生意歸生意，沒有錢可以賠，便只能

拍賺錢的電影。拍了這些娛樂的影片，賺了幾個錢，我們又想拍一些自己願意拍的片子。儘管它可能要賠錢，也無謂。我之所以要拍『永不死亡的愛』正是這原因。」

「你覺得這故事『有意義』？」

「拿到你的小冊子，我太太讀過，極受感動——其實她在報上連載時已看過一部分，讀完全文，更低徊欲絕。還有許多朋友看過，沒有不同樣深受感動的。我覺得這書所描寫的愛，不同於卿卿我我的愛，是一種偉大的倫理之愛。在中國固有的倫理觀念正受到摧毀的今天，拍這麼一部電影，更具意義。

由丁善璽·負責編導

當然，製片家有他的觀點，反而我夫妻身受者並沒想到把這種愛推己及人，也沒想到它對倫理建設會發生如何的作用。

經楊羣兄這麼一提，倒覺得他的想法不錯。不過我擔心內子也許不同意，這會使她引起太多哀傷的回憶。

楊羣兄希望老萬儘快給他回音，是否同意拍這個電影。老萬跟內子談過後，她沒反對，老萬就把同意書送給楊羣兄，他要得到同意才可以進行。

在得到老萬同意後，他匆匆到台北去了。此行的任務之一，是要跟負責編導的丁善璽研究，這部片子該怎麼拍法。

照老萬了解，丁善璽跟他父親間的愛，頗類似老萬父子的遭遇。在他父親去世的時候，兩地心靈互通，彼此牽掛之情，他對這種感受的了解是深刻的，「永不死亡的愛」的故事，讓他處理，在目前電影圈大牌導演中，可說不作第二人想。

楊羣兄也希望老萬能抽空到台北，跟丁善璽兄交換意見，提供一些小冊子裏沒寫下來的素材，儘管是一點一滴，對他編導這部片子都有很大幫助。老萬答應他的建議，到台灣跑了一趟。

準備赴美·實地拍攝

楊羣兄在還沒跟老萬聯絡上之前便為這片作了個輪廓的策劃，要把部分外景到美國實地拍攝，如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拉利一家美國最大的放射性醫院等等，都要實景拍攝，盡力加強片子真實感。

拉利雖是北加羅連納州首府，但不像其他美國大城市。和美國許多小型城鎮一樣，是個人情味豐厚和風景美麗的地方。老萬到過小城，環境恬靜，孩子住的雖是破舊的兩層小房子，卻在林蔭深處，一點沒有大城市的繁囂，是研究進修的好地方。可是除了看看電視，聽聽音樂之外，沒有其他消遣，寂寞難受，到鄰家也要跑一段路，像處在孤獨的世界裏。他還盡力想讓真實的人物在影片中出現，像教授、醫生和他的朋友，都有助於發揮人類之間的愛。

覩物思人·內心惆悵

老萬對他這構想非常佩服，耽心的是他老遠跑到美國拍片，花成本太多，賺錢的機會更少。

不過，多花錢會把片子拍得更完美，因此，老萬心裏充滿矛盾。

兩年多時間過去，在日常生活中，雖已漸漸丟開孩子離去的痛苦，可是偶然也不免為這事戚戚於懷。譬如，寫稿時看到擺在書桌上大幅的遺照，有時打開衣櫥，一大堆領帶中，覺得太太從美國帶回的幾條孩子遺下的，特別吸住視綫，也不期感到惆悵。天氣冷的時候，如果在家裏涮羊肉，會記起他興高彩烈的表情，他一個人可以吃一磅以上，有時父子倆還會搶吃，這種樂趣不再有，除了招待朋友，熱鬧一陣外，家裏總是冷冷清清，怎能不叫人回憶過去呢？

每年六月·頒助學金

每年六月份，老萬與內子到台灣頒發「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在各大學工科選出當年成績優異的學生，每人頒給新台幣八千元，共選十三名。合為台幣十萬零四千元。本來打算每名發一萬元，共十名；但朋友說台灣從沒有這麼大手筆的助學金，他們每學年的學費及雜費，五千元已夠。因此承辦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建議老萬改為每年選十三名，把助學金額減為每名八千元。去年六月，在救國團總部，老萬面對十三名優秀工科學生，述說了設立這助學基金的意義，並每人送了一本小冊子。事後和十三位獲獎者及新聞記者共進午餐，他們看過小冊子，無不深表感動。幾位學生對內子說：當他們接到得獎通知時，還以為只是一項普通的助學金；在台灣，這類助學金很多，雖然這一筆數目較大，感到高興；但不知有那麼一段動人故事。他們午餐前很快便讀過那本小冊子，知道輪廓。我們返港不久，接到他們來信，表示要努力念書，不辜負我們把對兒子的愛，擴大為對年青一代的愛的好意。

希望各方·不斷支持

自去年六月起，我們感到這項助學金比我們原來構想更具意義。在過年、聖誕節，都收到得獎學生的賀年咭，及跟我們通訊，告訴我們生活近況。當然，在這些青年的來信中，我們得到不少安慰，也感到這事做得好。到了三四月，老萬便想到頒發的日期快到；對我們夫婦來說，這是一椿大事！

今次老萬赴台，任務之一到青年反共救國團安排今年的頒發事宜。去年為這事盡過很大努力的陳小姐，見了老萬便興高彩烈的述說學生們對這助學金的反應非常強烈，去年他們在報章上看到新聞報導特稿，使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這筆助學金是在老萬以一萬多元為基礎，獲得不少讀者支持，積累到七萬多元。本來七萬多元每一年不可能有一萬三千多元利息，不足之數，由老萬湊夠。不過，直到今天，仍有讀者或多或少的給予支持，在這情形下，老萬肯定這項助學金可以一直辦下去。

老萬更寄望楊羣兄的電影，如果這部片子能賺點錢，也即間接可使助學金更充實。也許過幾年我們不只頒發十三名，擴大到二十名、三十名。對家境貧寒而有志的青年，當是很大的幫助。希望有能力的朋友，不斷支持！老萬相信這不單是對一個曾經努力向學而未能將其所能貢獻於社會的青年的最佳紀念方式，而且有扶植下一代的積極意義。

萬人傑

「教育革命」爲權力鬭爭服務

中共教育革命的演變與當前教育領域內的鬥爭

項楚

否定「教育革命」的言論在大陸教育界引起了廣泛的反應或共鳴，中共對此諱莫如深，但從宣傳機器之提出「注意做好老年教師，受因奇談怪論影響而說過一些錯話的老師的思想工作」，「對於那些在右傾翻案風影響下說過錯話的人，各級黨組織注意講明政策，多做工作，發動他們積極參加鬭爭，在鬭爭中提高覺悟」，以及「瀋陽電機學院」自動化專業三班的學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廿四日貼出了一張題爲「我們絕不單純做普通勞動者」的大字報，認爲「工農兵學員入學前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經受鍛鍊和考驗」，是工人階級「先進的一員」，入學後「經過三年的社會主義文化課的學習，掌握了科學文化知識」，回到生產崗位後，「貢獻必須要比普通工人大」，決不可以和工人「劃等號」；特別是提到「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在「清華大學製造了思想混亂」、「思想分歧」和「破壞安定團結」的「分裂」危機等等，也可明白否定「教育革命」絕不是「修正主義者」或「資產階級」的言論，而是教育領導幹部、教師和廣大工農兵學生的共同看法與主張。

周榮鑫被「北大」指控「主張恢復『文革』前大學入學制度，反對現在的大學向工農兵開放。」他和劉冰一樣，都是根據有關機關所反映的事實和建議向中共中央轉達。有一部份理工科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專業機關去，由於文化水平不如過去的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不能擔任工作，一連數年都是如此，使專業機關非常不滿和失望。「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就會爲此在一次會議上批評「教育革命」不能培養眞正的人才。劉冰也爲此寫信給毛，希望毛出面改正這種嚴重的偏差。不料毛把他的信交給「清華」學生，反而引起了一場批判劉與周榮鑫的大字報風潮。

中共對否定「教育革命」的思潮，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間開展大字報批判運動，到進入一九七六年，又發展爲全面的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

「兩報一刋」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論說：「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鬭爭中前進，努力把學校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最近教育戰線那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教育戰線的大辯論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不搞戰鬭隊，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路線鬭爭的大是大非問題，要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劃淸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界限。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按照『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等於發佈了毛和中共中央的命令：「教育革命」完全正確，「成績可喜」，誰反對「教育革命」誰就是中共的階級敵人；但在處理時，原則上仍視爲「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錯誤，由各級黨委組織羣眾展開大辯論，進行大批判，不搞鬭人整人的一套。這種做法，一方面是要維護毛江的地位，一方面也是要避免事態擴大。「文革」前周榮鑫爲「國務院」秘書長，劉冰爲「清華大學」中共黨委副書記，兩人都吃過紅衛兵批判鬭爭的苦頭，後獲「解放」擔任現職，可說是毛對老幹部派的讓步和安撫。此次周、劉發表否定「教育革命」的言論，不僅有充分事實根據，且爲教育界輿論的反映；毛江發動反擊，不得不採取攻勢防禦，有所節制，如果發展到對人的整肅，很可能演成公開的分裂，而一產生混亂，毛江不是又要束手無策嗎？

由於毛和中共中央已經定好了基本調子，所謂教育戰線的「大辯論」就注定了不是正反雙方各擺事實，各講道理，聽任社會公眾或教育界的幹部、教師和學生的公斷，而只是一面倒，只是單方面的大叫大喊，大放厥詞，不容對立的一方有發言的機會，甚至於還要迫着他們參加大批判大辯論，承認說過錯話，反對「教育革命」反對錯了，是由於自己的思想立場有問題，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清華大學」的大辯論，在中共校黨委一元化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在開始和每個重要發展階段，都舉辦領導幹部學習班，學習班逐級擴大，並依靠工農兵學員的理論隊伍和積極分子，推動大辯論的開展和深入。事實上僅有片面的「論」而沒有雙方的「辯」，「清華」校黨委不過做了傳達和堅持落實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已，那就是：「目前這股右傾翻案風，妄圖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進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否定以階級鬭爭爲綱，篡改黨的基本路線，它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它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同它的鬭爭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鬭爭的集中反映，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傳達了此一「中央精神」之後，對「教育革命」就只能肯定不能否定，否定就是反黨反毛，就是反無產階級專政，反社會主義革命。於是，在大字報上，在大辯論中，清一色是熱烈歌頌「教育革命」和猛烈指控否定「教育革命」的論調，沒有對立面的聲音；曾經發表過否定「教育革命」言論的人都作了自我批判，轉過來大唱「教育革命」的讚美歌；老教授都出來發言肯定今天的工農兵學員的優秀性，無論政治還是業務，都比「文革」前的大學生強得多。還有教學成果，據說「清華大學」「一九七五年進行的二百多個科研項目，在大辯論的推動下，已經取得一百四十五項成果，其中六十九項填補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空白，有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許多系的畢業班舉行了科

指論文報告會，許多工農兵學員的報告，水平很高，得到有關科研單位的高度讚揚。他們的報告與文化大革命前的畢業論文有着本質的區別。過去的畢業論文只是些紙上的東西，現在工農兵學員的報告。有理論，有實踐，有成果，論文在會上宣講，機器已經在車間轉動。一九七五年，清華大學校工辦工廠的生產任務比較重。大辯論開始以來，校黨委不斷接到各車間提前完成生產計劃的捷報。到十二月廿五日，全校已經全面完成了一九七五年的生產計劃，實現了年初提出的『產量翻一番』的口號。這些事實充分說明，……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是修正主義路線，是各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

同時，「清華大學」第二屆畢業生一千八百多人，據說「爭先恐後地向校黨委表示決心」，「要求到農村當一名普通農民，到邊疆當一名普通建設者。」他們還上書毛澤東，感謝毛給他們「撐腰」，「指揮」他們「戰鬪」，回擊「修正主義回潮」和「資產階級右傾翻案風」，表示他們要「下鄉當農民」，「到西藏、青海、新疆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清華大學六十年歷史上所未有的空前創舉」，去「同傳統觀念實行澈底決裂」，去「踏碎帝修反妄圖使這一代改變顏色的復辟迷夢！」接着「清華」在中共「鐵道部」昌平橋樑工廠召開了展示「教改新成果」的「開門辦學現場滙報會」，說是要以「開門辦學的收穫」，「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回擊教育界的右傾翻案風。」

「清華大學」反擊「右傾翻案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大辯論，同樣在大陸各地引起普遍熱烈的反應。一般大專院校和中學紛紛效法，把「清華」的那一套依樣畫葫蘆地表演一番。各廠礦各農村公社的工農羣眾也在黨委領導下，作了肯定「教育革命」，擁護「清華」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表態，連各地共軍也在大力支持當地學校的「開門辦學」。

關於「教育質量」，中共無法改變「今不如昔」的事實，便提出這樣的說法：「講教育質量，不同階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標準。無產階級看教育量質，首先看方向看路線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過去的大學「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下，不少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記黨培養，沾染了好逸惡勞、追求名利的資產階級思想，迷失了政治方向。這樣的人才，非但對無產階級沒有絲毫用處，而且有害，學習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文化大革命後，學校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爲基本教材，以階級鬪爭爲主課，把轉變學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工農兵學員在上、管、改大學的過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政治思想覺悟不斷提高。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畢業分配的時候，黨叫幹啥就幹啥。……就知識質量而言，也不能單看上了多少課程，唸了多少本書爲標準。舊大學，學生學文的不會搞階級鬪爭，學理的不會開機器。而現在的工農兵學員，學習緊密聯繫三大革命運動，文科以社會爲工廠，結合戰鬪任務教學，理科以典型工程和產品組織教學，學員不僅掌握科學原理，又能實際運用，教育質量大大提高。」這就是說，教育質量的衡定，是以政治第一、生產第二爲標準，所以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

是不是眞有這些「教育革命」的「今勝於昔」的成果？可以說確有其事。「文革」後的工農兵大學生，能夠在科研上有好的成績表現，能夠注譯深奧的古文，能夠在學文化方面獲得超過「文革」前大學生的成果，都有中共所報導的事實可見。只是所有這些收獲，全部離不開老教授、老專家——「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主持和指導；一離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程度便「比不上過去的中技學生高」，便「連讀一本書的能力也沒有」。受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鬪爭和無情打擊的老學者，誰也不敢站出來「擺事實」，誰也不敢不聽毛和黨的話。因此，雖然這類事實應該是確定「今不如昔」的活證據，還是被毛江利用而曲解爲「今勝於昔」的「新事物」，使「教育革命大辯論」始終處於向肯定論一面倒的狀態。

中共的「教育革命」，在「文革」前是人才主義與階級路線，並重革命的範圍不外學制、課程和教學方法；「文革」後教育問題被毛江集團用作權力鬪爭的武器，賦予階級鬪爭、路線鬪爭的意義，革命發動和發展，便離開了教育本位，違背了教育原理和原則，完全服務於權力鬪爭的需要。

從一九四九年至「文化大革命」十七年間，中共在教育方面有過俄化階段、大躍進階段即一九五八年的所謂「教育革命」階段，與調整階段。一九六〇年開始的調整階段，總結了過去的俄化和大躍進的經驗，初步奠定了較爲切實合理的路線和政策。到「文革」前夕，毛仍肯定教育路線、方向的正確性，並與中共的教育領導幹部討論如何縮短學制、精簡課程、改革教學方法，以滿足培養經建與文化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文革」發動，由於名義是「文化革命」，毛竟不顧自論相違，把一九五八年「亂、糟、偏」的「教育革命」肯定爲正確路線，把一九六〇年後總結經驗所產生的較爲切實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宣佈爲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並把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奇敗說成是由於劉少奇的破壞。毛一口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連同它的切實合理、符合教育原理和原則、較能滿足中共培養人才需要的部份也予否定。今天中共教育領域的「紅」與「專」，「政治」和「業務」的矛盾愈來愈激化，正是毛江的非原則性全盤否定的後遺症。教育領域的鬪爭本質上也是權力鬪爭，是中共整個權力鬪爭——毛江集團對抗老幹部派結合軍人實力派的權力鬪爭的一個有機構成部份。在教育領域的權力鬪爭前線上，毛江不能後退一步，後退表示承認「教育革命」的錯誤，「教育革命」如果遭受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也要連帶遭受否定，毛江也就要成爲反黨罪犯了。這就是毛江集團明知「教育革命」嚴重降低了教育質量，摧殘了教育事業，堵死了培養人才的道路，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情和學生的求學精神，還是要不顧事實，不計社會得失和利害而曲意詭辯，堅持錯誤路線到底的基本原因。只要毛江還在台上，而又不能挫敗和他們對抗的老幹部派結合軍人實力派的勢力，他們就會繼續推行「教育革命」，不會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當前這場環繞着「教育革命」的鬪爭，如果毛江只求保全面子而不鬪人整人，勢將喊一陣之後即收場。但問題沒有解決，矛盾仍然存在，鬪爭的潛伏趨勢比前是更加尖銳而強烈了。

評「新華社」四月七日聲明

岳騫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大火，點燃了大陸八億同胞爭自由的火炬。此一事件眞象究竟如何，西方記者也有斷續報導，但若非語焉不詳，便是只見到一鱗半爪，不足以概全體，截到目前爲止，仍以四月七日「新華社聲明」較有系統。雖然「新華社」的消息，可信成份太小，但從中也可以看出許多問題，玆就該聲明分別加以分析。這篇聲名署名的是「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當是「集體創作」，以後經組織核定修正發表，因此，筆者仍稱爲「新華社聲明」。

「聲明」有關鄧小平部份：「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鬪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爲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他們胡說什麼：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鬪爭取得了決定勝利。全國人民大快人心。」

由這些話看，天安門事變與鄧小平可說完全無關，起義抗暴的羣衆是不是有心擁鄧小平，已經靠不住，即使眞的有心擁鄧，也與鄧無關，更不能指鄧煽動天安門抗暴事件，既然如此，何以要把鄧小平的處分，在此時提出。

要說毛澤東有意藉此機會嫁禍鄧小平，似乎也不像，因爲毛澤東如果眞想把天安門抗暴事件與鄧小平聯在一起，「新華社聲明」便應製造出一堆證據，證明是鄧小平親自發動和領導，目前只說起義羣衆擁護鄧小平，作爲鄧小平的罪狀畢竟太輕，坐此以免鄧小平所有職務，必然會使毛管區同胞及毛幹，對鄧小平產生同情心，此一形勢，對毛江並不利。

其次處分鄧小平又提升華國鋒，更不倫不類，假如原來「代總理」及黨中央第一副主席是鄧小平，此時黜了鄧自要有人「接班」，提升華國鋒，合不合法且不談，總算合理。但事實並非如此，天安門起義之前，華國鋒已是「代總理」，鄧小平雖未免除「副總理」職務，但在千夫所指之下，一定「靠邊站」，不可能再負實際任務，是則提升華國鋒爲第一副主席，眞除「國務院總理」，與鄧小平並無關聯，華是華，鄧是鄧，不能混爲一談。但毛澤東卻故意把火燒天安門，罷鄧，擢華聯在一起，此舉不能說是毛澤東章法亂，而是毛澤東時日無多，已迫不及待，不得不把三件事，一次作完。

但此項行動，必然有不良反應，主要原因還是太不合法，毛澤東居然下令委派「總理」，等於宣告毛政權已經解體，已由毛澤東一人統治，毛自己推翻了毛政權，毛下了命令之後，可能自覺不得人心，因爲這一問題既不是華鄧兩人優劣的問題，也不是誰得到人民擁護的問題，而是毛澤東這個搞法太離譜了。相信在毛管區不僅幾個大城市公開發生抗暴行動，就在大小毛幹之間，一定也呈現着不安，毛澤東爲了安定人心，不得不求助於各軍區大頭目出面捧場，於是乃有十一大軍區頭目通電擁護「兩項決議」的事。

毛幫軍區編制本來分爲一級軍區與省級軍區，一級軍區十個，省級軍區每省一個，介於二者之間的直屬軍區，共三個，即新疆、西藏、內蒙古，文革後，西藏同內蒙直屬軍區撤銷改爲省級軍區，新疆軍區則升級爲一級軍區，此是十一大軍區之情況，此十一大軍區頭目便是十一個紅色軍閥，各據要地，手握重兵，毛澤東一直奈何他們不得。但在此之前，大軍區頭目尙不敢公然干涉「中央」政治，雖然有的兼任「中央」職務，如「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是「國務院副總理」、「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是「國防部副部長」，但以地方頭目名義，過問中央「政事」則從來未有過，大概毛澤東也極力防止這一點，恐怕權柄下移。誰知形勢比人強，到了今天，毛澤東不得不求各軍事頭目支持，明知是一碗毒藥，喝下去先解了渴再說。

這一行動對毛政權而言，絕對是壞的開始，北洋政府時代，軍閥割據情況，已經露出端倪，毛一死，目前十一大軍區，便成爲十一個王國，北平政權即使控制在江青手中，也只是一個空架子，何況江青未必能控制住。

其次有關周恩來的部份，聲明說：「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又說：「有的鬧事的人還宣佈成立什麼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一個戴眼鏡的壞人揚言限公安局十分鐘答覆，不答應條件就砸爛公安部門。」最後在一首詩中有「灑血祭雄傑」，「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就文件上的表現看，周恩來的罪名似沒有鄧小平重，但究其實際，周之罪實在大過鄧。因爲如果北平市民不藉口爲周恩來送花圈，便不會有這件事，如果毛江在批鬪鄧小平時，連周恩來一齊批，在「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之下，加上「還有那個死而不改的叛徒」，大家知道是指的周恩來，這次天安門大火便燒不起來，但毛澤東一念溫情，大概也覺得一輩子沒有一個從頭到尾的夥伴，想留周恩來作爲「樣板」，誰知這一個想法鑄成大錯。

天安門大火之後，周恩來必然「更得人心」，因爲凡是痛恨毛江的就懷念周恩來，這並不是說周恩來眞有德澤及民，而是沒有第三者可供選擇。今後打着周恩來旗號，或明或暗反毛的事一定還有得

發生，毛江要想根絕後患，絕對不是撤銷了鄧小平的職務就能了事，非澈底清算周恩來不可。

毛江已經點名批了四個現代化，則點名批判周恩來之日將爲期不遠。

一旦從「四個現代化」點了周恩來的名，就要追溯既往，實在說，中共大頭目中，眞正與毛澤東作過對，屢次想害毛澤東未遂的，只有周恩來。毛澤東清算周恩來，可以舉出一百條千眞萬確的罪狀，僅僅筆者這幾年在香港報刊所舉周恩來反毛的事實，也不下二十條。

或者有人說，周恩來在毛管區威信太高，毛似乎不敢輕易動他。不知就因爲周在毛管區威信高，毛澤東非把周搞垮搞臭不可，否則毛一死，許多反毛江的人仍然可以打起周恩來的招牌對付江青。江青今天最顧慮的便是毛死後，尙有號召的人，不論活着的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死去的周恩來，都在清算之列，只是次序有先後，周恩來無疑是繼鄧小平之後，首先被提出的。

毛江決不會放過周恩來，但是，還有沒有時間清算周恩來，又是問題，中共最善於利用死人，周恩來生前利用死人的事太多，今天輪到別人利用他了，也算是天道好還。

再說到反毛，聲明中公開反毛的字眼甚多，如「這些壞人還猖狂說：這個場面誰鎭得了，中央沒有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這個「他」指的是誰，不能不想到毛澤東，可見當時情況即使毛澤東去也鎭壓不住，可能把他也留在天安門，投入熊熊烈火中，正應了毛澤東自己的詩：「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向天燒。」至於聲明中那首詩全是反毛的，其中名句如：「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這些話已不必加以註解，可以看出句句都是罵的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會閹割馬列主義，硬創出了一個「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造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怪名詞。

毛澤東應該反，是絕對的，相信毛管區同胞包括毛幹在內，人人都對毛澤東恨入骨髓，但是，眞正公開貼出大字報攻擊毛的，這還是首次，毛的威信下墜，由這次可以明顯看出，即使毛不死，相信也鎭壓不住全國的抗暴怒潮，毛一死，便整個失去控制。

最後要特別指出的，聲明中敍述了起義羣眾的豪氣千雲，竟然提出條件限「公安局」十分鐘答覆，又砸了軍營的門，佔了營房，燒了「公安部門」的汽車，打傷一百多個「工人民兵」，貼出了反毛詩詞，還有人振臂高呼：「人民子弟兵與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無罪」，這是何等波瀾壯濶的場面，但後來毛幫出動武力鎭壓時，只有「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衛戰士」，並無共軍，大概共軍當時眞的同抗暴羣眾站在一起了。就根據「新華社」這篇「聲明」看，毛政權也不可能再有三年的「運祚」了。

毛澤東太可怕了

鐵嶺遺民

鄧小平垮了，促使鄧小平垮台主因，雖是「四五」天安門暴動，但按最近一月來，毛報所列舉鄧小平罪狀，似乎鄧小平眞是爲了反毛而垮，究其實際並非如此，鄧小平內心恨毛是一回事，但鄧小平心裏很清楚，毛澤東在世的時間是以日計的，今晚上床明天能不能坐起，誰也不知道，報仇雪恨何不等待毛死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鄧小平雖然不是君子，但再候三幾個月是一定候得到，爲什麼要在毛澤東生前反毛？

既然鄧小平不反毛，毛爲什麼整鄧，過去，筆者認爲毛之重用鄧，志在威脅周，驅周，周一死，鄧的利用價值消失，養獵犬本是爲了捕兎，兎已死，留着獵犬說不定會咬傷自己，倒是殺而食之好些。

毛之整鄧，又是「陽謀」，可以說毛之所以用鄧，就是爲了整鄧。讀過左傳的人都知道「莊公克段於鄢」的故事，鄭莊公爲了害他的胞弟共叔段，百般縱容養他的惡，到了惡養成之後，人人皆曰可誅，派兵討伐把共叔段滅了，除掉了根本的威脅，莊公這一着雖然陰險到了極點，但世人卻抓不到他的錯。

毛澤東不一定讀過左傳，但列國演義是看得精通，大概就用這套公式對付三寸丁鄧。毛澤東何以要這樣作，因爲毛澤東了解這個矮子既能又狠，在毛的心目中，過去的一級大頭目，最可怕的還不是劉、林、周，而是三寸丁鄧，他自己就同赫魯曉夫談過，盛讚鄧矮子能幹。

文革以後，毛澤東第一階段專注意劉少奇，雖然劉鄧並稱，但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劉爲主，鄧只是偶然提到，所以鄧很容易過了關。到了第二階段對付林彪，更不能再加上鄧小平，但留着這個矮子必有後患，說不定將來鞭屍的便是此人。因又生一計，把矮子拖下水，打得萬刧不復。

試以目前所公佈鄧矮子罪狀來看，最重要的是以「三項指示爲綱」，三項指示中尤其是第一項「安定團結」，這個話是毛澤東面告鄧小平的，要鄧小平儘量促成黨內「安定、團結。」鄧小平信以爲眞，便向這個目標去走，爲了安定，要增加生產，放鬆對人民的管制，爲了團結，便放出一些黑幫，予以重用，誰知道毛澤東一變臉在「安定團結」後面加上一條尾巴「不是不要階級鬬爭」，於是三寸丁腳下一滑便跌進了萬丈深淵，今後再想翻身，只有等到滄桑刧後海揚塵了。鄧矮子固不足惜，但毛澤東實在太可怕了。





武‧則‧天‧這‧個‧人

何水申

史書評價‧貶多於褒

舊唐書在張易之昌宗傳附張行成傳後，記載武則天七十七歲時，因欲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引起右補闕朱敬則的一番諫疏：

「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廣，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迎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

這樣褻瀆的奏牘，眞是傳誦千古的妙文！而卻載於史冊，正是一篇代表過去史家對武氏品格所表示最深刻痛恨的觀點呢！「通鑑」卷二〇六亦將此諫疏節錄，但沒有將史候祥所誇示的褻瀆句子收入，那是司馬光對武氏一點保留。

除正史外，歷代史學家對武氏的貶詞也不少。例如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六讚譽駱賓王一節中，就罵武氏為「妖牝」；罵她的朝代為「牝朝」。王船山在「讀通鑑論」卷二十一「唐中宗」一文，罵武氏為「逆后」、「嗜殺之淫嫗」；罵她之惡毒，「為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聲聞，而無不思按劍以起」等語。淸趙翼在「廿二史箚記」卷十九「武后之忍」一條，亦列舉武氏所殺唐宗室、大臣、親生兒女、親族、親黨、嬖幸、流人等不下十數萬人；認為古來無道的皇帝，好殺人者，皆未有如武氏之忍心。至於該書卷二十「武后納諫知人」一條，亦明褒暗貶。因為所列舉的，都說武氏只是不罪上諫的人，但絕少有依諫而行。武氏所用者，多昧死要利，諛媚容悅，至如裴炎與程務挺的被殺，亦因諫起禍，徐有功因按龐氏獄，上疏不納而被貶除名，可見一斑。

中共史家‧為武翻案

李卓吾在「藏書」卷六十三，標題「唐太宗才人武氏」，而不直書「大周神聖皇帝」，亦可見作者對武氏心無存敬。該文記述武氏一生的歷史，自亦載了不少貶斥的紀述，但於武氏斬殺裴炎與程務挺，其後平定徐敬業，一次召集羣臣所說的一次訓話，李卓吾大為喝采，其中批了三個「眞」字，由此使武氏那番豪語，受到為武則天寫翻案文章的人，表示了很大的賞識與運用。

中共大陸對武則天這人物的評價，曾經概作一面倒的翻案。十數年前，中共大陸有一齣七幕的越劇「武則天」，由王文娟扮演武氏在「上海越劇院」演出，雖然該劇亦作一面倒的為武氏翻案，但當時仍不獲滿意的批評。

郭沫若在一九六〇年寫的「武則天」五幕話劇，始自武氏五十六歲至六十一歲這五年歷史，意圖通過武則天對太子賢、裴炎、駱賓王等人的鬬爭，來表揚武氏在反抗「封建制度的政治」所作的良好努力與收獲。這五幕話劇自然亦是一面倒的翻案。我們很容易挑出這種翻案文章，在選取史料上，是故意隱蔽一些，又故意誇一些的。只要有利於武氏的，都不理眞偽的搬上劇本中。

例如曾為李贄批上三個「眞」字那篇武氏對羣臣的說話，宋司馬光就認為不可棄，他在「通鑑考異」指出：「恐武氏亦不至輕淺如此」。郭沫若雖未能判斷眞偽，但感到武氏這段話對武氏有利，於是將之搬上作為該話劇的殿後，用以表揚武氏的成就了。又例如武則天對吉頊所說：「昔太宗有馬，名獅子驄，眾莫能制。朕時待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這段說話，郭亦將之搬上第一幕中以表揚武氏的剛毅。郭氏豈有不見李贄批上「此特地杜撰恐嚇人耳。使太宗聞之，武氏不留種矣！」一句？舉一反三，不論以前史家對武氏資料之懷疑論斷如何，只要有用於武則天翻案的，郭氏都兼收並蓄，可知郭著「武則天」對史料的選取，是另有目的。

吳晗有一篇「談武則天」的文章，主要是為郭沫若的「武則天」五幕話劇捧場。吳晗說：「武則天是我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對她所處的時代，起推行作用的人物。但是，由於封建禮教作怪，她被不少衛道的正人君子們所辱罵，名譽不好。郭沫若同志的新作『武則天』五幕歷史劇，替武則天翻了案，我雙手贊成、擁護。」

武氏一生‧最難論定

但在贊成與擁護之餘，吳晗於結尾時仍表示一點非議，他說：「武則天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相反，她是有不少缺點的。例如，她殺了許多政治上的反對派，其中有一些人看來是不應該殺的。此外，當然她也具有一般封建統治者所共有的某些缺點。」至於有什麼人是不應該殺而給武氏殺了呢？為什麼武氏竟要殺死那些看來不應該殺的人呢？武氏有什麼缺點呢？由這些缺點產生那一些不良的後果呢？吳晗就沒有列舉出來了。見微知著，我們亦可以了解吳晗並不以郭沫若所著「武則天」五幕劇為盡然的。

我們也不能諱言，武則天在那個時代對某一些方面，起過相當良好的作用

，較之高宗與中宗為優。至少，武則天還相當精明能幹，繼承了「貞觀之治」以維持經濟到她的朝代以相當的繁盛與安定。

但同時，她的淫刑流毒，使政權更形專制，對一個開明的唐室政治時代，起了後退的作用；並且由於武氏個人之不知兵略，又為了盡力於防遏異己者，而致兵力式微，乃有吐蕃與契丹之入侵。武氏曾先後起用薛懷義與武懿宗為大將軍，致徒滋笑柄。府兵制自武氏日衰，至後之唐玄宗乃不得不重邊兵，因而引起國內安史之亂，繼而枝節橫生，終使大局不可收拾，生民塗炭。我們追源溯始，就不能否認武則天當時對邊疆用兵施政與府兵制敗壞所引致的錯誤。語云：「大風起於蘋末。」信焉！

武氏的其他優劣，於此亦無庸多說。總之，武則天有她個人的優點，亦有她的缺點，我們固不應一概抹殺地否定她；也不應一面倒地肯定她。以吳晗在中共大陸的處境，猶有勇氣表示一點中肯的說話，在此時此地的我們，就不必有所顧忌而應清心直說了。

我一向以來認為歷史人物中，武則天是最難作持平之論的。自然，編寫一武則天」的歷史劇、影片與電視，也就難上加難了！這卽是說，武則天這人物的歷史戲，恐怕是所有歷史戲中最難編寫的了。特別武則天一生的歷史很長，經歷過不少次數的大小鬬爭。在這些鬬爭中，有時她處在「肯定」的地位；有時則處在「否定」的地位。但若劇本一時對她肯定，一時又對她否定，那在全劇的統一與誇張上，不免太大的矛盾與衝突，予觀者有不調協之感。因為劇本在影片與電視的映出上，在時間上總不及眞實的歷史長久，例如武氏自王皇后引入宮而至八十二歲駕崩，其間六十多年，劇本總不能寫出一個中心的主題。所以編寫武則天，只能着眼在某一段歷史或某一事件來處理，才可獲致較眞實的描繪和統一的主題。若不然，卻將武氏一生歷史如數家珍似的呈獻出來，使人對武氏生平車水馬龍的情節與人物的複雜，糾纏不清，則這樣的劇本，一定失敗。武則天一生的歷史確是多姿多采，她可算是我國封建時代的一位最出色的女人呢！

華國鋒與貝里亞

胡書昌

四月七日，毛澤東把鄧小平革職，指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並眞除「國務院」總理，顯然，毛澤東是起用華國鋒整肅四月五日北平天安門羣眾示威暴動所引起的一切反共反毛運動。華國鋒是中共的貝里亞，手握特務權力，此是毛澤東師承恩師史大林的秘密警察統治手段。

貝里亞是蘇聯特務頭子，華國鋒是中共的特務頭子，二人相同之點，實在很多，也許讀者會由二人的職業，聯想到他們的主人史大林和毛澤東，因為史大林和毛澤東同樣是「整肅同志」和迫害人民的「能手」，從而推知他們生前的暴虐到死後的鞭屍，其結局並無二致。但在這裏，我們只拿貝里亞與華國鋒來作比較。

第一、貝、華二人都是執行整肅的人，目的是要提高其主人大獨裁者的聲望，藉以增進其自身的寵信。貝里亞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躍升為蘇聯內政部長之後，第一件事是推行清算被清算者的運動，把他的前輩葉索夫的幹部加以剷除，恢復一部份人的黨籍和原來的工作，並從西伯利亞釋回眾多的囚犯，於是給人一種印象，以為蘇聯的殘酷政策不是史大林的旨意，而是葉索夫輩所為；第二件事在蘇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蘇聯當時經濟政策失敗的過失，推到執行政策者的身上，說明與史大林根本無關。而華國鋒也替毛澤東做了類似的兩件「大事」，一為「文革」期間，把大陸內「三面紅旗」暴政失敗的惡果，推向劉少奇一幫人，並且協助出大力整肅了他們；二為「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後，又將因「文革」暴亂所形成的各種錯誤，表示責任在於林彪，同時對林系的大批共幹進行了清除工作。

第二、竄升最快，地位相同。貝里亞在蘇聯秘密警察方面，並非元老，但自一九三八年由內政部次長一躍而接替葉索夫為內政部長之後，便攫取到秘密警察的全部指揮權，稍後史大林便提名他為蘇共中央委員，並指定為候補政治局委員，到一九四六年升任為政治局委員，依照不成文的規定，政治局委員要任政府部長會議副主席，卽內閣總理之職，先後只經驗了大約六年的時間。華國鋒在中共的特務羣中，資歷最淺，但自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九大」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以後，共黨「十大」連選為十屆中央委員，「十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至一九七五年元月，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國務院公安部部長，從此掌握了中共的特務大權，大約僅只有五年多的時間。

第三、二者的前輩，遭遇相似，均無一人善終。先說貝里亞的前輩們，例如烏利茨基被刺死亡，捷爾任斯基暴斃而卒，明仁斯基(Minzhensky)死因不明，耶哥達(G. Yagoda)被處死刑，葉索夫(Yezhov)失踪，其中無一人能獲善終。當然，我們不是宿命論者，但華國鋒的前任者，竟然如此巧合？華國鋒係自毛政權僭立後，出任公安部長之第四任部長，在華之前的三人為：羅瑞卿於「文革」期間在共軍總參謀長任內，被鬬至死去活來整成殘廢，雖已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復出，但不良於行；謝富治於一九七〇年十月病死，病因起於被人刺殺纏綿床蓆；李震失踪迄今，亦盛傳會於一九七二年間被暗殺身亡。無可否定的，這幾位特務頭子都是權力鬬爭下的犧牲品。這裏仍需要補充一句，貝里亞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被馬林科夫槍決的，而華國鋒的處境，將來也必相似。

共諜滲入美國會

任蜚聲

蘇聯特務人員扮演若外交官員與新聞記者，一直欲以賄賂與說服方式取得美國會的重要資料。「時代週刊」已經獲知過去十年左右期間，會發生一打以上此類案件。聯邦調查局爲恐有任何官員洩漏這種機密資料，進而對這種不尋常關係多方加以「控制」。在某些情況下，聯邦調查局已經利用助手人員作爲雙重間諜，允許他使用無限物資而收買蘇聯官員。聯邦調查局說直至今天，尚未發現任何一位官員曾洩露秘密消息給蘇聯。

蘇聯的特務人員，——他們被估計佔蘇駐華盛頓大使館人員百分之四十——集中於國會的外交關係與武裝服務委員會等機構。後者常接受國會的秘密審詢作證與情報任務提要。蘇聯諜報人員顯然並未眞正努力設法賄買這些有關的參議員與衆議員。一個情報當局說：「那些蘇聯人員看來有點蠢頭蠢腦，但他們並不是愚人。他們知道一個國會議員或參議員都是忠於他的團體的，他所知道的，團體也知道，因此，從他的團體取得消息是比較容易。」

這些助手人員的姓名都是極端保密的。他們或者已爲克里姆林宮有計劃爭取了。有一件案子已經揭露蘇聯特務如何在國會的滲透工作，舉例說明：詹姆士．卡甫斯，一位馬利蘭州拉哥的印刷專家，於一九六七年成爲威斯康辛國會議員阿爾溫．E．奧科斯基的助理，那時，E．奧科斯基是國會參院武裝服務委員會的委員，後於一九七三年退休。卡甫斯回憶如何他遇上一位有吸引力的蘇聯大使館官員，名叫波里斯．A．西杜夫，而且馬上被邀請往訪蘇聯大使館各部門。卡甫斯因此眞正被迷惑了。他說：「在威斯康辛的伊安．克拉爾兩年間，我眞像一個被哄騙的小孩，我在那裏正等着介紹給蘇聯大使。」

卡甫斯的身份仍是個秘密。聯邦調查局早已經知道他與西杜夫的關係。由於參議員奧科斯基的同意，聯邦調查局開始對卡甫斯與蘇聯人員的接觸加以監視。他實際上已經是蘇聯特務總部的一名間諜，在西杜夫的提議下，卡甫斯第一次爲一家蘇聯報紙撰寫一篇有關一九六八年的總統候選人的故事。他那次只得到美金廿元。不過在那幾個月中繼續下來，卡甫斯已收到爲數逾二千元美金，發出去一些不甚重要的消息，因爲那些消息均經聯邦調查局首先檢查過的。卡甫斯說：「我們雙方都明白我已陷入重危。西杜夫不談這點，我也不會講，但我們彼此都瞭解。」

西杜夫漸漸壓迫卡甫斯提供秘密消息。比如，奧科斯基參議員的重要文件藏在何處？卡甫斯可以取到？每當卡甫斯感到猶豫不決時，西杜夫說：「你知道，當事情弄僵了，我會幫助你逃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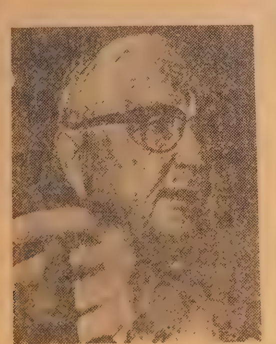
所以，卡甫斯現仍堅持他從未將任何重要秘密東西傳給西杜夫。他們的關係於一九七〇年結束、卡甫斯加入陸軍，那個蘇聯人也被召回。

另一個國會的助手人員說，也作了雙重間諜，那是肯尼斯．R．陶立夫爾，四十二歲，現任密西夕比州和陵威爾的一個廣告員。一九六六年，陶立夫爾加入密西夕比州參議員詹姆士．O．依士特蘭的事務所工作，詹姆士爲五角大廈的忠誠朋友，雖然美國情報當局對陶立夫爾的故事經過有些懷疑的地方，他仍說他是被蘇聯於一九六八年所收買同時，由於聯邦調查局同意，開始供給消息，他也爲蘇聯客串一些零星工作，諸如獲取「非法」的工人工作證與社會安全卡等——間諜工作的一部份。在那同一年，當依士特蘭知道陶立夫爾的活動後，遂即將他開除事務所。這位以前的助手說，他繼續擔任雙重間諜的工作，直至一九七四年止。總之，陶立夫爾說，他從蘇聯接收幾近美金二萬元，這些款項他均轉交給聯邦調查局。

在過去兩年中，蘇聯實質上已增強他們的努力滲透美國會，他們尤其關心對兩院所屬委員會的刺探，因爲那些委員會可以影響美國海外情報機構之設置，包括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

蘇聯情報方面滲入國會至少有十五個主要人員。許多蘇聯人員在美國會的工作皆公開執行，而且是合法的。那些蘇聯人公開地與國會的各項職員以及搜集各種印刷品與報告，較有名的蘇聯情報人員，合法而公開的，成爲議院的遊說者，試圖向國會議員與參議員，兜售蘇聯的重要觀念性思想意見．

曾負有雙重間諜身份的陶立夫爾，前爲參議員伊士特爾的助手。



蘇密士夕比州參議員詹姆士．伊士特爾。

去年秋天，當聽過副總統洛克菲勒很憂心忡忡討論這一題目後，參議員巴利・古德瓦特曾告訴新聞界，蘇聯特務人員已滲透入七位參議員的辦公處。於是引起五十二位國會議員聯名函請情報活動選擇委員會主席法蘭克・邱吉，注視此項控訴。邱吉在回信中，說已要求聯邦調查局調查。

十月卅日，正是他獲得此一要求信後的兩日，聯邦調查局負責人克拉雲斯・基萊發表一項報告，證實蘇聯特務總部曾經試圖獲取那些可供特殊情報的人士。但是這一報告結論指出，尚未有消息表明：「蘇聯特務總部人員已經滲透任何國會的辦公處。」（譯自「時代週刊」）

「四五」運動

林定

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門爆發了十萬羣眾的示威暴動。暴動羣眾以青年為主力，他們多是十餘廿歲中學生，名副其實毛澤東時代成長的青少年，思想一片純紅，沒有沾染「舊社會」一絲一毫殘餘意識。然而，卻由他們起來反抗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紅朝，氣數已盡了。

「五四」運動，北京學生起來反抗北洋政府喪權辱國，結果使北洋政府成為歷史名詞；「四五」運動，北平學生起來反抗毛澤東政權的愚民統治，可以預見，不久將來也必成為歷史名詞，中國人民重見自由天日，快要來臨了！

「中國已不是過去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這是最震撼心弦的口號，它道出了二十六年來大陸人民忍辱偷生、敢怒不敢言的心聲。毛澤東的愚民加專制政策，總算被不怕拋頭顱、洒熱血的青年戳穿，只要他們前仆後繼，與共黨作殊死搏鬥，中國大陸命運，決不會悲慘下去！

這次暴動的發生，可說是中共走向崩潰滅亡的信息，中國大陸重返自由世界懷抱的轉捩點。雖然暴動被中共迅速敉平，並且使北平統治集團「提高警惕」，加強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殘酷的血腥鎮壓，但絕不能阻擋反抗暴政的歷史洪流，愈是黑暗專制，反抗力愈強大，奴隸制度滅亡，是最好印證。北平天安門燃起的反毛火花，已吹遍大陸各地，深植全大陸人民的心坎，只要時機一到，這些火花立刻燃成熊熊烈火，把中國紅色奴隸制度燒掉。毛澤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點不錯。

把中共的統治機器敲碎，在大陸的廢墟上重建自由，這是筆者向來的信念。我們既不對中共任何修正、改良，什麼「四個現代化」，腐蝕人民鬥志的糖衣政策給予信賴；也不寄望大陸地方紅色軍閥政變奪取政權。因為前者是替共產黨苟延統治，使它長期奴役中國人民；後者是共產王朝的「改朝換代」，任何紅色軍閥掌握，推行的仍是共產主義，即使有所改變，也是換湯不換藥。赫魯曉夫鞭了斯大林的屍，赫魯曉夫比斯大林好不了多少，布爾茲尼夫反赫，也不比老赫好多少，蘇聯人民還是生活在共產專制下，不然，蘇辛尼津不會流亡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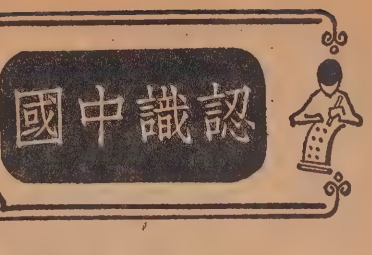
我們需要的，是在中國土地上澈底消除共產主義，廢棄黨有集體經濟，建立健全自由經濟。但這一切，中國大陸共產黨人絕不自動放棄，和平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必須依靠武裝革命，奪取共黨政權，才能使中國大陸走上自由民主之途。毛澤東說「槍桿子出政權」，一點不錯。

鄧小平垮台不足惜，矮鄧是秉承滑頭周遺志，苟延中共政權奴役大陸人民的劊子手，矮鄧當政，不做赫魯曉夫也做布里茲尼夫，頂多像狄托，斷不會做福特第二。倘若矮鄧掌政，以他在共黨中的歷史地位、個人聲望、軍政界的淵源，足能使中共安定一段時期。在安定期間，文革派被削權不在話下，牛鬼蛇神勢必全部復出掌權，把共產黨的組織重新加強鞏固，大有可能回復一九五六年的黃金統治年代。那末，人民起來反抗成功的機會微小了，「大放大鳴」運動所以失敗，正因它剛好出現在共黨全盛時期。因此，周死鄧垮，是中國人民的福音，只有喪心病狂的海外隋子才為他們悲哀。

華國鋒被老毛欽定為繼承人，按目前中國大陸現狀來說，這是一個好預兆。毛澤東黜鄧擢華，跟秦始皇廢扶蘇立胡亥，毫無兩樣。雖然華國鋒有文革派做後盾，但文革派對整個大陸來說，仍不成氣候，它只能控制北平，確切說，也不能完全控制北平，不然，「四五」運動不會爆發。文革派在政治局佔大多數，然政治局成員是由老毛圈定，文革派能夠支撐下去，實全靠老毛一人照實。老毛死亡之日，便是文革派敗亡之時，這是可以肯定。

華國鋒個人威望不高，黨軍政資歷較淺，當然比王洪文好些，但也是屬「坐直升機飛上來」的人物，由小道台搖身一變為皇太子兼相國，長征老油條、官僚軍閥當然不服，即使曾在延安吃過大鍋飯的地方黨棍也不服。華國鋒雖然手握特務權力，但公安軍不能抵擋共軍，華國鋒一日不能駕馭紅色軍閥，一日不能坐穩紅色王座。同時，文革派內部並不一定團結，目前在大敵當前階段，趁老毛「尸居餘氣」期間，大力鞏固權力，故此不能分裂，但當權力稍為鞏固時，內部必會發生傾軋，張春橋輩絕不甘心屈居華國鋒跨下。也許張春橋正等待老毛斷氣後，便着手把華國鋒幹掉，華國鋒坐上這把交椅並不樂觀，大有可能跟劉少奇、林彪一樣，做了權力鬥爭的替死鬼。

紅色的秦皇時代也將一去不返了，倘使毛澤東在數月內嚥下最後一口氣，華國鋒登位之時，全大陸的反共烽火便燃燒起來。到時，文革派的政令不出北平城門，地方大小軍閥佔據山頭，自立為王，展開併吞爭奪戰。全國各地羣眾勢必藉此時機，組織反共力量。即使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或打着蘇修旗反毛旗，都能加速共產黨的崩潰。這個時刻，一定降臨，只要毛澤東在今年內死亡！



「圖窮匕見」的小把戲

柳以青

在上一期提到「祂必保守」作者的第三方面的預備。

在這方面，我提出了我的看法。然而，所徵引的還有一大段，由於篇幅沒有徵引出來。該書的作者意思是：共產黨在洗腦上，「不單針對思想方面」，同時，「亦針對情感方面」，因此，該書作者勸有意回到大陸的基督徒，就得設法在這兩方面企圖「搞通」。

因此，該書作者就寫下了下面的一段話：

「很多昔日的經濟問題已經獲得解決，貧富極度懸殊的現象消失了，大部份人經常受水災、飢荒等天災威脅的情形已一去不復返。共產黨又會再三不斷宣傳過去『悲慘的日子』與現在解放後的日子兩者的差異，常見於像香港一般大城市中貧富極度懸殊的現象，已不再在中國出現；此外，清潔的街道，有規律的生活，充塞世界其他地方的娼妓，不堪入目的黃色廣告、商品主義等現象都消失了，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雖然看來很低，但至少共產黨仍能供給世界上人口最龐大國家的人民基本的需要。

「把共產主義完全醜化而忽畧了它眞正的成就，只會關閉傳統福音之門；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人民對中國物質上的進步及能夠恢復它在國際間強大獨立的地位而感到自豪，毛澤東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說得對：『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中國今日能自力更生及越來越受其他國家尊重，跟昔日西方強國在中國分別佔有租界和特權的情況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以上是指該書作者勸告將到大陸傳教的基督徒在「感情上」應該接受的「洗腦」。同時，他又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分開來說。同時，又牽涉到國際間的看法問題。這幾種的講法一齊放置在兩段文章中，就會使人弄不清楚究竟這位作者想表達什麼意思。同時，所有的全稱命題，是否眞的能代表「全稱意義」呢？

這些都是需要仔細分析的。事實上，為某些宗教家來說，他們總以為只要肯定了中共的一些什麼，中共就會許准他們前去傳教的。這一思想基礎斷然是站不住的。起碼，他們只着重了中共的當權派們，或是中共所控制的宣傳工具的表達，而沒有深入地了解大陸上偌多的中國人在想什麼？同時，他們身受的又是什麼，即使是根據外國人士的前去旅行和觀光，所得到的印象，也只是那些可以或做成樣版的地區而已。這些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了。

這一類的說辭，很可能連這位「祂必保守」的作者，即使是「身歷其境」，也是無法深入了解的。例如，他在下面的一段文章中，就這樣「撲朔迷離」地表達着：

熱心，眞假熱心

「回中國定居的基督徒還須要另一種熱心。我仍清楚記得一九五〇年聯羣結隊的大學生載歌載舞的情形，他們當時在慶祝國家進入一個新紀元，這些歌曲充滿感染力極強的感情，使人難以抗拒，其間的感受，就像一九六七年時共黨宣傳隊一個隊員所說的一樣：『我們各人不是歌唱家或舞蹈家，但由於我們對毛主席的無限忠心和景仰，我們去到街上，到工廠、公社、學校去宣傳無限光輝的毛澤東思想，我們會全心全意的唱歌、跳舞。』一九六九年，『北京電台』的新聞評述員用下面一段話來描寫中國一羣工人：『他們以傳揚毛澤東思想為最光榮最神聖的任務。』紐約時報的占士・活士頓最近訪問中國六個星期後，對中國人民『傳道者般』極大的熱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對行內的記者說：『我只能用我年幼時參加蘇格蘭長老會主日學的經驗，來比喻這種感受。』」

接着，「祂必保守」作者說：「第一世紀的基督徒，覺得傳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最榮耀神聖的事，而今日信徒除非像『大有能力地為耶穌基督的復活作見證』的人一樣，具備那種熱心和勇敢，他們能否在中國維持他們的見證是很成問題的。一九五〇年時，只有那些樂意把自己奉獻給基督，並保持彼此之間的交通的基督徒學生，才能影響他們的非基督徒朋友。」

很明顯地，這兩段文字乃是「祂必保守」作者想藉此的對比或類比，以掀起將到大陸傳教的基督徒的「熱心」。然而，很可惜，在他所引用資料中——無論是身受或中共的宣傳——根本只看到了表面，或者只是主觀的一廂情願的解釋與類比式的感受。

例如：大學生的「聯羣結隊」的「載歌載舞」，經過的人不能說不少，但是，其內容眞是所謂的「熱心」嗎？文化大革命時的「宣傳隊」，以及「毛宣隊」等，眞是代表了那「無限忠心」嗎？至於引用「北京電台」的說辭，以及外國記者的「樣版展覽」的採訪，來形容大陸上人們的「熱心」，本身的證據就是站不住的。

用了這一類比式的「驗謠」，來鼓勵到大陸的基督徒應該具有的熱心，當然是不能服人的。偏偏地在海外的「宗教家們」都想利用這些來類比、類比。這可見他們的無知與多情。

不過，我讀到「祂必保守」作者的第二段，忽然我感覺得：這位作者的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來。

前面的文字中，勸到大陸的基督徒預備接受「洗腦」，後面在談論「熱心」中，卻又要到大陸的基督徒「具體那種熱心和勇敢」為「傳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最榮耀最神聖的事」。

這究竟是在表達了什麼呢？我總覺得奇怪。也盼望讀到這本書的人，仔細想想。

基督教修正主義

接着，這位「祂必保守」的作者提出了第四個條件。或許這也眞是他要表達的意思。他說：

「第四方面，希望把福音傳給國人的中國基督徒，雖然明知共黨恨惡宗教，也必須有愛人的精神，除了關心在勞改營中受苦的主內弟兄姊妹之外，同時應該明白，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對沒有完全彰顯主耶穌的純全和愛心的後果都要負責。很多時候，信徒缺少了用犧牲生活而作的活的見證，因此，主的門徒必須用最謙卑的心，去接觸那些深受唯物主義假先知所蒙蔽的人，基督是為了這些人被釘死在十字上。偏見的擱阻只能用愛心去消除，為了他們會經誠意地努力為八億深受飢荒、戰爭、水災威脅的人民，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我們應該尊重他們。被派往佛教國家或回教國家，為基督作見證的人，他們一定不會一開始便攻擊當地人的信仰，他會忠心地，不妥協地把神整個救贖計劃告訴這些人，同樣，在中國的基督的僕人，必須勇敢地把基督介紹給他的共黨朋友，不是攻擊他們的思想，而是要從正面地指出：只有基督才能滿足一個人各方面的需要。

「同時，他不能期望共產黨有相對的回應，耶穌說過：『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太・十・22）。這經節可能在中國應驗，因為共產制度跟基督教信仰是完全相反的，基督與毛澤東絕不能一同作主，共黨不會容許人民對共產主義以外任何主人效忠。

「共產中國為了利益着想，可能暫時容忍基督教和別的宗教，但它始終會向所有的宗教宣戰，基督徒若不明白這一點，便可能有一廂情願的想法，有人可能慫恿他在信仰上妥協，從而獲得國家給予的一些好處。」

這一點，原則上沒有錯，同時也能揭穿中國大陸上的對宗教看法與政策。

那麼，只要我們看到了「第四個條件」或「方面」，使我們就會不期然而然地會問：何以會先提出了以上的第二、第三條件或方面呢？而在第二、第三條件或方面上來說，很可能使到大陸的基督徒已經變成了「非」基督徒了。

或許，海外的基督教會在叫嚷着要到中國去傳教；同時，卻也有某些行動來做試探。但是，大陸上的中共是如何面對這一「挑戰」呢？

根據我所得的消息：中共已經在遊客、觀光或探親等所可到達的地方，已經有所防範了。這一防範的作用，已經間接地表示：這種「新思想」、「新宗教」地介入，必會使中共驚懼的。

這一防範的驚懼，已經不是用任何「帽子」可以解釋清楚的，或者是可以湊效的。只是證明大陸上的老百姓們在二十多年的「馬、列、毛」的灌輸中，已經使大陸上的老百姓的精神上，陷於空前的虛脫了。

中共已經再也無法用「馬、列、毛」等來填補，更好說是來滿足大陸老百姓的精神虛脫現象。也就是為此，何以中共又急於用換湯不換藥地的手法，一連出刊了偌多的「人民」文學、詩歌、藝術、戲劇之類的刊物。然而，精神上在「馬列毛」的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只披上美妙的外衣，仍然是無濟於事的。看情形，「馬列毛」的「鬭爭」理論，已經在實質上失靈了。再「鬭」的話，那麼矛頭應該指向「馬、列、毛」本身的。

從「祂必保守」作者的整個的看法，在前面的絕大部份是講論中共統治二十年來的大陸，其宗教政策的由鬆而緊，由慢而快地加以消滅的。特別談到共產黨如何混入「中國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中，以後以後的「三自運動」的情形，到「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的宗教消除。這些，都是值得參考的。同時，也可以為海外的不少的宗教團體中加以注意和借鏡。

這裏，我想引出幾段來，提供青年的讀者們參考：

「共產黨領袖又嘗試對『青年會』和『中國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滲透，『青年會』致力於社會改革，所以成為這種滲透活動的理想對象，該會經常開會討論各樣的社會問題，每每給予親共學生宣傳他們的主義的大好機會，『青年會』的領袖亦積極參予反政府的運動。」（見該書第十一頁）

「根據『中國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立場，它作見證主要的方法是把福音的信息傳開，以及使團友之間有眞實的團契生活；作為基督徒，他們必須遵照聖經的原則及藉着聖靈的帶領，去作重要的決定，而非依隨羣眾的狂熱；作為基督徒，他們必須明白雖『活在世界上』卻『不屬這世界』，就是與尋求正義反對邪惡的人携手，他們不會滿足於消極的接受眞理，更不必說毫無異議地順服代表現實的一羣。當時的社會雖然充滿病態，但同樣基督徒亦可以參與『醫治』周圍看需要的人，這正是他們當時所做的工作。」（見該書第十七頁）

「當時亦有一些『基督徒』，他們放棄了福音基本眞理，加入共產黨，並猛烈攻擊福音派信徒，他們所着重的是社會福音，並把信仰中一切超自然的事物及基督言論中與共產主義有衝突的地方，都刪去了。」（見該書第十九頁）

「共產主義似乎給予充滿青年人理想的學生，一個建立新社會的機會，共產主義取代了所有別的主義（思想）和宗教，共黨領袖一方面自稱是唯物的，一方面卻又承認要培養黨員精神的質素，所以共產主義對基督教每一條教條差不多都加以彷效，他們那一套唯物主義便變成了宗教的翻版。（該書第廿八頁）

也有所不談集

談＝讀＝報

丁冬

在路上看見學生們就街頭報紙檔買報紙，看來是初中學生的模樣。我開始讀報紙時的年紀比他們小得多。那時正值香港初陷於日本軍之際，比這更早的，只是就一張大抵名國華報的剪剪漫畫，算不上是閱報。

香港於日治時期中究竟有多少份中文報，不大清楚。那時候家中大人們閱讀的是「華×報」，聽說當時許多報紙都因戰事關係停版，報人陸續跑到內地去。「華×報」之繼續刊行，據他們事後的解說，全是懾於敵人勢力，又說當時雖然在形格勢禁之下，仍設法於字裏行間向讀者透露世界大事的眞相。言下之意，大有帶罪立功或功過相抵的暗示。他們這番解說是於大戰結束，香港光復多年後的事。至於當年是否眞的如此，只恨自己年紀太小，沒法評斷。但有一事實深印腦中，不易忘記的。那報紙「落了水」以後，文字措辭作了個大轉變，稱日本軍爲皇軍，把還都到四川的自己祖國的軍隊叫渝軍。我父親每早晨閱報，例必讀報上如此這般的文字氣得大動肝火，拍枱拍凳的大罵。可是每天依然如常購買如故，大抵那時候確屬沒有選擇的餘地。

在大戰初階段，軸心德國在歐洲戰場上節節勝利，日軍在亞洲勢力亦正如日中天。那報紙每天的頭條新聞除了歌頌歡呼以外，旁邊還附有一幅漫畫，對同盟國極盡侮辱揄揶的能事。

當時所謂讀報紙，嚴格講來，全然不是那回事，只不過是邊讀邊在旁聆聽大人們講論，以新聞的去溝通和湊合憑自己程度所能把握的。還記得有一小事可以證明當日自己的閱讀程度是怎樣的膚淺可笑。報紙上稱菲律濱的馬尼剌，「剌」與「刺」有一直以「剌」作「刺」，還一本正經的指說大人們錯讀了「剌」字的讀音。等到懂得翻查字典，弄清楚二字的分別，卻是許多年以後的事。

大戰停息，香港光復正值學校的秋季始業時候。學童們紛紛復學，年紀比正常情形的學生大四、五年。報紙的復刊卻比學童們的復學較晚。往後的幾年間，家裏訂閱的仍然是那份落水報。那時的學生並不如今日的作興任意選擇、購買報紙。升上中學的時候，正逢國內沸亂到達頂峯。所讀的那家學校，政治立場本極鮮明，但圖書館裏陳列的報紙，左右派俱備。原來中共「立國」之初，香港人一般反應原初不甚惡劣，有些人甚至對它寄予過一點期望。等到它三反五反的凶惡臉目揭露以後，形勢始告大變。那家學校的校務主任，他的哥哥在大陸被鬬慘死，這才激起了他「與汝偕亡」的反抗決心。

從此以後，圖書館裏的左派報紙連同魯迅等的書籍在內，統統一體清除，教員而讀左報的，亦遭解聘。憑着他這一鐵腕，乃打出了港九反共僑校名堂。

那校務主任在校園裏掀起的清算，對學生來說，撼動中也帶有痛快。它除了表示點政治報復外，着實還有教育的含義。那主任跟着又革退了幾名拒絕奏國歌的樂隊學生（其中一位是我的同窗，現在只知着眼於財富的積聚，可見當年左傾云云，不外鋒頭主義，由一例可看其餘。）由那時起，左報看不成了，但不覺得有大損失。這種感覺到現在仍然是如此。讀左報要講究另外一套「學問」，否則還是少沾手爲佳，庶幾可得眼前清靜，這對於一般中學生更爲如此。

到了今天，街頭報攤上的報紙五光十色，可供讀者任意選擇。理論上固然可以這樣說，但多數的讀者依然只根據他們對於政治的態度、價值意識和生活趣味的傾向選擇他們每天的讀物。所以他們實際上所能運用的選擇自由比所自覺的爲小。

從報攤所見報紙種類之繁多，約可推知每天閱讀一份報紙以上的人爲數一定不少。照理像這樣的讀者由報紙上所得的新聞知識，自比專讀一報的要

談「少林寺」

在國片導演中，郭南宏與二年前的羅維，同是票房紀錄不錯的導演，也是成就只止於商業電影中的導演，郭南宏拍過幾部賣座的武俠片，近年出品很少，本期推出的「少林寺十八銅人」，賣座情況不減當年，羅維比較多產，但近年有二部片收入已不大理想了。

「少林十八銅人」的故事架構，與他幾年前一部賣座的「鬼見愁」不相上下。影片雖藉着明朝亡後，不少志士投身少林寺苦練武功，然而電影中的志士練成武功後的結果，並不是爲了什麼復興國家的大業，只是爲了復殺父之仇而已，這叫作「雷聲大雨點小」式情節，電影最後仍是大殺一場，一如「鬼見愁」一樣，正面人物殺了殺父仇人之後電影便決定了。

少林寺在從我國唐代到清初，的確有宗教歷史背景，它原是來自印度的王子達摩祖師在唐朝時面壁九年的佛寺，但並沒有什麼武功之類，至少從佛教禪宗的紀錄上，並沒有「功夫」和尚這回事，不過明亡之後可能有武人爲了避過滿清迫害，進少林寺落髮爲僧，因而惹起清廷顧忌，便製造謠言，將和尚寺宣傳成反清根據地，結果清廷派兵圍少林寺，經過一場大屠殺後，將少林寺焚了。

出種種式式的「功夫和尚」來，連胡金銓的「俠女」也將和尚套上功夫，揚威海外。這類構思，大約是從「水滸」的花和尚魯智深觸發出來的，至今日的武俠小說家筆下，西藏和尚，幾乎都成爲武功高強，喜鬭嗜殺的和尚了。至於清代的小說「兒女英雄傳」、「紅蓮寺」想像中可能是清朝統治者針對[illegible]入室門的反清分子來掩飾其燒佛寺殺和尚的政治目的而收買一些敗類文人寫成的作品。

少林寺的故事，在早期武俠小說家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中，的確構思得很奇異，

習慣了隨手翻閱，翻報紙成了他們每天生活習慣的一部份。對於這類「雜閱者」，曾戲擬之為拈花惹草：所好雖眾，不外如過眼雲烟。

照我自己的看法，報紙與人一樣，沒有絕對的好。能知道它的長處和短處，那就夠了。以目前一般人生活調子的急促，縱使要不出戶而知天下事，亦只須選定一份有份量的報紙精讀，然後按特別需要閱或輔以其他報紙，作為參考，即已足夠。可是有些閱報人士卻不一定講究這些。他們儘管有閱讀的趣味，但沒有強烈的選擇意欲，沒有「非此不可」的性向。這樣的「好好先生」，他們每天兩頓的精神茶飯，任由外面的廚師隨意供給、調弄，連一點意見都沒有。或者說，他們口裏的甜鹹辛辣的味覺是麻木了的，又可能他們不懂得品味，或認為品味不必需。「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這固然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但好好先生們遠不足以語此。他們不要羨慕鯤鵬，而以為斥（鳥旁）晏（鳥旁）之「翱翔於蓬蒿之間」，亦飛之至也。

要是有人告訴他們說，他們平日所吃的東西，烹調不得其法；或有一位名廚願意奉獻一點「正味」，或願意告訴他們烹飪之法，他們可不一定領情的，反而倒過來懷疑那廚師獻殷勤的動機，說他存心調侃、諷刺。以排斥別人而保護自己，這正是好好先生們的生活態度。此所以常見許多報紙閱者不大願意接近有立場的報紙。他們認為一旦採取了立場，便等於有了偏袒，或上了人家的當，着了人家的道兒，這絕對不是聰明人所應為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像自己四面不着邊的看事情態度，才是最高明的，最超然的和中立的。

順應這一部份讀者們的「沒有強烈的愛憎」的態度，一些以沒有立場為立場的報紙便應運而興。因為沒立場故，能以任何立場為立場而肆應無方。因為能左右互搏故，乃可左而非左，右而非右，馴至無左無右，因立場「浮動」故，是與非亦無定，馴至不識是非。凡事之能肆應無方，即表示不受規矩方圓的約制而偶或體現風流跌蕩，於是正投合一些「無可無不可」的讀者胃口，而其自身亦因此得有較蓬勃的發展。這個怪異的現象，只有在怪異的時代與地區中才發生的。

「銅人」與「相逢何必曾相識」

林巽

的話，一定要先行打過十八銅人關口才被接受。「少林寺十八銅人」影電，便是先塑造一個投滿清的高手黑如影，殺了不肯投降的明朝將軍關志遠，然後由關的母親將五歲的小孫送入少林寺習武，電影大部份是寫一班進少林寺的少年由接受種種式式離奇古怪的訓練，以至最後一個個打過十八銅人出關的經過，電影的刺激性便從那訓練武功的奇怪招式產生。電影後半段才寫那個長大成人的關少龍，學成下山後，去找黑如影報仇，但他的行踪已經被黑如影知道，於是一路派人暗算他，幸而有他的未婚妻與大師兄幫助，渡過重重難關，最後是來一場慘烈的決鬥，集三人的力量大戰黑如影，大師兄戰死，關少良與他的未婚妻最後合力殺了黑如影。

「少」片除開最後一場外，中間好多場打鬥，都是打鬥與想像力的招式的混合，所有對式都不以殺死人為目的，所打的雖然刺激，但沒有像張徹式的打鬥片那樣突出暴力。它的刺激效果，看來藝術設計的功勞比武術指導功勞還大。這可能是賣座原因之一。

「少」片的人物與情節，都是古舊的一套，作為今日電影，卻缺乏一點借古喻今的意圖，也沒有反應一點時代性，那是美中不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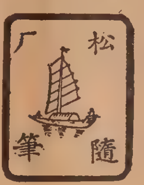
本期西片中，比較突出的一部文藝片「相逢何必曾相識」，該片是彼得萊士導演，德斯汀荷夫曼與美雅花露主演，該片八年前在本港首映，映期很短，賣座並不理想，想不到此次上映，筆者在公映後二星期才去看，樓下幾乎是滿座的，由此可見今日電影觀眾的口味的確是大大轉變了。觀眾看電影的

邂逅了一名男子，她跟他回到他的寓所，過一夜浪漫之夜，彼此又在互相猜疑中共處一天，最後以互通姓名作結束。電影除了雙方自行勾劃出自己的回憶的戲有一些旁的角色介入之外，大部份過程，只是一男一女在一間寓所中相聚，並沒有什麼高潮，也沒有什麼刺激性，它是從淡淡中展開，從淡淡中結束，此片如果不受歡迎，卻是很正常的，但它竟然受歡迎，才是值得研究的。導演彼得萊士處理此片，全沒用着什麼花巧，鏡頭那麼平實，男女主角「自我」作用很突出，並沒有導演強調什麼的痕跡，但卻能吸引着觀眾，它吸引觀眾的並不是戲劇魅力，而是反映現實，突出發人深省的思想性。電影事實蘊含着今日青年的內心徬徨與迷失。

電影中的德斯汀，是一個傢俬設計師，他收入不錯有一間環境不錯的寓所，他本來是有條件成家立室的，但從他的回憶中，他曾經讓一位女朋友同住過，不久又將女朋友逐去了。至於美雅花露，從外貌與性格看，她應該屬於西方賢淑女子的一型人物，她有正當的職業，自己與另外兩個有正當職業的女子同住，可是她從回憶中揭出她曾經與一個有婦之夫時時偷偷去渡假，對方不但有妻子還有兒子，也有地位，她明知如此偷偷摸摸的與他來往，是沒有前途的，但她仍沒法抑制自己。自從避孕藥面世後，西方男女進入了濫交的時期，只要彼此覺得性慾上的需要，兩個陌生人可以隨便找地方渡一個浪漫春宵，事後甚至不必通姓名，這種風氣下被犧牲的往往是女子，它使好多有職業而年輕貌美的女子，沒法找到理想的對象組織家庭，男人因為找女人過短期的浪漫生活太容易了，便不大願意用結婚來綑縛住自己了。而女性卻是需要家庭與母愛的。

「相」電影最後強調男女通了姓名，表示他們開始相愛了，那只是為滿足觀眾的想像而安排的美感，只說是男女兩人進展到另一個階段，而不是表示他們的圓滿結局。電影觀眾只有思索，當情操感這東西成為古老故事時，男女婚姻作用雖然存在，它的本質應該是悲觀的。





阿須藍

向晚

是印度聖雄甘地主持的眞理學院所在地。這個地方在聖巴馬提，從孟買坐火車兩日可達。這是一個農莊，中間橫貫着聖巴馬提火車站，西達荷咸達密城的公路，那條公路把阿須藍分做南北兩區。北區包括一西式樓宇學校、圖書館及住宅，沿公路皆用籬笆包圍着，東西兩邊闢了兩個大門，各有一條村道，跨過園田，就直達聖雄甘地的隱廬。這隱廬建築在聖巴馬提河岸上，是一座印西別墅式的花園住宅。

在南區的西面，有一個純用木機的織布工廠，村中及附近村落所紡出的紗，皆集中在此處織成布疋或毯子。還有紡車針製造及修理廠。在東邊田園後，有一畜牧場，餵養着二十幾條乳牛、三頭乳羊，以及一個小型的販賣部。也就是說，北區是行政、教育區；南區是生產區。

阿須藍雖是一農莊，周圍盡是農民，但其中卻有不少哲學家、教授、民族獨立運動者、學生、工人、印度人及世界各國人。

阿須藍的生活，帶着濃厚的田野風味的生活情調，與其說是樂天的，不如說是苦行的。這就跟一般田野的情趣不同，村民每晨四時起身，馬上到祈禱場做早禱，除非是下大雨，地點決定沒有改變。那祈禱場在河岸上，細沙當做毯子，祈禱者排坐在沙上，假使沒有月亮，祈禱者誰也看不見誰。自晨至夜晚，他們都很認眞的工作。剛吃完夜飯，又來一次晚禱，村長趁着晚禱機會，把村中一日，做概要的報告。假如村中出了什麼事，也於晚禱之後，提出討論，家國大事、世界大事，也在這個時候提出報告。還有一件要緊的事，當晚禱做完之後，要馬上舉行的，村民每日紡紗若干碼的自我報告，村長拿着名冊點名，替代了報到，被點名者須聲明自己的本日紡紗的尺寸，譬如村長叫聲查理拉爾，他便應聲道：「一千五百碼」。

假如他是本晚最長度的冠軍，大家便報以喝彩掌聲。晚禱往往會繼續兩小時以上，節目相當繁多，假如巴布茲（卽甘地的親密稱謂，意卽父親或伯伯）在村，他還要訓話、講經，時間可還要拉長。

由他們生活的態度去下批評，他們並不是行歌擊壤的蚩蚩之民，而是一羣臥薪嘗膽的愛國志士，他們在這裏，並不企圖安居樂業，也沒有有心報仇雪恥，只是熱誠的期望用一種不流血的手段，去遂行他們獨立自由的意志。這一點跟我國的臥薪嘗膽的勾踐大有分別。他們爲什麼不謀報仇？因爲他們的信條，是沒有仇恨的。旣沒有仇恨，就沒有恐怖，所以不埋怨任何敵人。他們聚集在這個光天化日之下的村子裏，沒有陰謀，沒有欺詐，不肯鬼鬼祟祟做不可告人之事。只是光明正大的鍛鍊自己，教育自己，以規劃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家，復興印度文化的大事業。

這正大光明的要求，潛伏在他們生命裏，變做生存的要素。昨日的他們，也許只知沒有宗教便是滅亡，今日的他們，更明白沒有自由，生命便無法延續。昨日他們也許以爲宗教是生命的源泉；今日他們認識自由便是他們的宗教。可以在早禱、晚禱，在種種宗教節目繁多的禱告，他們所選擇的禱歌，沒有一首沒有蘊藏着獨立自由的眞理的。

阿須藍只有祈禱場，可沒有廟宇；只有唸經者，沒有和尚；這可以看出阿須藍的宗教信仰，跟一般敲木魚，和拜偶像信仰者卻大有分別。不過，阿須藍也有他們的嚴肅紀律。例如住在村子裏的人，必須是獨身者，假如是一對夫婦，在村裏就必須分居，很嚴肅的保持着古代修道院的院風。

我友曾智提說：「我的梵文教師保爾茲是獨身者。他是一個厚背脊、寬鼻樑的溫厚長者。他喜歡談宗教哲理，而且把詩歌背誦得很熟。我問他什麼是梵？他說消除煩惱，無餘涅槃，謂之梵。問他什麼是煩惱？他說七情六慾是個人的煩惱，強凌弱，眾暴寡，是一個集團的煩惱，問他如何除去煩惱？他說先去私慾，後平眾怨。這種思想，若代以孔子的學說，也許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在甘地先生左右六十四頁）

上述思想，不僅與孔子思想同，也與老子、釋氏同，這是一種很高深的哲理。寫至此，不禁想到外傳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問題。我問過曾聖提，據他說：那是外面人的誤會，不是「不抵抗」，而是「非暴力」，甘地反對暴力，並非主張不抵抗。對敵人入侵，當然須要抵抗，不過不主張暴力。旣然抵抗，當然要使用一切手段，暴力是難免的，但甘地不是如此想法。他的抵抗，主張盡量避免流血，而主張精神力量，卽以德服人，講道理。在這件事上，有無先例呢？筆者以爲羅馬帝國皇帝迫害基督徒，可做例證。

羅馬皇帝殺死了無數基督教徒，其殘忍並不下於納粹黨、共產黨，但基督徒始終未能組織起來，實行以暴易暴。結果，羅馬居然有一皇帝，反而省悟過來，竟參加基督教。因爲這樣，反而對他有益。也就是說，非暴力的基督教，最後還是勝利了。

另外一個例證，是甘地信徒之不用暴力戰勝了婆羅門教徒，印度有一婆羅門教廟宇，不准非婆羅門教徒走進該廟宇，但甘地信徒一定要打破這條不合理的禁忌，於是衝突起來，甘地信徒一日集合一大隊人向禁忌處出發，婆羅門教徒要求印度警察出面干涉，把那一大隊阻止住。甘地信徒也就停止前進，但並不撤退，彼此相持數小時，時此忽然天降大雨，警察去取雨具，並乘小筏子，因雨水已深達數尺。但甘地信徒旣不帶雨具，也無小筏子，竟甘願受雨淋、水浸，結果警察開走了，甘地信徒，便大踏腳步，一大隊人開進婆羅門廟宇。從此便把那條禁忌打破了。

所謂非暴力，卽精神上最高的德力。從事非暴力的抵抗者，是智勇雙全的無畏將軍，他必須具備殉道者精神，和抵抗一切橫逆的力量，決非畏懼自餒的懦夫可做得到的。這種思想，在孔老經典中也不時常見得到的。

中有無窮生趣

霍雲霄

覺，當他看着醫院中各式各樣的病人，看到那些痛苦加上愁苦的哀傷者，自己將己比人，自覺是個幸運兒，因爲他知道自己二三個禮拜後就要出院，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做，過去他生活在一個枯澀的現實境界中，在醫院病床上，枯澀的生活成爲回憶之後，竟然是充滿生氣勃勃的。

我雖然沒有撞過車進醫院的體驗，但對於這位朋友談他的體驗，我是深信不疑的。我相信一個人遇到困難，只要他看到而且完全相信那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這個人可能很樂觀，意志會更堅強。反之因遭遇到困難而精神崩潰的，就因爲他對克服困難沒有信心，甚至在心理上將困難的陰影擴大了，造成沒法擺脫的心理的壓力所致。

每一個人對於未來有什麼新的遭遇，都是無法逆料的，樂觀的人，可能從好處去幻想，悲觀的人，可能從最壞方面去幻想，樂觀與悲觀，不一定是性格上的，可能是來自過去經驗的。如果悲觀的人比樂觀的人有更堅強的意志，他對於克服困難的把握會比樂觀的人強，如果那個悲觀的人是一個意志薄弱者，他的精神崩潰一定

他不能用逃避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那麼他必定要接受挑戰，學會如何面對困難，如何克服困難才能夠生存的。這樣，困難對於他是有很大用處的，他會因爲克服一次困難，增加一次信心，多了一次有用的經驗，也使他的氣質起根本的改變，也許有一天，他自己雖然沒有困難，但爲了不能滿足目前的成就，他爲了更大的成就的吸引，不惜再將自己投入新的困難中去，再作一個戰士，那麼他將來的成就就難以估計了。

世界上最悲哀的不是眞正失敗，而是一種失敗心理。這種人，只經過二三次失敗之後，將客觀環境的阻力估計過高，自己以爲沒法再振作，這種人的悲哀，心理因素強過客觀的阻

工作以到退休爲止，這種人因爲長期受到那不變的生活環境的約束，早已將他塑造成軟弱怕事而容易退縮的一型，這種人雖然一生一世沒有嘗到困難的滋味，但他卻沒法嘗到如何克服困難而獲到內心滿足的滋味。換句話說：沒有失敗觀念的人，可能是沒有勝利觀念的人，勝利必須是從冒失敗的風險去爭取得來的。

做一個眞正的人，總得受一些不可抗拒的吸引而不惜將自己投入一條遙遠的道路去不斷鍛鍊自己，才能享受到更有意義的生活情趣。

不久以前，遇到一位移民赴美國回來的退休影星，談起他在香港失意的一段日子，他說：當時如果沒有移民赴美國的一條路，他可能早已自殺

理壓力非常可怕。

有些失意伶人走埠，走埠以後仍然失意，甚至回港的旅費也沒法籌到，但很少想到自殺，也許是凡決心轉換環境的人，潛意識中已培養起一種接受挑戰的精神，所以才越是困苦越是強韌。

匈奴西遷真相

宇文夏

西方史家認爲造成匈奴人西遷，乃因當時水草乾枯。四三七期「向晚」先生認爲係爲竇憲所逐。

查竇憲「勒石」在公元八九年即和帝永和元年，竇憲伏誅於公元九二年，而匈奴入匈牙利在東晉孝武帝時，前後相差二三百年，恐向晚先生但憑臆測，而未有對史籍作實切查閱。

匈奴之轉弱，種因於五單于分立。王維詩「偏坐彫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即借用此典。竇憲「勒石」之後，北匈奴仍盤踞漠北，故公元九一年，即永元三年，漢人伐匈奴，大破之，是年，班超出任西域騎都護，其目的不外防制匈奴。安帝時，又使班勇任西域長史，班勇率西域諸國一再破北匈奴。至公元一五八年，即桓帝延熹元年，北匈奴率鮮卑、烏桓入侵中國。依此可見北匈奴人仍滯留漠北一帶。桓帝以後，歷魏及西晉，北匈奴與中國已再無接觸，到四世紀時，北匈奴別部馬他人，才入據今匈牙利國境。由此可見，北匈奴人西遷與漢人的北伐並無直接的關係，故西方史家的解釋似較可靠。又按竇憲收買的公主莊園乃沁水公主園，詞牌名「沁園春」實本乎此。

美國中文刊物中右左 簡介

・余・秋・人・

火炬

四開排字印刷，期出四頁，似贈閱性質。在日本發行。美國之聯絡郵箱爲：P. O. Box 22 N. Y. 10013, U. S. A. 在英國之地址爲 6. Market Place, Knared Rough, Yorkshine, England.

該刊宗旨爲「鼓吹中國民主革命，以改造台灣國府，推翻大陸中共暴虐政權，重建民主、自由、法治的中華民國爲目標」，對中共政權攻擊頗厲（見其第四十六期社評「邪惡的中共新憲法」所稱：「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名爲頒行憲法實則全然「無法無天」！它也曾將訂定的憲法修改過好幾次草案，但越修改越邪惡化，而更以這一次修訂的憲法草案可稱爲世界上再荒謬再邪惡不過的一種怪文件了！……然查這次中共的憲法草案，總是把毛澤東一個人的地位突出，高過君主專制政體中的皇帝，而成爲「太上皇」還予以神聖化……這些都是絕頂荒謬的違反法理公理的條文。惟對國民政府批評亦多（見同期「評蔣經國的最近言論和我們應走的方向」一文）。

人物春秋

洪秀全自殺前因後果

胡養之

太平軍於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破南京後，一面分配官爵；一面則會議定都問題。東王楊秀清認為：河南居天下之中，古代的東京，便於立都；天王秀全以為然。但石達開等人則提異議，以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為何捨近求遠？秀全覺悟，遂決定以金陵為「天京」，以原有的總督署為王宮；並立法十條，號稱天條。內容規定：凡拜神有禁，殺人害人有禁，不孝父母有禁，讀妖書有禁，欺詐有禁，匿財不報有禁，夫婦同宿有禁，私逃者斬，兵入民房者斬。所至設高座處天條，叫做講道理。

先是太平軍棄武昌，清提督向榮率所部跟蹤而東，抵達金陵時，城已被破多日，乃令所屬部將張國樑繞道至孝陵衛駐紮，是為「江南大營」。同時清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至揚州，駐於城外，號「江北大營」。同年五月，江北軍造樓船攻揚州，太平軍抗拒，殺清總兵雙來。十一月，江南軍圍鎮江，秀全調皖南之軍馳援。而清軍則攻克揚州，太平軍頭領曾立昌走瓜洲；江北軍復圍瓜洲時，太平軍突圍，殺清總兵瞿騰龍，遂陷太平（鎮江），自瓜洲結壘屬於江，以達金陵，舟師往來如織。同年七月，清軍陷太平，楊秀清即派兵夜襲清軍營壘不遂，以致三路皆潰。尤其到了同年十月，清軍更北攻浦口，江南軍復分兵渡江，由金湯門外，五路並進，太平軍舟師飛槳迎戰，連戰皆敗，於是太平軍自金陵迤東而南，雨花台諸壘盡下，清兵逼近南門了。

咸豐五年三月，清將吳全美等，率紅單船攻三山，陸師助戰，太平軍舟師敗績。按三山者，濱大江，金陵上游，太平天國以重兵扼守，以阻清水師的西下。同年七月，清江南軍克蕪湖；十一月，清軍圍攻瓜洲，洪秀全遣兵援救。咸豐六年二月，太平軍攻陷揚州，旋而清軍復克揚州。其時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圍。攻鎮江，下令知府劉存厚進攻高資，築三壘於烟墩山，以絕城中糧草。秀成便派遣輕騎數萬出句容，約鎮江軍趨高資圍攻劉存厚部，吉爾杭阿的中的兵力不過數千，恐寡不敵眾，清將乃閉城自守，互不相救，或勸劉存厚放棄高資，吉爾杭阿不聽，遂馳援入存厚營。太平軍實行猛攻，吉爾杭阿中砲殉職，向榮聞警，乃遣張國樑馳援，太平軍連戰不利，遂放棄圍攻高資的計劃而返金陵。

當時向榮、張國樑等，在清軍中雖負重望，稱江南勁旅，聲威遠出北軍上。但頻年攻戰，餽餉乖時，軍士忍飢赴敵，頗有怨聲。楊秀清知有機可乘，請於秀成，夾江南大營，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自西而東，拊清軍之背，金陵大軍相應。更命溧水金柱關處之兵，橫截旁山以擊；秀清親率勁旅出通濟門，先命賴漢英率紫金山兵奪取七甕橋以挑戰。向榮、張國樑扼於常勝，併力截殺，賴漢英不敵後退，向榮更促大營清軍馳赴前敵，而吳如孝則以鎮江之兵突薄之，大營空虛，守軍驚散，前敵清軍見大營有火警，退無所據，亦倉卒而潰！太平軍分數路追殺，清軍傷亡慘重，遺械遍地！國樑獨以身翼向榮突圍出，稍收散卒，退保丹陽，太平軍乘勝追擊，環城外築壘幾遍，向榮憤憊成疾。七月向榮病漸重，或勸退保蘇、常，向榮嘆曰：「吾病不能進，更有何顏南走？」乃以軍事付張國樑而卒。

洪楊之起兵於金田也，自桂林而長沙，而武漢，所以向榮一直跟蹤而進，迨定都南京，榮復屯兵堅城，日夜與太平軍鏖戰者達五、六年，至向榮死，洪楊以下都額手稱慶。秀全日益居深宮，臣下罕得見，軍事完全決於楊秀清，文報先到東王府，刑賞黜陟亦由他決定。諸王如韋昌輝、石達開，雖同起草澤，比於偏裨，常令遠攻江西、湖北。江南大營既潰，金陵無圍師，秀清自以為功高，陰欲自立，脅秀全開其宅，令其下呼己為萬歲，秀全不能堪而質問他：「弟稱萬歲，何以處兒？」因召昌輝密圖之，昌輝新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詬厲頗甚，昌輝大憤，亦欲殺秀清。一日秀清召飲，昌輝戒備以往，即席刺之洞胸，並臠而食之，乃令於眾曰：「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眾甚恐懼，昌輝令閉城，搜東王黨及其眷屬，悉加殺戮！

這時石達開在湖北，黃玉昆在江西，聞亂趣歸，達開不値昌輝所為，而昌輝亦欲殺達開。達開縋城走寧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秀全乃大恐，遣使誘約秀清餘黨於城外，共攻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為秀清餘黨所捕，縛送天京，併其家屬被誅，傳至寧國，召達開回京，羣議如秀清故事，輔朝政，而秀全既誅楊韋，亦疏達開；達開危懼不安！後走安徽，於是始起諸王殆盡，乃封陳玉成為英王，李秀成為忠王，李世賢為侍王，黃文金為堵王，楊輔清為輔王，其餘繼起封王的達九十餘人，兵事專於秀成而內政則操在秀全弟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之手。二人貪婪險刻，狼狽為奸，刑賞黜陟之事，遂不復如東王時

的嚴格了。

咸豐六年五月，清張國樑克句容，十一月又克鎮江，吳如孝遁歸金陵；同日清將德興阿克瓜洲。咸豐七年二月，清軍攻克秣陵，張國樑進攻七甕橋，秀全開西南門出大隊迎戰不利，清軍復逼金陵郊區而駐紮，和春、張國樑，定計作長壕困援。秀全開始憂慮，便誡各門嚴加守備，潛結營壘於壽德州，悉銳出突長圍不克，死者枕籍！其時清軍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全靠張國樑。國樑之名益著。八月九洑洲的太平軍越江攻浦口，連戰皆捷，國樑分河南兵渡江援救，太平軍亦分別抵抗，更力撲浦口。不久，江北大營潰，清統帥德興阿乘艇遁揚州，於是江浦、天長、儀征均陷。同年九月，陳玉成攻陷揚州，而張國樑隨卽收復。

咸豐八年二月，張國樑攻九洑洲，秀成遣兵抵抗而敗績，附洲諸壘被毀。同年十月，清將李若珠攻六合，太平軍出紅山窯截其，併力圍攻，若珠僅以身免，太平軍遂乘勝陷浦口，殺清將周天培。咸豐九年正月，清將張國樑攻浦口，並克九洑洲，直逼金陵城，士氣旺盛。旋與和春招降太平軍，於是太平壽德州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茂廷，相繼納欵於清軍，允作內應。二月清軍進攻七里洲時，秦禮國响應，以致上關下關皆失，而江南大營復振，金陵岌岌不可終日！李秀成命李世賢取道廣德安吉，攻陷杭州，和春命張玉良分兵馳援，克復杭州，李世賢還攻東壩，陷建平、溧陽、圍金壇、窺常州。是時大營清兵，四出赴援，而大營兵薄，秀全則促浙、皖江北之軍，十道並進，屬集南京。

起初，清軍自長圍城，誇說金陵指日可下，將士漸驕，和春復念餽餉的艱難，議月餉三分而減一，其餘功竣補給。而營中尚存銀數十萬兩，士卒憤怨，傳單相煽惑，張國樑頗爲憂慮，而不能爲謀，秀全間諜偵得其實，先以重兵屯句容，切斷清軍後援，而日夜出兵撲滅圍兵，國樑拒戰八晝夜，勢不能支，餉又不濟，軍心渙散。太平軍前後夾攻，天氣漸寒，至夜北風虎虎，大雪厚數尺，清軍殭凍，居守隟集翼長王俊帳下，索餉不得，遂肆掠通衢，拒戰者亦遽退，太平軍乘勝猛攻，清營各處忽然起火，軍士紛竄，國樑殺數人不能止，以致全軍潰散！和春赴奔丹陽，國樑正欲如前年故事，收集殘餘一萬二千人，亦退丹陽，以圖再舉，李秀成率數萬騎，由溧陽、宜興步步跟踪，張開南門迎戰，望見秀成旗幟，清軍復潰，國樑憤甚！揮軍奮馳鏖戰，潰卒塞途，壅蔽不得前，秀成遣勇士混入潰卒中狙擊國樑，躍馬丹陽河而死，丹陽被陷，和春退保常州，太平軍繼續追擊，和春收潰卒迎戰，又負重傷，退至滸墅，嘔血而死，三月李秀成攻陷常州、蘇州，清廷大震！詔曾國藩爲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命規取金陵。左右都勸國藩直逼金陵，規復蘇常，國藩不從而力攻安慶，取建瓴之勢。

咸豐十年，曾國荃克安慶。同治元年二月，國荃克巢縣，復克和州，四月克蕪，並進攻秣陵關，太平守將舉關以降，於是諸要隘相繼而下，清軍水陸直逼金陵，設營雨花台，是爲湘軍圍攻金陵之始。秀全促李秀成自蘇常赴援。其時左宗棠進攻衢州，李鴻章圖淞滬，秀成疲於奔命，乃先遣將引兵數萬自蘇州西援，五月與清軍屢戰於雨花台，互有勝負，秀全收其軍入城，七月，江南大疫，清軍互相傳染，死者甚眾，而秀成領兵三十萬，自蘇常回援，給清軍以反包圍，水洩不通，曾國藩卽檄令國荃撤圍，國荃無法突圍，乃分其軍爲三，以其二防城中夾攻，自領其一當秀成。一夜築小壘無數，留傷病者守棚，選健卒日夜拒戰，更代眠食，將士傷亡甚眾，國荃左頰亦受槍傷，裹創以巡營。

尤其李世賢復自浙江引軍與秀成合，更鑿地埋火藥，數穴同時爆炸，土石飛躍如雨，清營牆被震坍，國荃下令環擲火球，併力作戰，牆缺復完，國荃乃令各軍掘內壕，秣厲以守。惟糧將盡，清將都說非出一死戰，不足以圖存。

國荃靈機一轉，卽命李臣典出東路，曾貞幹出西路，彭毓橋出南路。臣典焚東路四壘，火光燭天，守西南的太平軍倉卒驚潰；三汊河太平軍亦爲曾貞幹所敗，彭毓橋、蕭孚泗乘勝追擊，東西南三路太平軍都不戰而潰，於是數十萬援軍宣告解體。蓋自金田起兵以來，未有如此慘敗的，因此，太平軍士氣一蹶不振。

同治二年三月，曾國荃的部隊便攻克了雨花台大城，進襲九洑洲，命令陸師埋伏叢莽中，從隄埂缺凫水而進，並以水師夾洲上下，一日拂曉時分，兩岸戰旗並舉，突出襲擊，而守軍則埋洋槍隊於洲上，三面何間出擊，清軍精銳多半傷亡，至夜欲退，清將彭玉麟下令曰：「洲破乃還師！」當時月色冥濛，西南風大作，清軍移船，以火箭射太平舟師，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守軍大亂，清軍乘機呼嘯而登，九洑洲遂克。洲上守軍萬餘人，爭相赴火蹈水，甚少投降的。於是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秣陵關、博望鎮等地所有營壘盡毀，十月清軍神策門掘地道成，火藥爆發，城崩數丈，清軍肉搏爭登，太平軍扼守月城橫洞，清軍不能進，死傷三百餘人，李秀成聞驚，自萬州領兵數萬，分佈丹陽，句容間，自率百騎入太平門，勸秀全棄城同走，秀全不聽。曾國荃加募新軍，增強圍城兵力。

同治三年正月，李秀成更勸秀全出就食，秀全流淚不肯去，秀成乃留守金陵，曾國荃估計城中糧盡，命水師巡江，見民間運米入城的一律奪取，命陸師四面斷絕其運道。四月城中糧絕，秀成日放婦孺出城節食，並勸秀全就食江西，秀全命眾曰：「闔城可食甜露，足以養生。」按甜露，卽青草，隨卽又命眾於城內毀民居種麥以救飢，復緩不濟急，人心益亂！秀全自知大勢已去，益託病不理朝事。一夕密召仁發、仁達入宮，對他們說：「朕自誅殺楊韋後，常鬱鬱不樂，還日逼處圍城，益復無聊，秀成屢促就食四方，朕一教民，賴天父之力，自金田起事，而踐大位，已十餘年，今兵敗勢蹙，朕已決心與此城共生死！……」

秀全說完，揮二人出宮。時清兵攻城益急，秀全一夕數起，至二十七日竟然謂左右曰：「自古有帝王而爲俘囚者乎？」遂仰藥自殺死！年五十二歲。時孤城已垂危，恐將士瓦解，秀成與仁發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始立其子嗣位。六月，金陵城被破，太平天國遂亡。一般認爲：這一幕歷史悲劇，將不久可能在北平重演！

火種

〔三十九〕

林學政

「這個林宇民，別看他小，是個澈頭澈尾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月怎能把他『教育』好？我看還是要他多躭些日子，我把他的壞腦筋好好洗一洗。」

「慢慢再說，他們第三小組缺人。」

馮東山的嘴唇翹得好高，以後看到林宇民總覺不順眼；早知道這小傢伙法門大，就該一到組裏就收拾他的，現在你看，他又慢慢的活跳起來了。

受了那麼大的折騰，林宇民顯得更萎頓了，他頭上和手脚上的擦傷，是組裏一位伙伴在山上做工時順便找來的草根敷好的，他沒有倒下去進病號組，簡直就是奇蹟。

回到組裏以後，鍾敏和李子貽都沒有責備他，反而在各方面儘量照顧他，伙伴們把他當作一個「失敗了的英雄」，對他更爲親切。他們認爲林宇民是對的，吃點苦頭也値得，「做這種事情成功不成功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一定得要有人去做！」他們卻這樣說。

二

林宇民回到組裏不久的一天下午，他被馬偉才從田頭叫了回去。

「你家裏有人來看你。」

「什麼？我……我……」

他張開嘴巴，激動得說不下去。

馬偉才今天的情緒好像不錯，千年難逢一次的還對他笑了一下。

「你這個專門搞濫情主義的小傢伙，呆什麼？你不是連命也不要的要跑回去嗎，現在家裏有人來了，反而發起呆來！」

「謝謝，謝謝，馬幹事，我……我……」

「快點，你姐姐在等你！」

姐姐？天吶，我終於可以見到親人了！

一陣突如其來的喜悅襲上心頭，一切煩惱、憂憎、怨懟、痛苦，一掃而盡，整個人像是飄了起來，脚不點地的向營舍走去。

別看馬偉才平時橫凶霸道，他想：倒蠻有人性的哩，衝着我笑，這傢伙眞是的。

他臉上不自覺的露出笑容，現在笑來，連整個勞教場都是可愛的。你能想得到嗎，他要看到親人了呢！

林宇民不僅僅是喜悅，他還有點惶恐，他不知道姐姐帶來的是什麼樣的消息，母親怎樣了？要是已經好了，要是……不然的話，姐姐不會有時間跑這麼遠的一趟路。

到營舍門口，馬偉才叫住了他。

「你姐姐就在招待室裏休息，你自己進去好了。該說些什麼你知道嗎？」

「謝謝你，馬幹事，我知道。」

「好，我信任你，去吧！」

林宇民快步走近招待室，他看到姐姐坐在竹床上，搥腿，自己像是被釘在那裏，怔了好一會。

姐姐抬起頭，好像不認識似的端詳着他，緩緩站起身，還沒有說話，眼淚就撲索撲索的往下掉。

「小民，我……我都認不得……」

「姐姐！」

林宇民與他姐姐同時開口，他叫了一聲，就被一陣積鬱已久的委屈梗住了喉嚨。

姐姐要比他大二十多歲，他們姐弟不但有手足情，還有母子愛；過去母親忙的時候，就由姐姐帶着他。

她走近他，摸摸他的面頰，捏捏他的肩胛，悽楚地說：

「小民，你……你瘦多了！」

林宇民有所顧忌似的探頭門外張望一下，又看看開着的小窗子，喃喃地說：

「我……我很好，姐姐，媽媽呢，媽媽現在怎樣了？」

他雙手緊緊握住姐姐的手，情急地問着。

「媽媽好得多了，前幾天就起床走動了。坐下來，小民，看到你很好，我眞高興！」

她下意識向窗外看看，眼淚一直落個不停，用手憐惜地撫摸着他的手臂。

他能感覺到她的手在劇烈地戰慄。

「媽媽好了就好，接到你的信，差點把我急瘋了……」

她看到他額頭上尚未完全痊復的傷痕。

「你頭上是怎麼搞的？他們打你？」

她把後面一句話說得很輕。

「不是的，姐姐，那是我摔傷的，就是那天晚上……」

「你不要說了，我們都知道……」

「媽媽也知道？你們怎麼會知道的呢？」

「還說呢？派出所的同志早就來跟我們說了，要我們寫信勸告你，小民，你這孩子呀，黨對我們恩重如山，要你勞動改造，多麼寬厚呀，你還要不知好歹，不聽黨的話，這是不對的。你要心裏放明白一點，黨要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肯定不會錯，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年紀這麼大了，還不懂事……」

她跟林宇民並排坐在竹床上，一面用袖子擦拭眼淚，一面看不厭似的怔怔看着他，嘴裏說着一些她從什麼地聽來的爛調子。

「黨是很偉大的，毛主席救了我們，現在還有劉少奇也跟毛澤東一塊兒在救我們，你要知恩報德……」

「姐姐，媽媽聽到我出了事情，恐怕傷心死了吧？」

「可不是嗎，我勸她說：『媽媽，你要是真的急死了，小民將來回家去那裏找你？』這才她醒悟了過來，人也就一點點的好起來了。老天菩薩……不是的，你看，小民，我老說錯話，還不是毛主席保祐了我們。」

「那就好，那就好，姐姐，你不知道那些日子我心裏有多急，現在好了，我完全放心。不過你也犯不着跑這麼遠路來啊！」

「我們原想給你一封信的，後來想想，單是信怕你不定心，還是來一趟好。小民，媽媽本來掙着要自己來，我死勸活勸的勸住了她，你不知道我們替你多躭心；出了那件事情之後，不曉得你會怎樣。我這次回去，媽媽也可安心了，我替你帶來東西，看！」

姐姐解開身邊小包袱，裏面有他從前穿過的舊衣服，還有吃的東西。最後，她對林宇民做了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從衣服裏面掏出一個小小手巾包，鄭重其事的解了開來，裏面是糧票和五十塊錢，她要他過目後，又鄭重其事的包好，交給他。

林宇民不肯收，這些糧票和錢，來之不易，姐姐一個月只拿三十多塊錢，一家開銷下來，沒有什麼可多的，五十不是一個小數目，省吃儉用的也得積一年，糧票尤其困難，媽媽身體不好，吃得少，但口糧也配得少，這些糧票都是她們兩人從牙齒縫裏省下來的，他不能要，也不忍心要。

他輕聲的說：

「姐姐，我這裏有吃的，不需要，你可帶回去。」

「傻孩子，那會有不需要的，放在身上防備着隨時可以應急。放好，你不拿，媽媽知道又要生氣了。」

林宇民又不能大聲爭辯，只得收下來，塞進貼肉的小口袋中。

「姐姐，你有沒有這東西給馬幹事？」

姐姐笑了一下，這是他來到這裏之後第一次看到她笑，她靠近他耳朵輕輕的說：

「不送還成呀，我一來，他的面孔像砧板一樣，我說了不少好話，送了他襪子、肥皂、香烟。他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有說有笑了；哼，這些人那有好東西，我會不知道嗎？」

姐弟倆一直並排坐着談家裏的家，談勞教場裏的事，有時說得很大聲，那是不怕人聽到的事，有時是悄悄話。

林宇民也問起了傅縈家中的情況，姐姐告訴他，傅縈的爸爸在去年過世了，打電報給她，但她沒有來。至於她本身有沒有問題，近況怎麼樣，卻不得而知。林宇民要求姐姐回家以後，趁便替他打聽一下。

「要不要寫信給她？」

「不要，姐姐，不必寫信去，從旁打聽一下就好了。」

他們已經談了很久，但好像才剛剛開始，天就黑了下來，接着，伙伴們收工回來了。

姐姐帶來自己的糧票，她的飯開在招待室裏吃，菜是從馬偉才家裏拿的，每次勞教犯有家屬來，都是這個樣子，不知道內情的人，還以為他們吃得比什麼地方都好。

晚上開完小組會議，馬偉才破格准許林宇民睡到招待室裏陪他姐姐。

熄燈以後，姐姐把吃飯時特意賸下的飯菜全給他吃了，姐弟倆躺在面對面的兩張竹床上，聊到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林宇民依依不捨的離開姐姐，隨着隊伍到田裏去了，姐姐噙着眼淚站在招待室的門口，看着他單薄的背影消失在陰黯的晨曉中。

他們出工後不久，姐姐懷着一顆破碎的心回去了。

林宇民的眼泡，一個上午都是紅紅的；大家都能理解他在感情上的激盪與感受，所以都不急着向他打聽外邊的事。那天，他帶了十個小小的蕃薯餅子到田裏去，一個伙伴分一個，從來不曾有人有這樣大的手面，他那份「推食食人」的封建意識中溫情主義的情意，深深感動了大家。

李子貽拿了他的蕃薯餅，只是對他點頭笑笑，沒說什麼，不過鍾敏卻顯得有點愕然，他遲疑了好一會才伸手去接；他的遲疑，似乎並不是為了自尊，雖然他是小組長，但在食物的誘惑下，自尊是沒有辦法不靠邊站的。

「小林，你……你自己吃不好？」

「一個人吃跟大家都吃有什麼兩樣呢，組長，你們都把我當作自己弟弟一樣，難道我一個人忍心吃嗎？」

辜蓀民有點激動，也有點歉疚，因為他愛人送幾次東西來，卻不曾分一點給林宇民，不過他說：

「小林，我會還你的，我愛人過幾天又要來了，我也要跟你一樣請一次客。」

林宇民笑了一下，說道：

「不必，老辜。你一個人吃，沒有人會責怪你，你不要學我的壞榜樣，省得人家批評你。」

姐姐帶來吃的東西，他全在幾天之內分光了，他覺得還是這樣心裏落實一點；不然的話，老惦念着，也並不好過。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膠東戰役

陳毅自南麻、臨朐兩役受挫之後，知在魯中一時難以得手，乃轉向膠東，以其第二、第七縱隊，及第四縱隊之第十師，化成小股，經膠、膠走廊，利用夜暗，歷廿餘夜，潛竄膠東、諸城休整。並擴編膠東軍區部隊為第十三縱隊，其第九縱隊亦竄膠東分據平度東西區，與諸城附近之共軍遙為犄角。企圖西犯昌濰，南下青島，作最後之掙扎。

國軍為追殲膠東殘餘共軍，封鎖渤海港口，截斷共軍海上國際通路，遂令第一兵團率部進軍膠東，錐形突進。分段攻擊；並在海、空軍密切支持下，求共軍主力於膠東半島尖端，予以殲滅。其部署概要如左：

一、以整第八師之一部固守沙河，主力集結昌邑、岩山間地區，爾後擔任左翼。

二、以整第五十四師（欠第一九八旅）集結於膠縣，高密地區，爾後擔任右翼。

三、以整第二十五、整第九師為中央縱隊，分置於高密、岩山間地區。

四、以整第六十四師控置於平度、高密附近，相機策應主力軍之作戰。

五、以第一九八旅集結於藍村附近，歸第一兵團部直轄。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國軍第一兵團各部隊按預定計劃整然前進，中央縱隊八日克平度；十六日克水溝頭。十八日與國軍右翼整第五十四師之一部協力攻擊萊陽；激戰至二十日，共軍退棲霞附近。國軍中央縱隊續攻棲霞，二十三日進逼棲霞以西地區；共軍鑽隙西竄。

國軍整第九師跟踪追擊，整第六十四師（欠第一五六旅）由平度北上堵擊；十月二日進抵范家集附近時，被共軍第二、第九、第十三縱隊圍攻，經八晝夜之反復搏鬪，殲共軍逾一萬五千人，該師亦傷亡過半。

時赴援之整第九師，及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九八旅沿途遭共軍阻擊，至十一日始與收復黃埠之整第六十四師會師。共軍分向東南、西南竄去。國軍整第九師向西南跟追至朱陽附近，為共軍第二、第九縱隊圍攻。戰至十一月上旬，得國軍整第四十四師及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九八旅馳援解圍，共軍復西竄。

九月三十日，國軍整第五十四師由棲霞兼程北上，於十月一日奇襲收復福山後，竟夜強攻烟台，二日午間，共軍潰向文登，烟台遂為國軍克復。

國軍左翼整第八師進展順利，九月二十六日克龍口，三十日克蓬萊，十月五日經烟台、牟平掃蕩文登地區共軍。六日，國軍海軍陸戰隊亦由威海衛登陸協剿，至十月中旬，整第八師回戍烟台。

十月十二日後，國軍整第二十五師因劉伯承南竄大別山區，京滬震動，乃由烟台船運南京；整第五十四師主力，亦由烟台南下，掃蕩棲霞共軍。十一月初跟踪追剿，進至海陽；被共軍第十三縱隊及膠東軍區其他部隊圍困。當以該師之第一九八旅，及第九師之第七十六旅前往增援，進至橋頭、金二附近，又分別為共軍包圍。激戰至十二月二日，兩旅始會師金口，但仍無力續向海陽前進。十二月上旬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親率峨嵋、美亨、美樂、中練、長治、太原等艦，將整第五十四師主力由海上接運青島。

十二月四日，共軍以一部圍攻萊陽，國軍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〇六團陷於苦戰，當以整第八師之一部由烟台船運青島，及整第六十四師之一部北上、

解圍；十二日到達水溝頭，十七日進抵萊陽，共軍向棲霞方面逃竄。旋因東北戰局緊張，范漢傑奉命率整第五十四師由青島轉用錦州，膠東掃蕩戰鬪，至此暫告停止。是役，共軍傷亡約四萬餘人，國軍傷亡約兩萬餘人。

民權附近戰鬥

劉伯承自民國三十五年秋策應魯南陳毅部，威脅徐州；先後受挫於曹縣、定陶及金鄉地區後，遂轉而進竄民權。鄭州綏署判知共軍之企圖，即決定以主力指向曹縣，與駐守商邱之整第二十七軍呼應，以期夾擊曹、定、單間地區之共軍，予以澈底殲滅，其部署如左：

一、整第八十五師（轄第二十三、第一一〇旅）、整第七十二師（轄第三十四旅、新第十三、新第十五旅）、快速第二縱隊爲右縱隊，統歸吳紹周師長指揮，自民權以西經高堤圈、安營向曹縣方面；整第五十五師（轄第二十九、第七十四、第一八一旅）主力爲左縱隊，自呂圓子以西，經舊城向曹縣以北地區搜索共軍主力而殲滅之，並相機收復曹縣。

二、駐民權之豫保二團，歸吳紹周師長指揮，除守備現地外，以一個大隊隨主力之進展，向柳河推進，擔任主力右側背之掩護。

三、遇共軍反擊，兩縱隊務互相應援，向共軍夾擊而殲滅之。

四、如共軍主力向北逃竄，我主力應跟踪追剿，一部則協力駐防荷澤之整第六十八師（轄第八十一、第一一九、第一四三旅）規復定陶。

五、如共軍主力向東逃竄，我主力應跟踪追擊，與駐防商邱之整第二十七軍相呼應，夾擊該共軍而殲滅之，一部仍協力整第六十八師規復定陶。

六、如共軍向南竄犯，我左縱隊應確實掌握民權——曹縣之線，再俟機協同整第六十八師規復定陶。

七、各部隊應於二月九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十日拂曉即開始行動。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七時，國軍整第八十五師以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由張平安向斷堤頭方向搜索前進，豫保第二團之一個大隊，向柳河推進。

八時左右吳師長接獲諜報，二萬餘眾共軍，先頭已到達李壩以東，及以北地區，有進攻李壩之模樣；當即以該師之第二十三旅主力增加豫保二團方面，向當面之共軍攻擊，同時令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折回趙沙窩，策應主力之作戰，約九時許。國軍第二十三旅與共軍第二縱隊之一部，在蔣老家亘劉老家之線遭遇，經國軍驅逐後竄遁。十一時進抵南北崗、大潘莊之線，復與共軍第三縱隊主力發生戰鬪；共軍據工事頑抗，經國軍步、砲、空之協同猛擊，激戰至午，終告先復。迄十六時續取呂大莊後，共軍已大部就殲，並俘百餘名，零星共軍，竄隙向東逃竄。

國軍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於同日十時進抵張家莊附近，有盤據該地之共軍發生激戰，經國軍猛烈攻擊，共軍不支向東北潰退。該團進展至斷堤頭後，爲策應主力之作戰，當即轉向趙家窩攻擊，隨即收復該地。

二月十一日，鐵道正面及南北地區之共軍，逐漸向國軍民權以西陣地接近，入暮後，各股共軍更隨國軍警戒部隊後撤，接近國軍上陣地前緣；二十三時起，開始向國軍總攻，其第二縱隊主力指向鄭莊岩，一部分向陳莊、朱莊、鄭老家各據點進犯；經國軍第八十五師第一一零旅主力及第二十三旅一部奮勇迎擊，均未得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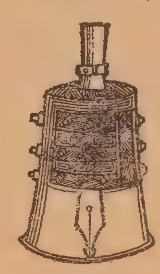
二月十二日二時許，共軍再向鄭莊岩東北角及北門猛撲，三時左右；共軍復向鄭莊岩東北及西北突擊，激戰至五時，被共軍突入；國軍第六十八團之一部，配合工兵營及特務連退據核心陣地。旋國軍第一一零旅第三二八團，及第七十二師第三十四旅之第一零一團各一部趕到戰場，向共軍夾擊，激戰至午，該共軍大部就殲。而竄犯外圍據點之共軍，經國軍分頭痛擊，亦相率向東北潰退，國軍乘勝追擊，俘共軍甚眾。

共軍第六、第七縱隊及第一縱隊主力，於其第二縱隊進犯鄭莊岩之同時，分自南北向我大、小野鷄崗，及野鷄崗車站猛攻，激戰至十二日五時，共軍四次猛撲，均未得逞。迄拂曉，國軍守軍獲得快二縱隊之增援，終將共軍擊潰，除以一部跟踪追擊外，主力則配合快二縱隊馳援莊岩。

二月十三日晨，來犯之共軍，大部退據趙老家——申集之線，構築工事，似有待機再與攻勢之企圖，國軍當以整第八十五師師長吳紹周指揮，該師及整第七十二師快二縱隊與整第五十五師有力之一部，向共軍合力追剿；迄十四日午前十時，國軍陸、空協同我共軍進迫，激戰至十五時，共軍漸呈不支；入晚，全線開始向曹縣方向潰竄，國軍即發起追擊。

二月十五日，國軍整第八十五、整第七十二師於沿途掃蕩共軍後衛後，是晚進占林口——王橋之線，整第五十五師之第七十四旅亦推進高堤圈之線，擊破頑抗之共軍，續向曹縣方向追擊。十三時進迫城郊，激戰約兩小時，共軍奪北門向東北潰竄，至是曹縣乃告收復。

是役，共軍傷亡二萬五千餘眾，被俘八八四名，國軍傷官兵一千零三十一員，失踪一百七十七員，損耗步槍一百三十四枝、手槍十二枝、衝鋒槍五枝、機關槍六挺，擲彈筒三門，馬一百八十二匹，鹵獲步槍四百五十一枝，手槍一枝，機關槍四十九挺，火砲二十門，擲彈筒十三門。



中華民國的誕生

日英協商華北派兵

在這個時候，朱爾典也曾一再聲明：英國絕無意圖幫助那一方面，而只是基於維護投有英國資本的企業和租界一帶英國人生命財產的需要，禁止爲清軍和革命軍的軍事運輸。

日本和英國的外交交涉，也是在和各國同樣所謂「協調」的範圍內進行。這兩個國家，在自革命發生之初考慮派兵到南北議和等等問題方面掌握情況，迅赴機宜的折衝過程，實爲在中華民國開國前後列強活動的焦點。

日英之間的最初協商，是對華北派兵的問題。

當十月末，河北省東北部灤州的清軍將領張紹曾表現出有響應革命的動向時，日本唯恐在華北一帶的權益會受到影響，因此，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曾經先後於十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三度電達日本政府，要求自日本本土派遣海軍到天津、大沽、秦皇島，維持治安。當時，外相內田康哉口頭上上張愼重，給予伊集院彥吉的回電是：「日本派兵，將會引起各國疑慮，而且還會給革命黨以非難日本政府援助清廷的藉口。這件事，至少要能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與諒解，縱使問題國際化，也可以由兩國共同負起責任。」實則內田康哉的內心是原則可以派兵，並且已有準備，不過因爲顧慮到在英國的注視下，故而採取愼重態度。

據內田康哉外相於十月二十九日致伊集院彥吉公使的第四三五號密電：「我方在目前，爲使『日進』及『和泉』兩軍艦務必在不讓人注意的意況之下，派遣往旅順航行一週，業已分別發出必要的命令。又，近日應該執行駐滿洲部隊的新兵和舊兵交待，已予延期，對於駐軍實力，正採取使不致有任何影響的措施。倘一旦發生不測之變，可由旅順迅派軍艦，並由滿洲立卽調遣陸軍一個部隊，已有妥善準備……」內田康哉除告知伊集院彥吉已作準備戰措施之外，更說明：在設想到不致引起有何種顧慮（國際問題）的情況之下，正作增強海陸軍進駐的準備。

伊集院彥吉在接到電報之後，打算向朱爾典提出協商派兵問題；所持的藉口，則是「確保鐵路安全」。朱爾典本人也是主張派兵的積極論者，他在得到伊集院要求協商派兵之前的十月三十日，就已經向英國外相葛雷發電報告「聯繫北平和天津之間的京津鐵路頗有危險。爲使確保由北京到海上的交通線，請考慮准許在京津鐵路沿線駐留英軍」——希望予以裁可。

在這個階段，日英兩國派在北京的外交機關，使彼此利害關係，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英國拉攏袁世凱

十一月五日，駐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造訪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提出有關派兵的具體問題。

朱爾典提出來的方案，是由有關列強國家的聯合部隊共同防護京津鐵路。在北京來說，天津是通往海上的大門；京津之間的交通保障，直接關繫到北京的全安。不過，在英國方面，由於唯恐因防護鐵路而造成國際問題，故有和有關列強國家協調之後，再行實施之必要，因而首先訪晤伊集院彥吉交換意見。

日本外務省接到伊集院彥吉的報告之後，馬上電報指示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探詢英國眞實意向；同時建議將防護鐵路的範圍擴大到東三省，但山海關以北（關外）則不必共同防護，而由日本單獨負責。

在正當窺伺着干涉中國機會的日本來說，能以防護鐵路爲藉口而出兵，當然是正中下懷、順水推舟的事情。由京津地區沿遼東灣出山海關通達奉天（瀋陽）的「京奉鐵路」，是直接聯繫東三省和內地的幹線；在東三省南部駐有強大兵力的日本，預想到將來在必要時向中國內地輸送兵員，故而希望確實掌握住這一條鐵路。

英國外相葛雷，對於日本的提案，顯有難色，只是回答：「問問各國的意見再說……」因爲在英國方面的方針是，務必由列強共同防護，而且其範圍，在目前以關內爲限。

六國簽訂防護鐵路協定

看到日本的活動，俄國自然難安緘默，駐倫敦的俄國大使館乃向葛雷外相聲明「對於日本的獨佔行動，俄國不能坐視不問。」於是，葛雷終於答復日本「現在還沒有那個必要」而予以拒絕。

然而，日本並沒有放棄派兵的念頭，還是再三強迫要求英國承認關外鐵路由日本單獨防護；在這個當口，美、德等國家也都唯恐「搭遲了巴士」而向英國提出參加。結果，英國方面表示讓步，決定關外地區由日本和俄國洽商之後單獨防護；關內由列強分段負責，共同防護。照英國當初的預定，是由英、日、法三國負責；但經過如上所述的一些折衝之後，在翌年——一九一二年一月間所簽訂的「防護鐵路協定」，使增加了美、俄、德三國而共爲六國。根據協定，日本

很成功地得到自山海關到灤州一段的六十一公里地區，配置了五百九十九名的防護兵員，差不多可以和各國駐屯部隊的總兵力匹敵。

各國均圖利用袁世凱

列強圍繞着袁世凱登台而施展出來的陰謀策畧，也是值得一看的場面。當時，列強都在考慮用什麼手段才能把袁世凱拉到自己這邊來？因爲大家都知道袁世凱即使是在隱居的那段期間，仍然有力量能夠左右強勁的北洋軍，故而被認爲是收拾中國混亂局面的最有力人選。

以英國爲首的多數列強國家，都朝着希望由袁世凱來儘快收拾局面的方向展開活動。這是因爲混亂情勢如果長期延續下去，則各國在華權益，便會受到重大影響；並且打算到如果幫助袁世凱收拾局面成功，則該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相應的報酬。

可是，只有日本的情況比較不同；日本的意圖在妨礙中國變成共和體制的國家，而希望使袁世凱擁護清廷，受其利用。因爲意圖以天皇制帝國稱霸東方的日本，對於近鄰中國將會變成與君主國家不能相容的共和體制，總得要儘量設想點辦法加以阻止。

朱爾典積極活動

列強國家和袁世凱距離最近的是英國。一如在前面已經談到過，這是由於朱爾典和袁世凱個人之間，自十多年前以來，就建立有親切的關係；所以，英國在袁世凱一上台的時候，就立即展開了積極接觸的活動。

英國支持袁世凱的方針，從她對於清廷借欵的態度，也表現了出來。

先是清廷因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借欵被停止繼續支借，以致苦於軍費支出，而要求新規借欵；但朱爾典判斷已受革命洪流衝擊的清廷，即使不致被推翻，但也將會從此大權旁落；所以向倫敦建議，與其現在借給清廷，使戰事延長下去，則莫如將此欵保留，等到將來借給可能會由袁世凱所組織的政府，較爲得策。

於是，英國政府便採納了朱爾典的意見，拒絕新規借欵，態度堅定。因之四國銀行團也採取同一步調，於十一月八日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中決定中立。這個決定，對於國際間的影響頗大，以致其後清廷所有對外借欵活動都碰了壁，在南北統一之前，只借到了來自澳洲的七十萬英鎊。由於此故而造成的經費困難，乃帶來了加速清廷趨向沒落的結果。

朱爾典在停戰、議和方面，也表現得非常活躍，十一月二十六日，和袁世凱會談，說服他和革命軍停戰；十一月二十九日，更對革命軍和清廷雙方面正式提議舉行的「南北和議」——英國拉攏袁世凱的部署，就是這樣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在進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在忙着對於袁世凱的工作。

日本意圖難逞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剛組閣完畢，日本政府便命令其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於兩天後的十八日，前來拜會。

探詢袁世凱的意向

見面的時候，伊集院彥吉表示是「奉本國政府秘密命令特來謁談」，就有關「君主立憲政體」問題向袁世凱探詢其意向如下：

「此次，閣下（袁）榮任，必有切實計劃。閣下是否擁護清廷，或別有尊見，請開誠相告。無論閣下意向如何，日本都會尊重，並決定極力援助；此際，特別當面密談，絕不會對外洩露，敬請惠示眞實意向。」

袁世凱答稱：「本人現奉朝廷詔命爲總理大臣，怎麼能說不擁護清廷。」

日本政府根據這個回話，而解釋爲袁世凱已承諾實行「君主立憲」，乃於十二月一日，飭知駐倫敦的山座圓次郎，要求英國政府爲樹立中國君主立憲而協力。

對於日本的要求，英國外相葛雷於十二月五日答復：「極其希望中國在愛新覺羅王朝之下實行君主立憲」——表面顯示贊成之意；但卻同時說出「干涉其內政，並非上策。」實則此時英國已經在幕後斡旋袁世凱和革命陣營進行議和工作。

日本對於像這樣地以袁世凱和英國爲主軸的議和工作，當感到恐慌。

此時，中國國內已逐漸傾向於革命軍站在上風的情勢，如果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進行和平交涉，雖則是袁世凱，但也不得不對革命軍讓步。而且可以預料得到在讓步的條件之中，就會包括有爲日本所感到非常不合適的「國體問題」在內。這個問題，就是清廷究竟是存續還是廢止？就日本立場而言，如果關於清廷存續一點得不到明確的保證，便不應該讓南北和議進行成功。

英國對於日本這樣的意向，當然也有所察覺。因此，一度要求日本基於英日共同調停南北和議，但爲日本所拒絕。

日本爲了對抗英國，乃和美國聯起手來的意圖。

當臨時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和清廷郵傳部大臣唐紹儀開始舉行第一次和議的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便以共同勸告中國採行「君主立憲政體」的意見對美國加以游說。

在這個游說，內田康哉提到：「中國即使有採行共和制的意向，但實際問題很多；中國國民甚至能否運用共和制，都成問題。不過，清廷不能有爲，已經非常明顯；故而此時應該實施一方面在名義上確立清廷統治中國，一方面尊重國民權利的君主立憲制。」

美英一致拒絕日本建議

在當時的美國，由於遠東問題對她的利害關係，還比不上日本、英國那麼大，故而在有關中國外交方面，大體響應英國的主張；所以美國認爲如果接受日本游說，則將引起和英國的磨擦，而且更會處在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所以拒絕了日本的建議。

結果，日本拉攏美國的企圖，也歸於失敗。

日圖造成分裂局面

打算維持清廷的日本，在另一方面卻對革命軍也給予武器援助，其意圖是在對袁世凱加壓力，具有牽制作用，並且使革命軍因而強化，南北對立態勢繼續下去，可望終於造成分裂局面。

說「寒流」

方劍雲

其介入韓戰，以後據幾方面傳出消息（包括左派）實在還有一個更大陰謀在對付高崗。

毛高宽仇

二、假道滅高，毛澤東所以再三哀求史太林准

毛高之間宽仇也是說來話長，當共軍在最高領袖親自督師五次圍剿後，老巢不能立足，狼奔豕突向西南奔逃，當時共分五股，一股是尋淮洲，方志敏所帶在皖南被殲滅，其餘四股先後均逃到陝北，到達最早的是「紅四方軍」一個分支「紅二十五軍」，「軍長」是徐海東（共軍投誠後，此股編爲林彪一一五師之三四四旅，由徐海東任旅長，此人可能尙在人世），到了陝北與當地土共劉志丹部合編爲「紅五十軍團」，徐任「總指揮」，劉任「副總指揮」，毛澤東此時已脫離國軍包圍，但仍未到陝北，顧慮劉志丹一股「地頭蛇」難制，劉既是黃埔畢業，又是于右任的學生，隨時會反正。因此，毛澤東又「心生一計」，派出了兩個「殺手」朱理治與戴季英到陝北「紅十五軍團」任「政治保衛局長」，佈置就緒後，一夜之間將劉志丹及其黨羽高崗、習仲勛等十幾人全部抓起來，嚴刑拷打，尙未來得及處死，毛澤東到了。毛澤東一到，反而不能殺了，立時「平反」，全部放出都加官晉爵。以後劉志丹入晉爲國軍擊斃（此事筆者一直懷疑是毛澤東派人打死，此處不能詳談），高崗代爲首領。毛澤東對高崗恭維備至，不次拔擢，提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共七人，卽毛、劉、周、朱、陳雲、任弼時、高崗），又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議長」，毛澤東逢人便說：「高崗同志比我正確，我都要向高崗同志學習。」

高崗雖然是榆林師範畢業，在陝北總算是高級知識分子，但陝人之粗獷直爽個性無法改變，有時說話毫無遮攔，直到毛幫政權成立後，高崗還向人說：「老毛帶一羣叫化子到陝北，不是我收容，硬餓也餓死了」，這些話很快就被毛澤東知道，自然也就「入了卷」。

勝利後，中共派遣幹部去東北活動，高崗也在其中，毛澤東派高崗去東北，也許有調虎離山之意，誰知高崗到東北生了根。在毛幫政權成立，高崗在東北黨、政、軍大權一把全抓，還兼任毛幫政權「第六副主席」。高崗更極力與蘇聯勾結，想在東北獨立，當時由關內到關外，就等於到外國，火車要在山海關換車，「人民幣」在山海關調換「東北人民幣」，郵票不通用，高崗又以「東北人民政府」名義與蘇聯訂「易貨協定」，毛澤東自己賣國可以，但不准別人代庖。就想對付高崗，但派兵入東北，又怕蘇聯干涉，於是想出這個絕計，「抗美援朝」一發動，共軍源源經東北入韓，史太林無法阻攔，高崗只有聽從擺佈了。

傾家蕩產

三、毛澤東以抗美援朝爲名，要蘇聯補充武器，在此之前，共軍武器最爲雜亂，有蘇製，有蘇聯所移交之關東軍武器，有蘇聯移交之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援助蘇聯的武器，也有擄自國軍的武器。毛澤東乘此時機，要求蘇聯給予補充劃一，但史太林豈是善類，答應可以賣，不能贈。毛澤東只求能換到新式武器，那管中國人的血汗，當時也答應了，此筆閻王債，以後用中國人的血汗還了十五年才把本息付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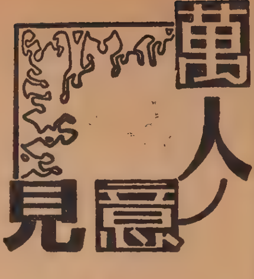
以上是說毛澤東的陰謀，抗美援朝還有幾項併發症，也要舉出。

一、搾盡民財，毛澤東以「抗美援朝」爲名，勒令全國人民捐獻，當時大陸陷共不久，民間積聚尙多，被共幹們到處發動，勒逼人民自動捐獻，捐獻數目採「自報公議」，卽開會時某人自報認捐黃金十両，下面羣眾公議應捐一百両，如果說捐不出，便是不「愛國」，不恨美帝，再演下去可能就是美蔣特務，如何得了，許多人爲了自動捐獻而傾家蕩產跳樓者比比皆是，不但一般人民，就是投共的貳臣降將也不免，據說李濟琛的家庭就在「抗美援朝」被搾光。

二、殺盡公教人員，中共竊據大陸之初，公教人員未隨政府去台者甚多，這般人自知無法與中共共處，雄傑者便集合同志打游擊，怯懦者就東藏西躲，兩者皆對中共統治有礙，於是有康生訂出計劃，既往不究，只要目前肯還鄉，一律給予公平待遇。最初大家當然不相信，以後有少數人冒險回家，共幹果然不理，漸漸風聲傳開，大部份皆回鄉，小部份則匿居大都市，不再東跑西跑，內地游擊隊在中共軍事與心理攻勢下，也告解體。

中間隔了一年多光景，到了韓戰爆發，毛澤東提出了「抗美援朝鎭壓反革命」的口號，在全國進行大逮捕，上海市則選擇民國十七年清黨的紀念日四月十二日，一夜之間捕了兩萬多人，以後日日用卡車運去龍華槍殺，殺了一個多月，這次暴行究竟殺了多少人，毛澤東以後對外國記者談起殺人問題搖頭晃腦說：「不過七、八十萬。」大概就指這一次「鎭壓反革命」而言。有些地方公教人員被毛幫判了三年至五年的勞改，此時也拉出來重審，立時槍殺。

毛澤東對中國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抗美援朝」是大者。目前全世界人們皆知有「毛澤東思想」這個怪名詞，究竟「毛澤東思想」是什麼？就筆者研究所得，以手段而論是「梁山泊思想」，卽力量強大時稱王稱帝，力量薄弱時請求招安，依然不失封侯之位。以本質言，只有八個字，卽通番、賣國、謀財、害命，此是由韓戰而體會到的。



北平天安門廣場爆發大示威
毛澤東紅色王朝敲響了喪鐘
數以萬計羣衆結集廣場藉祭周燃起反毛江怒火

四月五日，在憤怒的羣衆縱火焚燒車輛及企圖燒毀此間天安門廣場內一座建築物後，北平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今晚呼籲市民冷靜。

當吳德的呼聲從廣場上的揚聲器傳出之際，一座相信是屬於「公安局」樓頂成塔形的建築物正在焚燒。

示威者曾搜掠該辦事處，並將內裏的文件及傢具從三樓的窗門擲落下面的火燄中。

吳德呼籲羣衆解散，並斷言「反革命的壞人」是這次發生整天抗議行動的幕後主持人。

較早時，羣衆曾焚燒三部車輛，毆打了數人，並造成間歇性衝突的事件。

這次抗議示威的起因，似乎是由於用以弔祭周恩來的花圈昨晚被人移去。

這被認爲是對始自周恩來在元月死於癌症後的反右派運動之還擊。

雖然吳德已經發出呼籲，但黃昏時仍有數千人在天安門等候。

四月五日下午北平天安門廣場又發生暴亂事件，於本地時間下午六時（格林威治時間上午十時）後，示威者仍在一間建築物內大肆搜掠。

在毀壞了一部軍用吉甫車後，示威者又放火焚燒另外兩部車輛——一輛公共汽車及一輛房車。在那部吉甫車被焚不久後，示威者與到達現場的救火員發生爭執，他們奪去救火員的頭盔，並阻止他們進行灌救工作，然後爬到那些經被焚毀的車輛上面。

接近黃昏時，示威者開始闖進面對「紫禁城」的「歷史博物院」附近的一座兩層建築物內，大肆搜掠。該座建築物相信是天安門廣場管理處。

示威者對那些在過去一週內，用以在清明節追悼周恩來的花圈之被移走一事，甚表憤怒。

在他們搜掠該座建築物及發生其他事件的過程中，警方及保安部隊均未介入阻止這批憤怒的羣衆。

哀悼周恩來的憤怒羣衆，星期一日在北平進行暴動，這是自差不多十年前的「文革」大混亂以來，最嚴重的暴動。

北平居民們說：羣衆與警察、軍隊及民兵打作一團，並在市內的天安門廣場縱火焚燒一輛軍方吉甫車，一輛輕型公共汽車及另一部交通工具。

當一部救火車駛達廣場，撲救那輛正在焚燒的吉甫車時，羣衆曾企圖阻擋救火車去路。目擊人士在電話中對香港合衆國際社說：憤怒的青年擁上該部救火車，將車上的裝備拋下來，而旁觀者則高聲歡呼。

救火員救熄了吉甫車上的火後，便將救火車停泊在廣場內，但他們並無試圖接近其他着火車輛。

雖然沒有跡象顯示這次暴動是有組織的，但這些騷亂事件顯然是與自周恩來於元月病死後便在中共頭目之間展開的一次主要權力鬬爭有關。

中午過後，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增援部隊便被派至廣場。北平消息人士說：他們一直留守在廣場四周，但當被集結在廣場內的數萬羣衆其中部份包圍後，便即離去。

當保安部隊於星期日清除了放置在「烈士紀念碑」的花圈後，圍成一條警衛綫來隔開羣衆時，暴動便告發生。那些花圈是羣衆於清明節用來追悼死人的。

憤怒的羣衆，大部份爲青年人，衝破警衛綫，走向「人民大會堂」石階，那是中共「議會」所在地，元月十五日弔祭周恩來的最後紀念儀式便是由這裏舉行。

羣眾高聲呼喝，要保安部隊開啓大會堂的門口，但遭拒絕。目擊人士說：人羣裏開始出現毆鬪事件，一名青年被人從大會堂石階拖至約在百碼外的紀念碑，並遭毆打。

一些青年不服警員、軍隊及民兵，並將花圈及周恩來的遺照重放在紀念碑附近，目擊人士說：羣眾高聲喝采。

北平發生暴動事件，數以萬計的人羣因被阻止在天安門廣場向已死「總理」周恩來致祭而造成抗議示威。目擊者報導說：最少有一名士兵及「人民英雄紀念碑」昨晚仍堆着數千個用以在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的花圈，但那些花圈今晨經被移去，警方並禁止人民進入廣場。

一大羣人今早衝過警衞綫，企圖進入「人民大會堂」以及位於天安門廣場之側的「歷史博物院」上述大會堂是一切政治大會的舉行地點。

羣眾曾在大會堂東門石階上會議數小時，較早時，一名士兵曾在南門外被示威者毆至重傷。有數名士兵被示威者撕去他們用以表示正在當值的紅臂章。在羣眾的歡呼聲中，那些臂章被人拋至空中。

一名青年被示威者從「人民大會堂」拖至「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並被數人圍毆，另一名青年，據報則因高呼「毛澤東反對周恩來」，亦被毆打。

一名目擊者說：其中一名傷者全身浴血，似乎已受重傷。

同時，一些經證實爲「清華大學」（領導發起針對「副總理」鄧小平運動的兩所北平大學之一）學生的青年被形成一條防衞綫的示威者，阻止他們移走中午前仍然留在紀念碑某個角落的最後一批花圈及周恩來遺像。但於一小時後，那些花圈與遺像均告消失。

中共對暴動聲色俱厲
要嚴加追查堅決打擊

在北平天安門前爆出熾烈的「武鬪」場面下，中共今天聲色俱厲的叫囂，要「嚴加追查、堅決打擊」。

中共今天不但透過其「人民日報」社論，向大陸同胞及反毛幹部提出上述恐嚇，也間接證實了連日來自北平報導天安門前發生反毛「武鬪」的嚴重性。

這篇社論題目是「牢牢掌握國事大方向」，「北京電台」今晚播出了全文。

社論再度用「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影射鄧小平，反覆加以猛烈攻擊，並把鄧小平與共黨內已被打倒的劉少奇與林彪並列，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說鄧小平已成了「眾矢之的，孤立得很」。

社論中在間接提到關於天安門前「武鬪」時說：「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政治謠言，蠱惑人心，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嚴加追查，堅決打擊。」

「人民日報」社論中隱約的供認了由毛澤東和毛婆江青發動，目前正在中共黨內進行的奪權鬪爭，已遭到有力的抗拒。

社論中說：「反擊右傾翻案風，既然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鬪爭，必然會遇到國際國內階級敵人，或者是黨內資產階級的瘋狂和搗亂。我們要隨時注意階級鬪爭的新動向，要防止階級敵人散佈謠言，製造事端，挑動羣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

這篇社論，在對鄧小平猛烈攻擊，及對大陸同胞與反毛幹部大肆恐嚇之後，也暴露出毛江一夥的虛弱相。

社論中再一次說：「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鬪爭，在各級黨委統一領導之下進行，不要搞串連，不要搞戰鬪隊，不要拉山頭。」

經常注意中共情報人士指出：中共在發動這場鬪爭時，曾提出「不搞串連，不搞戰鬪隊」的口號，這篇社論不但重複提到上項兩「不」，並且改爲「不要」，顯然是事態發展日益嚴重，尤其是叫囂「不要拉山頭」，必然是「黨、政、軍」各方面，都已出現了嚴重的分裂情勢。

對於天安門前挺身參加反毛「武鬪」的大陸同胞及共幹，「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又用軟弱的「招安」語氣加以哄騙。

社論中說：「對少數聽信謠言上當受騙的人，要進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日人震驚大陸反共
朝日記者北平被毆

在北平反抗中共政權所發生的羣眾暴動，已使日本全國人民爲之震驚，這方面的消息，除了日本經濟新聞以外，已成爲東京各大報紙第一版的頭條新聞。

在日本每一敏感的讀者，不論偏左或偏右，都認爲天安門前的事件，正是周恩來死後，大陸上權力鬪爭日趨激烈的表示。

大多數讀者相信，這是大陸人民對中共「文革派」的抗議。

日本研究中共問題的權威桑原壽二，要求大家特別注意一件事實，即在天安門前鬧事的羣眾，大多數爲青年。

來自北平有關暴動的消息，曾由東京各大電視台在昨晚首先予以播報，並在今晨全國各大報紙上，成爲頭條新聞。

當東京發表是項新聞時，正是參加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會時中日代表，在此間舉行全體會議，完成其過去三天研究與討論的時候。

聯合研討會一致同意，由江青領導打擊周恩來與鄧小平所制定所謂右傾路綫的權力鬪爭，業已遭到強大反抗，而且沒有中共陸軍爲之撐腰。

中日兩國專家所獲致的這個結論，實際上已立即得到同一天在北平發

生暴亂的印證。

同時，來自北平的報導說：「朝日新聞」記者企圖在現場拍照時，曾被暴動的青年毆傷。

日本外務省對於天安門前的暴亂事件，抱着嚴肅的態度，外相官澤喜一今天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告訴記者說：這次意外事件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東京與北平之間外交關係。

日本外務省試圖避免對天安門的暴亂，發表官方評論，藉口他們尚未接到北平「大使館」的正式報告，不過他們宣稱：這個應視爲中共兩個對抗派系之間的正面衝突。

但外務省的若干專家說：據估計，參加暴動的人數可能有五十萬人，爲數這樣多的人參加，足可證明，其集會的性質實不單純。

他們又指出：這些羣眾證實了目的在批鄧資本主義與修正主義傾向鬭爭，實在是周恩來死後一連串新的運動所發展出來的。

一名日本記者，因爲攝取星期一日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暴動照片，被人一再毆打面部及踢倒，他的兩部攝影機亦被奪去。

「朝日新聞」記者田所竹彥，在該星期二晚報的一篇文章中說：他「用一部寶麗來相機拍攝天安門暴亂現場情形，但被份青年發覺。」

田所說：「他們命我將照片交出來，我照做，但激動的羣眾並未因此而滿足，他們奪去我兩部相機，並一再毆打我面部。」

他續說：「我企圖逃跑，但在慌忙中跌倒地上，並被人腳踢，然而數名青年開始制止那正在毆打我的人羣，並將我帶至附近的歷史博物院。除了數百名正在拋擲石塊的示威者外，廣場上還有萬多人，但他們都是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

不是敵人就是同志

蔣院長號召大陸同胞起來

行政院長蔣經國今天號召大陸同胞一致起來展開抗暴運動，以消滅中共爭取自由。

蔣院長在立法院報告中作上述表示。他說：昨晚外電報導北平發生民眾抗暴事件焚毀車輛及建築物，這是大陸發生新動亂的一個開始。

他以「不是敵人就是同志」，來號召大陸共軍，共黨黨員及幹部，爲反抗暴政而奮鬭。他說：我們決盡一切力量來支持他們的抗暴行動。

蔣院長指出：這種抗暴行動，不僅在北平發生，事實上在上海、杭州、無錫，尤其是在西北等地，早就有這種衝突與抗暴事件，只是一時之間未爲外界所知而已。這更可說是中共內部鬭爭和大陸同胞不斷抗暴行動的再擴大。

他強調：大陸這一次抗暴事件，發生在清明節民族掃墓節與祭禮黃陵的這一天，這正是民族精神和意識的激盪，也正象徵着中華民族的勝利與我們國民革命的勝利，只要我們繼續努力，遵照總統蔣公遺訓，盡心盡力工作，定能光復大陸河山，達成神聖使命。

蔣院長指出天安門暴亂

共黨必崩潰滅亡

我加緊準備反攻

行政院長蔣經國八日在行政院院會中指出：清明節這一天北平天安門抗暴事件的爆發，充份說明了大陸同胞已不堪中共暴政的壓迫而羣起反抗，由此引發的中共內部權力鬭爭的白熱化、尖銳化，更顯示中共的嚴重危機，終難逃崩潰滅亡的命運。

蔣院長表示：值此大陸同胞羣起抗暴，中共內部奪權火併的時候，我們不但要更進一步加強團結，積極奮鬭，加速基地的建設，厚積國家的力量，充實反攻的準備。

行政院在今天舉行的院會中，聽取了關於北平天安門抗暴事件及中共內部奪權鬭爭情況的報告，這項報告顯示：

北平天安門抗暴事件有憤怒的大陸同胞和中共幹部十萬人參加，是有組織的羣眾反共抗暴運動，是二十六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大事，這次事件不僅發生中共的權力中心，中共控制最嚴的北平，而且事件的發生，正好是清明節，雖然，中共一向不許民間過清明節，但抗暴羣眾仍然在這一天舉義，可證民族意識和傳統文化深植於大陸同胞的腦海，沸騰於大陸同胞的心胸。

——抗暴羣眾搗毀中共公安部的車輛，焚燒中共公安部隊的營房，充份顯示他們反抗的對象是中共公安部門，亦即是華國鋒在控制的堡壘，而羣眾高呼「打倒秦始皇」、「打倒慈禧太后」的口號，反抗的矛頭已直接向毛澤東和江青。

——共軍和民兵的嚴重衝突，在這次事件之中，已充份暴露出來，而毛澤東僅能調動民兵及人民警察鎮壓，不敢調動共軍，更可見共軍內部矛盾內鬭的問題重重。

——周恩來死後不久，鄧小平即被解除中共內外所有職務，使高級共幹更將人人自危，而其整肅、鬭爭亦必定由此更加擴大，更加激烈。

——羣眾抗暴運動，短時內或暫將被鎮壓，但大陸同胞不堪中共暴政迫害，怨毒已深，抗暴行動必定蔓延大陸各地，繼續不斷，演發第二個第三以至無數的天安門抗暴事件，終將摧毀中共的極權統治。

蔣院長強調：這次天安門抗暴事

件，更證明了只要我們堅持反共國策，不怕艱難，不畏險惡，堅忍奮鬭，一定能夠得到反共復國的勝利。

中共拘捕暴動羣衆 罪名爲反革命分子

北平居民報導說：保安部隊星期二日早上拘捕了數百名曾參與在北平天安門廣場作竟日暴動的人。

自十年前動亂的「文化革命」以來，發生在北平的最嚴重暴動中，羣衆星期一日放火焚燒了最少三部車輛及一座建築物。

他們在該建築物大肆搗亂，同時，北平「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呼籲冷靜及守秩序。

然而，吳德說這次暴動是與目前中共高級頭目間的權力鬭爭有關。他說：「這些騷亂事件，是「反革命份子」旨在反對毛澤東及共黨的破壞性活動。

目前的權力鬭爭是八十二歲的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一次攤牌戰。

部份分析家認爲星期一日的暴動，是支持鄧小平的派系對激進派的還擊。

吳德的說話似乎已證實這點，羣衆的行動亦然。他們的行動，其中之一是高聲朗讀鄧小平曾在紀念儀式中用以讚美周恩來的悼詞。

鄧小平所受到的指摘，部份亦可適用於周恩來身上，鄧小平正在施行的政策，部份是由周恩來訂下的。

旁觀星期一日暴動的北平居民，會聽到一些示威者提及這點。

中共憂慮目前的權力鬭爭可能會爆發新暴動事件，星期二日提出警告說：保安部將會嚴厲對付「製造騷亂」的人。

當憤怒的暴徒星期一日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的暴亂時，目前的權力鬭爭——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攤牌戰的首次暴動，便告發生。

那些放火焚燒了最少三部車輛及一座建築物的暴徒，沒有受到武力干涉，但在竟日的暴動過程中，廣場內的數千名羣衆當中，經有數百人的被捕。

外交人士說：相信中共當局經於星期二在北平舉行高層會議，決定如何新暴亂事件。

「北平電台」並於星期二日廣播「紅旗」雜誌最近一期的一篇長文，尖銳地抨擊鄧小平，該雜誌是中共的理論性刊物。

該篇文章詳細檢討鄧小平去年訂下的「總計劃」，該計劃列出中共現時至本世紀末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政策大綱。

該文章說：鄧小平的計劃，只是在中國大陸復辟資本主義的藍圖，據該名「不肯悔改的黨內走資派份子」的意見，「今後二十五年內及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唯一任務，是進行生產及建設。」

「紅旗」雜誌說：鄧小平的計劃，不僅漠視毛澤東呼籲繼續積極進行政治鬭爭的主要政策，並且「荒謬地歪曲毛澤東就很多問題而作出的重要指示。」

天安門暴動顯示 毛澤東四面楚歌

據台北一位熟悉中國大陸情勢的人士分析，最近北平發生的暴亂事件，顯示毛澤東已處於孤立的地位。

這位人士說：從表面上看，這次北平的暴亂事件，是由於大陸人民對周恩來的「懷念」而引起，事實上這是大陸人民藉「追悼」周恩來而發洩其內心對毛澤東的不滿，因爲周恩來死後，中共的宣傳機器一度不斷呼籲黨內團結，可是周恩來屍骨未寒，毛澤東又發動黨內的奪權鬭爭。

這位熟悉中共情報的人士說：雖然中共盡力封鎖消息，中共所有的宣傳機器對這次事件未有隻字報導，但是這次事件可能會對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反毛力量，發生重大的鼓舞與啓發作用。因爲自從「文革」以來，大陸人民與大多數的共幹對毛澤東憤恨均已達到了極點，任何一件刺激事件都能觸發全面的抗暴。

這位人士認爲，從目前大陸鬭爭的情勢看，毛澤東與其妻江青的「文革派」已逐漸處於不利的地位。

這位人士舉出下列事件證明他的看法：

第一、是江青的「文革派」原企圖在周恩來死後，發動一次「反右傾」鬭爭，一舉清除周恩來在中共政權中的潛在勢力，以鞏固「文革派」的地位，結果並未得逞，不得不縮小打擊面，把攻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一個人。

第二、是毛澤東發動這次鬭爭運動以來，並未獲得地方勢力，特別是軍隊的支持，目前仍然是以發起這次鬭爭運動根源的「清華大學」作爲根據地，說明毛江無法把這次所謂「反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擴張開來。

第三、是毛江的「文革派」首先指責鄧小平的反毛，是有組織、有綱領與羣衆基礎，可是最近卻把鬭爭的範圍縮小到單純的只是鄧小平與毛江的私人恩怨，顯得這次鬭爭運動更加軟弱無力。

這位人士說：目前大陸情勢與「文革」時顯著不同的一點，就是「文革」時毛澤東利用大陸人心思亂的心理製造動亂，鬭垮劉少奇的勢力；而現在毛澤東則極端恐懼動亂，因爲脆弱的中共政權，無法承受再一次的「文革」式動亂的衝擊；反之，反毛勢力卻利用大陸人民「唯恐天下不亂」的心理，構成對毛澤東的致命威脅。

因此，這位人士認爲，儘管目前「文革派」仍然控制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但是這些宣傳運動，卻激起了反

效果，使人心更對「文革派」不滿，這次北平暴亂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了。

據台北專家說：北平星期一日的暴動是有組織，並可能即將蔓延至其他城市。

中華民國的中共問題專家與蒐集得大陸情報的消息人士說：情報資料及常理顯示，這次暴動必定是由忠於過去數月來一直受到抨擊的鄧小平的份子組織，藉以對付毛婆江青。

消息人士說：「一次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如果沒有擁有勢力的人士加以組織和支持，而能夠在最專制的中共神經中樞發生的，那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說：已預測到這次暴動，因為情報消息顯示有反江青運動出現的跡象。

他們說：於上星期四日抵達北平的一輛火車其中一個車卡上，曾塗有下述大字：「反對周總理將是相當於自殺。」

於元月去世的周恩來，被認為是在鄧小平約於十年前的「紅衛兵」動亂中被整肅後，使鄧小平再度復權的人物。

消息人士說：在北平與上海的牆壁上貼滿攻擊「走資派」大字報的同時，廣州及附近省份亦已出現抨擊江青的大字報。

他們說：另一項有趣的發展是，那些保安部隊，與暴徒對峙時，並無用武。

他們可能是同情那批暴動者，因此不願採取武力鎮壓行動。

消息人士說：他們相信同類的暴動事件將會在大陸其他城市發生。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時代一去不返了！

人民日報透露天安門暴動實況

在中共「政治局」通過了兩項議案之後不久，北平電台立即繼續廣播「人民日報」一篇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政治性事件」的文章，該文是由工人、農民、共軍及「人民日報」記者合撰的。

該文指摘說：「於四月初，一小撮階級敵人，以悼念周恩來為藉口，用預謀的、有計劃及有組織的方式，製造了一次反革命事件」。他們公開發表反動性演說，張貼反動性詩歌及標語，派發反動性傳單，煽動成立一個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性及反革命字眼，「惡毒地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同志：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去見鬼吧！
我們要的是眞正的馬列主義，
為了眞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抛頭洒血，
四個現代化日，
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並公然高舉支持鄧小平的旗幟。」

該報指「階級敵人」「狂亂地將攻擊矛頭指向毛澤東及分裂中共『中央委員會』，企圖扭轉目前針對右派離心份子的反革命活動的批評和反擊之方向。」

它說：「此類活動經於四月五日達到高潮，在大約早上八時（當地時間），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部配有播音系統的車輛被人弄翻，汽車底盤及揚聲器均被弄毀，有十多名青年被羣眾圍毆至血流披面，暴徒高呼『打死他』，『打死他』。」

該文說：「當一名守衛走來制止毆鬬時，暴徒撕去他的帽和肩章，及扯裂他的衣服，一面高呼『誰能控制如此大場面』，黨中央裏無人能夠控制，如果他到來的話，他今日不能返家。」

老毛革除鄧小平 華國鋒眞除總理

「新華社」七日宣佈：「副總理」鄧小平已被褫奪一切職位，而「代總理」華國鋒則被委任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亦已成為中共黨「第一副主席」。

該社說：上述決定，是包含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案內。

溫和派的鄧小平，原被預料為承繼於元月死去的「總理」周恩來之熱門人物，但顯然左派份子反對任用他，而以華國鋒為「代總理」。

今日的宣佈，是於北平發生自十年前的「文革」以來最嚴重的暴動後發表的。

「新華社」透露，鄧小平正被指責為星期一日天安門廣場發生暴動之主謀，在這次暴動中，示威者曾焚燒數部車輛及一座建築物。

該社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討論這宗「反革命事件」，並決定唯有褫奪鄧小平所有職位才可解決這個「鄧小平難題」。

除了原為中共「副總理」外，七十二歲的鄧小平同時是中共「副主席」及共軍「總參謀長」。

該社報導說：毛澤東親自向「中央政治局」提議委任華國鋒為「總理」兼中共「第一副主席」。

在另一份電文中，該社說：八十二歲的毛澤東，亦已提議免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該社的唯一安撫式表示，是說鄧小平將可避免失去中共黨籍的最後羞辱。

上述決定意味華國鋒已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的第二頭子。

繼星期一，由於用以悼念周恩來的花圈被人從天安門廣場搬走而發生暴動後，北平今日仍然呈現一片緊張的。

警員及共軍形成多條警衛綫，封鎖了北平天安門廣場。在古老的紫禁城闈牆後面，結集着數以千計的民兵、，作為一種防備措施。

蔣主席號召大陸同胞對毛共作艱苦總決戰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在今天舉行的中央常會中，曾就最近三天在北平天安門所發生的抗暴事件作了重要的提示。

蔣主席說：這次天安門的暴亂，乃是多年來毛共內部，亦即大陸羣眾反抗情緒的總爆發。最近三個月以來，我們會不斷接到大陸各地武鬪的情報，這次天安門暴亂是發生在毛共控制最嚴密的地方，充份顯示出：㈠總裁所講的「毛共必亡」的鐵則，它一定是要滅亡的。㈡毛共本身絕對無法長久統治中國大陸。㈢大陸同胞也絕對不能長期忍受毛共的壓迫。

蔣主席說：天安門事件，毛共當然一定要全力鎮壓的，此後幾天即使會暫時平靜，但事實上是不可能鎮壓平靜下去的。

天安門的不安，就是大陸動亂不安的開始，天安門的火頭即將燒遍整個大陸，也就是將燒燬毛共政權。

因此蔣主席提示大家，不要以為這是毛共派性的鬪爭，而實為羣眾對毛共鬪爭的開始。所以蔣主席特別號召大陸同胞對反共復國的行動，一齊「精神加盟」、「行動歸隊」。並指示中央常會訂定「精神黨員」的辦法，讓所有志同道合的大陸同胞，投身於中國國民黨對共產黨毛共邪惡的戰爭。

但是蔣主席也鄭重的提示大家：對大陸毛共的鬪爭是長期的、艱苦的、險惡的鬪爭，我們絕不可以為只要毛共內亂，毛共就會很容易的被擊倒，所以本黨除加強大陸的各項工作外，更應特別重視精神和思想的鬪爭，準備在大陸上作長期的、艱苦的總決戰。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雨災 雪梨 林康

遮莫龍來噓氣森，兩回五日雨成淫，洪奔疑是河遷道，明失連番夜續臨；花萼紛添泥土色，蟲聲寂罷露華吟，劇憐多少居低處，腸結未能好夢尋！

丙辰七七初度 劉德聞

一年容易齒徒增，天佑長生信可憑；矍鑠無須靈藥護，加餐不怯嚼堅凝。逍遙湖海鷗盟逐，俯仰乾坤劍氣騰。二月春光寒料峭，雪花飛撲草堂燈。

一、余童幼時多病體弱，自忖不能過三十；今古稀以上，非天佑而何。
二、余對參茸補品，從不入口。
三、余無牙疾，今尚能嚼堅硬物。
四、賤辰在二月。

龍年將屆再過披荆賦呈文翁並及諸老 曾念祖

篳路長鑣結伴遊。相於稱快醉高樓。尊盤北海今猶昔。絲竹東山孰與儔。名氏已忘分李杜。風騷堪語盡曹劉。玄都觀裡桃千樹。紅映斯人爲障羞。

春愁 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年流換盡春花落。色褪鉛華薄。白頭添恨瘦纖腰。怨別舊和新淚濕紅綃。　歸魂夢斷驚啼鳥。寂夜悽悽叫。調哀腸斷逗人愁。向晚柳條長拂怕登樓。（回讀如下）

樓登怕拂長條柳。晚向愁人逗。斷腸哀調叫悽悽。夜寂鳥啼驚斷夢魂歸。　綃紅濕淚新和舊。別怨腰纖瘦。恨添頭白薄華鉛。褪色落花春盡換流年。

江城子 六月二十日 劉祖霞

已將煩惱付春潮。甚今朝。轉無聊。窗外紅花，誰遣被風飄。粉蝶不知花謝了，猶眷眷，戀殘條。　殘條只教蝶魂銷。故園遙。夢空勞。未卜神州烽火幾時消。歸思攪人眠不得，燈已暗，月偏嬌。

攤破浣溪紗 晚棹 蘭陵太疲生

瀲灩波光漾晚霞。駕舟人似泛仙槎。一抹紅綃挂林杪，夕陽斜。　遠近櫓聲驚野鶩，高低帆影逐歸鴉。何處江亭吹短笛，落梅花。

畫堂春 春日 林公俠

春風微拂柳枝長。鶯啼梨樹山莊。小欄杆外斜陽，移過西塘。　簾外低飛燕子，荷塘雙伴鴛鴦。思量辛苦對紗窗。無那他鄉。

小春吟 賦體 盛獻三

維茲時序。正值立冬。斗杓建亥。小雪繼蹤。天一生水。五行所宗，於德爲智。下己謙恭。樂音爲羽。施好善從。月支象彘。勇敢衝鋒。肅殺既休。木氣長生。新根始展。藏精備萌。羽聲含角。惻隱其情。仁愛之德。天道大行。立冬立春。日晷兩同。相距日數。冬至折中。人慕溫利。言發於衷。別號小春。情理皆公。北七暖遲。梅著春時。南嶺溫先。冬放南枝。折插瓶盎。賞寒香姿。天心來後。喜慶揚眉。大眾舉杯。雅士賦詩。

清平樂 秋登獅子山 朱濟川

秋高氣爽，覽勝層巒山。獅子山頭閒眺仰，堪嘆乾坤浩蕩。　遙看雲海漫漫，興懷萬里鄉關。且學孫登長嘯，誰人能挽狂瀾。

前調 呂錦洲

寒螿唧唧，千古獅山碧。攬勝登臨思勒石，恨我有心無力。　白雲渺渺神州，珠簾半捲樓頭，醉酒裁詩月下，徒縈往日風流。

又 呂偉東

獅山無語，聳拔居高處。氣勢雄奇驚小嶼，上有幽花紅樹。　秋來乘興攀登，騁懷游目怡情。遠望青峯如畫，吾心無限歡騰。

清平樂 秋登獅子山 洪餘水

秋橫海面，風向東山扇。仰見山頭雲一片，穿過南飛陣雁。　繞岩松柏青青，巍峩獅子仍醒。誰效登高靈運，今將屐齒磨平。

又 陳冠夫

楚天秋淡，結伴獅山覽。拾級攀登何曾險，三兩餘花妍豔。　金風拂面將迎，九龍野色殊清。獨念前賢來者，凝眸山簇雲平。

又 卓淡影

暑隨燕去，秋色尋何處，人道獅子山高踞，望盡香江雲樹。　此時邀友登臨，山花徧繞黃金。對景余獨尋吟，百般人事驚心。

又 許筱明

秋陽初照，聳翠層巒渺。宿雨纔收花謝了，驚起一聲山鳥。　幾家負郭孤村，何年返旆中原。獵獵西風獅嶺，茫茫東望魚門。

又 許邇良

卿雲阜處，踏盡揚塵路。袖惹金風襟惹霧，敢望天台奇遇。　龐然海澨雄獅，何時怒吼誰知，遮莫一時瞌睡，四方猶仰威儀。

又 黃鶴雲

秋游何處，獅子山頭去，落葉蕭蕭飄下處，幾許山居岩住。　層巒四野凝眸，爐峯燈市崇樓，對景翻疑身在，繁華古帝王州。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鬭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申：拋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茉莉：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鍊：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萬人日報

POPULAR DAILY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NORTH POINT,
HONG KONG.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四三期 新146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四三(新146)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四三(新146)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四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香港左派四分五裂

周死鄧垮後，香港左仔失去中心，益顯得四分五裂。他們的表演自然也失去了水準。

四月十三日香港九龍多處出現「反毛擁鄧」的大字標語，香港方面，在銅鑼灣聖保祿圍牆上用白漆油寫的「釋放天安門被捕者」，每個字丁方一尺半左右。另外的標語寫的是「反對一切政治鎮壓」、「社會主義民主萬歲」！另在禮頓道口聖保祿書院閘牆上也出現類似大字標語。

在天星碼頭政府刊物銷售處的告示牌中，用白漆油寫着「釋放天安門被捕者」。天星碼頭是人們過海必經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看的人當然非常多。

在九龍方面的大有街亦出現標語，在義發工廠大厦牆壁上的大字標語不僅要求「釋放天安門被捕者」，更強硬地表示「反對政府鎮壓」。反共愛國的中國人，根本無人稱北平毛澤東血腥統治集團為「政府」，更對在大陸上推行的什麼「社會主義」這個代表屠殺剝削的詞句深惡痛絕。根據此點估計：寫標語的人是屬於港共所說的「愛國同胞」之流，但他們並未被北平統治小集團的猙獰面目所嚇倒，而是覺醒的一羣，對此，我們倒認為好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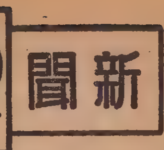
因為，自毛江兩夫婦拍硬檔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在大陸上由北平到地方普遍出現分裂現象。部份人「擁護」以毛江為首的宮廷派，較多的人「擁護」周死鄧繼的緩進路線，而更多的同胞則是堅決反毛反共的。

北平統治小集團是香港一小撮左仔的「總後台」。北平那一小撮吸血鬼鬧分裂，香港左仔自然也分成兩派以至三派四派五派。如：於四月十四日在港九出現大批「反毛擁鄧」和支持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暴動同胞的標語同一天，香港文滙、大公兩報在刊登「新華社」北平的電訊中，在「立場」不同處理方面也自不一樣。大公報在「首都一派團結戰鬭景象，奪取革命和生產的新勝利」標題下，把份長達數千字的電訊縮成不到二百字，電訊中的什麼「毛主席指示」等概予勾銷。而文滙卻全文照登，一字不少。

這些已經證實大公報較「右」而文滙報則較「左」，但事實上他們都是因為北平局勢波詭雲譎，變幻不定，「跟」的心比較淡，怕「跟」錯了將來吃不了兜着走。四月一日香港文滙報第一版在「首都羣眾悼念周總理」的標題下，報導稱：「已故周總理深得人望，這可從清明節將屆，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擺滿了悼念周總理的花圈看出來」。

文滙報刊登的消息不是來自「新華社」，而是法新社發自北平的電訊。本來文滙報一直站在宮廷派的立場，而這次卻替四日後在天安門廣場「藉悼念周總理名義」搞暴動的「階級敵人」作了宣傳。可見他們「馬列水平」之低，對北平的派系鬭爭實質始終看不清楚。不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倒看清了，但那是在天安門發生暴動之後。四月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兩個擁周的左仔抬着一個花圈，並帶着給「新華社」的公開信。到香港灣仔「新華社」分社擺下花圈後，曾與該分社人員發生一場「文鬭」，不是「文鬭」應該說是「嘴鬭」。北平方面鬭爭不休，把香港的小爬蟲弄得眼花撩亂無所適從，怪可憐見的。

據四月十三日香港文滙報報導：「香港各界愛國同胞代表兩百多人」，於四月十二日集會，「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兩個決議，憤怒聲討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動罪行」。這個集會實可用「小貓三隻四隻」來形容。香港四百多萬人口，只有二百多人是「愛國同胞」，實在是少得可憐。主持這次集會的梁威林和與會的一小撮人，這種對於中共政權抱着「嫁鷄隨鷄飛，嫁狗跟狗走」的「主旨」倒是十分值得「敬佩」、不過，他們過去捧周，今日支毛，毛死後又怎樣呢？過去做「白區」工作的黨員都垮了，做「帝區」工作的小爬蟲，就是再會投機，也不會有好下場。



大慶油田大火
燃點了天安門前羣衆的怒火

關於大慶油田大火，「萬人日報」消息搶先一個月，其後經日本「世界日報」傳播，美國間諜人造衛星證實。雖然大慶油田關在雙重鐵幕裏，「萬人日報」仍能獲得第一手消息。左報和「中立報」羣起否認，事實終究是事實，絕非這些報紙「否認」得了。同時，大慶油田這場大火，並不是普通的火災，而是反毛派有計劃的行動。不久，北平天安門便爆發了十萬人示威暴動；更由此引致中共內部權力鬪爭的白熱化。如果說天安門前羣衆暴動的一股怒火，是大慶油田的火災燃點起來的，當沒有人反對吧？

新聞工作上的突出表現

正如替左仔幫腔的查老板說：「油井發生火災，是油田中常見之事，在任何產油國都屬司空見慣，事實上也不大可能絕對防止。」中共大慶油田大火，照理說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中共是個開放的國家，發生什麼事情，不論喜的、憂的，一律照報無誤，在新聞價值上便低得多，這類新聞，在「萬人日報」版面上，挺多只可佔三欄版位。

可是，大陸垂下鐵幕，幕內發生的大小事情，外間難得知道。讀者對越「神秘」的事物，越感興趣，因此，當本報獲得這項消息後，便在封面以頭條新聞處理，並用特別顯著的圓形大字標題。我們這樣處理這則新聞，並沒存着幸災樂禍之心，只站在新聞競爭立場上，對獨有的第一手資料，必須盡量使其顯著、吸引。

這則新聞事後證明全世界以我報報導最早，而且不是「畧早」，早了足足一個月。在新聞報導來說，我們打了一場輝煌漂亮的勝仗，每一位有「體育精神」的新聞記者，都承認我們在新聞工作上有突出表現。

大慶一炬受注意的原因

大慶油田大火之受到世界人士注意，不似其他油田「司空見慣」的火災那麼漠不關心，因素很多。最大的一個可能是在世界能源危機中，中共憑其誇大宣傳，與大陸石油生產，冒出頭來。喜歡誇中共捧拍的外國「專家」，更一而再的鼓吹，說中國大陸油產，將取中東而代之，不久之將來，會雄霸世界，成爲全球生產量最豐富的地區。

專家們根據的是中共公佈的數字，這種數字之不可靠，猶之女人的年齡，實際多少，只有自己心內明白。畝產萬擔的天方夜談式的誇大，是中共慣玩的數字遊戲，相信大慶油田的生產數字，必得相信年年豐收的大陸農產。若照中共的數字分配，應當每個中國人都「吃足三餐」，絕不該變成「吃粥三餐」那麼可憐。以此例彼，可知大慶油田的生產數字，假過偷貓，絕不可靠。

惑於中共的誇大宣傳，外國專家根據他們提供的數字算一算，嚇得目瞪口呆，沒法不承認其應高踞世界首位。

如今，世界油產最豐的地方，油井發生大火，且損失情形不輕，難免影響這未來石油大國躍登世界首位的可能性；尤其日本，不憤於中東國家開天索價和諸般屈辱，聽說中共油產豐富，便首先成爲他們的大客仔。

不過，直到目前，中共石油輸出，僅限於港澳與日本，未輸到別的地方。是油產不足供應，抑或如秦國那樣，認爲成分不佳，不能提煉，不敢與之交易，則不得而知了。

無可爭辯的事實

關於大慶油田大火「是否事實」問題，已是無可爭辯的事。雖然中共在整個中國大陸垂下鐵幕，可是香港仍然是可供窺望鐵幕內部的窗子。大陸報紙報喜不報憂，刋登的是一些文告，和長篇大論的批判文章，沒有新聞報導。但耳語的傳達，往往和報紙同樣迅速、同樣普遍。大慶油田火災消息，從東北傳到廣東，再由廣州旅客傳到香港，仍比人造衛星偵察早一個月。這迅速的傳達，是由於大陸沒有新聞，這是最佳的事實表現。

三月二十四日新晚報文丑絲韋的「島居雜文」，在兜圈子解嘲，無非說這則新聞「遊埠」，由香港出發，又兜回香港來。他的文章雖亂兜圈子，大意可以看得出——日本「世界日報」炒「萬人日報」的「謠言」，「謠言」外又加「謠言」——得到美國人造衛星的照片證實。中央社把世界日報的消息轉發了，於是又回到香港，在「香港時報」登出（其實當天香港各報都有刋登，甚至替左報幫腔的明報也登，而且多半用作頭條新聞。發佈這消息的也不僅中央社，幾家外國通訊社都發出電訊）。

老查眼中無「萬人」？

日本「世界日報」是一家有規模的報紙，一向以大陸消息靈通見稱。他們的大陸消息不可能只派

個記者在香港炒報紙，在「萬人日報」看到大慶油田大火新聞，不去採訪求證，便貿然登出，如果萬炒，「萬人日報」二月二十三日刊出，他們二月二十四日便該發表，爲什麼要延遲一個月才跟在「萬人日報」老遠之後發表？即使從「萬人日報」抄來，中間一段時間也必是爲了取得多方面證實，才敢發表。

左派文丑儘可把「萬人日報」罵爲「蔣報」「垃圾報」，但決不可以罵「世界日報」是「蔣報」，因爲他們跟中華民國政府毫無關係；更不可罵爲「垃圾報」，他們的規模、組織、財力等等，都遠在香港幾家左派報紙之上。他們只可以欺負「萬人日報」窮，請不起大記者；萬不能小覷「世界日報」不夠份量，如果不是得到多方面證實，他們不會貿然發表。他們報導這則二手新聞，卻爲世界各地報紙紛紛引述，其影响力之巨，當非「萬人日報」可比。因此我們雖是第一手報導，連近在香港的明報，查老板執筆寫社評替老共講話時，也只說「前些時候日本一家報紙報導」，他天天看「萬人日報」，不會盲目到看不見那段大字標題的新聞。「萬人日報」時時抽他後腿，他不當有「萬人日報」的存在。

這是他慣用的手法，他不是連「中華民國」也否定其存在嗎？可是今天中華民國屹立不動，經濟發展又使世界未敢小覷它，迫得查老板要用中共外貿委員會主任來代替中華民國外貿局長。

絲韋的「外行」話

絲韋在「島居雜文」中說：「中央社在香港並非無人，也並非沒有接觸西方情報人士的人，但他們卻沒有這個消息，而要轉賣日本貨——世界日報的報導。」讀了這一段，老萬幾乎懷疑絲韋不是幹報界這一行的，雖然他貴爲老總，居然說這些外行話。

香港不是大慶，如果香港油田大火，中央社有人在香港，居然眼白白看着熊熊烈火而走鷄，那難怪絲韋嘲笑。可是中央社的記者在香港，一把火卻在大慶燒起來，他們不是千里眼，「沒有這個消息」一點不奇怪。

西方情報人士對大陸新聞之隔膜，是人所共知，絲韋以爲西方情報人士接觸便會得到消息，把西方情報人士描寫得這麼神通廣大，理應將之列爲「走資派」！

在大陸，日本派駐新聞記者之多，爲世界之冠，他們的方便處是外表不易分辨出是不是中國人，如果他們國語說得流利，大陸的耳語傳聞，他們佔了極大便宜。所以，一向以來，許多大陸消息都是日本記者得到頭手資料。因爲日本記者可以進入中國大陸，中央社記者只能在門外豎起耳朵打聽，轉發「世界日報」的消息，何足爲奇？許多外國通訊社也根據當地報紙特有新聞發出電訊。絲韋居然說這種外行話，老萬對他怎麼能混得到老總的地位甚表懷疑。

讀者都是我們的訪員

關於大油田大火的消息，「萬人日報」賽赢「世界日報」是「撞彩」而已。除了「義務」的，我們沒能力派出一個記者到外國；甚至在本港也不過四五丁人做晒，連攝影及黑房工作在內。

不過，「萬人日報」卻有一點爲「世界日報」望塵莫及的，我們跟讀者打成一片，「萬人日報」得到每位讀者支持，把報紙當作他們自己的一樣愛護，有什麼消息，儘快通知我們，「萬人日報」雖少，實際每一角落都有我們的義務記者，我們時時有極具價值的獨有新聞，都是讀者指引路線的。最保守的估計，我們有幾萬讀者，便有幾萬名訪員，眼線之廣，殊非左派仁兄所能了解。

爲什麼「萬人日報」能夠跟讀者打成一片，其他報紙則不可能？因爲我們和讀者立場一致，志趣相同，這中間產生的力量，像強力膠一樣，把我們黐得牢牢。所以讀者都希望我們逐漸發展，同心合力支持我們，因此，我們不但受到讀者「津貼」，且給我們當義務記者，我們的消息靈通，豈偶然哉！

鐵嶺遺民說得對，谷牧也沒膽否認大慶油田大火，絲韋的手不見得比谷牧大，難道可隻手遮天？

「蔣幫蘇修的謠言工廠」

新晚報寫「夕夕談」的羊朱，死鷄撐飯蓋的說：大慶油田沒有炸，「炸的是蘇修、蔣幫謠言工廠」。他又說：「現在大慶的原油產量，是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的六倍。很可惜，他沒有說十年前的產量多少，現在增加了六倍又是多少。不過，不說也沒關係，反正大慶油田是關在多重鐵幕中，內容絕對秘密，生產數字，任他怎麼說也無法對證。

如果我們不相信美國間諜衛星拍的照片，也該相信一些無法掩飾的事實：大慶油田生產原油增加六倍的話，會不會把唯一大客仔日本的供應減半？是像「儲糧備戰」那樣把汽車油存起來嗎？生產既陸續增加，殊無此必要。如讓它從地下採出，又將之存放，倒不如暫時不採，讓它留在地底，豈不是最省錢的儲存辦法嗎？

是因爲本身需要量增加，因而減少輸出嗎？大家知道，大陸主要交通工具是腳踏車，腳踏車不必用一滴汽油。大陸主要照明工具是火水燈，但最近大陸各地火水配量普遍減少，一家三口，每月只配八両，天一黑就非睡不可。

既非儲存，又不是放寬民間配給，減少對日石油供應，剩下來的石油怎辦在？左報儘管抹煞美國人造衛星偵查的結果，但不可否認減少對日供應這一事實。

最倒霉的是今日中共的頭頭

說「萬人日報」的消息是「謠言」，必須有事實反證，才可指爲不確。大慶油田產量既增加六倍，則減少對日本供應，減少民間配給又作何解釋？羊朱的矢口否認，無非「此地無銀三百両」而已。

爆炸、大火使大慶油田所受損害程度多大？若非美國人造衛星拍攝到照片，這個謎永久揭不開。科學的進步對中共是如此不利，若在人造衛星升空前，鐵幕內發生這種巨災，儘可關得牢牢，怎會給美國佬拆穿秘密，致無法撒賴呢？左派文丑。（下轉第六頁）

萬人傑

評中共中央「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

項棠

去年浙江變亂情況

去年初，浙江全境及杭州市即逐步陷入全面動亂工人罷工武鬭不停、治安惡化、生產停頓、鐵路運輸失常，中共中央曾多次頒發有關處理浙江問題的文件，王洪文、鄧小平亦曾分別到過杭州傳達中共中央指示，改組浙江省、黨、政、軍機構人事，安撫工人，恢復秩序，但並未收效。

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初，新自河南調浙的共軍第一師部隊六千餘人，浙江省軍區機關及杭州警備區部隊四千五百餘人，分批開進杭州市二十餘個工廠，藉「參加勞動」爲名，實行變相鎮壓；一面由共黨分別舉行有八千多人參加的「省直屬機關幹部大會」，有一萬五千多人分九處參加的杭州市、區級機關、廠礦、商店、學校、街道「黨員幹部大會」，傳達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所謂「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並號召「全省軍民、全市黨員幹部迅速行動起來堅決的不折不扣的貫澈執行」上述「指示」，「批判產資階級性，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增強革命團結，加強革命紀律。」同時，共黨浙江省委也於八月十日召開了「工作會議」，研究「深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進一步落實安定團結的方針，堅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措施。」

此後，浙江全境各地區、縣級即抽調大批幹部分批深入農村社隊和工廠進行所謂「大張旗鼓的，原原本本的」「傳達貫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重要指示」工作。

以上是去年浙江情勢演變經過的簡單同顧。此次所獲中共中央「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文件，爲上述多次有關文件之一，但從其頒發時間及內容以觀，具有總結性，值得參考。

中共中央文件要點

該文件所反映的浙江情勢及中共中央所作的決定，其要點如下：

㈠總的情勢：據稱：「以林彪、劉少奇一伙在浙江死黨爲首的一小撮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新興資產階級分子，它們勾結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狼狽爲奸，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易言之，就是浙江的共黨內部反毛勢力和人民羣眾的反共勢力已互相結合，反毛勢力中不僅有中共黨政幹部，也有地方共黨軍幹部，證實過去有關單位所說浙江省軍區，杭州警備區，共軍二十軍等「態度曖昧」、「暗中煽風點火」，是正確。）

㈡當時浙江省情勢確實惡劣嚴重，不僅掀起了所謂「經濟主義妖風」（即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的工潮），不僅有宗派武鬭，而且「製造事端，中斷水電供應，破壞生產，襲擊部隊，衝擊公安部門，搶圾『國家』資材，以至殺人、放火、放毒，不顧中央指示，一再進行反革命宣傳，搞反革命暴動。」

㈢中共中央的決定計七項：

1表示信任以譚啓龍爲首的浙江省黨政軍機構，但工作上有「缺點和錯誤」。「只能通過善意的批評和幫助，以利改正。」

2指出必須防止任何「階級敵人」利用共黨浙江省委、杭州市派出的「工作組（隊）」的缺點和錯誤，反對共黨領導。（按：這當是共黨所指責的「派性鬬爭」原因之一）

3指出對共黨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軍區政委鐵瑛、及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軍區副政委夏琦的問題，應本着「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進行幫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

4指出「任何削弱、破壞和分裂軍政、軍民、軍隊內部關係的言行都是錯誤的，至於共軍本身，必須「擁政愛民，搞好軍政、軍民關係。」

5 重申禁止任何組織、個人以任何藉口，組織派別活動。

6 責成共軍駐浙部隊、公安機關、農村及工廠民兵在共黨浙江省委、浙江省軍區領導下，「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7 號召全省工、農羣眾要在共軍駐廠部隊和共黨委機構派出的「工作組」協助下，「儘快恢復生產」，有關工資糾紛，要通過「進一步學習和協商，以達逐步解決」。學生要「搞好本單位革命，不要參加社會上的派性鬬爭，也不要干擾工廠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附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浙江省問題的決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在中國共產黨十屆二中全會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廣大工人，貧下中農，人民公社社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在黨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員會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路線覺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在工農與各大戰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現了一片大好形勢。

正當全省人民意氣風發，鼓足幹勁，發展大好形勢，繼續深入開展「批林批孔」革命運動時，以林彪、劉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黨為首的一小撮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新興資產階級分子，它們勾結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狼狽為奸，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最近以來，它們肆意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糾起宗派鬬爭，挑起武鬬，括起經濟妖風，製造事端，中斷水電供應，破壞生產，破壞交通，襲擊部隊，衝擊公安部門，搶刼國家資財，以至殺人、放火、放毒，不顧中央指示，一再進行反革命宣傳，搞反革命暴動。不僅嚴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並且破壞了社會治安和國家財產及人民的生命安全。為此中央和國務院特對浙江省作成如下決定：

㈠以譚啓龍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黨委，是執行正確的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對於他們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只能通過善意的批評和幫助，以利改正。

㈡派出工作組（隊）是否正確的問題，不在派出工作組（隊）的決定，在於工作組（隊）是執行什麼路線政策的問題。浙江省委、杭州市派出工作組（隊）協助基層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決定是正確的，必須防止任何階級敵人利用工作組（隊）的缺點錯誤削弱黨的領導。

㈢鐵瑛同志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應該本着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解決。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堅持不改，或繼續在錯誤路線上走，也應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進行幫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搞好黨內團結的目的。

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偉大的人民軍隊，是捍衛無產階級的強大堡壘，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任何削弱、破壞和分裂軍政、軍民、軍隊內部關係的言行都是錯誤的，甚至是反黨反革命的行為。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廣大指戰員必須牢記「既是工作隊，又是戰鬬隊」的光榮傳統，擁政愛民，搞好軍政、軍民關係，提高警惕，堅決粉碎一切階級敵人妄圖破壞軍隊內部團結的卑劣陰謀。

㈤中央重申，任何組織、個人，都不得以任何藉口，組織派別活動，已成立者必須立即解散，並不得藉故重新組織，或搞名亡實存的派別組織，對於由壞人組織操縱、或混進壞人的組織，必須予以取締，首惡者依法懲辦，對羣眾則予教育，既往不究。

㈥中央責成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軍指戰員，公安機關、廣大工人、農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軍區的領導下，堅決鎮壓一切破壞生產，製造交通事故、挑起武鬬、干擾運動、進行反革命宣傳、反革命暴動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證據確鑿的殺人、放火、放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陰謀篡奪領導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凡抗拒者應予立即逮捕法辦。

㈦浙江省廣大工人、貧下中農，應在解放軍駐廠部隊和工作組的協助下，儘快恢復生產。有關未能解決的工資糾紛，必須通過進一步學習和協商，以達逐步解決，學生應以學為主，搞好本單位革命，不要參加社會上的派性鬬爭，也不要干擾工廠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共中央國務院。

（上接第三頁）

其實欲蓋彌彰，聰明的辦法該保持緘默，俗語說講多錯多，中共不欲人知的這樁丟人事件，反弄到人盡皆知，正因從旁的事反證，大慶油田受到損壞是鐵般事實。不錯，油田發生火災，事所常有，石油是易燃物體，且一經着火，撲滅很費工夫。不過，大慶油田的火，不是普通的火，是由不把怒火燃燒起來；這也並不是星星之火，是開始燎原的大火，這把火足以把整個共黨政權燒毀！

羊朱還說別人倒霉，其實，誰也比不上今天中共頭頭倒霉，不管是走資派或是文革派。

「中立」的破產

最後，要談談「明報」社評。查老板一向喜歡作「中立」狀，因此，在評論大慶油田大火問題也要盡力表現其中立超然態度。對理論性問題的討論可以採取中立態度；但對事實的問題而要守中立，只可說些模稜兩可的話。因此，查老板的社評使人有「唔知嗡乜」之感。

他的社評既不敢否認大慶油田大火消息，又不願說確有其事，以免又被左報不客氣的臭罵一頓，因此讀完這篇社評，只覺莫名其妙。

查老板分析說：「既是美國的人造衛星拍到照片，不可能只有日本記者知道，而美國記者隔了這許久還打聽不到。因此相信這消息不可靠，人造衛星拍到照片云云，並無其事。」

但又跟着又說：「油井發生火災，是油田中常見之事，在任何產油國都屬司空見慣，事實上也不大可能絕對防止。」

美國也是產油國，美國油田多得很，照查老板的說法，美國人對油田火災是「見慣見熟」，不以爲怪的。同時，美國目前還不須向中共購油，大慶油田是否火災，對他們關係不大；另一原因是美國傳播界大半由新左派控制，對中共內部的事，也是向來報喜不報憂，以討好中共，這些「小事」，當然不會願意花工夫打聽。日本則不同，目前石油進口，主要靠中共，對大陸石油生產最關心，也特別敏感。

皇帝不急太監急

爲什麼中共簽訂的供油合同，臨時不能履行，只供應半數，甚至連半數也未達到，陷於半停頓狀態？日本新聞界自必盡力採訪，新聞搶先過美國，殊不稀奇；而本報得人事、地利之便，又搶先過日本。豈可因美國沒有「具體的報導」而武斷爲「並無其事」？查老板的空論，本身便有矛盾。

日本「世界日報」的消息，既經查老板「冷靜分析」後，認爲是流嘢，何以不把它抽掉，也讓假消息傳播出去？

查老板引述「新華社」報導，說大慶油田天天、月月完成計劃，從一月一日到三月二十八日，原油產量、提煉等十四個重要指標都「順利完成」，比去年同期有很大的增長。因此查老版說：「如果眞有重大災害，那當然是決不可能辦到的事。」但老萬要問查老板：「如果大慶油田眞的完成了十四項重要指標，產量增加，爲什麼不能照合約供應日本原油？」查老板曾經在左報工作，當然知道「新華社」的報導可靠的程度，尤其對大陸各項「偉大的成就」，明明信一成嫌多，查老板豈可拿來作論據呢？

華國鋒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岳騫

目前最受全世界矚目的人物，華國鋒是其中之一，因爲華國鋒的一切都充滿了神秘，他過去的身世已是一謎，他何以能坐直升機上來，一躍坐上毛黨第二把交椅，都不易解釋。人類本好奇，對於神秘的事物，都要用力去探索，英國尼斯湖水怪，已經引起世界人類的注意，一天未弄清眞象之前，便有人永遠去探險，水怪猶如此，何況坐上毛黨第二把交椅的華國鋒，其受到全世界的注視，自是必然的了。

華國鋒早年出身如何，至今未有清楚報導，即以籍貫而論，便有山西與湖南之爭。筆者最近去台北，遇到華國鋒一個中國同學，對華國鋒早年情況，略作介紹，華國鋒千眞萬確是湘潭人，在中學讀書時便是飛仔，從不好好讀書，抗戰初起，便同一個姓楊的同學一道去了延安。以後又由延安派去晉北工作，前後達十一年，口音也變了，一口山西口音，此固由於在山西住得太久，同時也因爲中共幹部在農村工作時，極力學當地語言，以便與人民接近，故華國鋒說話完全山西化。此一說法，較爲可信。

但這也並不是說華國鋒之直線上升因爲是湖南人，在一九五七年鳴放之前，毛澤東確將統治核心放在湖南人身上，當時的湖南人佔據要津，黨方有劉少奇、林伯渠，政有李富春、譚震林，軍方更多，彭德懷、黃克誠、羅榮桓、

譚政、賀龍。

但自大鳴大放後，毛澤東便同湖南同鄉有了意見，因爲湖南人大部份都團結在劉少奇的周圍，毛澤東把劉少奇當作潛在敵人，彼此貌合神離。到了「三面紅旗」失敗，砲轟金門又成了舉世笑談，毛澤東被迫辭去「政府主席」，改選劉少奇，從此毛劉成爲水火，連帶湖南人也遭殃，最早被整肅的幾乎全是湖南人，如彭德懷、黃克誠、譚政、周小舟，全部被整，是時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從那時起，毛澤東對湖南人好似有了成見，至劉少奇被鬪垮，湖南籍的大頭目無一幸免。所以華國鋒之受重用，與湖南籍貫無關。更不是一般說法，因爲整好了韶山冲，得到毛的歡心，此皆以普通人的立場看毛澤東，毛澤東腦子中根本就沒有父母，那會有故鄉，這都不是原因。華國鋒何以能坐直升機升到第二把交椅，其中一定有尚未爲人知的秘密，無法猜測，如果勉強胡猜，我想可能有兩點。第一，華國鋒一直擔任基層工作，對農業發展有相當研究，第二，林彪垮台，華國鋒急升，其中可能有些連帶關係。但以上兩點即使能猜中，恐怕所佔的比重也不大。

再說華國鋒的現在，華國鋒何以能以坐上第二把交椅，完全接了周恩來的班，實在說，任黨的副主席並不太引人注意，因爲王洪文都能躍上去，華國鋒爲什麼不能，但是要接周恩來的班，在世人眼中看來，便太不簡單了。

當周恩來斃後，全世界專家皆認定由鄧小平繼任，筆者同友人畢松卻斷言鄧小平不能扶正，但是也絕未想到華國鋒，到了華國鋒任代總理，全世界專家皆出意料，筆者以後冷靜想想，覺得毛澤東此一舉措，並非不按牌理出牌，只是我們腦筋太遲鈍，未能想起，若是有幾個朋友肯認真研究討論，也許會想到華國鋒的頭上，何以呢？華國鋒在毛江系中，確實有幾條人所不及之處。

一、華國鋒曾任過縣委書記，是山西交城縣，是否擔任過縣委書記以下的職務如區委書記，農村工作隊長之類，無資料可查，但相信有此可能。以後隨毛軍南下任湖南湘潭地委書記（相當行政督察專員），再打湖南省委常委、書記、「副省長」、「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再調去北平任「公安部部長」、「副總理」。打開毛幫所有大頭目的資料看，從沒有任何人有這麼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完整的經歷。

二、華國鋒是農業專家，所以大寨會議由他主持，毛幫當時的農業部長沙風，但作總結論的卻是公安部長華國鋒，可見華國鋒對農業自有其一套。

三、華國鋒是毛江系現任部長之一，而且擔任的又是公安部長，張春橋、紀登奎雖然都是「副總理」，排名且在華國鋒之前，但兩人皆是黨棍，並無實際行政經驗，又未兼任部長，「副總理」也只是開會決策，並不是實際執行任務的人。

所以毛澤東選出華國鋒，就現階段來說，也算是較佳人選，只是海外人士未曾眞正用腦筋去想，便覺得奇怪。

現在還有許多人咬定華國鋒是「穩健派」，不屬於江青系，理由是華國鋒作風很穩健，並無劍拔弩張之形，此一問題不必辯，也辯不出結果，我們現在又不能傳訊華國鋒，要他從實招供，屬於那一系。但有一點也許是專家們不易解答的，「公安部」是個什麼機構，毛澤東數十年對內對外的統治，就是靠了「公安人馬」，毛澤東會把這項職位交給外人幹嗎？專家們或者又會說，華國鋒當然擁毛，但不是江的人，這就要進一步研究，毛是不是安排江青接班，如果安排江青接班，而擺了一個不屬於江系的公安部長，不是有意要害死江青，毛澤東怎會如此。

最後再說華國鋒的將來。毛在世，當然一切問題都不致有變，毛一死，當如何？華國鋒已經接了周恩來的班，是不是眞能接毛澤東的班。按照目前他既然擔任第一副主席，毛一死當可順理成章出任主席，不過，問題自不會如此簡單。此事要分成兩方面說，第一、江青是不是支持華國鋒任主席，第二、江系以外的毛幹（不是什麼穩健派）肯不肯讓華國鋒繼任黨主席。

先說前者，如果江青全力支持華國鋒任黨主席，可能性便很大，因爲北平城內已在江青控制中，當時在平的中委被召去開會，只有舉手通過的份，華國鋒接班便可順利通過。問題是華國鋒任黨主席，江青作什麼？眞作慈禧太后，華國鋒決不是光緒的材料，因此，江青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至於江派以外的毛幹，在北平的自不敢反江、華，但在各省的紅色軍閥，既然此時通電擁護，他日當然也可通電反對，華國鋒的第一把交椅便坐不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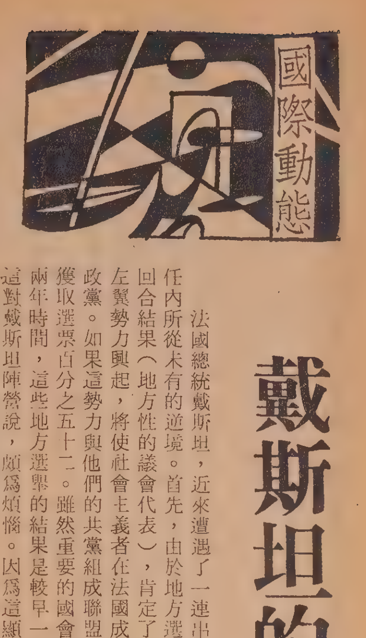
當時如果出現了一個這樣情況，江青擔任主席，華國鋒仍任第一副主席兼總理，則華國鋒可能繼續幹下去，幹到毛政權崩潰爲止。因爲華國鋒此人有些地方也頗似周恩來，任何人坐上第一把交椅都會予以重用，而且「國務院總理」只是執行機構，並非決策機構，自從毛幫在江西組織「中蘇臨時政府」以來，「政」的部門便是附庸，有野心的幹部皆不肯幹，毛僞政權「國務院」所以受到舉世重視，因爲其「總理」是周恩來，但華國鋒聲望安能與周恩來相比，將來的「國務院」必然要變成黨中央的附屬機構，是則此一職務誰幹都不成大問題了。

總之，華國鋒的冒升，可以看出毛政權經過二十七年的自相殘砍，精華已盡，目前只能推出一個華國鋒這樣的人才，如果說人才關乎「國運」，則毛僞人才如此凋零，政權存在的日子，也就計日可待了。毛「運祚」應不會超過三十年，這最後三年，大概就是「華國鋒的時代」了，此人無疑扮演了一個「亡國」的角色。■



戴斯坦的困擾

任斐聲



法國總統戴斯坦，近來遭遇了一連串在他兩年任內所從未有的逆境。首先，由於地方選舉的第二回合結果（地方性的議會代表），肯定了一個新的左翼勢力興起，將使社會主義者在法國成為最大的政黨。如果這勢力與他們的共黨組成聯盟，他們可獲取選票百分之五十二。雖然重要的國會選舉尚有兩年時間，這些地方選舉的結果是較早一點，但，這對戴斯坦陣營說，頗為煩惱。因為這顯示左翼在下次大選中可能獲得勝利。此外，戴斯坦所遭挫折是經濟方面。

戴斯坦，由於上述這些遭受，所以急需新的刺激扭轉他的聲望。據一項有名的輿論統計，法國人對他的信心已較一月前降低百分之六，總數為百分之五十。戴斯坦的主要問題似乎在於如何成為一個中心的領導人物。可是他既不取信於左翼也不獲信右翼。他常常談到他的目標，將法國變成為一個「進步的歐洲社會」。但是他的改革計劃已使右翼疏遠，也未獲得社會主義者的好多支持。一家巴黎自由日報作家如此寫道：「這位共和國的總統，既不能滿足於那些擁護他的保守分子，也不能誘惑那些對社會存有幻想者（並非由資本家所疏遠的社會主義者）。」

既然如此，但戴斯坦最重大的危機將不會發生，直至一九七八年大選，如果社會主義與共黨聯盟攫取國會四九〇席次的大多數，則很有可能，戴斯坦將被迫提出社會主義領袖米特蘭作他的內閣總理。但米特蘭曾經發誓決不服務於未有共黨參加的政府。如果戴斯坦為避免此種現象出現，而任何一名專業政治家當總理，他將冒一連串癱瘓罷工與左翼示威的危險。

戴斯坦對於這前景非常感到煩惱，已經與他的最高顧問們開始作戰略性商談。一位西方分析家說：「如果你處在戴斯坦地位，你已經想到一些新的趨勢或者視它完全解決。」一種趨勢可能是決定性的向左轉——包括一個公開的工作計劃，大批雇用失業者與向富人徵收重稅。這樣一種代替社會主義政策的轉變，將需要一個更勇敢的領袖，比戴斯坦所作的或未作的更勇敢。無論如何，要獲足夠的國會保守派支持，那仍然必須使用總統所需要的政治技巧。巴黎一位外交家說：「戴斯坦是一個典型的法國有名政治專業家，如果他認為人民需要社會主義，他就說，給他們社會主義，使他們看我們所作比米特蘭作得更好。」

當然，那是有可能的，戴斯坦可能已經選擇的道路，是代之以繼續他的猶豫不決的改革計劃，希望在一九七八年經濟有了改進，將可以減少左派的藉口。當然，他仍然有大筆政治資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實際上是法國現社會最有吸引力的前輩政治人物。但是，此刻至少社會主義的浪潮似乎深而有力震撼法國社會黨，已很有組織吸引着法國青年。特別是在地方上，此次區域性選舉的成功，已經給予社會主義者鼓勵，將進一步試圖攫取政權。同時，共黨最後必將取而代之。

相反的，戴斯坦的陣營似乎由於這次地方性選舉受挫而非常痛苦。許多專家作最後分析，認為戴斯坦可能在民主社會的政治落潮影響下，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犧牲者。一位西方外交家說：「我們將要看到一個政權的轉換」，正如許多外國人與法國人所看到一樣清楚。在目前這種情勢下所顯現的不祥新要素，就是共黨的勢力逐漸增長中。

去年六月，意大利共黨在全國地方性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卅三以上票數，因此使共黨在意國各重要城市中居於最有力地位，而且佔了全國廿個地區中之五個。由於共黨這樣大的進展結果，使意國政治評論家所忙碌的主要問題，亦即這些日子外國觀察家所提出的，那不再是「共黨是否將在政府中獲得一個正式的角色」的問題，只是時間遲早而已，不必驚訝！由於地方選舉獲勝而增加他們的信心。意國共黨近來已日益擔心的是，他們的藍圖已越出他們自己所有的國界，而迫使共黨外交事務部長廿卜羅·柏傑達撰擬出一個「新的國際主義」的政策。

意大利共黨不僅國內省市已佔有優勢，而且長時以來皆與東歐各國保持密切關係。他們的政治秘書長安立科·貝林基爾，曾出席莫斯科蘇共第廿五屆大會，那就是意共黨長期與蘇共聯結的一個徵兆。有一事與它的傳統相反，意共增派公職人員向西方展開活動。最近意共國際事務負責人沙吉奧·沙格里，曾到西德作親善訪問，並且中途在比利時停留向歐洲學院發表演說。不久後，意共勞工事務部負責人吉奧吉奧·拿破立坦，赴倫敦一星期與工黨領袖們與商業聯盟及新聞界進行會商。同時，意共黨週刊的編輯亞非勒杜·立契林，率領共黨代表團，經過斯堪的拿維亞半島與社會民主的政治領袖舉行會議。

意共一連串的外交攻勢，是繼一月前一個共黨外交政策委員會會議結果而來。由於意大利為歐洲共同市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其他國際聯盟的重要角色，因此，這個共黨委員指陳，意共對海外關係的發展，應當是基於一項「與西歐民主勢力以及美國作新的接觸的承諾。」

意共與西方各國建立這種新的接觸的一部份動機，毫無疑問是欲解釋共黨的目的，並表示意大利共黨既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投彈隊，也不是一味屈從莫斯科。

但是共黨自稱這一運動就是回應意共外交部長伯傑達所繪描的：「歐洲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對我們作一項新的公開。他認爲我們都是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最好代表。」

除了這些解釋外，意共發動新的外交攻勢，還有其他原因以及更多陰謀存在。依據意大利一個左翼外交週刊的編輯安東尼奧·干比諾說，意共如此積極展開它與西方的接觸，是希望藉以幫助它對抗蘇聯未來所加壓力。

憶故人

古鶴翔

胡養之先生在「黃克強與廣州之役」一文中提起楊光漢世伯。在這裏，我想談談有關楊老伯的事。

遠在一九三二年，那時筆者還是一個小孩子，當時家兄公俠、公顯和我都就讀於廣州荔枝灣嶺南分校。

筆者幼年時是在廣州多寶路坤維女子中學附小讀書的，在小學五年級起就轉入嶺南分校，直至初中畢業。初中畢業這一年，正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展開抗日戰爭的一九三七年。

在嶺南分校一起讀書的同學有何沃文、陳啓潛、陳維喆、李燧雄、區賓祥、何掌珍、李廣森、李廣安等。在初三的時候，和我比鄰而坐的就是光漢世伯的兒子——Y君。

Y君的爲人很誠樸，長得很清秀。由於個性相投，我和Y君就成爲密友了。

在初中時候，由於愛好新文學之故，深受左派文人的影響，所以我的思想是相當左傾的，Y君雖然從不談政治，但我和他的交情卻久而彌篤。

在初中畢業後，由於戰爭爆發，家父要我們全家返回澳門祖屋居住。

我們返回澳門以後，Y君也返回他的故居：順德廣教鄉西洲坊。

有一天，Y君突然到澳門水坑尾四號來訪我，我們一同到「紅星」攝影店拍了一個合照，跟着他便回鄉去了。Y君訪我時，是和光漢世伯一同到澳門的，我這時才第一次見到光漢世伯。

光漢世伯的身材高大而魁梧，聲如洪鐘，但人很慈祥。據Y君說，在黃花崗一役中，槍彈從光漢世伯兩腿之間穿過，幸未受傷。

當我把在「紅星」攝的合照寄給Y君時，曾寫幾句東西：

友情緊緊地將我倆聯繫，
我們已合成一個個體；
韶華易老，童年飛逝，
管鮑之交最大偉！

世事往往出人意外，當我的照片寄到廣教鄉後不久，Y君突然全家搬到澳門，住在爵此喇提督大馬路，號數我記不清楚了，但直至今天，我仍然記得那地點；如果到澳門去，我一定可以認得出來。

光漢世伯搬到澳門以後，Y君到了香港培英中學讀高中，我和陳啓潛、李燧雄則在澳門培正中學讀書，區賓祥君則在香港眞光中學求學。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秋吧，即我讀高中二那年，僑生要到廣州白雲山鷄頸坑受軍訓，在白雲山，我又遇見Y君。

那時，我在廣州，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廣州購買了不少共產黨出版的小冊子，並且帶到軍訓營中去。

從這一件事中，可以看到當時國府對共黨的防範實在太疏忽，也可以看出共黨宣傳工作的可怕！

我們到了鷄頸坑不過幾天，突然間日軍就向華南發動攻勢，跟着廣州就淪陷了，我們也就逃回澳門。

Y君仍然到香港讀書，假期時則回澳門。

Y君每次回澳，我們一定和李廣安君一同逛松山，或者到西環一帶欣賞海景。——這時候，李廣君的哥哥，廣森已經被日本人害死了。

廣安很膽小，他住在筷子磯，所以我們在晚上傾談後，必定陪他回家。有一晚，我、Y君和廣安一塊兒到南灣的「平民夜總會」逛，那兒有賣武的，有相士，有小食檔。

由於看見相士，於是我們談到神問題。廣安膽小，不想談鬼，但我卻一定要講鬼。後來我們一同送廣安回家。

過了兩天，我們再去探訪廣安，誰知他已病重，正在被抬到街上，要送入鏡湖醫院。

據廣安的姊姊說：「前天晚上，廣安在睡夢中突然坐在床上，並且高聲大罵道：『我姓王，廣安在南灣冒犯了我，我要取他性命！』廣安說話時的聲調，一點也不似他平日。從這時起，他病了，病得越來越重了，現在送到鏡湖醫院去。」

廣安的病終於痊癒了，是由陸鏡徽醫生醫好的，據廣安的姊姊說，廣安在醫院時，曾經兩次以姓王的身份痛罵自己，後來廣安的家人答應焚燒冥鏹給那姓王的，廣安才不再胡言亂語。

我想，廣安的病，大概是被我嚇出來的。——難道眞的有姓王的鬼？廣安何曾「冒犯」過他？

現在，回過頭來吧，繼續說Y君的事。

當我在共區工作時，仍間中有訪問Y君。有一次，確實的年月日我忘記了，總之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事，Y君告訴我：「我父親在香港患了腦溢血病，我想請假去看看他，但組織上說：『你又不是醫生，難道你能夠醫好他麼？』我恐怕再也見不到老父了！」

當我獲准返澳「探兒病」時，本欲見見Y君，因爲我已決定一去不回了，但由於逃生心切，深恐共黨朝令夕改，所以終於見不到Y君。

逃出生天以後，我更不願以「叛徒」身份牽累故人，所以不再與Y君聯繫。

可是，光漢老伯寄存在澳門水坑尾四號的一套白居易詩集，至今我仍帶在身邊，雖然這套線裝書已經十分殘缺了！

老子其人・其書・及其哲學

縉山

往往名氣愈大者，常常愈會成爲謎樣人物。在英國有莎士比亞，在中國就是老子了。英人對莎士比亞有懷疑，竟謂無其人，或謂是培根的化名。中國人對老子亦然，古代考證老子最可靠者，只有史記。但史記對老子的考證說：「或曰老萊子。或曰儋（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史記記載既如此迷離倘恍，那就難怪後人竟附會無其人了。經過後人許多學者考證，始知既非老萊子，也非太史儋，而確實有其人。他姓李名耳號伯陽、老聃，楚國苦邑人。苦邑今在河南南部，約生於西曆紀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間（據梁啓超考證），在周朝做過「守藏史」（國立圖書館館長）。有一子名宗，曾爲戰國魏將，一直傳至五世皆有名於時。他年壽很高，稱老子，即依其壽長之故。名耳、聃即因他大耳之故。古書有說他活到二百多歲，有說他活到一百六十多歲。但後人皆不肯相信。其實照今日看來，也許屬實。據生物學家研究，動物的壽命，皆依其長成後再加四倍。人的長成爲四十歲，即應活一百六十歲。據歷史記載，世上活到百多或二百多歲者，頗不乏人，故老子的長壽也頗有可能。在常讀的古典書中，春秋是孔子編著的，論語是孔子弟子紀錄的，如「子張述著諸紳」，那時無隨身筆記簿，故須寫在腰帶上。眞正的個人著作，恐怕只有孟子了，當然也不能不參考他書，如書經、詩經、論語之類，至於老子這部書，自清崔東壁、汪中以來，許多學者，多提出懷疑意見：㈠他們斷言爲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就是說，並非老子要出函谷關時關令尹喜強迫老子著的。試想這樣一部偉大高深的老子（五千餘言），怎可以在短時間內寫得出？㈡說是漢初學者，依據戰國時代零星資料，經過一番整理編纂而來的，如今日紅樓夢然。㈢說仍是老子本人著述，但內容並非由他一人獨創，還是有所本的：詩經「我生之初，尙無爲，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知我如山，不知無生」。此外還有論語所載楚狂、接輿之歌、長沮、桀溺避世，以及一丈荷條之言，這可能也皆是老子著書思想的根源。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看到的古書當然很多，因參考衆書，然後經過自己思考，便可創出一種有系統的哲學，這應是合理的推斷。

老子的哲學，是根據黃帝以來太古人的思想。那個時代人的思想，是起源於自然界的天地山川，所以老子哲學的本體論，就是自然、宇宙、或說是道。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又說：「天法道，道法自然」。照現代名詞說，老子本體論，就是指的宇宙間所有的有形與無形的物質，包括原子、電子、中子等物質在內。老子的本體論是他的宇宙哲學之根，而他的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也就包括在他的宇宙哲學範圍之內（參陳啓天著「中國哲學概論」第六章）。

人生哲學包括衛生、修養、處世哲學在內。老子所謂衛生，是側重心理衛生，教人學嬰兒，不與人計較，學糊塗，這都是嬰兒的心理。「終日視而目不瞋」。……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簡單說，就是教人返回於嬰兒。返回於嬰兒，當然不可能，然如學習嬰兒的做人、生活，無知無識，心情上便會快活。美國有心理衛生學會，各國也皆有。他們就尊奉老子爲始祖。

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又說：「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依清人宋龍淵註解，大意說，「勇」指大勇，即爲了博愛，救世度人，縱然犧牲自己在所不辭。「廣」不是消極的節儉，而是儲蓄財富，以拯世人，如把財富捐助於公益事之類。但「故能成器長」一句，宋氏註解，我卻以爲太費解。何如把「器」視爲大事業，不可自己先存一個私心，處處領先，做領袖只可把自己崇高理想灌輸於衆人，引起世人通力去做，以達成那大事業。如儒家之「使先覺覺後覺」，釋氏之「普度衆生」，耶穌之「把福音傳給全世界」。儒家提出良知，釋氏提出佛，耶穌提出上帝，即皆不以自己名做主之意，故皆能成其大。

對於處世哲學，我以爲老子最玄妙思想，莫過於「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宮，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依英人羅素說：「人類的本能，有兩種衝動，一是佔有性的衝動，一是創造性的衝動。前一種衝動，是要把某種事物，據爲己有；如經濟利益、政治上權力。後者的衝動，則正相反，是把某種事物創造出來，公之於社會；如科學、哲學、文學、美術、音樂」。世人如採創造的衝動的話，即既以爲人己愈有，既己與人己愈多」了。（參梁啓超講老子哲學）今日世界的混亂，就因實施佔有性衝動之所致。

老子政治哲學頗與儒家有相同處，他說：「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初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這一種由近而遠不正與修齊治平思想相同嗎。不過，儒家主張禮樂刑政，是向前的、進步的。老子則是主張反對禮樂刑政，是向後的、退步的。老子主張「無爲自然」，「歸眞返樸」，自然就可以國治民安。他這種思想也非憑空幻想出來的，因在黃帝至堯舜一段時期，小國寡氏，人民愚昧無知，國家社會情況，卻和他的想像差不多。一種思想是否正確，一定要經過長期考驗，未經過考驗正確，那是不足相信的。老子這種思想，自經過西漢前期文景之治的考驗，卻使人們相信的。

西漢蕭何死，曹參繼任丞相，他是一篤信黃老

學說的政治家，自接任後，就依老子政治哲學，實行無為自然，慈儉不為天下先的政治哲學，所謂「無為」，並非專喝酒裝懶什麼事也不做之意，乃是平時把一切該做之事都做了，故曰「無為而無不為」，也即孔子「凡事預則立」。後來繼曹參為丞相的，是陳平，也是黃老信徒。還有文帝的竇皇后，更是黃老的提倡者，前後兩丞及皇后皆篤信黃老，皇帝焉能不信。老皇帝、皇后既信黃老，小皇帝景帝怎能不信，以故造成六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盛世。篤信黃老的皇帝，除漢文帝景帝外，到清代又有康熙皇帝也與文帝一樣，故造成康熙盛世。文帝之事讀歷史者皆知之，而康熙之篤信黃老，卻不大為世所知。據康熙帝在一部「御製道德經講義序」所寫，他說：「朕久欲效黃帝故事，訪道崆峒，今得此項講義，崆峒之言，悉在是矣。……其言洞澈秘義昭融。見之者如仰日月於中天，悟之者，如探寶珠於滄海，因此特命浸梓，用廣流傳。凡宗室皇冑，暨文武臣工，均皆勤讀。果能勤誠修習，獲最後福田，永臻快樂。……」有清一代，以康雍乾為最盛，而康熙實為盛中之聖，故其死後諡為「聖祖」。過去只知他信奉孔釋二氏，今始知其更篤信黃老，康熙朝之所以較開明，國治民富，黃老之學必然幫助很大。

歷代學者，對老子一書批評甚多，可以說褒貶參半。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指責老子思想屬陰、堅忍、有殺機。曾國藩說：「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子序不愧」（國藩日記品藻）。清魏源云：「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儒者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為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是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質，而勢亦有所必至也」。至鵬基曰：「此言老學之體用，純主乎陰，其弊所及，釀成殺機」。再證以中韓之學，來自老子，故申韓學之弊，也應由老子承擔。

註「喝酒裝懶」：據說曹參繼蕭何為相後，先把好好出風頭的官吏免職，換用一些樸實認眞做事的人，他自己則每日飲酒，無所事事。有人想勸他做點事，他等那人來時，就請他喝酒，那人正想說話時，便敬上一杯，直至把那人灌醉。那人終沒有說話的機會。丞相府的後園，靠近府吏宿舍，有的府吏常常喝酒、呼叫，乃至歌唱，以至鬧得全宿舍，皆不得安寧。因此好靜的府吏心生一計，就請丞相去遊園，讓他知道宿舍吵雜聲音，加以制止。殊不知曹丞相反在園中擺起酒來，一樣的呼叫、歌唱，竟同隔鄰府吏相應答。這一段文字，是史學者編著的正史，並非什麼演義，卻很難使讀者相信眞事。曹參學黃老於膠西蓋公，他把蓋公延聘到家中常期學習的，故曹參對黃老的研究，當然是很深刻。我們愈了解曹參對黃老的研究愈深刻，而愈覺上述故事，愈不合事實。老子主張「柔能勝剛」、「為而不有」、「無為而無不為」。這也可說，即老子的「陰」的一面，所以太史公把老子列於法家之流。曹參既深通老子之學，生活怎會那樣頹廢，怎會成為賢相？會造成「文景之治」豈非太不合邏輯。

變形蟲

林定

毛澤東與周恩來一生狼狽為奸，罪惡盈貫，眞眞正正的中國人都不會對他們懷有好感。不過，兩相比較，筆者對毛澤東倒有一絲敬意，這就是他絕對不放過左搖右擺的投機臭知識分子，儘管他們對他本人歌功頌德，或對共產黨搖尾乞憐、塗脂抹粉，到頭來，他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毛澤東這點性格，頗令人欣賞。野史記載金兀朮捉到岳家軍，反而尊敬地放了，可是一抓到秦檜爪牙，非打得死去活來不可。金兀朮與毛澤東，固是歷史罪人，但他們這一共通之點，實大快人心。

毛澤東在鳴放運動中，把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以及大大小小早年曾為共產黨搖旗吶喊、推波助瀾的「民主人士」一一打成右派，押往勞改場折磨，實已厚待了他們。這些無恥軟骨傢伙，縱使毛澤東手下留情不宰掉他們，老天也不放過，試看有那一個「民主人士」，能在大陸安享晚年！

香港的新「民主人士」太幸運了，毛澤東管不了他們，使得他們狂妄地亂吹法螺。這些比軟骨動物還低等的軟體動物，其轉變之速，變形蟲也瞠乎其後。周恩來死後，他們披蔴帶孝，稱他為「仁心厚道，恩惠德澤」、「平凡的偉人」、「由共產黨人轉化為中國人」。由於他們視周恩來為再生父母，所以對周恩來衣鉢傳人鄧小平寄以無限希望，恍惚矮鄧是他們的繼父，沒有矮鄧，他們便活不下去。可是，事與願違，突然跑出一匹冷馬華國鋒，他們心裏明白華國鋒是文革集團人馬，但死雞撑飯蓋，強把華國鋒說是中間派人馬，好讓他們能夠繼續為「穩健派」吹噓。或許他們自命慣為「中立」人士，以為老華也像他們一樣無恥，在兩派中看風駛艃，左搖右擺。因此，有一時期，他們筆下，把老華說成了鄧小平的化身，堅信將來還是鄧小平的天下。「四五」天安門暴動，敲碎他們擁周捧鄧的美夢，鄧小平如假包換變成懷仁堂的垃圾，他們便馬上轉向，改向毛江頌揚去了。

鄧小平「代總理」期間，此間中立主筆，把鄧小平捧上了天，猶之乎沒有鄧小平，就沒有「現代化中國」，然而當他失勢的今日，主筆又落井下石：「犧牲鄧小平一個人而全國維持穩定，則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當周鄧意氣風發時期，主筆把文革集團罵個狗血淋頭，可是現在輪到毛江意氣風發，主筆又馬上把筆鋒一轉，吹捧華國鋒：「如果他能維持中國局面的穩定平靜，促進生產，那麼對中國國家人民有好處，香港人也是歡迎的。」

主筆的人生態度，使筆者懂得在香港撈世界，一定要識時務，變得快，好世界，死牛一便頸，終於乞食，信然！

記住「有一天」的勝利

柳以青

「祂必保守」的作者，在提出了基督徒要到大陸傳教的「四個條件」的預備後，接下來又以一專題，專門討論「基督徒的見證與共產思想」，在其中，該書作者又發揮了三點值得注意之點。

這篇文字也願就該書作者提出的三點加以論列。因此，這起碼是該書作者的一個小小的總結，因為他說：「到中國大陸作見證的基督徒，如果能徹底了解與共產黨員的思想形態和思想重點，會幫助他知道用什麼方法向他們作見證。」

這種「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想法卻是不錯的。不過，我覺得還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與分析，從現象深入到本質。

太遙遠了，太遙遠了

該書作者指出的第一點是：「首先，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十分實際的，他們不會採納任何對羣眾沒有實用價值的理論。」然後，為了支持他的這肯定，就寫出了一件廣播的說辭稱：「一九七〇年，有人在『上海電台』引用毛澤東早期說過的一段話：『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起。』」

接着，該書作者說：「只強調個人得救，忽略羣眾需要那樣的基督教信仰，是引不起共黨青年的興趣的。準備作見證的基督徒必須積極地去滿足社會的需要，因過度強調個人得救對羣眾缺乏關懷所產生的自私和個人主義，都會防礙他們考慮接受基督。

「很多共產黨員都不明白為什麼基督徒看來這樣的自私，他們指出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國家，不會任由人民選擇到薪俸優厚的地方去工作，一九六九年夏天，『南昌電台』發表的『五好』，其中包括了『好好地活學毛澤東思想和鬪私』，共產黨中人看到基督徒醫生都聚居於郊外高尚住宅區，忽略了農村或工廠的人；或看到基督徒教師拒絕在偏僻地區和所謂『下等人家』居住地區任教，他們有什麼感想呢？……誠然，有很多資歷很高的基督徒醫生、教師、工程師，放棄優厚的薪酬，去幫助那些有極大需要的人，而那些不需政府強迫就自願犧牲自己利益為他人服務，表明他們對別人的愛心的人，可能是共產黨員肯聽信的人。但可悲的是只有少數的基督徒專業人員真正為社會的需要而獻身，捨棄個人的利益。大多數人若被剝奪了自由，被國家強迫去需要最迫切而不是薪金最優厚地方工作，一定會極力提出強烈抗議，我並不是提議基督教亦設立管制系統去限制個人自由，不過神有時會召呼信徒選擇艱苦的職位。」

事實上，該書的作者，在這一大段的描述中，把共產國家的「強迫性」與基督徒見證的「自由性」，有些文字表達上的混淆。同時，原本是談「現實性」的，到後來又談「非現實性」的。假如讀者們沒有一個清晰的分析能力，那就眞不知該書作者眞的要表達什麼了。最嚴重的是他把他所生活的社會，與他所了解的共產社會做了某種程度的類比。

我贊同該書作者的主旨，所有生活地自由地區的基督徒們，該是以「神的呼召」而「自由、自動、自發」地去為他們所生存的自由社會中貧苦的人服務，以做見證。同時，即使是他們實際的生活中是「位尊薪高」，仍然可以大量捐輸，以支持和服務那些他們最需要服務的人；同時，更應該對他們所生活的自由社會政府，建議多做社會福利的政策與制度等。

可是，我卻認為該書作者所形容的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所統治的共產社會，其了解的程度太淺薄、太「一廂情願」化。或許這就是外國人與中國人不同的了解所致。

這裏，我試圖分析一下：

該書作者所引用的「上海電台」廣播，其實並不是什麼「孤證」，在中共所倡導的「上山下鄉」的政策以來，無論電台、電視、電影以及所有的文字傳播工具，都是在強調着：知青上山下鄉的「革命性行為」呢！

但是，我卻在懷疑着，該書作者對中國大陸的這一「上山下鄉」政策的了解上有問題。實質上，對這一政策的評論與分析，已經是汗牛充棟了。相信該書作者只是囿於中國文字的表面意義了，這卻誤解的太深了。我無法在這裏為之闡明。

其次，該書作者又用了「南昌電台」的「五好」的「讚辭」中的一句話稱：「好好地活學毛澤東思想和鬪私」。相信該書作者並沒有了解到所謂「毛澤東思想」是什麼？同時，又什麼又要「好好地活學」以及「鬪私」的內涵又是什麼？

因此，我覺得這位身為外籍的傳教士「心」眞「有餘」，而「力」——了

解、認知、分析中共大陸的——確實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不足」。那恐怕我該是用相隔地太「遙、遠」、「遙、遠」了。

也就是爲此，該書作者在這第一個原則後總結的說：「他們便不會受到下面的非議：『基督教十分好，但在亞洲卻行不通，因爲它表現的犧牲精神仍感不足。』事實上，在我的了解上並不是如此。我以爲：西方的教會中人，太不了解亞洲和亞洲人了。」如果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我以爲：教會中的某些人士們，既不了解中國共產黨，更不了解被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老百姓了。

上、中、下三策的預備

或許在目前，自由地區生活的基督徒，已經知道了中國大陸的中國老百姓所眞正需要的是什麽。也就爲此在全世界，特別是亞洲的基督徒們就着重了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傳到大陸上去。

站在基督教廣傳福音於普世的使命，卻是義不容辭的。問題是如何去做。

也就是爲此，「祂必保守」一書的作者，在最後提出了這方面的意見。

首先，他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今日，中國教會必須顯明永生的意義，顯明愛是可以實行出來的。教會能否繼續存在，完全視乎留下來的信徒信心的力量，我們無法估計『隱藏的教會』的大小，未經可靠調查證明的誇大的報導只會帶來不良後果，不過現在仍有基督徒秘密舉行小組形式的祈禱會和崇拜，則毫無疑問。雖然過去十年間，從中國大陸逃亡出來的基督徒爲數甚少，但已足以顯示教會仍然在中國存在，這一小撮逃出來的信徒提及共產主義社會中仍有青年人相信基督，其中有些甚至冒險與其他的基督徒聚會交通。……但並不等於說共產政府對那些以小組爲單位在各人家中秘密聚會的使徒放鬆了，因爲任何在受嚴密控制的官方教會以外的基督教活動都是被禁止的。……」

接着，該書作者提出了下面的意見：

「有人或許會問，身在中國以外的信徒，怎樣能爲中國信徒盡上一點力量呢？較早時在中國有一個牧師的遺孀（她曾因不斷探望仍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和給它們鼓勵而屢遭監禁），寫信給國外信徒，迫切地要求他們繼續爲中國教會禱告。世界各地基督的肢體應爲中國受苦的信徒分擔他們的重擔，雖然我們知道他們的消息不多，我們應設法使中國大陸的信徒知道我們沒有遺忘他們。信徒亦應成立一些小組去研究中國社會的情況，及祈求神藉着信徒的生活、見證，使基督的福音可以在中國廣博。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孤立的，基督教的信息仍然可以藉着廣播傳到中國大陸的家庭中，編排福音節目的人，負起了十分重要的任務，能夠運用世界上四份一人口所用的語言的中國信徒，應該從事研究和創作播音劇本，並且有充分的準備和帶着愛心、關懷去做，又用聖靈的智慧和能力把信息傳揚出去。

「中國有很多人渴慕着神的話語，『文革』後得以保存下來的少量聖經是他們渴望得到的，據說他們把聖經每一本書撕下來輪流傳閱與抄寫，而今日的中文聖經譯本，實有大事修改的必要，現在有數組人（包括「讀經會」在內），已着手把聖經重新翻譯一遍，用新簡體字寫的新約，經已面世，據說有人已把這些新版新約聖經帶進中國大陸去，他們更預備了一大批這些聖經，準備有一天聖經獲准在中國大陸流通時，能大量的帶進去。

「我們同時需要一些明瞭今日的文化背境（景？）的中國基督徒，著書爲中國人介紹基督的信息，因爲由外文翻譯的書或西教士的著作，大概不可能獲接納，介紹基督教的刊物，現在就應印備好，以便在適當時機來臨時，可以立刻採用。

亞洲的信徒應該懂得怎樣跟他們講述福音的信息，有負擔的人可以盡他們一份責任，打破彼此之間因偏見而做成的隔膜。」

最後，該書作者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有些國家的青年人已深受來自中國的報導影響，亞洲其他的地區亦行可能有一天在共產黨或其他敵視基督教政府統治之下。所以教會必須從中國基督徒身上學到一些教訓，基督徒應要知道怎樣回答有關他們心中的盼望的問題，各國的教會亦應該在任何政治局勢下，甚至不惜採用別的形式和方法去繼續爲基督作見證。基督要信徒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的呼召，臨到每一個世代的人，教會不能用政治局勢的改變的藉口，去推卸它的責任。」

前面的幾段，還可以解釋成某些基督教人士們的傳播福音的關心。最後一段卻有些「失敗主義」者心理在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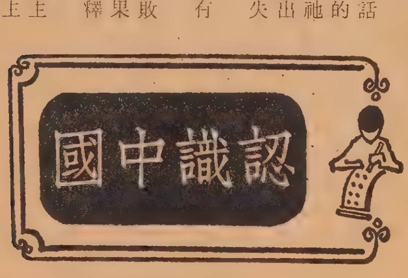
「亞洲其他地區」的「有一天」如何如何，爲我的了解不是這「有一天」的問題的「事實」，而是何以會有「有一天」的原因。

假如我們能把這些原因一一地分析與面對的話，應該知道的是：「有一天」所有共產主義統治的地區都會去掉鐵幕，解開枷鎖的。因爲，依照「祂必保守」的作者所做的對大陸上的分析，已經看出了很多徵兆了。但是，何以該書作者竟轉出了「失敗主義」者的論調？

我所擔心的是：基督教一向的精神本質是沒有「失敗主義」的色彩的。

看，基督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能說他失敗了嗎？基督沒有這樣想過，基督徒能如此想嗎？果如此，復活節的意義在基督徒心目中該是如何解釋呢！

希望這「有一天」的問題，不要淪於「失敗主義」者的情緒吧！而該是基督從死中復活的勝利主義！



有所不談集

讀副刊

丁冬

曾經聽人說過，報紙裏設有副刊，只是中文報的規矩，外文報是沒有的。即以本港的兩份洋文報，也沒有副刊，有的只是星期專欄之類，由專家執筆報導一些專門性問題，例如婦女版、時裝、香港掌故等。台灣來的中文報紙亦設有副刊，比如中央日報的「中副」就是，但中副每天僅得一全版，在一份出紙七八紙的報紙裏佔的比例不算大。

有「副刊」，自應先有正刊（此名辭乃自家創製，以別於副刊言，下仿此），正如紅樓夢裏警幻仙子離恨天中所藏之美人畫冊，有正冊始有副冊，無正則副亦不立。所謂正刊，是指報導世界新聞與社會大事的幾版新聞版言。辦報的宗旨就是要向讀者報導新聞消息，副刊的創設應屬次要，或是聊備一格的。可是，就平日涉獵眾多報紙所得的印象，事實上並非如此。

除開那些專門報導娛樂界人士身邊瑣事的刊物不算，符合「新聞紙」定義的報紙，其中以正刊副刊平分版數的，比比皆是。至於以本屬「附庸」地位的副刊版提升為「大國」，而以新聞報導退居次要，視作可有可無的，也為數不少。即此可見，部分讀者每天讀報的眞正興趣所在。

就副刊論副刊，成功的副刊比失敗的好，這是不用說的。但辦得成功的報紙，究竟是依靠副刊還是正刊，抑或是兩者都需要，缺一不可的？筆者一直留心這問題，但找不到滿意的解答。就以一家「歷史大報甲」說，它每天出紙五六張，論新聞自然可說網羅周備，但它的副刊是最欠精采的。它每天銷紙量，就報社的規模格局言，是絕對不夠理想的，但每月居然養活五百多員工，且還有不少的進帳。有心水淸的人為它打過這樣的算盤說，社長的心

但這種不長進的想法，是否對它名下的常年廣告客戶有影響？怎樣居間調節，中間落墨，使銷紙恰到好處？這才是辦報學上的秘密。

另一家歷史大報乙，它的作風恰與甲報相反。每個星期它總沒忘記在報上撥畫一大篇幅，向讀者（特別是廣告戶）報告：銷路不斷上升。然則上面甲報「多銷一份即多賠白報紙一份」的定算，何以對乙報不適用？抑或是直線上升的數字內有玄虛？此中奧妙也不是局外人所能瞭解的。然於此亦可畧見，報紙辦得成功的定義，究竟是指說賺錢多，或只求銷數多，又或者二者都不重要，只求得到讀者的欽仰崇敬，又或者此三者的比重如何安排？……總之是見人見智，莫衷一是，只好暫時打住。

讀報紙的人很少不順便瀏覽一下副刊的。讀新聞與讀副刊是兩種不同的心情。譬諸上菜館，副刊是先行的兩盤熱葷或後至的一二道甜品。正刊則是中間的幾道「正菜」。即使只講究正菜的人，亦不會放過頭盤的。總之二者各有性質，無從比較的。就筆者每日閱報之多之雜，可說得是不捐細流，是喫口不擇味的老饕，上至大酒家的漢滿全席，下至街頭的臭豆腐檔，都認為可以一嘗，且以為各有千秋。有時甚至不惜多方鑽求門路，以在陋巷橫街得喫野味為一大樂事。慢慢地開始懂得，那一種好菜式要在什麼地方才可以吃得到；或告訴同道中人，某某菜館莫讓它輝煌門面嚇倒，其實是中看不中吃的。又或者說，某某字號的大排檔，它的貨式近來的新鮮，或厨師，手藝走下坡了。

上面說讀新聞與讀副刊是兩種心情。憑前者，至少可以掌握一點客觀知識。讀後者可不一定如此，許多時候是一無所得的，或所得不償失的（所失去的是精神與時間）。讀副刊的心情大抵是「無所為而為」的，常常抱着一絲「姑且看看它今天要說點什麼」的閒適，與一般人開卷時的凝重心情是兩樣的。這又好比在街頭上小食，不外稍求口舌上的短暫刺激，沒想到爭取營養的問題來。以下是筆者這個老饕自以為是的一點知味經過。

照個人平素讀過的副刊，內容即使五花八門，歸納起來不外以下幾類。先說有關政治與人物的分析文章，它又可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依據堅強的政治文化意識而立說的，另一派是左右搖擺，專門遷就現實，也不住瞧瞧讀者意向的。這兩類文章分清涇渭，一望而知，正如甜酸食物無可假借的。此外又有一種可稱之為政治掌故，所記述的事實，一時眞偽雜揉，爬梳不易。例如最近老周死了，有些文人立刻追記他與死人生前的恩怨如何。筆者頗得小友告訴，他在一廉價公共食堂吃飯的遭遇，企堂端上來的一道菜式，名目上是「炸斑塊」，吃在口裏其實是油炸魚皮。眞偽雜揉如「老周掌故」的文章，正就是這類菜式。

次言小說。筆者雖屬老饕，但對現代愛情小說胃納較弱。有關歷史小說一項，許多年前拜讀過以翻案為目的之「潘金蓮」，大歎得未曾有，如嚼橄

同」談

本期是復活假期之前的小淡期，除開「大白鯊」、「少林寺十八銅人」映期直落之外，不少戲院都映舊片，其中有兩部收得的新片，一是李翰祥導演的「洞房艷史」，另一部是意大利色情電影「床上發電機」。這兩部電影，除了有些暴露之外，因為不過份渲染變態心理，而且側重取喜劇效果，雖然是商業噱頭電影，尚不致太過份，至少沒有用犯罪行為去找尋不正當娛樂的意圖。

李翰祥導演的「洞房艷史」完全回轉到李氏幾年前的騙術喜劇風格，除了些少暴露之外，並沒有什麼不健康的意識。但正片前的短片「一個新星的誕生」卻是眞正販賣色情變態的一小段，筆者由附加的短片看到正片，引起不少感觸，好像看到個電影匠人在

李氏為了怕觀眾失望，於是只得特別炮製一段短片來滿足一班好此道的觀眾，然後拍一部諷刺喜劇。由這部電影，可以看出，李氏是有意從風月片中掙扎出來的，筆者僅衷心期望他能掙扎出來，即使不必每部片子都有藝術性，但也不必非依靠骯髒的噱頭生存不

格局之作。作者既宜入拔舌地獄，或被罰治煉成，就刺激言刺激，這種東西是有一定的醒胃作用。嗜吃辣椒的人，雖臉上長暗瘡亦在所不計了。至於武俠小說，當推武俠盟主之作。深求老盟主作品，表面上據說是要發揚忠義，骨子裏的精神，可用「玄虛而蕩，情識而肆」八個字概括。因爲能肆而蕩，雖言忠義而實超忠義，終而入於呵佛斥祖，貶聖毀賢的玩世地步。所以有人爲此而留連忘返，視之爲甘醪醇酒，要長留醉鄉了。

又次說雜文，一般人所謂專欄，就指這類文章，以其有特定篇幅，每日見報故，此所謂「專」。這派文章頗有無所不談，無事不評，論盡天下的狂氣霸氣樣子。作者男性女性都有。編輯先生大抵皆有「慕名」美德，凡在社會上鬧過風頭的，不論文字水準如何，都請求主持專欄。於是乎人以文傳，文以人揚。男作者擺出個「萬事曉」的模樣，有時候確然叫讀者不好受，但卻又不得不佩服他們上天下地抓題材的苦心，對他們前後牴牾，不一致的言論態度，也就原諒了。講到閨秀派文章更爲別緻，可分二大類：一類是專門要跟自己過不去，盡量擴大描寫臉上的雀斑、皺紋，務求把自己寫成個使男士遠遠避開的醜八怪——骨子裏其實全不是那回事。另一類卻是反過來，整天對鏡化粧，把自己粧點成量大、高貴、嬌弱、柔媚；自己明明是有丈夫放在家裏的，卻又說成個深閨少女模樣，甚而當着自己男人面前回憶與前度戀人的羅曼史。等到手邊的題材寫得七七八八了，又索性寫到自己的潔白無汗毛的身體來……。這兩類都是引人入勝的妙文，好比街頭上賣的棉花糖，一小匙的白糖居然幻化成大堆棉花似的，好教小孩子驚喜。

最後是怪論。這種文章活像一杯啤酒，有人說它清涼，酒客嫌它不夠癮。表面上凡事都可入文，但千言萬語都切不可認眞，所謂「正言若反」就是。漢朝的東方朔，滑稽一世固無不可，偶或一次循規蹈矩，卻又轉成迂拘可笑。這是怪論文章的極限處。啤酒多喝了要拉肚子，怪論多讀了使人輕薄，如薛寶釵之罵林丫頭爲「嚼舌鬼」。

有人問曰，爲何不一說小品文，散文？對曰，讀報老饕從不知何謂小品文或散文，只好欠奉了。

「史」與「床上發電機」

林巽

里鏡」，另一個是「袋中人」然後兩個故事中加插兩個女騙子，將兩個故事編織上一點連貫的情節，那連貫的性質是一個「騙」字。千里鏡是一個青年舉人憑着一具來自西洋的望遠鏡，望到對面庭院的一個官家的千金小姐，驚爲天人，乃托媒說親，這位準女婿，又從望遠鏡中看到有兩個小寡婦色誘官老爺，乃將私事通過媒婆告訴他的女兒，女兒假說夢亡母怨父行爲不檢，官老爺信以爲眞，及到女兒又說亡母答應她與青年舉人的婚事，官老爺也答應了，後來女兒出嫁與官老爺娶繼室一同舉行，新娘小寡婦在房中被偷龍轉鳳變成八十老太婆。「袋中人」卻說一個打勝仗的將軍，擄了當地民女，押解到另一個城鎮，用布袋裝着出賣，一位青年購到了一個六十四歲的老婆婆，老婆婆的外孫女卻被一個六十五歲的老頭購得，老外婆乃將自己的郎君讓給外孫女，打發他兩個青年人先行逃走，自己留下來應付那個老頭子，而「千里鏡中」的兩個行騙的小寡婦，也在這個「袋中人」的老頭子的回憶中，勾起一段被騙的往事。

「千里鏡」故事通過官老爺的表面扮裝得道貌岸然，骨子裏是個老淫蟲，這段故事對僞君子面相有深刻的諷刺，但並不用李翰祥過去拍通姦行爲來表現。「袋中人」是一

叫的形式，可也拍出喜劇的戲味來。

「洞房艷史」純粹是李翰祥式遊戲文章，並沒有什麼深刻內涵可言，就算有此淡淡的言之有物的東西，放在今日也沒有什麼積極意義。至於該片的說故事技巧，仍然保持着李翰祥過去的拍騙術片的說故事水準。從觀眾反應看來，喜劇效果是不錯的。

「床上發電機」是一齣色情幻想喜劇，這部電影故事，假設公元二千年，地球上的天然能源已經枯竭，人類生活，不得已回復到古代的馬車，蠟燭及人力車的時代，但許多科學家，仍然不斷研究發掘新的能源的方法。於是有一位科學家賓拉，發現一對男女每一次性交，可以產生三百度電力，如果能將它儲入電池箱，可以使人類恢復電力文明時代的世紀。電影就藉着科學試驗這個大題目及製作電能的題目來賣弄男女性交，又藉着科學鑑定方法，檢定一個年輕的酒店經理及一個家庭主婦是產生電源的一型造愛者，科學家與醫學專家，乃不惜將他們弄傷，送進醫院成爲隔床的留醫者，一面在藥物中混入春藥，製造機會，讓他們造愛，利用那由造愛儲存的電力，居然能使整整一條馬路的電燈大放光明，後來這對男女，又給共產國家的特務捉去，迫他們在火車中作造愛試驗，而他們的造愛產生的電力，竟能使火車開行。觀眾看這部匪夷所思的幻想電影時，完全明白電影匠人的用心，只是爲了販賣色情噱頭而拍的商業電影。它與過去所流行的色情電影不同的地方是不強調，由於變態心理的催迫作用而去求發洩，也不過份賣弄過去那些合法小電影的意淫手法及造作的性愛描寫，看來尚不感到噁心，喜劇效果也不錯，即使如此，它本質仍然是色情電影，在觀眾的笑聲背後，仍然是一個不愉快的時代，因爲電影中的時代的倫理生活形式是破碎而不是完整的。

從「洞房艷史」與「床上發電機」可以反映出今日某些有良知的藝術匠人的彷徨與迷信，他們彷徨的是拍販賣色情變態電影是違反良心的。他們迷信的是以爲唯有拍色情電影才有賣座的把握。於是在無可奈何下，只得賣一條妥協的路，那就是販賣色情而盡量避免變態，避免色情加暴力而兇殺的玩意。不過筆者還希望這些有良知的編導，最好能從這一點良知的起點，從頭來過，不必迷信色情噱頭才是萬靈妙藥，即使信心不足，寧可拍戰爭片與災難片至少比色情變態兇殺恐怖電影是健康得多。

近三個月來，本港重映好幾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舊片，票房紀錄並不比流行的色情電影差，由此可見觀眾看電影，口味是時時變換的，他們有時也去看色情片，那不能說他們所喜歡的只是這類電影，抱着唯色情片才能收得的迷信心理的匠人，只是證明自己缺乏用正常手段取得觀眾信心而已。



麥肯諾

向晚

麥肯諾是美國富蘭克・布克曼博士主持世界道德重整的中心之一。它位於北美密歇根大湖中的一個小島。這個島，原爲印第安人所居，因這島形像一個烏龜，頭部向東北，尾部向西南。印第安人稱龜叫做**Mackinac**，故後來美國人就稱它爲麥肯諾。道德重整中心，即設於龜的尾部杉樹角，因地方較爲平坦。

這個島不僅像仙境也是一個聖地。一晚，我從底特律飛機場乘一架邊區小飛機至吉包干機場，乘客不足二十人，下機後，乘客轉瞬皆被接走了，但接我的朋友卻未到。承機場職員好意，替我叫了一輛的士，先到吉包干小鎮找旅館，繞了幾個圈，皆找不到空房，於是聽從司機建議，乃逕往麥肯諾鎮。至則見有一旅館燈火通明，便開門進入，但等了許久，總不見店主來，於是司機又替我繞圈子找空房，但各旅館皆客滿，不得已又回原處，我給他小賬，他竟不肯接受，我只好在原旅館廳房沙發上休息，不料一合眼，竟睡着了，約數小時後睜眼一看，天大亮了，仍不見有人下樓。我在大廳高聲喊叫，也不見回響。

我想，我決不可以佔霸王店呀，但不見人來，我也只好提上行李向目的地碼頭行，不久，有一像水手模樣的青年，笑哈哈的迎來，我遂跟他上渡輪。在輪上他告我他的家世、姓名及過去的經歷，他叫傑克，從他的談吐、行動，很像我中國北方的農人，忠厚樸實，決不像所傳說的美國時代青年。

我到了島上碼頭，本在等候腳夫提行李，但張望了許久不見人影，這時卻由原輪乘客中，有一人向我打招呼，問我是否要到**MRA**？我具實以告，他便替我提行李。到了招待處，我還在登記，預備付給他小賬。不料，忽不見那個人。我問招待處，是否你們的工人？回答不是。這教我大吃一驚，社會上竟有這樣只予而不取的人。他名叫喬治，住麥肯諾鎮，每早必到島上散步。布克曼思想，不僅影響了島上居民，也遠播到附近數十里外各層階級。

我登岸後，先做深呼吸，放眼四觀，第一個印象，像是一個仙境。全島不是綠樹，便是紅花，兩層高的樓房，所有建築物，大半用杉木建造，如道德重整大禮堂甚至連樹皮也不刮掉，以保持其天然美。除一座小糖廠外，不再見工廠，一個警察派出所，一個防消局，然這只是照例的設備，常年不見出勤，因爲無盜、無火災。一家小電影院，也等於虛設。臨近碼頭有幾家商店，就是自理，顧客照價放下錢取貨，從未聞「高買」這一名詞，故每一商店店員往往只是一人照顧便得。交通不是步行，就是靠腳踏車，最闊氣的，不過乘馬車而已。車伕很威風，倒像中古爵士，戴高帽，穿紅色上裝，足着高筒皮靴，口還銜大雪茄，你能說不像爵士嗎。因這島禁止汽車行駛，故非常寂靜，空氣當然新鮮，在這島上住，頭皮不癢，襯衫不必天天更換。

全島人口，共約三萬人，面積約與香港島不相上下。島上最大機構，一是州長別墅，位於最高處；另一就是道德重整中心，位於西部杉樹角。

杉樹角頗像印度阿須藍，前者領導人是聖雄甘地，後者則是布克曼博士。甘地的中心思想是佛教修正派，布克曼中心思想，則是基督教修正派。因爲他二人只各取佛教或基督教的思想精華，而揚棄其不必要的外貌。前者每日早晚舉行早禱、晚禱，後者每日則舉行早會、午會、晚會。早會主要是交換靈感，午會主要是世界情勢報告，晚會是演戲、歌劇，也有報告，無論戲劇、電影、歌劇的內容，皆是在說明四大道德標準的必要。無論何種會，每告一段落，必作樂、歌唱。由於社會環境不同，前者物質生活比較清苦，後者則較富裕。前者實行獨身生活，後者亦然，惟另外住旅館者例外。前者離笆多，後者也同。前者尚勞動，後者也要下廚房、端盤子。曾聖提說甘地思想像孔子的修齊治平，我認爲布克曼也是一樣，最終目的，是世界大同。

兩個小人物的故事

霍雲霄

一間小機構的老出納逝世了，享年七十二歲，他已經在這家機構工作了四十多年，老板一家大小平時都叫他伯伯，因爲他從老板的父親一代就在那裏服務的。在他生病的日子，老板與家人每天都到醫院去看他。

他很少說話，生活儉樸，朋友以爲他死後也許有什麼可以幫忙的，但

管區將財物帶到重慶，因爲一路上在吃住方面都扮裝得很寒酸，所以在兵荒馬亂中沒有壞人向他身上打主意。在四不管區，看到有人被洗刼得很慘，而他卻安然無恙。不過如果他不是忠心的，到了重慶，虛報被洗刼了，老板是會相信他的，只看這一點，就可見到這平凡的人是有高貴氣質的。

的日子，一生積蓄，還是在一次火燒木屋區時完全被燒掉了。

從氣質方面看，我想那個老出納與那個老女傭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所接受的教育與際遇而已。這種氣質的弱點，是缺乏獨立精神，他的忠心，必須依附一個主人才能做出一定的成績來。如果沒有使他發揮忠心的對象，他的一生便難得有更大的成就。

缺乏獨立自主，也可說是人的惰性之日，那惰性並不是不想工作，而

葉劍英厄運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自一月十五日參加周恩來追悼會，一月十八日會見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後，即未再露面。

據二月廿三日東京外電引述日本共同社報導，北平清華大學的大字報說：「黨和軍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曾在軍方去年舉行的

老板因此更感激他，在他剛到的日子，老板時時慨嘆說：在現實世界，這種人才是難找了。

幾個年輕的同事，談起這位伯伯，都認為他如果自己出來做老板，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的，可惜他做事太過謹慎了。謹慎的人最大弱點是缺乏冒險進取的精神，不敢作不把握的競爭，可是世界上的事，在沒有完全知道結果以前，沒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要是有人認為他做的事有百分之百把握，這個人一定尚未成熟。在變動迅速的時代，多少事都避免不了有突然而來的因素介入而起意料不到的變化的。

謹愼的人長處只是一個「守」字，他在平靜的日子，會用很多敏感與疑慮來保持既有成就。做了不少防患未然的工作，不會使原有的局面出岔子，因為他擅於保守，缺乏進取，他一生也不會有什麼大成就，永遠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發展。成功微小，失敗當然也很少。

幾個年輕的同事，對這位伯伯是尊敬的，但並不想學他，老板也不會學他，也許老板不會學他，才需要他這種人才來輔助自己，那就是因為他只是一個盡職守的人，而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他的一生，只生活在一個小圈子中，他害怕風險，害怕一切自己不了解的東西，因為不了解，所以才不信任，一生便不能越出那個不了解的界線，然而他所執有的卻是那麼渺小，他雖然成功地執有，也不算得什麼。

他生前的日子時時對人誇嘴的是香港淪陷前，及早將老板的父親的營業結束，成功的將現金換成美鈔、黃金，成功的由陸路經過淪陷區，四不

富有的家工作了四十多年，主人死後，兒子敗家，她老到沒法工作了，只得在街上行乞，默默等死，據說這個人一生虔敬，從青年當女傭止，每星期都要去黃大仙上香兩次，她在最後

這種人要是自早年他就被迫去接受風險，他的成就可能會更大的。

胡鬧‧辱國

鐵嶺遺民

自從政府播遷台灣，因為地方小，用人也少，許多在大陸作過官，有大本領的人，到台灣都閒起來，偏偏這種人又不用忙於衣食，多數是「民意代表」，有乾薪可拿，而無公可辦，少數未當上「民意代表」的，但若非宦囊充裕，便也有辦法搞一個什麼「參議」，「顧問」之類，每月生活也十分安定。人到了光拿錢不作事，在我輩每日至少工作十六小時的人看來，眞是陸地神仙，不知幾生修到。

但這些先生們過去當官當慣了，一旦無公可辦，無衙門可居，便覺得活不下去，於是就千方百計打主意，還要過一過官癮。最普遍的現象是組織社團自為之長，有本領的更乾脆創一個「宗教」，此種例子舉也舉不完，最使人難忘的是早兩年忽然發現中央日報刊出啓事，有些報紙發表新聞，一個名為「鬼谷子學會」成立，發起人列名居然有曾任省主席，部長的人，這個學會的主持人陳某，自稱是「鬼谷仙師」七十七代傳人，為了闡揚「鬼學」，寫了好幾本「鬼書」，據說都是「鬼谷仙師」思想精髓，但其中有一本「三十六計」，卻是亡友張贛萍與在美朋友馬森亮二人合撰，萬人雜誌社出版，卻被陳掌門人攘去換了己名出版，且稱為「鬼谷仙師思想精髓」，如果此說眞實，則鬼學傳人應當是張馬二兒，還輪不到這位傳人，更荒唐的是這位陳「掌門人」把歷代賢相名儒皆拉進「鬼派」，成為鬼學歷代掌門人，如蕭何、張良、諸葛武侯，一直到劉伯溫，但是，仔細算算，他還是湊不夠七十五（一共七十七應減去「鬼谷仙師」與他本人）

這位陳掌門人作風雖然胡鬧，但對社會還不見有多大害處，有些更有大本領的人，為了促進「國民外交」，搞出來的名堂嚴重損害了國家威信，不能不提出談談。

話說有一位陶立委，自組了一個「中印友好協會」，當然由他任理事長，經常在台北作國民活動。但印度方面並無任何反應，事實上自政府遷至台灣後，除共產集團外，對我國最敵視的便是印度，可說朝野一致，當毛軍攻進中印未定界，俘虜印度一個旅的時候，正值聯合國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投票，印度仍然投毛幫的票。

但陶立委組織中印友好協會還不算，元月二十六日又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舉行「印度國慶暨中印友誼紀念第六次大會」，大會並通過上嚴總統暨印度總統阿邁德致敬電。看了這則消息，覺得不能不提出談談，首先我們要問陶立委，像這類活動在印度有無舉行過，其次，印度人有沒有打電報向我們元首致敬過。陶立委以「國會議員」身份，為此辱國行動，使海外中國人蒙羞，應當有一公開說明。



基礎的黨的路線，並強調武器生產的需要，而忽視政治的重要性。」

上述大字報所指的「黨和軍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據研判應該是指鄧小平、葉劍英，他們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是排名第一的軍委副主席，林彪事件以後，主持軍委工作，四屆「人大」後，出任「國防部長」；鄧是排名第一「國務院」副總理，傳兼任共軍總參謀長。去年夏天，中共中央軍委會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葉、鄧都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作過長篇講話，會後，共軍上下都在學習他們的講話。最近「反擊右傾翻案風」起後，已奉令停止學習。

葉劍英講話內容，其大要如下：

㈠要眞心團結。有問題擺到桌面上談。不要鬧心病和彆扭。㈡軍事、政治要齊頭並進，相輔相成，不要單打一。要多學一點現代化戰爭知識。㈢要光明正大，顧全大局，服從中央，盡全力做好本職工作。㈣林彪事件過去已經三、四年了，不要老是耿耿於懷，要有發展的觀點，注意未來。

以上葉講話，按目前宮廷派「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論點來看，顯然全篇都是「黑話」，尤其第㈡項，更是不折不扣的「折中主義」、「二元論」，故意抹殺「階級鬪爭為綱」，並且突出「現代化戰爭」，明顯地是對抗毛的「人民戰爭」論，並且提倡「唯武器論」。

葉在周死後長久沒有露面，外傳是因年邁有病，當然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政治的因素，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攻擊「走資派」浪潮中，葉恐已同受波及，他的政治命運，也就凶多吉少了。

楊秀清被殺經過

胡蒼之

人物春秋

在太平天國王朝中，地位僅次於天王洪秀全的楊秀清，因企圖早日承受天王的大位而欲速不達，以致滿門被殺！近代史家帶着嘆息的批評說：「洪楊之起事於金田也，數年即佔據金陵，開科取士，幾至統一，而北韋東楊，各懷意見，一旦決裂，竟至瓦解！」我認爲這段話用之於今日的毛朝，更爲恰當。事實上，毛朝內部的賊殺賊，比太平天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而楊秀清比作林彪、劉少奇輩，亦無不可。

楊秀清，原名嗣龍，原籍廣東嘉應州，徙居廣西桂平縣的平隘山，世以伐木燒炭爲業，秀清獨無賴遊蕩，進而結夥，護送洋貨，積殖以自封，因此盡識兩廣間不逞之結。洪秀全至桂平，曾玉珩引與相見，秀全認秀清爲奇才，目的拉他入教，約爲兄弟，隱圖發難。秀全每託言神示，蕭朝貴、石達開都信以爲實；惟秀清知其詐，遂自言通天語，謂秀全爲天兄，天父特命降世爲眞主，秀全大喜，由是信者日衆。

秀清更託言天父降其身，謂天兄有過，令秀全跪而受杖以制之；己有過，亦令人杖不少貸，秀全雖不值其所爲，無奈其何！清道光三十年，謀反者漸著，桂吏捕韋昌轟急，秀清表示：十年之謀，必求一逞，逃不能免，不如舉事，昌輝乃拒捕，糾衆放火，殺巡撫張鏞，並以民困據金田，石達開、秦日綱都起兵會合，推秀全爲王，衆皆呼萬歲！

秀清遣人至胡以洸家迎秀全，並招貴縣林鳳，揭縣羅大綱入夥，有衆萬人，任秀清爲正軍師，凡行軍號令，皆發自秀清。翌年八月，敗清將烏蘭泰，破永安建號稱「太平天國」，封秀清爲東王。十一月，清命賽尚阿會向榮、烏蘭泰合圍永安，太平軍輒大敗，孤城無援，勢窮蹙而有散意，秀清托言天父附體，號於衆曰：「太平軍有厄百日，過此乃免。」衆信爲實，遂得不潰，秀清乃命人遍張檄告，其文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尚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

「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罄南山之竹簡，難書滿地之淫汙；決東海之波濤，難洗彌天之罪孽，予謹畧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人之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亂淫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汚，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汚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稱，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佈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

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孀精，遂產妖，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類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坐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繩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我漢族之人民所熟聞也。……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從畧」

太平元年二月（咸豐二年正月），太平軍突圍出，入湖南境，圍長沙不下，掠民船數千，出洞庭，陷岳州，入湖北，破漢陽、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聲勢大震，秀全召羣臣議所向，秀清謂金陵天府，饒財富，宜據爲根本，遂棄武昌，悉數東下，太平二年二月克金陵，定爲天京。秀清先據藩署，後徙清鹽運使何其興宅，盛營宮室，起東王府，凡設官制，立法條，一切政事，皆由秀清主持。秀全深居簡出，秀清每數日一朝稱臣弟，立而不跪，羣臣同軍事者，不得逕達天王，必先具稟秀清，叫做稟奏，俟秀清裁處可否，然後轉奏，以取諭旨，諸王雖同起草莽，事事惟謹，北王韋昌輝曾遣其承宣張子朋乘船援湖北，子朋凶橫，因爭船隻，責打水師營官，衆心齊叛，盡欲解雖上駛投清軍。

秀清聞驚，即赴水師統將唐正才營，召昌輝子朋至，杖責昌輝數百，子朋千餘，而重賜正才金帛，加丞相銜，溫言以慰，水營得不變，秀全稱許，昌輝亦不敢怨。八月，秀清以武漢爲金陵上游，不宜委棄，自將征湖北，任石祥貞

為前鋒。清同知勞光泰則率砲船扼守田家鎮，道員徐豐玉等編巨筏橫江，遏太平舟師，秀清命踞半壁山，清將江忠源自江西馳至，望太平營壘歎曰：「此天險也，軍情地利兩得之，我何能戰？」謀以次日營羊角山為對峙計，秀清使知，即遣水師乘風上駛，清軍倉卒拒戰，半壁山以砲下擊，斃徐玉豐，清餉軍先敗，勞光泰所部潮勇亦潰走，太平軍水陸大進，陷黃州。咸豐四年正月，黃州兵張燈高會，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出其不意以襲之，苦戰累日，殺傷頗眾。

越數日，秀清分兵繞文鎔後，設伏山崗，命部將率城軍撲清壘，十三營被破，清兵棄大帥走，文鎔死於亂軍中，又殺清水師統領唐樹義，遂乘勝破漢陽，秀清命石祥貞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而以漢陽兵攻武昌，六月陷落。秀清雖在軍次，而天京之事仍決於秀清，驛騎絡繹，多稽時日，便馳援金陵，命石達開赴上游代督武漢軍。七月，秀清親率兵出城奪清壘，不利而三路潰敗，退入城內，秀清謂昌輝曰：「江南大營不走，天京無寧日！現其勢方銳，不可與戰。」十月，向榮部將張國樑率軍攻破雨花台，偪南門而營，城中糧不繼，秀全召秀清計事，秀清認缺糧固可慮，但已命上游諸守將採辦，不日將可至，兵敗不足懼。

咸豐五年，清軍克蕪湖，圍瓜州；部下要求秀全大兵馳援，秀清不許。咸豐六年，清軍圍鎮江，秀清派騎兵出句容以援，大敗清軍，殺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榮遣張國樑馳援，秀清洞悉，清軍頻年攻戰，所募益多，餽餉乖時，軍士多觖望，乃調集各路太平軍，並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東向，拊清軍之背，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太平軍，橫截旁山，最後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撲大營，先命悍將奪七甕橋向清軍挑戰。這時張國樑亦已返回大營，與向營議決盡出大營的清軍，馳赴前敵，併力截殺，楊秀清指揮的太平軍，忽然詐退，向榮、張國樑狃於常勝的緣故，一向輕敵，毫不加考慮地窮追太平軍至金陵城下，而離大營愈來愈遠，吳孝如率領的鎮江兵兼程趕到，即襲清軍大營，營中空虛，於是縱火焚燒，守軍驚散，甚至前敵清軍，望大營火光冲天，退無所據，也倉卒潰敗，太平軍則實行前後夾擊，左右截殺，致使清軍傷亡數萬人，向榮、張國樑不得已只好退守丹陽，向榮被取締花翎，旋以憤懣而死！

清軍大營被破，金陵之圍既解，太平天國羣臣都置酒相慶賀，爭頌楊秀清的功德。秀清也更為自負，乃隱隱有自立之意。每當朝賀時，天王府的侍御都呼天王萬歲，楊秀清則非常羨慕，返回東王府謂部下曰：「以我的功業，寧不值得呼萬歲，而必勒之聖？」侯謙芳諭其旨，倡解東王功業與天王埒，宜加徽號，必高呼萬歲，東王府的黨羽，羣起響應。於是楊秀清乃有向天王洪秀全示威的意圖，遂邀秀全過其所居的東王府，令其部下呼自己為萬歲，令到洪秀全不能堪，乃對楊秀清說：「弟亦稱萬歲，將置兄於何地呢？」其實，楊秀清此舉目的在試探洪天王，或暗示他讓位罷了。

唯其如此，所以楊秀清便冷然對洪秀全說：「天王，你難道不能稱萬萬歲嗎？」意思是說如果讓楊秀清做天王，則洪秀全可為退休的太上皇了。因此，諸將中無不大憤！尤其是羅瓊樹、賴漢英等，更表不滿。按賴漢英，便是洪秀全之妻賴氏的內弟，他密陳於秀全說：「東楊有開國之勳，故優以位號，而情等諸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跋扈肆欲，樹不逞之黨，絕君臣之禮，恐亦天父所不許也。若不早圖，悔無及矣！」並勸秀全召北、冀二王返京圖之，秀全從其言。

當時韋昌輝歸自皖江，石達開未至；先是秀清私於秀全之妹洪宣嬌，宣嬌後適蕭朝貴，長沙之圍，朝貴死於大心閣下，宣嬌遂寡居，金陵既奠，秀清託言治病，請宣嬌入，秀全許之，不以為嫌。無何，傅善祥入東府，宣嬌寵衰，因起齟齬，宣嬌泣訴於兄，謂彼竟薄手足而信妖女，當眾侮辱她，她不能堪。秀全從中斡旋，不僅未能復合，楊秀清對宣嬌更變本加厲！過了幾日，他竟借天父降身，暴宣嬌的隱慝，斥使長跽自責，秀全向他懇求而後釋放。由是宣嬌對楊秀清非常怨恨！其時有魯恭敬其人，係由秀清遣往韋昌輝營中的指揮，不久私返天京，密傳軍情於秀全，秀清完全不知。恭敬有妾色美，與一童相戀，恭敬歸而敗露，拔劍追童，童入東王府，秀清愛童姣好，乃收容他。童因告發並說：「魯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王府亦無如我何？」秀清即命部下武裝掩魯恭敬的住宅，將恭敬抓來，且搜獲韋昌輝密奏，秀清將密奏沒收，聲言恭敬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處以極刑！

燕王秦日綱與恭敬友善，救之不及，秀全因使日綱請秀清，秀清語不遜，日綱怒而怨秀清。秀清心腹侯謙芳，起初曾入金陵為間諜，戀一秦淮妓女紅鸞，既克金陵，紅鸞為韋昌輝所得，謙芳大恚！矯東楊命往索紅鸞，昌輝拒絕，謙芳因繩紅鸞之美於秀清，秀清遣使諸韋昌輝曰：「得吾一見，當完璧歸還。」日輝仍疑謙芳的矯命索詐，即答曰：「此禁臠，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侯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眾覽耶？」按侯姬為秀清寵妾，謙芳之妹，使者歸報，秀清欲以兵往攻之，昌輝懼，自向秀清負荊，以紅鸞歸女館，秀清怒未息，將昌輝外放，由是楊、韋積不相能。

至秀清殺恭敬時，昌輝歸，秀清復以其敗於江西，詬厲備至，昌輝更恨！因聯合宣嬌、秦日綱、賴漢英、羅瓊樹及許多秀清的仇家，以圍東府。先使宣嬌說秀清，謂北王新自軍中歸來，先至東府稱賀而後入朝，禮至笑至，不可不示以恩意。秀清認為說得對，表示他將擇日宴北王。傅善祥私諫曰：「宣嬌言甘而態媚，異乎平日，且聞與北韋頻相過從，可能有所圖，不可不備。」秀清性剛，不欲人窺其怯，且疑善祥欲挾才智以自重，而傲然曰：「彼幼弟耳，吾卵翼彼，敢圖我嗎？」

屆日，秀清欲示富於北韋，闢府中正殿，命典祿官親主庖事，賴漢英先伏勇士萬人於東府後，昌輝飭死為孌童，戒備以往，秦日綱從之。酒酣，昌輝起白事，遽抽刃貫秀清胸，刃出於背，階下死士舉訊號，賴漢英自後掩入，甲士斷前門，府中發生劇戰，並焚東府，盡殺秀清家屬及其黨萬人，日綱亦死於亂軍中，昌輝醢秀清屍以為羹，盡啜諸怨秀清者。秀清年四十餘，貌中人，黃瘦微鬚，以姬眾多，服溫藥，損一目，而機警有權略，既被誅，諸王水火，羣下言體，太平朝遂不復振，猶之乎毛朝文革時盡誅各手足，至今仍動亂不安呢！

火種

〔十四〕

林學政

李蔭民的愛人過了幾天果眞來了，他也很爽氣把東西拿出來大家分。卽使別的說他們搞小集團，搞溫情主義，但他們口風守得緊，那些專門惹是生非的傢伙，也拿他們沒辦法。

接着，年終鑑定又要來了，伙伴中間跟去年一樣掀起檢討、評比、揭發、鬪爭的駭風驚浪。不管是老的或者是新的勞教分子，都想急着摘掉頭上那頂無形而着實令人頭疼的右派帽子。老勞教犯去年吃過空心湯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雖然抱着希望，但不樂觀，抱着姑妄待之的心情等候着自然發展，新勞教犯的情形不同，他們都熱心爲自己的利益儘量的攻擊別人，中游分子爲了自衛，不得不奮起應戰，因此，戰況仍是十分激烈；好在「年關難過年年過」，評比得好與評比得壞的人都過了年關，除了被扔進墳場那個坑裏去的人。

習慣上，年關前後是談吃肉的季節，二兩豬肉並不多，到底有肉可吃也是件比劉少奇上台更有意義的大事。看大家肉還沒有到口，卻已經談得不亦樂乎的樣子，就好像「這些傢伙」夜裏躺在床上嘴裏巴嗒、巴嗒的響，打諒一定在夢裏大快朵頤。

望眼欲穿的一九六〇年元旦，好不容易被大家挨到了。

起床的號角一響，大家趕緊爭着去洗臉，準備好吃肉，輪到領飯的，連臉也不洗就先跑到廚房發飯的小窗口去排隊。但是肉的香味一點嗅不到，肉呢？

馬偉才沉着臉，拿着竹鞭子在攆人。

「先集合，你們這些傢伙，聽到沒有？先集合，場長要跟你們講話，等下再開飯！」

大家很快集合了起來，而且伙房裏沒有肉的事情，一下子傳遍開來。他們狐疑地想，大概要到中午再吃吧？

場長注注喉嚨，站在大家面前，說道：

「本場爲了響應中央『苦戰三年』的偉大號召，決定今天不放假和吃肉加米！毛主席很早就告訴我們要打破常規，指示我們『常規不是不可侵犯的，革命派對一切常規，都不應該無條件的當成金科玉律』。在今天，我們國家有幾億農民、工人，正在他們自己崗位上大幹特幹，我們貫徹反浪費運動，爭取時間，一分一秒都要用到生產建設上去，鼓足幹勁，多、快、好、省地進行建設，力爭上游，才能迎頭趕上指標。

「這是你們立功的好機會，是你們向人民贖罪的好機會！

「現在解散，大家趕緊吃飯，照平常的時間出發工作！」

一桶冷水，澆熄了大家吃肉的興頭。

這並不算是什麼打擊，對於這類令人感到沮喪的事，他們已經習以爲常。

元旦無肉和不放假，終究不是世界末日，令人感到難以忍受的，是幾天之後領導宣佈，國家的農業生產從去年開始，受到很大的自然災害，黨號召全國響應「少吃一口飯，抓回一把米運動」，渡過難關，所以上級決定以後每人每天的口糧減少二兩；說是「每餐少吃一口飯，一年可以節省一斗米」。不過爲了顧念到大家的健康和保持勞動力，特別允許下午提早半個小時收工，各組分別在工作地點附近找野菜，由各組自行派人到伙房去煑，場裏並且配發必要的鹽巴。

原來的口糧，本來就嫌不足，現在又要減少，這對大家不啻是個大災難。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它既然來了，只得硬着頭皮頂住。

雖然是沒有定額的勞動，因爲是小組自採、自煑、自吃，大家就盡力而爲。漸漸的，他們每天變得急地的渴盼太陽早點下山，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多採一些。同時這段時間在一定範圍內，大家可以三三兩兩的在一起。不論肚子餓不餓，至少，這是一天中最自由自在，精神上感到最輕鬆的時間了。

快到夏天，第三小組又有人補充進來了。其中有一個叫羅福貴，特別惹人注意。

羅福貴是三明楓溪進去二十多里遠的羅家村的農民，他的年紀已經很大，約摸有五十來歲，瘦巴巴的臉上，像乾癟的橘子皮，滿是皺紋。他之所以引起人家注意的地方，是他看到什麼人都怕，就像一隻無主的小狗那樣，整天拿着思慕的眼神和唯恐挨踢一腳的可憐相，看着想接近他的人，日子稍久

，大家熟悉了，知道他來自外邊的人民公社，而這新的社會組織眞是大家所很想知道的東西，所以難免有人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不問還好，每一次有人問到他，羅福貴就禁不住跟小孩子一樣的哭了起來，淚水滲滿了臉上皺紋的深摺中，好像他整個臉孔被砸碎了在到處漏水似的，叫人看了心裏很不好過。

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時間，大家才摸清楚他的底子，對他的遭遇寄予無比憐憫與同情，而他也逐漸的跟大家接近起來，不像先前時那樣畏葸；他知道組裏的伙伴都跟他一樣是被當作人渣棄置了的，這裏沒有人會傷害他。

他們那個羅家村只有二十幾戶人家，由一個祖宗傳下來的。村長羅福榮是族中三房的子孫，他是長房，還是五服之內的堂兄弟；因爲他們的家族在會祖父那一代失和，以致傳到祖父和父親那一輩，間閡愈來愈深，到他們那一代，兩房的子孫差不多到了不交口的地步。

村子雖小，兩房的壁壘分明，三房從上一代開始，家道中落，人丁也很單薄，長房比較旺盛，很得勢，使三房的子孫眼紅不服氣。一九四九年土改時，因爲羅福貴的大哥在以前國民黨時代當過村長，被遣送勞改後杳無音訊，羅福貴夤緣當上農會主席，一九五八年又當了村長。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變成三房翻過身來當令了。

羅福貴大字不識一個，老實得連一句話都講不清楚，一年到頭只知道起早落夜的在田裏幹活。他們三個親兄弟中他是老么，分家時分到的田地最壞，房子也是最小，羅福貴毫無怨言的守着自己的家，兩老口子，一個兒子，一個童養媳。

他的階級成分應該是貧農，但由於他的大哥，以及農會主席羅福榮從中提拔，給他評上了中農。評上中農也沒有什麼，自己有一點土地，一家四口都會勞動，生活還將就得過去。到一九五八年，孩子長大了，他就準備着替兒子圓房。

很不巧，就在這個時候黨興起「三面紅旗」；毛澤東說：「我看還是人民公社好，它好在一大、二公」。於是，全國農民又要在滾水中洗澡了。

秋天，工作組來到羅家村，他們向村人傳達了中央的決議，說「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它將發展爲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莊稼人一點也不懂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他們只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口號，以及吃飯有食堂，老弱有幸福院，幼孤有托兒所，穿衣有縫級廠，疾病有醫院，住宿有居民點的宿舍……保證衣食住行二十四個不要錢。

樣樣都不要錢，這不是太愜意了嗎？於是，人民公社就很快組織起來。

全部土地歸公社統一耕種，全部生產資料歸公社統一使用，全部勞動力由公社統一分配。青年力壯的集合在一起組織突擊隊，婦女也「要頂半邊天」組織婦女隊，跟着男人上山下田，兒童有兒童團，老太太有楊老會婆隊，老公公有黃忠隊，大家都要「爲現實共產主義而貢獻自己全部力量」。房子沒有保存的必要，由公社統一處理；家庭組織也必須拆開。男女各有各的隊，夫婦關係只限於在一定的時間內，在某一個晚上，在某一個指定的地點睡上一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扔掉親情的包袱，各走各的。

吃飯的確是不要錢，口糧取消了，要吃飯進食堂，但「不勞動不得食」；當然得先看你的勞動態度和程度，給你吃多少，不是每個人白白有飯吃。

在這情形下，羅福貴怎樣能替兒子圓房？

工作組組長在農民大會上告訴他們：

「同志們：我今天向你們報喜，現在形勢一片大好，全國糧食大豐收。

「現在有的地方正在放衛星高產田，畝產高達三萬斤以上。前幾天人民日報還登過廣東一個人民公社的一塊衛星高產田，達到三萬七千斤，各地的代表和記者去參觀時，看到一個小孩子微風不動的坐在田裏的稻穗子上面，你們想想，這稻秧子長得多好。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報紙上面都登有照片，這份報紙我還存得有，等下我把它貼到工作組辦公室外邊的公佈欄裏去，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種偉大得不可思議的成績，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人間的任何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根據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研究，按照一顆穀子所需要的陽光、空氣、水份、肥料，以最科學、最精密的計算後指出，糧食增產的前途大好，平均畝產可達十萬斤左右，問題在看我們自己有沒有幹勁。

「黨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我們要想上天堂，就應該在黨號召下，多快好省的把社會主義建設好，大家發揮沖天幹勁，將公社的天梯架設起來，然後你就可在共產主義的天堂享福了。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大幹特幹拚命幹，我們的指標是大雨小幹，小雨大幹，沒雨拚命幹，晚上當作白天幹，要有一天等於二十天的拚命苦幹的精神。

「形勢迫人，同志們，我們不能落後，也不能拉人家後腿，我們也要大幹、特幹、苦幹四個月，過去畝產二百斤穀子的田，要翻一翻變成四百斤，再倍一倍是八百，一千六，最後跳它一跳，一萬六千斤，也就是說，我們要把明年每畝的產量提到一萬六千斤，這是不能再少的了。

「至於選定衛星田和它的產量，大家回去研究之後提出，過幾天區裏開幹部大會時，可以向別的村子挑戰。

「同志們，歷史上偉大的時刻到了，每個人都要拿出幹勁來，我們希望個人與個人、隊與隊，進行挑戰比賽，看誰是建設社會主義的英雄，誰能爭上游，奪紅旗，誰在下游，插上黑旗，我們還要出紅榜和黑榜，表揚那些幹勁大的，批評那些勞動落後的分子。

「同時黨中央提出要我們全民大煉鋼，要土高爐遍地開花，工業的大躍進，就是『兩條腿走路』。缺一不可。關於土高爐的地點，我們已經勘察好了，這一兩天也要開始幹了。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按豫東、柳河、民權、野鷄崗間地區，位於豫省東北部，當隴海鐵路之衝衢；地勢平坦，適於大兵團作戰；為豫省北門戶，乃兵家經畧中原必爭之要地，故共軍不惜犧牲，冒死進犯。是役共軍之攻擊精神頗為旺盛，當國軍向東方進剿之際，卽迅速轉襲國軍側背，行動機敏。亘戰鬬全期，國軍士氣旺盛，工事堅強，部署週密，通信靈活，惟以兵團間協同不良，未能獲致預期之戰果，尤以當劉伯承全力進竄民權之際，國軍第八十五、整第五十五師並未實行夾擊之考案，而整第六十八師亦未能乘機西剿，以致不能達成聚殲之目的，殊為遺憾。

整八十五師卽原八十五軍，為湯恩伯基本部隊，此時軍長是吳紹周，所部裝備，戰鬬力皆屬一流，但由於地形不熟悉，所部又被共諜滲入，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便是共諜，戰鬬力自然大打折扣。至整六十八師原六十八軍，為劉汝明基本部隊，自抗戰開始，由劉汝明原部隊一四三師擴編為六十八軍，卽由劉汝明任軍長，此時劉汝明任第四兵團司令官，軍長為其弟劉汝珍。整第五十五師原為五十五軍，係韓復榘舊部，抗戰開始，韓復榘伏法，中央將韓部折為兩個軍，孫桐萱任十二軍軍長，曹福林任五十五軍軍長，一直過了八年，番號未變。這兩個軍戰鬬力本不弱，但師老兵疲，行動呆滯，自不能與長於流竄的共軍相比。

豫北戰鬬劉伯承以邯鄲、大名為根據地，流竄於冀、魯、豫邊區，與陳毅互為呼應，威脅隴海、平漢兩路。於民國三十六年春初，我整第二十六軍，整第二十七軍由豫北進攻大名，共軍為避免決戰，並策應魯中陳股之作戰，乃南竄魯西，旋遭國軍第五軍之迎頭痛擊，再轉向隴海路中段襲擾。二月十一日，經國軍整第八十五師、整第七十二師於民權、野鷄崗殲滅其一個縱隊，同時第五軍由定陶、城武方面斷共軍退路，整第七十五師由商邱向西，整第三師一部由蘭封向東夾擊，共軍乃回竄豫北，戰鬬因以發生。

三月二十九日，共軍劉伯承部以國軍豫北空虛，糾合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各縱隊，乘機向新鄉及黃河鐵橋之整第二十六軍及整第六十六師陣地進犯，入暮後，新鄉以南小冀車站及潞店車站同時失陷。三十日上午一時，共軍第一縱隊由黃河鐵橋東北兩方猛攻堡頭橋，激戰至拂曉，鄭州空軍第一中隊，臨空協力地面戰鬬，血戰至午，共軍後撤。入暮共軍第一、第七縱隊以羊羣為先導，企圖觸發地雷，由東北西三方面向橋頭堡進攻，迄三十一日十一時，國軍充分發揮步、砲、空協同作戰之效能，共軍再後撤。入暮共軍第一、第七縱隊及李靜宜部共約三萬餘眾，再以牛羣先導，並行重疊錐形攻擊，激戰至四月一日十一時未逞，共軍卽向牛市屯方向退竄。

三月三十一日，共軍一面佯攻新鄉，主力約二十萬人圍攻汲縣，與守軍第一〇四旅激戰。迄四月一日十時左右，國軍整第三十二師，依空軍掩護不斷逆襲，共軍勢稍挫。國軍卽調整部署。共軍亦將攻黃河鐵橋之第一、第七縱隊殘部增加。於二日上午零時三十分開始激戰，終未得逞。旋國軍整第九師，整第八十五師已沿鐵道向北推進，國軍新鄉守軍亦奉命出擊，共軍感側背威脅太大，遂於四月三日晚回竄太行山。

四月初旬，劉股主力北竄，圍攻湯陰孫殿英部；國軍整第六十六師並指揮整第三師之第四十九旅

，整第三十二師、整第四十一師，分由汲縣及濬縣北上解圍。因整第三十二師行動遲緩，未能協同併進，致整第六十六師方面右翼暴露，形成空虛，共軍乘機迂迴；於十九日夜襲擊國軍宜溝附近之第四十九旅，該旅因行動逡巡，輕忽工事，同時，整第十三旅雖相距僅五公里，因只顧後退，未予援救；以致被共軍擊破，全部覆沒，而湯陰亦因之於四月中旬陷落。

共軍攻陷湯陰後，即以全力北上，圍攻安陽，企圖殲滅我整第四十師，控制豫北。該師師長李振清判明共軍採逐次攻畧後，毅然將據點撤守，集結兵力於安陽城郊。併用火力與逆襲，以固守核心據點。自四月八日，激戰至五月十二日，共軍終未得逞。該城已陷孤立，豫北形勢，亦從此日趨不利。

是役，共軍傷亡約四萬三千餘名，另三個團，被俘四千八百零二名，國軍傷亡損失亦極重大。鹵獲火箭砲二門，步兵砲四門，迫擊砲二十六門，步槍五千四百四十四枝，輕重機槍三百一十七挺，擲彈筒十七門。

按劉伯承於二月中旬由魯西竄犯豫北，此時實力已形銳減，而國軍對其戰力，仍作過高之估價，以致行動逡巡，缺乏旺盛之企圖，與果敢之行動。湯陰之解圍，整第三十二師未協同前進，整第十三旅缺乏拯救友軍之犧牲精神，以致整第四十九旅爲共軍所乘；孫殿英部亦陷困境。從此安陽處於長期孤立，豫北形勢日趨不利，影響爾後之作戰至鉅，至安陽之固守，固由共軍對國軍戰力及配備判斷錯誤，而採取逐次攻畧，然守軍意志之堅定，士氣之高昂，尤以地方政府及民眾之協力，與地方團隊之配合，亦爲其主因。

冀魯豫邊區之作戰

當陳毅部在魯中被國軍擊破，殘部分股竄入魯西之際，其第六、第十、第十二縱隊倉皇搶渡黃河北竄，旋以蓬萊、龍口、朱橋、沙河各渡口被國軍封鎖，其主力陷入包圍，勢將全部覆滅。劉伯承爲挽救陳股之危機，乃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五日糾集其五個縱隊，於魯西渡河應援。此時國軍由平漢路抽調大軍，編組第二兵團（轄整第三十二、整第六十六、整第七十師）、第四兵團（轄整第四、整第十師第二零六師）馳援魯西；適共軍主力圍攻鄆城、定陶，與國軍守軍整第五十五師及整第六十三師之第一五三旅發生激戰；該兩部因眾寡懸殊，均遭重大損失。復以我第二兵團之整第七十師、整第三十二師相繼失利，整第七十師師長陳頤鼎被俘。至七月十三日，共軍復引主力圍攻羊山集，我整第六十六師以孤軍堅守，苦戰經旬，卒因我津浦路以西部隊未能及時增援，該師二十八日全部壯烈犧牲。共軍氣燄而復張。此際幸賴國軍整第五師、整第八十四師已將黃河各渡口控制，截斷陳、劉兩股各縱隊退路，至是劉股乃於八月上旬竄經黃汎區，進入大別山，陳股則仍留置魯西竄擾。

九月上旬，國軍以整第五十七師、整第八十四師分別向北追擊，七日整第五十七師進至沙土集附近，被共軍第一、第三縱隊圍攻；整第八十四師由鉅野增援，未及到達，該師已全軍覆沒。此時陳股之第六、第十縱隊又渡河南竄鄆城附近，與其第一、第三、第四、第八各縱隊會合，在鄆城以南及王老虎附近，與國軍整第五、整第八十四師發生激戰。迄九月中旬，國軍由濟寧轉移整第七十五師於鉅野，而整第十一師亦由魯中移調商邱、柳河，整第十師自信陽運調民權，分別北上，配合整第五、整第七十五、整第八十四各師，以行南北夾擊；此時共軍深感腹背受敵，乃於九月下旬，以其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各縱隊由碭山、馬牧集間；第一、第十二兩縱隊由內黃、蘭封間越隴海路南竄。以第十、第十一兩縱隊留置於鄆城、荷澤地區，以牽制國軍。

九月三十日，共軍第三、第四、第六等縱隊圍攻宿縣，經國軍奮勇擊退，共軍向西南流竄。至十月中旬，共軍第三縱隊復由宿縣以南越津浦路西竄，第一、第四縱隊由民權、內黃回竄魯西，共軍第八縱隊亦由民權以東回竄魯西，此時劉股之第十縱隊，亦携帶糧服渡河南下。

十一月日夜，津浦路以北之共軍第八、第十縱隊，及第十一、第四、第十一縱隊，分別破壞民權迄黃口間鐵路，攻陷碭山、黃口、內黃，並向徐州外圍進迫；迨經國軍自商邱、宿縣圍剿，共軍乃突圍。於十二月八日竄向太和、界首，企圖策應大別山區劉股之作戰。待國軍追兵南下，共軍復轉而北竄，會合其魯西之部，進犯開封、鄭州，破壞我平漢、隴海兩鐵路。國軍整第三師、整第五師、整第七十五師、整第八十四師，配合鄭、汴守軍，予以痛擊，共軍不支復向黃汎區回竄。

檢討全期之作戰，自七月上旬國軍將陳股約十三個縱隊之兵力分別擊破，搗毀共軍，在全般戰畧態勢上，可謂已達攻勢作戰高潮。此時本可揮師北渡，追殲殘股，乃因劉股渡河牽制，挽回陳股危機。繼以第二兵團指揮未盡適切，以致整第七十師、整第三十二師爲共軍擊破。我第四兵團又以赴援遲緩，致使整第六十六師於羊山集全軍覆沒。至此共軍氣燄復形猖獗。旋整第五十七師又遭擊潰；陳、劉兩股先後越過隴海路南竄。繼劉股進據大別山區，陳股則流竄魯西黃汎區間，破壞隴海、津浦鐵路，襲擊國軍，攻奪要點，大部華中地區，全爲共軍糜爛，國軍全般戰畧形勢，乃從此陷於被動。

中國抗戰實錄

【75】

中華民國的誕生

在當時，伊集院彥吉曾向內田康哉發出兩件極機密電報，足以說明這個情況。

十月二十八日電文：

「以武昌爲根據地的革命軍軍政基礎，看來業已稍稍穩定，並非言之過早……正好利用此一形勢，可使在中清（中國中部）和南清（中國南部）至少興起兩個獨立國家，而且應使在北清（中國北部）方面的現朝廷（清廷）繼續統治下去……相信此案如能達成，則立即可定帝國百年大計，並兼以奠立遠東和平基礎，進而能使擾亂世界和平分子絕跡……是則確立皇國永久隆運基礎，正在此時……本使（伊集院）認爲在北清一角保全清朝，使永遠和漢人對峙，就我帝國而論，實爲得策。謹當本此認識，與其廟堂（清廷）內部聲息相通，密切聯繫，加強指導誘掖……」

十二月二日電文：

「……對革命黨自中清武昌到南清廣東給予援助，以防其氣勢挫折，藉此不致產生與北清中央政府融和妥協之念，務必謀求使之持久對峙……以袁世凱爲代表的新內閣成立後之清政府，究竟會持何種態度對待我國，仍然是不得不存疑的問題；爲謀於我有利，則基於資以牽制袁世凱內閣之策略，亦有對革命軍援助之武器之必要……」

儘管日本像這樣地在推動其牽制工作，但南北和議中仍然一致同意國體問題由國民會議決定。這個決議，大致含有轉移到共和制的趨向，非常明顯；可見以阻止共和、實現君主立憲爲目標的日本策略，已經是漸趨失敗。

日本方面，認爲袁世凱輕易對革命陣營讓步，因而按捺不住不快的反應；伊集院彥吉爲此特地往見袁世凱，憤怒地表示：情勢的發展，和前次在十一月十八日會談時的感受，有所不同。

然則，袁世凱對於伊集院彥吉我責難並未加以理會，因爲在袁世凱的內心，只要有英國作後盾，則不管日本如何反應，相信是不致於動搖到自己的地位的。

袁世凱與英聯結

日本阻止中國共和國體的工作，雖然到了這個階段，還是在進行不輟；可是袁世凱則和朱爾典聯結起來，未使得逞。

竊國意圖早已具體化

英國對於中國國體問題表示其具體意見，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朱爾典和袁世凱長子克定會談的時候。朱爾典說明：「關於解決國體問題，外國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爲象徵性的存在，而實施憲政改革。我個人也認爲建立共和形態的政府，是一種冒險的實驗，不適合中國國情。」可見在這個階段，英國對於共和體制還是持消極態度。

對於朱爾典的意見，袁克定表示：「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他並且提到：「在革命黨的一伙人中，早晚也會有擁戴袁世凱正位九五的。」從袁克定的意向可以看出袁世凱取代清廷，竊竊國柄的野心，早在此時，就已經具體化了。

但不久之後，英國的意見有了變化，其原因是，在於盼望中國國內的混亂局面能夠很快收拾。

因爲英國所希望的是，中國能夠出現一個足以保障對外關係、維持公共秩序、促進國際貿易的強力統一政府；至於這個政府將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形態，則是次要問題。朱爾典等人特別耽心日本的動向，他認爲如果日本介入中國問題，意圖維持清廷，則將招致半個中國（革命陣營）的怨恨，反而難免助長了混亂情勢；而且，假定日本干涉成功，則對於清廷的影響力將會因之增加，故而對於英國便會有所不利。

基於這些見解，所以英國決定，國體問題由中國自決，外國不應干涉。

至於日本方面的工作目標之一，就是在對如此態度的英國加以說服，這是由駐北京公使伊集院彥吉負責和朱爾典折衝。爲了要有能和朱爾典用英語直接交談的外交官，因而發生日本政府特地緊急調派駐紐約總領事的水野幸吉轉勤到北京公使館服務的一段插曲。

同時，日本對於袁世凱和朱爾典的密切往來，也提高了警覺。十二月十一日，伊集院彥吉見到袁世凱，強硬地叮囑袁世凱說：爲使締結有同盟關係的日英兩國，在中國也能互相合作，希望關於在和朱爾典之間所協商的問題，務必隨時通知日本方面。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兩人分別約見朱爾典和伊集院彥吉，告知將在南北和議中協商決定召開國民會議，議決政體。英國當然表示贊成。

日圖謀不成策略轉變

但是日本方面，則保留了態度。

第二天——二十五日，日本駐倫敦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奉命向英國政府提出中國應爲君主立憲政體的要求，但爲英國外交部所拒絕。在這個時

候，日本強迫推動的君主立憲工作，已經完全挫敗，對中國的外交方針，乃不得不作重大的轉變。

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園寺內閣舉行閣議，過去的策略爲之一變，撤回了支持清廷的方針，而決定靜觀由中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體問題。

然而所謂「靜觀」，實則包含有以支持革命黨來對抗袁世凱和英國的意圖——這是促進中國南北抗爭，好作渾水摸魚之計的一種陰謀。實則這個陰謀，早在轉變方針之前，就已經和阻止共和政體的活動並行不悖地通過民間路線在進行之中。

爲了執行這個策略而擔任使者的，是日本政界有力分子犬養毅。犬養毅和孫先生是老朋友，對於中國革命有所理解。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到達上海，趕上迎接孫先生自歐美歸來。

犬養毅在首途前往上海之前，曾與外相內田康哉見面，詢及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當時，內田康哉表示：「像支那那樣的國家，能夠實行共和政體嗎？帝國政府對於革命黨的主張絕對反對，並有決心即使是出動武力也要援助滿清政府，推進君主立憲政體；希望將這個方針也轉達南方的革命政府。」對於革命黨所揭櫫的民主共和政治有所認識的犬養毅，對內田康哉的想法，雖然顯露出不滿的辭色，但結果還是不得不體察其政府的意旨，試圖和孫先生接洽。

犬養毅傳達日本方針

犬養毅於孫先生就任臨時大臨統之後的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在南京的總統府和孫先生會談，當時，他傳達了日本方面的方針，同時建議聯合兩廣總督岑春煊及保皇黨康有爲等人對抗袁世凱。

孫先生聽到犬養毅的一番談話之後，直截了當地指出日本政府阻止共和政體的方針是錯誤的；繼之並表示：「岑春煊在湖南巡撫時代，殘害過無數革命同志；康有爲是光緒皇帝的奴僕，只寄望於宮廷改革，兩者都不是協助革命的人。」斷然予以拒絕。犬養毅看到孫先生的意志甚爲堅定，判斷出不可能再有協商的餘地，於是便在不久之後，返回日本。

到了這個地步，日本的謀略性活動，又以失敗而終場。

據犬養毅後來在他的自傳中提到和西園寺公望首相談話時，西園寺的意見是：鄰國的政體將會成爲什麼樣，和日本並沒有關係。

可是，兩三天之後，內田康哉約往晤談，語氣截然不同，內田表示：「我們考慮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使維持其君主政體。」

關於這一段內幕，犬養毅更有如下記述：「因此，我（犬養）便提出忠告說：『開什麼玩笑！這樣混賬的傳言，能夠轉達給革命黨嗎？好不好重行考慮一下？』但是他聽不進去；因爲他被山縣有朋（軍閥元老）壓制得動彈不得，當然聽不進去。」

國父自居公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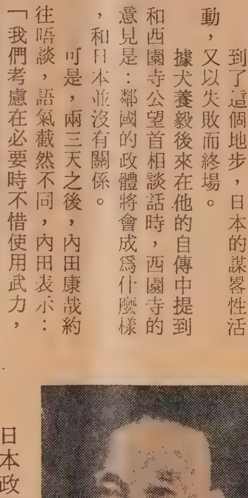
現在將話題轉移到中國內政問題。孫先生膺選臨時大總統，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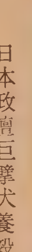
十七省代表投票選舉



國父贈予犬養毅的照片







日本政壇巨擘犬養毅

這一天，在南京所舉行的選舉會中，參加者有湖北、湖南、廣東、浙江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由浙江代表湯爾和擔任主席。

各省各投選舉票一票，在總投票數的十七票之中，孫先生獲得十六票（黃興一票）當選，決定了中華民國的開國大總統。

這時，還在上海的孫先生，立即向集會於南京的各省代表發出表示接受的電文如左：

「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髮無功，竟承選舉，何以克當？惟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共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後，當尅日赴寧就職，先此敬復。」

孫先生在對各省代表發電之同時，又致電各省都督及軍司令長官，以膺選國家元首的地位而自稱「公僕」，這種打破視國民爲臣民的專制風氣、而轉移到民權主義的態度，甚爲明顯。電文是這樣的：

「……今日代表選舉，乃認文爲公僕，自顧才力，誠無以當……」

繼之，接見記者，孫先生指出「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明白表示現在即將脫離長時期的列強控制，而成爲一個具有尊嚴的獨立國家；對於國體問題，則提到：「國會必將贊成民主，固不容疑。」

國父致電袁世凱

接着，孫先生對北京袁世凱發出「隨時可以移交大總統職位」的電報。孫先生對於袁世凱絕非信任，但爲謀國家趕快安定，故而將遷就現實的心境託諸電文，內容是這樣的：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欠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爲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文。」

這一個電報，助長了袁世凱在後來的野心。

說「寒流」

方劍雲

田漢與謝瑤環事件

寒流四十四集是三反五反迫害殷實商民情況，此點筆者在本欄毛幫暴政憶往，已有敘述。四十五集人民公社，四十六集土法煉鋼，四十七集海瑞罷官，四十八集謝瑤環事件，四十九集三家村黑店，皆人所共知之事，第五十集陣地爭奪戰，敘述在北大鬪爭，以翦伯贊為主角，此集乃象徵性，與事實不符，五十一集至五十六集皆是紅衛兵造反故事。五十七集至五十九集是林彪事件。六十集笑臉攻勢，敘述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成了當權派，毛江對周恩來又不放心，起用鄧小平以牽制周恩來，此一回見解最高，「寒流」何日殺青雖不知，但推想必在半年前，對周、鄧關係敘述與此日所知者完全吻合，實在了不起。

第六十一集批孔揚秦，第六十二重杭州風暴，第六十三集焰烈冰消。

筆者未曾看到「寒流」，據台北各報片斷評述，似以四十八集謝瑤環事件最有深度。謝瑤環一劇乃田漢所作，寫成於一九六一年以唐朝武則天皇朝為背景，批評武則天偏聽偏信，好大喜功。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批評武則天信任其手下佞近臣「兼併土地，魚肉百姓」，「迫得老百姓顛沛流離，逃亡何止十萬」，因而「民怨沸騰」，此一事實與毛澤東自「土改」到「人民公社」，迫得老百姓到處逃荒，人人活不下去的情況正復類似。二、指武則天在蘇州建造「頌德天樞」，銅鐵不足，「徵用民間農具，害得農民不能耕作，相率逃往太湖。」這一段顯然是諷刺毛澤東的「土法煉鋼」。由於毛澤東發明了土法煉鋼，限定最低數字，各級共幹無鐵砂可以煉鋼，就把民間農具上的鐵，吃飯用的鍋，門上的鐵釘都搜羅去煉鋼，沒有焦就伐樹，結果鋼沒有煉成，到處是一堆一堆蜂窩似的廢鐵，木材伐光失去水土保持，年年不淹就旱。田漢大概是恨極了，他同毛澤東既是同鄉，又是少年朋友，洞悉毛澤東為人所以就以毛澤東為模特兒編成謝瑤環一劇，毛澤東當然明白，所以謝瑤環一出田漢便被整，時間在文革之前，當時毛澤東還是失權的時候，仍然把田漢整垮了。據台北報紙記載演田漢的是顧文宗，是位老演員，真會演戲，劇情編的也好，田漢帶着一個女孩子（不知是不是影射在大陸演謝瑤環的演員）一步一步走向林中，消失在斜陽裏，此情頗堪咀嚼，是指七十年代一批左傾作家步向斜陽，還是說中共政權已如紅日西墜，可由讀者自己去體會。結局在杭州風暴之後，尤見匠心，毛幫以工人階級自居，現在工人首先發難，所謂勞心一爛，必然土崩瓦解，就在目前。

紅軍投誠

寒流優點及內容已詳細介紹，茲說一說「寒流」的缺點，大體說來，可分四項：

第一、不該漏的漏了。由「寒流」通篇故事內容來看，發現一個問題，是當初編劇時是由三位編劇執筆，未能對毛幫五十年禍國害民史實作一通盤檢討，因此，前後不能貫串，有些重要情節，絕不該遺漏的，竟然遺漏了，此一事例，認真舉出來，也許還能再編一部「寒流」，茲就幾項典型的事提出來聊供參考。

甲、當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正式展開，最高領袖基於「地無分南北，人無不分老幼」的信條，對於偏處陝北，據地不足兩縣，已如釜底遊魂的「紅軍」，給予自新之路，下令准其投誠，收編為第八路軍（後改十八集團軍），編為三個師，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聶榮臻、蕭克、徐向前分任副師長。共軍叛亂時，其組織系統是「紅軍總司令」（朱德）——「方面軍總指揮」（共三人，第一方面軍總指揮朱德兼，第二賀龍，第四徐向前）——「軍團長」——「軍長」——師長。現在改編為國軍，每個人都降了兩級或三級，以林彪而論，由「軍團長」改為師長，降了兩級，賀龍由「總指揮」改為師長，降了三級，徐東海由「軍團長」降為旅長，也降三級，最甚的還是徐向前，由「總指揮」降為副師長，降了三級半，但軍事委員會明令一旦頒下，立時歡聲雷動，因大家都明白，過去的官是假的，現在的官方是真的。不但大官如此，下級軍官及士兵亦然。

當軍委會派員運到被服武器時，所有官兵紛紛把原來帽上的紅星撕掉，換上青天白日黨徽（必須加以說明的，國軍在行憲前帽徽是青天白日，純粹是黨徽，行憲後始加紅圈，象徵滿地紅，為國徽），當時丟下的「紅星」帽徽檢起來用陝北擔糞的糞筐一筐一筐向外抬，此是根據毛幫記載，並非區區造謠，開玩笑。

當時朱德、彭德懷就任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時（改為十八集團軍稱正副總司令），電呈最高領袖，矢言效忠，平情而論，朱、彭當時的心情確實是如此。因為最高領袖仁恩沛施，把他們從餓鬼道放回人間，授以節鉞，由人人唾罵的叛徒盜，變為抗敵禦侮的民族英雄，人總有良知的（毛澤東例外），朱、彭、葉（劍英參謀長）林、賀、劉等人之歡忻鼓舞，對領袖的衷心擁戴，在那一個短時期都是真的。此一情景，唯一感到憂心如焚的便是毛澤東，一定要破壞團結禦侮的國策，不讓十八集團軍抗日。如果寒流能將這一幕真實情景拍下來，何等感人，而且也告訴國人，首惡的只有毛澤東一人，先總統所以詔示光復大陸，只有毛澤東一人不赦，其故也在此。

浙江空軍發動政變 粵皖滇閩黔大動亂

此間聯合報根據有關方面獲自大陸的消息，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發生反毛暴動之前，大陸安徽、貴州、雲南、福建、廣東各省曾連續發生流血武鬥事件，駐浙江境內的中共空軍並曾發動叛變，顯示大陸反毛反共運動正在醞釀擴大，已使毛江領導地位受到嚴重威脅。

大陸情報指出：毛江派對所謂「走資派」展開激烈批鬥之際，廣東汕頭市「南生紡織廠」的兩派工人，在烏橋區郊外發生武鬥，共軍立卽出動鎭壓，數十人受傷，但共軍顯然偏向支持鄧小平一方的工人。

另一消息來源指出，共軍駐浙江空軍第五軍，曾因「文革派」對浙江省周系行政幹部濫予批鬥逮捕，感到人人自危，便於月中旬，發動叛變，因中共及時鎭壓，事態未致擴大，但有數十人被捕。

大陸消息並指出，貴州貴陽汽車廠激進派工人主張停工一天，以便批鬥該廠「革委會副主任」陳日進，遭老工人反對，雙方發生爭執，以至演變成大貌模武鬥，參加者一千五百多人受傷，在混亂場面中，曾有人呼喊反對江青的口號。

據悉，三月上旬滇越鐵路沿綫曾發生「文革派」與「反文革派」之間的武鬥，使得車站設備、機車、車廂和鐵軌遭到破壞，火車停駛。成昆鐵路亦發生類似情形，因反右運動的影響而發生鐵路交通停頓的還有山東、山西、河北、甘肅、湖南等地。

北平天安門廣場武鬥暴動，是兩個月來大大小小武鬥抗暴事件的擴大，三月一日北平工人民兵卽會與駐軍發生武鬥，因豐台區工人民兵與駐該地共軍「第二坦克兵學校」教導隊素不相容，當時雙方由爭論而演成流血打鬥，雙方死傷數十人。

據了解，大陸各省連續發生的反毛暴亂事件，因中共立卽強烈鎭壓並封鎖消息，而且各外國通訊社均未在這些地區派駐記者，所以這些分裂暴亂現象未經中共外地區的傳播工具公開報導。

毛江親信水鬼升城隍 華國鋒是文革派主角

據中共「新華社」四月七日四廣播，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天會決議，以華國鋒爲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並說明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

周恩來於今年元月八日死亡後，其「國務院總理」的遺缺，已由華國鋒於二月七日「代理」，從「代理」到眞除正好兩個月。

華國鋒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樣，都是在毛、江支持下，越級提拔至竄紅的所謂「革命幹部」，是「文革派」的重要組成份子。有關這些問題，可以從下列資料中看出：

現年約五十五歲的華國鋒，一九四七年中共叛亂期間，僅是中共在山西省的一名「縣委書記」，中共竊據大陸後，回到湖南省湘潭縣韶山工作，於一九五五年升爲中共「地委書記」。湘潭是毛澤東的家鄉，華國鋒在這裏工作的第一個「表現」，就是修建了一座「革命事蹟陳列館」，陳列一些吹捧毛澤東對中共有所「貢獻」的東西，他的第二個「表現」，是修建韶山水利工程。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大躍進」時，華國鋒曾多次撰文擁護這一暴行，毛澤東對華國鋒的文章，都一一加上按語，並批交大陸地方頭目學習，這證明華國鋒在三十九歲時，已博得毛澤東的重視和歡心。

湖南籍的華國鋒，一九六五年當上中共省級幹部，這一年毛澤東正在部署發動「文革」奪權鬥爭的陰謀，提升華國鋒爲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這是毛澤東在湖南預佈一名奪權尖兵。一九六八年「文革」奪權進入省、市階段時，華國鋒出任「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一九七〇年五月升「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當年十二月中共「湖南省委」重建後，華國鋒出任這個「省委」的「第一書記」。兩年後，兼任共軍「湖南省軍區」的「第一政委」和「廣州軍區」的「政委」，集湖南省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過問「廣州軍區」（林系共軍大本營）的事務。

一九七一年大陸發生了「林彪事件」，是中共內部最動亂的一年，也是華國鋒一生中最不尋常的一年。這年十一月，他突然在北平有公開活動，而且自此以後，就長期在北平工作。一九七二年的「五・一」，他的排名竟提升到徐向前的上面。這時從大陸傳出的消息說：他已參加「林彪專案小組」的工作，可能是處理「林案」的實際執行。同時，另有一種傳說，他已代替「國務院秘書長」丁江的工作，經常代表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會議。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時，再度竄升成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五年元月「四屆人大」時，被任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在十二名「副總理」之中，他的排名是第五位，也是「文革派」混進「副總理」行列中的六名之一。同年九月到十月，華國鋒主持規模空前的全大陸「農業學大寨會議」，並作「總結報告」。據中共新聞報導，華國鋒的這份「報告」於十月十七日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轉呈毛

澤東後，毛澤東於十八日卽已批准。這些都顯示了華國鋒地位的重要和毛澤東對他的倚重。

經常面露奸笑的華國鋒，既是「文革派」的主角之一，現在正式成為「總理」，也是中共政權僭立以來的第二個「總理」。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職位，應該看作是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奪取政權的第二步驟（第一步驟是在「四屆人大」時）。因為「國務院」是中共政權最高的行政機構，「總理」是領導和行使政權的最高頭目，誰獲得這個職位他就有機會全面控制政權。

尤其是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華國鋒為中共「第一副主席」，這無異就是公開透露華國鋒已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華國鋒出任這兩項重要的黨、政職務，是毛澤東迫於他已日薄西山，只好冒險的排斥各派（如「老幹派」、「軍人實力派」），支持「文革派」奪權，這種不顧後果的奪權，就使「文革派」與其他各派處於嚴重對立的地位，「妥協團結」的局面將要瓦解，內訌也將日趨加劇和表現化。

特別是共軍方面，自「文革」以來，毛、江批鬪的矛盾，始終不敢指向共軍「驕兵悍將」身上。因為這是一股最難纏鬪的勢力，稍有不慎，就會激起大規模的兵變。但是，「文革派」如果不能徹底打倒這股共軍的勢力進而奪取軍權，它擁有的「黨權」和「政權」，都是無法保持長久。這是「文革派」在全面奪權鬪爭中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和隱憂。

再要指出的，是「文革派」的組成一分子，都是羣唯利是圖的傢伙。他們並無遠大目標，都是為個人的爭權奪位作打算。

例如，當華國鋒「代總理」之後，武漢地區就出現一些指名鬪爭華國鋒的「大字報」。其中一系列由「兩湖戰鬪隊」分四次貼出的「大字報」，其標題為「質問代總理華國鋒，你執行的是什麼路綫」。文中有一段責問華國鋒：「為什麼在文革時鎮壓紅衞兵？為什麼將張平化拉回湖南搞小山頭？為什麼在農業學大寨會上要突出四個現代化？為什麼要大宴尼克遜向帝國主義屈膝？」

從這段文字看來，「兩湖戰鬪隊」顯然是「文革派」在武漢的一個「紅衞兵」組織。這就充份證明了「文革派」的內部，也有反對華國鋒的勢力。

（馬以順）

日本朝日新聞報導
「北京大學」大字報
揭露「鄧小平語錄」
反對黨和「毛主席」

據三月七日日本朝日新聞報導：三月六日，中共外交部安排駐北平十一國外交人員約一百人，前往北大參觀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陪同的是「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劉華，由「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黃辛白擔任說明。說明中有關鄧小平部份內容要點如下：

「去年（一九七五）七月至九月，出現了反對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向毛主席領導挑戰的翻案風。北京大學師生對此極為激憤而進行了鬪爭，明瞭了風源來自大頭子鄧小平同志。現正在集中批判鄧小平。文革前，他和劉少奇一起推行修正主義，文革期中被批判而下台，文革以後由於得到人民和黨的信任才恢復了黨和政府中的地位。但他仍然主張「三項指示為綱」是修正主義路線。文革前，他曾散佈「白貓、黑貓」論。他要篡改黨的基本路線，人民決不允許。北大的運動是遵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來進行的，群眾指名批判了他。毛主席的政策歷來是『治病救人』，對鄧小平同樣適用，但他是不是肯悔改，尚須稍待。」

大字報指出鄧小平主要的「修正主義」路線言論有三項：

㈠去年（一九七五）五月二十九日對鋼鐵工業代表講話，倡「三項指示為綱」。（詳後）

㈡去年七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整頓軍備」、「為加強軍備需要鋼鐵，鋼鐵是最堅強的東西。」

㈢去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國農業大寨會議」開幕式中說：「軍隊、黨以至各地的工業、農業、文化、教育統統要整頓。」

有的大字報以「鄧小平的八大罪狀」為題，歷數鄧小平從共軍「長征」期中的「逃亡行為」到最近的「右傾翻案風」等等的錯誤言行。

駐北平的各國外交人員，根據劉少奇的說明及大字報所見。認為至少當前的批判目標是集中在鄧小平一人身上。

三月十一日朝日新聞繼續報導說，上述外交人員所見的大字報，列舉了鄧小平去年自春至冬的言行共有六十二項（其中混雜有「教育部長」周榮鑫的談話二、三條）。以下是成為批判目標的「鄧小平語錄」重部份，特錄譯如次：

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

△「學大寨」，提出了一個問題，現在，不知道何以學大寨的那樣人多。他們是為了遊山玩水而來的呢？是真正為學習經驗而來的呢？還是為了學習坐火車參觀地方而來的呢？

——一九七五年秋，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發言。

△毛主席最近發出了三項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者相互聯繫不能分割，不能丟掉任何一句。（按：此即所謂「三項指示為綱」的由來。）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在鋼鐵工業代表會議上講話。

△黨內有很多問題。例如在某地有三分之一的黨員不是好的。這就是新入黨的黨員和新任用的幹部，是不是符合了毛主席指示的五項標準的問題。

△軍隊內部以及地方組織都有整頓的必要。進一步，農業、工業以及文藝領域的各種各樣方針，也都要整理。

強調生產至上

△某一鋼鐵廠有三千名技術幹部，我認為他們並不怎麼活躍。很多技術幹部不能夠從事技術研究，能夠讀書、研閱資料的為數有限。有色金屬研究院八百名技術人員之中，進圖書館的人半年合計只有三百人，平均一天只有四人光景。這樣，就不能趕上並超越世界的水準了。

——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講話。

△現在，科學研究人員連書本也不讀，時間不到就回家，準備燒飯去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科學院講話。

△以前曾經片面地反對過利潤制度，這是不對的。工業在整頓之後，還是要注意利潤。如果不增加一些利潤，也就不可能機械化了。

△我們的軍隊，要取得戰爭勝利，真正必要的是鋼鐵。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要把國民經濟建設同國防建設好好地搞上去。經濟建設如果搞不好，國防建設也就變成沒有內容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推進修正主義路線

△毛主席說，學生以學為主。但學生之中出現了不讀書也行的狀況。現在學習上有了問題，教育部長周榮鑫為什麼不發表意見？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科學院講話。

△「七・二一」大學（註一）並不是大學唯一的形式，也不能代替大學。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科學院講話。

△十五萬科學院科技人員不敢走專家道路，沒有人肯鑽資料室。這樣，基本上我們的技術就落後了。

——南部十二省委書記會議上講話。

△鋼鐵學院學生的水準只有中等專門學校程度。而大學生之中沒有真正像大學生的。

——南部十二省委書記會議上講話。

解放軍

△解放軍裏面，瀰漫着地方觀念。由於講宗派主義帶進了軍隊，也就有了內部劃分為兩派的部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以前對命令是忠實的。現在就不好了。不止是個人，連部隊也有看情形而反抗命令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一部份軍隊幹部產生了驕傲。這樣的幹部如果想不到團結，也就不會遵守紀律。部隊之間存在着緊張的氣氛，軍政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以前良好的團結和傳統已經失去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

△從前，軍隊同志們在公共汽車中，會議座給老人和懷抱着嬰孩的婦女們；現在，即使聽到了嬰孩的哭聲也有不讓座的。老年人看了嘆息說：「雷鋒到何處去了？」（註二）

註一：「七・二一工人大學」——依據中共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指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幾年之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由工廠、研究所附設的「大學」。據朝日新聞說，這樣的「大學」各地現共約有五千所。

註二：「文革」之前，共軍內部從一九六○年代初起，開始推行「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所謂五好戰士四好連隊陸續產生。雷鋒是其中之一，一九六二年八月，死於車禍。死後，中共特意全面展開了「學習雷鋒」運動。

取銷有名無實婚姻 應讓逃港丈夫再婚

編輯先生：

違法丈夫，合法嫖客，這是香港特殊環境存在的特殊問題，但願有關當局能加以注視，給予適當的處理。

林信文是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時，擺脫了中共無人性的極權統治，拋下了妻兒獨身由上海逃亡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已經整整十五個年頭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孤身隻影，精神上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劏雞殺鴨高高興興地歡渡佳節時，他卻像無主孤魂。平時每日三餐可以在茶樓飯館解決，但到了過年商店休假時，他只好厚着臉皮到親友家去打游擊，所以每當人們歡樂的時候卻也正是他最痛苦的日子。像林君這一類有家歸不得，有婦做鰥夫的人也並非少數。

林君是一個不惑年齡男子，也正是中壯之年，當然免不了六情七慾之困擾，在生理上的需要是無可厚非的，為了解決生理苦悶，往往只有求助於出賣人肉的色情場所。好在香港政府對於林君這類王老五卻能於以照顧，只要有錢，任何國籍的人肉是可以任君選擇的，決不會有任何麻煩的顧慮。

雖然如此，生理雖可以得到解決，但這並不能使他們的精神苦悶得到慰藉，如果有也只是一時之間。尤其是當他們有了病痛之時，他們的精神苦痛更陷於極度，這也是一般人所無法體會得到的。因而有一些經受不住這種精神苦痛的折磨，往往在一時間

解不開而走上自殺的路以求解脫。

一些了解林君的親友，都勸他不如在香港找一位適當女人結婚另組織一個家庭。去年經友人介紹認識了一個女工，兩人經過半年的交往，雙方都感到滿意，準備向婚姻註冊處辦理註冊，親友們也正無限興奮的等待喝他們一餐喜酒。

但由於林君偷渡來港時在人事登記處中塡報了大陸妻子姓名，所以婚姻註冊處不予受理，並警告他這樣是犯了重婚罪的，除非與大陸妻子離婚，有大陸離婚證明或者死亡證明方可辦理。

本來政府這一措施是保障婦女，維護夫婦關係是正確的，但這些法律對於一些特殊問題的處理是否會不會太死板了呢？

本港規定夫婦分居七年者卽可宣告離異，而像林君這一類人是由於遭受極權政治迫害，而搞到長期掛着有婦之夫的空名，實則長期過着痛苦的鰥夫生活，是不是可以根據特殊情況加以研究處理呢？

林君自這次婚變之後，精神上更憂鬱消沉，他說：做丈夫既違法就只好做合法的嫖客了，像林君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是不知有多少，本港的議員們怎可能忽視這些苦痛的人，不爲他們大聲疾呼一下呢！

大陸丈夫上
四月十日

鄧小平拒絕檢討 自稱耳朵不靈活

日本共同通訊社星期二說：中共前「副總理」鄧小平，曾於被撤職的數天前，在一羣喧鬧叫罵的學生面前，輕蔑地拒絕「自我批評」。

該社在一份發自北平的電訊中說：反之，七十三歲的鄧小平諷刺地對那些學生說：「我是聾的。」

該社說：經被革除一切職務的鄧小平，他在於四月七日被黜之前的兩週內，曾被着令出席一個由抨擊他的激進派份子所舉行的集會。該集會是由中共北平「市委會主任」吳德召開的。

被抨擊爲「走資派份子」的鄧小平對那些學生說：「我是個老人，耳朵不大靈活了，聽不到你所說的任何話。」

他的回答觸怒了那羣學生，他們開始呼喝，但他置之不理，結果鄧小平沒有在會上「自我批評。」

當鄧小平仍是「副總理」時，他曾於去秋以東道主身份招待到訪北平的福特總統與國務卿基辛格，並作長時間會談。他的賓客並無發現他的聽覺有何不妥。這次相信是由毛澤東策劃的反鄧運動，部份是由學生們進行的。他們在大學校園張貼的大字報，公開指摘他。

「大公報」明目張膽 反對他們「毛主席」

中共「新華社」報導說：四月上旬，在北平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搞反革命組織。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

中共承認參加的人數「估計近十萬人」，它掩飾說：「這當中除極少數製造事端的壞人外，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羣眾。」

我們要問：「爲什麼近十萬的羣眾」不制止「極少數的壞人」進行「反革命」活動？爲什麼在批孔揚秦聲中，竟然有人敢於公開的「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

的確，秦始皇時代過去了，目前正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時候了。暫時「毛始皇帝」雖然革除了鄧小平的職位，但仍不敢和不能剝奪其「黨籍」。

爲什麼中共對鄧小平，對「已經變爲對抗性矛盾」的頭頭不「依法逮捕處決」，反而「決議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後效」？這實在十分值得注意！

我們認爲，毛澤東早已企圖處決鄧小平了，不過力有未逮，心有所畏而已。

毛澤東欲一網打盡全部「黑幫」，橫掃「牛鬼蛇神」的。但是力不從心，於是一再縮小打擊面，並且希望鄧小平「悔改」。

到了四月五日，爆發了天安門前的羣眾反毛暴動事件，毛澤東仍不敢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可知反毛的潛力是多麼龐大！

我們深信，類似的事件必將在大陸各地不斷的發生，直至中共政權潰滅。

四月五日，在北平天安門前的羣眾反毛事件中，有這樣的一首詩：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血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現在，我們且回過頭來看看香港「大公報」怎樣配合天安門事件來進行反毛活動罷，四月七日「大公報」第七版「成語中的歷史」一文說：

「秦王朝以殘酷苛細的刑法維持它的統治，僅以死刑來說，就有棄市、戮屍、車裂、磔、鑊烹、梟首、抽脅……等名目。還有連坐法：一家有罪，無罪的九家受牽連，也跟着有罪。至於肉刑：割鼻子、斬腳趾、臉刺

墨、割舌頭，是平常的。而罰服各種勞役就更普通了，全國人口約二千萬，因犯罪而服役的『刑徒』總數約在百萬以上。……」

試問秦的「連坐法」，怎比得上毛澤東的「階級論」？祖父是「地主」，兒孫仍是「罪人」。甚至三歲孩兒也不能免罪！罰跪玻璃，吊手指，剝人皮等慘劇，這不是「毛始皇帝」傑作嗎？不要說被判監的人，單單被中共殺害的中國同胞，已超過六千萬！秦始皇怎比得上「毛始皇帝」呢？

「大公報」還指責說：「它（秦）不過是以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統治。」「大公報」明目張膽地說：「農民羣眾是很實際的，會比較的，經此一來，誰好誰壞，立刻分明：『沛公太好了，真希望他快點做秦王，我們的日子也會好些了。』……」

「大公報」心目中的「沛公」究竟是誰，我們不敢肯定，但「大公報」詛咒「毛始皇帝」，則是肯定的事實。

在這裏，我們奉勸「大公報」迅即公開舉起反共的大旗，投奔自由；要不然，單單上引的攻擊「毛始皇帝」的「黑話」，便足以構成「反革命」罪，即使「量刑從寬」，也必「勞改」一、二十年以上。

（古鶴翔）

葉劍英離平回老巢
憤然函書老毛辭職

中共老頭目葉劍英，於三月初憤然離開北平，南下抵達廣州，刻在從化溫泉休養，並致函毛澤東辭去「國防部長」及「副總理」職，毛澤東亦曾回函反唇相稽，指葉函係一封「催命信」。

上述消息係一位經常赴大陸，最近曾在天津及廣州等地逗留多日的旅客，抵港後向記者透露的。

這位熟悉中共內情，但不披露姓名的旅客說：周恩來死後不久，中共高層鬥爭即日益尖銳化，葉劍英深知毛澤東與江青夫婦必然挑起「文革」以後又一次大暴亂，局面定將不可收拾，而且本身亦難免成為內訌中的受害者，葉劍英萬念俱灰之餘，遂於三月初憤怒離平南下，抵達廣州後，即赴相距不遠的從化溫泉療養老病，並隨即去函毛澤東，辭去「國防部長」及「國務院副總理」職。可能葉劍英在憂心忡忡中，函中語多率直，曾指摘毛澤東不應在此時發動嚴重影响內部團結及工農業生產之運動。

這位有親屬在中共軍事部門充任要職的旅客並說：葉劍英辭職信發出後，很快（三月七日）即收到毛澤東的覆函，竟指葉劍英寫的是「催命信」。此語之含義，可能係指葉劍英不瞭解其「政策」，去信要求辭職與責備，加重精神負擔，無異促其早死，茲錄該旅客口述之毛澤東原函大意如下：

「朱老（可能係指朱德）又來，我知道是為了你那封『催命信』。有時我想過，閒雲野鶴的生活雖好，但一樣不能避免多事，只有死去才一了百了。但這總不是辦法，江山難得，保江山更難，我們不能不保江山，也不能不準備與蘇聯鬥爭一百年。有的人總不喜歡這個社會，這是他們愚蠢……」（以下的內容該旅客記不清楚了）。由以上幾句話，可以想像毛澤東的日子並不好過。

又另據最近赴潮汕探親人士返港透露：進入四月後，粵東沿海地帶，調來大量中共生力軍。據傳惠陽及海陸豐等地區，近來不斷有反共反毛組織廣開破壞活動，漁農民羣眾亦紛紛進行集體抗暴情事，該等新調來之共軍，顯然係準備加強血腥鎮壓。

大陸各地擁周羣衆
高舉鄧旗反對老毛

據「北京電台」的廣播顯示，鄧小平的支持者，仍在公開打着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反對毛澤東。

鄧小平在中共的一切職務，已於本月七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銷的。

北京電台今晚在一篇長達八十五分鐘的「錄音報導」中透露：北平、上海、天津、吉林、青海等地的中共嘍囉，今天都在當地舉行集會遊行，批鬭鄧小平，並強調「要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鬭爭，進行到底」。這些嘍囉中，多數是「文革派」控制的「工人民兵」。

此項報導特別播出了一名北京工人民兵的談話，這段談話顯示鄧小平拒絕接受中共對他的批判。其談話的內容是：「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頑固堅持資產階級立場，拒絕接受『黨』對他的批判和挽救。」

這名「工人民兵」說：「階級敵人為鄧小平歌功頌德，公開打着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清楚的告訴我們，階級鬭爭並沒有熄滅。」

喬冠華投向毛江 親率外交員遊行

數萬羣眾九日在北平的工人運動場舉行大集會。

有很多人發表演說，這次集會顯然是以一個自鄧小平被中共「中央政治局」罷黜了一切職務後，便一直沿用着的公式來抨擊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反革命路綫」等「罪行」。企圖入場的記者，均被民兵堅決地拒絕。

自本週初發生事件以來，今日可以首次見到人數頗多的中共陸軍代表團及人數較少的海空軍隊伍，參與目前的政治性運動，因為他們均在運動場內出現。

自中共政治危機及針對鄧小平的全面性運動開始以來，觀察家經留意到共軍對參與這次「反右傾」運動，表現得十分謹慎。

繼中國大陸各地昨日曾出現大規模示威行動，表示支持毛澤東及中共後，中共報章「人民日報」，今日似乎着重強調軍方成員亦有參與這些集會。

今日下午大約五時許，「外長」喬冠華（曾是鄧小平的主要助手，鄧小平去年接見外賓的所有外交會議，均有出席），率領數千名示威者，由天安門廣場朝着「外交部」遊行。

靈通消息人士今日說：要求將被黜的鄧小平判處死刑的大字報，已在上海出現。

外國人士曾在中國大陸最大城市見到宣稱「吊死罪犯鄧小平」及「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目前仍未清楚這些大字報是否經由中共當局批准。

消息人士說：約有二十萬人今日在上海參加一個大集會。他們說：市內工廠均告關閉，而某些地區則不准外國人進入。

在北平，羣眾曾舉行有秩序的街道遊行，「慶賀」華國鋒於星期三日擢升為「國務院總理」及鄧小平被罷黜。

不過三個月前，七十二歲的鄧小平是中共的主要執政人，現在已成為一次「反右傾」激烈運動的主要目標。中共宣傳媒介今日仍不斷推行這個運動。

親鄧的「階級敵人」一直被中共當局指摘為星期一發生在此間的暴動主謀人物。在這次暴動中，據報有超過一百二十人受傷，以及有數部車輛和一座建築物被焚。

中共「外長」喬冠華今日曾親自率領一批人到街上遊行，為鄧小平下台及支持新「總理」而歡呼。

此間可以容納八萬觀眾的工人運動場佈滿共軍、民兵及警察。觀察家忖測這項措施可能是為準備北平市內羣眾於本週末舉行大集會。

一名中共發言人經否認一些傳說謂星期一的暴動示威者將在該運動受審。

數十萬人昨晚在此間舉行大集會，「慶祝」鄧小平被罷黜及華國鋒擢升為「國務院總理」與「中共第一副主席」。

中共一項消息說：這次示威是由「黨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主持。

今日繼續在這南方省會舉行集會，但規模較小。

此間有跡象顯示，這次反鄧小平運動可能會波及至其他人物。

市民貼滿公開指摘鄧小平及趙紫陽的標語，趙紫陽前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現在四川擔任相同職位。

那些大字報說：「打倒趙紫陽」。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連年爆核子有感三首　林參天

㈠
歲歲飢寒苦莫京，黎民無口不吞聲，
可憐核子連年爆，多少生靈血造成！

㈡
百姓家家泣餒寒，蕭條四壁苦還酸，
珍饈自飽輕裘暖，那管傍人側目觀。

㈢
秦皇無道築長城，殘殺之多血海盈，
妄想防胡堵萬里，誰知胡亥自亡嬴。

咏節兩律之一　姚伯衡

失調時序惑風淫，錯亂陰陽禊降臨，
則塞市朝迷弁服，流行人海醉題襟，
詞臣善頌千秋節，武士腰纏十萬金，
自是畫蛇名實後，幾回朝夕費沉吟。

丙辰生朝　雪梨　林康

喜當六一大生朝，倚枕却吟七字嘲，
去日苦多來日少，他鄉客久故鄉遙！
懸弧老念慈親切，浮海眞成浪子飄，
太歲逢辰時亦遇，潛蛟空自望雲濂。

春遊誤約　孫濤

郊遊有約早晨時，春睡方酣醒起遲；
誤祖探親非所願，明年當記旅行期。

沁園春　春感　何世強

殘雪驚春，紫陌羅浮，共沐暖風。念多年壯志，無期了願，因緣文墨，晚亦相逢。把酒樓前，談天席上，爲賀南山高壽同。惟憐我，感枯腸索盡，妙筆成空。

從容。自撫心中。算來是九淵新臥龍。幸靑絲留鬢，朱顏駐鏡，雖然裘弊，尙未途窮。人事紛紛，浮生碌碌，孤負芳郊春景融。遊絲軟，怕繁花耀眼，知爲誰紅。

沁園春　步和世強詞長春感　劉祖霞

翠聳遙山，紅闌前庭，人立曉風。看小園新築，蜂蝶集舞，高樓暫寄，燕喜重逢。柳展輕黃，桃飄宿絳，地近南溟風景同。添情趣，有樓船破浪，鐵鳥穿空。

歡容。章語堂中。喜狡兔驅除起伏龍。況兒孫團聚，桔柑圍繞，春光縱短，樂事難窮。鬢髮斑蒼，身神矍鑠，肯負新春佳氣融。抬頭望，正樓隨日燦，海映霞紅。

清平樂　秋登獅子山　鄧玉山

家鄉何處，嶺上窺行路，氣爽金風天朗溥，無奈浮雲遮住。

尋來山頂興悲，聲聲問句雄獅，祗見蒹葭露重，幾時是我還期。

又　潘學增

初秋纔到，聯袂偕同好，不慮龍山風落帽，賈勇來獅子道。

浮游溥覽怡神，北南一水區分，宮富爐峯在望，仲尼登泰仝倫。

又　盧玉池

空山枯石，一望今猶昔，問是誰家吹玉笛，隱約聲催遊屐。

梧桐風落驚秋，獅山豁我雙眸，策杖老人亭上，胸中詩思悠悠。

清平樂　秋登獅子山　劉雲閣

雲山寄興，策杖登獅嶺，爽颯金風吹酒醒，兀立振衣絕頂。

悠悠似否閒雲，翛然塵外吟身。天與年長腰健，何妨木石相親。

前調　蕭君亮

江楓未老，且趁秋光好，步上獅嶺舒嘯傲，一快淹遲襟抱。

層巒野色淸幽，白雲撩起鄉愁，極目轆紅十里，那堪回首神州。

前題　衞燕山

林泉多趣，步上獅山去，石徑雲封秋葉醉，又覺前無行處。

蕭蕭一陣金風，吹雲飛上高峯，入望嶼灣煙水，鄉關相隔梧桐。山也

前題　藍戒三

秋山如畫，恰在獅山下，廿五年前南渡客，健步曾經稱霸。

於今再度登臨，當年伴侶難尋，行到半途而廢，爭如力不從心。

竹溪晚釣　呂錦洲

幽篁徑裡怯輕寒。石上流泉漾小瀾。
芳草叢中人弄笛。斜陽影下我持竿。
開懷莫怨關山隔。放眼原知宇宙寬。
何必別尋游釣地。此間便是子陵灘。

前題　許筱明

靜觀萬物得於中。莫羨臨淵感不同。
三伏炎消殘暑裡。一竿人釣斷橋東。
竹溪有影搖淸夢。煙水無波繫短蓬。
向晚收綸沽酒去。夕陽猶照半江紅。

前題　許邇艮

夾岸修篁匝地陰。紅霞一抹水流金。
磯頭野鷺醒還睡。葉底風蟬歇復吟。
投餌敢存姜尙志。垂竿頗有子陵心。
稽留爲愛淸涼境。翹首東山月自臨。

前題　陳冠夫

晚回有酒佐無魚，一棹垂綸月上初。
兩岸修篁風入袂。四隣芳樹露沾裾。
偶然竿動提赬鯉。約得朋來下蹇驢。
賁茗敲詩酣醉飽，勝於人世弋虛聲。

歡迎海外讀者訂閱

萬人日報

是大衆的園地市民的喉舌

掃蕩羣醜　不畏權勢

內容戰鬭格 • 報導爆炸性

萬人傑專欄「牛馬集」天天發表

佳作如林

今聖歎：牛鬼蛇神
上官大夫：隨筆
羅孚子：鳴放之聲
馮淬帆：影與視專欄
鐵嶺遺民：上下古今
春申客：上海的故事
何水中：抛磚集
吳起光：海邊閒話
茱莉樂：樂壇點滴
岳騫：烽火懷仁堂
曾憲光：長城內外
小錄：星火集
鐵漢：照妖鏡
甘勇：長白山英雄傳
王凡：湖海怪異錄
馬維：迷失的幻夢
袁樹生：哲理人生
莒雄：移民美國
伍卓祺：講飲講食
老華僑：如何在外國賺錢
陸奎生：健康就是財富

訂閱地址

POPULAR DAILY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萬人日報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四四四期 新147期）


無題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四四四(新147)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四四四(新147)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 四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㊄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㊂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香港出了個「新姚文元」

香港出個「新姚文元」田某，最近專替宮廷派說好話。這是爲什麼呢？話說周恩來死亡後，在香港出現那麼一批莫名其妙的人，有的忘記了自己過去當過國民政府高官且是來自台灣的「學者」；有的忘記了自己過去曾經寫過反共的文章，一時改變了立場；有的忘記了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和「敬愛的江青同志」，大哭周某。他們背景不同，但卻竟都如喪考妣搶地而呼天。甚至引經據典，指明某年月日時什麼地方見過周恩來，自稱周是他或她的「朋友」，眞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特別是後一種人，可能由於「苦塊昏迷」的原因，把主子毛澤東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對周之死似乎是自此連地球都停止轉動了。

周恩來這個老狐狸，只能說是在毛澤東面前有點體面的奴才。一時有些人們竟拿他當什麼「偉大人物」來哭、來悼、來紀念，眞是搭錯了線。有人說這些人是「哭喪愛穩派」，就因爲「愛穩」——熱愛所謂「穩健派」，周死後自然就把他們那份感情轉移到了一時被看成是周的接班人的鄧小平身上。結果，鄧垮台使他們那份感情——也可以說是對中共「政治路線」投下的賭注落了空。

這，他們「支持」的人死的死垮的垮，「反對」的毛氏居然老而不死繼續掌握大權。少數人等於是枉作小人，多數人——包括擁護周鄧的港共分子、灰色分子和爲了趕時髦，出風頭的哭周分子，一時失去了「中心」，跟不上北平的政治潮流，在觀望中無法「向左轉」，所以等於是對毛江派有「抵觸情緒」了。

港共宣傳分子和他們把持的報紙、刊物，一時也無法處理。本來，他們對「哭喪愛穩派」是要爭取的，但怎麼爭取呢？用錢嘛！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眞的就找到了給他們「推磨」的小「鬼」和「推磨」的報紙。

有良心的中國人，對四月上旬發生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反毛反共暴動事件，無不拍手叫好。因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一暴動不僅鼓勵了在中國大陸上長年受壓迫，受剝削的數億苦難同胞，更是對國際上某些短視政客認爲中共在中國大陸上「進行有效統治」的謬論用無不辯駁的事實予以有力的回擊。而本港某報田某在他的「中外快訊」欄中以「天安門暴動眞相續披露」爲題的文章中說：「五日清晨，已經有將近十萬人聚集廣場，其中大部份是看熱鬧和誠心悼念周恩來的人，但確有幾百個別有用心的有組織『羣眾』，一心想把紀念周恩來變爲『保衛鄧小平』。」前述幾句話中的「誠心」二字實在可圈可點，確有江青手下文棍姚文元的筆法，所以可以稱田某是「新姚文元」。這篇文章完全站在宮廷派立場，又可稱田某爲「香港宮廷派」。名叫「新姚文元」，屬於「香港宮廷派」，把參加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暴動人士稱爲「暴徒」，那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相信也是「新姚文元」的傑作，四月十七日某報故意藉「北京來客談」的鬼話，編一首毛澤東「悼周恩來同志」的「憶秦娥」。並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爲毛江歌功頌德的報導。在該「憶秦娥」尾上劃了八個「×」表示「北京來客」忘記了。但六天後的四月二十三日某報「記者窮數日追查，終從一位接近北京人士口中」找到了「八字補遺」，是什麼「新苗茁壯，勢與天接」。

這些可能都是由「新姚文元」一個人搞的鬼。主要目的在於說明毛周之間絕無衝突，不然他那裏會寫了那「憶秦娥」？既然毛周沒有衝突，那麼「哭喪愛穩派」應該於知道「愛周及鄧」是錯了後，改而「愛周捧毛」。

可能因這位「新姚文元」田某，接受主子的金錢和命令，所以玩了這麼一個成套的鬼，可惜的是報頭上用中華民國年月日的某報竟容無恥小丑如田某者在報紙上替毛江集團塗脂抹粉，成什麼話？

某報四月二十三日五版下邊一個絕對不重要的版位刊登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大陸逃港青年李瑞嘉、徐醉濤、駱武揚等一千零八十九人」「爲天安門事件」發表的斥責中共政權的「聯合聲明」。如果不注意是不會看到這個聲明的。

前後消息對照，可以看出某報和「新姚文元」田某在替誰說話，替誰辦事了。

新聞以外

從一首來歷不明的悼周毛詞
看文革派的宣傳策略

萬人傑

震驚於周恩來在大陸的聲望蓋過老毛，文革派的宣傳策略迫得連忙修正。不再稱「周鄧派」而把周恩來與鄧小平分開，力言鬬鄧不等如鬬周，以免增加鬬爭困難。這一首悼周詞的作用，無非強調毛周感情極好，合作無間，中間並無矛盾。事實果眞如此嗎？天曉得！

老毛悼周恩來詞

四月十七日，香港一家報紙刊登了一首從未見過的毛詞，據說是用以哀悼周恩來的。

原詞如下：

憶秦娥　悼周恩來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

山河咽，拭目無語心欲裂。心欲裂，頓摧棟樑，痛失人傑。江山如畫憶丹心，宏圖遺願永不滅。永不滅，××××，××××。

詞之後，還加了「編者按」，據說：「憶秦娥」詞牌，為詩人李太白所創，全詞共四十六字，毛詞蒼涼哀怨，寫盡沉痛心情，惜最後八字傳語者頓忘，苦思亦不復憶，深以為憾，然本報刊登此詞，為全世界之首，讀者雖未窺全豹，想亦有得來不易之感！

四月二十三日，該報又補充了所遺的八個字：「新苗茁壯，勢與天接。」

據報導說：本報四月十七日獨家刊登毛澤東悼周恩來詞「憶秦娥」，關心時事者甚表興趣，但最後八字尚付闕如，頗嫌未足。記者窮數日追查，終從一位接近北京人士口中，獲悉此最後八字，渠表示此詞確在北京傳誦一時，但是否出自毛氏手筆，則頗難證實。毛詞間有不叶平仄者，此詞亦有此毛病，但詞中用字氣勢，與毛詞相似。最後八字暗示：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為勢與天接的新苗，頗與江派現實吻合。至於詞的眞偽問題，有待將來評證。

平仄都搞錯了

該報之所以提到「詞的眞偽」問題，因為四月十八日「萬人日報」對該詞曾作如下分析：

某報發表了一首毛澤東悼周恩來的詞，據說是得自「北京來客」，此「客」實非普通客人。據其自說毛澤東這首詞塡了送給鄧穎超，雖未發表，卻在高級人士間普遍流傳，可見來客也是高層人士之一，否則怎麼會知道高層的秘密？根據這位來客所述，還遺忘了最後兩句，更可見此詞實在是北平流傳的，如果有人在香港塡，不致少塡兩句。不過，雖然如此，其中仍有甚多疑點。

第一、此詞「頓摧棟樑」與「江山如畫憶丹心」，兩句均不能押平聲，李太白憶秦娥「頓摧棟樑」一句，是「年年柳色」，毛屁詞「婁山關」一首是「馬蹄聲碎」，均押仄聲。「江山如畫憶丹心」一句，李太白「憶秦娥」是「樂遊原上清秋節」，毛屁詞是「雄關漫道眞如鐵」。可知此兩句連平仄都搞錯了。

毛屁詩詞共三十九首，固皆屬「放狗屁」之作，但有一點也要肯定的，便是規矩不錯，詩皆合平仄，詞也不背四聲，眞是毛澤東塡的詞，不應當把仄聲改成平聲。毛澤東雖然無法無天，但搞起詩詞倒也未敢自我作古，悉依古意。因此，此詞太不似毛作，而且出於一位不懂塡詞者之手，只是看到毛學李太白，自己便學毛。不知毛學李，尚能學李皮毛，李詞最後兩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氣象何等雄渾。毛屁詞婁山關：「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便似通不通了。這位「來客」談的「毛詞」，確實極力模擬毛詞，但毛學李，不得其神，尚得其形；來客學毛，則連規矩都錯了，正是畫狗不成畫老鼠了。

天性涼薄從不作哀悼之文

其次，毛澤東此人天性涼薄，從來不作哀悼之文，許多人每指毛澤東塡的答李淑一之「蝶戀花」哀悼楊開慧，證明毛之多情，實在那首毛屁詞標明是「答李淑一」，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也是共產黨員，在湖南作亂被捕正法。李淑一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一時興到，塡了這首屁詞，重心是在答李淑一，只是提到了楊開慧，那首屁詞可以說是李淑一逼出來的。毛澤東那首屁詞作於一九五七年，是時距離楊開慧之死已二十七年，中共政府成立七八年，毛澤東眞的懷念楊開慧，早就該吟詩塡詞，何待李淑一寫信。

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關係絕非周恩來可比，楊開慧的父親楊懷中（名昌濟）是毛的恩師，楊開慧與

毛澤東眞是自由戀愛而結合，楊開慧替他生了三個兒子，最後毛拋棄她上了井崗山，到井崗山不久弄到賀子珍，楊開慧帶了三個孩子在娘家住三年，在毛賀同居後兩年半被殺，毛有半點良心，都該悼念楊開慧，楊都不悼，哪會悼周恩來？

文革派的宣傳策略

這一首毛詞之所以成「問題」，主要還不在它的「眞僞」，而是其所包含的陰謀。有理由相信，發出這首毛詞的目的，是文革派的一種宣傳策略。

由於文革派發動二次文革，矛頭指向「走資派」，初期因沒有指名道姓，大陸幹部與人民都把周恩來與鄧小平列爲一夥，稱之爲「周鄧派」。事實上文革派的目的也是鞭周恩來的「灰」仍然活着的人，則是以鄧小平爲首的一夥作鬬爭對象。

可是天安門事變爆發，使文革派遭遇困難。雖然說羣眾暴動是有人「幕後發動」，但其中大部分自動參與暴動行列的人民，卻由於「崇周」之故。無可掩飾的事實，在大陸是周恩來較毛澤東得民心。由於這次天安門事件的表現，使毛、江震驚於周恩來獲得民眾支持如此狂熱，使文革派感到把「周」「鄧」列爲一派，對他們極爲不利。因此目前擁毛派的「宣傳政策」是：一、指出目前打倒走資派運動是對付鄧小平一伙，並非對付周恩來；二、指出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合作無間。」

因此，遂有毛澤東塡詞哀悼周恩來的傳說，其實，凡熟悉中共內部鬬爭的人都知道，過去幾十年來，毛、周間的明爭暗鬬，從未中止。即在周死後，毛也未參加其告別儀式與追悼會，放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輓周花圈，一夜之間全部搬走，如果毛澤東對周恩來眞是「拭目無語心欲裂」的話會有這樣的表現嗎？毛澤東連追悼會也不願參加，卻有心情去塡詞悼念？再說，毛澤東的詞，在左派人士看來甚於「聖諭」，偶有所作，必然是封面最好材料，會不會輪到掛中華民國招牌的「蔣」報飲頭啖湯？這都是使人對毛詞引起懷疑的地方。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接近港共人士透露：自天安門反毛事件及鄧小平罷官後，中共宣傳機構曾指示港共，目前一段時期，在宣傳上必須達到下列幾點目的：一、宣傳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那些羣眾是「暴徒」；二、批鄧不等於批周，要把周恩來和鄧小平分開，以免目前的做法引起海外一些擁周派的反感；三、歌頌「毛主席」，消除損害「毛主席」聲望的一切不利言論。

這半個月來，港共報紙都努力落實上面三項指示。但港共亦知道，這些宣傳如果由港共報紙自己來搞，很難令人相信，因爲人人都知道港共報紙只是中共的傳聲筒。

爲了擴大宣傳效果，港共於是通過一些獨立的民營報紙來搞，港共的做法是：通過潛伏在一些民營報紙內的共黨特務，僞造各種有利於中共的消息，宣傳毛澤東「一貫尊崇」周恩來，周恩來死，毛十分哀悼，批鄧絕不等於批周，以在讀者中造成有利中共的虛假印象。

同時，潛伏在反共報紙內的共黨特務，也配合港共宣傳方針，大罵天安門事件中「一小撮暴徒」製造的「反革命暴亂」，中共血腥鎮壓做得很對，以此來混淆視聽。

據這些人士說：港共對一些潛伏在反共及民營報紙內的共黨特務，採取的方針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目前毛澤東聲名狼藉，中共日子不好過，因此港共指使這些共黨特務努力配合，爲港共作暗渡陳倉的宣傳。許多人都看到，那些潛伏的共黨特務，最近頗爲積極，一個又一個的破門而出，露出原形。

港共分爲三派

香港共產黨徒分爲三派：一派擁毛、一派擁周，另一則屬托派。據說，香港以周派力量最大，因此祭周集會有二萬人參加；擁毛派勢力較弱，「保衛毛主席」這麼大陣仗的集會，只能拉到二百人而已。擁毛派是以工團的楊光爲首，擁周派則由費彝民等人領導，至於托派，僅是一小撮而已。

根據老萬所得內幕消息，最近北平指派一名毛派大員，主持「明面反鄧，暗裏反周」的活動。活動主要一環當然是宣傳。由於左報早已信用破產，沒有人相信，在左報做宣傳不會收到效果，因此決利用潛伏民營報紙的文特，透過他們服務的報紙，作出符合宣傳目標的各種宣傳。因此，近來香港的「中立報」「蔣報」一片熱鬧，天安門的革命羣眾變成「暴徒」；鬬爭五十年的毛、周頓成「密友」，毛澤東爲周恩來之死「心欲裂」「山河咽」；周恩來的「宏圖遺願」也「永不滅」。

各位，你知道周恩來的「宏圖遺願」是什麼？是「四個現代化」。非常可惜，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正是毛澤東一直公開指責批鬬的，如果這「宏圖遺願」永不滅的話，毛澤東這首詞豈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打嘴巴？

僞造毛詞得啖笑

（老萬不敢說這首詞是「僞造」，老萬向不附庸風雅，對吟詩塡詞這些白花腦汁的事既不懂也沒興趣。

說這首毛詞平仄不叶，是專家意見，老萬卻沒懷疑非老毛之作。老毛連話都說不出來，光是流口水，已入「老懵懂」一類，言不由衷，或前言不對後語，都是很自然的事。也許他塡這首詞時，感情洶湧，自己以前說過些什麼話都不記得了，老眼昏花加上淚眼濛濛，塡起詞來，連平仄也懶理，是否與一貫的立場相符，更是不管，產生了這首詞，如不吹毛求疵，就把它當做百分之百出自毛澤東之手，有何不可。

在大陸，假的毛詩毛詞不少，不過，大陸是毛管區，發覺僞造毛詩毛詞便有被抓，一去沒有消息的危險。在香港，就算僞造，也「得啖笑」而已，絕不會惹來牢獄之災。因此，「如要僞作毛詞，乃可在港」。

不過，大陸僞造毛詞毛詩，都「有作用」，據說文革初期，要幫某人減少壓力，給他僞造一首毛詞，暗中流傳，毛澤東也捧他，誰敢鬬他？一詩一詞便可過關。現在這首悼周詞，既救不了什麼人，發表的地點又是在香港，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一九七五年中共對外援助情況

項樺

一九七五年中共對外援助的一般情況

中共爲了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所謂「第三世界」的落後地區進行「革命輸出」，同時並爲了在國際間進一步孤立國府，它日益擴大對所謂「第三世界」地區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技術援助。據初步統計：一九七五年度它共對四十九個國家，進行了一百五十五項經濟技術援助，與二十三個國家簽署了各種形式的援助協定。去年新開始的援助有卅八個國家的一百卅二個項目，較前增加了六個國家，六十二個項目。

一九七五年中共簽署的援外協定

據初步統計，去年中共共與廿三個國家簽署了卅一項新的援助協定，其中對五個共產國家援助九項，對十八個非共產國家援助廿二項。其詳細內容如下表：

一九七五年中共援外的執行情況

去年度中共實際執行（繼續施工和新開工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計對三十八個國家，共一百二十二項。其中：

㈠幫助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南葉門、斯里蘭卡、尼泊爾等二十個國家，建設工業、手工藝品工廠、交通設備、水力發電站及其它公共設備等六十二項。

㈡對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二十一個國家，進行農業、農業機械、農副業、紡織、船舶、廣播等有關技術的援助。

㈢對羅馬尼亞、北韓、巴基斯坦等十三個國家

國名	協定名稱	簽署日期	簽署地點
阿爾巴尼亞	對阿爾巴尼亞長期無息貸欵協定 對阿爾巴尼亞提供整套工廠設備議定書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北平 北平
北越	一九七五年度對北越經濟軍事援助協定 對北越無息貸欵協定	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六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廿五日	北平 北平
南越民族解放陣線	一九七五年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貸欵協定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八日	北平
寮國	鑾巴拉邦住宅建設會談備忘錄 援助建設鑾巴拉邦至上寮公路備忘錄 有關援寮技術人員待遇條件備忘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永珍 永珍 永珍
高棉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	北平
尼泊爾	建設布克拉至宗克特公路協定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加德滿都
馬爾他夫	贈送通信設備	一九七五年四月廿六日	馬累
伊拉克	發展貿易、經濟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	北平
甘比亞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北平
剛果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換文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	北平
摩洛哥	建設綜合體育館合作協定 派遣醫療服務隊赴摩洛哥議定書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	北平 北平
喀麥隆	派遣醫療服務隊赴喀麥隆議定書 建設拉克達水力發電站會談備忘錄 擴大建設文化館會談備忘錄	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1919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1919日	雅溫得 雅溫得 雅溫得
阿爾及利亞	建設醫療器械廠會談備忘錄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七日	阿爾及爾

進行十四件災害贈予援助（其中以政府名義者四件，以紅十字會名義者十件），共九十五萬元「人民幣」。

(四)對阿富汗、加彭、莫三鼻給、智利四個國家提供了二億三千萬元的貸款。

(五)向葉門、坦桑尼亞等十一個國家，派遣了十六個醫療服務隊。

如果按國別，以巴基斯坦十二項為最多，其次阿爾及利亞九項、蘇丹七項、剛果六項、南葉門、馬爾他、坦桑尼亞、尚比亞、桑吉巴爾、馬利、幾內亞、蓋亞那等國分別為四至五項、土耳其、尼泊爾、模里西斯、獅子山國、赤道幾內亞、加彭、馬拉加西、摩洛哥、衣索比亞、莫桑鼻給等國各二項，其它各一項。

兹將上述各國及中共之援助項目初步調查表列於後：

（阿爾巴尼亞）

(一)在地拉那建設一所拖拉機製造廠
(二)地熱發電站
(三)己內酰胺工廠
(四)苛性蘇達工廠
(五)纖維板工廠
(六)水泥工廠
(七)二十二萬瓦輸電線路
(八)Polyethyleae工廠
(九)醫療服務隊

（羅馬尼亞）

水災贈予「人民幣」五十萬元

（北韓）

工業展覽會展出商品全部贈予北韓

（巴基斯坦）

(一)榨糖廠十六間（已有一間完工）
(二)化肥廠三間
(三)體育館一所
(四)水災贈予「人民幣」二十萬元

（南葉門）

(一)紡織整染工廠（年產七·二萬米）
(二)公路橋樑建設

莫三鼻給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	洛倫索
幾內亞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	北平
馬拉加西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八日	北平
模里西斯	漁業技術合作換文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路易港
尼日	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派遣醫療服務隊赴尼日議定書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尼亞美 尼亞美
達荷美	建設香烟工廠會談備忘錄 建設火柴工廠會談備忘錄	一九七五年八月廿八日 一九七五年八月廿八日	波多諾伏 波多諾伏
贊比亞及坦桑尼亞	建設坦贊鐵路第七次會議議定書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北平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12月廿五日	北平
蓋亞那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	北平

(三)農業機械廠
(四)擴建鹽田

（斯里蘭卡）

棉紡一間（二萬五千錠）

（阿富汗）

(一)提供貸款五百萬美元
(二)派遣養蠶技術指導小組

（寮國）

派遣住宅建築技術小組

（葉門）

(一)紡織廠及被服廠
(二)榨油工廠
(三)綜合醫院一所（病床二百三十張）

（敘利亞）

派遣八名技術專家赴敘

（尼泊爾）

(一)加德海都市內公共汽車
(二)棉紡染整工廠
(三)賑災贈予「人民幣」五萬元

（土耳其）

(一)紡織工廠
(二)賑災贈予「人民幣」十萬元

（緬甸）

一九六七年一度停頓的紡織工廠工程再開工

（馬爾他）

(一)巧克力工廠
(二)製籐手工業工廠
(三)地毯工廠
(四)三十萬噸的乾船塢

俄毛鬪爭的新形勢



岳騫

俄毛之間公開決裂已經鬧了十五年，過去十年中，毛幫一直宣傳俄毛大戰隨時可能爆發，毛澤東更指示「深挖溝，廣積糧」，要準備對俄作戰，毛澤東這項「指示」，不知耗了多少財力，害了多少人命，北平城內就有「地下城」，隨時供外賓參觀，其他地方想必也有。這種備戰方式究竟有無用處，戰爭未發生時，實在難以預料。在過去，毛澤東可能是故意誇大宣傳，以轉移國人對毛政權的仇恨，以民族代替共產主義作爲毛澤東統治的基石。

筆者在過去一直不相信俄毛眞會打仗，因爲就各項情況看，均無此可能。但目前許多客觀形勢都在改變，對俄毛戰爭的可能性，不能不作一個重新的估價了。

俄毛之間的衝突逐漸白熱化，目前可以看到的便有以下幾點：

一、過去毛方雖然屢次宣傳俄方將要進攻，但俄方確實無意以武力解決毛幫。俄方此舉，一方面同是顧全大局，認定俄毛戰爭一旦發生，便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毀滅。因此，蘇俄方面相當愼重。而且蘇俄當局又認定反俄的只是毛澤東，雖不能推翻毛澤東，也還寄希望於毛澤東死後，毛澤東一死，其「接班人」便會改變現行的反俄政策。當時蘇俄方面將此希望寄托於周恩來身上，因爲周恩來在法國時便受第三國際豢養，與蘇俄發生關係遠在以後的所謂「國際派」之上，同時周恩來又以「溫和」出名，美國看中了周恩來這個「溫和派」，蘇俄亦然，而蘇俄之垂靑周恩來，尙早於美國，七八年前，筆者一位服務於外國機構的中國朋友，應邀訪問莫斯科，蘇俄接待人員卽坦率說出此項希望。

目前周恩來已死，蘇俄不但在毛幫內部找不到一個親俄派，就是被疑爲「溫和派」的頭目也紛紛倒下去，是則俄毛之鬪不但在毛生前，卽在毛死後也是如此，蘇俄當局也許覺得需要下定決心，認眞對付了。

二、毛澤東過去反美又反俄，無疑是一着高棋，因爲美俄雙方都有一種自我陶醉的想法，你這條狗雖然咬我，畢竟也咬我的敵人，我如果把你宰了，不是幫了敵人的忙，尤其在當時，毛把反美擺在第一位，更減少了蘇俄方面的敵意。但自一九七一年毛幫請尼克遜去北平，公開表示媚美對俄，不再反美，而且倚美國爲靠山以對付蘇俄，此點斷非蘇俄所能容忍。但蘇俄不敢放手對毛一戰，自是顧慮美國，不知美毛之間究竟有無密約，如果蘇俄大舉攻毛，美國會不會出面制止，美國並不需要眞正參戰，只要擺出不惜一戰姿態，聲明俄方不罷兵，美國卽參戰，蘇俄便陷於進退兩難之境。毛澤東當然也看透這步棋，所以拚命媚美，把美國人推下台的總統尼克遜又邀去北平，並且由華國鋒與尼克遜秘密談判了三次。尼、華之間有什麼好談，細想想不免啞然失笑，這又是毛澤東在三國演義上學的「計」，把尼克遜當成蔣幹，去愚弄在莫斯科的曹操。

蘇俄對美當然有顧慮，但蘇俄也密切注視美國情況，在現階段，蘇俄可能認爲美國對毛無能爲力，可以看出的跡象有三：

A、美國退出越南後，確不可能再參加國際戰爭，此不僅限於國力，主要還繫乎民心，美國國民不論立場如何，其反對介入國際戰爭則是一致的，總統由民選，無辦法不顧及民意，所以美國無論誰任總統皆不可能介入國際戰爭，卽以此次安哥拉陷共事件爲例。如果美國當時肯挺起腰幹大喝一聲：「古巴若不自安哥拉撤兵，美國卽將出兵援助安哥拉或直接進攻古巴，」情況便立時不同。首先是薩伊的投機分子莫布圖不會「陣前起義」與蘇俄支持的安哥拉政權言和，盡驅反俄的安哥拉軍隊出境，南非也不會黯然收兵，毛幫也可能趁熱鬧湊上一腳，以坦桑尼亞、南比亞爲根據地，支持另一個親毛的安哥拉派，如此，則安哥拉便不會被蘇俄一口吞下。

就自由世界戰略形勢看，安哥拉實在失不得，自由世界失了安哥拉，雖然比不上一九四九年失去中國大陸的嚴重，但後果也難料，美國竟然任憑安哥拉淪於蘇俄控制，無力伸出援手，非不爲也，是

不能也。

B、美國大選進入密鑼緊鼓階段，不論在朝在野的政客，注意力均集中在大選，對於同美國有聯防條約的國家，甚至以色列，都十分冷淡，何況在表面上仍是準敵國的毛幫，一旦俄毛發生衝突，美國決不可能插手。

C、西方國家目前皆有困難，英國的經濟固每下愈況，法國的法郎也不比英鎊好多少，最近實在支持不住，退出歐洲貨幣浮動。意大利更是政治經濟交困。誰也無力對外，更不可能過問到遠東事。

如果過了今年，美國選出一位民主黨總統，歐洲方面情況穩定，便又不同。翻開美國百年歷史看，凡是介入國際戰爭的總統皆是民主黨人士，共和黨總統則趨向妥協，結束韓戰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結束越戰的尼克遜，皆是共和黨人。所以蘇俄眞有意對毛發動戰爭，今年無疑是有利時機。

以上所舉是基本因素，還有偶發的因素，也足以觸發戰爭。目前可以看出的有三點：

一、毛幫最近大舉援埃，埃俄之間由於對以色列立場不同，發生衝突，埃及總統沙達也想乘機擺脫蘇俄羈絆，便宣佈廢除埃俄協定，蘇俄當局立時以牙還牙，斷絕軍援，毛澤東抓緊機會，立時派人送去一批應急零件，接着埃及副總統又去北平同華國鋒談判，簽訂了軍事援助協定，數量之大，條件之優，埃及副總統都聲言大出意料。

埃俄之間軍事勾結始於一九五六年英法聯軍進攻蘇彝士運河，納薩一面倒向蘇俄起，二十年來，埃及陸軍空軍全用蘇製武器。一旦俄援斷絕，埃及軍武器便無法補充，全換美製，即使美國有心供應，也非短期可以奏效，就在此時毛澤東挺身而出，因為毛幫也受過蘇俄同樣的害，毛幫當時尚反美，不能求美援，只得自力更生，自造零件彈藥，最近已經有成，用去援埃，啱晒。這以來，蘇俄對埃及所施的壓力，便全部落空。毛澤東也算報了一九六二年年「老大哥」撤走「專家」，帶走藍圖之仇，但蘇俄挨了這個悶棍，如何肯干休？而且毛幫以後繼續推廣此先進經驗，在南亞的印度、中美的古巴、非洲的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烏干達，都來這一套，凡是蘇俄不供給武器，都來北平取。則蘇俄經營二十幾年，耗費金錢也不少於美金百億，全部付之東流，蘇俄斷乎忍不下這口氣。筆者仔細想了很久，覺得毛澤東黑虎偷心這一拳，比珍寶島、裕民縣兩次火併更觸蘇俄之怒。

蘇俄可能會覺得毛幫此舉，不僅是在共產集團爭雄簡直要破壞蘇俄在世界的擴展，較美國更為可怕，蘇俄也許會視毛幫為頭號敵人，而設法予以摧毀，而今天蘇俄要想摧毀毛澤東，捨戰爭之外，似無其他途徑。

二、印度忽然主動與毛幫修好，派去「大使」駐北平，此事事先毫無跡象，印度突然提出，其原因何在，至今尚未見各方面作出報導。筆者懷疑此舉可能是受到埃毛勾結的影響。

埃俄所以鬧翻，據沙達說，因為埃及缺乏武器零件，蘇俄既不願直接補給，埃及希望能自印度獲得，因為印度所用武器也是俄製。但被蘇俄制止，印度便不敢以武器零件給予埃及，終被毛澤東搶了先。

這件事情是沙達在記者招待會說出，印俄雙方均未否認，自是絕對眞實。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好大喜功酷似其父尼赫魯，對於這次受到蘇俄壓制，未能援埃自是耿耿於懷，埃印本來皆是「中立國領袖」，一向狼狽為奸，此次對埃及困境未能援手，印度已失去「領袖國」的聲望。同時甘地夫人也不能不想到大鼻子眞難伺候，將果如果一言不合，也像今日對埃及者對印度，印度豈不死火，埃及與毛幫過去雖無深交，並無仇恨，印毛之間則一直鬬了多年，印度強佔了中國大片土地，毛幫雖未能以武力收回，但並未承認印度的佔領。而印度與蘇俄訂有軍盟，也是以毛幫為對象，甘地夫人對此不能自安，亟欲與毛幫修好，預留退步。

毛幫自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一定出盡解數引誘印度退出印俄軍盟，由於蘇俄在外工作人員態度粗暴，性情野蠻，無論在任何國家皆不能相處，我國清黨時中國人之恨大鼻子算是開了先河，到現在凡是受俄援國家，皆有不愉快事件發生，估計印俄決裂可能性已經存在，一旦爆發將同埃及一樣，一刀兩斷。毛幫到時一定又劍及履及，給予無償援助，一如今日之對埃及。

三、毛幫內爭方興未艾，大小毛幫人人自危，此舉亦給予蘇俄製造機會，毛澤東一死，大亂必起，蘇俄可能乘機出兵。以上三項，皆是俄毛衝突的近因，隨時會觸發戰爭。

俄毛之戰，在過去宣傳重於事實，珍寶島同裕民縣的衝突所以未演成大戰，因為雙方皆無意打大戰。但邊境衝突仍隨時發生，任何一次衝突，皆會釀成大戰，只要有一方面有意發動戰爭，隨時皆能找到藉口。

中國人決不希望俄毛大戰，因為我們要收復的是完整的中國，如果俄毛大戰，受損的還是中國。尤其到了此日，毛幫政權崩潰已計日可待，我們更不願蘇俄進攻我們即將收復的國土，因此，對於目前俄毛雙方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我們要嚴密注意。



國際動態

蘇聯插手羅德西亞

任蜚聲

「我將在你殺死我之前殺死你！」羅德西亞是一個黑白種族歧見日深的非洲國家，黑人時時懼怕着國內廿八萬白人，而白人也懼怕國內六百萬黑人的公開叛變。

羅德西亞現在白人至高無上的統治下，表面顯得寧靜無事，並享有各種現代化生活設備，但是，歷史是向前衝進的，可能羅德西亞最後終將趕上，將那些舊的關係撕得粉碎，並將這個國家趕至如英前外相卡拉漢所稱的「死亡與毀滅的途徑」。史密斯總理與非洲國家會議領袖恩喀謨上月會談破裂後，卡拉漢曾提供他個人的折衷計劃，兩年內達成多數統治。但史密斯已加以否決，似乎對一個全面的種族對抗沒有選擇的餘地。

儘管羅德西亞當前局勢十分緊張，可是白人對統治只有加緊加速。武裝部隊已隨着擴大的軍事號召而加強，同時，重武裝的農民及他們家庭，沿着東面七百哩長與莫三鼻給接壤邊境，已經面臨廣泛的游擊隊攻擊。相反的，羅德西亞的黑人要求白人終止對政府與經濟控制，其堅硬態度並不比以前減少。一種世界末日快將到來的感覺，已經散佈鄰邦南非以及整個世界。南非總理約翰・伏爾斯特，對於他與黑非洲的和解政策影响所及，公開表示害怕。同時，在最高權力當局所擔心的是，羅德西亞的爆炸可能發生一連串連鎖反應，終日核子攤牌。美國試圖雙管齊下，一方面積極鼓勵英國努力使史密斯接受多數統治的建設，一方面通過基辛格的演詞，嚴重警告古巴與蘇聯，勿再對邊界的羅德西亞游擊隊，從事如安哥拉的干涉行動。

所有這一切，正強調表示，由於史密斯與恩喀謨三個月的談判失敗，未達成一項協議，不知損失了多少。恩喀謨與那些非洲國家會議的好戰分子決絕，曾經以他的政治聲望為賭具，將通過談判不用流血而獲得多數統治權。但是他要一年內爭取多數統治權的要求，證明已與史密斯所稱延期至少十年至十五年的進程相左。史密斯上週宣稱已向黑色非洲方面提供一些慷慨大方的條件——促使恩喀謨大怒而將條件和盤托出。他說：「史密斯先生所提供的三分國會議席條件——白人佔三分一，黑人三分一，普通議席佔三分之一，這種議席的資格須經過選擇較現在的白人所佔議席為高。」恩喀謨補充說這簡直是要白人永久控制國會。

卡拉漢並未對史密斯減少壓力。這位前任英國外相在恢復和談的會桌上作出最後試探，他保證英國參加並經濟援助，只要羅德西亞政權接受多數統治的原則，以及在未來十八個月至兩年內舉行民選。卡拉漢由於史密斯拒絕作答而感憤怒不已！較早時，這位羅德西亞的領袖曾發表聲明，他一千年也不願接受黑人佔有多數統治權。他說：「我反對一個以有色人種為基礎的政府。這不僅指黑色人種而言。」

上週，尚比亞總統干德在盧薩卡（Lusaka）以主人身份，召開一個南非洲各國黑人領袖會議。會上所有參加者發現他們已佔在急進的莫三鼻給總統薩莫拉・默契爾的一邊。後者曾經發表聲明與羅德西亞處於一種「戰爭狀態」，並且允許游擊隊從他的國家出擊。當他們與史密斯和談的信念破滅後，這些黑色的領袖們贊成一種逐增的戰爭並在各城市使用恐怖政策。恩喀謨缺乏信心地參加這項會議，與他的敵手墨卓利華主教，亦即非洲國家會議好戰派的領袖，並肩而坐。恩喀謨是不可能在這兩派之間達成和解的。但是非洲國家會議兩派卻有一致的共同點，都是反對史密斯的。

談到羅德西亞的歷史，應遠溯自一八九〇年，當英國屬土的南非軍隊進軍羅德西亞時，並聲稱那是英國的殖民地，於是這境內黑人（大約四十萬人）起而反抗白人的入侵。幾個部落發生叛亂，但在白人完全獲得控制之前，已被敉平。可是，由此種下了現在的衝突鬭戰的種子。一九二三年所訂一種憲法，已給予羅德西亞白人一項自由統治這個殖民地的權利，倫敦方面很少干預其事。就在那時，英國開始對其他大部份殖民地准予獨立，於是這些白人油然而生他們統治羅德西亞的念頭，而且無心同意英國方面所提作為獨立的條件：接受最終的多數統治的原則。

儘管焦慮而慌張的英國如何努力從事談判，以尋求一項解決的辦法，史密斯——他已經於一年前被選為總理——單方面於一九六五年宣佈獨立。

英國威爾遜首相當即以反擊手法，要求聯合國對羅德西亞作商業禁運，預料這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從此癱瘓，那末史密斯政權將被迫在數週內屈服。

但是，南非與莫三鼻給都拒絕參加這項杯葛，另有一打國家也寧冒違犯聯國當規，結果，羅德西亞在它初獨立幾年中頗為興旺，並且繼續有效反抗英國。史密斯最後與英保守黨政府於一九七一年簽了一項協定——但這協定卻為黑人投票所否決，他們皆為當時新成立的非洲國家會議的擁護者。史密斯於是直接與墨卓利華主教舉行談判，只是由於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帝國戲劇性的傾圮，而將他們壓制了。

一九七四年里斯本的政變，摧毀了白人統治南非各國的形勢。莫三鼻給與安哥拉開始走向獨立的艱苦道路，同時南非總理伏斯特爾勉作結論，羅德西亞新的突出地位是不能防守的。他撤退南非的警察防衛隊，他們曾協助羅德西亞的保安部隊，抵抗黑色游擊隊，並且他使用壓力要史密斯釋放那些被

內的黑色民族主義首領，如恩喀謨與急烈的 Rev. 恩德班尼治・西紹爾。伏斯特爾相信唯一可免使他的國家陷於一場大災難的方法，就是史密斯幡然改觀，接受多數統治的原則。

但是，在南非洲這樣改變政治體制，也已經對黑色民族主義領袖們增加壓力，而產生立即的結果。雖然羅德西亞的黑人享受較高的生活水準，甚過於那些大部居住黑非洲的各國者，但他們卻長期受着白人政權的政策歧視。自一九六一年起，白人已有許多讓步，例如，國會中六十五個席位中十五個已被支配給黑人。還有許多其他白人對黑人的公開改變作法。但這些白人的讓步，對黑人說，似含有象徵主義作用，並非眞正平等。同時，給予他的人民漸生不忍之感，任何黑人領袖，除非他自己保證以迅速獲取一種多數統治爲第一要務，否則很難立足的。

在黑色民族主義運動內部所爭論的是，達成這一目的方法問題。當一個舊的分裂，直溯六十年代他們所形成的分離團體終告結束之後，恩喀謨與西紹爾在理論上同意於一九七一年連同墨卓利華主教，在非洲國家會議的招牌下共同合作。但至去年秋，恩喀謨攫取非洲國家會議在羅德西亞的領導權。當時，西紹爾與墨卓利華——如果回羅德西亞恐遭逮捕——決定流亡在外國，並且領導非洲國家會議的好戰派，準備從事一種游擊戰對抗史密斯政權。

恩喀謨相信談判可以比戰爭更快獲取多數統治權，於是開始與史密斯舉行談判。同時，只要仍有一線希望，恩喀謨將可獲得非洲團結組織的支持。

現在所有一切皆改變了。恩喀謨宣稱他仍是「負有職責」，並且否決上週墨卓利華所提他們願擔任非洲國家會議聯合領導的一項提議。和談的失敗，可能已意味他的政治禪位。在盧薩卡會議中，這個國家的領袖們會提示所有非洲國家會議的三派領袖——恩喀謨、墨卓利華與西紹爾三者均出席支持一個折衷協調的候選人，可以接納好戰與溫和兩派者。結果無一事能獲解決。但這種使戰爭加強的認可性，幾乎肯定意味着非洲團結組織將轉移它的支持於好戰派。

據非洲國家會議宣稱，有一萬二千名游擊隊正活躍於羅德西亞與莫三鼻給邊界上。（白人的羅德西亞當局說是五千名）千德總統可能將立即允諾游擊隊從尚比亞基地出擊。因此，使這一條戰線延長一千哩之遙。自從戰事於三年前開始，這些游擊隊已在他們自己方面犧牲七百七十四人，但也殺死了八十六名羅德西亞保安隊員。在最近幾週間，游擊隊與保安隊之間的衝突事件已告增告。正在此時，一位英國保守黨議員艾爾頓・格里菲斯，剛從羅德西亞作實地考察回來，他同意保安隊實力較之游擊隊佔有「無比的優勢。」但他又說：「蘇聯可能裝備與訓練他們，正如游擊隊所要求的。但是我們發現那是有些困難，因爲他們仍然採用打了就跑的老辦法，一會他們在邊界這邊對抗我們，一會他們又在那邊。」格里菲斯不認爲羅德西亞的軍事力量可以保證白人政權不垮：「在長期戰鬪之下，羅德西亞一定會垮的」。一個日漸增加的壓力就是經濟問題，今天，本來資源豐富的羅德西亞，由於商業禁運所受損失，往往出現不可預料的結果。更嚴重的問題是莫三鼻給封鎖邊界，使羅德西亞貨物出口印度洋運輸線被切斷。還有國內動員後備兵而影响到生產減低。以及黑人失業所增加全國性不安情緒。

既使怎樣對軍事作嚴格訓練，羅德西亞不可能是如他們自稱的那樣強壯。儘管他們公開表示樂觀，但一些高級官員私底下暗示，這場對抗游擊隊的戰爭是不能獲勝的，因爲如此長的邊界受到有效封閉。第一次，羅德西亞現正面臨一項黑人國家聯合的反抗，他們合力支持黑色游擊戰爭。尚比亞與莫三鼻給都付出一種很重大的代價，割斷對羅德西亞的商業關係——並且他們急於欲看到白人統治提早結束，以便再恢復商業來往。如果蘇聯出而加以軍事援助，加速戰爭步法，他們自表歡迎。同時，有一個可能問題，那就是古巴將被誘勸直接以解放者姿態介入戰爭。

那末，誰來幫助白人的羅德西亞？史密斯的一位助手愛德華・蘇登甫萊告，說：「我猜如果羅德西亞一旦直正臨此危機，這個問題將不是羅德西亞所可把握的。」但是，美國顯然害怕採取一種直接的行動，那是可被解釋爲支持史密斯政權。同時，南非的伏斯特爾曾經企圖改變「這種可怕的選擇」，繼續要求一項談判解決。上週，南非從南安哥拉撤出它的最後部隊，希望藉以緩和它與黑色非洲的緊張形勢——所有這些行動均在減輕羅德西亞的戰鬪。事實上，史密斯政權是無一人相信的，除非它自己的公民——甚至他們也不認爲是眞實的。羅德西亞的保安隊主要皆由黑人組成，他們把軍事服務看作一種好職業。許多沿邊境的軍隊都不同情游擊隊，他們認爲游擊隊不比恐怖主義者。但是各界黑人都對多數統治的觀念逐告增加，而且武力不能阻止這種普遍趨勢。這趨勢已經促使有關羅德西亞黑人僱傭兵，在長期戰爭中效忠問題。

（節譯自「新聞週刊」）

羅德西亞處戰爭中，農民荷槍實彈作警戒。



羅德西亞總理史密斯(左)與非洲國家會議領袖恩喀漠。

（上接第五頁）

一九七五年中共對外援助情況

（坦桑尼亞及尙比亞）
㈠十二月廿三日坦贊鐵路全線通車（全長一八六〇公里建費五億美元）
㈡醫療服務隊
㈢水利工程、電機抽水井

（馬利）
㈠廣播電台
㈡派遣紡織技術專家
㈢賑災贈予食米八千噸及白喉疫苗三十萬人份

（模里西斯）
㈠派遣機場建設工程師（後撤回）
㈡賑災贈予罐頭食品等

（獅子山國）
醫療服務隊二隊、農業技術隊一隊

（赤道幾內亞）
㈠公路建設
㈡協助訓練船員、及廣播技術人員

（剛果）
㈠紡織、被服、棉織廠
㈡水力發電站（布安扎水壩及發電站）、輸電網工程
㈢助建醫院及助建水利工程

（薩伊）
派遣醫療服務隊

（加彭）
㈠提供貸款二千三百萬美元
㈡贈予農業機械
㈢醫療服務隊一隊

（馬拉加西）
㈠賑災贈予「人民幣」五萬元
㈡派遣手扶拖拉機技術員一隊

（索馬利亞）
賑災贈予物資藥品

（衣索比亞）
㈠公路建設
㈡醫療服務隊一隊

（蘇丹）
㈠公路建設
㈡醫療服務隊二隊
㈢賑災贈予人民幣五萬元
㈣派遣水稻栽培鑛山技術人員一隊

（幾內亞）
㈠派遣農業技術隊一隊
㈡高壓輸電線工程

（阿爾及利亞）
㈠醫療服務隊一隊
㈡派遣採鑛技術人員一隊

（莫三鼻給）
㈠提供貸款九千萬美元
㈡派遣農牧業專家小組一隊

（盧安達）
公路建設

（多哥）
派遣農業技術人員一隊

（烏干達）
派遣農業技術人員一隊

（突尼西亞）
㈠醫療服務隊一隊
㈡採鑛技術人員一隊

（蓋亞那）
㈠建設年產一千萬塊紅磚的磚廠一座
㈡派遣農業技術人員一隊
㈢建設紡織廠一座並派遣技術人員
㈢建設醫院一座

（智利）
提供貸款五千二百萬美元

（牙買加）
贈予農業機械

外援為政治服務

中共的對外援助，是它在國際鬭爭中使用的一種政治手段，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為它的各項國際陰謀服務的。中共當前的援外，主要有三項目的：第一、它以此爭取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爭取聯合國的多數票，壯大自己的國際聲勢。反對美、蘇兩強。第二、在經濟上希望能從所謂「第三世界」取得必要的原料資源和作為它傾銷商品賺取外滙的主要市場。第三、逐步孤立國府。因此它這些年來一直都在「打腫臉充胖子」維持相當程度的對外援助。

但就援助的實質內容來說，它的這項援助不是逐年擴大，而是逐漸收縮。建設項目少，技術服務逐漸增加。同時它藉外援所作的對外宣傳也有所降低。這是因為這些接受外援國家對它的認識已深，宣傳所起的作用已非常有限。

現在許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共的外援，已公認為是：履行率非常低（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和附帶條件太苛。一般來說，中共的外援都不是對受援國直接提供外幣，而是以大陸貨支付。並且提供何種貨品，都是由中共單方面決定，有時受援國毫無用處。此外，中共的援助與服務配合不好，有時建成的工廠設備因無法使用而閒置。

但是近年來中共對外派遣的醫療服務隊、農耕技術隊逐年增加，並且深入各受援國民間。這些組織，都是中共對外滲透顚覆的先遣隊，其活動頗值得注意。

人口·節育·墮胎

吳文廸

報載香港政府為了人口爆炸問題，正草擬一項人口管制政策，作為未來二十年內控制人口增長的決策方針。有一個小組正在研究可否在十年之內，達到每對夫妻只生育兩名子女的目標。其中有一個建議是：取締多於兩名子女家庭的免稅額；另一個建議則是，對所有已生育子女的人使用政府產科診所或醫院將大幅度增加收費。

以香港的情況來說，人口確已到了「爆棚」之盛。故政府作出種種宣傳，要人們節育，甚至編成歌謠，可謂用心良苦。正如歌裏所唱的「一個嬌，兩個妙，三個斷擔挑，四個搵樓跳」。事實上香港許多一般市民，對家庭太多子女的開銷都有負擔不來之感，尤其是目今搵食人多，物價暴漲，還是「一個嬌，兩個妙」夠了。

另報又載美國的世界人口參考局公佈，世界人口已達到四十億之數，比四十六年前多出一倍。人口參考局的報告說：「在現時的一九七六年，我們的世界每日增加約十九萬五千名新生嬰孩，來分用我們世界有限的資源。當地球越來越擠擁時，食物短絀，工作職位的缺乏，就是最終的威脅。」該報告並預測到了一九九九年，世界人口將會增至五十億，比現在又多五分之一。

人口的增長既然這麼迅速，怎樣阻止人口的「漫延」似是「急如星火」了。私以為：有一法可用，那就是把所有害群之馬剷除。將那些無可救藥的壞人、歹人、兇人通過「人道毀滅」，讓好人、善人、仁人舒適地繼續活下去，豈不妙哉！但是實際上這個「至高理想」沒可能達到；這個始終是良莠不齊的世界，不是十全十美的完善世界。

於是有人就提出墮胎合法化的問題來，此亦不失為「治本」方法之一。可是問題來了：有人建議只准許妓女合法墮胎；有人則說應一視同仁，任何人皆可合法墮胎；更有人認為此舉有違道德，不該殺生。總之是人言各殊，莫衷一是，搞到胡里胡塗，「烏厘單刀」。

由此想到我國古代的紂王和妲妃的故事。據傳紂王本是個好皇帝，他在位時天下太平，人民都愛戴他。可是後來被妲妃的美色迷住了，一切聽從「狐狸精」化身的妲妃的話，至胡作非為，濫殺無辜，萬民怨聲載道，導致後來的「武王伐紂」的歷史。這些事跡不見於「正史」，是因為帶有神話色彩的緣故。

據「武王伐紂平話」記述：『有一日，妲妃奏曰：「子童辨認得孕婦腹中，是男是女。」王曰：「如何知之？」妲妃曰：「恐王不信，試將數個孕身婦人，臣妾辨之。」王曰：「依卿所奏。」便宣到百個孕婦人至殿下。紂王問妲妃曰：「那個是男？那個是女？」妲妃遂叫過一婦女來，令坐復起。妲妃奏曰：「坐中先抬左足者是男，先抬右足者是女。」紂王曰：「如何得知？」妲妃奏曰：「恐王不信，剖腹驗之。」紂王曰：「依卿所奏。」令教左右剖腹驗之，果然如此。每日廢百人之命。妲妃精神越好，此人是妖精之神也。民間嗟怨，客旅哀哉，悲啼不止，無不傷心。』

此故事中的妲妃可謂我國墮胎者之「鼻祖」。其方法竟然出到「剖肚」，可謂得人驚也矣！這樣子的不是「為墮胎而墮胎」，而只為了一辨男女，其殘忍程度，莫過於此。

對於人口澎漲的問題，美國人則另有「幽默」的看法。他們用說反話的方式來編成笑話：

時值過了現今若干年，美國政府鑑於許多市民結婚後都「全無所出」，就立例規定每對夫妻於結婚五年後而仍未見有「啤啤」生的，一律由政府派人員到其府上「服務」。此種「服務」就是與主人的妻子做愛，務使其「身懷六甲」為止。

史密夫兩口子沒有兒女，政府派的人員這天要來「服務」了。早上史密夫先生上班前吻別了妻子，並對她說政府人員快會到了。史密夫太太就化粧一番，「整衫以待」。不久門鈴響了，但是來的是個專為嬰兒拍照的攝影師，他無非想招攬生意而已。可是史密夫太太卻錯認他是政府人員，於是一場誤會就由此發生。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早晨，太太！你可能不認識我，我是——」

「你不用說。我丈夫提及了你，請裏面坐。」

「那麼你已知道我是個嬰兒專家了。」

「是的。」史密夫太太羞赧地回答。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吧。」攝影師說道。

「我們從何處開始？」史密夫太太更加羞得「無地自容」了。

「唔，讓我想想看。」攝影師作沉思狀，然後續說：「我們何不在浴缸裏來一次，然後可在沙發上幹它兩次；地上也不錯，就在那裏弄他兩三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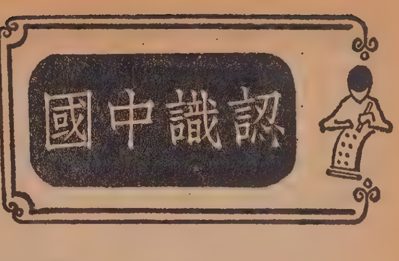
「浴缸？沙發？地上？難怪我的丈夫——」

「太太，請你相信我吧，總之包你滿意。現在讓我拿出我的工具架來吧。」

「工具架？」史密夫太太驚奇地問。

「當然啦，我的「工具」這麼巨大和笨重，沒有工具架怎成。——現在請你把你的嬰兒抱出來吧。——太太，你怎麼啦？」原來史密夫太太聽得這「政府人員」竟要用「工具架」而被嚇得暈倒了。

（寄自美國三藩市）



値得注意的清華大學

柳以青

「天安門事件」沒有爆發前的一個時期，消息中不斷報告「北京清華大學」的「大批判」、「大字報」的情形。

起碼，在某種原因下，讀者們都已經知道這不啻是中共，又一次利用着「大學生」來做「鬥爭工具」的。因爲目前中共「大學生」們，都是「工、農、兵」紅得發紫的子弟們。

然而，自從「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從中共的對外宣傳的資料中，逐漸地透露出「北京清華大學」學生中的分歧來。這點，恐怕該是中共始所未料及的。這篇，只先就有關「清華大學」的情形加以分析。

「清華園裏的春天」

由「中國新聞社」四月七日所發出的「記者」通訊，題目是「清華園裏的春天」，那是暴動發生後的三天，對「清華大學」訪問後所作出的報導，其有三段頗値得注意。一是：

「清華大學廣大師生員工以痛擊右傾翻案風的戰鬥迎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十個春天！這是一個充滿革命朝氣的春天！最近，記者走訪了到處生氣勃勃的清華園。正在全國深入開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三個多月來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滿懷革命義憤口誅筆伐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字報區的大字報數以萬計，參觀學習的人羣絡繹不絕；各種類型的批判會接連不斷；學習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熱情更加高漲，滿園春雷滾滾旌旗奮，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鬥正在深入發展。」

二是：「清華大學全校現有學員近萬人，三年學習期間，學生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到校外工廠、農村、部隊開門辦學。」

三是：「清華大學圖書館周圍還是靜悄悄的。但我們一進去，發現政治、科技、中文期刊、外文期刊等六個閱覽室都坐滿了。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說，開展大辯論以來，爲了批深批透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弄清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和前途，師生們大量借閱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時，他們一如往常認眞學習業務。」

這篇「特稿」雖是四月七日發表，但這「訪問」卻是早一時期所做出的。接着，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當天「新華社」就爲了特別報導「清華大學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要「沿着正確軌道穩妥前進」，標題爲「加強黨委一元化領導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與當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相呼應。

很明顯地，這次「天安門事件」，除了大陸老百姓的人心反映外，中共所培植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中，確實是發生了連中共也沒有想到的嚴重問題。因此，只看「人民日報」的「社論」，不兼及「新華社」所報導的「清華大學」的情形，起碼是忽畧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沒有發現中共所謂的「新生事物」之一的「大學生」所產生的危機。

這裏，仍只是談有關清華大學生的。在沒有談到內容實質時，有一個日期卻値得注意。在「中國新聞社」的上文報導中，說是「三個多月來」，而「新華社」就改成「五個月來」。從「三」改成「五」，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其思想線索已經明白可溯了。如果說「三」個月，則是針對周恩來；如果改成「五」個月，則就使人心「輕鬆」了一些。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大陸上這次暴動的一些端倪。

因此，這四月五日「新華社」對「清華大學」的報導，有幾段就値得特別注意。

「清華園裏的秋天」

「在這場鬥爭中，清華大學的校黨委、系黨委、黨支部發揮了堅強的戰鬥堡壘作用，帶領師生員工努力作戰，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把鬥爭鋒芒直指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及其修正主義路線。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全校師生員工團結戰鬥，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五個月來，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羣眾運動蓬勃發展。……經過了五個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清華大學黨委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加強黨的領導，最根本的就是要體現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黨委要領導好這場運動，就要不斷端正各級黨組織和領導骨幹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使大家眞正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對運動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校黨委首先抓好自身的學習，對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黨中央的有關文件，他們總是學在前，用在前，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統一『一班人』的認識和行動，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同時，他們非常重視在鬥爭中教育和訓練支部書記以上的領導骨幹，在運動的重要發展階段，他們都聯繫幹部和羣眾中出現的思想認識問題，層層舉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通過學習，使各級幹部更好地領會毛主席、黨中央關於這次運動

的部署，明確這場鬥爭的性質和意義，做到『思想上有準備，理論上有武裝，行動上有方向』。

其次的一大段，已經把「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去掉了「那個」兩字，而第一次稱爲「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不過，在用這一去掉「那個」兩字時，是夾雜在有「那個」與無「那個」眾多語句之間的，不細心是不容易發現的。

沒有「那個」兩字的出現，在這篇文章中有三次，它們是：

一、「在領導羣眾性的革命大批判中，各級黨組織引導師生員工緊緊抓住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復辟資本主義這個要害，反覆批，深入批。」

二、「大家透過現象看本質，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謬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三、「經過這樣的分析和批判，大家進一步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時期，由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還存在，舊的傳統觀念還存在，黨內出現走資派是不奇怪的。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會長期存在。」

從這一篇報導中，很清晰地告訴我們，「清華大學」的學生們本身就已經出了問題，產生了分裂。否則的話，在「清華園裏的春天」中，就沒有點出來陰森森的「黨委」們來。

何以在這一篇文章中，大提特提「校黨委」、「系黨委」和「黨支部」呢？問題卻在以下的幾個令中共震驚的事實，特別是在這一「天安門事件」的暴動中。

一、強調「不搞串連，不搞戰鬪隊」，言外之意，只要有「串連」和「戰鬪隊」的話，都是另外的力量所促成的。也就由此可以看出，「清華大學」黨委們在這次鬪爭中，顯然是失勢的。因爲，這篇文章就指出黨委們要如何如何，「才能取得對運動的領導權和主動權」。而「統一『一班人』的認識和行動，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

二、何以「黨委們會沒有取得運動的領導權和主動權」，以及沒有「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呢？問題是這又牽涉到黨委們的思想問題，他們根本不贊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因爲，在這篇文章中就指出來「清華大學」內的情形，一是「校黨委首先抓好自身的學習」這句話，使我們知道連「校黨委」們也是不贊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也就是爲此，勸黨委們「就要不斷端正各級黨組織和領導骨幹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因此，就得訓令要「非常重視在鬪爭中教育和訓練支部書記以上的領導骨幹。」

三、何以校黨委及各級黨組織有這樣的傾向呢？這篇文章中透露說：「在運動的重要階段，他們都聯繫幹部和羣眾中出現的思想和認識問題，層層舉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通過學習，……做到『思想上有準備，理論上有武裝，行動上有方向』。」由此可見，不僅是校中的黨委有問題，連幹部與羣眾都有了「思想和認識問題」，必須舉辦「層層……各類型的學習班」才行呢！關於幹部與羣眾以後的篇章裏再分析。

這不能不說是「清華園」裏正是「多事之秋」呢！

「春雷滾滾」到「秋氣殺殺」

從「春天」到「秋天」，從「春雷滾滾」到「秋氣殺殺」，只要從中共所發表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這「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大革命」後的「新生事物」本身，就出現了問題。那能只怪或一口咬定鄧小平等「否定新生事物」呢？

然而，在中共所發表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導」中，一些也沒有提到「清華大學」的字樣，但是，在四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以「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就不能再掩飾地點出了「清華大學」來。其中的一段是這樣的：

「去年清華大學少數幾個人，寫誣告信，矛頭對着毛主席。毛主席立卽看出背後是鄧小平，看出鄧小平正在全面向無產階級進攻，一針見血地指出：『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的反映。』……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

起碼，在這一「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的「第一點」中，就直認不諱地道出了「新生事物」之一的「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的問題了。

假如讀四月七日「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其中有一句是：「他們非常孤立，不得人心」；那麼再讀四月十八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毛澤東卻「一針見血地指出」：「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究竟「孤立」不「孤立」呢？相信中共最清楚。

假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必該是「最眞切」的話，那麼，這次天安門的暴動該是「最得人心」的了。

果如此，這所謂的「少數」與「一小撮」也者在四月七日的文章中，所以小覷，但在四月十八日的「社論」中，已經變成了強大的壓力了。

然而，何以清華大學的學生們會如此呢？是否眞是鄧小平的魔力所導致的呢？絕對不是。因爲在「清華園裏的春天」那篇文章中，已經報導說：「三個月來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滿懷革命義憤口誅筆伐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目前已經點出名來了就是鄧小平。最主要的卻是另兩段的「春天」文中的分析：一是這些近萬人的學員，他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到「校外工廠、農村、部隊開門辦學」的。清華學生與校外的「工廠工人，農村農民與部隊兵士息息相通的。他們的思想觀點與行動，也必然反映了工人、農民、軍隊的思想與觀點。否則的話，事後不會在中共的指導下，掀起了偌多的「支持中共中央」的「決策」吧！二是他們研究了馬列和毛，在這一「學習」「熱情」中，發現更「冷靜」的眞理。掌握了眞理的人士們是不怕死的。

無恥的毛大帝

古鶴翔

毛澤東一生無恥，在「遵義」會議中，毛澤東是以無恥的手段，奪取了黨權。

在抗戰時期，毛澤東表面上大叫抗日，暗中卻擴大自己的實力，攻擊國軍。

無論在抗戰初期，甚至日本投降以後，毛澤東都曾表示對「蔣委員長」的崇敬，可是暗中卻在攻擊國民政府，並且篡奪抗戰的成果。毛某公然地歪曲歷史，說「抗戰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試問這種陽一套，陰一套，翻三覆四行為，豈非「無恥」？

毛澤東曾經公開地高呼一面倒，倒向蘇聯，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還致電給「親愛的赫魯曉夫同志」，說：「感謝你們對我們和全體中國人民所表示的深厚的情誼。」毛澤東祝賀赫魯曉夫「身體健康」，「在建設共產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中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中說：「帝國主義力量有個頭，就是美國；我們社會主義陣營也必須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如果沒有頭，力量就會削弱。」

直至今天，仍然是這個蘇聯，可是它卻成為「社帝」了；仍然是這個「美帝」，卻成為毛澤東的「救主」了，甚至尼克遜和「基辛格」，也成為毛澤東共產黨的座上賓了。

當年隨同毛澤東一起到莫斯科的鄧小平、彭德懷、陳伯達等都由「香花」變作「毒草」了。

至於劉少奇、林彪等「親密的戰友」，於今何在？

必須指出：劉少奇、林彪，以及鄧小平等之垮台，都是違反中共的「黨章」和「憲法」的。中共的「黨章第九條規定，黨的「副主席」之任免權，在於「中全會」。中共的「憲法」第十七條規定，「國務院總理」的任免權，在於「人代會」。可是，毛澤東卻不遵守「黨章」和「憲法」，悍然地罷免了鄧小平，提陞了華國鋒，這是什麼道理？

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新華社」又報道說：「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新華社」的報導，不是間接指斥毛澤東不依據「黨章」和「國法」處理鄧小平和華國鋒麼？新華社雖然打着「偉大領袖」的招牌，事實上要宣佈的是：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新華社」還故意提起「五七一工程紀要」，即是要人民重溫林彪這一段話：「他每一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今天向那些拉的人甜言蜜語，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的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同他共事終始，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都要置於死地而方休，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上舉事實，不是清楚地描繪出毛澤東「無恥」的嘴臉麼？

因此，中國人民在四月五日以祭周為藉口，大肆攻擊「慈禧太后」，大罵「秦始皇」。

在四月七日，香港「大公報」第七版也含沙射影地咀咒毛皇朝說：「因為秦皇朝以殘酷苛細的刑法維持它的統治，僅以死刑來說，就有棄市、戮屍、腰斬、車裂、磔、鑊烹、梟首、抽脅……等等名目。還有連坐法：一家有罪，無罪的九家受牽連，也跟着有罪。」

「大公報」斥責秦皇朝道：「全國人口約二千萬，因犯罪而服役的『刑徒』總數約在百萬以上，

評「八」

筆者寫本文時，本港學校的復活節假期還有二天，本期值得談的電影可有幾部，但大致已為各報章談過，這裏試選出兩齣比較被影評人少談的來分析。那是張徹導演的國片「八道樓子」，此片雖然見報的影評文字不少，但有不少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眞宣傳假評論式文章及小罵大幫忙式文章，雖然也有談得比較客觀和中肯的，那只是少數而已。筆者以為此片有值得分析之處，就是因為電影本身挾帶着一個意識上很嚴肅的問題。另一部是以黑人與白人戀愛悲劇的電影「愛心」，對於中國觀眾，黑白問題很難引起普遍興趣，因此對這一問題的電影，也不容易為影評人重視，不過這部電影也同樣挾帶着一個意識上的嚴肅問題，因此筆者也特別選為本期評論的電影之一。

自從前年中影出品于善璽導演的「英烈千秋」叫好又叫座之後，不少製片家也紛紛拍抗戰題材的電影，我們不可否認，拍抗戰

情操感，這是很好現象，也是今日電影製作路線上一條最健康的路線，但自從去年到現在，看過多部以抗戰題材的電影，眞正有份量的不多。有些抗戰題材的電影，雖然拍的不好，那是戲劇效果問題，但並沒有掛羊頭賣狗肉的造作，對於這類作品，我們還是抱着崇敬之心來肯定它。最使人難受的，就是

我們想想：秦皇朝的酷殘，怎能與毛大帝相比？秦皇朝的「刑徒」約有百萬，而毛大帝已殺了六千萬以上的中國人；秦皇朝之「連坐法」，怎比得上毛大帝？筆者就因一個姓陳的同學在國民政府做過秘書，而被鬬爭及坐牢。最恐怖的是，祖父是「地主」，兒孫也就是「黑人」，甚至三歲孩兒也成爲「反革命」。在文革時期，上海就有剝人皮的酷刑出現！

由於毛大帝之「無法無天」，由於毛大帝之無恥，中國人民已經忍無可忍，天安門事件，僅爲反共革命的前奏曲，再北伐，再革命的日子快要到來了。

請看美聯社東京十日電：「星期六在上海發生聲言支持被黜的副總理鄧小平之示威。同時，大陸有數個城市自即日起禁止外國人旅遊。此舉被認爲可能是因週一天安門廣場暴動後，在此等城市亦發生動亂。」

又據由大陸返港的旅客稱：「南京及武漢地區滿貼「打倒慈禧太后（江青）和榮祿（王洪文）的大字報，同時反毛的『長江艦隊』於本月初與親毛陸軍展開激戰，現在南京第四、五、六號碼頭全被封閉，氣氛十分緊張。在西南地區，戰雲密佈。」

四月七日的「大公報」說得好：「農民是很實際的，會比較的，經此一來，誰好誰壞，立刻分明：『沛公太好了，眞希望他快點做秦皇，我們的日子也會好些了。』……」

究竟「大公報」心目中的「沛公」是誰，我們不便加以猜度，但「大公報」所斥責的秦皇，肯定就是所謂「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在「批孔揚秦」聲中，「大公報」毅然地咒罵「秦皇朝」，確實值得表揚。

「大公報」也發出反毛的大砲了，無法無天又無恥的共黨政權，怎能不崩潰？

奉勸「大公報」員工，迅速起義；要不然，遲早必被押回共區，並被「專政」！

最後要說的是：「新華社」說「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難道鄧小平也投票贊成撤銷自己的職務麼？大概鄧小平已逃出北平。

子」與「愛心」

林巽

頭。

「八道樓子」的故事，是抗戰中一則眞實的感人的故事，據說張徹拍此片時，曾經邀請直屬當年該部隊的老將來當顧問。「八」故事的戰役發生於一九三三年的華北，正當日軍以二十萬大軍向關內長驅直入跨過長城之時，有七個壯士，死守八道樓子一關，抵擋日軍兩師之眾的猛攻達五天之久，好讓我軍在後方有時間重整部隊。結果這七個守軍血戰五日後，全部壯烈犧牲。我想這部電影如果用平實手法來表現，它應該是如何具有感動力量，振奮人心的作品。可是張徹爲了要表現他所喜愛的打鬬招式，竟將七個打現代戰爭的軍人，都誇張成李小龍式功夫高手，作爲現代士兵，雖然也有懂功夫的高手，但並不是人人都是那類高手，而且按照實情，那是一個團被殲滅後遺下一個營長及七個散失歸隊的士兵，不可能撞個那麼巧，人人都像李小龍那樣懷一身功夫，最可笑的是電影更爲這七個人炮製了七段回憶，每七段，而不是眞實角色，於是變成，那本是一則眞實的歷史，但經過編導加工炮製過後，便硬生生的將眞實歷史變成假傳奇故事，它本來該是具有感動力量的故事，經過編導的過份僞裝，它的感動力量打了折扣。

現代戰爭，本來是槍炮駁火的戰爭，「八」片卻是以打鬬爲主槍炮爲輔的，這眞是使人看來啼笑皆非的抗戰題材電影。電影所以拍得如此之糟，唯一原因是導演迷信打鬬才是娛樂性招式，他不知道一切感人的力量都來自眞摯情感基礎的，不是來自傳奇的。

由羅拔里弗斯導演的「愛心」，雖然是一部反種族歧視的作品，但因爲電影故事人物走向傳奇的偏鋒，它便成爲一部反映美國現實社會問題，卻如「八道樓子」一樣，用編導憑想像塑造虛假人物去扮演反映現實的角色，因此，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美國，因爲黑人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黑人電影觀眾很多，加上南美，非洲的市場，拍這類反種族歧視的電影是一種賣座上有把握的賺錢生意，當然在文化價值上說，拍反種族歧視的電影，同樣也是有教育作用的，然而用「愛心」這類傳奇形式來表現，恐怕它的效果是異常微弱的。

「愛心」有兩對青年情侶，一個黑女子愛上一個白人青年，一個白人女子愛上一個黑人青年醫生，這個白女子與黑女子自幼是好朋友，黑媽媽與白媽媽多年來也情同姐妹，在他們當中本來是沒有種族歧視的陰影存在的。可是當白女孩子向白媽媽說出她愛上黑人醫生時，那個白媽媽才流露出本性來反對女兒的婚事。電影情節更岔開一條線，那是白女患上嚴重的心臟病，只有換心才能補救，到此又出現一個巧合，黑女子被白情郎遺棄，遭受打擊撞車死了，黑媽媽只得同意將自己的女兒的心臟捐出來換白女的心。作爲一個反映現實問題的作品，這種人物塑造的手法及巧合的結構，無疑地是屬於愚笨透頂的典型。更壞的一點是宣揚黑人爲白人犧牲的一點，電影主題雖然是強調反種族歧視，但從黑人爲白人犧牲這一個意念看，電影匠人仍然是一個潛意識中的種族歧視者，否則他爲什麼不將情節倒轉過來，用白人爲黑人犧牲去表現這個主題。

電影寫母愛的戲相當出色，黑媽媽與白媽媽對女兒的愛心表現，拍得很細膩，其榨取廉價眼淚的手法，大可與國粵文藝片等量齊觀。還有一個故意賣弄的噱頭，用特寫鏡頭煞有介事的拍換心手術過程。

作爲情節劇看，劇本結構可連職業編劇水平也夠不上，導演可有職業水準，最突出的還是演員，但並沒有什麼藝術性可講。這又是與編導迷信傳奇情節有關。

總而言之，「八道樓子」與「愛心」本來是不錯的題材，我想這兩部電影題材，如果落到傑出的匠人手上，它是可以拍成藝術價值非凡的作品的。現在看來，有如壞廚子蹧蹋了好食物，可惜。

社會發展歷程

向晚

依達爾文的進化論說，人是由類人猿演化而來。但這種學說，至今可以說已是落伍了。這可舉三點為證：㈠人的五指能單獨伸屈，猿則不能。㈡人有人性如四維八德，猿則無之。㈢人養育子女，一直關心到終老，子女對父母亦然；猿則只照顧到子女能自食其力為止，故決無家庭倫理之可言。所以動物究竟是動物，人絕對不可與動物相提並論。如人能發展高度文化，而動物自古至今並不見有什麼動物文化。

史前時代的人類生活，雖與一般動物差不多，但智慧還是大不同。由野蠻人進化為較高一級的蠻人，一步一步進化。在物質方面，他們懂得使用工具，由貝殼、樹枝而石器，再進而為青銅器、鐵器……一直進化到工業時代。在社會方面，由家而族，由族而圖騰，而部落。由各小部落而組織為一大部落。古代部落，人數不過一萬左右，面積不過十數村，愈擴張愈大，組織也愈進步，發展到了今日一縣之大，就陞級為國了，部落時代的首長稱酋長，陞級為國時，酋長即陞級為國君了。

社會發展，由部落而國家，這是第一大歷程。社會愈進步，問題愈複雜，最重大問題是權力。君主有了權力除非堯舜，自不免濫用其權力，以壓制人民，人民不堪其壓制，遂想到[illegible]天給他們的，而把人民當做臣民、子民，所以各個君王莫不自高自大，口銜六憲，恣意壓迫人民。君主制度即君主專制，視為天經地義。這種不合理制度，竟亘數千年，直到十九世紀初，各種新思潮興起，先有英國歷朝民權爭取運動，後有法國大革命，最後北美十三州獨立，自由民主主義運動始取君主專制的意識形態為公認的合理政治制度。

最科學的是機器，機器用久了尚會發生毛病，何況政治制度，施行百餘年焉有不發生弊端之理，最大弊端，一是自由主義變成無法無天，任意胡鬧，如性解放、裸跑、吸毒、自由離婚、強奸，此人所盡知者。二是民主主義弊端，由一國一君制，變成人人皆主，領袖太多，遂變成為無領袖、無政府。民主主義最大特徵，是三權分立，不，是議會跋扈，大政必須要經過議會上下院通過，議員人數眾多，各有各的政見，行政部經過多方探討所擬定方案，本來須早日經議會通過者，但議會卻成為饒舌場，往往一件小事，他們辯論不休，常常耽擱一兩個月。當通過後，局勢已改變了，使行政部門白費許多心血。另一方面，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分不開的，在自由、民主主義下，是頗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一任其放任，如經[illegible]

自由、民主主義既因發生流弊，從世界政治舞台退到幕後，於是代表極權主義者的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遂代之而興。它們何以能一窩蜂似的闖進這個世界？原因當然很多，而主要的，只是看透了自由、民主的漏洞、流弊。因前者太失於放任，它們就改變為極權專制；因前者是多數人民主制，它們就改變為一階級、一黨、個人獨裁的殘酷統治。

君主制度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雖然不夠理想，有缺陷，但如遇堯舜那樣賢明君主，人民還是幸福的，但如遇桀紂昏主暴君，人民便悲慘了。故君主制不一定全壞。極權專政則不然，試看共產國家、法西斯國家的當權者，幾乎皆是史大林、希特勒一型人物。因為他們集團的成員，皆是從一個驢子製出來的牛鬼蛇神怪物，滿腦子仇恨、暴力思想，故不論誰當權，同是一樣。換言之，這種政權自開始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很難希望他們集團，會做出開明、合情合理的大事業。因此君主制能夠支持幾千年，至今改變成為君主立憲，仍能存在於世界。如英國、荷蘭、日本等，還是現代富強、開明、進步的國家。

如上所述，社會發展正如時代潮流，它是不停的向前演進，即由部落而君主封建，自由民主。但到第一次[illegible]

社會發展既然是不停的，所以共產主義世界當然也不可能不變。先從蘇聯說，先是列寧主張先赤化世界，他認為只有世界赤化了，而蘇聯始能生存。

列寧死後，史大林便改變為一國共產主義論，並非不主張赤化世界，而是應把重點置於自己國家，迨己國共產主義鞏固之後，再向外發展（侵略），蘇維埃政權新成立後，大力推行馬克思主義，如沒收國內與外國的財產，結果俄國農民實行怠耕，因多耕與己無益，所以次年俄人餓死五百餘人，列寧不得已，乃厚顏急電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乞援。列寧經過此一教訓，不得不改變實行「新經濟政策」。此政策實即向資本主義投降政策。

史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又改為修正主義，即因史大林政策行不通也。蘇聯對周圍附庸國政策（殖民政策），決不當它們為兄弟國，僅是兒子國而已，附庸國吃不消，故紛紛起而與蘇聯敵對，如南共、捷共、羅共、阿共、中共等幾皆與蘇成為反目共國。西歐共產黨，以意共、法共勢力為最大，但意共早與蘇共反目，不再受其控制，最近法共在二十二屆代表大會中，由法共總書記馬歇爾提出，竟把「無產階級專政」綱目予以廢除，這綱目廢除後，法共還算是共產黨嗎？十餘年前，紀得北平學生大會，一青年演說，竟高呼「馬克思主義早已落伍了」，意即要不得了。這年來更有不斷類此事件發生，如「李一哲」提出的「大字報」等。總之，共產主義早已在變，變才是生路，否則必定會如法西斯然，必然死滅。

學說實在並不新奇，早在盧騷著「社會契約說」約千年左右，中國柳宗元就著「封建論」，說封建制度的起源，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所謂「勢」即環境，自然演化之意。盧騷的學說，說不定是受了法國耶穌會上所譯儒書的影響，而觸起的靈感。

但自古各國君主，從不承認他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皆認定那是上

無策。這種情勢，以工業發達國家為最常發生，所以人民對現政府多表不滿。當此時也，於是在野的什麼社會黨、共產黨、法西斯黨、納粹黨，遂乘時而起。俄共奪權是獨特的，因那是利用對德戰爭關係，帝俄東線失敗，然法西斯、納粹之奪權，卻是乘兩國國內政治經濟混亂而引起，也就是說，那是由於自由、民主主義的失政所產生。

新沙皇政權不僅在俄國一國已也，而且散佈於全世界，豈能不說是逆轉。然何以發生此逆轉？除一方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貧富懸殊外，另一方就是民主國太無能、太自私。反赤俄聯盟軍，入俄境後只一味各搶佔殖民地，而無一整個遠大目標，結果遂被赤軍逐個擊敗。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全世界民主國家遂皆受其害，也即今日世界共禍之由來。

義怎樣變呢？當然我們事前無法預知，但可知的，總是向合理的方面走，什麼是合理呢？這裏有兩條路：一為社會連帶主義，一為天下為公的世界大同理想。今日盛行的社會福利主義也就是向這方面前進。



人緣這東西

霍雲霄

接到一個電話，一位好久不見的朋友約我出來聊天，我計算着那正是上班的時間，他說因為盲腸炎發作，進醫院施手術，臥了一個多星期，現在回家休養，打算再休息二天才上班，可是自己閒在家中又悶得發慌。

他是我以前的舊同事，這仁兄因為做事認眞，時時得罪人，人緣並不好，他因此也被別人對他的冷漠塑成一副冷漠的面孔，有一次我發現他對一個同事笑笑打招呼，我對他說：我要去購馬票了，因為你的面孔出現奇蹟，登時將他氣的半死。

我已離開了那機構多年了，他仍在那裏工作，職位比過去高升了，這一次見他，人雖然瘦弱得多，但神采卻煥然一新，情緒很輕鬆，也很樂觀，我不禁發現，小災難有時對於一個人未必不是幸福的。

他一連告訴我在幾天臥病中的故事，幾乎同在他工作部門的同事都到醫院來探過他的病，出納送來薪金，同事告訴他所有的工作都由大家分擔做完了，一位女同事的姐姐是看護，在他出院後，每天義務來替他檢查手術的創口。

我打趣說：由此證明你這個人心地並不壞，否則你不會有這麼多人情的收割的，世界上只有別人對自己的反應才是最公道的，有時有些人只憑自我宣傳來收割，以為自己可以坐享其成，但當人們一識破了他的伎倆之後，他必承受別人加一倍的反感。

「我不明白同事們為什麼對我這樣好。」朋友說：「過去我是很少向人說好話的人。」

「那只是反宣傳方法，你不讓人對你表示好感，但因為你對人有幫助，別人的好感沒法渲洩，所以只有待你生病時才有機會讓你得到回報。」

我的朋友有點飄飄然。

有時，人緣這東西，是可以用一點點微笑就收效的，看來簡單得很，其實一點也不簡單，要是你對別人微笑，讓別人看出你的微笑是空洞的，微笑背後並沒有眞實情感，使人看出你的微笑是虛偽的，那麼當時人家看在你面上，也因你同樣虛偽的微笑，那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彼此心裏有數，緣份這東西很難眞正存在。反而有些冰冷着面孔，令人反感的人，但久久而久之，當人們了解他的為人之後，明白他那冰冷的面孔背後，原來有一顆火熱的心，那才是了不起的。

由此我更發現，友誼與熱情這東西，除了彼此之間有眞正的實質配合得起，它才是一件美事，否則便成為虛偽。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必然是依靠某些實質來維繫的。一個人要推銷一件貨品，可以配合一點宣傳方法，但如果這個人什麼貨物也沒有，他也宣傳一番，所獲得的不會是正效果而是反效果，因為他正在吸引人來注視自己的空洞，他是在用心叫別人尊敬自己，但卻無形中成為叫別人識穿自己。

不少在職業上負有公共關係責任的人，每每予人一種虛偽的印象，其實從事公共關係的人未必是虛偽的，不幸的是他的職業，迫使他每天要付出多少毫無實質配合的笑臉。所以本來不虛偽也得被那種氣氛塑造成虛偽了。

不過，他與別人之間，而為了業務問題而聯繫，彼此並沒有任何額外情感的要求，當然也沒有虛偽與不虛偽的分別，以為他虛偽的人，也只是自作多情而已。

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認識，多是一面而不是全面，每一個人的生活面都是多方面的，在朋友之間，同事之間，或者家庭之間，都有不同的表現。至於遇到患難時或玩樂時所表現的，又與平常的表現不同。雖然這麼多方面的不同，但個人的氣質是不變的，這是多樣化的統一，然而那眞正氣質流露到最為赤裸裸的時刻，多是臨到患難與共的時刻。

人物春秋

「四眼狗」陳玉成

胡蒼之

素有「四眼狗」之稱而被太平天國封為英王的陳玉成，初名丕成，二次克武昌，洪秀全嘉其功，始改名叫玉成的。廣西貴縣人，幼從熟師讀，由於羣兒中有與洪秀全為姻親的，常讚揚洪的言論般動，玉成頗為仰慕。年十四出應童子試，一度被斥而大憤，遂絕意進取。聞洪仁玕新自倫敦傳教歸，玉成往謁，受洗為信徒，他的思想信仰，完全受其控制；而這個天資甚高的少年，從此決定其命運。

由於當時洪秀全已起兵金田，兩廣官吏，對教民頗為仇視，乃捕仁玕母親下獄廣州獄。玉成徒步至廣州，買通獄吏，得見仁玕之母。仁玕有兒女少孤，美而莊靜，同繫於獄，玉成一見生憐，遂與約期越獄，己為外應。但不慎走漏消息，陳玉成亦被逮，清政府並決定凌遲他，數日後行刑！好在當時歲饑，暴民起而搶米，滿城鼎沸，官吏疑神疑鬼，以為太平軍掩至，大家都倉卒走匿民間，玉成乘機遂脅諸囚反獄，救出仁玕家屬，護之至香港，廣州官吏，行文香港，緝捕玉成益急，非捕而殺之不可！

唯其如此，所以逼得陳玉成無路可走。他有一位名叫陳承瑢的堂叔，從洪楊起兵，轉戰湖廣間，迨克武昌，以功授侍衛，玉成乃喬裝為貨藥，就承瑢於軍中，諸王見玉成活潑，卻很器重他，時年方十八。咸豐二年，以陳承瑢請授在四軍正，典聖糧，職同監軍，玉成雖不欲請赴前敵，隨營立功。咸豐三年，楊秀清命陳玉成隨韋志俊攻畧湘潭，玉成也不願意，他希望獨當一面，但楊秀清則以玉成太年輕，恐不能擔任指揮。結果陳玉成自請率領五百人，助攻武漢，願聽楊秀清指揮，秀清才勉強答允。當太平軍誓師出發的時候，陳玉成私自告訴其堂叔承瑢曰：「我以一個未足二十歲的人，又未有建立尺寸功，而諸王爺對我獎許備至，並且授以偏師，令我非常感動。因此，我下定決心，這次出發作戰不成功便成仁，而絕不會有辱於我叔父的！」

陳承瑢見玉成年少志大，老懷甚慰，亦欣然勉玉成曰：「你有這樣大的決心和志向，我還有什麼話說？」果然不錯，玉成旗開得勝。於咸豐四年五月，他率領的五百人抵達武昌後，玉成親自偵視武漢形勢，他的乘馬幾乎被彈擊中，卻仍從容遊觀，竟得還營；並對石禎祥說：「城中糧盡，守軍都已饑疲無人色，援軍而在城外的，復自動而神離，腰纏纍纍，正作如何逃走之計了！這次必能迅速攻克。」石禎祥故意試探他：「倘若這一攻城任務派你負責怎樣？」玉成笑答道：「我願去嘗試。」遂率所部入蓮子湖，繞至省城東面，於同年六月中旬的一個晚上，他計劃分三百人為疑兵攻城，自率二百人於隱僻的地方縋城而上，大聲呼叫道：「天兵已登城了！」清軍數千人，聞聲不僅大感惶懼，而且拚命地斬關奪門而逃！

武昌二次被克之後，楊秀清聞訊大喜曰：「我固知玉成一名健將。」於是升陳玉成為殿右十八指揮，給他增至五千兵力。同年七月，玉成掠黃陂、孝感、攻陷蘄州，復破廣濟、黃梅、田家鎮，遂升三十檢點。同年八月，曾國藩的湘軍復克武昌，陳玉成則自興國入大冶，以遏清軍，與清將羅澤南、塔齊布血戰，終於失利而敗入黃梅。塔齊布乘勝追擊，肉搏登城，陳玉成作困獸之鬪，乃親率精銳於城上抗拒入城清兵，雖清將塔齊布面部受傷，但其攻勢益銳，黃梅遂告失守。陳玉成率所部退屯孔壠驛，清軍分數路追擊，先後發生大小戰爭七次，互有傷亡，適羅大綱水師為清軍所焚，玉成無援，遂棄孔壠驛而入九江，助林啓榮堅守該城，自請處分，天王洪秀全降旨以慰之，加封勳號曰「成天豫」。

咸豐六年，太平天國發生內亂，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相繼伏誅，石達開出走，於是洪秀全乃召陳玉成返金陵，封為英王，李秀成封為忠王，二人共掌軍事大權。因為玉成性喜剽掠，不耐鬱居，乃請於天王洪秀全，復率所部入安徽。

咸豐八年，清將和春、張國樑圍攻南京，而玉成的所部又新敗於麻田，乃率眾循江北而東，將援天京。同年八月，敗清將鞠殿華於浦口，士氣復振。和春分兵六千拒之，陳玉成不惜血戰，以一當十，沿河百餘壘，望風齊潰，殺其知府宣維祈，副將陳昇均，遂克江浦、天長、同年九月，圍攻揚州，敗清將富明阿、詹起綸於西門，而揚州遂陷，並進攻六合，使太平軍不獨漸有起色，且其局勢亦漸告穩定。

先是陳玉成入安徽、長江重城望風歸附。六合居金陵的北岸，縣令溫紹原募勇抗拒，先後血戰達六年之久，南北大營迭潰，而獨六合以彈丸之地，屹然若重鎮，至是玉成發誓不破不休，他實行晝夜輪番攻城，紹原割衫袖，嚙指草血書，乞援勝保、張玉良未至，而玉成下令穴地轟城，數日後城陷，縣令溫紹原投水死！遂陷六合縣地。適李秀成援桐城，被困於全椒，而揚州後為張國樑所克，陳玉成遂率所部會李秀成於樅陽，泣涕誓師，訂約會戰，於是列營金牛鎮白石山，與李世賢所部相呼應，烽火亙數十里，清兵無不畏懼。而李續賓獨自毅然曰：「軍事有進無退，戰死吾分也。」遂決心與太平軍一拚，適逢天氣大霧，陳玉成知李續賓勇於攻城，乃以奇計誘清軍自相攻擊，損失甚大。至霧

散，太平軍大呼乘之，因淸軍潰敗不，可止而李續賓、劉神山及其將領十餘人殉職。

實際上，此役非常慘烈，當時續賓以血戰經年，精銳傷亡甚眾，須添調勁旅，以增兵力，援師未至而敵鋒已逼。十月初九日，續賓令各營半夜直逼金牛鎭，追擊十五里，晨抵樊家渡王家祠堂，突遇大股敵，分數隊與淸軍搦戰，復分數隊包抄淸軍。淸軍連環轟擊，殺敵二千，敵敗退，適大霧，咫尺莫辨，敵由左路抄出數大股，直前衝突，淸軍驚潰，弁勇傷亡過半，歸路全被折斷，續賓督領新兵，並調他營接應，衝殺數十次，殺敵無數！敵城之眾，復聯絡外援，分股衝突，綿亘二三十里，環繞來撲。續賓一面死戰，一面傳令軍中，嚴守牆壘，時敵勢愈集，各軍遭其阻截，不能回營，牆壘多被攻破，僅餘四五營，從續賓苦戰。適敵挖斷河堤，絕淸軍去路，續賓怒馬馳入敵陣，往來奮擊，殺敵數百人，鏖戰至夜半，終於殉難，隨從員弁數百人，兵勇數千，同時戰歿（見晚淸實錄）。

太平軍乘勝破廬州，殺布政使李孟羣，遂出店舖，攻梁固定遠克之，由界牌關下滁州，與秀成軍會，時勝保之軍轉戰皖贛間，其勢甚銳，聞李續賓戰歿，約德興阿率馬步軍五萬，自水口至，與玉成軍會於烏衣，玉成謂秀成曰：「淸軍之銳在勝保，勝保銳在馬軍，請率萬眾攻德興阿，我以精銳先敗其馬軍，必敗無疑。」次日遂會戰，玉成募刀牌手入敵陣，削馬足，馬縱橫臥道上，後者不能進。玉成、秀成遂驅軍夾攻之，淸軍大敗，勝保僅以身免。

咸豐十年陳玉成破金壇，殺其守將周天孚，進圍壽州不克，時曾國藩圍攻安慶。同年十月，移圍師馳援，而戰不利，便退駐廬江。咸豐十一年，玉成率眾十萬太平軍，進攻霍山，一齊破淸將余際昌，從而取黃州、蘄州，分兵數萬人，北入孝感雲夢，並取德安隨州；南入江西，出義寧，掠崇通；東入浙江，掠衢州、處州，欲多方牽制，以解安慶之圍。而曾國荃則不以太平軍的行動的所影响。

同年三月，陳玉成自率精銳回安慶，敗多隆阿於太湖，兼程並遂。數日後入集賢關，約捻黨十餘萬渡淮，會攻國荃，先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座，南岸築壘五座，城軍更留出擊，南北岸紛起响應，淸軍俶擾不安，國荃欲於東路湖邊，亦築壘拒之，玉成謂其部下曰：「淸軍若是想在東路築壘，那末將可能制我於死命！因此，我們必須出死士以力爭。」但是淸軍且築戰，在一晝夜之間，多數的壘都已築成；同時，林紹章、洪仁玕、黃文金等人的援師，也多數爲多隆阿所敗，令到陳玉成大爲沮喪，而太平軍的敗征已露，乃還賢集關。

同年四月，曾國荃下令所部設伏於集賢關外，他自率輕騎至關下偵查地勢以邀敵。陳玉成發現曾國荃所率不滿二百人，遽出大軍去跟踪追擊。曾國荃以強行軍十餘里外，忽然據險列陣，懷疑敵人有埋伏，愕然而止，左右果有伏兵遽起，曾國荃縱騎還擊，陳玉成大敗，趕緊率百餘騎踏石鼻水夜遁，多隆阿則遣軍啣尾追擊。兩日後，陳玉成合林紹章、黃文金暨捻黨孫葵心等人的馬步三萬之眾，回迎多隆阿。而多隆阿則分軍設伏，自率勁旅迎戰，當戰至方酣時，伏兵四起，太平軍的背後忽然騷亂起來，使到陳玉成異常憤怒，手持長刀阻止敗者後退，並迫敗軍後戰；而伏軍已破壘縱火，潰敗不可止！

陳玉成眼見自己的部隊已不可收拾，不得已乃退奔桐城，淸軍迅速加以圍攻。陳玉成復約楊輔淸率十萬眾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逕襲太湖，分軍出高樓嶺援桐城，而悉眾趨安慶，復爲國荃偵知，先率精兵伏要路，輔淸軍不能進，玉成不得已退屯石牌，仍分兵援安慶，時城外諸壘，破壞殆盡，惟北門餘石三壘尚堅守，都是玉成死士，國荃激勵驍將程學啓曰：「必克三壘！」學啓率勇士千人，緣砲穴而入，戰於壘中，淸軍自外乘之，三壘亦不守，玉成既屢敗，復收餘眾，增約捻黨，進屯集賢關分列四十餘壘。七月攻國荃營，復不利，後以死士渡濠圍，血戰良久，淸軍稍卻，國荃親督師築新壘，玉成則約城中兵傾巢而出，由鹽河至十里鎭，東撲新壘，玉成自城外應之，親援桴鼓督陣，殺其不前者，國荃揮軍抵抗。自夜達旦，新壘成而雙方死者，屍骸積如壠！城軍復入城守。

八月初旬，地穴轟發，北城圮，安慶遂告失守，玉成嘗望城慟哭曰：「安慶既陷，我死無日矣！」遂率殘眾西奔，將趨湖北德安，招其舊部，部下都不從，乃由六安走廬州，眾漸携貳，洪秀全復下詔責之，玉成懼，屯廬州城東，不復他去。

同治元年四月，多隆阿圍廬州，遣部將雷正綰攻東南門，石淸吉攻西門，別約皖軍設伏北門誘玉成。玉成恃驍，率三千人抄淸軍，正綰迎擊，玉成失利退城北浮橋，城中方開北門出大軍，謀合擊淸軍，見玉成退，驚爲大敗，爭入城，玉成遽斷浮橋遏城軍，使阻水反攻，城軍益驚，自相踩躪，淸軍遂梯四城以登，廬州失守，玉成走壽州。先是捻首苗沛霖藉玉成吸引，受封號於太平朝。玉成之屢蹶屢興，沛霖皆贊助之。至是玉成詣沛霖乞援，沛霖慴淸軍之盛，又慮襲奪己眾，佯稱疾，遣苗景開迎謁中津渡，於城縣三千人食，玉成餘眾，猶二千人，既入綰，皆走城外，玉成登堂，見桎梏，知被紿，遂大罵，沛霖縛而囚之，及從者二十餘人，將獻潁州勝保營。捻黨張洛行洞知，糾眾至江口，集謀刼奪，沛霖擊散之。

玉成見勝保，勝保高坐瞪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我敗將，何向我作態？」勝保曰：「怎麼又被我擒？」玉成說：「我自不識人，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在烏衣時，爾騎兵二萬，和我戰後，無一倖存！」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說：「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檻送玉成至京，及延津，詔命即於其地殺之，年二十六。

玉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淸軍畏之，稱爲「四眼狗」。驍勇富謀畧，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兩湖驚其善戰，乃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他在太平軍中與李秀成獨相得，洪仁玕傾軋秀成，玉成每調解之。玉成死，秀成嘆曰：「吾無助矣！」被執時，滿人崧西朗見而驚疑曰：「這就是所謂四眼狗嗎？」

火種

〔四十一〕

林學政

「黨特別強調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階級敵人的破壞陰謀，對散佈謠言和不滿言論，以及意圖煽動消極怠工和對抗我們苦幹的壞分子，要隨時隨地檢擧揭發，包庇的人，我們要毫不留情的狠狠打擊。」

農民們瞪眼張嘴的聽得入了迷，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一畝田可以割進幾萬斤穀子，還得了！那可不是眞的上了天堂，收一季就躺在穀子上面，吃十年也吃不了呀！

會後第三天，羅福貴和他的兒子，另外還有村裏七八個人被叫去參加全民煉鋼。

羅家村和附近的鍾家灣合建一個土高爐，爐址設在兩村中間的山路邊。兩村人馬集合起來，一天功夫就蓋起一座草房，煉鋼的人帶着舖蓋炊具，吃住都在那草房裏。

縣裏派來一個技術指導，他們把附近一座磚窰拆掉，把拆下來的磚頭挑來建爐。這個地區沒有煤，叫人把山上大小樹木全斫下來燒炭，當作燃料。鐵礦沙呢？挨家挨戶搜集柴刀、菜刀、鍋子、門鎖、爛釘子，除了種田要用不能少的農具，見鐵就收，一籮筐、一籮筐的往土高爐中倒。

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幹，第一爐煉鋼好了！開爐那天，區的領導親自來督收成果。想不到人有幹勁，土高爐都沒幹勁，流出來的是一小斗鐵汁，此外，還有一塊很大的鐵疙瘩留在爐子裏。

區鄉首長研究之後，決定重新再煉。於是拆掉爐子，把萬把斤重的鐵疙瘩打碎。再去拆最後一座磚窰，再去燒木頭，再砌高爐，再把碎塊鐵疙瘩放進爐子裏煉。

天可憐見，終於煉出鋼來了，一塊跟磚頭差不多小少的鋼錠，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質地，像稀世之寶那樣輪流放在兩個村的辦公室裏，讓各縣各府的代表和記者們參觀。

羅家村的農業躍進，也頗爲可觀。

首先是因爲推廣先進經驗，在稻子快要出穗時，來一個併丘移植；據報紙上說，這樣做可以把畝產提高到幾萬斤。結果，稻子收割後數量果眞增加些穀子卻做不到二十斤，凹穀太多，只能充數。

同時由於勞動力調去煉鋼，秋收來不及，眼睜睜看到許多穀子在田裏長芽，雖然大家黑夜當作白天幹，還是趕不上收割。

晚上挑燈夜戰，體力已越過極限，大多數的人邊割稻子，眼皮邊往下掉，青草稻子一塊兒割。打稻子也不分頭尾，抓來一把就把，他們不是把稻子打進榥裏，而是把稻桿子尾部的泥土葉屑當作稻子，隨便打幾下就丟到一邊去了。他們只盼望早點分配的任務幹完可以獲得片刻休息，穀子多少與他們個人無關。他們在憧憬着以年幾萬斤的畝產，蹧蹋這麼一點穀子又算得什麼呢。

農曆年的大除夕，工作組宣佈大家放假一天。羅福貴父子倆自從煉鋼後，沒有回過家，聽說正月初一有假可放，他們就在年三十夜匆匆的回去跟家人團聚。離家只有七八里路，站到山腰上去就看得到自己家的房子，卻像隔了個汪洋大海，可望而不可卽。這份牽肚掛腸的惦念，常常使羅福貴夜裏做夢時跳起來。

興冲冲的回到家裏，他只看到老伴一張愁眉苦臉，和一座冰陰的冷灶。幾個月前，工作組說要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家家戶戶怕來不及似的把豢養着的家畜，殺掉吃個精光。當時可眞吃得痛快，但到過年，大家只有乾瞪眼；不過也不是絕對沒有葷腥，全村宰了一條小豬，每個人可分到半斤肉；羅福貴家四個人有兩斤，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本來過年時，習慣上每家每戶都要打時粑，今年糧食減產，時粑也沒有了。

羅福貴過了一個淸淸淡淡的年初一，第二天又帶着兒子去煉鋼了。

新的土爐又急就章的砌了起來，沒有泥水工農民自己動手，磚頭不夠湊上斷鐵碎磚。結果很快的糊好「衞星二號」高爐。工作組從不肯浪費時間，立卽生火，投入鐵塊，煉起鋼來。

正月初八那天晚上，爐子已經燒了兩天兩夜，羅福貴父子倆和鍾家宅的兩個人當夜班。口渴，肚子又餓，外邊的風又大，羅福貴回到草房去喝水，

他還沒有走到草房裏，突然聽到天搖地動的一聲霹然巨響，回頭一看，他魂都沒有了；土高爐塌啦！一陣慘厲的尖叫，撕裂了羅福貴的心房，他沒命的跑到爐前，一地紅鐵汁、火炭、斷磚，淹沒了三個人的屍首。

羅福貴不顧一切的要撕掉磚頭，撥開火炭，在熊熊烈烈的鐵汁去找他的孩子……

第二天，人們把手足燒傷的羅福貴送回家裏。土高爐沒有再重建，衛星一號隨後沒有多久也坍掉了；兩個村子裏，很少有人敢在晚上從裏過。

春耕即將來臨，區裏召開了生產大躍進誓師大會，羅福榮代表羅家村出席。

會中討論到放衛星田，高產田的指標時，其他的村幹部提出畝產二萬斤向羅福榮挑戰。解放來，他一直都很積極，應戰不足以表明他的幹勁，要反挑戰才算是力爭上游，所以他立刻提出三萬斤向別的村幹部反挑戰。就這樣，畝產在不斷的加碼、加數；誰都不能，也不甘落後，生產指標隨着直線上升。

終於，羅福榮勝利了，他帶着兩畝衛星田畝產五萬斤，一片十畝高產田畝產三萬斤，其地水田產量不少於一萬六千斤的指標，興冲冲的回到村裏。

首先把衛星田插上招牌，開始把田地挖成一條條一公尺多深的溝壕，放進有機肥。再動員全村老弱婦女和兒童，不分晝夜去採綠肥，將嫩草嫩葉全填進溝裏，蓋上泥土，注滿水。深耕和堆肥的工作，就算是圓滿功德了。

插秧季到了，田裏埋着的綠肥已經腐爛，牛一趕進田，就陷到溝裏去，不能犁，也不能耙，但是節令不等人，人們只好集合十多個人拉一張犁，用鋤頭耙田，費了很大的勁，整好田地，開始插秧，要插得愈密愈好，十幾個人一天只能插一兩畝田。

農民們是眞正的用心在幹活，去年雖然糧食減產，還是收到了一些，全勞動力的每人每月還可以分到四五十斤穀子，縱使四穀子多，將就着熬點粥湯喝。不管怎樣，希望在前面哩；幹部講過，報紙上也這樣登，估計今年糧食豐收之後，每個人都肯定的可以得到一萬多斤穀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們可眞正那裏拚了命。

但是時光不饒人，即令大家盡了力，因爲密植的時間太多，大片田地來不及插秧，大家也只有睜着眼讓它荒蕪了。

羅福貴帶着被燙傷了的心和潰爛的手腳，回家不到五天，羅福榮派人叫他出工了。他的傷口拖了將近半年，才慢慢的收口結皮。

他想招贅一個男孩進門和家裏的童養媳結婚，可是羅福榮想盡辦法，要把她討來做自己的媳婦。羅福貴怎麼會肯呢？羅福榮害得他家破人亡，眞想咬他幾口呢，還會把童養媳給他？他沒有考慮的一口拒絕了。

這就是他送勞教的原因。在鄉下，村幹部操生殺大權，「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罪名，大到可以殺頭，讓他勞動教養，還是最寬大處理。

他一直躭心着家裏情形，時不時的咳聲嘆氣的嘀咕着：

「可憐的丫頭一定給那殺壞搶走了！」

他並不太爲老婆發愁，她一個人可以分到一萬斤穀子，是決計不會挨餓的。

二

領導宣佈又要減少口糧了。

不過他同時也給大家帶來好消息，場裏爲照顧大家的健康，響應中央號召，決定大量培養小球藻，作爲補充主食。

萬國清在會場上，宣讀七月六日人民日報「大量生產小球藻」的社論：

「一百斤小球藻乾粉中，含有四十五斤蛋白質，比大米的蛋白質含量高五倍半，比小麥多三倍多，含有脂肪約十五斤。它不僅是很好的精飼料，它還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它含有二十多種氨基酸，總量約佔所含蛋白質百分之四十二左右，這些滿足人體需要不可少的重要原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製成糕點、麵包、糖果、菜餚、藻粥、藻醬等食品，質高味美，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嬰兒，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他們了一個結論：

「小球藻的發現和利用，實在農業生產的一大躍進，是黨創造的奇蹟，是毛澤東思想開花後結出來碩大果實。從明天開始，我們突擊的目標放在小球藻運動上，我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散會之後，大家議論紛紛，小球藻到底是怎樣的東西，有這麼多好處，不就是基督教舊約出埃及記中的「嗎哪」嗎？

不過還是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

「既然這種小球藻的營養價值這樣高，爲什麼農民還要種稻子呢？全國都種小球藻，那還鬧什麼災荒！」

第三小組的人都知道鍾敏是學農的，打諒他一定知道小球藻是怎麼回事，但是他跟往常一樣，閉着嘴，一聲不吭。

林宇民在上床前，輕聲問他：

「組長，你看過小球藻沒有？」

「我還在農校培養過呢！」

「是不是跟場長所說那樣好？」

「好？你吃過了就知道，餵豬都不行，人怎麼能吃！」

「它像什麼東西？」

「根本上就是結塊的青苔，你看到過青苔沒有？」

「看到過，我們小時到城外護河去玩水，那裏有很多青苔。」

「那種東西可以吃嗎？」

他不等林宇民回答，就顧自上床了。

屍體可以當作肥料，共產主義社會中還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呢？

第二天，場裏派了幾個人到總場去挑運小球藻的藻母，其餘的人在伙房後面挖了一條很長，約二公尺寬的溝道，然後引水。根據上級的指示文件，說明這種具有高度營養價值的小球藻，必須在陰暗的溝渠中培養，而且不能用乾淨的水，最好是在洗米水之類的水中，長得比較快。不過有人聽說，水愈髒，發育得愈快，陰溝水或者滲些有機肥進去，那就更理想。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伯承部企圖分散國軍兵力，解救陳毅山東之危局，並圖再建大別山根據地，威脅武漢心臟，進而截斷長江交通；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越過隴海路南竄，雖經國軍沿途追堵，終因其輕裝鑽隙，及黃汎區金綱山、魏鳳樓等土共，及陳毅各縱隊之牽制掩護，得以迅速渡過沙河、淮河等地障，於八月二十五日進入大別山北麓之光山及以南地區。

九月二日開始，劉伯承糾集原潛伏皖西共軍鍾大湖獨立旅，及李先念殘部編成之鄂東獨立旅，分股流竄於豫、鄂、皖邊區大別山之四週；於第二縱隊以岳西附近為根據地，竄擾皖西之舒城、桐城、六安一帶；鍾大湖獨立旅配合其行動。第三縱隊以英山、羅田為根據地，竄據黃梅、廣濟、希水、麻城一帶，鄂東獨立旅配合其行動。第六縱隊以經扶、七里坪為根據地，竄擾潢川、光山、黃安、禮山一帶。原屬陳毅之第十二縱隊，以立煌為根據地，竄擾商城、固始、六安、霍山一帶。劉伯承則親率共第一、第十（隸陳毅）兩縱隊，於十一月廿五日竄抵河南息縣附近，企圖進入大別山區，重建偽政權，擴大叛亂行動。當共軍分股流竄中，先後經國軍整第七師、整第十師、整第四十師、整第四十六師、整第四十八師、整第五十八師、整第八十五師之跟踪追剿；以及整第八十八師、第二〇二師之第二旅，第二〇三師之第二旅，整第五十二師，整第六十五師之分頭截擊，予以重創。但國軍終以缺乏統一之指揮與協同，每於分進合擊之際，輒遭共軍之伏擊與圍困。諸如十月八、九、十三日之間，整第八十八師之第六十二旅，於舒城西北之張家店遭共軍三縱隊之圍攻，損失甚重。廿六至廿七日，整第四十師之第一〇六旅，及整第五十二師之第八十二旅，於廣濟以西之高山舖遭共軍伏擊，而全師覆亡。

十一月下旬，為先期肅清大別山劉股鞏固京漢確保長江動脈起見，乃由膠東及津浦線轉用整第二十五師於安慶，整第九師、整第二十八師於漢口，並以整第十師、整第二十師集中於信陽；特派白部長崇禧於九江設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廿四日，調用國防部各廳、處、室人員船運九江，開始籌組，廿七日行使職權。並以駐漢口之海軍江防第二艦隊，及空軍第四軍區受其指揮。遂積極進行部署，統一指揮第五綏區、第八綏區及其他配屬各部隊。當以整第四十八師、整第五十八師由皖西向西，整第七師、整第廿八師由鄂東向北，整第十師、整第十一師由信潢公路向南，整第九師、整第五十二師、整第六十師、整第八十五師控置於平漢線機動，對大別山區形成合圍之勢。

十一月廿九日，國軍按既定之部署，開始逐漸縮小包圍圈，共軍乃於十二月六日晚，以第十、第十二縱隊於柳林越平漢路西竄，於西雙河、譚家河附近為整第十、整第二十兩師包圍，在雨雪中激戰。至八日，共軍第十縱隊幾全部被殲滅。其後續之第十二縱隊，即分散行動，主力南竄禮山、東新店一帶，一部回竄大、小雞籠山，整第十師續向該處掃蕩。

先是十二月五日，共軍第二縱隊由磚松東竄，與整第四十八師在白雀園遭遇，共軍分道鑽隙東竄，八日圍攻整第八十五師留守固始之一團；該師主力及整第四十八師之一部，分路馳援，至十日固始

之圍遂解，共軍向東北竄去。馳援部隊於風雪中回調白雀園、雙輪河。

竄擾大別山區之共軍，經十餘日來之戰鬬，除共第二縱隊向東北方向逃竄，第十縱隊主力及第十二縱隊之一部被殲於柳林外；其主力已被困於黃川、麻城公路及平漢鐵道間，與信陽、潢川公路以南黃安、禮山以北豫、鄂邊境之小方型地帶中，國軍乃乘共軍主力竄集之際，重新調整部署，續行圍剿。

十二月十三日，共軍第二縱隊復向向六安前進，鄂東獨立旅亦由四姑墩向夏店南進，企圖牽制國軍圍剿兵力，策應其主力作戰；旋被整第四十六師於楊柳店、揮手店附近將其擊破，殘部向固始以北逃竄。

十二月十四日，整第十師攻克周黨畈，續向宣化店攻擊前進；整第八十五師克呂王城，與共軍鄂東獨立旅接觸。是晚，共軍第十二縱隊主力及其鄂東獨立旅，相率由花園、廣水選，越鐵道西竄安陸、隨縣。

十二月十五日，共軍主力見國軍逐漸緊縮包圍，乃分股逃竄；其第一縱隊經光山、潢川間北竄堡子口，整第十一師派部追剿後，續竄息縣、汝南埠。第三、第六兩縱隊主力亦分途東竄亞港、付流店、雙柳樹一帶。

十二月二十日後，共軍第二、第三兩縱隊又先後回竄立煌；第六縱隊回竄經扶。整第四十八、整第五十八師向立煌進擊，整第十師向經扶兜剿。第三兵團之第七軍復東移羅田、滕家堡、夾擊竄入立煌之共軍，至是共軍在大別山區無法立足，乃西竄豫西。

十二月廿八日晚，國軍由信陽北上之整第二十師，在確山遭優勢之共軍圍攻，指揮部當令整第十、整第十一兩師，及整第九旅分由羅山、信陽馳援，並電楊師長堅守確山，以待援兵。且不斷以空投糧彈接濟，激戰至三十七年元月一日晚，共軍以傷亡慘重，而國軍援軍先頭整第九旅已進迫明港，共軍乃相率遁去。

劉伯承以兩個星期之時間，流竄達二百五十公里之行程，其中並通過沙河、淮河兩地障，而國軍追擊與堵剿之部隊竟未能阻滯其行動，此實得力於黃汎區金紹山、魏鳳樓等土共，及陳毅各縱隊之牽制掩護所由致。大別山區，原爲李先念殘部盤據之所，勢力潛伏，使共軍流竄發展均較容易。國軍於初期之作戰，因兵力既陷於分散，指揮不統一，故連續遭受重大之損失。嗣向宣化店圍剿，待合圍之勢形成，而共軍已鑽隙逃竄，此實因國軍連繫協同未臻密切，致不能收聚殲之效。

戰鬬遂行中，國軍忍耐勞苦不避艱險之精神表現甚佳；諸如柳城之戰，整第十師與整第二十師在風雨交加，空軍及砲兵不能支援之狀況下，能圓滿達成任務，且擄獲極豐。整第四十八師與整第五十八師主力，奉命由余家集、沙窩附近回援固始，經與共軍戰鬬，解圍後，又復馳同白雀園、雙輪河，於天寒地凍，風雪交加之狀況下，在五、六日間往返跋涉約二百八十公里。又整第十師向宣化店前進之行軍，一日深夜，到達鐵舖，於困難之山地，急馳約四十公里之行程。第七軍由太湖經英山向羅田，又出麻城南進，於山地行軍約二百餘公里，僅六日半而橫斷大別山，且未補給一次，終於達成任務。足徵戰鬬之獲得勝利，必須堅忍困難至最後五分鐘，蓋此時共軍之困難，或已更甚於國軍。

國軍整第二十師由信陽北上，於確山遭受優勢之共軍圍攻；楊師長當即集中兵力，分據確城東側及南側高地，堅守待援，始終未退一步，故能確保確山；此實成功之關鍵。至對被圍部隊，必須示以堅守之時日；對進援部隊必須限以到達之期間；而此時日又必須稍予寬裕；俾免進援者中途遇阻，不能如期趕到；被圍者久盼援兵，挫其戰志。此次整第二十師之堅苦支撐，整第十、整第十一之依限馳援，得以解圍，皆其明證。

共軍各縱隊常依其竄擾區之中心，建立其根據地；以爲其集散之憑藉，致國軍疲於追剿、尤其共軍雖一時被迫離去，但輾轉之間，又可潛回老巢，休息整補，以恢復戰力。諸如共軍第二、第三兩縱隊，一時脫離大別山東部，分竄白雀園、黃安、經扶、固始等地；至二十日後，又鑽隙竄同立煌。第六縱隊以七里坪爲根據，一時東竄亞港等地，不數日又竄回經扶。第一縱隊原在息縣、汝南埠一帶，因護衛劉伯承及其補給品等，而南進大別山西部，十五日又回竄豫北。由此足以說明國軍之追剿，固應以共軍部隊爲目標，對共軍之根據地，亦應澈底予以剷除與掃蕩。

劉伯承在共軍內部向有小諸葛之稱，其用兵確能出其不意，即以南竄大別山而論，便大出國軍指揮官意料之外，當時劉伯承，陳毅兩股被阻於黃汎區以區，雖然以國軍兵力無法聚殲，但劉、陳兩股也因兵力損失過大，無法補充，日刑萎縮，若繼續僵持下去，當地共軍可能潰散，就在此時，劉伯承又來一次南竄大別山，這一行動，實在相當冒險，因爲中間要經過幾條大河，隨時會被圍聚殲於兩河之間。但由於劉伯承行動快速，首當其衝的國軍是第八綏靖區區令官夏威，夏威自是老將，北伐時已當師長，以後升任第七軍軍長，是桂軍中堅，但戰術陳舊，無法對劉伯承神出鬼沒的流竄戰術，於是顧此失彼，終被劉伯承渡過幾道天塹大河，竄入大別山。

大別山在抗戰前原是張國燾，徐向前紅四方面軍一股所盤據，劉伯承股便有一半是紅四方面軍舊人，一旦竄進大別山，更是駕輕就熟，不是白崇禧親到九江指揮，劉伯承很可能威脅長江交通，情勢將更不堪設想，但以雙方兵力及士氣而論，國軍仍佔上風，在中原地區與劉伯承作戰的也都是勁旅。整二十師即二十軍，是楊森嫡系部隊，軍長楊幹才更是一員勇將，這一軍在抗戰期間三捷長沙立有大功。

中國抗戰實錄

·【76】

中華民國之誕生

國父晉京就任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孫先生爲就任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上海啓程，前往設置臨時政府之地的南京。

同行者，有擔任各省代表會臨時議長的浙江代表湯爾和、副議長廣東代表王寵惠和軍事顧問美國人荷馬李等數十人。

此時，在滬寧鐵路的上海車站，有都督陳其美等新政府高級官員及駐在上海的各部隊，各團體出動歡送。希望一瞻大總統丰采的中外人士蜂湧而至，車站前面馬路，擠滿人羣，轉動不得。

據元月二日民立報報導：「華洋商民……脫帽拍掌，聲震耳鼓，五色旗飄揚飛舞，各茶肆莫不利市三倍云。」

這樣的興奮氣氛，隨着孫先生一行所乘專車絡繹前進，擴散在滬寧鐵路的沿線。

共和萬歲呼聲沸騰

又據元月三日民立報：「過蘇州，共和萬歲之聲，聞於數里。至無錫，男女學生數百人整列歡呼萬歲，與其代表握手而行。常州、鎮江歡迎者，均及萬人。」

民眾的興奮，不僅是滬寧沿線；在福州有羣眾萬人，提燈遊行，還有中國各地都沸騰着「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

迎接孫先生蒞臨的南京，正下着細雨，寒風砭骨，然而祛除寒冷氣氛的歡迎人潮，熱烈地在等待着孫先生到來。

專車抵達南京城北滬寧鐵路終點的下關車站，是下午五點鐘。

禮砲雷鳴，軍樂起奏，各隊士兵全體舉槍敬禮，駐南京各國領事全體到車站迎接，停泊在長江江面的軍艦，鳴放二十一發禮砲，傳來隆隆的音響。

總統府已經決定設在南京城內舊兩江總督衙門。孫先生由下關車站換乘進入城內的鐵路專用花車，市內懸掛歡迎旗幟，沿街商店張燈結綵，到處人潮。下午六時十五分專車抵達舊總督衙門車站。

由車站去總統府，換乘藍色繡花綵綢馬車，前面有高奏旋歌的騎兵軍樂隊開道，後面有護衛隊隨行。

黃興和海陸軍代表徐紹楨迎接孫先生入府。就任典禮在當天晚間十時，各部隊團長及各部司署科長以上均參加典禮。孫先生手持軍帽、身着黃色軍服，沒有佩帶任何肩章或金綬等類。

孫大總統就職

孫大總統莊嚴地向全國國民宣誓：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宣誓畢，由山西省代表景耀月代表各省代表會，致送鐫有篆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的印綬，孫大總統在就職宣言書用印發布。

在宣言書中，孫大總統對於內政方面揭示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諸大端之統一，爲重要任務；至於外交方針大致如下：

「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所謂「大同」，一如孔子禮記所揭示，是人羣繁榮，共臻永遠和平的世界，也是中華民族引以爲值得誇耀的世界，更是世界上愛好自由的人們誠篤信仰的理想世界。中華民國的建國理念，就是從這裏向全世界表達出去。

明定國號改用陽曆

宣言發佈之後，孫大總統下令定國號爲「中華民國」。同時改用陽曆，以這一天——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陰曆）、西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

亞洲最初的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這個時候初試啼聲；互三十年的願望，終於實現。

臨時大總統就任典禮完畢，孫大總統立即着手組織臨時政府。元月二日，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設置副總統；三日，各省代表會選出黎元洪爲副總統。

政府規模具備

繼之，復經各省代表會同意，任命各部總長、次長。在九位總長之中，只有陸軍黃興、外交王寵惠、教育蔡元培三人爲同盟會會員；各部次長則全體爲同盟會會員。

此外，接着任命胡漢民爲總統秘書長、黃興兼任總統府參謀總長；並且在總統府之下分設法制、公報、印鑄、稽勳、銓敍五局，臨時政府規模

，大致具備。

作爲中華民國「民治基礎」的參議院之構成，與組織政府同時進行。組成參議院的參議員，根據在先制訂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由各省都督府選派「精通法律、政治，富有經驗」者擔任，各省以三人爲限。這是爲了能夠將各方面的民意反映中央政府；過去在清廷的高壓統治之下，則未會設置過。

孫大總統於元月三日通電各省，請派參議員前來南京。

經過如上所述的過程，而於元月二十八日舉行成立大會，組成「臨時參議院」；參加者有十七省所派參議員三十八人。

公佈臨時約法

參議院最重大的任務，是審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二月七日，組成起草委員會；經過了一個月的討論之後，於三月十一日公佈。

以「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一條）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條）爲始的臨時約法，制定了國民主權、內閣制、國民基本權利，形成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所應具備的架構。可是這個臨時約法只不過在僅僅一年半之後，便被袁世凱所破壞，改變爲對他個人獨裁有利的制度。

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對於列強對策，當然是刻不容緩；而列強各國也正在注視着新生中華民國，耽心孫大總統的新外交政策對於他們的利害關係會不會有所影響。

發表對外宣言

孫大總統在元月五日，發表了「對外宣言」。這個宣言，貫徹了早在一九〇六年所制定的「革命方略」同樣的精神，列舉清廷罪惡，昭示革命目的，希望和世界各國維持平等友好關係，並要求中華民國得到國際的承認。

在發表對外宣言之後，和議代表伍廷芳立即致電駐北京、天津各國公使、領事，請求嚴守中立，並保證保護僑居在中華民國境內的外國人。

在這裏必須加以注目的，是袁世凱的動向。中華民國雖說是已經在南京開國，但在北京的清廷仍然存在，袁世凱還是統馭着清軍而大權在握。

南京和北京之間，已如前述在逐步進行着南北和議的折衝，關於國體問題究應爲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憲，俟召開國會決定一點，大致已意見一致，而由伍廷芳和袁世凱之間在繼續交涉中。

孫大總統的意向，是務必要廢除清帝，統一中國。因此，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便致電袁世凱，表明已有退讓的準備，這是爲了避免因大總統的爭執造成國家分裂的危險而「讓位」。可是袁世凱則於元月二日表示：「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而不肯同意。孫大總統爲要求袁世凱翻然轉念，乃再度去電：「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

十七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上海各界歡送孫大總統赴南京就職。

袁世凱的手法

元月五日，袁世凱立即復電伍廷芳：

「……聞南京忽已組織政府，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示驅逐滿清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決問題相背。特詰問貴代表，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爲君主立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立即取消？希速復電。」

伍廷芳於第二天——六日復電反駁如下：

「現在民軍光復十餘省，不能無統一之機關。在國民會議未議決以前，民國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此是民國內部組織之事，爲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詰，請還問清政府，國民會議未決之前，何以不即行消滅？……設國民會議決爲共和立憲，清帝是否立即退位？」

不用說，袁世凱在這個時候，不僅對於革命政府，同時對於清廷也在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搖撼工作。

他在隆裕太后面前，主張討伐革命軍，但如拿不出軍費，則以辭職脅迫，強使清廷撥發內帑黃金八萬錠；另一方面，對慶親王奕劻，則勸說：「在革命軍已經不可能讓步的情況之下，如果勉強用兵，反而危險。爲了清廷和滿人的安全，只有接受清帝退位的要求。」奕劻被袁世凱說服，開始傾向於共和。

針對奕劻的態度，清廷貴族中的有力分子良弼、載濤等人，於十二日組成「宗社黨」，發起務必堅持擁護清廷、阻止共和到底的活動。

革命軍已光復徐州

爲了打開僵持局面，革命軍在各地再行發動對清軍的進攻，特別是粵軍姚雨平和蘇軍陳幹所率領的革命軍，在安徽固鎭將清廷倚重的張勳所部擊潰，乘勝北上，奪取了江蘇徐州。張勳逃往濟南，距離清廷根據地——北京、天津，只剩下不多遠的路程。

說「寒流」

方劍雲

乙、共軍投誠受編之後，眞正服從命令與日軍作戰的時間沒有一年，在毛澤東指使下，又變了，按照毛澤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原則，在敵人後方，專門襲擊國軍，有正規軍、有游擊隊，前後應不下百宗，「寒流」對此應有專集敘述，選出一個典型人物作爲代表，依筆者看法，最好是將趙侗被害事件，予以播出。

趙侗之死

趙侗是東北大學學生，九一八事變後，在其同學苗可秀領導下，起而抗日，他這支義勇軍大半是學生，而且多是大學生，戰鬬力甚強，日軍千方百計進攻，終於被包圍，苗可秀被俘罵敵殉國，趙侗就帶了一批人輾轉到關內，中日大戰全面爆發，平津淪陷，趙侗與其母趙老太太經港回重慶。名報人姚漢樑會招待趙氏母子，前年曾以寒連筆名寫「憶趙侗」一文，發表於本港「掌故月刊」三十八期（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出版），其中提到會見趙侗的經過：

一九三七年春季裏的一天，我的朋友擔當南洋華僑戰地記者團團長的曾聖提先生忽然到我店裏來，說游擊之母趙老太太就要坐法國郵船到西貢去幹宣傳游擊抗戰的工作，當晚預備在他們住的旅館裏叫潮州菜館大發酒家到會一桌潮州菜爲她餞行，約我也一道參加。

當天晚上，我和曾聖提一起跑到東山酒店的五樓。在那兒第一次見到趙侗和他的媽媽。

姚先生說到對趙侗的印象。

趙侗呢，高個子，一襲深灰絨的中山裝，厚底黃皮鞋，深茶色的氈帽，一張俊秀卻又鎮靜的面孔，老是不大說話的樣子，十足一個典型的山東大漢，使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描繪的俠士型像，想起「燕趙慷慨悲歌之士」所刻劃的事性，好像便印證在這年青小伙子的身上。

姚先生最後說：三年後的一天，該是一九四〇年了，偶然遇到一個也是南洋來的朋友，跟他談起趙侗的消息，他說：「趙老太太還在重慶，趙侗進入了山西日軍後方後，好久沒消息，」他的沒消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輩子的沒有消息也不算奇事，怎知忽然報上一段消息傳來，卻是他死了！被共軍殺死了，在他來說求仁得仁，可是友人們的感覺，則是何等的惋惜！除了向他那在天之靈致最後敬禮之外，還忘不了他那仍然留在重慶的慈母。

這是海外記載趙侗最詳細的一篇文字，但姚先生對趙侗之死則不甚淸楚，實際趙侗到重慶停了一年多，又請纓到敵後抗日，重慶在校大中學生久聞趙侗之名，隨之北上抗日的有一百二十人，中央任命趙侗爲冀察戰區游擊第七縱隊司令，司令部設在冀察邊區靈壽縣，爲一二〇師賀龍包圍，全部官兵一千多人悉被殺害。此是毛幫最典型罪行之一，「寒流」若選出播映，也使現在大學生明白抗戰時期大學生的愛國情操是何等純潔英勇，更激起他們對毛幫的敵愾心情。

毛澤東朝俄之恥辱

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由北平朝俄，叩賀史太林七十大慶，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始回到北平，被史太林扣留在蘇聯前後八十六天，簽署了史太達交下一字不能改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的是周恩來，與維辛斯基，史太林與毛澤東站在後面「觀禮」），毛澤東以「國家元首」身份向鄰國「總理」賀壽，爲古今中外國際禮節所無，而毛澤東到莫斯科時，史太林不迎不送，端坐克里姆林宮等待毛澤東朝見，筆者屢次提到，如果中國人眞認毛澤東爲「國家元首」，此舉將爲中國自黃帝建國以來未有之恥辱，尤其於西晉懷帝、愍帝受辱於五胡，北宋徽宗、欽宗受辱於金，南宋恭帝被俘於元。中國人所以從無人視此事爲國恥者，即由於無人認毛澤東爲「國家元首」，毛之朝拜史太林，與水滸傳宋江之拜晁蓋並無二致，與中國人無關。

但毛澤東這次朝史，實在出盡了醜，當毛澤東由北平動身時，不敢坐飛機，因爲毛幫當時尙無航機，要坐飛機就要坐蘇聯航機，毛澤東恐怕着了史太林的道兒，機毁人亡。硬是由北平坐火車出關，經東北接西北利亞大鐵路一直到莫斯科，毛澤東膽量之小，在共產集團傳爲笑柄。

毛澤東在蘇聯之八十多天，究竟幹什麼事，直到今天尙未見過眞實報導，但可以推想是被迫學習「史太林主義」以「充實毛澤東思想」，「寒流」若將此事以特殊手法，將毛澤東喪權辱國丟人搗臉的事表達出來，也可以使年輕一代的人知道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其眞正面目實在猥瑣不堪。

尤其是當此舉世「蹿了」有計劃在海外吶喊毛澤東爲中國人「爭光」時，美國總統更一個接一個到北平去同毛澤東見面，毛澤東也學了史太林那一套不迎不送（毛之不迎不送固然有擺臭架子或份，但主要原因還是不能行動），不知者以爲毛澤東頗能端架子，就在此時，將毛澤東朝俄的醜態全部播出，也可以駁斥海外一般「墮子」、「血外」（毛幫所稱之有中國血統之外籍人士」之唁唁而吠，以正視聽，而奮人心，作用之大，非可言喻。

（按：前說蘇聯當時尙無原子彈，誤，蘇聯實在一九四九年即試爆原子彈，特此更正。）

毛澤東靠火併起家

丁、共產黨人聚在一起，就如把蝎子、蜈蚣、毒蛇、毒蜘蛛、毒蟾蜍放在一個瓦罐中，埋在地下（據傳苗人製蠱便是如此製法），最後必然五毒去其四，只剩下一毒。

就毛幫歷史來看，這個比仿可說是最爲貼切。當毛澤東初上井崗山落草時，依靠當地土霸袁文才，土匪首領王佐同揷血拜盟，建立井崗山山寨，到了彭德懷上山，毛澤東對袁、王的依賴減弱，又怕兩人恃功難制，於是就來一個火併忠義堂，授意彭德懷把兩人誘去開會，當場槍殺。以後就倚重彭德懷，稱之爲「彭大將軍」。

到了毛澤東弄出「三面紅旗」，把中國同胞餓死上千萬，彭德懷好意勸說，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委婉勸告，本是很平常的事，彭德懷自仗與毛澤東關係厚，向幾個湖南籍的大頭目黃克誠，滕代遠，周小舟說：「我們不說，還有誰說？」結果這幾個人全倒了，到今天未見踪影。

最妙的是在廬山會議鬭爭彭德懷的席上，劉少奇指着彭德懷說道：「與其你反黨，不如我反黨，」結果彼此，彼此，兩人都「反黨」。

毛澤東鬬倒劉少奇，任何人皆知林彪出力最大，林彪不但出動槍桿子，還動員了嘴吧！在那時期，林彪只要公開發表談話，必罵劉少奇，誰知結果林彪比劉少奇還慘，更妙的是劉、林原來是一夥，組成「反黨同盟」，還加上一個陳伯達。

林彪之死，根據各方面傳說及毛幫以後流露出的材料，十之八九是周恩來所以要害死林彪，一方面固是迎合毛澤東，另一方也爲自己打算，有林彪在，周恩來永無「接班」的希望，林彪一死，周恩來爬到第二把交椅，毛澤東死了，周恩來便坐上頭把交椅，誰知「周算不如毛算」，周恩來也莫名其妙被整死了，現在廣州已貼出批周大字報，全面清算之期當不在遠。最後必然會出現一個彭、黃、劉、鄧、林、陳、周反黨同盟，毛、江將會集體清算七個人，指他們勾結起來反黨反毛。說不定還會加上高崗、饒漱石、陳紹禹、張聞天。這羣毒蟲，活着的見不到面，不必說，死了的在地獄一碰頭，不知道他們是哭是笑。

「寒流」若把這一種情節拍出來，讓國內同胞都看看，共產黨的本質，毛澤東的惡毒，尤其是少數的「民主人士」，想藉此機會在政治上買空賣空，也許對他們有教育作用，試想一千七百萬毛幫黨員中，只有十個八個爬到劉少奇、林彪的地位，他們的結果尚且如此，一個人如果不是瘋子，能相信共產黨嗎？

梁漱溟與羅隆基

戊、大陸之陷共，「民主人士」之罪實在不小，「寒流」所提到的羅培基當是羅隆基，梁漱寒當是梁漱溟。陳樸齋不知何人若以其人經歷而言，似是北平總商會會長冷家驥，「寒流」對羅、梁二人之結果並無敍述，只說「悔不當初，但爲時已晚」。並未特別描述，實則此二人之遭遇，更足爲今日國內外民主人士參考，實在不應輕輕一筆帶過。

梁漱溟與羅隆基兩人均是「民主同盟」領導人，梁任秘書長，羅任宣傳部長，實在兩人品格全不相同，一個君子，一個小人，但因爲迷信共產黨，誤上賊船，其結局則相同。

梁漱溟是個書呆子，而且眞有學問，但一時胡塗，對政治發生興趣，被拉進蛇鼠一窩的「民主同盟」，作了毛幫的幫兇，但是，大陸陷共之前，梁漱溟已看透中共眞面目，逐漸退隱。到了大陸陷共，中共政權開鑼，又想起他，配給一個「政協代表」，梁漱溟眼見毛幫土改，殺人如麻，曾屢次婉言勸阻，當時毛澤東對整個大陸新聞尚未控制如此之嚴，梁漱溟的話，也由剛投共尚未被接收報紙刋出來，毛澤東恨透了梁漱溟。

有一次開「政協會議」，毛幫大頭目對梁漱溟反對「土改」的意見提出抨擊，梁漱溟不服，要求發言，得到允許，梁漱溟上了台，說道：「我要求發言，一方面考驗我自己的膽量，一方面也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就在這時，毛澤東突然從椅上一躍而起，搶過麥克風指着梁漱溟大罵：「台灣廣播說你有骨氣，我看你有臭氣，你自以爲很美，比楊貴妃還美。」當時罵得梁漱溟目瞪口呆，全場一千多人爲之愕然，以後梁漱溟便不再露面，不知毛幫如何折磨他，幾時折磨死的。

再說羅隆基，是一個典型的小人，品格之差，近代甚少其匹，勝利後在美國人創治的政治協商會議中，大出風頭。羅隆基有兩句名言，即「國民黨有百非而無一是，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中共政權成立，羅隆基以爲可當「外交部長」，與高彩烈等待任命，誰知毛幫陞官圖發表，他那蛇鼠一窩的張瀾當了「副主席」，沈鈞儒當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伯鈞當了「交通部長」，章乃器當了「糧食部長」，史良那個女人都當上「司法部長」，就是羅隆基無份，他本來極度熱中，當然失望。過了幾年，也許周恩來念及他在重慶的犬馬之勞，把「森林部」一分爲二，多出一個「森林工業部」，派他當「部長」，羅隆基對這種驢頭不對馬嘴的官，自然不滿，到了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他也發了幾句牢騷，不久毛澤東一翻臉整右派，被指爲「大老虎」，整得死去活來，終被折磨死。梁、羅兩人品格雖不同，但一旦陷入魔掌，猿鶴蟲沙，同歸於盡。寒流若將此一情節播出，對發行「台灣政論」的人，也許有教育作用。

戶戶鬬爭．村村流血

「寒流」第四十集「血的鬬爭之二」，敍述共幹在平江鬬爭「善霸」梁顧遠，梁太太到北平向其女兒梁秉芳，準女婿高揚（影射周揚）求救，高揚說是上級的政策，置之不理，秉芳卻說：做共產黨總不能連父母都不要了。」毅然隨其母回鄉，救得其父不死。當這段故事在三家電視台播映時，相信由大陸流亡到台灣省的同胞，經歷過「土改鬬爭」，親眼目睹過共產黨鬬爭會情況的人，一定搖頭太息，太息編劇者太不了解共產黨了。

中共竊據大陸之後，第一項暴政便是「土改」，殺人也以土改爲最多，陶鑄在廣東主持土改，喊出了「戶戶鬬爭，村村流血」的口號，受知於毛澤東，以後扶搖直上。中共當時提出一個「大義滅親」的口號，鼓動子女出面鬬父母還不算，有許多地方在父親判了「罪」，要槍決時，更鼓勵兒女去執行，全國在土改時，在共幹威逼下，兒女開槍殺父

母的，應不少於一千宗，但女兒在鬬爭會上救下父母的，可以武斷的說沒有一宗。我何以敢如此武斷，舉例爲證。

「土改」時劉少奇身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政權「副主席」，權勢眞是一人之下，劉少奇有一個小學同學楊釗雄，民國十三年趙恒惕任湖南省長時，楊釗雄在省長公署當會計員，劉少奇在此時被捕，就要槍決，楊釗雄出面營救，找到趙部師長賀耀組，葉開鑫寫信說情，救了劉少奇一命，劉少奇對此始終念念不忘，大陸陷共後，楊釗雄也去北平找過劉少奇，但劉少奇也沒有辦法，一九五二年底楊釗雄在故鄉被捕，以惡霸判罪死刑，寧鄉（劉少奇家鄉）「公安局」寫信給劉少奇，劉少奇不敢認賬，楊釗雄還是被槍決了。在毛幫大頭目中，劉少奇最有人情味，尚且無力庇護一個總角之交救命恩人，梁秉芳一個小幹部，能以從北平趕回家鄉救其父，安有是理。

第五十一集紅色馬戲班提到「北京音樂學院」劉師誠教授因是劉少奇女壻而被砍斷了右手，並非如此，劉師誠應爲劉詩昆，是青年鋼琴家，非教授，是葉劍英女壻，不是劉少奇女壻。第五十二集「沒有音樂的地方」，提到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趙雪峰，趙雪峰實爲趙渢，是該院黨委書記，以後自殺。

第六十一集「批孔揚秦」拉出陸平，不知何所見，查陸平是劉少奇、彭眞「一二九系」幹部，一九六〇年任「北大校長」，文革一開始先找到他，埒台尚在彭眞之前，去年始被「解放」，最近可能又要隨鄧小平再度被鬬。

電視電影都不一定要完全符合歷史，但許多人與事不必錯的，總還是不錯好。

反共作品走上健康之路

說「寒流」居然說了數個星期，確非始料所及。筆者所以對寒流劇情不憚瑣碎，一條一條舉出，實在因爲看好「寒流」，覺得這是一項最有意義的事。

回溯政府遷台之初，開始兩年反共文藝風起雲湧，小說、劇本、出版數字相當不少，但自一九五一年之後，反共文藝在台北幾乎絕跡，試把當今在台北文壇上最受歡迎的前十名作家的作品列出，相修沒有一篇反共作品，筆者以前寫過一本文藝小說，專門諷刺挖苦毛澤東，在海外頗受朋友謬贊，出版後銷路也還不差，但是申請內銷後，在國內簡直找不到代銷，後來算是勉強找到一家資格老招牌也響亮的書局代銷，前後售出非常少。何以如此，要說在台北的中國人不反共，自無是理，主要是因爲當時反共文藝作品寫得太濫，千篇一律，與大陸情況根本脫節，卽使最反共的人也看不下去，由於賣不掉，沒有書店肯出版，當然也就無人敢寫，老一代對中共暴行有認識，對反共有堅定立場的作家擱了筆，新起的作家，尤其是幾位著名女作家，共產黨統治的生活沒有過體驗，她們所經歷的生活就是談情說愛，風化雪月，她們不寫這寫什麼。而在台灣出生的一代，既未在中國大陸生活過，又未在書籍上了解中共禍國殃民的罪行，完全是一張白紙，一旦出國到了美國，經中共統戰分子勸誘，立時倒向中共，成爲中共國際統戰的拚命卒子。目前在美國學生，親共分子以台灣去的學生佔大多數，香港的學生甚少，凡是到過美國的香港人，回港後無不搖頭嘆息。

何以會如此？這批學生受了國家培養，有些學生的父母尚是大官顯宦，爲什麼他們一到了美國，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只要毛澤東。歸根到柢，壞在一個「蔽」字，因爲他們對中國大陸情況太不了解，說公道話，他們本身負的責任並不大，是國家社會沒有盡到責任。

最近兩年，台北情況已有改變，反共作品又可以出版，許多作家凜於以前的失敗，也都不敢空談八股，逐漸走上健康之路，此是好現象。這二十六年來，國家歷有史未有之滄桑巨變，人民歷亘古未有之紅羊浩刼，按理應有劃時代作品問世才是，但直到今日，尚未看到一部小說，一個劇本，甚至一首詩，可以記述這個變亂的家國，苦難的人生。

「寒流」是好的開始，希望能精益求精，向這條路上發展，筆者所舉的缺點，似乎未留餘地，但自信是善意，愛之切則督之嚴，希望「寒流」主持者，尤其是三位編劇先生，多多原諒。

萬人意見

蔣主席號召國民黨員以新精神迎接新戰鬪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十二日在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中說：大陸政權，現在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死路上了。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在這緊要關頭，更要提高警覺，加強工作，以無比堅定的意志、信心與決心，艱苦卓絕的團結奮鬬，爭取勝利，完成光復大陸國土的偉大任務。

中國國民黨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及立法委員黨部第二十五屆委員、監察委員黨部第二十二屆委員宣誓典禮，十二日上午九時在中山堂舉行，由蔣主席主持並監誓。

蔣主席首先對立法委員黨部及監察委員黨部的委員同志，過去在立法院、監察院中爲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所作的努力，表示讚佩。

他接着說：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之間，過去密切配合，使我們獲致了顯著的進步，他相信，今後各院間必定能更緊密的配合，獲致更大的進步。

蔣主席指出：中央政府遷台後，大家在 總裁領導之下，「忍辱負重、艱苦奮鬬」了二十五年，去年 總裁不幸崩逝，全國軍民同胞在各個崗

位上，銜哀奮勵，辛勤工作，以實踐總裁遺訓，我們一定能達成消滅中共政權光復大陸國土的目標，中共遠在二十六年前即開始自掘墳墓，現在它埋進其所自掘的墳墓之期，已在不遠，也就是說，它已走進了山窮水盡的死路，在這緊要關頭，我們全體黨員必須更加提高警覺，並本着「爲國爲民、無私無我」的精神，更團結、更努力，艱苦卓絕，爭取勝利。

蔣主席並說：大陸中共暴政是罪惡的政權，最後必定被我們消滅，只有在自由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我們唯一的合法政府，也唯有我們光復大陸，大陸同胞才能獲致自由和平的幸福。

昨天，蔣主席才從金門前綫巡視回來，他說金門前綫三軍官兵的士氣，比以前更爲高昂，每個人都懷着無比堅定的意志、信心和決心，這是戰勝敵人最重要的精神武器，希望大家以堅定的意志、信心和決心，完成我們反攻復國的歷史性任務。

中國國民黨從事反共鬭爭，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蔣主席說：過去半個世紀中，中共對我們黨的攻擊誣衊無所不用其極，使我們的黨遭到許多誤解，今天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人士及所有大陸同胞，我們從大陸播遷來台之後，在總裁領導之下，自由基地上的一切建設，在在顯示了中國國民黨是進步的、開明的和革新的政黨，反觀大陸上的共黨，從毛澤東二十五前在「天安門」首次校閱共黨「隊伍」，直到這次清明節「天安門」暴亂，其倒行逆施，迫害人民的暴行，一日比一日慘酷、激烈，也一日比一日的更爲民眾所反對、唾棄。

蔣主席強調：中國國民黨是致力爭取自由民主的政黨，共產黨卻是專橫獨裁的集團，中國國民黨是爲全國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共產黨卻是殘民以逞，剝削全民的強暴政權，過去中共誣衊我們三民主義是烏托邦的、行不通的主義，但我們在復興基地實行三民主義的輝煌成果，卻證明了三民主義是人心人性所必需的，是國民所樂於貫徹的主義，而行不通的，乃是那違反人心人性的萬惡的共產黨。

蔣主席指出：今天我們全國同胞緊密團結，堅毅奮鬭。而大陸中共政權卻分崩離析，鬭爭激烈，今年清明節，大陸各地都發生類似「天安門」的暴亂事件，這是中共政權覆滅的先聲，我們必須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戰鬭，爭取光復大陸國土的偉大的勝利。

總理紀念週後，蔣主席並與立法委員黨部及監察委員黨的新任委員們，一同合影。

中國國民黨告全大陸同胞書

精神加盟行動歸隊消滅共黨

全力支援大陸同胞反共反毛共同奮鬭爭取勝利

中國國民黨發表告大陸同胞書，全文如下：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四月五日，北平天安門前爆發了十萬羣眾抗暴的英勇行動，這是大陸同胞不堪中共壓迫的反抗，也引起了中共內部白熱化尖銳的權力鬭爭，這已經動搖了中共政權的根本，也已經轟動了全世界的人們。

這次春雷一聲的抗暴鬭爭，時間是在我「民族掃墓節」——清明，也就是本黨　總裁蔣總統逝世的週年紀念日，而地點卻是發生在中共控制最嚴格的天安門，你們在這一個時刻，這一個要地行動起來，可見中共根本不能夠泯滅民族的意識和天性，中共也根本不能夠斬絕文化的命脈和精誠。親愛的大陸同胞們！二十多年了，你們天天在痛苦動亂之中，沒有一刻心靈的平安，也沒有一尺空間一分時光的自由。你們說得對：「秦始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的了。在大家都已覺醒而且以行動自救救國的今天，毛澤東還想在政治上以「不斷革命」爲掩飾，建立「秦始皇」加「西太后」式的殘暴統治，還想在經濟上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爲藉口，建立遠比古奴隸主的壓搾還要悲慘的新奴隸制度；在文化上還想玩弄「文化大革命」的「破舊」「立新」的手法，並且把億萬優秀青年打入農奴的隊伍，企圖毀滅我民族性，把一個在人類歷史文化上曾經有過偉大貢獻和光榮史績的民族，打成一羣只知唸着「毛語錄」符咒的奴隸，這正是和全民族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根本對立！但也同時整個的砸爛了它的一切的結構和人心！自然，今後毛澤東、江青、華國鋒這一小撮頭頭們還會使出更瘋狂、更殘暴的手段，加到你們的頭上，所以你們反對當前的「秦始皇」，將中共政權敲响喪鐘，這完全是正確的、是急需的，也就是我們這一代必須在「反文革」就是「反毛江」，再從「反毛江」，進而「反共產」的前提之下，對歷史、對祖先、對子孫後代的所負的神聖責任。

本黨　總裁逝世時還叮囑全黨同志一定要光復國土，從鬭爭鎮壓，痛苦黑暗之中，解救你們出來。因此希望大陸上所有的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信仰，大家都在這一神聖的歷史責任和自救救國的需要之下攜手合作，共同戰鬭，中國國民黨竭誠歡迎大家精神入黨，也就是　總裁所說的「精神加盟」、「行動歸隊」，這就是說，只要大家從心底裏，反對共產邪惡，信仰三民主義，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綫上，大家便是本黨的精神黨員，我們鄭重宣佈：

大陸上每一個中國人，只要自認爲具有以下任何一項心意，就都自動的成爲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要過自由生活，不要奴役恐怖；

——要講民主法治，不要專政獨裁；

——要求平等待遇，不要劃分階級；

——要有安全保障，不要仇恨鬬爭。

我們知道大陸上有許多同胞，在不斷的反對中共的一切政策，破壞中共的一切組織和設施，攻擊中共的武裝和特務機關，這就都是本黨在敵後革命的精神黨員。本黨決盡一切可能支援你們，並指揮大陸各地的組織和同志，秘密參加你們的行動，同你們併肩作戰。等到政府回到大陸的時候，本黨再爲你們辦理登記。

中共的官兵和幹部們，現在你們已經清楚；大家渡過恐怖的今天，誰也不知道明天將要被驅使去揪鬬誰，誰也不知道明天自己能不能逃過被揪鬬的惡運，而毛澤東、江青、華國鋒這一小撮頭頭們卻正是靠着整人殺人來控制政權。毛澤東的所謂「不斷革命」，原就是要不斷的「革」你們的「命」——對你們不斷的鬬爭、迫害、和整肅。不管你現在對中共有什麼樣的功勞，不管你今天是那一派、那一系、或是那一個山頭、那一條路綫，最後必然難逃和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同樣的命運和下場。中共今後更會拿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爲口實，對你們大開殺戒，所以在共產黨內進行權力鬬爭，是永遠達不到爭取自由，保全性命的目的的，必須大家一齊來徹底消滅中共統治政權，才能打斷奴隸的鎖鍊，回復人性的尊嚴，獲得自由、和平、安樂的生活。大家清楚明白了，就希望大家立刻下定決心，不再做中共鎮壓同胞的統治工具，和大陸同胞們併肩作戰。本黨和政府以及海內外同胞們決根據 蔣總統一向所說的「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指示，全力支援你，和你們共同奮鬬、共同爭取勝利。

一到中共暴政消滅，大陸同胞重獲自由之日，本黨決定一本民主的精神——「國是決之於公意」、「政權公之於全民」——每一個中國人都追求自由、安全、幸福、爲社會服務、爲人民大眾服務基本的、神紅的權利。

全世界人們的眼睛，現在都在注視着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民族的動向；是做中共極權的奴隸，還是做自由民主的主人，這一次北平天安門的行動，就是最好的回答，北平天安門的怒火，已燒到了上海、南京、鄭州、瀋陽、昆明……馬上就將要燒遍大陸各地，燒燬中共罪惡政權；中華民族決不會做極權暴政的奴隸，決不肯再忍受中共的控制鎮壓，這是全民族的光榮與驕傲，也是全體中國人奮鬬的指標。

同胞們！春雷已經發動了，總裁在天之靈的神紅的火炬已經在天安門點燃了，大國團結起來，堅強奮鬬，把反中共、爭自由的鬬爭進行到底，直到獲得最後的完全勝利！

中共修建東部輸油管所經地區屬戰略要地

大陸東部地區輸油管道路綫概況圖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

圖例：已建成管道　計劃綫路　油田區　河流

中共現在修建「華東輸油管道」，其指揮部設在河南鄭州，現正自各地抽調人員及器材加緊施工。據稱該輸油管道系統之範圍相當龐大，建成之後可使大港油田、勝利油田、河南濮陽油田及武漢附近之「五七」油田得以連貫，並能通達大陸東部地區各戰略要地。其所用油管之口徑大致爲八吋、十吋、十二吋及二十四吋等數種。有關中共籌建大陸東地部區各輸油管道之路線概況如次：

㈠北平經鄭州至武漢「五七」油田線：係一九七五年開始規劃勘測，現中共已在鄭州設立指揮部，刻已開始施工。該線在北平可與已建成的秦皇島線啣接，南抵武漢市四一百五十公里之「五七」油田，一旦建成，將成爲大陸南北走向輸油之動脈，對管道沿線各地之用油可產生莫大便捷的作用。

㈡鄭州經濟南勝利油田油線：該線橫貫中共在河南新開發中之濮陽油區經濟南自勝利油田再接至青島管線；建成後不但可使濮陽油區所產生原油便於內運，更可由青島出口。

㈢濟南經徐州至南京線：該線係中共勝利油田所產原油南運之捷徑，一九七五年已完成線路勘測工作。

㈣武漢經南京至上海線：該線自湖北「五七」油田起，經可能有大量油氣蘊藏之淮南及蘇北地區至上海；沿線爲大陸用油最密集之地區，現中共在南京及上海均建有規模甚大之煉油廠，建成之後，無論對原油之供應或成品油運銷均便利。據稱由於該線路程太長，現正在設計勘測階段。

綜上所述，顯見中共正在大陸東部地區從事輸油管道系統之修建工作

，各線所經地區均屬戰略要地，在全面修建完成後，不但對中共經濟發展所強調的機械化有甚大幫助，同時由於管道具有隱蔽之特點，且各線均位處內地，對當前完依賴水路及鐵路運油的擁擠現象將大有改善，進而使中共在各地區之軍事作戰的能力因之提高。

限圖：中共建東部地區輸油管道路判斷署圖。

昆明公開攻擊王洪文
毛派分子鬬爭賈啓允

外國人士直到目前未預料到，北平最近發生的政治事件，竟會影響到中國大陸各省。

在西南的雲南省，「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賈啓允，現在是大字報猛烈攻擊的目標。

本週在省會昆明見到的大字報，指控省當局反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王洪文，及北平的其他高級頭頭。

昨天貼在「市革命委員會」建築物的大字報之一，指控一名地方幹部李樹輝「壓迫羣眾」及「無恥地攻擊」王洪文。

大字報執筆者稱：李樹輝對「革命造反」分子稱為「黑心的惡徒」，不能「逃過他們特罪的後果。」

據昆明大字報稱：中共的政治騷動，已在這個偏遠的西南邊疆省份，導致暴動及死亡事件。

羣眾正對本地頭目發動一次激烈鬬爭運動，藉口係一名男子在過去兩週內的三次「事件」中被殺。

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建築物，貼滿數以千計的大字報及塗滿黑漆標語，攻擊該省「革委會主任」賈啓允。

它們指控賈啓允及他的助手為鄧小平的追隨者。鄧小平是被稱為右翼「走資派」一度甚具權勢之「副總理」，經於四月七日被革職。

甚少到訪昆明的外國記者，發現這個城市正處於政治動亂中，他們曾被導遊警告，謂在街上抄錄大字報，可能不大安全。

一份大字報提及一名男子於四月六日在昆明市外一個城鎮的衝突事件被殺。其他大字報則述及發生該市第一中學的「事件」，以及「慶祝」鄧小平被黜的集會。

上述所有事件，似乎均發生於四月五日的北平天安門廣場暴動之後不久，中共當局已將該次暴動歸咎於親鄧的「階級敵人」。

出現在一家商店的大字報，將賈啓允形容為鄧小平在雲南的代表，這是一項可能使該省「革委會主任」招致政治末日的嚴重指控。

中共「官員」證實賈啓允仍然在任，並有跡象顯示他可能會對他的抨擊者，予以還擊。一個路旁櫥窗內的照片顯示，他曾在一個公開指摘鄧小平的集會中發言。

不尋常地，外國記者未被介紹與「革委會」成員認識。一名本地「官員」說：雖然賈啓允被傳與鄧小平有關，「事實未必如此」。

在為期一週的行程中，記者們一再被告知，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經伸展至這個與緬甸、寮國及越南接壤的省份。

在一間昆明機械工具廠，一名中共幹部說：部份工廠人員經受到不良影響，並已就對工人予以物質上的鼓勵一事，再度展開意見紛紜的辯論。

該幹部解釋說：部份員工堅持施行上述鼓勵，但這個提議經被工人的「革命熱誠」所推翻。

香港左派集團分裂
張貼反毛擁鄧標語

反毛江的大字標語，日前在港九多處公眾地方出現，顯見天安羣眾反毛抗暴的行動，迅速蔓延到本港。

這也反毛的大字標語，每一個字約丁方一尺半大，是用白色油漆寫在牆壁或廣告牌上，內容計有「速釋天安門被捕者」，「反對一切政治鎮壓」及「社會主義民主萬歲」等。由這些標語內容來看，顯然是為支持天安門抗暴的羣眾而發出反毛江的行動。

反毛江的大字標語，相信是在日前凌晨染上，是以前幾天本港廣大市民外出時，紛紛發現反毛江的大字標語，駐足觀看。

反毛江的大字標語，計出現港島天星碼頭，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維多利亞公園對面的教育司署遊樂場，九龍新蒲崗大有街、爵祿街，以及元洲街與欽洲街交界處的德貞女子中學，均為行人熙來攘往的公眾地方，是以本港該項反毛的行動，很快就傳遍港九新界各地。

以下是各處出現反毛江大字標語的內容：

㈠港島天星碼頭政府刊物銷售處旁的廣告牌出現的反毛江大字標語是：「釋放天安門被捕者。」

㈡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出現的大字標語：「釋放天安門被捕者」及「反對一切政治壓迫。」

㈢維多利亞公園對面的教育司署遊樂場出現的大字標語是：「釋放天安門被捕者。」「反對一切政治鎮壓。」

㈣九龍新蒲崗大有街及爵祿街出現的大字標語是：「社會主義民主萬歲」及「釋放天安門被捕者。」

㈤九龍德貞女子中學之外牆上的反毛江標語是「反對鎮壓」及「釋放天安門暴動者。」

預告

本刊於五月份改為柯色印刷・圖文並茂
內容革新・資料充實

華國鋒稱此次內鬭 目的是批判鄧小平

中共新「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說：侮辱鄧小平，使其完全失去信用的運動，是一次「正在加深發展」的「嚴重階級鬭爭。」

他並說：「中共的對外政策將不會由於這次運動而改變。

華國鋒是於鄧小平被黜其中共「副主席」、「副總理」兼共軍「總參謀長」等職務之同時，被任命為已死「總理」周恩來的承繼人。

鄧小平一直認為是周恩來的必然承繼人，直到毛澤東於周恩來死後不久，展開一次公開批判鄧小平運動為止。

華國鋒是於星期一晚在北平主持招待到訪的埃及代表團之宴會上，談及這次反鄧運動。

他說：「中國大陸目前形勢甚佳。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及領導的批鬭鄧小平之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及對右傾份子翻案的企圖予以還擊的鬭爭，已經大獲全勝，現正進一步發展，這是一次嚴重的階級鬭爭，且是無產階級文革的延續與加深。」

對外政策不變

該中共「總理」對他的埃及賓客及別國政府提出保證說：「毛主席定下的外交政策，將會繼續實施，並會更佳地實施。」

鄧小平所受到的主要抨擊之一，是他強調「國家」經濟發展，漠視毛澤東將政治放在第一位的指示。

華國鋒說：「目前人民正在謹慎地學習毛主席的連串重要指示，並已決意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這次鬭爭的總方向，提高他們的革命性警覺，及堅決地徹底進行這次偉大鬭爭。」

北平電台與很多省級電台的廣播說：侮辱鄧小平的運動「現正升至一個新高潮。」

在上海，由工會成員舉行的一次典型反鄧小平集會稱：「鄧小平在黨內仍有支持者。」上海電台一項報導說：倘若他們採取鄧小平的立場，拒絕認錯的話，必須被公開及指摘及整肅。

儘管鄧小平已被鬭垮，但是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說：「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鬭爭，正在進一步深入發展。」

華國鋒是於昨晚在北平宴請埃及副總統穆巴克時講話，發出前述的叫囂。

經常注意中共情報人士指出：這也是華國鋒自本月七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為中共「國務院總理」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揚言，「鬭爭正在進一步發展。」

華國鋒在這次講話中也說：「批判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他說：「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鬭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穆巴克等是於前天下午到北平訪問，昨天會與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見面，中共宣傳機構迄今晚八時半，未提到他們是否的會見毛澤東。

華國鋒昨晚講話的內容，中共「新華社」和北平電台於今天分別的播出。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偶感　泰國 龍軌

黃金國是廢言多，迷信朝毛可止戈，
大陸犧牲推罪責，印支斷送究如何？
堪憐世事無公論，妄想局棋可撫摩，
若與人間緣未盡，誠研孔孟免悲歌。

咏節兩律之二　姚伯衡

洪鑪煙爐冶洋場，巽俗奇風萃比方，
爲政厭貧不厭盜，有司憂暴復憂狼，
行歌拾穗干刑法，舉枉存仁奉典章，
蟻結四隅滋蔓甚，憑誰秉節保純良。

空郵　雪梨 林康

迢遙萬里急相思，一紙音書兩地期，
魚慢嶺南無雁到，空郵喜有鐵機馳。

春燈宴即景　孫濤

衣香鬢影滿江樓，又慶春燈十六秋；
共醉葡萄齊舉盞，豪情逸興不勝收。

滿庭芳望王師　葉其眞

抗戰功成，共軍乘敝，大陸頓泛紅潮。漢家文化，一筆早勾銷。顚倒是非黑白，鬬爭下，善類難逃。爲公社，家庭拆破，勞改骨形銷。　幸遷台國府，精勤勵治，懋績宏昭。旣馬騰士飽，物阜民饒。底事反攻勁旅，遲遲未出掃紅妖？神州地，倒懸待解，日怨后來遙！

醉春風　劉祖霞

眼被飛花醉。心被流鶯碎。雕梁燕去幾時歸，未未未。羅帳燈昏，紗窗月朗，總難成寐。　滴盡相思淚。誤盡分携意。夢魂夜夜不相逢，悔悔悔。水遠山遙，憑誰說與，別離滋味。

竹溪晚釣　鄧玉山

叢篁座裡對垂綸。省却營營見性眞。
祗覺蟲聲遶緊密。不知日色漸沉淪。
心恆貞固持堅守。水忽漣漪最是珍。
堪笑游魚隨浪逐。偶貪一念便亡身。

前題　蕭君亮

翠映清溪似若邪。苔磯坐到夕陽斜。
老來敢學投香餌。興至猶思泛短槎。
久狎鷺鷗忘歲月。好將簑笠付煙霞。
何當收拾閒情緒。竹棚茅椽許我家。

前題　衞燕山

爲遣閒情覓小忙。携竿挂屐作漁郎。
不期野渡喧雲水。且就溪流釣夕陽。
俯仰一綸千个影。消磨半日十分涼。
此時偶憶桃花鱖。猶覺江南是醉鄉。

前題　卓淡影

錯落溪聲響復停。淡烟竹影過前汀。
釣竿在手看魚唼。細濕侵衣覺露零。
一派漣漪秋月白。扁舟漁唱隔江冥。
垂綸別有蒼茫感。雁唳寒林不忍聽。

前題　林壽愷

竹林隱蔽景清幽。陪釣嬌娃暢雅游。
溪水潺湲頻下餌。日之夕矣尙勾留。

前題　洪餘水

違難香江再避塵。竹溪向晚理絲綸。
百般名利皆忘却。偏更思鄉惹蹙顰。

竹溪晚釣二首　胡景石

㈠ 幾園寒玉勝桃源。待釣銀鱗靜不喧。
香餌頻添綸細整。一竿坐對到黃昏。

㈡ 竹葉扶疏雨洗青。寒谿水綠好揚舲。
山銜落日方休釣。漁父同來罄酒瓶。

前題二首　麥善慶

㈠ 垂釣江邊近竹溪。綠烟隔岸繞長堤。
淵深疑是魚踪杳。望眼迷濛日已西。

㈡ 竹梢搖曳水廻環。江色濤聲亦解顏。
襲袂風清人欲醉。臨淵意興未闌珊。

前題二首　盧玉池

㈠ 臨淵從不羨魚游。結網今番大有收。
再遶幽篁林下釣。釣將明月到溪頭。

㈡ 渭水嚴灘又白沙。釣臺萬古尙高華。
當年竹塢烟波外。雨夜投竿老是家。

前題二首　藍戍三

㈠ 一抹雲天夕照餘。幽篁深處有人居。
荷塘竟日無風雨。仙侶同舟晚可漁。

㈡ 遠影遶帆似有無。小橋西畔月當壚。
竹陰在地若流水。未必忘機便釣魚。

前題　朱濟川

落日輕風起。前溪下釣絲。
竹搖天籟響。萍聚水流遲。
却餌魚偏黠。持竿我獨怡。
直釣懷尙父。莫笑此翁痴。

竹溪晚釣　黃鶴雲

樂此興悠然。持竿泛一船。
滿溪搖个影。夾岸響修椽。
師作虛心想。友陪漁父聯。
留連忘返棹。明月晚風前。

又　鄧長城

暑去金風爽。消閒曲院游。
臨溪垂釣樂。望月動鄉愁。
瘦影憐秋竹。多情羨野鷗。
渭濱容豹隱。不作世間牛。

又　潘學增

偶到清溪畔。深篁密蔭中。
一竿垂釣頃。已是夕陽紅。

更正：劉祖霞沁園春詞「章語堂中」應爲「笑語堂中」。

NO.445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五月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二六九、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八、⑤七六九九七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



應該說田某是新「趙浩生」

上期本刊「每週評論」欄以「香港出了個『新姚文元』」為題，對善變的無恥「墮子」田某的醜惡咀臉作了一些揭露。這個長期在某報「中外快訊」欄裏胡說八道的田某，若說他是「新姚文元」未免抬舉了他，因為，「上海幫」三號頭目姚文元，自文化大革命前投靠江青發表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始終沒有改變「立場」，十多年來一直充當毛江文化打手的總管，既未像陳伯達那樣棄毛投林，更沒有捧過周恩來和鄧小平。就是算不上毛江的「忠實幹部」，也稱得上是毛江夫婦的「可靠打手」。而這個田某呢？」「適應性」特強，一變再變，變得簡直是數典忘祖，這一點倒和河南「活墮子」趙浩生（因河南另有一個「死墮子」史誠之，故在「墮子」上再加個「活」字）相彷彿，所以應該說田某是「新趙浩生」。

趙浩生和田某確有很多相似之處，特別是有一點完全相同，那就是為了錢可以不要臉。

趙浩生原是國民黨員，曾在中央社工作，聽說是個地位並不低的人員。到美國後自己辦了個以「反共」為「宗旨」的「大陸通訊社」，專門零售加批發「反共」的新聞稿，但於倒霉政棍尼克遜帶着中共高價收羅的狗腿子基辛格一行訪問北平後，趙浩生在中共的銀彈攻勢下「回歸」大陸，從此「認同」並開始捧共。作為一個文化人，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無異是無恥叛黨、賣國、出賣靈魂和認賊作父。本刊主要撰稿人之一岳騫，把這類人統稱為「墮子」、「墮落的知識份子」，眞是恰到好處。而「新趙浩生」田某呢？過去曾長期在中共謾罵多年的「美帝」機關工作，近年進入某報寫「中外快訊」這個塊塊，有時還寫寫「社論」。四月二十七日「萬人日報」上刊出古鶴翔文章，說田某的謬論「比左報更左」。四月二十八日「萬人日報」又刊出徐達文的特稿，指田某是「一個極肯悔的走資派」，因為他「轉得快」，所以馬上就有「好世界」。所謂「走資派」係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田某只能在「中外快訊」和「社論」中走私販毒，「權」也者唯此而已。說他是「新左派」也不大對頭，因田某的「歷史不清白」，「左」只是姿態，「人民幣」才是目的。老徐說田某「集中表現出當代投機文人的欺善怕惡，拜倒強權，看風駛悝，趨炎附勢和求歡霸道的所有特性」。簡單一點說就是無恥的投機文人，是個如假包換的趙浩生式的「墮子」。

田某過去捧周、捧鄧，大讚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和鄧「抽掉階級鬥爭這個綱』提出的「安定團結」。如果順着這個系統下來，對於北平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抗暴事件，正應該提出對毛江批評的意見。因為，他們反毛說是「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更攻擊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叫他們「見鬼去吧」！可能因為天安門抗暴事件發生後，毛澤東「龍顏大怒」，提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得到「政治局一致通過」。在鄧小平垮後，權衡輕重利害「新趙浩生」田某改變了「立場」，通過「人民幣」的關係，改而支持毛江。

善變的「新趙浩生」田某，墨瀋未乾就改變了腔調，眞正不是個玩藝兒。更為討厭的是，田某完全不夠「義氣」。在香港大部份「哭周派」，在鄧小平垮台後，不少人仍是堅持「原則」，認為毛江整肅鄧小平不對，可「新趙浩生」田某却單槍匹馬，脫穎而出，由哭周愛鄧而大捧毛、江。還有，四月十三日田某在「不許豺狼笑」的文章中居然有胆提到「天良」二字。

乖乖，若「新趙浩生」之流，心目中所有的只是「錢」，最缺之的就是「天良」，但他居然也提到這兩個為中共從來所不提的字！眞眞是人說鬼話，無恥之尤！

由「哭周派」剎那間變為「擁毛派」
論怪報怪人的無聊無恥

萬人傑

香港一家掛中華民國招牌，言論比左報還左的「怪報」。其怪在於能容納一名左派文特，天天發表親共、捧共、媚共言論。此種充滿毒素的言論，顯然與該報立場毫不調協。但此人儼然「奉旨」行事，大言炎炎，惡毒超乎一般墮子之上。為民族正氣，為伸展正義，必須撻伐，予以批判！

中共宣傳 信佢都傻

怪報的怪人，其怪不在賊眉賊相和一排掃把鬚，而怪在他罵人罵昏了腦子，連自己也大罵一頓。

為了美國「新聞週報」，發表一則「烏龍新聞」，說陳錫聯逮捕了張春橋，他大做文章，「借美諷港」，說「美國式新聞，無聊與無恥」。一開頭便說「大慶油田爆炸」是「無中生有」，任誰看出，字面上雖是罵「美國式新聞」，實際罵「萬人日報」。因為如果「大慶油田大火」是「造謠」，則是「萬人日報」造的謠，並非美國佬「首先發難」。

儘管中共的宣傳機構排日發出大陸油產增加六倍的宣傳「蜡稿」，儘管說在四川鑽了六千公尺全世界最深的油井，都不過自說自話，誰也無法證實，猶之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若干萬担，一日等於二十年等等，中共的宣傳，信佢都傻。而這怪報怪人，却以中共宣傳為根據，否定別人的一切消息，指「大慶油田大火」是「生安白造」。其實，這消息連中共當局都不敢否認，只能以「生產猛增」來作「間接否認」；只有在港的中共走卒，才急得說我們是謠言製造廠。可惜事實不容抹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拚命賺外滙的中共，一向飢餓輸出，大陸八億人民，死活不管，刮削了他們的口粮，盡量外銷，換取外滙，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如果他們油產增加六倍，還會放棄日本的生意，甚至菲律賓也「冇貨交」嗎？

一手消息、轟動世界

當然，如果要中共正式承認「大慶油田完蛋了」，是不會有的事情。怪報怪人如果咬定要經中共「官方」證實，才不算「謠言」，那老萬勸怪報乾脆只用一份「新華社」稿，慳水又慳力，更不會有「造謠」之嫌。

報紙報導新聞，很難百分之百準確。「萬人日報」早其他報紙一個月獲得大慶油田大火的第一手消息，當時老萬會考慮多時，更多方調查，才予發表。老萬深知道這會成為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只怕外國通訊社、外國記者沒門徑採訪，這消息便可能永遠是「萬人日報」獨家報導，即使千眞萬確，也很可能有不少「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一類無恥之徒向我攻擊。可是日本的報紙、外國通訊社，甚至日本、菲律賓的外貿當局，都公認大慶油田有「困難」，這「困難」是什麼？不必再下註解了吧？

怪報怪人到這階段才「否定」大慶油田大火的新聞，太遲一點罷？即使因「萬人日報」揭開了怪人的畫皮，看到他的眞面目，啣恨在心，苦思報復，但抓住這個「機會」也太不智。這被指為「無中生有」的「謠言」，實際已證明「珍珠冇咁眞」，豈可與「逮捕張春橋」混為一談，而希望一石二鳥，打「「新聞週刊」打埋「萬人日報」呢！

無聊耻無 販賣毒素

為什麼老萬說怪報怪人在罵自己，他在怪報的「專欄」，一向以賣洋貨為主，美國貨推銷最多。許多美國專家、學人、記者，為迎合美國人「標新立異」心理，對中國大陸一切報導，都加油添醋，盡量描寫神奇，極力誇張。在這些專家、學人、記者筆下，中國大陸的共產社會被描寫為人間樂園，生產建設更出現極多奇迹。

雖然大家知道這些報導「假過賣貓」，可是怪人在他的專欄一直捧出這專家、學人和名記者來嚇唬讀者。美國某某報登載某某人的專文，是「權威之作」，誰敢不相信。

多少年來，他憑這些美國式的無聊、無恥的新聞，在怪報賺了不少稿費，也藉着這框框販賣了不知多少無聊、無恥毒素，欺騙老板，更欺騙讀者。

可是，今天他反過來，大罵他曾利用過的美國刊物——當然，「新聞週刊」在他的黑文中也被引述過不知多少次，今天却大罵這份刊物「造謠」。一份慣於「造謠」的刊物，不會只此一次，那麼，怪人以前引述的縱不是主動造謠，也是協助謠言傳播。

崇洋貶華 怪人自招

他文中有一妙句：「連美國阿爸都係咁話咯」，這妙句，百分之百罵他自己，因為，引述美國式無聊無恥新聞最多是這個怪人。美國人造衛星證實我們的消息，應該是美國佬話：「中國阿爸响報紙都已經登過咯」才對，事實很明顯，美國佬跟我們尾，不是我們引述美國佬的謠言賺稿費。所以，怪人罵的是自己，不是我們。

至於「新聞週刊」的「逮捕張春橋」消息，我們一看便知是流嘢，所以當天我們並未發佈這則電訊，而根據來自廣州的消息，報導了陳錫聯被扣的傳說，事後據北平廣播，陳錫聯終於在「慶功慶」中出現，則這次傳說，亦有問題。不過據鐵嶺遺民的分析，陳錫聯是否有問題，仍難確定。

鐵幕內的消息，從之很難以確實證據來加以證實。「萬人日報」即使被正牌左仔、媚共準左仔指爲「謠言製造廠」，但我們的新聞報導，大部分經得起考驗，且都爲他報所未嘗報導過的第一手資料。怪人出的怪招，絕對不可能影响我們的信譽。

說到造謠，我們拍馬追不上怪報。怪報有怪人，怪人曾在美國新聞處服務多年，美式無聊無恥報導，他優爲之。在美國佬機構撈了那麼久，炒了魷魚，便大罵美國佬，這種人，可謂食碗底反碗面。

潛伏文特 冒出頭來

怪人的黑文一直說，中共既沒有「權力鬥爭」，更沒有「派系鬥爭」，只有「路綫鬥爭」。他認爲今日大陸之亂糟糟，只不過有人把「生產」提到第一位，而中共中央「一致」接受的路綫，不是不要把生產攪上去，而是要在徹底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和消滅舊法權的基礎上發展生產，以確保將來一切生產成果受到公平分配。

怪人還大義凜然的說：「無數中國共產黨人拋頭顱、洒熱血所追求的不是鄧小平的目標，這一點大致可以肯定。正因爲這是路綫鬥爭，所以鄧小平雖不成爲法，而且此人已經鬥倒，但鬥爭仍需深入進行，因爲在八億人中，對土豆和牛肉有偏嗜的人，顯然不祗鄧小平一個，這些人與『權力』和『派』無關，但足以防碍另一條路綫推進。」

這一段話，如果刊登在左派報紙是毫無問題的，因爲中共毛派（很對不起，老萬「無法認同」中共無「派」之說）自鬥周碰了釘子，宣傳策畧已經改變，極力避免把周、鄧列爲一派，以免鄧小平也沾到人民愛戴「周總理」的光。左報爲配合毛派的宣傳策畧，強調爲路綫鬥爭，自無不當之處。但以一家仍然掛了中華民國招牌，尚未認同五星旗的報紙，有此一說，則所謂「潛伏右派報紙中的文特都冒出頭來」一說，有具體事實的表現了。

大陸的鬥爭，不是「權力」和「派系」鬥爭嗎？怪人的黑文說：「絕大多數美國報刊，慣於用『派系鬥爭』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北京的路綫鬥爭，這是本人（怪人自稱）無法理解的美國人特有的一種奇異心理狀態。至於有些自認爲中國人的人（當然怪人除外）也用這種觀點來看問題，則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如某些人的筆下常有『鄧派』字樣，如果你問他：『所謂鄧派，除了鄧小平之外還包括誰？』本人敢保證，他必然瞠目不知所對，充其量是答道：『連美國阿爸都話咯』。」

大家不可忘記，中共喉舌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連日不斷發表「社論」，他們要「鬥」、要「打倒」的是「走資派」，並不是「走資路綫」；同時，他們要打倒的是「以鄧小平爲首的走資派」，既以「鄧小平爲首」，當然有其「一伙」，而不是鄧小平一個人。這「一伙」雖被描寫爲「一小撮」，但如果應付一小撮的「走資派」，却要動員數以萬計的「民兵」「公安部隊」「警衛戰士」，「衝入廣場，把幾百名自以爲『揚眉劍出鞘』的暴徒悉數圍捕」；事後還在全國各地發動「保衛毛澤東」示威大巡行，非小題大做？即使怪人說沒有「派」，也不會有人相信。既然中共中央「一致」接受了毛澤東的路綫，應當連「路綫鬥爭」也沒有了，何來「走資派」呢？

文化特務 來頭不少

最近流行一句話是「墮子」，所謂「墮子」即「墮落的知識分子」簡稱。如以廣東話來表達，「衰仔」一詞，頗爲適合。這班「衰仔」的特徵是：提倡「回歸」而自己留在海外過資產階級生活；提倡「認同」而自己入了外國籍，甘作「血外」（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

不過，香港的「墮子」却有更佳表現，他們大都在自由報章擁有地盤，利用這些地盤，爲中共服務，收受左右逢源的利益。一方面在自由報章賺稿費；二方面可得到統戰酬勞。譬如，最近一個留美自由報章主持人，透過墮子趙浩生，拿到大筆統戰經費，在長島花八萬美元買了一幢花園洋房。香港人多搶食，沒有這麼好世界。但文化界中人皆知，若千年前，怪人拿了由日本佬經手的鈔票，辦一本短命雜誌，雜誌雖很快關門，這筆鈔票却幫助他買了房子。

當然，他那小小的單位和人家長島的花園洋房不可同日而語；可是人家主持的美東大報，和怪人那本只銷幾百本，寫了稿不發稿費的雜誌，怎能相提並論？有人說怪人是「墮子」，老萬總是說：「點只墮子咁簡單」？把這怪報怪人看成「墮子」確太小覷他了，他固不單純是墮落的知識分子，而是如假包換的文化特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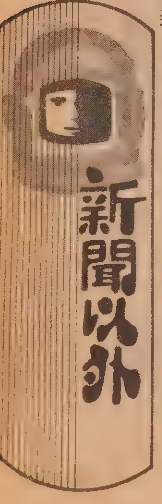
話轉就轉 快到極點

若干年前，他在美國新聞處任職，正是從事文化特務工作最放肆之時。老萬曾在「萬人雜誌」爲文揭發，他的一位好友半信半疑的對老萬說：他向我訴苦，說你冤枉他，還說要告你。我率直的說：如果他認爲沒這回事，大可以告我，我在怪報和他共事只短短一個時期，說不上有什麼交情，他告我，我不在乎。但諒他不敢告，一旦上法庭，有了人證，他的底子便無法再冚密。

結果他銷聲匿跡了一個時期，連到日本去的計劃也打消。事後他的朋友還問我報導的事實眞不眞，我告訴他的朋友，我並沒那麼神通廣大，知道他這些秘密，而是他們內部一個「匿名」者寫信給我揭發的。我手上有證據，才敢於揭發。

可惜後來老萬要跟這揭發的人聯絡，未及聯絡上，他便被「整肅」了。這文化特務頭子的殺手，的確厲害，但也證明那「匿名者」提供的，都是可靠情報。時至今日，怪人的怪行，以前老萬揭發的，已一步一步見諸事實。因此，老萬認定此人「點只墮子咁簡單」，他實另有來頭。

不過，他的言論，他一切的活動，目的不外爲了鈔票，所以他由擁周派轉爲擁毛派，話轉就轉，快到極！將來如果鄧小平再度鹹魚翻生，肯定他又是擁鄧派了。



瑪嘉烈公主·史諾頓爵士

十四年來同床異夢

各搵各食　風流韻事　多籮籮

早些日子，瑪嘉烈公主的丈夫史諾頓爵士在白金漢宮大發雷霆，臉色因盛怒而顯得極爲難看，他以嚴厲的態度對待女皇，這是宮廷中前所未有的事。史諾頓把一張報紙猛然擲在她的面前，大聲吼着：「這眞是豈有此理的事，是否把我當作呆子在世人面前嘲弄，我不管你怎樣處置，我要離婚！」他原來是攝影家東尼。阿姆斯壯瓊斯，和公主結婚後才能册封爲史諾頓爵士。

在報紙的第一版，刋登瑪嘉烈公主正在遙遠的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上，和一個比她小十七歲的年輕人玩樂，這個男人便是廿八歲的洛迪李威廉，一名貴族的嬉皮士。他和四十五歲的公主在這麻斯蒂克島上携手遨遊，他是公主最近結交的一個情人，對史諾頓而言，這人有一顆難以吞下的苦藥丸。

情人的名單

下面是公主的其他情人的名單：

一、英國皇家空軍戰時英雄彼得唐生，瑪嘉烈在學生時代便會迷戀着他。

二、首相的侄兒羅賓道格拉斯荷姆，後來自殺。

三、喜劇演員彼得斯拉。

四、貴族攝影家派特瑞克李斐爾德，官銜伯爵，是皇太后的義子。

五、貴族商人道明尼克艾里奧特。

六、意大利律師馬利奧第烏蘇。

七、搖擺樂歌星父爾頓約翰，是她很接近的朋友，經常作護花使者。

八、最後一位便是洛迪李威廉，他的怪誕生活方式，使英國的上流社會感到驚異。他經營一家波希米亞式的餐館，晚上睡在草席上過着嬉皮士的生活。

十四年來同床異夢

公主和東尼的神仙故事般的婚禮，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倫敦的西敏寺舉行，當日會大事舖張，車水馬龍，極其隆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都從螢光幕上觀看盛況。

不幸的是十六年的婚姻中，有十四年過的是同床異夢的，夫妻各有外遇。

史諾頓和瑪嘉烈的婚姻於三月中旬公開決裂時，女皇允許他們合法分居，這是一九三六年英皇愛德華八世因愛美國離婚婦人辛浦森夫人而遜位的皇室醜聞的重演。因此，東尼和瑪嘉烈的婚姻失敗，並不怎樣使人驚奇」。當初公主雖然和這位攝影家結婚芳心已另有所屬，她的心上人就是女皇的侍從武官唐生上尉。一九四七年他們第一次見面時，瑪嘉烈祗有十四歲，唐生三十三歲。她因對他愛慕而竟至形同痴戀，可是皇室中人特別是皇太后極力阻止，因爲唐生已離過婚。公主迫不得已，含淚顫聲地透過無綫電向世人廣播：「我讓世人知道，我已決定不嫁唐生上尉。」

駙馬不好做

雖然公主曾在婚禮中誓言將和這年輕而玩世不恭的攝影家長相厮守，可是太后聽到一個朋友的忠告：「這個結合是絕大的錯誤，將來會釀成悲劇的，你應該讓她和所愛的人結婚。」後來唐生被皇室外放調往比利時，並宣佈他和一個年輕漂亮模特兒結婚，使公主大爲悲痛。

東尼和公主生了一男一女以後，表面上彼此都裝作美滿的婚姻。

在皇室中，東尼有時自以爲地位很重要，自高自大，有一次竟被盛怒的傭人不客氣地揍了一頓，後來他就到美國去了。

從美國回來以後，劣性未改，仍然任意自作自爲，時常約來一班流浪漢般的好兄弟，擠滿了肯辛頓宮的家，其中一個雕刻家的朋友，竟直呼公主的小名「麥姬」(Maggie)，她發怒了，告訴他：「我的名字瑪嘉烈公主，不要忘記！」

東尼在白金漢宮很不受歡迎，一個僕人對記者約翰伍德說，他們把他

年輕的瑪嘉烈公主，和她迷戀的第一任情人唐生上校。

不當一回事，祇不過是個自大自私的傢伙。

女皇的丈夫菲腊親王更不喜歡那個庸庸碌碌的東尼阿姆斯壯，不讓他參加那些皇室傳統的活躍蓬勃的體育活動。

東尼和皇室格格不入，因此他找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離開皇室的家族，花六萬美元把他母親在撒西克斯地產上的一間漂亮小房子修飾一新，遷入居住。

現在這對夫婦已漸走極端，東尼從一班放浪形骸的朋友中尋找慰藉，瑪嘉烈也另尋一些朋友消遣。

東尼在他的小屋子內宴請一羣青年男女尋歡作樂，一個隣居的男人說：「他們常開派對通宵達旦，我看見史諾頓騎他的摩托車疾駛來去，時常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或一個年輕男人作他的乘客。」

一個女隣居對史諾頓特別青睞，她就是廿九歲的賈桂琳露佛絲艾瑟克夫人，倫敦社交圈，認爲他們的私通是英國保持得最秘密的羅曼史。



(上)史諾頓爵士與瑪嘉烈公主。

(下)瑪嘉烈公主的近照。

追求中國女影星

當東尼因治療痔瘡住院十五天期間，瑪嘉烈沒有前往醫院看過一次，反而那位艾瑟克夫人每天都到醫院陪伴數小時。當東尼出院後，他乘車直往這位美麗的隣居的家。

艾瑟克夫人畢竟不能使東尼滿足，他於是便追求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影星廿四歲的簡咪咪，簡小姐告訴一個記者：「他邀我去他的家，他說看見了我使他想起他和瑪嘉烈還沒有認識以前，曾和他訂過婚那位陳賈姬。」

東尼對東方女人很有興趣，時常請她們充當他的攝影模特兒。另外還有一樁羅曼史牽連到一個空中小姐，以致使他服過量的安眠藥企圖自殺，原因是東尼告訴她，他永遠不能和她結婚了。

濫交為了報復

很多人說，東尼追求其他女人是爲了報復瑪嘉烈，在他的腦海中，他永不會忘記，雖然她和他結婚。可是她愛的是另外一個男人，東尼不能忍受她常提起彼得唐生的名字。



(上)瑪嘉烈的最新情人洛·李威廉，(下)瑪嘉烈與喜劇演員彼得·斯拉。

在瑪嘉烈來說，她不能獲得自己鍾情的人，因而濫交男友，婚後第一個男友是羅道格拉斯荷姆，他是過去英國首相阿力克道格拉斯荷姆爵士的侄兒。瑪嘉烈不但深深愛上了羅賓，在不可能和他結合的情況下，她還寫了許多熱情的信給他。

當東尼有遠行時，他從前門出去，羅賓馬上從後門進來，這種關係終於導致了一場悲劇，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羅賓服過量的安眠藥自殺了。

據朋友說，羅賓是個極富感情的青年，因爲公主拒絕和他私奔，所以自殺。

他們往來的情書，竟落在一個紐約拍賣商人的手中，皇太后差遣她最親信的兩名副官，前往紐約，才把信收買回來。

當太后看了那些情書，大爲他們的熱情驚愕，她把那些信件付之一炬，並責罵瑪嘉烈，公主很冷淡地回答：「那是你的，你不讓我和我所愛的人結婚。」

太后出面掩蓋醜聞

悲劇雖不幸發生，瑪嘉烈仍然享受人生如故，不久以後，她成爲五十歲的影星彼得斯拉的經常女伴，他們相偕蒞臨倫敦市牛津街南方地區一家外國人經營的下級餐館內的夜總會消遣，那時剛好彼得的影星同事史派克米里根在座，他作了一首打油詩，高聲朗誦：「彼得斯拉，不論你身在何方，把你的手從公主膝上移開。」

當他們的來往成爲倫敦人茶餘酒後的話題時，彼得太太——卅四歲的白麗特艾克蘭提出抗議了，她威脅要宣佈公主破壞他們的婚姻，並握有他們私通的證據。結果還是皇太后出面調停，把醜聞掩蓋起來。

頻頻「換畫」

公主的情人名單中，下一位的角色是卅七歲的派特瑞克斐爾德，他是

李奇斐爾德地方的公爵。

這個英俊倜儻的貴族，是太后的義子，擅長攝影，正是東尼同行的寃家，社會人士所批評的不是他們的職業。

派特瑞克甚至和公主雙雙飛往加勒比海僻靜的麻斯蒂克小島度假，這小島是她和東尼結婚時度蜜月的地方，也就是她最近和李威廉經常到的地方。當派特瑞克和公主間的熱情下降以後，她的老友中有一名遞補上來，他就是四十二歲的商人道明尼克艾里奧特。

當公主還沒有和唐生墮入情網時，道明尼克曾向她追求。他現在已離婚的單身漢，常常出入於倫敦的上流社交場所，週末時常作公主護花使者。

經過這許多羅曼蒂克的故事，東尼和瑪嘉烈早已貌合神離，但表面上還裝着若無其事。以前每年最少還有一次公開宣佈共同度假，到現在連同度假都取消了。

去年當東尼為他的攝影工作起程遠行時，公主和一個英俊的義大利人——卅八歲的律師馬利奧第烏蘇相偕前往意大利，不久以後，她又和搖滾樂歌星廿九歲的艾爾頓約翰攪在一起。當她前往他在倫敦表演的化粧室造訪時，他當着她的面前更衣，雙方的眼睛眨一下。

忍無可忍最後攤牌

這時候，東尼也以牙還牙，拈花惹草，被姬兒和她的丈夫大衛漢明斯的離婚。

東尼運氣並不好，追逐女友時常失敗，他又迷戀影星勞倫斯夏威的寡婦賓琳史東，結果沒有成功。

當東尼前往替晉樂指揮安德瑞普利文拍照，獲得她利文的前妻桃麗普利文拍照，獲得她的青睞，她告訴他：「你可住在這裏，喜歡住多久就住多久。」

東尼多年來，雖濫交女友，他仍然願意和瑪嘉烈維持夫婦的關係。

雖然謠言和惡意的批評不脛而走，他還是預備逆來順受，可是當瑪嘉烈和李威廉的羅曼史在報紙上的第一版大事宣揚時，任何男人都忍無可忍，他被愚弄已非止一日，最後只有向他太太攤牌了。

英國貴族沒落了

賴伯勇

到倫敦觀光的人總要到附近的倫敦塔、溫莎古堡或漢普頓宮走馬看花一番。這些地方曾是歷代君王家族的正宮或別墅，叱咤風雲，如今都成歷史陳跡，供人憑弔。

這些在百多年前唯有皇家貴族顯赫人物才能出入的深宮大院，現在却敞開大門歡迎各階層的百姓進來參觀——祇要他口袋裏有幾個便士。

帝國稱霸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皇室貴族的地位也由於民主政治不斷擴展而日漸降低，皇室的年俸仰賴議會議員的認可，才能維持帝王的尊嚴，過著皇家氣派的生活。可是那些祇擁有田莊不向政府交領津貼的大小貴族呢？

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到七十年前吧！一個英國貴族，不論他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或男爵，總是歷代世襲，享盡人生富貴榮華。他們擁有無數的田莊，大批的僕役和特權，主人早晨醒過來，男管家用熨斗把倫敦泰晤士報熨得平整，然後用茶盤捧進臥房，呈遞給他。主人要出門散步，男僕便半跪在主人跟前，用勁抹掉鞋上的灰塵，然後用潔白的手帕擦拭枴杖，口中唸唸悅耳之詞：「是的，主人。」

大多數的貴族現在養不起一個訓練有素、能力高強的僕役。有許多本來爵位就不高的貴族後裔還時常要謀得一職來餬口而日夜憂心如焚呢。以前貴族無須工作，祇靠歲收田賦不僅可以維生，而且尚有餘暇讀詩玩牌自娛。

現在為了求溫飽不得不到政府部門或企業機構担任卑微的職位。

貴族沒落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大英帝國殖民地相繼獨立，國勢式微。二次大戰前，皇族公爵等常有機會被選派到海外的非洲、印度等殖民地担任省長或總督。現在這條光榮的出路已經斷絕。另一方面由於英國遺產稅率大為提高，使貴族爵位繼承人不能再擁有昔日的大批財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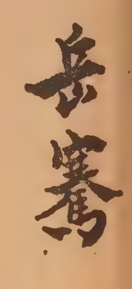
貴族趨向窮困的結果使他們失去了大片的地產：沒有多少人付得起鄉鄉間大片田莊的維持費與稅金。因此許多地產不得不出售或租貸給英國新興的中產階級人士或美國商紳或改建成旅館，或分割成小塊出售。

有些貴族拒絕到外界向俗世謀職，又不願意將祖產脫售，他們想出另一條生計：敞開關閉幾世紀的大門，歡迎喜好尋幽探勝的觀光客，讓他們得以「窺視」古代高人一等的貴族的家園，祇要花二、三十便士，誰都可以進門遊覽。當然，如果要進入收藏古代遺物寶器的展覽室，他還得花上四、五十便士。

有的貴族還親自在莊園內販賣冰淇淋，三明治和自家的風景明信片。據說，有個爵士願意和遊客共進午餐閒話家常，祇要遊客捨得十英鎊的話，如果有那個不知趣的人問他們作這些小生意的感想，「這不是很有尊嚴的工作嗎？」他們會這樣若無其事地回答。

儘管貴族地位今不如昔，他們仍然擁有一些中產階級再富有也得不到的特權，例如：貴族可以單獨觀見君王，在法庭可以戴帽子。萬一不幸大禍臨頭，不能倖免一死，上絞刑架時，他們可以選用絲帶製成的繩索，不必像平民一樣用麻繩。當然，這個特權已隨死刑之廢除而消失了。

俄毛邊界談判經過



俄毛邊界談判經過：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蘇俄共黨機關報眞理報發表了一篇三千字的長文，是針對毛澤東而發，其中提到邊界問題時。

「眞理報」形容毛澤東是中共反蘇政策的巨頭，而所謂領土問題也就成爲特殊問題，「北京」毫無理由地索取蘇聯邊彊共約一萬三千平方哩的領土主權，其用意是要使一九六九年十月重行召開的有關邊彊問題的中（共）蘇會談陷停頓。

「眞理報並將中共的立場與所謂蘇聯談判代表所提的建設性建議作了一個比較。該報說：只要肯討論及實行蘇聯的建議，就可以免除了目前談判的障碍，但這仍要視乎中共的情況如何而定。

該文作者署名是亞歷山大諾夫，據西方記者判斷，是蘇俄某高級頭目的化名。由於眞理報發表此文，也許不久將來，俄毛又要舉行邊界談判，並將以前談判經過詳細列出，作爲將來參考。

中俄邊界長達八千公里，爲世界上最長的國界，一百多年來糾紛迫起。東北淪陷十四年，由日本人一手造成的「滿洲國」，也同蘇俄不斷發生邊界糾紛，有時且引起武裝衝突。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前後十年時間平淸了一個時期，因爲毛澤東當時「一面倒」，甚麽都是蘇俄的邊界爭執自無從發出，到了一九六〇年俄毛翻臉後，邊界問題始再提起。

一九六〇年中蘇共公開決裂後，中共於一九六三年九月首次向蘇聯提出修訂邊界要求，並且說明沿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有若干地區應該另行勘訂。蘇聯的反應是：「合理的要求可以談判」，同時指出從歷史上和考古學上訂正海參威地區從來就未會歸屬過中國。

雙方的談判從一九六四年二月開始，主要的爭執是東段烏蘇里江與黑龍江上將近六百個島嶼的歸屬，及西段帕米爾區兩萬多平方公里領土的歸屬問題，由於中蘇共在「邊界問題」存在着有關立場上的困擾問題，迄未能談判出任何結果。當談判失敗後，雙方卽未再舉行同一形式的任何談判接觸。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珍寶島之戰，雖然戰事並未擴大爲全面戰爭，但兩個共產黨政權居然爲爭奪領土而戰，根本否定了「工人無祖國」的教條，無異敲响了共產主義的喪鐘。

是年十一月蘇俄總理柯錫金去河內參加胡志明喪禮之後，原已決定徑塔什干飛回莫斯科，至塔什干又改道北平，與周恩來在機場舉行會談，決定重開邊界談判。

談判重開之前，蘇俄曾就珍寶島事件於六月十三日發表聲明，中共也於十月八日發表文件，駁斥蘇俄六月十三日聲明，並提出全面解決邊界問題五項主張。關於蘇俄六月十三聲明，中共十月八日文件，有關邊界問題的根本分歧有兩點：

①、關于「歷史上，是中國侵畧了俄國，還是俄國侵畧了中國」問題：蘇聯政府聲明曾強調「中國現今彊界的形成過程，伴隨着對被壓迫民族的強行同化及其肉體上的消滅」，乃是「把別國領土一塊塊地併入自己版圖」的結果。也就是說：「沙皇俄國侵佔中國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本來就不是中國的，清朝皇帝和俄國沙皇一樣，也侵畧過別人，因而俄國和中國的關係談不侵畧的關係」。因而指責中共「隨心所欲地玩弄歷史資料或者故弄玄虛，千方百計地製造所謂領土問題」。中共則認爲「中國從未侵畧過沙皇俄國，而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沙俄侵畧了當時淪爲半殖民地的中國：遺留到今天的中蘇邊界問題，就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畧造成的。」

②關于所謂「不平等條約」問題：蘇聯政府在六月十三日聲明，曾強調中蘇邊界全綫是「經由條約、議定書、地圖明確地從法律上規定下來」，並列舉其簽訂時地。意謂「中蘇有關邊界條約都是雙方簽了字的，可以算數」；並指責中共當局「企圖在消除過去幾個世紀造成之『不公平』情況這個臆造的藉口下，爲他覬覦歷來屬於蘇聯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提出根據」。中共則認爲「有關目前中蘇邊界條約都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特別指出：「世界上沒有未經雙方簽字的條約，如果雙方簽了字的條約就是平等條約，世界上那裏還有什麼不平等條約？」並且援引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關沙俄帝國主義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記載，而確定「割佔這些領土的邊界條約當然是不平等的」。同時提出「究竟是我們歪曲了馬克斯列寧主義，還是你們背叛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反詰。

中共在十月八日提出的全面解決中蘇問題的五項主張是：

（一）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沙俄帝國主義在中俄兩個人民都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綫的全部走向，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約割

去的中國領土；

（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歸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四）簽訂中蘇平等新約代替中俄不平等舊約，勘界立標；

（五）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綫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中共這五項主張，實際立場已相當軟弱，不但承認了沙俄侵略中國所簽條約的合法，而且對於條約以外所佔的領土，還可以「平等協商，互諒互讓，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作必要的調整。」也準備將條約以外的領土讓給蘇俄。

十月十九日，蘇聯代表團以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為首包括副團長馬特洛索夫（曾任蘇聯國境警備隊參謀長）、團員杜布洛夫斯基（曾任駐平「大使館」參事、葉里扎維金、齊赫文斯基、安塔什凱維奇、那西諾夫斯基、列比亞特金等一行卅餘人抵平，並自二十日開始，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之中共代表團包括副團長柴成文，團員金湛、蔡洪江、安懷音、韋文晉、王步蒼，王蓋卿等，在平舉行談判。

庫茲涅佐夫率領的代表團在北平談判，前後幾達兩年，自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庫茲涅佐夫曾兩次回莫斯科請示，而至會議中斷以全部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後終以失敗告終，庫茲涅佐夫全團返回莫斯科。

俄毛邊界談判破裂，根據雙方公佈文件，重心在於東段之烏蘇里江與黑龍江上六百個島嶼的歸屬問題，另一個便是西段帕米爾區兩萬多平方公里領土歸屬的問題。

先說前者，中共認為：「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條約』明確規定，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段中俄兩國以江為界，黑龍江北岸和烏蘇里江東岸的土地屬俄國，黑龍江南岸和烏蘇里江西岸的土地屬中國。『俄中北京條約』附圖和附圖上的紅綫，是在條約簽訂一年以前就由沙皇俄國單方面標繪並強加給中國的」。強調蘇共「把邊界綫幾乎全部劃到中國岸邊，有的地方甚至劃到了中國的內河和島嶼上，把主航道中心綫中國一側的七百多個中國島嶼劃去了六百多個，面積達一千多平方公里」。特別指出：①「附圖上的紅綫上是標示以江為界，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邊界綫在江中的確切位置。以江為界就是以主航道中心綫為界，這不僅為沙俄帝國主義所承認，而且也曾經為蘇聯政府所承認」；②「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在黑龍江一節中也明確寫着哈巴羅夫斯克以上的黑龍江為國境河流，而且同中國的邊界是沿航道中心綫劃分的」；③「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時，蘇聯代表也不得不承認『中俄北京條約』附圖的紅線不能表示江中邊界的確切走向，也不能劃分島嶼歸屬，並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邊界和島嶼歸屬可按照主航道中心綫劃分」。

蘇共則認為：「在國際法中沒有一個自行按主航道中心線確定界河上的邊界的準則。在簽訂相互條約時，各國是根據它們認為最合適的，符合情況的辦法標界的」。指出：「一八五八年哥斯達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間簽訂的條約規定，邊界線是沿着聖胡安河的右岸通過的，尼加拉瓜共和國擁有完全佔有權和司法權」特別強調「一八六○年『俄中北京條約』是這些例子中的又一個例子」，而且認為「一九五一年簽訂的『蘇中國境河流航行協定』也反映了這樣一點，即承認邊界線不一定同航道相一致」。同時透露一九六四年在平的談判，蘇共為迎合中共所提沿岸中國居民的利益與願望，曾要求中共相互承認蘇聯居民在邊界個別地段上之利益，在對等條件下劃定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邊界線達成協議。但因中共方面提出「沒有根據的領土要求和其他要求而使協商複雜化」，乃使現行邊界的走向以及確定雙方邊界的一切條約都成了問題。

中共在十月八日聲明中，更針對蘇共以上論點，不但揭露和列舉蘇俄侵略黑龍江的史實早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承認，並強調指出：「任何公認的國際法準則都有例外，關於通航界河按主航道中心綫劃界也是這樣。但是任何例外都必須在條約中作出明確規定。一八五八年哥尼邊界條約的第二條和第六條就作了這樣的規定」。並且質問：「『中俄北京條約』在什麼地方規定中俄邊界綫是沿着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中國江岸通過的！又在什麼地方規定沙皇俄國對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擁有完全的佔有權和司法主權？」

就雙方聲明看，中共自是理直氣壯，任何邊界以河流為界，皆是以河中心為界，蘇俄偏要中國邊界河岸為界，所有河流中心島嶼全屬蘇俄，法理上自然站不住腳。

再說後者，中共認為「在帕米爾地區沙皇俄國違反一八八四年『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的規定，侵佔了兩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指出：「一八八四『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明確規定，在帕米爾地區自烏孜別里山口起，俄國界綫轉往西南、中國界綫一直往南」；「一八九二年沙俄帝國主義違背一八八四年界約規定，又出兵帕米爾地區，進一步強佔了薩雷闊勒嶺以西兩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當時雙方軍隊沿嶺對峙，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俄雙方換文，中國政府被迫同意沙皇政府的建議，暫時保持雙方軍隊各自的位置，直到帕米爾問題最終解決為止。但是，中國政府當時就作了明確的保留，聲明：『在採取上述措施時，並不意味着放棄中國對於目前中國軍隊所佔領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權利，並認為應保持此項以一八八四年界約為根據的權利，直到達成一個滿意的諒解為止』。特別強調：「現在蘇聯政府走得比老沙皇更遠，把要老沙皇和它自己的軍事佔領綫作為中蘇邊境綫，強加給中國」。

蘇共則認為「一八八四年五月廿二日的議定書，同中共方面所說的帕米爾地區根本沒有關係」。強調：「帕米爾的劃界是一八九四年以換文的方式完成的，當時雙方議定，在帕米爾沿着薩雷闊勒嶺『不超越各自的位置』。正是這條綫而不是任何劃的綫，一直存在今天」；「所謂中國在西段的邊界是巴爾喀什湖的說法至少是荒謬的」。特別辯稱：「北哈薩克斯坦和東哈薩克斯坦的哈

薩克族的莊茲（氏族）早在一七三一年和一七四〇年就已臣服俄國」；「滿洲人在一七五八年進佔準噶爾以後，開始對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遊牧區不斷進行掠奪性的襲擊，無論是在哈薩克斯坦，還是在現今中亞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其他地方，都沒有清帝國的任何軍事和民事的行政機關」。換言之，蘇共認爲這些地方早已屬俄，根本卽非中國所有。

邊界談判停頓半年之後，蘇俄改派副外長伊利切夫任代表團長，一九七二年三月抵北平，中共於六月派出「外交部副部長」余湛任代表團長，與蘇俄展開談判，但此項談判一開始便觸礁。

由於日本田中角榮上台，與中共勾結，建交，蘇俄覺得中共此舉有違「三十年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日本爲假想敵的精神。便藉口一九七二年二月中共「北京人民印刷廠」出版之「世界地圖」有關蘇俄文字說明中，曾謂「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先後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一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等，蘇共遂透過其政府機關報「消息報」，於八月七日發表題爲「毛澤東式的地理」專文展開攻擊。指責中共對蘇俄抱有領土野心，並抨擊中共對亞洲國家採取大國主義態度和具有濃厚反蘇色彩。

以後談判雖然展開，但並未取得任何結果。一九七三年蘇俄最高蘇維埃突然發佈一項命令，將遠東蘇俄地區一些原來用漢語，滿語命名的城鎮改爲俄語名稱。

對於蘇共這項措施，中共乃通過「新華社」於三月六日發表「記者述評」正式報導，加以猛烈攻擊。指責這是「爲了替沙俄的侵華罪行辯護」；並醜詆「多年來，蘇修不擇手段地篡改歷史，編造出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是沙俄首先開發的無主土地的大謊言」、「如果仍保留這些地方用漢語及滿語命名的地名，豈非莫大諷刺，所以非改掉不可」。同時指出：「至於那替沙俄侵略者歌功頌德、以碑立傳的地名……却是表彰死了的侵略者，鼓勵活着的侵略者，煽動大國沙文主義的好教材，是無價的國寶，那是斷不可能改的」，而「改與不改，兩種方法，一個目的，都是爲了適應推行社會帝國主義政策的需要」。強調「更改地名並不能改變歷史，也掩蓋不了沙俄的侵略罪行，何況在沙俄侵略的中國土地上，用漢語、滿語及其他中國兄弟民族語文命名的地名之多是改不勝改的。就是把蘇聯現在的所有地圖統治改掉，把所有地名都改用俄語名稱，那也不能把別國出版的地圖統統燒掉和改掉，這個更換地名的拙劣手法，和布里茲涅夫之流的願望相反，只能更加暴露他們的侵略野心」。其後，中共「新華社」續在三月八日宣佈：今（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至三月五日雙方邊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在里河舉行的第十八項例會「沒有就討論的問題達成協議」。

伊利切夫在　平與中共展開談判，未獲得絲毫進展，據其私人談話中透露：

中共刻正堅持要求蘇聯歸還中蘇邊界還東地區一萬八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共指蘇俄會併吞中國三百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表示如蘇方歸還北平所要求之一萬八千五百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將放棄其他領土要求，與蘇聯簽訂一項邊界條約。同時透露蘇聯對中共此項要求表現了強硬的態度。蘇聯已單獨著手進行雙方在新疆邊界蘇非領土的調整，卽蘇聯將放棄沿阿母河流域右岸的一些土地，而要求中共將阿母河流域左岸土地割讓蘇聯，蘇聯對邊界領土的調整係以阿母河流域爲界，至於該流域航行權及捕魚權，雙方將另行簽訂協定。但中共對蘇聯此項建議已拒絕，並堅持無論阿母河流域左岸或右岸土地均係中國領土。五月蘇聯談判代表副外長伊里切夫與蘇駐平大使相繼返平，雖再復會，但因中共「拒絕蘇聯所有建設性建議，強調現有歧見」。因此，邊境談判甚難產生具體結果

俄毛邊界談判未有結果，蘇俄方面已徑不耐，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布里茲涅夫在蘇聯成立五十週年大會，猛烈攻擊中共的反蘇政策方針，並公開揭露中共拒絕改善雙方關係的事實後，中共雖未正式提出反擊，但隨後通過「兩報一刊」在一九七三年元旦社論中，却特別提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並重申其當前任務，就是搞好批修整風，進一步貫澈毛的「備戰、備荒、爲人民」的戰略方針，這除了對內的因素外，明顯是針對蘇聯的軍事威脅和所謂大國霸權主義而發。

在邊境談刑毫無進展，雙方備戰有增無減的情況下，中共曾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在東北地區破獲由蘇共滲透支持之「反叛」組織，先後逮捕大沽口要塞司令員唐振煌等十餘人、天津塘沽新港海軍司令員郝忠淇等，並搜獲與蘇聯來往密碼。與此相對，蘇共亦在五月廿七日提出警告，指中共利用間諜分子和電子或機械方法，不斷企圖滲透和試探蘇俄邊境防禦。據負責蘇境邊防軍守將馬洛索夫中將在「眞理報」著文指出，「沿蘇俄六萬公里邊界，刻正進行神經戰」。反映中蘇共間的前哨間諜戰已在加強。則其發展爲較大規模軍事衝突，亦非全無可能。

據倫敦每日電訊報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九日發自北平的報導，曾謂蘇聯在整個春季沿中蘇邊界保持緩慢而持續的加強軍備。該報駐北平記者霍林伍茲根據在中國大陸之外國情報人士透露，橫越蘇聯境內之西伯利亞鐵路已行駛至最大負荷量，往返輸送部隊，並東行車輛滿載軍用帆布遮蓋之軍事裝備。同日該報刊出自莫斯科報導，中蘇邊界談判經過六月休息後，由於蘇聯談判代表副外長伊里切夫與蘇聯駐平「大使」托爾斯蒂科夫的相繼返平，雖已於五月初復會，但無任何滿意結果表現。該報指出，相反的，有跡象顯示蘇聯已在增強邊境戒備。美國情報研判會暗示，蘇聯全部動員兵力的三分之一，約四十九個師正在沿中蘇邊境佈防。

蘇俄談判代表團長伊利切夫於一九七五年五月又回莫斯科，談判便告停頓。俄方此時重提邊界談判，旨在試驗中共新領導層對蘇俄的態度，但在目前情況下，中共不會有相應表示。就在蘇俄文章發表次日，喬冠華發表演說公然支持日本向蘇俄索回北部四島，也許是間接答覆了。

日本媚毛分子紛紛轉向

天安門事件使他們看清楚了中共統治者的面目

黃天才

中共內部因周恩來之死而引發的奪權鬥爭，發展到天安門事件而轉入一面新頁。在此之前，鬥爭的性質是奪權，鬥爭的雙方當事人是「文革派」與「走資派」。

及至天安門霹靂一聲，整個情勢變了，大陸民眾挺身而出，成了鬥爭的新主角，鬥爭的目標，不是奪權，而是反毛抗暴爭自由；鬥爭的對象，不僅是「文革派」，而是整個中共統治體制。

外務省的研判

天安門事件的這一層抗暴意識，日本朝野發現得相當早，而且毫不避忌的公開指出來，並表示值得重視，使日本這一次在舉世對中共亂局競向評論的眾說紛紜，表現得甚爲突出。

首先受到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官方的反應。代表日本政府對外發言的外務省，此次由外相宮澤喜一與外務次官佐藤正二分別在日本國會及記者會上，數度發表對中共當前動亂局勢的剖析。宮澤的發言着重在中共動亂對日毛條約談判的可能影響；佐藤對記者們的談話却比較着重於中共動亂背景的分析。佐藤在天安門事件的第二天——四月六日——以「外務省消息來源」的方式，發表了外務省對天安門事件背景的初步剖析，佐藤首先指出此一事件的背景絕不單純，外務省從所接獲的現場情報中，發現了若干疑點，其中包括：

一、在中共統治體制下，不可能有數萬人甚或數十萬人「自然集結」的情事，一定有某項政治意圖爲其核心，始能推動這些人羣集結在一起並採取行動；

二、羣眾騷動期間，在場的中共軍、警人員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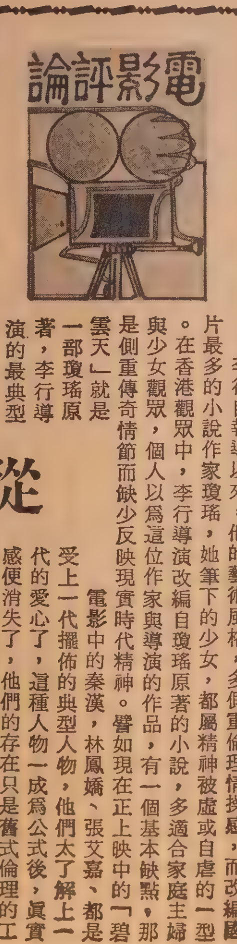
三、事件爆發的前一晚，天安門廣場上羣眾所揭示的標語中，有「不讓江水冲犯了周總理」的標語；其他標語的用詞，有「妖魔」或「羣妖」等字樣。日本外務省官員認爲：「江水」當然是指江青，至於「妖魔」或「羣妖」，應該是罵「文革派」主將姚文元，因爲「妖」「姚」諧音；這類標語的出現，顯示此次事件有濃厚的反毛反江的意味。

談到羣眾騷動的原因與背景，外務省官員表示：導火綫可能是由於周恩來靈前的花圈被撤走，表面上可能是「走資派」反擊「文革派」，但羣眾的願望却是要求改善生活……。

日本外務省的這一段發言，在日本國內與國際間都引起很大注意，因爲，外務省此項研判，的確比當時其他一般論評要深入得多。同時外務省的情報來源，除了一般的新聞電訊與中共所發佈的資料及消息之外，主要還有日本派駐中共大陸的外交人員的現地報告與研判。情報來源廣闊，這也增高了一般人對外務省所作研判的評價。

「沉默大多數」首次「發言」

日本新聞評論界及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專家，對天安門事件的抗暴意識，加以注意，並公開表示應予重視的，也爲數不少。諸如：朝日新聞在天安門事件第二天——四月六日的社論中即提到：「（天安門事件可能是由於羣眾不滿意中共人員把周恩來靈前的花圈移走而觸發），可是，中共人員爲什麼要把周恩來靈前的花圈移走？他們可能是已經發覺羣眾情緒不穩，所以才移走花圈……」接着，朝日在四月九日以「鄧小平解職與『繼續革命』」爲題的社論中，特別提到天安門羣眾高呼「秦始皇時



從「碧雲

李行自執導以來，他的藝術風格，多側重倫理情操感，而改編國片最多的小說作家瓊瑤，她筆下的少女，都屬精神被虐或自虐的一型。在香港觀眾中，李行導演改編自瓊瑤原著的小說，多適合家庭主婦與少女觀眾，個人以爲這位作家與導演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缺點，那是側重傳奇情節而缺少反映現實時代精神。譬如現在正上映中的「碧雲天」就是一部瓊瑤原著，李行導演的最典型作品。

「碧雲天」傳奇色彩很濃厚，一個由外國留學回家的學生，秦漢，與他相愛多年的女教師林鳳嬌結婚，林鳳嬌沒有兒子，被家姑誤會她暗自節育，林鳳嬌愛了很大委屈，後來夫婦倆去請醫生檢驗，證明林鳳嬌沒法

電影中的秦漢，林鳳嬌、張艾嘉、都是受上一代擺佈的典型人物，他們太了解上一代的愛心了，這種人物一成爲公式後，眞實感便消失了，他們的存在只是舊式倫理的工具。此段事還有一基本爲弱點，是劇中人物與現實社會割離，譬如張艾嘉的悲劇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中是有特殊的文化背境的，作爲現代意識的故事，兩代間不應存在基本的矛盾，才能在現代青年觀眾中產生魅力，以及爲它思索。

蔓延到全國。

朝日新聞在這篇社論中並公開指出：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是中共內部的亂源，在此項理論下，所有被公認為毛澤東繼承人的人，都要被打倒，過去的劉少奇與林彪都是實例，至於鄧小平，他之當選為中共黨「副主席」，不過去年一月間之事而已。

其他報章，如讀賣新聞四月八日在以天安門事件為主題的記者座談會紀錄中。特別強調這次事件是「沉默的大多數首次「發言」，是「大眾意思」的表面化；英文日本時報在四月八日的社論，開頭第一段就說：「天安門事件是中共內部統治階層奪權鬥爭的一次戲劇性的大爆發。但更具意義的，是這次事件表示了中國民眾在中共奪權鬥爭中有它的發言權，雖然，這發言權十分微弱……」

民眾的「怨」與「空白感」

日本的中共問題專家們，如橫濱國大教授本橋渥，在朝日週刊的一篇專欄中，把天安門事件的源流，追溯到去年春天杭州、武漢、黑龍江等地的武鬥事件上去，認為都是「勞動者以人民生活為中心而作的生活要求」，這些人的意見，與無產階級獨裁學習派的意見，往往是不一致的……。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在讀賣週刊上的一篇專文中，以民眾的「怨」與「空白感」作為天安門事件爆發的背景動機……。

日本朝野各方因為及早注意到天安門事件的抗暴意識，所以，在事件爆發後的接連幾天裏，對於有關新聞，都作了擴大處理。如河南鄭州的類似事件與天安門上羣眾扯落中共五星旗的事件等。日本報紙都刊載得十分顯著突出。這兩則新聞，事實上都是中共所發表的；中共所以要發佈這類新聞，目的無非在加重鄧小平等的罪狀，不料却把大陸民眾反毛抗暴的情緒與行動洩漏了出來，向自由世界提供了「不打自招」資料。

不但有問題而且十分嚴重

在天安門事件以前，日本大多數並不認為中共內部還有「問題」存在；尤其是經過十年前「文化

…」看李行與瓊瑤的作品風格

林巽

這個少女在養母虐待下一直是逆來順受的備受折磨，被打個遍體鱗傷，被同情她的老師林鳳嬌到丈夫家來住，並讓她在丈夫主持的公司中找一份事做。然後等到林鳳嬌不能生育之後，由便秦漢的母親作一安排，也在張艾嘉的同意下答應無條件替秦漢生個兒子，張艾嘉說是為了報恩，其實她一方面是由於自卑感，一方面也暗戀上秦漢，秦漢雖然愛林鳳嬌，但對她也有非份之想，因此一幕公開的黑市夫人活戲便被構成了。

林鳳嬌本來與張艾嘉一樣是一個典型為逆來順受的賢淑妻子，以為張艾嘉願意這樣做，只是為了報恩而自我犧牲，後來她發現張艾嘉與秦漢的眞情感已培養起來了，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才爆炸出來，逐走張艾嘉的一段高潮戲來。

張艾嘉本身是個命運悲劇者，是瓊瑤筆下常出現的被虐及自虐為典型少女，我想這個故事如落在一般喜愛拍反映現實為作品的編導手裏，它可能指出一個很感人的故事，譬如說，最初秦漢的父母，不大喜歡兒子媳婦收留一個身世可憐的孤女，但碍於兒媳的情面，勉強答應，及到她後來想利用張艾嘉能替兒子生孩子的事後，才對張艾嘉另眼相看。而表示的方式，最好是兩頭瞞。如在外邊另為張艾嘉安排住處，讓秦漢有個外室。最後被林鳳嬌查出，醋海生波，幾乎到離婚邊緣，張艾嘉才自我犧牲，留下兒子離去，那便比較自然一點。

電影雖然當秦漢父母的角色當正面人物處理，但席上觀眾是沒法對這人物產生好感的，對於這種人物，這天然生成一種自我狹隘的典型，讓她成為悲劇製造者，反愈增加三個男女的角色的魅力。

是後段寫秦漢與張艾嘉表面是為了傳宗接代，事實是為了了情慾的需要，以及林鳳嬌在丈夫與艾嘉同房之後，精神受虐待的委屈，這是青年男女觀眾相當理解的。因此對於此片受歡迎，心理因素重於情節的因素。

後段寫張艾嘉去做舞女，結識了一個男歌星，搞一點小小的誤會。個人覺得太公式化了，本來讓張艾嘉由被虐中堅強起來，最後去找尋他所愛的人，秦漢與林鳳嬌為了向母親交待，也領養一個孤兒回來哄父母，那才是最健康的結局。

照原段來看，張艾嘉最後仍是負着一身靈魂創傷的女人，她是被辱，被損害、被遺棄、被漠視的可憐女子。這種女子在我們現在社會中還有不少，而解救她們的應該是她的自己。因此電影如果能突出叫她們如何自救，它的教育意義就極重要了。

李行是一位好導演，也有藝術上的抱負，瓊瑤的文筆很美，可惜他們的弱點是不敢觸撞倫理之間的矛盾，瓊瑤筆下的少女都是不成熟的，如果能讓那些少女由不成熟到成熟就好了。李行導演的作品，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愛心是被肯定的，但很少刻劃上一代的錯誤想法。個人以為現代的倫理故事，能夠有啟發性的，應是讓上下兩代在矛盾中重新再認識，再發現自己，那才能有啟發作用。

在電影表現形式上，我們的國片文藝片，的確欠缺新的面貌，富有之家，父母雙全，一個留學生的兒子，加上夜總會，文縐縐的愛情，不成熟的男女情侶，一切都是常見的公式。個人以為今日的電影，應該將男女青年的如何走進社會，如何撞釘子，如何從接受殘酷鍛鍊中長成，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小說作者與電影匠人，只為了保持一種情性的唯美形式，便將故事情節及人物塑造，只局限在一種常見的典型之內。那是美中不足的。

過去在瓊瑤的小說中，「烟雨濛濛」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窗外」的構思也不錯，李行的「養鴨人家」與「秋決」也是藝術性相當高的作品。至於今日的商業形色電影，個人以為應該以青年的思想感情為重心，因為今日電影觀眾，以在香港一地說，青年觀眾可佔有百分之九十左右，他們看電影雖然是為了尋求娛樂，但如能藉着電影，啟發他們一點切身問題，那是極必要的。

大革命」的一場大混亂之後，一般都以爲該打倒的都已被打倒了，「批林批孔」等等糾紛，都被認爲是掃除「反革命」殘餘力的細微末節，不足爲道的了；前幾年，國際間鑒於毛澤東年衰，周恩來臥病，會一度認爲「毛、周後繼人」的問題可能要鬧嚴重起來，但不久鄧小平被「解放」出來，進入國務院主持政務，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儼然已是「毛、周接棒人」，國際間又認爲毛、周已把最可能引發糾紛的「後事」問題安排妥當，不會再有「問題」了；今年一月初周恩來死去，日本朝野眾口一聲認定是鄧小平「接班」，並預言中共今後領導方式將是「以鄧小平爲中心的集團領導體制」。不料消息傳來，中共奪權鬥爭爆發，鄧小平被打下台，而且，領頭鬥爭鄧小平的就是毛澤東自己。日本朝野人士這才發覺以往的想法太天眞，中共內部不但有「問題」，而且問題十分嚴重！

名符其實的「研究會」

本月初，第四屆「日華大陸問題研究會」在東京舉行。這是日、華兩國專家學者對中共大陸問題交換研究心得及意見的一項年會，逐年交換在台北、東京兩地分別舉行。據一位參與會議的學人告訴記者：這個會議，雖然已是第四屆，但正式以「大陸問題研究會」爲其名稱，這還是第一次；以往三次會議，與會的日本學者專家們總有一部份人不同意使用「大陸問題」的字樣，他們的理由就是中共大陸已經大致沒有問題，何必使用這不合實際的字眼？

這一次，會議舉行時正值「文革派」狠鬥「走資派」，鬧得天翻地覆，大家終於一致同意使用「大陸問題研究會」這個名稱。研究會於四月五日下午閉幕，在閉幕前的全體大會上，幾位分組討論會主持人報告研討結論，各組咸認爲中共內部問題嚴重，紛爭必將層出不窮；說來也眞湊巧，這時候，正是天安門廣場數十萬羣眾抗暴示威的高潮，消息傳來，與會人士們才感到這次研究會的命名，眞是名符其實了。

日本論與改變態度

今天，日本從政府官方到新聞輿論與學者專家，都已認爲中共內部問題嚴重，情勢不會穩定下來，目前，「文革派」雖在奪權鬥爭中佔先，但「文革派」在毛澤東大力支持之下仍未能獲得全面勝利，一旦毛澤東死去，紛爭必更劇烈。今天，即使是最親共媚共的日本報章或政客，也不敢再爲中共逞強答辯。

年來最媚共的日本讀賣新聞，在四月九日的社論中，公開對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兩項決議之合法性與眞實性表示懷疑，並痛責中共的「新指導者」掌握着各項宣傳工具而對鄧小平發動激烈攻擊的此種行爲，實爲強姦民意云云。

又如多年來在日本政壇一直爲中共搖旗吶喊的自民黨籍國會議員田川誠一，上週在讀賣新聞主辦的一次專題座談會上，就中共今後內爭發展的可能方向而發言時說：「今後，文革派與實務派的論爭將會繼續。在此一過程中，根據國際情勢與國內經濟情勢的變動，實務派的意見在指導部內又將得勢亦未可知，果爾，則華國鋒在總理寶座上就坐不下去。……。」（田川此項發言，讀賣新聞在四月九日所刊載的座談會紀錄中會公開發表。）

對中共評價已轉向低檔

在鄧小平被黜及華國鋒竄升之後，日本外相宮澤即發表談話指出，中共內部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端，目前想必已無餘力來開展外交了，日毛條約談判的重開，暫時毫無可能。

至於日毛貿易，日本政界、財界一直耽心中共「文革派」的「政治優先」理論要使日毛貿易受到影響。果然，在鄧小平失勢之後，中共在上月底突然取消了向日本洽購的「追加鋼鐵」二百萬噸…上週，在與日本談判現年度上半期購買鋼鐵的數量時，中共祇肯承購五十萬噸，比日本業者原所期望的數量少了兩百多萬噸，這兩筆鋼鐵買賣，已使日本業者叫苦連天；再加上中共減少石油輸出後內爭頻仍中，其「外交」活動與對外貿易的萎縮，已是定局！

當前的日毛關係，無論外交貿易，都要萎縮一段時期；日本朝野對中共的評價，也正轉向低檔，這些都是天安門事件直接間接影響的後果。此種情況將會持續多久，不得而知。但天安門這一聲霹靂，震開了中共的假面具，讓世人對中共眞面目有了定睛一瞥的機會，日本在地理上距中共大陸一衣帶水，就近看去，應該比別人看得更眞切一些！



重照得幾耐？

嚴以敬作

大學只是一道窄門

周瑜瑞

在大專學校即將開門納入一批新人的前夕，我的滿懷關切却縈繞，在那些無「緣」擠進這一道窄門的人們的身上。我特地用「緣」這一個字眼，因爲我相信參加任何考試的成功或失敗並不足表現一個人的上智或下愚、賢或不肖，或影響到一個人的抱負和前程。在應考時，把試題全部答對了，並不等於「有學問」，而答錯了或答不出來也不等於「不堪造就」。

本來，對於學術的重視是一種好的現象。但同時必須指出，學位並不等於學術。學位只是學習階段的一種標識，並不是如人們所謂的「學術成就」。一個「碩士」更有學問，一個「碩士」也不一定準比一個「學士」高明。至於那一個學校比另外那些學校「更好」的一類說法，也不是絕對的眞實。人不是工業品，而學校也不是製造廠。一個製造廠可按照製造程序和規格製造出標準化的工業品，而一個學校却無法保證可以教育出「一定夠水準的人才」。至於那些沾沾自喜到處告訴人家甚麼學校出身的人們，如果畧加思量，也不難知道他們的動機。率直地說，這一類人們並不是甚麼眞才實學，而是需要掛上一面招牌，爲自己助長聲勢。這些「學人」的本身造詣多半很有問題，因爲他們的文章給我印象是，只要進了一家「頂尖兒的大學」，便可成爲「一個頂尖兒人才」。如果他們眞的這樣想，那適足證明：對眞正的學術他們還沒有沾到邊際，而他們最關心則是可以使人「肅然起敬」的招牌。

另外一個現象是，對於「榮譽博士」的頭銜似乎過於重視。過去若干的普通「先生」，現在都成爲顯顯赫赫的「博士」了。在英國，受到「榮譽博士」頭銜的人們和我們的態度不一樣，他們並不在名片上或履歷上加加以大書特書。以英國的政治人物來說，前工黨首相威爾遜和前保守黨首相希斯還有許多部長級人物都有「榮譽博士」的頭銜，但他們提也不提。

英國學術界不重視學位

自然，把「榮譽博士」當作身價證明的做法並不是什麼錯誤行爲。不過這似乎可以表明一種過於重視頭銜和招牌的傾向，與對學術的重視風馬不相及。英國的學術界對於學位並不重視，而只注意一個人的眞正成就。我的一位英國朋友史騰是倫敦大學博士班的導師，而他本身的學位只不過是劍橋大學學士，而且今年不過四十歲左右。牛津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一向是一種政治性禮品，若干聯邦國家和非洲國家元首都得到這種贈予。至於美國，「榮譽博士」有時是可以用「捐欵」換來的。

必須說明的是，我並不是故意把學位說得一文不值，我的意思是，青年們不應該過於熱衷追求學位，以爲它便是學問，而陷入無謂的煩惱中。

更重要的是，學問並不是學校的專有物，一個人活到老學到老，人生本來就是連續不斷的學習過程。在學校中學習，可以有較利便的條件；但在學校外學習也照樣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固然也許比較難一些。

牛津大學把邱吉爾摒諸門外

至於一個人的事業成就，原不是學校所能塑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邱吉爾首相是風雲人物。最近，英國的多位歷史學者一致認爲：邱吉爾是近百年來英國最偉大的政治領袖，可是邱吉爾年輕的時候，固然從貴族化的伊頓學校勉強畢業，但是進不了牛津大學。後來，他投考桑赫特軍官學校，由於成績平平，被分到騎兵科——那時，步兵科最吃香。

可是，他不但後來成爲拯救英國的政治巨人，而且他的歷史巨著「英國人民」也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另外，他的油畫也成爲收藏家珍貴的藏品。當初，在他被牛津大學拒諸門外的時候，誰又能預料到他未來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

其以英國前外相布朗和現任首相柯勒漢爲列。他們兩人都在十五歲的時候便離開了學校（約莫等於在我們的中學讀完了高中一年級）。但是這並沒有限制了他們的個人成就。布朗和柯勒漢完全靠着自修，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寫的政論文章也相當出色。同時，人們也並沒有因爲他們沒有上過大學而瞧不起。相反的，正因他們的自我努力，人們都表示欽佩。

兩位名女作家的故事

最近四、五年來，英國的女作家瑪格麗·飽威爾作品甚受一般人的歡迎。但是六十七歲的她在六十歲時才開始寫她的第一部作品「樓梯下」——描述她的早年生活的自傳性作品。原來，她十四歲時便出來當女傭，由廚房打雜一直升到女廚師。在她寫這本書的時候，她還時常到人家做散工。由於「在樓梯下」大爲暢銷，飽威爾太太又連寫了三四本書，成爲了專業作家和電視上人物。她的丈夫阿伯特幹了五十年的送牛奶工作，前兩年才退休。

環球出版公司編輯黛安·皮爾森，照國內有些人的說法，也是「出身寒微」。如她母親當女傭，而她自己在十五歲時便離開學校尋找工作帮助家用。由於文學興趣，她投進了出版界，由雜務、校對、助理、編輯一步一步地熬出來。同時，她於編輯工作之餘，在家中埋頭寫小說。連出版了三本小說之後，最近花了四年的時間完成了以匈牙利三個流亡家庭爲主題的二十五萬字鉅著。這部小說預定九月間出版，可是已被文藝界比爲暢銷的美國小說「隨風而逝」，爲她賺到二十萬鎊的預支版稅——除英國版美國版之外，還將有法文版、德文版和荷蘭文版。

我舉了上述的一些實例，主要是向考試失利的青年說明：大學只是一道窄門，追求成功並不一定得通過這道窄門。



「清華大學」學生觀看大字報

再分析「清華大學」

柳以青

在上期，我曾指出，目前的「清華大學」不啻是中共所宣傳的強調的「新生事物」，而這「新生事物」卻出了問題，相信問題所牽涉的嚴重性，並非只空喊幾句和寫幾篇「偉大的勝利」就可以解決的。誠如「中國新聞社」四月十八日的電文中稱：「清華大學黨委認爲，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雖然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鬥爭是沒有結束。鄧小平雖然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是要徹底清算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肅清其流毒，還要作長期的努力。

「中國新聞社」的三個樣版

中共的「中國新聞社」，在報導和訪問了有關「天安門暴動」及與「清華大學」有關的情形上，不遺餘力，就最近的有關之報導中，可以列出以下的幾篇：四月十七日的「我們爲什麼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記清華大學幾位工人、學員和教師的談話」；四月十八日的「清華師生員工集中火力批鄧，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新高潮潮」；四月二十日的「訪清華大學教授童詩白」。

這三篇報導的大前題，都是在強調「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熱氣騰騰的清華園，全校廣大師生員工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連日來，寫大字報、集會、座談……清華園裏到處洋溢着熱烈的革命氣氛」。

然而，在「中國新聞社」——「記清華大學幾位工人、學員和教師的談話」裏，只舉出了三個樣板人物。一是李萬頃師傅——一位普通的機械工人。二是加永羅桑——藏族解放軍學員；三是傅克謹——傅作義的女兒。

對於「清華大學」兩萬員生中的「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氛」，「中國新聞社」只舉出了這「三個樣板」，相信是有深意的。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今天，在清華大學黨委常委中，工人幹部佔百分之三十七。學業各級領導都有工人參加。……有三十多年工齡的李萬頃師傅就是這一位普通的機械工人。現在他是系黨委的常委。早在解放前，李師傅就在北京大學工學院附屬工廠當工人，一九五二年來到清華。可是在修正主義路綫統治學校的時期，他的工作只是給來工廠實習的學生進行操作表演而已。」

現在李萬頃不同了，他成了「系黨委的常委」，因此，李萬頃說：「我們工人對一小撮暴徒在天安門廣場製造的反革命事件無比憤怒，對他們實行專政，好得很，眞是大快人心。」

原因是據李萬頃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了工人宣傳隊，我們在校的工人也成了學校的主人。我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更重了。我們的任務不再僅僅是輔道學生來工廠進行實習，我們最根本的任務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去轉變學生的思想，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使學校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其次是藏族的加永羅桑，「中國新聞社」記者說：「我們見到一位名叫加永桑羅的藏族解放軍學員。他的父親是舊社會爲最卑賤的勞動者——鐵匠，母

親給封建領主當奴隸。如果不是廣大藏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民主改革，獲得了翻身解放，要在全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園裏見到這樣的藏族青年是不不可想像的。

「二十三歲的加永羅桑現在是水利系三年級學生，當他談到畢業後的革命理想時，非常興奮。他說：『我們家鄉的人民和領導都期待着我們回去建設社會主義西藏。西藏水利資源非常豐富，水利建設事業的前景十分廣闊……而現在就要讓它爲人民造福了。我們將很好地運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不僅利用現有的水力，還要想辦法開源節流，使羊卓湖水永不枯竭。乃這位工農兵學員的話，把他的學習目的，他的理想，他掌握科學知識的能力，表述得多麼好啊。……」

以上的兩個樣版——李萬頃和加永羅桑，以及他們的談話，可以反映：既然「清華大學」是工農兵的「傑出之士」，但是，在這次「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中，「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在兩萬多名的工農兵「傑出之士」中，所舉出的「樣版」，則只是一位「中年人」的老工人——李萬頃師傅，和一位年僅二十歲的「青年人」，但又是「藏族」的「解放軍士」。這從其他兩萬多人的「熱情騰騰」和充滿「革命氣氛」的「清華大學」實況，却成了一個最鮮明的對比。

我不知道其他的讀者如何感覺，當然更不知道「中國新聞社記者」是用了什麼思想，來走訪「清華大學」，而選中了這樣的樣板，所欲表達給讀到它的的人們意見，但爲我來說，似乎就了解：「清華大學」的兩萬名學中，除了這些特殊的「樣板」外，對「中共中央決策」的「行動」，並不能從「內心」中贊成的。就從這一特殊的樣板報導中，我們就清晰可見了。因爲，「中國新聞社記者」，就想讓我們「從現象看本質」的。

傅克謹的身世談話

最有意思的恐怕該是「中國新聞社」所提出來第三個「樣板」吧，那就是傅作義的女兒——傅克謹。

在突出傅克謹之前，「中國新聞社記者」先用這樣的一段話來說：

「現在，清華大和全國所有高等學校一樣，學員都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中選拔的。他們在學校學習三年後，再回到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第一線去。在學校期間，他們也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前舊學校的學生那樣，只知關門讀書，而是有一定的時間到工廠，農村和解放軍部隊中去，向工農兵學習，同他們一起參加生產勞動，把書本知識和勞動人民的實踐經驗 合起來。這種新的教育制度遭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猖狂反對和破壞。但是廣大師生員工熱烈擁護這個制度。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舊教育制度下過來的人，感觸尤其深刻。工業自動化系教師傅克謹以自身的經歷向我們作了介紹。傅克謹是已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先生的女兒，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生。……」

這段前言，似乎在給所有讀者們一個暗示：既然標明了「廣大師生員工熱烈擁護這個制度」，而所舉出的例子竟是傅作義的女兒——傅克謹。想想她的背景，她的身份，那能有不「擁護」之理呢？特別目前她是「清華大學」的教師。

那麼，我們再看傅克謹的談話。

首先，記者說：「見到她的時候，她剛參加『首都軍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兩項決議，慶祝粉碎反革命逆流勝利大會』回來，激動心情還未平靜下來。」

接着，他對記者說：這個大會開得很好，大長了無產階級的鬥志，大滅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氣焰，我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翻案是不得人心的。七日晚，我們一遍又一遍的收聽關於中共中央兩項決議的廣播。夜深了，我們還集會遊行，全校一片歡騰。幾天來，我和學員一起寫大字報批判鄧小平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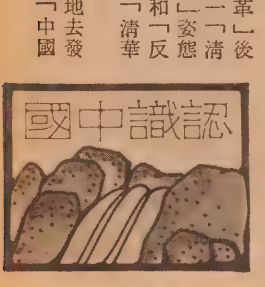
再次，傅克謹就講出了他的意見稱：「我就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的畢業生，對修正主義路綫的毒害和教育革命取得的成果是有體會的。拿學習目的說，我們過去就是爲了學點書本知識，抱着爲個人成名成家的思想上大學的。今天，我教的那班的學員中，有公社黨委書記、有勞動模範、有在農村插隊十年的知識青年，他們都是帶着『我上大學爲人民』的明確目的進入清華的。過去我們一進清華，都一頭扎在書本裏，每天清早就到圖書館去佔座位，同學之間不大說話，生怕就誤了自己的學習。而今天，廣大工農兵學員的豪邁口號是：『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乃大家互帮互學，同學之間，師生之間都是一種革命同志的關係。……」

或許，讀者們只「陶醉」於傅克謹的「新」與「舊」的「清華大學」對比，然而，事實是：「舊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却做成了「新清華大學」學員的「教師」。相信讀者們在這一篇報導中，不能輕易漏掉的。

「中國新聞社記者」就很巧妙地用了這一技巧，報導了「清華大學」目前的實況。

也就是爲此，我就特別要讀者注意這「文革」後「新生事物」之一的「清華大學」。同時，這一「清華大學」在所有的新聞報導中，都是以「激進」姿態來掀起「奇談怪論」的「辯論」、「大辯論」和「反擊左傾翻案風」的「革命領導」與「中心」的「清華大學」呢！

這一表面上所看到的現象，如果我們深入地去發現他們的實質的話，事情就大不其然了。起碼「中國新聞社」的報告中，給予我們一些綫索。



西班牙左翼反政府暴動

任斐聲

自從佛郎哥將軍於去年十月逝世，卡羅斯王子繼任執政，已經試圖將西班牙從獨裁統治一步一步轉變爲民主制度，這種轉變的進程，對佛郎哥的一些舊支持者說似乎太快，但對日漸增加的西班牙內部左翼說，似嫌太慢。卡羅斯政權處在這種兩面不討好的夾縫中，上週對政府的許多批評者曾發出強烈的反擊——那末，這一來，關於西班牙由佛郎哥時代過渡步向和平的機會，遂引起了人們的懷疑。

卡羅斯王的右翼批評者最有勢力之一，是以前佛郎哥政府的勞工部長，安東尼奧・吉倫，他曾經公開指責外交部長瑪利亞・安里查爲一個「乞丐」，乞求卡羅斯在改革計劃下作外交政策的批准。另一個右派份子馬丁・蘇斯，是西國議會的有力人士，最近對政府控制的勞工聯盟幾項改革建議，提出警告說「沒有一塊磚頭從這所房子搬走。」

從另一方面壓迫國王的是對預備改革領袖們之推選問題，其中包招左翼各領袖和一個基督民主黨。在其他一些有名的左翼份子中，所要求加緊使西國自由主義化的進程者，是一位百萬富翁的馬德里律師加西亞・特拉衛傑諾，以及西班牙最有名的勞工領袖兼秘密的工作者團體運動領袖，馬西林奧・卡瑪蕭。

首先，當改革計劃受到各種派別主義所阻撓時，右翼方面則獲益於長期的統一，問題較少。數週前，三個左翼組織——從基督教民主黨，經過卡瑪蕭的工人團體運動而至被遂的毛派共黨——同意建立一個共同的反政府陣綫，壓迫作基本的改變。一個新起的組織名協調民主者，指責政府未會「給予全體公民的民主自由。」他們雖然同意避免採取暴力行動，却要求一項全民複決投票以決定君主政體的命運，並且發誓欲與現政權「決裂」。

右翼所反應的，將這左翼新的聯盟比作西班牙內戰時由共黨與社會主義所建立的人民陣綫。這種聯合陣綫的建立。證明許多事實，甚至內政部長優拉格・伊利貝尼已被左翼出賣了，他也是卡羅斯內閣中有名的改革領導人之一。優拉格發表聲明說：「已忍無可忍。」他立即逮捕了那個陣綫中的四人，並指控卡瑪蕭與特拉衛傑諾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當前週反政府示威在馬德里各城爆發時，警察使用嚴厲手段來反擊，乃自佛郎哥以來從未之前見。這明顯表示使兩國人民認爲內部部長仍保有無限警察權力。優拉格接着又拘集五十名巴士克族反政府恐怖主義的嫌疑犯，並於近週內發動一個警察隊配備警犬與直昇機，搗毀一個政治囚犯的團體，這些囚犯曾經由薩哥維亞（Segovia）犯人營逃出。有一位被綁架的巴士克人工業家被發現殺害，優拉格於是宣稱：「讓那些恐怖主義者知道，自從他們需要戰爭以來，他們將負責一切後果。」

西班牙漸增的分裂與暴力浪潮，正使馬德里的外交界感到煩惱不安。有一位外交家說：「唯一的方法，就是政府儘其可能快快交給人民。但是恐怕卡羅斯王已失去他的機會了。」

（譯自「新聞週刊」）

文史哲雜談

不敢對人誠實的人

霍雲霄

接到一個製片家的電話他告訴我最近物色了一位新星，她是一個舞女，他覺得這位小姐是可以一捧即紅的，於是約我到餐室小敘一番，屆時他把這位小姐帶來，想讓

有人問你幹那一行，你怎樣回答。她笑道：我回答我是教幼稚園的教師，因爲我以前做過三個月的幼稚園教師。我說：問題就在這裏了，因爲你幹這一行職業，沒法對什麼人也講老實話，而教會中的信徒，誠實這條誡命是最重要的。

這位小姐笑了，笑臉上有點苦澀，她開始有點牢騷了，她說：她開始

，還得看她是否經得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

在此時此地，的確有不少行業是沒法使別人產生好感的，要是你與一個新朋友相識時，當你問到他的工作時，他如果老實地告訴你，我是替黑社會收規的，我是開大檔的，我是做應召女郎的，相信必有不少幹正當行業的人給他嚇走了。於是爲了不使別

分別。分別只是合法與不合法，與人的本質無關。

幹色情生意行業的人，他們也許以爲與其行業一樣，不過是一種公平交易，絕對不承認那種引人想入非非的誘惑方式，會使年青一代的心靈起什麼影響，難道它與近來時時在我們社會上寄生的無辜少女被色情變態式謀殺的可怕事件，完全沒有互相關連作用嗎？有時加些可怕的命案，就如正在公映的電影差不多。

在本港長成的青年，大多數除開爲自己將來找一份理想職業外，並沒

我，可不可以介紹她加入教會。我說：當然歡迎，但唯一條件是不再幹你這一行。她滿臉不悅說：舞女也是一行職業呀，我打趣說：如果你有機會參加一個宴會，宴會上每個客人有幹各種職業的，也有家庭主婦，如果每個人用錢都是沒有計劃的，有人月入數千元還得欠一身債。

聽了這位小姐的牢騷，我心中替她難過，希望她改行成功，老老實實做一個演員。如果她有這個決心，當然會有成功的希望的，不過最重要的利用一些受過小惠的娛樂界文人，把他捧成「文人導演」或「書生導演」之類，可是在本質上，一個拍合法小電影的人，在誘人不道德的幻想上，我實在看不出他與應召女郎，吧女，以及偷偷摸摸不幹販毒生涯者有什麼可能視墮落為時髦，而社會風氣都是沒法與文化藝術風行的作風割離的。今日某些青年走上沈淪的道路。我們不能視他們如吃錯藥的倒霉者，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其中文化界與電影，電視應有多少責任的。

從太平天國後期史實印證中共的覆滅

余秋人

中共之成為一個流寇集團，自「遵義會議」始，但毛澤東之成為一個流寇頭頭，則遠在井岡山時期即已定型；因此，儘管毛澤東篡奪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竊取了中國大陸的土地和人民，始終脫離不了他已定型的流寇作風。他暴戾超過了秦始皇，但比不上秦始皇的知人善任；權奸頗似曹孟德，但比不上曹孟德的容人容物，嗜殺賽過張獻忠，但比不上張獻忠不戮同夥。而時至今日，毛澤東的處境，又和太平天國洪秀全幾乎完全相同，如果要探索他的結局，太平天國就是一面鏡子。

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這段時期內，大陸的學者們早已看出了中共王朝敗亡的象徵，不斷的「以古寓今」的手法，告訴大陸人民「暴政必亡」，當時研究太平天國史的祁龍威教授，曾在北平「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從報恩寺牌坊序問題論當前研究太平天國史工作的偏向」。這篇文章指出太平天國後期多領導階層人物的貪污腐化和強迫人民歌功頌德，「報恩牌坊」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他說：「太平軍在攻下江南前，已經發展為一支龐雜而不穩定的隊伍，其中久經艱苦戰鬥，忠貞於農民革命事業的廣西老戰士已經很少，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先充軍官，或流氓地痞附於賊，或戰敗而降賊軍，積資得為老兄弟居多」（此段係祁龍威引用李圭「思痛記」），在攻下江南的時候，大量招降納叛，更加深了內部危機，有不少地方政權，還落在一些墮落份子的掌握。

祁龍威并進一步把太平天國後期，農民痛恨「革命」政權的景象，赤裸裸地揭露出來，他指出當年常熟一帶人民，在太平軍的橫征暴斂之下，人民的生活到了困苦不堪的程度，據各種文獻所載，當時農民對所謂天朝糧稅負擔，有公糧、軍租、田憑費，上下忙銀、兵餉捐、紅粉捐，過路供應費、免冲錢、築海塘捐、修塘路指等種種名目。祁龍威想藉這篇文章隱射中共統治下的民不聊生，但不幸終為中共文特份子發覺，祁龍威終被扣上「以古諷今」的罪名，但中共卻無法解釋他們背叛人民的罪行。

當六十年代那時期內，中共內部存在的問題雖多，但還沒有到諸王火併的地步，至少洪秀全式的象徵統一體還是存在的。因而祁龍威并沒將太平軍最後期那些權力鬥爭的事來預估中共今日的發展。但自劉少奇被鬥，林彪慘死後，太平天國在南京的影子，就一幕幕地重現；我們試看咸豐三年以後，太平軍據守南京，楊秀清一手獨攬大權，使洪秀全漸成了傀儡，洪為了奪回權力，曾密令在外征戰的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回師「勤王」；韋星夜返南京，設計誅殺了楊秀清；後至的石達開和秦日綱，則一被逼走，一被殺戮；而洪秀全又不能信任韋昌輝，於是只好把政權交給自己的弟弟洪仁發、洪仁達，并暗與楊秀清餘黨勾結，將韋昌輝逼出南京。這一連串歷史故事，以之與林彪鬥垮劉少奇，最後又起用劉黨鄧小平以清算林彪，前後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洪秀全想培植的是自己的兄弟，而毛澤東所培植的則是床頭人——江青。

太平天國的敗亡，內鬨是原因之一，但還不是其致命的主要原因；同樣地，目前中共的權力鬥爭，固然也是其加速敗亡的原因之一，但亦不是其致命的主要原因。太平軍裹脅農民，而結果卻對農民橫征暴斂，太平軍以信奉上帝為幌子，而結果卻以摧毀中華文化為目的；這樣一個反動的政權，即使內部團結一致，也難逃滅亡的命運。於今中共所加之於工農群眾的壓榨，不知要超過太平軍若干倍；中共的非聖侮法，要根絕中華傳統文化，亦不知超出太平軍若干倍；因之，即使中共政權今天的統一體依然存在，這股歷史逆流，仍將廣大人民所埋葬；更何況毛澤東已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獨夫；恐怕下場會比洪秀全更不如。

天安門事件，以及曾經為毛澤東立過「勤王」功勞的人，許多已消聲斂跡；大家能相信憑江青抓住幾個如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類小丑角色，可以穩定天下嗎？歷史上有這樣的例子，而且事實上中共各地方「山頭」，經過了與毛澤東四十年的相處，也一定知道如果要保全性命，除了起而與毛澤東作殊死鬥爭外，別無第二條路可以選擇！

中西文化性質分歧與融洽

向晚

松丁隨筆

古代無所謂中西文化，中國文化代表東方文化，希臘羅馬文化代表西方文化。自蒙元征服了亞歐，打開東西交通，於是始分別出中西文化。

中國文化怎樣傳播到西方呢？這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當蒙元時代意大利人馬哥孛羅之來中國，在元朝做官多年，回國後由他口述別人代筆出版了一本「馬哥孛羅遊記」，把所見所聞統通記載於該遊記內。（二）明末清初時歐洲耶穌會士（大部爲意人、法人）來到中國，他們把中國四六及其他經典譯成拉丁文，以介紹於歐洲人，使他們大開眼界，其中有許多義理，實爲過去所未聞。就中尤以法人爲甚，對儒學至爲痴迷，不止痴迷，甚至成狂，竟有「法國孔子」出現，因其一言一動處處模仿孔子。不僅思想一端，物質方面也有中國迷之風，如牆紙、盆栽、亭園、磁器、漆器、書畫等等，凡富裕家庭無一不以擁有此等中國物品爲榮。

西方文化怎樣傳入中國呢？這可從三方面來說：一是傳教士，一是西方商賈，這兩方面影响不甚大，最重要的，是清代戊戌變法，政府派遣留學生之到西洋留學，第一期派遣的學生，以學習兵器、造船爲主，第二期則是以科學爲主。那時留學生，皆是由政府考選的官費生，無自費生。他們皆是十餘歲的少年，一學就是十幾年。派出的很多，其中對國家。貢獻最大的，有詹天佑，他建築了艱鉅的平綏鐵路。其次是嚴復，習社會科學，他把西方社會科學名著譯成中文。現代看來，以中文譯英文，並不是什麼難事，因爲字典可查，但那時尙無中英字典，全憑以己意思考，把英文譯成中文。故他自言「一字之酌旬月踟躕」，這是眞話。嚴復譯出西洋名著，不僅供國人參考，幫助日本人也很大。

照一般說法，中國文化是精神的，即唯心的或稱人文。西方文化是物質的，即唯物的也稱物文。如再經深刻的說，中國文化的起點在心，即心術的，即所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西方文化的起點在身，凡事要與身有益，講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尙生活享受，進取，佔有。代表中國文化的，是儒家孔子。代表西方文化的，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亞當•斯密士及達爾文。

中國文化，也並非完全講唯心，而不注重唯物，如自太古以來，那種創造建屋、養蠶、醫藥、觀察天文、造指南車、造紙、水利、火藥、印刷、藝術、音樂等等。不過，自漢以來學術方向有了轉變，大儒董仲舒獨尊儒術，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學說，所以中國文化乃偏重於義、道文，而淡薄了功利。人心不能二用，儒家既偏重人文，後世帝王遂也皆以修齊治平的方針爲政治大綱領，一成不變。

世界假使只有東方，各國追隨中國文化走，天下本來也可太平無事，將來可能達到大同社會境界，起碼不會發生第一次，第二次大戰。殊不知，中國文化不變，西方文化自第十六世紀產生一大思想家培根，他把道德與學術予以分離，西方文化發生大變化。原來西方文化以古希臘三聖的思想爲思想的，自培根起乃另立一新學術路綫，他們專向唯物主義發展，於是中西文化遂發生衝突。這不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反抗，而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挑戰。西方帝國主義者向世界各國進攻，因此中西文化才發生衝突。

雙方衝突結果，我人文主義吃了大敗仗，不僅割地賠欵，而且被日本侵略了中國大半領土（日本明治維新學到西方文化），中共佔領了大陸（它的力量也來自西方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也並非絕對比中國文化超越，今日世界的混亂，資本主義國家，固然互相水火，即是共產國家也同樣準備火倂，皆時時在發動核子大戰。第一次大戰後，梁啓超遊歐洲，大思想家、政治家紛紛向梁氏表示：「西方文化破產了，還是中國文好化」。「你們要救救我們」。第二次大戰後，美國人布克曼發起世界道德重整，其中心思想，即耶穌、孔子、釋氏思想，全世界先知先覺者，老中青少年莫不翕然景從。他們誓要負起不流血的世界最後一次的革命，其起點原動力，即是孔子的正心誠意。故曰中國文化並未眞失敗，不管世界怎樣變化，其最後收場，必定是屬於中國文化無疑。

中西文化可說各有長短，如能截長補短，以成爲一世界融洽文化，而非西文單軌文化，那麼，這個世界才會有前途。然如何截長補短？張之洞有句老話：即「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過去有不少學者，力斥其非。他們說一種學術各有一套體系，學西方必定從心理開始，從心理改變，不可單學皮毛、外表，內華外洋。聽來也像有道理，其實，這派人頭腦並未想通，中洋化毒太深。

然而中西文化怎可以融洽呢？在這一問題上，我閱讀不少學者好文章，其中最合意的，是「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著者李宗吾氏的看法，歸納起來，（一）是要懂得學，不可一味崇洋。他提出魯子故事：謂魯國有一男子獨處，鄰有寡婦也獨處。一晚該婦人因家夜雨屋漏，求避雨於魯男子屋。但男子却閉門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男子聞：「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學柳下惠者

，莫如魯男子」。李氏曰：「這種精神，要算我國學術之特色」。他又說孔子學老子，老子主陰柔，有合乎坤。孔子贊周易，以陽爲貴，深取乎乾。孟子終身學孔子，但孔子讚管仲，孟子却大唱反調，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諸如此類之事，顯然與孔子言論相抵觸，然不害爲孔門嫡系。韓非學於荀子，但荀子言論，韓非變而爲刑名。韓非之世，有「解老」、「喻老」兩篇，大倡「虛靜」、「無爲」，而無一切措施，與老子全然不類。

（二）是要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上句是說把握中學基本精神，聞話用西學的科技。他舉兩事爲例：①中國養生家主張靜坐，不許動，但西方衞生家則主張要運動。如我們靜坐一會兒，再運動，不是一樣嗎？②孔子講仁，西方主張強權，如西方硬不講理，以兵臨我，其將奈何？這是不足慮的。須知孔子講仁並不主張廢兵。他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仁者必有勇」，何嘗有了仁，「就廢兵」。我意這與後日甘地思想相類，只是對敵不主張暴力流血，對敵抵抗還是必要的。照今日兵器發展來說，最可怕的，是核子彈。我政府一再聲明，決不先使用核彈，這是合於仁的，然也不妨舉行試爆，讓敵人知道我們却也有核彈了，敵人聞之必有戒心，可以雙方免除災難。當第一次大戰時，據說德國已製成毒彈（綠氣彈），但寧肯失敗，也未忍心使用，因自己使用，他國必會效尤。二次大戰時，美國早已製造了原子彈，但一直忍住氣不用，直至美兵損失太大了，迫於無可奈何，才試投之。這不正合於「不敢爲天下先」之意。現在時代還只是「試爆恐嚇」時代，我們何不也「試爆一下」，以使敵人喪胆，這也正合於「無爲，而無不爲」之旨。以色列國土僅有中國數縣之大，各列強皆不敢小看它，無他因它擁有十餘枚核彈而已。

最後總括一句，西方應獎勵學中國倫理道德，中國應獎勵學西方科學技術，但須防止西方暴力邪說，以及敗德行爲如裸體、性解放、再離婚等。

從天安門事件想起天安門

唐魯孫

承天一炬，勢已燎原，在民族掃墓節那天，北平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數萬羣眾，搗毀辦公大樓，焚燒吉卜巴士，羣眾跟民兵全武行大打出手，民眾的羣起抗暴，已經敲響中共了喪鐘。王師北定中原，還我河山的日子，一定是指日可期。

天安門明朝叫承天門，到了清朝才改爲天安門，聽說闖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在午門前頭棋盤街的一場大戰，天街御路有幾十塊雲白石條，很顯眼的新舊有別，浴血巷戰，血漬斑斑，浸入石版，怎麼刷洗總是殷然不退，等到清朝定鼎中原，順治要去天壇祭天，才把染有血痕的石條換過，所以御路上的石條有新有舊。

午門華表左右各有雄偉神駿的石獅子一對，右邊獅子肋下有一個中指粗細，五六分深的一隻箭眼，四週還有燒焦的痕跡，故老傳說李自成進北京一共穿了兩箭，一箭射在西安門門洞直匾上，民國二十幾年筆者離開北平時，那支箭好像還釘在那座直匾上呢。一箭是李自成一進前門，就祈禱上蒼，如果能登大寶，這一箭就射中五鳳樓上，不幸這一箭射中石頭獅子的肚肋，不管怎麼說，距離幾百公尺，一箭能夠穿石，李闖王的膂力，足可媲美李廣、養由基啦。

在元明清三朝午門皇宮最重要第一道正門，門上有五座樓（平劇裏的五鳳樓，大概是指這五座樓）設有鐘鼓，要有重大榮典才能鳴鐘擊鼓。清朝對傳臚大典貼黃榜，極爲重視，由內閣大學士，禮部堂官把黃榜從御案捧到雲盤裏，黃蓋儀從直出午門正門，將黃榜連同雲盤放在預先停放在午門前的黃亭子裏，儀仗前導，到長安左門外張掛，狀元進士們隨同看榜，順天府傘蓋儀從送狀元回府。這一套午門之前，傳臚大典，遙想當年天安門裏門外是多麼風光熱鬧呀。

還有一件巧事，北平城門雖然說裏九外七，可是從南到北一條正子午綫上來說：是中華門正陽門端門午門北上門，把各門名稱簡化一排，正好是「中正端午北上」，想當初北伐成功我們最高領袖總統蔣公就是端午前後到達北平的，你說有多巧呀。

聽老一輩人說：在庚子年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前，棋盤街一帶房舍比櫛，有幾座大衙門都設在那兒，自從拳匪之亂，洋鬼子進城一把火才把一帶燒個土平。後來何其鞏當北平市長，要把天安門廣場美化，由園藝專家譚恩隆負責從農業試驗場（原名三貝子花園）移來大批花木，原則是要做到，天安門一帶永遠有四時不謝之花，所以從梅花臘梅桃杏刺梅以暨白丁香紫丁香，不但種類繁多，而且名葩異種儘量栽植，每到花季，眞是玄霜絳雪香氣蓬勃，尤其白紫丁香開時，盈枝燦爛，蜂狂蝶繞，婉約綺媚，耀眼迷離。當年袁項城二公子豹岑，賦性疏放，詩酒風流。他說『喝酒一定找一個宜於暢飲的地方，中南海雖然有個「流水音」可以曲水流觴，但是銅臭氣太重，是個雅中帶俗的地方。丁香花開，三五知好，提樽蓋壺，在天安門內紫宸丹陛花前席地，放言縱飲，花香酒香揉成一體，是俗中有雅。至於大雨滂沱，搵衣涉水，直趨天壇祈年殿，白玉丹墀看龍首噴流，有如萬馬奔騰，彷彿回天鐘鼓，連乾數觥頓覺氤氳含吐，宇宙蟠胸，那種情懷，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沒法體會出來的。』想當年天安門青暮夏初，人是懶洋洋的，花是中人欲醉的，凡是曾在天安門花叢裏徘徊過的人，可能都還有不能磨滅的印象。

回想當年五四運動，趙家樓打曹汝霖，臨時執政段祺瑞鐵獅子胡同殘殺學生，北伐成功各界慶祝大會，都是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現在天安門的人羣悲憤塡胸，又發出了怒吼，鳥語花香，變成腥風血雨，大陸苦難大眾，所望揮戈北向，早日光復大陸河山，把天安門前的斑斑血跡，冲洗的乾乾淨淨，恢復往日的旖旎風光。

近十年來中蘇共對外援助比較

項梵

共產國家的對外援助原是進行侵畧擴張所使用的一種邪惡手段，蘇聯如此，中共也如此。由於蘇聯的國力還過於中共，因此其施展「外援」戰畧所獲得的成果也遠大於中共。近十年來蘇聯向外推行「軍援外交」的結果，已造成國際政治極大的困擾，予自由世界以巨大的危害。蘇聯使用「軍援」方式向外推銷軍火，既可藉機威脅利誘受援國，趁機進行軍事擴張，需索軍事基地，進而達到其干涉內政、變更國體的目的；又可剝削和掠奪受援國，賺取大量外滙，來淘汰陳舊武器，更新其自身之軍備，並利用軍援使受援國永遠仰其鼻息，聽其擺佈，因爲蘇援不是無償的。可悲的是仰賴蘇聯軍援爲主的國家，到一九七三年止已有二十七國之多，接受蘇聯軍援的國家也達四十國之衆。

近十年來蘇聯對外軍援

根據西方資料，近年來蘇聯對歐洲八國的軍援爲五十五億七千八百萬美元，對中東八國爲四十七億三千八百萬美元，對亞洲九國爲四十四億三千二百萬美元，對非洲十四國爲六億二千一百萬美元，對中南美一國爲三億零九百萬美元，總計一百五十六億七千八百萬美元。玆列述如下：

一九六三——七三年受蘇軍援金額（單位百萬美元），東德△（一、四五三）、波蘭△（一、三四五）、捷克△（九四四）、匈牙利△（四一四）、保加利亞△（三三六）、羅馬尼亞△（四九七）、南斯拉夫△（四五九）、芬蘭△（一三〇）、埃及△（二、三〇五，現已停止）、叙利亞△（一、一五三）、伊拉克△（七四二）、南葉門△（四七）、葉門△（三二）、塞普路斯△（一八）、伊朗（四三八）、黎巴嫩（三）、北越△（二、〇九〇）、印度△（一、二七三）、北韓△（六一五）、阿富汗△（二四六）、孟加拉（二九）、印尼（一四四）、巴基斯坦△（二四）、柬埔寨（九）、斯里蘭卡（二）、阿爾及利亞△（二八一）、索馬里亞△（六九）、蘇丹△（六三）、幾內亞（比紹）△（二一）、剛果△（七）、馬利△（四）、赤道幾內亞△（二）、利比亞（一二五）、奈及利亞（三〇）、烏干達（八）、摩洛哥△（四）、迦納△（四）、坦桑尼亞（二）、倘亞亞（一），△古巴△（三〇九），有△者是仰賴蘇聯軍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國家。

蘇聯所提供的主要武器是T55型、66型戰車、米格21戰鬪機、地對空飛彈SAM7、AK47型來復槍及艦艇等。

近年來蘇聯軍援對象的變化

對中東軍援的增加：六十年代以後，流向中東的蘇造武器大量增加。一九七一年五月蘇埃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蘇聯給予埃及軍援達二十三億之巨，其次是對叙利亞軍援爲十一億五千萬美元。最近因蘇埃關係惡化，蘇聯與叙利亞關係則大爲增強，在叙國的蘇聯軍事顧問已達三千人，叙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所喪失的飛機、戰車不僅獲得全部補充，且在飛機方面，一九七四年後並獲得蘇聯最新式米格23型、25型的提供。米格25型因數量不多，僅屬點綴性質，但米格23型則將在今年夏季訓練完成，使叙國空軍大爲增強。在戰車方面，蘇聯對叙提供了中東最巨型裝有一一五糎大炮的F52型戰車；在飛彈方面，蘇對叙提供地對地飛彈、地對空飛彈SAM7，使叙軍在阿拉伯世界中實質上成爲最強大的部隊。據叙總統阿塞德透露：「今年蘇聯已付出十五億叙鎊。」蘇聯對叙軍的訓練據說交由四千名古巴兵和數目不詳的北韓兵協助。據阿拉伯人士說，蘇聯軍援是有政治條件的，該國己有親蘇共幹二名入閣爲通信部長等。但叙似並非完全投入蘇聯懷抱。據說蘇聯曾建議要求與叙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但爲阿塞德所婉拒。

對非洲軍援的增強：越戰結束後，蘇聯軍援趨向的另一變動，是對非洲援助的增強。據今年一月間美國國防部長在美下院軍事委員會報告說：一九七一——七五年蘇聯對非援助是以提供武器的軍援爲主，總數是廿三億美元，但經援祇有七億六千五百萬美元。蘇聯對非軍援的重要動向是：

①對利比亞的親近。蘇埃關係惡化後，蘇乃轉向利比亞求取東地中海的軍事基地。一九七五年五月俄總理柯錫金訪問利比亞，與利比亞簽訂據說數達二十億美元之巨的軍援協定。目前利比亞有俄製武器：戰車二千輛、米格二一型、二三型戰鬪機相當數量，SAM二型、三型、六型地對空飛彈。蘇聯在利軍事顧問也有數百人，據說一九七六年將更增多。

②致力於索馬里亞軍事基地建設。一九七四年七月蘇索簽訂友好條約。一九七五年五月索國防部長訪俄。現在蘇聯正爲索修建機場、通信基地和港口等，蘇聯反潛警戒機經常從索基地起飛來回巡邏。

③空運能力的提高。蘇聯對遙遠地區空運武器的能力己有極大進步。此次對安哥拉解放人民運動部隊的快速支援，卽其顯例。蘇聯對遙遠地區軍事干涉能力的提高由此獲得證明。

④蘇聯的重要對非援助（一九七一——七五年）。根據今年一月美國國防部長在美下院軍事委員會報告，蘇聯重要對非援助情况列表如下頁：

蘇聯日益重視軍援作為其擴張手段

在蘇共第廿五次大會所選出的政治局新人事中烏斯蒂諾夫的竄升最爲人所注意。烏斯蒂諾夫是軍需工業專家，曾擔任武器製造部長，是目前軍需和國防工業的最高負責人。對外軍援助當然與他有密切關係，他的提升爲政治局委員以與軍援配合世界政畧與世界戰畧之推行有關。由於政治局委員中與國防有關

的委員占兩席，顯示其發言權比過去僉爲提高。此外，五年前蘇共第二十四次大會所提出的所謂和平綱領，曾鼓吹「取消一切外國軍事基地」，「廢棄和同時解散華沙公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此次蘇共大會所提出的「新和平綱領」已不再提出此種蠱惑人心的口號。這種變化顯示國防力量的增強已足以作爲推行其擴張政策的支柱，對布茲涅夫政權言，軍事政策在其世界戰略和政略開始占有較大的比重地位。

國別	軍援(百萬美元)	經援(百萬美元)	軍事顧問數
安哥拉	一〇八		一七〇
索馬里亞	一三二	三二	一、〇〇〇
幾內亞	三九	九四	一一〇
阿爾及利亞	八九	一七四	六〇〇
利比亞	六三		三〇〇
埃及	一、三〇〇	三五五	二〇〇(可能係指一九七三年前者)
馬利	一二	一〇	三三
奈及利亞	三九	六	五〇
烏干達	四八		三〇
莫三鼻給	一二	一二	二五

中蘇共在對外援助中的競爭

蘇聯「對外援助」不僅軍援數額驚人，即其經援數字也極爲龐大，遠非中共所及。中共對外軍援數量不大，所提供武器也以輕武器爲主，而對外經援也無法與蘇聯相比擬。據西德方面資料，一九五四——七二年共產集團對外援助共爲一百五十四億七千萬美元，蘇占百分之五三，爲八十二億三千萬美元；東歐占四十一億一千萬美元，占百分之二十七；中共爲三十一億三千萬美元，占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七三年止中共對外經援是三十八億四千萬美元，其中半數已被運用，還是不及東歐多，更不用說同蘇聯比較了。

中共對外經援的主要對象是巴基斯坦四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坦桑尼亞三億九千八百萬美元，印尼二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倘比亞二億三千萬美元，索馬利亞一億三千三百萬美元，斯里蘭卡一億零八百萬美元，薩伊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以上約占中共對外經援的一半，其餘一半分給三十八國。一九五六——七三年中共對外贈與計三億零九百萬美元，其中非洲獲得中共贈與三千零六十萬美元，亞洲二億五千七百六十萬美元，中東二國各二千一百萬美元。在亞洲國家中，柬埔寨是全部贈與的，尼泊爾贈與占百分之四四，巴基斯坦占四分之一，斯里蘭卡占百分之二二。

一九七二年前，中共對外經援大部份給予亞洲國家。毛美接觸後，中共開始擴大到第三世界，一九七一年六月以前接受中共援助的非洲國家祇有十三個，到一九七三年增爲二十九個，已超過亞洲國家，其接受中共援金額也增至十六億四千萬美元，占總數百分之四十九；而亞洲爲十億九千萬美元，占百分之三十二；中東四億五千萬美元，占百分之十三；中南美一九七二年是一億五千九百萬美元，占百分之四點七；歐洲國家接受中共援助的祇有阿爾巴尼亞和馬爾他。

根據去年聯合國資料，也指出中共對外經援也由亞洲轉向非洲。受中共援助的非洲國家有：阿爾及利亞、埃及、蘇丹、突尼西亞、蒲隆地、喀麥隆、查德、達荷美，衣索匹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尼日、盧安達、塞內加爾、索馬利亞、坦桑尼亞、多哥、上伏塔、薩伊、倘比亞等；亞洲國家有：伊拉克、敘利亞、南葉門、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拉美國家有：智利、蓋亞那、秘魯等。中共援助金額：給予非洲的一九七一年是三五三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二一九百萬美元，一九七三年三三二百萬美元；給予亞洲的一九七一年九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一四一百萬美元，一九七三年一九百萬美元；給予拉美國家的一九七一年四四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一三八百萬美元。

據聯合國另一個統計：一九五四——六〇年中共對外經援每年平均約二九百萬美元；一九六一——六五年是一二七百萬美元；一九六六——七〇年是一四六百萬美元；一九七一——七三年是四四六百萬美元。

中共對外援助集中於輕工業、電力建設，除坦倘鐵路外，避免大工程，着重小計劃，貸欵多不計息，以爲籠絡。而 援則偏重大工程建設，並需計息償還。中共在對外援助競爭中無法與 聯對敵，祗有以低息之類小惠，來攻擊蘇聯剝剝受援國。

共產集團的軍援和經援對貧困的亞非國家固然是一種極大的誘惑，但其包藏在糖衣之內的毒藥逐漸已爲受援國家所察覺。試以蘇聯對埃軍援爲例，蘇聯繼大量軍援之後，借訓練埃軍爲名，派遣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埃及，向埃及勒索政治特權，佔用軍事基地，以達控制埃及，供其驅策的目的。迨埃及醒覺，毅然驅逐蘇聯顧問時（在一九七二年）後，蘇聯不僅完全停止供給武器，並停止提供武器零件，連埃及向第三國尋求蘇造武器的零件，也遭蘇聯阻撓和破壞，以致蘇製武器變成廢鐵。不僅如此，蘇聯更向埃及不斷逼債，迫使埃及支付巨額外滙和大量物資抵償蘇債和利息。這是埃及接受蘇援以後所嘗的苦果，接受中共援修建鐵路的坦桑尼亞和倘比亞因大量進口中共貨結果，中共貨物泛濫市場，造極大經濟困難也早有所聞。共產集團的軍經援助，雖如糖衣毒藥，但仍爲少數野心份子所樂於接受，或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飲鴆止渴，其對世界遺害之深，由此可知。

田雪嘴臉

古鶴翔

誰都知道，中國人是酷愛和平，熱愛自由的民族。我們的道德標準是「仁」，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先民的理想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當然，中國也曾出現夏桀、商紂、嬴政等暴君，不過這些暴君都迅即被推翻，並且遺臭萬年。

肯定的，誰敢施行暴政，誰敢剝奪人民的自由，誰就要遭遇到致命的反擊。毛澤東認爲自己超越於秦始皇，所以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上便出現了十萬抗暴英雄，他們高呼道：「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罷！」

必須指出：大陸同胞指責毛澤東一伙「閹割馬列主義」，這指責是有根據的。馬克思的主張本來已經錯誤，因爲它建築在「階級仇恨」上面，引誘人們走上「鬥爭」，而非互助互愛之路。列寧已經開始閹割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沙皇化、獨裁化。毛澤東、江青、姚文元、張春橋一伙更進一步的將「馬列主義」轉變爲古今中外，古往今來最殘酷、最專制、最腐朽、最矛盾的「理論」：這就是臭名遠揚的「毛思」。

馬克思雖然憎恨「資本家」，但他還關心「工人階級」，還希望「飢寒交迫的奴隸」獲得自由和溫飽；列寧雖然以非法的手段對付克倫斯基內閣，仍能正視共產主義的錯誤，改行「新經濟政策」；祇有自詡超越秦始皇，高壓紅峯頂的毛澤東於屠殺了千多萬中國人，並使生產「大躍退」之餘，仍然恬不知恥的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他違背了共黨自己訂立的「黨章」和「憲法」，打倒了劉少奇等「老戰友」，捧起了「副主席」和「接班人」林彪。誰知在「憲法」中規定爲「接班人」的林彪，突然間又成爲「叛徒」了，「粉身碎骨」了！林彪「粉身碎骨」後，周恩來抬頭了，鄧小平在毛「公主」攙扶下復出了；誰知周於得意之餘，突然成爲「孔老二」，跟着就不明不白地「化骨揚灰」了，鄧某也被「偉大的領袖」親自拉下馬了。更妙的是：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竟然被指爲「一伙」。如果把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打成「一伙」，還有點道理，而毛幫却將高、彭、劉、林、鄧列入「一伙」，除了白痴，有誰信？的確「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的！

我們認爲，以「人民的大救星」自詡的毛澤東，不祇違反自由世界的道德水準，也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共產國際歌宣稱：「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管神仙皇帝」。毛江集團雖然自詡爲「人民的大救星」，事實上已淪落爲奴役「無產階級」的反動組織。

我們高舉着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旗幟，因爲三民主義不但合乎中國的優良傳統，也順應自由民主的潮流。我們主張仁義，我們熱愛和平與自由，我們要建成民有、民治、民享和富強的國家，並與世界各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合作。

可是毛澤東集團仍然冥頑不靈地煽動所謂「世界革命」，而且變本加厲的要求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試問這是「解放人民」，還是迫害奴隸？爲甚麼毛幫這樣「慷慨」，免費地送武器到外國去殺人，却瘋狂地搜刮中國同胞？

在去年一月十七日通過的「憲法」中，規定了下列各項：（一）「在保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和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牧區社員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二）「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國家保護公民的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三）「公民有言論、通訊、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修改憲法、制定法律、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

可是，在「憲法」通過後不久，姚文元便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張春橋也大罵「向孩子們鼓吹甚麼物質刺激」的「維護舊事物的專家」。江青更說：「要反對那種『革命生產相衝突時，民以食爲先』的思想和作法。」由此可知，毛江集團對「憲法」視同廢紙，他們念念不忘的就是所謂「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文化學樣板」。這一切，不單違反自由世界公認的道德標準，也違反馬克思使工人獲得溫飽的希望。毛江集團念念不忘的是要中國人成爲典型的奴隸，奴隸應該不休息，不計較待遇，不要求「物質刺激」，奴隸應該「日夜苦戰」。當然，受苦的決不是毛澤東，甚至江青也要兩個醫生隨侍在側，她以香花圍繞着扇子，於飽食之餘，對着美國「作家」暢談當年的穢史。

人們一定記得：毛幫要求人民視糞便爲珍寶，提倡共幹以手掬大糞，因爲這是「無產階級精神」；毛幫又要求人民重視「赤腳醫生」；毛幫更要獸醫用口吮吸牛馬肚中的穢物。

我們要問：爲甚麼江青不去掬大糞，却要在花香裏，在醫生和侍從圍繞中，向外國「作家」宣揚自己的「艷史」？

我們要問：爲甚麼隨侍江青的不是「赤腳醫生」？毛幫何以重視牛馬，輕視人民？

由於人民反對毛江集團倒行逆施的暴政，遂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壯舉，人們反對秦始皇，咒罵慈禧太后，於是毛江集團便把人民的抗議指爲「反革命事件」，並且違反共黨自己訂立的「憲法」，拘捕了抗議的羣眾，罷免了鄧小平，陞遷了華國鋒。

可是，竟然有些墮子對毛江集團的所作所爲加以捧場，對反毛的義舉加以譏諷。筆者曾經指出快報的田雪僞裝「中立」，在鋼綫上搖搖擺擺；誰知近日他更加猖狂地向人民進攻！

在四月十三日，田雪宣稱：「當年的匈牙利事

件，在初時也是要求改善人民生活，但被匈牙利共產黨內以納吉爲首的野心奪權派利用，製造裴多斐廣塲暴動，挑動羣衆圍攻公安警察，終於引起大流血。當時西方各國一致歌頌匈牙利人民的『抗暴意志』。這種事情發生在別人的國家裏，而自己抱着隔岸觀火的心情欣賞，的確有許多値得『歌頌』之處。但反過來想一想，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國家，流的是自己同胞的血，則稍有天良者，許不許這種事情發生？是不是應該立卽制止？」因此，田雪啞着喉嚨吶喊道：「不許豺狼笑，制止劍出鞘！」根據田雪的「天良論」，凡反抗暴政都是錯誤的，中國人民應該永遠匍匐在毛江集團脚下，任由宰割。毛澤東殺了六千多萬中國人不是「流血」，而反抗奴役的壯擧却是「暴動」和「野心」！

在四月十五日，田雪又駡反毛的英雄是「暴徒」，歡欣鼓舞地說：「北京市長吳德發出廣播，勸諭看熱鬧的市民立卽離開，特別指定廣塲以北的街道供民衆散去。但數百暴徒仍『佔領』廣塲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當羣衆逐漸離去後，數萬民兵立卽衝入廣塲，把這幾百名自以爲『揚眉劍出鞘』的暴徒悉數圍捕。這就是所謂天安門廣塲暴動的眞相。暴動的實際情形比外國記者描寫的更爲嚴重，但談不到有甚麼深遠的影響。」

看！田雪公然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上說甚麼「北京市長」，歪曲反毛的十萬羣衆爲「看熱鬧的市民」，將堅決反毛的英雄稱爲「暴徒」，並說這反毛壯擧「談不到有甚麼深遠影响」。

在四月廿三日，田雪又爲毛幫塗抹粉說：「『四個現代化』這句口號，根本是毛澤東提出的，由周恩來在去年八月人代會上制定了把這個理想付諸實施的步驟。當時負實際行政領導責任的是鄧小平，因此由他負責把『四個現代化』付諸實施。但鄧小平在實施中却篡改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原意，擅自把四個現代化提高到『綱』的位置。」

田雪竟然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章中，大發比左報更左的謬論，並且美化毛周間的關係，確實左得可愛！可惜的是，他的老板仍然不肯掛上五星旗！

艾斯塔布和他的小說

胡有瑞

英國小說家艾斯塔布(Peter Elstob)說：中國的哲學、俄國的小說以及英國的詩，都是擧世齊名的。

具有詩人氣質的艾斯塔布，再度來到東方，走進充滿哲學味的中國。

一襲灰色的西裝，襯着灰白的鬍子，高大的艾斯塔布，瀟洒而穩重，風趣又健談。

在英國，他的小說是以描述戰地生活的種種而馳名，他說：「四十年前，我才二十歲的時候，曾經參加過西班牙內戰。」

一次戰爭體驗，爲他捕捉了太多寫作的靈感。「那時，我太年輕了，聽到新聞廣播，墨索里尼的兒子正在呼籲人們爲佛朗哥而戰。」激於義憤，他去參加了，理由是「總要有人站在另一方而戰。」

剛拿起槍桿不久，他就被敵軍逮捕了，關在巴塞隆那的古堡中四個多月。「監獄中關了四百五十個犯人，有各種信仰的人，也有不同思想的人，很多都極年輕；每天，我結交不同的人，也探討各種不同的思想和信仰。」

四個多月不自由的生活，使他發現：「世界上，沒有一件事絕對的錯或對；只是，因人、因事而不同。」根據這一意念，他寫下了「西班牙囚犯」這本書；那時，他才廿三歲。

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後，受到了英國麥吉米倫出版社的注意，當這位出版商聽到艾斯塔布願意終生從事寫作時，他立卽提醒這位年輕的作家：「別忘了，你有四個孩子和太太，先寫作養不活家。」

艾斯塔布說：他竟然聽勸，立卽從事化粧品銷售生意。「從買賣中賺來的錢，安頓了家，使我靜心寫作。」

寫作了四十年，艾斯塔布說：「我仍然對寫作陶醉。」但他感到遺憾的是，在自己一部部著作中，「我找不到一本眞正出色的代表作。」不過，他懷抱着希望，他說：「我才六十歲。」

「Warriers for the day」艾斯塔布說，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書的內容，在說明英國人似乎是個好戰的民族，總聽到英國人在各處打仗；其實，眞正的英國人討厭戰爭。只希望永遠脫下軍裝，安安適適的過日子。這本書被譯成九種語文，銷售了廿五萬本。

另一本是「希特勒最後的攻擊」，這是一本戰爭史，「我花了五年的時間才寫完，叙述的全是古老戰爭的歷史。」

艾斯塔布說：「他的作品有一個最大的特色，是誠實。我相信事實，也忠於事實，絕不爲銷路而去構思。」

而他最喜歡叙述的，是「一個最普通的人，在面臨一個世界最大的突變時，內心所具有的感受和掙扎。」艾斯塔布說：要寫這樣的作品，不是信手可寫的，必須掌握時機，抓住靈感。

他不否認，小說的創作過程是寂寞的、痛苦的。「當你全神去構思小說的情節時，那段時間，那份苦慮，實在是太苦了。」

就由於作爲一個小說家，必須歷經這樣的痛苦，艾斯塔布說：「因此，自從電視興起後，也就很少能找到成功的小說家。」從事電視的創作，成名快，收入多。他重重地嘆了口氣，無限遺憾地說：「有了電視，小說就沒落了。」

在各國的小說家中，艾斯塔布極爲推崇俄國的托爾斯泰和托斯耶夫斯基，以及英國的浮士德。他說，浮士德所寫的「小說面面觀」，是小說創作者應該看的一本書。

說起投奔自由的俄國作家索忍尼辛，艾斯塔布推崇他的短篇小說。他說：「那些短篇作品，眞是精華之作。」他很同情索忍尼辛所遭遇的一切。「創作不應該受政治所左右。」

他說，小說可以寫政治，但絕不可爲政治的目的而寫，譬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綜合了歷史、戰爭與愛情，却成爲了曠世之作。

艾斯塔布強調，小說必須與現實生活相結合。

泰國處境可慮

防蘇更要防中共

龍軌 寄自曼谷

中共覬覦・世界粮倉

世界民主自由國家，自尼克遜朝拜毛澤東以後結果，對中共的的戒備和防禦隨之鬆怠。旋自此，隨着美、蘇對歐洲展開角逐，加上安哥拉風雲，美國處於被動地位，蘇聯搶盡先機，可以說是勝利，跟上這勝利的餘威，蘇聯與古巴軍隊，有插手西南非洲的動向。再又中東黎巴嫩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已有二十多次，蘇聯復在旁虎視眈眈。所以，民主國家，尤其美國對蘇聯特別加以重視、譴責、并加防範。雖然，印支三邦關入鐵幕，因為，不但有蘇聯顧問，而且有古巴顧問留駐其間。也是着眼在蘇聯，竟將另一個，同蘇聯一樣，有過之無不及的國家——中共。給忽畧了！這或將是世人的愚蠢，悲哀！

克里姆林宮這隻北極熊，當然絕非善男信少，欲將全世界盡收囊中，固屬可惡、可惱，可恨！當加防範，進而芟除之。

然而，北平這隻豺狼，更為狡詐、陰毒，其野心豈止於蘇聯，不但要囊刮全球，將人類的頭腦，塑造成「毛思」樣版，迫全人類盡為奴隸而後已！真該殺、該剮！防之惟恐不先，除之惟恐不週，滅之惟恐不盡淨，觀其忽兒微笑的表情，忽兒哭喪的姿態，不知誤盡多少蒼生，摧毀多少民主國家國防！引誘慫收買美國無恥政客——最近又有美國前國防部長史列辛格將於今夏往訪中共——攢入其圈套，不能自拔，甘作帮兇。

新近，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計劃在五月初訪問中共，已使印尼輿論懷疑！李氏是否違背了他過去所作的等待印尼先和北平建交的保證，致令印尼外長馬立克發表談話稱：「李光耀此行動并不會令人驚奇！」又說：「如果印尼成為最後一個拒絕與中(共)國保持正常關係的東協國家，印尼也決不會感到孤獨。」(見法新社椰加達四月十三日電)蓋因印尼於二十年前承認中共政權，幾乎印尼被中共所顛覆！所得來猶有餘悸的沉痛教訓，而發出此憾慨之言。

由於美國政客偏袒中共，使中共言行，麻痺了好些國家，讓中共得縱橫其間而不察！忽畧中共欲赤化世界，必須攫取亞洲，尤須先牢牢地掌握着「世界糧倉的泰國」的野心，自然，蘇聯何嘗不是具備着同樣的野心，那能例外，祇是各自在出奇謀，在打算。

已為國際一般公認的事實，蘇聯與中共，因實施集體農場制度，違背了人類人權，民有、民享的自由權利，即使農業不遇上自然災害，也因人為的怠耕怠工，使連年的農產，每下愈况，造成農業計劃整個失敗，結果，每年都必須仰賴購買別國的糧食，始能度過彼此國內饑饉。苦不首先將世界糧倉拿下，共產黨世界革命，將遭受阻延。

中共防修・不忘顛覆

蘇聯於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間，在芬蘭赫爾辛基城，召開「歐洲安全合作首腦會議。」得償其一再向往，朝夕期待的夙願，接着印支三邦赤化，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便在亞洲叫囂塵上，不斷遊說泰國及亞洲其他國家，假如這「亞洲安全體系」果能建立成功的話，則蘇聯便可以像過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大英帝國世界無落日」一般的盛景。如此，不特亞洲國家今後遭受蘇聯的蹄踏亦從此，中共將永遠被蘇聯包圍。

中共當然了解蘇聯這一陰謀、詭計，以是，中共盡其所能的大肆譴責蘇聯別具侵畧野心，同時，中共表面盡情努力討好亞洲國家，暗地裏却加緊進行滲透、顛覆，支持亞洲國家進步份子和異動份子更甚，予以大力支援，使共產異動份子，較泰國承認中共政權以前，更見猖獗！加緊襲擊政府機關，破壞政府

令譽，屠殺鄉村善良農民，這是最明顯的事例。

蘇聯國力，固然勝於中共千百倍，但在目前對亞洲的滲透、顚覆，總不及中共的人爲、地利方便。相信亞洲的人們，絕對不承認蘇聯是亞洲國家之一員，雖然其國土跨歐亞兩洲！何况蘇聯是白面孔，大鼻子，例如其人前些時，在曼谷大學生間走動，便一眼給人們辯認出來，無所遁形。

中共則不然，是言順名正的亞洲國家，復與亞洲人黃面孔無兩，而且還有一些可資收買，可利用的「認賊作父」的無恥華僑、華裔爲其充當走卒，對滲透和顚覆，便是一種捷徑，以及無形的力量，應該特別正視，半點馬虎不得。

寮俄固惡·中共尤毒

打開寮國和泰國的地理、歷史，兩國之間交界綿長一千二百餘哩，寮國人口二百四十五萬，包括山地少數民族在內，其文字、語言、風俗、習慣幾乎與泰國相同，且兩國族間，有血緣關係，自古以來，寮國這個無海口岸的內陸小山國，二十世紀的今日，依舊落後得連輕工業都談不上！國家需要的物質，均須經過泰國的海陸轉運。民間日常用品和食物，皆仰賴泰供應。

赤化後的寮國，於蘇聯指使挑撥下，竟然對泰國作武裝挑釁，泰國曾爲此，一度暫封鎖泰寮邊境，頓使寮國民生陷入半癱瘓狀態，雖有蘇聯空運接濟，到底屬於「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燃料以及日用食物奇缺，人民叫苦連天！泰國眼見及此，遂以人道立場，以德報怨態度，作擇日時的半開放邊境，立使寮民如久旱逢甘露，爭先恐後，大量擁入泰境搶購物資！可是，赤寮政府，並未因此感動，感激，仍固執己見，必須泰國撤銷全部封鎖，而後雙方始可進行友好談判，甘受蘇聯驅策，攪攪擾擾，而以寮民的肚皮來討好蘇聯於一時，可見作附庸國之可悲，蘇聯用心的險惡。

寮國爲了減少或擺脫依賴泰國的交通路綫，其總理皆頌，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率代表團訪問北越時，曾與北越討論寮國使用北越海港問題，即海港和由北越至寮國的陸路交通的使用，給予寮，免去泰國的轉運，設若寮國使用北越海港交通成功，則其對泰國的挑釁，當更爲加倍嚴重。

這就是蘇聯在歐、非、亞，一連串的侵擾行動，反替中共遮掩了一張猙獰面目，使中共順利的乘隙，大肆施展其陰謀，同樣在歐、非、亞、拉丁美洲等地搞風搞雨，不當世人所覺！

中共無恥·美國昏庸

目前的埃及，已向世人公開宣佈廢除「埃蘇友好合作條約協定」，而中共與蘇聯所簽立的「中蘇友好條約」已二十多年，到今大蘇聯軍隊的兵臨中共城下，仍然未見中共向世人宣佈廢除「中蘇友好條約」！這是很顯然易見，共產黨國家皆爲一丘之貉，吵吵鬧鬧，終歸臭味相投，埋葬「美帝」以及消滅世界民主自由國家的目的，則完全相同，祇有可恥復可哀的美國，以及一批民主國家的政客，還在爲中共披上「和平」的外套，掩蓋世人耳目。

須知，蘇聯與中共同以馬、恩、列主義爲依歸，其所以雙方互相指責，咒駡，完全是爲了爭奪共產黨國際的領導權益。雙方小規模邊疆的兵戎相見則有，致於相信蘇聯與中共將發生戰爭，拚個死活的大戰，則絕對不可能，祇有極端愚蠢的人，或爲中共用金錢收買的政客，才有這種看法和說法！

凡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淸楚明白「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決不能共存，有「共產主義社會」存在的一天，必設法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已成了共產黨人的邏輯，絕對免不了。祇是時間的遲與速而已。

由此可以想見，蘇聯和中共決不會火併，火併的結果，祇有削弱「共產社會主義」力量，從而增強「資本主義社會」力量。不管今天或將來，克里姆林宮和北平的共黨領導人，皆不可能作出互相火併的儍事，唯有白宮的領導人，才相信有這等事發生，何其痴呆之極！

因此，祇有一天，或者毛澤東死後，中共還就蘇聯，歸回蘇聯懷抱，抑或是蘇聯被迫遷就中共，相信，誰遷就誰，遲早會有出現的一天，因爲雙方崇拜的祖宗完全相同。

那末，等到蘇聯和中共兩相合好的一天，就是美國被埋葬的一天，進而是赤化世界，敲响喪鐘的一天！

掌握泰國·如風從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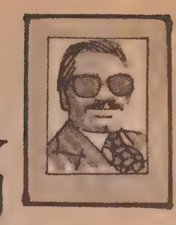
中共要掌握泰國，就是形同在東南亞擺下一柄利劍，有了這柄劍，左側劍刃正對向印支三邦，而中共則以大陸當刀口，早就對準印支三邦，在沒有掌握泰國之前，有蘇聯替印支三邦招架，不便揮刀相向，一旦將泰國掌握，這就成爲劍刃和刀口，齊舉壓向印支三邦，如此，蘇聯自不易招架，祇好退出。於是，印支三邦非屈服不可，中共成了不戰而屈人。而後，再將劍向右一揮，順勢將劍尖前推送。這樣一來，亞洲其他的國家，盡在中共劍勢之中服郎稱臣，蘇聯在亞洲之勢盡除。

似此說來，可能被誤爲「不無牽強之處」。中共豈敢一躍而成此，其實，中共老早已將劍柄——緬甸握牢了。緬甸號稱十萬國防軍，用於對緬共、克欽共黨、單邦共黨、還加上一批少數民族大鬧獨立運動，戰火連綿！已是疲於奔命，國土連年被蠶食，愈縮愈小，不能克服，分散龜縮於較大城市的緬軍，自顧仍感乏力！一旦中共聲言借路，除非緬甸政府肯讓上迷各反叛組織奪權統治，集中兵力抵抗，否則，唯有派兵監視，讓中共像演習戰備行軍通過。

問題是，泰國今後願不願變成中共的一柄劍身？蘇聯也不會蠢到不知今後的泰國，對其自己和中共的重要性，於是，今後的泰國，將成爲蘇聯與中共的逐鹿場。動亂之勢必愈廣，人民的痛苦必愈深。

石達開的窮途末路

胡蒼之



人物春秋

在太平天國諸王中，論機智首推馮雲山，論文才則當以石達開為首屈一指；甚至衝鋒陷陣的汗馬功勞，達開也不遜於任何人。誠如一位史家所說：「自太平朝興，拒曾國藩者，有石達開；拒李鴻章者，有李秀成；拒左宗棠者有李世賢；卒皆以猜忌自殘自敗。……」

事實上，如果太平天國內部不發生互相猜忌，互相殘殺，而團結一致的話，那末，清軍要想將它消滅，可說是難乎其難的！由於太平天國的內閧，便給予清軍各以擊破的機會。因此，曾國藩兄弟破金陵，獲致事半功倍之效；尤其是石達開出走後，轉戰數千里外而為駱秉章所擒，更為明顯。

石達開，廣西桂平人，舉孝廉，喜讀兵畧，清道光末年，兩廣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集教民創設保良攻匪會，隱圖舉事。達開聞訊，投袂而起曰：「正是英雄得志之時也！」於是謁秀全，悉毀其家以助軍餉，與秀全等結為四十兄弟。道光三十年，洪楊起事於金田，屯兵大黃江，進趨大黎。達開舉室以後，迨克永安後，建國號為「太平天國」，論功行賞，即授石達開為左軍主將，並封為翼王。他當時的地位，僅次於天王洪秀全，而與東、西、南、北四王：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等人相同。

石達開的身材高大，面黑兩顴高聳，眼睛雖陷而炯炯有神，充份顯示其善戰多奇計，實際上，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其省會長沙，破岳州、掠漢陽、武昌，經安徽而下金陵，與清軍先後發生大小數百戰中，計南王馮雲山，被清將江忠源擊敗於簑衣渡；西王蕭朝貴，則死於長沙天心閣下；惟獨石達開所部，從來未嘗受挫。所以，清軍通稱石達開為「石敢當」。太平二年（即咸豐三年春，天王洪秀全定都金陵，改稱「天京」之後，並把上江考棚改為翼王府。其侍從儀制，都與韋昌輝的北王府，楊秀清的東王府相同。

當太平軍自武漢沿長江而下，洪秀全下令破安慶，但棄之不守，一口氣便衝到金陵，至定都之後，他又再派遣胡以洸後攻安慶，於同年四月再度攻陷之。因為皖省的民情頑悍，多不習慣於太平軍的宗教法制，因之，居民普遍採取反抗行動。這一來，使到洪秀全不得已於同年八月間，又命令翼王石達開赴安慶安民。到底石達開是一個中國讀書人，不完全以基督信條作宣傳，而他一到達安慶後，則以誠意相要結，選擇村裏的有聲望者為鄉官，重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和民間習俗；特別是緝捕盜賊，嚴整其軍風紀，更不遺餘力，使到社會各安其業；並進一步督導民眾造糧冊，按田畝捐輸錢糧，對於鄉里的豪富，則毫不客氣地要求將其大部粮食捐出，以賑恤貧苦無靠的人；又立榷關於星橋，以鐵鎖巨筏橫截江面，阻止行舟征其稅，軍用既裕，百姓亦安居樂業，因而頌聲四起，石達開也覺得非常自負自慰。

唯其如此，所以，東王楊秀清對石達開難免生忌。恐怕達開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其聲望凌駕於東王之上，於是靈機一轉，乃以燕王秦日綱替代石達開的職位，坐鎮安慶，而將達開內調天京，襄理朝政。太平三年（咸豐四年）八月，清軍水陸自岳州浩浩蕩蕩下窺武漢，長江中的局勢吃緊，洪秀全又命石達開督師馳援。但達開所部剛到蕪湖，而武漢已被清軍攻克，達開祇得退守安慶，遣軍分別駐屯孔壟驛、小池口一帶，以援九江。同年十二月，清曾國藩統領湘軍進攻九江，並命其部將羅澤南、李續賓等進攻梅花洲，石達開自九江出兵抵禦，大敗曾國藩，且殺清參將童添雲；兩天後，並敗羅澤南於梅花洲。曾國藩命蕭捷三的水師越湖口，攻姑塘，達開則以小舟燒其坐營，使捷三陷於鄱陽湖而不能返；達開復以小艇夜襲清軍營，奪曾國藩坐船，國藩於惶急間自投水中，幸好左右迅速將國藩救起，換上小舟遁入羅澤南營中。

太平四年（咸豐五年）正月，清軍圍潯州，達開退之。十月，陷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進攻南昌。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馳援，時達開兵才數千，餘兵盡分赴旁邑，諸將都說當棄南昌暫避，達開則認為可以使用疑兵，乃張燈火於山谷間為疑兵，而另率敢死隊乘夜襲之於樟樹，清軍素畏達開名，故不戰而潰。達開以數十騎追逐，周鳳山走南昌，國藩亦遁歸省城。於是江南八府五十餘縣皆下，百姓均獻糧冊輸錢米，不下者繼南昌、廣信、上饒、贛州、南安五郡，秀全嘉許達開，並以皖贛諸事付他，而金陵上游，遂恃達開為長城。

太平五年五月，清向榮軍潰於金陵，天京無圍師，楊秀清陰有自立意，韋昌輝以計殺秀清，醢而烹中，夷其族。石達開自洪江聞變趨歸，責昌輝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八年於茲，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底定天下。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為快呢！」昌輝不悅，以達開袒護楊，欲併殺達開。達開連夜逃走，昌輝率黨羽圍翼王府，殺達開母妻子女，及其黨羽數十人。達開大憤，欲悉將皖贛之兵圍天京，秀

全懾，復與東翼二王府餘黨殺昌輝，夷其族，傳首寧國，以謝達開，並召達開回京。達開既至，使如秀清故事，輔相政，而楊韋餘黨跋扈，達開遂還安徽，計劃自皖而鄂以入川，以保全其實力，太平六年十一月，達開由撫饒趨吉安，眾號數十萬，清曾國荃拒之於吉水。七年正月，達開軍於河口鎮，命部將率兵二萬窺浙江，清將福興遁守廣豐。二月達開破廣豐以入浙，掠江山，圍衢州，又克常山、開化，南攻遂昌、松陽。三月掠州，與溫州一江之隔，烽火相望，清廷命李續賓攻九江，曾國藩、李元度援浙，達開圍衢州三個月，掘五地道而不克，只好解圍入福建。清將周天受、晏瑞書等追擊，而淋江郡縣後陷。十月，達開聞九江、撫州、吉安失守，乃還師入江西，南破信豐，北畧景德，遂攻南安，窺贛州，曾國藩遣蕭啓江、張運蘭分兵馳授。

太平八年正月，達開自江西入湖南，清總兵劉培元、彭楚泰迎擊失敗，故二月達開陷宜章、興寧、郴州、桂陽，人馬行六晝夜未停。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省城大震，湘撫駱秉章昨夕草檄告州郡，一月內集援軍四萬人。達開趨新田、寧遠、圍零陵不下、六月圍寶慶，連營百餘里。清援軍湧到，達開率眾入貴州。但他的部隊多爲兩廣人，思鄉心切，遂由新寧縣山徑，間關入廣西，逼桂林。清將劉長佑、蕭啓江追擊至興安，達開已西過西寧，侵擾黔省邊境，聞追兵至，便列陣於大榕江以遏擊之。惟達開連戰不得志，後走湘境，乃破慶遠。

太平九年（咸豐十年）正月，石達開自湖南藍山、桂陽入廣東，掠樂昌、仁化、南雄，攻陷清遠縣，入英德陽山。同年四月，達開軍次於慶遠，則命其部將朱洪新、余忠扶等，分率後旗自廣西西隆渡紅江入貴州省境，掠興義、貞豐、歸化，並破廣順、永寧、修文等縣，後掠安順、安平各地，所到之處，苗人皆蠭起響應，以致黔省殘破殆半！清廷聞訊大震，乃命田興恕等率兵馳援。適達開部隊將余忠扶，因專橫而爲其部下所殺，其軍遂破獨山，掠平浪一帶地區，後走廣西融縣，再度竄入湖南省境，却已潰散不復成軍了。

在此之前，石達開的部屬，曾分前後左右中五旗，左後兩旗，各路的兵力一二萬至四五萬人不等，其中多半還是勁旅。到了這時候，後旗已告遽敗，石達開後命張志功率左旗出靈川，進攻桂林；清廷以巨金誘志功，志功也鑒於太平軍注定失敗，乃相機降清，全旗後噪潰，石達開非常憤怒！只好自率數萬人作孤注一擲，攻破武緣，掠遷江、南寧，走忻城，由興業破北流、太平，清將劉坤一率楚軍啣尾跟蹤。

同年九月，侵擾賓州、上林、宣化等地；並破綏寧縣城，而後竄湖南省境，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數萬，扼之於武岡、新寧之間，遽開走東安、道縣、零陵，又竄入廣西潯州。

十年五月，清將蔣益　奉命攻潯州，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以降，而朱洪新後戰歿於桐梓，幾乎全軍覆沒！於是達開不復振了。溯自達開憤懣出京，率其部眾，馳驅湖、廣、閩、浙等四五省，行蹤飄忽，聲勢震盪。援軍及追躡他的，經常有數十萬人。迨左右二旗失敗後，所得郡縣，相繼後失，但他仍銳意入黔蜀。時曾國荃圍安慶，太平軍出戰不利，洪秀全以達開深得皖地民心，乃欲召他還京，達開覆書拒絕。十一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黔，分三旗，各四萬人，與部將賴裕新、李俊猷分率之，出桐梓、遵義、清兵追躡，達開由普安入滇中。十月，復道鎮雄入川，破筠連、宜賓、高縣。川督駱秉章屯兵於敘州的橫江加以遏阻，達開跟他展開大戰而敗，後竄入滇。

太平十二年二月，達開命部將率輕騎入漢主，破興安，秉章分兵馳援，達開後自滇入川，先派賴裕數率中旗出寧遠，李俊猷率右旗趨黔境；自率前旗四五萬人，由米糧壩渡金沙江。但裕新則已戰死於寧遠，中旗被圍。達開自出寧遠以援，自恃生長於山林，善陟奇險，躡幽徑，聞寧遠亂山中有問題，久塞榛蕪，自此北行出山，即城都的南門外，可以襲取。乃率其眾前往，不料誤入邛部土司，與後輜重相失，偵得越嶲大路，有漢夷兵，仍由小道至柴打地，將過大渡河，前岸清筏已濟，日將垂暮，達開防清軍來襲，復令已渡者返西岸，期於明日畢渡。

但不幸失却天時地利，當夜暴雨，大渡水漲數丈，而東岸清軍忽至，列守河岸，達開糧盡路窮，乃射書於對岸清軍，約讓路，　以重利，後派使者說上司嶺承恩，乞緩兵皆不得，乃殺响導二百人，憤怒出營，命亂流而渡，水喘急登筏若輒溺乃止，達開之處絕地，益困疲，無所得食，日殺馬煑桑爲糧。嶺承恩偵知太平軍氣衰無鬥志，率漢夷兵進攻，達開部黨潰散，乃奔老鴉漩，眾猶七八千，夷兵前阻，軍械多失。妻妾五人，抱幼子環達開而泣，達開揮之各使去，五人皆相率抱幼子自沉於河，裨將投河死者百餘人，達開飲泣不能仰，慨然謂餘眾曰：「戰必死，降亦必死，不如戰。」遂率死士數十人突土司營，殺夷兵千餘人，力屈被縛，嶺承恩檻送成都，駱秉章、劉蓉訊之，達開簒坐，侃侃百談，自稱年四十三，於當時清將中，都加貶辭，惟謂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自是健者，又於獄中爲日記四冊，秉章上其事於法廷，得旨戮於城都市。

石達開於太平朝初起諸王中，號爲愛人，所至本仁義名，附者頗眾，又工文辭，喜吟哦，在江西與曾國藩相持數年，每窘國藩，國藩雅重重，嘗以書招達開，達開報以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西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跡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翼化，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祗含名山一卷終。」

又「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清相無專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後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懽場；那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

又「揚鞭慷慨蒞中原，名爲仇讎不爲恩；祗覺蒼大方貴貴（心旁），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國藩覽之，爲之贊歎不置。但太平朝諸王都沒有好下場，中共高級頭頭也可能走上他們的舊路，最後老毛服毒而死，毛子毛孫迅速滅亡。

火種

林学政

萬國清率領杜祖光與馬偉才，鄭重其事的親自把它們輕輕、輕輕、唯恐碰傷似的傾入溝內。繁殖它們最適當的場所，是用大水缸，但這是人多，大家都在等着吃它，塲裏沒有那麼多水缸，即使有，容量太少，不濟事。

以後，照顧小球藻的事，全由特教小組負責；可是等了好多天，繁殖得並不快。大夥兒現在把小球藻當作談話的中心材料，他們關心它，期望它，希望它快些長，長得越多越好。實在是附近山野裏能夠吃的野生植物，都已經吃光了，同時又減了口糧，如果沒有新的東西可吃，他們是很難再支持下去。

後來他們發現在突然之間，小球藻密密麻麻的長了一水溝。這下他可開了心，至少可以痛痛快快吃它幾頓了。

但是有一種很可怕的消息在伙伴中間流傳，據說是杜祖光要特教小組的人，趁大家出工時，把一桶桶的糞便往溝裏倒。這還不說，還有另外什麼人親眼看到，他們到現塲去挑屍水，勻在溝裏。

消息從那裏來，沒有人知道；到底是什麼人看到勻屍水，也問不出來。有些人想找特教組的伙伴問一下；可是特教組最管得特別嚴，馮東山把小組裏每個人都盯死了，根本沒有一點談話的機會。

流言不可全信，只是他們接近那條培養小球藻的水溝時，的確可以嗅到一股臭味；敢情人家的話有幾分眞？

終于在有天晚上收工後，大家吃到小球藻了。

這種東西按照上級規定正規的吃法，是撈起來洗乾淨，晒乾磨成粉做餅吃，或者是摻在大米；雜糧中吃；不是這樣活的煮來吃的。一方面是領導看到大家餓得荒，發了慈悲心，反正是餵大家的，先讓他們嘗嘗新也好。同時他們也研究了一下既然晒乾磨成粉可以吃，那麼在理論上講活的煮來吃也不該有問題。只要這次「試吃」成功，不是正題「多快好省」總路綫的原則契合嗎？也許他們能夠得到上級褒獎，甚或在報上當作先進經驗而轟動了全國呢！

因爲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試吃」，所以基本上是搭配主食；那就是規定的地瓜米每人只發半份，不夠的請吃小球藻，而且爲了表示是對大家的關心，吃小球藻不受限，要吃多少就裝多少。

小球藻一經煮熟，體積縮成至米那麼大，顏色也變成黑黑的，雖然放了鹽巴，還有一股令人噁心異味。

這是第二分塲的盛舉，分塲的領導班子在開飯時至營舍裏親臨「監吃」。

晚上要吃小球藻的事，當天下午大家在田頭都知道了，那是每個小組回去領飯的人通風報信的，有些人聽到這消息，表現得很興奮。但是鍾敏就關照了他第三小組的人說：

「如果可能，大家最好不要吃！」

「爲什麼呢，組長？聽說不定量，可儘肚皮吃呢！」

「你在說什麼？」

「小球藻呀！」

「小球藻？我不知道！」

「你剛才不是說……」

「我剛才什麼也沒有說！」

問他的人怔住了，但是當他看到全小組的人都帶着奇怪的眼色看着他，他知道自己不該問的，鍾敏說不要吃，是種善意的警告，但是又不願意負政治上的責任，他是自找麻煩，多此一問。

即使不是鍾敏事先關照，大多數對這種東西也沒有胃口，嗅嗅味道就不對勁，吃到嘴裏粘粘的又腥又臭，噁心得想嘔。但是你不能嘔，而且裝了來的得揑着鼻子吃進去；幹部們在旁邊看着，你嘔出來了就思想上有問題。這是黨爲照顧羣眾，苦心孤詣的經過研究，試驗，才指示大家吃的東西，吐出來行嗎？你不是跟黨鬧對立，或者是拒絕黨好意的照顧吧？

不過還是有人不怕腥臭，一罐子接着一罐子在吃，羅福貴就是唏哩嘩啦食不知味的吃了滿滿一罐，正想再去裝時，李子貽碰了一下他的手肘，他才想到什麼似的意猶未盡地擱下竹罐子。

滿滿的有兩桶子小球藻放在營舍走道中，讓大家自由取用，但一桶子還沒吃光。萬國清看了皺皺眉頭，「這些家伙還挑嘴呢！」他想着，就大聲的問大家：

「小球藻好不好吃？」

好一會沒有人回答，李子貽起始應了一聲：

「好吃！」

「好，很好吃！」

第三小組連鍾敏在內都大聲附和着。實際上，他們有的淺嘗便止，有的根本連嘗也沒有嘗。

大概是這種東西抵事，很快飽肚；萬國清這樣想，並且宣佈以後將不斷的每人每餐供應，希望大家吃得飽一點，好好拿幹勁來，報答黨所賜給大家的恩惠。

他回家之後，就準備寫一篇「關于麥食小球藻，以配合多快省好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的經驗報告」，好送到總場去。

但是從晚飯後的小組評比會議開始，情形有些不對，好多人鬧肚子痛、拉肚子、嘔吐。睡覺的時間更糟，起來解溲的人像走馬燈似的沒過完時。整夜都聽到有人在叫：

「報告，大便！」

「報告，肚子痛！」

把門口崗亭裏的「班長」煩死了。

第八小組有個蠢傢伙，一口氣吃了三竹罐子，晚上肚子痛得在床上爬來爬去折騰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旁邊的推推他，沒有動靜，一看原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死掉了。

羅祖貴也拉了幾天肚子，不過還沒大碍，全分場要算第三小組中毒現象不嚴重，其他小組病倒的在一半以上。

萬國清的報告寫不成了，他認爲是沒有晒乾磨粉吃的關係，怕受上級批評，不會把這情況報告上去。後來他才知道，原來晒乾磨粉，吃了仍然會中毒，因爲小球藻本身就含有雜質和毒素，不經過精細的提煉和加工，吃多了，人畜都會中毒死亡。可能是秕漏出得很大，上級以後再沒有提起「小球藻運動」的事。

不久之後，上級對粮食又有新的指示，發給口糧時，搭配一半「幸福粉」，這種幸福粉是由米糠、麩皮、玉米桿、玉米核等，用機器碾成的粉末。據說這種幸福粉含有多種維他命，營養價值極高；用這種粉摻合在番薯、或玉米粉中炒成的餅，叫做營養餅。弄到後來，甚至連稻草粉、甘蔗粉，也搭配到口糧裏來了。

這些東西吃進肚子裏，倒不像小球藻那樣現時現報，立刻中毒，但日子稍久，就會消化不良、便秘、膨脹。漸漸的，大家都變成大肚子，瘦骨架的怪物；生病的人多了，死亡的人也隨着增加。

夏末秋初，黨中央又鬧出大秕漏，黨的中委、政治局委員、軍委會副主席，及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被整肅了。

七月三日到二十三日和八月二日到十六日，黨中央在廬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八屆八中全會。

彭德懷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會同中委、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候補中委、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竭力反對毛澤東推行的「三面紅旗」。提出萬言書，指出「『大躍進』滋長了『浮誇風』，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得不償失。『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說這完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犯了左傾的錯誤。

意見書裏面也提到「政治掛帥被認可代替一起，而忘記了政治掛帥只能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質量，但『政治掛帥』不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的具體措施。」

毛澤東抵擋不住彭德懷的猛烈攻擊，迫得在會上大聲叫嚷：

「你們跟彭德懷走好了，大不了我再上井崗山！」

到七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最後的一天會議上，毛澤東感到走投無路，看來黨主席也要保不住了，不得不自己承認錯誤，裝出可憐兮兮的樣子說：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點把鐘點，可以不可以？

「對這樣難聽的批評，我要用硬頭皮頂住，雖然我在晚上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但是我相信神州不會墮落，天不會塌下來。」

他對彭德懷指責他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一點，用了很長時間的辨解。認爲指責他，脫離羣眾，是暫時的，「再有兩三個月，羣眾還是會擁護的」，不過最後，他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說：

「我有兩條罪狀，一條叫一千另七十萬噸大煉鋼鐵，你們贊成，也可以給我分担一點，但始作者是我，推不掉。一九五九年之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實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是下百萬噸……我六月講一千另七十萬噸，後來去做……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

顯然，毛澤東在中央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拉攏了一些人，在接着于八月二日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中，把彭德懷爲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這一夥人打成「反黨集團」，把他們全給整肅了。

這檔子事情跟去年劉少奇接班爲國家主席的情形一樣，在勞教場裏，對勞教犯並無任何影响。他們很明白知道，誰打倒誰，誰整肅誰，不會更變他們的現狀，除非有朝一旦整個黨下了台，他們才有希望摘掉那頂猻猴子頭上戴着那個金箍子似的右派帽子。反而是新人上台，或者一個大整肅過去，照例的要唸一遍緊箍咒，讓他們頭痛得死去活來。

可不是，彭黃事件過去還沒幾天，總場就一次公審大會中，鎮壓了彭黃反黨集團的三個同人。

那次公審大會，四個分場的人全到了，場部前面一片廣闊的河灘上，坐滿了約摸兩千來名勞教犯，他們按照分場的順序，列成一個「凵」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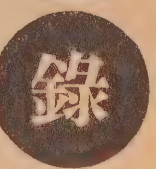
居中是臨時用木板搭蓋起來的台子，前面用兩毛毛竹桿撐着一幅紅布橫額，上面貼幾個用白紙剪成的大字：

彭黃反黨集團同路人，現行反革命子。

王若萍、周錦昌、胡心誠公審大會。

台前跪着反縛雙手的三個反革命份子，有兩名武裝公安士兵站在他們後面，中間是總場場長和一個縣巡迴人民法庭的承審員。（四十二）

中國抗戰實錄



(77)

孫大總統於十五日經由伍廷芳電達袁世凱，再度肯定表示推荐袁世凱爲大總統，藉以迫使清廷退位。電文是這樣的：

「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卽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凱的時刻到來

袁世凱看到遂行慾望的時機終於成熟，也就是拔起清廷這棵大樹的時刻已經到來，樹根完全鬆動了，而且承襲政權準備工作也都已經齊備了。

翌日——十六日，袁世凱率全體國務大臣聯名密奏清廷，籲請早順輿情：

「……若其久事爭執，則難免不無干涉(列強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在這個奏文上達的前後，清廷收到了兩封外交電報，都是駐俄公使陸徵祥用駐外公使聯名的名義打來，內容畧謂：從國際情勢看來，已失民心的清廷，必須遜位。其實，這也是袁世凱密令陸徵祥所拍發的。

清廷所受打擊，實在是夠大了。

▼當只有虛歲七歲的宣統皇帝溥儀，後來在他手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九五一年在天津發表）中，對於袁世凱上奏的情景，曾有如下的紀述：

「在最後的日子裏所發生的事情，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陽曆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六日）在養心殿的東暖閣裏，隆裕太后坐在靠內窗的炕上，用手絹擦眼，面前地上的紅毡子墊上，跪着一個粗胖的老頭子，滿臉淚痕。我坐在太后的右邊，非常納悶，不明白兩個大人爲什麼哭。這時殿裏除了我們三個，別無他人，安靜得很；胖老頭很響地一邊抽搐着鼻子，一邊說話，說的什麼，我全不懂。後來我纔知道，這個胖老頭子就是袁世凱。這是我看見袁世凱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凱最後一次見太后……正是在這次，袁世凱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問題。」▲

刺袁未成三烈士就義

革命黨暗殺袁世凱未遂事件，就是發生在上奏之後的歸途中。

袁世凱於午後零時十五分，自紫禁城東華門退出，在他所乘的雙頭馬車前後，都有護衛馬隊，沿途兵警鵠立，警備甚嚴。馬車奔馳到東華門外丁字街地方，忽有炸彈自道路左側的茶樓上擲下，在車後一、二公尺的極近距離爆炸，袁世凱倖免於難，牽曳馬車的兩頭馬之中的一頭受到重傷，但馬車仍然繼續回到袁的辦公處——北洋公所。

在這一次爆炸中，警衛隊長等四人死亡，兵士十二人、路人三人負傷。

策劃暗殺的人，是楊禹昌、黃之萌、張先培，三人都是「京津同盟會」的革命黨員，當場被捕，直認不諱，而被處死。自此之後，袁世凱加強戒心，足不出戶；清廷爲退位問題，連續不斷地舉行御前會議，都沒有出席。

清帝退位問題

關於清帝退位問題御前會議，自元月十七日開始，連日不斷地開會。

在會議席上，表示不得不實施共和政體的人，是被袁世凱說服了的慶親王奕劻。而溥偉、載澤等滿人貴族及蒙古那王、喀喇沁王等人主張維持君主制度。可是隆裕太后則只知道哭泣，幾乎是不發一語。直到廿二日，先後舉行了五次會議，得不到結論。

▼御前會議激烈辯論的情況，在元月二十五日的上海民立報上會有報導如下：

「十九日午後開會，宗社黨氣甚激昂，奕劻云君主政體雖當維持，然皇位恐不能永保……

「喀喇沁王仍堅持前說（君主政體），且言如不能用其意見，則將歸本土，併東部蒙古，離中國而獨立，斷不受其他拘束。奕劻怒，拂袖起去；其餘滿人，大都主君主，惟以奕劻已去，不能決議而散……」

喀喇沁王在御前會議中透露有獨立之意，是由於有日本軍部及民間人川島浪速所策劃的「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陰謀存在。蓋當時日本策動喀喇沁王以內蒙古獨立的計劃，實際已經在進行之中。▲

彭家珍刺殺良弼

宗社黨在這個趨勢之下，於十九日舉行秘密會議，開始進行強求貴族人士贊成君主立憲的簽名運動。他們於夜晚拜訪各王公貴族，如不肯同意簽署，便坐候通宵，執拗不走，以謀做到意見統一。

正當簽名運動積極進行之際，突然發生了第二個暗殺事件——宗社黨領袖良弼於一月廿六日被暗殺死亡。執行這個事件的人，是京津同盟會主要幹部彭家珍。

被炸彈擊中的良弼，左腿受傷，雖經日本醫生爲之鋸腿治療，但仍在兩天後死亡。同時有衛兵八人、馬弁一人當場被炸死。彭家珍自己也被炸彈破片擊中而殉難。

這個時候，正是良弼準備好了要以宗社黨的力量排除開始挾革命黨自重的袁世凱之際，良弼在臨死時喃喃自語：「我死之後，清室也完了！」這句話，確實是說對了的。

失去了領導擁護清廷的良弼之後，王公貴族們都戰戰兢兢，爭先恐後地將財產存入外國銀行，逃往天津、青島、大連，托庇於外國人的保護之下。到了這個時候，能屏障清室的藩籬，已經是完全撤除了。

國父提出五項條件

和上述情況齊頭併進的是，臨時政府通過交涉和議的伍廷芳和唐紹儀路綫，與袁世凱洽商有關清帝退位的具體條件。元月二十二日，孫大總統提出包括自己辭職、由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最後協議條件五項如下：

「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凱知照駐北京各國公使，請轉達各國政府。

「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

「三、文（孫大總統）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後，即行辭職。

「四、由參議員舉袁爲臨時大總統。

「五、袁被舉爲臨時大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

接受了五項條件的袁世凱，並不直接迫使清帝退位，而又玩弄手法，策動心腹部下湖廣總督段祺瑞領銜會同清軍將領四十二人，於二十六日聯名電請清廷「立定共和政體」。電文如下：

「……冒死陳言，懇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在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担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俾中國人民，咸與維新，以期妥奠羣生，速復地方秩序……」

這個電文的署名者，後來增加到五十人。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左）與前攝政王戴灃。

協商清室待遇問題

受到握有兵權的將軍們等於是武力威嚇的清廷，最後可走的一條路是只有「退位」。雖經再度召開御前會議，討論對策，而且多數貴族王公仍在大唱反調，認爲退位結果，連皇室禁衞軍也得委諸新政府編制，生命安全都值得顧慮……然而隆裕太后終於決心退位，說服了反對的貴族人士，於二月三日授袁世凱以全權，與臨時政府協商清室退位後的待遇問題。

▼據元月二十六日民立報報導：駐在中國的各國外交團，對於清帝退位，也曾給予了壓力：

「……上海、漢口、天津及北京之外交團，均不滿意北京政府，謂既不能戰，又不能讓，徒要求民軍代表作無終了之展期，甚屬無謂云云。

「當由英使朱爾典代表各國意見面詰袁世凱云：貴大臣若不速定大計，將來各國條約上之權利及商業上之經營，必受莫大損失，各國決不耐久守中立……現已議定作正式之宣告，承認南京臨時政府爲有國家之資格，以便交涉一切。至滿清政府則同時宣告斷絕關係，唯貴大臣圖之……」

不過，在這個時候，外交團還沒有協議「承認臨時政府、和清廷斷絕關係」的事實，上述報導，可以看作是列強在外交上所特有一種手段。▲



滿清皇室的慶親王奕劻（右），清廷宗社黨領袖良弼。

清朝告終

「由臨時政府和袁世凱洽商結果，於二月十一日決定了優待的條件八款：

「一、清帝退位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禮相待。

「二、清帝退位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三、清帝退位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衞人等，照常留用。

「四、清帝退位後，其宗廟、寢陵，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衞兵，妥愼保護。

「五、德宗（光緒帝）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六、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七、清帝退位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八、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此外，並有對於清廷皇族待遇四項，及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七項，翌日——十二日，清廷接受了這個條件。

清廷宣布退位詔書

當天，袁世凱攜帶着謄錄好了的退位詔書，前往養心殿，晉見隆裕太后，上陳過目；太后讀畢文稿，淚流滿面；纔七虛歲的宣統皇帝溥儀，埋頭在太后懷中放聲大哭，徐世昌在詔書上蓋好玉璽，大臣們極力安慰隆裕太后母子，內監宮女們抱扶着六神無主的太后退往後宮。

旋即宣布退位詔書，內容如下：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余（隆裕太后）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政體……

「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余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

自從世祖順治皇帝進佔北京的一六四四年以來，歷二百六十七年的清朝，於焉滅亡。

▼曾經出仕清朝的曹汝霖，在其自著「一生之回憶」中，有過這樣的記述：

「遜位詔書，由南方擬定寄來，聞尚是南通張狀元（謇）之手筆。至授袁全權組織共和政府一句，則由北方加入者。」

由於加上了這麼一句，以致本來只是宣告退位的詔書，變成含有讓位於袁世凱之意的微妙文章。

在後來帝制自為的袁世凱，早在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會忽略很巧妙地把自己的野心潛蘊在詔書之中了。▲

袁世凱不肯南下

因清帝退位而統一的新中華民國，接下去是在何處「建都」的問題。本來臨時政府已經由孫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而在南京成立；然而行將繼承孫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卻停留在北京，不肯南下。

為了首都問題而相持不下，是因為各有各的意圖，在革命陣營來說，南京是已經光復的地區，為革命軍所控制；但北京卻還沒有光復，仍舊是屬於袁世凱所統馭的清軍天下。對於並不能百分之百寄予信賴的袁世凱，就讓他待在北京不動而給予領導權力，是非常危險的。

至於袁世凱，則在清帝退位的前一天——二月十一日，致電南京 孫大總統、參議院以及各部總長，告知退位詔書業經簽署，並且提到：

「……世凱極願南行，暢領大教，共謀進行之法，祇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局……」——是以治安狀況為藉口，表示不能立即前往南京。

國父薦袁世凱繼任總統

然而，在 孫大總統方面，當得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之後，便於二月十三日履行事先諾言，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並推薦袁世凱繼任。

不過， 孫大總統唯恐袁世凱為所欲為，所以特地在這個時候附帶地提出下列三個條件：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

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本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恭謁[illegible]陵寢　[illegible]

天垂細雨泣清明。此日歸來百感幷。風樹白雲征士淚。湖山碧水故師情。謁陵如在思慈彥。報國能微愧老兵。強抑涕零參拜後。益遵遺訓表精誠。

清明思親

前　人

作客天涯歲月催。節臨寒食動悲哀。望雲每起思親意。塲塚誰芟鎖墓苔。追念祗憑香一炷。報恩惟奠酒三杯。劬勞廿載成何價。差愧兒生不濟才。

前　題

前　人

撼殘廬墓付邱墟。野草封塋廿載餘。紙燭近焚灰有淚。家鄉遠別雁無書。親情未斷恩先斷。刼難雖除恨未除。七尺昂藏應愧我。塡膺悲憤幾時舒。

賦謝袁詞長賜照賜和

楚　雁

拜讀先生賜和詩。光儀木拔寸心馳。賞音知己由來少。生死交情素所期。愧我天涯狂狷客。羨君文苑大名垂。同遭世變空前刼。刼裏高蹈釣海涯。

木屋新居

馬　天

烟水蒼崖細雨來，自留勝境天風開，遷居猶畏臨歧路，得石將成好釣台；茅徑書生空食力，憂心世事獨銜杯，安家未佔神州地，却望神州淚幾回。

往臺途中

尹遜龕

鐵鳥乘風赴九霄，遨遊世外樂逍遙，高空日月方方照，大地河山面面嬌，雲海蒼茫銀浪逐，乾坤浩蕩玉塵搖，時含景泰休徵現，百感千愁一顧消。

夜　讀

雪梨　林　康

電鐙照倚半床氈，老學不嫌夜少眠，戴上水晶幫目力，且開書卷看多篇。

清平樂

劉[illegible]

啼鶯舞燕。又識春風面。花事人顏都易換。心似青山不變。船頭抱膝從容。任他海闊天空。捲起銀濤如雪。橫陳椰島猶龍。

竹溪晚釣

林仁超

萬頃爐峯下。崇樓密若林。竹溪垂晚釣。回首白雲深。

又

呂偉東

竹林深處有人家。下有清溪竹影斜。村老二三林下坐。閒來無事話桑麻。日薄西山還不去。山村暮色映朱霞。此地清幽無俗氣。我來垂釣樂無涯。樂與村翁絮絮語。邊釣邊談意興加。須臾水湧釣絲動，釣來並不是鱨（魚旁）鯊。釣得鱖（魚旁）魚三五尾。垂釣工夫未足誇。我釣原非期必得。借此娛情老興賒。

又

黃志鴻

萬家燈火夜色深。收拾釣絲離溪林。殷殷獨與老翁別。說聲再會望重臨。踏上歸途風拂面。披襟不覺晚涼侵。入室老妻猶未寢。開簍見魚倍歡心。生火蒸魚魚味美。佐以醇醪發醉吟。世事東風吹馬耳。相親惟有一仙禽。

又

近岸波光豔。沿溪竹影幽。風高無宿鶴。日落有扁舟。世難干戈際。民生社稷憂。何如釣烟水。烟水去悠悠。

夜　譚

蕭君亮

投轄殷留客。相將慰索居。問從親舊起。話到海桑餘。且喜身同健。休驚鬢已疎。剔殘銀燭短。不管夜如何。

前　題

鄧玉山

久別勞親訪。心情頓乃怡。轄投偕泛酒。日落且焚膏。眉宇添洋溢。手談爭遠高。天涯知己少。今夜樂陶陶。

前　題

林[illegible]

黃犬吠聲中。良朋戶外逢。登樓傾肺腑。引吭問窮通。醉盡三盃白。權聯一燭紅。雞鳴星斗轉。花影過墻東。

前　題

黃鶴雲

共翦西窗燭。高朋座上時。各舒胸塊壘。盡暢語淋漓。豈及人間異。猶關天下奇。興酣不覺曙。花影自東移。

前　題

許筱明

祗許談風月。何須辯濁清。紛紜天下事。蒼茫世間情。入座言無忌。烹茶沸有聲。夜深渾不覺。相對翦秋檠。

夜　譚

洪餘水

飯餘品綠茶。圍坐對燈花。有卜還鄉楫。或占復國車。望梅同一慰。抬槓各三譁。疎髮愁霜重。下簾挂月斜。

又

朱濟川

故人良夜喜相遇。促膝談心觸緒多。稽古縱橫徵典籍。傷今離亂嘆干戈。唇乾聊借清茶潤。興至同將險韻哦。唧唧虫聲如唱和。孤燈相對影婆娑。

又

呂錦洲

最難風雨故人來。剪燭長談祗舊醅。誰使衣冠淪草莽。任教法律委塵埃。爭誇核子燃烽火。忍見蒼生賸刼灰。說到興亡無限感。月移花影尚低徊。

又

卓淡影

一輪明月正中央。玉宇無塵秋漏長。遷客共談消永夜。醇醪對飲解愁腸。天邊雁過霜初白。籬外蛩鳴菊始黃。漫把鄉思空悵望。夷居信美且徜徉。

又

陳冠大

今古人生感不齊。夕陽樓影話東西。榮枯得失堪尋味。會別悲歡妙入題。海客談瀛鐫怪異。山僧唱月覺痴迷。少年有憶天方志。遲寢常聆半夜雞。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46

毛周常讀「王恩專欄」嗎？

老毛死了的話

毛幫的外交政策

華府最孤獨的人基辛格

棉共殺人五十萬

林語堂讚李宗吾



「如果這是逃亡潮就好啦！」

意大利的悲劇

NO. 446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五月十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illegible]
督印人：林[illegibl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illegible]興記 [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



老毛死了的話

毛澤東已沒有「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勁頭了。當他出現螢光幕上時，這位左仔口頭上的「偉大領袖」，已成了油盡燈枯，只剩下一口氣的活屍，所能活動的，只是輕舉左手擺動兩下，大概這就是表示對來會見他的紐西蘭總理馬爾頓一行的「歡迎」吧？五月五日下午，馬爾頓等人由大陸經港返國，在文華酒店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說：毛是個衰弱的老人說話有困難，可能因以前中風的緣故。言外之意，似在表示，老毛完嘍！

北平統治小集團的「第一把手」毛澤東，已來日無多是可以肯定的了。而他的新接班人華國鋒又如何呢？據馬爾頓說：華毫無魅力，作風是低調的：不過，對毛只要毛澤東在世一日，他都會對他忠心不二，完全是一個毛氏的追隨者。

馬爾頓對江青的印象是：「十分聰慧」和「十分舒泰」。

對前邊這些話作一總結，就是：毛快死了，華國鋒是個「忠」有餘而「才」不足的蠢蛋，而江青倒是一個成竹在胸，並十分狡黠的人。事實上，毛死後，他的所謂「紅色江山」要靠華江這兩根支柱來維持局面。問題是毛死之後，華會不會和「忠」毛那樣「忠」於江青，而江青會不會「甘居中游」，只當一個政治局委員，以「未亡人」身份安安份份以終餘年。再說，華國鋒雖屬宮廷派的一份子，並是經毛「提議」，一夜之間無端端來個「大躍進」榮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高官。但他畢竟不是「造反派」出身，江青一伙人可能根本不十分相信他。這樣，在毛生前死後這段時間裏，中共派系鬥爭還會更尖銳化，更複類化。其中，包括宮廷派進一步打擊周鄧餘黨，此外，還得從各方面着手控制華國鋒，不然毛死後他不聽話，豈不成了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目前，大陸上的政治運動重點在於「追查反革命」，而所要「追查」的主要是「攻擊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反革命份子」。在上次文化大革命的武鬥階段，大陸局面比現在還亂，但却從未聽說有人公然把矛頭直接指毛、林、江，而目前則都是直接攻擊毛、江。此外，在大陸上所有的「政治謠言」，也都與毛、江有關。這說明：「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的毛澤東，甚麼「偉大」、「英明」和「威望」等等，早已蕩然無存，除了宮廷派那一小撮人之外，毛、江已成為大陸同胞和中共多數幹部的公敵，人人皆欲殺其頭，啖其肉，寢其皮。毛澤東未死已經謠言四起，天下鼎沸，一旦拉柴之後，江青就是再「聰慧」，恐怕也無法「舒泰」了。因為，到那時候卽或中共黨、政、軍大權暫時的都落到宮廷派手上，不用說他們都不能夠料，就是有幾度散手，恐怕過了一個時期也難於控制局面。其一，人們可能怕派系鬥爭老手的毛澤東，因為他的絕招往往悖乎常理，為人所想不到，但敵對派對宮廷派那羣「兒童團」，可能根本就不放在眼內。其二，老毛殺害中國同胞當以千萬計，但若能作到「盜亦有道」這一點，在黨內上層不動輒整肅「同志」，屠殺「戰友」，還能維持團結的話，死後還不致馬上被鞭屍。然時至今日，這一點是辦不到了。其三，反毛仇江集團，為了鞭毛之屍，必須首先瓦解宮廷派的團結。可能像華國鋒、紀登奎、吳德等人，都在敵對派系的壓力下拋棄江青一伙，轉投對方。

是誰以「還鄉團」的復仇決心向宮廷派進攻呢？一是軍人，二是後「解放」的老幹部。毛死後，中共派系力量必發生基本變化，今日較強的宮廷派可能因出現「叛徒」而削弱。不過，今日宮廷派是擁有實力的，特別是特務和後提拔起來的青年幹部，都是他們的可靠力量。就因為宮廷派擁有不可忽視的力量，當受到衝擊時，必進行垂死掙扎，結果，必是天下大亂，由大亂而民變，由民變而使中共政權澈底完蛋。

不知人間有，可謂天下無！

毛周「常讀」的「王恩專欄」

王恩在他自寫，自編的天天日報封面，發表了「廣告」式的新聞報導，說毛澤東、周恩來經常閱讀他的「王恩專欄」。這事頗有「自我鑿大」之嫌。王恩何許人，他的「專欄」又是一個怎樣的專欄，許多讀者渴望知道。這一期，讓老萬提供一些篇幅，帮帮朋友的忙，也來作個義務宣傳罷！

回歸之後 申請出國

四月十六日「天天日報」在封面招牌旁顯著位置刊出一則「獨有新聞」，標題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常閱讀王恩專欄」。不必看「新聞」內容，便知是一則「廣告」，正如香港人所謂「自認灣仔爲大佛」者也。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王恩」是何方神聖，甚或誤會他乃遜淸遺老，不忘王恩浩蕩，故用這麼一個封建名字，以示永誌不忘；其實這王只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帝王，今天已駕乎「王」而爲「神」了。

王恩當年是新加坡華僑「愛國青年」，因傾慕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放棄了新加坡居留權（大概還沒有新加坡居民資格），回到「祖國」升學，在「政法學院」念書。可是其後與他「回歸」的志願大相逕庭，畢業後下放到東北耕田。他失望之餘，「申請出國」，來到香港，回不得新加坡，便在新聞界「服務」，且在美國機構支持下，出過「××觀察」之類的刋物，可惜夭折了，不能長久。

由於他在眞報寫稿，眞報社長陸海安做天天老總時，他得機會進入天天工作，一直到今天，儲存了許多關於大陸問題的剪報，這些剪報，幫助了他成爲「專家」，至於別人承認不承認，那是另一回事了。

內部文件 轉錄港報

我們研究一下中共的內部參攷文件，誠如天天日報「獨有消息」說的，中共內部文件分爲三種：一種「中發第幾號」，是政策性的文件；一種「中央簡報」，較高級的黨員和幹部才可以看得到；另一種「中央公報」，供中級幹部看的。

「中央簡報」和「中央公報」，時時轉錄香港報紙文字，親共抑反共的，同樣轉錄。反共文章，則列爲反面教材。香港目前發行報紙七十種以上，連狗馬報偶然登的「閉門造車」式的新聞，也被轉錄。因此，文章或消息被轉錄在「中央簡報」或「中央公報」中，不能視爲「榮耀」的事。早在天天的「獨有新聞」發表前，「萬人協會」一位執委帶了他的親戚到報社，他的親戚在北平是個中級幹部，從北平來港還不到半個月，新鮮熱辣。他未到港前，已知有「萬人日報」，因他在「中央公報」中看到我們的文字被轉錄。可見，香港報紙被轉錄於中共內部文件中，並不表示這些文章特別有價值，只要有一點點「參考」價值，也有此殊榮。

老萬認爲，王恩在自己編的電訊版中，發出這麼一則「獨有新聞」，未免太幼稚。他從共區來，應知卽使文字被轉，也不見得「聲價百倍」。

毛周對他 刮目相看

據天天「獨有消息」說：「這位『暫時』不願公開姓名的大陸幹部說：在一九七〇年，他曾經在一位中級幹部朋友家裏，『偶然』翻閱到桌上一份中共內部文件『中央公報』，上面登載這樣一段消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向中共中央的匯報說：由於對華僑知識青年在思想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工作沒作好，造成近年來兩百多人中有五十多個出國的嚴重後果，並且還有不少人申請出國。

周恩來總理立卽將此一地方上的匯報呈給毛澤東主席，並且請示。下面是毛、周兩人的當時對話，原文亦登在『中央公報』上面。

周總理：『主席，關於華僑出國的問題，有人反映，有些華僑出去後寫反共文章，有個政法學院的王恩，幾年來天天寫……』

毛主席：『讓他寫嘛，讓他寫上三年，他知道的情況總該寫完了；再寫三年，還不是那麼多？』

讀完這則報導，老萬對王恩不由肅然起敬。他在大陸念書時，毛周絕對不會知道有這麼一位出色的學生，可是來到香港，天天寫反共文章，毛周終於知道他了，可喜可賀。可惜這位大陸幹部不願公開姓名，否則更可使這項報導增加點眞確性。

如此廣告 低莊之極

那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大陸幹部的話，究竟有多大眞實性，且不管他。因爲他「不願公開姓名」，顯然有所顧忌，許多從大陸來的人都如此，如果有家人在大陸，來到香港，多數不願肆無忌憚的亂講，否則會累及留大陸的家人受罪。老萬只想根據這位共幹的話分析，看「毛澤東與周恩來常讀王

恩專欄」這大字標題是否文不對題之弊。周只說「有人反映」；毛更未提到「讀過」。文中原意顯與標題大有距離，有如一則言過其實的廣告。

不過，王恩自己加上這大標題也情有可原，俗語說：「人家老婆，自己文章。」如果自己不做廣告，慢慢等人發現「好嘢」，這條路太遠。成功要走捷徑，最捷徑莫如自我宣傳。

不過，這則廣告太不高明，雖然廣告總是誇大性質，但不能太離譜。有麝自然香，否則吹破牛皮，也無非博人一笑。

類似這種手法，前人已用過，過去有人致函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等，這些西方國家元首接信後，自必由秘書回信，這些回信被製版登在報上，成為「羅斯福總統與本報社長討論世界大勢」了。但，這只成為文壇上的笑料，並無實際價值。

反共文章 其實媚共

王恩這一套，與前人大相類似，卻比前人「低莊」得多。因為，得到羅斯福、邱吉爾、艾森豪賞識，與文章為毛澤東、周恩來「常讀」，性質不同，價值亦不同。即使毛周讀常他的專欄，也不值得大書特書，在本身的報紙吹牛。既然王恩以寫「反共文章」洋洋自得，又因毛周之「常讀」深感「受寵若驚」，兩者的思想，豈不互相矛盾？

不過，毛周「常讀」只憑一個「不願公開姓名」的共幹「口述」，使人有眞假難分之感。老萬以為，天天日報是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辦給毛澤東與周恩來看的，讀者叫好，應比毛周叫好對天天有益：如果「天天寫」的「反共文章」是毛周愛看，而為其他讀者唾棄，才是可悲的事！

希望王恩知道毛周常讀他的專欄是在共幹告訴他之後，如果在此之前，就使人懷疑他的專欄是為投合毛周胃口而寫。過去他的專欄中，確有不少與毛周的政策互相呼應的。最明顯毛周向中華民國發動「和平攻勢」時，王恩寫了一篇「台灣何拒人於千里之外」，大家記憶猶新。如果這些文章也胆敢稱為「反共文章」，就難怪老毛聽了周的報告，表現那一派「滿不在乎」的態度了。

為民請命 功德無量

如果王恩眞是天天寫反共文章，寫到毛澤東、周恩來都知道，聽他的「忠言」而放棄殘民以逞的政策，我們幾千萬海外華僑與八億多國內同胞都應感謝王恩；可惜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是共產黨人冥頑不靈，並未受到王恩的「反共文章」感動，仍是倒行逆施，殘民以逞，那麼，毛周看不看王恩的專欄，其實無大分別。

更不幸的是王恩雖自稱他的專欄是「反共文章」，實際其中出現許多「媚共文章」「捧共文章」，如果毛周眞的是常常閱讀，會飄飄然，甚至因這些文章而誤解到這是代表海外華僑的心聲，也以為他們的「政策」做對了，變本加厲，則中國人民苦矣！

老萬姑且相信那位「剛從大陸出來的幹部」的話是眞實的，百分之百可靠，毛周確常常拜讀王恩的專欄，那麼，老萬願代表大多數中國人乞求王恩，以後下筆，要眞眞正正，名符其實的反共文章，不可儘投合毛周口胃。須知「良藥苦口利於病，逆耳忠言利於行」，既然香港那麼多寫反共文章的朋友，都無緣達到毛伯伯御覽，王恩的責任便更重大，應利用其「優勢」為民請命。假如毛周讀了他的專欄而大徹大悟，眞是功德無量！

拍腿大叫 小子耍得

在香港，天天寫反共文章的人不少，當然他們也各擁「專欄」，不過大多沒把自己名字——不論眞姓名抑筆名，作為專欄名稱，所以其名不彰。當然，老萬這專欄也不會為毛澤東、周恩來常讀，既不管老萬發什麼噏瘋，更不會派個「負責幹部」在廣州專門剪老萬的專欄，寄到北平，在「參考消息」轉載。

不過，說到「反共文章」，敢說比王恩正直得多，老萬從不用曖昧言詞，更不肯說違心之話。也許，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能得到毛、周重視，雖不是又長又臭的大塊文章，可是兩位老先生也不願常讀。顯然，因為老萬取材未能引起毛、周興趣。

試想：若老毛看到王恩的大文「台灣仔拒人於千里之外」，一定拍大腿大叫：「王恩這小子，硬是耍得！」當然啦，毛周花那麼多錢在香港辦大公、文匯，及斥資津貼商報、晶報及一大批狗馬報，為的什麼？配合統戰宣傳，幫控推行和平攻勢，所費無幾，價廉物美，豈不龍顏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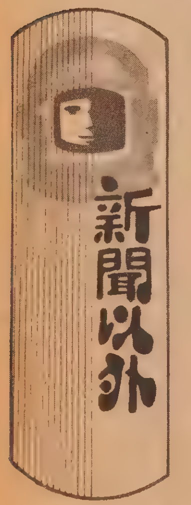
讀者提供 一點資料

一位讀者寫信給老萬，提供關於某專欄作家的「資料」。據說這位專欄作家實是「文抄公」而已，他自編的「××觀察」，是用美國人鈔票辦的，在這本雜誌中，他發表過一篇「大作」，題目為「馬來西亞之父——拉曼」，一字不易，抄自「亞洲畫報」。

此人的專長並非寫文章，他的文章大都從收藏的大堆資料中抄來，最拿手是托老板大腳，有奶便是娘。他曾以「鄭則」化名，拿過台灣的錢，閉門造車寫其「鄭則工作計劃」和「工作報告」。與美國佬交易，則是以Peter Ong 的英文名字，完全是「小特務」的行徑。

在他辦「××觀察」期間，向從大陸來港的難民購買「資料」，由於發生金錢轇轕，弄到這班難民到北角南天大廈，大鬧××觀察社。

當他的老板名列章士釗治喪委員名單上時，他一面傍老細；一方面異想天開，不惜與昨日之我為敵。這種人，只能在那些左搖右擺，沒有報格的報紙才有資格寫「專欄」，若是一家堂堂正正的大報，眞怕他沾污篇幅！



毛帮的外交政策

岳騫

英國外相克羅斯蘭去年會見了喬冠來同李強，喬冠華同李強均聲言毛幫對外政策決不因內部影响而改變，此言傳出，全世界與毛打交道的國家均感到鬆一口氣。但毛幫外交政策究竟是什麼？大家只爲其外表的溫和現象所感，以爲這便是毛幫外交本質，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去年江青與喬冠華均對毛幫內部作過外交報告，此項內部文件爲我政府敵後人員所取得，台北幾份刊物曾全文刊出，玆將兩人所說的有關外交政策畧作編排，可以看出毛黨外交政策的眞正面目。

對美國的外交

江青說：尼克遜訪華，主席和他見面時，用大部份的時間在談哲學問題，基辛格和總理幾次見面，除談中國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談到哲學問題。他們和我們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在談話中流露出美國有意放棄亞太地區的看法，對這問題應該一分爲二來看。我們認爲基辛格始終脫不了資產階級政治家的範疇。他的基本覩點有受它所維護的階級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決當前國際上新的複雜形勢下所出現的各種矛盾。基辛格同歷代反動階級的政治家一樣只是一個冒險主義，而又是失敗主義。尼克遜和基辛格承認美國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奉行的實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國應該回到現實世界裏，而不應繼續涉足於干涉他國的主權和利益。基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勢力均衡的論點，實際上是一種承認矛盾而又不積極尋求用鬥爭方式使矛盾在新條件下得到解決。相反的是用迴避態度來對待矛盾，其實這還是駝鳥政策，用迴避避開矛盾來掩蓋矛盾的存在。難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佔領的土地上存在嗎？而美國本身逃避得了嗎？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美國的退却和整個新老殖民地主義的崩潰是形勢所傾，非指望靠一兩個政治家能扭轉。因此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能夠在這個時候抓緊時機，在不斷揭露新老殖民主義的同時，堅持統一戰綫，包括對敵人內部的瓦解工作；堅持武裝鬥爭，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的偉大眞理。堅持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廣泛開展羣眾運動，一定可以弱國打敗強國小國打敗大國。最終取得政權，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我們都是做外交工作，我們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傳革命的道理，同時又要明確表明我們的態度，只要革命，我們一定支持到底。中國人說話算數，絕不會像美帝和蘇修，丟掉患難與共的朋友，絕不會爲自身利益與超級大國搞幕後交易，出賣朋友，更不會欺騙、敲詐、陰謀利用朋友，把朋友當替死鬼，換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喬冠華說：說到印度支那和朝鮮地形不同，就說到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勝利的事。這一勝利要論功，美國應該領奬章，尼克遜給他金的，福特給他銀的，其他國會議員和將軍論功行賞，我看這很公平吧！爲什麼呢？因爲這勝利是拜山姆大叔所賜。我們七〇年初期就很感棘手，再拖下去，這場仗可以說勞民傷財很難打。當時我們又忙着對蘇修的侵畧，也很難全力以赴。毛主席當時說：「我們很困難，但敵人更困難，爲耐心的再拖一拖，看一看。」誰知美國耐不住，跑出龍諾、斯利馬達、鄭興幾個傢伙。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推翻施哈諾，這一下倒幫了我們一個大忙。現在美國會知道上道，但已經遲了，苦在回天乏術，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最後還帶了拖不動的難民，打腫臉充胖子，自討苦吃。我們廣西、廣東也有一些所謂難民的船漂來，我們一個不留，都送回去，我們根本不承認甚麼「難民」之類的東西。

江、喬對美國當局的批評，實在全是挖苦，美國却以毛幫爲盟友，寄以[illegible]平希望，尤其是福特，更應當讀一讀這兩篇報告。

對中南半島

江青說：毛主席對印度支那的形勢看得很清楚，對越南南方勝利解放後的形勢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說：「越南是一個廟堂四個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主席讓越南大使告訴孫德勝、黎筍、范文同和武元甲，還有阮友壽、黃晋發，主席說：「反帝不反修，最後還要第二次革命」。這點他們能不能理解呢？很難說。大家一說起越南，總認爲胡志明死後越南總是不行，這點主席一再說清楚了。越南同志是革命的，他們有苦衷要理解，別老說人家不革命，他們抗拒世界上號稱最強的美帝國主義，付出民族犧牲，精神可欽，至於勝利以後，看發展再說。

從江青對越南問題的談話，可以看出毛幫對越共並無把握，也可能料到越共有一天會完全向蘇俄一面倒。

對日韓問題

喬冠華說：對朝鮮問題，大家都很敏感，不奇怪，打，遲早要打，和平統一有可能，但希望不大。打在甚麼時候，看朝鮮同志如何看這形勢，還要看一看朴正熙是甚麼樣子，今年聯合國大會，我們會提出朝鮮問題，再看一看世界的反映如何，再向朝鮮同志提出我們的進一步看法。現在暫時就這樣，就是說機會未來，機會一來便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今年聯合國大會，先解決韓國復興委員會的問題。這一關過了，美軍就沒法掛聯合國旗號，雖然這旗號已名存實亡，但這一着旗我們得先勝一籌，那時不怕美國國內不有人起來反對美軍

繼留在南朝鮮。第二步，探一探小日本葫蘆裏有沒有膏藥賣，我們再騎驢看唱本，以下的就看這齣戲朝鮮同志是怎樣唱法了。至於蘇修在這問題上會變一些魔術，就看金日成何去何從，用不着我們去替他着急，做到仁至義盡，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和立場，也是這次我們對金日成許下的諾言。

喬冠華又說：與此同時，也要防一防小日本，小日本別小看他，這幾十年發展特別快，我和總理有一次接見日本來賓後，就和一些同志說，日本要使軍國主義復活，頂多半年，就可以用它的工業潛力，裝備一百個師的現代化擁有有限數量核武器的部隊。它要孤注一擲時，可以從日本本土把商船排到朝鮮半島，上面鋪板，用不上半天就把部隊送上朝鮮半島。當然，說是這樣說，眞要復活軍國主義也不那麼容易，還要有內因，外因，眞有那麼一天，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美國自也不能置之不理，蘇修也是一樣。

對中東問題

喬冠華說：以色列本來已經滅亡於千年前，現在又冒出來。既然成立了一個以色列共和國，你說它不存在也不行，總不能把巴勒斯坦難民安置回老家，又出現猶太難民羣。但這問題的解決是比較棘手，王副部長（指王海容）曾問過毛主席，以色列我們承認好，不承認好？毛主席說：「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荊襄，以逸待勞，立於泰山觀虎鬥」。以色列嘛！我個人看法，有它好過沒有它，留着又不承認它。先放一放，看一看，過一段時間再說。橫豎老修要和美帝鬥勇，阿拉伯大大小小土皇帝，也省得錢沒有事幹，沒地方花。他們不愛江山愛小皇朝，不愛民只愛個人享受。玩厭了駱駝和鷹，住膩了沙漠，愛買槍買炮，迷醉於鬥富鬥勇，就讓他們買蘇聯飛機打美國飛機，買美國火箭射打蘇聯坦克，熱鬧一陣就會冷靜的。因爲打倒最後不是誰打勝誰的問題，也不是甚麼猶太人滅亡或巴勒斯坦人民在地球上消失，而是革命的風暴趕走美帝和蘇修的侵略勢力，徹底推翻吸食民膏荒淫無恥、欺壓人民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大大小小騎在人民頭上的皇朝。不管是費塞爾、卡達斐、沙達特……或者什麼樣的繼承人，都一樣逃不脫歷史的判決。

喬冠華這段話，引用了毛澤東的「語錄」，還是三國演義，筆者一向認定毛澤東全部學問就是「四大寶書」至此更可得到證明。喬冠華又罵遍中東國家當政者，還指明罵埃及總統沙達特，若讓最近訪問的埃及副總統看到，不知作何感想。

對東南亞

喬冠華說：東南亞國家較多是反共國家，和美國的反共有所不同，後者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前者不允許共產黨存在，共產黨處在地下鬥爭狀態。這些國家和美國有着利害關係，和台灣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繫。他們國家都沒有一個夠得上「民主」兩個字。飢餓、貧窮、死亡、腐敗、落後、社會分配不勻、對美國的依賴性很強，都是他們的弊病，和這弊病不相襯的是這些國家都很富饒，國家的人民却沒有中國人勤勞。因此，發達國家的經濟滲透、市場掠奪和華僑經濟的立足，便借着國家政府的貪污、腐敗壓制住民族的仇恨和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儘管有排外、排華，一個時間也無法改變這種現狀。他們國家政局不穩定，時左時右，好像得了風濕關節炎，時時隨着天氣變化，要對付這樣的國家，最好的辦法是「聽君之便」。如果明天蘇修來個支援十億、二十億，他們馬上會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排華排美，投進莫斯科懷抱。所以他們的反共雖然很堅決，但反共以後又該怎麼辦？追其反共目的，是不是眞正爲民族和國家利益，蘇哈托答不出，馬可斯我看也講不出。好像菲律賓總統夫人是菲律賓選美會選出來的美人，試想選美本身就是資本主義腐朽制度的產物。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玩弄女性、婦女處於男人不平等地位，被視爲花瓶供統治階級玩賞的一個典型事例。從這一點來說，大家都可以清楚菲律賓總統和他的夫人所代表的甚麼階級的利益，「甚麼樹開甚麼花，甚麼階級就說甚麼話」，這是無容置疑的事。但從眼前的國際形勢來說，非要我們坐下來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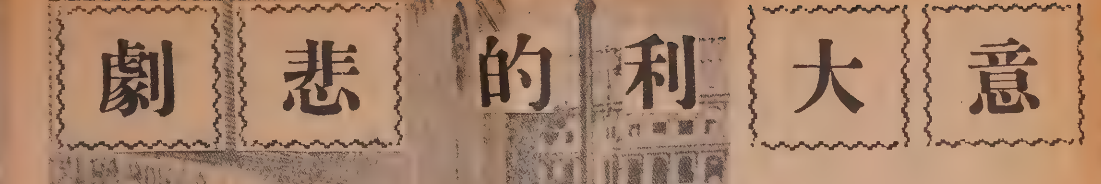
這段話如不以人廢言，覺得喬冠華說的實在透澈，尤其是那個把櫻唇湊上去香毛澤東沒有知覺的臉的馬可斯夫人，看了喬冠華報告，不知粉臉紅不紅。

喬冠華說：馬來西亞和我們建交，馬共和馬來西亞民族解放同盟還可以在中國設辦事處，就好像解放台灣是我們內政不容他們干涉，他們要和當地共產黨談也好，打也好，我們也不能干涉一樣。所以建交這不過是一種國與國之間關係上的形式，並不能夠通過建交就達到改變制度，因爲革命最終還得靠本國人民自覺起來推翻反動統治階級，除了本國人民誰也不能包辦代替。

喬冠華還特別指出東南亞各國領袖黨之親毛，作「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借人民的反美情緒，來一個以當然反美領袖身份出現，搞親華，又耍一個騙局，倒回去可以說：「共產黨，你們看我已經和中國友好了，他們不會支持你們了，我們已反美，大家可以一起來革命了」。從反革命變爲革命，介在一夜之間。但他們忘了人民還是一樣吃不飽，貧富還是一樣懸殊，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是一無所有，人民會答應嗎？人民會歡迎與中國建交，但人民不會答應讓貧窮、落後、失業、飢餓、災難、死亡、疾病和內政腐敗繼續下去。從與中國建交以後，人民看得更清楚，一切一切的災難，不是甚麼革命輸出，甚麼中國侵略顚覆、干涉帶來的，而完全是本國大地主、大資本家、外國壟斷財團和他們的代言人——反動政府賜給他們的。被搖動的民族矛盾下降，階級矛盾就上升，革命就來得更快。因此，和東南亞反共國家建交，對中國的人民和這些國家人民的互相了解有好處，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更有好處，他們怎能不歡迎呢？以後他們更可以師出有名，這樣東南亞的革命更有希望，再加上我們的一些支持，不就水到渠成，功在眼前了嗎？

這都是妙文，尤其死去的拉薩克，看了這段文字便會明白，爲甚麼他同毛幫建了交，警察總監便在鬧市被殺了。

從以上所舉資料來看，可以發現毛幫外表無論如何「溫和」，但萬變不離其宗，世界革命的目標永不會改變，如果有人妄想勾毛自保，可以說是白費心機，因此，其外交政策不變，對某些國家來說，也許不是好消息。



意大利的悲劇

楊仲南

羅馬競技場古蹟附近的牆壁，貼上意共的海報，呼籲市民在六月二十至廿一日的大選中，投意共一票。

最近意大利可謂禍不單行，聯合內閣因墮胎自由化法案未獲國會通過，所以要求舉行全民票決、這是繼離婚法案後，又一次重要的人民信任投票。爲了懼怕共黨獲勝，執政黨只好假總統雷奧尼之手，簽署一個延緩法令，使該項選舉延到本年六月十三日舉行，使政府暫時度過難關。沒想到一波才平，另一波又起。二十六日國會決定對政府提出信任投票，這對基民黨的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意共的聲望也是個充滿火藥味的挑戰。因爲國會如對執政黨投反對票，莫洛內閣勢必總辭，貝蘭蓋領導的意共就大有希望登場亮相。

意共與基民黨談「合作」

今日意共聲勢之浩大，的確令人咋舌。從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的立法選舉後，意共儼然爲基民黨以下的第一大黨。上議院三百二十三席中，他們佔有七十四席；下議院六百三十席中，他們佔一百七十九席。換言之，意共在國會中已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席位。由於意大利爲一多黨制國家，大大小小的政黨多達十餘個。如果僅算在中央與地方選舉中能奪得一席地位者，卽已達十個。其中最具影響力者，依次爲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與社會黨。

不過意大利的社會黨與法國的社會黨無法相提並論，無論就人民支持與黨內領導而言，意大利的社會黨都遠遠落在後面。他們只能獲得百分之十二的選民支持，而法國却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社會黨，更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選民願意擁護米特朗爲左派總統候選人。難怪法共積極拉攏社會黨，組成「左派聯合」，並以社會黨的黨魁爲名義上的領導人。至於意國社會黨，既缺之有聲望如米特朗之領導，也沒有動聽的政見號召，所以一向只能在基民黨與意共中擔任仲裁角色的二等政黨，爲了獲得當政機會，他們有時亦投機地參與基民黨組成的聯合內閣，以分一杯羹。

這是意共首腦貝蘭蓋所以不願模仿法國的前例，組成該國的「左派聯合」。他寧可與政治意識南轅北轍的基民黨談合作條件，亦卽意大利所謂的「歷史妥協」。

二次大戰後、三十三年來，基民黨一直是聯合執政中的第一大黨，所有的內閣總理與重要部長都由他們一把抓。基民黨與其他西方國家大政黨有一共同特點：沒有眞正嚴謹的政治信條，而寧可說是討好選民的「選舉組合」。故黨內派系複雜，缺乏黨紀訓練，自毋待言。大家心目中只有一個共同目標——選舉獲勝，出掌政權。這種缺乏組織與崇高理想的政黨，在國家昇平時期，尚可勉強維持，到國家遭遇重大經、社危機時，就必然捉襟見肘，週轉不靈了。所以貝蘭蓋當然不會放棄此有利機會，適時提出頗具誘惑力的「握手言歡」口號，吸引基民黨上鈎。

民主奪權施展笑臉攻勢

意共早在十多年前就盡量與莫斯科保持距離，企圖給予選民一個「民主」面目。最近又數度重申：卽使意共當權後，爲了確保國家安全，仍將參加北大西洋軍事組織，並允許美國繼續保有在意境的軍事基地使用權。這些美麗的承諾，對一般百姓固具吸引力，就是對中、上層階級的選民，也有相當說服力。更有甚者，意共在一九七二年議會改選，共黨勢力有顯著增進後，意共深深覺得要以民主奪權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變選舉戰略——不再口氣強硬地攻擊基民黨的缺失，反而展開「笑臉攻勢」，提出「歷史妥協」的新政治名詞。這種戰略改變，不是偶然的。如果大家不太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南美智利的阿葉德政權，就是因爲與社會黨聯合，組成少數政府。先天就缺乏廣大選民支持，後天又用激烈的手段逼迫人民就範，終於弄到人民起來革命，阿葉德亦只好自殺以謝國人，結束南美唯一的共黨政府。這種「曇花一現」的左派政權，給貝蘭蓋相當大警惕。所以他捨社會黨而就基民黨，足見此人頭腦冷靜與深謀遠慮。

基民黨雖然被意共認爲是一個貪污、腐化、無可救藥的政黨，然而另一方面，意共也清楚地曉得，基民黨的選民基礎却是最深入與穩固的。在一個施行民主體制的國家裏，不論共黨同意與否，都得尊重選舉的形式。亦卽在上次大選中，必須獲得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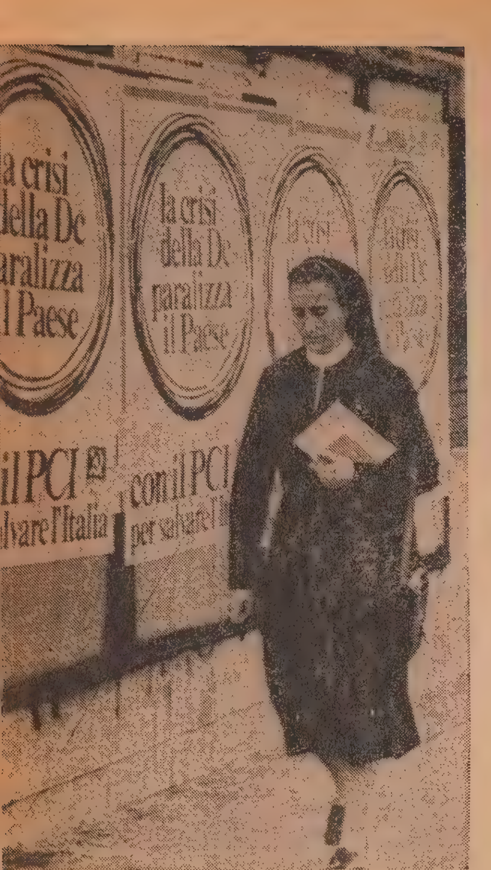
分之十以上的選票支持，才能實現統治意大利的政治野心！

意共早已存當權之心，所以把選戰策略分成兩部份：一個是中央選擧，一個是地方選擧，兩者既不突衝，且能收相輔相成之效，在中央選擧方面，意共與基民黨保持緊密聯繫，且蘭蓋表示不僅可與政府就經濟危機的緊急處理方案提出協商，並親自去羅馬拜會莫洛總理，以示其誠意。在地方上，意共則使出渾身解數，與基民黨硬碰硬，並聯合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三個小黨組成地方政府。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地方選擧中，在西西里、薩丁尼、特蘭丹、福里烏及阿索德谷五個特別行政區的七百二十席位中，基民黨得二七七席，佔第一位，共黨只以三十席之差居第二位，至於第三位的社會黨就只有八二席，而其他小黨分別的席位就更少得可憐，多者亦只有三、四十席，少者則只有八、九席。

政局飄搖經濟病入膏肓

在其他十五省中，共黨勢力亦無孔不入。如果就全國二十省來看，由傳統的中間偏左控制者達六省，以富庶的意國北部為主。左派控制者亦達六省，以意北及意中的工業區為主。至於南部較貧窮的農業區，則以中間偏左勢力為主，但獲共黨支持者，共有八省。換言之在省政府領袖中，每五個即有一個為共產黨（佔百分之二十一）而在各市政府選擧中，共黨勢力亦竄升得很快。全意大利的市長中，有百分之十五為共產黨，且包括拿破里、杜蘭、佛羅倫斯、波隆尼及阿索德谷等重要城市。有人說如果現在選擧羅馬市長，恐怕也是共產黨的天下，絕非危言聳聽！

意共企圖在地方上先培值勢力，然後以地方包圍中央，迫使基民黨變成「甕中鼈」，這是意共棋高一着處。反觀基民黨則風雨飄搖，遭內憂外患雙重夾擊。雖然重新選出以強硬右派著稱的范法尼再出來領導。但是基民黨這個爛攤子，恐怕不是一個半退休的老人能收拾的。而且基民黨已有二次在這位「強人」手下，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現在又捲土重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黨內幾位高級領袖都被牽入意式「水門」醜聞中，只好要范法尼出來撐場面！



意大利競選運動已開始。圖為一個修女走過共黨所張貼的海報。這些海報寫道：「基督民主黨的危機使國家癱瘓，與共黨一起拯救意大利。」

談到意大利政局，不得不提到病入膏肓的意國經濟。對一個只有五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而言，一百四十萬的失業人口顯然過多，而更悲觀的是：其中有五十萬是年青力強的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外貿方面：去年虧損達二兆二千二百九十億里拉，只及前年的三分之一。可是今年第一季的虧損已達三千二百二十二億里拉，主要化在支付石油進口費。故意大利政府宣布，採取汽油配給制度，超出配給數量，則需以高價支付。這個政令的宣布，可使大家對意大利的經濟窘況，又有更深一層認識。

企業資金外流到加拿大

這種做法並非完全出人意料。因為去年收支平衡雖為負數，可是只有七千三百一十億里拉（為一九七四年的七分之一），然今年情況惡化，一月份即虧損一千八百一十億里拉，二月份更高達四千零一十億里拉。國庫不僅空空如也，而且負債纍纍。最近美國派出一個調查團，去羅馬研究如何貸欵五千二百萬美金給意大利。結果這些美國人非常驚奇地看到管理意大利國庫的官員，居然還用舊利率算他們的新債。這幾位調查大員對意國社會政策，本就不甚滿意，現在更看到這些工作人員的敷衍態度，以及天文數字的虧損，個個搖頭，只稍事觀光羅馬，就返國去了，使意大利空歡喜一場。

美國、西德、共同市場，都會先後施援手，批准鉅額貸欵給意大利，奈何這個無底洞却越塡越深。最近幾個月，因為大家恐懼共黨當政後會施行國有政策，許多大企業家紛紛結束工廠，把資金轉到國外，就連中小企業，也把廠房、機器出賣，變成現欵，舉家「逃」往加拿大。這是杜魯多對意大利的「德政」，只要是意國企業家，大小不拘，一律歡迎，並有多種優待辦法獎勵。這簡直是火上加油，從而加速意大利的經濟破產。

難道意大利民主政權，眞正走到盡頭？基民黨已黔驢技窮，要與共黨「謀皮」？今天意大利與當年的智利，確有幾分相像，只是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歐，亦可能出現智利式的左傾悲劇，不得不令人疑

華府最孤獨的人

基辛格

原載倫敦金融時報　本刊特譯

在過去七年裏，基辛格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化身，任何涉及目前外交情勢混亂的討論，最後的焦點都對集中在基辛格這個人，他的態度，和他與其他美國權力結構部門的關係上，但是，如果要對華盛頓及其眼中的世界有一個較為清楚的概念，也許我們應該先對某個人有所認識，部分原因是他本身代表一個獨立的個體，部分也是因為他代表美國政府的立法部門——美國國會，在外人眼中，這也許是美國受人誤解最深的機構。

狄克．克拉克來自艾荷華州的新任參議員，他一直想加入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因此當他獲得該該委員會處理非洲事務的小組委員會的席次時，即使那是一個最不重要的小組委員會，他也高興非常。最初開始，他承認自己對非洲大陸所知甚微，同時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將會渡過一個平淡無奇的任期，因為根據基辛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備忘錄中所擬的大綱，美國的非洲政策基本上並不受重視。

新孤立主義重新抬頭

但是安哥拉的戰事改變了這一切，克拉克和其他參議員一樣，必須為拒絕撥款給美國政府，以繼續其在該地區半秘密活動一事負責，突然之間，他成了華盛頓的知名人士，行政部門和其他支持者攻擊他，稱他代表國會對於外交政策的干預，自由派人士則頌揚他為國會新良知的典型，不讓行政部門無視民選代表的意見，獨攬政策大權的。



實際上，克拉克參議員兩者皆不是。最近，他提出一項法案，建議賦予國會更大權力，批准行政部門的國外條約，而行政部門不能以「行政協定」為由，不送交參院通過，但是，就整體而言，他的態度毋寧說是更趨於實際。

正如他所說：「理論上，國會也許有能力提出另一套外交政策，但是，實際的情形卻往往不可能這樣做。」

由於必須在國內承担許許多多其他責任，「我們總是扮演消極的角色。」他指出，在實際上，「我們對於那些我們愛該採取立場的問題常知之不詳。」他希望這種情形能有所改變，但是非常清楚，這一切都將取決於國會情緒的起伏。

舉例言之，儘管今年國內一般輿情認為，立法機關應對美國的情報活動加以某種形式的繩制與監督，但克拉克認為，在目前階段，這幾乎是無法辦得到的。

現在存在着一個事實：經過越戰和水門事件行政權力的濫用之後，在未來數年裏，沒有一個政府將享有如詹森和尼克遜一般的行政自主權。

從這方面看來，事情已經變得對立法部門有利，克拉克參議員認為，除非行政部門試圖蒙混國會

，否則對問題的最後決定將取決於它們個別的利弊。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這種情形也許將被視爲新孤立主義的重新抬頭，但國會的看法並不如此，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被指爲助長失敗主義

至於就基辛格而言，這一切均爲胡言亂語，最近他在美國各地演說時都表示，美國國內任何顯示紛歧的證據，都將削弱美國在外國眼中的信譽，他此舉顯然是在告誡兩位爭取總統提名的候選人——共和黨的雷根和民主黨的賈克遜參議員，他們二人均指責基辛格在美蘇關係方面，助長失敗主義的外交政策，但是這兩人似乎都沒有太大希望獲得黨內提名。



基辛格一定知道，他也許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但他在政治這方面也不是那麼幼稚，因此我們只能視他的警告或爲對國會以及目前控制國會的民主黨員一種富於哲理和發自內心的訓誡，或反映出福特選舉活動的政治原則。

在聖誕節之前，基辛格與國會的關係搞得非常惡劣，以致傳出有人要彈劾他的公開怨言。後來這些怨言都平息了，可能因爲這只是國會議員們情緒的起伏，也可能因爲大家都了解他的國務卿任期不會超過明年一月的緣故。明年一月是新總統就任的日期。事實上，問題是：基辛格最大的困難到底是在國會，還是白宮？

可辯稱的一點是，基辛格已成爲福特總統競選活動的活動人質。福特的兩個老朋友，莫頓及賴德，純粹基於政治上的理由，曾到處暗示基辛格的失敗。可證明的一點是，基辛格希望與中共加速「建交」，但這件事已被延後，其原因不光是由於北平的動亂，而且，在共和黨人的眼中看來，也是由於政治的需要，即在列根提名總統的挑戰威脅未去除以前，不能放棄中華民國。美國與蘇聯的限制戰略性武器談判多少也是選舉的一種抵押。

至於福特總統夫人，因列根的強硬聲明而採的對策，已使國務院對巴拿馬運河談判問題感到難堪。但福特本人也許還不自覺。

基辛格陷於四面楚歌

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福特與基辛格的看法也不相同。基辛格的看法由他在美國各地的演講，可以看出是複雜而清晰的。其餘條件是權力平衡的考慮及與蘇聯訂暫時協定的需要，因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第一強權了。

福特總統則較實際：他已從他的政治字彙中將「和解」一字去除，其部份原因是由於他的個人信念，部份是由於列根批評基辛格已使美國落居世界第二，還有是因爲福特努力使國會通過軍事經費的增加。

但是福特迄今一直以基辛格作擋箭牌。他可能希望把國務卿的職務交給另一人：如他所信任的國防部長倫斯斐，或德州的康納利。但顯然不會馬上作這種變動，基辛格可能不會再担任下屆的國務卿，他可能備受攻擊或不受信任，但目前他仍在扮演國務卿的角色。

但對反對他的民主黨人士來說，反對基辛格對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不但是時髦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基辛格最近在華盛頓的一次會議中發現他與三位民主黨外交顧問鮑爾、華恩克、及布爾斯基針鋒相對。基辛格認爲，共黨進入西歐政府意味着北約的解體，也表示，歐洲與美國的民主聯盟不再是世界的道德力量，現在基辛格這種理論已經破滅了。

反對者認爲美國必須與外國實用主義者打交道。如果意大利的基民黨喪失權力，都是因爲他們自己無能。美國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新局勢，而與新獲權的人打交道。

「蘇南費德原則」顯示，不管基辛格轉至那一個方向，他都會受到徹底的攻擊，當基辛格的左右手蘇南費德去年十二月向美國駐歐洲的大使們發表談話的第一篇新聞報導發布後，基辛格就因他竟然有讓蘇聯在東歐國家保有霸權的這個想法而備受恥笑。當人們知道基辛格及蘇南費德所指的是應不計代價抵抗共黨進入西歐政府，這個看法受到嚴厲的譴責。

國務卿備受指摘因素

爲人忽視的一點是，事實上，儘管基辛格可以威脅將美軍撤出北約，國會是否同意則頗值懷疑。畢竟，這是國會多年來第一次不準備討論要求裁減美國海外駐軍的曼斯斐德修正案。國會已同意大幅增加國防經費。國會的民主黨主流說，美國應專注於傳統盟友歐洲及日本，重新保證美國對他們的軍事支持，並且不要一味地將他們的各別權力不正當地加在自己身上。

國會當然可以隨時改變。很可能一切分別效忠於希臘及土耳其的人會到國會去阻止最近的援助希臘及土耳其的條約。如果他們成功，這並不只是因爲他們的游說成功了。國會不喜歡對外國作爲期數年的財務承諾，因爲國會覺得這侵犯了他們經由預算程序而控制政府經費最高限度的權力。

這種情緒也可能危及西班牙基地協定，雖然，目前國會認爲美國應該竭盡所能幫助西班牙步向民主。

在總統權力被削弱，國務卿備受批評，及民主黨及國會又渴望抓權的情況下，這就是美國政治的現狀。

（譯自倫敦金融時報）

棉共殺人五十萬

任紫琴

上週爲金邊淪入共黨的一週年，棉共廣播除慶祝之外，附帶報導高棉人民生活概況，大事吹噓說：工作每天八小時（上午六點開始），食物分配增加（豬肉從二百五十公分增至三百公分），以及道路的修建等。這些粉飾太平的新聞，皆爲配合高棉強人四十四歲的喬森潘由副總理進而代替施漢諾王子爲國家元首，施漢諾於四月初「自願」辭職。

喬森潘的升級是可以預料到的。自共黨佔領高棉後，他已是眞正的有權力者。共黨奪取金邊政權已有一年了，高棉仍然是死寂一片，控制極端嚴格，新聞不易傳出，大多數均由高棉逃至泰境的難民所帶來，這些由難民口中所說出的故事都是極其令人可怕的。儘管高棉鐵幕深垂，現從各種跡象證實，棉共在建立一個世界上最殘酷與仇外的政權。

高棉人都把棉共僅視作爲一個組織。他們描述這個所謂革命政權，仍然在加強一個無知可怖的冷酷體制。殺人第一，甚至重於政治服從。若與寮、越共相比，則顯有不如，因爲寮越共黨曾極力設法爭取人民支持社會改變。在共黨下控制的高棉，沒有甚麼革命歌曲與標語。沒有共黨報紙，也沒有「再教育」的機關發佈公報與革命的理論。代之是以一種忍酷的清算與大量排除，壓迫勞動與任性刺殺，這樣使多少無辜一同遭殃。許多犧牲者均不知爲何罪名而被屠殺。有一位僥倖逃過鬼門關的餘生極感痛苦地，向時代週刊記者說：「爲甚麼高棉人殺高棉人？」

可怕的死亡數字

究竟爲甚麼？自從共黨佔領高棉後，有五十萬至六十萬——約爲高棉人口十二分之一——已經死於政治性報復，疾病和飢餓。而且沒有跡象證明這種死亡浪潮已經達到頂峯，告一段落。這個國家已變成一種印度支那的古拉格羣島（蘇聯的勞動營所在地）——使整個高棉成爲一個鬱悶的孤島。

當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邊陷落後，甚至在共黨總部設立之前，棉共軍以勝利者姿態橫行於街道，命令全體市民離開市區家庭，稍有猶豫卽遭射殺。在這項命令強迫進行下，最慘的是二萬五千名各醫院病人，幾千名孤兒院孤兒與其他營養不良的病患者。因疾病受傷與飢餓而死的人數是相當龐大的。據一項估計有十萬人死於一種急性霍亂症。

棉共軍用槍尖刺刀殺舊時公務員

由此類推，高棉每個大城市人口均已作大批疏散——包括老的少的、有病的——並強迫在稻田指定區工作。所有店舖、學校與醫院都已經封閉。金邊在去年十二月作第二次大疏散，甚至一些工廠的工人都很少留下來，這個城市已從人口二百七十萬而減縮至成爲一個僅餘四萬五千人的無生氣空殼。

幾乎在同時期，棉共又下第二道命令：殺所有曾任尉級以上的陸軍軍官，以及每個曾在舊政府中担任重要職責的文官——以及他們的家眷。

在貝達姆班（Battambang）省會的一個典型事件中，爲數上千的以前官員都被齊集在一個學校的建築物內，藉口他們都是崇拜施漢諾王子的人，於是他們被細綁放進卡車，送往郊外用機槍射殺；在另外一些地方，共軍認爲槍斃是一種子彈的消耗，於是一些受害者皆由鋤頭斧頭擊斃或用開路機活埋；另有一些是被塑膠袋套頭窒息而死；仍然另有一些是被刺刀刺殺與肢解而死。

許多未能逃走的老百姓都被組成十至十五個人一組的工作隊，由共軍監督着。他們的伙食配給：每天兩小罐米飯。至一九七五年八月，由於遭受物質缺乏，這項分配已告減少，大都變爲每兩天只配一罐米糠，於是成千上萬人皆成餓鬼。

在那些被俘的人口中——包括鄉村的居民與有

名氣的的旺族——都變成了奴工。男人與女人隔開來工作。棉共規定女人廿五歲男人須至卅二歲始准結婚。一個難民說「如果工人作錯了或批評一個設計，他被帶走了，我們就此永遠見不到他了。他們有時是被鞭撻至死的。另外有些人在夜間被打靶。有時棉共故意讓工人逃走，然後加以伏擊。」

大疏散與大屠殺

去年九月間，棉共下令作第二次疏散。這次有二十至三十萬人從金邊南部被送至北部一百六十哩外。這次運動一如第一次一樣嚴酷實行，有數千人因飢餓疾病而死。接着今年元月棉共又下一道最大幅度的消滅命令：藉口一種教育殺死任何人；任何人私下會與舊政府軍隊有來往的；任何人可能參加反對棉共的運動，那怕時間很久。於是乎斧頭與棍棒再一次盛行，成為殺人武器了。

首先，一位虎口餘生說：「沒有人相信他們會殺普通老百姓。於是我們一再研究知道我們都在危險中。」另有一個說：「他們破懷高棉的任何事物——風俗、宗教、人民的同情心與驕傲。」第三個難民說：關於新高棉的政治經濟方面，「高棉的士兵生活是非常豪奢，高棉人民的生活是非常低賤。他們相信他們不能得到任何東西，只要我們中有一個與他們繼續留在一起的話。他們不會失去任何東西，只要他們除掉我們中間一個。」另一個難民說，或者棉共政權最怕的是「我們從不知道他們的意向。他們不知道如何讀與寫。所有他們都用心來研究所謂革命哲學。在高棉人民之間，我們一度想到我們可以好好互相談話與瞭解。但那只是一個夢想。」最多是一些倒霉的工人被邀作宣傳演講，一個難民說：「一月兩次我們必須聽他們譴責舊政府的腐化份子。我們曾被告訴十五年內高棉將成一個現代的國家，人民將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



漫畫家筆下的棉共軍以棍棒代槍彈擊斃人民

新興反共勢力紛起

任何以往有組織的反抗這種野蠻主義的希望，均由於共黨減少城市人口與整批槍斃而告消失。現在泰國邊境已有一股新起的殘餘軍事勢力聚集，他們希望連接其他的反棉共勢力。一些高棉人已經向他的壓迫者作反擊。兩個月前，有兩個團體自稱為黑色的眼鏡蛇與白色圍巾，已爆炸了共軍一個臨時軍火站。（棉共不可能相信這是美國 F—111 轟炸所為的，因為這些飛機都已撤出中南半島。）

這是一次高棉人民可怖的經驗。凡欲免於被屠殺或餓死的，唯有逃亡。迄今至少有兩萬高棉人已經逃出。一半仍然住在棉泰邊境的難民營中，這對泰國說是一個棘手問題，他們所担心的大批共黨曾經在東部出現。正式的遣返高棉難民，本是泰國的一種政策。但那似乎是不好應付的問題，比如一些反正來歸的棉共士兵如何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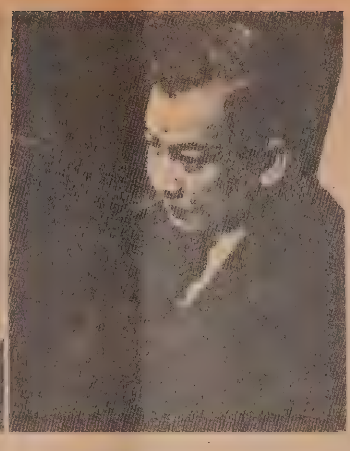
這問題歸根紹底要問棉共為何發動如此大的野蠻屠殺運動。有些分析家與難民暗示，這些共黨勝利者太不相信他們自己的人民。金邊淪陷時，棉共只能控制這個國家七千三百萬人民中的三百萬。事實上，專家們估計這些共黨勝利者的軍隊最高也只有十萬人——中僅一半棉共，其餘為施漢諾的同情者。一位難民說：「共黨不相信他們。共黨懼怕反革命份子。棉共士兵都接命令深夜不要步行，望見有人自遠處鄉村走動時，他們都留在他們的車內。」高棉外交部長殷格解釋說，如果金邊的人口未曾被疏散，那末，這個小小的、無教育的與常生疑慮的年青棉共軍隊，可能已被人數與管理問題所壓倒了。」

仇外狂與新獨裁

許多殘酷的計劃也可能是喬森潘所設計的，關於他的過去情形是很少聞知的，除去知道他是一個聰明能克制一種緊張的苦行者，含有一些神秘主義。現在棉共政權的經濟原理，係據以前喬森潘的熟

人告知，似乎很像他們打游擊時的一套。這是幾近廿年前他在巴黎所寫的。

喬森潘的新的獨裁政權，在外國人看來，已達一種偏執狂與妄想的感覺。那些曾經在打游擊時期親近棉共的人，仍然憧憬黨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綫。儘管中共與北越均支持棉共革命，一些難民回憶說，毛澤東的名字很少時被提及，胡志明則從未提過。這更加證明棉共官員的仇外熱。他們曾經聲明，高棉極少數的越南人──他們整個五十萬──去年已決定遣回越南。如果眞的實現，則將是一九四一史達林遣送五十萬伏爾加的德國人至西北利亞以來，另一次最大的種族排斥。



高棉悲劇製造者施漢諾（右）與喬森潘（左）

除去難民潮之外，高棉仍然閉關自守，與世界很少來往。迄今祇有七個國家而且都是共黨政權──維持大使級關係：北韓、古巴、中共、阿爾巴尼亞、北越與南越、加上南斯拉夫。棉共領袖們自獲取勝利後，却很少作海外旅行。外長殷格於去年八月赴秘魯參加一個不結盟國家會議，後來十一月間訪問泰國。很少共黨同盟國家要去高棉的消息，僅中共代表團作兩次大規模訪棉，當時棉共會實行宵禁期間。直到現在，與隣居越南雖維繫現狀，但彼此關係已顯見變壞。甚至有些報導說在高棉東部邊界發生衝突射擊事件。

西方外交家唯一獲准進入今日高棉的是瑞典駐北平大使凱・貝約克，他三月間曾訪問高棉。也形容這種「革命」比中共更爲極端。他說：「這些新領袖既不談社會主義也不談共產主義，只談新的集產主義的概念。他們正在辛苦經營要掃除每一種使他們想起舊社會的東西。」這樣一來或者高棉的秩序可以建立。另有分析家很坦白說：「這往往是報應，我只能稱這種爲集體屠殺。」

（節譯自「時代週刊」）

南越就這樣淪失了！

北越與南越已進行了所謂統一的選舉，選舉是裝模作樣，沒有甚麼意思，倒是競選人在其競選宣傳中，透露了若干當年越南淪陷的內幕。

文進勇是去年北越大舉進攻越南時的戰地司令官，整個戰事由他指揮。不久前在河內的勞動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競選的宣傳資料，表示他在攫取越南戰事中的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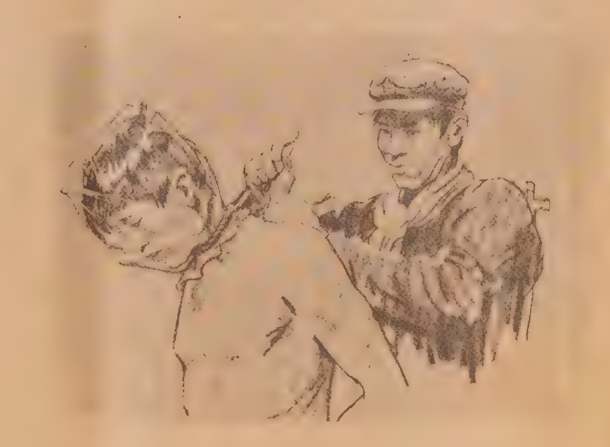
據文進勇透露：

①一九七三年巴黎和平協定簽署不到半年，北越已經擬妥了其大舉進攻越南的作戰計畫。證明北越當初與美國簽訂所謂和平協定，根本就是騙局。

②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獲得情報，研判北越可能發動攻勢，幷判定一九七六年爲最危險一年。但是美國駐越南大使馬丁對這項警告漠然視之，當然未引起華府注視。

③越南政府所有的內閣會議及軍事會議的詳情均能經由共諜傳至河內。所以北越的反應行動，始終能在越南政府開始執行其政策就完成。換句話說，越南政府軍政動向，北越瞭若指掌，勝負可想而知。

④在北越發動攻勢時，北越政治局曾担憂美國再度介入戰爭，但是及至北越軍隊取了福隆省省會福平之後，美國尙無反應，北越便放心大胆的幹下去了。



共軍用塑膠袋套頭使人窒息而死

尖銳的挑戰

——記來港演出的中華綜藝團——

秦明

來自台灣的中華綜藝團，於四月十日，在香港利舞台作爲期兩週的獻演後，已於廿五日下午，乘坐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載譽榮歸台北。

該團來到這裏訪問和演出，雖是以一個民間藝血團的姿態出現；由於演出的場所和中共控制的大陸，近在咫尺，無論對我們或中共來說，都是一種尖銳的挑戰。

香港四百多萬人飲用的淡水，食用的蔬菜和糧食，大部份依賴中共大陸的供給；這等於一副枷鍊勒住香港政府的脖子，迫使它對中共不得不採取低姿式。

於是，該團的聘方華星娛樂公司在電視台作廣告，在名稱上受到很多限制；可是，在香港有很多立場堅定的報紙，仍指出：「這是來自中華民國台灣省的中華綜藝團」的大招牌。

尤其是「萬人日報」，四月十一日把左派搗亂的新聞作爲第一版頭條刊出，套紅大字標題：「中華綜藝團譽滿全球，來港表演備受歡迎，左派卑鄙諸般破壞；左派雜技團在港演出成績平平，深怕貨比貨技不如人迫得搗亂」。

四月十日是該團抵港首演之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許，有左派份子十多人到利舞台戲院門前，反對該團以「中華綜藝團」名義演出，並將該團所貼宣傳海報撕毀一部份，俟警察趕到，他們才作鳥獸散。

該團在各重要街頭，貼有許多海報；左派份子不是唆使其爪牙把它撕毀，就是用一家電子工廠招雇工人的招貼來遮蓋住它，手段可謂十分卑劣。

香草愈壓愈香，僑胞的愛國熱忱愈在艱困的環境中愈能激發起來；他們自動送花籃，堆滿劇場大門口，僑區增補選出來的立委徐亨，一人送了四隻大花籃。

演出前，先由該團英文祕書劉安，以英語簡要說明，次是香港無綫電視「歡樂今宵」節目主持人杜平，以廣東話說明，緊接着十四個精彩節目，依序演出，足足可演九十分鐘。

杜平曾任邵氏小生，他的廣東話開幕詞是這樣的：「我們是來自台灣的一個民間藝術團體，集合台灣第一流特技和功夫藝人所組成，而以中華國樂團擔任伴奏。」

最近四年來，我們曾經在美國、加拿大、日本及中南美洲巡迴演出，有八十七萬觀眾到場欣賞我們的表演，並曾給予我們熱烈的鼓勵。今天，謝謝各位的光臨，請多多指教，批評和勵；最後，祝各位「自由、幸福、健康、愉快。」

由於利舞台戲院的舞台高度不夠，高空節目如「直上青雲」及「高梯揚鶩」，移到舞台邊緣前表演。當張玉清站在十公尺高的椅子頂上時，七張重疊的椅搖搖欲墜；當朱明環倒立於八公尺高的竹梯頂端時，竹梯搖晃不已；前幾排觀眾怕椅子或梯子倒下來時，壓在他們身上；胆小的暫時躲到後排，有一位居然用一把雨傘來遮住，夠緊張，夠刺激。

朱金桂騎在單車上拋擲檸檬，常招來台下哄然的笑聲；這和張金長、張美華兄妹的「踢杯特技」一樣，輕鬆幽默，趣味無窮。外國觀眾，特別欣賞這兩個節目，他們的掌聲和笑聲綴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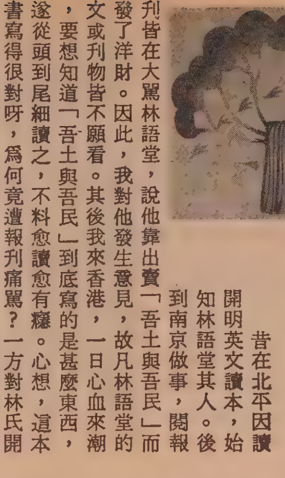
戲院老板和演員們，有傳統的迷信習俗；尤其是擔任危險節目的演員，每場出場前，要在後台焚香禱告，狀至虔誠。他們這樣的頂禮膜拜，祈求神靈，旨在增強信心，履險如夷。

像「直上青雲」、「高梯揚鶩」、「飛渡難關」及「高梯雙鳳」，表演時稍有疏失，輕則受傷，重則有生命之虞。因爲，我團的高空節目，沒有用安全網，不是藝高胆大及有信心的人，不敢輕於嘗試。該團有男女演職員四十一人，女團員十七人，男團員廿四人，演員平均年齡只有廿三歲；他們這些年青的一羣，在領隊何景賢，副領隊劉昌博，編導陳小玲，陸廣浩，教練張晏明、張連起，祕書呂永美共同領導下，眞是一支藝術的勁旅。

該團團長何景宜，在啓德機場告訴送行的僑胞說：這次在香港演出兩個星期，承蒙自由人士及忠貞僑胞的熱烈支持，親切接待，尤其是萬人日報的正義之聲，更由衷感激，希望有機會再來，報謝港九僑胞的熱愛！

林語堂讚李宗吾

向晚



昔在北平因讀開明英文讀本，始知林語堂其人。後到南京做事，閱報刊皆在大罵林語堂，說他靠出賣「吾土與吾民」而發了洋財。因此，我對他發生意見，故凡林語堂的文或刊物皆不願看。其後我來香港，一日心血來潮，要想知道「吾土與吾民」到底寫的是甚麼東西，遂從頭到尾細讀之，不料愈讀愈有癮。心想，這本書寫得很對呀，爲何竟遭報刊痛罵？一方對林氏開始發生好感，一方又爲他抱不平。因爲我覺得林語堂實在冤枉。

「吾土與吾民」這本書，實在無懈可擊。該書前一部分是根據事實，批評中國社會所有的缺點；後一部分是依據經典，讚揚中國傳統文化。書中文字，無論貶褒，皆合情合理，絕無對中國與中國人有故意蹧蹋挖苦字樣，以買好洋人之意。美國文學有一派叫「掏糞派」，我也遇到這樣美國人，他盡量蹧蹋美國人如「醜陋的美國人」那本書，即其例證之一。但林氏確非掏糞派。掏糞派文字皆極刻薄尖酸，林氏根本從來不寫那類文字，故我深爲他叫屈。然當時報刊何以那樣罵林氏呢？我想不外由於嫉妬心理，那本書據說有二十幾種文字譯本，稿費當然相當可觀。再加上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惡習慣，林氏挨罵，不外如此而已。

胡適自己提倡白話文，故決不用文言，可說是天足派。梁啓超不然，他的文章甚麼體皆有，甚至土語、章四小說語、外來語皆隨時使用，可說是改祖派，或雜家。林氏愛讀梁文，受梁氏文字影响很大，故其文「之乎者也」與「怎罷嗎呀」一齊來，也可說屬於雜家。林氏文章特點，除上述外，另一即輕鬆，他的性格就不是緊張人。有人寫文章，像聯珠炮，令人透不過氣。但林氏相反，但也不見得如何幽默，高級幽默也只能偶然出之，最不易寫。低級幽默太多了，變爲油腔滑調，小丑。

林氏文章既非刻薄尖酸，也很少奉承人，不愧爲一學者。我最近偶然看到他寫的文章，却大讚李宗吾，故值得介紹於讀者。

林氏說：「世間學說，每每誤人，惟有李宗吾鐵論『厚黑學』，不會誤人。……西洋鏡一經拆穿，則牛諸燃犀，百怪畢現，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實行厚黑者，無便宜可佔，大詐大奸，亦無所施其技矣。於是予人與人之間，只得赤誠相見，英雄豪傑攘奪爭霸，機詐巧騙，天下擾擾，亦可休矣！亞李之厚黑學，有益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讀過中外古今書籍，而沒有讀過李宗吾『厚黑學』者，實人生憾事也！此時此地，我論此『學』，作此文，豈徒然耶！」

林氏對李氏的厚黑學先讚，以下則約畧介紹厚黑學要點。這本書引證古人古事相當長，我覺得林氏介紹厚黑學要點，還是太多，只好再簡，以符合本隨筆篇幅。我讀厚黑學時，只注意李氏所寫的三國、漢初幾個大奸大詐的人物，林氏所欲介紹者亦然。李氏說：「上古時代，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無所謂黑，天眞爛漫。後來人民知識漸開，機變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劉備之流，應運而生，……」。「三國英雄，首推曹操，心子黑，他殺呂萬奢、殺孔融、殺楊修、又殺皇后皇子、殺……自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心子之黑，空前未有，有黑如煤炭之心子，稱爲一世之雄！」

「劉備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知恥。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決之事，對人痛哭一場。俗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他和曹操，一個心子黑，一個臉皮厚，你無奈他何。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乎。」

「孫權也和劉備同盟，且是郎舅之親，忽然他襲荊州，把關羽殺了，無如孫權心子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講和，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又在曹丕駕下稱臣。皮厚又如劉備，但厚不到底，跟着與魏絕交。」

「孫權黑不如操，厚不如備，但黑厚俱有，也是個英雄。他們三人，把個人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於是就把天下分而爲三國。」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三人相繼死去，司馬氏父子乘時而起，他是受了曹劉氏諸人的陶鑄，集厚黑學之大成，欺人家寡婦孤兒，心黑皮厚，能受巾幗之辱，天下乃歸司馬氏。」

「再如漢的項羽，以力拔蓋世之雄暗嗚叱咤，而竟身死東城。故韓信謂其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忠，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氣，皮不厚。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莊已經把劍拔出來了，劉邦性命危在頃刻，但項羽偏偏不忍下毒手，致被劉邦逃脫。假使項羽不自殺，渡過烏江，一俟捲土重來，還不知鹿死誰手。」（向晚按：這是李氏如此說，但事實上並

非那麽想像。作戰要靠士氣，士氣旣頹喪，怎可以重振？况渡江也非易事）。

「項羽對劉邦說：天下匆匆數載，從以吾兩人耳顚與漢王挑戰，以決雌雄」，漢王笑謝曰：我寧鬥智不鬥力。還有他的父親，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其次是他親生兒女，楚兵追之，他竟推她下車。後來他又殺韓信，殺彭越。劉邦的心子豈是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項羽所能夢見！」

劉邦打破了五倫，且把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夠平蕩羣雄，統一海內，就是因他能夠厚黑。」

「韓信臉皮最厚，胯下之辱，能夠忍受。惟他黑字欠功夫，終至身首異處。總而言之，一部二十四史，厚黑而已。」李氏說：「厚黑之人，能得千年之國，苟不厚黑，簞食豆羹，不可得。」又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爲人之本歟！」

若專看這句話，必以爲李宗吾提倡厚黑，故時人贈以「厚黑敎主」。

林語堂在讚李宗吾文中，只提到厚黑學及厚黑傳習錄：「求官六字眞言」、「做官六字眞言」、「心理與力學」等等，而最重要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却未提。我以爲李氏前數書，只能當做游嬉之作，無甚麼學術價値。後者不然，他下過很大功夫，吾人所未言。他最崇敬老子，故對老子研究相當精緻，凡批評老子的話，他能逐句答覆，惟對「陰柔」問題，他未提及。他批評中西文化，極有特見。他把中印西學術家列爲十三個等級，以老子爲中點。由老子而上，莊子、釋氏，皆是出世法。自老子而下，孔子、告子、孟子、荀子、韓非、楊朱、墨翟、皆是入世法。此外他把西方斯密士、達爾文、尼采列爲十一、十二、三等級。他說：從十三級起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起來，也越有趣味。從一級起而下看，越下越粗淺，實行起來越適用。不過，他說斯密士、達爾文、尼采三人的學說，「收效極大，其弊害亦極大。」他對宋理學家鬧門戶之見，分析很細微，也頗有趣，賢哲器量如此，常人更不可提了。惜林氏未提及此書。

侯活曉士遺囑？

已故富豪侯活・曉士的遺囑的一份手寫文件，已被交給內華州法院的一名書記。

遺囑內規定「把我所有財產的四分之一給邁阿密的豪斯頓醫學研究所，八分之一平分給德州大學，豪斯頓的萊斯理工學院，內華達大學，加州大學，十六分之一捐給摩門敎，十六分之一建一所孤兒院，十六分之一贈給美國童子軍，十六分之一由洛杉磯的珍・彼德絲與豪斯頓的艾拉・萊斯二人平分，十六分之一給威廉・盧米斯……十六分之一給梅文・鄧馬……」

曉士過去的得力助手，諾亞・戴齊克被指定爲遺囑執行人。三十一歲的加油站老板梅文・鄧馬說，一九六八年一月，他在內華達沙漠搭載一名乘便車的身材瘦高的老人，老人的左太陽穴上有一道傷痕，他自稱是曉士，但鄧馬說他以爲此人不過是個乞丐，特別是因爲這位乘客在拉斯維加斯一家旅館後面下車前向他借了兩毛五分錢。

鄧馬回憶道：「此人身高六呎二吋，看上去又老又瘦。」他還記得曉士的頭髮剪得極短。

鄧馬說：「我讓他上車的時候他身上帶著傷，我想送他進醫院但被他拒絕。」

鄧馬說：我曾問他臉上的幾道疤痕是怎麽留下來的，但這位搭便車的乘客大部份的時候只是靜靜地凝視着窗外。

附圖：上：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敎會（摩門敎）的代表寇頓向內華達州克拉克郡法庭提出曉士遺囑，這份遺囑四月二十七日被神秘地送往鹽湖城的摩門敎總會，全文三頁的遺囑寫在行式黃色正式紙張上，圖右方爲遺囑的第一頁。

中左：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三十二年間，一直是曉士得力助手的諾亞・戴齊克，戴齊克閱畢曉士遺囑的影印本後說：「我願意作證這確實是曉士的筆跡與簽名。我不相信這份遺囑是僞造的。」右中：卅一歲鄧馬，可獲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下：眞僞未定的曉士遺囑，規定將遺產的十六分之一平均分給他的兩位前妻。左爲艾拉・萊斯（一九三八年攝），右爲珍・彼得絲（一九七二年攝）。

毛澤東千萬可別死

方劍雲

毛澤東被天安門羣眾怒火一燒，許多人以爲他會立刻一氣瓜直，病斃中南海歪寢（按毛幫大頭目背後向稱爲老歪，故云歪寢）。以後看到毛澤東接見紐西蘭總理馬爾頓的照片，毛澤東還是「永遠健康」，區區始放下心內一塊石頭。

讀者諸公看了上面一段話，也許以爲筆者寫怪論，或者有意走趙浩生的路綫，改途去作「墮子」，拿「人民幣」生活，實際兩者皆不是，但區區不願毛澤東在此時死，却是出自眞誠，決無半點假意存乎其間。

筆者所以不願毛澤東死，有兩大原因，分別說明。

第一、歷史上凡是巨奸大惡，尤其是竊國大盜，沒有一個是病死的，王莽，董卓，黃巢，朱溫，張獻忠，李自成。即使小一號的如捻匪頭目張洛行，任柱，賴文光，民國初年縱橫數省的白狼，臨城刧案的孫美瑤。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亦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一個是病死的，就連史大林之死，雖然說是病死，但現代史家們仍然相信是被謀殺。毛澤東怎麼會破例（雖然毛澤東也可能是被江青謀殺，但目前似乎還不到時候），何況上舉的十幾人，罪惡加在一起也沒有毛澤東重，如果毛澤東竟然病死，未免太不公道了。

毛澤東應該怎麼死，照筆者的推斷，不外三個公式，甲、陳公博式，經法庭判處死刑，公開處決。乙、王莽式，爲起義人民到巢穴捉住殺死：丙、朱溫式，爲其妻子兒女謀殺。但無論如何也不致於平安病死。由於內心有此堅強信念，所以希望毛澤東千萬可別病死，再活上一年半載，到時如與毛帮政權同時完蛋，到時如被法庭判處死刑，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槍決，死後讓市民參觀，眞可能被憤怒的羣眾吃光，此一情況對後世有心作毛澤東的人，將是一大教訓，對國家民族都有好處。

第二、毛澤東實在還未禍害夠，毛帮目前雖然已陷於風雨飄搖之境，但是，尙未至馬上崩潰，如果能讓毛澤東再活上一年半載，由他來任意糟蹋，把毛帮帮內幫外的基礎全部整光，到時便如旭和大厦，幾秒鐘之內變成了一堆爛泥。毛幫政權所以能盜竊國柄，毛澤東出力不見得最大，但是，促成毛幫政權之徹底崩潰，非毛澤東無此力量。因此，無論根據天理，國法，人事，毛澤東此時都不能死，希望上蒼能讓他再活上一年半載，如果惡貫眞的滿盈，壽數已盡，區區願借與一年半載之壽，深盼閻君鑒此微誠。

（轉載香港時報）

毛澤東在北平接見馬爾頓。

情形下，毛林中央是派正規部隊進駐，執行「支左」任務，但有些重要單位情況複雜，普通軍隊幹部難加處理，於是老毛派出「八三四一」人馬到「六廠二校」參加軍管。他們的公開身份也許并未表明是「八三四一部隊代表」，但是較熟悉內情者就會逐漸透露，這些是有特別來頭的威水人馬，并非普通軍事幹部。在北京以外各地，可能也有類似情形。

儘管「八三四一」以半公開方式介入對老百姓的直接統治工作已有八九年之久，它基本上還是隱秘的；而就王延芝所知，中共報刊廣播似乎從來沒有提到它。

：左派領袖們要拿「八三四一」這把上方寶劍出來揮舞一番，以震懾右派頭目，叫他們休想亂動。

原因之三可能是：老毛深知在對右派的鬥爭鎮壓中，軍隊的效忠甚不可靠，所以必順擴大其親信的「八三四一部隊」的威勢，使它的活動逐漸公開，任務逐漸深廣。

原因之四或許是：主持慶功宴的華國鋒有意向黨內右派暗示，天安門事件的鎮壓者是中央警衛團汪東興的人馬，而不是華國鋒公安部的人馬。

老衛隊·紅衛兵·錦衣衛

汪東興是毛澤東延安時代的警衛員；在中共建國前夕他的地位也不過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隊長。老毛把他逐步提升，一九六七年九月升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九六九年「九大」升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三年「十大」升爲政治局委員。從某一方面說，他可算繼承康生的衣砵，代表中共的特務組織在政治局佔一席之地。可是他在許多方面無法望康生之項背。

康生一九二〇年就參加共青團，後來出生入死從事多年危險工作，一九三一年就成爲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而且他是高級知識分子，能做理論工作。汪東興則似乎只是一個職業保鑣出身的職業特務。

可是這個職業特務的重要性却正在突飛猛進之中。他手下的「八三四一」也許有一天會與希姆萊的蓋世太保，貝利亞的格別烏，劉瑾的東廠一樣「流芳百世」。

三四一部隊」的代表，以王[illegible]關，當然早知道這個中共機構的代號；但是，以王延芝之膽小，卻向來不敢對它進行認眞研究。因爲它非比尋常，乃是「中央警衛團」的代號。北京老百姓很少敢提到它；就連逃到香港的人，在提到這四個數目字時仍不禁壓低聲音，滿臉緊張。

雖然名義上編制是一個「團」，它的實際規模顯然龐大得多，很可能遠大於一個「軍」。雖然名義上任務是「警衛」，它的實際機能顯然複雜得多，「點只係警衛咁簡單」！

它自然完全不同於美國的「FBI」，而也頗不同於納粹的「蓋世太保」；它有些像明末的「錦衣衛」，更有些像蘇聯貝利亞時代的「格別烏」；但是，「八三四一」是毛澤東匠心獨運的傑作，很少抄襲他人之處。其基本差別是：前述三個秘密警察組織，主要是用來鎭壓一般人民，所以活動相當公開，作風十分囂張，老毛的中央警衛團則似乎不屑從事這種低級任務，而集中於監視黨政軍的高級官員，所以活動十分隱秘，絕不像前述幾種秘密警察組織那樣耀武揚威。

「八三四一」這一代號的四個數字，也許是在編訂各部隊單位代號時偶然得來，也許是老毛親自選訂：無論如何，它的確很恰當，因爲中央警衛團的任務正是「拔三事一」：「拔除黨政軍三方面的眼中釘，以事一人」。

統治「統治機關的人」

八三四一既然不是直接統治人民的機關，而是「統治『統治機關高級幹部』」的機關，爲甚麼北京老百姓

[illegible]人都對之感到十分畏懼的機關必定是萬分可畏懼的」：第二，老百姓恐怕提到「八三四一」會被別人懷疑自己與它有工作上的關連，或對它有研究興趣，或對它有不利意圖；第三，在近年「八三四一」的活動和任務似已逐步擴大公開，與一般老百姓漸有直接關係。

「八三四一」之介入公開直接的統治工作，大概是開始於文革期間。紅衛兵在北京各機關的奪權並不順利，而且互相鬥爭得非常起勁；在一般

是中央警衛團的功勞。當時天安門情況十分凶險，參加擁擠反毛示威的羣眾，有不少是中共士兵，普通軍警不敢鎭壓他們，而且普通軍警立場不夠堅定，很可能受羣眾感染而倒戈，所以老毛當時調去緊急平亂的武裝，大概以中央警衛團爲主力。事後既要慶功，不可摒諸門外。

原因之二大概是

服的。

（轉載星島日報）

時文薈萃

有氣無力的官話

項莊

美國一議員訪問大陸後對記者透露他所獲的「第一手」資料，然而橫看豎看都不像「原廠新車」，至少對於香港人來說無非老生常談。如在台灣問題解決之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不可能正常化；如中共在軍事上並非處於侵略性的進攻地位：如拒絕排除以軍事行動收回台灣的可能性；均屬炒了又炒的冷飯。

關於香港的報道更無新意，該議員引述「一位中共官員」所說的話：「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期滿後，香港將重新成爲中國的一部份。」

說此話的中共官員不論是誰，高至毛澤東，低至禮賓司接待員，一概只能以官話視之。凡官話必定有氣無力，此語亦無例外，租約期滿當然收回，說了非但等於不說，而且露出一個漏洞——既然尊重租約，自亦尊重割讓條約，割讓是永久性的，除非到時英國人把割讓地自動奉還，否則如何以合法途徑收回？

周恩來就聰明得多，他對港澳問題說的也是官話，如：於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解決這些歷史留下的問題，這話表面上不狠，然而「雄勁內蘊」，是一流官話。

老實說，中共對香港問題始終未有決策，一直以船到橋門自會直的心理處之，稱爲逃避現實並不爲過。一九九七年距今尚有二十一年，中共目前的當權派到了那時已無一尚存，身後是非誰管得，任由後人去處理就是了。麻煩的是官話不能不說，又不能公然把租借條約延長，然而「盡可能繼續保持現狀」的暗示實在相當露骨，否則香港的地下鐵路先就造不成。

明報社評一再指出中蘇共對抗的形勢一日不變，香港現狀亦將不變，那是很科學的說法。然而「挾蘇自存」的因素可能並非百分之百，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這十年中蘇共水乳交融，香港的存在也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總不見得毛周早有與蘇反目的先見之明。

再則毛自認爲功業蓋世，能否收回港澳甚至解放台灣於他已無足輕重，乃得根據利害觀點決策。而他的繼任人有感於「珠玉在前」，十九要動港澳及台灣的腦筋，問題在於利害與虛榮兩種心理那一種佔得上風。

（轉載明報）

北平暴亂與美毛關係

楊秀士

像一把野火，四月五日的北平暴亂，震撼了長期以來表面沉寂的天安門，更使中國大陸內部的劇變，再一次成爲西方國家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

透過來自北平外電的傳眞照片和新聞報導，成千上萬怒吼的羣眾，帶給美國大眾淸楚目睹中國大陸的潛伏危機，也將停滯不前的華盛頓與北平關係，蒙上一層更深的陰影。

大部分研究中共問題的西方觀察家都認爲，四月五日的這場北平暴亂，並不是一場偶發的單獨示威事件，而是長期以來北平內部權力鬥爭所產生的重大政治動亂。

紐約時報在四月十一日星期評論欄裏，就很淸楚地指出，北平暴動和它的直接後果——鄧小平的掃地出門與華國鋒的意外竄紅，是中共領導階層激烈爭奪繼承權，明顯地尖銳化後所引起的高級決策階層人事大變動。

西方的北平問題分析專家相信，嚴密控制下的北平，竟然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示威事件，羣眾並不是單純地抗議悼念周恩來花圈的被移走，而是代表着他們對中共某些政策或某派人物的強烈不滿。

儘管北平暴亂當天，外電並沒有最詳細的現報第一手資料，西方的觀察家仍然推定，四月五日的這場示威是以周恩來爲首的溫和派，與以江青爲首的激進派，由幕後暗鬥而演變爲正面而衝突的直接後果。

歸根究底說來，北平暴亂已經使美國的社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大陸目前的不安和混亂。大部分的報紙在分析這場暴亂時，都向自己提出一個共同的問題，北平政權眞像人們在過去所想像的那樣穩定嗎？

美國社會在這場北平暴亂後，對中共內部安定的懷疑，已經使華盛頓與北平的關係，遭受重大影響。北平暴亂已經阻礙了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進度。

基辛格國務卿，十三日於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在華府所召開的年會上，答覆會員問題時，就已承

基辛格在這裏所說的中共內部劇變，就是暗指四月五日的北平大暴亂，和它的嚴重後果。他所指的美國國內的動盪，乃是新大陸這幾年來對美毛關係發展的不利政治氣候。

美國國內近年來對北平不利的政治氣候，主要是水門案件發生，及中南半島淪陷後保守勢力興起和總統大選的發展所產生的。

在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與周恩來簽訂了「上海公報」後，支持美毛建交的自由派白宮官員，曾經希望尼克遜連任總統後，將華盛頓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

但是曾經夢想與華盛頓、林肯鼎足而立，成爲美國有史上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尼克遜，却因水門案件成爲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辭職的總統。

水門事件不但拖垮了尼克遜政府，也使白宮在制訂外交政策時，遭遇國會更多的牽制。美毛關係的停滯，便是這個政治變遷的犧牲品。華盛頓與北平的建交希望成了泡影。

水門案件對於美國社會最大的衝擊，是激發美國大眾重新認定拓荒時期平實奮鬥的立國精神。經過這個大的意識形態變動，所謂的自由派思想漸屈下風，保守勢力再度興起。

更不幸的是，水門案件後的這幾年，中南半島局勢逆轉，美軍被迫退出越南，印度支那竟在旦夕之間淪入共黨魔掌。

越戰失敗和中南半島的淪陷，是美國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美國社會的罪惡感並沒有因爲撤救中南半島難民而消除。美國全球軍事戰略與外交政策再度成爲重新估值的目標。美毛關係就是這些目標之一。

保守勢力復蘇聲中，共和黨內極右派雷根對福特提名總統候選人的挑戰，使得福特，這位民意基礎不太堅固的尼克遜繼承人，對於聲勢龐大的保守派，想盡辦法竭力爭取。

保守派對於美毛建交而背棄中華民國的政策堅決反對。雷根在最近競選演說時，就曾抨擊福特政府基本上爲失敗主義，軟弱退却的和解政策。

雷根大力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和來自保守派不得出賣盟邦的強大壓力，使得福特總統在大選的今年，外交政策上不敢採取激烈的變化。華盛頓與

商業電影，如果沒有歷史故事做根據，那便要依靠電影匠人的創造功力。有歷史故事或民間故事作爲藍本的，但因拍的是商業電影，創造功力仍然是主要條件。應用到個人方面，一個電影匠人的創造功力，是要包含特獨風格的，否則拍出來的電影必成爲公式化，缺乏靈性，完全沒有感染力。一般說來，一個沒法突出個人風格匠人，他的失敗原因，都是由於沒法掌握劇中人的特殊氣質。

本期有兩部商業電影，一是嘉斯奧導演「行運傻佬」，是一部意大利出品的西方公式武俠鬧劇，一是邵氏出品，何夢華導演的公式動作傳奇打鬥片「飛龍斬」，這兩部電影賣座中等，形式都屬流行商業電影，而且應該列爲失敗的商業電影。

「行運傻佬」原名「梭羅」，梭羅這故事在南美洲，先是出現在墨西哥，他是墨西哥十八世紀的反抗西班牙的民族英雄，大約近半個世紀來，這個英雄人物，不知重覆地被改編過多少部電影，它與我國的「包青天」故事，「黃飛鴻」故事同樣熱門，梭羅這人物是專與橫行霸道的殖民地總督作對，神出鬼沒的游擊怪傑，劍術、騎馬都是第一流，所以拍成電影，動作與喜劇效果很強烈，而且即使拍的不好，它的意識，都一如包青天或黃飛鴻故事那樣是非分明，內容健康，充滿娛樂性的。

兩

電影故事寫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王爺，背上生了一個毒瘡，幾個王府醫生沒法醫治，王爺生命垂危，便遷怒王府的醫生，將醫生

專欄作家約瑟夫·李利維爾得指出，美國自由派份子，在推動華盛頓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水門事件，中南半島戰爭，新興的保守勢力，在這總統大選的年度，已經滙集成一股龐大的壓力，堅決反對任何背棄中華民國的主張。

基辛格最近在紐約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國際商會、聯合國協會的聯合午餐會上，評論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對美毛雙方關係影響時會說，中共與美國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進度，「必須取決於國際條件以及雙方內政的可能因素。」

基辛格的這段評論可以做為試圖研判華盛頓北平未來關係的一個重要參考資料。

在美國方面，今年大選即將決定外交政策是否會有重大變動。如果福特總統當選連任，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不會有基本的變動，但是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進度如何，仍然無法預測。美毛關係「正常化」另一突破性的決定，仍然面臨重重現實上的困難。如果福特競選提名失敗，或民主黨籍人士當選總統，美國的最後外交決策大計將由新任總統親自決定，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進度將是新任總統外交政策上面臨的重大挑戰。

在中共方面，風燭殘年油盡燈枯的毛澤東，他的生死問題，將是中共對美毛關係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毛澤東如果一命歸陰，中共對美政策只能在權力鬥爭塵埃落定後，才能愼重擬訂。中共對美的繼續爭取，其前提是建立在溫和派的繼續掌權。

但是四月五日的政治風暴，竟然打着反對毛澤東的旗號，在北平的心臟地帶造起反來，這使預測中共對美政策更加困難，因爲北平暴亂的最大啓示是，沒有任何一個毛澤東的繼承人是會被他認爲毫無問題的！

北平暴亂已經逐漸平息，但是這絕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更加明朗化的開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也可能一次又一次的被撲滅，但是如果不將發火的來源完全滅絕，燎原之火是永遠不可能避免的，中國大陸今天的危機就面臨着這種隨時可能發生的星星之火，而籠罩在華盛頓北平關係「正常化」的重重陰影就是這個危機！（寄自紐約）

，誰知偶一不愼，墜馬受傷，給人民救走匿着養傷。人民深怕梭羅久未出現，殖民地軍人以爲他死了，可能加倍爲非作歹，橫行霸道，於是通過一個神父和一個退役軍人，沒法找一個人能訓練起來冒充梭羅，因爲這個冒充者不懂劍術，便得依靠傍人在每一次梭羅出現時，混入幫助，處處突出鬥智與僥倖，那些鬥智與僥倖，便是喜劇效果的泉源。

假冒梭羅的佐治希爾頓，外型不錯，應該是一個喜劇演員材料，不過因爲電影用鬧劇方式表現，幾乎大部份的人物，不論正面或反面人物，都被導演處理成具有神經質氣質如丑角人物，因此主角人物印象，也不過是大堆丑角中之一，並不是一個十分突出的角色。我想如果編導換上一套方式，只讓那個冒充梭羅的佐治希爾頓是丑角人物，其餘一切角色，都一本正經地演出，那不但戲劇效果有眞實效果，主角的特殊氣質也相當突出，就如一幅出色的繪畫從一個焦點突出主題一樣，它的藝術魅力會更加濃烈的。

「行運傻佬」基本上仍然是適合少年胃口的鬧劇、卡通氣味甚濃，但相信青年人或年成會覺得它構思膚淺的。因爲電影中的笑料，儘是硬滑稽材料。

何夢華導演的「飛龍斬」，拍攝及打鬥以及打仔明星的演出都有不錯的表現，電影最不夠的地方是劇本太過單薄，而且又太過公式。反面人物的濫殺誇張使觀眾無法相信。觀眾反應效果，並不十分強烈。

從這部電影背後，可以看出電影匠人對賣弄暴力是相當迷信的，同時也可以解釋爲電影匠人自知本身爲低能，不得已千方百計借重一種爲觀眾喜愛的噱頭來爲自己的電影買保險，這種想法是多麼可憐的。

個人以爲不論電影也好，電視也好，人物氣質的突出才是最靠得住的魅力，如果只用情節甚至什麼絕招來構成故事，它只能使人物變成情節的工具。這種結構是沒有靈性的。眞難想像，那些幹了二十年導演的人，仍沒法好好地去掌握着一個成功的角色，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電影評論

應該列為失敗的商業電影

林巽

書着王爺叫人持書到二天跑馬路的友人家裏取長生藤。

王爺得了御醫寫好給友人的書後，立即和他的衞士羅烈、將御醫殺死洩憤，然後又命羅烈借五個王府中的武士快馬去取長生藤，在取長生藤時又殺了御醫的朋友與他的徒弟，但長生藤途中給烈羅的同門師弟劉永搶走，羅烈又去殺劉永的母親。而五個高手爲了爭功，一路上又互相殘殺，另一邊，劉永與御醫友人的女兒又追羅烈報仇，羅烈幾經艱苦，將長生藤送到王爺前，但長生藤因浸了水藥性已失，王爺又下令殺羅烈，羅烈只得打出重圍，羅烈最後還是死於劉永與御醫友人的女兒手下。

這齣電影的橋段，顯然是模仿去年在本港上映的暴力電影「千方百計搶人頭」而來的，它祇是爲了賣弄殘酷殺人而存在。電影特爲羅烈這個高手，設計一件奇特的武器叫「飛龍斬」，是一個利用回力鏢的原理製造的武器，設計不錯，要是劇本不這麼單薄，它可能拍出一部出色的商業電影。

在國片導演中，何夢華與羅維一樣，做了十幾二十年導演，但却沒法拍出自己個人風格出來，他們如果能夠拍出一部賣座的電影，除非能幸運地得到一個好劇本以及由觀眾喜愛的演員來主演，否則他們的作品便立即走樣。

「飛龍斬」這個故事，如果不用什麼王爺背上生毒瘡，不用什麼長生藤這樣褪色情節，而用一個歷史上感人的故事，譬如以一個獨行俠的抗暴作爲主幹，它可能拍出一個使人印象難忘電影。不用賣弄「千方百計搶人頭」這類牽強爲大殺特殺橋段

冷靜剖解「天安門」

柳以青

有關「四、五」的「天安門事件」，中共的「新華社」能夠兩日後「詳細」報導，刊登於「人民日報」以及在所有大陸上的廣播電台不斷地「閱讀廣播」，起碼是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

起碼，這樣的一個報導，大陸上的八億老百姓都知道了。如果說，這只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雖然，「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更加猖狂。他們燒毀了給執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飯和公安部門的汽車，……這伙壞人又衝進那座營房，帶走和毆打了門口的警衛戰士，弄開底樓的窗門，把屋裏的東西洗刧一空。收音機、被子、床單、衣服、書籍等全部都被這幫反革命分子扔進火堆，還燒燬和砸爛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車數十輛。……營房的玻璃幾乎全被砸碎，接着他們就放火燒着了這座營房」，然而，「新華社」所發表的報導中肯定的說：「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時，也就是他們滅亡之日，他們非常孤立，不得人心」。

從上面所引出的對「天安門事件」「新華社」的報導中，既然是「一小撮」，又肯定他們是「非常孤立」和「不得人心」。似乎就不必用了冗長的篇幅來報導，同時，更不必在前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即四月六日）發表「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這「牢牢掌握」四字，可圈可點。同時，在字裏行間，都存有一種怕把「事件」擴大而觸怒「羣眾」的意味，稱：

「要防止階級敵人散布謠言，製造事端，挑動羣眾鬥羣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政治謠言，蠱惑人心，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對少數聽信謠言，上當受騙的人，要進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可是，何以四月七日的「新華社」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導，「寫的詳細」，竟「普遍廣傳」，要八億老百始都知道呢？

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專對這「事」，有了一個「政治性的安排」，那就是中共中央決定了以華國鋒代替了鄧小平。以及為了「安排」各地的「擁護中共中央」的「隊伍」，也就得在「報導」中，強調了鄧小平的罪狀。也就是為此，四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沒有點出名來，四月七日的「新華社」報導中，就點出了名。

最當災的恐怕是吳德，根據電訊吳德曾經四月五日廣播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羣散去，而根據四月七日「新華社」所發表的「吳德廣播講話全文」竟首先「點出了鄧小平的名」。這種資料的作僞，似乎太「一廂情願」了。

反特權與組織控制的火頭

然而，中共中央以及共幹們眞得能用另一「羣眾運動」——鑼鼓喧天的「支持中共中央」，來代替了「天安門事件」的「一小撮」羣眾運動嗎？儘管是中共中央把「魔鬼」點了出來，讓「羣眾」去憎恨。

現在，我就從「新華社」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所「報導」出來的「行動」以及其他電訊的報導，來剖解一下。

一、「他們明目張胆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煽動攪反革命組織」。但是，「新華社」並沒有指出這些內容是什麼，只有一句是：「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然而，從外國通訊社的報導中，提出了這類內容裏有「送花圈給楊開慧」以及「反對慈禧太后」。並且也報導了中共把「花圈」移走。

羣眾們「明目張胆發表意見，可以說是羣眾們內心的不滿達到了極點，非公開發洩出來不可。因此，也就「赤裸裸」地。難道中共所強調的「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口號，這次却又一次露出了破綻？又一次揭穿了騙局？



二、「四月五日，這種反革命活動達到了高潮。八點左右，一輛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被砸，車子被推翻在地，車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點以後，人民大會堂門口圍了一萬多人。廣場上人數最多時，估計近十萬人。……一部分人在紀念碑周圍，絕大部分集中在廣場西邊、人民大會堂東門處。……繼後，一輛上海牌小轎車被他們推翻在地，點火燒毀。被派去的消防人員、警衛戰士都被阻，一輛消防車被破壞。這些壞傢伙說滅火就是『鎮壓羣眾運動』，好幾個消防員被打出血。……當天下午，……他們燒毀了……公安部的汽車，一共四輛。……還燒毀和破壞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車數十輛，現場黑烟衝天。……」

在香港，滿街都是汽車，如果說「燒汽車」不稀奇。然而，在大陸，汽車少得可憐，而擁有汽車，以及乘坐汽車的人，都是特權階級的共幹們。因此，這燒汽車的行徑，就是發洩了羣眾們反對中共的特權的一種具體表示。無怪乎，羣眾們對前來「救火」的「消防人員」們說：「救火就是鎮壓羣眾運動」了。

因此，不能小看大陸老百姓「燒汽車」的行徑。至於有人為燒汽車的數目而爭論，那是餘事。

三、「一個警衛戰士出來勸阻幾句，立刻被鬧事的壞人把領章、帽徽全扯掉、衣服被撕開，打得滿臉是血。……一隊人民警察趕來支援，也被轟被阻。好幾個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鬧事的人摘下拋向空中。還有人向人民警察隊伍中扔小刀、匕首之類的兇器，有幾個民警被圍打。……但這一小攬壞人竟得意洋洋地說：『這就是羣眾的力量』。還狂妄地說：『現在誰也管不了，來一個團一個軍也不頂用』等等，反動氣燄極為囂張。……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傷，重傷十餘人，警衛戰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傷。……」打人傷人是針對了中共的「警衛」、「人民警察」、和「工人民兵」等，這不管是向一直在作着狐假虎威的中共鎮壓老百姓的隊伍來抗議，因此，就會先「把領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開」，也就是為此，這些老百姓們才說：「現在誰也管不了，來一個團一個軍」的武力鎮壓，「也不頂用」，因為，「這就是羣眾的力量」。同時，這些老百姓對前來的「警衛士」，不是高呼了這樣的話說：「人民子弟兵與人民站在一起！」和「受蒙蔽無罪！」嗎？這是多麼值得玩味的話。

四、「這時，有一帮壞人圍着廣場東南角，鐘樓旁邊的一座解放軍營房，破了門，佔了房子。……一個戴眼鏡的壞人揚言限公安局十分鐘答覆。不答應條件就砸爛公安部門。……這伙壞人又衝進那座營房，帶走和毆打了門口的警衛戰士，弄開底樓的窗門，把屋裏的東西洗刧一空。收音機、被子、床單、衣服、書籍等全部都被這帮反革命分子扔進火堆，……營房的玻璃幾乎全被砸碎，接着他們就放火燒着了這座營房。首都工人民兵指揮部的領導同志，在天樓被困，火燒到二層樓的危急情況下，仍在三層樓堅持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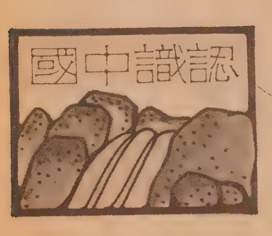
毀物、燒樓，不一定找「公安局」和「軍營」，可是，他們却是對準了「公安局」和「軍營」，這大概可以解釋成反對中共的組織控制吧！如果真是「壞人」或「暴徒」的話，那麼「紀念碑」周圍的「石獅子」該是就近的破壞對象了。然而並不是。如果為了毀物與燒樓容易的話，也應該找「天安門」四周沒有防禦「森嚴」的建築，並不必要找知道有人把守的「公安局」與「軍營」了。這一行徑就不能只給予「壞人」或「暴徒」來形容了。無怪乎他們會說出：「全國人民大快人心」了。否則的話，何以歷史博物館會無恙？

這火頭，這黑烟是代表了「全國人民大快人心」的。如果硬加上「反革命」的話，那麼愈見所謂「革命者」的孤單寡助了。

燒汽車代表了反特權——中共統治階層的特權，傷「工人民兵」代表了反中共的鎮壓爪牙，毀燒營房及辦公大樓，是代表了向中共的嚴密組織的控制的反抗。這事件，絕對不如中共所說的「一小撮」，而是廣大老百姓的自動、自發的表現。同時，更不是鄧小平一人所可「煽動」的，事實上，老百姓的這次行動所表現的，或是所反對的，恐怕連鄧小平本人也包招在內！否則的話，中共中央不會把鄧小平列為「魔鬼」，來試圖緩和民怒了。因此，鄧小平也是當災的「待作羔羊」。也就為此，「黨內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資派鄧小平」就成了中共再一次蒙蔽、愚弄世界人士們的烟幕。

無論如何，我對大陸老百姓這次所掀起的「天安門事件」所採取的幾個行動，所表示的意義絕對不會小覷的，更不同意一些人士們所說的是「一小撮」的「反革命」的行動。

大陸上老百姓的生存是靠中共所控制的糧票呢！情形更値得注意了。



文藝作品中病態表現

趙博雅

在文藝作品中，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彷彿病態混亂的現象相伴隨。有人說這一點，是超現實主義者所發現，其實不然，遠在二千數百年前，柏拉圖就已經寫過了：「抒情詩人在他們吟唱這些美麗的詩句時，他們是沒理智的，他們乃是一種瘋狂的俘虜」。亞利斯多德也說過：很多的大人物，尤其是詩人們，都是憂鬱的人，這是說，他們都是神經質的，這樣的人，在作品中自然會有常人認爲的病態出現了，我們詩經中的抒情詩，屈原、李太白、李長吉、小杜的作品，有些地方不也是有怪態嗎，太白自稱狂人：「李白斗酒詩百篇，天子呼來不下船」，「雲想衣裳花想容」，「連峯去天不盈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等詩，傳誦古今，炙膾人口，如果細研中國文學藝術史，您可以看到許多天才狂人的記載。也可看到詩中彷彿病態的詩句。

在十九世紀，很多的醫生，都說天才是一種病，意大利名醫勃勞就作如此主張，他認爲文人的靈感衝動，很多次乃是強烈的神經衰弱的發作，可以說是輕性的癲癇症，天才不外是瘋狂，您說是嗎？

在今天，不但是由於醫藥發達，並且也由於哲學心理學等研究的更細，對天才是瘋狂的說法，人們已經發生強烈的搖動。不過瘋狂沒有失掉它的努力，它的價值還是很高，它雖然不在病的名義下出現，可是它却附在其他名義上，借屍還魂，它在無理的稱呼下，在本能的名義中。法國當代文學名家馬爾勞在這裏看到了一個我們這個時代的錯亂：「瘋狂並不是一個廢物；它的意義乃是說一個世界上的不調協。它變成了一種先見，變成了一個世界的解放。」一九六九年去世的德國存在主義大家賈斯伯曾寫了一部書，名叫天才與瘋狂，先以心理分析的細膩手法，寫四位近代的大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處處流露出他認爲「天才卽瘋狂」之主張的正確，在第五章一章內，他討論瘋狂與作品的關係，他提出了三個問題：在這些出奇的人羣中，瘋狂是不是構成他們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或者還有其他原因。其次是；瘋狂是不是使文藝作家改變其風格的一個特別條件？在第三個問題中，則提出的是在作品中是否有着特別的瘋狂的徵號？關於這三個問題的答覆，我們不擬詳細的寫出，我們只是就賈氏的結論來提供給大家：賈氏認爲天才多多少少有精神不正常的狀態，也可以說天才可能是瘋狂者。但是在這裏我們要問：天才是不是可引歸於瘋狂？或者最低限度，某種瘋狂是否進入他的組織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不採取先天的方式，不採取自上而下的演繹，而是就後天的事實去找證據，看看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答案。

並且爲了答案正確，並使大家判斷不要錯誤，我們先需要說一說瘋狂的意義與境界，有了清楚不易的觀念，我們才能無誤的確定如何結論。

瘋狂有哲學上的意義，也有心理學上的意義，也有一般的使用意義。一般的使用意義，乃是指一個人，由於一時的怒氣，或者感情的衝動說出的話或作出的事，是與一般常人或者與他自己平時的狀態不同。總之，乃是以非常的方式，或說出作出一事之人的當時狀態。心理學上的意義，就是一般所說的神經或精神病，是一種常期的病態，理智不能藉腦筋發生分辨是非善惡的事件，這種病態當然也有較輕較重的時期，有全然無理智作用的時候，第三種就是哲學家們所說的瘋狂，前面，我們已經提出了柏拉圖的說法：他認爲所謂瘋狂也者，乃是爲一個鬼所佔據的靈魂狀態。關於爲鬼佔據人靈倘成爲瘋狂，而能爲良好的文藝作品說法，從柏拉圖而後，很多哲學家，雖然說法不同，但是其意義總是差不多，無論稱之爲興奮，爲靈感，爲坐忘（出神），都在指的是另一個外力（神、鬼），進入作家的心裏，而使作家不由己的創作起來。總之很多哲學家，至少到近代，都認爲非病症的暫時瘋狂，乃是由一個外在的力量，一個不同於人而高於人的外在力量，佔有人的心身而產生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有這樣的瘋狂存在：問題是一切的天才，是不是這樣的瘋狂或是一樣瘋狂呢？這也就是說，天才瘋狂，但究屬於那一種的瘋狂呢？是心理家所說的病態瘋狂呢？或是神鬼所佔據的瘋狂呢？

過去的哲學家，很多人都承認有爲神或鬼佔據在人身心而產生的瘋狂，並且也祗有在這種情形下，藝術家才能有藝術品的產生，沒有這種瘋狂，便不會有眞正的創作出現，那末哲學家們，自然在默認着有創作成就的天才，因爲他的創作是來自神或鬼的佔有而生出的瘋狂，自然是瘋狂。天才與瘋狂是兩個相合的名辭，但是由於沒有任何一個神或鬼，在整個人生的過程中，佔有的全部時間，其佔有只

是暫時的，那末在鬼和神不暫時佔有的時候，便沒有人是天才，那也便沒有天才是瘋狂了。

近代的哲學家，大家都不承認有神鬼佔有人的瘋狂的事實，認為只有心理學家所說的瘋狂存在，而同時由於很多的事實，彷彿讓我們承認天才就是瘋狂的主張正確。因為從文學藝術史中，我們知道有相當多的詩人、文人、音樂家與其他藝術家，你們有一部分是心理治療者的主顧，有一部分人是瘋人院的寄宿者，有很多人最後死亡於瘋狂病中，我們且以十九世紀為例：舒曼、艾爾瓦、尼采、包德、雷爾，都是以瘋狂終其生。還有另些個人，雖然沒有長久的精神病，但是都多多少少的患着精神或神經衰弱症，杜斯陀也夫斯基是癲癇症者，梵谷(Vangogh)由於事務的太多，煙酒過度，咖啡與茴香的濫用，癲癇日益加深，成了可怕的狂病。不但梵谷如此，另有一些畫家，也與他相似，無定向、無恒心，對不幸者的興奮，走向神秘，眷戀家人，喜怒無常，幻想無度，無論如何都與常人有異，名作家佛洛貝爾，在遣辭造句的姿態上，無疑的讓我們看出來他是患有癲癇症的。

滿足自大狂的日子

霍雲霄

與一位改了行的導演閒聊，聽他談起多年前與一個老板決裂的舊事。當時他有一新片上映，老板為了遷就放映三個認為必須放映的預告，便私自將他的拷貝剪去了三百尺，那三百尺雖然是可有可無的，但因為他有意捧一個新人，所以便岔開一段小節，很用心的為造就那新人拍那段戲。最尷尬的是那位新人帶好些親戚朋友來看電影，發覺自己的劇完全被剪去了。他說他在憤激之餘，以為老板這樣做，是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此從以後，那位新人也打消了從影的夢想。朋友說：但是現在想起來，忽然發現當時老板的作決是對的。我問他為什麼忽然有這樣的看法。他說：後來映二輪電影時，那段被剪去的照接回了，最近在電視上看到那部舊作，才發現自己拍那段戲純是情感用事，那個新人即使不改行，也是無可造之才。他眞想不出當時為什麼那樣情感用事。

聽了這個故事，我忽然悟到一個人性中的神秘原因，那便是有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憤恨，並不一定是因於義氣，而是由於自私心受傷害而起，中西紀時西方人往往用決鬥來解決憤恨，決鬥的原因，並不是為人類，為國家社會，而是為個人的虛榮心或名譽受損害。

當一個人在事業上有些成就之後，那成就成為他給別人另眼相看的「資本」，然後他將自己的自私心混入那被人另眼相看的「資本」中去，便造成自己的自大狂，那時，他私下最大的希望，是不想世界再進步，只要世界永遠保留在不進步的階段，他便可以永遠成為眞理的化身。如果他有權力可以抑制一切進步的事物。他必定千方百計去抑制，如果認為那一個人才智勝過自己，他便枕食不安，能壓制則壓制，不能壓制時可以將他列為危險人物，將他消滅。這種事，不但歷史上有不少例子，像戰國時的晏子以二挑殺三士的故事就有這類影子的存在，除了歷史之外，差不多每一行業都有這種反映人性弱點的情形存在。

電影事業却是無情的，一個成功的導演，成功的原因只決定於觀眾一時的興趣上，但電影觀眾是不會有長久的興趣的，而多數成功者的自大狂却早已與他過去成功的作品結不解緣，所以他必不斷重覆自己，因此當新的興趣給別的導演成功地表現時，舊的自大狂者便不得不變成了悲鳴。那悲鳴的本質是憤恨的，憤恨的原因是因為自私心又到傷害。

可以想像，不論中外導演，很難有對影評人有好感的，除非有些特別負有為自己宣傳的假影評人，否則你叫他談影評問題，他一定極力貶低影評的價值，那完全是下意識作怪，因為他的自大狂時時給影評人傷害，當然他們宣傳的人，因為只有那些人才能滿足他的自大狂。不過那只是私底下的喜歡，他不會公開對人承認，我只喜歡宣傳的而不喜歡影評人。

這些導演，也許過了若干年後從電視上看到自己的舊作時，這時已有不少的新鮮的作品強過他的舊作。那時因為他的自大狂早已完蛋，他才會覺得自己當年的可笑。更為他當年如何利用宣傳文字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的可笑。

一部電影有了宣傳，就會自然與批評形成對立地位，但凡屬進步的事物，必然是由公正的批評啓發出來的，不是由宣傳啓發出來的，宣傳只是對觀眾起誣惑作用，對於藝術匠人本身，是一種抹殺亘知的玩意。

如果一個導演與一齣電影上映，只剪下宣傳文章，用以滿足自大狂，凡批評對自己不利的文章，看也不看，這個電影匠人可以担保他不會有更大的進步。只配在自欺中等待淘汰。

江青與毛澤東結合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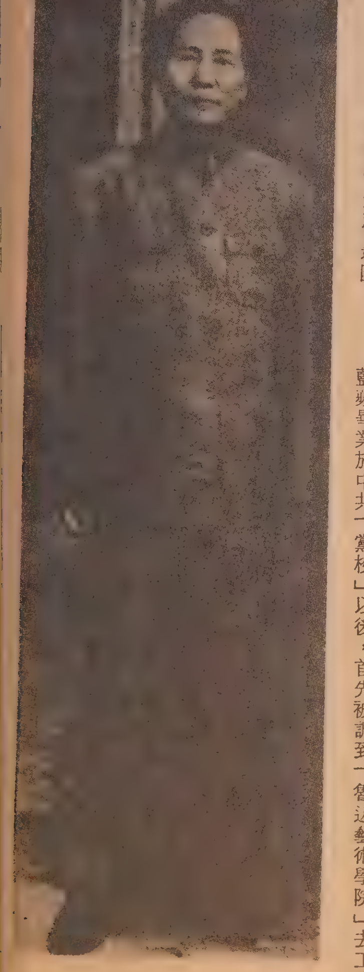
胡養之

江青的眞實姓名是欒淑蒙（欒音鸞），這個姓在山東，河北兩省很多，別的省份少見。由於晉時的靖候孫欒賓，食采於欒，因以爲氏。按晉欒色在今河北省欒城縣北），原籍山東諸城縣，一九一四年出生，現年已六十三歲了。在她未勾上毛澤東之前，已先後跟過五個男人，當她八歲時，父母已相繼去世，零丁孤苦，便由她父親生前的朋友李某收養，攜往濟南；並改名李青雲。是故，江青後來的籍貫，也就改爲濟南了。由於江青的早熟，加上環境對她的影響，十四歲那年，當她考入濟南一間中學唸一年級的時候，因爲受了壞人的引誘，而首次被陷入火坑中！過了一年神女生涯之後，沒良心的妓院主人，則以高價賣給一個姓王的「地主」做妾侍。這便是江青十五歲左右，第一次正式跟人。

江青在那個姓王的地主家裏，還不夠一年的時光，她的養父李某却又把她贖了回去，仍舊送她上學。但她不想再讀書了，於是加入了一間戲劇學校去學習京劇，她覺得很有興趣。那間戲劇學校的校長姓趙，有個兄弟也在學校裏工作，因年青英俊，便爲江青所勾引而發生了關係。可惜那校長的兄弟，早已訂過了婚，令到江青異常傷心，她一氣之下便跑到青島市去了。其時適有王泊生所創辦的「戲劇改良實驗學校」，刊出了啓事招男女生，江青就以欒淑蒙的名字去參加應試，同時輾轉到了上海，老牌女星陳璐便是她的同班同學。

江青在戲劇改良學校受訓期間，一直使用欒淑蒙名字，而藍蘋則是她的藝名，在畢業的時候，才由王泊生替她改的。但是江青離開學校不久的同時，却有了兩個情郎：一個是名叫黃敬的（原名兪啓威，係前國防部長兪大維的同族侄兒，而黃敬則是他當年在上海寫文章的筆名，亦即一九六七年被江青淸算的「北京日報」社長范瑾的丈夫）。另一個情郎則叫史東山，爲當時上海電影圈中人。他跟江青一直同居了六個月後，才有機會開始拍片，她參加演出的第一部電影片名「王老五」，由唐納（卽後來改名馬季良，現在巴黎經營餐室）編劇，爲三十年代的電影代表作之一，藍蘋也因此而名噪一時——當年上海凡是未結婚的男子，都被稱爲「王老五」，可見這部電影對當時社會影响之大了。

由於工作的關係，唐納與藍蘋十分接近，因之，藍蘋便厭棄了史東山，而愛上了這位編劇唐納，儘管唐納是個有婦之夫，他曾一度担心會犯重婚罪。但不久之後，他們畢竟結了婚。這算是江青一生中的合法婚姻，時間大約在一九三二年。據說唐納與藍蘋的婚事，爲環境所促成者。因爲當時有好幾對電影界的男女結婚，爲了趕上時代，大家便提談「集體結婚」。在杭州的六合塔下，除了唐納和藍蘋而外，還有顧而已與杜小娟，趙丹和露茜等。然而婚後不久，藍蘋又不安分，經常到天津，青島等地去遊蕩，目的去找舊情人，而終於與唐納離了婚。後來，藍蘋雖仍參加過「狼山喋血記」和「都市風光」兩片演出，都不成功而跑回青島去。同時，唐納也曾追到青島，濟南等地，且曾表演過數次自殺呢！



延安時代的毛澤東

一九三五年冬天，藍蘋覺得上海活不下去，乃決定到武漢去撈。到了武漢後，又爲張英的情婦，由於當時張英（化名）領導一個業餘劇團到處演出，藍蘋在他的劇團裏，住了好幾個月，又碰上了另一個電影界的導演高丹，卽實行同居。高丹還是一個王老五，所以，他倆同居時期，雙方都覺得滿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當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藍蘋偕高丹便去到西安，並參加過「中華的兒女」一片演出，但藍蘋在該片中，只担任一個不重要的小角色。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性喜刺激的藍蘋，對高丹玩厭了，又想換一個新環境，於是取道西安，到了中共的大寨——延安新區，因爲藍蘋原是一個影劇雙棲的人物，雖是爛汚貨，但品性好的年青女星，誰肯到那種地方去，所謂「物以稀爲貴」，風騷的藍蘋，也算是延安地方最出色的女人。因此便與中共特務頭子康生搭上了關係。原來康生也是山東湖城人，他們以同鄉關係，乃由康生介紹她參加了中共組織，並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這是藍蘋與中共接觸的第一門徑，從而奠定了她後來獵獲毛澤東的基礎。

藍蘋畢業於中共「黨校」以後，首先被調到「魯迅藝術學院」去工作，據

時國府剛從南京遷到重慶還不到一年的時光，據說是康生派江青去那裏從事特務工作，刺探國府的情報的。一九三九年，藍蘋一行返回延安後，正當毛澤東和他的前妻賀子珍大鬧家庭糾紛的時候，因此藍蘋則乘虛而入。由於一次的話劇中，藍蘋扮演了一個風騷的蕩婦角色，她乘機向台下的毛老大頻送秋波，使到風流成性的毛澤東，幾乎晨昏顛倒，贊不絕口，他坐在台下欣賞之餘，認為藍蘋的歌舞都夠水平，於是替她改了一個名字叫作江青，取詩句：「江上數峯青」的意義。——這就是從藍蘋改為江青的由來，自此不準任何人叫藍蘋了。

這時的毛澤東，毫無疑問地已為江青的騷態所迷惑，做了她的俘虜。而精於心理攻勢的特務頭子康生，則靈機一動，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千載一時最好的進身之階，乃設法替毛澤東、江青撮合這段姻緣，於是由中共「組織部」出面打圓場，以江青過去一度管理過圖書的經驗，而當時担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正需要一個協助整理書籍資料的同志為理由，於是乃把江青從「魯迅藝術學院」調到楊家嶺中共「中央軍委會」去工作。從此，毛江兩人在他們那個小天地裏，如此這般卿卿我我的雙棲雙宿了。為了這一風流事件，不僅是給予毛澤東前妻賀子珍致命打擊，令到她活活氣成癲婆！毛澤東趁機藉口將她送往莫斯科一間神經病醫院去「休養」，而且中共「中委會」的委員們，也曾作過數次的研究，然後對毛澤東提出過批鬥。儘管中共的社會實行「一杯水主義」，把男女間的事情視為家常便飯，根本就無所謂。但毛澤東却是他們的「黨主席」，却不能以等閒視之。

三十年代的江青

唯其如此，所以，中共的「中委會」一度有過特別討論，反對毛、江的苟合。其中以彭德懷、賀龍、王明（陳紹禹），朱德等人最為激烈，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從毛澤東負責領導「革命」，而帶頭亂搞男女關係，成何體統？可是患有「寡人疾」的毛老大，不僅不聽那班手員的半句勸告，而且變本加厲地與江青公開同居起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張治中等人的保證下，便偕同周恩來等一行由延安飛往重慶，跟

告知了蔣主席，蔣氏為了國家前途計，囑張不可醜事外揚，以免毛澤東老羞成怒，並馬上派了一架飛機到延安去把江青接來重慶。同年九月中旬，毛澤東與江青便去重慶補了一次盛大的婚禮。蔣夫人宋美齡曾贈給江青一只價值萬元的寶石戒指，作為毛江結婚禮物。結婚時，毛比江青年長二十歲，而江青又得到了第六任丈夫，較以前各次結婚為美滿。

江青與毛的婚事，起初未能獲得中共「中央」承認。當她們在重慶補行婚禮時，留在延安的中共高級頭頭們，則大事鼓噪，認為毛澤東這種行為有「違背黨的精神」，毛江自重慶返回延安，要求黨中央承認他們的婚事時，也曾遭到拒絕。其理由是：「毛與前妻賀子珍尚未離婚，因此中央不能承認。」再說政治問題和氣質而言，江青絕對夠不上作一個「黨中央主席」的太太。林彪、彭德懷、朱德三人，更以「手員」的身份勸告毛老大：「現時嫂夫人（指賀子珍）還在莫斯科留醫，不可再給她以刺激！也不可造成黨內的不和。」但死牛一面頸的毛老大，則像着了迷似地說：「旁的事都有商量的餘地，我也很尊重各位的意見，惟有這件事是我私人的家事，無須你們過問，我不信邪，誰敢把我的私事來難為我！」言下似有大走極端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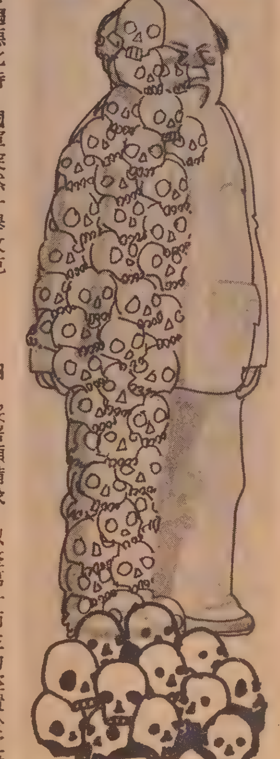
聰明的周恩來，初時沒有意見，後來看到了鬧僵了，則擺出紹興師爺的姿態從中作掮客；而康生、陳伯達則公開為毛辯護，一口咬定賀子珍患了嚴重的神經病，幾次與毛老大吵架時都動過刀子，經過一番激烈地爭辯後，中共「黨中央」根據三個條件批准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這三個條件是：（一）以後毛澤東對於這宗婚姻不得再有異議；（二）不論在任何時期，江青都不得被稱為毛澤東夫人，（三）在今後的二十年間，江青不得担任黨或國家的職務，也不得干預黨或國家的任何政治問題。

江青當時雖然無可奈何，但因此而使她變成一個非常狼毒的婦人了！她曾經咬牙切齒地說：「老娘終有一天將會砍掉你們這些狗東西的腦袋的！」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誠然禁止了江青參加中共的政治活動，所以報刊上很少見到她的名字。後來彭德懷、林彪之遭鬥爭，江青總算報復了。



瘟君夢

岳騫



就當中原戰事日趨惡化時，國軍突然一舉攻克延安，當時人心大爲震奮，全部戰役經過，據國軍方面戰報：

三月初旬，我西安綏署將晉南之整第一軍西調，并策定對延安之攻擊部署大要如左：

一、右兵團第一軍（轄整第一、整第二十七、整第九十師）配屬重迫砲第十四團之第三營（欠一連）工兵第三團第一營、第九團第三營，除以一部於洛川亘宜川間附近地區，掩護主力之集中外，展開於平睦堡——龍泉鎮間地區於十二日拂曉，開始以主力由清泉溝——金盆灣——孫家砭——張家橋之綫，向延安攻擊，攻佔臨眞鎮及金盆灣後，以一旅兵力，於各該地掩護主力之側後方。

二、左兵團整第二十九軍「轄整第十七、整第三十六師、整第一三五旅，欠整第七十六師、整第二十八、整第四十八、整四十四旅，配屬砲兵第一團第四營之一連，工兵第三團第二營（欠第五連（「應展開於洛川西北地區，於十二日拂曉開始沿洛河東攻佔茶房、甘泉，向黑家莊、劉家河之綫進出，於攻佔鹿（邑旁）縣、榆林橋及甘泉後，應以一旅兵力，於各該地掩護主力之側後方。

隴東兵團（整第三十六師副師長顧錫九，指揮新第一旅及獨立第一、第二、第三團，甘保第一團，陝保第三，第六團）以新一旅編組多數游擊支隊，以營爲單位，於攻擊前兩日，分向保安、安塞、

四、綏署預備隊，以整第十師主力控置於宜君中部，以整第七十六師（欠新一旅）控置於洛川，以整第四十八師控置於耀縣及馬欄附近，以騎兵第一旅主力控置於平凉，一部控置於涇川附近。

五、協調空軍，妨害共軍跨黃河東西之兵力，轉用并打擊共軍主力之集結。

迄三月十二日，因國際調處人員稽留延安，遲未飛出，乃展至十四日發動攻擊，當日國軍右兵團以整第二十七師、整第二十九師、整第一師爲第一綫，向臨眞鎮——劉村——舊治城之綫攻擊前進，共軍憑藉地雷及伏地堡壘頑強抵抗，經該兵團竭力鑽隙突進，迄十八時始先攻克西瓜要險——岳家寺——標家台以北高地之綫，國軍左兵團以整第十七師、整第三十六爲第一綫，向牛武鎮——茶坊之綫攻擊，十三時克茶坊，十五時克鹿（邑旁）縣。

三月十五日，右兵團續向臨眞鎮——金盆灣——馬坊之綫攻擊前進，在空軍支援下，激戰至十七時，先後克復臨眞鎮及金盆灣南十華里高地，與董家台、三泰莊西南之綫；左兵團亦續向榆林橋——北山寺之綫進行攻擊，八時克北山寺，十七時克榆林橋。

三月十六日，國軍第三旅主力已由西華池調延安附近，其第三五九旅先頭亦到達延安；另晉南共軍正集結三個旅於翼城，絳縣以東地區，有策應陝北作戰之企圖。至是國軍各兵團之攻擊益形積極，

三月十七日，右兵團，因整第九十師之行動神速，誘起全綫之進展，迄十八時前後，先後攻克孫家砭以北東西之綫；左兵團因國軍之火力猛烈，僅能推進至黑龍山、陸山、窰店子、東兵山、進展甚微。

三月十八日，右兵團與共軍激戰終日，至十七時許，先後攻克楊家畔高地、娘娘廟高地，及楊家畔以北張家溝之綫；左兵團則於八時右左，攻克勞山陣地山頭十二個，及一二七六高地；國軍第一二三旅於克復甘泉後，更續向小勞山共軍陣地進擊。

三月十九日，甘泉以北共軍，統撥歸賀龍指揮，延安附近延長地區及拐卯鎮等地，均有共軍集結，似將發起攻擊。國軍爲迅速摧毀共軍根據地，士氣益奮，攻擊行動亦愈形猛烈果敢。午前八時四分，右兵團整第一師第一旅之突擊隊首先攻入延安，第一六七旅攻克寶塔山，第七十八師攻克燉兒。迄十五時許，整第九十師亦攻克飛機場及清涼山。左兵團之整第三十六師於八時攻克大、小勞山後，續向湫雁山攻擊，共軍望風披靡，十七時攻克三十里舖。

三月二十四日拂曉，整第一軍續向逃往安塞之共軍掃蕩，迄至十九時許，克復花樓溝——安塞之綫、共軍分向瓦窰堡、保安方向退却、爲共軍盤據十三年之延安，至此完全規復。

延安既復，國軍爲肅清陝北，自三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先後對共軍九次掃蕩，重要據點均先後次

等要點，形成西南北三面圍剿之有利態勢。但共軍始終避免與我主力決戰，鑽隙流竄，避實擊虛，以保持其勢力於陸、隴東與國軍週旋。當我於五月二日復清澗，準備向榆林會師時；共軍張宗遜部四個旅，南竄瓦窰堡以南地區；整第一六七旅遭受損失，國軍主力不得不放棄綏德，南下追剿。在隴東方面，自五月下旬以迄六月三十日，亦先後於合水、悅樂鎮、環縣發生戰鬥。整第八十二師、騎第二旅，及整第八十一師之第一七九團，均蒙較重之損失。迄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三日，雖經國軍先後四次掃蕩，整個陝北大部克復。但晉西北賀龍主力，復渡河西竄；彭德懷所率之八個旅，更乘國軍兵力分散，不斷襲擊，掃蕩終於無功。

是役，單以規復延安統計，共軍傷亡一萬六千九百零六名，被俘一萬零一百八十四名，國軍傷亡官兵一千零三十員。損失步槍二百九十五枝，輕、重機槍三十挺，迫擊砲二門，六零小砲五門，槍榴筒四十三門，衝鋒槍一挺，手槍二十三枝，馬二匹。鹵獲步槍二百四十三枝，輕機槍三挺，擲彈筒廿九門，手槍五枝，騾馬三十五匹。

共黨據延安十三年，發號施令，胥賴於此。國軍在政畧上攻畧陝北，摧毀其神經中樞，對國際視聽與全國各戰場之民心士氣，皆有一新耳目之感。而在戰畧上，共軍到處流竄此剿彼起，難竟全功。而西安綏署以大軍橫跨黃河作戰，一切後方補給，均賴陝。而陝北共軍近在咫尺，如自宜川南下，切斷後方連絡，可謂輕而易舉。尤以該署如將主力東調，必先使後方鞏固，主動進攻陝北共軍，摧毀其根據地，剷平囊形地帶，實為兵力節約與活用之至當行動。在戰術上，陝北封鎖綫自三十五年秋以來，國軍不斷遭受共軍小部隊襲擊；因該綫綿亘太長，一團正面達百餘公里，使第一綫兵力陷於極端薄弱，防務自極難週。尤以三十五年底，共軍在洛川、黃陵、宜男、耀縣、逎化、洵邑、正寧地區，襲擊國軍，幾無寧日。為求解除威脅，與一勞永逸起見；勢須主動搗其心臟。且當時林彪、陳毅距離均遠，賀龍部，戰力尚未復原，正當此際攻下延安，如能向東席捲，當可當戡亂全局開戰勝之途。獨惜綏署主力未能與隴東、寧夏兩兵團，迅速將共軍主力捕捉於陝、甘、寧邊區，予以殲滅；亟圖東進、以致國軍主力始終被共軍牽制於陝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

國軍於攻擊前，集中迅速，行動秘密，由最捷徑直搗延安；保持主力於右翼出金盆，迂迴勞山陣地之側背，共軍數年來構築之堅固工事，等於虛設。乘共軍主力未集結前，經五日之激戰，即完全規復延安。而作戰前之準備，自綏署於元月初奉最高統帥面諭，即行開始；舉凡作戰致勝之必要因素，均作適時適切之部署，尤以最高統帥決心下達時，僅作戰廳長、綏署主任、參謀長領受，綏署以下官兵直至就攻擊準備位置時，始知其本身之任務。此時并揚言將進攻隴東，續下安塞、保安，以分散敵人之注意，此於安全、奇襲原則之運用，誠已發揮極致。綏署預備隊之控制，原約三個師兵力，待各兵團出動後，綏署僅留一個師，對兵力之運用實已澈底集中，使共軍喪失各個擊破之機會。

國軍在攻擊之直前，及攻擊進行中，空軍與兵團間之協同甚為良好，促使戰鬥進展迅速，此亦致勝之一因。

戰鬥遂行中，國軍因情報蒐集無法深入共區，僅憑無綫電測向及空軍報告，以為研判之資料，影響於指揮及部隊間之行動不小。他如兵團及各部隊間之步調不齊，戰地行政機構未能隨軍推進。控制點綫，使用之兵力過大。以及高原地形之限制等。皆造成未能捕殲共軍主力之因素。尤以攻克延安後，國軍迷於現狀之滿足，與兵站補給因輸力缺乏，公路失修而補給不靈，停留延安達一週之久，予共軍以喘息之機，始對共軍追擊，誠屬失策。

共軍在是役中，始終憑藉其嚴密之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後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鑽隙流竄、退避戰法，不行主力決戰。尤以陝北原已人烟寥落，共軍復利用其地方組織，將僅有之人與物等可資利用者。以上各節，大體是根據國軍戰報，共軍方面情況則完全相反，自稱是有計劃誘國軍入其陷阱。當延安克復之前，統帥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各戰區高級將領均出席。當統帥詢問胡宗南進攻延安情況，胡宗南起身報告「三日之內可下延安。」當時引起全場鼓掌。

此時劉斐正坐在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將軍身旁，悄悄向張將軍說道：「向公，你別聽他吹牛，毛澤東今天已撤出了延安。」

張發奎當時只以為是劉斐不滿胡宗南，事實上戰各區負責將領也沒有人滿意胡宗南，有意潑胡宗南的冷水，就沒有想到反問一句：「為章你怎麼知道毛澤東已撤出延安。」

劉斐當時是有意為共方鼓吹，因為攻克延安是由胡宗南直接部署，未經過國防部，劉斐摸不着邊，未能通知共方準備，所以更恨透胡宗南，想辦法破壞，但實際情況與國軍戰報既不相同，共方也並非早有準備，從容撤出。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四一至四四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協會執委莊家倫逝世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莊家倫不幸逝世，已於四月廿六日舉行公祭後安葬，享年五十歲。

莊故執委生前從事教育工作，熱心會務。遺下一妻兩子兩女，身後蕭條，生活面臨困境，會長萬人傑，執委會主席岳騫、副主席梁伯中，洪益林、正爲莊故執委遺屬善後奔走，希望萬人協會會員及莊氏生前友好，本諸道義爲懷，慷慨解囊樂捐，以濟助其遺屬生活及子女教育費用，捐欵請送萬人協會（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收轉。

火種

林学政

整個會場四圍，由一個連的公安部隊担任警衛，個個實彈持槍，顯得殺氣騰騰的樣子，遠處的河磡上，左右兩側還架着兩挺重機槍。

這時，場長正在講話。

林宇民坐的地方距離台子有四十公尺，他聽不得十分清楚。

「我們的國家在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和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光明的社會主義的大道，形勢大好，自從光輝的三面紅旗掀起一股全民空前的革命幹勁以來，各地展開了學先進、趕先進、比先進的競賽，工農的定額指標不斷被突破，新的技術不斷被創作，比以前有更大更快的發展，改變了整個生產面貌，也更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贏得了空前大勝利，大收穫。只有以彭德懷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裏通外國，在國際修正主義集團支持下，猖狂惡毒的進攻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總路綫，組織反黨集團，進行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黨要「對敵人寬恕就是對自己殘忍」，我們對治不好的病人，就不能仁慈……第一分場有一部份右派份子，不體諒，感恩黨的改造教育，組織反革命小集團，說怪話，發牢騷，惡意攻訐黨的三面紅旗，說是三面血旗，甚至暴動，意圖殺死分場領導幹部……我們不能允許……人民的敵人，彭黃集團的同路人……」

場長講話的時間太長，兩個、不、至少在三個小時，搬來搬去，就是那幾句「革命樣版話」，這些爛調在分場裏的時事、政治學習中，不知道聽過多少遍了。

快到中午了吧？早上吃進去的那點地瓜米稀湯，早就在來的路上跑光了。爲了養神，莫過于打盹，這時消極的抵制飢餓的措施。但是你不能叫幹部看到你在瞌睡，這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伙伴們大多都有這套功夫，他們不但在每天晚上例行的各種會議中能睡，而且在田頭幹活時，也可以邊幹邊睡，很少會讓幹部當場抓到。

殺三個勞教犯，實在用不到這樣小題大做，哪個分場每天不死人躍進，已經殺了一百多萬人；而我們這裏只殺三個，又何必弄得那麽講究？

林宇民坐在那裏，抬起頭，睜着茫然的眼睛，已經睡了好一會。他只聽到後面「彭黃集團同路人」幾個字，眞覺得好笑；彭德懷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居然在這個偏僻的深山荒野裏有他的同路人，見他娘的大頭鬼！

但是他給一陣鼓掌聲驚醒了，下意識的舉起手拍了幾下。完事了？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去了！

不是的，是領導講好話，正戲還後上呢！

接着，是巡迴人民法庭的承審員，在宣讀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又是場長剛才講過那一版，什麽「形勢大好」「懲前毖後」等等。

按照公審大會的常例，應該還有幾個戲劇性的節目，被告的檢討、交代、認罪，或者爲自己辯護，然後是羣眾中的被害人逐一上台指控。不過今天這些千篇一律的形式簡化了，大概是因爲那三個反革命份子已經在第一分場打得只留下一臉上、身上看不到一絲血跡，看上去完全人道、民主的情形下接受審判，但是臉上一塊塊青紫瘀傷，總是無法洗淨，還有，其中兩個完全靠公安士兵在後面揸着後領，才不致仆倒台上，另一個不是跪，而是坐在自己小腿肚上；就只是他，好像還有一點氣息，間或會抬起頭向台下掃視一眼。他的眼光似乎比放置在兩側的重機關槍更厲害，一股火辣辣的什麽東西，隨着他的眼光，落在下面勞教犯心坎起，熊熊的燃燒起來。

如果現在再有人上台指控，拳打腳踢一番，那麽只有「槍斃死人」了；這違背黨的人道原則，也相對地減少了對羣眾教育意義。

承審員是個十分猥屑的駝子，小小頭顱上戴着列寧帽，還架着一副粗黑邊眼鏡，猛一看，立刻令人想到兒童漫畫裏面那個笨拙烏龜。

有人在竊竊私語：

「他媽的，不爬回他老婆內裏去，還在這裏現世審人啊！」

「哼，哪有他的份，你看他那個樣子！」

一王若萍，二十一歲，福建省古田縣人，職業：學生，王若萍在福建師範學院讀書時，就參加了反革命組織，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運動中，利用黨……」

像一根銳利的針，刺進林宇民心裏，他立卽清醒了過來——

王若萍？師範學院的學生？

那不是他的同學嗎？他認識他嗎？

想了很久，他突然憶起白塔寺中被分配在同一小組的一位同學。不錯，他現在想起來了，王若萍，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他們在學校裏並不認識，到白塔寺後才通名道姓的。

王若萍有張娃娃臉，很樂觀，愛笑，十足的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林宇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明朗，純眞的青年人。

「嗨，我叫王若萍，中文系二年級，你呢？」

「林宇民，我是物理系的。」

「哈，好極了，老林，現在我們都變成右派了，多有趣，是不是？但用不着躭心，老林，黨馬上會把我們放回來的，它只把我們的腦筋拿去洗一洗，漂白一下，染點紅色，就這樣。你有什麼意見嗎？」

在白塔寺的一個禮拜中，王若萍天天對他笑，解勸他，使他的心情寬敞了不少。但是他不記得王若萍是跟他同車到三明的。沒有，要是同車的話，他一定記得。也許是從別個勞教場所調過來的，說不定

他們長脖子，睜大眼睛，在台上跪着的三個反革命份子中找尋王若萍，但是沒有，他無法從他們憔悴、萎頹、充滿瘀腫的臉上找出王若萍來……

這可能嗎？像他那麼樂觀、善良的青年人，會是暴動的頭子……

突然，那個反縛着曲膝坐在自己小腿肚上的犯人，抬起頭，再度用眼光向台下掃視，當它接觸到林宇民的目光時，他心裏抽搐了一下，呻吟着：

「是他，果眞是王若萍，天吶！」

林宇民的眼光幾乎無法從他完全變樣的身體上離開，他似乎比從前更小更瘦了，頭髮蓬鬆地矗立着，下巴吊着，好像是顎骨已經脫落，但是他的眼睛在眨動時，依舊閃爍着一種懾人的，充滿了希望的光，他眞不能相信這就是他在白塔寺中所認識的明朗、樂觀、豪笑的孩子！

判決的時間到了，那個承審員像是大功告成似的捲起手中文件，乾咳了一陣子，然後走近台口，大聲嘶喊着：

「同志們，你們都聽到了，他們的罪行都是鐵的事實，不容狡辯，而且是他們自己坦白承認的。我們黨是民主的，我們把最後的判決讓羣眾自己決定。現在本庭問你們，他們三個彭黃集團反黨反革命份子，有沒有罪？」

台下响起幾聲寥落的回應：

聲音太小，承審員顯然不太滿意，他重覆的問了一遍：

「有沒有罪？」

各分場的幹部站在自己的隊伍前面，拿眼睛往大家臉上溜瞅。

「有罪！」

這次的應聲很大，而且是當場普遍的。

「我們應該怎樣處置他們？」

「槍斃他們！」

堅決鎮壓反革命份子。

「我們殺人是不是太殘忍？」

「不要寬恕敵人！」

「把彭黃集團斬草除根！」

「現在立刻槍斃他們！」

回應的聲音此起彼落，顯然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叫嘯。

承審員做了個手勢，示意大家靜肅；然後大聲道：

「本庭根據羣眾的意見，依法判決現行反革命份子王若萍、周錦昌、胡心誠等三名死刑，立卽執行！」

幾個公安士兵走上台去，把三個犯人挾持着下來，前面兩個已經不能走路，勾着頭，兩腳拖在地上，由兩名士兵挾住，穿過第二與第三分場中間的空隙，往河邊走去。

只有王若萍表現得跟他兩個伙伴不一樣，他扭動上身，擺脫了挾持他的士兵，大着腿一跛一跛地慢慢走着，用眼睛向左右掃視。

林宇民坐着的位置在第二分場前面第三行最右邊，正是靠近與第三分場毗接的走道邊，他身邊的學

王若萍是不可能再認識他了，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在林宇民前面好像是停了一下，似乎是拿着眼睛看着自己。林宇民從他的眼光中看到了熟悉的純眞、熱情、以及一種新的倔強與堅定的神朵！

他從眼光中，向林宇民說出他的話：

「嗨，老朋友，眞是好極了，我們又見面啦！別躭心，爲我們活着，天就快要亮了！」

林宇民甚至看到了他在對自己笑。

走在王若萍身邊的士兵推了他一下，他別過頭，踉蹌幾步，穩住了身體，突然，他用含糊不清的聲音向大家說話了：

「同志們，同志們！大家醒醒，不要再上共產黨的當了，醒醒：……」

他嘶啞地喊着的時候，一陣陣的血水從他嘴裏噴濺了出來，他那被損傷和扭曲了的臉上，充滿了無比嚴肅的神情。

大家瞪着眼，張開嘴看着他：這個猝然的意外使押着他的士兵，感到極大的驚慌，他們先是怔怔的瞪着他，但立卽憤怒用槍柄狠狠的在他後面毆擊着，另外一個士兵抓住他的領口往前面拖去。

接着，槍聲响起，一聲、兩聲、三聲……

只有三聲，黨是從來不會在這種地方浪費子彈的。（四十三）

中國抗戰實錄 (78)

袁世凱取得大權

三、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佈之一切法令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

可是，這幾個條件，在後來完全被盜竊國柄、利欲薰心的袁世凱所漠視。

翌日——十四日，參議院接受孫大總統辭職，但却議決臨時政府設於北京。總統府方面因爲這個決議和孫大總統的主張相反，乃咨請參議院複議，而於十五日決議仍設南京，同時選舉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接着在五天之後的二月二十日，黎元洪再度膺選副總統——於是，以袁世凱爲首的領導體制，遂爾構成。

然而，袁世凱拒絕到南京就職。

二月十五日——在參議院膺選大總統的當天，袁世凱便向全國通電表示「捨北就南，實有無窮窒礙」，再次拒絕南行。爲此， 孫大總統乃一面去電促駕，一面於十八日派遣教育總長蔡元培、法制局長宋教仁等八人前往北京，歡迎袁世凱，[illegible]招待會，同時表示出就要南下的姿態，並且決定在南下之後的北方留守人選，以及排定南下路綫日程，先乘京漢鐵路火車到達漢口，會晤黎元洪，再乘船前往南京。

誰知實際上袁世凱却在悄悄地進行着製造拒絕南下口實的陰謀。

製造「北京兵變」

這個陰謀，就是密令駐防北京的第三鎭統制曹錕於二月二十九日所發動的「北京兵變」。袁世凱的謀略是，只要使北京的治安維持發生問題，就造成了必須停留在北京的藉口。

曹錕在袁世凱的左右，有「趙子龍」之稱，平素站在袁的面前，總是立正姿勢，是一個絕對服從的部屬。

曹錕命令所屬部隊，在北京輦轂之下的東安門外和前門外一帶商店縱火，連受到了誘惑的土匪也加入了暴動，北京市內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狂暴的掠奪行爲，一直鬧到天明，有數千家商店蒙受災難。

兵變殃及蔡元培等臨時政府迎袁南下專使的行館，亂兵[illegible]蔡元培等人逃避到美國友人住宅。翌日，由美國領事館員招呼住進六國飯店避難。

三月二日，兵變擴展到天津、保定一帶，並因而有外國教士遇害，駐北京外交團乃於三日向袁世凱提出抗議，同時決定英國派兵一千，美、法、德、日各二百，由天津開往北京，四日，在北京市內巡行示威。

袁世凱雖然已經在三月一日晚間發布了北京市的戒嚴令，但却以「各國聯軍集中在此，恐怕招致誤解」的理由，沒有及時採取出動軍隊鎭壓混亂局面的措施。不僅如此，並且還秘密策動各省都督、巡撫紛紛通電反對袁世凱南下就任。

情勢發展，已經擱入袁世凱從心所欲的途徑。



孫大總統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後謁見明孝陵。

臨時政府改設北京

蔡元培等人終於不得不放棄要求袁世凱南下的念頭，而於四日致電孫大總統報告兵變詳情，並建議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將臨時政府設於北京。

六日， 孫大總統決定接納蔡元培的建議，咨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並通過「統一政府組織辦法」六項：

一、由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受職。

二、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

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覆電認為受職，並通告全國。

四、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派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

五、國務總理及國務員任定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

六、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袁世凱根據這個辦法，於八日發表誓詞：

「……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國父派遣教育總長蔡元培（前排右起第三）、法制局長宋教仁（前排右第四人）等前往京，促袁世凱至南京就職。

唐紹儀任國務總理

十三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唐紹儀與 孫大總統協商閣僚人選後，向參議院提出閣僚名單。

外，九人同意任命。次日（三十日），袁世凱以唐紹儀兼長交通，正式任命各部總長，唐內閣成立。閣僚之中，王寵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宋教仁（農林）、陳其美（工商）四人則為同盟會會員。

四月一日， 孫大總統在參議院行解職禮。三日，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到了這個階段，中華民國的大權，已經落入袁世凱的掌握之中。

可是，就電報宣誓的辦法而論，本來就有欠鄭重；何況袁世凱的誓詞，還是言猶在耳，他便已經為遂行其竊國野心而悄悄地展開了活動。

國父從無私利觀念

後來， 蔣總統在他的文告中，有過這麼一段評論：

『 國父祗知有救國建國的責任，從沒有自私自利的觀念，所以辛亥革命一經成功，就讓與政權於袁世凱。不意袁氏竊國，民國顛危，國民不能眞正表達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軍閥的割據。』（註）

註蔣總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一九四六・一）

國父銳謀革新

雖然只出任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但 孫先生却在這個期間接連不斷地推行了若干非常適合於新興中華民國的社會改革措施，是以破除舊習慣、建設近代國家、進而躋於大同社

掃除舊習

第一：是確立人權平等——包括給予女性以參政權，禁止人口買賣，和廢除社會身分的差別。

當時，在福建、廣東兩省有「蛋民」、浙江有「惰民」、河南有「丐戶」等在社會上被歧視的國民；又有被稱為「豬仔」，賣往外國做奴隸的勞工。 孫大總統乃下令禁止此類身分差別及人口買賣的風俗，令文中有：「全國國民，天賦人權，皆屬平等，背此大義，與眾共棄……」這是基於民權主義的政策。

第二：是一掃滿清時代的積弊，其目的是在藉排除舊習慣，而一新民意。



袁世凱製造北京兵變，民宅橫遭刧掠焚燒。

首先是革除對於官吏的敬稱——滿清時代的官吏，因其官職的尊卑，而有「大人」、「老爺」等特殊稱呼，如果稱呼不得當，則有失禮貌。孫大總統乃指出「官吏本來是人民的公僕，而非特殊階級」，下令改以官職相稱；同時，人民之間則彼此稱呼「先生」或「君」這稱呼，一直沿用到今天，已經成為被固定使用的代名詞。

禁止鴉片革除蓄辮纏足

接着是禁止鴉片——鴉片對於中國人民，已經是綿亙百年以上，流毒無窮的毒品。

還有滿清遺產的髮辮，也在禁止之列。所謂「辮子」，是強制將男性頭部四週剃光，剩下頂部頭髮蓄長，編辮垂在腦後，以表示服從清廷的一種象徵。本來在革命進行期間，就已經開始有過剪辮子的運動；不過在清廷勢力之下的華北等地區，留着辮子的人民仍然很多，故而下令禁止。

此外，束縛中國女性千年以上的纏足惡習，也被革除。纏足，是女性在幼小時代，用布條將雙腳裹緊，迫使不致長大的一種風俗。 孫大總統在三月十一日發布的禁止令中，有這樣的說明：

「……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閼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子孫，生理所證，豈得云誣？至因纏足之故，動作竭蹶，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事罔問，遑能獨力謀生，共服世務……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

像這樣銳謀內政革新同時，新中華民國也正迎候着對外關係的考驗。

清廷遺留的沉重包袱

孫大總統雖然在很早就曾揭示過廢除滿清時代和列強之間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治外法權、恢復和列強平等的國際地位等理想，可是在元月五日所發表的「對外宣言」之中，對於清廷對外締結的條約及所欠的債務，還是保證存續到滿期為止。不論清廷如何腐敗墮落，但是在對外關係上歷史一貫的沉重包袱，新中國還得要明白表示把它揹起來。

清廷的國恥，中華民國不得不原封不動地加以承受，其負荷是相當可觀的。

就對外關係來說，很快地便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和德國發生了糾葛。德國是根據一八九八年的「中德條約」，租借了青島，並且約定在青島周圍約五十八公里的面積，劃為由德軍監視的不設防地區。一月下旬，屬於該不設防範圍內的卽墨縣為同盟會所光復，當時，德國派遣一百三十名騎兵前往卽墨，以條約為藉口，要求革命黨撤退武裝；同時，並自青島發電報給山東巡撫胡廷楨，告知卽墨情況。

清廷根據這個消息，乃派遣四百清兵，突襲卽墨，殺死革命黨三十多人，並將附近村莊燒光。當地的革命軍乃報告臨時政府請與德國政府交涉。在臨時政府來說，因為既有條約存在，當然毫無辦法， 孫大總統不得已乃於二月十日下令革命軍自卽墨撤退，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痛恨的事。

接着在二月十九日，又發生了與荷蘭之間的爭執：

這一天，是陰曆正月初二日，在荷屬爪哇島泗水市的華僑們，因中華民國成立，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舉行慶祝，不料突然出現荷蘭警察干涉開會，且對羣眾開槍，華僑三人死亡，十多人負傷，百餘人被逮捕；華僑們為表示抗議，乃閉門罷市。荷蘭政府更出動軍隊強迫開市，終於發展成為逮捕了四百多人的事件。

外交上的首次抉擇

泗水華僑乃分別向北京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以及上海華僑聯合會發出電報，請求保護。臨時政府因而電請袁世凱務必和駐北京的荷蘭公使交涉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道基不築

林參天

克畢六王秦始皇。道基不築築阿房。
意[illegible]千年業。心[illegible]代光。
[illegible]。遂教焦土[illegible]。
僅傳二世終難保。徒使後人吊且傷。

旅秦者秦也

前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有道周朝八百久。無仁秦始二傳凋。
[illegible]

清明有感

前人

[illegible]

字[illegible]詩壇八週年

[illegible]

八載詩心護國魂。邀朋紀慶共傾樽。
吟成冰雪[illegible]。寫出山河[illegible]。
名氣不[illegible]。精誠足以轉乾坤。
任教[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前人

[illegible]
且喜生成矜節骨。年高尤顯更忠勤。

敬酬劉祖霞業長盛宴

前人

一水流分兩岸磯。滿芬慕挹願相違。
[illegible]

春望

馬[illegible]

[illegible]

萬戶笙歌消遣盡，一時豪傑折磨狂！
名山[illegible]，[illegible]夕陽，
當[illegible]念年終有復，[illegible]。

哀紘

霽梨 林康

[illegible]

弄嬰

[illegible] 林[illegible]

[illegible]，
聲聲嚶咕撩人語，伯叔似呼樂不支。
[illegible]，
安琪爲天使之譯音，

風流子 六月[illegible]日

劉[illegible]

[illegible]日初昇，椰風淡淡，黃昏未到，竹雨瀟瀟。[illegible]當[illegible]際，[illegible]。那更牽情水遠，阻目山高。憶淚灑長亭，垂垂綠柳，觴飛曲岸，纍纍紅桃。怎把[illegible]

夜譚

許[illegible]

[illegible]

又

衛燕山

[illegible]
三餘儘契唯茶酒。一得昌言是友師。
座有江南誰剪燭。此情留取漲秋池。

又

盧玉池

桂影婆娑雁影淸。吐談棖觸故園情。
嗎嗎細語言難盡。耿耿愁懷夢不成。
好趁月明三五夜。還將天問萬千聲。
[illegible]

又二首

呂[illegible]東

秋來氣爽晚風柔。白露橫江月滿樓。
[illegible]
[illegible]
省識人生知多少。故應終夜醉瓊巵。

又二首

黃志鴻

[illegible]
借問當年誰鑄鐵。九洲回首恨悠悠。
[illegible]

夜譚

[illegible]

夜闌人靜客欣留。知己投機語未休。
[illegible]

又

麥善慶

[illegible]

又

藍戒三

[illegible]
未肯倦眠思促膝。更多餘興好談心。
[illegible]

月夜簫聲

黃[illegible]

月上中天淨。簫聲入夜分。不知何處起。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韻起客中悲。吹徹揚州月。歌殘赤壁詩。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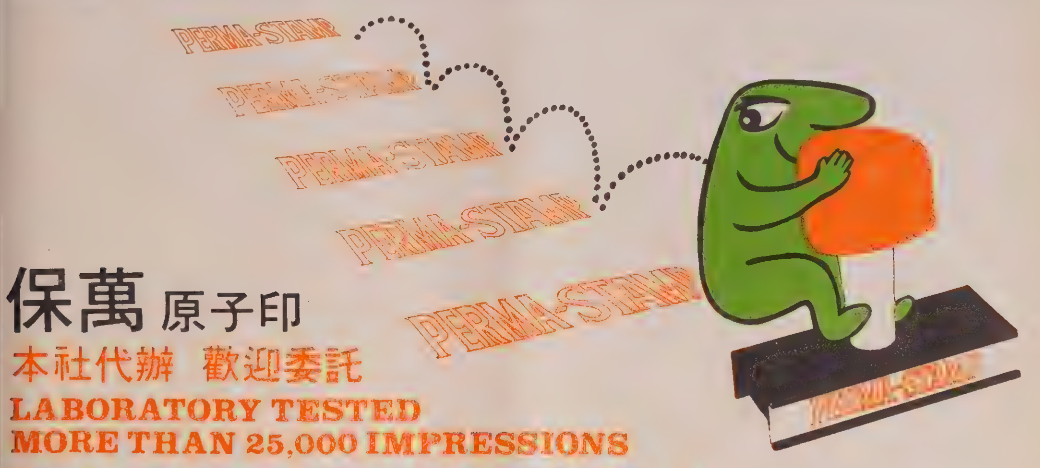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47

對新左派所謂抗議的看法
台中國時報誣蔑港文化界
日俄領土之爭
六月大選決定意大利命運
近代中國一些怪人
埋葬中共將爲下放知青

「必經之道？」

嚴以敬作

念老友林語堂先生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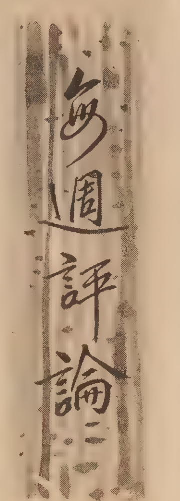
本期目要

★

對「新左派」所謂「抗議」的看法

這篇「每週評論」交稿時間是五月十五日上午，距離香港「新左派」預定於五月十六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表演「抗議」這齣鬧劇的時間，還差一天一夜，故無法對這幕「好戲」作出評論。不過，看來一定是「看戲」人多，「演戲」的人少，草草「勝利收兵」，等待以後有機會再搞另外的把戲。

申請並獲得警方批准進行「抗議」集會的團體是「七〇戰綫」、「戰訊」、「社會主義青年社」和「青年戰士」。他們所「抗議」的是中共無理逮捕了參加天安門廣場抗暴事件的人士。單純就此一點而言，倒是值得「支持」。問題是參加天安門廣場抗暴事件的人士，主要目的在於反毛反共，爭取民主與自由；而香港這羣「新左派」，以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人士爲藉口，目的在於維護中共的「憲法」，並對已死的周恩來表示懷念，對已垮的鄧小平表示惋惜。其實，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基本上是「左仔」、「左妹」。



在表面上看他們倒是反對毛江，所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去送花圈「悼念」他們的「周總理」，以及五月十二日去送交「抗議書」，所得的結果都是一個「滾」字。因爲「新華社」系統是江青控制下的中共黨方面的機構，當然「擁護」毛江的一切行動。本來「新左派」前一階段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及「文匯報」、「大公報」等港共機構一樣，在「哭周」這個「大目標」下基本是一致的。現在分裂，是因爲毛江於整肅鄧小平後，又準備清算周恩來生前所提的「四個現代化」等問題，所以使這羣「左仔」、「左妹」矛了起來。

他們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鬥爭用一句中共的話說：那是「兩條路綫鬥爭」。因爲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爲首的港共「跟了潮流」，由哭周而捧毛江。而「新左派」由哭周而「護憲」，也有他們的「理想」和「目的」，具體內容很複雜，但最主要的就是「出風頭」。如果單純爲了愛國而愛國，向毛江挑戰，還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們所愛的「國」是中共政權，對眞正的愛國同胞所一致擁護的中華民國，他們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偏見，甚至對維護民族利益和傳統文化的中華民國抱着一種「絕對瞧不起」的態度，對於這一點尤其不值得原諒。看他們「自己人」去「鬼打鬼」好了，千萬別對他們存在一絲半點的希望。

香港「新左派」，根本不能與參加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抗暴事件的人士相比，因爲，後者明知道參加抗暴後果十分嚴重，即不被殺頭或也會長期失去自由。而香港「新左派」却可出盡風頭，但却甚麼風險都沒有。再說「新左派」只「反毛」而不反共，就本質言，他們所支持的仍是共產黨政權和非毛江派的掌權的共產黨份子。反毛反共才是愛國，反毛而不反共則是賣國，因爲，凡是共產黨徒，儘管在統治手法上有激進緩進之別，但本質上的屠殺、迫害、剝削等却沒有甚麼不同。

周恩來這個壞蛋死後，「新左派」哭得死去活來，究其實，周任中共政權「國務院總理」逹二十五年之久，試問他爲大陸老百姓辦過了那一件好事。是因他的好心使大陸同胞多吃些粮食？還是多配給一尺布？死時他的屍首上覆蓋的是中共黨旗，而不是「新左派」所愛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鄧小平如果上台，還不是和周一樣，又有那一點值得「愛」呢？

忠告「新左派」的青年朋友們，你們「反毛」是假，是爲了出風頭，擁護中共政權是眞，因爲，那是你們的「理想」所在。

其實，反毛而不反共，同眞的共產黨徒同樣可惡，甚至可惡之處尤有過之；因爲，拿出賣同胞利益來出風頭，在將來歷史都不會原諒你們的。

大陸由「中央」到地方都鬧分裂，在香港也鬧分裂，對於這一點我們倒是十分欣賞，並大讚好嘢！

台灣「中國時報」是何居心？

專文誣蔑侮辱香港文化界

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四月廿二日刊出「香港文化界動態」專文，對香港文化界諸多侮辱，香港文化界人士同表憤慨。該文着意吹捧「來自台灣」的女副刊編輯何錦玲，暗示「香港無人」。香港文化界眞的「無人」嗎？老萬認爲中國時報刊出此文顯係別有用心，雖然沒有資格代表全港文化界，但至少可以用個人身份，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提出最最嚴重的抗議！

港台報紙 副刊作風

台灣文化界朋友給老萬寄來一份四月二十二日的剪報，是「中國時報」的副刊「人間」。朋友用紅筆圈住一段題爲「香港文化界動態」的文章，顯然，他讓老萬看看這段文字，或許要知道老萬的意見。

「人間」編輯高信疆先生，去年中文報協副刊研討會中，老萬認識了他，印象是年青、實幹、理想很高的伙子。在研討會中，他發表很多高論，不過，他對香港中文報紙的副刊，顯然有着頗深的成見。

在這裏，老萬先要讓各位了解，台灣報紙副刊，和香港報紙副刊不同的地方，最顯著是台灣報紙登的都是大塊文章，香港報紙較喜刊登短文。這也許和兩地社會風氣有關。香港人生活緊張，讀報時間不多，如果長篇大論，難有充裕時間讀畢全篇，小方塊較受歡迎。台灣有閑的人不少，許多人在辦公廳十分清閑，讀報成爲他們打發時間主要節目。

同時，台灣沒有香港那麼多采多姿的夜生活，十二點便一切娛樂場所全部打烊，如果睡不得那麼早，只有讀報看書，那時間連電視也沒得看了。

匕首文章 短小精悍

台灣報人不了解香港情況，總是批評香港報紙格調低，他們似乎不大瞧得起大眾化和地方性的東西，總以爲學者、專家的文章才有份量。這種不同的觀念，形成了港台兩地副刊形式的迥異。

他們固執的說台灣報紙比香港好，老萬難以同意。如果把台灣報紙的副刊，照樣搬到香港，肯定不會受香港讀者歡迎；喜歡看這類「有份量」文章的人，會買本適合他們的雜誌，滿足他們的要求。

台灣沒有辦報紙自由，由幾個報業大亨壟斷，輿論變爲專利品。幾家報紙陳陳相因，既無創新能力，也無創新勇氣。短小精悍的匕首文章，在台灣的報紙如鳳毛麟角，難得見到。

是不是台灣讀者不喜歡讀這類文章？非也，可能太尖銳的東西，難免惹禍。香港習見的這類針對時弊的短文，台灣報紙不易看到。如果有一份這樣的報紙在台灣發行，把他們的老大王國推倒，實在是大有可能的事。

台灣副刊編者用他們的眼光看香港報紙，自然很難愜意。香港人對台灣副刊何嘗滿意呢？香港寫作好手非常多，大部是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他們的中文修養，並不在台灣寫作人之下。年青一代的，因香港着重英文，中文程度較差。以目前報紙的水平說，香港寫作人絕不低於台灣，只是他們沒選擇寫作爲職業罷了。

文化沙漠 政治孤島

老萬覺得發表在「中國時報」副刊「人間」的這篇「海外專欄」，由「蜀錚」執筆的「香港文化界動態」，是戴上有色眼鏡，捧一撮、踩一撮；罵一些人，又替一些人做宣傳，是一篇極不公平的報導。

老萬不知「蜀錚」是什麼人化名，他吹捧的「作家」中，不少是媚共墮子，因此老萬對此人的立場，頗有懷疑。在台灣坐在「中國時報」編輯部裏的高信疆當然不知道某些人寫些什麼文章，左右中皆共冶一爐，在他們的報紙上不會有人吹毛求疵。

可是老萬覺得他們在研討會席上，大言炎炎，除較了解台灣本地「作家」外，對「海外」作者的行情，太過矇查查，難怪他們在研討會中，有那麼一套隔靴搔癢的言論。

文章一開頭就把香港形容爲「商業上的東方之珠；政治上的孤島；文化上的沙漠」。老萬不是在商，且不言商。說香港是「政治上的孤島」十分費解。照理，「孤島」是「三不管」地方，但香港偏是政治最敏感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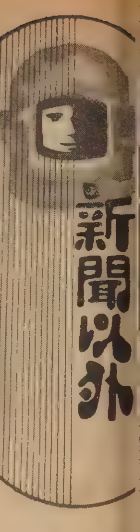
香港反共 強於台灣

曾有一位台灣「大官」問老萬：「那一個地方最反共？」老萬不假思索告訴他：「全世界最反共的地方是中國大陸，其次是香港；最不反共的地方是台灣。」大官於深思後，完全同意老萬的見解。

老萬每次到台灣都感覺非常痛心，人們經常托帶的東西，全是大陸出品的成藥，什麼「雲南白藥」「片仔黃」等等。因爲有些台灣人非常相信中共宣傳，以爲這些成藥可使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諸般請托，要求帶三兩瓶救命。如果這些東西眞可治好癌症，他們的「周總理」「康生」等等，不是都可從棺材爬起來了嗎？

還有一些春藥變相的什麼三鞭至寶丸、酒；或海狗鞭什麼的，希望可藉此增加性能，享受人生。千辛萬苦帶了進口，到頭來打軟鞭如故。因此，凡有人請托，老萬照例回絕。

其實，台灣出品的一些藥品，却相當爲香港人樂用，豈眞「本地薑唔辣」乎？



在台灣，許多人偷偷買「匪貨」；在香港，老萬認識的朋友當中，不少不肯踏入「國貨公司」的。可見，「孤島」的人，政治思想比台灣人強烈得多。反共的人，每天面對敵人作正面戰鬥；不少來自台灣的「文化人」却怕得要死，固然不敢與左派對抗，偶然被左報攻擊，便惶惶不可終日。像我們萬人筆陣同人那樣明刀明槍和敵人作戰，老萬從來只遇上一位李勇，他確名如其人，勇不可當。捨此，就只有「蜀錚」這一類甘爲墮子捧場的準墮子。

百花齊放 百鳥爭鳴

其次，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殊不恰當。香港，是個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地方，固然與大陸中共的箝制言論大異其趣；與台灣的自由尺度也不可同日而語。

先說報紙，香港目前發行的報紙有七十種以上，有人認爲「太多」，正因「太多」，才表現出眞正的「出版自由」。只要有一萬元保證金，保證如果出版物將來鬧出官非受罰，至少有一萬元可資應付，便可「合法」發行報紙。

這七十多種報紙中，政治方向包括了右、中、左；性質上又分爲狗馬報、娛樂報、經濟報、鹹濕報等等，近來多了一種漫畫報，專做小孩子生意。言論上，眞能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管說什麼話，都有人接受；不管發表什麼言論，只要不抵觸法律，可亂噏一通；持相反意見的，也可跟你爭個面紅耳赤。這種「盛況」，在台灣報刊中絕不可能見到，所能「爭辯」的，也有所範圍。

因此，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是不了解實情。在香港，除七十幾種報紙外，還有難以數計的定期和不定期刊物。這些期刊，除在本港發行外，更大市場在海外，所有華人的地方，便有中文刊物供應。如閣下到過美加、到過歐洲、到過東南亞各地，走進中國書店看看，擺在架子上的中文刊物，那幾種是香港運去，那幾種是台灣或大陸運去，你會發現，絕大多數中文刊物來自香港；最暢銷、最受僑胞歡迎的，也是香港出版的刊物。不管其爲左派或右派，或標榜中立的，都是香港刊物獨佔鰲頭，怎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沙漠會有這麼豐饒的出產嗎？

酒肉朋友 坐地分賍

「蜀錚」這篇文章，開首兩句，一句是他自作聰明製造出來的，已證明不通；另一句是拾人牙慧的，却與事實不符，可見其人之矇查查。

從這兩句話看其他，其報導之不可靠，可以想見！茲抄錄一段：「每份報紙通常兩版副刊，分剖成幾十個小方塊，由本報編輯、記者或編輯的酒肉朋友，坐地分賍，每人分若干小塊（所謂地盤），每小塊每月可得數百元稿費；手法靈活、善于鑽營的人，可分得十幾個小塊，月入萬元。其實每人每天充其量只能寫八千字，如果分得十個以上地盤，那麼勢必請人代筆，因此每個大牌「稿匠」（是俗人口中說的作家）每雇用幾個代筆的黑市稿匠，從前每千字稿費十元，代筆人只得三元到五元。」

老萬是有四十年稿齡的「稿匠」，對文中所述，應有資格批評。

香港報紙副刊，果如「蜀錚」說的那樣「分賍」嗎？老萬是爬了幾十年格子的稿匠，更且在工商、華僑、星島三家「大報」都撈過一段很長日子，據老萬所了解，當副刊編輯能有百分之百自主權的，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後鑊」，「買手」另有其人。作家人選往往由老板或老總決定，他要用某人的稿，老編只好照登，眞正能由編輯和一班「酒肉朋友」分賍的，恐怕很少。

多數副刊 老板控制

有些副刊是編給老板看的，忽然老板有個密友反映意見，說某段小說不好看，老板便會馬上下條子，予以撤銷。老板下條子很簡單，老編奉命，非常爲難。當日邀請大牌作家「加盟」時，請過多次茶，說了不少好話，才得他慨然允諾；老板要撤銷，怎樣向大牌作家開口？上官寶倫（遲寶倫）兄就碰過這樣的釘子，弄到「朋友沒得做」。

當副刊編輯責任非常重大，搞新聞，只要「唔走鷄」，老板便很少囉嗦；跌紙或不能起紙，報販一定反映給老板：「副刊太弱。」他們的理論是：新聞爲攻，副刊爲守。有好新聞，起了紙，能否漲了守住不跌，端視副刊有無吸引力。有一兩段「煞食」的「猛稿」，能吸住讀者看下去，才算是「合格」的副刊。

戰戰兢兢 十分難做

當副刊編輯大都戰戰兢兢，盡自己人事關係拉稿，拉的對象，自然是大牌的、有讀者的。可是大牌作家各報均大力爭取，他所能「生產」的稿子，已告到極限，非有天大面子，難以拉到他寫稿，除非許以「特殊稿酬」。可是能向老板爭取到「特殊稿酬」的老編很少，以報紙言，目前超過二十元一千字的不多，行貨價錢，自然交行貨。今天，拚命寫稿的人不多，只要寫得有點名氣，稍爲有人提及，即使老編不找上門來，找個熟人打個招呼，便會一說即合，絕非「分賍」性質。

由本報編輯、記者寫稿，情形很普遍。原因有三：一、就近追稿容易；二、作爲「外快」，增加他的收入，生活安定，才可全心全力工作；三、靠得住，不像「外人」那麼拆爛汚。

香港副刊少用「外稿」是情有可原的。作爲副刊編輯，即使博覽羣籍，總有許多未經過目的書、報、刊，不明來歷的寫稿人，往往是文抄公，登出來後，被人揭發，才知上當。因此怕麻煩的老編寧願找熟人，知道底細、能力，不會搬字過紙，可放心刊登。說香港報紙壁壘森嚴，是外行的話，因爲他們不知「地盤公開」的麻煩。

老萬要講的話還沒講完，限於篇幅，待下週再談。

萬人傑



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

錢穆

語堂和我，同生在民前十七年光緒乙未，西曆一八九五，同是前一世紀的人，只我生日比語堂早了一百天左右，我此文特稱語堂爲老友，却不指我們有着很久的交情，只是說我們過了七十始成交，眞是一老年朋友。

語堂早在三十歲前後，名滿海內，舉國皆知，尤其是他編行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諸雜誌，乃當時新文化運動中異軍特起之一支，更使他名字喧動，幽默大師的稱號，亦由此成立。我那時在小學、中學敎書，只在報章雜誌上認識了語堂，直到民十九我去北平敎書，而語堂那時已離開了北平，我和他仍沒有見面認識的機會。

初識成都・匆匆一面

我們初次相識，乃在抗戰時期，語堂由美國返後方，從重慶來成都，在華西後壩張岳軍邀宴席上。那是我們四十八歲的一年，那一晚只是匆匆一面，此後語堂仍去美國，約在十年後，語堂應新嘉坡南洋大學校長之聘，忽來一信，邀我去南大主持研究院職務，此書情辭斐疊，引蘇東坡語，執禮甚謙，大意是相慕已久，此後可望長期領敎，我那時在香港，因離不開新亞，去函婉辭，仍未有繼續相見之機會，只語堂那一書，使我常留記憶中，惜書已丟棄，至今未能具體引述其書中之辭句。

待我七十後，離開新亞，忽得王貫之電話，說語堂來了香港，貫之係語堂小同鄉，前去訪謁，語堂談及有意和我見面，由貫之邀集，在其人生雜誌社的小樓上午餐，語堂夫婦我夫婦及貫之夫婦共六人。餐後去附近宋王台公園攝影閒談，直過四時始即邀了[illegible]語堂見面之第一次。

越數日，貫之又來沙田我寓處，但因我寓在山坡上，須爬兩百石級，語堂腰腳力不勝，約我在山下海邊一遊艇上餐聚。同席仍是貫之夫婦和我們兩家夫婦並語堂之二小姐太乙及其夫婿黎明，共八人。此兩次見面，乃是我和語堂正式訂交之開始。

八十餘年・七十始交

此後語堂定居台北，我夫婦去台北，親到他陽明山住處，即在此後新居的斜對面去訪候，留同晚餐，久坐始別。語堂告我，頃方仔細讀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又稱此下當開始從事中文著述。他夫人又領我們去參看語堂的書房。他說：晚間十時過，她即獨自上床，語堂一人留書房伏案閱讀和寫作，不過十二時不睡，常達翌晨一兩時。我深自慚，我常在夜間十一時就寢，熬夜工夫，永不能和語堂相比。

隔一年，我們夫婦亦遷居來台，和語堂見面機會更多。又一年，我們定居外雙溪，和語堂陽明山新居更近，見面機會也更多。但開始，我急於完成我的朱子新學案，後來則語堂又忙他漢英辭典的編輯，從容長談的機會實不多。我總覺得近在咫尺，晤聚甚易，不以爲意。不料語堂夫婦最後幾年，常往返台港間，而且留港期長，返台期促，偶獲見面，而他的體況，已逐見衰退。乃竟於今年長逝。總計我們在台晤聚，實也不過四五年時間，在此八十餘年中，過七十始成交，實際上，前後也不能到十分之一的八年的來往，人生如此，殊堪悼念。

在我記憶中，三十多年前，在成都張宅那晚和語堂初次見面，却有一影像，深留腦際，歷久尙新，那時有幾人，並開坐立，圍立室中央閒談。語堂

兩指夾一烟捲，一面抽烟，一面談話，興致甚濃。那烟捲積灰漸長，而語堂談話不停。手邊及近旁，沒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墮落，有損主人地上那美好的地毯，但語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長及全烟捲十分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捲，安安停停地留在語堂的指間，我此刻已記憶不清，語堂最後如何交代他兩指間那一條長長的烟灰。

外表放達·內心拘謹

二十年後再見面，語堂常抽烟斗，偶而也吸一支香烟，便引起我的回憶。我和語堂相交久了，纔從那一條長的烟灰，瞭解到語堂之爲人和其操心。似乎在任何場合，語堂總是我行我素，有他那一套。但那一套，實只是語堂之外相。至於語堂之內心，似乎還有另別一套，在任何場合中不忘抽烟，那只是語堂外面的一套。那烟灰長留不落，却不是漫不經心的。在語堂的內心，實仍有他那一條長長的烟灰之存在。別人沒有和語堂之深交，只見他外面一套，認爲語堂是放浪形骸，縱恣不羈的。常連想到他幽默大師的一稱號。認爲語堂之幽默處正在此。但語堂另有他內心之拘謹不放鬆處，那長長的一條烟灰之終於不落地，正是一好證明。語堂之幽默，在我認爲，尙不專在其儘抽烟捲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方語堂在國內，編行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諸雜誌，固是他內心生活之一面。待他寄居美國，發表他吾土吾民等一系列的成名新著，那又是他內心生活之另一面。在國外受教育，又在國外長期居留，以他外國語文之高深修養，不返國憑崇洋爲炫耀，而却在國外宣揚祖國，只此一端，可謂爲人所不爲，堪當中國傳統觀念中一豪傑之稱。迄今外國人，不論美、歐，乃及其他地區，多有對中國另眼相看的。他們約畧知道，在此世界，有此中國和中國人之存在，語堂長期在美的這一系列成名新著，總不得謂其無影響。而且在國外爲中國和中國人留此影響的，除語堂一人外，縱不能說其絕無，而語堂一人，也幾可說近似於僅有了，語堂這一勾當，也可說幽了天下之大默。

旅美卅年·決心歸國

語堂旅居美國，逾三十年，功成名就，儘可作一寓公以終老，乃語堂決心歸國定居。在他歸國後，據我親眼目睹，總覺他的日常生活，言談舉止，洋氣少，土氣多。儼然不失爲一中國傳統的書生。如我般孤陋寡聞，僅識ABC，絕不能讀他在美成名的一系列新著的人，居然也被引進了他交游之末座，我嘗巡視他新居，書房內，書房外，滿室滿廊，縹緗如山，盈箱插架，盡是中國古籍。但語堂似乎忘了他自己已是七十以外的老人，擁此書城，尙嫌不足，還時時向我問這書，問那書，問何處有買，屢問不已，回憶我在大陸所交，亦尙是海外留學生佔多數，那時知怡情中國古籍的亦尙不少。及此二十多年，乘桴台港間，往日舊交，多已邈若雲漢，死生隔闊。不意老年又得此一友。乃朝夕寢饋於斯。而天不憖遺。昔人經黃公酒鑪而興悲，我今重往語堂書室，又豈正如黃公酒鑪已乎？而且語堂往年，在國內編行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一紙風靡。垂老回國，一變往態，轉而從莊周蘇東坡，進而提倡孟子，惜已不易如他往年子見南子之類之獲得當前國人之共鳴。抑且語堂之身後追思海外或尤深於其海內。而語堂晚年在海內國人之心中實亦尙奠定於其海外之聲名。語堂講究生活的藝術，彼生活中之此一轉變與其分別，實亦語堂生活藝術中之一幽默也。

信仰轉變·內心曲折

語堂生在虔誠的耶教家庭中，但在其肄業上海聖約翰大學之神學院時，以對神學無興趣，即放棄其信仰，後來旅居美國，又曾一度信仰，後又放棄。有一年，我旅遊美國，遇一美國老太太，亦一虔誠信徒。彼問我，林語堂信耶穌，何以忽又放棄。在彼意，凡屬中國學人，必應認識林語堂。承彼亦認我爲一中國學人，自必與語堂相識，語堂中途放棄對耶穌之信仰，在彼認爲乃一世間莫大事件，渴望我對彼所問，有一解答。其意態之誠摯，溢於言外，但我當時，實與語堂僅有一面之緣。若據實以告：彼必甚感意外，我又不能親身拒絕，必藉譯人傳達，竊恐語不達意，在大庭廣衆間，似不宜率直以對。我因告彼，林語堂雖係一文學家，但中國文學家，必重一番內心修養，林語堂對信仰耶穌之前後轉變，必有他一番內心曲折，在他自己未有明白表達以前，他人無法代爲措辭，那老太太終頷首稱是。自我和語堂相交，始終沒有談到宗教一項。後來語堂又重進教堂聽禮拜，並常聞牧師講道而流涕。臨終又告其家人，弔祭須從耶教儀式。此事我到他死後始知。聞彼有一書，不久將出版，說明其對耶教信仰先後內心之轉變。我私念我往年告那美國老太太的一番話，幸而沒有錯。

生活藝術·人生幽默

語堂爲人之直前直往，而在其內心深處，實自有一條貫，亦據此可知。那未吸完的一段烟捲，和其變爲灰燼之一段，依然同在他兩指間，依然仍保留其同一烟捲之舊習式樣。語堂內心，有其放達處，但亦有其拘謹處。果人生以百年爲期，語堂已經歷了其十分之八。尙留一段烟捲未抽完，其抽過的一段，固亦成爲灰燼，却尙在其內心，完整地保留著，不散不落。此是語堂生活的藝術，亦是語堂人生的幽默。我老年幸獲與語堂交游，所認識於語堂，迄今所懷念，而堪以告人者，亦僅此而已。

生爲一中國人，生而爲一近百年來之中國人，世變倉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將何所屆止。語堂已矣，但與語堂生値同世之人，回念前塵，豈不一切亦已全成了灰燼。果能仍保此灰燼，不散不落，仍成一烟捲樣夾持在兩指間者，語堂以外，又復幾人。我常想語堂生平，烟捲在手能儘抽，抽後成灰能儘留。較之僅知抽烟，不顧烟灰落地，地毯遭殃者要自有別。今日吾國人，乃盡輾轉在烟灰屑中，灰屑滿地滿室，而兩指間却成無烟可抽，此誠生活藝術之謂何，人生幽默之何在乎，懷念老友，曷勝悵然乎。

起稿於懷恩堂追思禮拜之清晨，定稿於語堂靈柩下窆陽明山故居之下午，時爲民國六十五年之四月一日。

日俄領土之爭

日本最近有一個很特別的代表團到北平活動。這個代表國的團長是「日本歸還北方領土東京促進負責人，受知大學教授坂本德松，所率領的團員都是日本促進歸還北方領土的「活動家」。

毛帮接待由「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副會長」張秀山出面與會的却有「工農兵羣眾」一千多人，所謂「工農兵羣眾」便是江青裙下人馬，可見江青系在北平眞是無所不管，無所不在。

岳騫

廖承志講話有這麼幾句：「日本人民要求蘇修立即、全部、無條件地歸還北方領土，完全是理所當然的，正義的，我們中國人民表示堅決的支持！」

日本人要收回北方領土而跑到北平來活動，無論是官方的授意還是民間的自發，都是一大失策，毛帮愈是支持，蘇俄愈不會放手，日本人這種作法，眞意何在，頗難索解。

但日俄領土之爭確與中國有關，毛幫政權另是歷史短暫的逆流，其崩潰已計日可待。在毛幫政權崩潰後，此一問題仍然存於中日俄三國之間，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此事的眞象，並根據各方報導，畧述梗概。

所謂北方領土的主權誰屬？

北方領土問題，指的是千島羣島的齒舞、色丹、擇捉、國後四島由蘇俄歸還日本的問題。千島羣島又分為三部分：北千島、中千島和南千島。成為日俄間領土歸屬問題的這四個島嶼，蘇俄指為屬於南千島。其中擇捉和國後兩島，是千島羣島中最大的四個島（北千島的幌筵島、中千島的得撫島、南千島的擇捉島和國後島）中的兩個。

在歷史上，這四個島的歸屬一直就是日俄兩國間爭論的問題。十九世紀，俄國說它們都屬於千島羣島，而千島羣島屬於俄國，那麼這四個島的歸屬已是不用再爭論的問題。但日本指出，從歷史、人文和環境三方面來說，這四個島顯和蘇俄扯不上半點關係，島上的民族屬於蝦夷族，是世界上公認的最早的日本人。

遠在一八七五年的五月，日本曾以其手中的庫頁島（日名為樺太島）全島和帝俄交換了千島羣島的十八島。這十八個島位置在北海東北方的擇捉、國後、色丹、齒舞四島的更東北方面的。在日本人的記載上，千島羣島的十八島，和這北海道東北方的四島，是兩回事的。

實則庫頁島本是中國的領土，在元代已歸中國版圖，到了明初在東北置「奴兒干都司」即管轄庫頁島，明宣德年間太監亦失哈（此人是明代第二鄭和，知者不多，）率兵船出巡，曾到庫頁島（當時譯為昔夷）撫慰土民，並在廟街「永寧寺」勒碑文紀其事，此碑至民國初年尚存，筆者曾見過拓文。所以庫頁島千眞萬確是我神州舊壤，我們將來收回西伯利亞領土時，一定要連庫頁島一齊收回，才算是盡復失土，筆者所以說日俄領土之爭關係我國者在此。

淸人入主中原後，全力對付關內，東北邊遠地區，無暇顧及，竟而甌脫，不知何年為日本人所盜據，至日王睦仁「明話維新」，國力日盛乃打了這個壞主意，以中國領土庫頁島交換俄國千島羣治。俗說捉野豬還神。日本人就專幹這樣的事。

一九〇四年，日俄發生戰爭，俄國戰敗，次年兩國簽訂樸資茅斯和約，其中便將庫頁島南半部劃歸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蘇俄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聲明，收回庫頁島南部，包括南千島在內的千島羣島全部劃為蘇俄領土，唯日本政府堅不承認南千島中四個島嶼屬於蘇俄。屢次要求收回，這便是北方領土問題的由來。

此一問題要研究其曲直，還該從波茨坦宣言說起，因為日本是根據波茨坦宣言向盟國投降，自然要實行波茨坦宣言規定的條欵。

波茨坦宣言第八條：「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波茨坦宣言是由中美英蘇四國領袖向日本提出，作為日本投降的依據，但這一條便含糊不清，根據此條，日本除四大島之外，其他小島須從四國領袖決定。幸而自日本投降後，蘇俄未曾有一件事與美國意見一致的，這項條文便無從說起。

日本所以苦苦追索北方領土，其理由是這四小島屬於北海道，北海道既然根據波茨坦宣言屬日本，這四小島也應當屬於日本。但蘇俄則認為這四島是南千島羣島一部份，與北海道無涉應歸屬蘇俄。雙方各

執一詞，互不相讓。苦作公平論斷，齒舞、色丹兩小島揧應屬北海道，擇捉，國後則是南千島一部份，日俄眞想解決決糾紛，應該各分兩島。但目前雙方都處於一步也不能退讓之境況。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鳩山一郎組閣，與蘇俄恢復邦交，一九五七年時，赫魯曉夫曾經一度表示，假如美國把冲繩歸還日本，那麼蘇俄將考慮把齒舞、色丹兩島還給日本，但擇捉和國後兩鳥絕不考慮。

一九六九年九月間，日本已確定他們可由美國方面收回琉球了，於是日本外相愛知揆一乘機訪俄，希望蘇俄對日本北方的領土問題也同時予以解決。愛知揆一從蘇俄總理柯錫金那裏得到的回答是：蘇俄不希望變更任何有關第二大戰後所已固定了的國境綫。言下連前曾約定送還齒舞、色丹兩島一事也抹消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角榮搶先和毛黨政權勾搭「建交」了。這一步棋，對於蘇俄來說，有了一種新的壓力的感覺。就在第二年的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角榮訪俄時，蘇俄在文字上耍了一個槍花，和田中的聯合聲明中表示：「兩國待第二次大戰時懸而未決的問題解決後，即行締訂和約」。日本消息上強調，此中所謂第二次大戰時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包括北方領土的四島問題。

但是到了本年六月，蘇俄外相葛羅米柯訪日，一下飛機便聲言絕不談北方領土問題。葛羅米柯不肯談北方領土問題，却着重推銷「亞洲安全體系」，反對「日毛和約」的反霸權立場，與宮澤外相鬧得不歡。

三月十二日葛羅米柯與三木武夫首相在首相官邸會談，兩人有這樣對話：葛羅米柯：「蘇聯政府對於日『中』和約的簽訂十分關心，『中國』想強迫日本接受堅持的某些立場，特別是有關霸權的條欵，假如日本接受了『中國』的這種立場，那麼日蘇間到目前爲止的關係，將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蘇聯政府是抱着這樣認眞的態度在關心的。」

三木：「有關這個問題，外相的談話完全令人感到意外。這項條約的簽訂，是爲了日『中』兩國間的友好關係，至於所謂反對霸權，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原則之一，並非專爲反對蘇聯或某一個家而言。」

葛羅米柯對「日毛和約」語帶恫嚇，確實引起日本朝野憤慨，就在葛羅米柯飛返莫斯科的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木在東京「九內」外國記者俱樂部演說，強調「日毛和約」簽訂勢在必行，大槪就是對葛羅米柯的間接答覆。最近「坂本代表團」到北平活動，宮澤喜一外相又聲言要加緊談判日毛和約，都是葛羅米柯訪日的餘波。

日本所以堅持要收回北方四島，因由於日本人對領土的一貫野心，但此四島對日本也確有無比的重要性，可分爲經濟性與軍事性。

經濟方面主要是漁業問題。六月十二日，宮澤外相就日本漁船在北方水域安全操作問題，及蘇俄漁船在日本近海作業問題，和葛羅米柯作一個半小時的深談。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日俄間簽訂漁業操作協定，但有了協定之後，日本漁船在公海上作業，還是經常受到蘇俄漁船的無理欺負，因此發生許多意外事件。據日本水產所調查結果，自日俄漁業操作協定簽訂後的一個月間即發生七十九件之多，日本方面損失在一千七百八十三萬圓以上，且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日本漁船在北方水域作業時，也時常莫名其妙的遭到蘇俄海軍的逮捕，從日本方面統計的資料得知，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七四年九月止，蘇俄捕獲日本漁船計一千〇六十四艘，扣留船員七千七百六十一人。宮澤向葛羅米柯表示，日本希望與蘇聯合作，成立一個漁業紛爭處理機關或漁業損害賠償處理委員會。這一點，葛羅米柯說，蘇聯政府同意日本的要求，最遲在本月二十日給日本一個圓滿的答覆。

臨結束晤談時，葛羅米柯告訴宮澤，蘇聯政府將在最近幾天釋放所扣留的日本漁民三十二人。

按實際情形來說，二十幾年來，僅聽說過日本政府抗議蘇聯隨意逮捕日本漁船，扣留日本漁民；却從未看到日本政府發表過捕獲俄國漁船，或扣留俄國漁民，由這點可以看出，蘇俄政府的霸道無理。過去每當漁船被逮捕時，日本政府總是委曲求全，希望蘇俄尊重日本，重視睦隣。但蘇俄一直不把日本放在心上。看了日本受蘇俄欺淩情況，不能不回想到抗戰前日本欺凌中國的情況，眞算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

其次說到軍事問題：日本「軍事研究社」去年曾出版過一本題爲「日本被迫再捲入戰爭時」的專輯，共有六篇論文，其第四篇爲「假定發生第二次日俄戰爭」。文中從多方面研判假想的情況。認爲北海道首當其衝，而擇捉、色丹、國後、齒舞四小島正好是俄軍登陸北海道的跳板，故該文以「蘇俄進攻北海道的藍圖」爲研討的核心。檢閱該文畧見日俄領土問題之複雜而嚴重，茲摘錄部份於次。

「日本國防雖以日美安保條約爲基礎，但美軍不可能在戰爭前趕來支援。因此，即使美國可資信賴，也必須由日本自衛隊先抵擋相當時間。

即使日本自衛隊能抵擋俄軍攻擊於數日之久，但那時俄軍早已建立橋頭堡。由於橋頭堡的建立意味着制空權的獲得，所以美軍很難順利抵達目的地。

俄軍將考慮美國空軍與第七艦隊未能參戰以前實施奇襲，並選定較近的登

陸地點並迅速建立橋頭堡。

所以說，俄軍將以擇捉島及國後島為基地，很可能選定知床半島南部的標津為首先的登陸地點，並以阿塞山經斜里山的知床半島山地作為右依托，以根釧平原的沼澤地區作為左依托，在中標津及計根別方向構築橋頭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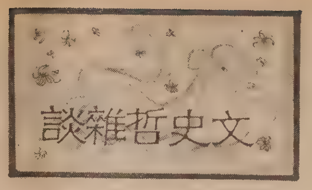
另外一個可能登陸的地點為北海道東北部地區的網走或紋別。

只要在國後與擇捉兩島之間的國後水道，以及在千島群島各島嶼間的水道實施水雷封鎖，則美國第七艦隊與友軍艦艇將很難進入鄂霍次克海，使俄軍得以確保後方補給。

同時如果津輕海峽也被封鎖，則所有艦隻將無法進入日本海，而日本則成為蘇俄一方的天下，使北海道陷入孤立狀態。

再其次的另外一個登陸地點為留朋，在此地區蘇俄將以強大部隊實施強攻。」（見附圖二）

蘇俄目前也確實將擇捉，國後兩島建為海空軍基地，與庫頁島的海空軍基地遙相互應，整個日本因此罩在蘇俄空軍的飛行半徑之內。（色丹、齒舞各駐有蘇俄步兵兩團，水上國境守備隊三中隊。配備有高速巡邏砲艇二十艘。擇捉及國後各駐步兵一師，司令部設在擇捉，蘇俄的太平洋艦隊也以希德加希灣為基地。國後和擇捉兩島計建有大小機場十三處。上述資料摘自：英國戰略研究所。）總之，日俄領土之爭錯誤複雜，以前是由於夾着美國在內，目前又介入毛帮，可見的將來，倘看不出有何解決之望，但此一問題不僅影響日俄、中國也遲早必被牽入，毛帮亡後，麻煩將來到我們頭上，我們必須特別注意。



團體．黑幕．意識形態

霍雲霄

人事上的黑幕，內幕，內心矛盾，可說是任何時代，任何社交圈子及團體都沒法避免的事實。有時從外貌看來，你發現一個團體中人與人之間那麼充滿友愛，又發現某一個團體的紀律那麼嚴明，那只是未參與前的表面看法，當你有機會參與之後，會漸漸發現每一個人都存在自身的問題，人與人之間又隱伏着多少大小磨擦，於是你以為這是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其實它是人的本性問題。

人雖然是合羣的動物，一個離羣的人，會覺得自己忽忽若有所失，會覺得孤獨，於是你覺得需要投入一個團體，以保持你情緒的平衡。但當投入那個團體之後，並不表示是完全失掉了自己，要是你以為必須完全失掉自己符合獻身的標準，那麼，你的內心會因出於本性的矛盾，使你長期在掙扎中。

所謂人事黑幕，都是由於公私不分明情況下迫出來的毛病。人事中的內幕，却是屬於大圈子中的小圈子。由於人性作祟，有時越是標誌大公無私，不容許私情存在的團體，越是黑幕重重，越是紀律嚴明的團體，越多小圈子出現，因為小圈子是為了互相保護需要與自然長茁出來的。一般說來，好些容許公私意識共同存在體，公私分明的團，人事問題可能比較少。這類團體，大致屬宗教團契與工商業業團契，因為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時，而且又彼此尊重每一個人的私生活，沒有任何人有被歧視或被抑制的感覺，這種人事組織，比較能產生和諧氣氛。

我沒有從軍的經驗，但從那些文學作品中讀到不少軍旅中感人的故事，想像中軍隊在出征時是沒有私生活的，但在患難期中，軍中兄弟之間，自然培養出一種手足之情。在戰亂時，也有不少人有私生活的調劑，那種私生活，多是浪漫的。

我不知那些侵略別人國家的軍人隊伍，雖然也有種種宣傳的為他們才是屬於正義之師。被侵略者才是不正義的，其本質有如黑社會分子談的「義氣」差不多，但我相信，這類隊伍中的人心裏一定充滿矛盾與不愉快的，那些軍人部隊中每一個人，可能也各自有其浪漫生活，但那些浪漫生活的性質是充滿自毀的。

人與人相處，不論是一個小家庭，幾個難友，或一個團體，並不是只因為不得不在一起才在一起，或因為談得投契而成為集團，它必須依靠一種意識形態來支持的。那個意識形態，又必須是情與理互通的。情與理看來像是不相關連甚至對立的，其實它應該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情感本身，雖然也有弱點，但人的良知本來就與理共通的。因此所謂理性，便是情理交融的精神狀態。

有些人到了中年或老年的人，儘管教育與做事時感到學非所用，或者感到教育對自己的成就沒有多大必要的因素，但每一個人如果倒溯求學時的同學之間為情誼，自然會有不少很美的回憶，因為同學時的情感才是最純潔的。那純潔，就是因為它本質是屬理性的。

黑幕是由於內幕加上潛在的敵對心理迫出來的。一半是為了侵犯，只一半為了防禦，它的本質是屬於反理性的。所以說，凡是意識形態屬於反理性的團體，它的黑幕也必然越來越多，甚至因此發展成互虐或互毀的可怕力量。這其中，表面的紀律是難以掩飾內在的醜惡的。

人的摯誠情感是付出的，它的對象必然是放出在自己以外的一個對象，如果不是這樣，摯誠情感是不存在的，團體精神，應該是認同精神，也是摯誠之情容易發揮正作用的時候。黑幕、內幕本質上都是由互相不信任，又不得不貌合神離的相處，彼此將摯誠之情壓抑住，只扮演一種姿態，這種風氣的普遍蔓延，它會使人迫着自我錮禁，將人類精神狀態推進無窮盡的孤苦境界中。

台調查局智破日本販毒案

•秦明•

曾經潛伏在毛澤東身邊，參與中共機要的調查局長沈之岳，是對付中共間諜的能手，罪犯的尅星，更是除暴安良的現代包青天。

近年來，在清除罪犯，保障人民和揭發中共滲透顚覆陰謀，沈之岳領導的調查局，已成爲民間信服標記。

本月七日，調查局根據日本報紙的一條新聞綫索，運用機智的調查員化裝「吸毒犯」打入黑社會，破獲了一宗中日間製售痲醉劑「安非他命」的禁藥案，這種危險品是在台灣發現還是第一次。

美麗的女調查員

這宗案件的綫索新聞，是日本產經新聞報導的，內容是：日本橫濱市土木建築公司董事長米陀克，因經營不善，公司倒閉，負債日幣四千萬元，妄圖走私圖利，乃自台灣秘密携帶價值一億日幣的興奮劑「安非他命」進口，爲橫濱海關及神奈警察局保安隊逮捕。

這項報導中同時指出：米陀克向台灣走私業者以日幣八十萬元，購買「安非他命」二千零五十三公克，每公克售價爲兩萬元日幣。

調查局緝毒小組的工作人員，一看到「安非他命」這個藥名，立刻跳了起來。他們深知，這種白色粒狀的痲醉藥品，對人身的危害太大了。過去，在台灣從來沒有發現有人注射過，更談不上買賣；可是，日本方面的消息，居然指爲台灣走私過去的，難道這種危險藥品會在台灣製造？

爲了深入了解眞相，調查局選派了一位機智的調查員，化裝成「吸毒犯」向可疑的毒販輾轉接觸，經過多方面巧妙的運用，終於認識了日本籍的申子若井和一，多次交往後，終於從若井手上買到一小包可疑藥品，立即送回調查局科技研究中心細密的化驗鑑定，證實爲「安非他命」興奮劑。

破案過程，非常曲折，化裝吸毒犯的調查員，曾携帶了二百五十五張美金旅行支票，面額總值一萬零六百三十元，與日方進行交易，但日本的毒犯担心美金支票是假的，先拿兩張託人私下鑑定，並用一種吸毒犯的暗語打話，提出許多難題，可是調查局機警的工作人員，憑着高度的機智，從容沉着應答，始終未露破綻。交易自五月三日下午六時開始，直到深夜十二時，日方證實美金是眞的之後，才由外面提了一公斤「安非他命」回來，調查局人員以時機成熟而採取行動，當場人犯及毒品俱獲，進一步將這個製毒販毒的集團一網打盡。

沈之岳局長旗下的工作人員，是經過千挑百選的，每年均由大專畢業的優秀青年投攷，然後加以攷試取錄，並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這些無名英雄的訓練基地，是在台北市郊龍店青潭展校山莊，他們在接受國家託付任務之前，必須在這個革命的烘爐裏，學有專長，使能踏上工作崗位之後，能像一柄千錘百鍊的寶劍，一出鞘就能克敵制勝。

他們除了學習精確度極高的科學儀器使用之外，一位合格的國家調查員，爲了完成任務，射擊、駕駛、通訊、跆拳等十八般武藝都必精通，因爲調查員在出生入死時，面臨的對象多是亡命之徒！

在展校山莊設備新穎的射擊靶場上，每一個調查員至少要射擊千發以上的子彈，以立姿、跑姿和臥姿多種姿勢向假設的敵人射擊，在畢業時，射擊的成績通常是九十分以上的神槍手，只要是暴露的目標，很少能不在正義的槍口下屈服的。但他們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能不用槍時儘量不用槍而以智服。

調查員的訓練基地，擁有第一流國術高手的教官，也有西洋拳的名師，渾身是胆的英雄人物，其中有許多是「巾幗英雄」，在工作的戰場上，與男姓的工作同志併肩作戰，屢建奇功，但是，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是和名利絕緣的。他們的名字永遠不會在報紙上出風頭，就連家中親人也很難知道他們爲了工作，而經常變化的化名和代號，有時子女立了大功，父母還在子女面前稱讚立功的無名英雄，因此，調查人員永遠是有功無名的英雄！

調查工作人員更要戒絕金錢和女色的誘惑，一切以國家利益爲前提，做到無私無我，他們具備有崇高的氣節，爲國克盡除暴安良，防諜鋤奸的職責，在中興基地的台灣，已成爲時代男女青年的偶像，是民間崇敬的一羣無名英雄，在沈之岳局長的領導下，可說是任重而道遠！

六月大選決定意大利命運

議會鬥爭・和平過渡取代武裝革命・暴力奪權

意大利共產黨秘書長柏林基爾在羅馬一羣眾大集會上。

任紫琴

意大利的政治危機，已於前週爆發了。當里拉蹣跚不前與股票下跌，這個由總理阿爾多・摩洛所領導的政府，已名存實亡。而這個國家最大的政黨却試圖熄滅這種火燄，似乎只是火上加油。在他們執政黨的總部，基督民主黨醞釀一種運動，將保守的亞明托爾・芬發尼，回復黨的領袖地位。這個人現在直接負責許多有關他們的紛爭。關於社會黨方面，摩洛政府全依賴他們的支持得以存在，經過討價還價爭吵不休，最後仍拒絕基督民主黨一次新的提議，再一次要求大選。於是兩個團體循環發出一連串的聲明與反聲明，指責與反指責。

意共秘書長安里哥・柏林基爾，以典型的保留態度，描述這局面爲「一種不穩定的情勢。」同時這位五十五歲的柏林基爾和他的同僚之間，雖然也有爭吵，但顯然柏林基爾與意共對目前形勢已掌握重要關鍵。爲許多意大利人所看到的，柏林基爾與意共可能取代意大利的現有政權。柏林基爾由於去年在一次全國性的投票中獲得很好信任，很可能將立即領導共黨在意政府中成爲一個重要角色。這個政府已執政三十年了。

意共控制區

意共控制城市

政治混亂經濟失敗

這不僅是柏林基爾與一個七百萬共產黨員的未來問題，而目前意大利政治混亂的情形已成爲整個歐洲的重要問題。如果意共一旦加入政府，即使是小角色，這種影響所及將不限於羅馬。橫跨西歐的左翼信心與共黨政治勢力，將因意共加入政府而大

大增強。不過意共已日形獨立，不大依靠莫斯科了。同時在美國方面，基辛格已對意共政治上的崛起，非常注意。事實上，整個世界的專家與政府領袖都開始密切注視意大利，並為它的前途担憂。

為甚麼這個貧窮又不幸的意大利，能吸引那麼好多人注意，正是因為它變得如此脆弱與危險。意共雖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已經獲有固定的選票，而成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勢力，與基督民主黨爭高下，也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同時，意共吸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的選票，收獲頗大——這些選民已認為他們已陷入混亂之境，而且對傳統的政治有所不滿。

這些，不滿政府的原因都是非常明顯的，比如意大利的經濟情形令人失望！失業人數現已達百分之卅五，里拉在最近兩月內已貶值百分之廿七。同時因為全國總生產量百分之廿五消耗在進口上，里拉的下跌相信只有刺激上漲的通貨膨脹率。

一種小資產階級形象的意共秘書長柏林基爾與家人在羅馬街頭漫步。

人民不滿生活水準日低

甚至許多意大利人比經濟危機更感苦惱的，是近年來他們的生活水準日漸低降。週期性的政治恐怖主義者的野蠻行為，震撼着這個國家。街邊的暴力犯罪，在意大利本屬未之前聞的，現在都成為各城的普通現象。綁架事件也很多，使有錢的人都備有武裝隊守衛他們的家庭。許多有名的藝術寶藏，曾經使意大利揚名世界的博物館，現在均遭竊賊不斷光顧而暗然無光。甚至米蘭著名的歌劇院現已因負債面臨封閉危險。工人罷工與鬧事已成為意大利人生活必然的一部份，這是無人感到驚訝的事——當他們的厨房連剩飯殘羹都找不到時，或者他們的郵件無人送遞時，更或者當火車誤點時——除去整個不開動。

對許多意大利人說，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他們所見社會上的腐化與官僚作風。今天意大利勞工皆受到政府個別代理機構監督，約有五萬六千個代理處，負責人皆由無數政府官員充任，他們官樣文章不勝麻煩！例如一所學校欲建一個簡單的課室，必須經由不少於八十個不同代理處在文件上批准。從此一事可概其他。



杜林與那不勒斯兩大城市為共黨當選市長互相慶賀。

基民黨難辭責任

已明顯的，意大利的悲劇責任已經落在基督民主黨的頭上，這個黨的領袖們已統治這個國家卅年了，不能逃避應付無方的責任。舉一個重要例子，墮胎案就是由於這個黨的領導人舉棋不定而引起風波。前些時基民黨同意其他各大政黨修改意大利嚴苛的墮胎法，但到新法案提出時，基民黨的領袖們失信，卻仍然與羅馬天主教站在一邊。基民黨這一突然舉動，觸怒了社會黨，摩洛總理的政府兩月來全賴社會黨的支持得以勉強存在。依照社會黨的領

導人馬廷諾所發聲明，他將被迫要推翻現在的政府——因此引起今春末期舉行大選的推測。意大利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下，似乎無力招架一場全面的政治風暴。

可以相信，近週來所作都是希望延緩大選，但結果無望。有一點，基民黨甚至將放寬那種一向拒絕與共黨作任何官方連繫，以及不與共黨及其他大黨作正式政策會商的態度。但是社會黨已否決這種提議，而且高級基民黨官員都表示不得不承認大選似乎將在六月初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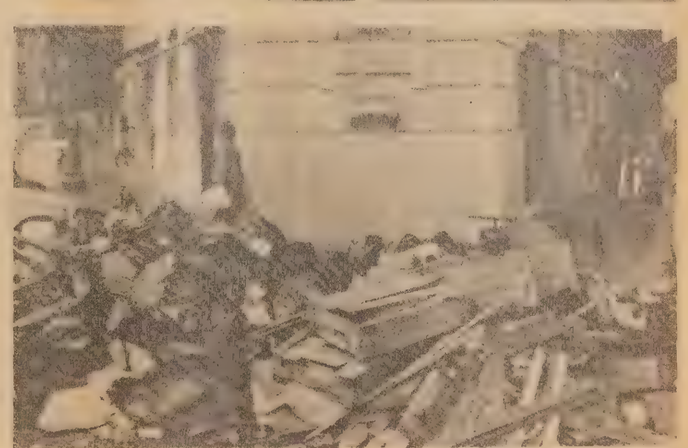
共黨已控制重要城市



不論大選在何時舉行，共產黨人都在好好準備——事實上他們可能被迫參加未來新政府，雖然他們寧願等待另一年這樣大選機會。共黨已經控制意大利的所有羅馬以北主要城市，並廿個地區中之六個以及九十五省中四十省以上。去年六月在地區選舉，共黨獲取總票數百分之卅三點四，（基民黨爲百分之卅五點三），並且接管了長期爲保守派基地的那不勒斯與杜林兩市。

至少，共黨勢力漸增的一部份原因，是那種給予人們的固定的形象。在意大利最近數年中，歇斯底里病症，宗派門戶之見與終日擾攘不安，已經似乎成爲執政黨的一種專利品。由於共黨身居一種政治避風港內，反而顯出冷靜與固定可靠。因此，有許多選民在絕望中尋求保障與秩序，都轉而投向共黨。這並非共黨已深得人心，而是「大多數的意大利人都相信，這種冒險投共黨一票，總比我們在所受的危險爲少。」

但大多數的意大利人，也不願分担對共黨的仇恨，這是大部份西方國家間目前所常見現象。一個原因就是共黨在意大利各地方，所實施的手法高明。比如波隆納，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即已由共黨市執行政務，已被眾認爲是一個秩序的城市，但最重要實事且令人模糊的是共黨領導人竟與它的政敵保持一種良好私人關係。



意大利政治暴動、罷工與綁架事件。

意共是怎樣起家？

這種友善的態度——也是共黨獨有的性格——却有了歷史的根。先從意共於一九二一年建立那時說起，這個黨已經追隨一種不同的路綫，有別於全世界的其他共黨。它的開山祖是一個侏儒小丑，出生薩丁尼亞島的社會主義者，名叫安東尼奧·格拉姆斯，從不打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他的著作曾強調指出，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可在歐洲發生，只是由於存在社會的各種壓迫而來。格拉姆斯認爲社會的改革，並非出自一種暴力或「無產階級專政」，但結果必須是工人階級取得自由民主體制，並用以解決基本的意大利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意共與基民黨均站在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最前綫。

巴米羅·陶里阿蒂戰後領導意共已近廿年，都不踏它的同志到處所走的小路。這不是說陶里阿蒂從未被稱爲一個無派別的共產黨員。相反的，他整個大戰期間均在莫斯科度過，而在他負責意共時，意共黨如蘆葦的彎曲無力，蘇聯領導層隨時吹着新的風。但他整個的黨走政治路綫，陶里阿蒂自視爲意大利的第一流政治家，而且常常表現一種極有技巧以保持與史達林主義的距離。例如一九五六年，陶氏試探莫斯科路綫，他汚指布達佩斯觸發一種反革命暴動，後者完全爲蘇聯的坦克力量所壓平。但在一月後，他開啓一種思想獨立的政策，他定名爲「意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意共內政依照英國辦法

自從陶里阿蒂於一九六四年死後，意共——整個的表現——進一步越出莫斯科的軌道。事實上意共黨官員不同於法共，他們不習慣在蘇聯或東歐消磨暑假，但意共所標榜的獨立，也表示一些較大的問題將到來。例如一九六八年，意共黨發表一項清晰的「不贊成」蘇聯壓平捷克走向自由的行動。甚至更重要的，意共在柏林基爾的領導下，曾經明白發表外交與內政兩項政策，因而使蘇聯不得不懷疑意共在意識形態上極端相反。



意共始祖格拉姆斯。

主張議會鬥爭的陶里阿蒂。

意共爲意大利人所計劃的內政把戲，是令人驚奇非常不實際。爲共黨最高經濟學家巴克所概述的，那是要求爲一個國家的健康服務，依照英國多徵稅收與增加教育經費的道路。但是它的主要關是鍵在一種計劃中激烈減少公共開銷。

巴克指證意大利的主要經濟困擾爲失業與工人生產低降。意共將如何應付這些問題，却是非常難明的。不過巴克堅決支持這些問題的解決，將不會進一步增加無限度的政府開支，以一種新官僚，代替舊官僚，或者增加對東部集團的依賴。意共眞正目的，是「欲說服美國人再次投資意大利」。

意共外交諸多矛盾

在外交政軍方面，意共並不完全獨立如同世界其他各地所相信的。那仍然是一個共產黨，而且指出那是很自然的，十分可能，即意共當權一定對許多案件寧願支持蘇聯而不支持西方政策。雖然如此，意共近年來已經證實，若與其他的西歐的共黨比較，實際上是叛黨者——同時這件事已引起北平與莫斯科不斷的攻擊。巴克說：「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會經往往是用作爲一種手段而甚於一種理論。意共當一開始就反對歐共市，現在又積極參加它的各項工作。意共與巴解保持友好關係，但允許以色列有權永遠担保生存。它與法國共黨的關係多暴風雨，而對葡共首領亞優羅·邱哈爾，却諸多爲難，將他描述爲一種「史達林主義者，他沒有甚麽忘記也不知道甚麽。」同時，有紀錄可查的，至少，意共主張意大利與北約保持關係，但是只維持一種「防守」同盟，並沒有新基地的建立。

顯然，意共這種外交政策的聲明頗有適應性，因此已經吸引了許多意大利選民——而且現在快將共黨帶入政府成爲一個正式的角色。但是，柏林基爾仍然十分堅持他的主張，共黨走上執政之路，必須採取一種「協和方式」——他指這方式爲一種協議與基民黨聯合組織政府。至於那些人問如何意共不打算一黨在羅馬執政？柏林基爾已準備一個回答：智利。智利最後的馬克思主義總統艾倫德的命運，是一個對意共領袖嚴肅的教訓。自從艾倫德於一九七三年垮台以來，柏林基爾已經堅定不移，認爲共黨將不以一種脆弱的國會多數票試圖統治意大利——因而使他們自身以及意大利處於一種地位，足以影響美國減少助力。

松广隨筆

近代中國一些怪人

向晚

怪並非惡謚，極言斯人特立獨行，性情古怪，不與常人身之意。這種人，當然很多，本文只就個人所知，並爲一向尊敬者述之。

李六更：河北人（當時稱直隸定縣人），在袁世凱做總統時，他是國會議員。他的眞名，我已忘記，通稱他叫「李六更」，北京人皆知之。他的怪，就是從六更這種別號發生起來的。

他身爲國會議員，每晨總之到六更時辰必起身，不分寒暑雨晴，携上鑼、梆子出門，走遍各大街小巷，一面走，一面敲打：「梆—梆—鐺—」。一年三百六十日，除非生病，絕無間斷。他除打梆子、敲鑼外，還大聲喊呼：「天亮了，該起身了！」

他那時，年已快近六十歲左右，又是國會議員，無論大小官員，或市民，每次聽到他的聲音，受良心上的責備，怎也不好意思再睡。所以北京城內人，經過數月後，遂逐漸改變六更必起身。宋儒邵堯夫說過：「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試閱歷史，凡是衰落國家，人民必遲起，懶惰。普魯士何以興？即因菲特烈•威廉一世親率皇后、太子每日早起，甚至普王、太子還督導清潔伕打掃街道而來。

李六更爲何這樣做？因爲國民太懶惰了，不忍見國家危亡，身爲民意代表不能不領導，希民有所做爲。中國腐敗，由來已久。單在國會議場大聲疾呼，沒有多大作用的，所以才改變作風，挺身而出，眞正深入民間，以身作則，較爲有效。今日我中央民意代表，只知爭待遇，講享受，恐怕根本不知過去李六更這個模範議員。梁啓超也是當時議員（進步派），提倡「新民」，即與李六更同一目的。要想國強，必須先改造國民。改造國民，必須先從國民生活開始。中國人稱「遠東病夫」，土耳其人稱「近東病夫」。但後者在第一次大戰後，經愷末爾將軍一手改造過來，轉弱爲強了，我們中國怎樣呢？身爲中央民意代表，還不思振作爲國家盡一分力嗎？

武訓：山東人，他有傳人皆知之，即以乞丐能興學的怪人。現代人統輕視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現在回想起來，我倒覺那個時代，還算比較以後時代好些。因爲（一）社會安定，盜匪很少，就各地城鄉說，幾乎做到夜天閉戶程度。我生於北方農村，就我的親身經驗確是如是。（二）物價便宜，只五塊大頭，就可買到一隻中形肉豬，麵粉一袋，只賣兩塊錢。一個耕田長工，每年（八個月）工資只付五吊錢左右，那長工就可養活其全家老少。租給人家半畝多呎園圃，三間平房，每年只收八塊錢。我到省城讀書，學生宿費全免，學費每學期（五個月）只付四塊錢，我只繳過一次，以後因任課室日曆記者免費，故除只繳制服與飯食費而已。當然這是公立中學，私立較多，然也比香港公立少多了。

人稱香港無文化，一點不錯。因香港是商業城市，一切以錢爲主，公學校也以賺錢爲本。學校主持人皆是市儈，學生是顧客或股東。大街小巷所見到的，不是學店，便是文具店，這樣怎會談文化。令人一聽「乞丐興學」，必以爲齊東野語，絕不肯相信，但武訓以乞丐興學事，卻是千眞萬確，因那個時代，租校舍便宜，富人一聞辦學校，他一定歡迎，根本不會向你收租。中學畢業後，找不到適當工作，如有人聘他當教員，總算是一名老師，每月六七塊錢，他便滿足。武訓沿門行乞，鄉人必尊敬他，同情他，富人誰都樂於捐助，於是他便創辦起第一間小學，跟着第二間，第三間也如法泡製辦起來了。

教師當然也有懶人，那怎麼辦呢？武訓決不是

本港電影季節進入五月時，電影行家每將五月與六月列爲賣座紀錄較低的月份，原因是少了部份學生觀衆，因爲這兩個月是學生爲考試而用功的時期，不過以全年說：因爲工業復甦了，單看飲食業一片蓬勃氣象，電影更不必說了，今年的五月，有點反常，那是新片公映多於舊片重映，而且更是有份量的電影多於粗製濫造的電影。

本期在上映中的路易吉路拔導演的「暗殺英雄榜」還有雷夫尼爾遜導演的「雙龍會」，杜明尼哥的「空門遺恨」都可以列爲有內涵的商業電影。

「暗殺英雄榜」是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情報部查悉德國第二號頭目海德力將成爲歐洲的攝政，也就是將來希特勒的繼承人，海德力對付德軍統治下的歐洲人手段異常殘酷，而且智力很高，盟軍當局決定派特工突擊兵，用降落傘空降捷克，將海德力刺死。電影說明這是眞人眞事改編，電影終場後，字幕打出當時與該案牽連而犧牲的人逝世的日期及叛逆者被處死刑的日期，也有戰後仍然生還的。但經過改編後，整部電影的架構相信是由編導重新創造出來的。

本來用爲拍電影題材的東西，不論是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凡用暗殺作爲故事情節，同時故事內涵完全肯定了行刺的兇手，這兇手不論是正義的或反正義的，在反應到人性方面，都有本質上的不健康。然而「暗殺英雄榜」在導演路易吉路拔的處理下，可以看出它藉着暗殺事件作爲情節主幹，然後藉着這一主幹去突出兩點作用，一是納粹分子的冷血與絕滅人性；另一卻表現了盟軍地下部隊的犧牲情神。當我在

有

帶黑人工程師一同逃亡，電影在黑人的逃亡生活中，使白人工程師越來越同情黑人的處境，電影寶弄的雖然是緊張刺激的場面，但每一階段都使兩個黑白患難之交精神越來越接近。

（三）是幣制穩定，今日世界不分什麼主義國家，通貨無有不膨脹的，但北洋政府時代三十幾年來，幣制却從未貶值過。因爲幣制不貶，物價穩定。百姓謀生容易，誰還願做盜賊。乞丐興學，也只有在那個時代出現。然也只有那個時代，有武訓那樣人才能做得到，你能說這不是怪人嗎？

李宗吾：四川人，向以教書寫作爲業，抗戰時，就其發表於報章言論，合輯十二種，名曰「厚黑叢書」，曾轟動西南各地，傳誦一時，世人皆稱他做「厚黑教主」而不名。吾友葉蔭民氏，慮其絕版，來港後乃一一加以再版，「中國學術之趨勢」也在內。葉氏是「大華書店」主人，今港僑尚能獲讀李氏遺著，不能不說全靠有心人葉蔭民氏之一番苦心。

葉氏何以再版此等著述？他認爲「厚黑學」並非泛泛著述，實乃一種救世、新民學，大有裨益於世道人心。過去有兩大名著，一爲馬克思的「資本論」另一爲弗洛伊德的「性心理」。這兩書皆是尙食色之學，一個論資本，一個論性，因各有所蔽，然皆人生所不可缺；但可惜的，上兩書所追求者，皆太平凡，在大千世界中，人絕不是以解決了食色問題，便能完滿了事。最主要的，是形上學，必須消除「厚黑」。關於這一問題，儒家固然講的很多，然多是泛論，而未直探到眞正根源。李宗吾的「厚黑學」好皆一把照妖鏡，不管你是什麼人，只要經它一照，什麼魑魅魍魎皆一一會現出原形，不讓它再裝僞英雄偉人，僞君子。在救世上說，李氏學說可以說絕對比馬、弗學說更爲重要。

「厚黑學」是將古比今，他固然指名罵人，但心目中却是斥責今人。試問凡掌權或出風頭的名流，那個不「厚黑」？權愈大，名愈威者而「厚黑」成分必愈重。

葉蔭民讀李宗谷說：「學問淵博，見識奇特，亂世奇才，惜未圓用。乃以憤世嫉俗至性，發爲嬉笑怒罵文章。……」林語堂說：「厚黑學一名詞，人多知之，試對人曰：『汝習厚黑學者』，其人必勃然大怒……。此即李宗吾發佈厚黑之精髓處，收效如何。不言可知！大哉孔子，三代上有聖人，三代下聖人絕了種，怪事也！然則近代之新聖人，其惟發佈厚黑學之李宗吾乎！」

，婦女與兒童送入集中營，然後將整個村子大炮轟平。這可使我觸起在日治時期淪陷區家鄉聽到的同樣可怕的故事，那是凡日本軍車在公路上被游擊隊襲擊，他們必定選距離出事地點，最近一個村落將全村人殺光，將村子燒毀。

「暗」電影通過突擊隊中有一個隊員爲了妻子與兒子的安全，將隊友出賣，結果德軍派大批軍隊包圍突擊隊藏匿的教堂，突擊隊不惜作整整一天的苦戰，殺死德軍數百，然後壯烈犧牲，這一段戲情節與張徹的「八道樓子」差不多，但突出突擊隊爲犧牲精神，拍得的確夠壯烈感人。因此，暗殺海德烈的戲，便成爲突出突擊隊爲犧牲精神及揭露納粹的冷血行爲而存在。

雷夫尼爾遜導演的「雙龍會」，幾乎是從薛尼波特與米高堅兩個大牌演員的被虐、掙扎、反抗中表現出戲劇魅力的作品。這是美國商業電影的傳統。但電影的內涵却揭發了今日南非白人政府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下對付黑人的種種殘酷手段。故事寫一個無辜被白人政府拘禁十年的一個黑人知識份子，當決定宣佈他出獄之後，只走出街上，就被白人警察暴力毆打，引起白人工程師的憤怒而帮助，誰知黑人在被毆而反抗時殺了一名白人警察，白人工程師看到自己闖了禍只得

藝術性的三齣商業電影

林巽

，尤以「原野游龍」一片受到舉世重視，他近年作品不多，但現在看到「雙龍會」，可以看出此公是才氣不凡的。

從商業電影技巧說：一段汽車逃亡及一段駕飛機逃亡，都比好些優秀的動作片電影過之而無不及。

杜明尼哥導演的「空門遺恨」據說是根據十六世紀天主教權濫用的最黑暗時代的眞實故事改編的電影。一個富家女，因爲反抗父親的婚配，私自戀上一個農家子，爲父親不諒，將她送入修院。電影中出現那家中世紀修院，對人性的禁錮比地獄還可怕，女主角在被損害，被侮辱，被出賣中與命運苦鬥，她有一次暗地與情郎幽會，後來情郎被人打死，她懷了胎，在修院產了一個兒子，教廷派主教帶羅馬教軍來拘捕她，幸而全院修女都同聲，爭認自己是私生子的母親願替她受刑，主教無法找到罪人，只得將修院解散，電影情節與「紅顏孽債」相同，結局却比「紅顏孽債」有積極意義。它最後寫這個可憐的修女，離開修院後，親自撫養兒子，並將她一生獻出來爲傷兵服務。

通常某些人談商業電影時，都以爲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是對立的。事實是，好的商業電影，像上面所認爲三部電影，都同樣有藝術上的涵義。譬如說：一部電影能夠突出時代性，劇中的眞摯感情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有社會意識，有勇敢的犧牲精神，這些特質，商業電影可以表現，藝術電影也同樣可以表現。至於好些只空洞地賣弄色情暴力的電影，可以列爲與藝術立場對立的，這類電影，公映出來不但容易成爲評論攻擊對象。因爲內容空洞，只爲滿足一班追求刺激的觀眾，這類電影賣座未必理想，即使賣座理想，它所起的反效果，却是能誘導青少年墮落的，拍這類片子的匠人，都有一個「叫座不叫好」的膚淺觀念，所以才容易鑽牛角尖。

雖然一部電影，有商業性而沒有藝術性也可以生存，一部藝術片，缺之商業性，可能不容易生存。但誰都明白，一個專拍沒有內涵的商業電影也可以生存，但是它必然難有與之爲發展的。最穩健的方法，還是搞有商業價值同樣又有藝術價值的電影。從「暗殺英雄榜」、「雙龍會」、「空門遺恨」看，人家不是已作到了嗎，但願我們的國片導演，也能拿出眞實的功力來。不要拿商業電影不能夠容許藝術性存在來自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電影事業，自然會走上另一個新的階段的。

電影評論

斜陽心情劉大白

——新詩史話

·趙聰·

雲——一疊斜的。
打算遮住斜陽。
然而漏了。

教雨來洗吧，
一絲絲的；
然而水底也有斜陽。

黃昏冷冷地說：
「理它呢，
斜陽罷了！」

不一會兒，
斜陽倦了，
——冉冉地去了。

這是劉大白的「斜陽」詩，載「秋之淚」集，在他的另外一些詩裏，也有不少「斜陽」的字眼和意境。他所愛的妻子吳芙霞離他而去，他苦苦等待着她的回心轉意，她却改嫁了別人。這就不能不使他的心情給蒼茫的暮色封鎖住了，提筆寫詩極自然地流露了出來。

持「星期評論」，也在「覺悟」上發表新詩，所寫「十五娘」是新文學中第一首敘事詩。沈氏是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大白和他都曾爲國民黨出過力。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本就是沈氏的兒媳，因爲瞿秋白拚命地追求她，她才與沈家離婚。不想兩位好友竟有這種同樣的不如意事。

無論新詩舊詩，都是易做難工。舊詩有一套框框，只消把詩韻、對仗、平仄背熟，再懂得起承轉合，就能寫；新詩因爲這套框框都廢棄了，那就跟做散文一樣，只消分行寫就得。只是寫出來雖然外貌酷肖，而是不是詩、以及好不好，就大成問題，所以作爲一個詩人，必須有做詩的天才，決不能像一九五八年郭沫若所說「曹植屈原千千萬，李白杜甫萬萬千」那麼些詩人一齊出現的。至於舊詩做得好的人，未必新詩也做得好；新詩做得好的人，未必舊詩也做得好。五四初期的新詩人，大都會做舊詩；而他們的新詩，却又殘留着一些舊詩詞的

淨，新固然新了，却又不像是詩。他在「舊夢付印自己」裏說：「用筆太重，愛說盡，少含蓄。」倒是確有自知之明。周作人在「舊夢」序裏說：「我不很喜歡樂店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只須適當的運用就好。」這個說法相當滑頭，還有更滑頭的是「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事」，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却不儘量的利用，也是可惜。」這是指他那些沒有舊傳統痕迹的作品而言。不過筆者却愛他收在「郵吻」裏的那篇「秋晚的江上」，在二十年之初，不失爲新詩的佳作：

歸巢的鳥兒，儘管是倦了，還天（旁馬）着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頭白的蘆葦，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原詩兩節七行）（轉載星島日報）

父非英雄兒好漢

·項莊·

據外電報導，參加天安門四五暴動的三名「反革命份子」在北大受公審兩小時，判送奴工營勞改；又謂其中一個姓姚的爲「文革英雄」姚登山之子云云。

如果這一身份報導無誤，姚氏父子在十年中出了兩次風頭，倒也是一場「佳話」。不過稍予分析，可發現兩父子雖同屬「闖將」，到了戲台之上，扮相却大大不同，老姚應該勾個妖魔鬼怪形的邪惡臉譜，小姚則縱然也勾個大花臉，應當以紅與黑爲主，以表示他的剛毅、勇猛及粗豪。

施公案中的黃三泰和黃天霸父子，有父是英雄兒好漢的美稱，實則這兩人平平無奇，去英雄好漢的境界甚遠，然而父子身份是相等的。

今姚氏父子雖遭中共當權派一體指爲反革命份子，兩者都大有分別。姚登山是義和團餘孽，手段既邪，用心更加醜惡（奪權自肥），而其不知自量直已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當他得意洋洋地左擁毛而右抱江之時，早已注定要人頭落地的了。據說後來公審姚登山大會係由周恩來主持，那不過是一種形式，如此妄人，周恩來應不屑於和他針鋒相對的。

小姚在天安門暴動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此時尚未詳悉，但無論如何他總是參加了，而且站穩「反暴」立場，這一點應無可疑。他所反的對象是秦始皇，是趙高，是呂后，是來俊臣，是魏忠賢，是阮大成（旁金）：：無一而非鐵案如山的大反派；反反得正，其人本身縱有其他許多缺點，也是瑕不掩瑜，總之比他老子可強得多了。

苦要用一句唱詞形容姚家父子，應曰：父非英雄兒好漢。小姚自己固然立身揚名，而且能爲父補過，可謂姚門有後。

中共於公審小姚後特別透露姚登山當年曾軟禁周恩來於人民大會堂，意欲把他餓死，以如奪權之願。不管此一說法有幾分可信，其用意總之在於塗改小姚的臉譜，指他爲其父一類妄人，同時歪曲天安門暴動的意義。

謠」四分冊，交由開明書店出版。他的詩大都發表在當年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上，自己沒有參加過文學社團，在文壇上也不見活躍，又加死的早（一九三二卒於杭州），只那一首「賣布謠」因嘗選爲中學國文教材，人們才知道有他這麼一個人，因而他就變成了一位冷門詩人。

他有兩個姓名，在清代他叫金慶棪，字伯貞；鼎革後更名劉淸齋，字大白。據說本來姓劉，但不知爲什麼又姓了金。周作人在爲「舊夢」作序時說：「大白先生我不會會見過，雖然有三四年同住在一個小城裏，但是我知道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姓名——今昔的姓名，知道他的學業。這些事我固然知之不深，與這詩集又沒有什麼大關係，所以不必絮說。」劉大白在杭州省立一師做過國文教員，與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爲該校的四大台柱，是曹聚仁的老師，曹氏會寫過「白屋詩人劉大白」一文，也沒有提到他何以有兩個姓名的緣故。

他生於一八八〇年，比魯迅長一歲，浙江紹興縣的會稽平水人，在詩在文詞方面頗有根底，五四後始改寫新詩。做過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浙江大學的文學系主任，還做過教育部的次長。著作除上述兩詩集外，還有「中國文學史」「舊詩新話」「白屋文話」等書。他和離去的太太生的兒子，後來就讀於淸華大學，不幸竟因失戀臥軌自殺。這或者就是他抑鬱寡歡、剛過五十就去世的原因吧。

他有一位知己之交，是浙江蕭山縣的沈定一（筆名玄廬），在上海主





不可 有一位讀者先生，以慷慨激昂的大手筆，告知筆者，反共救國之道，是國府應和蘇聯，聯合軍事行動，攻打中共，事成之後，割東北、西北之地贈蘇。對中國而言，一樣可以有好處云云，看了之後，不禁大吃一驚。有這樣想法的人可能不少，值得一提。聯蘇反共，那是決不可行的事，其一，蘇也是共產黨；其二，蘇聯共產黨秉承俄國人的侵略野心，豈會滿足於東北、西北？只怕一旦勾蘇入華，連香港都要加入「蘇維埃聯邦」了；其三，蘇軍入華，就算大陸老百姓人人反共，也必然奮起抗戰，如當日蘇人抗德然，入侵者必然失敗者也。

劣種 因爲中蘇共反目，幻想可以借蘇聯力量來對付中共者，大有人在。在所有的反共辦法之中，這是最笨、最不可行的一法，中國有一句老話，足以貼切形容其危險程度，曰：「飲鴆止渴。」渴會渴死人，但還可以捱多些時，等候轉機。爲了止渴而去飲鴆，鴆一下肚，立時嗚呼哀哉，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國府方面，迄今未有和蘇聯大規模聯合的打算，那總算是中國之福。蘇聯人是人類之中最卑劣下流的劣種，絕對碰不得，昔年中共，尊之爲老大哥，作其石敬塘，若非眞是忍無可忍，怎麼會起而反蘇？由此也可知一斑了！

難塡 中共當年對蘇聯，眞正是委曲求全之至，舉幾件犖犖大事，就足證明。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就聲明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旅順大連，蘇聯照佔，甚至中東路的權益，也維持了若干年。看看毛澤東親自訂立的「中蘇友好條約」，蘇聯就只差有「領事裁判權」了。打韓戰，中共出人命，蘇聯出軍火，軍火的價格一結算，比法國的軍火商價錢還貴，龍雲說了一句，立時變成「右派」。周恩來向不學無術的「蘇聯專家」，雙手奉上「感謝狀」，毛澤東一再強調「老大哥」，「一面倒」，眞正醜態做盡，結果，老大哥仍是不心足，蘇聯人的慾壑，是塡不滿的。

了解 俄國人之卑劣，已經到達不能設想的地步，不是對俄國人有深切了解的，無法想像。孫中山對俄國人不了解，所以力倡「聯俄」，也算是吃足了「聯俄」的苦頭。如今偏處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在一籌莫展之餘，並未向俄國動腦筋，這要拜當權者蔣經國早歲留學蘇聯，深知俄國人三昧之賜。中共一直在強調和蘇聯打仗，不可避免，想來想去，好像沒有道理。但中共了解俄國人之深，自然在其它人之上，這只好說如筆者之流，對俄國人雖有一點認識，俄國人眞正卑劣處，還是想像不到者也。

（轉載明報）



一九六七年，中共與印尼交關係，姚登山撤館回平，獲見。



埋葬中共政權者將爲下放知青

一個王朝或一個政治集團的滅亡，單是惡貫滿盈還沒有具備充分條件，仍需要致命的自戕。甚麼叫致命的自戕呢？在秦朝便是嚴刑峻法之下過度征用役力，陳涉、吳廣以及劉邦，都是被征用的力役走卒，他們在絕望的死路上，揭竿而起殺出了一條生路：在隋朝則是驕奢淫佚、窮兵黷武；在唐代則是頭重腳輕，藩鎮擅權；在明朝則是宦豎專權，將領離心；在清朝則是拳匪之亂，以及亂後的假立憲助長了革命。今天的中共呢？則是毛澤東的虐政之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暴動主力是下放青年

一九七五年才從北平逃港的一個中級幹部對筆者說：「自從鳴放反右之後，已喪盡了知識分子的心；自『大躍進』（一九五七）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之後，共產主義在工農大眾心中已完全破產；自那以後，大陸同胞只是說謊應付官腔，等待時機了！」筆者相信他的話，與筆者向來的觀察若合符節。

中共之乘機得勢，掩有大陸非一朝一夕之事，它的滅亡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它雖然早已惡貫滿盈了，但是到天安門暴動發生爲止，還沒顯露致命的根苗，現在則已經顯露了。

四月五日天安門的反毛暴動，羣眾的骨幹和前鋒便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親中共的日本「朝日新聞」四月八日北平專電透露了這個消息。

「大概有這麼做的必要吧；『人民日報』對天安門事件做了這麼詳盡的報導，結果『反革命分子』的發言以及所作的詩，『人民日報』都具體介紹出來，成爲稀有的紀錄。例如『這個場面誰鎮得了，中央沒有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的發言，以及詩中『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這樣侮辱毛主席的攻擊等，從來在這裏都是不能公開的東西。」

「當筆者問北平來的人，像這樣的『反革命份子』，是些甚麼人呢？他回答：『其中確有一部分壞青年。少數是高中學生，下放農村之後，又回到北平，遊手好閒，成爲不滿分子。』記者於五日，在天安門廣場遭受激烈分子毆打之際，在慌亂中荷包從口袋中被搶走，又有人想搶手表，從這些經驗看來，可以理解確有些不良青年的存在，也可以說他們被一定的政治活動所利用。」

這個在天安門暴動中遭受痛毆的日本人，顯然還在曲意爲中共擦脂抹粉，而對打他的青年們，透露着餘恨未已。當然，在長期唯物主義、反禮義廉恥的教育之下生長起來的青年，一旦掙脫嚴酷恐怖枷鎖（對天安門暴動的青年而言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天），容易顯露積儲的邪惡；例如香港警方破獲的多次大械劫案中，主犯全是逃港的紅衛兵。這些暫且不表，「朝日新聞」的報導透露了重要消息，四月五日在天安門，怒氣衝天、燒汽車燒營房，打民兵打左派分子，高喊「秦皇社會」應該過去，「不要第二個西太后」的青年們，多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破四舊」是導火綫

當天安門暴動發生之後，筆者曾訪問兩位去年下半年由北平抵港的青年。主要問他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暴動的關係。他們不約而同的說，燒車和毆人的羣眾，肯定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其他的人沒有這麼大的怨氣和怒火。他們都說，早在事件之前，回城的下放青年，已成爲北平治安的重大問題，使公安局十分頭痛了。

他們又說，北平的戶口管理特嚴，倒流回城的下放青年，要想隱匿藏身極困難。所以人數較其它城市爲少。但他們何以會成爲天安門暴動的骨幹呢？他們說：「這因爲趕上了回城探親的季節。」北平學生下放地區爲陝西的延安地區及山西的沁陽地區。每年十月到翌年二月爲農閒時期，下放青年紛回平探親（起碼有二十萬人），過完春節始返鄉下。今年所以久留不返，可能因爲周恩來死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近似文革狀態，基層行政已告痲痺；其次這些怒火千丈的青年，因爲憎恨毛江一派，遂支持周鄧一派；尤其是把周恩來路綫看做他們回城工作與家人團圓的希望。對周之死特別關切，本有意在天安門「烈士紀念碑」獻完花再上山下鄉，不料在清明（四月四日）前一星期，姚文

元等透過「中央宣傳部」發出一個「指示」，號召「破四舊」（舊思想、舊作風、舊制度、舊方法），今年清明不要往「烈士紀念碑」獻花圈。觸怒了他們，遂成爲暴動的導火綫。這是他們最近從北平的來信聽到的消息。也證明了下鄉知識青年與天安門暴動的關係。

「黑户」份子知多少?

前面說過，北平以戶口管制特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倒流回城的情況，較其它大城市要好得多。其它城市的下放青年，多利用春節探親的機會，隱匿家中不再上山下鄉了。中共對待這些逃避下放的青年採取甚麼政策呢?直到目前爲止，可以說束手無策。一般的情況是不加緝捕，只是不發給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換言之，不配給食衣所需。因此他們只好分吃家人的口粮和食油（每人每月兩両），成爲非「法」的黑戶。

還有一部份知識青年，被動員上山下鄉時，根本不響應號召，即使被指定下放也拒絕不去，還有一些兒童多年小學畢業，即不再升中學，或讀了兩年中學，故意輟學，逃避下放。對這兩種青年學生，到此爲止，中共也處于束手無策的狀態。對這些人也不加緝捕，但照舊予以一切配給，可是至少三年不分配工作，過了三年，分配工作時，則委派最苦重的工作，如公厠清潔工人、清道夫、垃圾夫等等。（女子也無例外。）

現在要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有多少?倒流回城的約有多少?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載：「五年來八百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文的題目看來，自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下放了八百多萬，每年平均約爲一百六十餘萬；自一九七三到現在的三年，如果下放人數不變，應有四百八十餘萬；總計起來總有一千三百餘萬人。這是較保守的估計，因爲到一九七三年爲止，還有好多大專學校及一部分中學沒有復課，隨着學校復課招生增加，畢業人數及下放人數也增加，因此到現在爲止，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應達一千五百萬以上。再加上拒絕下放的和拒升中學或中途退學逃避下放的人數，至少應有一千八百萬到兩千萬人。

那麼下放之後，倒流回城的人數有多少呢?一九七四年，筆者根據一位從廣東逃出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談話得知，廣州一地即約有五萬到八萬人。而廣州在大陸的城市當中情況最嚴重，其它大城市可能好一些。如平均估計爲下放人數的十分之一，即約一百五十萬人。

從暴亂走向革命

關於倒流回城的青年，最近到港的一個印尼僑生（原籍福建晋江）在所寫的一封信中，曾描述他們的活動情況。

「天安門的四·五事件，震驚世界，其實這只是規模較大影响較深的一次而已，早在七四年江西的南昌即曾發生類似事件。……一部分南昌的知青，曾上山下鄉，又倒流回城；他們起初是個別孤立的，漸漸有了互相來往和聯繫，大家思想也一致，經常聚在一起，討論留城生存辦法，遂結成一個組織，後來發展到數百人，組織並且建立了領導，他們因無工作、無書讀，遂搞偷竊、搶劫、搞黑市買賣。七四年他們的領導人因搶劫被捕，判處死刑，在南昌市郊槍決，棄屍山邊，尚未掩埋，不料兩小時後，家人前往領屍時，却不見了屍首，乃向公安局報告，公安局派人調查，據附近民兵說，有好多青年三五成羣騎單車前往槍決地點，胸前皆佩有白花，公安局人員馳往現場，發現有三百多青年正向首領遺體默哀，公安局人員通知軍方派一連人圍捕，遂發生格鬥，三十餘人被捕，其餘則突圍逃去。……」

這只是一個實例，類似的事在其它大城市必也有發生。最値得注意的是他們有了共同的組織。南昌的例子顯示，他們雖然只是共同求生存的組織，但是天安門暴動（同日在河南鄭州、南京、昆明等地也有暴動）則顯示了他們已有政治意識，雖然他們的政治意識，仍帶有派系鬥爭的意味，即支持周鄧反對毛江，但誰知道他們骨子裏究竟想些甚麼?從「秦皇社會」已經過去了的話推知，他們不但反毛而且也反共。這種覺悟有多深和多廣，目前尚不可確知，這一覺醒的方向則極堪注意。

查考古今中外的動亂和革命，都由於統治者迫成了無法生存的大眾，這些求生存的大眾，起初只爲了個人的生存，起而抗爭，當抗爭擴大，成爲改變歷史的動力，才發展出明確的政治方向。

現在中共的「教育革命」路綫，製造了近兩千萬對生存環境絕望的羣眾，約一百五十萬生存無路的黑戶分子。這「絕望」和「無路」，必將成爲歷史的動因。君不見，四月五日天安門暴動之後，不到一個月，「五·一」前夕，北平又發生六青年在蘇聯大使館門前擲炸彈的事件嗎?對此事件，全世界的觀察家正議論紛紛；據筆者看，他們想引起中蘇共的緊張，甚至軍事衝突，造成亂勢，然後乘機推翻中共。這方法雖然幼稚且已告失敗，但是那「與汝偕亡」的精神，不正是任何革命先驅所共有的嗎?人都有貪生怕死之心，唯有生無可戀，死成解脫的奴隸和視民如傷的仁人志士才有視死如歸的氣概。

生存絕望的羣眾，掀起叛抗暴亂，這是歷史大風暴來臨的徵兆，也可以說由暴亂進向革命的第一階段。

統治階層屢遭叛抗事件的衝擊，思想呈現動搖，開始同情及附和叛抗者，因而造成統治階層的分化，這是由暴亂進向革命的第二階段。據知北平這次天安門暴動，有許多「解放軍」的下級幹部和士兵參加，而顯示統治階層思想的動搖。

同情與附和革命的統治階層，終於紛紛參與叛抗者行列，這時候革命就臨近成熟了。

君不見辛亥革命時，武昌一聲炮響，江南各省紛起響應嗎?

據此來看，今天大陸的局勢，正從第一階段走向第二階段。

蘇國坤在美東

請看他在中華民國招

從香港去台灣讀書的蘇國坤，四月二十九日在他所控制的××日報美東版上，刊出一篇「形中實左」的毛虫「一抒」所寫的報導，題目是「港報港胞看天安門事件」，全文語意顚倒，矛盾分裂，屬痴人囈語之作。

「抒」者「蘇」也，從報導的內容看，與蘇某人的論調一致，儼然是「知識份子」作的好事。由於蘇某常喜以「知識份子」、「報人」、「文化人」標榜，在銅臭瀰漫之中，出現這篇臭文，乃係必然之事。亦就其中不通之處畧加「批鬥」，以暴其醜。

報導中駡香港的「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擅板多過吃飯，「往往摑自己昨天的嘴巴」。蘇某應該把這句話奉還給毛王朝，因爲在周死前鄧小平還是國家英明領導人，不到半個月，這個領導人就變成「那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接着是革除職務，揚言鬥死矮仔，如此「今天摑自己昨天嘴巴」的行徑，是否「徒令識者噴飯」，我懷疑「一抒」此人含的不是「飯」，所以噴不出飯來。

蘇某指天安門事件不是「反共抗暴」事件，而是中共所說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既然如此，爲甚麼香港市民會關心「香港的地位與安定會不會受到影响」？究竟誰會奪去香港地位？誰會要在香港的安定上製造動亂？除了賊匪作亂之外，香港市民都必可安居樂業，請問蘇某，威脅香港的賊匪從何而來？

蘇某把「羣眾」與「壞人」當作是相對的名詞，天安門前燒車，打人之青年，他拾左仔的牙慧說是「階級敵人」，「壞人」，不是「羣眾」。蘇某應該好好的讀書，不應犯上這樣大的語意病。

鄧小平被鬥垮，蘇某視文匯報形容的「大快人心」爲當然。不要忘記文匯在鄧小平「代總理」時說過「大得人心」的話，一字之差，毛虫又再自摑嘴巴，蘇某何以自辯？

蘇某人很希望大陸安定，不喜歡別人形容天安門事件是「亂」，因此他說：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絕大多數是不願看見自已的宗邦有甚麼動亂，總希望在大陸的親人能過太平安定的日子，因而對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搞搞震份子是沒有甚麼好感的。」

蘇某人在報紙說這種話，應該被毛澤東拉出去槍斃，否則也應該把他按反毛治罪，鬥垮鬥臭之。他不應忘記澤東在文革時說的「造反有理」、「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他居然敢違背毛的語錄而求安定，實在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份子之一。

香港人距離「宗邦」這樣近，不敢回去定居，寧可擠在香港彈丸之地，「一家八口一張床」，也不敢與「宗邦」的親人團聚，回去過太平安定的日子，原因很易說出，恐懼中共攪攪震，否則莽莽神州[illegible]，我相信香港人一定希望「宗邦」有動亂，讓中共自相殘殺，人民就可勝利，至少有推翻暴虐毛朝，重建中國的一綫希望。

蘇某又替毛王朝解釋，指天安門事件，鄧矮仔垮台不是派系鬥爭，然後引用英國人辦的「星報」的「文章」說那是「路綫鬥爭」，「階級鬥爭」。一副挾洋自重，買辦姿態，應該起義和團於地下，饗以義和之拳，問蘇某人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洋鬼子。不用說，這是一篇毛派統戰份子出錢請蘇某寫的報導，他們錯以爲蘇是一個好工具，沒有想到這個混充「知識份子」的傢伙，「打着紅旗反紅旗」，眼盲心瞎的亂下筆，拍馬屁拍在在馬腿上，假如海外有一天也來一個二條路綫鬥爭，蘇某那時可能很難再「一抒己見」，甚至可能「久不久便摑一次自己的咀巴」。

奉勸蘇某，今後不要「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永不悔改」，等到大限臨頭，悔改也來不及了。

下面是「一抒」四月廿九日在美東版發表的「港報港胞看天安門事件」一文的內容。

北京天安門清明前後發生的事件，成爲近日舉世矚目的重大的新聞。擁有一百零七家日報的香港，更是喧騰的無以復加。半個月來，大部份中文日報連篇累牘地刊登消息，發表評論，菁蕪混雜，是非難辨，使香港市民眼花撩亂，不易適從。

少數右派報紙對天安門事件，如獲至寶，不擇手段，借題發揮，大反其共，乃意料中事。有些中立報紙，不求其解，不明就理，捕風捉影，聳人視聽，爭取銷路，也在所難免。左派報紙拘謹愼重，多刋新聞，少發議論，則屬其一貫作風。而成爲笑柄者，除了一些不負責任，平日向壁虛構，信口雌黃的「評論家」之外，許多「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更是擅板多過吃飯。他們的高談闊論，無論是見之於報章者，抑或現形於螢光幕者，往往今天摑自己昨天的嘴巴，明天又摑自己今天的嘴巴。其中有的人連甚麼是「三項指示」和「三項指示爲綱」都弄不清楚，却一再振振有詞，誇誇其談。徒令識者噴飯。當然，香港芸芸眾「家」之中，也不乏嚴肅認眞之士，他們不嘩眾取寵，力排謬訛，格物致知，提出持平之見解，啓迪讀者去求得眞知。

關於天安門事件，左報都按照北京的說法，稱之爲「反革命政治事件」。右報則跟台北的腔調，指爲「反共抗暴事件」或「反毛反共暴動事件」。一般中立報紙或稱之爲「天安門事件」、「騷亂」或「暴動」，也有稱之爲「反反擊右傾翻案」者。這些用詞，香港市民是不大注意去甄別其含意的，他們所關心的，是這事件的眞相如何？中國大陸會不會由此而天下大

天安門事件的真相，香港市民是看了新華社轉發北京「人民日報」的詳細報導之後才明瞭的。這篇報導，許多家中立報紙都全文轉載了，只是版面處理沒有左報那麼顯著而已。

至於天安門事件究竟是「自發」的還是「有預謀」的，各報的看法則是「百家爭鳴」的局面。「文滙報」引證新華社的報導，指出「事件是一小撮壞人打着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一家右派報紙則持相反看法，認爲「這次事件並不像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晶報」却反問：「不是預謀，難道是臨時趕去印製傳單麼？」「香港時報」在這個問題的觀點則與台北是一致的，認爲天安門事件非「偶然」、「孤立」的事件。無獨有偶，北京「人民日報」的社論也說是「絕不是偶然」的。

天安門事件的矛頭是指向中共主席毛澤東的。左中右各報的立場雖然不同，但看法却無二致。左報對此毫不諱言，右報則大事渲染。「香港時報」的說法是「鋒芒直截指向毛共政權」、「反毛示威」，「工商日報」的說法是「打倒毛澤東的示威大暴亂」，「明報」的說法是「公然向毛澤東的威權挑戰」。這些反共報紙都把那些行兇打人、放火燒汽車和房屋的人，尊爲羣眾；左報則認爲他們是壞人、「階級敵人」，並對他們的所作所爲，表示「無比義憤」。右報則大異其趣，他們希望天安門事件「引發更多的反毛運動」，咀咒「毛共必亡」。左右壁壘，分明至極。

中共平息天安門事件並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消息傳出以後，左報歡呼「大快人心」（「文滙報」）右報則說「不得人心」（「天天日報」），「違反中共黨章與憲法」（「香港時報」），他們甚且還希望中國大陸繼續出現「更多的反共暗流，由北京衝擊全國各地，由今天醞釀着明天、後天」，「引發更多的反毛運動」，「有一天爆發成更大的變亂」。右報的這種心理狀態，是不難理解的。但是，中立報的看法却不同。「星島晚報」反覆說：「我們相信北京最高當局需要安定」，毛澤東「三項指示的其中一項，就是『安定團結』。要『安定』當然就不能出『亂子』。何况是『大亂子』！」「黨幹部和人民都需要安定」，因此，以後「大概不會出現新的同類事件」。「華僑日報」的社論還認爲：「大陸人民在信服毛澤東的大前提下，即使如何艱難，如何委屈，也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成報」也說：「截至現在爲止，反走資派運動，似乎僅限於鄧小平個人，其他的人，還未有波及，這似乎不會像塔斯社所說的。」

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絕大多數是不願看見自己的宗邦有甚麼動亂的總希望在大陸的親人能過太平安定的日外，因而對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搞搞震」份子是沒有甚麼好感的。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人終於在舉世注目的天安門惹

大放毛毒

牌下的「黑文」！

羅子

此類事態如果不及時平息而任由其蔓延擴大，則弄神州何堪設想。中國天下大亂，非但不是中國人民之福，香港同胞之福，也非第三世界之福，世界和平之福。「華僑日報」社論說得好：「蘇聯大敵當前，大陸人民與共軍，都不會支持武鬥與內鬨。」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誰願意再當「次等民族」、「次殖民人民」呢？因此，中共平息天安門事件，除了右報表現恐慌之外，廣大香港居民都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稍有民族意識的報紙，都有較爲公允的評論。連標榜中立而實際反共的「明報」也不得不承認：中共這次「快刀斬亂麻式的措施，目標是求安定團結，進而發展生產」。

中共反右傾翻案運動乃至天安門事件，在香港，除左報之外，其餘各報都說是中共的「派系鬥爭」，不少市民也跟着人云亦云。針對這種「派系鬥爭」的妙論，香港一家中立報紙「星報」四月八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倒提出了異議。文章說：「標榜客觀報導的西方報刊，在報導中國動態時，總是充滿主觀與武斷，他們不從歷史背景和實際情況去分析，而一口咬定這是『派系鬥爭』和『人事糾紛』。再加上一些自稱中國人而只會用外國人的思想方法看問題的所謂專家，專從甚麼『二野』、『四野』之類資料檔案中去爲隔靴搔癢的外國人論點求證，於是『中』外一致，異口同聲把當前北京的鬥爭說成是派系鬥爭。事實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何以見得？文章說：

「看待中共內部問題，不能以理解國民黨或西方政黨或者甚至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去看待。中共內部也確實有過派系，但決不是像國民黨式的互相爭寵弄權的派系而是個別人員爲着私人利益而企圖自立山頭，從王明到林彪就是如此。這種人在中共建黨五十五年來出現過不滿二十人，而絕大多數中共黨員，都是獻身給他們終身効忠的事業，而且根本沒有個人利益可以追求的目標，他們經過艱苦鬥爭，結成生死的同志之誼，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進行爭權奪利的派系鬥爭。在爲國家民族和階級利益的出發點上產生歧見，歧見無法調和而產生鬥爭，這是路綫鬥爭和階級鬥爭，而決不是爲個人或小集團利益而進行的派系鬥爭。越是規模龐大而明顯的衝突，就越足以證明這是爲維護原則而進行的鬥爭。只有圍繞在『最高當局』身邊進行勾心鬥角的派系鬥爭，而今天決沒有十萬人跑到廣場上去進行的『派系鬥爭』。爲原則而進行的鬥爭，結果必定是加強原則，從而鞏固政權，有人認爲這是大陸人民『起義主要推翻中央政權，這只是『自由中國』發白日夢的自由。」

這篇文章的分析，頗有獨到之處。在香港這類文章並不多見。左報是不屑談這類問題。早一些時候一些報紙大發議論，妄加忖測中共「派系鬥爭」將導致如何的結果的，往往都同事態的演變大相逕庭，於是總得忘不迭地找些什麼來自我解嘲，以圓其說。（寄自紐約）



鄧矮子是「反革命分子」？

難自圓其說「矛頭」

柳以青

對「天安門事件」，四月七日的「新華社」通訊，在「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及「人民日報」的記者筆下，一味地形容成是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並且以圖「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等。用筆之重，使人不免想到了另一方面。意卽是：既然口口聲聲說是「一小撮」，並且也「非常孤立，不得人心」，何必竟對這非常孤立，不得人心的「一小撮」，而若有介事地大加攻訐，揭發、公開傳播與告訴呢？這恐怕是問題的焦點。

現在，這先看這一篇通訊，如何地把老百姓的這次行動，來推向毛澤東了。這裏就以這篇「新華社」的通信所寫出的來依次列出。然後再給予分析。或許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事件的本質。

一、「他們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語言，猖狂地叫囂『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

二、「這些壞人還猖狂說：『這個場面難鎭得了，中央沒有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氣焰極爲囂張。」

三、「許多羣衆極爲氣憤地說：『從解放以求，天安門廣場一直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革命羣衆的地方，絕不容許發生這樣的反革命事件！』」

四、「請看，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樣以極腐朽沒落的反動語言，含沙射影，惡毒地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同志的：『欲悲鬥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的是眞正的馬列主義，爲了眞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抛頭洒血，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這伙反革命分子所謂反對『秦皇』，要『眞正的馬列主義』，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語言一樣，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

五、「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吹捧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更加暴露了他們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他們爲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這些傢伙公然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的偉大鬥爭，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

六、「廣場上執行任務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衛戰士和在場的革命羣衆，緊密配合，英勇戰鬥，用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採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以上六段的「通訊報導中」，可以看出「新華社」所發表的「通訊」，如何把這一事件，盡量地推向是「矛頭指向毛主席」了。

在沒有分析之前，我想指出一個問題；除了在第六段指出是「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外，這些被稱爲「反革命」、「壞傢伙」的「一小撮」等，並沒有指出他們是「走資派」。最多也不過是指出他們是「吹捧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而已。至於「暴露」不「暴露」這些人士的「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日的」，那是遠遠有着距離的，並沒有必然的連繫。一如在文革時期，以及文革後期，不也是有很多的人們，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嗎？假如「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理由可以成立，那麼，這些所謂「反革命份子」

和「壞傢伙」們，不一定就是「吹捧」鄧小平，就是搞「修正主義」的。何以，在報告這一「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竟漏了中共所大呼特呼，大喊特喊的「走資派」三個字呢？

無怪乎在四月十七日「新華社」所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就承認說：「它充分說明反革分子確實有，而且他們的反革命活動是同黨內走資派搞復辟倒退的陰謀緊密相聯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圖謀已久。新走資產階級分子，無文弄墨的反動文人，行兇作惡的亡命之徒，都作了充分表演。」(「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甚麼？」)

既然是「反革命分子」與「走資派」不同，那麼，在中共中央所發表的「撤銷鄧小平黨內一切職務」的決定中，聲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之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一段，似乎就不可以相提並論。這些蛛絲馬跡，相信明眼的人，一看便知道了箇中秘密的。這裏暫時不去深入分析，只是指出而已。

事件的真正意義

在以上所引的六段中，其中以「反革命」三個字使人注目。在大陸，「革命」一詞已經成了口頭禪，什麼都會以「革命」為號召，這是大陸社會風氣所產生出來的社會用語。同時，也是指向「好」的意味的。什麼都以「革命」、「幹革命」、「搞革命」和「鬧革命」來稱呼的。也就是為此，只要在這「革命」前，放置一個「反」字，人們在下意的，就意味到是「壞」的，「不好」的，也就是如此，天安門事件，中共就稱這些人士們為「反革命分子」和「壞傢伙」。同時，在形容他們時，也就用上了「猖狂」、「喪心病狂」、「囂張」、「惡毒」、「狂妄」等字眼。

誠如這篇「通訊」中所說的，「從解放以來，天安門廣場一直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革命羣眾的地方，絕對不容許發生這樣的反革命事件」。而且，該「通信」還形容說：「這個場面誰鎮得了，中央沒有一個人治得住，他要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鄧小平在沒有撤消職務前，也是屬於「中央」的一員，因此，這批羣眾的意思，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是「中央沒有一個人治得住」，當然也指鄧小平，鄧小平也不能「治得住」的。所謂的「他」，是指毛澤東，當然也「治」不住，同時「他要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憑「新華社」這一「報導」，起碼使讀到的人士們知道：這天安門事件的真正意義是如何了。

我不知道大陸上的老百姓對毛澤東的態度，究竟如何，但根據「新華社」這一「報導」，起碼，我會了解一些，並且了解也深入了一些。特別是目前毛澤東的地位與聲譽，在大陸老百姓的心目中如何的。

這些，又可以從「新華社」所發表的「打油詩」中可以見到，其中最主要的；一是：「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時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二是：「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吧！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抛頭洒血。」

前者對政治，社會與經濟實況的一個大的反省。表示出對國家、人民、政權領袖與社會組織等看法，可以說是看法的進步，極大的進步。也可解釋成中共統治二十多年來，在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一股強烈的心聲。這心聲的強烈與正確，任何統治者都不能小覷的。假如人民是水的話，政權就是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後者是看到思想、文化的突破。這突破雖然只是囿於「馬列主義」，但是已經分得出「真正」與「虛偽」了。這是一個起步。知道了有「秀才們」在「閹割」。

這兩項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然而，沒料到這樣的一個事件，起碼，表面上中共却鎮壓了。所打出來的「旗號」與「手法」，一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一是「鑼鼓喧天支持中共中央決議」。事實上，誠如我上面所徵引的中共所發表的文章與報導，這天安門事件，並不純是一個「走資派」的「資產階級」，那麼，用「無產階級專政」來鎮壓，那是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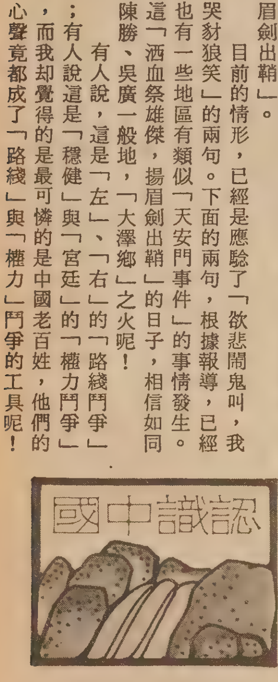
因此，無論如何形容「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情形，如這篇「通訊」說：「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等，這就又一次的「閹割」了「馬列主義」了。至於「鑼鼓喧天」的「擁護中央決議」的「遊行」，聲稱：「堅決擁護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堅決擁護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憤怒聲討鄧小平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憤怒譴責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壞活動。」等，仍與天安門羣眾們所表達的心聲，相距甚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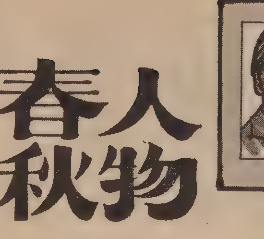
難道真的要做成「新華社」所發表的那首「打油詩」的前四句情況嗎？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目前的情形，已經是應驗了「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的兩句。下面的兩句，根據報導，已經也有一些地區有類似「天安門事件」的事情發生。這「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日子，相信如同陳勝、吳廣一般地，「大澤鄉」之火呢！

有人說，這是「左」、「右」的「路綫鬥爭」；有人說這是「穩健」與「宮廷」的「權力鬥爭」，而我却覺得的是最可憐的是中國老百姓，他們的心聲竟都成了「路綫」與「權力」鬥爭的工具呢！







神醫華佗抗曹遇害

胡蓑之

記得一九七一年間，前高棉總理龍諾元帥患半身不遂，不能行動，曾赴夏威夷美軍醫院留意多時無效，乃邀中華民國針灸學會理事長吳惠平前往金邊，爲他施行針灸治療約三週，便能行動，不久痊愈，因之，高棉政府曾以最高的「衛國勳章」頒贈吳醫師。這是我國的優良傳統醫術，首次獲得了國際上的榮譽。

當時有人認爲：如果這位國醫是來自大陸，那末中共非大吹大擂不可！北平「人民日報」早就誇言：「赤腳醫生必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熟讀老三篇，才可以用針灸治好啞女、聾女和百病雜症。……」但吳惠平醫師却來自台灣，難道他也會熟讀「老三篇」嗎？足證「毛澤東思想」是騙人的，而與此優良傳統醫術毫無關係。

關於針灸一科，究竟發明於何時何人？尙待考證。但，就史書所載，似乎華佗爲針灸聖手，他施行針灸的絕技，不僅在當時嘆爲觀止；即以科學昌明的現代醫學來看，也不能否定其歷史價値。特別是他那大義凜然，反抗暴政的精神，更令後世對他的無比敬佩。大家都知道：華陀是遭奸雄曹操害死的。也許有人會問：華佗既無兵權，又非官宦外戚之家，而只是一位著名的神醫罷了，曹操爲何要殺他？

原因是曹操也像毛澤東一樣，爲了爭權奪利，排除異己；而華佗則富有正義感，討厭奸險的曹操，自不肯附會其勢力。但曹操却是一個猜忌多疑的傢伙，認爲華佗雖有絕技，却缺乏維護暴政的思想，甚至連他的腦病也不爲華佗所重視，故一怒之下，便把他殺了，換言之，華佗之所以遇害，即因爲「思想沒有搞通」而遭暴君之忌，乃有悲慘的下場，最可惜的是華佗死後所遺的一卷醫書，也被燒掉而未能傳世。

按華佗，字元化，與曹操爲同鄉，都是沛譙人，即今安徽亳縣，它曾是都湯的都邑，國內最著名的藥材產地，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華陀便誕生於此，現在亳縣城裏還保存着華陀的故居，華祖馳及其碑碣等；而殺掉華陀的奸雄曹操故宅，和有關曹門的遺跡，則早被痛恨暴政者加以搗毀了，可知公道自在人心。

華佗四歲喪父，十歲喪母，他以不能搶救父母爲憾！遂立志學醫濟世，且親自入山採藥，遍訪名師。最後，學有所成，對任何難醫雜症，率皆妙手成春，因而名傳遐邇。據「三國演義」中所記「關雲長刮骨療毒」的回日，曾把華佗的絕技形容得有聲有色，令人怵目驚心，由於關公的英雄肝胆，顯然爲後世所崇拜。因之，替他「刮骨療毒」醫師，也同樣流傳於後世而名益顯。這故事敘述關平引導華佗去見關羽之前云：『時關羽本是臂痛，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奕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座。茶罷，陀請以臂視之，公袒衣袍。佗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毒，直透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惟恐君侯懼耳。」公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佗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入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綫縫其口，方可無事矣。……』

華佗恐怕在施行手術的時候，關公可能因痛極而掙脫，故有此萬一的準備。可是『關公而謂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欵待，與佗共飲，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奕棋，一面則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小校捧一盆於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你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乎？」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達於臂骨，骨上已青瘀，佗以刀力削其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而公仍飲酒食肉，談笑奕棋，全無痛楚之色。。須臾，血流盈盆，佗亦削盡其毒，敷藥並以綫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已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眞神醫也。」陀曰：「某爲醫半生，未嘗見此，君侯眞天神也！」關羽既愈，後設席欵謝華佗，佗曰：「君侯箭創雖愈，然仍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公以黃金百両酬之，佗拒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就醫，豈望報乎？」堅持不受，留藥一貼，以敷創口，辭別而去。』

照這一段小說所述的情，可知華佗對於外科手術，雖在漢魏之際，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便運用得那麼靈活自如，以視今日的外科手術，相差的祇是器械消毒的一種來加說明罷了。而開刀、刮毒以至縫綫等等，一切都跟今日的外科手術，沒有甚麼分別。中共報紙大吹法螺，還要熟讀「老三篇」，才可以

替病人治病，實則是落後了將近兩千年呢！

儘管小說中所寫的故事不足以完全相信；同時在演義中的「關羽傳」裏面，也未嘗提及華佗之名，僅謂：『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不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即伸臂令醫劈之，泰然自若；且遍請諸將飲酒，臂血淋漓，盈於盤器，而羽仍奕棋飲酒，言笑如常』云云。

但這段記載，與前段所述「華佗爲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實則前後脗合，而所謂「醫者」，在三國時能破臂刮骨的捨華佗外，還有誰能爲之？況且在晉時陳壽所著的「三國誌」，曾被列爲「二十四史」之一的史記，也有華佗傳：「華佗，游學術士，兼通經，且曉養性之術，精于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煑熟即飲，語其節度，舍去則愈。若當灸，不過數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兩處，下針時則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即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于內，而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則飲麻沸湯，順臾如醉死無所知，因利于破取也。若其病于腸中，則斷腸焦洗，縫腹齊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如故矣。………」

所謂「麻沸湯」，實際上類似今日西醫所作用的「麻醉劑」。可知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國已發明了施行外科手術的麻醉藥。其顧之周則及其手術之出神入化，實在凌駕於西洋醫學之上；尤其是針灸的一種，更爲現代的中、西醫所重視。而中共報刊則拾得鷄毛當令箭，殊不知中國的針灸學，至少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便已大行其道，而中共竟掠先人之美，更牽強附會到「毛思想」上去，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至於華佗以針灸治療雜症，可以說是神乎其技的，舉例來說，華佗治療李將軍的夫人那段故事，就已非常地精采。「華佗傳」中說：『李將軍之妻病甚，呼佗視脈，佗曰：「傷娠而胎不去。」李將軍疑而問曰：「聞實傷娠，胎已去矣。」陀曰：「安脈，胎未去也。」李將軍則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後動，更呼佗至，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流至多，後兒不及出，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此母多脊痛。今當與湯，並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生，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從一死男嬰，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這是神醫華陀對於雙胞胎孕婦難產的治療方法，他一面使用藥物，另一面則用針，結果大見功效，不知他是否也會「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華佗更懂得心理治療，他對於一個患了怪病的人治法是前所未聞的。根據「獨異志」中說：「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貸而不加治，無何棄去，且留書責罵，郡守果大怒，令人追佗捉殺郡守之子知其妙，囑勿逐。郡守瞋恚既甚，旋吐黑血盈升而愈。」不需藥石竟奏效，不獨能能且亦神奇。

談到華佗遇害的經過，傳說不一。據辭海的記載：「曹操苦痛風，佗針之即愈，因使常在左右。佗本士人，恥以醫見業，離家思鄉，求還取方。既歸，辭以妻病，數期不返。操怒，收獄考死。……」這與「華佗傳」相似：「太祖（曹操）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可見華佗在曹操的淫威之下，表面上不能不加以敷衍，經常爲他施針灸；骨子裏則對此獨夫大爲不滿。因之，使曹操的頭風時好時壞，始終不能斷根。後來曹操病重，召佗專視之，陀頗不耐。傳中便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佗謂太祖曰：「此近難濟，恒事攻之，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鄉，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既抵家，辭以妻病，數立假不返。太祖屢書囑，又賴郡縣發遣，佗恃能壓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則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拷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倘無此鼠輩耶？」遂拷佗，佗臨死時，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活世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焚之！佗死後，太子頭風未除。因曰：「佗能愈此，兩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子嘆曰：「吾悔殺佗，令此兒強死也。」』

從曹操召華佗爲他治頭風，以及後來殺害華佗的經過，「華佗傳」所記畧如上述，大抵華陀厭惡那「偉大的曹操思想」，認爲他挾天子令諸侯那種卑鄙的「奪權鬥爭」，企圖「槍桿子出政權」以吞併蜀吳的行爲要不得。因之，不願爲曹操澈底除其病根。但曹操大權在握，一經奉召，却又不能加以敷衍，到了忍無可忍時，華佗便不惜「反曹」，終遭「公審處決」！可是「三國演義」描寫的同一故事，內容更爲生動。它敘述華佗被召爲曹操看脈時，佗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當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費針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沸湯，然後用利斧砍開大王腦殼，取出風涎，方可除根矣！」操聞大怒曰：「汝欲殺孤耶？」佗曰：「大王曾聞關羽臂中箭毒，某爲之刮骨療毒，羽畧無懼色乎？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益怒曰：「臂痛可刮，腦殼安可砍開？汝必與關羽情熱，乘此機欲仇耳！」呼左右捉佗下獄，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彼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急令追拷致死！

曹操患腦風病是事實，針藥不能及也是事實，而華佗要他先飲麻沸湯然後開刀，更是非科學手術固定不移的方法。不過，提到關羽二字——特別是要砍開腦殼，奸詐如曹操者，却不能不疑華佗是「親關派份子」，對他有意加害，不殺何待，演義中又說：『陀下獄後，有一吳姓獄卒仰慕陀，日與酒食奉之，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世。感公厚意，惟以此書贈公，將繼醫術。」吳大喜曰：「若得此書，將棄此役，醫治天下人，以傳先生之德。」吳携青囊書回家藏之，旬日後，陀竟死於獄中，吳買棺殮葬訖，辭職返家時，則見其妻正將青囊書焚燒。吳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毀，只剩一兩頁矣。』故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僅閹鷄、豬、狗等小術而已！

瘟君夢

岳騫

延安之戰的全部經過，自不是官方戰報的簡單，當時國軍若不攻延安，共軍也有攻西安的企圖。一九四六年夏天李先念部共軍直擾陝南，和陝北的共軍呼應，對第一戰區的轄地，形成包圍的態勢。他們大規模進擾的計劃，是：第一期，取得晉西及晉西南黃河以東地區。第二期，截斷隴海路與西蘭公路，並打通綏西，控制西家第三期，調集兵力，佔領整個大西北。本年二月下旬，由晉綏調集大軍，兼程西渡，企圖乘莫斯科四外長會議開會期間，攻佔西安，以聳動國際視聽。

「保衛大延安」的共軍部隊。包括：一二〇師二七師，騎六師，三五八旅，三五九旅，警一、二、三、四，教一、二，獨一，新四、八、九、十一等三個師十三個旅。此外還有特務團，獨立團，回教騎兵隊，紅三團，中央保衛團，保安團，警衛團，警備，民主聯軍，及地方團隊，武二團，孟壩獨立團，鹿（邑旁）縣獨立團，米脂騎兵團，千弟兵團，游擊隊，黃龍支隊，隴南支隊，天水支隊，漢中支隊，雁門支隊，火花支隊，神木支隊，總計兵力約十六萬人。動員了全力「保衛大延安」。

共軍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教一、教三、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以及新四旅的一部，民兵獨立團等約四萬餘人，佈置在延安長千谷驛，金盆灣，清泉鎮，臨眞鎮一帶，那里有四道堅強的工事。共軍一二〇師獨一旅、警三旅、二十七師、騎六師、警二旅一部、民主聯軍、回蒙大隊、砲兵團等約五萬餘人，[illegible]

共軍新四旅的主力，警三旅的一部，警四旅的一部，警二旅主力及獨立團民兵等約二萬餘人在茶坊，大昇號，羊泉鎮，鹿縣以西一帶。延安附近是新九旅、新十一旅、三五九旅一部。另外還有中央保衛團號、保安團、警備團、砲、工、輜等七團，約三萬餘人做總預備隊，以上所說的四道防綫，都築有極堅強的工事。延安附近的寶塔山，清凉山，墩兒山，鳳凰山以及大大小小的山頭，也都有戰壕。這些工事在共軍眼中看來，都是牢不可拔的陣地，尤其是大小勞山附近的陣地，共軍更誇爲「馬奇諾防綫」，以爲有了它，延安簡直是城湯池，有恃而無恐。但出于意料之外的是這樣的脆弱，「馬奇諾防綫」並沒有發揮出如共軍想像的威力和效用！

共軍在兵力上起初是佔優勢的等到國軍援軍趕到後，國軍才開始反擊。反擊延安的部隊包括十一旅。在三月七日分別向陝北的宜川洛川兩地集中，在三月十三日集中完畢，十四日的拂曉，在左右兩翼的兵團同時展開對延安的反擊。

在共軍的想像中，認爲國軍進擊的路綫不外（一）主力咸榆公路前進，而共軍在這一綫步步爲營，工事極爲堅強，尤其是在大小勞山一帶。（二）由宜川攻延長，再順公路西擊延安。（三）沿洛河西岸進擊。所以共軍兵力的佈置都是根據他那以上的三個判斷而佈置，但國軍進攻的路綫，却完全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由洛川到延安，約有二百九十華里，由宜川到[illegible]

擇了一條洛川與宜川之間的路綫，那是通延安的捷徑，只有百華里。但是那條路上，人烟稀少，甚至連路都沒有。共軍絕想不到國軍的主力是由那些路進軍，因爲人和馬的給養都成問題。即使人可以帶三天的給養行軍，馬又怎能帶三天的草料？但國軍的右翼兵團，却偏偏選擊了這條路綫，而且人馬俱無損失，這是戰史上的奇蹟，有人在延安的時候，曾訪問一位共軍俘虜，他原是共軍的副旅長，名叫劉國棟，他曾說：「我們早就佈置好而且有這樣的信心，要把『敵人』消滅在延安！但我們却沒有料到『敵人』的主力是由那條路進來！這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

在三月十四淸晨，國軍的左右翼已分別前進二十里，進駐鹿（邑旁）縣、牛武鎭、臨眞鎭。但因爲國軍的陣地突出，同時共軍增援捨死反撲，所以國軍曾一度由牛武。十六日中午復取牛武鎭，並開始全綫出擊，超過甘泉，十七日抵達延安外圍的大小勞出，就是那條所謂「馬奇諾防綫」的所在。國軍左翼佯攻的部隊展開對「馬奇諾防綫」的攻擊，同時由臨眞鎭出擊的主力部隊，克服了交通和各方面的困難，攀援懸井絕壁，擊潰一部共軍的抵抗而直推延安之背，大小勞山的陣地開始動搖，共軍指揮官賀龍不得不狼狽逃竄。

據俘虜的共軍說：當國軍攻擊臨眞鎭時，共軍的總指揮朱德曾嚴令臨眞鎭共軍要堅守一星期，但經國軍之猛擊後，沒有七小時，共軍就全部崩潰。

守一月。憑着那格曾經化了不少共軍人物力財力築成的堅固陣地，固守一月，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奈何國軍的奇兵，直拊共背，於是不得不捨棄了一月的企圖，僅作了一晝夜的抵抗，就全綫崩潰了。

茶房之役，對於國軍的迅速收復延安，有很重大的影響，這次國軍爲阻止共軍的南犯而向延安進攻時，曾分兩個兵團齊頭幷進，担任公路正面進擊的是黃釗將軍所率領的左翼兵團，實際只是一種佯攻用以吸住共軍的主力。好使劉戡將軍的右兵團在公路右側的小道上，長驅直入，以拊延安之背。這優異的戰畧與戰術，一直到毛澤東狼狽的逃出延安以後，方爲共軍的將領所知悉。這次右兵團的移動是成功了，而且左兵團的攻擊，亦獲得很大的勝利，尤其是茶房一戰，國軍四八旅發揮無比的威力，使共軍的將士人人胆寒，此共軍雖有天險的大小勞山，但他們已失掉自信，不敢立足堅守，因而完全瓦解了中共首腦部所號召的「保衛延安」的計劃。

十四日中午，國軍攻克臨眞鎭，在鹵獲共軍公文中發現毛澤東的的一紙命令：「同志們：死守七日，以待援軍」。國軍從攻擊開始，到收復臨眞鎭，只費七小時間。十五，十六兩日，國軍乘勝追擊金盆灣，及大小勞山，十七日上午收復金盆灣，幷繞道大小勞山，向共軍背部反擊，輕取該地，十八日上午，共軍左右兩兵團，積極進攻延安，次日上午八，先頭部隊已攻克延安外圍的寶塔山。

當國軍向延安發動總攻時，朱德，毛澤東都十分鎭靜，共軍此時佈置是以大小勞山爲最後防綫，當民國二十三年共軍剛竄抵陝北時，張學良在西安負責進剿，派出一個師攻延安，就在大小勞山遇伏，師長何立中陣亡。這一仗打寒了張學良的胆，以後張學良秘密與共方勾結，又親至延安會晤周恩來，決心叛變，終於掀起西山事變，使剿共之功，虧於一簣。

毛澤東入據延安後便全力建築大小勞山之事，自詡爲「新馬奇諾」防綫，以爲國軍攻到大小勞山，定遭到何立中當的覆轍。

但到了國軍兩路向延安發動鉗形攻勢時，周恩來已看出不妙，就在書記處一羣大頭目開談話會時，主張先疏散一部份非戰鬥人員到安全地區。

毛澤東頗不以爲然，微笑向道：「恩來同志，你對前途似乎沒有信心。」

周恩來當時一驚，定定神說道：不是沒有信心，任何事都有備無患，作好的希望，也要作壞的打算。」

毛澤東說道：「胡宗南本領我們都瞭解，交手也不止一次，他翻不起浪花的。」

周恩來說道：「胡宗南誠然不濟，但主席也瞭解他的參謀長盛文，計慮周密，部下劉戡、嚴明更是兩員戰將，不能輕視。因此，我建議主席同少奇同志還到安全的地區執行職務，我同老總留守延安。」

朱德說道：「恩來同志的話很有道理，主席要考慮。」

毛澤東看看劉少奇，問道：「少奇同志的意見呢？」

劉少奇說道：「恩來同志一開口就說要我遷去安全地區，我就不便插咀了，如果撇開我自己，我是贊成這個辦法。」

毛澤東說道：「你們都贊成，我也不便反對，但是，我不走。」

我唔明怎解老鄧係走資派？　　嚴以敬作

在座大頭目聽了毛澤東的話都爲之一怔，因爲大都曉得毛澤東爲人最胆小，此刻忽然胆大起來，似不近情理，因此莫名其妙看他。

毛澤東說道：「我一定留在這裏與大家共患難，我決不走，黨中央文件人員可以由少奇同志帶了走。」

劉少奇說道：「主席這樣說我也不走了。」

毛澤東說道：「你不要多心，我不是負氣，我實在不願離開延安，我在此地還可以帮忙老總指揮作戰，黨中央的事一向由你處理，我去了也派不上所用場，所以我還是留在此地好些。」

火種

林宇民像是被抽掉了脊椎骨那樣，失神地坐在那裏。場長還在台上咆哮着，他又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

他忘記了時間，忘記了飢餓……

……

「小林，你怎麼啦？起來呀，我們要回去了！」

李子貽把他拉了起來，他才發覺大家都站起身在那裏活動筋骨。

馬偉才走了過來，奇怪地問李子貽：

「喂，這傢伙是怎麼搞的？」

「他有病，幹事。他早上起來就有點不舒服，不過沒有關係。」

李子貽替他掩飾了過去。

在路上，李子貽問他：

「小林，你認識那個王……王什麼？」

「認識，一個很善良熱心的青年人。」

「但是你要知道，勞教場裏善良的不止他一個。」

「組長，你有沒有看到他在對我笑；王若萍就是那麼愛笑……」

「沒有，是你的心理作用；小林，別再去想它了。這一點，你一定得向黨學習，很快忘掉自己說過的話，很快忘掉自己做過的事，很快忘掉你所不願意看到的一切；不然，你就無法在這個社會制度中活下去。」

「組長，我會記住你的話的，但是我很難忘掉王若萍對我凝視的目光，我覺得……我覺得槍斃了的是我！」

「你以爲是你嗎？才不呢，那是這一代的青年知識份子！」

林宇民陡的想起王先永，王先永也說過這樣的話；他不禁站住端詳着李子貽。

「你看什麼？難道你要等『班長』來揍你一槍托嗎？」

×　×　×　×

沒有多久，伙伴們不知道從哪裏得知了那天總場殺人的全部經過情形。

第一分場比其他幾個分場更黑暗，幹部沒有一天不打人。那天，王若萍他們小組裏有個年紀六十多歲的老勞教犯，因爲吃「幸福餅」吃得太多，便秘了很久，手脚棉軟，幹活時沒勁道，被生產幹事看到了，就拿着籐條在田裏猛抽。老頭被抽得快要斷氣，蜷曲着身體，一邊劇烈地抽搐，一邊在泥土裏翻滾。組裏的伙伴實在看不過去，想前去勸住生產幹事。生產幹事就更惱火，劈拍劈拍見人就用籐條抽擊，大家就鷄飛狗跳的在田裏四處躲。他一不小心，一脚踩進田角儲滿肥的深坑，沾了滿頭滿臉的糞。監工的武裝警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就朝着他們開槍，當場就打死了兩個人。

就這麼一回事，王若萍他們幾個人，是首先跑上去勸解的人，生產幹事一口咬定他們領頭圍毆他，要想暴動，而在分場的鬥爭會上，他們三個都一口咬定生產幹事沒有道理，應該負整個事件的責任。

解到總場時，他們已經被鬥爭了四五天，兩個人的脚骨也被敲斷了。

總場裏根本沒有再問，當天派人到縣人民法院要了個巡迴人民法庭的承審員，第二天立即召開了公審大會。

一三

到一九六〇年的春天，糧食的情形愈來愈嚴重。伙伴們口粮中已經見不到米粒米屑了，甚至連地瓜絲都在逐漸的減少。配發的「躍進粉」質地也沒從前好了，連穀殼和麥芒、稻麥桿子也磨成粉加了進去，不過在供應方面倒是不虞匱乏。

雖然幹部在每天晚上在政治或者時事報告會上，時常向大家「報捷」，什麼地方的高產田突破了指標，什麼地於的鋼鐵工業已經發展到超過英國了。這些捷音都印在人民日報上，有照片、有詳細的統計數字，根據這些報導，社會主義的建設已逐漸接近勝利；只要大家再苦戰一年，就可以上天堂了。

事實明顯的告訴大家，外邊的形勢並未一片大好，配給口粮的減少，以及外邊零星傳來到處鬧飢荒的消息上，他們知道人民的生活已瀕臨絕境了，用不到再苦戰一年，場裏上天堂的伙伴已是夠多的了。

五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多種些更多種些」的社論，強調見縫插針，盡量多種，指出應該利用十邊：田邊、坡邊、路邊、河邊、圳邊、山邊、塘邊、屋邊、渠邊、水庫邊，盡可能的多種食物，接着又發表「能種多少，就種多少」的評論，說「種上總比不種好，多種總比少種好，少種只能少收，不種根本沒有收成了。即使每畝如果收不到二百斤，幾十斤也是好的，即使收不到穀粒，也能收到大量的稻稈子作飼料。」

畝產五萬斤的衛星田，已經放上天了；畝產三四萬斤的高產田，也變成了一陣烟。

于是，場裏已掀起一陣「十邊

」風。廚房後面廢置已久的那條培殖小球藻的溝渠，立即塡平，其他如田磡邊、路邊、附近山坡，都開了出來，大部份都種了地瓜，也有種各種蔬菜和雜粮，以容易種，快熟，可作粮食吃爲原則，眞正符合了黨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

這對伙伴們的勞動，是個很大的解放；他們各組自採野食的時間，已由半小時增加爲一小時。搞「十邊」以來，下半天就不去田頭，大家三三兩兩由生產小組長把指定的任務分配出去做。「班長」照例在監工，但人分得太散，他也「監」不過來，大夥兒可以隨便聊一聊，覺得輕鬆多了。這邊收工，接着又是分頭找野食，天高皇帝遠，「班長」還是管不着，可以磨洋工的時候，樂得磨它一陣子。

這年冬天，組裏新來了個伙伴，他叫陳啓民，三十幾不到，來的時候白白淨淨，沒幾天，全部走了樣。他很健談，雖然是黨員，却也很好相與，嗅不出他身上的黨「氣」。

陳啓民是南平地委會工業部的幹部，他在黨開展鼓幹勁拔白旗的反右傾運動中，對一個同事隨便聊起黨「三面紅旗」的政策時，頗爲同情彭德懷的批評，黨政策不科學、太冒進。那位同事却把他的私人談話，加油添醋的彙報了上去；他賴也賴不掉，辯也辯不清，被組織上認爲是彭黃集團的同路人，戴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帽子，逐進勞教場。

那天下午，林宇民跟陳啓民一起在個田磡「邊」上磨洋工。林宇民知道他在地委會工作，接觸的資料一定很多，要他講講外邊社會上的情形。

陳啓民想了一想，爲難的說：

「這從哪裏說起好呢，如果要把『三面紅旗』中發生的事寫成書，一個人寫幾百年也寫不完！」

「老陳，隨便談談嘛，收工還早，『班長』又看不到我們，犯不着賣命，打發打發時間也好。」

「好吧，我們聊聊，你可不能彙報我！」

「靠不住；不過人家說我們第三小組是座封建的大墳墓。」

「墳墓？你這是什麼意思，小林？」

「墳墓裏住的是死人，你什麼時候聽到過有死人在向誰說話的？你躭久一點就會明白的，懂嗎？」

陳啓民笑了起來。

「我寧可跟死人做朋友，這次事情，我是被活人坑了的，你知道嗎？」

「我聽你說過兩遍了，還會不知道。」

「那好，我們不提那個。我告訴你，黨搞工業大躍進，正如彭老總說的那樣搞糟了，重重摔一較，把『兩條腿』摔斷了，黨現在沒有腿了，懂嗎？

「大煉鋼的事情，我們可以擱在一邊，鋼煉得幾千萬噸也不抵事，人們不能把它當飯吃，懂嗎？只是那些衛星田、高產田才叫人發愁，好收成是沒有的，連平常的產量五分之二十還不夠；而且鬧出很多丟人的笑話，我現在就說個笑話給你聽。

「福州專區有個農業勞動模範，參加過全國勞模大會，人民日報上把他的名字登得跟鷄蛋一樣大，大概你也一定聽到過，他就是全國聞名的鄭依姆，他是公社裏的生產隊長，主持一畝衛星田，指標是五萬斤。

「收割的那一天，他請了當地首長和報社記者，在他們隊裏的穀倉前面檢收。放着一把大秤，生產隊員把田裏新割下來的穀子，一担一担的挑過來，過了秤，就一担一担的挑進倉裏，倒進另外空籮筐，然後又挑着空籮筐從前面走出來。這時，穀倉後門另有一批生產隊員，又把裏面的穀子從後門挑出，到田裏兜個圈子，再挑到倉前過秤，就這樣像走馬燈似的玩了大半天，畝產果眞達到了指標。

「這不是我杜造的，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都登過，還獲得省委、市委的表揚和嘉獎呢。

「後來，隊裏每個隊員在公開的統計數字分得了一百多斤口粮，但穀子呢，穀子到哪裏去了？隊員不是不知道鄭依姆在變把戲，大家不服氣他把隊員當作牛馬一樣驅使，自己却跑到北京、福州去接受黨表揚，懂嗎？他們可不管你跟毛澤東、劉少奇握手，他們只要那一百多斤口粮。

「倉裏沒有穀子，隊員們不肯罷休，事情鬧到上級，于是西洋鏡拆穿了；原來鄭依姆那顆衛星不是放上天，而是鑽進地裏去了。不過這消息，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都沒登。」

林宇民好奇的問：

「那麼他呢？就是那個鄭依姆。」

「不曉得，聽說是送到邊疆去了，可能他的日子跟我們一樣過得不舒服，懂嗎？」

「小林，這兩年的日子眞不好過，你們蹲在這裏，眼不見爲淨，耳不聞爲淨，苦雖然也苦，但你想像不到外邊變成一個什麼樣子！懂嗎？」

陳啓民又記起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事情發生在將樂縣南口公社，他是在南平地委會工作時看到有關這件事情的報告書。

今年夏季，南口公社的王坑大隊裏有一對青年夫婦，他們的一個兩歲的小孩餓死了，在他們抱着孩子去埋葬的路上，碰到他們大隊裏另一個小隊的農民，也抱着一個小孩屍體去埋。

不知道他們怎樣開始交談，最後成立協定，把兩個小孩互相交換後，抱回家去煮了吃。

事情是怎樣被發現的呢？

（四十四）

林学段





結果，荷蘭政府接受了下述條件：①懲辦殺害華僑的荷蘭人。②已死之華僑，由荷蘭政府優禮埋葬，並撫卹其家屬。③受傷華僑，由荷蘭政府負責治療。④賠償華僑損失財產。⑤對華僑應與荷蘭人同等待遇。

在清廷時代，一向是馬馬虎虎，不會對華僑有這樣的保護；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則是在外交上最初的一次快舉。

日英競爭貸款

對於中華民國的誕生，隣國日本寄予了很大的關切。日本的目的，一如在前面所已經敘述過的，希望儘可能地讓中國陷於長期混亂狀態，好在這時期中，圖謀擴張其領土上和經濟上的支配力量。

最足以說明其經濟進展意圖的，是裝成像是反對袁世凱的樣子，向革命陣營表現出提供各種借欵活動。

被日本所看中爲給予借欵的對象，是「招商局」、「漢冶萍公司」、「蘇浙鐵路公司」三個事業。這三個對象都是在英國勢力較大的長江流域的基幹產業。日本要給予借欵的目的，不僅是在經濟方面有所打算，而且還隱藏有對抗袁世凱和英國路綫的政治意圖。

招商局的一千萬兩借欵

第一件，是套在招商局頭上的一千萬兩白銀借欵。

招商局，是以在一八七二年由當時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所設立中國最初的公營輪船公司爲其前身，因爲本來是以吸引民間資本爲目的，所以由公營轉爲半公營半民營，乃至於一八九〇年改組爲純民營。可是其後經營業績逐漸惡化，及至一九〇八年，官僚資本的盛宣懷出任郵傳部侍郎，再度移轉於郵傳部管轄。

當時，長江流域的航運業，是在英國支配之下；而日本則意圖控制招商局藉以獨佔中國航運事業，俾和英國勢力對抗。駐上海的日本總領事有吉明，就是熱心推進這個策略的人。

這筆借欵，是由以向中國發展爲目標的兩個日本營企業——「日本郵船」及「日清汽船」所參加，「大倉洋行」上海支店則爲其接洽窗口，自一九一一年秋間開始秘密進行交涉。

日英兩方激烈競爭

▼對招商局動腦筋的，實則不僅日本，還有英、德兩國也曾送過秋波。而日本和英國，圍繞着借欵活動並且演出過激烈鬥爭。

據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於一九一二年元月廿四日，向外相內田康哉發出第四十一號公電，報告如下：

「據報，招商局應革命黨的要求，於元月二十二日舉行董事會議決定，同意提供公司所有財產爲担保，進行千萬兩白銀借欵；革命黨已促使該局向英、美、法等國領事開始提出借欵交涉……」

繼之，於翌日（二十五日）又發出第四十三號公電：

「關於對招商局借欵事，英、美方面已展開積極活動，尤其是巴特費爾德・索耶（英國公司、據日文音譯）的馬凱等，甚爲熱心盡力……我國「日本郵船」、「日清汽船」等公司負責人也迅即向孫逸仙、黃興等人表明我方已有一千萬兩的準備，積極爭取務必促使向日本方面提出借欵要求……」

到了二月間，德國也插進了這筆借欵的接洽。

英國終於拿出了直接阻碍的手段。英國駐日大使於二月五日向內田康哉提出抗議，其理由是「此項借欵的一部份，必然會供給革命軍使用，在日本政府立場，應該加以阻止。」英國一面抗議，並且一面繼續其借欵交涉，意圖搶在日本前面成交。據有吉明於二月十三日發給內田康哉的第八〇號公電，有如下報告：

「英國方面，自數天前以來，對於招商局借欵一事，積極展開活動，向財政總長陳錦濤提出可以照日本條件承担借欵一千萬兩乃至一千五百萬兩；陳錦濤因此定於二月十三日前往南京。」▲



上海的招商局局址。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

日本浪人的活動

革命黨內的重要幹部，各有被日本浪人所包圍的現象。這些浪人，頗多是受日本軍閥、財閥所指使操縱的分子，直接或間接地來影響黃興、宋教仁甚至 孫大總統。

日本終於壓倒了英國，而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以日本郵船上海支店長爲代表，一度和 孫大總統及黃興之間談妥了臨時契約。

然而，來自內外的反對壓力頗爲不小。除英國的抗議之外，還有招商局股東乃至伍廷芳等革命陣營內部人士，認爲是將中國航運事業出賣給日本而強烈反對，結果契約歸於擱置。

▼在日本方面，對於這些反對意見倒並未在意，只是着重於研判中華民國內部南北問題的動向，而作精細打算。

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於二月二十八日向內田康哉發出第九十五號公電，陳述其意見如左：

「在袁世凱勢力日益擴張，孫、黃等實力逐漸減退之際，倘若以要求他們保證履行約定爲藉口而逼迫孫、黃，將會毫無結果，只不過使他們更陷於窘境……我方借欵，終歸不可能再有希望，唯有斷絕這個念頭。蓋過於活動，不僅有傷北方袁世凱的感情，同時也將會招致在南方的伍廷芳以及其他進步黨員的反感，而且和英國之間更會產生不愉快的結果，最後會有徒勞無功之虞。莫如趕快放棄，較爲得策。」

內田康哉接受了這個意見，乃於三月初下了「中止」的決斷。▲

被當作第二個對象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在中國是綜合鐵礦、煤礦、煉鋼的代表性企業，當時該公司的督辦就是盛宣懷。

盛宣懷是對外借欵的促進論者。漢冶萍公司自一九〇二年向日本大倉舉借二十五萬元開始，繼之，於一九〇四年向日本興業銀行、一九〇八年向橫濱正金銀行（現在的東京銀行）先後借到總額達四百五十萬元的欵項。由於這些借欵，而被要求承諾對日本八幡製鐵公司以低廉價格供應生鐵、鐵砂五十年的條件。

故當辛亥革命之際，日本方面認爲有可乘之機，爲策劃使鋼鐵原料之供應更加安定，而希望合作經營漢冶萍公司。

日亟圖控制中國

當時，漢冶萍公司和橫濱正金銀行之間，曾有一千二百萬日元借欵的洽商；但由於盛宣懷因應付在四川所發生的保路運動，極度繁忙，以致拖延未決，而武昌起義發生，該公司落入革命軍的控制之下，盛宣懷本人也被清廷解除其郵傳部大臣官職，逃往日本。

在日本來說，爲繼續維持利權，則有必要謀求中日合營，並加強對於該公司的控制。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先生自海外歸來，剛到上海，三井物產公司的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便來拜訪，提出希望合營漢冶萍公司的計劃。

而且日本政府也曾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的閣會議中秘密決定：「日清合營漢冶萍公司案」，以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爲所有權者，和他在神戶進戶進行交涉。

▼三井物產並通過藤瀨政次郎，對革命政府有過金錢方面的援助。據萱野長知所著「中華民國革命秘笈」記述有：「對於黃興所要求的一百萬元借欵，藤瀨個人做主決定借給三十萬元，無須提供担保品。」「孫先生提出借欵二百萬元的要求，藤瀨立即打算先借給三十萬元，但 孫先生已經決定辭卸大總統職位，故而沒有借用。」

又在日本外務省的紀錄中，也曾有收到上海總領事有吉明（十二月十七日）及南京總領事鈴木榮作（十二月二十一日）先後發來電報：「關於三井物產貸給黃興三十萬美元（原電報「美元」與「兩」混用，不知孰是），因有張謇（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保證，不須提供担保品，希望日本政府加以關照。」

在日本政府的立場，希望儘可能不出面，而由三井物產公司爲替身，和革命政府發生金錢關係。▲

盛宣懷私與日簽約

一月二十九日，盛宣懷和日本方面的代表橫濱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簽訂了臨時契約。

這個合營計畫，是將漢冶萍公司的組織改爲中日合營的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增加爲三千萬元，中日雙方各出一半資本。至於在人事方面則並非對等，主要職位都由日本人担任，

上海的日本總領事館。左爲「日本郵船」上海支店。

實際是滲進了讓給日本方面經營的不平等條件。

還有，附帶決定中國政府在對外國出讓鐵路、電氣、礦山等權利的時候，三井物產有最優先權。

然而，中華民國方面對於這樣不平等的合營契約則拒絕接受。日本雖然付出了二百萬元，迫使實行，但孫大總統於三月十六日和三井物產公司職員森恪（後來曾任田中義一內閣外務次官）晤談時則表明：「日本如果強迫實行這個合營案，則只有一切觸約的一條路可走。」

於是日本方面唯有讓這個合營計畫白紙還原。不過她想掌握漢冶萍公司的慾望，雖因此而中斷，但却並沒有死心；後來，在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又重新列入了這一個強迫的要求。

第三筆借欵案，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大倉洋行對「蘇浙鐵路公司」提出以滬杭甬鐵路為担保而借與三百萬日元。這一筆借欵，是大倉洋行以出售武器給革命軍為交換條件而交涉成功，於一月二十七日簽約。

這筆借欵，本來是由英國方面和清廷郵傳部之間，早在一九〇八年就已經有過接洽，現在驟然換給日本辦理，故而在事後得到消息的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乃於二月九日向日本總領事有吉明提出嚴重抗議。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得到報告後，却立即回答「該借欵只是大倉洋行獨自的冒險計畫」，並極力解釋這件事和日本政府沒有關係，無法加以制止，而躲過英國的責難。

日本方面，像這樣熱心地給予革命軍以借欵的背景，是出於在中國革命軍興之後，自覺落後於一步一步踏實前進的英國，而產生一種焦灼感。

日圖助長中國內部對立

內田康哉本來的策畧，是想利用袁世凱把中國阻遏在君主立憲的體制上，但受到了挫折，而袁世凱則和英國的關係加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由英國領導着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和中國進行借欵的接洽（後來發展為善後大借欵，在後面會有敘述）。在日本的立場來說，為了不讓自己被摒於「利益圈外」，所以有謀實現獨自對中國給予借欵的必要。

日本對於革命軍的援助，可以說是由於如上所述和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各國之間經濟利害對立而產生；同時，也是助長中國國內政治勢力對立，符合於日本政府意圖阻碍中國統一的基本國策。

不過，在革命黨方面，當然明知日本的眞意所在，但却也有其不得不接納日本援助提議的因素存在——這個因素，就是革命軍的財政狀況極其窘迫。

革命軍最初所寄予希望的唯一財源，是各省軍政府的關稅收入；可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却以清廷已將關稅提供担保外債，而不讓革命軍插手，這等於是在對革命陣營進行經濟封鎖。

列強之所以像這樣做，毋寧說其目的是在積極遮斷革命軍的財源，而加之以非接受外國借欵不可的壓力。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革命陣營和日本的借欵交涉，眞正是實偪處此，不容抉擇。

當時的苦惱，在 孫大總統的一封書信中有所流露，這就是以漢冶萍公司接洽借欵時，張謇曾經決表示反對，而 孫大總統則在復信中提到：

「尊意借欵匪宜，僕有同感；唯支應困難，而民軍待哺，日有譁變之虞，譬猶寒犬解衣裘付質庫，急不可擇也。」

日俄領土野心

現在，又得到東三省和日本的關係。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關係上，經常處於「火藥庫」地位的東三省，當辛亥革命之際，乃又成為一個重要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摰諸孫就養南美晴霞隨行空航途次六首

七十七叟　李魯叔甫稿

一．臺北起飛

騰雲駕霧有航空，不讓飛仙巧御風；
朝發松山夕富士，扶搖而上奪天工。

二．日本東京換法航

富士山頭頭白白，元宵佳節節剛過，
萬家燈火渾如畫，却照陽關三叠歌！

三．法屬大溪地有懷我前總領事管傳採亞公

如是我觀如是聞，無邊風月向誰分？
萍踪飄落大溪地，不見亞公舊使君。

四．秘魯首都換巴航捷足者先登余扶輪後至接應生引入榮譽座有感

捷足爭先人自喜，扶輪落後我何傷？
由來禮失求諸野，入座誰知最擅場?!

五．巴國首都示諸孫

雲罅如火欲燒天，萬里征夫夜不眠；
我笑諸孫孫笑我，既登彼岸又茫然！

六．晴霞萬里隨行沿途照應全無時下青年氣習可喜也詩以記之

起居飲食長能侍，萬水千山遠可陪；
七十七翁應自得，晴霞眞是不凡才！

流水落花回文

封淑英

看花落淚忍凝眸。片片紅隨綠水流。
殘夢蝶愁春盡夜。歡成不永恨悠悠。
（回讀）

崇孝詞

葉惠波

飲水思源理所應。乍聞仇孝倍心驚。
懷胎十月恩何大。撫字三年責豈輕。
蔌水承歡嫌日短。蓼我廢讀痛風生。
力維道德倡重整。溯本崇先萬古情。

讀四二五期封壇主之養氣詩有感

加拿大　梁金謀

㊀
新來主帥作新風，小試筆鋒斬巨熊；
交淡亦濃文似畫，能悲能壯氣如虹。
古時戰陣鬚眉擅，今日詩壇巾幗雄！
我欲濫竽充數遠，徒然一嘯仰長空。

㊁
飄沉誰感子桑琴？焦渴徒爲望歲心；
淺淡可憐都壯悔，層冰無奈只窮陰。
還鄉門巷烏衣冷，亂世雲烟白髮侵。
吹律幾時溫黍谷？殷勤集蓼尚相尋。

感書

姚伯衡

徼外銅山大有人。新聲造樂祀天神，
賣漿賈鹵矜鄉里，掘冢椎埋著海濱，
博戲頒行奇勝富，販脂等處正忘貧，
刻音書僞盈箱篋，盜貨偷財不顧身。

清歌十六首之一至五章

陳鐵兒

㊀
孔子哭時日不歌，樂經誰見老研磨，
傳家詩禮儒生事，那解元音入太和。

㊁
邊塞詞元集粵歌，龍舟鼓響小雲鑼，
南音越調閒情寄，虞帝遺韶嶺表多。

㊂
詩詞歌賦原風雅，一物不知恥作儒，
世上難逢開口唱，檢將元曲自清娛。

㊃
百花齊放鳥爭鳴，人不如禽有正聲，
樂志踏搖詞怨苦，行歌互答待清明。

㊄
天安門外動人魂，千萬齊聲叩帝閽，
養在深閨春夢裏，遙吟俯唱不須論。

臨江仙吊關洛明兄

劉祖霞

小住婆洲初識面，交朋共仰賢良。身遭敵刃斷人腸。銜將今古恨，博得姓名香。
此日同儕憑吊處，有人倍覺神傷。從今誰與話興亡。人間情渺渺，泉下路茫茫。

回首

台北　戴文復

㊀
回首前塵入夢溫，興亡有貴費評論。
知行合一憑誰踐？憂樂相關底事遺。
大陸痛亡驚歲改，人情反覆似瀾翻。
琵琶聲裏撩人淚，幾許傷心未忍言！

前題

前人

搖風嫩綠柳千絲，拂檻蕉花月上遲；
倚枕酣眠微醉後，張燈危坐未明時。
反攻寸斗森嚴近，兩部蛙笙[illegible]吹；
得友烹茶無個事，只今[illegible]影與[illegible]絲。

月夜簫聲

胡景石

殷勤涼夜月。碧玉一枝簫。雅逸隨風送。
清音帶露飄。迴殊吳市暮。彷似漢宮宵。
騷客添吟興。裁詩燈再挑。

前題

邵鐵鴻

誰慰[illegible]心。恐簫寄嗚咽。[illegible]吹散雲。
訴向天邊月。

前題

李撫虹

午夜但踟躕。明月窺窗戶。閒軒欣相逢。
清輝滿道宇。探首望長空。[illegible]星可數。
萬籟若無聲。參[illegible]振竹樹。[illegible]有餘音。
咽吐轉如訴。遠心益[illegible]。誰敢期歌鼓。
幽思獨茫茫。引壺合傾[illegible](西旁)。醉來且
高眠。簫月不復伍。

前題

何叔惠

一曲洞簫吹向月。夜深驚起海中烏。
張郎妙句傳神韻。曠代牙期欲到吾。

前題

許菊初

廿四橋邊月正圓。教簫人去幾經年。
如今又聽聲嗚咽。漏盡伊誰却不眠。

前題

黎心齋

憶昔青燈掩卷吟。每懷空闊大江心。
微聞江上多嫠婦。遺響嗚嗚直到今。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48

- 貪官校長飯桶學生
- 香港豈盡是「文化撈家」？
- 卡達暢論國際事務
- 台大時期的陳若曦
- 基辛格州非洲行之困擾
- 從人生觀看司馬遷譚嗣同
- 從一幅漫畫看陳錫聯命運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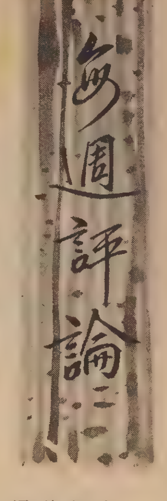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叄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勿地銅鑼灣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貪官校長飯桶學生

香港有間漢文大學，校長是個貪污有據，曾被中華民國當局通緝有案的罪犯「博士」。話說勝利復員期間，美國大批物資運來中國救濟淪陷區同胞，其用意是好的，但因物資是來自美國，美國鬼子最相信的是那種見唐人不屑顧，見主子搖頭擺尾的「二鬼子」，於是多數「二鬼子」當上了「救濟官」。他們在辦救濟中，「救濟」最多的是他們自己。香港漢文大學的校長就是其中的頂尖兒人物。

大概是這位「博士」認爲國府當局對他過於唔俾面，所以到香港當上漢文大學校長後，就以一種「進步」的姿態向中共頻送秋波。

一個貪官當大學校長，實是有損教育尊嚴，當然，他若能革面洗心以對中國第二代贖罪的心情好自爲之，其實也沒有甚麼，孔夫子都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是，他卻利用人們善忘的毛病，吃劉秀的飯，替王莽辦事。於是，在漢文大學中邪氣上升，正氣下降。學生中「進步份子」橫行霸道，甚麼教授，講師也都競相轉「左」，以保持他們的金飯碗。不然，學生就會請他滾！

這樣的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當然多數是只懂一點馬列毛的簡單教條，至於甚麼世界大事和寫一封求職信之類的東西，自然是咪攪我！聽說去年有近九十五人畢業，去投考政務官，結果冚巴攬名落孫山。

那間大學所設的一個輔導就業機構負責人說：大學畢業了不懂得求職信的寫法。更有趣的是一個外國人問他們丹麥首都在叫啥地方？在座的漢文大學生竟全部低頭不語，沒一人回答。其實，這個外國洋人不懂事，那問漢文大學的不少學生，近年搞的是「認識祖國」，並沒有搞「認識丹麥」，如果問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那裏？他們一定都會答：「北京」！

漢文大學中的一些學生，搞甚麼「中國週」一類把戲，確有他們的一套。不過對於「認識」中共政權這個所謂「祖國」，顯見越「認識」越糊塗，不然畢業了何不回到「祖國」去「參加革命和建設」？又何必在「帝國主義」衙門中找職業？更又何必向「革命對象」的「資本家」寫信求職呢？

五月二十日開始，香港左派電影院放映一部來自大陸的影片叫作「決裂」。內容講的是所謂「教育革命」的故事。單就「決裂」這兩個字來講，對該漢文大學中的「進步學生」，倒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他們在讀書時「不務正業」，專搞五花八門的爲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的活動，至於讀書求知，那才眞是「管他娘」！搞政治活動，並不能說完全不好，因爲人是政治動物嘛！但要有信仰，有理想，並爲理想而堅持奮鬥才是一種可敬的表現。而本港的一些大學生，包括漢文大學學生在內，讀書時「左」得要命，然畢業後卻「右」得要死，對「回歸」視爲畏途，對「爲人民服務」看成是騙人的笑話，既然如此何必當初！這種所謂大學畢業生，還未踏入社會已經心口不一，若是在社會上混上幾年，是個什麼玩藝兒可想而知了。

一個貪官對於「誤人子弟」的後果當然他不會計較的，因爲貪錢而投機的人的心本來就是黑的。問題是「進步學生」的家長，如果不是「國貨」生意的「商人」，爲甚麼平時不注意子女的活動呢？大學畢業成了個「飯桶」能不痛心嗎？

現在，中共派在香港的小爬虫，正在網羅一些所謂「學生」搞甚麼「愛國反霸」，當然又是欺騙年輕人的把戲。希望有孩子誤上賊船的家長們注意，除非閣下是那種「養不教」的父母，不然還是約束一下閣下的孩子好。不然，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最唔抵的是香港納稅人。像漢文大學那樣的「飯桶訓練班」，還是停辦好。

「中國時報」專文大堪玩味
香港豈盡是「文化撈家」？

萬人傑

台北「中國時報」刊登的「香港文化界動態」專文，引起本港文化朋友的强烈反應。鑑於該文作者蜀錚的文章，常見於「中立靠左」的「明報」；同時，文中大捧左派「大專同學會」爲「立場正大」，因此人們覺得以「中國時報」的立場而刊登這樣的文章，大堪玩味。本期續談「文化撈家」問題，限於篇幅，全文須待下期始刊畢。

黑市稿匠　有血有淚

關於香港「作家」請人「代筆」問題，「蜀錚」寫出一段「有血有淚」的故事。據說：「筆者有一位小朋友，從十八歲起做黑市稿匠，二十三歲即患肝病死去。因爲稿酬太少，寫稿太多，每每整夜不睡，必須喝咖啡、喝酒來刺激精神，活活的被吸血鬼吸死了。」

對他這位被吸血鬼吸死的小朋友，老萬寄予無限同情與悼惜。不過，老萬認爲這動人的故事可靠程度非常低。以老萬所知，在我們一班「稿匠」中，有資格請人代筆的只有三兩位。一位寫舊派愛情小說的，除幾家銷路較好的報紙親自執筆外，其餘全是「錄音創作」。僱用一名「伙記」，每天把故事用錄音機錄好，他的「伙記」上班，開了錄音機重播，將故事用文字抄錄下來，送到報社。

不過，不要以爲「錄音創作」是輕鬆的事，他不是像講故事那樣說出來，而是照文字唸出來的。如果聽過那些錄音帶，你一定覺得這位「錄音創作」的發明者之偉大。

「王珊說，冒號，曲尺，我不會相信你的鬼話！感嘆號，曲尺，另行，她憤然把趙子玉送給她的鑽戒，逗點，從她的玉指脫下來，逗點，扔在地板上，逗點，哭泣着，逗點，頭也不回跑掉了。圓點。」

各位，如果要老萬這樣講述，寧願自爬格子，不但比講快，而且沒那麼吃力。老萬一直不明白這位愛情小說作家何以捨易求難，還要多負担一份「

正錯誤的地方。估計他所花的時間，要比自己動筆起碼多一倍，但他多年來都是如此，直到他的作品漸被淘汰，現在恐怕只有鼎盛時期三分一的銷路，大概不必再請伙記，可自爬格子了。

天才助手　成為大牌

另一位著名多產作家也僱用了助手，他比較省事，只把故事大概告訴了助手，便由助手寫成文字。這助手經常讀他的小說，學得八九成，寫出來的東西，可以亂眞。

不過，這位天才助手不會永遠做助手，不久，他已自立門戶，今日，他成爲另一大牌了。

因此，蜀錚說他的小朋友被人吸血至死，恐怕沒此可能。大牌與助手之間並無合約束縛，隨時可以「跳出火坑」，像上述這位助手，如果他不是作大牌的助手若干年，他的東西不會寫成熟；更不會和報館老編打好關係。有此門路，他才可以自立門戶，青出於藍。因此，大牌作家對他，不但不是「吸血鬼」，而且可說是「恩人」。今天，他寫稿的收入，起碼有六七千，比其他許多職業，優遊得多，入息也好得多。

名家寫作　速度驚人

老萬寫稿，一向自以爲快速，平均每小時可寫二千字，在報社裏有「捲筒機」之稱。後來才知道自己「未入流」。擅寫怪論的三蘇高雄，每小時爬三千格子，老萬聞而咋舌，二十分鐘寫一千，可說是閃電寫稿手！

即寫小框框的沙翁，寫一千字只消十五分鐘，一小時可寫四千。因此他把一個星期的稿子，排在星期一、星期二兩天全部寫好，星期三至星期日便清閒，可寄情於貝殼及熱帶魚了。

香港寫稿人每天寫一萬字以上的大有人在，且看來他們都很輕鬆，似乎並不吃力。所以蜀錚說「每人每天充其量只能寫八千字」，是井底蛙，所見不廣。老萬忙碌時，除上班編港聞，還要爬一萬字。一口氣寫一萬字當然吃力，如果懂得分配時間，自也應付得來。早上上班前寫兩千；下午下班後，吃完中飯寫四千；晚上應酬完畢，再爬四千，然後上床。習以爲常，也不當一回事。最感爲難是出門，預寫一個星期稿子，眞吃不消。今聖歎寫稿本來也是特別快車，今回他到台灣開幾天會，牛鬼蛇神竟也隨之失踪。

老編「分贓」　情有可原

爲什麼有些人「分贓」得十幾個小塊？因爲他們的稿子有一定水準，不必老編傷腦筋。這些稿子，老編簡直連看都不必看，担保不出事，其吃香在此，老編用他的稿有信心，他便應付不暇，使好些人爲之眼紅。

有一家大報的一篇「招牌貨」，登了好幾年，忽然停刊，也沒說明原因，使行家和讀者莫名其妙，引起諸多猜測，甚至有人說是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迫得腰斬。後來查明眞相，並不是那麼回事，而是這位作家有種壞習慣，每天交稿遲過「最後電訊」，往往因等他的稿，弄到老編獃在報館不能走。[illegible]

好停稿一天，以爲可以多一篇稿子在手，不必天天等候了。怎知這位作家見停稿一天，他也停寫一天，依然與「最後電訊」齊來，老編忍無可忍，最後只好忍痛腰斬。

事情就這麼簡單。所以，老編「分贓」給某一作家，有很多因素，並不是「酒肉朋友」才可分到。同樣的，也不是文章寫得好，編者便會爭取你，如果有那位大牌作家的壞習慣，即使字字墮地作金石聲，老編也不會有那麼高度的忍耐力。

老萬既是稿匠，也做過老編，深知老編的「掉忌」，交稿之準時出了名，不必老編傷半分腦筋，蓋自知並非大牌，如給予老編不便，難免失掉地盤，唯有將勤補拙了。

講到回佣　法所不容

蜀錚報導說：「有些作家還要給編輯老爺一些回扣。」所謂回扣，即是香港慣用語「回佣」。香港副刊老編有沒有收取作家「回佣」？老萬不敢說沒有；不過，却肯定並不普遍。一般來說，香港稿費不高，只有幾家所謂一流報紙才出到二十元一千，普通不少還停留在十至十五元之間，如再打回佣，的確有如蜀錚那位小朋友一樣，非被吸血吸乾而死不可。

以老萬所知，有回佣可撈的，大多是台灣二手貨。台灣文藝作家、武俠作家把已在報上發表的二手貨賣出海外，認眞慳水慳力，連影印也嫌破費，排單行本時，多打一個拷貝，便有一筆進帳，因此送老編一點回佣，仍屬兩利。

台灣辦出口貨的作家很多，因爲香港有幾十份報紙，需求稿量不少，從台灣向香港推銷，即使二三流作家，也容易脫手；反過來，台灣只有那幾家報紙，需要不多，別說二手貨，頭手貨也難找出路。也許蜀錚熟悉的是辦出口貨的台灣作家，送了回扣給老編，便以一例百，以爲其他作家也一律要孝敬回佣。回佣是不合法的，也是商場「陋習」，用之於文化界，更是不當，難怪蜀錚要一揭發內幕。不過，這只是個別情形，不是香港風氣如此。何況，香港現在有了廉政署之設，收受回佣有坐牢危險，相信老編也不敢以身試法，

四大副刊　一手包辦

香港副刊編輯很多都是潔身自愛，忠於職守，公正不阿。蜀錚的「揭發」，會造成人們一個「貪污」的印象。幸而副刊編輯還未成立「工會」，否則爲了維護職業尊嚴，極有可能對蜀錚及「中國時報」提出抗議，甚或訴之於法。

蜀錚故意醜化香港的副刊編輯，顯然要烘托出一位「從台北來港」的副刊編輯的「出污泥不染」「鶴立鷄羣」「魔鬼羣中的仙女」而已。

茲抄錄蜀文一段如下：「在香港最活躍的副刊編輯，是從台北來港的何錦玲女士。她也是責任最重的副刊編輯。『星島日報』是香港第一大報，共有四大副刊，一是『星辰』，二是『小說林』，三是『婦女與家庭』，四是『星娛』，全由她一人負責。而且編得相當出色。她打破長期以來副刊編輯的錮習和陋習，坐在編輯室等作家來鑽營；她則走出編輯室，到處求寫文章；而她對幾個助理編輯，能夠知人善任，信而不疑，所以能夠人盡其才……：」老萬和何錦玲女士份屬同事，雖也認爲她「人很不錯」，但相信她讀了上面一段文字也會面紅。

香港無人　台灣叻晒

這段文字所包含的意義，黠只個人吹捧咁簡單，還有另一種含義；香港副刊編輯無人，有之，唯何錦玲女士一人而已，這個何錦玲，又是「從台北來香港」的，因此，仍然是「香港無人」，「台灣叻晒」。

實情是不是如此？蜀錚可以寫文章回台北欺騙高信疆，欺騙所有「中國時報」讀者，但香港讀者一個也瞞不過。香港幾十家報紙，成爲「典型」的，有獨特風格的副刊不少，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儘管不少文化界朋友稱讚「萬人」副刊，但老萬不敢受落，反而懷疑他們稱讚並非由衷。

做有錢報紙副刊的編輯很容易，出去拉稿，大牌要三百元一千字，照付，馬上就成交。「萬人日報」是窮報，六百元一月每天二百五十字的稿費沒有能力付出，使老萬受了無限委屈。做暢銷報紙的副刊編輯也很容易，許多文化界朋友「志在揚名」，稿費不在乎，只要你肯給他「地盤」，天天發表，他甚至願意「盲佬貼符」——倒貼。只有我們這一類新出報紙，許多人不瞧在眼內，譬如徐訏就欺負我們「冇乜人睇」，求人寫稿，有如行乞，如項莊那樣有禮貌的打退堂鼓，已屬十分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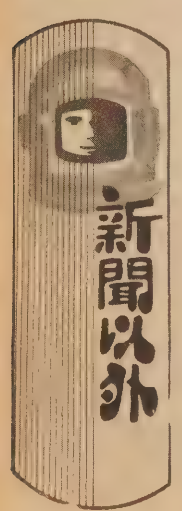
話扯得太遠，我們再談談星島日報的四大副刊罷。它們是不是蜀錚說的那麼「成功」？據說，星島副刊是「最能出錢」的副刊之一，有幾位朋友拿到五十元一千，每天寫一千字好過當編輯。

比別的副刊精彩是理所當然，難道你到扒房吃五十元一客的牛排，比不上小餐室八皮的牛扒餐嗎？不過有些扒房確是徒負虛名，中看不中吃，反不如小餐室的可口，不該被它的排場嚇倒。

除「井田制度」比老式副刊更明顯外，看不到有什麼特點。每一個都是「死位」，遇到算字不準的作家，太多了，全部抽掉鉛片；太少了，彷彿拔掉幾枚牙齒一樣，疏疏落落，弄到版面極不美觀，可能這就是「與眾不同」的地方吧？

至於內容，蜀錚描寫說：「她爲了打破割據地盤的陋習，在『星辰』版特闢二千五百字的頭條版位，輪流由著名學者、作者執筆，如趙聰、章羣、易文、司馬長風、談錫永、黃思騁、黃兆顯等高手，都經常在該欄發表專論，已日益引起人們注悅。

如果這是「星辰」出色的地方，無疑是「大台灣」主義的成功。這篇大塊文章，逃不出台灣報紙副刊的窠臼。如果來一次讀者意見調查，這班「高手」一定非常失望及慚愧，他們會發覺閱讀率是那麼低，一枝特長香烟，幾難「由頭到尾都咁好味」，往往是看到一半，便我倦欲眠，不忍卒讀，誰有那麼大的耐心？



毛死後的大陸局勢

岳騫

最近去北平的外國人透露，目前在北平，遇到一些毛幹，不再避違談論毛澤東的健康，而且還有意無意說出毛已經衰老，死亡總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情况轉變，只是最近一月左右的事，大概起於火燒天安門之後。最近毛兩次會客，先會紐西蘭總理摩頓，次會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次不如一次，尤其是會見李光耀前後只有十五分鐘時間竟然不能坐直，要斜躺在沙發上，此一鏡頭由人造衛星傳至全世界，毛幹再想隱瞞亦不可能，不如先行埋個伏筆，表示毛死了無所謂，不致引起混亂，此是夜行人吹口哨的辦法，但毛帮今日也只有這個辦法可行，至於行得通，行不通，則是以後的事。

自從火燒天安門之後，毛幫內部動盪不安，已大部呈現在世人面前，一個月內北平就發生三次重大事件，卽火燒天安門，爆炸蘇俄大使館，火燒北平火車站，這三件事任何一件都不會在一年之前發生，所以會發生當由於周死鄧黜，內部派系鬥爭加劇，毛已衰病不能理事，江華集團控制力減弱所致。

至於各省區情況，動亂大城市幾及一半，河南省之鄭州、洛陽已不准外人前往，在過去，此是樣板城市，目前已不能開放，情況之嚴重可能超過想像。

毛未死尙如此，毛死後將如何？此爲海內外中國人所關心問題，茲畧說一說個人看法。目前在北平實際掌握政權的是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這批人在天安門曾經亮一次相，卽華國鋒，王洪文，江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張春橋，姚文元，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

這十三人中，吳德是否進入江青核心集團，不得而知，陳錫聯大概不可能

」竟然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是投入了江青集團，因爲蘇振華之垮是受林彪系所排擠，江青正好將之放出牛欄，收爲己用。

除這十三人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員尙有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李先念，李德生及候補委員賽福鼎，只有八人，在人數上已居優勢，其中韋國淸，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都在外地，他們無力過問也不過問中央的事，剩下只有朱，劉，葉，李了。朱已老邁不能行動，劉伯承兩目全盲，不再參加任何會議，所以在北平，只有葉劍英，李先念兩人與宮廷派十三人（最少十一人）對抗，李先念在四屆人代開去「財政部長」，只是一個光桿「副總總理」，葉劍英的「國防部長」一職最近似乎也開了缺，加之兩人年齡葉劍英已八十，李先念也望八，都不是鬥爭之年，所以毛死後，江華集團順利控制北平中央政權，並無問題。至於以何種形式出之，目前尙難斷言，依常理判斷，不外三途，一、華國鋒現職不動，江青任黨主席，張春橋任副主席主理書記處工作，如此分工，江青接毛澤東，華國鋒接周恩來，張春橋接鄧小平。二、華任黨主席，江青任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張春橋任副主席主務黨務。三、華任黨主席，張春橋任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江青任黨副主席主理實際工作，隱身幕後。

此是就常理推測，不外此三途，至於王洪文可能任中共政權改組後之「國防部長」，因謠傳王洪文主管全部民兵，王洪文也有軍階，以前曾謠傳毛澤東曾提名王洪文爲「國防部長」爲大多數拒絕，眞假雖未可知，但王洪文在江青

也決不可能攀上第一二把交椅，黨主席，「總理」均輪不到他。

中央如此，地方又如何，目前許多方面都說毛死後大陸將成軍閥割據之局。作如此推斷的人，筆者不敢說是第一人，但自信是最早少數人之一，目前仍然堅信此點。毛幫所以必成軍閥割據，主因有兩點：一，毛軍是由四大股拼湊而成，四十年中，此彊彼界從未改變，四大股即一方面軍（林彪系），二方面軍（賀龍系），四方面軍（此系頭目本是張國燾徐向前，抗戰後遂漸轉爲劉伯承，鄧小平），新四軍（陳毅系）。由於毛軍是四大股拼湊而成，先天已種下割據因素。二、毛澤東迷信武力，日日亂嚷槍桿子出政權，此一「思想」對毛軍頭目頗有「教育」作用。任何人抓到兵權均不願丟掉。自文革後，形勢更加顯著，毛澤東自一九六八年將劉鄧一幫徹底打倒後，即着手對付軍事頭目，最初打出的一張牌是黨指揮槍，重建各省「省委會」，但自從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湖南省委會成立選出了第一書記華國鋒，到了一九七一年八月黑龍江省選出了第一書記汪家道，前後十個月時間，毛澤東費了九牛二虎力氣，總算是重建了二十九個省市的省委會，但人選全部揭曉後，發現二十九個第一書記，有現役軍人身份的佔二十一，不是黨指揮槍，而是槍吞了黨。

毛澤東對此情況大爲難堪，林彪被害，此爲主因。林彪死後，毛澤東又費了大力氣，調動八個大「軍區司令員」，由此項調動，幾個大軍事頭目如許世友，曾思玉，楊得志，韓先楚，陳錫聯，李德生都失去第一書記職位，但這批人手握兵權如故，毛澤東只能作到「移藩」，不能「削藩」。當公開批判林彪時，林彪嫡系頭目周赤萍寫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成爲批判重點，周赤萍因然犯了罪，命令出版這本小冊子的韓先楚也成爲攻擊目標，銷聲匿跡數年，外界都以爲韓先楚垮了。及至到了火燒天安門，毛澤東派華國鋒爲黨的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這就是所謂的「兩項決議」，決議發表後，各省軍閥紛紛致電捧場，「蘭州軍區司令員」仍是韓先楚，可見毛澤東已無力免去一個大「軍區司令員」的職位。

所以就目前情況看，毛死後，北平中央政權將由江青、華國鋒一系控制，各省大權則握於軍閥之手，初期尚能相安，因爲北平中央政權無力干涉地方，地方軍閥也不願過問中央事，取江、華而代之，但時間稍久，便起變化。

先從北平中央政權說起，江青在文革前只是毛澤東妻子一個家庭主婦，既無從政經歷，何來班底。文革後，嶄露頭角，自有人投效，倉促成軍，但十年來江系人馬也虧折甚多，死者有康生，垮者便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林杰及一些紅衞兵頭目如聶元梓。眞正屬於江青嫡系，由江青提拔而竄上第一級金字塔的，只有上海幫的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三人是江青系核心之核心，同以後交心入夥的華國鋒，紀登奎，倪志福是否能赤誠合作，已是問題，還有主管特務的汪東興目前已是毛幫最有權勢之人，操有許多大頭目生殺之權。但此人是毛澤東的心腹爪牙，由毛澤東交給江青，江青即使已收服了汪東興，但汪東興也不見得全服從華國鋒，張春橋。因此，將來北平中央政權內部將會分化，自行展開鬥爭，此本爲毛幫黨徒特性，過去已經發生過十次以上，但這方江系人馬自相鬥爭必然要引起北平方面大混亂，促使地方軍閥起而干涉中央政局，將導致地方軍閥的自相爭鬥。

研究毛幫情況，不必借用蘇俄經驗，因爲俄毛雖然都是共產黨，但除去殘民暴政相同，其本質則迥異，毛幫情況比較接近北洋政權，近十年的演變，更確定此一型態，因此，毛澤東死後的情況與袁世凱死後有頗多相同之處，袁毛在生的最後一段時間，已無力統制軍閥，毛只能移藩不能削藩，袁世凱移藩爲二級軍閥抗命，不得已授二級軍閥一級節鉞，更啓以下犯上之心。袁死後之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如能推誠合作，各省軍閥即使隱隱割據，尚不敢不奉中央之命，但由於府院交惡，黎免段職，引起督軍團獨立，張勛入京，自行復辟，導致大亂，紀綱失墜，各省軍閥起而過問中央政事，且想取得中央政權，如馮國璋曹錕，張作霖都會担任過國家元首，但十年混戰，終導致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毛幫正沿此歷史覆轍，一步一步前進。

毛澤東之死就在目前，毛帮政權滅亡也計日可待，此日作一論斷，已不算太早。筆者認爲中共政權成功並非全是毛的力量，但亡則百分之百亡在毛的手上。

毛政權之亡亡在宮廷內爭與軍閥割據，此二點皆是毛澤東有意無意所造成，先說前者。毛澤東從一九四五年毛帮「七全大會」已「定於一尊」手下大頭目無人能與之對抗，毛應當認眞扶植一個繼承人，但毛對此並無誠意，無論拉誰坐第二把交椅，都是利用，從中又加以牽制，打擊，於是第二把交椅，變成「電椅」。劉少奇，林彪如此，周恩來不是死得快，也難逃定數，鄧小平最後尚未坐得上，已經一個筋斗跌下來粉骨碎身。到了最後毛澤東也知道自己大限已到，江青這張牌尚未能馬上打出，於是先拉出王洪文，未能成功，最後又找出華國鋒，華國鋒自較王洪文合適，但如果毛能再活五年，華國鋒的地位也許可以穩定，江華集團可以統治大部份地區，但毛澤東的壽命已經按日計算，毛一死，華國鋒安能控制全局，江青更成爲衆矢之的，所以江華集團不能長期控制毛帮政權，誤在毛澤東。

再說後者，毛軍軍閥割據，到今天，毛澤東已無力改變，但毛澤東何以不早下手，當一九四五年毛帮七全大會時，已有人提出「削平山頭」的問題，即是把各股揉合一起，使不能自成一條，但毛澤東卻主張保留山頭，揆毛澤東當時用意，保留各股各自體系，便於操縱控制，而在各股中又以毛的嫡系紅一方面軍力量最大，毛更不怕其他三股造反，但是演變到了文革，已根深蒂固，即毛澤東林彪合力已無法改變，林彪死後毛更無力處置。

假如毛澤東在毛政權成立之日，在北平辦一間中央軍事學校，訓練下級幹部，兩年或三年畢業後，分發各股從排長作起，二十幾年時間，也當到軍師長了，這批人是毛自行訓練出來，當然忠於毛，各山頭不削自平，毛死後交給江青、毛政權雖最後仍不免滅亡，但也不會隨毛死而崩潰。

此兩點是毛政權滅亡的重大關鍵，毛澤東一生學問在三國演義，但對武侯治蜀扶植蔣琬，姜維的事，何以未予注意，豈非天意亡賊乎？

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林添貴 陳世平 合譯

吉米・卡達在其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第一階段，大都集中力量於國內問題上，只發表過一次主要外交政策演說。為了深入探討這位前任喬治亞州州長，而可能成為美國總統的人，對外交事務的觀點，「新聞週刊」國際版總編輯唐・賀特，特地在卡達由喬治亞州飛往德克薩斯州從事初選活動的途中，採訪這位候選人，暢論國際事務。本刊特為摘要譯出其談話內容。

問：你的外交政策與尼克遜、福特和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有何不同？

答：我將擺脫權力集團之間的對抗，並與世界其他國家追求更良好的雙邊關係。我將更密切地繼續我們在歐洲、此一半球及日本的盟友進行磋商。關於我們對蘇聯和中共的動向，基本上發生的改變，將減少對他們隱秘不宣。

問：你曾表示支持和解的原則，但對迄今進行和解的方式則不表苟同。你曾在若干次演說中提到，我們放棄的已多過獲得者。能否請你說明白些？

答：沒有蘇聯充分合作，我們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將絕無解決之日。例如，中東問題的徹底解決、保護南韓不受北韓侵犯、全面裁減軍備，尤其是核子武器等等問題。因此，我將儘可能增強我們人民與他們人民之間的了解。我認為，在若干方面，如一九七二年小麥交易、赫爾辛基協定上，我們被蘇聯作弄了。

問：如果你是總統，你會簽署赫爾辛基協定嗎？

答：我不以為我會參加赫爾辛基會議。我不認為我們從蘇聯那兒得到甚麼實質回報，我也未發現有任何重大證據，可資證明他們有遵守定協的精神，我認為在有關管制核子武器的海參威協定上，蘇聯也作弄了我們。

問：意大利共產黨的政治勢力已大增，可能不久就會加入新的聯合政府。基辛格曾對意大利人警告，或甚至可說是威脅地宣稱，這樣的演變將會改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而可能會摧毀北約。你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不敢自稱是熟悉意大利國內政治的專家，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公然與布里茲尼夫及蘇聯其他首腦來往，而却拒絕去了解與認識北約國家內的共產黨籍領袖，無乃太過短視。我相信我們應該大力支持意大利的民主勢力，但是我們仍然不應閉門不接納與我們交好的意大利共黨領袖。如果意共在選舉中獲勝，我亦不願意先在意大利四週築起一道圍牆。我個人認為，當你採取這種近乎威脅與最後通牒的強硬立場——如果你們投票選出共產黨員由，

卡達夫婦商討競選策畧

△迷失的一類型▽

霍雲霄

從報章看到一張新聞圖片，一個青年人被人襲擊殺死，這青年的家中一對看來很瘦弱的夫婦，四五個男女小孩，然後從記者訪問中說出死者與他的家庭的故事，我不必說明是那一天發生的故事，它彷佛是本港新聞中常常看到的貧苦人家的悲慘的故事。

做父母一代，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對于他們的下一代，他不會想到教育的重要，除了找生活以外，沒有甚麼人際關係，他們和他們的兒女，自小就沒有人們對他們有友善的興趣，除了簡單的工作外，多數日子在沉默中，他們除了職業工作之外幾乎沒有甚麼可做，亦沒有甚麼可想，他們好像有自知之明，這個世界，可做的範圍很狹窄，可想的是沒有的，他們命運上註定就是如此的人。

很多次在渡輪上，看到一位中年漢子帶着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大人與孩子同樣神情呆滯，他們看來是營養不良的，可是有過幾次可巧坐在他們身後，聞到一陣由海風送過了的酒氣。如果你奇怪，他與他的孩子，看來營養不良，但那個做父親的仍要喝酒，你會想到那酒是用來燃燒他生命裏多餘的情感，那酒氣、那呆滯的神態多少道出他們父子倆多是孤獨的人，他只透過那簡單工作關係冷漠地與週圍的人發生一點關係，他的兒子可能連父親那種冷漠的關係也沒有。

有一種人，從少年起就生活在充滿自卑感的世界中，那自卑的性格，象一道牆那樣使他們與別人

卡達暢論國際事務

我們將把你們排擠出北約組織——不啻使共產黨居於有利地位，因爲意大利選民將會覺得「我們偏不讓美國人告訴我們要怎麼投票」。

問：但是，在北約主要國家中出現共黨內閣閣員，將是一種新局勢，你能接受這種局勢嗎？

答：這種可能性實現之後，這將是我們可能面臨的情境。如果確實發生這種情況，有個局部由共產黨員入閣，而與西方世界維繫關係的意大利政府，總比把它逼入蘇聯集團而不回頭，要好一些。

問：你最近就中東情勢發表的立場聲明說，以色列的繼續生存是你的政策的基礎。但是必須採取何種行動向和平？那一方現正阻碍和平之路？

答：這是我尙無答案的一些事。在與來自中東的領袖們的私下談話中，我已發現遠較他們的公開聲明所顯示的更爲具有彈性的立場。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候，在我們與蘇聯舉行秘密的談判後，我們可能共同提出對解決中東問題的公開建議。同時，逐步解決的方式也是一種合理的方法。除報載的消息外，我不知道最新的發展如何，但我相信北約且可能是下一個與以色列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阿拉伯國家。如果黎巴嫩人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可能跟着這麼做。在叙利亞願意改變立場而與以色列從事任何建設性的談判之前，蘇聯將必須以有力的行動參以其事。

問：美國對非洲應採取何種態度？基辛格國務卿本週似乎正把美國政策轉傾向黑色非洲國家，你對他的此項行動有何反應？

答：我對此感到滿意，我同意基辛格上週所做的事。我贊成羅德西亞實施多數人統治。

問：如果換成你，你在安哥拉會有甚麼不同的作爲嗎？

答：安哥拉是顯示我們的政策錯誤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緊抓住與葡萄牙的關係，至到他們撤離的那天。我們和安哥拉人民之間毫無關係。我們竟容許古巴在在安哥拉下了十幾年的工夫。他們學會了當地的語言，與安哥拉人民混熟了，而且建立了政治關係。我們去得太遲了。我們曾試圖接納錯誤的部族派系作爲我們的朋友，結果我們一敗塗地。

問：你贊成日本加強自衞能力嗎？

答：是的，但我不願確定其兵力。我認爲，有關韓國的一個令人担心的主要的問題是，必須確定，日本不會把我們駐韓軍隊的減少視爲我們對日本的承諾的減低。我希望能確定，此事不會發生，因爲我們非常強烈地覺得我們對日本負有責任。



問：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已發展到目前的地步，你是否將採取下一個步驟，派一名「大使」駐北平？

答：是的，我將這麼做。但此事多久發生，將視中共的態度而定。我將謹愼從事。我們對中華民國政府負有不能背棄它的義務。日本和台灣進行巨額的貿易，但却與中共建立關係。我不知道我們是否也將希望做到這個樣子，但中國人民和我們的人民之間確實存有自然的友誼。在我的心中，我總有一種潛意識的感覺，認爲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我不知道中共「政府」對我們的最新態度如何，但如果我發覺，此種友誼是互惠的，那麼我將覺得，那是我們可以據以預料會有更大的進展的基礎。（原載預定五月十日出版之「新聞週刊」）

永遠疏離，有時他做錯了，成爲一個罪人，想起來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因爲對于甚麼是錯甚麼是對沒有人告訴過他，有一天他遇到了第一張笑臉，他就與那張笑臉建立起友誼，如果他不幸，遇着的那張笑臉却是背後隱藏着惡意的笑臉，當他一天發現了，但已經沒法選擇，因爲他的生命太孤獨了，除了那張有惡意的笑臉之外他幾乎甚麼也沒有。

也許你就叫他阿Q罷，可是從來沒有人關心過阿Q，也沒有人打算教育過阿Q，阿Q對人友善，所得的回應不是冷漠便是惡意的作弄。他因爲像猴子一樣有模仿別人的天性，他當然比猴子聰明得多，模仿得也特別精采，阿Q的人生態度，其實就是累積別人對他的回應而學習得來的。有一天，他成了罪人，給和平的社會帶來了麻煩，他給判罪了，可是在現實社會上，像他那樣的人可不少。社會上對某一類人，讓其自生自滅，因爲各人才智不同，自生的方式不同，有的只有一個孤獨爲汚一輩子，有的組成一個孤獨而卑微的家庭，自滅的方式也不同，有的默默地消逝，有的給社會製造麻煩然後消逝。

面對這種人，好像還需要有另一種人，那是一張給他們善意而眞正有善意的笑臉。使他能知道自己生命內層也有寶藏，並且知道如何將那寶藏發掘出來與別人共享。

諷刺阿Q的人，解剖阿Q的，從來就沒有好好地設身處地爲阿Q想過，爲甚麼阿Q會成爲阿Q，不想到貧窮落後的社會，像阿Q那樣的人有多少，他們好像是可給作家挖苦的對象。

人的悲哀，有一種是由於心智沒有獲到開放，一生一世，沒有給人關懷過，當他自小給人作挖苦的對象時，他也沒法對別人有好感，自己只有生活在自己當中。有一種人的悲哀，是受過高等教育，自以爲高人一等，他對別人完全沒有愛心，對於心智不開放的人沒有同情心，只是作挖苦的對象。從瞧不起別人的態度上建立自己的優越感。那些自己爲高人一等的人，只要思想到每一個高人一等的人，都是從獲得教育機會才給培養起來的，他就應該承認自己比人高一等並不算得甚麼了。

台大時期的陳若曦

葉慶炳



陳若曦

原名秀美．筆名若曦

秀美，我還是習慣稱你的名字，理由並不像夏志清先生所說的「若曦」的「曦」字筆畫太多，寫起來不方便，而是因爲你在本校肄業期間，我就從來沒有叫過你「陳若曦」，雖然你在那時已開始使用這個筆名。

這一兩個月來，你是此地報紙副刊上的熱門人物。你的小說一篇接着一篇刊登出來，評論你的小說和介紹你的爲人的文字更多，多少的同情和讚揚投向你。我以往看報，總是把副刊留到最後；但是自從副刊掀起了陳若曦的熱潮，每天拿起報紙就看副刊，並且透過老花眼鏡鳥瞰全版，看看沒有「陳若曦」這三個字，如果有，那就在一把比較舒服的沙發上坐下來，細細的閱讀。這變成了我新的習慣。我從來沒有意思要寫一篇有關你的小說文章，我只是担心這許多從四面八方湧至的同情和熱情，是否你這瘦弱又常鬧胃病的身子所能負荷。

夏志清文．有些不實

直到四月十四日，我讀到夏志清先生所撰「陳若曦的小說」一文，我覺得有必要寫一文，告訴你一些往事。夏文載三天，所以我到今天才提筆。夏文說：

秀美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週末」（三卷三期，一九五七，十一月號），其實是先兄濟安花兩個鐘頭澈（應作徹，疑是手民之誤）頭至尾重寫的。最近重讀，的確筆調近似濟安「火」這篇作品。……台大學生投稿，他覺得題材可取，毫不客氣重寫的例子，不止「週末」一篇。秀美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第二篇「欽之舅舅」（四卷一期）……

「週末」和「欽之舅舅」的確是你最早發表的兩篇小說，而這兩篇小說的誕生都和我有關。一九七五年秋季，你進入台大成爲外文系一年級的新生。你的國文課分在第二組。那時候台大的大一國文不是像現在這樣按系分班，以文學院來說，中文系的學生編爲第一組；再把外文、歷史、哲學、考古等系入學考試國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的學生混合編爲第二組。第二組經常有六七十人，習慣上稱爲大班。第三組起每班四十餘人，都算小班。第二組不但人數最多，國文程度也較其他各班高。從一九五六年起，我一連六七年都担任第二組的國文。就這樣，你成了我班上的學生。

瘦弱清秀．聰明可愛

在上課的第一個月，我不曾注意過你。一直看了你的第二篇作文「週末」，我才對你刮目相看。那一年我剛過而立之年，和夏濟安兄在溫州街五十八巷十八號的單身教職員宿舍對門而居。週末，對有家累的人來說，多半是意味着洗衣服擦地板補給日用品的勞動時間，用不着操心怎麼過。但對單身漢來說，那意義就不同了。每到星期六傍晚，有節目的當然興致勃勃的鎖上房門出去了，沒有節目的，也往往整裝出發，作有約會狀，其實不過搭零南公車到西門製造人潮，然後再搭零南回來而已。如果週末晚飯後你獨自呆在寂寞的單身宿舍裏，不但顯得你沒辦法，那況味也的確難以忍受。那次作文我出了「週末」，這個題目，大概是有感而發。我當時告訴你們，都要當短篇小說來寫，至少三千字。兩個星期之後繳稿。

十月中旬收齊這次作文，然後有空就埋頭苦改，十月下旬發還。就留下你的一篇沒有發。

「老師，我的作文呢？」你走到講台旁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我明知故問。

「陳秀美。」

「哦，可能掉在宿舍，我回去找一找，矮小，瘦弱，清秀。樣子聰明可愛。差不多一個月前，我在此間一份報紙上看到了你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照片，幾乎不敢相信相片中那位女士就是你！一方面由版面不夠清楚，只能看個輪廓；再方面由於你胖了。在我記憶中的你還是十多年前不過四十公斤出頭的少女，而出現在相片裏的却是一位中年女士，媽媽型的體感。其實，我自已也一樣，我已經視茫茫，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彼此重逢，恐怕都不相識了。

夏濟安贊．蠻有才氣

話說回頭，我那天告訴你，你的作文可能掉在宿舍裏，其實這是假話。事實上，我已把你的作文在前一天交給濟安了。前一天晚間，我終算把你全班的「週末」改完了，一邊登記分數，一邊大聲說：

「夏某，下期的小說稿缺不缺？」你知道我和濟安的房門正相對，彼此又很少關門，所以經常留在各自房間而彼此交談。你也知道我一直用他自稱的「夏某」來稱呼他，正同他稱我「二號」。當我們在座時也一樣不拘俗套。

「勉強夠。你有稿嗎？」夏某在那裏遙應。

「有一篇你們系一年級學生寫的小說，值得鼓勵鼓勵。」

於是我拿了你的「週末」給他，並且對他說：

「如果你不鼓勵，請儘快還給我。」

第二天，我在你們班上發作文，而夏某還不會給我回話，於是我向你說了個謊，如果不是志清先生說你「週末」是夏某花兩個鐘頭『澈』頭至尾重寫的」，這件事我將永不再提。當時如果告訴你：「你的作文投給文學雜誌了」，也許你怪我事先沒有徵求你的同意，也許萬一遭到退稿你覺得沒有光彩。雖然我的謊言是出於善意，但當時我的內心仍覺歉然。

隔了三天，下午又要上你們這班的課，我不能不去催夏某作一個決定了。

「夏某，『週末』怎麼樣？」

「週末？到余老前輩家去比劃比劃好麼？」他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是說那篇題目叫『週末』的小說，你究竟鼓勵不鼓勵？」

「唔，唔，」他一邊支吾，一邊在書桌上找那篇稿子。看樣子，他似乎還不曾看過。

他的書桌上、椅子上、甚至牆角邊，到處堆滿了書籍和稿件，要找東西相當困難，我常覺得他真需要一位賢內助。還好，沒有花太多時間，他終算找到了。

「我馬上就看。」

於是他專心看你的「週末」，我就從他枕邊取過「降龍十八掌」來翻閱。我那時看的武俠小說，都是他從溫州街口的一家租書店租來的。

「這孩子蠻有才氣，值得鼓勵。」他一口氣看完了說。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在下午國文課下了課，我把你叫上來說：「你的作文已找到了。你們系的夏濟安老師覺得不錯，準備在文學雜誌發表。」

我回到宿舍，夏某已鎖門出去，在我的門上塞着一疊文稿，打開一看，就是你的那篇「週末」。他已經修改過了，並且他在首頁上寫着：「二號：這樣改是否好些？」我仔細的就他改動之處一一看了，他的字跡很潦草，但可以看出是花了功夫改的。我現在清楚地記得，小說的一半沒有什麼改動，只是因為改動部分結構而牽連到文字，有兩三頁顯得相當凌亂。約莫有半頁稿紙長的一段，是夏某補充得非常好。這篇「週末」就這樣在十一月的文學雜誌刊了出來。

如果說，「週末」是夏某修改潤色過的，這是事實，如果說，是夏某「重寫」的，那絕不是真的，除非「重寫」的意義就指修改潤色。適度的修正和指點對青年作家有所鼓勵作用，一手包攬過來為之「重寫」對青年作家的影響，恐怕是損傷的成分大，鼓勵的意味小。賢明如夏某，諒必思過半矣。

欽之舅舅．沒改幾字

下學期一開學，我在你們班上又出了個作文題目：「一個真實故事」。目的還是在鼓勵同學們寫小說。你的第二篇小說「欽之舅舅」就是這次作文成績。這篇小說篇幅在兩萬字上下，差不多是「週末」的四倍。我又把稿子交給夏某，說：

「陳秀美的，繼續鼓勵。」

「哦，她寫這麼長！」他接過厚厚的一疊稿子時說。

這次我是事先告訴你的，所以不必催他快作決定。約莫過了半個月，一天晚上快午夜了，我已關上房門，躺在床上看書，準備入眠。忽然聽得有人敲門，接着是夏某的聲音：

「二號，快樂的，快樂的！」

他知道，「快樂的」是我們的口頭禪。我起來開門，他手中拿着一疊厚厚的支稿，口裏咬着烟斗，笑嘻嘻的站在我的房門口。他說：

「這陳秀美真不簡單！」

這篇「欽之舅舅」很快就發表了，這次夏某可以說沒有改幾個字。後來我在課堂上把一張新台幣壹千二百元面額的支票（稿費）當眾交給你，下課時，就聽到「陳秀美請客！」的一片歡呼之聲。一個大一學生已接連在當時一流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殊榮。

你們這一班的寫作人材有不少位（我不想提他們的姓名，因為那樣有賣老或沾光之嫌），因此那一學年我教得很起勁。第二學年，我又面對新的一羣「新鮮人」，再教不到你，你已進入了寫作情況，力能自創前途。我們仍時常見面，關係轉進到師友之間。你在我面前不再像大一時代那樣拘謹，變得爽朗而活潑。一直到你出國前幾天，你到我宿舍來，大概是辭行吧。後來我用摩托車送你回家，沒想到剛出五十八巷口你就摔了下來。幸虧當時車子是慢速，你只有一點輕微碰傷。我騎車一向謹慎，竟然會使你從後座摔下來，真使我自已想不通，當時我真感抱歉萬分，雖然你很快站起來又坐到後座，笑笑說：「不要緊。」但我這一份歉疚之情一直藏在心中，至今已有十五年。

以上所說的，有些你本來知道，有些是你一直不知道的。如果不是志清先生這篇大文，我絕對不會舊事重提。也好，讓你重溫一下台大校園的那段的快樂日子，那溫暖的陽光，那輕拂的和風，那滿園的笑語。

我這篇文，最主要的是要告訴你，「週末」，不是夏某花兩個鐘頭徹頭至尾重寫的。誰又能花兩個鐘頭徹頭至尾重寫一篇數千字的小說？其次寄上我對你的深切關懷和期望。這份關懷和期望開始於一九五七年的台大臨時教室。附帶的，我藉此文向其他許多我曾經特別關懷和期望過而現在不知在茫茫人海的何方的同學們寄上我不盡的憶念。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基辛格非洲行之困擾



基辛格在非洲欣賞土風舞

基辛格上月黑非洲之行，已清楚指出，美國對此新大陸政策有所改變。這位美國務卿在尙比亞首都盧薩卡，第一次正式執行美國積極支持黑色民族爭取南非洲的多數統治權。

爭取黑人・黑白平等

基辛格的此一策畧是在於促進美國在黑非洲的形象。在過去十年間，美國已經由於對黑非洲的疏忽而變得暗然失色。在戰畧方面說，這位國務卿係針對共黨，急欲自共黨手中奪回以往失地——他們由於首先迎合歷史的浪潮爭取黑色民族，而在非洲獲得很大勝利，基辛格想努力回到一種地緣政治遊戲，曾向羅德西亞白人政府提出警告，趕快回頭以平等對待黑人，而且指出如果繼續以往政策不變，則休想美國任何援助。他相反的對其他一些反抗羅德西亞的南非國家提出援助，同時提供一筆爲數美金七・五×十億元國際旱災救濟經費給上薩哈拉。他又暗示美國可能承認安哥拉共黨政權，只要一萬五千名古巴軍隊撤走。

這種新的美國對非洲的姿態，已大大贏得這個新大陸上各國的黑人領袖的稱讚。基辛格在盧薩卡的演講結果，尙比亞總統肯尼斯・康德，忽然跳躍而熱情歡呼：「你將發現我們的合作，合作。」其他的黑色領袖較作謹愼的鼓掌稱許，但是另有人反對基辛格的提議。一個羅德西亞的好戰派首領亞貝爾・莫羅兹華主教的助手伊諾特・格貝拉，說：「我們完全找我們的獨木舟。」此外迦納政府，顯然受蘇聯的壓迫，忽然在基辛格依照訪問日程進行之前兩天，拒絕他的訪問。

老基論調・遭受攻擊

基辛格的上述提議是在南非與羅德西亞的白基地所發表的一個以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聯合黨的首腦傅斯・勞，咆哮着說：「我們對基辛格的威

嚇，僅以三字作答：滾你蛋！」羅德西亞總理史密斯批評基辛格不能「勞步一下來到羅德西亞……在企圖代表我們作決定之前。」史密斯前週曾邀請四個黑人部落首領加入他的內閣，這是一個大家視為象徵姿態的運動。

基辛格的新理論，已遭到美國保守派的攻擊，他們中有些人視羅德西亞為一個動亂非洲中白人的穩固前哨。美共和黨總統提名競選人朗奴列根，在一次集會中對基辛格在非洲的演辭有所表示，「鼓勵單方面，適足以促成流血事件，那是一種錯誤。我們害怕我們正進行一項大屠殺。」一些白宮官員也對基辛格所開啟的外交政策，可能影响福特的選票一點，頗感困擾。

當然，美國這種完全反對羅德西亞史密斯政權的聲明，將鼓勵那些好戰份子不願作冗長和談而從事游擊戰爭。這戰爭早已在羅德西亞開始了。基辛格也說他的目的是欲避免更多的流血戰事。他的計劃是欲使溫和的黑非洲領袖們相信美國的誠意，並說服南非自羅德西亞撤出它的支持，美國願爭取時間在非洲的黑白人之間，作一個誠實的掮客。

非洲之行．並不愜意

基辛格在非洲六國之行，第一程是訪問肯雅八十五歲的總統卓讃．堪雅達，欣賞有名的馬沙舞蹈。隨後，基辛格往尚比亞研悉更多的奇怪事物。

這位國務卿曾答允敦促美國會取消「巴德修正案」，此案原准許美國去年購買價值美金四千三百萬元之羅德西亞的鉻，而不顧聯合國所要求之經濟制裁。（取消此案在大選年，可能是一項很大的挑戰。而這種資源的供應主要兩個來源之一為蘇聯。）他說美國將要求其他工業國家遵行這一對羅德西亞的經濟制裁案。他保證付與莫三鼻給美金一萬二千五百元作為補償費，因為莫三鼻給於去年三月起關閉與羅德西亞接壤之邊界而引起經濟的損失。同時他答應幫助波斯瓦納，甚至南非，只要這些國家關閉它們的邊界並封鎖羅德西亞的最後兩道對外的鐵路連接綫。

基辛格幾乎不能完成演說，當他接到有關他的旅程受阻的壞消息時：迦納聲明他將不獲歡迎。所稱的理由是迦納的領袖伊納提斯．庫塔．阿茲彬的「健康不佳」。但美國官方將此事歸咎於「外來的壓力」，而且特歸咎於克里姆林宮。

基辛格接到此消息，當然大為憤怒，但他的其餘旅程並未發生不幸——除去他在薩伊進餐時吃過野猪肉與一種樹葉後，腸胃有感不適。在薩伊時，這位國務卿也曾表示將承認安哥拉現政權——如果古巴軍隊在四至六個月內撤出。可是安哥拉總統尼圖並未有何立即的反應。據所知，尼圖的左翼政權內在敵手，上月曾試圖發動一次政變，由此看來，安哥拉領袖仍難穩握他的統治權。

阻止非洲、由黑變紅

在他赴賴比里亞途中，基辛格反擊朗奴烈根，指責這位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所作「控告為完全不負責任。」基辛格聲稱他在盧薩卡所發表論調，「僅希望在羅德西亞避免一場屠殺。」

那個希望可能證明依然無效。但是如果能夠說服美國會取消「巴德修正案」，同時說服波斯瓦那關閉與羅德西亞接壤的邊界，這對索爾斯堡的經濟輸壓力將是很大的。

基辛格也希望說服南非總理約翰．伏斯特，黑非洲容許他在改變他自己的種族偏見政策中慢慢轉變——如果他撤出對羅德西亞的支持。

基辛格所十分關心的，無非是欲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適應新非洲的現存實事。僅兩年以前，許多美國外交家咸認為南非白人政權，可以維持其權力數十年。自從葡萄牙決定放棄它的非洲帝國，整個形勢為之改觀。黑人忽然在安哥拉與莫三鼻給組織政府，同時因為他們的成功而引起了到處黑色民族主義者的希望與遠景。

蘇聯和它的古巴代理者很快就公然進軍非洲。美國支持白人政權，不僅使華盛頓傳統聲望大降，而且為了阻止共產黨主義在非洲發展，定要付出相當代價。若要表明基辛格此行是否成功，那也不是短期的事。不過，他的演辭已很清楚指出：在執行福特政府積極支持黑非洲。基辛格也同時表示，美國決不許南非洲成為一個共黨的狩獵之所。

（譯自「新聞週刊」）



羅德西亞總理與幾位黑人閣員

松厂隨筆

從人生觀看司馬遷與譚嗣同

向晚

人生觀：即人生哲學，所包括至廣，如人生目的、人生快樂、痛苦、人生術、人之生死皆在內。就對以上觀點之高下，便可認定這個人的等級或品格之如何。如孔、釋、耶三聖，他們自出生成人後，目的就是爲救世的，心目中只看到別人，而無視自己，宜其成爲永久聖人、救世主。楊朱則不然，他的人生只爲自己，把快樂、痛苦、生與死，看的皆周周到到，獨不管別人，可說是天下最自私的人。馬克思雖然顧別人，但只限於信從他的階級，且另有自私目的，即企圖成爲無產階級教主，耶穌第二，令後世無產者崇拜他。（見「紅色普魯士」人）。蘇格拉底一生爲追求眞理，直至被毒死，也是爲了追求眞理。他當時如肯違背良知，說句假話，也可不死。

生死問題：有的人對此問題，看得很淡漠，詩經有言：「知我如此，不如不生」，極言如早知道人生如此痛苦，父母何必生我？根本不生，也就根本無痛苦。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大多數可能有此想法。死當然是痛苦的，但有些人却竟不畏死。如中古羅馬皇帝之殺害基督徒，極權統治者之殺害自由人士。他們同屬於殉眞理者，犧牲自己，企圖拯救被迫害者。孔子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像這類殉教精神，歷代皆有記載。其中有難免一死者，如抗金人之岳飛、如反清之七十二烈士、如抗戰戰士、如張自忠將軍等。然也有可以不死者，如南宋之文天祥、如靖難之變之方孝孺。但大儒是崇尚氣節的，有道之士，氣節比生命更重要，故權衡輕重，寧犧牲生命，而保全氣節。人的生命，固然不可看得太重要，但也決不可看得太輕，所謂「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即此之謂。

公平來說，文天祥是應該殉國的，否則即變成一個不仁不義的叛國罪人。叛國者的後世子孫也教人看不起。杭州人凡姓秦者，多不願言姓秦，不得已時只說「姓秦始皇的秦」。方孝孺是可以不必死的，何以言之？燕王朱棣造他侄兒之反，眞是「朱家之事」，方孝孺何必那麼發火氣，只要靜默少說話，也就保持了大儒風度，對得起明太祖、明惠帝。如此，朱棣最多罪他不講話，不寫詔，也只能罪及本身，何至株十族！况且，如方把儒家大道理講給朱棣聽，也許不會殺頭？再從結果而論，方孝孺不寫詔，朱棣不是照樣做皇帝嗎。明太祖早已看出這個長孫，不是大有作爲的人，故事前早爲他安排了一套出家做和尙的用具。如朱棣不造反，恐怕惠帝也不會有成祖那麼大的豐功偉業。因文、方兩先烈事績，想起如下兩偉人故事：

司馬遷爲何受辱不死：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得很明顯，然其文太長，不便依原文引證，爲撮要分析之：（一）在繼孔子作春秋，而著史記，以發揚王道（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二）在完成先人遺志「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勿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若一死，以上兩願便命皆成空淡，中國文化史，豈不多變爲空白！况（三）又有先智先賢之例可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無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所以寧肯忍辱一時不死，故後之讀者也無人有願其死的。

譚嗣同何以要死：上述司馬遷受辱，是指他因營救李陵而受宮刑，專制時代遇到昏君那是無理可講的。漢武帝未殺司馬遷，留下他的性命也算幸運。（詳情可參司馬遷「報任安書」與「太史公自序」。至於譚嗣同，當戊戌政變時，他本可以與康有爲、梁啓超同逃往日本，那就可以不死，但譚嗣同却拒絕朋友的勸告，竟然不逃。他對朋友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願自嗣同始！」故卒不幸，遂與同黨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五人同斬於市；悲夫！

爲了國家，民族而犧牲小我的性命，那是義不容辭，死而無怨。但是如爲了變法以流血開先例，區區却以爲那是無此必要的。凡事應該權衡輕重，捨小取大，萬不可意氣用事，隨便犧牲。蘇軾「留侯論」，首言：「左之所謂豪傑之事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所謂「大」、「遠」，即指全體遠大事業而言，張良如刺死始皇，與不幸張良被殺，皆屬於個人小事，只有推翻暴秦，恢復人民獨立自由，那才是大事。老子說：「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換言之，即若眞正熱誠博愛（慈），必定會勇敢，才能赴湯蹈火。自己生活節儉，積蓄了財富，才能博施濟眾。不可個人強出頭，留待大眾共同推動，大事業始有前進。凡歷史上成功的大事業，皆循此路而進。張良當時如被捕，必無命，那麼後日天下是否屬於漢室，就成了疑問，豈非以小害大。通稱張、蕭、韓三人爲漢初三傑，實則以張良居功爲最大，在鴻門之宴

前一階段，劉邦處境極其危殆，其間若無張良居間斡旋，鹿死誰手是很難說。譚嗣同不論才、學、氣，皆可與梁啓超相等，皆難得的一代豪傑、國士，假使譚嗣同肯與康梁同逃日本，一待辛亥革命後，不是對國家負起更偉大使命嗎？這就是大，細觀方孝孺與譚嗣同的品質氣概，似是一型人，後世談歷史者，對此兩烈士恐怕同有痛惜感慨之意！

譚嗣同湖南潮陽人，故時稱「譚潮陽」。生於一八六六年同治四年，少倜儻有大志。通羣集，能文章，好俠而善劍術，弱冠從軍新疆，居巡撫劉錦堂幕下。甚被器重。自是往來於直隸、新疆、甘肅、峽西、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等等。所至視察風土，物色豪傑。甲午戰後，嗣同首創學會於瀏陽。復遊京師，晤梁啓超，聞康有爲學說大悅，自稱私淑弟子。後歸長沙，長南學會，以舉辦新政，開通民智爲急務。被薦入京，召對稱旨！任軍機章京，舊黨忌之，政變遂起。著述除「仁學」外尚有其他的詩文集。

從一幅漫畫看陳錫聯命運

鍾榮吉

繼蘇聯駐北平「大使館」被反毛反共份子施放炸彈攻擊後，北平火車站於十三日發生火警。接着大陸又傳出最有權勢的軍事頭目之一「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受到大字報的指名攻擊，顯示大陸的動亂並未隨鄧小平的被黜而平息，相反地，正在擴大和加深之中。

陳錫聯被指與鄧小平「同夥」而受到大字報的攻擊，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雖然大字報是出現在瀋陽，而且陳錫聯被攻擊的眞相尙待進一步觀察，但是此事若與毛澤東最近透過「紅旗」雜誌叫囂要「採取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暴力手段，來鎮壓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相互印證，則陳錫聯之受到大字報批鬥，應非偶發事件。

大陸問題觀察家指出，陳錫聯目前在大陸位居要津，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但是就他與鄧小平淵源之深厚，以及從十年前「文革」進入高潮之際大陸廣泛流傳「羣丑圖」諷刺漫畫看來，不難發現他目前所處地位是多麼危險，陳錫聯將繼鄧小平後遭到整肅。

這幅「羣丑圖」是當年毛江指揮紅衛兵所繪，以「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名義出版。

在漫畫中登場的人物共三十八人，爲首敲鑼的是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銅鑼上面是「閻王殿」三字，他正走到懸崖邊緣，就要掉下去了。跟在後面，身穿先鋒號衣，高舉「燕山夜話」的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高舉「海瑞罷官」的是北平「副市長」吳晗，按下去是當時要人有廖沫沙、周揚、夏衍、林默涵、田漢、齊燕銘、蔣南翔、彭眞等人。

上方中央坐在四人大轎上是劉少奇，另一坐在兩人小轎上留平頭的是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

左上方高舉一條傷腿，坐在籮筐內的是「總參謀長」羅瑞卿，他的腿是被紅衛兵揪鬥時跳樓跌斷的。圖中捧着羅瑞卿傷腿的是當時做「瀋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圖最左邊，圓圈內）。

在這幅漫畫上亮相的人物，都是當時被認定與毛澤東心腹之患「劉鄧集團司令部」有關的問題人物。他們多半被鬥垮鬥臭，下場悲慘，很多都下落不明，有些則於三年前得到周恩來協助而獲解放或復職。解放幹部中鄧小平是最突出人物，周恩來一死，鄧小平立卽被指爲「走資派」，再度被鬥丟官位。這幅漫畫極盡攻擊、諷刺之能事，它是江青一夥純爲公報私仇而精心繪製的，有許多指責與事實不符。

大陸觀察家指出，現年六十三歲的陳錫聯，自一九七三年起一直追隨鄧小平，是鄧的親信，論與鄧小平淵源之深，無人勝過陳錫聯。鄧小平既已再度被毛江整垮，則陳錫聯之被整肅，勢所難免。在陳被整後，與陳關係密切的「要人」，如「副總理」李先念，「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副總參謀長」王宏坤也將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毛江發動的這場血腥整肅中，株連範圍將逐漸擴大。



天才・瘋狂・創作

趙雅博

卜來克(Bloke)這位十九世紀初葉的詩人，在他被軟禁以後，他有了很多神見；他認爲他眞眞實實地看見了很多年已經逝世了的歷史人物，他與他們談話，他也看到他們的面容，並且他也與他們畫像。青年的藍寶，由於他的怒火、他的粗暴、他的野性，他終於酗酒成性，成了一位白日夢者。沙地(Erii Satie)的歷史，讓我們看出他是患有輕微呆痴症。泰納(Turner)是一位吝嗇的文人，也是一位孤獨者，彷徨不安，不能在一個地方，安住幾日，他並且僞造姓名，到處藏躲，實在不是一位正常人。

如果我們細引藝術史，我們還能找到更多更多的名字，不過就現有的名單，我們已經感到事件的不太平常事。可是在事實上，究竟給我們證明什麼呢？

天才就是瘋狂？

是證明天才就是瘋狂呢？還是證明人們將天才與瘋狂列在一起了呢？我們首先說明，如果眞像古代中哲人們所說的，眞的有神鬼時常佔有人身？或者只是一時的佔有人身，而在佔有人身期間從事創作，在這樣的情形下，說天才是瘋狂，我們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但是這樣的情形，我們可以說是沒有的。然而如果說是心理學家的瘋狂呢？我們應該分開，天才文藝家們，能夠有這樣的瘋狂，然而是不是在他們發瘋的時候，才從事創作呢？或者才能創作呢？過去的歷史人物，我們無法拿回來作實驗，可是如果就現在的作家們來說，無可懷疑，我們還沒有發現，在他們正是瘋（精神病）的時候，會有好的作品出現，一個有天才的瘋子，他的創作乃是在他瘋狂不發作的時候，也就是說，在他不瘋狂的時候，才能創作。其次是，縱使天才是瘋狂，也不等於說瘋狂就是天才，天才與瘋狂並不相等，有瘋狂的天才，也有不瘋狂的天才，天才與瘋狂雖然可以在一起，但在實際上是兩回事。

眞的，有很多大作家、大藝術家，他們一些也不瘋狂，有很好腦筋，沒有精神病發的時候與事實，我們看看歌德、杜甫、拉馬丁、陶淵明、雨果、蘇東坡、巴爾札克、袁中郎、白琪、克羅德爾、吳道子、趙子昂、雷諾瓦、莫奈，多了，我們總沒有看到一個長期精神病者，會有所收穫的。

天才不同於凡人

天才常是不同於凡人的，我們可以如此說，但是我們却不能說，天才都是病態的。最多，我們只能同意有些時候，一種輕微的病症，能夠刺激或激起一種情感的變化，因而引起身體某一部位的舒適，而適宜於創作。輕微的癲癇、憂心的抑鬱，就有這樣的情形，另有神經衰弱的人，由於烟酒的刺激，或者由於其他毒品的作用、興奮快慰，引起他的創作慾來，這也是屢有的事實：伏爾泰、巴爾扎克、蒲・霍夫曼、穆塞、莫泊桑、魏爾蘭、徐志摩、朱自清、辜鴻銘等人，都是實例，但是不需刺激，完全正常的作家，也有的是，並且可以說更多的啊！另外雖然我們不說有天才而又有精神病的人，是不能創作的，可是，就一般的事實來證明，我們似乎可以建立一條相當普遍的規程，一位天才文藝作家，縱然天才橫溢，作品很多，然而一旦發了神經，或者眞正進了精神病院，他的作品則戛然中止了。試看波德雷耳、試看尼采，他們當眞的神經病發作，完了，再也沒有良好作品出現了，再看梵谷，當他的病來時，他也沒有辦法作畫，音樂家舒曼也是一樣，神經病發便算失去了自己的存在。這個您可以找更多的例子。總之，我們可以說：靈感式的瘋狂（比如傅青玉赤身滾墨畫黑龍的故事），不是眞正的瘋狂，在這樣的時候，可以補後天功力之不足，而產生化品神品。但是如果是眞的瘋狂或病發了呢？輕病者，偶然能激發一兩筆的天才表現，但大多數總是天才與造詣的消失。實在，事實勝於雄辯，事例重於推理，神經病不是天才的增加或發揚，而乃是它的消失！在一位呆狂人裏，能夠有一剎那的天才再現，但是缺乏情感，貧乏而枯澀。

瘋狂不是創作泉源

最後，我們應該說，如果說瘋狂人是天才，那只有在他不是瘋狂的時候，才有可能，或者是瘋狂定於一點，而不碍其官能在藝術天地下工作，或者是瘋狂有停息的剎那（像梵谷一樣，在狂情稍停時），從事藝術工作。拉丁名文學家魯克雷西就是一個例子，他因爲眼用媚藥而失去了理智，在他瘋狂間歇的剎那，他才寫了他的詩集，最後瘋狂却引他自了殘生，關於魯克雷西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一如柏格森所說，這個晦暗的歷史，是有小說氣質。是的，不過，我們對於艾爾瓦、對於尼采、對於孔德、對於舒曼與梵谷，却是認識的很清楚。他們是瘋狂，都是有間歇性，他們也都是在病狀間歇的時候，在意識清醒的時候，才從事他們的創作，在創作中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瘋狂的病態，但瘋狂却不是創作的原因。

天才自有它的來路，自有它構成的原因，然而絕不是來自瘋狂，且是在抗拒瘋狂。好了，有了這樣的條件，我們就可大胆的說：一個有神經病的人，並不被排除在文人與藝術家門牆之外，但是也並不對文藝作品提出什麼創作的貢獻。不過從事創作的人，一定要將神經病控制住了，才能有所作爲，這是說意識、智慧與想像，最低限度，在某些時間，要能作自我控制，不然是不能創作。在「藝術與瘋狂」一書中說：「癲癇症在梵谷的每幅畫布內都出現着，正如在杜斯陀也夫斯基的著作的每篇中一樣：這個是在他們作品中宣示着悲劇的印號，但不是在減少着作品的創作或作品的品質。我們在這些文學與畫學大師中和在我們的病人中找到了同樣的症狀，那末隨之而來的結論，乃是有同樣

的原因，但是我們卻不能將他們二者併爲一談。一個比病苦更大的力量，在保護着梵谷與杜斯陀也夫斯基。他們的天才，被強迫地追隨着他們的神經病與綜錯症，這些病苦一直在折磨着他們的下意識，但是他們的意識，卻能從這些病苦中移出，而將它們屈服在藝術的要求下。」人們在不停息的說，梵谷的天才，是一半作成於瘋狂的。其實不然，對於他，最好我們是說，他的作品，至少在他晚年時候，是出奇的均衡。這個使我們看出梵谷的英雄氣概、奮鬥精神、堅強意志，對着他那天生缺欠的瘋狂，一直在抗拒着，抗拒到不能抗拒而後已。

如果讀者能夠多多讀讀患有腦病者的作品，便可以爲我們以上所說，得到有力的佐證，我們已經說過，爲什麼他的作品，由於他們筆法和束縛着他的瘋狂的混亂，也成爲很紊亂的，另外恐怕它們也是最分歧的，同時也成爲最難瞭解的，由於人們又不肯說自己不懂，於是人們在刊布了早熟的瘋病人的作品，在出展着有病者的著作：詩、文、畫，還有其他的作品，而這些瘋狂者的範圍，一直擴展到癲癇、瘋狂、通神、痴呆、酒精中毒者，還有那些心理變態的人……。站在藝術的觀點去看，這些作品並不是常常缺欠意義的，它們也有誘人的地方，很多次，在這些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近代人所要求的反傳統的性格，拒絕已往的形式與約定俗成，回向感覺與感動的天真，因此而受到近代文藝作家的重視。然而馬爾勞卻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注意，我們保留了許多瘋狂者的著作，這些著作是由藝術家或醫生選擇的：一個一個具有各種病症者的作品的展覽，正彷彿這些集中營的展出一樣，而不大相似那些選出的瘋病者的專題研究的陳列。」但是無可諱言，這些有成就的著作，就是登峯造極了，也不過只是到達某個階段而已。

毛澤東時代已過去了

余秋人

在以前，大陸動亂僅限定於中共派系鬥爭以內，大陸同胞任其擺佈，很難主動的有所作爲。天安門事變卻是由人民直接向中共統治挑戰，將積壓於心頭的不滿情緒盡情宣洩，喊出：「秦始皇的時代已經過去」、「慈禧太后不受歡迎」、「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這是大陸同胞普遍的呼聲，敢於在天安門叫出，自然更可以在大陸任何一個地方叫出。膿包已經在頭部開始潰爛，當會迅速擴散到全身。今後發展將擺脫不了這新形勢，形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與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陸同胞之間的尖銳鬥爭，而這項鬥爭不到中共完全崩潰不會終止。

基於前述，我們可以確認：第一、發展中的鬥爭，正如中共自己說的，其性質爲「敵我矛盾」。毛澤東之所謂「我」，只是毛江文革那一小撮極左份子，而所面臨的「敵」卻是整個大陸八億同胞。今後不要以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來看大陸動亂，如再像外國人那樣，仍舊評估爲急進派與溫和派的內部鬥爭，將迷亂或扭曲對大陸觀察的清晰視綫。第二、天安門事變與十年前文革期間天安門集會性質完全不同。後者是由毛發動並由毛掌握，這次卻是由北平居民發動的反毛示威，中共統治階級不能掌握，無從控制。第三、中共面對這一局勢慌了手腳，由政治局擅奪共黨「中委全會」的職權並違反「憲法」匆忙作決定，使鄧小平罷官和華國鋒陞官，並痛苦的公佈了天安門事變詳情，接着發動各地眾羣運動，無非要做出邀取同情的姿態，但軟弱無力，並沒有定出控制局勢的全盤腹案，只是走着瞧，一步一步，穩住陣腳再求開展。如形勢有利，就放手進行鎮壓，如形勢不利，還將繼續退卻，以圖苟延殘喘。毛澤東技止此耳，他決沒有料到他還沒有斷氣，要來的事就已提前來到。

毛澤東的性格，慣於僥倖行險，魯莽滅裂。從「大鳴大放」到「反右行動」、「四清運動」到「三面紅旗」，歸結到「文革」，一直到今天維護「文革新生事物」，沒有一着棋不是走險着，而仍一心一意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死不悔改。他的所謂「無產專政」是要以不斷革命的手段，一分爲二，劃分爲兩個階級，毛思想代表無產階級，反對它的一切人全都打成資產階級，向其進行鬥爭，這就是所謂「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如何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用通俗的說法就是教大陸人民，「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許有自由市場，不許有自留地，不許工廠有加班費，自力更生，加緊生產，把一切貢獻給「國家」。這是違反人性的，這是不合於經濟法則的。大陸同胞怎麼能經年累月接受這樣的壓榨？還要不斷接受政治的洗腦，否則就被打成「反革命」，再就是限制遷徙、旅行的自由，胃被控制了，腦被控制住，連兩條腿也被控制住，大陸同胞怎麼不唾棄暴政以與中共處於對立地位？

過五關斬六將的毛公



毛公過五關要斬的陳錫聯

從潼關、文昭關殺到黑風關

十年前的今天，王延芝動了一次手術，開刀割去十二指腸潰瘍，以解除心腹大患，在那同一天，毛潤之也開刀動手術，以解除心腹大患。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是他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五一六通知」。雖然王延芝與毛潤之「英雄所割畧同」，但十年來王延芝心平腹安，不再需要動手術，而毛潤之的心腹則殊欠平，一連開了五次刀，好像關公「過五關、斬六將」一樣。

首先是潼關和附近的「臨潼」；毛公以「禍水」江青和「小童」紅衞兵對付許多「一品臣」，斬劉、擒鄧，刀法玄妙。

第二關是「文昭關」；「文胆」陳伯達與「紅日」身邊「刀口」林彪

不是一個純職業軍人，而且鄧小平出事之後他的地位也頗成問題，看樣子已經半自動、半被動地進入與其他四大元帥相似的半退休狀態。至於出身紅四方面軍的許世友，則早是問題人物，近年更受貶抑；所以今日中共軍人中實際職權最高者應數陳錫聯，除了政治委員及北京部隊司令員這兩項職位以外，他很可能也是中央軍委秘書長，掌得軍委常務工作。

出身二野、與鄧小平有數十年關係的陳錫聯，在鄧小平被再度清算後的動向，自然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問題。一度傳說他代葉劍英出任國防部長，又一度傳說他不支持倒鄧因而失勢，最近則傳說瀋陽貼出大字報，攻擊他是走資派，是鄧小平的軍中代理人。

別低級關將，因爲他們感到他

毛帮收買自由報人

方劍雲

自從周恩來焚骨揚灰之後，在香港文化新聞界，便有許多人公然親共，開始還只是歌頌周恩來，聲言自己並無成見立場，只是愛「國家」。所以愛周恩來，是因爲周恩來可愛，並列舉了周恩來許許多多「功績」，認爲毛帮如果沒有周恩來，毛澤東更不知道要多害死幾千萬人。捧周派雖然昧着良心說話，但他們當時還反毛。

到了火燒天安門之後，有的捧周派還繼續捧了一兩天，有的立時就轉變，認爲鄧小平該死，毛澤東作的對，鄧小平的辦法如果實行了，「中國」就壞到如何如何？而在二十天之前，他們還在歌頌周鄧路綫如何對中國人民有利，怎麼會突然這麼一變，過去以爲這種人是趕時髦，表示超然，今日看來並不是如此簡單，他們隨着毛帮政策變，一定是受命於組織。

毛幫對海外，尤其對香港，態度似有顯著轉變，在過去以他們自己的報紙打衝鋒，雖然完全符合「黨」的宣傳政策，但沒有人看，看了也不信，宣傳作用實等於零。於是又花錢辦一些狗馬外圍報，以狗馬掛帥，其中滲雜赤色毒素，迎合香港人喜歡賭狗賭馬的心理，只要買這種狗馬報，自然就要看一看其他部份，間接就可宣傳赤色毒素。此一政策，開始容或有效，以後人們了解眞象，加之這種狗馬的事，誰也拿不准，外圍左報雖然用盡心機，造成一種狗馬的權威，但到頭來，應驗的也不多，於是賭狗馬的讀者也不賣，有兩家狗馬報只好收檔。

最近毛幫方針又變了，不再花錢辦外圍報，而用錢去買自由報人。對象是在自由報刊上寫專欄的作家，愈是銷路廣的報紙，收買的代價也就愈高。香港報紙有一個全世界皆無的現象，專欄作家的作品不問有無價值，擁有多少讀者，只問同編輯有無交情，只要同編輯有交情，寫的再糟也可以發表。若以爲在銷路廣的報紙上發表的專欄，一定是好文章，便是大錯，由於同編輯者有交情，寫甚麼都可刊出，於是在自由報刊上便發生了爲共產黨鼓吹的文字，比左報更左。對於在自由報刊寫捧共作品的作家，毛幫對之是按件計酬，還是按月津貼則不得而知。

還有少數的人已成了老板，他們不需要錢，毛幫也不會用錢收買他們。只是他們過去曾經與共黨有過關係，中間雖然一度脫離，但共黨有一根長綫牽住他，到了必要時一拉繩索，便是致命，於是，他們這種人也只得拚命爲共黨效命，披着中立的外衣，寫出比左報更左的文字，得的甚麼？爲的保命。

（轉載香港時報）

第四關是「居庸關」，守將是自居中庸之道的周恩來，以太極刀法與毛公周旋，雖得保首領，但終於年老力衰而被累死。

第五關是「黑風關」，由毛公手下敗將鄧小平把守，他使用黑風帕大搞「右傾翻案風」，却仍不敵毛公的「赤龍偃月刀」，再度被擒。

雖然毛公寶刀未老，可是他的身體畢竟衰老了；而且，當年關公也不過只表演了一次「刮骨療毒」，毛公却於十年之內接連在心腹間開了五次刀，這恐怕連關公都吃不消。更麻煩的是，毛公過五關斬六將之後，仍舊沒有達到目的；爲了他的眼中「丹鳳」江青，和眉下「臥蠶」王洪文，他還得繼續過關斬將，現在正走到陳錫聯把守的山海關。

陳錫聯這個「九頭鳥」，是今日中共第一名職業軍人。當然，在資歷上他不但比朱德、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五大元帥差得多；甚至比許世友也低；但是，朱德早已升級爲黨國元老，不管軍事；劉伯承老邁多病，除了偶而會在黨內說幾句話抗拒左派抓權的攻勢以外，也不管軍事；徐向前是當年紅四方面軍司令員，歷來不被老毛信用，只在文革中期曾利用他的名望，叫他担任了短時間的軍中文革小組組長，隨後又加以冷藏；聶榮臻多年來負責國防科委，工作重要但較專門，對一般軍政大計並不多參預，近年似乎連科委也不管了。剩下來管事的元帥只有葉劍英；他在林彪出事後接任軍委第一副主席，現在大概還擁有這頭銜，可是他一直倒鄧。假如這樣，影响也不會太大；因爲多數擁鄧幹部應能領會，在鄧倒葉休的情況下，陳錫聯必採這種姿態以保持穩健派在軍中地位。

可能性之三是：攻陳者是擁鄧幹部的主幹份子。因爲他們判斷這個九頭鳥是眞正投靠毛派，背叛周鄧葉集團。假如這樣，也應不會有太大影响，除非老毛誤信這種挑撥離間。

可能性之四是：攻陳者是左派個早清除，以便左派抓軍權。

毛大官人鎭守「娘子關」

就現在情形看，似乎仍以最後這項可能性最高。老毛對周鄧派的攻勢，現階段基本原則是：「各個擊破、只爭朝夕。」他自知龍威雖存、龍體欠安，必須珍視每一分、每一秒，對敵營大將一個接一個加以殲滅。在他自己龍馭賓天之日，敵營大將少一個，他的「丹鳳」和「臥蠶」繼位的希望就高一分。

從這個角度來看，拼老命過關斬將的毛公自己也是一個「關」的守將；他所鎭守的乃是「娘子關」。他問江青：「娘子，你要不要接班？」江青說：「官人，我要……」所以毛大官人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轉載星島日報）

沙翁赤足集

拘泥 另一位讀者先生，也有相同的意見，並且舉出筆者以前的論調來，說世事不可拘泥以觀之，國家領土割給他人，未必對百姓無福，香港就是一個例子，割給了英國，幾百萬中國人，反倒得了庇蔭。香港是一個極特殊的例子，而且對象是英國，英國有悠久的、優良的民主傳統，懂得尊重與一個人的根本人權，蘇聯懂嗎？別說蘇聯了，香港曾給日本人佔領過三年另八個月，那三年另八個月之中，香港居住的人，過的是甚麼日子？問題不在於維統治誰，在於統治者的根本統治原則如何，蘇聯人若來香港，眞是回大陸好過矣。

選擇 老友旅遊回來，談及旅遊時的印象，嫣聲不絕，最後說：「中國人做皇帝的地方，是不能住的。」這句話，聽來痛心之至。老友是洋奴？非也非也，他是典型的中國人，中國人而不能忍受中國人當皇帝，那並不是中國人的不對，而是中國人之中當皇帝的錯了。然而中國人當了皇帝的又怎會肯承認自己不對？當然爲所欲爲，連一個縣官，都是「父母」，何況皇帝，所以不能住。反倒是洋人當皇帝，人人住得落胃，在香港的幾百萬人，就是作了洋人作皇帝的選擇，這就是統治者的統治原則選擇，有時，緊要過種族的選擇者也。

更快 東南亞的共黨之中，鬥爭經驗最豐富的，自然是越共，力量最強大的，則是北越軍隊。可是，南越落入共黨手中之後，至今未聞越共有大規模的屠殺行動，反倒是柬共，大肆屠殺，眞是怪事，有人曾說，泰國人不會喜歡共產黨，因爲泰國人全是佛教徒。柬埔寨人何嘗不大都是佛教徒，共產黨要來就來了，理得你喜歡不喜歡？在共產黨整個的擴展計劃之中，泰國毫無疑問，是下一個目標。只等將吞下口的印支三國，畧爲消化之後，就是向泰國動手的時候了，只要一動手，泰國之入共黨之口，只怕比南越更快得多！

絕無 日昨所提及，只要共黨一動手，泰國落口，比南越更快，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根據泰國政府的行事而定的。南越不論如何，總是一直在抵抗共黨侵畧的，雖然「世事妙，南越出了個阮文紹」，在不到一個月之間，丟掉了江山，但總的政策，還是和共黨對抗的政策，大敗虧輸，是打不過人。如今泰國的政策，是不抵抗的求饒政策，這對於要吞併泰國的共黨而言豈不是剛好得其所哉，可以大快朵頤乎？最樂觀的估計是共黨吞了泰國之後，可能有一個長時期實行較溫和的政策而已，想要不被吞落肚，絕無可能。

（轉載明報）

電影評論

評十字路口與兩條滾友發橫財

林巽

近年的國片發展趨勢，充滿了投機取巧的作風，當然這並不是指歷年來國片製作，並沒有投機取巧，而是過去投機取巧的匠人，多只爲了販賣娛樂趣味而出噱頭，近年的投機取巧却是對於誘導整個文化社會的墮落而去投機取巧的，如販賣血腥暴力與心理變態的作品，充斥電影市場，那些作品，有大導演領頭的作開風氣之先的，也有小導演的，更有乘機而動的新導演的。在這種風氣下，筆者偶然發現有些不靠販賣下作噱頭去投資拍電影的，都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肯定它，對於更進一步不依靠噱頭而投資拍有內容的電影的，更爲之肅然起敬。

本期國片中由第一次執導的金漢，以及由凌波金漢這對夫妻拍檔演出的「十字路口」，可列爲近年來最值得尊敬的藝人拍的內容健康的作品，更可喜的是此片頗受觀眾歡迎，不像某些人常說的什麼「叫好不叫座」的片子。

「十字路口」沒有色情，也沒有暴力，它寫的是倫理摯情之愛，也不依靠曲折離奇的情節去製造壓力，整個故事看來是那麼眞實純樸。全片主要人物只有五個人，雖然電影也有若干缺點，如塑造一個代表現代青年人物的唐威，這個人物的思想情感，不容易表現代青年[illegible]內容的倫理情操感很美，所以它的感動力量，仍然贏得觀眾的共鳴。

「十」片劇情很簡單，它寫一個腳踏實地的的士司機，家有賢慧的妻子，一個天眞活潑的女兒，因爲父親逝世，一位弟弟的教育責任便落在哥哥身上，這位哥哥與嫂嫂，便像慈父慈母那樣將弟弟教養成人，由小學供到大學，就在弟弟讀醫科大學的最後一學期，哥哥爲了籌錢爲弟弟繳學費，他在借貸無門的當兒，遇着一個身懷巨欵的路人撞車暈倒，一時動了貪念，取去傷者的錢，交給弟弟拿去交學費，自己犯罪行爲被揭發，判了六年苦牢。

另一方面，他的弟弟讀了醫科大學畢業，娶得富家女爲妻，對於那丈夫下獄的嫂嫂與姪女，並沒有負起帮助的責任，嫂嫂在貧病交迫下死去，弟弟才領養了姪女，因爲弟弟不對太太說出姪女的身世，所以爲太太誤會，對這年幼的姪女虐待，電影最後，哥哥刑滿出獄，找到這個沒有倫理觀念的弟弟，當親友面前將弟弟斥責，弟弟與弟婦，也悔過向哥哥認錯。[illegible]

背景不同外，它有一點賽珍珠小說「人道」的影子，肯定了倫理觀念的偉大，電影中的哥哥與嫂嫂，代表倫理觀念的特寫者。弟弟却代表對倫理觀念的漠視者，不過因爲電影在塑造這個漠視倫理觀念的弟弟時，缺乏使弟弟思想轉變的影响力方面的材料，所以不容易爲青年觀眾信服。

十字路口的凌波與金漢

本期西片，有哥倫比亞公司出品，「畢業生」導演米克·高尼斯導演的「兩條滾友發橫財」，是一部販賣西方幽默感的風趣喜劇，不過電影中所販賣的西方幽默感，不容易爲中國觀眾所領會，所以這部風趣喜劇在觀眾反應上，只覺得它不但胡鬧以及胡鬧得不合理之外，絕對不想到電影中有一個針對女人性格弱點而發的嚴肅問題。

「兩」片寫美國二十年代，有種古怪法例，有一條法例是如果一個男子，沒有結婚而帶他的女友越過州界便算犯法，可以判獄五年，電影中的華倫比提，是一個風流牙醫，他本來已經有妻子，却戀上富家女史托克珍尼，與她私奔，於是便約同一個虧空[illegible]，利用積尼高遜做富家女的客串丈夫，以便鑽法律罅隙，後來積尼高遜不願意被華倫比提利用，便追求史托克珍妮，史托克珍妮也樂意左右逢源，後來他們知道珍妮的父親並不因女兒逃走而怪她，仍將百萬遺產撥給這位與情人私奔的女兒，華倫比提與積尼高遜見財起心，想殺死珍妮，造成自殺，然後兩人均分遺產。電影用鬧劇方式，寫二個滾友多次謀害珍妮失敗，有一次將珍妮裝入木箱投進大海，幸而海潮告退，木箱擱在沙灘上，被人救起，而兩個滾友因偷車被警察查問，因爲作賊心虛，將一切說了出來。警方遂將他們逮捕。就在這時，珍妮自動回來，她雖然知道二個滾友是爲了謀奪遺產而追求她，又多次謀殺她，但她仍沒法棄掉這兩個滾友，仍願跟着這兩個靠不住的男子過往日那樣的浪漫日子。

電影的最後含意，顯然是挖苦女人的脆弱，只要她以爲是愛情生活，即使那是殺人陷阱也不能擺脫。電影中有好些場面，處理一個女人服侍兩個男人的戲，如兩個男人購一條毒蛇來殺死她，蛇却先死了，珍妮並不懷疑他們謀殺，以爲他們喜歡吃蛇，便將蛇炎成菜給他吃。後來確實知道這兩個人是想謀財害命，但仍然要甘心跟着他們，因爲她離不開那種畸形的愛情生活。這類故事，絕對不會爲中國戲劇家想出來，因爲中國女人[illegible]使[illegible]

傾城之戀

域外人

偶然和朋友談起國產片的電影劇本，大家都慨嘆好劇本的缺乏，倒使我突然想到，張愛玲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的似乎不多，寧非怪事。張愛玲的小說幾乎篇篇可以改編成電影劇本。最有希望的，我以爲該是「傾城之戀」和「五四遺事」。當然，「秧歌」、「赤地之戀」、「半生緣」也頗適合。但我總以爲長篇小說不容易改編爲電影劇本，給導演的限制太大，不易面面顧到。不如選擇短編小說爲骨架，讓導演有自由發揮的餘地。而且，如果要改編「秧歌」或「赤地之戀」，不如選擇陳若曦的「耿爾在北京」或「尹縣長」。夏志清先生評得很中肯，這兩篇是陳若曦最好的作品，可以傳世不朽的。不拍成電影，太可惜了。

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當然以「金鎖記」最佳，但「金鎖記」拍成電影必不討好，就如勞倫斯的「狐」，拍成電影也是味道全失。「傾城之戀」和「五四遺事」卻不一樣。這兩篇小說都是「大題小作」的作品。看到「傾城之戀」的題目，一定會聯想到褒姒、妲己、武則天、柯麗歐派屈拉這些傾國傾城的名女人。

「傾城之戀」的故事女主角卻是一個年近卅、離了婚的上海少婦白流蘇。她費盡心機要抓住一位風流成性的華僑柳原，幾乎失敗，變成他的情婦玩物。不料日軍進攻香港，柳原的船離不開香港，不得不回到白流蘇身邊，和她結成連理。故事的情節引人入勝，最後又有戰爭的大場面——我可以想像，柳原冒着日軍炮火趕回來，在亂石廢墟裏找到白流蘇的一幕，其精彩程度，不下「亂世佳人」裏的白瑞德和郝思佳在北軍攻擊亞特蘭達時的一幕悲歡離合。「傾城之戀」絕對應該拍成電影，難就難在表達原作的反諷意味，和白流蘇性格裏陰險的一面。

「五四遺事」也是絕佳的故事。名字就選得太妙了。「五四遺事」講的不是北京城裏學生抗議的轟轟烈烈史事，卻是杭州西湖邊一個中學教員，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後，鬧家庭糾紛的悲喜劇。故事最後也有一個出人意外的反諷結局——男主角羅和兩位前妻及新女性范小姐都言歸於好，來個大團圓三美圖，在湖畔偕隱。如果改編電影，正面可以敘述羅范的愛情故事，側面可以通過羅的友人郭君的回憶，插入五四的歷史鏡頭，交代「五四遺事」的歷史背景。時下拍歷史片上焉者常流於空泛說教，下焉者就賣弄暴力和色情，歷史的背景都變得模糊不清。張愛玲「大題小作」的「傾城之戀」和「五四遺事」，擺脫了「大題目」的包袱，也許反而容易拍成好電影。至少，在宣傳上卻可以成爲「香艷愛情悲歡離合戰爭文藝時代鉅片」，先聲奪人，又賣座，又有文藝價值，各位大導演先生，何不試試「大題小作」？



兩條滾友發橫財女主角史托克珍尼。

在「兩」片中，積尼高遜爲本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華倫比提曾經是當紅明星，近年一直鬱鬱不得志，他的確是一個演技派演員，是最典型的瞎撞式美國男子，史托克珍尼是個新人，但表演不錯，比差不多戲路的莎梨麥蓮還有眞實氣質，看來是一個有前途的新人。

「兩條滾友發橫財」除了賣弄「女人天生下來是男人的獵物」的幽默感外，它並不是一部意識健康的片子。電影像表現一齣開玩笑的故事，可是現實社會種種謀財害命的事除非不發生，只要發生，絕對不會是一場輕鬆的喜劇的。

華倫比提（右）與積高尼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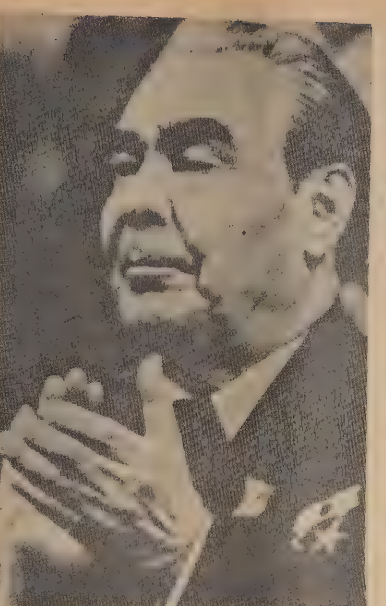
蘇共「二十五大」前哨戰

一九七五年四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於今年二月二十日開始召開「二十五大」以後，大會籌備工作即已陸續展開。到去年底，蘇共中央將其新的五年計劃方針提交全黨和「全民」討論以後，即遍邀各國共黨準備參加大會，但對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則一如上屆大會，未發邀請函。這是繼蘇共「二十三大」中共拒派代表參加大會以後，卽未參予蘇共大會活動的第三次。

與此同時，中蘇共間未曾稍止的鬥爭，却愈趨激烈。中共「人民日報」、「新華社」利用大量的篇幅發表或轉載攻擊蘇共的「國際短評」、「記者評述」以及外國報刊指責蘇共的消息。以圖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事件，揭露蘇共大肆擴張的陰謀，一方面在國際政治活動中孤立蘇共；一方面分化蘇共與其他共黨國家的關係，打擊蘇共在共黨集團中的威信。

就在蘇共「二十五大」召開前夕，中共「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三篇批評文章，針對蘇共實施「第九個五年計劃」的破產，進行猛烈抨擊。而二月二十三日蘇軍建軍五十八週年紀念之日，中共「中蘇友協」在大陸各地舉行向陣亡蘇軍紀念墓、碑獻花的紀念活動，一反往例的堅拒蘇共駐中共大使館工作人員派遣代表參加，以示其強硬態度。可見中共這種種舉動，都是針對蘇共即將召開的「二十五大」而來。其欲藉此抵制蘇共，並予打擊的用心極爲顯然。

從中蘇共間在蘇共「二十五大」召開前夕，仍不斷相互攻訐，毫不相容的情況看，蘇共這次大會勢必又將掀起激劇鬥爭。



布里茲尼夫

蘇共「二十五大」所反映國際共黨動態

日本國際共黨問題專家，於三月

論蘇共「廿五大」後

爲什麼蘇共必須對中共進行鬥爭？布氏說是因爲「現在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公然反對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布氏譴責中共「這種政策與全世界最反動的勢力——從西方國家黷武主義者與敵視和緩的敵人，到南非種族主義者和智利法西斯獨裁統治者爲止的立場，直接的勾結在一起。」「這種政策不僅與社會主義的原則與理想格格不入，而且實際上成了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後備力量。」

布氏對中共對外揚言世界大戰不可免的論調，也進行了指責，他指中共是在「瘋狂的企圖破壞局勢和緩的過程，妨碍裁軍，唆使各國人民之間彼此不信任，相互敵視，企圖挑起世界大戰，並且從中取利，對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來講，是非常危險的。」布氏表示：蘇聯「要回擊這種挑釁政策。」

同時，布氏對毛澤東的所謂思想路綫亦大肆抨擊，宣稱：「現在說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政策與馬列主義學說不相容，已經是不夠了！這些東西與馬列主義學說根本敵對。」

準此以觀，蘇共雖提出原則，對中共作有條件的妥協，以表示不關閉修好的門戶。但是在中共堅持其反蘇政策，堅持「毛澤東思想路綫」的情況下，蘇共對中共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仍是中蘇共關係的主要方面。

二、親蘇共黨對中共的圍攻，中蘇共鬥爭之不可調和，也反映在布氏結束總結報告以後，參加蘇共大會的代表，按着布氏的反毛言論，展開抨擊中共反蘇政策的活動這一方面；這些作爲蘇聯附庸的「兄弟黨」在對中蘇共關係表態之時，絕大多數都認爲布氏宣稱回擊中共反蘇政策，是爲了「捍衛蘇維埃社會主義大家庭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

與會代表先後發言抨擊中共的蘇共代表有四十餘人；一百〇三個列席的各國共黨代表團中，計有巴拿馬、波蘭、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外蒙、安哥拉、斯里蘭卡、巴拉圭、美國、伊拉克、蘇丹、西德、烏拉圭、芬蘭、以色列、玻利維亞、巴西、圭亞那、塞浦路斯、黎巴嫩、丹麥、叙利亞、哥倫比亞、愛爾蘭、加拿大、多明尼加、馬丁尼克、阿根廷等共黨代表在會上發言圍攻中共反蘇政策和「分裂行動」。

自蘇共「二十五大」開幕以後，中共對此的反擊也是頗爲「熱烈」的。截至三月十七日止，中共「人民日報」就利用各類專欄，先後發表四十一篇猛烈抨擊蘇共內外政策的文章，另外並轉載了許多其他國家報刊對蘇共抨擊的報導，可見中共對蘇共「二十五大」也着實下了一番「認眞對付」的「功夫」。

在蘇共召開大會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就以「掛着『全民黨』招牌的法西斯黨」爲題，抨擊蘇共「經已蛻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一個法西斯黨。」其抨擊的內容，較中共「人民日報」已發表的其它批判

，對國際共黨動態表示了下列的看法：

（一）蘇共第廿五大堪稱爲一次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大會。

（二）蘇共在抨擊中共論點上，與過去不同者爲：

1.過去：無法與中共和平共存；

2.現在：如北平重新考慮其立場，蘇聯可以接受和解。期待毛澤東死後中共領導階層發生變化，以打開僵局。

（三）西歐共黨多數企圖脫離蘇聯控制——國際共黨集團內部更形分裂：

1.意、法、西、英等國共黨，均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論點。（法共標榜改用「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義共採取「歷史性妥協路綫」；英共則保證實施「個人自由的社會主義」等）

2.法共總書記馬歇拒絕參加大會，僅派其副手布里松尼前往莫斯科出席。

3.大會期間，八個主要歐洲共黨，紛紛主張「獨立、自主」「多元化」，拒絕取採蘇共模式的「社會主義」。

柯錫金

（四）亞洲地區的共黨多數抵制蘇共，拒絕參加：

1.日共未派代表參加。有關蘇共第廿五大的消息，日共「赤旗報」刊載簡畧。其報導較爲詳細部份，係各國共黨擺脫蘇共的消息。這點可以充分表明了日共的立場。另西班牙與法國共黨代表預定最近相繼訪問日共。

2.斯里蘭卡共黨參加者，僅親蘇派。

3.菲律賓、印尼共黨代表亦參加了批判中共的行列。

一、布氏對中蘇共關係的發言，二月二十四日蘇共「二十五大」開鑼之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尼夫在第一次會議上代表蘇共中央作「中央總結報告」，對中蘇共關係表示「當然是特別的」。布氏指出：今後蘇聯「仍要同毛澤東主義進行有原則性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但緊接着也指出：蘇聯堅決在「不動用武力的原則」下，「使蘇中（毛）關係正常化。」

這個表面是矛盾的，而實質是十分倔強的說法，重點却在前段的鬥爭。布氏強調中蘇共的「重修舊好」，問題要取決於中共方面。即要在中共「重新實行依據馬列主義爲基礎的政策，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走上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和團結的道路」，才得到蘇聯方面的「相應的反應」，出現蘇聯和中共之間「發展符合社會主義國際原則的良好關係。」這意思就是說，中共必須放棄其反蘇政策，重新肯定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中蘇共關係才得改善，否則，蘇共仍將對中共進行「有原則性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蘇共鬥爭

項楚

主要論點和立場。

在這篇「記者述評」中，蘇共目前的所謂「階級性、路綫、政策和作用」均大肆批判，指蘇共爲「連一點無產階級政黨的影子也找不到的」法西斯黨，要點如下：

（一）抨擊蘇共已經變質。文中首先指稱「由於赫魯曉夫——布里茲尼夫叛徒集團」篡奪領導權，推行修正主義路綫，使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蘇聯共產黨已經蛻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一個法西斯黨。」因爲「代表着新老資產階級利益的赫——布叛徒集團，是早就隱藏在黨內的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上台，就改變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以所謂『全民黨』和『全民國家』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扭轉了社會主義方向，篡改了黨的綱領和路綫」，「變無產階級專政爲資產階級專政。」

（二）指責「蘇修領導集團」的「招降納叛」，整肅異己，在蘇共黨內和黨外同時實行瘋狂的法西斯專政。

文中強烈「抨擊蘇共統治集團在黨內一方面大搞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大反斯大林，大刮翻案風，公然爲老牌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恢復名譽』、『恢復黨籍』，爲他們樹碑立傳，並把自己的親信爪牙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另一方面則殘酷迫害一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眞正共產黨人」。「從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二月的近兩年期間，被清洗的黨員就有近百萬名。」同時「在各地還撤換了大批黨的基層幹部」；就在軍隊黨組織裏面，也有百分之三十的幹部被撤換。

對蘇共向蘇共人民的殘害，亦進行了攻擊，譴責蘇共常常「調動大批軍警、坦克和裝甲車，對蘇聯人民的反抗進行血腥鎮壓。」誰要是「對新沙皇的反動統治敢於表示不滿和反抗，誰就要被監視、盯梢、逮捕和判刑。」由於「蘇修的特務系統比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和黨衛軍等更加密集地遍佈全國，蘇修設立的監獄、集中營和『精神病院』等比希特勒搞的花樣和數量還要多，蘇修關於加強『法制』、『秩序』和『法律』的論調與希特勒要人們服從其『強權國家』的叫囂如出一轍。」

（三）譴責今天的蘇共已成爲「蘇修領導集團」對外侵畧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並對其正推行的所謂「國際主義」，亦進行了批判。指稱，近幾年來，「布里茲尼夫集團抛出『有限主權』、『國際分工論』、『國際專政論』和『利益有關論』等一系列鼓吹侵畧擴張的社會帝國主義理論。」一方面「在國內加緊進行擴軍備戰」；一方面「在國際猖狂進行間諜活動，並利用他們的一些走卒充當社會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對別國進行干涉、顚覆和施加壓力。」却又「大肆叫嚷『和平』、『裁軍』和『緩和』，甚至自稱爲『和平黨』，只不過是爲了遮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外侵畧擴張的本來面目。」

從「謠言考」看謠言在大陸

——柳以青——

四月份的「學習與批判」出版於「天安門事件」之後，因此，絕大多數的內容文章，都是指名道姓地把鄧小平「示眾」加以批判。開始就刊登了四月七日中共中央的兩項決議，以及「天安門事件」的報導。

其中，最惹我注意的是以「靳戈」署名所寫的「謠言考」。相信這短短的一篇「謠言考」，却透露出很重要的大陸現況，值得在這裏分析，研究一下。

「謠言」與真相

開頭，這篇短文就說：「最近，一小撮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煽動一股極其反動的政治謠言風。」

接着，就引伸地說：「謠言成風，說明有造謠者在呼風喚雨」於是，該文作者就形容着說：「這股風是從陰溝洞里刮出來的，怕見事實，怕見陽光，故謂之陰風。其初也，戚戚察察，若隱若現，言者欲吞還吐，聞者疑信參半，其盛也，蜚蜚揚揚，不脛而走，『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其終也，一旦眞相大白，立即銷聲匿跡，連製造者也只得把頭縮進烏龜殼裏。去年夏季前後，當那股右傾翻案風甚囂塵上時，各種政治謠言應運而生，同『經濟颱風』、『業務颱風』，有上下呼應之實，得異工同曲之妙。最近的謠言風，完全是同去年的政治謠言一脈相承的。」這位靳戈，在形容和發揮「謠言」的實際情況上，却是清晰明白的。然而，所欠缺的就是該文作者沒有指出何以會產生謠言，以及「謠言成風」的眞實理由和客觀現實。我這裏可以爲之分析一下。

「政治謠言」之可以蔚然成風，首先是反映出，大陸上的出版物所刊載的言論，多是宣傳當權者的意旨與政策，而那些不當權的意旨就無從透過出版物來流傳，因此，必然會在「陽」面上之出版言論之外，必然會有「陰」面上的交頭接耳的口傳。事實上，口傳與文字傳比較，口頭傳播，則是先於文字傳播的。因此，中共的當權派只圖控制所有的文字傳播，那雖然是公開出來了傳播工具的控制與運用，但口頭傳播却是無法控制的。相反地，任何在文字上企圖全部控制的政策，不但不能削弱口頭傳播，反而更助長了口頭傳播的運用與效力呢！姑無論這些口頭傳播的眞實性如何，但必與當權者所控制的文字傳播的內容是大相逕庭的。

也就是爲此，該文作者就抬出了韓非，來討論謠言的厲害，該文作引述了韓非講謠言的可怕說：

「謠造得多了，客易使人輕信。沒有的事，十個人造謠說有，就會令人半疑半信；一百個人跟着說，就會令人信以爲眞，一千個人附和，人個就確信不疑了。」

這是指出謠言的厲害。

但是，有人造謠言，太只是口頭傳播，同時也兼用文字傳播呢！不僅用文字傳播，並且還有發起羣眾的具體事實的示威遊行呢！這又該更看出「謠言可畏」了。我對鄧小平沒有好感，但是，從打倒鄧小平一系列的口頭、文字與行動的傳播裏，那恐怕也是中共們，就活學活用了韓非之論謠言的策畧了。因此，該文作者稱：

「他（按指韓非）還講了個『三人成市虎』的故事。龐恭有一次問魏王：『如今有人說城裏有虎，你信嗎？』回答是：『不信。』『兩個人說呢？』『也不信。』龐恭兩次問道：『那麼三個人說有呢？』這次魏王答道：『寡人信之！』這個故事，說明了謠言是怎樣蠱惑人心的。」

這純是只准當權者放火，不准老百姓點燈了。

再次，所謂「陰面謠言」的另一產生的背景，就是識穿了或識破了「陽面」的虛僞和假面具而必然產生的一種傳播。這一「陽面」的虛僞，並不是立刻可以覺察的，必是經過了「陽面」的傳播，由於是虛僞的，就無法全部用紙包住了火，當一次虛僞的面具之揭穿，這「陽面」的一切就無法「自圓其說」了。「陰面」的口頭流傳也必大行其道。

事實上，中共二十多年的統治大陸上的政治宣傳，一次次地捧一個，又打一個，讚一個，同時又罵一個，這捧打讚罵之間，已經是破綻百出。這些，能不使大陸上的老百姓看得眼花潦亂嗎？不僅是老百姓，就連中共的幹部們，也都是人人自危的，稍一不靈活，就會被打爲「黑幫」了。誰還能自信地眞正掌握到「眞理」。就以「毛語錄」爲標準吧，一則是「解釋」就分出了「兩條路綫」，一則是還有「假毛語錄」的出現。「陽面」上的一切早晚不同價，朝夕不同科，「陰面」那能不被刺激地大太流傳呢！起碼，言者很難入罪——因爲是成風，不能把「捕到的風」、「捉到的影」來入罪。然而，聞者則大悅呢！起碼是一股沒有被控制、「染汚」的清新空氣。

再次，所謂的「謠言」，也決不是空穴來風。大陸上的謠言，也可粗淺的分出一是中共內部的「秘密消息」；一是代表着大陸老百姓的內心深處的願望。假如是屬於「秘密消息」，事實上，中共的當權派，常有只限某級、某階的幹部披閱的「機密文件」，這就是把治者與被治者劃分地那麼清楚的「新階級」伎倆，走漏了風聲，該是中共應怪自己的幹部們，與老百姓無涉，如果這謠言是發自中共統治下老百姓內心的聲音，中共如眞的要「相信羣眾，向羣眾學習」的話，就不能視同兒戲了，[illegible]

此，該文作者，却也承認了這一點，而且是引用了[illegible]西，却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藉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與行動。」

「緋色小兒」與「善淫」

奇怪的是，這位靳戈署名的作者，不但不能注視這一「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而竟誣蔑着說：

「政治謠言，更是直接爲反動階級的政治路綫服務的，可以從中察覺這個階級的進攻目標和走向。」

於是，該文作者便認眞地舉出了「四大項」。

一是：「製造復辟倒退的輿論」；二是：「爲野心家篡奪政權呼風喚雨」；三是：「借謠言打擊進步力量」；四是：「顚倒歷史，實行翻案」。

從這四方面來說，謠言在大陸的力量認眞驚人，除了產生與「輿論」一般的力量之外，還可以把「歷史顚倒」；同時，更觸目驚心的是，還可以「篡奪政權」和「打擊進步力量」。果如此的話，造謠言的力量已經勝過了所有大陸的官方的出版物與傳播工具——無論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同時，又甚過以「槍桿子出政權」的「槍桿子」。偉大哉，大陸上的謠言。

大陸上的謠言，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相信明眼的人一看就明白了。

可是，這位作者却給了絕佳的註解。這裏，不妨引出來談談。

這大陸的謠言的產生是：大陸的老百姓，當然也兼及某部份的中共幹部們：「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以造謗」呢！

這些謠言所指向的方向，據該文作者的引用古書來暗示是：

一是對於毛澤東的死後代之而起的統治者問題：乃引用「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這是指王洪文。

一是對江青的指揭稱：引屈原的離騷稱：「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也就是爲此，該文作者感慨的說：謠言之有迷惑力，在於它無中生有，以假亂眞，迎合了有些人愛聽小道消息的毛病。」

妙是妙在該文作者，又把「謠言」稱爲「小道消息」了。意思是：「小道消息」是「謠言」；「大道消息」就是「正論」了。

該文作者却忘記了交代清楚：「小道消息」如果眞是「謠言」的話，然而，「大道消息」中的一切，事實上却都不就是「正論」呢！試問：鄧小平以前所公開透過「大道」而傳「消息」時，是否是「正論」呢？相信中共們在目前也不敢承認了吧！在鄧小平沒有被點出名來的那段時期，只稱「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這一說話，是「小道消息」的「謠言」呢？還是「大道消息」的「正

：在湘西落戶的知識青年，大部分來自長沙、株州、衡陽，他們在鄉下勞動力強度很大，勞動工分值很低，年中結算往往要倒欠生產大隊的錢，有些體弱長生病的人，經常要靠城裏的親屬接濟伙食費。他認爲這是知青無法安心當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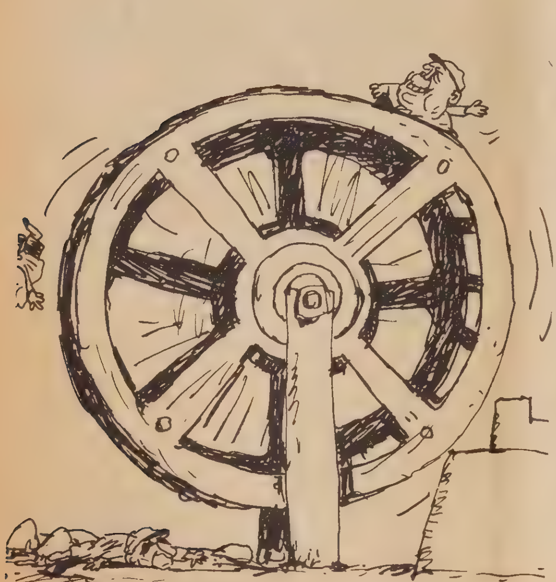
論」？由於所謂的「大道消息」不就是「正論」，人們也就歡喜聽「小道消息」的「謠言」了，事實證明，很多次所謂「謠言」的「小道消息」，却還比「

實上，我倒更相信這一「小道消息」更有眞實性呢！那是訪問一位剛自大陸前來香港的湖南居民。以下是節錄這一「專訪」：

「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正在湘西鄉探親。長沙市公祭周恩來的活動……據朋友告訴他……公祭周恩來的人甚多，也曾出現極少規模的武鬥事件。「他認爲，天安門事件對地方是有所影響，中共藉此事件大舉清算鄧小平，反而使更多人覺得『走資派』比江青那批人好——當然他們並不敢公開表示反對江青的政治主張。」

「天安門事件或地方性的小騷動，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各地確實存在一些社會問題，其中知識青年『倒流回城』，是最嚴重的，是各地黨委最大的包袱。他在湘西一帶的鄉村人接觸了很多下鄉當農民的中學生，甚至是大學畢業生，在長沙市的親友中也有一些「黑人黑戶」，瞭解知識青年的實際處境。他說的原因之一。

「另外，江青一派以『坐直升機』方式，提拔一批「造反健將，也使知青一心想找機會「造反」而不安於生產。湖南的葉衛東、胡勇等一些年輕小伙子，原是普通學生，工人或知青，「造反」成功了當上了省革委員副主任，經常坐小汽車，薪金也相當不錯。——這對一般知青刺激太大了。如果不「造反」，永遠是「黑人黑戶」；如果有「造反」機會而且「造反」成功，他們的處境可能完全改觀。」這難道只說是「謠言」，就解決了問題嗎？



也快轉到了　　殿以敬作

富民族氣節的屈原

胡養之

咱們中國民間傳統習俗，以陰曆五月初五爲端午節，紀念二千年前懷沙自沉汨羅江的楚大夫屈原；他是當時的大詩人，高級知識份子，頗富國家民族氣節；決不像今日那些文化墮子，斯文敗類；更不像那班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鞾攏份子！因此，兩千多年來，他一直爲後世所景仰，獲得眞正中國人的崇拜。所以，各地舉行龍舟競渡，相傳也是弔祭屈子忠魂的。但自高呼「斯大林爺爺」的中共政權竊據大陸後，因爲它仇視所有的民族英雄和忠臣孝子，而加以罷黜了！

按屈原，名平，別號靈均，與楚王同姓，爲楚國的貴族。他大約以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三四〇年），出生於秭歸（在今宜昌縣西北，據後漢書和帝紀秭山崩注：『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屬也；袁崧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其地爲姊歸。秭、亦姊也」。』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來前二七八），懷沙自沉於今湖南陰縣北的汨羅江，得年六十有二，距今已有二千二百五十多年了。那時候中國還未曾統一，分成七國，內戰連年，令到人民流離失所，非常痛苦！由於這些國家中，有的企圖稱霸天下，統一中原；有的則希望保全自己的獨立以謀生存。在這七國當中，比較強大的是東方的齊國（今山東益都以西及河北景、滄諸縣，東南至海），南方的楚國（今湖南、湖北兩省）及西南的秦國（今陝西長安以西）。其中尤以秦國爲強大，其餘的六國，都受到它嚴重的威脅！當時這些國家互相間也經常發生戰爭，而且激烈異常，因此給予秦國有機可乘。

屈原既爲楚國的貴族，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於古國的歷史、文學和神話，都有很深的研究。他非常聰明，又肯用功求學，在青年時代就成爲一個很有學養的人。在他二十五歲時，便開始走上了仕途，初任楚懷王的左徒。這職位僅次於丞相。由於他的博學強記，對於各國的形勢都很熟悉，又具有口才，出任左徒後，彷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決心要替楚國做一番事業，爲老百姓謀福利。於是楚懷王很信任他，所有國家大事都讓他參與，他並替楚國編訂法律，接待各國使節。

屈原不僅是英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外交家。他對外交主張楚國一定要同齊國聯合，對抗強大的秦國；否則楚國就會陷於孤立而至滅亡！對內則要鞏固楚國的獨立，提高楚國的地位，首先要改良內政，非推行「嚴明法紀，先賢任能」不可。他這種有利於楚國和楚國百姓的主張，却遭到一羣自私落後的貴族官員的反對。原因是假如他這一主張一經實現，法紀嚴明了，賢能當道，官僚們便不可能繼續掌握大權，而其原有的特殊利益，也就失去了保障。反對派的主要人物，包括懷王的妃子鄭神，和她的兒子令尹子蘭及上官大夫靳尙等。這一夥自私自利的小人，都是懷王的親信，有很大的勢力。由於她們受了秦國的賄賂，主張跟秦國親善，設法破壞懷王和屈原間的關係，使懷王不信任他。因此異口同聲地向懷王進讒：「屈原自高自大，好說大話，沒有把大王放在眼裏！」加以楚懷王是一條糊塗虫，他聽了這些讒言，則大發雷霆！就撤免了屈原的左徒職位，不讓他參與國家大事，從而給他一個三閭大夫的閒差，自此就跟屈原疏遠了。屈原覺得自己對於楚國是盡了忠，對於工作也很認眞，但到頭來却受到這一夥小人的誹謗和排擠，使其內心異常悲憤！

「親秦派」得到了勝利，更爲囂張，他們受了秦國使者張儀的種種欺騙，而與齊國絕交。當他們發覺受了騙之後，又才出兵去打秦國，結果則被秦國打得大敗，傷亡八萬多人，並損失了漢中一帶的大片土地，但那一羣無恥的小人，到這時候還不覺悟，再受秦國的賄路，而蒙蔽懷王，出賣楚國的利益。不久後，秦始王邀請楚懷王到秦國去會談，裏面上是親善，實則是政治上的一大陰謀。屈原知道了，認爲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他當時雖與懷王疏遠了，可是到緊急關頭，便不顧一切地跑去勸阻懷王，請他千萬不可去秦國。他說：「秦是一個如狼似虎的國家，最不講信用的，去就很危險！」惟這時的懷王，已受了親秦派的誘惑，怎會聽屈原的忠言？遂決心北上了。

果然不錯，當懷王一到秦國，即遭扣留起來，要脅他割讓楚國的土地給秦。懷王就整整做了三年的俘虜，終於死在秦國，其時屈原在漢一帶的山野中流淚，他北望着高山，南望着楚國的都城，眼看楚國的政治一天腐敗一天，國勢日衰，他感到無比的悲痛，於是潸然淚下，並帶着悲痛和血淚，寫下了不少動人的詩歌。

直到懷王死後，他的兒子頃襄王繼位，他在頭幾年，對屈原的態度倒還不錯。但不久後，親秦派的勢力又抬頭了，因而對屈原又加緊了壓迫，自此放逐屈原到湖南過着流淚生涯。他流淚的路綫是偕一羣轉徙流離的苦痛者，在仲春的二月，離開楚國都城（郢），乘着木船，順江東下，經過華容至武漢，在那

見住了一會，又向南行，橫渡洞庭湖，過沅水，經枉渚辰陽，到達了湘西的敘浦。其後又流浪到東部的汨羅江畔。他在這長期的流浪中，終日以愛國的情操發爲吟咏。他經常戴着一頂高山帽，穿着一件的舊長袍，腰上結一根寬帶，手扶一根拐杖，每日都是單獨在江邊散步。他對着遼闊的田野，望着江水的波濤，朗誦他的詩歌。江邊的漁翁，農村的老婦，都對屈原有良好印象而跟他親近；見了他便稱之爲「三閭大夫」。當時屈原約在六十歲左右，由於生活困苦，內心又悲傷，故格外顯得蒼老，臉上快要乾枯了。有一天，他在江邊散步時，一個漁翁對他說：「你不是三閭大夫嗎？何以弄到這樣苦惱呢？」屈原毫不猶預地回答道：「世人多數卑汚，只有我是乾淨的；多半醉生夢死，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他們就排擠我。」

漁翁再問他：「凡是聰明人都很圓滑，你何必如此認眞呢？別人汚濁，你也跟着汚濁；人們醉生夢死，你也去飮醉，這樣不是皆大歡喜嗎？」屈原表示：他決不能跟那些無恥的人同流合汚，他寧願跳到水裏去給魚吃了，也不能向那羣小人低頭妥協，爲了保持清潔，和保全他那高貴品質，決不能讓外面的塵埃，來沾汚他的身體，屈原雖已年老，而其意志却仍堅強，在這種場合，發出其正義的呼聲。漁翁聽了這些話，深深體會到屈原的偉大人格及其愛國精神；他也不再說什麼了，划着船，唱着歌打魚去了。

而屈原則仍繼續地行吟江畔，他越來越堅決地不向那些卑汚的「親秦派」份子投降，因此，他也不再獲得楚王的信任。春秋戰國時代的一般士大夫，在在國內不得志，而常常跑到其他的國家去做官。但是屈原只愛自己的國家，他不願到外國去求官，而寧願在祖國的境內到處流浪着。

當屈原六十二歲那年，秦國的大將白起，率軍打到了楚國的都城。他聽到這消息，憤恥到了極點！他悲憤楚國朝廷的腐敗，他哀痛楚國快要滅亡，他悲傷楚國百姓所遭受的苦難，他又想到自己的年紀衰老，回家的希望已經沒有了，因之，覺得自己也不能再苟且偷生了！他寫完他最後的一篇詩——懷沙後，即於五月初五那天，攬着一塊大石，便向汨羅江的深潭跳下去，結束其悲憤的的生命。

但屈原的自殺，不是悲觀、消極，也不是厭世，而是對楚國那腐敗王朝一種堅強的抗議。他死了以後，人們爲了紀念他，每到五月初五那天，大家到江中去划船，說是爲了打撈屈原的屍首，又包了粽子投入江中去給蛇龍或大魚裹腹，免得那些飢餓的蛇龍去呑屈原的骸骨。這些傳奇故事是非常美麗的，因爲我們在這些故事裏頭，可以看出廣大人民對於那愛國的屈原多麼敬愛，而表示鄙棄那些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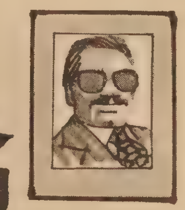
無疑地屈原在政治上是失敗了，可是在文學上却很成功。由於其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顯然豐富了他那愛國愛民的崇高思想及其熱烈的感情。而這些思想和感情，都寫在他那些詩歌裏。他一共寫了二十幾篇長詩，都是異常優美的。例如：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包括東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哀君、沙伯、山鬼、國殤），天問一篇、九章九篇（包括惜誦、涉江、哀郢、神思、懷河、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共二十五篇。尤其中離騷，更是有名的長詩：共計三百七十多行，二千四百餘字，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極爲少見。在這篇詩裏，屈原曾發揮其高度的天才。他利用民歌的體裁，採取許多通俗的語句，運用不少神話和傳說的故事，想像豐富，情感熱烈，文句美妙，音調和諧。因之，這篇長詩放射出永久不滅的光輝，它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地位，就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有極高的地位。

屈原詩歌的特徵，就是表現其愛國愛民的思想，及其堅強的性格。如以白話譯出「離騷」中的句云：「我哀憐人民艱苦的生活，一面嘆氣一面流淚！只要我自己甘心情願，縱然死上九次我也不會後悔。」「我怨恨國王眞是糊塗，一點不體貼百姓的苦心。我這樣正直還說我投機取巧，我眞痛恨那羣造謠生非的小人。」

他這種愛國的節操及其奮鬥的精神，是爲後世所敬佩。正如白屋詩人吳芳吉，在獨醒亭下作詩以弔屈原，歌頌屈原精神的突出，認爲他是民族的性格一點，尤其值得珍視。（按吳爲四川人，曾主講長沙明得學校多年）詩云：

「屈靈均！世人皆醉子獨醒！一人之精神，民族之性格，我來訪子獨醒亭，想見獨醒精神亘古今。只今民族傷老大，四千年後暫衰沉；好比一株樹，託根在崑崙。我祖軒轅帝，移來江海濱。花顏何燦爛？花氣何芳芬？風和復地暖，百鳥相爭鳴，及玆歲月久，花樹葉凋零，已憐枝幹朽，兄來雨雪侵；嗟彼樵牧者，斫取作柴薪，當時花開花，又復近淸晨。羨君生盛世，好似花下鶯；如今花盡落，又復近黃昏。長夜何時旦？我只作流螢；流螢去何所？有國號黎明；帝根遙在彼，於斯千萬程。訴我民族難，招我民族魂！將我民族枯榮幹，令彼今春再繁榮。波蘭滅還存，猶太亡復興，一人之精神，民族之性根！屈靈均，我敬子之獨醒！屈均靈，我信子之復生！」

吳詩大概如此，讀來不禁令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古哲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屈原精神，亦即是楚國精神；而楚國精神，亦即是湖南精神。從民族學上言，湖南的民族性，可以代表中國民族性！因此，湖南精神，實亦是一種「自強不屈不撓，自力更生，不危不休」的中國精神！但是造成中國今日的處境，使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同胞，死於亂臣賊子魔掌之下！數以千萬戶計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況的，也是那湖南的雜種毛澤東，撫今思昔，能不慨嘆！





瘟君夢



岳騫

周恩來說道：「我還是爲了主席的安全。」

毛澤東說道：「盛情多謝，不過，我在陝北也同樣安全，請不必爲我担心。」

劉少奇問道：「主席既然不肯去，人員怎麼分配呢？」

毛澤東說道：「你同朱老總帶着黨中央的人員去晉察邊區，投奔聶榮臻同志，我們幾人都留在此。」

朱德說道：「主席不肯走，怎麼要我走，我應當留在此地指揮作戰。」

毛澤東說道：「在這裏作戰有彭德懷同志與賀龍同志也夠了，何況我同周恩來同志也在此地，更沒有問題，晉察冀也有大量部隊等你指揮。」

朱德不曉得毛澤東又搗什麼鬼，但是他既然這樣說，反對也反對不來，只好由他了。

不過，此時所有大頭目對於「保衛延安」仍有充份信心，大家都認定中央軍攻不下大小勞山，即使能攻下，也絕不是三五日的事，等到大小勞山吃緊時，再從容撤退也不遲。所以儘管如此分配，大家也都沒有走的打算。

散會後，毛澤東回到棗園，藍蘋已經急得團團轉，見面就問：「前方情況怎麼樣？」

毛澤東坐下點了一支烟，噴口烟圈，悠閑說道：「胡宗南有意攻延安，已經出動。」

藍蘋說道：「我們要準備一下，東西並不少。」

毛澤東又噴口烟圈，說道：「你放心沒有！巴事的。」

藍蘋說道：「你的把握何在，說出來我聽聽，我也就放心了。」

毛澤東說道：「第一，胡宗南這人不能派大用場，我同他不是交手一次兩次，對於他的本領了解得清楚。第二，我們在國民黨方面埋伏的有人，國民黨眞的要大舉進攻延安，我們的人一定有密報，現在未接到報告，就可以知道胡宗南只是虛張聲勢。」

藍蘋說道：「當初在重慶我勸你同老蔣和了，不問給你那一個院，現在也安安穩穩在南京享福了，何至於又逃難？」

毛澤東嘆口氣：「我何嘗不想，只是形勢逼人，我沒有辦法扭轉過來。」

藍蘋問道：「如果胡宗南眞打來，我們逃到哪裏去呢？」

毛澤東說道：「大概不會。」

藍蘋說道：「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怎能說含糊話。」

毛澤東說道：「一定不會，一方面是胡宗南不濟事，無此本領，再說我們還有友軍從中帮忙。」

藍蘋說道：「你是指的那些潛伏分子，他們潛伏在國民黨黨軍機構中，只能通風報信作特務工作，他們不能轉變大局的。」

毛澤東說道：「你錯了，我說的朋友，不是我們潛伏的人，他們千眞萬確是朋友，像張治中。」

藍蘋說道：「你知不知道國民黨[illegible]乎長台中。」

毛澤東笑道：「他們喊他張松，我怎麼會不知道。但是張松也確有張松的用處，也不可輕視他的。」

藍蘋說道：「你說到現在還是游詞，未有一句肯定的話。」

毛澤東說道：「我已經告訴你了，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好了，眞有此事，我們總走得掉的。」

藍蘋見毛澤東如此鎮定，稍放下心，就想回內室睡覺，突然警衛進來報告，狄莫諾夫來了。藍蘋最怕這個大鼻子，就想走已來不及，狄莫諾夫已經進來。

毛澤東連忙起身讓坐，說道：「老狄，幾天未見，實在很想你。」

狄莫諾夫過來同毛澤東握手，藍蘋沒有辦法只好伸手同他握一握，握過之後覺得有點痛。

毛澤東問道：「老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吧！」

狄莫諾夫放開藍蘋的手，說道：「就是有件重要消息，來告訴主席。」

毛澤東哦了一聽，問道：「什麼呢」？

狄莫諾夫說道：「據我方得到的消息，國民黨這次一定要攻下延安，主席可要早作打算。」

藍蘋說道：「我早就說過要小心，他不肯聽，硬說沒有關係，你叫我怎辦！」

狄莫諾夫笑道：「江靑同志不要焦急，眞的沒有辦法，你同主席可以逕外蒙去莫斯科，那裏安全

藍蘋驚得啊了一聲，半晌未說話。

毛澤東問道：老狄，你剛才說的是根據可靠情報。」

狄莫諾夫說道：「當然是眞的，主席，這種大事還能開玩笑嗎？」

毛澤東沉吟一下，說道：「這個問題倒是相當嚴重，奇怪的是南京方面我們的怎麼沒有一點消息。」

狄莫諾夫說道：「也許你們不知道。」

毛澤東說道：「沒有理由，他們有的軍令部，有的在國防部第二廳。」

藍蘋說道：「現在不說這些，我們要準備逃難，這房裏東西總要整一整。」

毛澤東說道：「無論如何，就算胡宗南部隊來的再快，也要攻下大小勞山才可以到延安，大小勞山不是一兩日攻下的。」

狄莫諾夫說道：「軍事我就不懂了，我想主席還是召開一次軍事會議商量下，作一個最壞的打算。」

藍蘋問道：「狄同志，照你說應當怎樣打算？」

狄莫諾夫看看藍蘋，笑道：「所謂壞的打算，也並不是一條，例如國民黨突然打來，主席可以突圍，江青同志怎麼辦！」

江青看看毛澤東，說道：「眞到那一步，我當然跟他一起突圍，要死也死在一起。」

狄莫諾夫笑道：「江青同志這份勇氣實不可及，但是，你還未想到，眞的要到那一步，你隨着主席突圍，反而是他的負担。」

毛澤東點頭道：「這話倒是有理。」

藍蘋問道：「狄同志，依你說應當怎麼辦！」

狄莫諾夫說道：「國民黨軍隊打來，我不走的，我是塔斯社記者，國民黨軍隊不能捉我，也不騷擾我的住處，到時江青同志可以到我住處避一避」。

毛澤東點頭道：「這倒也是個辦法，不過，局面也許不會壞到那種地步。」

毛澤東送走狄莫諾夫，回到房內說道：「這人都算熱心。」

藍蘋冷笑道：「熱心！這個大鼻子打什麼鬼主意，你還看不出，他叫你逃走，把我留在他家。」

毛澤東笑道：「他這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理他幹嗎？」

藍蘋說道：「潤之，大鼻子雖然混賬，但是，他的情報也不能說沒價值，你眞是要注意。」

毛澤東點頭道：「老狄要我召開一次軍事會議，這個提議是不錯的，我也懶得向外跑了，叫他們來這裏開會好了。」說過就着警衛員打電話，過了一時，重要大頭目都來了。

朱德問道：「主席這時候召集會議，有什麼情報嗎？」

毛澤東說道：「咱們在南京的人沒有情報，剛才老狄來，他們那邊有情報，國民黨這次非攻下延安不可。」

朱德說道：「這也不算是情報了，我們已作了周密佈署。」

毛澤東取出地圖舖在枱上，指給大家看，說道：「敵人來攻，是不是一定要走大小勞山。」

勞山走得通，所以重心只有這一條。」

劉少奇問道：「老總說的另外還有那幾條路」。

朱德說道：「由榆林南下還是一條路，歷史上延安也以由榆林出兵最有把握。」

毛澤東笑道：「榆林方面沒有兵出的，鄧寶珊還要念及兒女親家。」

火種

他們不敢在白天煑，所以等到天黑了才把小孩屍體放進鍋裏去煑。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飢昏了頭，只要聽到人家的鍋剷有動靜，烟囪裏冒出烟來，就會流着口水挨過來，煑人肉有股香味，把隣屋招了來，於是事情就鬧了開來。

這件事情南口公社的黨委還寫了報告於南平地委。不過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都沒有登，怎樣處置這兩對夫婦，也沒有什麼下文。這是很容易影响社會情緒的，看過去大概是不了了之。

至於因爲吃樹皮草根，發生全家中毒死亡的事情，在在皆是。常常有人在說：「只要讓我飽飽吃一頓，拉去槍斃都可以！」他們連這個願望都達不到；就算你有種，想鋌而走險，却到處沒有吃的東西可搶。

當然，飢荒不及於人民解放軍和黨政幹部，他們有的是大魚大肉和大米飯！你去吧，他們正架着機關槍等着你呢！

陳啓民曾被派去支援秋收，他參加的那個生產隊，分三個組，二三十個生產隊員集中在一起割稻，整整一天，才割三担稻谷。這就是黨所宣揚土地變貌，經過深翻、堆肥、密植後輝煌的成就。

羅福貴還一直在希望着他老婆能分到一萬斤穀子呢；他的希望命定是要幻滅，可是林宇民不忍心把從陳啓民那裏聽來的事說給他聽。

跟陳啓民幾次談話中，林宇民約略知道了外邊的一些情形。因爲連年全國鬧大飢荒，社會情形顯得非常混亂，到處都是盲流的飢民，大部份的人流向江西，聽說江西實行「下放到戶」，農村中極度的缺乏勞力，去了吃飽肚子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有些人流向廣東，根據各方面不可靠的傳聞，只要能夠到廣州深圳，就可以找到路子偸渡國境去香港。

治安是一團糟，不論城鄉，到處都是竊盜。聽說好幾個省區裏的粮站倉庫，全給搶光了，黨調動了解放軍去，打死不少人，但不敢過份的鎭壓，怕引起全面暴亂。

突然之間，林宇民心底昇起一個新的希望，上次姐姐帶來的粮票和錢，他一直好好保持着沒有動，爲什麼他不趁個機會出去呢？

全國性的大災荒是去年開始的，它是推行「三面紅旗」政策中最偉大、最輝煌的成就；黨雖然一再說是天然災害，但誰都知道主要原因是農業政策的錯誤。黨應該明白，政治的力量可以役人，可以任意劃分土地，却不能改變土地的本質，也無法役使自然氣象與節令。如果因爲隨心所欲的控制了幾億人口，就以爲可以眞的「變天」，認爲凡事皆可以「躍進」，未免太幼稚愚騃了。這是屬於兒童的幻想，屬於低能兒昧於理智的世界觀；彭德懷說它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那麼，黨在基本上就把小資產階級當作了白痴，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場裏由於災荒而削減口糧以來，伙伴們脫逃的事情，一直在連續不斷的發生，愈到最近，走掉的人愈多。大部份的人被抓回來了，也有一去杳無消息，相信這些人一定盲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據陳啓民說，在外邊碰巧可以買來各式各樣的僞造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各種配給的證劵，甚至包括糧票在內。說不定他們已經拿到這些東西了，現在正在某一個地方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這對林宇民是很大的誘惑，嚮往自由的慾望，又復在他心裏燃燒起來。

雖然他曾有過失敗的教訓，吃過苦頭，也預料到成功的機會並不多，但是急渴的要想掙脫，鏈瑣着他心身的束縛，幾乎使他發瘋。

每天在田野間看到天空中飄浮的白雲和自由翱翔的飛鳥，他就以痛苦的情懷，讓他的心跟着白雲和小鳥作着海闊天空的遠遊……

他的心離開他好遠好遠，他看到了瘡痍滿目的祖國河山，聽到了搶天呼地的同胞哀呼；然後，他飛躍洶湧廣闊的海洋，那邊，那邊有他的親人啊！

心飛得很高很遠，但是人呢？他將跟牛馬一樣的奴役至死，他將被扔進屍坑；肯定的，他的生命已被抹煞，他的名字也從一〇五新生農場的勞敎份子名冊中用紅筆划掉……

不，永遠不要這樣，永遠不……

……

母親與姐姐，一直是他心中最沉重的牽掛，此外，就是傅黛了。母親的身體已經復原，姐姐來信說，老人家現在想開了；那就是她如果想在將來看到兒子，先就必須讓自己活下去，她眞的比從前要健朗得多。至于傅黛，姐姐在信中也提到了，她去打聽過了，但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傅黛村子裏的人，不知道她是不是還在讀書，或者已經根本沒有這個人了。當然，人是不會沒有的，肯定會有很多變化；不過他現在自身難保，也不可能照顧到

她了，那麼他要對自己有什麼計劃的話，情感上的阻力是會太大。

這個問題在他心中深思熟慮了很久，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元旦的早上，他跟幾個伙伴拿着木製面盆，說要到溪邊去洗衣服，去了就沒有再回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快近三個月了，除了三組的伙伴們，其他的人幾乎忘掉這個瘦瘦小小不顯眼的小傢伙了。

三組裏時常把林宇民的事作爲談話資料，有各種各樣的猜測，甚至借箸代籌的安排令人不可想像的生活。

「這個小骨頭呀，我看一定跑江西去了，他那麼聰明，不會蹲在家裏的」。

「不一定在江西，可能跑到上海去了，他們說那怕你戴着右派子，放心在街上逛，沒有人會碰你。人擠人都濟滿了，他們想淸也淸不出來。」

「要是我，就去北京，蹲在天子腳下，最保險不過。討個女幹部，愜意極了！」

「名字一定要換一個，比如林昆涵什麼的……」

「見鬼，林阿毛不行？最有革命味道，叫起來响亮，爲什麼一定要林昆涵呢？」

「告訴你，傻瓜，人家一聽還以爲是林祖涵的弟弟誰還敢碰！」

「那還不如林小彪……」

他們爲替林宇民改名字的事爭論不休。

辛蔭民聽煩了，說道：

「爭個屁，沒有證明，你說自己是毛澤東也沒有用。」

陳啓民笑着說：

「當然，還用你說，聽說只要十五塊錢就可以弄到證明，公社的、街道辦事處的、公安局的，任你自己挑。我看到過那種東西。」

「糧票行嗎？」

「不行，這批玩命的傢伙自己還印糧票賣呢，要你的幹嗎？」

「這不是他們自己成立共和國了？」

「你有本領，也可以去弄一個。」

辛蔭民漫不經心的哼了一聲：

「我馬上就可以出去了，還弄那個幹什麼！」

「你要出去？老辛，你不是做春節夢？」

「到時間你們看就是了。」

「別信他的，吹牛大王！」

他們談起林宇民時，只有兩個人不插嘴，鍾敏和李子貽，鍾敏是沒嘴葫蘆，本來就不愛說話；李子貽呢，他只是笑笑，對他們的猜測，從不參加意見，就好像他完全知道林宇民去向似的。

元旦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小組裏才發現林宇民不見了。馬偉才調查時，問他們什麼時候看到過這傢伙？

「剛剛，就在開飯之前我們還看到過他站在門口。」

大家都一口咬定說是這樣的。

分場立即將情況彙報總場，總場就用電話通知各分場嚴密注意。

不過分場也並不十分在意這件事，少一個勞教犯，節省一份口糧；老實說，這個時候糧食，比勞教犯值錢得多，他們要逃，就逃吧，巴望他們不再回來，統統餓死在外邊算了！

但是偏偏林宇民又被押送回來了，而且居然是出去了三個多月之後。使大家感到驚奇的是，他不但沒有被餓死，而且還胖了一點點，眞是有鬼。

歷史重演，挨揍，關穀倉，像是永無盡期的鬥爭會，一切從頭來起，只是他已學乖，交代得很坦白；大概是他已得到某種暗示，說自己是傍晚離開營舍的，晚上在營舍後面的山腰上露宿，第二天翻過山，由寧化到汀州、上杭。本來打算入贛，因爲路上查得緊，過不去，又不敢回家，只得拼死吃河豚，往廣東方向走，糊裏糊塗的到了廣州，找不到工作，餓了，能偷到什麼就吃什麼，晚上差不多都是睡在郊外倒坍的空室裏，或者在野外露宿，後例他發現這樣下去不行，就到公安局去自首。

同時，他又說起外邊是形勢一片大好，傳說中的鬧飢荒，餓死人，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人對黨惡意的攻訐，等等，等等。

這就是他自己坦白出來的，因爲他是向廣州公安局自首的，又替黨說了話，所以場裏也不怎麼爲難他，通過了他的檢查，然後把他扔進特教裏。

特教小組的小組長又換了新人，馮東山因爲偷了馬偉才菜園子裏兩棵包心菜，自己一個人躲着煮了吃，被馬偉才查到了，氣得北斗朝南，把他弄到第九小組裏去勞動。

當這個小組長的不會好相與，不過新組長比起幾個棘手的前任，算是溫和派了。他不時常打人，就是用工作磨你，一天十六個小時，不讓你閒一分鐘。

林宇民一腳踏進特教小組的小草房，有個伙伴抬頭看了他一眼，幾乎使他大吃一驚，楞了好半响，還以爲自己的眼睛不對，看錯人。

曹興，師院黨委會宣傳部部長，他怎麼也會蹲在這個臭地方？

這個曾經在一九三〇年上海搞左翼文化總同盟時期，担任過黨書記周揚得力助手，並且在對日戰爭和勝利後，一直在那裏搞地下活動，替黨立過不少汗馬功勞，清華出身的老幹部，沒有像在學校時那樣瀟洒了，原本他是白白胖胖的，現在卻是又黑、又乾、又瘦，長長的指甲積滿垢泥，滿腮鬍碴子，唯一留在他臉上的一些文化氣息，就是那副黑寬邊的近視眼鏡。

曹興抬頭看他一眼，又低下頭去幹活了；林宇民發現好些「化白虱」，在他後頸磨損了的棉列寧裝的領緣中爬動。

他不認識我了，林宇民想着，就在他身邊坐了下來。（四五）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98)

就日本來說，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誕生，正是她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可能達成其一直所覬覦的東三省領土野心之最好時機。

日本與俄密切勾結

當武昌起義之後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立即通過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向俄國方面提出照會：為了保障日俄兩國在東三省的共通利益，對於雙方協力關係之維持，重新加以確認。日本之所以這樣做，是由於唯恐因革命軍興，而影响到東北地區現狀會發生變故，所以不得不謀求和在東三省北部擁有勢力的俄國彼此合作。

日本獨佔我東北經濟動脉的機關「南滿洲鐵道會社。」

對中國北方邊境抱有領土野心的日俄兩國，在此之前，已經兩度簽訂過「日俄密約」（第一次一九〇七年、第二次一九一〇），約定在外蒙方面，承認俄國的特殊權利；在東三省方面，劃分界限，由日俄兩國割據南北兩面，並且同意為維護兩國特權，甚至在必要時得採取共同防衛措施。

因革命之發生，而可以預料到對於以中國領土作如此擅自交易（密約）的情況將會有所影响，故而日俄兩國在瓜分中國的共通利益之下，也得策謀繼續憑藉密約「共同防衛」。

▼內田康哉之所以照會俄國政府的背景，是由於在中國革命軍興不久之前的八月三十日，日本政府剛由第二次桂太郎內閣改組為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唯恐因內閣交代，被懷疑到「滿洲政策」也會有所改變，而致共同防衛發生齟齬，所以內田康哉在電文中確認：「兩國在滿洲的利益完全一致，為維護共同利益，有必要彼此信賴，互相援助」，並強調內閣雖有更迭，但日俄協約的精神不變。▲

本野一郎大使遵照內田康哉來電，於十月二十二日會見俄國首相郭可華滋；雙方都想趁中國革命混亂之際，而有所圖謀，故而在分割東北和蒙古方面的基本意見獲得一致，並互相理解雙方均有迅速出動軍隊進入中國境內，以「佔領滿蒙」的意圖。

分割東三省和蒙古

▼本野一郎和郭可華滋，以坦率到出人意表的程度，互相表明了意向。在日本外務省所保存的「會談要點」中紀述下來談話內容，大致如下：

郭可華滋　清國發生如此騷亂（辛亥革命），對日俄兩國的特殊利益，非常有危險性；因為過去兩國在中國所獲利益，都是自清廷方面得來……



日俄圖謀與分割蒙古高原

本野一郎　對於目前的清廷給予援助，就日俄兩國來說，確實是利益很大；不過，如期待於清廷最後勝利，卻最為危險。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須深入觀察事變的歸趨，並作適當措置，以免有損兩國在中國的既得利益，是為得策。清國的事變，將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固然不得而知；但不管怎麼樣，相信是需要認真一點考量日俄協約（共同防衛）應否實行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郭可華滋　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的日俄密約中，兩國已經預想到分割滿洲和蒙古，如果有適當機會，則希望根據一九〇七年協約所設定

的界綫，將滿洲分割；至於蒙古如何分割，也希望互相協商。不過，本大臣頗躭心第三國──美國、德國的干涉。日本可以出動大軍，佔領必要地區；可是俄國和清國的國境綫太長，為了要佔領北滿洲和蒙古，則勢必非要盡到最大的努力不可。又以俄國而論，蒙古更比較重要。而且俄國還不得不躭心出於德國來自西方的干涉。然然而事變既已發生，則因而採取必要措施，當然在所不辭。

本野一郎，由於預料到在清國會有事變發生，所以締結了兩個日俄協約，誠屬可喜；我們為了保護利益，當然不能不因應需要而有適當的策劃。▲

俄國軍人躍躍欲試

像以上所述日俄兩國政府的方針，也都傳達到了國境一帶的軍事當局。十二月，日俄兩國代表在東北當地會商，當時俄國軍方人士的發言頗傾向於亟應把握時機、出動軍隊的「積極論」。

▼據駐哈爾濱日本總領事川上俊彥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發給外相內田康哉的第八十九號機密電報，報告俄國高級軍官的意見如下。

後黑龍護境軍考特威洛夫中將表示：

「清國此次動亂，在俄國來說，是最好的機會，毋寧希望糾紛更會延續下去。而且俄國在這個時期，應該和日本協力，獲得領土上的權利，並一舉廓清多年來在這一方面對清國外交的紛爭。」

鐵路長官霍爾旺中將表示：

「解決滿洲問題，必須依賴日俄兩國通力合作；而且日俄兩國如欲在滿洲扶植其根本勢力，最好是取得領土權。蓋合併滿洲，為日俄兩國有待解決的懸案；為解決這個懸案，捨今日之外，別無更可以期待時機。」▲

日俄分割東北及蒙古畧圖。

隨着如上所述一些活動而來的，是兩國密約之存在，當然也就被各國所察覺；於是「滿蒙問題」，已經不僅止於日俄兩國乃至於和中國的關係，而是登上了國際舞台。

美德表明立場

在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紐約時報指出：

「有關分割清國北邊領土之日俄密約的存在，到了今天，殆已無庸置疑。日本佔有東三省南部和旅順，俄國建築橫貫蒙古鐵路，手伸到直隸灣（渤海灣），多年來所渴望得到的不凍港，大概會如願以償了。」

看穿日本的大陸政策

此外，紐約論壇報也於十二月四日刊載中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派頓的報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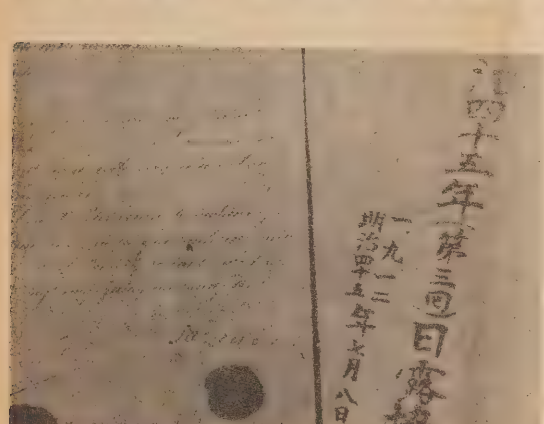
「在北京以及遠東地區，日本的行動，比任何國家的行動更大為引人注意。

「日本的一些計畫中，最耐人尋味的，是料想清廷將會逃亡到東北，接受日本的保護；這個料想如果實現，則是日本的僥倖。因為日本可以公然得到東北；清廷也由於退歸故土，獲得安全；至於革命軍，想必會由於唯恐和日本發生糾葛而投鼠忌器，不便窮追逃亡東北的清廷，而只有甘於收復本土──倘使這樣，則東北就會成為第二個朝鮮……」

這個報導，的確是看穿了所謂「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的企圖，也看透了日本憑藉武力而強迫推進的「大陸政策」。到後來，以「九一八事變」開端，到「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發生在論壇報所料想的路綫上延伸出去的。

就日本而論，以東三省和他在上年八月所正式併吞的朝鮮比較，是更具有重要性的地區。

日俄戰爭之後，依據一九〇五年的「樸資茅茨條約」（日俄和約）以及因這個條約而由清廷和日本之間所簽訂的「東三省事宜善後條約」，使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獲得很多「特殊權



第三次日俄密件文件。

利」，在前面早已有所叙述。

日本利用這個「特權」，在辛亥革命前後，已經部署好了侵畧東北的實際步驟。

移往東北地區的日本人達七萬九千人。

「三井物產會社」包辦東三省南部所有貿易和礦業開發；「南滿洲鐵道會社」獨佔了遼東地區各種運輸事業。

東三省南部雖然比北部面積較小，但大豆、高粱等農作物的生產量，則凌駕北部之上；據一九一一年統計，南部的貿易額佔東三省全部百分之六十二，可見這個地區的經濟命脉是在日本的掌握中。

不過，日本的眞正着眼點，還是基於軍事方面的意圖。

日本軍閥元老山縣有朋，早在「甲午戰爭」以前就強調構成所謂「生命綫」、「主權綫」，很明顯地表示出要把朝鮮及中國東北地區囊括於日本勢力範圍內的構想。

在「甲午」、「日俄」兩次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日本，隨着自朝鮮向東三省南部的勢力伸展，進而向東北部擴張領土的野心，的確是眼前的事實。推行擴張的急先鋒，則是他的陸軍參謀本部。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地位，如果不夠強固，則俄國必然會自外蒙入侵東北；如是，則日俄的均勢將被打破，而使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受到威脅；又如果南部不能確保，則朝鮮便很難防守。」——這個邏輯，就是出自一般日本軍閥的構想。

日俄圖維持勢力均衡

至於俄國方面，由於日俄戰爭敗北，國內革命運動抬頭，專制體制弱化，因而眼前避免和日本肇生事端，只是將力量集中於外蒙方面。

於是，在東三省的日俄兩國，便形成了一面互相警戒，一面卻又平分秋色、合作防衛既得權益，以謀維持勢力均衡的局面。

這樣情勢，對於日俄兩國來說，所最耽心的，是唯恐第三者的列強國家對於兩國共同獨佔的局面會橫加干涉。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四月，清廷和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的一千萬英鎊借欵，就包括有「開發東北」一項在內，使日俄兩國更加感到不安。

及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在南京正式開國，日本似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即宣稱「革命軍要開始北伐」，因而藉口「爲維護東三省南部利益及保障啣接南滿洲和北京交通的關外鐵路」，打算單獨出兵，俄國也予以同意。

未料，日、俄的態度反而招致美、德兩國反感。

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美、德兩國，由於比英國等列強國家向中國發展的起步較遲，所以是在華權益較少的國家，因而兩國乃考慮到要對日、俄、英、法各國有所牽制。於是，德國便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咨文美國，詢問對於東亞情勢的態度，希望促使美國發出主張對中國「主權尊重、領土保全、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聲明。

美國的答覆，是由國務卿洛克斯致函德國駐美大使的方式，於二月八日在華盛頓和柏林同時發表。

這個函件，是美國明確表示其嚴守中立的方針，藉以制止日本的出兵意圖，並且遏阻以經濟進展爲目的的借欵交涉。其大致內容如下：

「自中國革命發動以來，敝國（美國）政府每遇機會與列強交換意見，尤其是法、英、義、日、俄及貴國（德國），商討如何保護共同利益，無不主張一致行動……

「現在中國方面，清室及革命黨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既不因外力干涉而然，則將來亦無出以干涉之必要；倘若將來不得已而必須干涉，則敝國政府深信可先由列強協商，然後共同行動……「此外，敝國政府嘗覺不宜輕予中國貸欵，實爲嚴守中立之當然結論……凡對於其國民向華投資，有與自國政府所循列強博調政策不合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北平暴動

雪梨 林康

魔爪披猖法網森，奪權反動隱民心，
星星已兆燎原火，啓示紅朝末日臨。

清歌十六首之六至十章

陳鐵兒

㈥
披髮狂歌復古時，嬉皮笑語女兒痴，
大聲亂耳非凡響，空負知音有子期。

㈦
雷聲激響市聲何，南北中西時代歌，
亂世之音無晝夜，頻傳海外有風波。

㈧
新興電視萬家歡，歌舞西湖近見彈，
（見蔣經國發表）
聲色化民知治道，何來免費任人觀。

㈨
今年雛鳳吐新聲，滿座重聞過客評，
花落花開啼鳥去，春眠不覺到天明。

㈩
老樹幽居眾鳥欣，陶潛宅裏喜相聞，
聲華並茂詩書在，朗誦如歌有韻文。

山打根送別關明明兄

劉祖霞

八載締交誼豈輕。一朝分袂倍傷情。
人隨汽笛聲俱杳，恨逐梅花蕚並生。
山外斜陽何黯淡，樓頭殘月太分明。
爭知今夜幽齋裏，獨擁深愁睡不成。

母親節日寄懷

林復生

親恩偉大莫能當，節日輸誠應勿忘，
餽奉至堪循孝道，侍遊更合表情長。
夷邦尚有尊親念，漢族寧無敬老方？
獨惜新潮邪說盛，教人漠視報爹娘！

憶清明

尹遜龕

落魄江湖幾度秋，清明節屆思悠悠，
當年亞父埋南嶺，此日同宗葬北邱，
內地先塋憑孰祭，故鄉遠墓賴誰修，
難忘最是蒸嘗典，何日旋歸饗自由。

鷓鴣

回文

封英淑

混有路行難。滑防哥叫句。啼時密雨窺。
伏處疎風注。低樹列高岡。小舟橫短渡。
棲迹越客來。遠夢鬧人誤。（回讀）

水仙

姚伯衡

春風初覿面，金泛鵝黃，璀粲傳環珮，
銀臺白雪香，冰心澄皎月，抱道濟時方，
半點塵難染，素娥共艷妝，英瑩溫洛浦，
霧縠曳輕裳，仙客逢萍水，榮華曜草堂，
調和明玉燭，人世壽而康，瀛海無波動，
陶然酌一觴。

回首

台北 戴文復

烟柳青籠一檻絲，奪燈團月上遲遲。
夢拋孤枕支長夜，淚注寒燈憶昔時。
憔煞流亡只自語，凄涼鐵幕暗裏噓。
芳時不盡飄零淚，空認浮花是可兒。

逝

台北 戴文復

㈠
我對西天的晚霞留戀，
我對將逝的落日惋惜，
宇宙因你的光芒一閃，
留給黑夜無盡的回憶。

㈡
幾多黃昏消融了我如夢的童年，
逝去的歲月捲走我詩樣的青春，
生命在日日夜夜的急流下驅走，
瞬息我將行盡人生短暫的旅程。

月夜簫聲

梁軾昭

一庭花影拂東墻。嫋嫋音傳欲斷腸。
夢裏揚州傷老大。小紅如在亦徐娘。

前題

雷宏張

鳳簫清徹出誰家。玉宇無塵月未斜。
此處知音容易得。不妨吹動滿城花。

前題

歐一鷗

雲間仙樂韻飄飄。可是飛瓊奏玉簫。
聲入庭階和月落。江山夜色欲魂銷。

前題

劉允中

清風明月夜迢迢。林外樓臺幾處簫。

前題

陳香圃

昨夜風清月更明。何人樓上弄簫聲。
不知道舍時驚險。反感逍遙爽太平。

月夜簫聲

梁朗秋

月下飛聲破寂寥。靜中得此恍聞韶。
圓明既照三千界。瀏亮還吹廿四橋。
尚憶黃雲橫短笛，欲從赤壁載長飄。
天涯豈乏知音者。傾聽眞堪樂一宵。

前題

盛献三

涼颸月夜坐秋深。何處傳來嫋嫋音。
宛與小紅相唱和。怨如嫠婦獨悲吟。
娛親歡吹成追憶。愷悌愔箎欲妄尋。
一自威鳳霞舉沒。閒閨燕樂祇孤琴。

前題

劉翔生

冷冷流水月參差。孤館西風動客帷。
情共春蠶千縷縛。韻同秋雁一行遲。
秦臺喜見凰隨鳳。楚帳愁聞羽喚姬。
莫向故園怨搖落。此身應是老天涯。

前題

葉玉超

不勝簫意水邊樓。天起涼風夜氣幽。
白瑲弄餘明月冷。珠欄倚遍碧雲浮。
靜聞楚竹新腔遠。疑道霓裳舊譜偷。
化作龍吟千籟寂。一聲吹破萬山秋。

前題

張震圖

霜降清宵見皎月。鄉愁縷縷自能消。
靜聆簫奏哀聲咽。更聽鼓敲悲意湧。
遭遇亂時家易散。處逢惡地我難堪。
艱辛來日卜知兆。擬避深山看翠嵐。

更正 四四六期袁暘照詩第三首第二句應為：「清芬甍挹願相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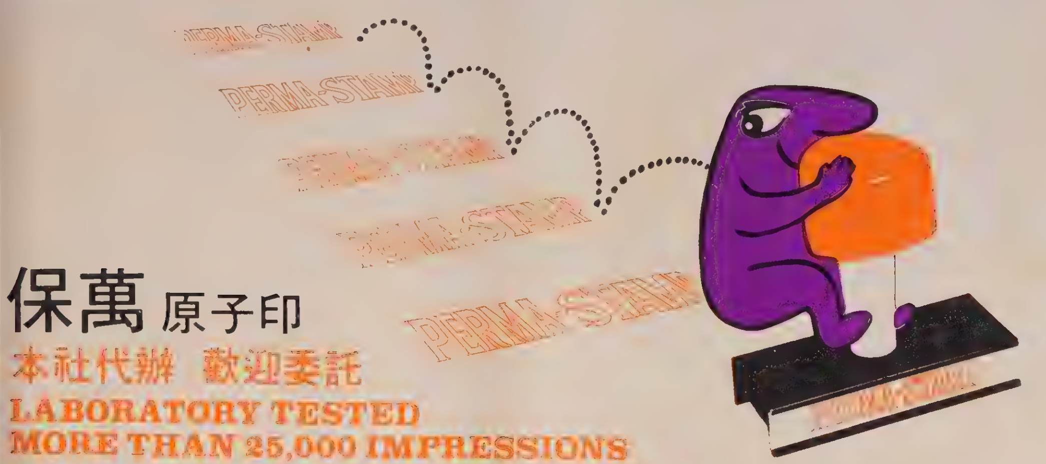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WITHOUT INK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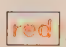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2″	3″	4″	5″	6″	POCKET SIZE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49



「呢個唔係溫度計，係兇殺記錄嚟喋！」嚴以敬作

NO. 449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六月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㊄一一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二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本期目要

毛生前死後的大陸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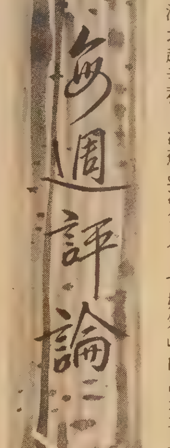
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正面臨死神挑戰，看來已來日無多，分分鐘都可能死亡。毛之惡貫滿盈，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然在北平那一小撮統治者中間，却心情各異，有的希望「快」，有人願意「慢」。關於對毛之死的「路綫分歧」，誰都知道，緩進集團和鄧小平的餘黨馨香禱祈毛澤東快死，而宮廷派特別是江青，自然希望老毛慢走一步，他們好在「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把敵對份子一一打下去，並通過「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在各級黨委和軍隊中提拔安插更多的青年幹部，以奠定他們接班的基礎。

問題是毛澤東死期未到急也是白急，相反地若是死期到了，眞是俗語所說：「閻王叫你三更死，無人能留至五更。」中共是「無神論」者，當然不信這些，然作爲一個人，包括千夫所指萬人所罵的毛澤東在內，搞什麼「追查反革命」或屠殺「同志」、「親密戰友」滿有把握，但對死亡這一關總無法逃避的，用中共的一句話說：這是「人的發展規律」、「決不會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老毛龍馭賓天後，在北平那羣人中所開展的派系鬥爭必立卽重現白熱化，過去中共內部所進行的「十次半」大的派系鬥爭（鄧小平被趕下台應算是中共黨內第「十一次大的路綫鬥爭」，但到目前止，只是鄧垮台，他的支持者還未被整肅，所以，只能算作「半次」，都是毛澤東整人家，然在他死後則情形完全不同。江青一伙可以向敵對集團發動猛烈攻勢，而敵對份子當然也可以糾集力量進行抵抗。因毛已死，沒有人再有資格站出來作什麼「最新指示」或「教導」，所以，這種鬥爭終必鬥個你死我活，把個所謂「紅色江山」鬥個七零八碎完蛋大吉。

在目前，宮廷派頭目有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紀登奎等人，在軍隊方面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過去只有一個李德生，後因江青給他「拔毒牙」降級外調，現在當然不會支持宮廷派。他們能動用的力量，只有在汪東興把持下的「八三四一部隊」。儘管這支編制龐大，裝備精良的「御林軍」可以派用場，然充其量只能拱衛北平，保護江青手下那幾個人，力量不能分散，所發生的作用也極有限。到了那步天地，文如韋國清，武如許世友等等，決不會再聽甚麼「華主席，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江青等人的命令或指示了。

這是毛短期死亡的話。如果毛的健康尚能拖延一個時期，宮廷派必「只爭朝夕」對敵對集團擴大整肅。先文後武，先「中央」後地方。就是說先打擊鄧的親信如周榮鑫、胡耀邦、錢信忠等等，武如「二野」出身的陳錫聯、楊勇、秦基偉、劉志堅等等。在軍方和「中央」整肅得差不多了，再擴展至地方。省級黨委第一書記如雲南賈啓允，四川趙紫陽，湖北趙辛初，江蘇彭冲等人，「好彩」的話老毛早點死，不然遲早有危險。



當前，宮廷派口口聲聲叫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並聲言「走資派正在走」。顯示這是他們向敵對派進攻的先兆。其實，宮廷派於天安門發生抗暴事件，黜鄧升華後已開始進行「試探性」的整肅工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少領導幹部近五十天來不見露面，省級黨委第一書記西藏任榮、江西江渭清、浙江譚啓龍和福建廖志高等人也先後「失蹤」。

宮廷派爲什麼對整肅敵對份子不能大刀闊斧地幹下去呢？因爲在力量方面還不夠，不過如毛短期不死，是會有進展的，但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是辦不到的。

毛不會活得太久，中共上層因派系鬥爭而造成嚴重分裂也是可以斷言的。毛死了，大陸天下大亂了，接着在全大陸發生抗暴事件，但是對愛國的中國人來說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就要看中華民國當局能不能掌握機會了。

發表黑文文化界同表憤慨
「中國時報」應認清敵友

「中國時報」副刊「人間」發表「蜀錚」的黑文，使香港文化界同表憤慨。認爲該文不但汚辱香港文化界，還把左派團體捧爲「立場正大」，敵友不分，顯係另有目的。查「蜀錚」其人經常爲「明報」寫稿，相信是查某的同路人，所說的「立場正大」，殆以明報的態度衡量。使人費解的是這篇文章非登在「明報」，而是登在台北出版的「中國時報」。

反共作家 並未提及

幾位文化界朋友在談論「中國時報」香港文化界動態的報導時，有幾點共同意見，認爲這篇文章的標題應改爲「半個明報文化界」才對。因爲文章所提到的文化人，大部是明報的「中立」作家，香港還有不少有地位的文化人，文中未提到他們的「動態」；爲什麼說是「半個明報文化界」？因爲明報作者中，該文中只提一半，還有一半也未見之文中。不知是故意還是偶然，這些被遺忘的明報作家，偏偏都是思想反共的，計有項莊（董千里）、一言堂（程靖宇）和沙翁（倪匡）。

究竟此文作者「蜀錚」寫這篇文章目的何在？（文化界朋友一致認爲這篇文章是有目的而寫的）部分認爲是爲何錦玲而寫，因這篇文章顯然「着迹」地大捧何錦玲，強調㈠她是來自台北；㈡她是香港唯一「出色」的副刊編輯。

說她來自台北，即表示「香港無人」，最「威水」的副刊編輯還是來自台北的；說她是唯一出色的副刊編輯，顯然因她擁有「四大地盤」，這一捧，在「分贓」時當然大佔便宜。

港台之間 界綫分明

一部分認爲，這篇文章完全站在台灣立場而寫，因此首先大爆香港文化界「內幕」，把香港文化界批得一文不值；接着大捧「來自台北」的女編輯，表示香港文化有今天的「改革」與成就，是台灣文化界高手協助之功。

不管目的爲上述任何一項，其動機都不可原諒！在香港與台灣文化界間畫下一條界綫，已是不當；挑撥彼此的「輕視」，更不知居心何在！

各地中文報紙副刊多有其地方性特色，港、台報紙固然不同，海外華文報（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美國等），亦各有獨特作風。香港居民大部是廣東人，在提倡「口語化」之下，許多見之報紙副刊的文字，都有些「廣東話」，不能說間有廣東話就表示文字不夠水準。在香港，任何一位讀者都看得懂，且覺得份外生動，因此香港讀者從不反對寫稿人「偶用廣東話」；相反的，外省朋友讀老萬的文章，也認爲一兩句廣東俗語，妙到毫巔，讀後忍俊不禁。

老萬不反對嚴肅的文章，但大部分人在整天工作之餘，希望讀些輕鬆文字。其實，嚴肅問題也並非不可用輕鬆文字討論，此所以三蘇怪論受人歡迎也。若是一本正經，那就不該刊在副刊，應成爲「社論」了。

「中國時報」的文章對香港文化界的汚辱是不可原諒的，這惡意的誣衊，他們的負責人應有所解釋。

蜀錚何人 耐人尋味

萬人傑

署名的讀者來信。也許他怕老萬認得筆跡，所有字都用字粒蓋上，信封姓名地址，也從報紙剪下貼上。

老萬拆開，裏面兩張影印文件：一張是「中國時報」的「蜀錚」大文，用紅色鉛字蓋上「奇文共賞」四字，文內凡「司馬長風」的名字，都用筆鈎出，點核一下，共有九個之多；然後鈎出「蜀錚」的名字，一個等於符號，一個等於符號「嚴靜文」（司馬長風），又一個等於符號，「中國時報」招牌，下面是「本報特約撰述高節」。另一影印文件沒有報頭，老萬認得是「新晚報」，一篇題爲「不學無術的『專家』」——關於對女作家馮鏗的胡說，作者名字是「何遠之」，刊出日期四月十一日。

這兩張影印文件的用意，照老萬推測，是指出「中國時報」的文章「香港文化界動態」執筆人「蜀錚」，是司馬長風的化名，因爲他一直用高節的筆名做「中國時報」特約撰述。

老萬讀本文時並沒注意，經他一點，才知這篇短短千餘字的文章竟有司馬長風名字凡九個之多，確是多得出奇。不過，雖然如此，我們叫他「大胡」的司馬長風會不會寫這麼一篇「自吹其牛」的文章，老萬很是懷疑。一來，如果給人知道，十分丟人，恐怕大胡也怕難爲情，事實上這是無法永遠守秘的；其次，今天的司馬長風已成稿壇忙人，早期每期替「萬人雜誌」寫兩篇文章，幾年來已因「事忙」輟筆，那有工夫寫這類無聊文章？

挑撥離間 借刀殺人

基於上述兩原因，老萬判斷「蜀錚」未必是司馬長風化名，而這「告密」的讀者顯然「別有用心」。最可疑的是他附來「新晚報」的剪報影印，無

司馬長風即使不是「堅決的反共作家」，至少也不會走一般投機墮子的路，不會在螢光幕上肉麻地大叫「毛主席」。儘管訪問者說「毛主席」，他也只說「毛澤東」而已。在今日媚共成風的文化界，這已是十分難得了。

老萬不會輕易相信「挑撥離間」的「匿名信」，雖然司馬長風今天已成香港文壇「明星」，對「萬人日報」「萬人雜誌」這一系列出不起高稿酬的報刊不感興趣，究竟是曾經和我們同在一條戰綫上打過仗的伙伴，仍是我們朋友，我們不會替左仔帮腔，對他有所攻擊。文化界朋友個個像他，不走向墮落之途，已很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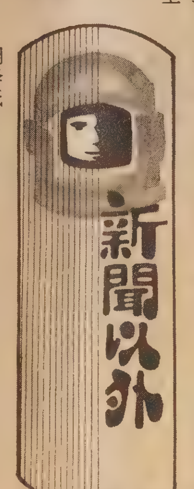
一家新左派雜誌把他列爲四大反共作家之一——其餘三位爲「岳騫」「項莊」「今聖歎」，越發使老萬對他肅然起敬。可惜老萬沒與他們同列榜上，似乎老萬「反共」不夠積極，比他們差一皮了。

文壇祭酒 淙淙春水

除有關報紙副刊外，蜀錚的「香港文化界動態」也提到其他問題，如「一地四個筆會」「出版業趨蓬勃」等，還有就是美帝的「今日世界」——「在新的領導人王頌之主持下，也大力革新，重振雄風。最爲人矚目的是添了兩個散文專欄，一是台灣文壇祭酒余光中；一個是埋頭文史研究的司馬長風。余氏散文富於知性（原文），西方文學修養淵源；司馬的散文則富于傳統的抒情風格，如淙淙春水。」

老萬所以不相信那封匿名信，就因爲這段文字把司馬長風捧得有點過份，如果司馬長風自己執筆，即使眞有這麼大「成就」，筆下一定稍爲「謙虛」一點。至於說余光中教授是台灣文壇祭酒，恐怕只是一種襯托，以示余與司馬二人，乃屬半斤八兩。可惜萬人「說噱彈唱」專欄作者逋客（陳蝶衣老先生），對舊文學很有修養，指出在明報月刊登出余光中教授的手稿，寫別了好幾個字，這一來，連搭單宣傳的司馬長風也受了「無形影响」！

不知是不是偶然巧合，在「筆會」與「出版業



長風一保有兩個會籍」；一是說司馬長風的「文革始末」很暢銷；「中國新文學史」上卷即將再版，中卷甫在三月廿五日出版，立即引起「搶購潮」。

搶購新書 廣告用語

老萬從事出版事業有二十年以上歷史，出版的書籍有四百種以上，久矣乎沒聽過出版界出現「搶購潮」了。一本書如果暢銷，出版商一定源源供應，同時翻版商也必虎視眈眈，馬上有四五種僞版本出現。因此不必急，毋須搶購，絕對買得到。

「中國新文學史」這類較爲專門性的書，更難引起搶購潮，只可說是一種「廣告用語」。高信疆一向把他主編的「人間」視爲「第一流副刊」，照理，第一流副刊不應有「廣告」，否則便把副刊格調降低。

在這句廣告用語後，跟着還有一段：「蓋五十年來，迄無一部純粹的新文學史，而左派用政治觀點寫的文學史則充斥坊間，愛好文學者渴望一部正派的文學史已經很久了。」

事實是如此嗎？並不，「充斥坊間」的文學史，其中也有不少並非共產黨或其同路人編寫的，也不是「用政治觀點」去寫。老萬認識的便有一位趙聰先生，他對中國文學史是權威人物。

老萬推測，給我寫匿名信的讀者，可能是憑上面兩段文字推測是司馬長風化名寫的，老萬對此持相反見解，較具可能性是一位司馬長風的崇拜者寫的，否則不會對他的一本書在三月二十五日出版，日期記得如此準確。

立場正大 究何所指

刊登蜀錚文章之不當，還有一點最值得向高信

一香港有三個大專同學組織，一個是左派的統戰組織；一個是天主教大專同學；一個則是立場正大的「香港大專同學會」。最近舉辦青年徵文比賽，聘定三組評判員如下：散文組司馬長風、盧偉鑾、陳耀南；詩歌組余光中、溫健騮、張曼儀；小說組徐訏、劉以鬯、胡菊人。」

「香港大專同學會」是「立場正大」的學生組織嗎？如果讀過萬人日報新聞版報導「左仔鬥左仔」的消息，香港大專同學會派出代表，到新華社抗議，要求釋放天安門被捕羣眾，與新華社「官僚」爭吵，互相辱罵，終於將抗議書撕毀，悻悻然離去的，就是「中國時報」所說「立場正大」的大學生組織了。

抗議天安門事件濫捕無辜，這「立場」可說「正大」，但他們的反，是站在「走資派」立場去反，不是爲了「自由」而反。不知「中國時報」是否被他們這「立場正大」的口號迷住。但即使在台北的高信疆不知底緼，在香港寫這篇「通訊」的人也該曉得。

黑文作者 大有問題

不能因爲他們舉辦一青年徵文比賽」，聘定了司馬長風、余光中、徐訏、胡菊人這一班人做評判，就說他們「立場正大」。當日學聯搞「中國週」，不也「聘定」徐訏教授當「顧問」？我們能不能說「學聯」是「立場正大」？如果說不是，跟「台灣」關係那麼密切的徐訏教授，怎會當他們的「顧問」呢？

當然，說他們「立場正大」先要看本身立場，如果是同路人，說他們「立場正大」是不會錯；問題是「中國時報」雖是商營報紙，究竟滿紙「共匪」，如此立場而把「附匪」組織稱爲「立場正大」，確是丟人！本來，撰稿的人大可只報導「動態」，不加「立場正大」的評語，就不致受人批評。如今「中國時報」「認同」了「香港大專同學會」的「立場」，是否也有跟「香港大專同學會」一條路子走的打算呢？

以老萬所知，「中國時報」應稱為「立場正大」的香港大專學生組織，只有一個「香港專上同學協會」，簡稱「學協」。這團體由一班熱愛中華民國的大專學生組成，每年組織回國觀光團，著有成績。這種工作，對社會、對國家的貢獻，大於搞徵文比賽，發掘一些歌頌中共「德政」的散文、詩歌、小說好手，努力製造第二代墮子多矣！

高信疆不了解香港情形，發表這篇文章有值得原諒的地方；但這篇文章的作者却大有問題了！

出色編輯 條件甚多

一個「出色」的副刊編輯，不單是禮賢下仕，懂得找大牌拉稿而已。當然，一個女編輯拉稿總是「着數」得多，最無禮的作家也不會當面回絕，何況她有權答允「特別稿費」，編的又是「第一大報」，自必「馬到成功」，「水到渠成」。

老萬認為「出色」的副刊編輯應先確定其所主編的副刊的風格，包括有創作性的形式和內容，然後才配合一些理想的寫作人才。在香港不能望天打卦，等待外間投稿，關於採納外稿的困難，老萬前篇已說過。必須就圈內人才，擬定範圍，然後逐一拜訪約稿，說明所需為何種性質的稿子，再請教這位負有時譽的作家，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只要跟你原定的計劃不抵觸，便把稿約定，所有稿子約好了，然後作版面設計。

不要小覷版面設計，許多担任「第一流」報紙副刊編輯的也不懂「畫版」。當然，由「美術編輯」畫未嘗不可；但內容由你確定，版面分配很重要，美術編輯不能全部了解你的心意。

老萬發覺有些報紙的固定版樣十年沒有絲毫更改，並非老編偷懶，而是不懂畫版，過去由別人設計的版樣，換了三四次編輯，還是沿用下去。老萬一位寫漫畫的弟弟，替若干報紙副刊畫版樣，有些保持十年以上，還是他設計的版樣。儘管編得好，也不該歷久不變。求人不如求己，既然身為老編，自己也該苦心學習這基本技能。

能編能寫 才夠條件

其次，作為編輯先生，即使比不上職業作家，本身也應能寫，才可和其他作者及讀者打成一片。一位「第一流」編輯，在一個與她本身身份有關的專刊裏寫一個小方塊，不寫還好，人家不知她虛實；寫了這框框，自己有多少本錢再掩飾不了。

並不是每個「來自台灣」的都有到水準的寫作能力，寫作講天份，有沒有才華，讀到第三四句便知曉，只有小學生程度的文字，用什麼花樣襯託也掩飾不來。如沒自知之明，請托朋友大力吹噓，越吹越令人反胃。

一個人當紅當紮講運程，也講人事關係，並非居於高位的人一定有料，只要搞通人事關係，或碰到特別機會，便能掌握大權，儼然翹楚。

當今的紅色第一夫人，論第八藝術，她是第九；論外貌猶如馬拉雞；論能力未入流。但她袜得住老毛，老毛要扶植她接班，她便成為舉世矚目的女人，很多親毛派墮子也稱讚她「出色」；實際有能力的人居於高位令人佩服，靠人事關係爬上去的，憑什麼「服人」？

評李光耀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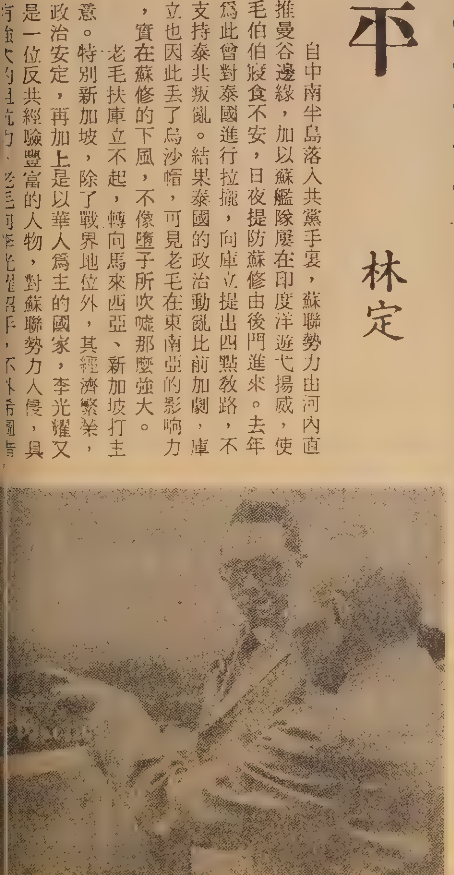
林定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大陸作了十四天訪問，上週一經港返星。李光耀在香港沒有透露有無「中新公報」，此行有否斬獲，不得而知。我們不必亂猜，反正毛伯伯一生言而無信，活學活用孫子兵法的「虛虛實實」，儘管答應不在新加坡搞顛覆活動，到頭來還是要把它吞掉，不然，他的「世界革命」理論無法推銷，死不瞑目。

新加坡雖是小國，但位馬六甲海峽要衝，扼印度洋通往南太平洋咽喉，在戰畧上具極重要地位。由新加坡，近可牽制馬來西亞、印尼，遠可遙控印度、孟加拉、澳洲、紐西蘭。因此，新加坡成為美蘇及中共在「爭霸」競爭中所必爭的對象。

自中南半島落入共黨手裏，蘇聯勢力由河內直推曼谷邊緣，加以蘇艦隊屢在印度洋遊弋揚威，使毛伯伯寢食不安，日夜提防蘇修由後門進來。去年為此曾對泰國進行拉攏，向庫立提出四點教路，不支持泰共叛亂。結果泰國的政治動亂比前加劇，庫立也因此丟了烏沙帽，可見老毛在東南亞的影响力，實在蘇修的下風，不像墮子所吹噓那麼強大。

老毛扶庫立不起，轉向馬來西亞、新加坡打主意。特別新加坡，除了戰畧地位外，其經濟繁榮，政治安定，再加上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李光耀又是一位反共經驗豐富的人物，對蘇聯勢力入侵，具有強大的抵抗力，必要時可[illegible]，不[illegible]



李光耀與林李明在廣州東方賓館頂樓眺望羊城。

小李之力，拒蘇聯於千里之外。

蘇聯對新加坡早已起痰，在莫斯科的滲透藍圖裏，相信佔首要地位，蘇聯在新加坡設立銀行，可作印證。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滲透必伴隨政治輸出，蘇聯對新加坡也不例外。蘇聯希望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連成一綫，握在自己手裏，眞正目的，不是爲了進攻中共，而是孤立中共。當然，蘇聯也可藉此途徑攻取中共，但所需代價太大，它要進攻，大可從前門進來，像當年日本關東軍，出兵東北，何必費勁兜圈子，由後門進來。

印支赤化後，中共日夜叫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狼與虎，都是指的蘇聯。其實，毛伯伯並不眞的害怕蘇聯進攻。正當他內憂時，倒希望有外患，這樣才可以在「民族」大題前下，全國上下，再度團結，一致抗外。一九六二年前，每當內部出現分裂迹象時，例必高叫粉碎美蔣勾結進攻大陸，以圖轉移鬥爭目標。五八年炮轟金門，便是醫治「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所引起併發症的最好良方，要不是這一迅速的把矛盾由內轉化對外，毛伯伯不只從「國家主席」寶座上摔下來，而且可能早已升爲黨的「太上皇」了。


李光耀與華國鋒吃塡鴨飲茅台。

毛伯伯最氣惱的，是蘇聯的孤立政策，不但在共產陣營，而且連資本主義世界，極盡其拉攏能事，使他們倒向蘇聯，這口鳥氣，毛伯伯怎能吞下！因此，他不惜最大代價，也要跟蘇聯頂槓，前拉攏庫立、馬可斯，現爭取沙達，甚至死對頭甘地夫人，以瓦解蘇聯的孤立政策，一洩心頭大恨。

李光耀被邀訪平，毛澤東拖着即將斷氣的病軀，也要捱數分鐘予以接見，可見他的晚境是如何悲涼了。

李光耀北平之行，目的可能是確保新加坡的中立化，不受共黨的干擾。但這只求一時苟安，長遠辦法，應與泰、馬、印尼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共黨入侵。李光耀卻捨本逐末，急功近利，親臨北平，雖不說可能覆轍庫立，但他此行，卻幫了毛伯伯大忙。正當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大陸人民反毛反華情緒高熾之時，李光耀跑到中南海去，替尸居餘氣的毛伯伯打氣，客串做了一次鎮懾式亮相的佈景板，同時頻與華國鋒，喬冠華會談，無異義務替華國鋒宣揚威望，對大陸人民來說，這是罪過！

李光耀與喬冠華觀看北大大字報

西藏的抗暴運動

岳騫

王書林竟然爲西藏人民慶幸

「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王書林本是國民黨人，大陸陷共前在南京中央大學當總務長，大陸陷共來港，在未參加中文大學之前的新亞書院及珠海書院任教，且曾任珠海文學院長，新亞，珠海兩校之立場，舉世共知，王書林之立場亦可推想到。王書林由珠海退休後，移民去美國，入了美籍，就王書林一生從讀書到工作皆受國家的培植，現在作了外國人，如果還念多難祖國，在外國也可以替祖國出力報效，否則便安心作美國人，不理中國也算了。誰知他居然搖身一變成爲嘍子，在本港一份刊物上鼓吹「國共和談」，最近又替毛帮鼓吹在西藏的「成就」，其中有這句話：「日昨偶在友人書室中翻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之畫報、見西藏人民之現狀。雖然畫報內容誇張，也不勝爲西藏人民慶幸。………」王某既然知道畫報誇張，又爲何要替西藏人民慶幸，是慶幸西藏人民上了畫報？還是慶幸西藏人民過着「美好生活」！

藏胞反毛抗共事件不勝枚舉

西藏自被毛幫控制後，人民一直未斷反抗，遠的不說，只說自一九七三年至今三年中間，西藏人民抗暴行動便有下列各項：

①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央社香港電稱，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共最感不安的是，西藏南部及西部邊境的反共武裝游擊隊聲勢日大，其中屬於達賴系統的佔多數，另有少數人係逃出西藏的少數民族和起義的共軍所聯合組織的。反共游擊隊的武器，據說是由俄共特務組織供應的。消息來源又指出西藏直到目前，仍約有百分之四的少數民族未成立「人民公社」。

②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中央社香港電稱，活躍在西藏南部的反共游擊隊，最近發現有些單位已配備新式輕重機槍，並在由日喀則通往亞東公路的帕里附近襲擊中共的運輸車隊，用機槍掃射，多人死亡。此項新武器，中共疑是蘇俄所供應。

③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中央社香港電稱，據悉，中共的加強西藏「戰備」，主要是因爲西藏的反共活動，有增無已。在過去數月中，由日喀則通往藏南、藏西等公路運輸車輛以及來往於雅魯藏布江上的貨船，被反共武裝襲擊破壞的，達於數十次之多；存在地方上的「儲備糧」，也大量被縱火焚毀。

④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央社香港電稱，活躍於藏南毗連印度邊境一帶的反共武裝，近又襲擊共軍運輸車隊，最近一次在六月上旬有二十餘輛運輸車遭襲擊，有的焚毀，有的翻倒，押運共軍全被擊斃。

⑤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美聯社華盛頓綜合電訊稱，法國人類學家、探險家及作家貝西爾說：西藏東南部勇猛的康巴族游擊隊，在中共佔領他們家鄉二十二年後，至今仍然繼續強烈的反抗中共的統治。康巴族的配備，有些武器來自美國，有的來自印度與蘇俄。印度曾訓練一些康巴族人，使他們能在不丹從事

持三十萬的軍隊武力。

⑥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中央社香港電稱，目前活動在藏南之反共武裝，已發展至十八個基地，出沒無常，不斷的襲擊中共交通運輸。

⑦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美聯社莫斯科電稱，蘇俄一家主要文學周刊巴納貝柯夫說：中共在一九七二年西藏人新的抗暴期間，有一萬二千人死亡，數以千計的西藏人被捕下獄或送入勞改營。

⑧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西藏評論稱，年輕的藏族駕駛員開着裝運食物的卡車，故意把食物丟給西藏乞丐，老年人的每日所需被中共剝奪時，藏族幹部就幫助這些老人。

⑨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路透社新德里電稱，四月九日拉薩電台廣播，一些西藏人正在反抗中共在西藏建立或實施「人民公社」所作的努力。該電台敘述最近發生在拉薩東南約六十里香格里和藏東查姆杜地方的反抗事件……。

達賴喇嘛與其家族攝於印度，左起：母親，姐姐，大哥，二哥，三哥，達賴，妹妹，弟弟。

⑩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中央社紐約電稱，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指出，過去十五年來，西藏難民向南逃避赤禍的行動，迄未停止。而大多數難民相信，他們終有一天會回到他們住於喜瑪拉雅山麓的家園。……西藏人是個倔強的民族，一旦俄毛發生嚴重爭端，西藏內部隨時可能掀起抗暴運動。

⑪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巴爾的摩爾太陽報稱，最近來自塔什干的廣播說，有數千名西藏「敢死隊」曾和中共格鬥，迫使中共調派更多的軍隊來鎮壓。

⑫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央社台北電稱，據青海共軍汽車六團政委報告：去年一月之內，青藏公路發生攔擊汽車事件共十八次，破壞公路事件共有三十餘次。

⑬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稱，一個美國作家頃建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調查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違反人權的罪行。他說：據目擊者報導，共黨所施處罰包括活埋、汽車輾斃、在胸前畫黑點作活靶射殺，虔誠佛教徒因誦經被罰充耕牛等。

⑭一九七五年九月廿四日中央社摘譯曼徹斯特衛報稱，過去數年來，西藏常發生抗暴運動，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於一九六七年在拉薩東南尼艾莫所發生的暴動，一羣藏人攻擊一個共軍的崗哨，殺死士兵，並將當地西藏官員砍成幾塊。這次暴動持續了幾個月，最後結束時，有十六位領袖被公開處決。一九七一年九月有九名青年因發動抗暴被捕，在拉薩公開處決。次年又有十二個人被判處五年至十二年徒刑，其罪名爲「從事地下活動」。

綜計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九月間西藏反共抗暴運動及中共殘殺藏人事件共發生十四宗，未曾透出鐵幕及漏網之消息，尚不知凡幾。此十四宗消息中，以康巴族之武游擊隊之聲勢最爲浩大，在藏南地區即擁有十八個基地，而中共對反共抗暴之鎮壓，亦不遺餘力，其在一九七二年新的抗暴中，即殺死了一萬二千名藏人。

毛報也不抹殺藏民生活困苦

以上各項消息也許有人以爲全來自反毛一方面，茲舉出毛報一項消息，可以看出毛幫奴役藏人的一斑。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消息。

「西藏爲全國條件較差地區，全區百分之七十農田分佈在海拔三千米到四千米之間河谷地帶，無霜期短，降雨不均，常有洪、勞、旱、霜、風、虫等自然災害，農業機械很少，化肥缺之。百萬翻身農奴在這些極爲不利的條件面前，用自己的雙手改造山河。……硬是用鐵錘、鋼釬和十字鎬等簡單的工具，在叢山峻嶺間，修起了一座水庫，在懸崖峭壁上，開出一條條的盤山渠道，在雪山腳下的荒原上建起了層層梯田。

從這段消息可以看出藏人的苦況，藏人之反抗毛幫統治，是很自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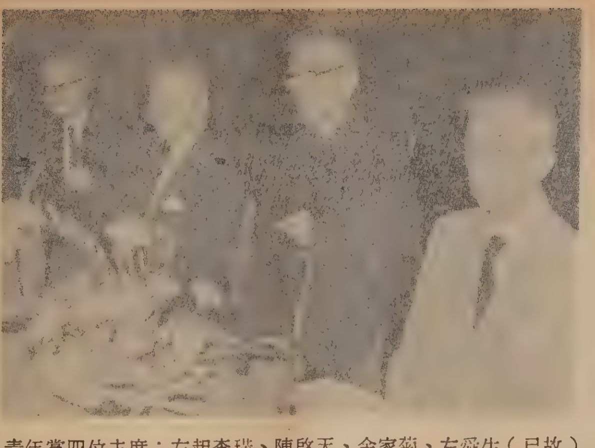
大概毛帮也感到西藏問題嚴重，想加強對外宣傳，一九七五年九月特地把留在南洋的宣傳機器韓素音召到毛管區，要她到西藏一趟。韓素音是去西藏的第一個外國人，毛帮對她之重視，實在是利用她的咀吧向外傳播。果然她離開毛管區之後，經過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又在青年毛幹舉辦的「中國周」發表專題演講，爲毛西藏暴政吹詡。離港後去歐洲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受法國電視訪問，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表演說爲毛帮吹詡。韓素音與趙浩生都受毛幫豢養，爲毛吹噓理之當然，王書林也想走這條路，未必能走得通了。

青年黨老成凋謝・余家菊書生報國

江春南

青年黨主席團五個主席之一余家菊，日前不幸病逝，老成凋謝，不論該黨或其他政界人士，均深表痛惜，並關心青年黨今後的團結問題。

自今以後，青年黨僅存兩位主席，一位是在香港講學的李璜，一位是領導「中園派」的陳啓天。二十餘年來，該黨家務糾紛不斷，直處於分裝狀態



青年黨四位主席：左起李璜、陳啓天、余家菊、左舜生（已故）

下，青年黨內元老莫不憂心忡忡，担心黨的前途。如今左舜生與余家菊已相繼去世，團結仍然遙遠無期。但黨內若干人士亦深感時不予我，正積極計劃明年暑假召開青年黨全國代表大會。

享年八十的余家菊，書生本色，個性平和，節制律己，來台之後卽專心致力於教育和哲學研究，他在十餘年前卽雙目失明，但後來仍被推爲青年黨主席之一，可見他在黨內德望之隆。

余氏生於湖北黃陂，早年畢業於武昌中華大學中國哲學系，民國十年公費留學倫敦大學，專攻教育與心理。返國後先後在南京東南大學、瀋陽馮庸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大及中國大學等校任教，均講授教育學與心理學。

這位青年黨領袖曾任國民參政會之參政員、國民政府、國民大會主席團及總統府國策顧問。來台後寓居台北，不久視力逐漸減退，終至雙目失明。

中國青年黨號稱書生政治集團，其創黨伊始，完全由於少數留歐學生，基於愛國救國的熱忱，毅然以國家主義與全民政治相號召。只仗幾枝筆與一、二刊物之發行，便引起全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望風響應。余家菊卽一本書生愛國熱忱而入黨，而終其一生亦均筆桿及刊物不離身。到逝世前兩個多禮拜還將他抗戰時期寫的文章廿四篇集編爲「孔學漫談」一書出版。

這個書生政黨自其黨魁曾琦於民四十年逝世後卽告分裂。始則分爲二派，其後由於內在與外在因素相激相盪，派系越演越多，爭執越來越烈。余家菊卽「整理委員會」派的領導人。

青年黨的分裝，意氣多於政見，當初不無逞強鬥勝的成份在內。大家互相抬槓，可是長久以來，彼此發現誰也「壓」不了誰，吵吵鬧鬧，徒然貽笑外人。於是有關團結之議時起，但是每次都功敗垂成。如今有人遠走國外不問黨事，有人潛身研究不理是非，也有人變成離羣孤雁，孤軍奮鬥。余氏生前亦恆以此爲念。

余家菊對孔學致力甚深，他的政治思想亦從孔學中抽取發揚出來。他從孔子的「仁」，「愛」，擴大爲「純正」愛國主義，亦卽毫無任何企圖的愛國。他的人生觀是謙讓爲懷和自我節制，反對「自我擴張」和「唯我獨尊」，一切盡其在我，不計成敗得失。這種執善不放的個性，就是他在青年黨內爭中的立場，也是他和少數人相處不融洽的原因。

他在失明之後，仍然關心國事，每天上午找人讀報紙給他聽。他學術根基深厚，記性甚好，失明後更積極鍛鍊腦力。由他口述而寫了「我們怎樣辦？」「仁者無敵」、「復興愛的文化」、「論語今解」等書。

曾爲他做筆記的立法委員冷彭，對余家菊的風骨學問極爲佩服。冷委員認爲，余主席那種「盡其在我」的人生觀，是我們當前最需要學習的精神。

冷委員說，「余主席過世後，黨內人士聚會，大家都感到從此國家又少一個說話的人，少一份安定的力量。」

余氏生前常說，中國青年黨這塊招牌，既在日寇與共禍所造成的浩劫之中，爲同志們的血所洗染過，則今日站在此招牌之下，我們後死同志，雖生活仍舊顛沛不寧，而精神上總認爲是光榮的。

據悉，青年黨內中堅人士正積極籌劃在明夏召

開應該在去年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並且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原有的廿五人增為卅五人，更名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該黨為死者哀悼氣氛下，大家更有應加速團結的體悟。

余氏對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朝樸學，均有所研究。晚近身體行動不便，每日端坐默唸「大乘起信論」，藉以習靜養生。不久前歸信天主。他住在台北市合江街小巷內的老舊平房，室內陳設簡樸。他遺言一切喪葬從簡，只在教堂行最後告別式即發葬泰山。

不久前，在香港的青年黨主席李璜致贈「學鈍室詩集」，擺在余公館客廳，詩集內回顧該黨當初艱困之境以及奮鬥之勇頗多慨嘆，其間充滿深情厚誼。如今朋輩相繼零落，曷勝唏噓。

但願今後青年黨能更邁向團結之途。

學術領域內的「金權政治」

——評費正清創設「中國問題研究所」之議



夙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前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負責人費正清博士，最近在香港發表演說，再次表示其對中國的問題興趣，費正清表示，鑒於許多美國人對東北亞瞭解的不夠，決定籌謀一千萬美元經費，另在哈佛成立一「中國問題研究所」。

我們完全同意費正清博士有關當代美國人對於東北亞——特別是中國瞭解不夠的說法。所謂東北亞地區，應指蘇聯的亞伯利亞、中亞細亞、中國大陸、南北韓、日本、琉球及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澎金馬各島嶼而言。就目前世界形勢言之，實為今後全人類安危禍福賴以決定的關鍵性地區。應該說，如果美國當政者及一般朝野人士對此一地區的歷史、地理、文化與現實政治情況深切瞭解的話，對於現行對蘇聯及中共的政策，對日本的政策及對南北韓及所謂台灣的政策，均不無重加檢討的必要。費正清此時此地而發出美國對東北亞瞭解不夠的感嘆，因而有以一千萬美元在哈佛創設「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倡議，無疑是適時適切之舉。

然而我們不認為一千萬美元是創設「中國問題研究所」的充份條件。我們深知，自太平洋學會起，在費正清主持或影響之下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一向均不乏充裕的經費。以費正清目前在美國學術界所享有的地位——無論是基於其實學或虛名，欲籌措此一千萬美元的經費，在美國眾多基金會支持之下，均非難事。但此未來的「中國問題研究所」，是否能有助於美國對東南亞——特別是中國的瞭解，卻決定於其今後研究的態度。

恕我們坦率以道，費正清一向所持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態度是值得商榷的。最低限度，他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研究不夠客觀，甚而囿於一時某種政治的主張而有太多的成見。例如他將毛式極權統治說成是中國歷史的延伸，就非今世大部份學者所能同意。最近，他在香港所發表的同一演說中，又重提所謂台灣自治的論調，更無視於全體中國人民的願望及東北亞地區安危禍福的前途。

費正清「台灣自治」的主張見於他在去年三月「新共和雜誌」所發表的長文。便認為，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大一統的皇朝，也曾容許某些地方保持其半獨立的自治。今天美國政府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遭遇到困難，主要是因為「台灣問題」無法為適切的解決。因此他主張美國應承認中共作為中國「唯一政府」的現實，而助使台灣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下成為一個「自治的地區」。費正清認定，只須承認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要中共的特務、警察和行政幹部不派來台灣，台灣即可在中華民國政府建設之下繼續保有現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無礙於其生存發展。雖然中共不可能對此作出公開的承諾，但因其有必要聯美以抗蘇，也不致對台灣率爾用武。

如果未來的哈佛中國問題研究所繼續循這一路綫研究中國問題，則影響所及，非僅無助於美國人士對東北亞的瞭解，且將愈益使美國學界及當政者在亞洲政策上陷入迷津。我們所不能瞭解的是，何以費正清及其生徒們只看到中共政權的外象而不探究其內蘊？何以在研究中國問題上不稍考查中國大陸八億人民對中共統治的不滿和仇恨？何以在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和平與好戰兩不同制度與政治取向之間，全不依全人類的利益，而作是非之辨與敵我之分？

中國確是一個歷經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國家，但凡研究中國歷史者，應知中國君主政治之具有民主自由的本質是常，短暫的獨夫暴政是變。殷紂暴秦不旋踵而亡，是基於失去民心。民貴君輕，更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何以費正清等見不及此。

我們喜見費正清有創設中國問題研究所，深入研究中國問題的倡議，但我們卻担心那一千萬美元的計劃，可能在學術的領域內再次形成「金權政治」。因為中國大陸之失，費正清之流是絕不能辭其咎。

基辛格唯我獨尊

基辛格十五日接受國家廣播公司女記者白芭拉（左圖）說，不論下屆美國總統是誰？他都考慮辭職了。基辛格倦勤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他的外交政策和作風飽受批評，應是主要癥結之一。

最近華府方面對基辛格的檢討，集中於一項基本問題：這位有才幹、引起爭議、幹勁十足的國務卿：集中了太多的權力於他的身上嗎？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史契米德，對此是非爭執，提供了詳細的分析，本刊特將全文譯介於後。

梁雪郎譯

基辛格接受女記者白芭拉訪問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仍然有若干熱心的支持者。但是批評者的潮流，使他陷入困難的境地。甚至基辛格國務院中的親信，都在各奔前程。

基辛格最傑出的助手席斯科，將於七月間改就美國大學的校長。

殷格索已在三月底辭職，重回私人企業。

美國國務院顧問蘇南斐德，已有人詢問關於他退休的問題，其今年稍後時應決定另謀高就，也屬意料中事。

這種改變，可能被解釋爲一種改朝換代的現象，爲一個政府將告結束時所不免，另外的說法，顯示基辛格和他的同僚們和國會之間有了麻煩，國務院的士氣，尤其是較高級的官員，甚爲低落。

在極少的幾項問題上，無論指摘他和讚揚他的人士都同意，基辛格經證明可能是美國最聰明的外交官。他和美國前總統尼克遜，達成了若干明顯的成就，其中包括打開與中共及與阿拉伯國家交往的大門，發動「和解」，與埃叙達成隔軍協議的「絕技」等，都可歸因於他個人的談判技術。

眾議僉同的另一點，是基辛格將控制美國外交政策的所有關鍵，全都納入自己手中；他先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嗣任美國國務卿，可謂得心應手。內閣改組，雖使他失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若干小組委員會的主席職務，但無損於他的實權，因爲他的對頭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也在同案中遭免職，華府政界人士相信，福特總統目前雖閱人多矣，但一如往昔，在外交政策上接納基辛格的指導。

支持基辛格的人士認爲，權力集中，是國務卿「綜攬寰宇」所必須。這批人爭辯說，和世界各國領袖建立起私人關係的這個人（基辛格），最適於從事秘密的世界外交任務，這是限制莫斯科向外擴張所必須。一九七二年在巴黎簽訂越南和平協定；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問題；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協定；同年蘇聯在中東的禁制和滲透安哥拉；不提禁核武器擴散談判的前途；不討論非洲大陸未來的動向等重大國際事件，其間關係，只有他，席斯科，和蘇南斐德知道。

沒有人知道，基辛格對於他和蘇聯領袖布里茲尼夫間私人的、彌足珍貴的關係，作如何衡量，對於處理古巴問題，又如何在這等關係上，求其平衡。

讚揚基辛格的人士說，事情皆當如此，因爲只有他的體能與心智，堪以負荷這樣的一副重担。

他們帶着驚奇與讚嘆說，「他一晚上只睡五個小時，他是一位天才。」

不過，基辛格集外交大權於一身，也是批評者的焦點。

批評者認爲，權力如此集中，基辛格將無能力、或不能完成承担責任。他們憶及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也擁有廣泛的權威，但是他知道如何處理主要事件以外的問題。他們看基辛格就缺少這項長處，所以有時到基辛格進入情況，決定對策時，已經稽延了六個月（如摩洛哥大使等待出售F⑤E戰鬥機的決定，就費了半年光景）。

由於基辛格對於每一處的主要事件，都要大忙一陣子，對於次要的事件有時缺少政策，所以美國外交官不免於「盲目」磋商。

批評基辛格的人士說，即使是主要事件，也因爲美國國會、人民和同僚，對基辛格失去了信心，而大大減損了他的效能。大家對基辛格失去了信心，已導致他在如對安哥拉反共勢力提供武器供應等主要事件上，遭受敗績。

爲甚麼失去了信心？

基辛格本人，以及爲國務卿處理國會聯絡事務的國務院忠誠官員麥克勞斯基等，有如下的解釋：

他們說，基辛格在華府時，消耗了非比尋常的三分之一時間在國會中，和參議員暨國會議員會談，但是國會性質已告改變。少數大牌國會議員可決定其

…議員如何[illegible]益集團。

無論如何表達，他們增添了驕傲感，國會議員們較任何時期都要堅持，他們要從基辛格處，將他們的外交指導權拿到手。要不是基辛格到國會來，他們就不聽報告（席斯科是例外）。他們以尊敬和差異來對待基辛格。

參院外交委員會麥西答覆這樣一位機敏的觀察家說，「無聊，他們對基辛格這種態度，是因爲他將大權集中於他自己手中。要他頻頻到國會報告，並不意味着他們相信他。」

經常提到的，不信任於他的理由，是基辛格保密的壞癖性，這樣一來，他的同事，國會議員和大部分美國人，已有懷疑他的習慣，大家都懷疑他將某些事加以掩飾，將某些事隱藏，不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

又說基辛格還有一種在國內說一件事，在外面說另一事的習慣。

基辛格的一位助理皮爾回憶，當有一次美國駐土耳其大使接到就某事向土方提出正式抗議的訓示時，基辛格竟在華府告訴土耳其大使不必担心，美國了解；另一次，代表美國出席日內瓦禁核武器擴張談判的尼茲發覺倍受困擾，因爲基辛格在華府的「後路」，把所有眞正該談的，都已談完了。

美國駐沙地阿拉伯大使亞金斯的際遇，又是一例，當時華府方面突然傳出在某種情況下派兵侵入中東產油國的說法，亞金斯不予置信。他懷疑種種皆源於基辛格，或基辛格所授意的簡報，意在恐嚇沙地阿拉伯抑低油價。但亞金斯大使除了受命「安撫」沙地阿拉伯外，沒有獲得任何解釋，隨後就被免掉他駐沙地阿拉伯大使的職位。

在國務院中若涉事例，不信任可能滋長而爲不喜歡或輕視，這類事件演變的結果，遂有對主管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亞瑟頓，以及他的高級助理桑德斯二人作正式訓斥演說的情事發生。

基辛格在中東磋商的紀錄，部分爲哈佛大學研究員蕭漢所得，他對於透過大聲宣讀或設法遞送等方式給予蕭漢資料的人員，曾經數度公開訓斥。

但是涉及這件事情的大多數人，保證他們對蕭漢的取得上述基辛格所未批准的資料，未有給予任何幫助或方使。痲煩可能出在蕭漢有過人的筆記本領，或因爲基辛格對言不由衷的讚美和部分紀錄全文混在一起談論，感到難堪。

涉及這件事的官員之中，有兩位像是訓練有素的士兵，對於正式的叱責，逆來順受，但是國務院的其他官員，雖記得前國務卿的名言：「我不睬希斯那一套」，却發現難忍此骯髒之氣。

基辛格的堅定的支持者，諸如總助埋艾格里堡、顧問蘇南斐德和前副國務卿殷格索等人，造出數點以顯示國務院何以士氣昂揚的理由。

他們說，基辛格最近核准了一項新的「陳訴制度」，循國會的指示，將給予受寃抑的國務院官員較過去更客觀的聽證。更重要的是，將來聆聽受寃抑官員陳訴的委員會，將由國務院以外的人士組成。

他們說，基辛格也鼓勵使用「異議途徑」。根據這種制度，美國駐外官員塞浦魯斯外交官包雅特來自塞島的這類報告，眾院情報委員會稍後會要求調借，未予照准。

他們說，維持外交人事結構的金字塔形「剔除」程序的衝擊力，已爲更適當的恩俸制度和「不勝任」遷調制度的愈爲從寬應用而告緩和。

蘇南斐德先生力辯說，基辛格身邊，調集了「比任何一位從前的國務卿更多、更具活力、更具才能的高級外交官」。據蘇南斐德說，此二十至二十五位最敬業的官員，分在國務院六樓和七樓辦公，分担「外交行動的實質業務」。

大多數的情況是，由於他們的觀念，能言善道、或者是主動辦事的精神，會引起基辛格的注意而獲得垂青，將他們從較低級的地位，迅速晉升，凌駕於他們的同事之上。

蘇南斐德指出的例子中，有從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副館長任內調爲主管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特曼；和前駐高棉大使館秘書，嗣經基辛格內調爲主管財經事務助理國務卿，最近又外放爲駐加拿大大使的恩德斯等。

還有，前在國務院政策制定部門担任次要工作的路易斯，不旋踵而晉任主管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而艾格里堡在調任僅次於權力中心的國務院總助理前，不過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基辛格的隨從秘書而已。

沒有人會否認上述和其他爲基辛格所賞識而平步靑雲的人物的功績。但是這種情形，再度爲批評者抱怨，太多的權力集中於基辛格的親信之手。

蘇南斐德承認，基辛格可能會「專制、作威作福和衝動」，但是他力辯，在工作會報上，基辛格亦會將民主的精義和這些特性混合用，如同在大學的研究討論課程中一般，將所有觀念都激發出來。

但是，基辛格沒有獲得欣賞的其他外交官，像美前駐摩洛哥大使，在四月間結束了他的外交生涯的紐曼，却有完全逈異的看法。

紐曼大使說，「痲煩的是，當每件事情都變成「唯我獨尊」之時，人們非成即敗，毫無居中的餘地。」他發現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缺乏穩定性和把握方向的能力」。

他說，由於最高當局所獲得他的情報，並不比一小撮隨從人員爲多，於是處理得很糟，反覆無常，窒礙重重。

另一位退職大使叙述美國駐波斯灣地區一次使領舘舘長會議的情形，當時基辛格要求與會人員對某些項目提出報告，旋即作結論說，波斯灣酋長們於巴勒斯坦並無興趣，與會者均無異議：只有駐卡達大使的年輕大使派嘉尼里開始高聲提出忠告，他獨持相反立場，他認爲巴勒斯坦問題，在所有波斯灣酋長國的政策中，的確是一項基本的動因。

基辛格於會畢離去之後，據該大使說，席斯科即詢問派嘉尼里大使，他何以要頂撞基辛格。該見證人引述席斯科的話說，「你不該這樣做，你該知道國務卿不喜歡這樣」。

（原載於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柏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特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刼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太陽剛剛下山，在舊金山的教會區，也就是當地墨西哥人和美國人的活動中心，街燈剛剛開始亮了起來。兩個男人沿着那條叫做「教會街」的大馬路，經過了一排小酒館、小飯店、和賣汽車零件的店子。

這兩個人走到一家酒吧門口，發現裏面幾乎沒有什麼顧客就走了進去。店裏面只有三個中年的工人，用看起來很熟悉也很舒服的樣子靠坐在長長木頭櫃台旁邊的高凳子上。酒吧後面有一張桌球檯，並沒有人玩球。大門口的點唱機正撞放一支法蘭仙納度拉所唱的歌。

這兩個剛進來的人叫了啤酒拿到角落裏一張空桌子上。威廉．哈瑞斯，一個矮小結實的前海軍陸戰隊士官長，在「共生解放軍」裏稱之為特苛將軍，要求和柏蒂．赫斯特最後再見面道別，可是那個[illegible]後來又變成同志的柏蒂並沒有到。因為她心裏有太多悔恨和不滿的情緒，就連這最後一面也不肯見，她永遠也不要再見到哈瑞斯。

柏蒂跟共生軍逃亡

來的是她的男朋友和代表，史提夫．蘇里亞。「我們要離開這裏了」，他對哈瑞斯說：「這個月底我們就要走。也許開車到俄勒岡州，從我一個朋友那裏弄幾張新的身份證，然後我們要再回東部去。」

赫斯特和蘇里亞希望能夠在波士頓定居，計劃在那裏找個工作，重過既不緊張也沒有暴力的生活。柏蒂希望能夠加入女權運動的團體，從事集會結社的工作，兩個人都想要重新考慮他們的未來。

哈瑞斯一直聽着蘇里亞談話，沒有多說什麼，也沒有表示抗議。

兩個男人喝完了啤酒，站起來握了握手。他們沒有計劃或是安排再聯絡的事，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彼此還會再見面。

一個禮拜之後，他們都進入了監獄。

錯誤從柏克萊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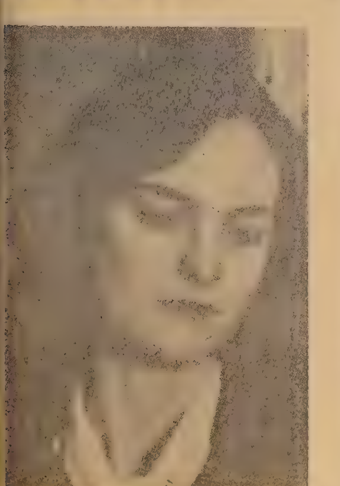
史提夫．蘇里亞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到柏克萊來的，當時他只有二十三歲，在大學裏退了學，攪政治也還是個新手。他十幾歲的時候曾經是足球和運動健將，生長在加州的巴摩達里，那個小鎮在洛杉磯的東北方，靠近莫傑福沙漠的邊緣。他十九歲的時候離家，進了賀波德大學，那所大學的規模很小，位於加州北方的紅木林裏。他在那裏唸了三年的社會學，後來因為不能再繼續參加田徑隊，就退了學，也沒有拿到畢業文憑。

他的姐姐，凱西，當時是二十四歲，住在柏克萊，是個很認真的攪政治活動的人。一九七〇年，在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裏，學生有過一次為期

閒話之後，哈瑞斯表示他和他的太太艾茉莉，準備留下來。

「我們不願意放棄，我們會找到其他的人來幫着我們幹掉那批豬玀。」雖然他手下的軍隊現在只剩下兩個人——支持他們的人也跟柏蒂一起離開了——哈瑞斯還認為重整「共生軍」是他最優先的工作。

那時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的第二個禮拜，在哈瑞斯夫婦看起來，他們和柏蒂十九個月來的逃亡生活顯然就要告一結束。不過哈瑞斯對她要走的這件事情就這



柏蒂・赫斯特

一週的暴動，還把美國銀行設在學校裏的分行一把火燒光，當時她就正在那裏主修英文。

那一次的事件對凱西和她的男朋友，詹姆斯・齊爾歌在社會意識上有決定性的改變。比凱西小一歲的齊爾歌在兩位數學的加法心算上有很驚人的能力，可以快過小型的電子計算機。他在靠近海邊的聖塔巴巴拉加州大學主修的是經濟。

詹姆斯帮他女朋友的弟弟安排了做油漆房子的工作，這原是詹姆斯自己學會的一份兼差，現在就交給了史提夫。史提夫很肯做事，不過不求上進。他很喜歡安逸的生活，雖然他對於越戰也並不太喜歡，却更喜歡抽大麻、喝啤酒，跳舞作樂，而不喜歡討論政治。在一九七二年凱西和詹姆斯爲他們那羣對政治有興趣的朋友所組織的一個團體裏，每個人都認爲史提夫是一個很溫呑水似的，叫人受不了的人。

那一羣人裏包括了一個二十三歲的安琪拉・艾烏德。她出生於紐澤西州，畢業於印地安那大學，和凱西一起在一家舊金山的餐廳裏當女招待。

史提夫・蘇里亞

治討論團體的熱心份子，不到一年，她就開始和一些更加激烈的團體來往，最後參加了一個常到州立監獄去看黑人囚犯的白人小組織。

凱西和齊爾歌都覺得安琪拉是被她那些不講道理，只會花言巧語的朋友所騙；對她的這種改變，他們雖然還很能容忍，卻覺得很失望。「這段時間過了就會好的」凱西對其他的人說。可是過了一年，在約瑟夫・雷米諾和羅素・李德，這兩個凱西和詹姆斯因爲安琪拉才認識的人被逮捕之後，他們才知道她已經成爲曾經暗殺了附近俄克蘭地方一名校長的「共生解放軍」裏忠心耿耿的一名士兵了。

凱西，詹姆斯和史提夫密切注意着有關「共生解放軍」和赫斯特綁架案新聞的發展，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以及對安琪拉安全問題的担心混合在一起。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們在電視新聞裏看到播映洛杉磯所發生的那次槍戰，安琪拉和其他五名共生軍分子都被當場打死。他們覺得很悲哀、很憤怒，却無計可施。

爲了紀念安琪拉和她被殺死的同伴，蘇里亞姐弟和齊爾歌在柏克萊的一個小公園裏組織了一個示威大會。這次示威是史提夫第一次政事上的工作，他打電話給他的朋友，把海報張貼在校園裏的佈告版上，還帮着佈置會場。這次紀念大會吸引了幾百個人子的注意。

柏蒂・赫斯特和威廉・哈瑞斯，以及艾茱莉・哈瑞斯正在躲着全國警察的追捕。舊金山灣區的一些老朋友都拒絕收容這三名逃犯。他們在絕望之下只有找凱西・蘇里亞帮忙。

他們的要求使凱西和詹姆斯感到進退兩難，他們自認爲是左派，可是並不是像「共生軍」之類的武裝游擊隊。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柏蒂和哈瑞斯夫婦，但哈瑞斯兩夫婦和安琪拉從大學開始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如果拒絕收容這三名逃犯的話，也可能使他們遭受到和安琪拉同樣的命運。

凱西和詹姆斯把史提夫找來商量這件事，他們很勉強地決定在那三名逃犯能逃離灣區之前暫時收容他們。兩個禮拜之後，逃亡的機會就來了。兩年前凱西和詹姆斯認得一個叫傑克・史高特，專門搅運動的人，從紐約飛到柏克萊打算開始寫一本有關「共生軍」的書。史高特答應出錢讓他們逃到東岸去，以交換供他寫書用的材料。

那年夏天過得很平靜，然後在九月份從賓州打來了一個很緊急的電話。打電話來的是威廉・哈瑞斯，他解釋說史高特因爲書沒有寫成就把他們丟了下來，這三個人又再需要帮助，以逃過警方的追捕。哈瑞斯要求柏克萊的這羣人成爲「共生軍」地上的支持者。

凱西和詹姆斯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們找了史提夫，他的小妹妹約瑟芬，還有其他幾個朋友，經過幾天的討論之後，他們採取了一個折衷辦法——犯，可是他們不參加共生軍。

亡命天涯風聲鶴唳

到了九月底，他們給那三名共生軍的殘餘份子找到了一棟「安全的房子」。他們凑起錢來付每個月八十美金的房租，另外每個月還給他們四百美金，讓他們買吃的、穿的、梳洗用具，以及出門時候所用的偽裝。

他們所躲藏的房子是一棟很陰沉、很破爛的兩家共住的單棟房子，在灣區以北九十分鐘車程的聖卡門多。房子裏一共只有三間小房間，房裏的電燈連燈罩也沒有，所有的傢具只是一張破沙發椅，兩塊二手貨的床墊，和一架取暖用的老式煤油燈。廚房裏又黑又臭，而且不斷有冷風吹進來。

那一間睡房——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都得睡在一起——是唯一比較暖和的房間，位於這棟房子的前方，距離第八十號公路不過五十碼遠。公路上有一塊隆起的地方，卡車走過的時候都會使整個房子震動不止。

他們必須習慣於這種沒有私生活的日子——這種生活哈瑞斯夫婦要比柏蒂容易適應得多。夏天在賓州的時候，她能夠很自由的出去散步或是游泳，可是在這裏，唯一的休閒活動只是看書。

回到城市來的生活又使他們感到緊張起來，到戶外就會要跟鎮上的人見面，就可能有被人認出的危險。初到聖卡門多的時候，有一次出去買東西，一個女人攔住了柏蒂，很大聲說道：「妳看起來好像柏蒂・赫斯特。」她當時慌張得差點就洩露了身份。

（未完）

打仔明星・經常出現「武打」鏡頭

王羽發蹟史・就像演戲

劉南蘭・徐守恕

「打仔明星」王羽由港返台後，使得杏花閣酒家兇殺案昇到最高潮，及至警方偵訊結束後認定王羽涉有教唆殺人罪嫌，後送台北地檢處法辦，後以五萬元交保，又爲本案帶來了迴峯路轉的局面。

王羽交保，這不能意味著他沒有事了，根據警方移送書指出，王羽對於唐松雄冒名頂罪及教唐松雄使用槍枝方法等事先參與，均供認不諱，所以警方依涉嫌教唆殺人，危害公共危險，僞造文書罪嫌移送地檢處偵辦，檢察官准以五萬元交保，並不是無罪，而他沒有逃亡，串供之慮，所以交保候傳。

窮困潦倒・一片發蹟

對於王羽言，他自窮困潦倒，以致發蹟，一直演變到現在因案受人注目，受人指責，可說是經歷了一段曲折過程。

王羽，原名王正權，江蘇人。其父親在上海時經營木材業，兄妹中，王羽排行老大，在大陸時，王羽攻讀建築工程，由於從小喜好運動的關係，所以，在學校時是游泳名將，由於經常游水，而使得耳膜受傷，因而王羽的左耳有些重聽。

大陸赤化，王羽到了香港，沒有繼續求學，十年前，邵氏招考「虎俠殲仇」男主角，王羽錄取，因而走上了演員這條路子，以微薄的月薪，陸續演出了「江湖奇俠」、「琴劍恩仇」、「邊城三俠」、「斷腸劍」……一部「獨臂刀」在港賣了一

從此王羽成了邵氏的「天之驕子」，在影片的排名上均「掛帥」主演，聲勢睥睨所有女演員之上，並且扭轉了影圈由來已久「陰氣」爲重的傳統，成爲邵氏「少壯派」演員中之「上駟之材」。

鄒文懷與邵氏交惡，帶了羅維、王羽離開邵氏，邵氏以王羽未滿期的合約影印本向香港及台灣的法院提出告訴，王羽因爲香港訴訟官司一直未了，因而隻身來台打天下，在忠孝東路覓屋定居。

國際聯邦先以一萬美金簽王羽拍「黑白道」，但是聯邦深恐邵氏不放過王羽，因而付了定金的「黑白道」卻遲遲未開拍。

導龍虎門・鴻運當頭

王羽在這期間拍的二部戲先在香港上映了，賣座成績相當不錯，於是邵氏公司把王羽在邵氏最後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龍虎門」推出上映，該片在香港賣座高達二百多萬。

也許是王羽鴻運當頭，由於「龍虎門」的賣錢，台灣片商也顧不得他有官司在身，紛紛找其拍戲，王羽的身價也由港幣六萬元漲到十五萬，林翠就在此時肚子懷着老二，手中抱着老大，由港來台定居，王羽也早、中、晚三班拚命地拍戲賺錢。

一九七一年王羽接了「黑白道」、「戰神灘」、「一夫當關」、「秋瑾」、「威震四方」、「劍」、「英雄胆」……等近二十部戲。收入當然也頗爲可觀，於是在陽明山仰德大道興建了一座美侖美奐的別墅，一九七二年，王羽及林翠和三個女兒，即遷進了新居。

遷進陽明山新居之後的同時，也許是王羽的精力有限，亦或是獨立片商粗製濫造，王羽在軋期的情形下，片子無法如期拍完，信譽因而受損，加上文藝片的適得抬頭，王羽主演的片子在各地的賣座都受了影响，王羽的片源因而枯歇，步入了強弩之末的頹境。

主觀極強・逢場做戲

王羽由於工作的關係，不時與片商及友好在外應酬，王羽「男性主觀」又極強，認爲男人在外辛苦賺錢，逢場做戲是理所當然的。

儘管當王羽在外逢場做戲，但是對於家庭、孩



王羽爲「貴妃」而牽涉杏花閣血案。

子倒頗當盡責，據悉王羽拍戲的片酬，完全由林翠全權處理。

在台時，林翠有幾位較為親密的女友，後遷居陽明山走動，林翠長時間帶着三個孩子守着諾大的房子，加上王羽的風風雨雨也時有所聞，每到中宵更有落寞之惆悵，子夜踟躕，冷落之感長駐於心頭。據悉這是造成王羽夫婦分手之遠因。

飽受老拳・林翠下堂

林翠下堂求去之近因，是在某日夜晚，王羽夫婦參加友人宴會在歸家途中，王羽駕著車子，並帶有三分醉意，由於口角的產生，於是林翠反唇相譏：「別得意，你還沒有兒子呢！」王羽隨即揮手打了林翠，第二天林翠到醫院驗傷，並拿了一紙驗傷單。

這一打，多年的夫妻感情即付諸流水，林翠乘王羽在澳洲拍「直搗黃龍」回港時，就帶著三個女兒去了香港。並請了律師通知王羽，而這紙驗傷單即成了林翠與王羽日後離婚之最大憑據。



杏花閣喋血案的證人「貴妃」，雖被發監服刑，但仍然風姿綽約，出庭作證。

王羽雖然一再地努力挽救這段瀕臨破裂的姻緣，但是終因林翠提出的條件是王羽必須從此退出影壇，舉家遷居美國，王羽未為接納。前年的十二月二十八號，在香港中區某律師事務處，辦妥分居手續，去年的六月二十三日，香港法院批准了王羽與林翠離婚的申請。

「人似春歸挽不留，事如夢斷無處尋」。想當初林翠由於自己的年紀較王羽大許多，深怕與王羽交往，不能白頭偕老，感情包袱矛盾心情交織牽纏，林翠極欲擺脫這糾葛，於是毅然飛英與友好「愛琳」共同投資開了家餐廳，就在林翠到達倫敦的第二天，王羽亦追到了倫敦，林翠對王羽的癡情感動得不可名狀，於是在異域——倫敦訂下了海誓山盟。

八年前的生死不渝，何日、何年，……落到今天令人扼腕的地步，悽愴的往昔，眞有夢如人生之感。

「直搗黃龍」一片上映後，王羽走紅澳洲，聲譽又再度建立，其為第一公司自編、自導、自演的「獨臂拳王大破血滴子」近在港台的賣座相當不錯，眼看動作片復甦，王羽行情又再度看好的時候，卻不幸發生了杏花閣喋血案件，這對王羽今後的事業不能說沒有相當的影響。但是人往往在舉步之際，誰又能料到下一步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武打鏡頭・經常出現

在王羽整個生活中，一如其演出之影片，經常有「武打」鏡頭出現，充滿刺激，王羽自港返台後，小吵小鬧，幾乎是每天都有的家常便飯，這些都算小事，所以也不足以道出，而他最近所鬧的「轟動」事件，這一年以來，至少有以下幾件；

——在台北市第一飯店的客房裏，因點小事而持刀殺傷一名香港旅客，由於這位被殺傷的旅客，在港台都是黑社會中的「聞人」，所以這件事發生後，沒有透過治安單位處理，而由台北一家舞廳老板出面調解，私下和解了事，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去年八月二日凌晨，有影視歌三棲之稱的女明星藍毓莉，和男歌星陳彼得，台視樂隊指揮翁清溪，在華國大飯店十二樓夜總會吃宵夜，王羽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不知何故，一下子拳腳交加，把翁清溪打成重傷，陳彼得則被打得跪在地上。

事後，翁清溪告到台北市中山警察分局，但是，警方尚未開始偵辦，翁清溪已將被告訴書撤回，和解結束。據圈內人說，受傷不輕的翁清溪，並不是在心甘情願的心情下和解的，而是受到與王羽關係深厚的「黑社會」人物出面調解，所以翁清溪不得自認倒霉。

——今年三月間，王羽在一家餐廳吃宵夜時，突然有三名年青人走到王羽面前，手持利刀猛刺，王羽以手臂擋架，臂部受傷頗重，他的兩個吃宵夜的朋友，則受傷甚重，都送進醫院醫治。

這件血案也沒有報警，所以台灣知道的人不多，但在香港電影圈，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也是為香港各報影劇版的「重大」新聞。

王羽被砍還僅只有一個多月，臂傷痊癒不久，便又發生了「武打明星」大鬧杏花閣酒家的新聞，眞是令人遺憾。

王：江青同志，你今天找我和文元、東興到這裏來，是有甚麼特別事？為甚麼要神神秘秘地採取複雜的保密措施？

江：唉，大家坐下來慢慢談。

汪：夫人，我看你有點疲倦，要不要先休息幾分鐘……。

江：不用了。我的疲倦，休息幾分鐘也不能恢復。我今天找你們，主要是商量一個問題……我們大家都在想的一個問題，萬一主席不能……，乾脆說吧，萬一主席死了，我們怎麼辦？（靜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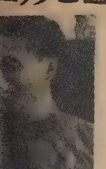
姚：主席吉人天相，不會……不會……（靜默）

汪：唉，當然是……不過你們兩位還不知道，今天下午夫人得到醫生密報，主席的體力衰弱得很，雖然也可能好轉，可是就一般病例來說，多半是逐漸發展到彌留狀態，隨時會不能維持。

江：如果主席健康好轉，當然是最好；我是要問你們：萬一不能好轉，我們怎麼辦？

王：咱們可以找大家商量一下。要不要叫春橋、國鋒——

江王姚汪





：而春橋就第一個會動搖。他們兩個可以和走資派妥協，我們幾個人能嗎？他們向走資派投降以後，也許還可以做總理，副總理，我們投降以後做甚麼？

姚：夫人，咱們當然是不能投降，不會投降，所以我看還是商量一下你方才提的問題：「我們怎麼辦？」你的意見是怎樣？

江：唉，說實在的，我這時心裏很亂，拿不定主意。通常這種大事當然是請示主席，可是現在很難請示。我曾經三次婉轉地向主席提出這問題。第一次他似乎沒聽懂，睜開眼睛問

未必能發動起來；發動了也不容易控制，可能搞得比文革期間更亂；而如果亂起來，軍隊就得介入，豈不是又搞出一批林彪、黃永勝？

姚：而且現在軍人如果有機會搞「三支兩軍」，恐怕是「支右」而不是「支左」。

江：是呀，所以再搞文革是不行的。如果就在黨內進行合法文鬥，也是沒有把握。

姚：理論戰綫是不成問題的——

王：眞要鬥起來，是「槍桿子出政權」；你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論也講不清。

將來成敗，就全靠東興同志了。（靜默）

王：我們以前研討這個辦法，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顧慮，恐怕一下亂得不可收拾，俄國人會趁機打過來。現在不怕有這可能嗎？

江：只要我們行動迅速準確，俄國人就來不及動手——而且，我現在顧不得那麼許多了。（靜默）

汪：這方面的行動方案，我當然早有準備，可是這種事情自然難有絕對把握的。我們安插在他們身邊的人

（赤）（足）（集）

沙翁

沒有　一些青年，星期日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討論「天安門事件」，事前的標貼之中有一個問題：「中國人民有集會示威的民主權利嗎？」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意思，要回答，也極其容易，曰：沒有。強調一點說：「從來都未曾有過。」再詳細點說：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中國人民，從來未曾有過集會示威的民主權利。別說集會示威了，在統治嚴厲之際，偶語尚且要棄市，還論甚麼示威、集會哉！再嚴厲一點，不必宣諸於口，連腹誹都是有罪的。中國人民從未有過集會示威的權利，那是可以肯定的一個答案了。

策劃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示威集會的權利，自古已然，於今尤烈。不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老百姓要根據自己的意思來集會、示威反對當政者，大陸有「懲治反革命條例」，台灣有「勘亂建國條例」，不到你亂來者也，倒還是在香港，只要警方恩准，還可以在維多利亞公園，呼叫吶喊一番，這可以說是中國人在歷史上享有的最大自由了。中國人民沒有根據自己意願來集會示威的權利，但是在統治者的策劃之下，集會示威的規模之大，簇旗如海，却是世界之最。當年毛澤東檢閱紅衛兵，也是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者有五十萬人之多哩！

革命　中國人民雖然從來沒有集會示威的民主權利，可是有一樣權利，却是統治者無法剝奪的，那就是有拚命的自由。拚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中國人民，有革命打天下的自由。歷史上，從普通老百姓，革命打天下，打到了變成皇帝的，不知有多少。只不過那些人自己當了皇帝之後，最致力的事，就是防止他人革命，所以變成惡性循環，幾千年下來，防止革命之法，日積月累，成為世界上統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再想革命的人，自然越來越難，這是中國人民的悲哀。所以，中國只有武裝革命，沒有民主示威這回事的。

青年　那些在維多利亞進行「天安門事件」討論的青年團體，被香港的報章稱為「新左派」。這個稱呼相當令人莫名其妙。或許是因為這些青年團體以往的一些行動，有點類似左派，但是他們又不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才冠以一個「新」字。這些青年團體，以往給人的印象，頗有受中共牽綫之嫌，但是這次他們將天安門事件公開提出來討論，並且問出「中國人民是否有集會示威的民主權利」這樣的問題來，可知他們必然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中共的同路人，碰到這種事，不論平時態度如何激烈，也只有縮起頭來扮烏龜的份兒。（轉載明報）

大計記



江：你這個人怎麼老是長不大？如果可以找他們，還用你提醒我！

汪：夫人別生氣，慢慢講。洪文同志，你對春橋的問題大概不夠了解；不過現在不必談這件事了。

江：我告訴你好了。去年我們查到他和周恩來有一次秘密談話，我很不開心，就用話諷刺他一下，看他怎麼樣反應。他警覺性倒很高，馬上很技巧地解釋說，周恩來找他，他想看看老周要甚麼把戲，就和他見面，結果老周淨跟他講一些外交和經濟問題，他說事後他覺得這次談話無關緊要，所以沒有向我彙報。他這個解釋我當然不滿意，可是也只好算了，追究下去沒有好處。

王：原來他……那麼國鋒呢？

江：國鋒……國鋒是我們的好同志。可是你要明白，照目前的安排，一旦主席不在了，國鋒就是接班人。他會有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打算。（靜默）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到主席不在的時候，萬一我們和走資派鬥爭居於下風，國鋒會以「顧全大局」的姿態出現，實際要我們妥協投降

王：主席叫你拿主意，你就拿主怎好了。

江：我可眞想不出好的辦法。我心裏只恨周恩來！那時候我們老以爲他很快就要死了，可是他又多拖半年多，我催主席早些對老周下手，可是主席總是說：等等吧，他快完了，主席估計老周死後我們再有一年時間就可以佈置得差不多。沒想到老周才死四個月，主席自己的健康就開始惡化，眞是……。

王：他媽的周恩來這——

汪：現在檢討過去也是無益，問題還是將來怎麼辦？

王：咱們再發動紅衛兵怎麼樣？

江：我想過了，恐怕很難。首先可是基本上還是那一批人，到我們和走資派鬥爭激烈的時候，這些軍人還是會聯在一起和我們作對。至於筆杆子，雖然現在抓得穩，但這是靠主席的威望。主席如果死了，走資派當然會打着紅旗反紅旗，也搬出一套理論，說是毛澤東思想：那時候我們誰能夠發出「最高指示」把他們壓下去？

王：說了半天，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麼辦？總不能到中委會去跟他們鬥呀！

江：中委會是他們的天下，政治局他們也佔一半，如果我們這邊有人倒戈，他們也會佔多數。我想我們唯一剩下一條路，就是「八三四一」！可能有一部份靠不住，靠得住的人也可能身份已經暴露，在緊要關頭被他們下手除去，而且，突發行動自然有可能出毛病，比如印尼共黨那次政變

王：你別淨強調困難了，如果只有這一條路可行，我們就「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吧。你的具體計劃怎麼樣？

汪：這個……我想不必在這裏討論細節吧。

王：甚麼？你連我都不信任？難道你只信任主席和夫人？

汪：（陪笑臉）嘿嘿嘿………。

（轉載星島日報）

記澳洲張三

項莊

有一位澳洲華僑，姑稱之爲張三，受過高等教育，僑澳多年，名利俱全。澳洲政府雖然一貫執行白澳政策，然並不包括才財兼具的有色人種在內，曾一再示意歡迎其入籍澳洲。然而張三是個愛國之人，堅持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並且希望在澳洲出生的兒女亦能以中國公民的身份終老。

華僑當然以大陸爲故鄉，故鄉既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自然而然的就向中共政權認同，那是順理成章的。

張三的認同始於六十年代初，每年必邀約外商回大陸參加交易會，其立場爲愛國第一、貿易第二，比香港的紅肥貓們前進得多。

但他參加了這一次春季交易會後過港時，忽然態度大變，向友好聲稱「中國絕對沒有希望了」，表示回到澳洲後立即辦理歸化手續，寧作異鄉之鬼，而且從此再也不去參加交易會了。他說的理由是：雖然從來沒有滿意過大陸的所有情況，但多年來竭力維持着「將會逐漸轉好」的希望，希望化作了感情，感情支持着思想，好比慈母賢妻之於浪子；然而忍耐已到最高限度，何況這次所見所聞，處處不進反退，等於浪子的自暴自棄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不必再盼望他回頭了。

唯傷心人乃有此傷心之論，而此心既傷，女媧難補。而且那不是張三一個人的事，傷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心，不但包括右中左諸色人等，也包括了執行傷人之心措施的統治者——眞正傷人心者自己亦必傷心，何況凡傷人心者多半人亦傷其心，種因得果，世事就是這樣輪迴。

大體言之，中共大傷中國人之心前後三次，第一次是三面紅旗，第二次是文革，第三就是最近這一次反右傾翻案風。其餘如一面倒，如三反五反，如鳴放陽謀，雖亦傷心而爲有限度的，因到底還有其情有可原處，而且未嘗不可以補救。上述「三大傷」則一次比一次無理可喻，一次比一次私字當頭，若竟有人仍寄幻想於將來，這人可謂心腸似鐵了。

澳洲張三雖然做了外國人，但不可說他不愛中國，正因他極愛中國，才由於極度失望而決絕，否則大可扮演愛國華僑到底。

（轉載明報）



涿鹿·北海·涵谷關小考據

向晚

涿鹿：許多著述，甚至教師參考書，多把涿鹿指爲河北中部的涿州或涿縣，因爲涿州出名，這實是大錯特錯。涿鹿就是涿鹿，在今河北，平綏路經之地。距北平西北約二百里。這地方不僅是黃帝打敗蚩尤之處，也是黃帝建都所在地。在抗戰前，此地尙保存黃帝廟，蚩尤城（註），在上谷地方志，曾有詳細記載。更可注意的，這一區域（宣化府）各大墳墓的東北角並皆豎立「軒轅黃帝之位」的石碑。我注意南方各地墳墓，却皆無此等事。

齊國發源地：姜尙（子牙）是商朝紂王時代人，大學者、政治家，見紂王無道，乃隱居於渭水河一帶，以漁樵爲業，在今西安以北。無意中，周文王遇到他，遂仕於周。文王既沒，又佐武王誅滅了商紂。因姜尙有功，武王乃把他封於山東營丘，今昌樂縣東南，國號齊。姜尙成爲齊國開創人。

王次仲：中國文字改革家、隱士。隸書通稱爲程邈所創，其實這是錯誤了，眞正創造隸書者，原爲王次仲。據古志上谷延慶州志鄉賢首條載：「王次仲上谷人也。（按上谷郡也稱北郡，秦制，今稱河北宣化府）性能窺測造化，變通無窮。隱居庸山（延慶州南山）中，祿爲不仕。上古蒼頡觀鳥跡制書，歷代用之。然其文繁，學者難焉。次仲用其意，更爲隸法，簡便徑直，急速可成章。時秦方燔書，廢古訓，官獄多事。始皇得次仲書大喜，遣使三召，次仲皆辭不至。始皇怒，因令下柱（按地名）程邈增損其書行之名，曰隸書。後者遂謂隸書爲程邈所造，蓋本於次仲云」。

正文之外，尙有小學附註云：「宣府鎭志云水經載次仲變蒼頡書爲隸，秦始皇三召不至，令監車送之。次仲化爲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隆慶（按即延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焚坑時，天下必不可仕，託所以遁世乎？或使者姑曲爲之詞，以避時之峻法乎？吾懼儒生曲士以此傳爲好異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按次仲變爲大鳥，落翮山中，當必爲使者編造，無疑。觀徐芾事可知。

蘇武北海牧羊：今人僅知蘇武北海牧羊，但不知其他。貝加爾湖，在今蒙古之北，蘇聯西伯利亞鐵路即橫貫其南。每次火車行經其地，皆作停留，以讓[illegible]建築一座蘇武小廟，廟內放一木牌，上書「漢蘇武大將之靈位」。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之事。蘇武廟的建築，我想不是當成吉思汗時代，便是康熙時代，因爲中俄關係以此兩時期最特殊。

貝加爾湖是鹹水湖，廣而深，產透明魚。這地方當太古時代，可能是與海栢聯，後因地殼變化，成爲大湖。

從蘇武聯想到李陵，西漢時代匈奴爲患，他倆皆是同出兵攻打匈奴的大將。蘇武幸，被擄後仍能返回祖國，千古流傳其節義美名。李陵不幸，骨肉被戮，身負惡名，只留一篇（李陵答蘇武書），死於蠻夷中。李陵究竟死於何處，一般史書不詳，據甘肅天水地方志載云：李陵墓在天水。意者李陵墓必在蒙古，爲何葬於天水呢？未免令人不解。

須知古代匈奴勢力很大，凡中央亞細亞、我甘肅、新疆、蒙古以北、以東，及俄屬西伯利亞一帶皆爲匈奴盤據之區，並非專在今之蒙古，天水也蒙古人勢力，故葬於此，今根據天水地方志，當然又得一證明。或者李陵原籍在天水，死後移葬於故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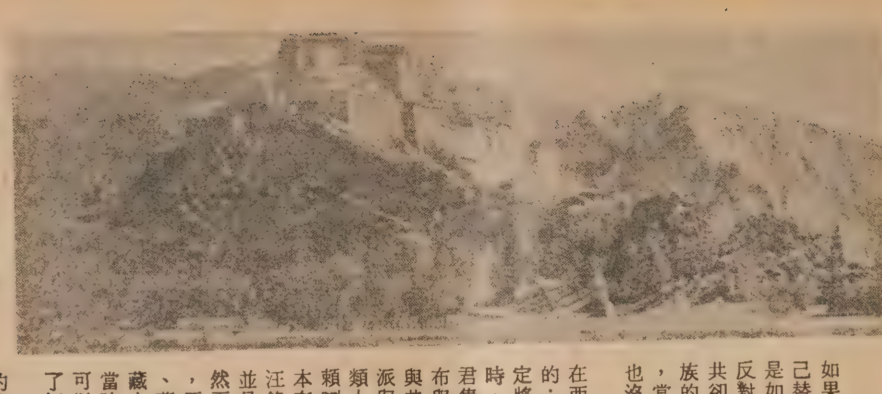
老子過涵谷：這一歷史人皆知之，但這個涵谷究竟今在何處？我遍查各辭典，皆無結果，後在商務版史記註只云「或曰散關」。又在商務版某文註中，說是在繩池。後遇一洛陽老友，洵之。老友說：「涵谷關有二，一是在洛陽西的新安縣境內稱「西涵谷關」，一是在距潼關不遠的靈寶縣內稱「東涵谷關」，皆在隴海路上。繩池固然也在隴海路上，但距靈寶尙差好多站，二者不可混爲一談」。我又問這兩涵谷關目前情況如何？他說，山的形勢還在，但已不成爲關了。

註：古史對黃帝、蚩尤故事很少記載，只見南華經說到黃帝數語，對蚩尤則亦提及。偶閱一本有關太古史書，說蚩尤是從南方的一蠻族首領，從西方侵入西北，以與黃帝部隊戰，蚩尤戰敗云。但今從古地方志（明版延慶州志）說：在涿鹿「有蚩尤城」云：這就奇了！既然有城，必不是短時期盤據，是蚩尤在涿鹿盤據已經有了很長時期歷史，那麼，黃帝必是後來的，要驅逐蚩尤勢力，而大戰於涿鹿。假使此一揣測不誤，豈非此一蠻族早於黃帝前已佔領中國北方？

依據莊子南華經意思說：「黃是一民族的標幟」、「帝是最主要的大神」。古代人多無姓名，或以族或以所居地方爲姓氏，黃帝亦然，以族爲姓，以造車業爲名，軒轅者即造車人，故稱「軒轅黃帝」。

田漢的「文成公主」與西藏

阮文達



藏王爲文成公主所建的布達拉宮

西藏人民又掀起了抗中共怒潮，如果田漢尙在人間的話，他會覺得自己替中共寫的舞台劇「文成公主」，是如何的幼稚可笑，因爲西藏人民所反對的只是共產黨的奴役統治，而中共卻把這問題牽扯在漢民族與邊疆民族的關係上，田漢究竟只是一個書生，當他悔恨自「誤搭賊船」之後，再也沒有時間向國家和人民贖罪了。

「文成公主」這個劇本，是田漢在西藏第一次抗暴運動醞釀之際寫成的；這個劇本的內容，叙述唐太宗決定將「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干布時，朝廷中有魏徵等主和派，也有侯君集等主戰派；西藏內部則有松贊干布與祿東贊等親唐派，也有俄梅勒贊與恭順等反唐派；結果，自然是主和派與親唐派獲得了勝利。俄梅勒贊這類人物，是用來隱射反抗中共統治達賴喇嘛這派抗暴份子，當田漢這個劇本在北平公演時，中共文化特務頭子汪鋒，曾在「人民日報」爲文力捧，並且強調漢藏民族團結之不可分割。然而，這些謊言，欺矇不了西藏同胞，原因是今天的西藏問題，絕不是漢、藏民族之間有了新的隔閡；而是西藏人民不堪中共的奴役、壓搾，田漢當時尙未醒覺，以爲藉「文成公主」可以和緩藏民情緒，其愚昧可以說到了極點。

唐太宗的「和番」政策，使唐代的邊陲獲得了安定；而中華文化之能遠被邊疆，「和番」亦是主要原因之一。拉薩巍峨的宮殿，就是藏王當時爲「文成公主」所修建的；「文成公主」的故事，至今尙爲西藏同胞所歌頌，漢藏民族的結合，也從這時候開始建立；可惜的自唐而後，各代都沒有釐訂出好的邊疆政策，因而漢藏關係，始終是若即若離；但民國成立之後，各民族已經得了一律平等的地位；我們在大陸時候，雖然由於列強別有用心，達賴的態度依然曖昧，但即使英國也不能不承認我們對西藏的宗主權；迨抗日勝利，我們的政府本可專意西北、西南的邊遠建設，而中共之亂又起，遙念邊陲，眞的是不勝感慨。

西藏這個特殊地區，不獨地區環境上與外界隔絕，而且由於信仰也大致相同（西藏人口約一百二十七萬多人，幾乎全是藏族，信奉喇嘛教者佔百分之九十五），共產思想的滲透，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何况全藏尙有十二萬到十五萬喇嘛，這些人都直接接近他們的信徒；中共幹部要想取喇嘛地位而代之，就必須澈底摧毁宗教組織，則必須先摧毁藏胞宗教信仰；而這又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於是，中共就不得不採用武裝鎭壓，鎭壓的結果是藏胞的血流得愈多，怒恨便愈深，這怎麽能使西藏同胞不奮起反杭！

中國這個大家庭，民族與民族的調和，已經逐漸由同化、混合而結爲一體；可是中共政權一天不倒塌，則這一個大家庭的結合，永遠是不可能的。



藏民游牧生活的一斑

從觀衆心理角度分析兩部動作片

林巽

這一期電影，有日本出品的災難片「特快列車大爆炸」，論製片與演員陣容，比幾月前上映的另一日式災難片「海上大騎劫」好，可是賣座情況並不好，反而同期有一部十幾年前在本港公映過的美國電影「龍虎五壯士」重映，賣座情況却很佳。「特」片與「龍」片都屬動作片，前者不但是新片而且製作還比後者大得多，但賣座並不及後者，這是一個值得分析的有趣問題。

「龍虎五壯士」由老牌導演法蘭克南瑪導演。故事敍述一九四四年美軍派五名敢死隊潛入德軍作戰計劃總部，竊攝德軍反攻西歐的作戰計劃。電影紀錄中的五個敢死隊，只因爲他們具有在執行這項任務中的某種特長，所以才被選中的，他們並不是甚麼英雄，每一個人都有小人物可愛氣質。它雖然是寫五個人如何英勇地執行任務，最後任務完成，有三名隊員犧牲了，連潛伏在德軍內部的間諜也犧牲了，然而編導大部份動作場面，都用趣味化的喜劇格調處理。它就加一藉戰爭故事來表現遊戲文章，過程並不如何嚴肅，觀衆明知像影片中的特務戰形式，不可能是眞實故事，但却看得津津有味，沒有過高要求。

瑪嘉烈李這位英國性感女星具有六十年代女人的風韻，在「龍虎五壯士」中演犧牲色相的女特務，卒功成身死。

電影中的德軍特務上校頭子，編導將這個角色處理成爲極端敏感機靈，行動迅速，手段狠毒的人物。就因爲電影將反面勢力提升到最高，才能迫出危機。其次是寫德軍在防備工作上的精細，如通入機密文件的通道如何奇詭，那個作戰計劃司令部的四週圍的電網如何難越，於是才用着一個跳能手先跳入司令部，閉了電路，讓其餘四勇士進去，這其中的鬥智公式，是將雙方智力提到精密的地步來表現。這部動作片，並沒有甚麼打鬥場面，只有摸索、槍戰、突襲與逃亡，完全以精巧取勝。加以將它看成藉突擊戰的故事方式來表現雜技動作亦無不可。

影片雖然有很多犯駁地方，但觀衆若不挑剔，亦無反效果，這都是因爲藝術匠人不誇張英雄氣質，不把英雄人物性格神化，所以才能使觀衆只能在追尋戲劇情趣中去接受。

「特快列車大爆炸」是一部繼「海上大騎劫」後的日本式災難片，由佐藤純彌導演。這部高等電影，部份情節是由「皇家郵船爆炸記」與「騎劫地下車」模仿過來的。電影通過三個日本恐怖分子，由一個工廠老闆策劃，將炸彈放在一輛時速二百哩的特快列車上，那列車當時有一千五百乘客，該炸彈的特性是當快車速度減到時速七十公哩時就會爆炸，換句話說如果列車炸彈拆去，列車是不能停下來的。匪徒因恐保安人員不相信，特別在另一輛貨車中佈下同樣的炸彈發生爆炸，使政府當局不得不屈服。於是整段警匪鬥智過程加上列車上乘客驚擾，正是三綫併行，好不熱鬧緊張。然而這部電影，在觀衆反應上可說是失敗之作，失敗的原因，並不是編導與技巧與特技不夠水準，而是編導處處不忘通過電影情節，替日本民族性優越感賣廣告。電影用不少筆觸，寫日本特快列車在設計上與控制系統上如何現代化。一方面寫日本警方人員如何精明能幹，工作效率如何高，最後是寫三個日本恐怖份子的犧牲精神，每個人被警方追捕時，並不爲自己的性命打算，只爲隊友設想，一個一個壯烈犧牲，有如在作戰中犧牲爲正義而死的英雄。在戲劇效果上，劫匪最後是失敗了，但精神是勝利的，這只有日本電影才有此特色。總之，「特」片中由警方、列車司機、劫匪，沒有一個眞正失敗的人，每一個人都只有被擊倒，不會妥協投降。因此中段警方答應將五百萬美元給劫匪時，但仍然不會以先救一千五百乘客爲重點，處處冒險截擊劫匪，這一點寧願犧牲，不甘失敗的表現，完全是日本武士道精神下的產物，因此這部災難電影，在編導匠人的潛意識裏，並不只爲賣弄戲劇效果與刺激性而拍的電影，事實是藉着電影販賣日本民族意識的膏藥，它表現出日本民族是絕對不妥協亦不屈服的民族。這也許是不忘吃原子彈而無條件投降的屈辱，由自卑感與自大狂心態作祟而流露出的精神狀態。

即使是動作片，但只要電影人物精神氣質，完全沒有謙虛的一面，處處不忘表現傲慢與自大，觀衆當然是沒法起共鳴的，而且人物氣質的傲慢，使電影風格成爲過份嚴肅，欠缺小趣味與幽默感，這也成爲娛樂性的大



瑪嘉烈色誘，蓋世太保詐顛納福。

忌，日本電影不只這一部有此缺點，它可說是日本電影常見的毛病，他們所重視的娛樂性，只是英雄式的悲壯情調而不是生活情趣。這是日本電影沒法打入商業電影世界市場上的主要原因。

論電影，「龍虎五壯士」是舊片重映，「特快列車大爆炸」是新片，論格調，後者更是時下流行災難片，前者是過時的特務戰電影。論製作，前者沒法與後者相比。可是爲甚麼在賣座情況中，以及觀眾反應中，後者卻不及前者，這是拍電影的人值得分析的問題。

通常電影匠人看那一類型電影收得，那一類電影不收得，卻憑一些表面的資料來作依據，很少從觀眾心理去檢查，其實人是心理動物，觀眾喜愛技藝超凡而性格隨和的英雄，更喜歡英雄的平易可親得有如普通小人物，而不喜歡小人物裝腔作勢逞英雄，西方電影中的人物，不論是大將軍或大情人，編導得千方百計使那人物幹驚人大事的空隙時間，將他丑化一番，使他爲生活情感更接近觀眾。如果看過「騎劫地下車」尙有印象的人，，不妨將「騎」片中的保密局長與「特快列車大爆炸」的保密局長的人物氣質拿來比較，就可以找出日本電影在世界市場上無法抬頭的原因了。

「特快列車大爆炸」時的驚險場面及乘客驚惶失措情景。

電影評論

有限與無限

思果

世界上再沒比把小說拍成電影更自然的事了，這好像把呢絨綢緞拿來做衣服，製片人固然找人寫電影劇本，但小說這個園地是他們的眼睛不肯一刻離開的目標。

我個人看這種電影的經驗是失望的，狄更司的若干小說，都拍成了電影，不能說電影失敗，憑良心，這些電影都很好，由第一流的脚色扮演，如朗諾・考爾門主演的「雙城記」；阻歷・肯尼斯主演「賊史」，都是水準很高的。但比起小說來差得太遠了，失望之慘，很難形容。第一，書中的人物變得聲色大減；第二，書中許多奇妙驚駭，不是完全不見，就是大打折扣。照司文朋說，「大指望」是狄更司寫得最好的一本小說，但我看電影拍得最失敗的似乎也是這本小說，書中的故事變呆了，人物變小了。尤其是末了一段的驚險，相差尤其很遠。

不過把狄更司的小說拍成電影雖然叫讀者失望，把「紅樓夢」拍成電影卻簡直叫讀者憤怒。我碰到過不少的人提起這件事幾乎頭髮都要上指，要服鎮靜劑才行，假使動員全中國的人力，要找齊紅樓夢中的人物，恐怕都辦不到，如果西方也有一部這樣的小說，也有同樣的男女戀愛觀念，荷里活全盛時代拍不拍得出都是問題。曹雪芹已經在中國人心中造出了一批典型人物，不必說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主角，就連書中極平常的人物如賈政的淸客，替秦可卿看病的張太醫，都有特色。狄更司、曹雪芹的書沒有多少可刪的筆墨，一刪就割去了肉（這個肉字，廣州話裏用得最出色），電影不得不刪，這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小說家的筆在讀者心裏已經塑造了有血有肉，有精氣神的人物，讀者有多大的想像力，那些人物就有多美、多聰明伶俐、多正直勇敢、多奸邪，跟親眼看見過，親耳聽過他們談吐，親手接觸過一樣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一樣。可以跟任何拍出來的電影「實地」比較，沒有一個活人能夠符合億萬人心中的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一個林黛玉已經叫製片、導演束手無策了，何況有幾十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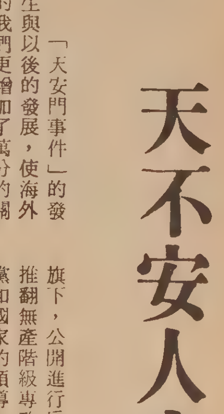
電影和小說的大分別就在這裏：電影不管多奇偉瑰麗，總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再多一分；好小說的境界是無限的，作者憑想像用筆創造人物情節，表現在紙上，讀者用想像把人物情節，創造在腦子裏。紙上的字有限，讀者的創造力無窮，你我心目中的林黛玉可能不完全一樣，大體上，不會差太遠，但絕對不是演員甲或乙，或任何演員。

有兩點應該一提，短篇小說改編電影，可能很成功，我看過馬克・吐溫的小說「百萬元大鈔」改編的電影就青出於藍。還有銀幕也可以留許多餘地給讀者發揮想像力，不過這也比較有限罷了。

小說已經比較透露得多文藝創作，詩含蓄的，待讀者補出的更多了，儘管如此，電影在這方面不及小說很遠，我們永遠休想看到一張滿意的「紅樓夢」片子，要有只是妥協、侮辱、罪過！

天不安人亦不安

柳以青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與以後的發展，使海外的我們更增加了萬分的關注。特別是看到中共當權派一個多月來各種聲明、文章、評論與命令等。

似乎是，整個中共，更好說是中共當權派們，並沒有因爲「天安門事件」的產生，以及「天安門事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反省與改悔，反而，進行了一連串地鎮壓與「專政」。這不能不說是所中的「馬、列、毛」的毒刦是不淺呢！更或是權力欲迷透了心竅所致。

階級、階甚麽級？

中共的理論家們，總愛抽象地運用「二分法」來分析一切。就拿這次的「天安門事件」之發生來說吧！五月份的「紅旗」就是一期專門對付羣眾的「哀的美敦書」，從這期的文章中，起碼可以識穿中共對當權派們的一副嘴臉。一定要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激烈鬥爭的尖銳表現」。但是，如果眞的要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來解釋的話，我覺得，這階級也者，不是「資產」與「無產」，事實上，在大陸上這種「產」的意義，已經變了質。而是赤裸裸地「有權」與「無權」。

就以鄧小平來說吧，由於「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演變出來的結果，就是鄧小平被明令奪了權。

但是，鄧小平被奪權的理由，就是指控他製造和發動了「天安門事件」，而聲明稱之爲「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受到沉重打擊的以鄧小平爲總頭子的黨內外資產階級，爲了挽回他們的敗局而作的垂死掙扎。一小撮階級敵人，聚集在鄧小平的黑旗下，公開進行反革命暴亂，其罪惡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很明顯地，連「池恒」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文章中，也就不能再掩飾地強調了「權」和「領導大權」。

奇怪地是，香港某部份的人士與文章，還在爲中共們來辯護，以爲中共們所強調的是「階級」之爭，而不是「權力」之爭，在「池恒」的這篇文章裏，恐怕這批人會自討了沒趣的。因爲，海外某些人士們對中共的美化，不但不能改變中共的實質，同時，也無法爲之美化呢！

因此，幾乎我們看到了「兩個階級」也者，應該知道這裏所謂的「階級」，絕對不是「資產」與「無產」的問題，而該是「有權」與「無權」的問題。也就是爲此，那麽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重心在「專政」，並不在於「無產」或「無產階級」。原因很簡單，二十多年來的中共當權派之間的鬥爭，打出的旗號雖然是用「資產」與「無產」之間的「階級」問題，然而，實質上總是在一個「權力」的掌握與否上。因此，不要在迷惑於文章遊戲的「現象」上，而該深入地掌握實質。

也就是如此，「池恒」這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毛語錄」中，幾段都是關於「權力」。不信的話，我就抄幾段這篇文章中的「黑體字」：

「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統治的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必須採取嚴酷無情和迅速堅決的暴力手段來鎮壓剝削者即資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誰不了解這一點，他就不是革命者。」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請注意上面所引出的字句，如「統治的方法」、「政權」的「維持」與「推翻」；「當權派」、「暴力手段鎮壓」等等，這些不都是突出了「權力」和「代表權力」的「政權」？

依照中共們不斷宣傳的「革命」，已經只集中於「權力」上，於是這一「權力鬥爭」就不可能止息。這是中共統治大陸的實質，而在製造現象上，總假借了「資產」與「無產」的「階級」而已。

事實上，在這欄中，我們早已指出：誰有權，或是誰掌握權力，誰就是無產階級，誰奪權，也得喊出「無產階級」，誰在權力鬥爭中沒有「當權」，誰就被指控爲「資產階級」了。

階級，階級，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兩條道路，兩條路綫

除了「階級」外，中共們最容易用「兩條道路」與「兩條路綫」了。

記得，魯迅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根本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中共們目前對魯迅甚爲吹捧，但是，當讀到魯迅這一句話時，不知在想甚麽？

很顯然的，中共把天下只決定於一條路上，只要不照着這一指定的「道路」來走，就是走「兩個道路」的人；同時，這道路，不是直得可見的「康莊大道」，而是以固定的路綫所決定的，假如不照

根據中共們的喉舌說：這兩條路綫云者，乃是指「馬克思主義路綫」或「修正主義路綫」。但是這馬克思路綫與修正路綫，都要根據「毛主席科學地分析……制定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綫」爲準繩。只要不是根據這「基本路綫」的「指示」，就都是「修正主義」者。但是，這「修正主義」也是因人而轉移的，因此，有蘇修、劉修、以及現在的鄧修等。

甚麼是「基本路綫」呢？「基本路綫」的總綱領」又是甚麼呢？在所讀到的中共們的公開刊出的文字中，似乎都是「兵來將擋」、「水來土堰」的「毛語錄」——斷章取義的「語錄」，究竟是用那一類語錄呢，卻又是經過了刻意規劃的。

如果不相信，我可以舉出一些例證來。

「翻案不得人心」這句話，不知寫了多少篇的文章，來解釋這句「毛語錄」。然而，這「翻案不得人心」卻是兩句普通的話，這裏可分兩個層次：一是對於歷史人物的翻案；一是對現時政府人物的翻案。

「不得人心」的「翻案」如果是一定的「基本路綫」，那麼，究竟誰翻誰的案才不得人心時的結論應該是一致的，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眞是「活學活用」了「毛語錄」的巧妙。

再如：「黨內……走資派還在走」這句話，如果是一成不差的話，那麼所有中共黨內的人，人人都可以是正在「走着」的「走資派」。除非是毛澤東列出一個更淸楚具體的名單，否則，共產黨人都是走資派。起碼可以扣上「走資派」的帽子。這能說是「科學地分析」而結論出的「基本路綫」嗎？

再如：「相信羣眾、結合羣眾」吧！究竟誰是「羣眾」？相信中共們也弄不淸。如果說「天安門事件」的主體，不是「羣眾」，那卻使人難以信服，可是，這些羣眾卻被指爲「分子」——「反革命分子」。

質言之，毛澤東的這句話，眞正的意義是甚麼？是他相信羣眾、結合羣眾呢？還是要羣眾相信他、結合他呢？因爲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們的而把這羣眾們，指爲「一小撮階級敵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不怕抛頭洒血』，喪心病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呢！

這眞是「毛語錄」的「神奇妙用」。

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根據各方的電訊，毛澤東的健康大有問題，一旦這個能夠「科學地分析」不斷「發表語錄」的人死了。那麼，所謂的「基本路綫」所建立的「基石」不見了，情形又是如何呢？我在猜想，那恐怕最能逞強與逞權的人士們，一定是會有更多的「臨終遺言」的製造者吧！因爲那才是最最近，最正確的「偉大指示呢」呢！

林彪捧毛澤東以「天才」，出了問題，難道毛死後，一小撮人士們捧之爲「先知」，就

事實上，在現時，大陸上已經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毛語錄」、「毛指示」，在預見的將來，毛的最後遺言，也必會是囂塵直上，迷漫整個大陸的。

到那時，天不安人亦不安的各種類型的「專政」，卻是使人眼光撩亂的。

甚麼階級、道路和路綫的，只是多餘的了。



分分鐘斷纜　　嚴以敬作

人物春秋



李元度兩次遭劾

在清末湘軍的次要將領中，工文而最稔掌故地理者，首推李元度。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一字笏庭，自號天岳山樵，道光廿三年舉人，大挑二等；咸豐三年曾國藩調理營務，四年以克復湘潭功，保知縣加內閣中書銜，從政半壁山，奪田家鎮，擢同知、賞戴花翎。同年冬，曾國藩率水師入鄱陽湖，爲湖口敵所阻，而大風復壞戰艦數十艘，急不可支，次青強擬國藩渡江。

翌年正月入南昌，整理水陸各軍，全攻湖口，太平軍的石達開，韋昌輝挾全力來爭，次青力戰卻之，並獲其帥譚友盛、袁蕃邦。

咸豐六年二月，太平軍分竄進賢等城，次青率水陸諸軍大小五十餘戰，收復進賢城，進扼貴溪，以固浙東饒道；同年十一月因宜黃崇仁失守，以知縣降補。七年二月，敵糾合三萬自安仁來犯，大戰於鷹潭，斬首數千級，賞貴溪之圍，復原官力知府銜。八年二月，湖北巡撫胡林翼疏調援浙，七月以分兵解衢州圍，旋移陽玉山，會敵大至，守軍僅七百，次青列陣堵剿，炮傷左頰，負傷指揮，堅守兩晝夜，獲悉敵穴城，乃下令小西門至北門每二丈穴一洞，橫出城根下，選壯士持短兵晝夜蹲伏，眾皆不喻其意，次青曉諭曰：「敵穴城，必橫長十餘丈，我先伏隧道以待敵至，此隧道十丈而與吾倫者五，賊至接以短兵，可立斃敵。」

果然，隧道穿及洞，伏兵殺二敵，隧隘爲尸所壅，餘眾不能出，灌以水殲之！敵知計敗，遂西竄德興。旋而福建浦城大股敵北竄廣豐，次青派兵力卻之。時曾國藩奉援浙，疏陳李元度獲勝情形，謂「能以孤軍支持東路，力保兩城，有裨大局」云云。得旨加按察使銜，賞色爾固楞巴圖魯勇號。九月命以浙江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十年三月，次青赴浙江，聽巡撫王有齡差委；六月授溫處道，適國藩移駐祁門，疏調次青會剿，於是改任徽寧池太廣道。八月至祁門，時太平軍李世賢陷寧國，守將周天受戰死，次青至徽州未十日，徽城繼陷，國藩劾其失守之罪，逃回老家之罪和避不見面之罪。李鴻章不敢擬稿，國藩自擬之，措詞相當嚴厲，論者都以此責國藩，認爲處置未免過火！殊不知國藩正所以救護次青。如讓清廷議處，則次青危矣！

其實，次青治兵，書生氣味太重，將赴皖南道之任，國藩與他約法五章：「一曰戒浮，謂不可用文人之好大言者。二曰戒謙，謂爲逾恒之謙，啓寵納侮也。三曰戒濫，謂其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四曰戒反覆，謂其朝令暮改也。五曰戒私，謂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又嘗馳書戒之曰：「足下忠勇內蘊，邁往無前，惟猛勇有餘，爲謀不足。湘勇之興，凡官氣足以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首圖而切戒之。」

國藩之於次青，照顧之切，可謂無微不至，至次青革職，國藩迭次保奏，出任貴州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並致書九弟國荃，托他向次青解釋，甚至向次青請罪，如此長官，實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令人感奮無已！國藩死，次青爲詩弔之，雷霆雨露之句，傳誦一時，亦足令人感奮。詩云：

一、白髮門生在，荒江作幸民；半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

二、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同時，湖北巡撫胡林翼也保舉次青：「李元度血誠果敢，志節清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盡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勵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由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太平軍逼湖北省城，林翼檄元度進剿；捷報連復通城，崇陽、蒲圻、通山，並克義寧，總督官文據以入奏，命賞還按察使原銜。次青又克復江西新昌、瑞州等城，再以布政使銜。同年九月，次青入浙江，李世賢糾眾撲江山，甌衢州，次青率九營，會左宗棠分兵肅清江西常山。

浙江省城陷，以御史劉慶諭劾，請左宗棠查辦。宗棠疏言：「杭州失陷，非元度逗留所致。惟元度由平江，通城尾敵而來，並未與敵接仗。敵去後，輒飾報勝仗，克復城池，迨經曾國藩奏劾落職，後悻悻求去，逼索欠餉，失人臣體？」得旨下部議罪，發往軍台效力，旋以前功免其發遣。

同治五年，貴州逆苗及黃號白號等匪構亂，蹂躪思南、石阡、思州、遵義、銅山五府，巡撫張亮基疏調次青入黔，時匪已擾及湖南的沅州，而老巢則在荊竹園大小屯居其前，白號踞秦家寨，黃號則踞覺林寺。四月次青率十二營以往，六月攻破大屯，小屯敵乞降，次青以大小屯河道，上通石阡，由兩江口入牂牁江，遂造戰船，創立水師，扼江面以附荊竹園之背，又立貴新營以處降衆，分軍剿平大圓子，廣家山、馬鞍營三寨，命賞還原銜頂戴。後荊竹園敵竄石阡，次青破之於石灰坡，連克鐃鈸頂等六寨。翌年四月，白號敵安雷錬以五十一寨降，覃德征以二十寨降，五月敵攻尖山屯，以千餘人犯三道水，以三千人犯棗子坪及大頂寨，次青分兵夾攻，敵敗走入圍，時癘疫流行，弁兵病亡相繼，巡撫劉琨以頓兵日久，奏劾次青，降三品頂戴。十一月克官塘，十二月克八寶營。尤其到同治七年正月，更克荊竹園老巢，斬其首領蕭桂盛，乘勝平羅家巖，賞還原官並頂翎；嗣分軍進薄秦家寨，燬高園巖，安家坨、班鳩頂、七關各壘，擒秦崑崑正法，先後克三十六寨，招降百餘寨，安撫萬八千餘戶。四月遣將攻覺林寺，誅敵英烈候田修德，金堡廟二十五寨及牛頭灘五十寨悉降；又克偏刀水，敵黔王何繼匪伏誅，救出難民八千餘人，貴東肅清，旋授雲南按察使，以終養開缺回籍。光緒八年丁母憂，十年法越構亂，彭玉麟以兵部尙書督辦廣東海防，延次青贊理營務，乃建議堵塞虎門海口，又至沙基洋行案，遂歸籍終制。

光緒十一年，授貴州按察使，疏陳籌餉十策，其減漕運畧云：「唐初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其後兵日多，漕米亦日多，裴耀卿、劉晏所講求，半爲養兵計也。宋都卞京，在江淮不遠，勞費尙輕。元行海運，初止四萬石，後至二百餘萬，亦無甚勞費。勞費自明始，永樂九年，全通河成，引黃河以濟運，勞民傷財，幾竭天下之全力。本朝定鼎北京，仍沿明代舊制，歲漕南米四百萬石，二百四十餘年帑項之於漕與河者，不可以數計！沒官既衆，丁役且繁，其給漕費也非四十金不能運米一石入京倉。……而米在京城，每石不過值二千餘文，其餘皆成虛擲。……應請敕議改章，除直隸之通州、天津二所，山東之濟寧、東昌、臨清、任城，德州五衛、濮洲、東平二所，密邇京畿，無虞阻隔，照常運米，經解通倉，計共六十五萬三千二百廿九石外，其餘江南、江西、浙江、湖廣歲額三百三十餘萬石，並隨漕耗米，概行折色，照現定折價，每石一兩四錢或酌加數錢，共折銀五六萬兩，責成各粮道征收解部，由倉場總督酌設招商局，奏定時價，陸續採買麥石，仍儲倉。凡官俸兵食願領銀者，照折價給銀。……十年後官民交便，則直東漕運可一律改折，於倉儲民食，兩無所損，而裁員弁、汰標兵、罷運、船免丁夫、省挑濬所節省者，歲約百萬，可以免海防經費，造船鑄炮練兵矣。……」

巡撫，亦皆可省。查總督巡撫，防至前明，因事設官，事定則罷，中葉始爲定額，國朝因之，然督撫多不並設，如川陝、川湖總督無轄，亦時有分合；直隸初設巡撫，後改總督，浙江曾設總督，後改巡撫，甘肅舊有巡撫，後以總督兼之，皆因時制宜之道也。……應請敕議將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裁併，而各以總督兼之。」

尤其關台疆一疏，更爲切實可用。畧謂：「台灣在明爲日本所踞，荷蘭奪之，鄭成功又奪之，康熙中始入版圖。其地大產繁盛，可富可強，沈葆楨開避一府四縣未竟其功。其實生番之地，可盡闢也。今法人曾踞鷄籠（基隆），日本狡焉思逞，則台灣實必爭之地。應請敕議令福建巡撫專駐台灣，將台北一律開闢，可爲東南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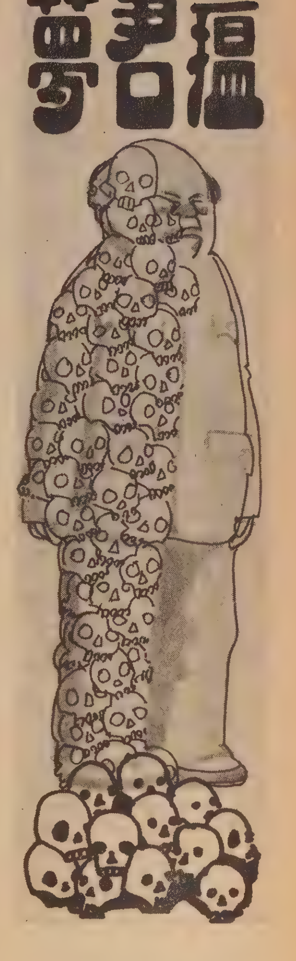
又建議各要隘修築炮台曰：「各地所築炮台合法者少，惟廣東虎門所造者，衆稱堅固。凡築台必兼顧上下流，敵船來到迎擊之，過則背擊之。西法有作饅頭形者，曰圓炮台，作弧角形者，曰尖炮台，作磨盤形者，曰旋炮台，作偃月形者，曰彎炮台，作之字形者，曰曲折炮台。炮壘中作隔堆，使敵炮橫擊不得，炮位行列宜疏，炮門宜外小而內大，炮房宜前高而後低，架宜靈活，基宜堅實，頂宜覆釜，前宜交角，上宜挖孔以透烟，旁宜分倉以儲藥，此其大要也。」甚至海外華僑，他也建議增設公使領事，畧謂：「通商諸國，既各有使臣駐之，然華人之經商，傭力寄寓外洋者，計台宋噶羅巴一島得十萬人，美國舊金山及其近埠約十四萬人，越南之西貢，河仙及暹羅等處約三十萬人，古巴、秘魯各十餘萬人，皆遵用國朝正朔衣冠，而洋人因其勢孤路遠，輒肆欺陵，前者閩中兵船游歷東南洋，客居呂宋之華民，鼓舞歡呼，一處如此，應請敕議凡華民寄居之地，人多者設公使，少者領使，遇有欺凌等事，照會該處有司，遵公法以判是非，華人有滋事者，亦照例懲處，更宜就地取材，令其國練壯丁，協同操演，擇其尤者，咨給頂戴，則人爭更有無形之益也。」疏入，命下所司擇要議行。

次青既履印，執法無所屈撓。先是，正安胡先科，普安胡瑞廷皆由降賊保官充練長，恣睢殺人數以百計，有司莫敢詰，次青擒而治之，論如律。貴筑令以賄脫死囚，仁懷令納役女爲妾而斃役夫婦，次青均從嚴劾，抵綏陽遵義，敎民擅殺人，激衆怒，毀敎堂，問官庇敎，次青謂無論爲敎爲民，殺人者死，勒敎士交兇徒，寘之以法。十三年二月，升貴州布政使，籌立蠶桑局，議清溪縣鐵礦，同年九月卒。次青在軍幾十年，未嘗妄殺人，凡俘虜敵或擒縛盜賊，必親自審訊，解釋者必十常七八，各省州縣上控株連待質者，久羈多死。次青在籍議設候審所，貴州巡撫黎兆敬以其人入告，得旨通行。平江界湖北、江西，爲長沙門戶，次青傷唐府兵法立合防局，有警丁壯咸集，無事則歸農。次青遺著有「四書廣義」，「先正事畧」，「南嶽志」，「天嶽山館文鈔」等。



瘟君夢

岳騫



朱德說：「還有一條路更走不通了，就是在洛川與宜川之間有一條路，約有二百里，比較由洛川或宜川兩條大路都近些，但這條路只是一條綫，有地方有路，有地方沒有路，中間二百里幾乎沒有人烟，如果敵人由這條路上來，給養大成問題。」

毛澤東說道：「可以帶三天乾粮。」

朱德說道：「人可以帶三天乾粮，馬不能帶三天草料，何況其中有些地方也沒有路，人馬都不易通行。」

毛澤東說道：「這樣就不必担心了，我們是集結兵力在大小山打一仗，全殲敵人，要胡宗南作張學良第二，戰敗了就會向我們接洽合作。」

周恩來一直未開口，此時忍不住說道：「主席不可希望胡宗南變張學良，胡宗南材具雖不高，但其人之品格決非張學良可比，尤其他的對蔣先生忠心耿耿，與張學良不同。」

毛澤東笑道：「這也只是說說而已，總之，只要這一仗打勝，辦法就多了。」

雖然朱德，毛澤東充滿信心，但局勢的發展與他們的想法完全不符。國軍進攻延安戰畧是由胡宗南部參謀長盛文所擬，決定主力在右翼，就走朱德判斷不能通過的一條小道。

國軍發動攻擊的同時，空軍也對延安展開轟炸，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首先中彈，延安街市中共重要機構也被炸，只是未炸共黨頭目住的空洞。但是，整個延安被這種山搖地動的空襲嚇住了。

藍蘋生的大女兒嬌嬌只有八歲，小女兒毛毛還睡搖籃，剛剛牙牙學語，都被炸彈聲音嚇得大哭，藍蘋也嚇得玉容變色，拉着毛澤東問：「怎麼辦！」

毛澤東也嚇得面色慘白，但此時又不能不強打精神，說道：「你不要怕，飛機只炸公共目標，不炸私人住所，尤其不會炸我們住的地方。」

藍蘋問道：「你這話是怎麼講法，我實在不懂。」

毛澤東說道：「你不了解蔣先生為人，他平生對付政敵只是把對方打敗，打到對方認輸，然後給以適當位置，使你心悅誠服，像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誰沒有同他打過仗。」

藍蘋說道：「我是跟你談飛機扔炸彈，你扯哪去了。」

毛澤東笑道：「你未等我說完就把話岔開了。由於蔣先生一生只是要打敗政敵，不是要消滅政敵，所以他不會派飛機炸延園的，如果丟下一顆炸彈把我炸死了，怎麼辦！誰帶這麼多人投降。」

藍蘋說道：「還有朱老總哩！周恩來哩！」

毛澤東笑道：「朱老總控制不了全局，蔣先生清楚，至於周恩來是他的人，人所共知，他招降周恩來，勝之不武，所以最終目標還是我，因此，絕不會派飛機炸死我。」

藍蘋說道：「你說的很有道理，但你不怕，我不怕，孩子怕，是不是要他們離開延安。」

毛澤東說道：「這倒是個辦法，可以要褓姆帶

藍蘋說道：「我也走了，誰照顧你。」

毛澤東笑道：「我又不是小孩子，還怕餓着凍着了。」

藍蘋說道：「我不怕你凍餓，我怕我一走了又出事，會不會又闖進來一個女人。」

毛澤東笑道：「別胡扯了，命都不知在那裏，還有這樣的心情。」

藍蘋冷道：「你的個性我不明白，一時一刻也離不掉女人。」

毛澤東說道：「就算你的對，也是平時的事，現在到了什麼時候，不必胡扯了，你快走吧！」

正說着，警衛員進來手裏捧着一塊鐵片。黑得發亮，看樣子很沉重。

藍蘋問道：「這是什麼？」

警衛員說道：「是炸彈破片，剛才由飛機上丟下的炸彈，一塊彈片飛進警衛室，就這麼大。」

藍蘋接過看看，幾乎捧不動，玉容頓時變色，說道：「這還得了，如果落在頭頂上，什麼樣的房屋也擋不住。」

毛澤東兩手捧過來惦了一惦，說道：「倒可以打兩把菜刀。」

藍蘋說道：「潤之，你怎麼還說笑話」。

毛澤東笑道：「我只要不出延園，便安如泰山，為什麼不說笑話，你要担心，趕快去瓦窰堡。」

送走了藍蘋與兩個女兒，毛澤東覺得大為輕鬆，正打算準備另一個節目，朱德坐了一部卡車慌慌

」

朱德搖道：「大小勞山還未失，但是敵人已經繞過大小勞山了。」

毛澤東登時從椅子上跳下來，問道：「大小勞山是個獨路口，大小勞山未失，敵人怎能過大小勞山。」

朱德說道：「這件事就是有點邪門，到現在也未弄清楚敵人是怎麼過來的。」

正說着，周恩來、彭德懷、賀龍坐了一輛卡車趕來了，賀龍是前敵總指揮，就在大小勞山指揮作戰，毛澤東一看見賀龍的形狀，便知道大事不妙，搶着問道：「雲卿，你怎麼回來了，前方情況怎樣？」

賀龍把角帽脫下向茶几上一摔，說道：「他奶奶的，大小勞山都失了。」

這一說不但毛澤東嚇得兩腿一軟，跌在椅子上。朱德也面色大變，問道：「敵人怎麼繞過大小勞山的，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賀龍說道：「老總，等到我們兩人都明白，敵人就來到延安了。」

毛澤東說道：「雲卿，你細說一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賀龍說道：「敵人這次太高明了。他們佯攻大小勞山，打的很激烈，但眞正主力却在攻下臨眞鎭之後，沿着人跡不到的小路翻山越嶺，一路抄到大小勞山後方，等到我們知道，大小勞山已四面受敵了。」

毛澤東說道：「照我們原來估計，我們部隊比胡宗南部隊要多上一倍，怎麼一次硬戰也未打。」

朱德說道：「也不能說沒有打硬仗，三月三日在西華池就打了一場硬仗，當時敵人四十八旅由甘肅省慶陽，正寧，調陝西、在英華池被我軍四個旅另一個團所包圍。」

賀龍說道：「那是一場惡仗，打了三十小時，敵人旅長何奇也被我們打死了。」

毛澤東說道：「一個旅死了旅長，全旅就要崩潰了。」

，一直打到最後，我們全線潰退」

毛澤東頓足說道：「我們的旅長還能留嗎？爲什麼不就地砍了。」

彭德懷說道：「這四個旅退回延安之後，查明責任，將其中兩個槍斃了。」

毛澤東說道：「都該殺，還留兩個幹什麼？」

賀龍說道：「不過敵人四十八旅也眞能打，雖然剛死了旅長，損失重大，但是戰鬥力依然未減，大小勞山之失，就種因在四十八旅攻下茶房，這一仗也是一場硬仗，茶房不敗，大小勞山還不會失掉麼？」

周恩來說道：「大小勞山既失，南方已無險可守，敵人旦夕就要攻到延安，如何應付，必須馬上作出決定。」

毛澤東說道：「延安失不得，美國人對我們估計很高，延安一失，美國人就不再把我們看在眼內，將來的事就難辦了。」

朱德說道：「我的看法也與主席相同，不過，我是從軍事方面着眼，一旦失了延安，整個部隊失了司令塔，各地將陷於混亂，會被國民黨逐個擊破。」

周恩來說道：「我也覺得延安失不得，但是目前形勢是否還能守得住，我們必須要作一個通盤計劃。」

朱德說道：「單獨守延安自然守不住，但因守待援總可以的。」

彭德懷說道：「我已下令王震，張宗遜兩個旅星夜來援，兩天總可以趕到。」

毛澤東說道：「就算大小勞山失了，延安也應當能守兩天，雲卿，你還趕回去指揮，部隊不好好打，多殺兩個人就是了。」

賀龍搖頭嘆氣說道：「不知道爲什麼？官員都提不起勁，好似這一仗輸定了，大局就完了。」

毛澤東說道：「所以我說延安失不得，就是這個原因，目前延安還未失，官員已經沒有鬥志，若是失了延安，各邊區都要崩潰。」

朱德說道：「雲卿，你趕回前綫指揮，德懷同

毛澤東笑道：「眞上前綫我陪老總，咱老弟兄一起去拚老命。」

朱德心想你那是陪我去拚老命，你是怕我學張國燾，溜到那邊去，你眞跟我上前綫，哼！

就在這時聽到一個人笑着進來，邊走邊說：「拚老命也帶我一份。」

大家一看是活曹操林伯渠。

周恩來說道：「林老，不論延安守不守得住，你們非戰鬥人員實在應該撤出了。」

活曹操笑道：「搬個家可不容易，大家都沒走，我有何必走。」

正說着，老狐狸董必武進來了，苦喪着臉說道：「到底前方情況怎麼樣，也應當通知我們一聽，作個準備。」

賀龍正沒好氣，看見老狐狸的樣子更是氣上加氣，說道：「董老，敵人馬上就到，我現在通知你了，你早打個主意吧！」

老狐狸向全場看了一眼，說道：「雲卿，你別嚇我，我不信。」

賀龍說道：「你不信，將來可別怪我。」

老狐狸說道：「我不是胆小，實在因爲搬家不容易，最好沒有事。」

火種

他不知道我認識他；林宇民又轉過頭去看他一眼。我要找機會問問他學校裏的情形，他想。

林宇民剛坐下，組長把一綑篾片和刀子扔在他面前，說道：

「把它們刮光，有一點毛糙就不行；我知道你是老手，給我老老實實的好好幹！」

小組裏只有六七個人，不多，大家都在低着頭編竹器，有的在編菜籃子，有的在編女人平常盛碎布片和縫紉用品的盛器。這些都是馬偉才交代下來的，他們幾個幹部家裏需要這些東西，囑咐他們要做得細緻，將來還準備送到總場領導家去呢。

曹興在編一個菜籃子，奮手奮腳的做得不順當。組長把他編的東西拿去看了一下，隨即粗暴地往他懷裏重重一摔，喝道：

「你這個傢伙怎麼這麼笨！你有沒有腦筋，唔？你看看人家都快編好了，你連個底還沒齊整，想作死不成！」

「同志，我正在努力學習……

……」

「還同志呢！我跟你娘是同志，你知道嗎？有點腦筋的人，一看就會，還要等你學習呀，笨豬，只知了吃！」

「同志，你不能侮辱我母親，黨……」

「黨你的鳥！我還要搞你的娘哩！」

曹興似乎想站起來跟他講道理，組長在他胸前鑿的一拳，他又跌坐在床上，驚慌地把快要掉的眼鏡推上去。

「你給我坐在那裏好好幹，籃子沒編好，休想吃中飯！」組長轉過對林宇民說：「小子，你看着他，要是他還要磨洋工，給我好好的揍！」

他說完就氣冲冲的到草房外邊去看破解竹片的那一幫人去了。

曹興擦擦眼睛，林宇民看到他的手背濕濕的，心裏覺得不忍，說道：

「曹先生，你把籃子交給我」

「你……你認識我，同志？」

「輕一點，我是師院學生，現在不要說話，等下有機會再談。」

林宇民很快的編好籃底，敎他怎樣編籃身，把他敎會，才刮自己的竹片。做這玩意，他有經驗，第

曹興聽說他是師院學生，似乎是吃了一驚，有種異地遇鄉知之感，同時也有點怕；一看就知道，這個學生年紀雖然小，却是老勞教，可想而知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在他想法中，這批無辜的學生一定把黨恨入骨髓，但是他聽到他在叫「曹先生」，而且也很熱情幫助自己。難道他不恨我嗎？他想。

終於機會來了，到各組自找野菜時，組長要林宇民帶着他去找。

山邊可吃的野生植物愈來愈少，一些可以煑來吃的樹皮，也早給剝光了。他們此刻在找蓬蒿，是一種蔬類植物，葉子幹子都可以吃，不過已是不容易找到了。

他們邊找邊輕聲談話。

「我叫林宇民，是物理系的學生。來多久了，曹先生？」

「是林同學，眞謝謝你幫了我一個大忙，兩個多月了。」

「怎麼會弄到特敎小組裏來的？」

「怪我自己不好，我一直以爲勞動敎養是一種黨極爲重視的思想改造敎育，嚴格的紀律化是必須的，而且勞動應該觸及靈魂，等等。

回事情，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勞動只是磨損肌膚，那不是黨所要求的，我跟幹部提意見，反而挨批評；我發現他們一點文化也沒有，憑着對知識份子的仇視和報復心理，儘情打擊。這是不對的，雖然我的黨籍已被開除，但我爲黨工作了三十來年，對黨的愛護與忠誠是不會變的。我想向省委反映這裏的情況，報告給他們檢查到了，他們說我破壞場規，拒絕改造，鬥爭了好幾次，就把我調到特敎組。唉，林同學，他們這樣是不對的，把一個犯錯誤的老幹部在階級敵人的前面——對不起，我只能這樣說才可以表達我的意——吊起來打他、侮辱他。我……我感到非常難過，爲黨，也爲我自己。」

「你錯了，曹先生，如不是幹部的意思，沒有上級的授意，他們敢嗎？前幾年有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被他們打得不成人樣，他們怎麼敢呢？這是黨的政策，黨對知識份子一直都不放心……」

「不會的，林同學，你不要誤解黨，我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左翼文學運動時，黨對知識份子是極其重視的，以後也一直如此，解放後黨特別指示我們要尊重知識份子在學術上的成就。」

「不錯，三十年代重視知識份子是必須的，沒有知識份子的同情與加入陣線，黨沒有機會成功，現在，情形不同了，你仔細的去讀一九五七年經過修改的毛澤東「關於

你就知道黨對知識份子的成見有多深。如果一個政黨把它的利益放在整個國家前面，那比封建時期「朕即天下」的君主政治更爲可怕。因爲『朕』只一家一姓，而黨却有個龐大的組織；既然有這麼多的黨員利益需要滿足，老百姓變成了什麼呢？它只是替黨、你要注意，不是替國家謀求利益的工具。曹先生，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劇。」

「林同學，你不能這樣看問題，現在是過渡時期，民主專政只是一種革命的手段；不是爲黨，是爲我們偉大的祖國久遠之計打好基礎，共產主義是人類幸福最完美的政治理想，黨只是藉着組織的力量使這個理想體現。我知道你是爲了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受了委曲，但你不能怪黨，林同學，黨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力量集中起來……」

「你又錯了，我不是委曲，我是被黨剝除了生存權利，僅僅爲了我沒有錯誤可以承認。你說共產主義是人類幸福最完美的政治理想，我們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及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有關民生主義的『均富』，比共產主義只有一個階級專政的制度，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你說黨是在體現共產主義理想，對的，它是這樣；不過爲了要使一個階級專政，必須把上千上百萬的人屠殺掉，難道這就是一種幸福嗎？我們都知道這些被殺戮的人，大多數是無罪的，那麼曹先生，我請問你，你手上沾滿了無辜者的血，你覺得這是一種生活境界嗎？還有，你說鳴放運動是黨爲了國家的集中力量，好吧，可能你對這裏的情形還不熟悉，過些日子你就會明白，單就這個分場裏，有的是高級知識份子，專家學者，黨把這些異己扔在這裏讓他們饑餓、疲困、以至死亡，這也算是集中力量？把這些人的成就結合起來，誰道就不是國家的財富？三面紅旗應該是黨集中起來的力量了，對不對？那是一種什麼力量呢，曹先生？那不是李自成在四川時拿炮去轟天的喪心狂患者的瘋人胡鬧嗎？你想一想就知道了，黨在替國家謀利益嗎？我怕黨還不是眞正爲黨呢？」

「那……林同學，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怎麼會知道，你該去問毛澤東的。」

林宇民有點激動，他的話使曹興感到驚訝不已，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伙子，怎麼會想得這麼深，想得這麼多？他有很多話，該值得自己有時間時好好想一想……

「曹先生，你在學校裏我一直很尊敬你，我認爲每個黨員都像你這樣開明，黨一定會有前途，但他們連你也容不下。我們這裏有很多優秀黨員，我們三小組的學習小組長李子貽是廈大的支委書記，還有一些各個機關來的幹部，肯定是黨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脫離共產主義的路綫了。你現在最要緊的，必須要儘量適應生活環境，我要告訴你

右派分子，一是被開除了黨籍却仍對黨表示忠誠的人，他們對這種人的打擊，比右派份子更凶。以後你不能再叫我同學，我也不會叫你先生，被他們聽到，不但要黨到批評，可能還會懷疑我們在搞陰謀。」

「謝謝你，林同學……你看，我就是腦筋轉不過來。這裏還有沒有師院的同學？」

「有一個石斌……」

「我認識他，他平時都表現得很積極，一個很熱情的青年，犯了一點小錯誤，人呢？我怎麼沒看到他？」

「他早就死了。」

林宇民把石斌的事說了個大概。他還有時間問他學校裏的情形。張俊泛教授還在實驗農場裏勞動，曹興向領導提了好幾次意見，想把他調回原來崗位，但都沒有被通過。林宇民又問起有沒有關振宗的消息，曹興說不認識這個人，林宇民告訴他是在鬥爭會上發瘋那一個；他才想起有那麼回事，他好像看到醫院裏送來的通知，說那個患神經分裂症學生，送去沒有幾天，用自己的頭去撞鐵欄杆，急救不及死了。至於提到應文龍，曹興想了好久，沒有想起這個人來。

在以後幾天的談話中，曹興記起了自己的問題，他先問林宇民，認不認識中文系有個叫周崗學生？

林宇民想了一想，搖搖頭。他記得上次石斌也提起過周崗，認是認識的，不是深交，說不認識乾脆

「周崗同志現在是校黨委兼物理系的黨支部書記，他的工作能力很強，也很積極，中央方面對他有了解，黨委會的事情，他作得了的主，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青年同志，將來肯定會有前途。不過我有一點懷疑，自周崗同志得到中央信任以後，他似乎在專力於砸爛黨委會的組織。我當然不能隨便批評同志，好在我已經沒有黨籍了，你又不是黨員，我們隨便談談沒有關係。好些工作同志被整肅了，尤其是你們物理系的黨組織，幾乎全部換了班；我想可能是中央某一方面授意的；不過這跟我的問題沒有關係，只是我到這裏以後才想到的。」

這不禁使林宇民想起石斌提起周崗時的神情，這中間一定有點甚麼東西可以讓他想想的，周崗怎麼會在鳴放之後突然變得積極，並且這麼短的時間在組織裏竄了起來呢？他要砸物理系的黨組織是爲了什麼？

突然間，林宇民心頭閃過一個女生的影子，江采英！對，就是江采英！這一切就是江采英慘死後開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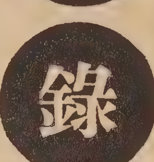
難道這是可能的嗎？

「至於我呢，你聽到過有個反革命組織叫做『新華黨』的嗎？」

（四六）

林学段

中國抗戰實錄


（99）

日俄「分割滿蒙」

這個函件的公開發表，對於日俄兩國，也是一種強烈的忠告。

列強的中立政策，反而使日本和俄國趨於接近。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和俄國締結新密約方針，並開始和俄國進行交涉。

交涉的重點，是更明確地劃分日俄兩國在東三省和內外蒙古的勢力範圍。

先是在一九〇七年所簽訂的第一次日俄密約中，雙方在東三省的東半部（東經一二二度以東），設定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綫；此外，並承認俄國在外蒙方面的特殊權益。

可是，對於東三省西半部及內蒙古，則尙未有明確協議。

第三次日俄密約

現在，日俄兩國預料到列強將積極要求中國門戶開放，而會發生干涉兩國獨佔東三省的情況，故有儘快預爲確定兩國勢力範圍的必要。蓋如日俄之間，萬一在未確定勢力範圍的地區發生糾紛，則會讓列強獲得介入干涉的可乘之機。故而日本內閣會議所決定的案文中有「爲日本帝國將來的發展，抑且爲日俄兩國永遠的睦誼……」之語，可見兩國急於見進行交涉。



川島浪速（左）與肅親王善耆

雙方密

交涉，於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獲致結論，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

在這個密約中，將分界綫更向西方延伸，橫貫整個東三省區域，分割爲南北兩個勢力範圍；至於內蒙古，則被分割爲東西兩部份，是卽以北京所在位置的東經一一六度二七分爲其分界綫。

日俄兩國，就是這樣地在中國固有的領土東三省和內外蒙古，劃上了朋比瓜分的界綫。

▼在簽訂這一次日俄密約之前，日本政府基於事先預防列強干涉的意圖，乃在六月二十五日內閣會議決定秘密照會英法兩國，說明不會影響到她們的既得權益，並希望兩國承認這個密約是對於國際和平增加了新的保障。▲

和日俄兩國政府這樣的活動齊頭併進的，是日本軍部也正在推進着使東三省和內蒙古成爲日本「屬國」的陰謀。

這就是所謂「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供驅遣奔走者，就是日本的一些「大陸浪人」。

在以大陸浪人爲代表的日本所謂「支那通」、「民間志士」之中，大致可分爲兩派。

黑龍會的打算

一派如前所述，是贊成中國用革命手段，以頭山滿、內田良平等爲其主腦，立憲國民黨的犬養毅也有關係。他們是判斷革命可以成功，而以此爲前提來衡量對策；他們企圖當革命成功之際，在和新政府協商後，使東北和蒙古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在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黑龍會設立了一個援助革命的機關——「有隣會」，然而其設立旨趣，卻明白表示出他們對於革命的援助，並非基於單純的正義感，而是要趁此機會同時解決「滿蒙問題」。

他們儘管表現出讓人看來是在支援革命的行動，但歸根結底也還是遵循着日本的「大陸政策」——首先奪取東北、蒙古，作爲根據地，進而向全中國推進侵略行動。

川島浪速得軍部支持

另外一派，是意圖以援助清廷爲手段，藉市惠以謀掠奪東北、蒙古的「志士」們。

所謂「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就是由後面這一派所策劃，扮演主角的人是「志士」川島浪速；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則站在川島背後，全力支持。

川島浪速這個人，一向是抱有蔑視中國人的僭越感，和擴展日本利益的念頭結合起來，形成其對中國的侵略論。後來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有東洋「瑪他哈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名的女間諜）之稱、而以漢奸罪行被判處死刑的川島芳子，就是滿清皇族肅親王善耆的女兒，而爲川島浪速的養女。

趁亥革命混亂之際，一舉「解決滿蒙懸案」；這裏所謂「解決」，含義無他，就是在於「領土的解決」。

▼川島浪速的看法是，中國無可避免地要被列強所瓜分。到了那個時候，連日本在中國也必然會處於白種人的聯合壓迫之下。為了對抗這個趨勢，必須搶在列強前面確保優勢地位，而其立足點則在滿蒙地區。▲

期待南北分裂趁機出兵

川島浪速等人最初的看法是，等待中國「南北分裂」，以清廷為北清帝國，統治黃河以北；而對於南方的革命政府，則不予過問，聽其自行發展。相信革命政府勢必要統一中國為目標，進軍討伐北清帝國，此時，清室絕不可能獨力應戰，而會向日本正式要求援助。等到這個地步，日本便可以派遣大軍參加清軍方面，如果革命軍北上，就將憑武力將之打垮。

然而，武昌首義後的情勢變化，恰和川島浪速所想像的相反；自清廷巧取豪奪到實權的袁世凱，一面推動和南於議和，一面逐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喀喇沁王以卓索圖盟利權為抵押向日本借款的字據，偽裝為民間借款方式。

現，是川島浪速等人所最為躭心的事——固然統一國家如能夠確立，眼前可以避免列強瓜分，而與日本有利；但是日本的目標還是希望能夠造成容易分割的局面，倘使會是一個很穩定的施政狀態，則對於日本是並不相宜的。

川島浪速陰謀

當清廷的命運大勢已完時，川島浪速等人便在策劃一舉卵翼「滿蒙獨立」。他們的打算是，至少要在袁世凱統一中國之前，攫取「滿蒙」統治權歸於日本的掌握。

利用清室肅親王善耆

在東三省方面，川島等人首先利用的是清室皇族、並為宗社黨一分子的肅清王善耆。他們企圖引誘反對共和政體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及地方部隊頭目張作霖入彀，擁出善耆在東三省建立繼承清室統緒的「獨立國」。

這個陰謀，是在得到日本陸軍理解、協力之下進行的。川島浪速在來中國不久之前，就便經過朝鮮，見到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將日本後備軍人投入工作的計畫，都完全準備好了。

▼當時担任日本陸軍次官的岡市之助，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致電「關東都督府」參謀長星野金吾，有期待在東北地區發生糾紛、總好

內蒙形勢圖。

趁機採取積極行動的指示，電文內容是這樣的：

「目前正在討論將來當滿洲秩序混亂之際，要增派若干兵力去那方面，並且考慮到此事將能為帝國帶來有利結果；希望貴官此際特別為大局着想，縱使在滿洲發生一些醞釀紛亂的事端，務請注意在處置方面不宜過於拘泥避嫌，並望對都督善加輔助」▲

川島浪速得到日本陸軍上校高山公通的協助，秘密掩護肅親王善耆在清帝即將退位的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潛離北京；五日，抵達日本「關東都督府」管轄之下的旅順。「關東都督府」已接陸軍次官岡市之助的秘密聯絡，請予照料，故而將民政長官官舍提供善耆居住。

趙爾巽張作霖擁袁

當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正積極取締革命黨的活動，甚至再三要求日本方面協助彈壓革命黨。另一方面，以奉天（瀋陽）為中心、掌握着地方

對日本更加接近的態度，且曾透露有推戴肅親王善耆依附日本的意向；其實張作霖的本意，是在利用被利用的情勢，企圖在日本的軍事援助之下擴張自己的勢力。

川島浪速等人，將善耆留在旅順之後，便去奉天張作霖接頭。

未料，到了二月十二日清帝一宣布退位，情況即大為不同，趙爾巽、張作霖等人竟被袁方說服，轉而擁護袁世凱。

▼張作霖變卦的原因，據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於二月十四日以第一二〇號電報向外相內田康哉報告「是被袁世凱所收買」，報告內容大致如下：

「張作霖以前不時口出大言，現在又公然表示恢復；但實際對於政體的變更，毫無行動。相信多半是被袁世凱用各種方法所說服，據我方警察精確調查，張作霖受到袁世凱數萬金的贈賄，態度一變而軟化。」

又於二月十七日以第七十五號機密公電報告：

「前次北京袁總理大臣密使（鄔芝貴、張錫鑾）來奉之際，袁總理以獎勵張作霖軍務精勤的理由，賞賜軍刀一把及其他高貴物品，價值一萬元以上……」▲

英國促日停止活動

日本的陰謀，在受到趙爾巽、張作霖等人變卦的影響之外，又被英國

所察覺。

英國政府乃命令其駐日大使麥克納德於二月十六日照會日本政府，促請對於離間東三省的運動再作考慮。英國不僅指出「某些清廷皇族（指肅親王善耆）策動趙爾巽在東三省搞獨立運動」，並且明知其爲日本政府在幕後操縱而要求日本「通過駐奉天總領事勸告趙爾巽中止這個運動。」

本來，這個陰謀就是出於日本所策動，當然，不便出爾反爾，勸告中止；在被迫處於窘境的日本，只得暫且拒絕了英國的要求，表面所持拒絕理由是「這樣的勸告，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然而，內幕既已讓外人了解到如此程度，當然便不得不耽心會引起外交上的摩擦。

於是，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乃於二月二十二日電令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指示「與宗社黨有關的日本人之行動，原爲日本政府所認可；但在此際，希用曉諭或其他穩妥方法，加以制止。」這麼一來，川島浪速等人在東三省運動，便在轉眼之間，化爲烏有。

川島無可奈何

▼據日本黑龍會所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記載：川島浪速接到陸軍參謀次長福島安正囑其歸國的電報，心裏想着大概這個計畫會得到陸軍方面的有力支援，神氣十足地回到日本。不料福島竟給予了「中止滿蒙獨立運動」的命令；激憤的川島，立即去找內田康哉談判，內田則答覆他說：「這是閣議所決定，如果說是即使抗命也得硬幹到底的話，那麼只有行使官方的權力加以制裁。」川島無可奈何，只得和內田取得以下兩點約定而告退：①永遠保障肅親王善耆在旅順的生活。②川島浪速一夥人，照舊部署在滿蒙各地，不加干涉。▲

儘管擁立肅親王善耆的計畫中止，但是所謂「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卻並未了結，因爲在東三省方面雖然是姑且告一段落，但對於內蒙古則還沒有死心。

日本政府和軍部，仍然利用川島浪速等人，繼續進行其在內蒙的陰謀——這就是煽動內蒙和東北邊境的蒙古王公「舉兵」的計畫。

陰謀再三失敗

日本在內蒙古方面的陰謀，是當辛亥革命軍興之初，便和東三省的獨立計畫分頭進行，當初業已預定在兩方面同時舉事。

密派特務入員活動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即以參謀次長福島安正的名義下達秘密命令，派遣步兵少校多賀宗之領導步兵上尉田口暢、松井清助、騎兵上尉木村直人等特務工作人員潛入北京、承德（熱河省）等地。

他們任務是一面和已在北京的川島浪速取得聯絡，一面和內蒙古王公們接觸，策劃把獨立運動組織起來。

推進這個謀略的第一步，是對在熱河省南部擁有勢力的喀喇沁王給予借欵，意圖作爲交換條件，獲得對於該地區的支配權——日本軍部的一貫伎倆，在這裏也表演了一手。

以領土抵押日本貸欵

▼借欵問題，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福島安正於十二月六日接到川島浪速自北京打來的電報開端，電文是這樣的：

「蒙古喀喇沁王爲某一用度所迫，願將其全部領土作爲抵押，貸欵二萬兩，頃向橫濱正金銀行北京支店提出申請。此一問題，總不至於會有虧損之虞；而且在這個當口，基於對蒙古政策考慮，也以給予借貸爲宜。因其需用迫切，盼火速賜覆。」

外相內田康哉對於這個請求，似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即通知橫濱正金銀行「應予通過」。▲

所謂「爲某一用度所迫」，可想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樂土

雪梨 林康

樂土改成無產國，赤氛瀰漫火天青，
燕辭危壘驚風暴，蝿逐屠砧渴血腥！
鄉僻山深行役苦，食寒衣節物資零，
華生夷籍催乾子，不見歸宗老故庭。

故鄉值高興坊、對於永作旁觀而促別人下注者，呼之爲催乾子。

怒吼天安門 二首之一

林鑾天

炎炎夏熱忽冬寒，門是天安竟不安，
伏地龍蛇雷震起，鬱蒼草木雨淋寬，
周朝有道逢良相，秦政無仁舉義竿，
天理循環物極反，魔王未可等閒觀。

和余主事留別山打根諸友依原韻

劉祖霞

詩情酒興兩難終。一曲陽關去太匆。
往事不堪人散後，離愁最苦月明中。
夢回偏值瀟瀟雨，枕冷猶來淡淡風。
早識今朝分袂味，天南應是永相逢。

令誕賦此賀之

尹遜盦

敬祝吾鄉黨國前輩、定居台北宋翁客民詞長、八秩晉一。

遙頌九如大耋身，默酬心拜慶芳辰，
綵娛永錫無疆福，嘏祝長生不老春，
耿耿忠貞幽抱遠，昂昂節槩壯懷新，
尤欽雅健貧豪邁，精爽神清氣益振。

乙卯雙十感書 五首

姚伯衡

㈠ 欲向摩騰問劫灰，生靈塗炭不勝哀，
鄷都十八層層暗，照眼青天白日回。

㈡ 海角棲遲廿六春，閉非閉是卽抽身，
爲人交友師三省，莫學揚雄論美新。

㈢ 左右逢源論自由，三呼萬歲獻心酧，
作新民主矜前進，可步狐狸正首丘。

㈣ 工商聯絡佈奸謀，轉貨貲源巢上頭，
高叫幾聲千萬歲，街前乞丐一身油。

㈤ 年華符卦化無窮，推滿消倭建大同，
中道沸騰陵谷變，解懸搔首問蒼穹。

清歌十六首之十一至十六章

陳鐵兒

⑪ 高山流水自迢迢，何處訪尋廿四橋，
白石小紅明月夜，神仙幽境會吹簫。

⑫ 清樽論曲快平生，琴劍飄零散髮行，
玉樹桃花歌有託，自彈自唱任縱橫。

⑬ 流鶯畢竟太多情，柳底春風盡日鳴，
鑿筑入秦眞壯也，盲詞助我讀書聲。

⑭ 摒除絲竹寫詩多，詩不值錢可奈何，
隣女笑余無賴甚，應時爲唱艷陽歌。

⑮ 清歌一曲近陽春，笑煞巴山下里人，
熱鬧自歸平淡後，枉教樂府幾番新。

⑯ 知音舉眾不知樂，禽獸有聲不解音，
文字語言兒未識，催眠一曲古如今。

望江南 別淚

封淑英

離別淚，偸滴薄羅中，還檢舊時衣細數，淺深痕蹟認朦朧，人去畫樓空！

迷惘

台北 戴文復

㈠ 感情與理智交織了複雜的十字街的網，
幾次我想衝過標識彼危險的紅燈阻擋；
幾次我又看到安全的綠燈關切的呼喚，
因之日日夜夜令人總在街頭徘徊彷徨：

㈡ 呈現在幻夢的現實裏；
沒有絲毫可依的希望，
但願，個心弦的共鳴，
我向天上流雲訴衷情，
夜晚要摘落一顆星星，
陳露在友誼溫暖手上，
流雲是我意念的象徵
在現實中必沒有幻夢，
聖潔的心如星樣晶瑩，
誠摯友誼之歌將共鳴，
彈奏情感前途的光明。

月夜簫聲

蕭君亮

簫聲嗚咽夜將闌。露重渾忘玉指寒。
恍應霜鐘音尙繞。如歌楊柳調頻彈。
明蟾已仄重斜照。翠鳳難來惜翠翰。

追憶子胥吳市奏。雪仇終慰寸心丹。

前題

麥友雲

絕世繁華想六朝。瓊花玉樹夢非遙。
醒來只道離情苦。聽去方知餘韻嬌。
一點秋心隨月冷。幾行菊影仗風搖。
詞林別有新簫史。鳳侶聞聲舞細腰。

前題

蕭葵明

霜天又見熟山梨。簫子弄簫响玉隄。
氣接虛心通上下。手持勁節識高低。
吹殘海月來丹鳳。柱破峯雲採紫芝。
今夕嬋娟仍有約。文成光彩垂虹霓。

前題

蕭勁草

秋來客館一燈焭。悄立窗前望太淸。
籠岫似烟雲影淡，侵階如水月華明。
忽聞玉管傳幽恨。恍聽銅琶訴別情。
遊子魂消嫠婦泣。蕩人心魄斷腸聲。

前題

雷宏張

兩舟橫處水中分。隣女簫聲艷可聞。
素手細持青玉管。櫻唇吹出麝蘭薰。
隔船相望秋如鏡。微笑含情髮捲雲。
奏到陽春停一刻。月隨風轉淚紛紛。

前題

衛燕山

烟渚依稀廿四橋。乍來涼夜破雲霄。
飛傳鐵騎三千里。吹落錢塘十萬潮。
淡月幾聲扶鶴影。深秋何處和花朝。
不知帶送誰消息。惹得紅樓嚙翠翹。

前題

朱濟川

風淸月白可憐宵。獨倚闌干嘆寂寥。
空際乍傳聲嫋嫋。花陰凝聽思飄飄。
誰吹秦女樓中曲。迥異吳兒市上簫。
却憶玉人親手教。芳踪何處黯魂銷。

更正：四四七期梁金謀詩第三句應爲「亦淡亦濃文似畫」。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0





「如此這般，安枕無憂矣！」

嚴以敬作

勒令停刊引起風波

NO. 45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六月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三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中共無理殺害香港漁民

中共殺害香港兩位漁民，是由大陸同胞不斷外逃引起的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因毛澤東大量殺戮「同志」，「戰友」，甚至是「親密戰友」兼「接班人」，所以大陸人心渙散，無不渴望「變天」。特別是近年，老毛比前更見瘋狂，一方面害周整鄧，一方面集中力量扶植以自巳「愛人」江青爲首的宮廷派。毛「教導」別人「立黨爲公」，他自己卻「立黨爲私」。故中共黨內失去了是非標準，黨員、幹部於無所適從之餘，自然是對「革命」無不傷心洩氣；而老百姓所過的「幸福生活」，無非是受屠殺，迫害，剝削，所以也都普遍覺悟到跟着共產黨只是死路一條。

在大陸全面混亂中，沿海地區同胞爲了求生存，求自由，不斷有人冒死偷渡外逃，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廣東沿海地區出現了一種新興行業——偷渡集團。這在經濟上說，是供與需的產物，在政治上言，是人人皆欲逃避暴政的具體表現。而這種「偷渡公司」之長期存在，且「生意興隆」，如非有中共高中級幹部「入股」，裏外勾結，有錢放人，相信不等海豐縣中共當局無理槍殺郭城桂、徐家順兩名所謂「引渡犯」也早已執笠了。

所謂「引渡犯」這三個名很特別。大概是指專門「引」導大陸欲外逃人上偷「渡」來港的「犯」人。如果不是與中共幹部有關係，大陸邊界封鎖嚴密，當然是無法「引」人偷「渡」而「犯」中共的「法」了。

這應該說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廣東海豐縣中共當局以「引渡犯」的帽子扣在香港兩名漁民身上再加以槍殺，這只能說明：中共濫殺無辜，近且到了瘋狂的地步。據悉：自一九六八年以來，由一批頗具勢力的高級共幹，中間經過他們「自己人」的拉攏，與香港漁民合作組織的偷渡集團，一直活躍於華南沿海地區，且專作大買賣。協助擁有巨資的不容於當權派的高級幹部和香港富人陷身大陸家屬逃出共區，最高代價達二、三十萬港元。「入股」的有勢力幹部分六成，漁民只分四成。

中共常常自炫政治清廉，貪污絕跡，更沒有人與海外「壞份子」勾結，其實都是騙人的鬼話。如果眞的如此，中共何必叫喊「打擊貪污盜竊份子」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在大陸上的高級統治者雖鬼多人少，但只要有錢還是能夠打通關節的。據六月二日香港「文匯報」報導：「據有關司法機關說，郭、徐兩犯的反革命引渡活動，都直接受香港一名叫曾民春的蔣幫特務分子指揮，自一九六八年以來，曾先後數次駛船潛入我沿海地區進行引渡及其他反革命活動」。這說明：此一偷渡集團不僅已存在八年之久，且「先後數次」進入大陸「作買賣」，如果不是有共幹參加如何能「進行接載」的活動？再說，中共常自吹噓它的海防邊防「都是銅牆鐵壁」，難道郭、徐二人都是長了翅膀的飛人？再不，他們會隱身術？

根據六月三日香港「快報」十二版透露：「去年，一名香港仔漁民周奇偉也因同樣罪名，遭中共槍決，而不少漁民，亦受嫌與協助偷渡有關被中共拘禁或勞改。其中一名較受注意人物姓周，他在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是激進份子，甚得共方讚賞，但近年來，他受不了金錢的誘惑，變了『質』，去年一度被捕，並受嚴重警告，但他沒有『悔改』，仍在進行這種活動，今年初終被拘禁」。這就證明在偷渡集團中本來就有中共的「自己人」。

當前，中共正在全面進行「追查反革命」活動。所謂「反革命破壞活動」和「政治謠言」，在廣東省特別多而活躍。所以，以所謂「特務」罪名將香港的郭、徐兩位漁民殺害。當然，於此同時在大陸上可能按圖索驥製造一個「反革命引渡事件」，屠殺更多的人。

不過，用屠殺來嚇阻大陸同胞的逃亡是無用的。因爲，大陸內部人心浮動，局面混亂，加上北平那伙中間的派系鬥爭又永不止息，逃亡的人只能越來越多。人誰願背井離鄉？又有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甘願冒死外逃？這一切都證明，中共政權的暴虐已到達瘋狂的地步，更可看出這種瘋狂是潰亡的前奏。

「沙田新聞」發表中大內部文件被李卓敏勒令停刊引起風波

萬人傑

「沙田新聞」是中文大學新聞系同學的實習報紙，因爲發表了銓敍司施恪給李卓敏的信，指出今年中大八十七名畢業生投考政務官，全部落第，認爲應組織調查委員會加以調查；同時「沙田新聞」報導了就業指導處的報告，中大許多畢業生不懂寫求職信，德國文化協會德籍教師問及「丹麥首都在那裏」，竟然無一人能答。這幾件事併在一起，遂使李卓敏震怒，立即下令「沙田新聞」停刊。此種「獨裁」及不民主的作風，社會人士嘩然，校內也引起極大風波。老萬就此事發表個人感想——

沙田新聞　水準甚高

「沙田新聞」在星島印刷，是中文大學新聞系學生的實習報紙，雖然只是小小一張四開小型報，老萬對它頗有好感，因爲它有異於其他學生刊物，沒有政治性，不替毛澤東作政治服務，內容取材以至編排等等，都能辦到一般報紙水準。

有關中大內部新聞，他們不囿於「家醜不外揚」，足以被人抓作「笑柄」的資料，「沙田新聞」照樣刊登。如不久前的「風水問題」，近期的「學生水準問題」，都照實報導，這樣的「新聞系學生」，老萬認爲頗有「大公無私」精神。

可是，不幸得很，因爲發表了銓敍司致李卓敏的函件，發表了就業輔導處的報告，竟被校方「勒令停刊」。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的老萬聞而震驚，這情形只有在軍閥割據時代才會出現，今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竟發生在自由地區一家大學裏，誰相信？

這種箝制輿論的獨裁作風，不是出現在統治者身上，而出於受過高深教育的大學校長身上，難道李卓敏要新聞系同學來學習如何適應在獨裁政治統治下從事新聞工作嗎？

獨立刊物　不受管轄

「沙田新聞」的錯處並不是他們的報導失實，銓敍司爲了八十七名中大學生考取政務官竟全部名落孫山，因而致函李卓敏，確有其事；中大就業輔導處批評學生不懂寫求職信也確有其事。老萬手上還有該處的函件影印本，足以證明「沙田新聞」絕無造謠。

可是在這則新聞被銷路甚廣的星島晚報轉載了，並說明消息來源出自「沙田新聞」。這一來，把事情鬧大，中大就業輔導會急忙去函報社，指責「沙田新聞」歪曲事實。「沙田新聞」振振有詞，說明消息來源，並有就業輔導處信件爲憑，他們連同信件送去報社，就業輔導處要不承認也不成了。

同時，「沙田新聞」公開發表聲明，他們的刊物是獨立的，不受校方管轄，而且已向政府註册登記。但中大校方發言人表示，「沙田新聞」是由學校當局向政府申請，以該校新聞系系主任的名義登記。

中大當局「勒令停刊」的理由，據校方解釋：因爲「沙田新聞」未得校方許可，「擅將一份祇供校內傳閱的機密性文件刊登」。

這麼說來，「沙田新聞」並非謠言惑衆，只是發表了一則「他們不該發的新聞」而已。華盛頓郵報兩名青年記者也發表了一則他們不該發的新聞，鬧出水門事件。可是，這兩位青年記者今日已名成利就。如此說來，作爲一個新聞記者也是有幸有不幸。

正確報導　無忝厥職

「沙田新聞」被勒令停刊，確是十分遺憾的事。對一班準備投身新聞工作的青年精神上創傷極大。他們以爲，做新聞記者只要忠於工作，作正確報導，便無忝厥職；不會知道做新聞記者的另一法門是「善覩氣色」，除忠於工作外，更重要是忠於老板，做老板喜歡的工作，不可跟老板抬槓。老板不喜歡的，故意登出，等如拆老板爛污，那一個老板能容忍？

在報社打工，發薪水給你，維持你一家子生活的是你的老板；「沙田新聞」沒有薪水，校長是老板。在報社工作，跟老板抬槓，會炒魷魚；一沙田新聞」既沒薪水可拿，當然也沒魷魚可炒，只有「勒令停刊」，才可發揮老板權威。

在意義上，編輯「沙田新聞」的這班青年同學，等如給老板炒了魷魚。他們有這麼好的工作成績而給「老板」炒了，老萬內心萬二分同情。

爲了勒令停版，原本支持他們出版的人也打了退堂鼓，即是說，除到各報參與工作外，中大新聞系的同學已沒有「實習」機會。只有理論、學術上的灌輸，沒有實習機會，畢業後也不易適應實際工作。因此，「沙田新聞」停版，對新聞系同學是一項最重大損失，等如取消了主要課程，對學生事業前途打擊尤大。

貫徹初衷　奮鬥到底

李卓敏爲了一時激憤，使他的學生蒙受這麼大的損失，對得起我們給李校長支付巨額薪水及津貼的納稅人嗎？如果老萬有子弟在中文大學新聞系念書，一定要向李卓敏提出嚴重抗議。「勒令停刊」

，在理在法都說不通，和獨裁政客之壓制輿論，有何不同？

在民主立場說，李卓敏校長此擧是可恥、可鄙的。老萬是窮稿匠，萬人日報是窮報紙，但老萬對年輕一代的報人，有由衷的情感，願在這不幸的事件中，用行動表示對新聞系同學的支持。如果「沙田新聞」的停刊，只因排印有困難，老萬願在這方面給予盡其所能的帮助。排印問題解決，便可照常出版，年青人應有不屈不撓精神，如認爲自己做對了，便要貫徹初衷，奮鬥到底。如果「沙田新聞」能克服困難，繼續出版，一定得到社會人士稱譽，將來，必成爲有毅力、有精神、有正義新聞記者。

老萬從不發空頭支票，只要中大同學有需要，只要老萬能力辦得到，一定支持到底。

壓抑言論　難獲同情

一位在新聞系當講師，國內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老同事，談起「沙田新聞」被勒令停版事，搖搖頭，嘆口氣，沒有話說。

據老萬所知，「沙田新聞」在星島日報排印，編訪工作，由中文大學新聞系同學担任。担保註冊，則是星島報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胡仙小姐。因此，「沙田新聞」雖是中大新聞系同學的實習報紙，實際是獲得胡仙小姐的帮助與支持而出版的。

中文大學發言人說：「沙田新聞」既是新聞系同學的實習報紙，其性質等如化學實驗室一樣。在理論上這說法是對的，但化學的實驗，有一定規律，新聞的實驗，思想是重要因素，變化多端。

對化學實驗室，不可能因實驗的進行與學校當局預期不符予以封閉；「沙田新聞」却因發表了不應發表的「新聞」而被李卓敏校長「勒令停版」。

本來，「沙田新聞」在星島印刷，保證人是胡仙小姐，李卓敏「勒令停版」應難生效；不過胡仙小姐是中文大學的榮譽博士，和中文大學淵源不淺，問題在她的態度傾向那一方。如她同情校方，李卓敏校長的「勒令停版」便可生效。

社會人士對「沙田新聞」被勒令停刊事多感非常遺憾。李卓敏在美國獃了這麼久，且已取得美國公民資格，無論如何應受到一點美國民主自由薰陶，沒理由耍出「勒令停刊」這一招。

民主窗櫥　蒙上耻辱

中大新聞系同學因胡仙小姐停止保證，不再負責承印，因此「沙田新聞」編輯委員會雖想極力掙扎，維持下去，借經費無着，看來壽命會至此爲止，很難再維持下去，除非獲得熱心人士支持。

「沙田新聞」不是一份如何有份量的報紙，可是「沙田新聞」若由此死於非命，對香港來說，是一樁影响深遠的事。

有民主窗櫥之稱的香港，將由此蒙上恥辱，更可悲的是主編這份報紙的全是新一代的報人，他們還未正式從事新聞工作，便遭這罕有的不民主的打擊，會使他們日後投入新聞工作時缺乏信心。

在學校小圈子裏，尙且有如此嚴重壓力，他日在社會上工作，領域更廣闊，壓力相應增加，那怎麼得了？豈不更使他們缺乏自信！

雖然中大發言人「相信」沙田新聞停刊僅是暫時性質，過一段時期，將可繼續出版。但既被勒令停刊於前，即使有解禁一天，也難以彌補缺憾。

不過，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如果同學們堅強不屈，定可繼續辦下去。

香港報紙　是荒謬嗎

中文大學學生會一撮左傾學生指責香港報紙「荒謬」。香港報紙怎樣「荒謬」呢？因爲轉載了「沙田新聞」有關中文大學畢業生成績差劲的報導，間中有些報紙加以評論，也無非根據這項報導，希望中文大學當局調查原因所在，加以改革。

中文大學就業輔導處在「沙田新聞」發佈消息後，指爲「不確」；但「沙田新聞」編輯委員會立即予以反駁，並將就業輔導處的函件公開，以示新聞來源有所根據，並非憑空揑造。

雖然如此，「沙田新聞」仍受到勒令停刊「處分」。我們新聞界人士的觀感，報導正確新聞而受到「處分」，乃違反「新聞自由」精神。因此，李卓敏校長的「勒令停刊」極不得人心。香港所有報紙，除左報外，差不多一致予以指責。

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左派學生擧行「公開」集會，却拒絕新聞記者參加，又要市民大衆「評評理」。新聞記者被拒參加，新聞報導祇靠他們自發「聲明」，這是片面之詞，叫人怎樣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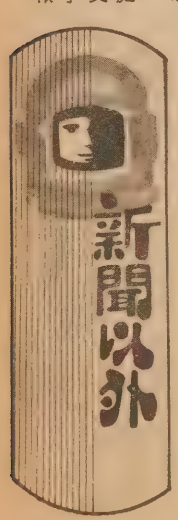
缺乏常識　熱中政治

在中大學生會的「聲明」中，指香港若干報紙「荒謬」，使老萬不期有感，怎麼樣的校長，就教出怎麼樣的學生；有其師必有其生。校長一怒之下，可拍拍桌子，勒令「沙田新聞」停刊。但這班學生無權勒令香港若干報紙停刊，祇好咒駡爲「荒謬」。這班左派學生雖不懂寫求職信，但中共慣用詞語却滚瓜爛熟，搬出「擺事實，講道理」這句話。

好的，我們擺事實罷，事實擺明：（一）八十七名中大畢業生投考政務官全部落選，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二）就業輔導處「輔導」畢業生寫求職信，叮囑在信前寫「Dear Sir」，寫英文信要簽英文名，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三）德國文化協會的德籍教師問一班中大同學：「丹麥首都爲何」？座中沒有一人作答，同樣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報導這三項事實的報紙，何「荒謬」之有？也許，這班左派學生在針對「萬人日報」而作此聲明，因「萬人日報」報導這項消息時，會說及他們普通常識缺乏，英文表達能力不夠，也許因爲他們把太多時間和精神花在「認識祖國」上面。一個人很難心爲二用，自必得一失一。相信如果考他們毛語錄，必不致擘大口得個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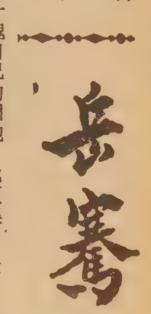
這說法其實在替中大同學打圓場，決不是毫無道理的胡說八道。許多人有此同感。可惜他們努力學習得來的「學問」，却英雄無用武之地，派不了用塲。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毛幫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了一篇署名潘鋒寫的「切不可書生氣十足」，副題：學習「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人民日報」六月二日在第一版全文轉載，此事大可注意。

未談毛帮此項意圖之前，先說一說胡風事件的來龍去脈。

掀起胡風事



胡風的本名張光人，又名谷非。發表文章，亦用谷音，張古音及鼓聲等筆名，湖北漢川人。生於一九〇四年，家庭貧苦，以賣豆腐爲生。他的大哥是一個做麵食手藝生意的，二哥佃別人的田耕種，他小時候做過牧牛、砍柴、割草，看守稻子一類的事情。十一、二歲時，家裏送他入村塾讀書，打算唸過幾年書就送到商店裏當學徒，後來他反抗了家庭，到縣城考入中學，旋又跑到武昌，再由武昌到南京，才完成中學學業。在武昌時，接觸到「五四」以後的新文藝，發生濃厚的興趣，便開始學習做詩寫小說，他寫成了第一篇小說，投到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竟然被登了出來，更提高他的寫作勇氣。在南京時參加當地的學生運動，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他也奔走于街頭，作各種宣傳活動，此時就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但同年北上考入北京大學，卽堅請脫離。第二年轉入清華。民十六、十七年，他離開學校到南方江西剿共軍隊中做政治工作，旋卽赴日留學。在日本的時候，他開始參加東京左翼文人所辦的「藝術學研究會」，他自稱「這時候才能解消了糾纏過去八年的社會觀和藝術觀的矛盾」，從此，便甘願爲中共的文藝宣傳服務。二十二年爲日本警察所逮捕，監禁三個月，被遞解出境，回到上海，便由馮雪峰介紹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馮雪峰離開上海以後，他極爲活躍，常以馮之繼承人自居。魯迅死後，又以魯迅繼承人自居。自己創辦了文藝雜誌「七月」，不斷在上面發表他自己的文藝理論，并獎掖後進，收爲己有，但已漸漸不爲中共所喜。一九三六年五月，馮雪峰由陝北瓦窰堡潛抵上海，復因馮介紹而參加中共。是年春，「左聯」解散。翌年，「七七」事變爆發，胡風乃不得不離開上海而赴武漢、重慶。一九四一年，由重慶赴香港，還不到一年，香港陷落，一九四二年三月初復由香港逃到桂林。翌年三月中旬，再由桂林回到重慶。

原來早在民國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卽在延安發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篇「講話」發表以後，就被一批獻媚的捧爲「聖旨」，并由中共宣傳部決定，確認爲中共的文藝政策。爲了樹立這個政策的威信，曾經首先整肅王實味，此卽所謂「野百合花事件」。而胡風認爲這種政策，就是「不要文藝」，所以他在此時發表的文章，論點都與毛著「講話」背道而馳。像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一九四四年元旦特刊發表的「由現在到將來」一文，反對文學奴役於政治的說法；像在時事新報一九四四年元旦增刊發表「現實主義在今天」一文，反對「創作從一種思想出發，儘可能地離開現實的人生」反對只「要作家寫光明，寫正面的人物」，而認爲「黑暗或否定環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寫」。這就是兩個例子。自從有了「希望」雜誌這樣一塊自己的園地，他更集中火力向毛澤東文藝思想宣戰。像在「希望」第一期，卽刊有舒蕪的「論主觀」和他自己的「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裏面」，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胡風派的「主觀戰鬥精神」論，卽以此爲開端。

中共政權成立，胡風的對頭都官上加官，胡風在上海結的寃家周揚已成文藝總管，順者生，逆者死，但胡風仍不低頭，積極佈置與周揚鬥爭，當時被胡風拉進他領導的反周集團中重要作家，以地區分，計有：

上海——有共黨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長劉雪葦，及一九五二年接替黃源，出任華東區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在黨政方面呼應。文化據點則有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如他的幹部張中曉、羅洛、耿庸都在這個社裏担任編輯工作。

浙江——該省文協主席朱聲（又名方然），是胡風的朋友，他兼編「浙江日報文藝週刊」。

天津——有阿壠（陳宗梅、天津文聯委員）、蘆甸（中共黨員，天津文運主持人）、魯藜（詩人），他們完全控制了天津的文藝活動。

武漢——綠原、曾卓均任長江日報編輯。

安徽——張禺，任安徽省文聯委員。

南京——歐陽莊，任南京文聯會員，路翎（南京大學教授）一度在平工作，他是胡風的主將。

此外，尙有舒蕪、梅志（胡風妻）、馮異（四川人民藝術學院資料員）、呂熒（作協委員）、謝韜（北師大教授）、盧玉（謝韜妻）、賈植芳（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任敏（賈植芳妻）、李離（天津文聯會員）、馮大海（天津文聯會員）、翼訪（文藝報通信員）、朱懷谷（廣州第五中學教師）等人。

這個陣容，雖然不太堅強，但它卻已遍佈了大半個紅色中國，而且已完全控制了天津，在上海，武漢等地均有作戰的文化據點，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按照胡風的計劃，他一方面是儘量利用自己的關係，替他的幹部找一個崗位；另一方面卻要替自己安排一個相當的職務。爲甚麼呢？因爲，沒有好的職務，就沒有大的力量。但是，自己職務的安排，卻是一個麻煩的問題。爲了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蘆甸就寫了一封信給胡風。內云：

「和寧、徐、嚴諸兄在一塊談了一下，希望你早點寫信給周，表示

要來北京，要工作；他遲不回信，又寫信催，他再不回信，就來京找他。」

這是他幹部的建議，事實上這個建議已經晚了一步，胡風早於五月四日就已經寫過給周恩來的信了。周恩來接到這封信以後，會派于剛去看他的朋友謝韜，有所面洽。據胡風於五月十九日致函謝韜云：

「昨得信，說于剛看過你，談到我的問題。談話內容如何，請告訴我。要全部內容，他的話，你的話，你的印象，最後結語，等。他的話，可以作爲某一種的反映的，望即告我，詳盡地。

我五月四日發出信，七日可以寄到。信可能經他的手送上去，因而可能聽到副座的話。如果他和你見面是七日以後，那麼，很可能，他是有所爲而和你見面的。因而，你的意見，也會對他有影響的。

如果再見到于，可吐露：一、幾年來胡想工作，二、想搬來北京，得不到幫助。當然，你不能去找他談這些的」。

由這一封信，可知胡風與周恩來實已有過間接的接觸。根據胡風幹部的建議，是希望胡風由上海到北平去，這一方面可以找周恩來解決他的工作問題：他方面還「要採取進攻的戰略方針」，即不等反胡派提出胡風的問題，而胡風能「先到上面提出……對目前的文藝運動的意見，給他們來一個悶棍」。這就是「先發制人」的戰略。胡風後來在一九五三年確實到北平去了，但他與周恩來有無直接的接觸，則不得其詳。不過據推測，胡風與周恩來，他們同時都在重慶做統戰工作，兩人過去頗有密切關係，胡風之能得到周的支持，那是毫無疑義的。胡風雖然不是黨員，他有這樣的靠山，當然敢大胆的去做；也正因爲他政治上走了周的路綫，因而更加深了這一鬥爭的複雜與嚴重。

從一九五四年四月間開始，胡風即積極蒐集下列資料：

（一）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成立以來，出了那些壞書，爲甚麼出了，出了那些好書，出之前，受了甚麼波折和打擊」。藉此說明「宗派統治的危害性」

（二）分析何其芳、林默涵批判胡風專文，指出其理論錯誤及其陰謀之所在。

（三）就一九五〇年以後對阿瓏的打擊作一分析，以「作爲宗派主義爲了繼續庸俗社會學統治的說明」。

（四）在二馬（即馮雪峰）編的作品中，檢查其工作態度和用意，作一簡明分析，準備對付二馬。

這一些資料，就是後來他撰寫向中共中央所作「報告」的根據。據說，他寫這個報告時非常鄭重，他曾「把這個『報告』的提綱交給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骨幹份子，進行討論」。

大約是在這年七、八月間，胡風一方面以自己的名字寫了一份長達三十多萬字的「關于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呈送中共中央；一方面復策動各地的骨幹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控告文藝界黨的負責人。像方然，就寫了一封

件用意何在？

信給陸定一，事後他還向胡風報告。這一些信和報告的內容，大致有兩點。就是：第一，指出大陸文藝充滿「胡適資產階級傾向」；第二、黨的文藝負責人實行宗派統治，排斥異己。它的對象包括：周揚、林默涵、何其芳、邵荃麟等人，其中有一個連帶受累的人，就是馮雪峰。

胡風既反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又反對周揚領導，如何能存在。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爲「胡風先生的立場是甚麼」，作者爲周姬昌。

這就等于是清算胡風的命令。以後，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便接二連三的出現在毛管區各報刊了。胡風以前直接呈送中共中央的三十多萬字的意見書，這時也交給「文聯」，印成了一本小冊，隨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一、二號合刊附送讀者，但卻沒有附發到海外。中共作協亦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到七日召開第十三次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展開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文聯、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終於決議：

（一）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章程」第四條，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藉，並撤消其所担任的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和「人民文學」的編委職務。

（二）撤消胡風所担任的中國文聯的全國委員會的職務。

（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依據憲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撤消胡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資格。

（四）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必要的處理。

（五）我們警告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文聯及其他幾個協會會員中的胡風集團分子，他們務須站出來揭露胡風，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後是否保留他們的會藉，將根據他們的實際行動來加以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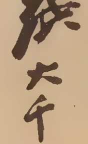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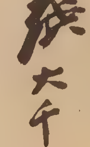
此後胡風即失去下落，據傳已被謀殺。

此次「紅旗」文章攻擊胡風重心有三點：

一、無中生有，製造謠言。二、請誅鼂錯，以淸君側。三、借題發揮，沖破缺口。三項尤以第一項最爲重要。紅旗文章說：無中生有，製造謠言。當年胡風一伙就製造了大量的政治謠言，惡毒攻擊污衊毛主席的文藝路綫、方針和政策，攻擊污衊中國共產黨。從去年夏季到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這一段時間內，社會上也出現了大量的反動政治謠言，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其根源就是「鄧記謠言公司」。

這段話固然說明了江華集團目前爲謠言所困擾，但也是展開大整肅的先聲。筆者特別敏感的是胡風當初曾與周恩來有勾結，如果把周恩來與胡風拉在一起，以毛幫習慣，並非不可能。而目前的所謂謠言——周恩來便是謠言中心，是則此次大整肅，周恩來恐怕未必能獨善其「灰」了。

我與敦煌壁畫

敦煌學今天已經成為一種顯學，敦煌的知名於世，先是由於敦煌卷子的發現，接着便是壁畫的受到重視，我之所以遠去敦煌，則是為了描寫唐塑，觀摩壁畫。

中國的繪畫，古代以壁畫為主，漢魏以降，雖然也以紙絹作畫，但在分量上不如壁畫之盛，尤其佛教傳入後，寺院的壁畫，成為信徒們的供養對象，可惜古代的建築，遭遇歷朝的兵燹水火大都毀壞了，而敦煌因偏處邊陲，氣候乾燥，得以僥倖保存到現代，敦煌是在我國河西走廊的盡西頭，在漢唐時代，掌握東西交通的樞紐，稱盛一時，因此東西文化在這裏交匯，大大地提高了敦煌的文化地位。

敦煌壁畫是在距離敦煌四十華里的鳴沙山千佛洞，千佛洞是當地人的俗稱，原名莫高窟。（胡適之先生曾就回紇語譯莫高二字為桃花，經詳查二字出處，莫高實即漠高，指沙漠中的高山，這是在壁畫的題記中所發現。）在山的礫巖峭壁上鑿有一排排的石窟，峭壁的下面是一道河流，源出天山，經莫高窟十餘里北流入戈壁而竭，這些洞窟長約二公里，分五層排列，其第五層現只餘一窟，可說是洋洋大觀，據說符秦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有一個遠來的和尚樂僔開始在峭壁上鑿闢洞窟，後來又有法良禪師及北朝唐宋的信徒們相繼建造，才有如此盛大的規模。（相傳曾超過一千窟，因崩毀或為流沙所埋，僅存現有實況。）

莫高窟在宋時西夏之亂，僧人將貴重古物、經卷，封藏一石室之中（為本人所編第一百五十一窟），未為外界所發覺，直至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湖北籍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藏經，接着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相繼東來，運走了藏經洞的卷子以及佛幀數以千計，敦煌石室之名，遂大著於世。

我去敦煌是為了想描繪唐人的彩塑，當然也為了觀摩壁畫，但當時因未見到斯氏和伯氏的出版物，尚不知有如此多而且好的壁畫，及至初抵莫高窟，燈下觀看洞中的壁畫，覺得非三個月時間從事臨摹不能竣事。翌日再看十數個洞，覺得半年之內也無法離開莫高窟了。

我到敦煌，是在民國三十年三月間，帶同家人前往，千佛洞離敦煌四十里路，離城十里皆為綠洲，接連三里較沙，土著稱為沙窩，然後有廿餘里戈壁，白晝酷熱，須在入夜後方可行走，結果我留在敦煌千佛洞二年又七個月，生活與工作的艱辛，自然不用提，而所摹的壁畫為二百七十餘件，攜出者僅小幅數十件耳。

在敦煌石室面壁摹畫：值得一提的有三點：

（一）從事洞窟編號：在我未去敦煌之前，千佛洞也曾有過編號，那是法人伯希和所編，他為了自己攝影的便利，憑自己的愛好，才加上編號，如果就我的順序來看，一、二、三、四洞，伯氏均未列入編號，因為他不需要攝影，他編號由第五洞起，中間又跳越不少洞不編，若是他回頭發現第二洞還有攝影價值，他又編新號，除了數目字而外，他又用A、B、C、D英文字母，故而凌亂不堪，毫無系統。

我的編號，是根據河流的方向由南而北，由下層轉折而上，第五層僅餘晚唐景福年間所鑿一窟及余所編號之三百○五洞，如是者五層，有規則地編了三百零九洞，我用長方形的馬口鐵皮挖成空洞字目，令人用手按在壁上，然後用排筆蘸墨刷之，字大約四五寸，於是窟號顯然，我所編列的三百零九洞，加上耳洞等附號，其數為四百零七窟，後來據說有人將附號的耳洞也編列入正號，這就不敢苟同了。

（二）發現壁畫下層的前代壁畫，大家應該知道敦煌壁畫也曾經過三種刼難：第一種是新疆回人白彥虎之亂，對畫有所損傷；第二種是民國初年，白俄五百餘人流竄至莫高窟，設爐灶，挖土坑，生火薰烟，對畫摧殘不少；第三種可以說是本地人所為，他們每逢每年四月初八千佛洞的廟會，羣往燒香，支爐生火吃手抓羊肉和羮麵片，人馬住宿，久之對畫自有損壞。另外，還有一次，約在一九二四年美人華納爾用化學方法，以樹膠布黏去壁畫二十方，尚有已塗膠水，未曾黏去者十數處，我在臨摹的過程中，由於第二十窟曾遭白彥虎之亂

的損傷，加上白俄爐灶烟薰，使壁畫殘破駁落，當時于右任先生路過敦煌去看我，有騎兵第五師師長馬呈祥相隨，見牆壁駁落，下層每有前代畫迷，我乃向于先生說：「下層必然有畫」。馬師長乃令其部下以石擊落上層燒毀之宋畫，赫然發現唐開天間晉昌郡太守樂庭瓌父子供養像，敷彩行筆，一派閻立德畫法，與一百五十四窟武周氏所畫維摩變筆法脈脈相通，此窟蓋宋時重修，上敷石灰一層，將原來的唐畫遮蔽者。

又在同窟的東壁左面，宋畫殘缺的部份，發現有「唐咸通七年題字」等字樣，可見這個洞已有兩次重修，我的發現，固然不是甚麼驚人之舉，但當時曾有人說我「毀壞壁畫」，在這裏，得澄淸一下。

（三）敦煌壁畫的文化價值，我以近三年時間臨摹敦煌壁畫，它的影響，對我個人來說是多方面的，如壁畫本身的衍變，歷代官制服飾，以及稱謂的研究，碑拓，彩塑和建築等等，都使我增加不少了解，尤其敦煌壁畫集中古美術史之大成，代表北魏至元代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展，更是佛教藝術文化的最高峰，到現代仍然相當完整，它不僅考歷朝制度，而且補唐末五代史書之闕文，它的歷史考證價值，可以媲美其藝術價值，過去，學術界對我在敦煌的工作，爲文評讚，實愧不敢當。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當道的注意，設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使國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畫的文化價值，也算略盡書生報國的本份了。



利害觀點混和理想主義的悲劇

霍雲霄

多少人爲了本身要生存得好，並且能夠使自己的事業有良好的發展，在多少事上，不得不從本身的利益觀點計算。然而這個人如果要使自己生存得有意義，生活在問心無愧中，他又不得不在多少事上，從良知的角度去判斷。利益觀點與良知角度，有時可以一致，有時並不一致，有時是完全相反的，在一個開朗進步時代，每一個人都會赤裸裸的將眞正的自己示人，在黑暗時代，多少人爲了自保，往往善于將眞正的自己掩蔽起來。

如果你看到一個朋友，正受到壞人欺負，你可以挺身而出。與被欺負的朋友共患難。你也可以僅僅表現一點同情。你可以敢怒而不敢言，你可以不敢怒也不敢言，你甚至不惜作違心之論，向被欺負的朋友下井投石，這些不同態度的背後，除開共患難的一點外，其餘的不同態度，都是個人利益觀點的產物。雖然由于利益觀點使你以不同態度去面對一件不幸的事，但並沒有影响到你內心的良知觀點。又從心理角度看，與朋友同共患難的人，雖然有生命危險，或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但不可能由此患上心理病，其餘的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癥結，隱伏在心靈深處，那些心理癥結，雖然未必使每一個人都成爲精神病者，但對於這個人後來做人做事方面，時時莫名其妙的走錯方向，可能是免不了的。

歷史上有過不知多少的妥協事件，如果妥協的原因，是爲了公平分配不同的利益，那並沒有什麼不妥，如果妥協的背後，有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那種妥協，通常都是權宜利害問題而作出違反良知的決定，因爲意識形態，事實是代表良知，代表了信仰。妥協之後通常有兩種不同後果。一是藉妥協作僞裝，爭取時間，作更大的毀滅對方而準備。二是由於妥協帶來信心的不穩定，使自己的信心常向對方觀點去思索，使自己的本質起巨大的變化。最後是落得個意識形態衰退以到破產終場。

在此時此地的年輕一代，幾乎佔大多數是沒有什麼明確的意識形態的，多數人有的只是明確的利益觀點，雖然如此，我們不能斷定此時此地難以造就出爲下一個世紀扭轉歷史機運的人才或改變人類命運的人才，因爲這種人物，常是大多數中的最少數，而且是任何環境中都能存在的。這種人的存在，有一點與眾不同的是良知觀念在心靈深處獲到良好的發展。可能以利益觀點來求得較好的生存之後，便以「與世吉凶同患」的抱負來安頓自己的精神生命。

良知像光，它的速度只由源頭決定，不是由萬有引力決定，光可以被遮蔽，但不能迫它改變自己的本質。有些意識形態可以變質，那只是因爲它不過是來自有偏見的教育及傳統力量的產物，並不是發自生命內層的眞正信仰。發自偏見教育及傳統力量的光是經不起分析的，它是一種最微弱的光，發自信仰的光才是最強烈的光。在現實社會上，當利害觀點代表了意識形態之後，多少人在茫然迷失中成功或失敗，沒有在自己心靈深處，培養出一道強烈的光芒，多少人的成敗，舊的很快消逝，新的很快冒出來，新舊之間，並沒有特殊意義。從生存觀點看，好像每一個人都是聰明人，然而從爲什麼而生存的觀點看，究竟有多聰明人，這是值得深思的。

在最近幾年中，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政治生命的頹廢，完全是意識形態破產演化出來的結果。這類「尼克遜病」，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成爲流行病，新約聖經哥林多後書保羅說了一句奇妙的話：「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尼克遜病，正是「信與不信同負一軛」的結果。



共和黨提名初選運動中

李根福特向右轉

福特助選團用一頭大笨象遊行助選・別開生面

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兩黨提名初選運動中，產生了一些奇異無比的現象。同時其中最厲害的一種，就是在競選運動中，往往以外交政策作為爭論焦點，共和黨高層因此而弄得非常決裂。福特與李根都為美國在世界的地位而爭執不下，似乎他們已成為理論上的敵人，比起同黨任何人為甚。最後結果，他們的爭論祇有加深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於是無形益了民主黨，可能當選總統候選人的吉瑪・卡達，將會在十一月大選中獲勝。

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的敵對雙方，均集中注意於外交政策。這對一般人而言，似乎是因為他們無其他可辯論的。福特和李根都屬於保守派，他們在內政上的不同點非常之少。但是作為挑戰者的李根，會經對福特大加攻擊，他指控總統許多失策，從放棄巴拿馬運河而至與蘇聯作武力競賽的失敗，以及對共產主義太過軟弱。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詹姆士・李斯頓，將共和黨兩位總統候選提名人形容為「鄉鎮上表演把戲者。」同時，他認為李根的宣傳極富煽動性，把整個選舉運動過程都令人發笑！

採取一種極端主義的立場——不容說服與投機，或兩者都有一點——李根已經成功地迫使福特向右轉。更有進者，李根的堅毅姿態已經在選票匭方面大有收穫。他於兩週前在德州初選中很容易擊敗福特，他在此一役中，以聖・喬治自居，殺死姑息政策的惡龍。但是他在德州獲勝並不值得大驚，因為那裏有許多民主黨人跨黨支持他。

基辛格遭人嫌棄

李根也攻擊國務卿基辛格而指出福特外交政策的失敗。他說，基辛格的世界觀與他以四海為家的生活形式，為共和黨一般正常人士所不恥，而後者卻為共和黨的初選運動選票。基辛格無論公私場合均已一再聲明要辭職，這無異變成為對總統一種「政治的負債」。但當他在內閣出現時，又使福特選擇為難。總統不能開除他，表示對於李根的壓力不屈服。如果基辛格仍然繼續留任下去，福特將向右翼暴露弱點，所以說總統不管轉向那一邊，都是易受攻擊的。

福特現正為他自己目前的處境而大傷腦筋。這在一年多以前，當他開始發動他的選舉運動時，他會決定他的目標並非李根，而是國會中民主黨所佔的大多數票，他的戰略是針對國會，特別是外交政策問題他將不能獲勝。他希望中，他可能將在稍後，指責立法機構出賣美國在海外主要的利益。因此他將繼續對抗國會所提指控，諸如無效援助越南與高棉舊的反共政權，以及軍援土耳其與美國干涉安哥拉。但是這種鬥爭，不能建立他作為國家救星的信用，祇有顯示他作為國家領袖的愚蠢言行。這樣也使基辛格變得萎弱，由於國會抑制他的活動，他已漸漸遭受挫折。

福特自找麻煩

去年秋天，正是他鬥爭中途，福特在展望中

行施兩項錯誤決定，而增加了他的麻煩，由於他白宮左右手的建議，提醒他應在外交事務上有更大的表現，他於是更換基辛格爲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同時，他開除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因爲後者往往抱怨大聲疾呼，預算減少將有損於軍事建設。

首先，這一運動，已因剝除他作爲總統幕僚的一種重要地位，進而使基辛格權力剝弱，其次，嚴重地增加福特的現存困難，由於斯勒辛格這人，一向主張採取堅強外交政策，是福特內閣中唯一可以爲他拒抗共和黨鷹派如李根者。那末，福特這一改變，無異發出一項邀請，招引右派來向他攻擊。

同時，基辛格猜想及他的地位不穩，必須尋求方法以加強他的地位。他於是說服總統發表聲明保證他國務卿的任期。他於是旅行各地如堪薩斯、聖路易斯、達拉斯等地，企圖在各州提高他的聲望。三月間，他提出一項理論作爲運動，說最佳的防守是一種有力的進攻。他責備李根與他的助選團，以「不作批評、不唱口號與不互相辱罵，同時詳細宣佈他們的前提與二者任擇其一」，向他們挑戰。此種講演可能造成一種錯誤，因爲這樣的外交政策加於選舉運動中比以前更爲公開。這樣也將基辛格介入，競爭中成爲參與者之一。因此他的新的可見性給與李根一些機會。他宣稱，基辛格的主要設計，是將美國減退至第二等強國地位。

戰術錯誤遭惡果

李根的辯論雖不無可疑，却使福特的支持者驚訝！福特總統的選舉運動委員會的主席羅傑斯．莫金，曾暗示基辛格應被卸職。這種姿態已有同聲相應並激勵白宮內部，那裏福特最密切的助手好里查得．西萊，爲總統最有權威的幕僚長，曾以私人立場指責基辛格爲「不是一隊的表演者。」

這種風暴的醞釀可能已經平息，如果福特未作成這種戰術的錯誤，即上月正當德州初選時，却准許基辛格去非洲旅行。這種旅程可能曾是外交上必需的，因爲那緊接着蘇聯在安哥拉獲得勝利之後。但是基辛格答應黑人統治羅德西亞，連同美國大量援助非洲計劃，正供給李根一種藉口，他用以爭取南部對總統的選票。很少見一種外交政策的實行，曾經如此直接，立即而具體的撞擊內政。

基辛格不久前曾警告：「對眼前政治勝利的計劃」，將產生一種「政治上領導錯誤，進而分崩離折以及互作無味攻擊。」那將是一定會發生的——至少在共和黨內。依作者個人意見，無論如何，福特與基辛格以減少與李根這類人作外交政策辯論，對國家事務多作貢獻。我猜基辛格的信心以爲現在應當是「美國一個復振的時期」。但是從共和黨的所作所爲加以判斷，我認爲這個時期仍必須等待，直至民主黨接手。

（譯自「新聞週刊」）



李根說這些民選很感動

關於「老殘遊記」



劉厚醇

版本繁多・著作年月

先叔祖鐵雲先生所著「老殘遊記」，自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先後在商務印書館刊行「繡像小說」半月刊及天津日日新聞連載；光緒三十三年首由上海神州日報館刊行三十二開單行本，嗣後有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之商務大本及民國二年之商務小本，民國二年之廣益書局二十四開二冊本等；全民國十四年亞東圖書館發行有胡適先生「老殘遊記叙」（「胡適文存」第六卷）的版本出版後，始刊出著者眞實姓名。（胡適之先生與先父同年庚欵留美，故知著者眞名。先此皆用「洪都百煉生」筆名，但民國十三年坊間他人仿作之四十回本會冠以「劉氏原本老殘遊記」，用意在表示「貨眞」，前二十回係原作，後二十回係他人所續。）此外，在漢口有「續老殘遊記」，在上海有「老殘遊記續編」等，足證此書之流行。當時國內既無版權之保障，且如先堂伯大紳（字季英）在其「關於老殘遊記」一文，（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至五月宇宙風乙刊第二十至二十四期）中所云：「且因無禁人不續之理」，祇得將此書公諸大眾。

目下國內版本極多，有的是初編二十回，有的是初編二十回加二編四卷，亘友版則二編六卷。據季英八伯前文所述：「當時所寫確爲十四卷（此係指二編）……但自經家難後，百計尋求，迄不可復全，今僅爲八卷。亘友所印，係因從弟（指先父）剪存者只有六卷，故據以爲斷耳。」並云：「外編稿共十六張，現手跡尚存紳處。」

「老殘遊記」著作年月，蔣逸雪先生「老殘遊記考證」（民國三十年作）一文中云「鶚之草遊記也，始甲辰（光緒三十年），訖丁未（光緒三十三年）（據其子大紳言）。」於該文「劉鶚年署」中亦列：「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四十八歲，始著老殘遊記。光緒三十三丁未(一九〇七)，五十一歲，老殘遊記不復再續。」英國教授謝迪克在「西洋文人對老殘遊記的印象」一文（柳存仁譯載二十九年二月宇宙風乙刊二十一期）中云：「老殘遊記一書，是我最初讀的中國文學的書籍的一種。這書在一九〇六年寫成。……正在把它全部譯成英文，我的譯本也許可以在本年內譯成。」上文寫於民國二十八年，但因戰亂，直至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謝迪克在美國康納爾大學任中國文學教授時，方始出版。The Travels of Lao Ts'an 1952. 在這本英譯本譯者序言中云：「老殘遊記是在一九〇四年他（指先叔祖）住在上海的時候開始寫的。」蔣、謝二位顯將開寫年份弄錯。蔣先生雖云：「據其子大紳言」，但在先堂伯大紳所撰「關於老殘遊記」一文中云：「方拳匪亂後未數年」，可見對年月不太確定；後文雖云：「先君作此書在甲辰至丁未數年間，繡像小說第九期始登其第一卷……」而據魏如晦先生「關於老殘遊記兩題」一文（二十九年十月宇宙風乙刊三十一期）中云：「按繡像小說刊載此書，始於第九號，其時間爲癸卯（一九〇三）八月，中止刊載，則在第十八號，歲末也。」可見在一九〇三年已開始刊載。

冒爲我族・劉氏世系

先堂伯大紳「關於老殘遊記」一文中，尚有以下各點，應予改正：第一節註二「從弟大經字季陶，爲先胞伯昧青公之第四子。」及第二節註十一「即亘友本二集末尾，從弟大經跋中，爲紀曉嵐先生記爲四大凶宅之一板章胡同寓所。」其中「大經」均應作「大鈞」（大經係大紳親弟也）。第六節註十六「事發時從弟之年始逾十齡，復隔房……」按事發於一九〇八年，「從弟」（即先父大鈞）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生，時已十九足歲，按國人算法，年已弱冠。第七節註六「先祖母朱夫人，原籍六合。先生母茅恭人及先繼伯母唐夫人，亦均爲六合人。」「朱」「唐」二字互易，按醇之曾祖母，即文中「先祖母」係六合唐夫人；醇之祖母，即文中「先繼伯母」係六合朱夫人；祖母朱夫人由先父奉養至民國廿一年逝世。第七節中有「惟近年冒爲我族者，不獨時有所聞，且竟有公然筆之

於書者」云云，大概是指劉大杰先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宇宙風十一期中發表「劉鐵雲先生軼事」一文而言。劉大杰先生該文引用一位四川朋友所言，劉先生並未「冒爲我族」，祇是姓名碰巧好似排行而已。先父大鈞早年在國內以治經濟學及統計學有名，民國六十二至六十三年醇回國在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任敎一年，卽有人詢及中央研究院院士計量經濟學人劉大中博士是否一家。劉大中博士早年雖曾追隨先父，寓美時亦時相過往，但非一家。「劉氏世系表」，則因先堂伯大紳居天津，先伯父及先父居淮安及上海，復隔房，厚字輩有缺漏及誤名。二先伯大臨（字敦宜）之子厚基字紹武，紹武之子名德隣（早夭）；三先伯大猷（字秩庭）之長子厚載字福民，現在台，卽「杜詩研究」著者劉中和；次子厚羣字仲超；三子厚生字友瑾；先父大鈞（字季陶）長子卽筆者厚醇字友瑜，醇之子德風字朕時；醇二弟厚敏字愼言；三弟厚毅字紹弘有二子德驥、德遠；堂伯大章（字著伯）次子厚培後改名厚泰。現除福民大哥在台，先父一房全在美國外，其餘皆淪於大陸。大先伯大鏞（字序東）長先父多年，且早婚，堂兄厚廣又早婚，從姪德馨比醇大三歲，如今他不但應有兒子（寬字輩）而且應該有孫子（宏字輩）矣。

「老殘遊記」不但中文版本極多，英譯本除前述謝迪克敎授譯本（二十回）外，尙有林語堂所譯二編六卷，民國廿五年在上海出版A Nun of T'Ai-shan,(1936)，嗣後林氏將其重譯，併入另一本書Widow, Nun and Courtesan(New York, 1951)；此外尙有節譯本兩種如後：Tramp Doctor's Travelogue,(Shanghai, 1939)及Mr. Decadent,(Nanking,1947)。

關於「老殘遊記」之文學藝術、政治、哲學、宗敎、社會、各方面之思想，「北拳南革」、「三元甲子」等等被甚多讀者誤認爲預言，以及書中影射眞人眞事各點，在胡適先生序，先堂伯大紳文，及先父大鈞文（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人間世第四期）中，均有討論。厚醇玆擬就他人未加討論者，提出數點，畧抒淺見。

節儉家風·不屑功名

劉家之節儉家風——先曾祖子恕公雖任官多年，但因幼時養成勤儉個性，由家教而養成節儉之家風，先叔祖在「老殘遊記」中亦一再流露此一點。如開宗明義第一章，描寫老殘時，就說：「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以餘資給兒子應用呢？」又如第六回，「東造忽然看見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全表現節儉之情況，厚醇之四先姑母（諱君謌），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生，堪稱當時奇女子。終生不嫁，民國十五年左右在北平辦尙絅女學校；本人則研究昆虫學，發現新種，以「劉」命名（此係科學通例）。抗戰勝利後曾應印度政府聘在印度防制害虫，民國四十年左右又曾應聘在美國坎薩斯大學研究害虫。民國二十年前後，曾依先父寓居上海數年，醇及弟妹之數學，皆由四姑所教授。四姑曾云幼時過年，大、二、三、四姑應穿紅裙，但無新裙，先祖母乃以先曾祖任官所得之「萬民傘」紅布，代爲改製。

先叔祖之不屑科舉功名——先曾祖子恕公雖兩榜進士，但先祖昧青公及先叔祖鐵雲公皆無「功名」。先祖於科舉策論引中用法國思想家盧梭理論，考官以「盧梭二字，不見經傳」，被黜，從此不再應試。先叔祖亦於文中一再對科舉表示不屑。如第一回講老殘「當年會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會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又如第十五回講王子謹說：「原來這齊河縣姓王的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先叔祖對做官更是不屑：一方面他認爲自己個性不宜在官場中周旋，例如書中老殘第一次遇莊宮保（第四回），先由高紹殷來商請，老殘道：「那也沒有什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裝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衣，後來到了簽押房，只聽見莊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個『宮保請鐵老爺！』老殘走過來，向宮保對面一站。」其不善趨舉之態，活躍紙上。第十回中借黃龍子之口，先說：「劉仁甫却個田裏的龍，只會潛而不用。」又說：「我是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眞，處山林無妨，處城市恐不能久。」皆多少爲著者己身寫照。

另一方面，先叔祖實在看不過當時做官的，痛詆玉賢及剛弼等以「淸官」自居，草菅人命之外，對一般做官的批評，亦在書中一再出現。第一回用八個在帆船上管帆的，譬喻八部尙書，說：「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眞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又說：「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針……」尙僅責以無才無能，不知合作而已。第六回中更進一步，申東造責備老殘不願做官，一定要出來搖串鈴，於世無濟。老殘反問：「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申東造說：「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官愈大，害愈甚。」第十回中借黃龍子之口，揶揄做官的：「卽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着老婆孩子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在第十五回在齊河縣客店中與黃人瑞商量爲翠環拔籍，客店起火將老殘所住房屋燒燬，「人瑞立起身來笑說道：『罷，罷，罷。燒了他的舖蓋，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對看翠環作了個揖，又對老殘作了個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說咀的郎中了。』老殘大叫道：『好，好。罵得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擰他的咀！』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的慈悲。』翠花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爺由此做官，這把火倒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但老殘亦並非肥遯鳴高之意，第六回中對申東造說：「至『高尙』二字，兄弟不單不敢當，且

亦不屑為。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尚點也好借此藏拙！若眞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遯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因而，先叔祖僅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三十二歲時，赴豫投效河工。此次投效，并非要做官，而是要做事，故「至則短衣馬匹，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為之事，悉任之，十二月，得慶安瀾」。

思想新潮・學貫中西

先叔祖之新思想——先叔祖不屑自鳴高尚，認為若有點濟世之才，不應遯世；故雖不做官（投效河工不算做官，因當時不做官無法做河工），但不遯世；一生以私人資格，興辦各項事業。二十九歲時，設石印書局於上海，為我國市廛間有石印之始；四十歲時，建議興築蘆漢路，平漢路，津鎮路等鐵路；以國之有鐵路，猶人體之有血脈，為致富圖強之先務；四十一歲時主辦山西煤礦；四十七歲時籌辦煉銅廠於株州；四十九歲時，創設海北公司於天津，製煉精鹽，出口外銷；庚子聯軍時，挺身而出，以私人資格向聯軍購買官倉米粟，賑救飢民。但因此被清廷處罪，充軍新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死於戍所。

於「老殘遊記」書中，亦在在可見其新思想。第一回中提及望遠鏡、羅盤、紀限儀器等；第十回「銀鼠諺」中用「亞當子孫」；第十八回提及「福爾摩斯」；第十一回黃龍子講上帝與阿修羅之爭，說上帝：「若由着他老人家之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更與近年環境學論調相吻合。先叔祖力主利用西方科學，第十一回中指出「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堪稱渠之主張。但渠雖主利用西洋文明，卻不齒一般僅學西洋皮毛者，由第十一回之「其讀書不成，做官無着的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灼然可見。

先叔祖不但學貫中西，而且淵博；著有「黃河變遷圖考」、「勾股天元草」、「弧角三術」等書，並印行「鐵雲藏龜」、「鐵雲藏印」、「鐵雲藏陶」、「鐵雲泥封」等書。研究甲骨文之羅振玉、王國維兩氏，皆由先叔祖所啓發。不但研究學問，並且力行。其一生適值英國維多利亞全盛時期，其所學所行與維多利亞型人士相彷彿。如此通才，若生於該時之英倫，不但大有作為，定可造福社會及國家；乃不幸生於清季末葉之中國，可悲，可哀！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於紐約長島）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 第二回發放十三位大專生入選

萬人傑伉儷於六月十四日在台北青年救國團主持頒獎每名台幣八千元

陳孝昌遺照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評審委員會，已評定十三位品學兼優的清寒大專學生入選，定六月十四日下午二時在台北青年反共救國團部頒發。

本刊社長萬人傑偕夫人，將前往台北主持贈與儀式，將助學金發給得獎人，每名新台幣八千元。以激勵好學向上，為國家社會造就人才。

十三名優秀清貧學生係由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台灣省立海洋學院、私立東海大學、私立中原理工學院、私立逢甲商學院、私立淡江文理學院、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私立大同工學院十三所公私立大專院校，根據學業成績推薦，經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在申請候選人名冊中選出成績最優之前十三名，頒發助學獎金。

本年度入選之十三名優秀大專學生，均為就讀工科，品學兼優的清寒子弟。其中有三名係再度入選，顯示陳孝昌獎勵助學的精神，使得勤奮好學向上的青年，更知力爭上游，毋負獎學期望。

陳孝昌係本刊社長陳子雋之公子，早年赴美攻讀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兩年前因癌症不治。生前品學兼優，每考名列前茅，何奈天妬英才，識者同聲痛惜。其父推愛及人，特將治喪費用節餘及歷年筆耕積儲，設置陳孝昌助學金，並承萬人讀者及各界熱心人士響應捐助，委由青年反共救國團一年一度評選在學大專工科清寒學子，根據年度總平均成績最優者，予以頒獎助學。

陳孝昌助學精神，在國內成為大專清寒學子努力爭取目標，因陳孝昌生前讀書救國風範，被國內輿論推崇為「青年楷模」，為鼓勵更多青年學子多學向上，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仍有賴各界人士捐助充實。如有捐助，請逕寄本刊彙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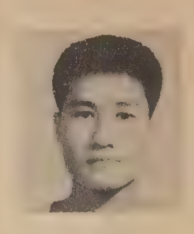
萬人傑為悼念愛兒，撰有「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每冊售價港幣十元，收入悉數移作助學金之用。尚有部分存書可供購閱。

茲將本年度十三名獲獎優秀大專學生簡介如左



杜光漢

二十二歲，山東高密人，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三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九・二六，第二學期八二・四八。品學兼優。



黃艮雄

二十歲，台灣台中人，國立成功大學水利系二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十七分，第二學期八十七・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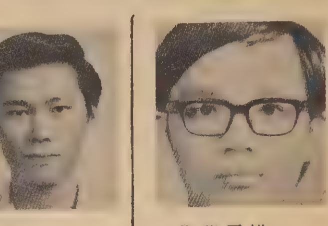
王駒光

湖北漢口人，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四年級，學業總成績第一學期八十六・六分，第二學期八十三・五分。



王慶忠

二十二歲，山東即墨人，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四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十七・五二分，第二學期八十八點九〇分。第二次得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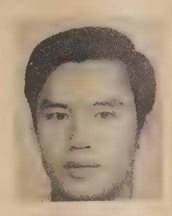
蔡志忠

廿一歲，台灣高雄人，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三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八・九分，第二學期八六・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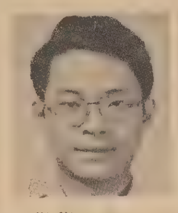
朱榮華

二十歲，山東壽光人，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業總成績上學期八十八・九分，下學期八十六・一分。



孔慶剛

二十三歲，四川隆昌人，台灣省立海洋學院電子工程學系四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九・六分。第二學期九〇・八分。第二次得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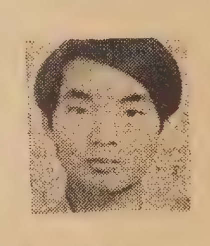
蔡知誠

廿三歲，湖南零陵人，私立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系三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一・六分，第二學期八一・四分。



楊家輝

廿一歲，私立中原理工學院電機系三年級，學業總成績第一學期八九・二三分，第二學期八七分。



石國揚

廿三歲，台灣南投人，私立逢甲商學院電子計算機系四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六・二二分，下學期八三・二〇分。第二次得獎。



林國慶

廿一歲，台灣高雄人，私立淡江文理學院機械工程系二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一・四五分，第二學期八三・五二分。



劉論林

二十四歲，浙江平陽人，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海洋系航海組三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第一學期八七・四六分，第二學期八四・六五分。



吳義民

二十歲，台灣台南人，私立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系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為八三・二分。品學兼優，前程似錦。

松厂隨筆

學說要禁得起考驗

向晚

由思想而形成爲學說，依學說成立制度。這種制度，是否合理？被最大多數人接受，就必須禁得起長期考驗。

現今世界有兩種制度：一是民主主義，一是共產主義。就前者說，它是已經過兩百多年的考驗，結果並非十全十美，第一次大戰後，出現了極權制度，這足證民主主義發生缺陷。但兩者比賽後，有一種極權制度（法西斯、納粹）很快失敗了；另一種極權制度（共產）至今雖尚未完全失敗，但意、法、日等共沓「廢除了無產階級專政」，可預想共產制度距完全失敗也不會遠了。

民主制度早已知本身有缺陷，故急圖革新，於是乃積極成立福利制度。這制度最初本來是深受貧富人歡迎的，但僅實行二十餘年，現在也逐漸受大眾咀咒了。因（一）政府由徵收個人薪俸稅太多，北歐、北美有徵到百分之四十者。自己辛辛苦苦賺得的錢，自己不能完全享用，何必孜孜奮鬥，人是會起了怠志的。久而久之，必然影响整個社會的發展、前進。（二）一般懶人以爲依賴福利金，既然可以照樣生活，就不必再向上。（三）退休者，每月不工作便可甘享數百元的福利金，往往感到錢得來太容易，自不免要奢侈亂用。諸如此類問題，細想起來，實在太多了。以故社會福利制度也不算是完善的辦法，必須再重新考慮，如何再改善。

次就後者說，照共產黨宣傳的巴黎公社說，假定是眞事，然其生命也祇有七十日而已，卻犧牲數十萬人，足證那是兒戲。況照眞史上說，那公社也並非眞是無產階級革命。拿破侖三世時，普國打法國，法國大敗，三世被俘，巴黎被普軍包圍，法軍一部分守衛凡爾賽，仍是受法政府命令。但一部分卻守住巴黎不肯投降。這時巴黎城內市民遂依靠這一部分不投降的法軍，另成立一獨立的巴黎政治團體，自謀生路。想起我抗戰初起，北平國軍撤退，北平城變成無政府狀態。這時德國僑民，於是爲求自保計，便自動組織一個德國僑民合作社，分工合作，以求渡過此混亂時期難關。所謂巴黎公社，不過如德國僑民合作社而已。這有甚麼可以大吹特吹的。

列寧的「十月革命」，並非「革命」，他是奪了孟什維克的克倫斯基革命政權，而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的。故只能稱列寧政變成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了國內外人的財產，他一時頗得意洋洋。不料次年，俄國農民實行怠耕，因多耕於己無益，因此第三年俄國發生大飢荒，餓死了五、六萬人。列寧洩氣了，不得不厚顏急向資本主義國家乞援。美國政府乃即刻答應援助俄國以大量粮食，使到列寧以喘一口氣。

第四年起，列寧乃大改變共產制度，爲「新經濟政策」，這即無異向資本主義投降。

列寧改變共產制度第一次後，後來，還有許多次修正。可笑的是，今日「左傾幼稚病者」卻還在聲疾呼「反對修正」。

列寧健康本來很好，年紀也不算大，只六十出頭，不知怎的，忽然病倒了。這時原定的繼承人本是托洛斯基，正在外地指揮軍隊，胡里胡塗，列寧便斃命了。史大林假造了列寧遺囑，正如趙高僞造始皇詔書然，他本人就繼承了列寧權位。

史太林繼承大權後，他首先派特務暗殺了逃亡南美的托洛斯基，是用斧頭砍死的。他在俄國橫行了二十多年後，先發生猶太醫生問題，後來因當面與赫魯曉夫爭吵，赫魯曉夫一氣把黨員證從身邊掏出擲給史大林，這個不可一世的大獨裁者便瓜直了。貝利亞一見不僅不痛哭，卻口裏哼哼華爾茲繞着瓜直的史大林屍體大跳其舞來。當史大林獨裁期間，每隔一二年便實行大整肅一次，殺了數百萬人，滿以爲整肅了敵對者，他可以安枕無憂了，可以永保權位，殊不知他落得了列寧同樣下場，死得好不明白。

史大林斃命後，貝利亞繼續當權，不久也是橫死。直到赫魯曉夫，才算下台後病死。赫魯曉夫當權，鑑於以上獨裁者下場，他對外裝腔作勢，頗像希魔，事實上對內卻一改過那些窮兇極惡者作風，故得以安然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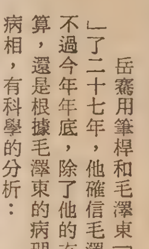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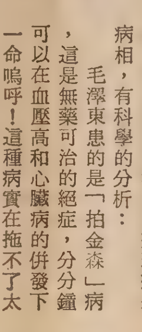
赫魯曉夫雖然改變以往作風，但因他們制度如此，人民仍然照常反對政府，有形的革命組織雖尚未聞成立，但無形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所謂「離異分子」卻逐漸加強中，正如沙皇時代二月革命前夕一樣。況內有洛哈洛夫，外有蘇贄尼辛，裏外迎合，這種政權的前途壽命，也就可想而知。

從外表看來，蘇聯可與美國並霸世界，表面看來像是很強，從事實上正像一個天空中的氣球，隨時皆可爆炸的。爲甚麼？因爲共產主義學說，只是十九世紀西歐人幻想出來的，而非民主主義是從數千年來一步一步演變出來的。演變出來的民主制度，今當且發生了問題，況幻想出來的制度，歷史才幾十多年，又怎經得起考驗？

研究世界問題，或中國問題，決不可單看所宣傳的外表，應從歷史、事理下手，秦始皇在沙丘未死前，秦國外表本是很強大的，怎知秦始皇剛一瓜直，秦國馬上便分崩離拆，原想留世，那料到二世便滅了。

從毛相看中共癌症

・秦明・

毛澤東接見巴總理布圖

岳騫用筆桿和毛澤東「鬥爭」了二十七年，他確信毛澤東活不過今年年底，除了他的玄機妙算，還是根據毛澤東的病理病狀病相，有科學的分析：

毛澤東患的是「拍金森」病，這是無藥可治的絕症，分分鐘可以在血壓高和心臟病的併發下一命嗚呼！這種病實在拖不了太久，我可以用分秒去計算了！

毛澤東和布圖會面時，不是「立會」，也不是「坐談」，而是躺在椅子上攞景。據醫生的醫理分析，老年的病人到了頸骨支持不住腦袋瓜，已到了彌留狀態，老毛會見布圖的電視鏡頭，他當時就是腦袋沒有地方擺，要擺在沙發的靠背上，頭歪歪，頸側側，當時老毛那副要死不活的形象，如果在身上鋪上一塊白布，十足是斷了氣的僵屍，證明老毛命在旦夕。

老毛被抬出會客攞景時，事前是打針支撐的，所以剛和布圖見面的剎那，還可以勉強做個握手狀，轉眼間藥力一過，鏡頭一轉，毛澤東就躺倒沙發上成個癱瘓了。其病情的嚴重，香港電視機前的觀眾，應該有目共睹！

由於毛澤東奄奄一息，不久人世的死相已露，了解中共內情的人士，都相信老毛一夜之間「釘蓋」了，大陸必然天下大亂，而且亂得很恐怖，「你死我活」的奪權鬥爭，必然是亂得天翻地覆，這是可以預期的形勢！

為什麼毛澤東一個人的死亡，會引起大陸的大亂呢？

個人的看法，中共的暴政是以老毛個人獨裁為中心，而其言行又是極端反常，殘暴的，平時其內部奪權鬥爭與民間的反抗運動，時時都在激烈的擴展。一旦獨裁的暴君死亡，動亂情勢的發展自然無法收拾。

行政院長蔣經國會在最近一次公開談話中分析：「中共內部永無休止的內鬥內亂，根本問題還不在毛、周的死活，而在共產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致命的癌症。」因此，即使毛周不死，中共亦將在「永無休止的內亂內鬥」中，在此「致命的癌症」中死亡，毛周的死。不過使其病症更嚴重，死亡更迅速而已！

中共制度的癌症，在於它對政治及社會各方面普遍而且澈底的實行獨裁專制，在政治上所謂什麼「黨章」，「憲法」，全部是毛江一撮的偏見。命令、毫無「黨意」，民意。而且他們自己也不遵守，如其中某一規定在某種情況下，他們自覺對其不利時，即斷然撕毀。在「永無休止的內鬥內亂」中，他們今天聯甲鬥乙，明天又連丙鬥甲，聯時可以捧上九天，稱為「親密的戰友」，高呼「牢不可破的團結」，鬥時就罵得狗血淋頭，一文不值，非鬥倒，鬥臭，鬥死不可，還說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在這種鬥爭中，越有「潛力」，越會講「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列主義者，越危險，因為他們有本事奪權，而毛江一撮和所有抓權份子，最怕的就是奪權。

在共產的世界，有權就有一切，失權即失去一切，甚至去掉性命。要得權，只有「你死我活」的鬥爭，此外就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行。所有迷信馬列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搞的這一套，毛江一撮搞得尤其兇狠，殘暴；這就是他們「永無休止的內鬥內亂」，非鬥死不可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制度本身的致命癌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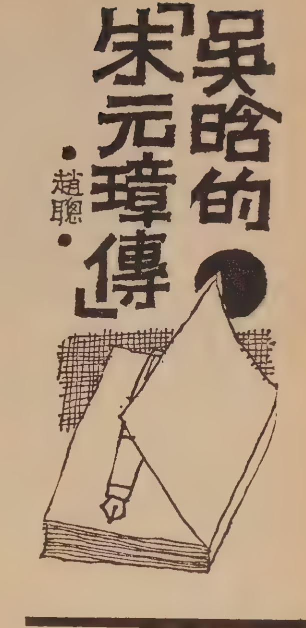
這種癌症發展到經濟、社會、文教乃至生活方式方面，重要的表現是：強迫人民勞動生產，而不讓人民享受自己的勞動果實，改善生活，因而大家對生產勞動毫無興趣，以致生產永遠上不去；拆散家庭，禁止人民自由往來，動輒指人為「反動派」，「走資派」，而加以「批鬥」，社會一片恐怖，學校不重學識，而由一些無知無識的紅五類，以「工人及貧下中農」的名義去「專政」，支配一切，死堵住學術文化進步的道路；連人民的娛樂興趣也被控制，壓迫大家去看四不像的毛婆江青「樣板戲」。凡此種種，與人民利益絕對相反，實在是一小撮人專政的極權表現，也是共產制度的嚴重病態。

據說法意等西歐國家的共產黨有一新發現，就是整理馬克思尚未發表的著作，看到他晚年思想有極大變化，他認為民主自由是歷史進步中產生的新觀念，新生活方式，不僅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愛好，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反民主自由，行獨裁專政，是反進化，為人民的反動行為，法國共產最近宣佈將「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扔進垃圾箱，主要的思想原因在此。

中共死抱着這種反動的制度不放，病症日益嚴重，如癌毒佈滿全身，在痛苦中掙扎，和毛澤東的「柏金森」病一樣，迅速走向死亡，祗爭朝夕了。

吳晗的「朱元璋傳」

·趙聰·



與一外國朋友偶然談到吳晗的「朱元璋傳」。

筆者知道這部書，却沒有讀過它•不過總認爲吳以研究明史博得專家之名，士林中雖多不齒其爲人，此書可能寫得不錯吧。

十年前吳遭批判，主因在「海瑞罷官」一劇，但也涉及了「朱元璋傳」。記得紅衞兵資料中，江青曾透露，「朱元璋傳」毛氏是閱讀了的，並沒有說什麼

這位外國朋友說，一九六六年冬，他在大陸買到一本一九六五年新版的「朱元璋傳」，不料在出境時給檢查人員沒收了。他曾聽到一種傳言，說這書是一九四九年版，吳某是以朱元璋影射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但一九六五年的新版，却又以朱來罵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如果此言可信，吳晗確屬文字高手，和他的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政客行徑一樣了。

爲着好奇，筆者找到一部吳著「朱元璋傳」，全書十五六萬字，一氣讀完了。這書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吉林

字的「明太祖」，由勝利出版社印行，因爲這是編在一套叢書的，所以他又換了一個書名叫做「從僧鉢到皇權」，由創造出版社出版。這兩本內容完全相同的書，對於朱元璋有褒無貶，是一肯定的人物。後來吳晗熱中政

路條「通行證」限制人民行動，設「檢校」及「錦衣衛」伺察官民的言行。這裏引錄一段，看看他是怎樣寫朱元璋的：

「他的利害是和朝廷的勛貴大臣對立的，成日成夜怕人對他不忠，不懷好意，一面制定法典，叫人民遵守，犯法的必死，他自己卻法外用刑，在大誥裏所處分的十種死罪和酷刑，都出於法典之外，而且全憑喜怒殺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在政治上的措施，擢用布衣儒士作尙書九卿以至方面大官，也是不依成法的。他的性格、權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沒有人敢拿法來約束，甚至勸告。自己決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却強迫全國人守他的法，一點不許有差池，這正是暴君獨夫民賊的典型人物。」還有一段罵得最兇的話：

「他用殘酷的恐怖的屠殺手段，推翻八百年的傳統政治制度，組織新的分部負責政府，自己綜攬大權，造成專制的殘暴獨裁政治。接連不斷製造大獄，殺了十幾萬社會上層的領袖

建立，他又如何能夠所知？

筆者以爲一九四九初版的朱傳，必然在當時已經毛氏寓目。這些年來，以他的行事爲人看，再者照他寫的詩詞，似乎秦皇、漢祖、魏武都是他心儀的人物。可是照吳晗筆下的朱元

中文大學很重英文

一言堂

報載「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因接獲港府「銓敍司」的告函，說中文大學畢業生，應徵港府政務官時，英文考試落第者多，不勝遺憾之至云云，因而引起他老人家的勃然一怒。明報社評，日前已有調解之論，論點頗着重於：一、中文大學，顧名思義，英文不大好，並不算失威；二、公務員考選，學業及語文程度與其才幹，常常沒有太大的聯繫——似乎等於部份說考試制度，難以有科學的標準。明報是「中文日報」，中文日報在「中文大學」必有其相當的讀者，這是合乎「邏輯」也合乎「科學」的。明報挺身而出，安慰中文大學不要因銓敍司的小小一封英文信，太看不開，用心可謂甚善而良苦。

對於「中文大學」，一開始定這名字，鄙人便曾參加「末議」，認爲不通。其法定名詞——當年還在以英文爲唯一文字之「時代」，乃是「才尼斯•猶妮滑西諦」。「才尼斯」者，有三義；中國的；中國（人）的；中文的。

後來定其「漢名」曰「中文大學」，蓋與實際主要只用英文的「香港大學」表示「不同」，而成立之初，很標榜過「此大學將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且卓敏翁在欣然就任之時，其「官式」演說，也標榜過這一「交流」之說，這次忽然銓敍司來書，惱羞成怒，實亦難怪。惱，是「懊惱」；羞是慚愧，白話謂之「醜」，或「怕醜」；粵語「醜死人」的醜，卽此用法。怒是懊惱與醜死人化合以後的產物。何以故？

夫中西文化之交流，勢非中文通，西文（站在英國立場，西文就是英文）亦通不可。其比例一定要中文英文平分春色才成。明報社評以爲中文大學平日大概很注重中文，就誤了習英文的青春。我靜靜的告訴你：中文大學很注重英文，李卓敏博士就是一位英文通超過中文不止百倍的校長。　（轉載明報）

得政權，由吳國公、吳王而大明帝國的皇帝，起義的農民被他出賣了。為着鞏固他的皇權統治，建立龐大軍隊，組織官僚機構，實行大屠殺的特務恐怖政治。當然，吳晗也贊揚朱元璋的功業，如推翻異族的統治，掃滅羣雄，統一中國，制頒大明律，抑壓豪強等等；對於朱氏的智力及御將用人，勤儉、自學、奉公等等，亦多所推許。

自古無完人，歷史上中國的皇帝，壞的多而好的少。朱氏總算還在好之類。有儒士告訴他要學劉邦，實在說劉邦並非平民皇帝，因為曾做過泗水亭長，至少還管着十里之地的治安。要說流氓，朱倒不夠格，他沒有像劉邦那樣妄無賴。朱氏的最大毛病是殺戮太重，實施特務統治。吳晗就在這些地方大加渲染。他指責朱元璋用

[illegible]個個被消除了，豪紳地主成羣批被淘汰掉了，全國上下各階層的人嚇得膽戰心驚，誠惶誠恐，束手服從。他不但是國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當局，也是國家的最高統帥，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審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壞者，……他建立了中華民族自主的大帝國，是大明帝國的主人，也是幾十個屬國和藩國的共主，他被後代人稱『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來權力最大地位最高最專制最獨裁最強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吳晗那時大概要逞一時之筆快，所以罵得如此淋漓酣暢。

不過這些話如果說是罵國民黨最高當局，卻又根本貼不上；倒是酷肖近二十七八年中大陸的「偉大領袖」之作為。然而這書據作者「後記」裏指出是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暑假，距今將及三十年，那時這個政權還未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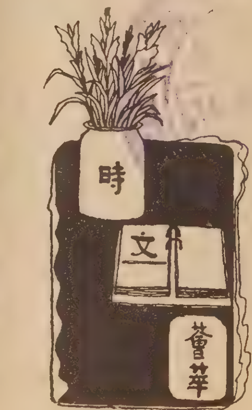
[illegible]篇皆仔細閱讀，即使偶而翻到朱升傳，也難說就把這三句話記牢而加以套用。原來這三句的出處很詳細地記在吳著的朱元璋傳之中，是說朱元璋打到徽州，向一位當地老儒朱升請教今後當走的路。當時張士誠、陳友諒都稱起王來了，朱升看出元璋的意思，也想撇開小明王韓山童而自己獨立稱王，便勸元璋慢慢稱王，不要擴大目標，免被敵人攻擊，而當前最要緊的事，莫要於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築城積糧，防守為上，這才把這番意思濃縮成以上九字。翻翻吳著，比翻明史輕便得多，我想他是從吳著得到啟示的。

據有關資料考察，吳晗在抗戰期間及以前三年，他就根據這些文章，從七月到九月，只花用兩多月的時間，寫成了一本八萬

褻，甚至對他在著中大捧的這位民族英雄狠毒地大罵特罵。

一九六五年的新版，筆者未見。如果真像傳說的那樣，矛頭指向「當今」，可能更加多了罵朱元璋的話。不過十年前文革爆發，對於此書的批判，卻未在這些地方多所落墨。或者因為已把它視為「秘笈寶筏」，不想外洩了罷，但是從而可知此書並非信史，文人無行又獲一事實證明。

（轉載星島日報）



此張賢於彼張

項莊

張大千定居台北，自謂飄泊天涯三十年，於今方有了個落葉歸根的地方。消息又說他本擬自行覓地建屋，當然少不了有個花園，後經老友張羣勸以一個人必須服老，生活應過得越簡單越好，不要再為身外之事傷無謂的腦筋了。一番話說得張大千茅塞頓開，住進了仁愛路的一層公寓大廈。

看了這段消息後，馬上發生兩個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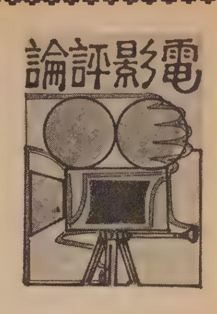
第一個感想是，台北近年爭取老年人的回歸相當成功，政治名人如孫科、陳立夫、張發奎；文化名人如林語堂、錢穆、張大千，無一不是響噹噹的角色。然而台北若因此而沾沾自喜，以為這就可以表示「人心」的歸趨，恐怕是不大妥當的。張大千所說可以代表那些老人的共同心理，老了，衹想找個落葉歸根的地方，安靜地又不太寂寞地渡過最後幾年時光，如此而已！這樣的「人心」得來何用？

一個地方能使老有所歸固然亦是優點，但如一味發展為「老人樂園」，恐怕就自然而然走向下坡之路了。最好當然是老中青幼的共同樂園，不過事實上很難實現，所以如必須有所抉擇，寧可偏向於青年樂園。尤其台灣今日的處境，更應以爭取少年的「人心」為主體，中年人無所謂，老年人更無所謂。

第二個感想是，張岳軍竟比張大千為風流瀟洒，寥寥數語道盡了人生的妙諦。張大千在這三十年中，每到一處必自營園宅，到住不下去了又顧而之他，營營役役，實在不大像一個藝術家。藝術家的胸中自有坵壑，何況張氏遍歷名山大川，更無需借助於人工園林以培養靈感，然竟多年自困於營繕不絕的俗務中，若非張岳軍一語破惑，這件俗務又要拖他兩三年。

張岳軍年長於張大千，因而得以「服老」為辭，以身作則，使張大千不得不服。若換了個較年輕的人以此相勸，張大千必以為語中含有「恐怕來不及入住了」的譏刺之意，老子更加非造不可了。所以同樣的一句話，每因說話者的身份、年齡及彼此間的關係而發生各種不同的效果，並不以這句話的本身含意為準。即使納諫如流如唐太宗，也唯有魏徵說的話方使他心悅誠服。

（轉載明報）



評鯊鯊鯊與俏校花

林巽

「鯊，鯊，鯊」公映了一星期，筆者却白跑兩次購不到票子，作爲一部描寫海洋生物的紀錄片能夠加此賣座的確是奇蹟。這雖然是紀錄片，但有些主觀性材料還是藝術匠人用走私夾帶的手法加推進去的。看完了電影，走出戲院，立即想着一個問題，如果這兩個月，沒有「大白鯊」上映在先，而且又公映十星期之久叫座力一直不衰，那麼這部「鯊鯊鯊」不會如此賣座？這雖然沒辦法拿出事實根據，但我仍然敢說：兩者的連帶關係的確是存在的。「大白鯊」編導煞有介事的憑着幻想筆法，將一條大鯊魚寫成具有靈性的巨物。「鯊鯊鯊」卻紀錄了眞實的鯊魚，觀眾帶着看過假鯊魚的餘興，再去欣賞眞鯊魚。那是很自然的事，它的作用就如看上下集差不多。



記錄片「鯊鯊鯊」中的一位射手正在海底中搜索他的目的物。

「鯊」電影有一個特色，它不是寫人鯊大戰，而是寫一班海洋生物學家，很耐心的用攝影機拍攝鯊魚的海洋裏，在全世界有鯊魚，殺人鯨的生活。而且也紀錄一些海洋學家直到現在還無法解決的謎。譬如照他們的常識，鯊魚只要被漁網絆住幾分鐘無法游水，便會立刻死去，可是海洋生物學家在一處深海中，發現有幾條大鯊魚臥在海底睡覺，潛水人慢慢游近去撫摸牠，並沒有甚麼特別反應。還有海中的鯊魚，雖然有兇殘的殺傷紀錄，但後來海洋生物學家，發現牠們並不如陸上的野獸那樣，看到了獵物必窮追不棄，有時牠沒有興趣時，獵物與牠打個對面，牠竟然掉頭不顧而去。但撞上牠興趣勃勃時，可以向牠的獵物猛攻幾個鐘頭。這部紀錄片寶貴的地方，是紀錄了魚類與牠們生存的世界的關係。

海洋中經常是和平的世界，偶然有大魚吃小魚，但大魚吃飽了，便再不對小魚有興趣，和小魚一起游來游去，牠們之間，沒有宿怨，沒有仇恨，也不知死亡的意義是甚麼。魚吃魚是絕對優勝者的吃掉弱者，並沒有像陸地上兩虎相鬥的事件經常發生。及至在海灘生存的海獅，才有家族及爲保衞家族而戰鬥的事，但海獅之鬥，並不是強者殺掉弱者，而是將弱者逐出牠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而已。

電影有兩段戲顯然是編導的加工插入情節的，一段是寫一個人被鯊魚咬斷一條腿，那人拚命游上水面求救，那一組鏡頭是編導藉留在船上爲指揮人員的幻想鏡頭拍的，另一組鏡頭是藉着一條鯊魚被魚網拌住，生物學家急拖着那條大鯊魚將船駛靠岸，然後替鯊魚解了身上的繩，將鯊放回大海去。電影又介紹大溪地一種叫護士鯊魚，與小孩子一起在海中嬉遊，作爲人鯊關係的高潮。總之「鯊鯊鯊」可作益智片看，由於它收得，我們不得不相信香港電影觀眾的喜愛是越來越廣泛了，這未嘗不是可喜的現象。



體積巨大的鯊魚在海底中的靜止狀態，圖潛水員向它游近。

同期有一部西德出品「俏校花」，這是西方公式愛情故事加上一些色情畫面拍成的電影，不過拍得尙有美感，並沒有強調心理變態，只是強調一些青年人的性格不成熟，看來尙不致尤突。不過編導在處理歌羅莉亞這個美麗的女校花的愛情態度，有點佛洛伊德的心理公式。寫他是一個具有「戀父狂」傾向的女子，在學校不少男友追求她，但她卻只抱着玩弄的態度，電影中的歌羅莉亞父母已離婚，她規定每星期五與父親共進午餐，在學校有一來自美國的青年魯杜夫畢高狄追求她，兩人成爲摯友，但歌羅莉亞要保持清白之身，使魯杜夫時時與

她發生齟齬。但有一次他赴父親午餐之會，結識父親一個中年工程師朋友，那人三言兩語，就將她帶到酒店，無條件獻身，她願離開大學與工程師私奔，但那工程師已經有了妻子兒女，所以暗地裏將她遺棄，不辭而別，

在「俏校花」中歌羅莉亞嘉黛扮演的是一位藝術學院的學生，但她的烟視媚行却顛倒了不少男同學。

最後她只有重投魯杜夫懷抱，在淡淡的哀愁中結束。

有些少女，特別喜歡中年人，除了中年人人生經驗豐富及比較有經濟地位外，又能使少女有安全感，這種論調，聽來像有道理，但心理學家卻指出這是一種「戀父傾向使然」，電影卻通過一個少女的不幸遭遇，給少女觀眾上了一課。

西方的德國民族性與東方的日本民族性有點相似，都是缺乏幽默感的民族，在「俏」片中，編導有意將它搞成喜劇，幾個大學教授，都誇成老尚風流人物，但在觀眾反應上只是不調和的硬滑稽，並不覺得如何可笑。

歌羅莉亞這個校花，氣質很奇異，她不喜歡被動的讓男子追求，而是喜歡主動去追求男子，因爲她長得美麗，所以一切都很順利，但她並不是眞正爲了愛情而與男朋友在一起，她只是想將男子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滿足她的虛榮心，因爲前半段電影將她處理成玩弄男同學的女子，所以後來給中年工程師對她的侮辱與傷害，觀眾看來，好像是她應該受到的報應，完全沒有同情的反應。這却便宜了那個不負責任的中年工程師了。

「俏」片中加插一個暗地裏幹職業妓女的大學生，自己有同性戀傾向，却爲了金錢將自己出賣給有錢的男人，並爲女同學扯皮條。這個人物的戲雖然着墨不多，但卻劃出了西方知識青年的墮落，那墮落觀念，卻來源於將亂搞性關係不算一回事的觀念造成的。

從寫實角度看，此片不能看作色情電影，電影中色情鏡頭並不過份強調，不過此片外面只是故事，編導技巧都很平常，說故事技巧也不十分高明，電影中的成年人，都有點落漠感，可能是編導自身的感受。個人以爲這一個故事，如果化成一齣不賣弄色情的文藝片，可能會拍出一些反映現實的少女問題來，記憶中瓊瑤的窗外，就有一點點類似的影子。

「俏校花」的同性戀鏡頭。

頗饒「性」趣

·李寒·

五月十三日合眾國際社有一條頗饒「性」趣的消息，說紐約的兩位精神病學家，訪問過四十二位高級應召女郎和十位老鴇，她們詳細說明了五千四百零八名顧客的愛好和「性怪癖」。她們的顧客中百分之六十是重要的政界人士或公營獨佔企業的高級人員。要人們的「性怪癖」，有性器暴露狂、窺淫狂、接受鞭打、綑綁、羞辱和戀物狂。這些高級應召女郎，預料今年夏天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市舉行時，可大賺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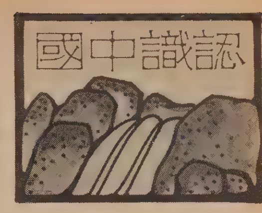
這兩位醫生批評「民眾、政客和政界牽綫人的偽善，因爲他們表面上說一套，私下行事是另一套。」他們說：「大聲疾呼反對娼妓制度的人，正是妓女的那批恩客。」又說：「實際上時常有人把召妓的錢報公賬，倒楣的是納稅人。」

這兩位精神病學家，所說的「偽善」心理，正同於我國「假道學」的心理狀態。有些板着面孔說教，滿口仁義道德的大人物，平日裏表現得好像是「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的樣子；或在政壇上表現出橫掃邪氣之勢。前幾年台北有一位在「妓壇」縱橫捭闔的老鴇，曾對新聞記者說過：很多大人物都是她的「乾兒子」或「半子」。食色性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中外一體，沒啥稀奇！

不過根據那兩位精神病學家的研究發現，有上述那種「性怪癖」的都是政客和政治掮客，一般平民則少有。原因何在，沒有說明，我以爲可能是那些偽善者平日裏被假面具罩得露不出氣來，弄得心理變態，一旦摘掉假面具，勢必瘋狂地發洩他的變態心理，以求得精神上的滿足；然乎？其不然乎？

香港「學聯會」是非不分

柳以青



自從「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再經過了中共中央爲面對這一驚天動地的事件而大加張伐後，香港的左派人士們，最好說左派報章，雜誌等，就開始循着「支持」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路綫，大做傳聲的佈署。

然而，最使人注目的香港學生界的刊物等，也都紛紛出專刊，開座談，寫文章，也來一個「支持」和「擁護」。這種情形，還是學生界以前沒有的現象。這現象很明顯地不僅是突出政治，而更是突出於專爲「現下」當權者宣傳的政治。不能不使關心香港學生的人士們，刮目相看。

三年來，香港學生界的刊物，爲不少的讀者來說，都有「一面倒」的左和「一片紅」的感受，然而，假如仔細地分析一下，我們不難看出，那時的編輯政策和內容，也還有不「一面倒」和「一片紅」的地方，同時，即使是有極強的左傾現象，但還是有很多篇是說理由，擺事實的。理由和事實雖是偏的，但還沒有偏得固執，偏得不可理喻。

然而，由於「天安門事件」的發生突然地，學生界的幾個刊物，似乎已經失去了，「說道理」、「擺事實」的立場，而「全心全意」地做成中共「傳聲筒」，理智沒有了，事實不顧了，只是一味地對「中共中央」的說辭「堅決支持與擁護」。

似乎學生界對於介入大陸的政治層，更逼近了，已經從「認識」層次直入到「認同」層次；而這「認同」只是向「現正當權派」「認同」，而罔顧向大陸老百姓「認同」。不少讀者們看到這種學生界的突然突出政治的變化，以爲是香港左派學生運動有了很大的收獲。事實上，果眞是如此嗎？完全不見得。

假如要了解這一學生界刊物的這一突如其來的傾向，並不困難，茲就我的看法，分析於下。

一、「天安門事件」所引起香港的青年和學生界的關注，起碼由於這一事件，使香港的青年學生們，以前對中共所存在的「希望」與幻想，產生了搖動與懷疑，或者可以說，使他們進一步地了解到中共的手段與狠毒。逐漸地開始了「迷」夢的「清」醒。

這種影響力很大，可以說可以使左派的學生運動，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也就是爲此，在這一危機時刻，遂採取了急進的宣傳攻勢，以爲可以再接再厲，重握學生界的民族意識高漲的心理。因此，學聯會一方面強調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的擴張來轉移耳目；另方面，也還是順着學生界的民族意識的高漲，來肯定中共政權的建立，因此，像「在一九四九年揭開了民族歷史的新篇。今天，上海公園內『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被砸碎了，黃埔江上看見的再不是耀武揚威的外國軍艦……舊社會被地主資本家逼得賣兒賣女，落難逃荒的苦難人民，今天成了國家的主人。我們的人民挺起了胸膛，我們的民族站起來了，我們的國家初步繁榮富強。……中國的國際威望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等這一類的話，又在不斷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在「天安門事件」後，老百姓眞正的聲音被鎮壓，被鉗制了，只要眞正了解和懂得民族和民族意識的人士們，恐怕就不會再爲上述的那段話所感動了。無奈，攪香港學運的左派人士們，並沒有覺察到這點。他們似乎總不會用冷靜的頭腦去分析：鎮壓「天安門事件」與中共的「國際聲譽高」不但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同時，還會給人士們一種了解，那是中共們藉了外國人士及其關係，更加鎮壓大陸老百姓呢！這方面的事實，只要看看報章的人士們都會一目了然的。

二、這一「天安門事件」卻刺激了香港青年反對中共當權派的鎮壓，而有所抗議，集會的行動。姑毋論前去，「新華社」抗議，以及在「維園公開論壇」中，他們主觀的想法是什麼，然而，可以反映出香港的青年和學生對於他們認爲不對，不平的事件，都要表達他們的意見的。這一點，爲從事左派青運與學運的人士們，其打擊卻是很大的。這打擊的沉重，可以從他們的反擊行動中表達了出來。似乎最主要的就是爲這些人扣上帽子。什麼「托派」，什麼「反革命分子」，什麼「反共反華分子」，什麼「第四國際特派員」，等等

既然是扣了這麼多的帽子，按說，這些人士們所說的該是「一無可取」了吧：並不，由左派控制的學生刊物，卻鄭重其事的來拿了這批人反對的重心，而大加劈解。特別是對於所謂「社會主義制度與所謂『違憲』及『民主』問題」。這就不能不給人們一種印象，「天安門事件」所產生的問題，起碼爲香港學生界來說，那是中共當權們「罪不可縮」的行徑。關於左派人士們如何解釋，這裏按下不表。

但是，可以知道：這一公開的「抗議」與「公開論壇」的指摘中共，爲中共在香港從事青運、學運的人士們，簡直是「不可忍受」和「不可思議」的。

然而，他們在「老羞成怒」的「不可忍受」與「不可思議」情緒下，一如大陸上的各地由中共們所發動的「支持與擁護」的「偉大行列」，在香港就發動了青年和學生們的一次次的座談，討論和出版方面的「支持與擁護」的行動了。

安排下的「代表大會」

問題是：像香港這樣的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學生、青年刊物這一時期的左傾，更好說左傾的

需要，很自然的必會失敗的。

其所以失敗的原因，固然由於太突出政治了。這本來一向爲學生界大多數所詬病的，這次，却純粹做成了中共政治的傳聲筒。

然而，其所以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乃是他們表現了不分是非的政治狂潮，而反認爲這一政治狂潮所觸及的問題，依據他們的解釋乃是「大是大非」的。

這裏，就以「學聯」所發表的「議案」，對「天安門事件」所做的「結論」來討論一下。

這「議案」的第二項，小題目是「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路綫的關係」稱：

「一小撮反對中國人民的暴徒打着追悼周總理的招牌，在天安門製造事端，他們燒車行兇、毆打人民，破壞人民財產，在紀念過去百多年爲中國人民解放而犧牲的人民英雄的紀念碑前製造暴亂、發表演說、散發傳單、企圖煽動人們去擁護鄧小平作爲首領，反對社會主義，顚覆人民政權，使中國走倒退的道路，以便他們重新騎在人民頭上，這些可恥行爲受到路過及在塲羣眾的識破抵制。………這一小撮人的暴徒行徑是違反我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所以擾攘了數小時後，在人民強大的力量下，不堪一擊，或者惶然伏下被捕，一些速作鳥獸散。……」

這段香港學聯所作的「議案結論」，與「人民日報」所刊登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說明了什麼」一文的內容，幾乎完全一樣。那眞是沒有「大是大非」而簡直是不分是非了。

首先，誰能證明「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有關係呢，連「人民日報」的那篇文章，以及以前所發表的「社論和報告」，都沒有正面的指出，可是，學聯會在討議的「議案結論」，却硬指出是擁護鄧小平的。

他們却忘記了，根據「天安門」羣眾的心聲，目諸於「人民日報」的却是擁護「眞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更聲稱：「秦始皇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以及「人民是愚不可及的」。這三句話所代

使人奇怪的是：「人民日報」、「新華社」的文稿中，一再都指出這「天安門事件」是直接對準毛澤東的，然而，學聯會在這裏卻又不敢點出，只說是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顚覆人民政權」。

什麼是中國大陸上的社會主義，相信學聯會參加討論的人士們，沒有一個眞正的體驗過，他們所了解的中共式的社會主義，也都是中共們對外宣傳美化了的紙上談兵與樣板展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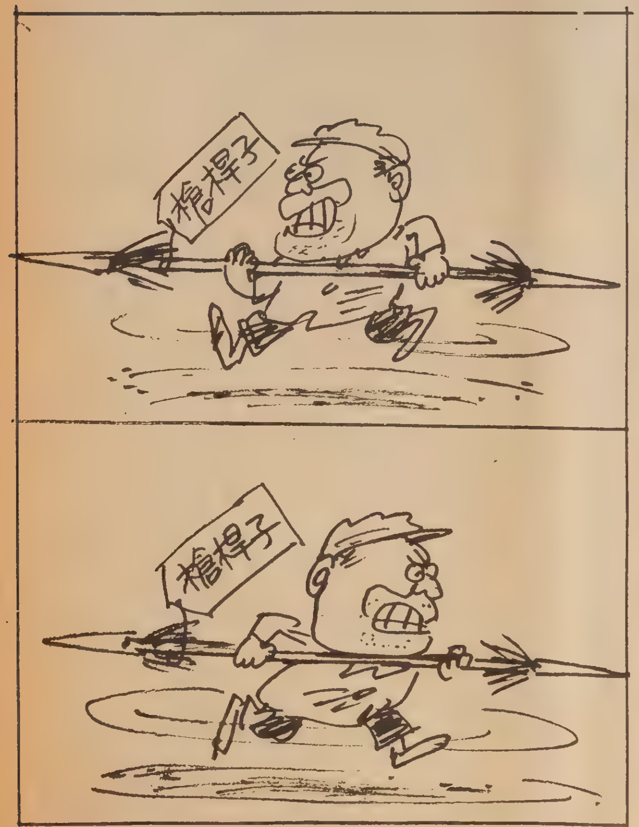
學聯會成員們，在參加這次討論中，難道眞得有資格來歌頌，支持、擁護自己本身沒有嘗過大陸上所謂社會主義滋味的情形？「天安門」前的羣眾所發生的呼聲，難道眞的是「違反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難道被中共們所稱的「一小撮」，眞是那麼的「一小撮」，而「孤立」、「單薄」嗎？難道天安門的羣眾眞是想自己「騎在人民頭上」，而不是想把「騎在人民頭上」的當權派，推下來嗎？我眞在懷疑，香港學聯的第十九屆代表會的第一

裏去了？

其次，想這樣的一個「代表大會」，假如是每一學聯成員派代表參加的話，共計有八院校，每校派出十人，或二十人，最多也才有八十人或一百六十人之夥，而根據「學聯」會的報導，竟有七百多人。這不是什麼「代表會」，只是藉了「代表會」之名而突出政治性格的。由此可見這一集會是特別爲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服務的。明白了這一點，那麼所謂「大是大非」問題，便必會在中共的控制下，成爲「是非不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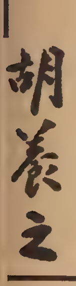
果如是，則學聯也者，必將在各院校的不屑與之爲伍下，而會造成「形同虛設」呢！不信，我們就拭目以待吧！相信香港的大專學生對於政治絕對不會盲目的，不理智的，不擺事實的。

可是，從「學聯會」這次「代表大會」的七百多人之譜，也就間接知道中共在香港的青運與學運，却是遇到了最最大的難題與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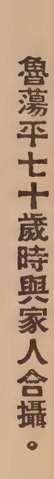


忽左忽右　　戲以敬作

魯蕩平逝世一週年






魯蕩平七十歲時與家人合攝。

去年六月六日在台北逝世的前民國大學校長，立法委員魯蕩平先生，字若衡，以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正月，生於湖南寧鄉縣，幼從周泮齋習經史詩詞，過目成誦，尤其對於聯語，更為敏捷。一日，泮齋以左宗棠生平「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二語屬對，若衡隨即應曰：「成亦英雄，敗亦英雄。」去年正月自題「八十自壽」一聯云：「去年逢七九，惡病纏身，陰錯陽差，幾成廢物；今日滿八十，吉星照命，泰來否去，再作強人。」不料數月後，他便與世長辭了。迄今六月，恰好一周年。

若衡最初就讀湖南鐵路學校，後經譚人鳳介紹，加入國民會；民國肇造，入北京法政大學，旋同盟改組為國民黨，若衡繼續革命運動。民國四年冬回湘，任中華革命黨湘支部總幹事，主辦「國民日報」，鼓吹革命運動。民國五年譚延闓任湘省長，聘若衡為省長公署顧問。民國八年六月，前湖南總司令程潛與北京安福系勾結，當時湘、粵各軍憤而擁譚，組安（譚）即由零陵入郴縣，就任總司令職，若衡仍為總部顧問，請假入粵，謁孫中山先生於香港堅道楊西岩家，報告湘省一切情況，中山先生囑仍回湘，並以親筆函交他面組安，痛論時局，不意為忌者所譖，幸組安不為所動，且待若衡益厚，蓋以聯為贈云：「丈夫未可輕年少，尼父猶能畏徒生。」

民國九年三月，吳佩孚撤退衡陽，湘軍乘時追擊，若衡以總部顧問兼軍法官隨軍督戰，五月出任岳陽縣知事，在任年餘，重修岳陽樓名勝，曾作「重修岳陽樓記」以紀其事，文情並茂，膾炙人口。撰楹聯三：其一云：「俯仰乾坤，百里洞庭，都歸眼底；感懷今昔，二十年蹤跡，偶寄樓間。」其二云：「樓上是仙居，一覽無涯，標借湖山供嘯傲；此中留宦迹，萬方多難，莫教風月老英雄。」其三：「呂道人三醉斯樓，去去來來，有誰見證？范秀才一篇長記，憂憂樂樂，自我開懷。」

民國十年秋，若衡轉任安鄉縣知事，興學育才，提倡體育，發展電信交通，平反冤獄，其中有一無頭公案，迄為安鄉人士所樂道的，即該縣有某姓全家，於一夜之間，被人仇殺，僅一女出嫁，未遭其害，拖延數載，冤不得伸，某氏女常祈禱，夢其父告曰：「三年之後，有魯青天來，可以呼冤矣！」至是若衡果知安鄉事，某氏女謂父夢已驗，遂持狀同若衡泣訴，哀痛異常，若衡乃懸重賞，嚴緝三名兇犯於湖北監判，歸案正法，當時縣人無不知有「魯青天」之名的。

民國十一年調任湘鄉知縣，湘鄉為曾國藩故鄉，紳權極重，素稱難治，履任之後，即訂定計劃，將華洋義賑會欵，以工代賑，修築譚寶公路，不半年告路成，湘省之有公路自此始，其他政治、經濟、教育等建設，亦向為邑人所稱道。十二年七月，湘省政局分裂現象顯著，擁譚（延闓）擁趙（恆惕），各有主張。先是，譚延闓在上海加入國民黨，孫大元帥畀以大本營秘書長，旋改任討賊軍湘軍總司令，進駐衡陽，若衡和他堂兄魯滌平師長，都是革命最力者，由是有江余田會議之舉，以決定革命軍事行動，時適陳炯明叛變，孫大元帥電召湘軍馳援，若衡乃率地方團警，及自衛隊的槍枝隨軍入粵，奉派為大本營參

議兼討賊湘軍第七路司令，參加對陳（炯明）之役，駐守博羅、石龍、响水維護後方運輸勤務。民國十三年四月，全部司令改編爲駐粵湘軍第三縱隊司令，移駐北江、樂昌、馬壩，旋將全部隊伍呈奉核准，併編入魯滌平軍，隨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同志仇亦山、成濟安等創辦「民立晚報」於西京鐵道二號，宣揚三民主義。國父逝世後，北洋政府肆無忌憚，查封與國民黨有關的報社，對報人殺戮拘禁，殘酷異常，若衡乃出走天津。

民國十五年二月向下，策反同邑葉開鑫師長，加入革命軍，再到廣州，奉中央密令參加湖南省黨部籌備工作；蔣中正總司令揮軍北伐，同年七月師次長沙，若衡曾趨謁報告湘省黨政情形；民十六年五月，奉命爲西征軍聯絡委員，進抵武漢。十七年北伐軍渡江北進，若衡被任爲戰地政務委員會顧問兼前方辦事處主任，考察直魯兩省政治。五月克復濟南，軍政委會令指任山東省民政廳，甫抵省垣，日軍挑釁，砲擊濟南，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被害，撤至泰安，抵北平後，結束戰地政務工作。七月奉國民政府任命爲天津特別市社會局長，並奉中央令兼天津市黨部整理委員兼宣傳部長，創辦了天津「民國日報」，自任社長。十八年創辦天津統計人員訓練班，實施工商業調查，著有「天津工商業調查實錄」，創辦勞工保險制度，對育幼、養老、婦女救濟諸事務，推行甚力。

民國十九年三月，閻、馮反叛中央形迹漸露，若衡密電報告，蔣總司令，卻被傳作義的郵電檢查員扣留，並經傳電閻予以監視，幾遭不測！蔣總司令通電瘋討云：「無故監視魯蕩平同志，是何居心？」同時，立法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長王寵惠，行政院長譚延闓，監察院長于右任等先發電閻，請恢復其自由，在津的徐世日、張季鸞諸人，亦競相營救，閻氏憚於公論，未敢加害，歷時半月，始復自由，回京之日，蔣總司令慰勉，並贈銀洋五千，而若衡堅拒不受，旋奉令接任南京中央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是年三有，閻馮果眞叛變，中央明令討伐，十月戰事敉平，返京主持黨務工作。

民國二十年春，以北平民國大學學潮迭起，情勢混亂，董事會議一致推選並經教育部核定若衡接長該校，履任之後，整頓校風，釐訂規章，將爲首肇事學生七十餘人開除學籍，自此學生懷德畏威，學潮乃告平息。民大素無基金，極力籌維，曾以私有產業契據向銀行押貸維持開支，使弦歌不絕，經營慘淡，可見一般。同年四月，當選北平市出席國民會議代表，五月集會南京。若衡出任了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創辦「社會報」及「社會雜誌」於平市，旋經中央任爲平市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同年十一月，以北平市代表出席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南京；廿二年一月改任行政院駐平政委會委員。二十三年憤日本軍閥侵我華北，倡組反日救國會，平市學生紛紛參加，爲日人所忌，因爲日本浪人在東交民巷自放炸彈，而日駐平領事則誣陷若衡所爲，向平軍分會主任何應欽抗議，迫若衡離平；並推漢奸祝長瑞爲民大校長，若衡堅毅不屈，率全校師生起而對抗；市長表袁良跟日領事正面交涉，並暗以鉅金給與日浪人原田等令其離開民大，其事遂寢。

民國廿五年六月，若衡出任河南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以省教育經費每年考送歐美留學生十名，增班設校，維護教育經費獨立，連任達九年之久；適值抗戰期間，河南省立各校及民大再四挑選，煞費周章，更此於辦理師資訓練，曾擬撰一聯云：「施教與德育智並重，宣弦在南方北方之間。」設立戰區聯中五校，招收各淪陷區男女青年就學，供給服食書籍，受惠者逾五萬人，每年召集各縣長、中小學校長畢業教育檢討會議，相互觀摩競進，對於德智體羣之育兼籌兼顧。正如他在民大自修室所題聯云：「莫辜負找辦學心思，能發奮爲雄，方不愧讀書種子；要實現成功計劃，須立身行道，這才算創業奇人。」

民三十三年七月，行政院擬以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兼任河南省政主席，調魯蕩平爲省府秘書長兼代主席職務，當時政院秘書長張厲生，曾電徵若衡同意，若衡以爲不可，乃覆電堅辭作罷。同年八月，若衡更將豫省府在兼各職辯卸，足見淡於名利。其時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任若衡爲湖南大學校長。湖大師生曾紛電催駕，而若衡則以民大亟待整理，中樞會議頻繁，辭未赴任。同年七月因公過辰溪，向湖大學生演講一次，並題一聯云：「古今同道，中外同情，無非以善爲寶；衡岳之高，洞庭之大，此其惟楚有材。」同年十一月，若衡被任爲中央政治考核委員會主委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曾飛滇、黔、湘、鄂各省考察政治。

民三十四年二月，若衡東派赴洲監選國民黨出席第六屆全會代表，五月當選連任第六屆中央監委暨常務委員。三十五年元旦，奉國府頒授勝利勳章，同時被任爲武漢行轅秘書長，五月赴京參加國府還京典禮後，即請假返湘，擴展民大校務，呈准教部增設農、商兩院，創立生產處，下轄鋸木、輾米、機械、磚瓦、煤業等廠礦，並購兩千噸輪船兩艘，往返滬漢等處運銷生產物資，以生產發展教育，以教育促進生產，頗著成效。同年十月任制憲國大代表，出席制憲大會。

民三十六年十月出任國大代表，主監委員資格審委員會委員，卅八年大陸淪陷，若衡隨同政府遷台，居恆加緊研究中外歷史，並於民五十一至五十七年間，曾先後出國訪問日、菲、泰等地，考察政治、教育、工商、社會風俗，均有日記、照片，可說遇事留心，對促進國民外交，貢献尤大。若衡的生活頗爲嚴肅，每日黎明即起，讀者習字，故除聯句研究，於書法亦多所致力，誠如他有一聯云：「書法樂無邊，彎彎曲曲天趣；章文信有道，是是非非在筆端。」詩詞甚有根基，含義深，清麗可誦。各錄一首如下：

七七自懷

滿腔孤憤向誰陳，匪寇南來住海濱；老子通身爲傲骨，天公有意故磨人。
不知亂世焉知苦，得過嚴冬使見春，擊磬有心懷孔氏，傷麟嘆風爲何因？

臨江仙（陽明山道中）

來去陽明山上路，春光暗換年華，今年花勝去年花，浮生眞幻夢，蹤跡遍天涯。回首故園風景好，幾時復國還家？年年海上憶長沙。滿懷愁與恨，又見夕陽斜。」

栢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刼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柏蒂難受・共生禁令

每次有柏克萊的朋友來看他們的時候，妳就會覺得像是鬆了一口氣。到了十月底，史提夫・蘇里亞在一個月前帮助他們安頓到這棟房子之後，第一次來看他們。他以爲他們還是一個意氣相投的小組織。柏蒂建議他們兩個出去散散步，他表示欣然同意。等他們離開了那棟破房子有好幾條街遠時，柏蒂向他說出她心裏對哈瑞斯所感到的厭惡，使他大吃一驚。柏蒂說：「我很討厭跟他住在一起。若是我還有別的路子的話，我絕對不會放過。」

怎麼啦？蘇里亞問，怎麼會突然對哈瑞斯這麼有敵意呢？

「他有毛病」，柏蒂解釋道：「他那副樣子就好像他是個教練，或者是個士官長之類的。」

不過有時候做個逃犯也還蠻有意思，他們像玩捉迷藏一樣。他們派柏蒂出去買東西，然後哈瑞斯夫婦裏面就有一個出去跟蹤她，要是她發現了，擺脫了跟踪，她就算贏了，可以得到小小的獎賞。然後跟蹤和被跟蹤的角色互換。可是這種機會很少，日常的生活枯燥無味，每天早上都要做體操，在屋子裏苦練超越障碍，還練習使用武器。

到了下午，就由威廉教他們上政治課，還辛辛苦苦的重寫他們和史高特開始寫的那本書。哈瑞斯夫婦希望把那本書加以修改，然後印行出來，算是「共生軍」的一部歷史，也是他們「革命」的藍圖。他們三個人對那份稿子似乎都感到非常的不滿，每天要花費個鐘點很熱心的改寫。

哈瑞斯堅持要根據共生軍的規則，非常注意安全。所有的門都上了鎖，窗簾都拉了下來，槍裏都裝上子彈，附近的隣居都加以監視。每次柏蒂犯了疏忽的錯誤或是忘了她應該負的責任，哈瑞斯就會教訓她——或是削奪她應享的權利。

「禁止吸烟一週……看起來也許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在後使被聯邦調查局搜到的那份有關「共生軍」的手稿上，柏蒂寫道：「可是如果你有烟癮的話，一個禮拜不能抽烟實在是受不了。」

柏蒂不久就對特苛將軍所要求的這些感到厭煩，困在這間破落的小屋子裏，一些小小的不滿漸漸引發成他們之間的歧見。等他們到聖卡門多將近一個多月之後，柏蒂和哈瑞斯之間就開始失和了。

她覺得哈瑞斯和當年在學校裏因爲她犯了一點小錯就叫她去洗刷廁所的修女沒有什麼兩樣。

被哈瑞斯・打黑一眼

柏蒂從小就有一套讓人受不了的挖苦人的本事，她開始嘲笑哈瑞斯這種獨裁的做法，當面稱呼他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故意地違反他的命令。

哈瑞斯爲柏蒂的反叛而大發脾氣，衝出房間去，用力的關上房門——這種反應更增加了柏蒂的反抗行爲，也越來越看不起哈瑞斯。

爲了要激怒哈瑞斯，她常常對他不理不睬，接着又用更挖苦的話來罵他。有時候他們爭吵的聲音太響，會惹惱了住在隔壁，和他們只隔着一道薄牆的隣居。有一次爲了爭執那本書稿上的用字，哈瑞斯用力的打了柏蒂一記耳光，打黑了她一隻眼睛。

「妳這個有錢的小婊子」，另外一次打架的時候哈瑞斯對她大聲的叫道：「妳懂得什麼叫做掙扎——妳是在我操的大房子裏長大的。」

「你只配親我的×。」柏蒂反唇相譏。

她對哈瑞斯所做的種種抱怨經過史提夫・蘇里亞傳到了柏克萊的那一羣人耳朵裏。他們最初不想理會她這種個人的不滿，可是後來他們就開始担心起來了，因爲她告訴他們說她在健康上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問題。一個多月以來，她的下體一直不停的流血，很担心會長了瘤。他們想辦法弄了一點她排出來的血污，抽了她的一點血，然後去找個醫生加以化驗。根據醫生的報告，說這位病人，不管她是



試，在精神上受到相當大的壓力。柏蒂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給自己另外找一個地方住，脫離哈瑞斯夫婦這種單調的軍事化管理。

一九七五年的一月，支持他們的小團體賺到了足夠的錢能夠在聖卡門多租得起另外一間公寓，他們同意了柏蒂的決定，於是她很開心的收拾起東西搬了出去。

雖然柏蒂基本上是和威廉發生爭執，可是她和艾茉莉也並不親近。柏蒂告訴其他的人說，每一次艾茉莉都和威廉一起來對付她。「我總覺得是他們在對付我，我覺得我是個圈外人。」

根據「共生軍」的特殊規定，他們之間是應該不准有夫婦關係的。當柏蒂和威利·沃爾夫成為一對愛人之後，「共生軍」也常常要求他們和別的「共生軍」分子睡覺，以避免形成兩個人過份親密的關係。而哈瑞斯夫婦，柏蒂覺得，却認為他們的婚姻關係是這條規則的一個例外。

柏蒂還說她記得當年關在壁櫥裏的時候，就曾經聽過哈瑞斯夫婦說話，當時她對綁架她的這兩個人唯一的線索就是他們的聲音。「不過我從他們彼此對話的神態可以聽得出來他們是夫婦。」後來，「共生軍」分成三個小組的時候，哈瑞斯夫婦被派在同一個小組，而柏蒂和沃爾夫却被迫分了開來。

對蘇里亞·一見鍾情

在沃爾夫死後的那個夏天裏，威廉·哈瑞斯為了要消除柏蒂的寂寞，有時候會和她一起睡覺。不過哈瑞斯夫婦還是情願他們兩個人自己在一起，所以柏蒂通常還是只有一個人。

柏蒂和史提夫最初見面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六月，也就是在他們三個人逃往東部以前躲在灣區的那段日子裏。柏蒂像個辣辣撻撻的黃臉婆，她面色蒼白而衰弱，穿着很不合身的寬大衣服，為了化粧戴上寬邊的眼鏡，還有一頭零亂的假髮。蘇里亞也是一頭金髮非常的骯髒，還留了一撮難看的山羊鬍子。

「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小嬉皮。」後來柏蒂告訴一個朋友說。

史提夫對她的印象也不怎麼高明。「她看起來實在沒有吸引力」，他後來說：「她不是那種讓男人會看第二眼的女人。」

他們在九月底又見了面，那時候傑克·史高特把她丟在拉斯維加斯，結果柏蒂從那裏坐公共汽車回到加州。柏蒂的面色紅潤，蘇里亞也刮掉了他的鬍子，這兩個人就此一見鍾情。他們談到最初見面的情形都笑了起來，在哈瑞斯夫婦回到加州之前，他們在一起過了好幾天。

在柏蒂回來的第二天晚上，這兩個人就第一次地一起睡覺。當時蘇里亞還有點遲疑不決，有點不相信自己能跟一個這麼有名的人在一起。可是柏蒂却對他鼓勵有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第二天早上他漫不經心的對他的一個朋友說：「我們處得很好。」

秋天裏，他不斷的到聖卡門多去看柏蒂之後，就成了柏蒂的心腹，以及她逃脫哈瑞斯夫婦的避難所。他非常的熱情，總是面帶微笑，他們在一起過了很多快樂的日子。在他和柏蒂漸漸親近之後，蘇里亞也就漸漸消除了當初對於是否應該幫助這幫逃犯所有的懷疑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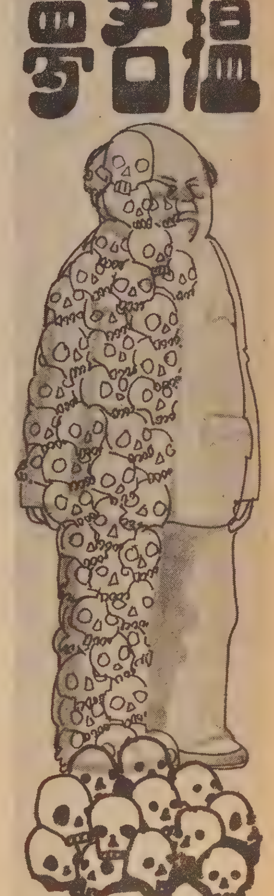
他們發現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兩人能相處得非常好，因為他們不必去管那些比較嚴肅的事情。不過蘇里亞不久就發現柏蒂那種好與人爭的本性，她常常要向他挑戰比手勁，來炫耀她在夏天所鍛鍊出來的一些肌肉。在附近遊樂場的網球場上，她也常常毫不留情，逼得蘇里亞要竭盡全力才能取勝，而她還常常擊敗他。

柏蒂每天要出去跑步，有時候躺在地上就可以連做二十個只用手指尖支持體重的伏地挺身；只要不是被逼着，不是在別人指揮之下。碰到她打過蘇里亞的，比方說騎腳踏車爬山，她就拒絕和他競爭，讓他自己一個人跑在前面。

從蘇里亞那裏，柏蒂學會了一些修理汽車的簡單技術，這是她一直覺得很有興趣的事。柏蒂十幾歲的時候就喜歡開快車，常常開着她十六歲生日得來的那部藍色跑車到處亂闖。現在手裏拿着扳手，也就鑽到了車子的底下，用共生軍偷來的車子練習過多次之後，居然也能修起車來，最拿手是換剎車皮。

（未完）

瘟君夢



岳騫

賀龍說道：「誰希望有事呢？不過，眞正到了大禍來到頭上，閉着眼不承認也不行。」

老狐狸被賀龍搶白得無法接腔，站在地下進退兩難。

活曹操眼珠翻了一翻，笑着說道：「董老，沒有大問題，你放心好了。」

老狐狸說道：「林老，不能開玩笑，你知道我的東西多。」

活曹操笑道：「我怎能同你開玩笑，邊區政府的東西總比你府上多，我也未動手。」

毛澤東說道：「大家先回去，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驟，戰事還在大小勞山，沒有這麼快就打到延安。」

回去後，不到半天工夫，晚上七時，在延安聽到了砲聲，不用召集，一羣重要大頭目又都趕到延園打聽消息，大家到齊之後，砲聲更急，毛澤東從未聽到過這麼緊急的砲聲，臉色吓得蒼白，說話聲音也變了，朱德、彭德懷進來後，毛澤東稍微定下心。就在這時，警衛團進來報告，國軍已到了七里舖，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啊了一聲。

周恩來先搖頭說道：「這回怎麼這麼快。」

毛澤東說道：「我也胡塗，好似我們這邊有人獻了地圖似的，否則怎麼敵人的路比我還熟，我們知道的路，他們都能走到。」

賀龍恨恨說道：「我佈置好陣地準備打一仗，敵人却從背後摸過來，有什麼辦法？」

活曹操問道：「究竟能不能支持住，邊區政府還有許多文件要運走。」

毛澤東看看朱德，問道：「老總的看法怎樣，還能不能守得住延安。」

朱德對於毛澤東當面嫁禍推責任的作風，領教已多，當時忍住氣說道：「敵人已到七里舖，延安就難守了。」

毛澤東問道：「我們的援軍呢？」

彭德懷說道：「剛剛接到王震電話，他帶一個縱隊兼程趕來，距離延安已經不遠。」

毛澤東說道：「希望他能比敵人早一步到延安。」

朱德搖頭道：「就算王震此時能趕到延安，也守不住，因爲我們在延安的兵力始終比敵人多，但是，一打起來就節節後退。」

活曹操說道：「這樣說，我是要準備撤退了，邊區政府人員，文件撤退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朱德問道：「林老，你們沒有一點準備嗎？」

活曹操陰陰笑道：「早有準備，文件行李都綑好，一聲說走，五分內就能動身。」

賀龍一向看不慣活曹操的奸相，當時問道：「林老，你早就準備撤退，是算定了我一定守不住邊區了。」

活曹操說道：「雲卿，你可不要多心，天下事都是有備無患。」

賀龍說道：「既然這樣你就趕快走吧！免得敵人攻來了，碍我們的事。」

正說着，老狐狸來了，帶着比他年輕四十歲的愛人柳小姐，迎面碰着活曹操，慌忙問道：「林老，怎麼樣，砲越响越緊。」

活曹操說道：「不得了哩！敵人已越過七里舖，馬上就來到，邊區政府立時撤退。」

老狐狸啊了一聲，幾乎哭出來，問道：「邊區政府要撤退，我呢？」

活曹操說道：「你是中委會的人，當然與中央一起撤退。」

老狐狸問道：「中央幾時撤。」

活曹操說道：「不一定，毛主席正研究留在延安打游擊。」

老狐狸跌足說道：「延安怎麼打游擊，這眞是胡鬧。」

活曹操說道：「董老，你們到裏面同毛主席，朱老總談談吧！我要回邊區政府準備。」說過轉身就走。」

老狐狸這下可急了，連忙喊道：「伯渠兄，你別忙，我跟你一道走，成不成？」

活曹操一雙眼珠對着老狐狸的愛人打量一下，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可以，我有一輛卡車，你同柳同志可以坐在車上，不過，可要馬上走。」

老狐狸說道：「多謝你的好意，不過，我還要回去收拾下行李。」

活曹操搖頭道：「來不及了，你還是等着同黨中央一齊撤吧！」說過又要走。

柳小姐急得抓住老狐狸的鬍子頓了幾頓，駡道：「老不死，是命要緊，還是東西要緊，你回去收

拾東西，我跟林老一道走了。」

老狐狸被抓的眼淚鼻涕直流，好不容易推開了柳小姐的手，說道：「東西丟了太可惜，還有我從南京帶回來這麼多的板鴨，都掛在牆上。」

活曹操奸笑道：「實在太可惜，你要早送一隻給我吃，我也至感盛情。」說着又走了。

柳小姐喊道：「林老，你作作好事帶我一起走，我不跟他了。」

活曹操說道：「這麼多的板鴨扔了也太可惜，你還是隨着老回去收拾吧！」

柳小姐說道：「不行，我才二十多歲，還不想死哩！我跟你去，他的事我不管哩！」說着眞的緊走兩步伸手抓住活曹操的衣袖。

老狐狸又氣又急，無可奈何只得跟上去，說道：「好了，要走一起走，不回家了，你放了林老。」

三個人一道走到「邊區政府」，只見一部卡車擺在門前，活曹操的愛人王小姐已坐在車上，看見柳小姐十分高興，說道：「柳姐姐，快上來坐在這裏。」

王小姐同柳小姐都是中共中央訓練的護士，所有年老的大頭目每人配給一個，結果都變成了大頭目的「愛人」，王小姐正式成爲活曹操愛人時，只有十六歲，活曹操當時剛度過六十大壽，他家中原配髮妻尙在，孫女也比王小姐大，但是，活曹操硬要王小姐作愛人，王小姐也不敢反抗，就這樣被活曹操强佔了。柳小姐的情況與王小姐相同，不過年齡比王小姐大幾歲，性情也比王小姐潑辣，老狐狸相當怕她。

柳小姐上了車，看見活曹操家中箱子有幾個，連一張摺疊的軟椅都搬上車，忍不住問王小姐：「小妹，你們怎麼準備的這麼周到，什麼東西都搬出來了。」

王小姐說道：「我們早幾天就綑好了，你們的行李呢？」

王小姐嘆口氣：「我們兩個空身出來的。」

王小姐說道：「那怎麼會呢？江青同志，王光美同志，鄧穎超同志都離開延安，我因爲要照顧林老，沒有走，你們怎麼會一點準備也沒有。」

老狐狸這時剛剛爬上車，聽到王小姐問，嘆一口氣，說道：「我上當了，我以爲沒有事，延安不會失的。」

柳小姐喝道：「不說你自己是飯桶，現在害得空身離開延安，連件換洗衣服都沒有，我跟你絕不干休。」

王小姐說道：「姐姐不要生氣，我的衣服都帶出來了，你穿我的衣服都是一樣。」

活曹操上了車與司機坐在一起，立時下令開車，車子經過老狐狸的住處，老狸嘆息道：「唉！我的南京板鴨！」

這時砲聲越响越緊，毛澤東兩條腿覺得似插入冰窩一樣，看看大家，問道：「怎麼辦！」

彭德懷說道：「主席最好帶着黨中央到晉冀察邊區所在地阜平去，那裏比較安全。」

周恩來說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主席應當離開陝甘寧邊區，轉移到安全地帶。」

毛澤東問道：「恩來同志，你離不離邊區。」

周恩來說道：「我不打算離開，我要留在此地繼續與敵人周旋。」

毛澤東說道：「你不離開，我也不離開，我覺得與你在一起最安全。」

周恩來也不知道毛澤東的本意何在，但既然他不肯走，也不能逼他走，當時只好不開口。

毛澤東又看看朱德，說道：「老總，你跟少奇同志可以動身了。」

朱德說道：「打仗的事，我還算內行，我應當留在這裏指揮。」

毛澤東說道：「這裏有德懷同志也可以了，我担心敵人會進攻晉察冀邊區，你到那邊指揮也好。」

朱德看看不走不行了，起身說道：「既然主席這樣堅持，我就準備離開了。唉！抗戰八年，一步也未離開延安，到今天第一次離開，是被敵人趕走的。」說着潸然淚下。

劉少奇說道：「我跟老總去了晉察冀，這邊黨中央也還有事務要處理，留誰在這邊。」

毛澤東說道：「叫任弼時同志留下好了，他可以辦理書記處的事。」

劉少奇，朱德，走了之後，延安大頭目就剩下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

到了半夜，砲聲更急，共軍雖然拚命抵抗，但國軍攻勢凌厲，共軍無法支持，賀龍在前方派人回來報告，要毛澤東趕快撤走，國軍可以在兩個鐘頭之內攻到延安，彭德懷也勸毛澤東即時撤走，毛澤東雖然怕，但總以爲有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定有辦法挽救，說不定國軍攻到延安郊外時，政府又下令停戰。

就在這時王震率一個縱隊來援，趕到了王家坪，王震在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正要他趕快來延安援防，抵抗國軍，就在這時，一連幾個照明彈在延安上空爆開，看得淸淸楚楚，國軍已渡過延安河直撲市區，毛澤東唉呀一聲坐在地下，電話機也丟了手。

彭德懷說道：「主席趕快起身，現在就走，還走來得及。」

毛澤東坐在地下一直啊！啊！說不出話。

周恩來比較明白，擺手喊幾個警衛過來，七手八脚把毛澤東架上卡車，然後大家都上了車，七輛大卡車，向瓦窰堡逃去。

火種

曹興打斷了林宇民的沉思。

「沒有，我沒有聽說過。」

「這是黨內的機密，你當然不會知道。」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八年閩侯縣第三中學的高中部學生林其國糾合了十多個同學，組織一個『新華黨』，在學校裏散發「反對半工半學」、「反對下放」、「驅逐在校黨委」、「維護學術自由」的標語傳單，從事反革命活動。這批學生畢業以後，分別進入廈大、師院、福建醫學院、上海華東師範學院、復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這樣一來，他們的組織普遍的在各地發展開來，活動得非常積極，提出「生活自由、學術自由、選擇職業自由的三大自由」，以及解散人民公社，歡迎國民政府回來，作爲他們政治上的號召，吸收了好幾百學生黨員，嚴重地打擊了黨的信譽，後來終於被查覺了，本把他們一網打盡。

師院也有『新華黨』的人，其中有一個教育系的學生，僞裝積極，想打入黨團組織來作陰謀活動，我找過他談過幾次話，我覺得這個學生的政治覺悟很高，組織裏可以吸收他，對組織部提出了我的意見。想不到他就是『新華黨』師院的負責人。

曹興搖搖頭，苦笑了一下。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我向組織交代了錯誤，周崗同志在黨委會的擴大會議中，認爲我跟組織部負責同志楊風帆，都應該接受改造教育，領導就同意稟報中央……」

「周揚呢？他不是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嗎？」

「副部長有什麽用？不出事情時他肯定會照顧我的，現在註定我們劃淸界綫的時候，我在黨裏那麽多年，還會不曉得！」

在特教組躭了三個月，林宇民又回到第三小組，到這時候，他才有機會向組裏的老伙伴說出他在外邊看到的災荒眞象。別的不說，他一路上看到倒斃的飢民就有好幾十個。

李子貽似乎對他很不滿意，去田裏工作時，瞧着旁邊沒有人，責備他說：「你是怎麽搞的，小林？到廣州了還給抓回來，怎麽這樣沒有用！」

「我沒有辦法，組長。我不會說廣東話，那邊查得很嚴，上不上車，地形又不熟，祇要我一開口問路，就出問題。」

「你不是去公安局自首吧？」

「不是，那天我在火車站前面想找機會，一個警察來了，看樣子他肯定對我起了疑心，躲不了，避不過，我就主動過去告訴他我是盲流份子，這比等他來抓好得多。」

林宇民告訴李子貽，他在外邊碰到好幾個分場裏跑出去的人，一方面是沒有單獨說話的機會，同時，可能他們對他懷有戒心，就當作不認識他似的錯肩而過。

還有一個問題，他在特教組的時候，就發現沒有看到辜蔭民了。他問李子貽這傢伙是怎麽搞的，不會是扔進墳場裏去了吧？

「沒有，他吃的東西比人家多，哪死得了？他動員了國外的親戚朋友，紛紛寫信給黨中央和國務院；說起他的事情，很影响華僑對祖國的看法，如果不糾正，回國的華僑肯定是愈來愈少。老辜犯的不是思想上的錯誤，本來就沒有什麽，他們跟公安廳交代一聲，還不是很快就處理了。」

一四

一九六二年的年初，林宇民跟一部份勞教份子調去南平專區邵武縣的磚瓦廠。

調出農場，並不說明他的問題有什麽轉變的希望了；只是基於形勢上的需要，省勞管當局不得不「見縫插針」而已。

一九五九到六一的三年全國性大飢荒，孕生許多社會問題，偸竊與搶刧，以及地、富、反、右、壞黑五類份子趁飢荒煽風點火，混水摸魚的搞復辟陰謀，遍地皆是。有的看來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偶發獨立事件，在黨的立場上看，幾乎都有可能轉變爲敵我矛盾。黨以仁慈爲懷，大力的進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運動，黨對「救人」向持熱衷，不管這個人有沒有「病」，都得「救」他一「救」；有「病」治「病」，無「病」「治」人。因此，勞改和勞教人犯的處置，變成嚴重的問題；舊的右派份子帽子不能隨便摘，新的「病」人天天增加，除了大部份遣送邊疆納入生產兵團，其餘就在省轄區裏面增闢勞教，勞改場所，同時又儘量的向老勞教場裏塞。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把農業大躍進中「見縫插針」的「密植」政策，運用於對勞教犯的處置上，也算是三面紅旗倒塌之後，新昇起的一面偉大、輝煌的紅旗。

由於新的敵我之間矛盾的問題日見嚴重，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政治犯，相對地減輕了對黨的威脅，把這些人蹲着的地方騰出來，去從事另外的生產工作

，也未始不是黨的德政。

調出去的「傢伙」們，是右派份子和壞份子據多數，李子貽他們一幫犯錯誤的黨幹部沒有被挪動。

就在這個山卡卡的草房子裏，林宇民耗掉了他生命中最寶貴的五年。他到這裏的時候是一個十九歲的小孩子，一蹲就到二十四歲了，每天從天上魚肚白開始，就憂慮「今天還能撐得住嗎？」一直要苦苦的挨到日落，躺到床上，才在混身酸痛和疲困不堪中，有一絲「終於熬過了一天」的安慰；有時這絲安慰還是一種咀咒，飢困交加中，他常常有「不如死了還好」的想法。以自殺求解脫的伙伴很多，發生這種事情時，他堅持着要想活下去的信心，就會受到動搖，甚至把持不住自己。

想想那些日子，一天何止等於二十年，那簡直像是一個世紀那樣沒有盡期！然而就在此刻，當他要離開這兒時，他覺得五年前挑着一担磚頭，跌跌撞撞地來到這個荒涼的山谷中，記憶猶是那樣清晰，就好像那是眼前的事，一塲好可怕的夢魘！

邵武磚瓦廠是怎麼一個樣子呢！情況會不會比這裏更惡劣？誰知道，反正自己一個被剝褫了生存權利的政治犯，事事由不得主；前途如何，只有喝到嘴裏，才知道杯子裏的水是苦的，還是辣的。

不過在長長五年中，不死於飢餓，不死於超過體力負荷的勞動，不死於幹部們的折辱，還能夠完完整整的一個人走出這草棚子，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啊！

多少個午夜夢迴的低泣，多少次對天上浮雲飛鳥的凝注，他認爲自己必將蹲在這裏霉爛，可是現在他要變換環境了。縱使他尚不知邵武那邊的情形，能走出農塲，對他堅持着要活下去的信心，多少是個鼓勵。

馬偉才在前一天晚上的會上通知大家的，他並且對這些臭知識份子作了必要的臨別贈言，要「你們這班傢伙」在新的勞塲所中，有更好的表現，要努力地去發揚「三明新生農塲」的優秀勞動傳統與勞動精神，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舉得更高，改造自己，爭取處理。

除了幾位他尊敬的朋友，這裏沒有任何事物值得他一顧的，王先永死了，但留給他一些東西，撒在他心中在抽根長芽。丘世發自送走後沒有消想，想來也是凶多吉少；他是整個中華民族敦厚、仁慈的農民的形象，但是現在，這個形象在「革命」中被抹煞了。此外，還有李子貽，李子貽對他的影响，不亞於王先永，他們都是他的導師和兄長，他們在他的靈魂上罩了一襲鎧甲，他們給他勇氣，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以及患難中曾經帮助過他的所有伙伴們。

他最後一次蹲在特教組的時間中，跟曹興有很多接觸，他了解曹興是一個眞正的共產黨黨員。他對馬列主義，從來沒有失去信心，但是他說「我們現在黨走的路綫，絕對不是共產主義的路綫」。

「那麼他是怎樣的一條路綫呢？」

曹興一時回答不出來，兩天之後，他才告訴林宇民說：

「黨的發展完全脫離了馬列主義，我們現在走的路綫只能說它是『毛澤東主義』的路綫，那不是眞正的共產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呢？既然其他階級都打倒消滅了，爲什麼還要專政？」

「對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但它是社會，歷史進步的酵母和動力……」

「是不是無產階級在已經沒有了對立的階級時，必須製造出一個新的階級作爲矛盾，使其鬥爭永遠持續下去？」

「不必故意去製造，在理論上說，矛盾是永遠存在的……」

「那麼現在『黨』是不是一個新的與無產階級對立的階級？它擁有特權、武力，可以一意孤行的自行其是，完全把人民扔在一邊。」

「這……這還不是你所說的那個樣子，黨的路綫有錯誤，決策同志的認識上有錯誤，各級幹部對主義的理解……不，不是理解，共產主義是易於理解，就像過去知識份子理解『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那麼地簡單。我的意思是一般同志把組織當作權力運用的資本，以一己權力上的需要，去詮釋共產主義，它不變質是不可能的。」

「蘇聯布維塞維克黨徒的社會制度應該是很完美了？」

「也不，那不是列寧的路綫…………」

天知道，曹興經過了改造，由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倒反而變成烏托邦主義者了。

曹興在他之後也離開特教組，變得更沉默，更孤獨；林宇民好幾次想找機會跟他聊聊，但是總是沒有機會，有時兩個人碰到了，只是打個招呼。

「你好吧，老曹？」

「還好，還好。」

雖然他們不能停下來討論問題，可是林宇民從他的近視鏡片裏面閃爍的眼光中，讀到一點新的東西，好像它們在告訴自己：

「別急躁，林同學，我就要找到了！」

就在他要調走的前幾天，曹興被弄到病號組裏去了；食物中毒。

聽說那天他跟人家一塊去找野草時，看到倒在山邊一棵枯樹上，長出一個草菇。這是很難得碰上的好事，誰看到了就偷偷的一個人把它弄乾淨吃下肚去；大家都知道那是很有營養的東西，當然不願被人分享。可是有一種有毒，長得跟沒有毒草菇差不多樣子，沒有經驗的人很難分別。大概他吃草菇有毒，當天晚上又吐又瀉，第二天就被送到病號組。

（四七）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100

進入第二年——一九一二年，借款規模更加擴大，在喀喇沁王所加入的「卓索圖盟」屬下五旗之外，更有對於在熱河北部的「昭烏達盟」（轄巴林王等十一旗）、東三省西部的「哲里木盟」（濱圖王）的借款計畫，使熱河全省及東三省的一部份（現遼北省南部）都包括借款範圍之內。



孫中山先生一九一三年訪日時留影（坐者右第二人為戴季陶）

在日本政府方面的目標，是要以「卓索圖盟」境內全部礦山為抵押，在不超過日金十五萬元範圍以內，予以借款。只是，恐怕這個陰謀會被暴露，故而日本官方在表面上避免介入其事，而用大倉洋行名義，儘量循民間路綫加以掩飾。

喀喇沁王的賣國密約

然而，借款的抵償，不僅止於礦山，實則川島浪速和喀喇沁王之間，已經交換了預定在「內蒙獨立」之後的「賣國密約」。

▼根據日本方面資料，這個密約（契約書）簽訂於一月二十九日，內容計有十項，在規定「聯合內蒙各盟旗成為堅強的統一團體」的前言之後，訂有「喀喇沁王以川島浪速為總顧問」、「當內蒙團體成立之後，如妥他國侵逼，難以自與時，首先請求日本援護」、「內蒙團體對於俄國的外交事件，務必和日本秘密協商處理，不得未經協商便擅自重新訂定條約」等項——強烈地表達出日本方面的支配權。▲

當二月二十九日，袁世凱所策動的兵變在北京發生之際，多賀宗之等人立即把握時機、實行其任務，由松井清助和川島浪速的部下村井修等人掩護在北京的喀喇沁王、以及由木村直人掩護巴林王進入內蒙，打算趁北京混亂之際，「舉兵獨立」。

此時，已經有三萬發武器彈藥等類，運到了內蒙。

日本方面於三月五日，支付巴林王日金二萬元；七日，支付喀喇沁王日金九萬元。

武器是在東三省境內調度供應。不過，當時日本政府恐受到各國來自外交上的干涉，故而對於在東三省境內的公開行動，採取消極態度。

▼根據日本方面資料「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所載，武器等類，集中在長春南方公主嶺，已經沒有日本官方的援助，而由松井清助指揮其在喀喇沁王府所訓練的蒙古兵，並得到日本人土匪薄益三等人協助，開始沿遼河北岸向內蒙輸送。

可是，由於有馬車四十七輛的龐大運輸行列，因而被清廷方面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所悉，趙總督乃命令駐防鄭家屯的統領吳俊陞，對松井清助等人所率領的此一武器運輸隊發動的攻擊。

松井等一行突越鄭家屯的後街，好不容易於六月一日進入內蒙，打起「大蒙古勤王軍」的旗號。然而六月八日，在大砂堡（據日文音譯）被吳俊陞的騎兵部隊掩襲，吃了一個大敗仗，死亡五十多人，其中日本人十三人，陰謀為之失敗。▲

善耆亦與川島訂密

儘管是如上所述再三遭遇失敗，但在其後日本「志士」和軍閥策動「滿蒙獨立」的野心，還是沒有收斂，川島浪速於一九一二年七月，與肅親王善耆再度簽訂密約，日本以幫助善耆在東北、蒙古獨立，復興清室為交換條件，獲得在該地區的鐵路、礦業等各項產業方面的權利；此外並決定讓日本在外交、軍事、財政等整個行政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給予攫奪東北和蒙古的可乘之機。及至不久之後的一九一六年，乘革命黨反對袁世凱的討袁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再度煽動蒙古土匪發起「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這一次行動，也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許，並且給予支援，但結果仍歸失敗。

割讓東北的流言

關於東三省的問題，當時在日本「志士」之間，傳播有各種流言。

其中之一，是說　國父孫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經和日本有了約定——日本對革命給予援助，其交換條件是將東三省出讓給日本。

這個流言，是在一九〇七年　孫先生被日本政府遣送出境前後，以及孫先生在辛亥革命後的一九一三年訪問日本前後——兩度傳播出來。

有目的的製造傳播

實則，這些流言，完全是憑空揑造的無稽之談，得在這裏作一個明白交待。

在日本黑龍會所彙輯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中，記述有 孫先生曾經在一九〇七年前後，到處向日本「志士」們說：「中國革命的目的是滅滿興漢，只要能在長城以南建國，就很不錯；至於東三省和蒙古等方面，可以任憑日本拿去。」

這種記述，是意圖侵畧中國的日本人，爲了要使自己的侵畧行爲正當化，而揑造出來的「事實」。現在只要舉出一點證據來，就足以證明其爲揑造；這個證據，就是在 孫先生的革命藍圖中——不用說是東北，就連臺灣都是列在中國的版圖之內；臺灣是在一八九五年因馬關條約，被日本所非法割據，在一九〇七年的時候說來，已經是被日本繼續統治了十二年，但是 孫先生連對於在這樣情況之下的臺灣，都還是主張屬於中國，何況對於中國主權仍然存續的東三省，怎樣會說出讓給日本？ 孫先生的目的在謀求「全中國統一」，非常明確、是絲毫不容混淆的事實。

像黑龍會這樣的團體，只要印證它後來的歷史，就可以明白了解它是專事担任日本侵畧中國政策的前鋒任務；他們對革命協力，也是爲了便於其侵畧行動的謀畧之一，像那些「志士」們有目的地傳播出來的流言，實在是不値得識者一笑。

▼「東亞先覺志士傳記」中的記述大意如下：

「孫文以前只顧要求援助，曾經表示：「如果對革命給予援助，則文那（中國）可以放棄滿蒙，割讓給日本。」一九〇七年，爲清廷所聞，慶親王奕劻大爲震驚，乃親筆致書伊藤博文，要求驅逐 孫文出境，伊藤拿着這封信和內田良平商量，結果讓孫文自動離開日本。」

「日本的有心人，由於聽說孫文有如果援助革命，則可割讓滿洲之意的談話，因而期待中國在革命成功之後，縱使不會放棄滿洲，但至少總可以將之完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是則可以預期至少在僅止於泯除東亞不安的情勢方面，該會順利獲致協調。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卻反而利用了滿洲問題，宣稱不要讓日本攫奪滿洲，應該停止內鬨，一致抵制日本。他拿這個藉口，作爲要求妥協的工具，抑制住革命黨，自己當上了大總統。於是 孫文對日本志士們的約定，轉眼之間就變成了一張廢紙。」▲

國父與桂太郎的會談

還有一個流言，牽涉到 孫先生和桂太郎的會談。據說是在一九一三年， 孫先生訪問日本，和桂太郎協商決定：如果日本援助革命黨討伐袁世凱，則可以割讓東北——這個流言，自從由宮崎龍介（宮崎寅藏之子）在日本雜誌發表以來，傳播得相當廣泛。

然而，宮崎龍介並非參與過這一席秘密談話的當事者，而且不能忽畧他也是和黑龍會有關係的人。

被指爲作這個約定的時期，不用說是正在一九一五年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前，假定當時確有這個約定的事實存在，那麼，當日本在所提二十一條中包括有使東三省南部全面殖民地化的意圖之際， 孫先生便不可能對之提出抗議；即使提出抗議，則該會被日本指出違反了他自己的約定而受到反駁。然則實際上， 孫先生卻嚴正地提出抗議，日本方面也竟未能有一語反擊。

這一次 孫先生訪問日本，有六十天之久，戴季陶以秘書兼翻譯身分，經常參加 孫先生的對外接觸，在他後來手著「日本論」中，回憶 孫先生和桂太郎先後兩度，有過十五、六小時的會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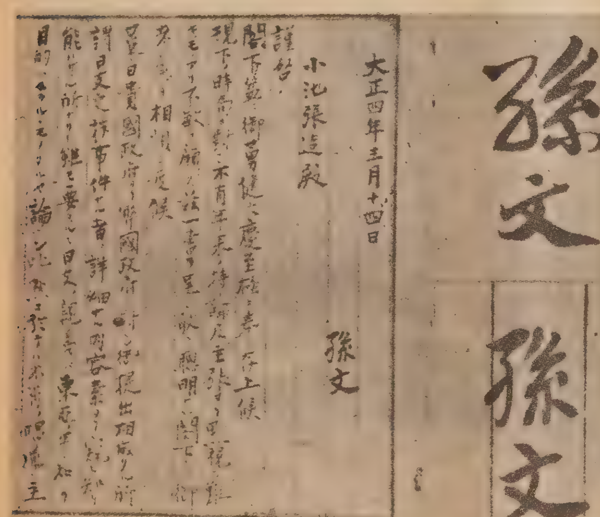
在會談中，桂太郎表示：「希望基於我們兩人的互相信賴，解決被英國所統治的印度問題，要是能達到這個目的，則日本不愁沒有『移民』和『貿易』地區。也就決不會作出侵畧中國的拙劣政策。至於大陸的發展，應該由中國負責。中日兩國如果和好，東半球的和平便可以保持」——這個記述，和傳說的割讓東三省云云，完全相反。

▼在日本外務省記錄中，留有關於 孫先生與桂太郎會面的一項記載，但其資料則完全被燒失。▲

和 孫先生有關的流言，不僅止於上述東北問題，還有許多讓人聽起來像是煞有介事的傳說。

所謂十五條約

譬如說， 孫先生在一九一五年



孫文

孫文

大正四年五月十四日

孫文

小池張造殿

謹啓

日本人僞造孫先生文書。右上角爲同一年代孫先生簽名眞蹟，右下角爲僞造文書上之簽名。

和某日本人締結有十五條「密約」。這個流言，揭載在該年度所發行的「民族評論」雜誌上，英國學者鮑萊等人在他們的歷史研究著作中，也曾加以引用。

這個「密約」中，明白地規定有寺尾亨、大倉喜八郎等人如何提供武器和資金；孫先生用甚麼樣的方法以國家公債爲抵押，償還貸欵，乃至於對日本志願軍的補償，四十萬日元定金的支付手續等等。

然而，當被指稱簽訂這個「密約」的一九一五年四月，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而引起糾紛的時期，孫先生對於袁世凱要以此爲交換條件，以謀實現其帝制自爲的野心，看得很清楚，怎麼還會在這個當口簽訂超過二十一條內容的對外約定？而且這個「密約」，既未有原件出現，又未見日本方面的當事者爲誰，根本是無庸論評的。

偽造國父文書

最後再舉出一個流言，這是到了戰後纔被發現的一件文書。

美軍所獲機密文件

第二次大戰之後，駐日盟軍總部的美軍官員，在東京霞關日本外務省所保存極機密文卷中找出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用夾雜有片假名的日文所書寫，署名「孫文」，並附有一張「王統一」的名片，發信日期爲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三月十四日，受信人爲當時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

美方將這封信用微粒膠捲影攝，帶往美國；在哈佛大學審閱，發現其內容相當驚人。因爲這封信的內容幾乎還沒有被公開過，現在特就日文原件引用如下：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

小池張造殿

謹啓

閣下愈益勇健，至爲迪吉，式符下頌！

對於當前時局，就不才年來持論及主張衡量，委實難安緘默，用特不揣譾陋，奉陳此書，敢煩明達如閣下者，賜予卓度。（中畧）

不才等，恒以東亞安全暨福利爲念，確信捨「日、支（中國）提携（合作）」之外，更無長策。爲謀建立鞏固同盟，前曾草擬盟約草案如後，密示貴國有司，似此理想，在今日態勢之下，固知頗難實現；然當世界大勢紊亂、歐洲戰局變動極大之秋，益見日、支提携之必要性已屬刻不容緩。然而當此時際，卻招致同文同種之兩國邦交有欠正常；更受異族（西洋）人種侮蔑，復將使其有可乘之隙，惓懷東亞永久和平，深用浩嘆！當前，頗冀謀以何種方法挽回局面，而講求可資眞正合作之途徑，謹披瀝衷誠，敢請閣下勿吝明教……

盟約草案

日本及中華，爲維持東亞永久福利，共同體認兩國合作之必要，玆特約定如左：

第一條　日中兩國合作，凡有關他國對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照會協商。

第二條　爲使日中協同作戰，中華陸海軍使用之武器、彈藥、裝備等，均採用與日本同一型式。

第三條　基於與前條同一目的，中華陸海軍在聘用外國軍人時，以採用日本軍人爲主。

第四條　爲期日中政治確實合作，中華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國人時，以採用日本人爲主。

第五條　爲期日中經濟協同發展，在日華重要都市設立「中日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第六條　基於與前條同一目的，在中華方面爲經營礦業、鐵路、及沿海航綫等，而需要他國資本或合營時，應先與日本協議；倘日本無力辦理，則可與他國協商。

第七條　日本爲中華改良幣政（調整通貨）給予必要援助，俾早日完成。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贈毛澤東

袁曉照

惡病交纏絕氣時。平生作孽本心知。
戀江棄賀傷楊婦。叛國殃民害岸兒。
解厄已無周可恃。爭權祗有鄧堪欺。
泉台此遇劉林日。反向低頭悔恨遲。

東江靑

前人

黃梅雨過失餘香。鏡裏窺容亦黯傷。
門狠[illegible]激態。冶粧難引蝶蜂狂。
李家聲譽悖詁辱。欒氏門楣黷乏光。
知否皺皮僅手骨。執殘多少負情郞。

敬復楚雁詞長

前人

天涯聊寄翅除身。詩趣傳情最可親。
採蕨且[illegible]目樂。養生常守命安貧。
居夷久慣勞心力。抱節寧辭茹苦辛。
最是[illegible]見志。足羞[illegible]媚毛人。

父親節抒感

尹遜盦

[illegible]，家國[illegible]，
鯉庭失[illegible]他鄉去，驛舍潛蹤故井離，
侍寢不由[illegible]報，問安難許孝偏虧，
承歡有願歸期杳，空望浮雲引咎遲。

哀母親節

尹遜盦

回思陟屺[illegible]恩深，詩廢蓼莪未敢吟，
啟我[illegible]，勗吾孝義[illegible]，
生前匱奉三牲養，歿後徒懷寸草心，
有負劬勞悲罔極，那堪客淚濕衣襟。

怒吼天安門 一首之二

林參天

枷鎖鞭驅事可哀，蕭牆禍起响如雷，
阿房一炬隨風滅，鼙鼓三聲動地來，
驚破魔王霸業夢，旋除赤子連年災，
他時痛飲黃龍酒，共舉葡萄碧玉杯。

春墓茅屋

成吉斯

春去鶯聲何處尋，芳隣三兩語深深；

敝服障身甘淡泊，素餐度日未呻吟；
交談不道前朝事，惟愛堂前樽酒斟。

有感

餘生

那堪醉眼望神州，壯志何時始得酬？
廿載鄉思常不斷，滿樓風月惹人愁！

落花

餘生

漏野漫山紫落紅，摧花無賴怨[illegible]風，
殘痕處處誰相惜？黛玉有知淚幾重。

牡丹

姚伯衡

學士三章艷，風流不世芳，至今傳富貴，
魏紫與姚黃。

菊花

姚伯衡

莫訝託籬邊，霜花分外妍，消災人樂道，
插佩可延年。

卜算子 題白蝴蝶花照片

劉祖霞

蝴蝶借儂魂，白雪輸儂魄。儘有仙宮不肯居，暫作凡間客。
多[illegible]憐儂心，未把儂輕易。放在深宮保護儂，免教人攀折。

月夜簫聲

黃志鴻

[illegible]夜[illegible]。倚樓[illegible]斷腸聲。
淒淒[illegible]市人何在。寂寂[illegible]月自明。
落盡梅花疑是夢。吹殘楊柳不勝情。
古今無限興亡淚。豈獨長門氣未平。

月夜簫聲 集句

邱瑩

大抵園林勝市朝（白居易）
人行芳草馬聲嬌（杜 牧）
鮫綃霧縠籠香雪（魏承班）
珠箔銀鉤對彩橋（溫庭筠）
古木微風時起籟（蘇 轍）

好將宮徵諧歌扇（羅 鄴）
便引詩情到碧宵（劉禹錫）

月夜簫聲 十六首

陳鐵兒

(一) 嘆帝[illegible]萬古秋。簫韶[illegible]有至今留。九成臺在東坡記。嶺表遺音第一流。

(二) 披髮[illegible]亂世音。[illegible]興時代曲終沉。簫韶[illegible]是升平樂。[illegible]朝化德深。

(三) 鐃歌[illegible]從軍行。[illegible]何知入漢聲。孔子[illegible]。[illegible]見老儒生。

(四) 扛[illegible]。[illegible]各如狼。張[illegible]陣[illegible]。[illegible]。

(五) 銀[illegible]夜光寒。有[illegible]看。紙[illegible]人可想。[illegible]中歡。

(六) 湘[illegible]。[illegible]月明。吹裂大江仙侶事。人間惟有步虛聲。

(七) [illegible]人天門。[illegible]。末路英雄唯一管。知音何處最難論。

(八) [illegible]。[illegible]。天半夜聞人不見。謫仙携訪為吹彈。

(九) 大江東去老東坡，赤壁周郎美化多。客有吹來千古恨。潛蛟嫠婦感如何。

(十) 虛[illegible]。傳[illegible]情。[illegible]更去。九天[illegible]。

(十一) 仙樂飄飄引鳳凰。小紅晚唱倩姜郎。[illegible]。[illegible]狂。

(十二) 拘[illegible]城。[illegible]邊。紀代[illegible]寄。[illegible]行。

(十三) 玉人教弄月初明。[illegible]無限情。太息[illegible]去。[illegible]十首報生平。

(十四) 宵來燈火映秦樓。素女臨風有淚流。家國恨懷為我訴。一枝吹盡古今愁。

(十五) 尖團柔調吐清音。精氣神來功力深。卻病延年知運用。鳳凰展翅仮高吟。

(十六) 南唐銀管暮來鴉。樂府橫吹風尚邪。不要美人拋棄我。今天但唱不回家。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51

萬人日報周年紀念聯歡聚餐

江青與「城市工人民兵」

來自花生田裏的卡達

北約重視意大利大選

一樹梨花帶春雨

我看鳳陽花鼓



「騎在虎背上的江青！」

嚴以敬作

NO.451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六月十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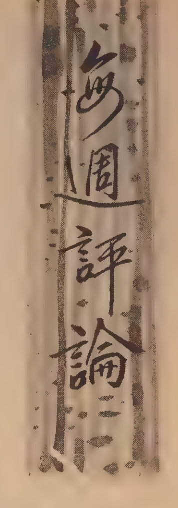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中共派系鬥爭的形勢

北平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抗暴事件發生後，鄧小平被打下十八層地獄，而華國鋒却一步登天。老毛此項非常措施，實為中共未來的動亂製造了無可改變的條件。共黨嘍囉口中和筆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雖然未死，但從電視上看他那樣子，可以肯定是來日無多了。在海外的電視觀眾看了老毛後，人人都說「老毛釘囉」！難道說大陸上的電視「觀眾」（因大陸電視機多是擺在甚麼「文化公園」、「工人文化宮」一類公共場所，採用「集體看電視」辦法，老百姓用一個乾電池收音機已經了不起了，當然沒有電視看，故對觀眾二字打上個「　」），特別是反對毛江集團的高級幹部看不見？絕對不是。他們當然知道老毛快死了，所以對把持在江青一伙手中的中共中央的甚麼「號召」、「指示」等等，一方面假裝「積極」，表示「堅決響應」；另一方面却「打着紅旗反紅旗」，保存自己的實力，以求一旦到了「那一天」，好報仇雪恨。

今日大陸高級幹部，對付宮廷派的手法很簡單，就是一個「拖」字。四月七日中共公開發表升華踢鄧的「兩項決議」後，可能是毛江當即通知各級黨政軍幹部，特別是十一個大軍區和二十個省級黨委大頭頭「表態」。當時的情形是：鄧已垮台，而類似北平天安門廣場的羣眾抗暴事件已普遍發生於整個大陸大中城市，如果他們不「表態」可能有兩個危險，一是被毛江炒魷魚，二是被抗暴羣眾「揪」出來揍死。以廣州部隊司令員許世友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來說，當然是支持鄧小平，而討厭「娘娘」江青和「猪肉佬」華國鋒，但他們為甚麼又對「兩個決議」表示「熱烈擁護」呢？一、鄧垮已成定局，犯不上冒風險。二、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不當機立斷捨鄧「擁」毛，以天安門廣場抗暴事件為「典型」的反毛反共烈火必越燒越旺，使他們過不好那種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驕奢淫侈的日子。

黜鄧擢華後的「團結」局面是這樣出現的，他們這伙豺狼「團結」後的第二步，就是把屠刀架在老百姓的脖子上。四月十八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甚麼？」發表後，大陸各大軍區、省級軍區和省級黨委先後召開「黨員幹部動員大會」，號召「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其重點在於「追查反革命」。所要「追查」的「反革命」範圍極廣，包括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詩詞，投寄匿名信，傳播「反革命謠言」和打、砸、搶等等一律強調「實行鎮壓」。近一個月來，雖然大陸宣傳工具對「鎮壓反革命」方面的情況盡量守秘，然可以估計得到，挨抓被殺的反毛反共志士當以百萬甚至千萬計。四月六日河南鄭州「二•七廣場」發生與天安門廣場相同的反毛反共抗暴事件，且打死一個後被封為「烈士」的「電訊局工人」焦春亮。北平現派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公安部負責人」楊貴親到鄭州指揮抓人工作。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中，中共「雷厲風行」地進行了全面逮捕、刑訊、公審和屠殺！在中共「寧左勿右」的「政策」下，受害的人還能少嗎？

燃遍整個大陸的抗暴烈火暫時被撲滅了，毛江集團的鬥爭矛頭又轉過來指向他們的「同志」——周鄧餘黨了。五月十六日中共為了「紀念」所謂「五•一六通知」發表十週年，北平「中央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以「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為題的「編輯部文章」，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江已「下定決心」在黨內擴大打擊面，打擊對象由「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擴展至「黨內資產階級」。目前，把持在江青集團手中的宣傳工具天天叫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並指出：他們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老毛快死了，所以江青一伙不得不「只爭朝夕」地為上台接班掃清道路。然屠殺百姓容易，揪鬥手中有槍，有權的「黨內資產階級」卻難了。

當前，毛江一伙磨刀霍霍，而包括共軍高級幹部在內的「走資派」，却用「拖」的辦法和他們「泡」——「泡」到老毛登腿再反撲。不管怎麼樣，未來的中共已無「團結」可言，有的就是為了爭權奪勢而同室操戈，進而爆發內戰。

「萬人日報」慶祝創刊周年紀念
舉行盛大「三結合」聯歡聚餐

萬人傑

「萬人日報」去歲七月七日創刊，轉瞬已屆週年。這一年間我們吸取了許多新朋友，彼此神交，却未謀面。因此我們仿照「萬人雜誌」老例，在報慶之日，舉行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萬人日報」是大衆的，這盛會也必須大衆鼎力支持。老萬在此，特把我們籌備近況，提出向諸位報告。

艱苦的第一年

七月七日是「萬人日報」出版一週年紀念。在已擁有七十多家報紙的香港，創辦「萬人日報」是一項巨大的冒險，這是同業一致的看法。

「萬人日報」創刊前不久，一位老行尊斥資一百三十多萬辦了一份日報，只出版幾個月便關門，直到停版那天，發行價仍爲一毫兩份，到最後已銷不到一千份；另一位大建築商，出了兩個月也賠了七十多萬。這些血淋淋的事實，使人觸目驚心！老萬拚了「幾大就幾大」的決心，作一次大胆嘗試。

出版時有不少報界先進、大亨、頭頭看過「萬人日報」後冷笑道：「要是它能出半年，老萬就連老婆也賣掉了！」一句話，是判定「萬人日報」壽命不能超過半年。他們相當淸楚老萬的經濟能力，卽使賣掉房子也維持不了多久。誰也料不到，天天以爲「萬人日報」捱不住，它還是天天出版，而且每天版面都維持同樣的戰鬥精神，一年來，未嘗稍懈。紙面上的表現，充滿活力。因此，先進、大亨、頭頭紛紛認爲跌眼鏡，不明白老萬有什麼能耐得以維持不關門。

萬人讀者人人可以參加

不論他們如何猜想，我們如何艱苦，總算已開始踏進第二個年頭。我們能捱過這一年，第二年的開始，肯定比第一年好景。因此，老萬認爲「萬人日報創刊一週年紀念日——七月七日值得慶祝一番。

讀者、編者、作者「三結合」聯歡聚餐，是由「萬人雜誌」創刊一週年開始，那年的聯歡聚餐辦得很成功，讀者熱烈參加，更由此孕育了「萬人協會」，此後，每年十一月一日，我們都舉行聯歡聚餐。

七月七日「萬人日報」創刊紀念，許多萬人讀者的反响，認爲應效法「萬人雜誌」，來一次三結合聯歡，共聚一堂。經「萬人協會」執委會通過，成立籌備小組，負責籌備。因「萬人日報」讀者比「萬人雜誌」多，也更普遍，因此預料七七聚餐必更熱鬧。

初步決定，地點在紅磡碼頭閣道金寶石大酒樓，金寶石地方寬敞，可容納更多人參加。凡屬「萬人日報」讀者，一律歡迎。誰也不作東，大家掏腰包，這是萬人三結合的老規矩。目前東西都貴了，二十元一份已辦不到，席劵定二十五元，不過，我們例有抽獎，至少可拿回十元八塊獎品，如果運氣好，拿到名貴獎品，便更除笨有精了。

擁護「萬人日報」的讀者不會嫌貴。至於「嘉賓」，老萬只好運用「週年特刊」的廣告費請客。

大家湊點獎品增加歡樂氣氛

這次週年歡聚既然大家有份，應該視爲大家的[illegible]

有個最受大衆歡迎的節目，是抽獎。雖沒有挺名貴的獎品，但每人一份，永不落空。記得「萬人雜誌」週年叙餐時，因時間匆忙，沒有驚動朋友和讀者，一時無法搜集那麼多獎品，只好把老萬寫的小說濫芋充數，誰知小說比其他獎品受歡迎，因爲他們拿來請作者簽名留念。

以後幾年，不少讀者送來獎品，也有朋友捐了代金，由籌備人員採購，每年彙集的獎品都很豐富，所有參加叙餐的讀者都滿載而歸，大大的增加了熱鬧氣氛。

今年「萬人日報」第一次攪叙餐，爭取了充足時間去籌備，希望找到更多名貴獎品。準備參加叙餐的讀者、作者和萬人的朋友，希望能爲籌集獎品盡點力，獎品不在乎錢多少，一包香烟也表示了讀者的心意。每件禮物上面盡力辦到列明捐贈者姓名，使抽到獎品的，知道獎品來歷，彼此間也會拉上感情。

不要使得獎人「失望」

讀者打算送出獎品的話，最好在本月份內，送到報社，如果覺得痲煩，可打電話告訴我們派人到取；住在九龍的朋友，可送到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或花園街一百號「益昌米店」。獎品最好是「實用」的或「有紀念性」的。宣傳品謝絕，老萬今年也不再拿自己寫的書來獻醜，寧願掏腰包買點大家合用的東西。



譬如，有人捐來一枝墨水筆，其牌子是不見經傳的；其價值不會超過五塊錢；其外型殊不健康，筆嘴是銹蝕的，筆桿是褪色的，抽中的人一定啼笑皆非。也有人送來一些糖菓，這些糖相信因爲「輾轉相送」，已有一個很長的日子，抽到的那位小姐，大方的開罐與同席的人共享，怎知糖果化爲烏有，大部分已被虫蛀通，只剩個殼。

因此，我們的籌備人員希望這些老東西留作自用，不要使得獎人「失望」。

有些讀者捐來代金，因此我們也可花錢買些東西作獎品。如果製造商肯以特價優待，也是對我們一個很大的帮助。希望本身有出品的廠商讀者，有什麼特價貨可提供的，給我們打個電話，以使採購。一家便宜，兩家着數，好過賣跳樓貨。

總之，要把抽獎節目攪好，須大家鼎力合作，請愛護「萬人日報」的讀者多多合作。

讀者是真正老板

一週年紀念，「萬人日報」準備多出一張或兩張「特刊」，視乎廣告多少而定。廣告多，出兩張；廣告少，出一張。除了基本作者會爲特刊寫專文外，更希望讀者來稿。因爲這次的聯歡，是編、作、讀者三結合，「萬人雜誌」及「萬人日報」向把讀者視爲眞正的老板，因此，出版一週年之日，希望聽聽老板的意見，知所改進。

不過，「萬人日報」老板太多，來稿可能容納不了，只可以擇其優者發表；沒有登出的，不表示不受重視，有寶貴意見，我們一定接納。

過去，不少熱心的讀者向我們提供改進意見，不過他們大都不熟悉報紙這一行，意見雖好，卻行不通。譬如，有位讀者認爲，以「萬人日報」股友之多，如股本不夠，一股十皮，隨時可招得三幾萬股。話是不錯，但「萬人日報」不是公共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招股不合法；有限公司的股東人數有規定，不能多多益善。因此，要解決資金問題，除非熱心讀者「自動」給我們入股，否則便是違法。

保留讀者的一份「人情」

以前一位讀者「無條件」送我們三萬五千元開設排字房，受了他熱情感動，老萬把儲備金全部用在自設排字房上。字房有了，印刷也顯著的進步了，起碼在我們的報上每顆字粒都看得淸楚。送我們三萬五千元的讀者也滿意，還到報社來參觀過我們的設備。

最近，他又和老萬接觸，因爲看到老萬提及兩部二手貨印報機，只售十五萬元一部，表示可幫我們付五萬元首期，餘下十萬，由我們分期付欵。這樣愛護和支持「萬人日報」的讀者，相信再找不到第二位。可是老萬不敢接受他的好意，分期付欵固然有困難　買了機器，要找廠房，更要設製版部，單是版房設備需費三十萬以上，以目前經濟環境，連想都不敢想。他送五萬，老萬要籌五十萬，根本沒可能。因此老萬把他這份「人情」暫且保留，將來有用得着時再用。

今天，我們所期望於讀者的，只是不傷脾胃的一點帮忙和捧場。譬如送點獎品，登一則廣告，相信許多讀者都有能力，不致因此影响生活；但報紙得益卻不尠！

有位跑廣告的朋友替我們奔走　據說成績不錯，不過他所能奔走的範圍不很廣。如果閣下有意捧場，也可直接寄到報社，這省事得多，我們的週年歡叙，也會更熱鬧，更有聲有色。

歡迎集體參加

參加週年聚餐的讀友，有一點須請合作。每次我們舉辦聚餐，參加人數很難估計，致預訂酒席發生困難。以上次「萬人雜誌」八週年紀念爲例，我們訂了三十五桌，另外預備五桌臨時增加，怎知一下子來了五十多桌的人，安排出了很大功夫。同時，我們準備人人有份的獎品也遭遇困難。

造成這些困難是因爲許多人「臨時參加」，這也難怪，大部分人不知到那一天有沒有時間，到時有空，便臨時參加，旣老遠來了，我們的辦事人員不好意思拒人千里之外，盡量容納，以致弄到手忙脚亂，秩序不如理想。雖然每次討論到這問題時，大家都主張「謝絕臨時參加」，話雖如此，究竟彼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張就的話，還是盡量張就。因此，這困難便變成永遠存在。

敬請合作提早訂座

這次週年聯歡會，恐怕參加的人要比過去聚會更熱鬧，如果也臨時多了大批人參加，會造成混亂，因此籌備小組叫老萬呼籲各位合作，最好提早預購餐券，使辦事人員有數可稽，老早定好席次，預備若干份獎品。我們更歡迎「集體定座」，譬如，你有十二位親友要參加，便訂一桌，把你們編在一起，大家熟落，更可增加歡樂氣氛。如果你要在我們這大日子裏「請客」，可拿出三張紅底，定一桌，邀請十一位與你志同道合朋友，共同參加，盡一夕之歡，相信這集會會極受你親友歡迎。

大會有樂隊、歌星助慶，是由我們幾位熱心會員掏腰包報效的，有不成文規定，老萬必要佔一份，老萬倒很樂意，這樂隊每次都能給參加的朋友帶來兩小時享受，我們也不必另搞音響設備，可利用他們的擴音器，舉行我們的儀式。

參加過我們聚餐會的朋友，相信都留下深刻印象。事實上不少讀者每次都參加，盡興而歸，下次，他不但自己來，還把好友帶來，因此我們的聚餐一次比一次熱鬧，參加的人也一次比一次踴躍。對今回「萬人日報」創刊一週年紀念聚餐，大家預測「爆棚」。希望有意參加的，及早作出決定，我們要視乎酒樓方面能撥出多少地方，就盡量發售餐券，到額滿之時，「臨時參加」的，恐怕無法不謝絕了。再過幾天，餐券印好便開始發售，務請各位注意。

江青與「城市工人民兵」



美國柏克里加州大學政治系主任史卡拉波諾最近在台北參加「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在私人談話時，史氏對毛澤東死後，毛帮權力鬥爭的勝負，認為關鍵在於毛軍，此言自是一針見血，無人有異議，但我的這位朋友隻字未提民兵，不知何故。

毛帮民兵的演變

民兵之名由來已久，但眞正成爲兵，担當戰鬥任務，則是最近三年的事。民兵所以成爲江青鬥爭奪權的基本力量，其中演變不得而知，但推測當由於毛澤東在林彪死後，企圖收回軍權失敗，雖然調動八個大軍區「司令員」，迫使其中部份人放棄了毛帮省委第一書記的職銜，但軍人之尾大不掉也如故，大概就從那時起，江青已看出毛死後軍人未必能爲己用，於是就試圖自組一支武力與毛軍對抗，此即民兵之由來。在毛帮政權成立前，在毛管區已有民兵的組織，當時所謂民兵，只是配有簡單武器的老百姓，既未受訓練，亦無軍服，更不能作戰，是道地的民而非「兵」，此類民兵只是在要道口站崗放哨，作爲毛軍的耳目，並檢查行人，鞏固毛帮的統治權力，其作用如此而已。

當時的「民兵」側重在農村，參加「民兵」組織的都是農民，在城市只有里弄組織，尙無民兵，當由於毛澤東對城市的工商人士不相信，不願把他們組織起來，恐怕害多於利。但到了江青崛起，拉攏毛軍失敗，林彪雖死，軍人割據之勢已無法改變，江青乃下決心籌組民兵作爲將來奪權的資本，民兵又側重於城市民兵，所以如此，當由於城市青年知識水準亦較高，便於訓練。但又對城市青年不能放心，於是乃有「城市工人民兵」之組織。

「城市工人民兵」的組織情況，指揮系統，所知甚少，目前約畧猜出王洪文是工人民兵總指揮，王洪文兼任軍委副主席，當是爲了指揮民兵，至於北平城市工人民兵的總指揮，可以看出是倪志福。

江青民兵與毛軍抗衡

江青決心扶植民兵爲奪權武力，在毛澤東全力支持下，工人民兵的發展異常迅速，上海與北平兩地工人民兵的配備與正規軍無異，上海工人民兵配有坦克大砲等重武器，北平當亦如此，只不知其訓練情況如何？就目前平滬兩地工人民兵的質量而論，均不下於當地的毛軍，雖然工人民兵缺乏作戰經驗、而毛軍亦有二十年未從事過戰爭，其戰鬥經驗不見更優於工人民兵，而且工人民兵中之教練及官佐，當有部份毛軍轉業，故工人民兵目前已成爲江青奪權的重要資本，不過，經過火燒天安門的事件，可以看出工人民兵的成就並不如一般想像之高。

首先要指出的，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的運動中，工人民兵並沒有對文革派有何助力，也沒有帮助江青擴大權力。非特如此，許多地區、城市的工人民兵、甚至還同當地的產業工人、交通工人、礦山工人發生了武鬥的衝突。在「

打着「以城市產業工人爲主體」的江青城市民兵，竟同自己本一階級」的工人兄弟鬧分裂、鬧敵對，這是對江青的「工人民兵」的一大諷刺。接着在一九七五年的「學習理論」運動開始後不久，上海及其隣近附近的杭州、無錫、南京，甚至武漢、廣州等城市的產業工人，爲反對毛澤東借「學習理論」爲名而實行對工人進一步的剝削和壓榨，相繼爆發了反毛反共的大罷工、大遊行。大陸工人在那一次聞名於世的大罷工中，江青「文革派」的城市工人民兵武裝，由於他們也是遭受毛、江壓迫和剝削的一分子，因此，連江青也不敢付予他們出面進行對工人反共大罷工行動的鎭壓任務。致使這項擴及整個大陸各主要城市的工人反共罷工，延續達數月之久。最後還是由毛、江用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去壓制當地工人的辦法，用蠻橫武力把這場工人大示威勉强鎭壓下去。

特別是在杭州、上海的工人那次抗暴罷工中，王洪文，鄧小平都先後前往上海進行處理，鄧小平在工人中如何處理這件事，「文革派」在這次鬥鄧運動中已有透露。而王洪文則一到上海，就被上海工人給他帶上一頂「工賊」的帽子，王洪文是上海民兵的組織者，現在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竟被工人罵爲工賊，如果工人民兵眞能發揮作用，王洪文應不致如此丢臉。

江青民兵外强中乾

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的反共抗暴事件，由於人民羣衆這次把反毛反共的怒火，燒到北平，燒到天安門廣場那樣一個地方，特別是燒到毛、江統治者的中南海大門口，毛、江「文革派」因之才不得不拚出死力來撲滅這場令他們已感到全身發燙的反共怒火。

根據毛帮「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的報導，參加天安門前血腥鎭壓的，有汪東興直接指揮的「警衛部隊」，有華國鋒直接指揮的「公安部隊」，以及由倪志福指揮的「首都工人民兵」——這就是江青的「御林軍」，實際就是毛、江的三支特務武裝。

看「人民日報」四月八日的報導，我們可以發現，最不得力的仍是江青的這支私人武裝。

從「人民日報」的報導中知道：在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北平人民羣衆首先砸爛的，是「市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和「消防車」，即是說是同「公安系統」的警察首先打起來的。在反共羣衆聚集多達十萬人的時候，並看不到大量的工人民兵出現。在廣場週圍整天發生武鬥的時候，據報導，北平反共羣衆也絕大多數是同警察打，同「警衛戰士」打，很少有同工人民兵打的報導。當是因爲在場的工人民兵不多，當時民兵不是製造流血鎭壓的主力。

「人民日報」寫民兵的大量出現是在四月五日晚上九時以後，據報導，那時候，天安門廣場「絕大部分的人都已離去」，只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一帶，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繼續頑抗」。可見民兵出現時，天安門廣場事件已接近尾聲，打鬥已基本停止。江青的「首都工人民兵」卻正是在這樣一個天黑時候，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出場的。「人民日報」把這趟民兵的出場，寫得十分有意思，它寫道：一晚上六點鐘，吳德同志的講話廣播後，」廣場上的羣衆「絕大部分都很快離開，但是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繼續頑抗，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週圍又貼出了一些反動詩詞。九時半，數萬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配合下，採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氣大振，雄糾糾，氣昂昂的排着隊伍，開進天安門廣場，進行有力的反擊……」。

工人民兵太飯桶

這一段報導雖把「首都工人民兵」寫得非常「英勇」和「光榮」。可是：這批民兵在天安門廣場打鬥最激烈的時候不在場，在反共羣衆最多的時候不在場！在打砸北平「公安局宣傳車」的時候不在場！在火燒天安門廣場側軍營的時候不在場！在反共人民要扯下天安門「五星旗」的時候不在場！總之，在整個四月五日的白晝一整天不在場！而是在晚上九時以候，天也黑了，絕大部分的反共羣衆也離去了而只剩下「一小撮」的時候，江青數以萬計的「工人民兵」這才「士氣大振」，才「雄糾糾，氣昂昂的排着隊伍開進天安門廣場」去「進行有力的反擊」！

這數萬民兵排着隊伍開進天安門廣場，豈不是等於進入無人之境？對廣場中留下的「一小撮」反共羣衆，而動用數萬人，還要警察與武裝部隊的「配合」保駕，這數萬民兵實在太飯桶。人走了，天黑了才「士氣大振」，未免太胆怯了。數萬人對「一小撮」而「雄糾糾，氣昂昂」，而「進行有力的打擊」，這算甚麼對比？

但是，江青仍然大力抬高民兵地位，宣揚他們的功績，就在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文革派」的吳德、于會泳、倪志福等一千人，都顯然銜江青之命前往醫院對被打受傷的民兵慰問，接着，「文革派」發動全大陸各級組織，向北平工人民兵發慰問電、寫慰問信。各級民兵組織，在慰問函電中，還表示要把北平民兵對反共羣衆的蠻橫、流血鎭壓行徑，當作全大陸民兵的學習榜樣，並稱之爲是北平民兵的「光榮功勳」。

四月二十四日，北平民兵「總指揮部」等集會，大力表揚北平民兵的天安門廣場暴行，並定了六十四個「先進單位」和一百二十六名「先進個人」。無論是單位或個人，名額都比同時受表揚的北平市「公安系統」和北平「衛戍區部隊」的要多。

四月二十六日，屬於毛帮「中央政治局」成員的「文革派」頭目——華國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傾巢而出，接見鎭壓天安門廣場抗暴羣衆的有功人員，也是表示慰問之意。「工人民兵」又是重要慰問的對像。

江青如此吹捧工人民兵，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爲江青目前只有這一支可用的力量，但由城市工人民兵的表現來看，是否眞能帮助江青奪權，任何人也不敢看好。

來自花生田裏的卡達



鍾振昇

一年半以前，吉美・卡達在喬治亞州宣佈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連喬治亞人也不禁問道：「那個吉美？誰是卡達？」可是，今天卡達却成了民主黨內最有希望獲得提名的競選人。

無名小卒過關斬將

吉美・卡達是個花生農夫，曾任喬治亞州州長。他宣佈競選時，民間認爲他不過是湊湊熱鬧，自抬身價而已。另有些人則認爲他志在副總統。許多民主黨人士雖也鼓勵卡達競選，但他們是希望他出來挫挫另一候選人阿拉巴馬州長華理斯的銳氣，免得華理斯又像一九七二年一樣，成立第三黨，拖垮了民主黨的總統競選。然而，二月底萬方矚目的新罕布什爾初選揭曉後，卡達擊敗左翼的尤達爾及右翼的華理斯，名列第一，聲名大噪。接着，挾着勝利餘威，又在佛羅里達及北卡羅萊納兩州的初選擊潰華理斯的大本營，成爲美國南方的「新領袖」，同時也把極左派的哈瑞士、貝伊、薛里維等逐鹿者掃出戰場，大家開始認爲這個「鄉下佬」可不是鬧着玩兒的，而那些鼓勵他出馬的民主黨人士更是覺得「弄假成眞」啼笑皆非。

後來，卡達在紐約初選雖無所斬獲，但却在賓州一舉獲勝，表現出他有在北部工業州拿票的能力，於是他的第二個強敵賈克遜參議員只好豎了白旗，而躲在幕後觀戰的民主黨元老韓福瑞不得不在電視上揮淚宣佈不參加初選，只願靜待徵召。韓福瑞「以不變應萬變」的聲明，帶有濃重的「告別」味，於是民主黨人的「眾望」乃歸向卡達，卡達乃在德州，印第安那、喬治亞的初選，連下三城，雖然五月十一日曾在內布拉斯加受挫於反戰派議員邱池，但仍是個難以阻擋的競選人。

選戰策畧運用成功

卡達只是一個南方農業州的地方官，不曾在華府呆過，既無利益團體作背景，亦無民主黨權要的支持，居然成了全國性的競選人，而且過五關、斬六將，遙遙領先，其崛起的確帶點傳奇性。但其成功並非偶然。先就其競選策畧加以分析，其致勝原

第一、卡達的整體戰畧是盡可能參加全國各地的初選，並大量投資在最初幾個州的初選。這個戰畧不是所有競選人都敢用或願用的。因爲到處參戰，競選人疲於奔命，金錢和人力也分散。但是，卡達只是個「地方賢達」，欠缺全國性聲名，不如此，無以提高其全國性的「知名度」。這個戰畧運用得很成功，尤其在新罕布什爾的第一仗，使他在一夜之間成了全美大眾傳播媒介爭相報導的對象。首役的勝利，爲他帶來了競選人最珍貴的「衝力」，其聲望像滾雪球愈滾愈大。於是向南席捲了佛里達州、北卡羅萊納州，不但斬了右翼的華理斯，也使左翼的貝伊向選壇揮別。接着又北上在賓州和賈克遜短兵相接，使賈克遜也三振出局。這個戰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主黨羣雄並起，認眞爭取提名的竟不下十人，黨人渴望一位能掌握全局的領導人出現，以期早日厲兵秣馬，與共和黨一戰，卡達一出場戰聲勢逼人，正解了民主黨人這種心理上的饑渴。當然，卡達年方五十一，精力過人，又是唯一「不兼差」的候選人，能全力以赴在美國各地滿場飛。

卡達成功的第二個原因是以「選賢與能」作宣傳主題。在「選賢」方面，卡達標榜他是基督徒，他向選民宣稱：「我絕不向你們撒謊。」他又說：「有善良的老百姓，就要有善良的政府。」自從尼克遜「水門事件」的醜聞汚染了美國政壇後，這是很中聽的口號。在強調其「能」方面，他在喬治亞州長任內的政績，是他最具威力的宣傳彈。他在任內把喬州的三百個機構裁併成二十二個，每年替喬州節省五千萬。近年來，美國聯邦機構逐漸膨脹，開支日漸浩繁，極受論者詬病。卡達爲迎合人心，乃宣稱他當選總統後，將憑他在喬州成功的經驗、大刀闊斧的裁併聯邦機構；他的目標是把一千九百個裁併成兩百個。「裁併聯邦機構」的口號並非始自卡達，華理斯在四年前競選總統時就已提出，但是美國輿情在此時較四年前更重視，加上卡達的州長政績表現，喊出來自是鏗鏘有聲。

卡達成功的第三個原因，要歸功於其對重大問

設在喬州首府亞特蘭大的「卡達競選總部」，每天都收到各個階層、各種團體的來信，有的是詢問卡達的主張，有的是力圖影響卡達的立場。譬如，有一天主教團體，在召開一項大會之前，就先來信，逼問卡達是否支持墮胎合法化，以決定在會中支持誰。一般而言，卡達走的是中間路綫。他不似華理斯之極右，也不似貝伊、哈瑞斯等人之極左。他主張裁併聯邦機構，似保守派立場；他不完全反對墮胎，又為自由派所喜。競選美國總統走這種路綫較穩健。新罕布什爾初選後，卡達競選總部人士研究這次投票模式，察覺出選民對「自由」「保守」等派別，已不若往年之計較了。韓福瑞等人極力譏評卡達「沒有立場」，但不論如何，他這種「不走偏鋒」的策略，未始不是他成功的主因之一。

農家子弟雄心萬丈

除了從其選戰策略可看出卡達成功的原因以外，「人」的因素也不應被忽略。

談「人」的因素，第一個當然是卡達本人。卡達出生在喬治亞的普蘭：一個人口才六百的小村莊。卡達十六歲時，村人仍喝井水、點煤油燈。卡達家族已在此居住了兩百年，歷代務農。卡達是他家第一個讀完高中的。他從海軍官校畢業後，在核子潛艇上服務，因其父病逝，回鄉繼承父業，以種花生，賣花生為生。卡達頗具心理學者所謂的「成就期望」，換言之，雄心極大，一面務農，一面競選中學校董，並當選州議員，最後當選喬治亞州長。



來自農村的卡達

來的競選期間，每週末必趕回普蘭，與家人團聚，並做禮拜。據他的部屬說，他雖然平易，但不容易近人，也很難被了解，個性固執，作風強硬，他不輕易稱讚人，也不輕易接受稱讚。可是他內剛外柔，笑容可掬，尤其說話溫和，不似華理斯之慷慨激昂，其演說雖欠聳動性，但却能扣人心弦。由於他具有此種特點，他採取「親身接觸」的戰術，儘量在農村小鎮小團體演講，和百姓握手，由於他的長相略似約翰甘迺迪，他乃梳甘迺迪式的髮型。他那排散發微笑的牙齒，已成了漫畫家和專欄作家熱門的題材。他所到之處，皆能博取好感。其傳教士的口吻更撫慰了美國百姓尼克遜醜聞而損傷的心靈。總之，卡達本身的「領袖魅力」應是其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年輕助手精明幹練

第二個「人」的因素，是其得力的幹部。作為一個全國性公職競選人，當然有一圈又一圈的幹部在為他勞心勞力。其中有兩位最具傳奇性的：一位是他的新聞秘書鮑威爾。鮑威爾年方三十二，原在喬治亞州立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因仰慕卡達而輟學，志願卡達的司機，卡達競選州長、担任州長、以至競選總統期間，他都担卡達的發言人及演說擬稿人。另一位是喬丹。喬丹也是一路上帮助卡達競選議員、州長、及總統的。他今年三十一歲，曾被卡達派至華府民主黨全國競選委員會歷練兩年，現在是卡達競選運動的總司令。早在四年前，喬丹就替卡達擬訂了一部詳細的競選計劃，長達七十頁。其中許多謀略，經過大小選戰的考驗，顯示出他是一位競選天才。這兩位親信，因長期與卡達相處，言行和卡達同一個調調，被稱為是「卡達的化身」。其他智囊還有喬治亞律師柯柏、民意測驗專家凱德、廣告商雷雄等等，皆屬青年才俊。

鄉人助選花生為禮

談「人」因素，最不可忽略的是喬治亞人。美國民選出身的總統中，沒有一位是來自南方，喬治亞州也沒有出過總統候選人。當卡達宣佈競選時，喬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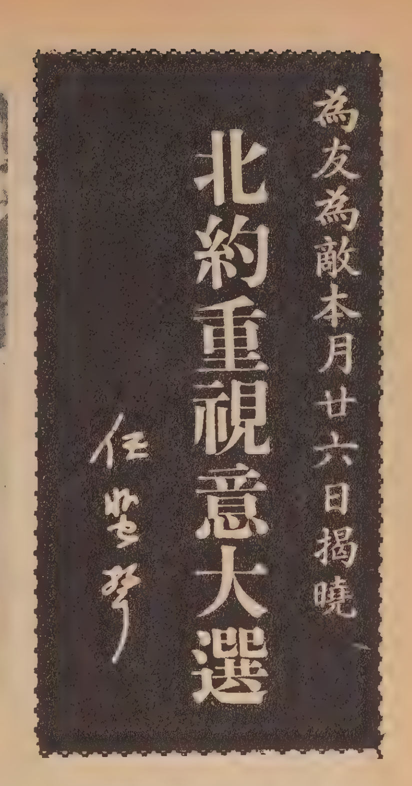
行到重要關頭，愈來愈多的喬治亞人志願去替他助選。新罕布什爾初選之前，數百的喬治亞人，自掏腰包，北上替他拉票。這些江沛子弟兵，冒着寒風大雪，帶了千萬包花生米，挨家挨戶去分發，操着濃重的南方口音，懇請惠賜一票。在新罕布什爾一州，他們敲了六千家門，發了六萬包花生米。到五月初為止，卡達的競選基金，百分之五十來自喬治亞州人的樂捐。若無喬治亞人的熱誠，今天的選情，當是另一番景象了。

選戰演變到今天這場種情勢，卡達有何新的策略呢？

第一個是向選民強調卡達必定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二、三月間，共和黨福特在新罕布什爾及佛羅里達險挫雷根之後，論者都在猜測福特十一月將與民主黨的什麼人對陣。但是今天由於雷根贏得的選舉代表人數已領先福特，一般都倒過頭來猜測卡達將和共和黨的什麼人爭奪總統寶座了。所以卡達攻擊的矛頭將從黨內敵手轉向共和黨——主要是福特。

第二個策略是加強綏靖工作。卡達競選初期，標榜他不是出身華府，攻擊「既成體制」。現在他正爭取華府政壇人士的支持。當初他不經過工會領袖的支持，逕向勞工拉票，現在他正在拉攏工會領袖。當初他過五關斬六將，把民主黨內羣雄逐出選場之外，現在他正一個個邀請他們，投入卡達陣綫。當初他未獲民主黨有力人士之支持，現在也在追求他們。

第三個策略則是將其政見明朗化。競選初期，卡達的敵手攻擊他「立場不明」，只靠微笑、握手去「麻醉」選民。到今天，全美，甚至世界各地的目光焦點，逐漸落在卡達身上，所以卡達競選總部正在趕製大批政見聲明書，標出更明顯的立場，讓選民有個評斷。因此，卡達過去用的「鎮定劑」可能將被「興奮劑」所代替；卡達過去唱的「催眠曲」可能會被「戰鬥曲」所取代。換言之，卡達過去不強調重大問題的立場，今後必將不得不去和對手爭辯了。（寄自亞特蘭大卡達總部）



一年兩次的北大西洋公約外長會議，是在對這個由十五國組成的聯盟，及其對蘇聯任何威脅的反應實力，作例行檢討。因此，它們往往已成為一種討論會，將一些棘手課題提出加以爭辯。但是，當上月這些部長們齊集奧斯陸時，他們所面對的最感困惑的問題，甚至不是有關會議的議程。眞的，大會不允公開討論六月份意大利大選的前景，凡公開談及意大選可能將意共帶進作為北約主要盟友的意國政府，都是破壞各代表到達奧斯陸時所作的君子協定。因為任何有關此事的正式辯論，都可以想到將有干涉意大利內政之嫌。

意大利共黨將一個礦泉水廣告牌，改貼上他們競選的宣傳海報。

開會的外面，這一有關意大利前途以及它未來在北約所任角色的主題，却支配了兩天會議時間。北約秘書長約瑟夫•倫斯如同那些人一般，認為意共一旦在羅馬分担政權，對北約將有一個深刻的衝擊。在離開布魯薩爾赴奧斯陸途中，他曾說，意大利盟邦可能不致因為表示對一個黨的担心而遭譴責，「由於理論上以及或者政治上與一個國家有連帶關係，對於這些我們已經組成了一個共同防衛。」

共產黨以前曾有一短時期參加葡萄牙與冰島政府，這兩國都是北約的盟國，但意大利却是這個組織的主要角色，簡言之，它就是北約南端一系列盟邦最重要的一環，如同一種輪楔。美國第六艦隊在地中海巡弋，是以那不勒斯為基地。北約的國防學院是設在羅馬，而且所有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為北約的「核子計劃機構」的永久成員，這個具有高級敏感性的小組委員會，是在不斷檢討核子戰略發展，以及探討有關核子目標的最高秘密情報資料。

「如果共產黨在意大利執政，我們將不致引起混亂」一位西德的北約官員如此說：「但我們相信共黨參加意大利政府，將徹底改變意國與北約合作的實質。初步困擾北約各盟邦的是北約秘密情報，可能由於共黨參加意政府的努力結果，而洩漏給蘇聯。比如說，北約有許多的特別事故計劃，鎖在秘密檔案中。有種涉及狄托死後蘇聯可能對付南斯拉夫。這些計劃或者一般的核子戰略，如果提早揭露可能會壞事的。如一位外交家所提出的，「沒有一個西方政府需要這種明天早上全然在莫斯科見到的資料。」

雖然沒有一個人如此公開說出來，都有一個暗示，就是如果共黨成為政府的一部份，至少暫時可能將「核子計劃機構」趕走。雖然意大利共黨保證說，他們接受北約為「意國的一項公約，因為此項公約已成立了近卅年」這都是靠不住的。一位煩惱的布魯薩爾外交家說：「那是很難回復聯盟關係的，由於共黨所發聲明指責北約已經五年。」一位荷蘭的外交家補充說：「任何一個人只要在捷克或東歐國家生活過，就不能相信這些意共的聲明了。」

北約部長在奧斯陸會議面臨一個眞正左右為難的問題。如挪威外長譜達•菲拉登所說：「如果你有一個民主而多元論的政制，你一定會領受到此種後果。」也有人否定此種對意大利極端敏感的說法，說是因此將使這個國家實質上變成北約一個次等盟國，並且將使北約可能走向衰退的冒險，所留下的南翼防綫，由於希臘與土耳其的爭執不休，已經轉趨脆弱，將來更易於受攻擊。

或者，一部份為使這些恐懼安靜下來，以及使美國的盟邦恢復信心，美國在選舉運動中，對外交政策所作辯論，未曾表示任何急迫的改變跡象，國務卿基辛格在他的重要演說中強調，美國對歐洲所負担的防衛，將保持以往一樣強大，不管十月大選後任何人來主政白宮。他聲稱，雖然蘇聯正在不斷增加他們的軍事力量，以及其擴張主義如在安哥拉的冒險，明顯展露出「意識形態上的侵略」。但「我們將不允許蘇聯將他們的意識形態價值加諸於我們的政策」。同時，他敦促北約保持一種穩定的防衛姿態，繼續努力，不要一鬆一緊。

私底下，一個高級美國官員說道，大部將由意大利本身來決定，是否願意六月大選產生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政府。這種暗示，就是說如果是一個能維持一種強烈親北約的政府，那麼所有問題自會減少。

事實上，一些北約官員表示意見，意大利應當依照葡萄牙的例子，靜靜地接受從北約各主要委員會除名。一位西德代表說：「顯然的，如果共黨獲勝，北約在意大利各種措施將告一段落，但不知究竟將否獲得意大利合作而達成一種和平的結束與否。」

意大利大選當前，人們一般的態度仍然那麼鬆弛，這種情形一方面是由於公認，任何過份匆忙的行動，也不見得有何獲益，另一方面是由於選舉人的立場須重新估量。幾位美國高級官員曾說，他們現在預料執政的基民黨能領前共黨，甚或是百分之卅六選票之多數。

但是北約南歐指揮總部設在那不勒斯，那裏仍「深感恐懼」的是，如果共黨成為意政府的主角，到時北約可能發生甚麼後果。一位官員說：「北約好像一座堡壘，我們已經而且繼續以弓箭護衛担任雉堞，將我們的兩眼集中注視很遠很遠的地平綫，搜索敵蹤的出現。但當我們被派守望那地平綫時，然而眞正的敵人已經在這堡壘下面掘墜道了！」

（譯自「新聞週刊」）

基辛格的最後賭注

「政治家往往享有着預言家的命運——那是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未獲享榮譽，他們常常在他們正常的內政計劃中，發生了困難，而他們的偉大往往顯然只是在回憶中：：：」

自亨利・基辛格在「一個世界的重建」中寫這幾句話時，迄今已有廿年了。那是他研究十九世紀的歐洲的著作。現在這些日子，他比以往更注意歷史如何判定一個政治家。當基辛格作為國務卿的銜頭將告終結之際，有關他的政策如東西緩和，巴拿馬運河以及非洲，整個都受到攻擊，尤其是那些保守份子毫不留情，於是基辛格變成自艾奇遜以來，最遭受嚴厲批評的美國務卿。基氏雖然對這些批評特別敏感，但是他仍然似乎決心在他僅餘數月任內，盡力而為。他計劃在美國總統選舉運動期間，多作外交旅行，希望這些旅行有助於他將來去職後所遺下的任務。

基辛格個人深信福特總統革他的職未免太遲。「我們已經準備接管基辛格」，一位福特的助手承認：「現在作任何事都會使總統看來軟弱與受創傷。」據非官方的白宮民意測驗顯示，基辛格仍然很孚眾望。除非這週在密西根州福特遭到重大挫敗，促使他採取斷然手段，基辛格似乎仍將留職，直到大選之後。從有些方面說，他好像是一個行動失靈的人，但是基辛格的助手們却堅稱他是非常快樂的，而且他的現況正給予他一種新的獨立自主。

當基辛格準備他的最後賭注時，他至少會一眼回顧歷史，那是他曾與中共打上交道，與蘇聯達成一種緩和政策，那政策仍將持續。現在所留下來的是一連串次要的課題。基辛格的一位密友說：「他常常願意表現他會應付所有的問題。」基氏本人曾告訴新聞週刊記者說：「我們需要一種世界觀念，



基辛格出席北約會議

我們正向這方面行進。我有責任試圖將這種觀念清楚說明。」

政治壓力可能阻止他對緩和政策作新的運動，但基辛格希望它能影响未來對非洲、南美以及經濟事項的政策。一位助手解釋：「如果你把他去年在聯合國有關第三世界的演講以及本月在奈羅比的演講加在一起研究，這一議程將至少費兩年功夫方能有所了解。」

基辛格在出席奧斯陸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會議之後，較後的旅程將帶他至南美等，並且計劃往澳洲，紐西蘭以及菲律賓。國務院官員也暗示他赴非洲與近東的行程，同時莫斯科可能也在其中。

回國之後，基辛格仍然可能為政治困擾不堪。上週，他出席參院外交委員會，為撤消巴德修正案作辯論，該案准許美國進口羅德西亞的鉻，不理聯合國的經濟制裁命令。大多數的委員都讚成他，惟有維琴尼亞州的參議員亨利・巴德，也是該修正案的發起人，找基辛格的麻煩。巴德猛烈攻擊緩和政策，指着基氏說：「我知道你非常信任共產主義的蘇聯。」基辛格頓時面紅耳熱並且咆哮反擊：「那完全弄錯了！」

這一件案的改變可能預兆有更多問題。所有跡象顯示，白宮將不強迫撤消巴德修正案，直到初選過後。上週，華府按下基辛格的另一個行動，那是為避免與克里姆林宮太過愜意的表現，而將一個新的美蘇限制地下核試條約延期正式簽字。

無論如何，基辛格的助手們相信福特將支持國務卿最後旋風驟雨式外交。上週曾與國會各領袖會議。福特為基辛格主張黑人統治非洲而作辯護。福特也承認「有些是適時的批評。」接着他又補充說：「但是我不能由於政治的原因，中止外交政策執行。」這位受到圍攻的總統，可能不會給予基辛格一張外交政策的空白支票。但是基辛格很清楚料到，他獲得總統足夠支持去作孤行，而至光榮退休。

（譯自「新聞週刊」）



蕾伊手持眾議員海斯畫像在她的公寓中留影

一樹梨花帶春雨

袁小霞譯

美國俄亥俄州民主黨眾議員海斯，在扯了兩天謊之後，終於站在鴉雀無聲的眾院議事廳前向同事承認，他與該委員會的女職員蕾伊有過霧水姻緣。海斯以一萬四千美元的年薪僱用蕾伊，但她卻說，她既不會打字，也不會管理檔案。現年六十五歲，身材魁梧的海斯只否認蕾伊的工作僅是提供性服務。他堅稱，她不是被「僱來當我的情婦」。

宦海驚濤．慾火焚身

海斯在今年一月與結褵三十八年的太太離婚，六週前第二次結婚。換上其他任何一位眾議員，像海斯這樣感人的認錯都會獲得寬恕，但海斯無法獲得諒解，因為在他担任眾議員二十八年期間，他一直是那種對別人投擲石塊的罪人，且被人稱「無情、冷酷、可惡、神經質」，所以這件緋聞爆發後，國會山有不少人暗暗稱快。

海斯除了承認外，幾乎別無他途。誘人的蕾伊已把她與海斯的性生活詳細告訴華盛頓郵報記者，並讓他們聽海斯在電話中向她保證的話：雖然他才新婚，他還會繼續他們兩人性與工作兼顧的安排。據了解，她還有內容更露骨的錄音帶，她一再說：「我握有證據。」

聯邦調查局已奉司法部命，調查是否有違法情形，即此案是否確如蕾伊所說，她支領政府薪水，除了與海斯做愛外，無所事事。她已獲許豁免起訴，可以自由與聯邦調查局談話。

這件緋聞可能擴大，並波及他人。預料聯邦調查局將調查一項報導，即她與海斯屬下的其他女子曾在國會山一處隱密所在及郊區公寓參加集體做愛。據說，許多國會議員，職員及國會山警察都參加過這種放浪聚會。

此案說來頗具諷刺意味。一九六七年，海斯還領導過一個調查小組，調查黑人議員鮑威爾所遭受的許多指責，其中包括在因公考察旅行時，携帶數名女伴同行。

海斯由於對眾院委員會職員暴厲、苛刻、最受人厭惡。他會以其行政委員會主席的權力，滿足他

卻站立，他命令他們將座位拆掉。由於與眾院理髮廳有隙，他提高理髮價格，並禁止其收小費。因為被報紙激怒，他一度簽字付給報費。

孽緣難了．一樹梨花

不過，蕾伊也不是什麼可敬可佩的人物。她自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後，就一再換工作，首度於華府露面。她當時對僱主說，她非常令人頭痛，五個月後，就因工作慌張而被開革。

她過去的男朋友都形容她漂亮、大方、神經兮兮，反應遲鈍。

據蕾伊說，她在國會山的第一個工作是一九七二年獲得。當時她是水門大廈飯店的女侍應生。伊利諾州民主黨眾議員葛雷打電話到這家飯店，想找一位過去的女服務員。蕾伊告訴他說，她想見他。當晚他們一起吃飯，然後他給她一個工作。

葛雷的說法不同。他表示，她打電給他，用帶哭的聲音請他帮忙找工作。他僱用她當接待員。他說：「我的約會都由她安排，讓她打的信也無計其數。」但她一再表示，她打字打得很慢，所以別的秘書得帮忙她把信打完。她說：「我連鍵盤都一直認不清。」

蕾伊說，一九七四年，葛雷自眾院退休時，建議她向海斯找工作。她聲稱：「海斯說：『我們一起吃飯，談談這件事。』我們吃過飯，他到我公寓來與我做愛，並告訴我說：明天來見我，少說話，我需要時，妳要隨叫隨到，我給你一萬一千美元。如果妳能作任何一種工作，我就付一萬二千美元。』」

不久，蕾伊稱呼海斯的暗號變為「嗨」（海斯的簡稱），海斯稱呼蕾伊的暗號則是「五十五號情報員」（五五是她辦公室的私人電話號碼）。她說，他們在她的公寓每週做愛一次或兩次。「他喜歡在星期一或星期二來這件事，在他於星期四回到俄亥俄州前，我不能溜出去跟任何人見面。」

蕾伊說，她不喜歡與海斯做愛。「如果能夠，我會矇上眼睛，帶上耳塞，注射麻藥。」

[illegible]工作也找不到，只好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回來。海斯要求南卡羅納州民主黨眾議員戴維斯僱用她。戴維是海斯行政委員會下的一員委員，自然樂於從命。一個月後，蕾伊要求再為海斯工作，他便僱她當委員秘書，支領政府薪水。等她要求加薪時，他便將她請到行政委員會的監督小組委員會。

恩怨糾纏・千古遺恨

在海斯決定與其長期的女秘書柏蒂結婚，而又不邀請蕾伊觀禮後，蕾伊選擇了公開這段艷史的路途。她綳著臉說：「我可以當她的情婦兩年，卻不能受邀參加他的婚禮。」更壞的是，「我原希望他在婚後不會提出這麼多要求。但此後我卻見了他四次——其中有兩次發生親密關係。」

兩週前，海斯正式開革蕾伊——稍微晚了一點。他自己的事業已經毀滅了。至少有二十八名眾議員要求道德委員會調查他。預料眾議長艾伯特將在本週請海斯到他的辦公室，建議他辭去民主黨國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職位。他可能失去眾院行政委員會主席職務。他想競選俄亥俄州州長或眾院議長的希望已被粉碎。他是否能夠保有該議員席位，現在都大有疑問。

海斯返回俄亥俄州國會第十八選區時，建立了妥善照顧其選民的名聲。選民雖然為他最先不認帳的行為困擾，但許多人似乎仍堅定地支持他。不過，斯條本維市市長柯拉比將在十一月以獨立人士身份與他競選，並且認為有希望獲勝。實際上，海斯最大的危險可能是一旦蕾伊聲稱她不必工作的說法經查屬實，大陪審團可能判定他舞弊。

海斯的緋聞引起一個問題：國會議員有多少人有這種行為？政治人物有很多機會追逐心甘情願的女人——或者被她們抓牢。以納稅者的金錢去做這種事，則情形嚴重得多，但有這種行為的人似乎不多。

然而，蕾伊的說法不同。她說，就她所知，至少有十多名國會女性工作人員其實只是情婦。

眞相如何，只有當事人明白。

（譯自六月七日出版的時代週刊雜誌）

松丁隨筆

我看鳳陽花鼓

向晚

幼時卽聽說「鳳陽花鼓」這一名詞，但無機會看到，後來我到了南京，一日上午下班回宿舍，看見傅厚崗龍園門口，有一羣年約二十上下的大姑娘，一律穿藍色衫褲，斜跨着花鼓在歌唱：「家住滄州顯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叮叮噹噹！叮叮噹噹！驟然看到這一羣大姑娘，不免使我大吃一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女傭，回說：「她們是鳳陽花鼓，來要錢的。」這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乃隨手掏出一把銅子兒予之。這一羣大姑娘便各個歡喜而去。

這一件事，至今雖已逾三十餘年，腦海中記憶猶新！要想忘掉也不可能。我從小生活在北方農村，看慣了農村人，皆是身壯力強，純潔樸實，顏面呈古銅色，我長大入大城市，看到所有市民男女，無論衣着，言語、態度皆屬於都市型，與農村百姓皆完全相反，不免看不順眼。不料今於無意中，忽然又見之，故所得印象，特別刻深。

從花鼓姑娘，不禁又聯想到貴陽苗女。我從香港撤退入重慶，路過貴陽，適逢集日，突然見到一羣服裝異樣，面孔似曾相識的人，頗像花鼓姑娘模樣。我問本地人：「此是什麼人？」回答說：「她們就是苗女。」面色也是古銅色，特別的，是衣服裏也是藍色，但皆沿花邊。花邊很精巧美麗，這比北美印第安人漂亮多多了。過去總以為苗民，而貌必醜陋，衣服骯髒，今始知過去觀念錯了。其實，我中華民族並不單純，（種族單純並非好事）。也非常複雜。苗族也我民族之一支，這一族今散居於雲南、貴州、廣西、廣東、越南。也就是說，苗人冏我中國人也，當然不會醜陋。

花鼓歌含意很明顯，固出了一暴君，才被迫大逃亡，乞食四方。然後來鳳陽豐收，何以也行乞如故？可見她們的行乞，並非眞為了飢荒，而是成為地方上一種風氣。這種風氣，由來已久，據說，乃起源於明太祖時代，據「蚓卷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假托行乞潛回，省農探親，逾習成俗，至以至今未改。理成然也」。又據貝清（一說瓊）江集說：「有已酉清明詩云：有酒雖澆千歲魂，子孫盡發濠洲（鳳陽）住」，貝清為明初嘉興人，可證明蚓庵之說不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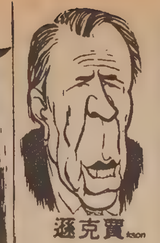
上述花鼓行乞起源，可能是實，因朱元璋起義，推翻蒙元，連年大戰，百姓飢苦，自是當然之事。他把富民迫遷至鳳陽，就是大移民。明初時，此事各省皆有之，如山西洪洞縣人移民到今河北省北部宣化府，卽其一例。然此歌何以不見於明代，而獨盛行於清初呢？而且歌詞也顯然不符合事實，「十年到有九年荒」這句話，完全是滿清人揑造，乃是故意蹧蹋明太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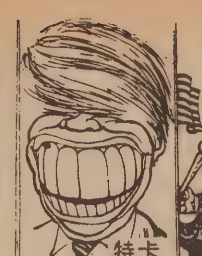
據鳳陽人戴天民說：作這種花鼓歌者，多為西鄉金花橋人。相傳明亡後，遺民尚圖恢復明室，康熙帝乃令人作花歌，以詆明祖，指其遺害於民，以絕人民故國之思。想不到這個滿洲韃虜，居然也如此陰險狡猾。且此歌實為京調，決非鳳陽民間所故有。故戴君的話也頗有道理，因談花鼓故事，故順便記之。









華理士

漫畫家筆下的美總統候選人

楊士琪

如果要政治漫畫家來選擇總統，無疑的，最容易被畫成諷刺漫畫的人物一定會入白宮。

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也是政治漫畫家忙着作畫一年，說起來，他們今年對民主黨十分不滿意，因爲角逐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太多，且都不是全國知名之士，使得他們難以下筆。在無法可想之際，華盛頓明星報的漫畫家派特．奧林芬在一幅漫畫裏，只好取巧把七位民主黨候選人排成一列，每個人的臉都是空白的。

對選民來說，候選人的政見和抱負是最重要的，對政治漫畫家來說，候選人臉上的特徵才是最重要的，因爲他們要在一幅漫畫中表達他們的政治論點，所以畫中的人物和問題必須要讓人一看便知。

爲了這個理由，政治漫畫家們眞是高興看到卡達在一羣民主黨候選人裏脫穎而出，成爲獨一無二的領先者。

同樣的，他們一點也不爲拜爾和班森的初選失利感到難過，因爲他們既乏知名又沒有一張特殊的面孔。

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尤達爾雖然也缺少一張知名的面孔，但是政治漫畫家說，他那凹凸不平的臉極具上畫的潛力，他們也很高興哈瑞斯尙未退出民主黨的角逐圈，因爲大塊頭的哈瑞斯是「理想的漫畫人物」，他有許多「上畫的可愛本質——皺鼻子、吊眼睛和大下巴」。

漫畫家們很歡迎韓福瑞加入競選，因爲他的漏斗下巴和彎眉毛很容易畫，何况他的不斷競選，屢敗屢戰也諷刺的好題材。

漫畫家們很注意賈克遜在競選活動中的強力表現，但是，他們很遺憾賈克遜有一張「愚蠢的臉孔，除了頭型像一個倒過來的梨子外，毫無特徵可畫。」派特．奧利芬說：「事實上，如果你能畫出一張完全沒有特色的面孔，你就畫對他了。」

民主黨候選人裏最受漫畫家歡迎的人物有二，就是卡達和華理士。卡達的特徵是一頭拖把式的奇妙頭髮和兩排美麗的大牙齒。俄亥俄州達頓日報的邁克．彼得斯說：「我

文史哲雜談

由情感力量創

一位離了婚的朋友，離婚之後，一直鬱鬱不得志，他那離了婚的妻子，已與另一個男子結婚，有一天，他很思念他的兒子，打了幾次電話給離婚太太，要想帶兒子出來玩半天，接電話的是太太的現任丈夫，因爲他心中有委屈，說話不得體，結果兩方面都不愉快。後來他索性不理會一切，購了一個玩具去看兒子，他早存有一個最壞的心理準備，以爲會吃閉門羮，不料這一次做了不速之客，反獲得對方歡迎，讓他將兒子帶出來玩了大半天。送了兒子回妻子家時，自己反而感到慚愧。

這個朋友說：人是奇怪的動物，爲什麼我一連打了幾次電話，都得到那麼傲慢無禮的答覆，及我抱着大吵一場的心情作不速之客，卻獲到意外的禮遇。我說：可能是電話收綫後，對方感到有愧於心 你忽然上門，正好給對方一個補償機會。朋友想了想，以爲大有可能，到底對方是有良心的人。

人的確是最善變的動物，每一次的變都是因爲對人對事忽然有了新的反應。有些人的轉變簡直連自己也沒法估計的。變得最徹底的，還是覺得自己過去對人對事做得過份的人。做得過份就得找機會補償。

記得曾經有一位朋友，在一家機關工作，幹了十多年，沒有加薪，每天工作繁重，他時時向我發牢騷，我勸他何不寫一封信要求老闆加薪，他開始沒有勇氣，我說：除了這個方法，不會有另一更好的方法改變你的現在情況的，後來終

雖然在現實世界上，也有某些人做了過份的事永遠是自以爲是的人，不斷地將他週圍的人怨氣遞加上去，使不愉快的事越鬧越不愉快，這種人到底是佔了很多數。這種人到了失勢以後，必然受到被世人遺棄的回報。良心這東西，看來是沒有什麼值價，它好像使人越來越脆弱，但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將這個因素抹掉，相信走極端的事會越來越多，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也不會有別的方法能解決的。

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只爲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關係才在一起，每個人都將自己的

討厭這個傢伙，但是我希望他當上總統，因為他太容易畫了。」他解釋說：「鼻子和下巴你都可以隨便亂畫，但是只要你能畫出那些大牙齒和那一大堆頭髮，那就是卡達沒錯。」

波士頓地球報的保羅‧塞普則堅持認為，華理士是兩黨候選人裏最受漫畫家歡迎的人物，因為「他有一種別人比不上的兇惡神情，像是正要咆哮的厚嘴唇，濃眉毛和撞球般的眼睛，而且還有一個即將噴火的鼻子。」

由於共和黨的兩位候選人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提供了許多好漫畫材料。福特剛入主白宮時，他那平凡的像貌令許多漫畫家不知所措，邁阿密新聞報的唐‧萊特曾說：「福特的面孔和我大姆指的背面相像之至。」從那時起，大多數漫畫家都把福特畫成大前額，小鼻子和柚型下巴的模樣。達頓日報的彼得斯說，他發現福特總統很好畫，向為他的臉型「和科學怪人一樣」。

福特總統的經常摔交，也為漫畫家提供了不少題材。

漫畫家對雷根的看法好壞參半，有人喜歡他那「油光水滑」的頭髮，有人抱怨他那皺摺太多的面孔畫出來像一個茸茸的梅子。

漫畫家們雖然抱怨候選人難畫，但是這並非眞話，他們還是願意竭力為選民服務的。他們表示，他們對候選人的嘲弄，還有嚴肅的一面；華盛頓郵報的赫伯‧布拉克說：「除了外表之外，我們最感興趣的是他們說的話。」

在傳統上，政論漫畫大多數是靠譏嘲和批評來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毫不留情攻擊，有時甚至連最油滑的政客也會忍受不住，但是大多數政壇人士，包括總統在內，都對這種攻擊淡然處之。福特總統最近會對記者說：

「我看這種漫畫已經好幾年了，現在的也並不比以往更尖刻，我覺得對這種漫畫必需要有幽默感，也就是必需要皮厚一點。」

（譯自華爾街日報）

一手不能遮天

老兵

中國大陸的雲南省西部，於上月廿九日發生強達七、八級的地震。中央氣象局及美國、瑞典的地震測量站，在第二天即相繼報導。緬甸的觀測不夠精準，反應也相當遲鈍，但也於第三天加以證實。

只有中共最痲木不仁，並且故意裝聾作啞，閉口不談。直到本月二日，也就是後的第四天，才不得不公開承認。其一手遮天，欲蓋彌彰的窘態，乃暴露無遺。

不僅此也，中共的廣播中對震災的實況不但隻字不提，如何救助災民，料理善後，更諱莫如深。然而却口口聲聲地強調其高級共幹對災區的老百姓，表示「極大的關切」云云。簡直是貓哭耗子，一派虛情假意，不知人間尚有羞恥。

中共採取愚民政策，原不自今日始。以往無論大陸上發生怎樣嚴重的天災人禍或工、農業的生產成果，從不公布具體的統計數字，總是輕描淡寫地列舉一些空空洞洞的百分比。其一貫作風是對外故弄玄虛，令人莫測高深；對內則報喜而不報憂，以免打擊共幹的士氣，引起大陸同胞的憎恨與不滿。信不信由你，據訪問過大陸的外籍人士透露，許多大陸同胞直到今天還不知道美國曾送人至月球探險。可見中共的字典裏，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這個名詞。

難怪劉少奇等高級共幹迄今下落不明，功狗林、周死亡的眞象莫白。不過，自古暴政必亡，紙總包不住火，等到中共的騙人的把戲被揭穿，狐狸尾巴露出之時，也就是中共暴政崩潰之日。

形勢比人強，這一天也必然很快就會來臨。

於鼓起勇氣寫了那封信。

老闆接到了他那封信後，有一個禮拜對他面色很難看，使他變得很脆弱，後悔寫那封信，深怕因此激怒了老闆，將他辭退，如果那樣他一家的生活便立即成問題。有一天，他無意做錯了一件事，被老闆叫進經理室，將他大罵一頓，出了經理室，頭痛很厲害，不得已自行離去看醫生，他以為這一次是完了，因為看醫生時並沒有心情再向老闆請假，那天看完醫生，睡了一覺，次日早上精神重新振作起來，照舊上班去了。不料奇蹟出現了，老板叫他進經理室，答應他所要求的加薪比他原來要求的還多

造出來的奇蹟

霍雲霄

利益孤立起來看，情感這東西，好像沒有存在的必要。事實是人與人之間，情感作用產生的奇蹟，不知比衡量利害的作用大了多少倍。

譬如一個中等人家的家長，他如何白手興家，才可支持父母，妻子，兒女經濟生活唯一的人，要是他忽然死去，或者是放下責任靜悄悄消失，這一家人的生活便會立刻陷入絕境，由於他對一個家庭的責任，使一家人都尊敬他，服從他。要不是從情感角度看，這個人好像是一個大傻瓜，自己辛苦掙來的錢，讓別人來分享。事實是那份對家庭的愛心，那份責任感，使他保持一份上進活力，他如果沒有什麼儲蓄，那麼出來社會，唯一可恃的仍然是要與別人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只能在和諧氣氛中担任一個角色，否則這世界缺少了你，馬上會有同樣的人補充出來，並沒有什麼欠缺。在現實社會上，有些有才智的人一生潦倒，除了人事際遇特別對他作弄之外，有很多是屬於情感成熟的人，情感不成熟的人不但容易對人絕望，也容易走端極，缺乏愛的對象，最後便只落得一事無成。

電影評論

從三齣國片發掘出來的問題

・林巽・

端午節前本來是一個小淡期，同期有三齣國片上映，一是中央電影公司與第一電影公司合拍，劉家昌導演的「梅花」。一是邵氏出品，姜大衛導演的「死囚」。一是由曾拍「愛情長跑」的導演陳耀圻導演的「鄉下畢業生」。「死囚」與「鄉下畢業生」僅上映一星期，拖到端午節凋謝。「梅花」非常旺場，映期不但跨過了端午節，直到筆者寫本文時，戲院門口炒票的情形仍然存在。

「梅花」格調奇特，可以列為半寫實半浪漫形式的作品，這部電影故事背景，是被日軍統治半個世紀的抗戰時期的台灣。這個地方背景當然與抗戰時我國淪陷區是不同的，因為當時台灣青年與日本青年，有很多是在一起長大的好朋友，民族意識與友情，有時是互相矛盾的，面臨到危急時期，這矛盾的衝激作用，往往由此突出理性的光芒。劉家昌是一頗有天才的作曲家，所以「梅花」主題曲與配樂，很有震撼心絃的力量。這部電影有些情節，很強烈地突出了國仇家恨，但編導並不集中力量去渲染劇中人的情感，却將這種感蘊入「梅花」主題曲中，藉着一個小鎮全體男女老幼合唱的聲音唱了出來，成為感人的力量。「梅花」故事是寫抗戰時台灣一個中產人家，主人林丁山，兩個兒子林一光，林一元都長大成人，林一光是一個中學教師，有妻子閻文英，並

炸毀日軍電力廠的柯俊雄與以「太太」身份的張艾嘉在「梅花」中。

生了一個兒子，次子林一元却是一個喜歡與日本人為友而給家人瞧不起的青年。故事開始，林小山因不讓祖墳被日本人挖開來建水電廠，被日軍斬了頭，林一光大受打擊便偕一班台灣青年，偷渡海峽，回國參加抗日工作。電影通過兩件事來表現當時台灣同胞的敵愾同仇的壯烈情感：一是通過一班台灣青年由內地潛回家鄉，打算炸毀日軍的水電站失敗，連累好些百姓被日本拷打犧牲。一是通過林一光的妻子在丈夫逃走後，負起教育下一代責任，由于鄰居孩子被日本軍強征往海外作戰，林妻因與憲兵隊長池田是同學，便請池田幫忙留下那班小孩，不料林妻反被鄰人誤會她背夫私通日本，他為了表明心跡，跳水自盡。電影中的「梅花」主題曲，一次在日本處決炸水電站的烈士時唱出，一次却為全鎮的人到水電站哭祭跳水自盡的林妻時唱出，電影拍這感人場面，席上不少觀眾，在這兩個歌唱場面中感動下淚。

田野在「梅花」中演出賺人熱淚，十分成功。



岳陽、胡茵夢及田野的動人鏡頭。

梅花是用音樂情調，紀錄台灣中國人在日治時代突出深沈的反抗精神的電影。劉家昌在此片中的成就確不平凡，我想將音樂效果用在電影中拍得如此成功的，並不容易，但願劉昌今後能保持他這個光榮紀錄，拿出更好的作品出來。

姜大衛演的「死囚」與姜大衛的師傅張徹導演的電影風格上沒有多大分別，因為它只是一個虛構故事，也



「梅花」中胡茵夢演岳陽的太太，柯俊雄的大嫂，因多方誤會，受盡委屈，卒投河自盡以明志，犧牲一己後，隣里感動。圖為胡茵夢不受兒子諒解苦心的一個感人鏡頭。

沒有什麼時代性特色，所以很難引起觀眾的共鳴。「死囚」故事，寫民初時代一個小鎮，有一為富不仁的商人，勾結土匪，無惡不作，這個商人有財有勢，鎮上保安隊長，雖然對他懷疑，但無法入他於罪，有一次土匪突襲一個富家不慎留下一個活口，被保安隊長認為土匪，禁入村中，姜大衛是一個義氣的小扒手扒了富商的土匪朋友的荷包，也是捉到村中去，富商才知有一個活口不死，乃想買通扒手弄死那個活口，誰知扒手是個有義氣的人，不但不肯害死無辜的人，反而帶那個死囚逃獄，扒手不顧棄下女友，中途要回接女友，為土匪截獲，那個死囚不見扒手回來，也趕回救扒手，死囚經過一場大打鬥，將富商與土匪消滅。整齣電影，就由一班常常在張徹式電影出現的人物，加上一個匪夷所思的情節，公式的打鬥，它的失敗是可以預見的。

姜大衛對於鏡頭的處理，沒有什麼新意，但也中規中矩，由此可見，電影導演如果用鏡頭說故事並不難，但是一個成功的導演，除了懂得創意之外，不論時裝或古裝，人物精神面貌一定要反映到現實，使觀眾感到有呼之欲出之感。否則這個導演祇能算是庸匠。「死囚」無疑地祇屬于庸匠式作品。

陳耀圻導演的「鄉下畢業生」是一齣浪漫風格的喜劇，也許編導以為一個浪漫形式的喜劇，可以隨意用想象力的素材構成故事，然而倘若素材選擇得不對勁，是會弄巧反拙。「鄉」故事的失敗，就是有部份材料與現實生活面的素材不適合，所以難使觀眾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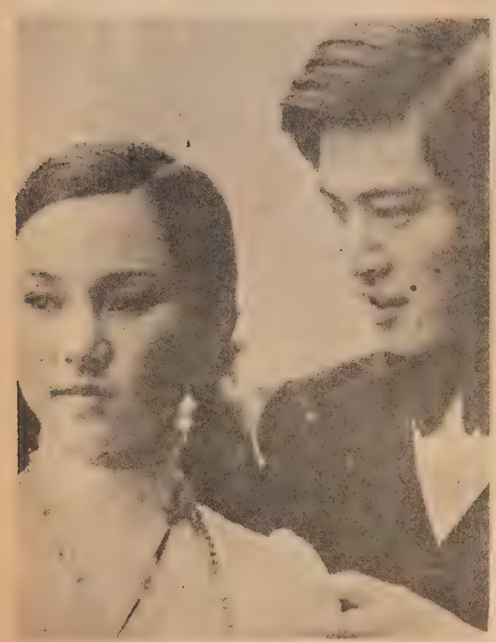
「鄉」故事是寫一個農家，將田園售出給別人建造工廠。農人一家三口搬到城市來，那個投資商人，想誘使農人投資做生意，便為農夫家請兩個女秘書，一個教家庭如何適應電器化生活。

另一個女秘書將個鄉下少爺，如何改造成都市少爺，電影在改造鄉下少爺成為都市少爺一段，倒拍得有些情調，至於強調鄉下人將鷄鴨牛羊帶進城中，大鬧四隣，却難使觀眾信服。銀幕上的胡鬧，並不使觀眾有良好的反應。

夏玲玲和金霏在「鄉下畢業生」中演出的一場對手戲。

「鄉」片中的劉尚謙與夏玲玲都是新人，導演對於捧新人是很用心的。兩個新人演得不錯，作為香港觀眾，對於電影中的農村生活及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生活，是應該羨慕的，因此，這齣戲的魅力，並不是編導眞想誇張表現喜劇的部份，而是在平淡的敘情部份，要是編導不迷信喜劇必定誇張胡鬧，只從平實輕鬆的人情味情趣生活中渲染，這部喜劇效果可能更佳的。

據說陳耀圻是留美歸來的碩士，過去拍的「愛情長跑」給我留着多少印，顯而易見，此公病在喜歡拍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題材。不論是作家也好、電影導演也好。只要寫自己不熟悉的材料，不論寫作技巧多麼高，也會弄巧反拙的。我想陳耀圻今後如只拍自己熟悉的材料，也許會拍出有深度的作品的。



新紮影星夏玲玲與劉尚謙在「鄉下畢業生」中演對手戲。

向留日僑胞致敬

並解釋「血外」之意義——

鐵嶺遺民

海外僑胞除去香港之外，立場最堅定者，西貢淪亡後，首推菲律賓與日本，日本橫濱一向有「小金門」之稱，實則比擬金門稍有不倫，應當說是「小香港」，「大調景嶺」，最近為了毛帮收買一批敗類企圖霸佔僑產，僑胞起而對抗，橫濱一地僑胞力量已有餘裕，東京、神戶兩地僑胞仍不放心，組隊趕到橫濱參戰，終把「毛爪」打出，日警出面維持治安，拘了十九名「毛爪」，且不准保釋？這一戰，我方可說大獲全勝，詳情五月三十一日本報曾有留日僑胞來函說明，但這位愛國僑胞可能有日籍，因讀到四四五期萬人周刊萬人傑兄提到「血外」，不能自安，來函自承是「血外」，但說明「血」外也愛國，看了這封信，我感到非常難過，必須要加以說明。

首先要說明一點，「血外」這個名詞是我撰的，我是根據毛帮在周恩來焚骨揚灰施肥之後，向各方「道謝」，最後一欄是「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此一名詞是最新啓用，在此之前，毛帮只是稱「英籍華人」，「美籍華人」，到了周死之後，大概江華集團對這些招搖撞騙的墮子感到厭倦，特別把他們分成這麼一類，而且列在所有人類之後，表示是世間賤民。

看了這份名單，觸動了靈感，我也把海外敗類重新分類，凡是未入外國籍而作毛帮爪牙帮凶的是「墮子」——「墮落的知識分子」，已入外國籍而作毛帮爪牙帮凶的是「血外」——「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但錯就錯在對於「血外」未曾詳加解釋，致使這位留日僑胞誤為凡有外國籍的皆是「血外」，我眞是罪孽深重了，因此，必須再說一遍，已入外國籍而作毛帮爪牙帮凶的，才是「血外」。至於我愛國僑胞居留國外，大部份因出生外國，生下來就有外國籍，但是他們從未以外國人自居，不論在感情上，在法律上，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何能算是「血外」。

就以這些留日僑胞而言，大部份可能都有日籍，但是他們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保護中華民國國旗在橫濱僑社僑校飄揚，而同「毛爪」拚命，其壯烈處何異於金門馬祖的戰士，如何能把他們算成「血外」。再以舍間來說，我兩個兒子皆生在香港，自然有英籍，出門也拿英國護照，但大兒子在台灣讀大學剛讀兩年，已磨拳擦掌準備反攻聖戰一開始就去當排長，小兒子讀預科本是讀港大，現在已放棄了而考台大，就是怕誤了北伐的列車，像這種青年，能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嗎？

（載轉萬人日報）

葉：哎呀，玉階大哥，對不起我到遲了——。

劉伯承

朱德

也來參加。我在電話上叫他不要來——。

劉：我當然是要來的。十年以前朱老總八十大壽，也叫我不用來；我說：我雖然走不動，爬也要爬去給你拜壽。今天你九十大壽，我連爬也爬不動了，可是總還可以抬着來給你拜壽。

康（註）：大家坐呀，劍英你是要龍井還是要香片？

葉：隨便啦。大嫂子你好哇？又有好久沒看見你啦。呆一會兒還有誰來？

康：沒有喇。錫聯他們都說要來拜壽，玉階告訴他們千萬別來。你們幾個老元帥聚一聚，老毛知道了也就算了；如果錫聯他們也來，說不定他就懷疑你們搞甚麼名堂。

徐：這一大包人參是誰給朱

不敢見她。聽說她主演了一部片子，叫『大軍閥』，脫光了屁股上鏡頭。如果她對朱德這個『大軍閥』來這麼一手，說不定老朱就迷上那個電影明星要和我離婚！」

葉：哎呀，老嫂子，你這句話裏面可眞是刺太多了！江青當時怎麼說？

康：她甚麼也沒說，把臉綳得緊緊的像一塊磚頭，漲得紅紅的像兩塊豬肝，眞是「又紅又專」！（大家笑）

朱：你們女人就喜歡鬥口。

康：四位老弟，你們說句公道話，我是喜歡鬥口的人嗎？可是眼看着你們這些大男人、大英雄、大元帥，一個二個都鬥不贏一個第三流的電影女明星，我實在氣不順——

劉：唉，老嫂子，我們是鬥不過

葉：我不行。只有玉階大哥有這個威望。

朱：我九十歲了！老毛比我小七八歲呢。

徐：可是他身體不如你健強，將來你一定能主持他的追悼會。

劉：有沒有辦法早一點開這個追悼會，讓我也能夠被抬去出席好不好！

葉：其實，照老毛的身體看，早就該完了；可是他會那麼一股勁兒撑着，硬是不閉眼睛。

康：我看哪，他是想眞正做皇帝，像袁世凱一樣，做了總統還不過癮；不穿龍袍，死不瞑目。

聶：那麼咱們索性捧他做皇帝算了！

徐：好哇，正好咱們六個人，好像袁世凱的「六君子」一樣，組成「

王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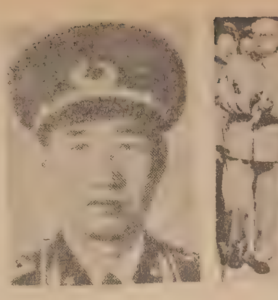
是沒送。

聶：是嗎？那時候正是開始搞紅衛兵——。

康：就是呀！後來他們攻擊玉階是「大軍閥」，把玉階氣壞了。我跑去找老毛，我說：「主席，過去三十年你是軍委主席，玉階甚麼都是聽你的，如果說玉階是「大軍閥」，那麼你是甚麼？」老毛笑着說：「大嫂子，他們年輕人亂叫，你何必生氣？國民黨向來叫我們「朱毛匪帮」，如果玉階大哥是『大軍閥』，我就是『小軍閥』。」

朱：他當面，總是這樣嘻皮笑臉的。

康：有時候我也給他來這一套。去年香港那個黃色電影明星狄娜回國觀光。有一天我和玉階在老毛那裏吃飯，我就問江青：我說：「毛嫂子，聽說香港有個明星是叫狄娜，回國來了是不是？」她說：「是呀，大嫂子你想見她嗎？」我說：「不，不！我




葉劍英　　徐向前

朱：不遲，不遲，他們也才到。我們剛剛還在說，等你一到，我們五大元帥就聚齊了。你和向前，榮臻坐車出門，自然是常事；難得的是伯承

得不得了。我叫他去[illegible]

不肯去；我說：你不去我去，他也不答應。

朱：有甚麼理好講嘛？

徐：老嫂子，我們是「大兵遇秀才，有口也難開」呀！

康：天下是你們大兵打下來的。老毛都說「槍桿子裏出政權」，你們拿出大兵的本色，幹他一場嘛！

朱：哎呀，我的老伴兒啊，你懂得甚麼？別胡說八道了。

康：那怎麼？難道你們就等着老毛一個一個地收拾你們？（沉默）劍英，你對黨內鬥爭比我們五個人都更內行，你說有甚麼辦法？

葉：我能想到甚麼辦法？想來想去還不是「苦撐待變」四個字。

聶：老嫂子，你知道啦，向來都是做皇帝的整大臣很容易，做臣子的要推翻皇帝難。只要老毛不在了，咱們還是可以「從頭收拾舊山河」的。

康：那，將來要看劍英的了？

個老鄉郭沫若可以做得出來。

葉：我看老毛現在不想做皇帝啦。一則他知道行不通，二則他沒有兒子可以繼位；三則他已經不能穿龍袍出席登基大典。現在他只是想安排老婆做接班人；江青一天不能接班，老毛就一天不能閉眼。

康：那你們就捧江青做接班人好了。叫華國鋒讓出第一副主席——

聶：或者乾脆像「九大」一樣，只設一個副主席。咱們通過一套新的「黨章」、「憲法」，規定「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江青」是接班人——

康：對呀！「情場如戰場」，「最親密的戰友」當然是自己的愛人。

朱：哎呀，別瞎扯了。我肚子餓了，叫他們開飯吧。

（註：康克清，一九二九年與朱德在井崗山結婚，一九三三年任「女子紅軍司令」，數十年來是中共婦運領袖。）（轉載星島日報）

所謂日本方式

項莊

費正淸在東京發表演說，預測美國將於本年底正式與北京建交，同時與台北切斷外交關係。這個說法並不新。較新鮮的是他認爲美國可能於同時片面發表有關西太平洋區安全權益的聲明，以此暗示仍然對台灣的防衛有興趣，這使中共視爲臨時性的東西而加以接納。我想這話等於爲華府放出試探汽球。

他指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將會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不致宣布台灣獨立。接着又說：然而人們不能期望美國人永遠生活於一個外國神話的陰影之下。

此語甚爲含蓄，細味他的言外之意，似乎頗以不能看到「一中一台」的藍圖付諸實施爲遺憾。

最奇怪的是，費正淸竟也認爲美國可以效法「日本方式」完成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這一兩年來，「日本方式」的口號甚囂塵上，似乎其中眞的包含了甚麼新奇的發明。充其實，所謂「日本方式」無非是政經分離這樣一個老古董，此前固然行之已久，此後也不限於中日之間，根本是不成其爲方式的方式，又有甚麼仿效之可言？

中共在與任何國家談判建交時，從未提出以與台灣斷絕貿易關係爲條件。日本（及其他多國）也不是爲了政治因素或道德因素與台灣貿易，做生意只是爲了賺錢，如無利可圖，縱然建兩個交（仿兩個死刑）也不是生意經，反之則雖不共戴天之仇亦可發展貿易。

美國之必須繼續與台灣保持貿易關係，理由完全和日本一樣，在經濟活動中所佔的份量也差不多，則自無所謂日本方式不日本方式，根本就是美國方式，用不着把一件簡單的事情，故意說得好像十分複雜來掩人耳目。

至於所謂西太平洋區安全權益，亦即台灣的防衛問題，應該也以在尼克遜初訪北京時談妥了的，中共當初可以默認，現在自無異議（表面上自不免說幾句狠話）。這件事的關鍵在於蘇共，一旦蘇共與中共釋嫌修好，美國那裏還有在西太平洋立足的餘地？現在既然中蘇共保持敵對狀態，中共巴不得美國對台灣防衛感覺興趣，自然那時防衛的對象是蘇聯遠東艦隊了。

（轉載明報）

大陸「老中青」對江青的看法

胡漢君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克勒布預言，大陸的「左派份子」，在毛澤東死後，將遭到全面整肅。克勒布所指的「左派份子」，也就是以毛押寨夫人江青爲首的所謂「宮廷派」。

江青這一系在毛死後必然遭到清算，已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從毛發動紅衛兵造反之日起，這局勢便已形成而且肯定。現在毛雖已老憊，一口氣尚在，天安門便已出現借周的紙幡向毛招魂的暴動；等他一口氣斷了，整個大陸當然天翻地覆，當然血洗宮廷派，當然送江青上斷頭台，當然掘毛的墳墓鞭屍，當然毛政權冰銷瓦解。

長征老共幹部鄙視江青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老幹部對於江青只是相當鄙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老幹部却一致對她十分仇視。她今天揪出這個，明天揪出那個，心狠手辣，連周恩來這頭老狐狸也幾乎遭她的毒手，不得不高舉「毛語錄」向江青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低頭討饒。周雖死，老幹部大部份仍在，他們今天礙於毛這塊神主牌對江青無可奈何，但只要毛這塊神主牌倒下去，他們便再無顧忌，當然將矛頭集中向江青，殺之爲快。

中共老幹部從來便鄙視江青，因爲江青在中共這一夥內歷史短淺，沒有爲中共在「白區」出過一點力，沒有參加過「長征」，僅藉着在延安窰洞爲毛澤東「侍寢」的「勞績」，一下子爬到眾人頭上，還要將老幹部踐踏在腳下，他們無論如何也不甘心。朱德所說「大家在一口鍋子裏吃飯的嘛」，明是指責毛殘殺曾共患難的舊伙，暗是向共黨老幹部指控江青在黨內毫無淵源。她抗戰之前在上海當三流的電影演員，掛着「明星」招牌做交際花；抗戰之時在上海不能立足，才奔向延安，才在那裏入「黨」，才在那裏勾搭上毛。而老幹部們都曾幹過打家刼舍，攻城畧地，屠殺老百姓的生涯，並在國軍圍勦下從江西一路逃竄陝北；並在抗日的烟幕下坐大，並在抗戰勝利後竊據大陸。在這方面，江青完全交了白卷。

同輩共幹不放她在眼內

與毛同打江山的老幹部固然瞧不起她，就是與江青同輩的共幹又何嘗將江青放在眼底？當江青在延安逼走賀志珍而與毛同居的消息，傳到當時被稱爲孤島的上海租界，潛伏在上海的毛幹便公開譏誚她上演「苦肉計」，用她的肉體來向上爬。記得「譯報」的副刊編輯「鷹揚」（即楊帆，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長」，後遭清算）在新聞界叙談時就曾脫口而出：「藍蘋（江青藝名）在銀幕上不行，在床上很行」，口吻十分輕薄與藐視。在此以前，她與唐納婚後三月私奔，電影演員趙丹（潛伏上海的共黨份子）便在公眾場合駡她是「丟垃圾筒也沒有人揀的賤貨」。因此江青想利用「樣板戲」在中共的戲劇部份抓取實權的時候，鄧小平的「戲是好的，就是不愛看」的說法，還是相當含蓄的氣話，田漢、夏衍、趙丹他們更不留餘地的破口大駡：「這算是什麽玩意兒？江青配談戲麽？」

連她曾幹過的戲劇都被認爲不配談，可是她現在却要做慈禧太后，在與她同輩的共幹眼中，自然更不配！

青年一代要打倒「慈禧」

至於年輕的一代，他們根本便反毛；既然反毛了，寄生在毛身上的江青當然一齊反。毛將死而未死，所以青年們在天安門對他只提出警告：「秦始皇時代已過了」，對於江青便絕不容情地喊出「打倒慈禧太后」！

天安門暴動的幾萬羣眾，百分之百是青年，用一句共黨的術語，「他們是吃毛澤東的奶水長大的」。按理應該是徹底跟着毛走的最忠實可靠的羣眾。想當年，中共所以能竊據大陸，主要由於它騙取了盲從青年的信任，因此控制青年成爲中共最重視的工作。可是現在最反共的就是青年，這就說明中共的分崩離析是從根起，它的覆亡也就勢所必然，而且爲期不遠，近在眼前。

據外電報導，這次在天安門集結的反毛青年都是被下放的知識青年，也許有人以爲未來下放的知識青年應該是擁毛的了，假如眞有人作此想，那是他對於中共的情況過於無知，第一，被下放的知識青年在數量上佔了就業知青青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二，就是未被下放的少數知識青年，因爲待遇菲薄，生活艱若，前途絕望，大多對中共怨氣衝天，所以充其極只能說在反毛的程度上有深淺，在反毛的本質上是相同的。

被下放的知識青年居然會出現在北平，居然會在清明節一下子結集到十萬人，無怪中共要手足無措，魂飛魄散。過去從「還鄉客」的零星傳述中，多少可以瞭解被下放的知識識年，幾乎絕大部份不安於上山下鄉，他們紛紛脫離農村跑回城市，寧可成爲「黑份子」，寧可幹男盜女娼也不甘於作中共的農奴。在上海、廣州、武漢，盜賊與暗娼流行，使得中共不得不警告「還鄉客」勿於白晝孑身逛街，勿於入夜後結伴出行。他們不怕捕捉，被囚禁，被勞動改造，因爲他們認爲囚犯、做苦工上山下鄉的農奴並無區別。中共每年將無數知識青年倒流回城市，這無數恨透了中共的青年便因志同道合而結合成帮，像滾雪球似的愈滾愈大。但以前這情況沒有出現於特務嚴密控制的北平，現在這情形已發展至北平，這說明了反中共的知識青年的勢力的龐大與到處存在，中共的特務對他們已束手無策。

毛選擇江青作他的「接班人」，爲了給江青塗上一層掩護色，拖出王洪文、姚文元這幾個比較年

輕的傀儡來緩和知識青年的反共情緒；但知識青年並不上這個當，他們和老中幹部一樣由衷瞧不起這個交際花出身的下流女人，因此也根本瞧不起由裙帶關係攀上枝頭的新貴。江青所領導的「左派份子」愈是張牙舞爪，氣燄薰天，她們在青年中造成的仇恨也愈深。目前中共對在天安門示威的青年正進行血腥鎮壓，但這種鎮壓充其極僅能暫時在表面收效，廣大的反共青年將因此而更沉着，更深入，更普遍地聯結起來，形成潛伏的地下大火山。

所以，反「左派份子」已是大陸老、中、青的三結合，毛尚未嚥氣，反抗已經開始；毛一死，大陸當然整個天翻地覆，他們當然將江青和她的所有同夥送上斷頭台，這形勢早已擺明，儘管「左派份子」還在利用毛作最後的掙扎，絕對無法改變這已定的形勢。

由大批知識青年冒九死一生之險浮海逃亡香港以求取呼吸自由空氣來看，反左派份子只是反共的前奏曲，最後將是整個推翻中共的極權統治，中共欺騙青年起家，它必然在青年的覺醒下傾覆，而青年現在已覺醒了。

女人何以比男人長命？

瑞木

在一般的情形下，女人的壽命要比男人爲長，這是什麼緣故？那些因素影響着男女的壽命？生理學家認爲女人的平均壽命之所以比男人爲長，是由於下列幾種因素所支配：

白血球數目較多

根據科學研究，證明女人的血液中，含有比男人較多的白血球，這對於女人抵抗病菌，有顯著的幫助。因爲白血球中的單核球和嗜中性球，能夠作變形活動，發生吞噬的作用，可以防禦病菌和消滅病菌以及其他的異物。白血球中的淋巴球，可以產生抗毒的物質，以消滅身體中的毒素。這樣就直接減少女人生病的機會，壽命因此也可以延長一些。在男人卻沒有這種得天獨厚的地方，故在一般的情形下，患病的機會大於女人，壽命也就較短。

遺傳質素較強

根據遺傳學家的研究，發現女人所接受的先天質素，比男人的要強。所謂先天質素，即遺傳細胞。我們都知道男女性別的決定關鍵在性細胞中的染色體，不論男性或女性，均有二十四對染色體，但是女性與男性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在性細胞中的二十四對染色體，在女人方面都是相同的，稱爲X染色體，但在男人方面卻有一對是不同的，稱爲Y染色體。假如男性細胞中X染色體和女性細胞結合，所成的胎兒就是女性，假如男性細胞中的Y色體與女性細胞結合，則所成的胎兒就是男性。專家們研究，男性細胞中的Y染色體沒有X染色體活潑，故男性嬰兒的體質，一般來說弱於女性嬰兒，對於疾病的抵抗力也較小。這是遺傳上的因素，使女人的壽命較男人爲長。

三、荷爾蒙的分泌較旺

專家們研究，女人的甲狀腺，一般比男人大，特別是當她們懷孕期間，甲狀腺的分泌作用比平時增加。甲狀腺是人體最重要的一種內分泌腺，操縱着人體的新陳代謝作用，對於細胞的生長與活力，有極大的影響。女人在這方面比男人優越，她們的細胞生存活力，也比男人爲強。

腎上腺皮部較大

腎上腺皮部與維持個體的生命有關，如將動物兩側腎上腺皮部完全切除，則兩三天內，動物就會死亡。皮部的主要作用，在節制身體中鹽類以及水分的代謝，使動物澱粉生成。如果皮部的機能不足，則組織乾涸，血液變濃，血中所含的鉀量增加，但鈉量和糖分，則見減小。腎上腺皮部與人體的生長以及性腺的發育也有密切的關係，如其分泌不足，可使人體發育遲緩；如分泌機能旺盛，則呈早熟的現象。

卵巢分泌荷爾蒙

有些專家認爲女人的壽命，與卵巢分泌也有關聯，即卵巢所分泌的荷爾蒙，有助於女人的壽命延長。科學家發現卵巢素對於某些疾病，有預防的效力，由於這個關係，女人比男人更能保持健康。

以上所述，都是先天因素，然而這種差別，並不十分大，僅是很短的距離。使男女壽命發生距離的，還有[illegible]的影響，根據醫學上統計，發現心臟病，特別是冠狀動脈腺硬化症，是使男人及早死亡的一大威脅。雖然女人患冠狀動脈血栓症一樣危險，但是受罹的機會比男人爲少。世界上每年有甚多的男人，在三十或四十歲以後，因患此病而死去，在女人方面，則比較少見。

疾病死亡率

此外，肺結核病，男人死亡率大於女人的一倍到兩倍。患肺炎以及流行性感冒的男人，也比女人要多百分之三十，而腦膜炎的患者，也以男孩較多。然而在另一方面來看，有幾種疾病對女性的壽命威脅，比男人要大好多倍，甚至完全屬於女性方面的疾病，例如乳癌、子宮癌、妊娠期間的一切疾病以及難產等。另外男人和女人患貧血、高血壓、糖尿病，或者腦溢血的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生活環境的差異

生活環境也是影響男女壽命的一個因素，因爲在一般的情形下，男人的生活遠比女性要忙碌、緊張，他們常爲生活而四處奔走，爲了事業而焦思苦慮。當然這並不是絕對的，因爲有些女人也一樣操勞，但是大多數男人，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比女人要緊張得多。生活過於緊張，憂慮太多，是會影響健康的。一般婦女，多數能夠過安定的家庭生活，憂慮機會較少，生活中的刺激不大，故壽命較長。

關於男女壽命的研究，科學家甚感興趣，並且作了很多的調查，這種研究工作在繼續，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更新的發現。

「違憲」及「民主」問題的基石

柳以青

認識中國

學聯的「代表大會」的議案結論中，有一節是有關「違憲」與「民主」的。很明顯地，這是目前在香港青年與學生界，由於「天安門事件」以及中共對事件的鎮壓與處理手法，所掀起一連串抗議，因此，也就掀起了來自各方面的爲中共這一鎮壓行動來解釋的浪潮。

根據報章的報導，當日，本港的青年、學生到「新華社」抗議中共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時，守在「新華社」門口的兩個大漢，粗口相向地稱：「滾！」、「反革命分子！」

從這熱辣辣的一幕，以及如此短促的對話，使我想到了很多問題，同時也是很深刻的問題。中共們派駐在香港的海外機構，以及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氣焰與嘴臉，更可以意會到「天安門事件」的鎮壓中，更該是如何的粗獷、暴虐與及血腥的。然而，中共們卻美其名曰是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我反對「專政」，這「專政」並不因爲加上「無產階級」就可以「合法化」了。這是我必須首先指出的。也就是爲此，對中共們所侃侃而談的「無產階級專政」，我深惡痛絕。

然而，有人對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很欣賞，同時，對這次的「天安門事件」又強加爲之解釋。讀後，都覺得總不免有些「助紂爲虐」的意味。奇怪的是，何以到了七十年代的今天，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一些讀書知理的所謂知識分子，仍然一如幾千年來的傳統歷史上，那種向當權者——最壞、最暴、最無理的當權者獻媚與貼金呢！而所持的理由與證據竟是那樣的兒戲與幼稚？

不信的話，這裏我就引出學聯代表會對所謂「違憲」與「民主」的指摘，所給出的結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十六條、十七條；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四章第九條說明中共中央兩項決議並無違憲，而當我們討論憲法，更應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及我國憲法的精神和實質去看。這些憲法是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實踐的總結和成果，是保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大法。如果不從中國的國家性質去理解憲法，就必然得到錯誤的結論。關於『民主』問題，眞正的自由和眞正的民主，目的在於維護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與會大多數代表認爲『民主』如果迴避了社會的制度，迴避了必需反對少數人騎在廣大人民頭上這個根本問題，實際上就是容許少數人利用抽象的『民主』的旗號而幹出違反人民利益的勾當。」

誰的？你的？我的？

從上面的「結論」，這是經過了十幾小時討論後的結果，事緣由於代表會代表之一提議，曾對「民主」與「違法」問題，動議提出抗議中共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與處理。根據學聯報的報導，代表之一的麥宗民所持的理由是：一是有關「違憲」的稱：「麥宗民同學指出他提出這一個議案是因爲（一）學聯是代表大專界的組織；（二）希望維護中國人的良心；（三）希望維護香港學生運動的客觀性。」二是關於「民主」的稱：「麥宗民認爲，所謂民主，就是『要爲全部人民着想』，就是要『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他認爲現在『中國人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由於這兩項，而引起了大的辯論，結果「議案」的「結論」就誕生。

從麥宗民的提議，以及所持的理論，還可以算是有理由、有理路、有遠見的。可惜的是：接下來的討論，所發表的意見，在邏輯與理路上並不能得住，只是一偏概全，玩弄名詞而已。可是，與會者卻覺得他們所說的「入耳」，這證明所謂「大專界」對認知、辯論、心胸開放上還差得多。從學聯報的報導中，整個的會議，「情緒卻是熱烈」，可惜「理智並不清醒」。我之所以有以上的評論，並不是因爲我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而只是在我讀了他們彼此間的討論，立刻產生的印象。

事實上，就是對着中共們來說「憲法」與「民主」也決不能囿於法律的條文與民主的承諾的，這是最基本的原則。當然，就是囿於中共們的一切來討論的話，也只該強調「法治」與「自由」，絕對與「誰的法治」、「誰的自由」拉不上關係。只要一拉這關係，根本就無法在討論問題上客觀了。

或許某些人士們不大同意我的第二種說法，以爲，如果不牽涉到「誰的法治」、「誰的自由」的話，那不是太「抽象」了嗎？對，如果不「抽象」，而要「落實」的話，那就出現更大的問題，而這問題的出現所得到的結論，恐怕更是強調了「落實」的人士們的一片反對呢！很可惜，強調了「落實」的人士們，總沒有透入更深的一層去了解。

這裏，我試看依照他們的推理來引伸一下。「誰的法治」、「誰的自由」，他們說該是「人民法治」、「人民自由」。所謂的「人民」是「抽象」的呢？還是「落實」的？因此，他們又說：所謂「人民」乃是指「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無產階級」，這裏似乎指出了「具體」的「工人」和「農民」，但是，這一「工人」和「農民」如何才算是「無產階級」呢？這一「無產階級」不又是「抽象」的可以嗎？如同要「落實」的說，他們又會說：「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中心」，似乎是「落實」得可以。

然而，問題還不是如此就結束了，假如我們看

到二十幾年來的中國大陸上的所謂「無產階級」、所謂「共產黨」竟時時刻刻出現「無產階級」的「走資派」；以及「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綫」。這裏的「走資」與「路綫」不又是「抽象」了嗎？如果想從這「抽象」中「落實」的話，我以爲最直截了當的就是：「誰當權」，就有「誰的法治」、「誰的自由」。至於甚麼「無產階級」、「人民」、「共產黨」、「工人」、「農民」等，只不過是玩弄名詞的把戲而已。至於「革命」與「反革命」也者，也不過是「誰當權」對「被統治者」的一種隨心所欲所加的名詞而已。至於「右傾翻案風」與「左傾幼稚病」等等，也還是「當權者」對「被統治者」的名詞玩弄而已。

奇怪的是：偌多的人士們都被名詞給玩弄了。玩弄得迷陣陣，再也不去從「抽象」、「落實」下去。也就是爲此，每次我看到人們對中共們所玩弄的名詞而侃侃不絕時，我就覺得他們只是走上舞台，輕歌妙舞般地婀娜生姿，還沒有退到實際的人生中。

基石，民衆的

對中共們來談「違憲」與「民主」問題，我以爲是不能囿於中共們所說的「憲法」條文與對「民主」承諾的。否則的話，根本就不了解所謂的「憲法」與「民主」的基石的何在。

無論「憲法」與「民主」，如果不能找出其爲憲法、爲民主的基石所在，都是與「憲法」與「民主」不相干的。學聯會代表大會所列舉的「憲法」條文，就是囿於中共的「憲法」條文而會產生了找不到基石的弊端。

假如只囿於中共的「憲法」條文來討論「違憲」與否的問題，事實上不必列舉中共「憲法」中的偌多條文，只要談一下中共「憲法」的「總綱」中所寫的「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等條文，還有甚麼「違憲」不「違憲」的條文，假如這「總綱」眞的做成了中共「憲法」的基石，即使是雙方都舉出中共「憲法」有關罷免鄧小平，提升華國鋒等等的有關條文，也都是無任何效用的。問題是：究竟憲法的基石應該建基於何處呢？一定要突破中共們的「憲法」條文才行。這方面相信大專學生們會從各國憲法中，找到一個共同的主點的。也就爲此，用「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及我國憲法的精神和實質去看」的說辭，似乎根本沒有觸摩到憲法之所以爲憲法的基石是甚麼？你說可哀、可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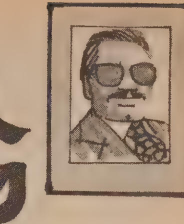
同樣，對了解「民主」的問題也是一樣。這方面，我却覺得麥宗民同學所說的不錯。然而，麥宗民的意見，只得幾票贊成，絕大多數的代表們却舉手反對了，結果是「結論」出現上面所引出的那段話。

「民主」的基石，是建基於每個人的基本人權，這一基本人權之所以不能否定，絕對不是大多數與極少數以「數目」多寡可以否定的。因爲基本人權是每個人所擁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不可剝奪的權利，不是舉手多寡，大形鎮壓可以剝奪的。

誰說民主是讓「少數人騎在廣大人民頭上」的問題？誰能了解成談民主，就是「少數人利用抽象的『民主』的旗號而幹出違反人民利益的「勾當」？諸凡這一類的說辭，恐怕是越來越離民主的基石越遠了。眞奇怪，假如目前的大專學生們如此了解民主，如此看待民主，民主發展的前途却是很悲觀的。因此，我就想起了孫中山先生在從事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的「遺囑」中所說的那句話，却是目前最觸及我的靈魂深處，他說：「必須喚起民衆」呢！事實上，也只有民衆才是民主的基石。



騎在牆頭上的墮子　　嚴以敬作



人物春秋

年羹堯平青之功

胡養之

台灣製作的武俠連續劇「金玉緣」，卽武俠小說「兒女英雄傳」，凡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題燕北閒人著。但馬從善序，則以爲出自文康（費莫氏、字鐵仙，滿洲人）之手。文康晚年困落時，著此以自遣，書中十三妹所欲報仇的紀獻唐，相傳卽清康熙、雍正間之大將年羹堯是也。其後因罪惡昭彰，終於雍正四年被處死。

年羹堯，號雙峰，謙軍鑲黃族人，湖北巡撫年遐齡的次子。清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康熙四十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四十七年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歷遷侍講學士。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授內閣學士，旋擢四川巡撫。四十九年二月，韓偉生番羅都等掠寧番衛，戕遊擊周玉麟。上命年羹堯，提督岳昇龍相機勦撫；同年七月，岳昇龍率兵進勦，斬馘七千，擒羅都，年羹堯玉手番衛，聞羅都就擒卽還，爲川陝總督音泰所劾，部議革職命從寬留任。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因越嶲衛所屬番人與魯雄土千戶那交等據險叛亂，年羹堯遣遊擊張玉率兵救年，四月監隸巡撫趙宏燮訪獲鑲藍族逃人孟光祖，遍歷直省，清託賕利，奏聞事下刑部嚴訊。孟光祖赴川時，曾詐稱誠親王允祉使致餉遣，羹堯受之；且餽以銀両，令所屬應夫役，上以年羹堯不將孟光祖拏，反行餽送，敕令明白回奏。所奏巧飾不實，部信革職，但得旨仍留任。由於同年有策妄阿喇布坦遣其黨策凌敦福卜襲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出黃臘關偵禦，所部不聽指揮，年羹堯乃命參將楊理信撫其眾，密奏康泰失兵心，請親赴機潘辦理軍務，上嘉其實心任事，遣都統法喇率兵赴川協勦。五十年六月，年羹堯請令護軍統領溫普駐裏塘；自打箭爐至裏塘，增設驛站，八月又請增防四川兵，十月以年羹堯辦事明敏，授爲四川總督，兼管撫事。五十六年三月，羹堯奏賊將區測，請自往備延議，以機潘諸路軍務緊要，不便率兵出口，繳法喇進師。六月法喇率副將岳鍾琪撫守裏塘巴塘，羹堯亦遣知府遲維德招乍了察木多，察哇番回來歸。

康熙五十九年春，廷詔平逆將軍察寶延信自青海往定西藏，授年羹堯爲定西將軍，卽自從於里會勦，並命以堪署總督之人具奏，羹堯疏言：「總督任務，一時無可署理之人，請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將軍，而調法喇駐防打箭爐」，上特從所請，時部臣議雲貴總督蔣陳錫疏言，巴塘裏塘所屬之上下土府屬地，仍歸上知府木興管轄。羹堯言進藏運糧要路，不宜隸慎，仍請歸四川便。八月噶爾弼延信先後抵西藏，策凌敦多卜敗遁，西藏平，羹堯遵旨約議凱旋軍士入口路，令法喇回京。十一月遣兵勦撫裏塘所屬之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所屬的桑阿壩林卡石諸生番悉降之。六十年五月入覲，賜給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九月以青海郭羅克番肆掠，命年羹堯約調滿兵及外藩蒙古兵會勦，羹堯奏言：「郭羅克有隘口三悉險峻，宜步不宜騎，若調兵多，則賊得潛爲備，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雜谷諸土司土目無根，郭羅克肆惡，臣已福提臣岳鍾琪率赴機潘進勦。」

同年十二月，岳鍾琪率兵敗郭羅克伏卒千人，進克番寨四十餘，斬馘三百，擒其渠魁，餘眾悉降。先是，西藏既平，內大臣以策旺諾爾布奉命駐守。康熙六十一年七月，駐藏喇嘛楚爾齊木藏布，知府石如金以在藏官兵不睦上達，年羹堯密奏策旺諾爾布委靡及副都統常齡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瑪等任性滋事，請撤回駐藏清兵，事下廷臣議，以羹堯聽信喇嘛及知府飾詞，擅請撤兵，應飾所司嚴議。上原並命滿都巴特瑪、石如金、楚爾齊木藏布等來京，遣四川巡撫色爾圖，西皮布政使塔琳藏助策旺諾爾布駐守。其時陝西庫帑多虧，羹堯屢疏參革守令，嚴追充餉，西皮巡撫噶什圖以虧項不能速完密奏，又與羹堯請加火耗，以完虧空。諭曰：「陝西錢粮所虧缺最甚者，自用兵以來，資助車馬糗粮，衣服銀両，府州縣無可設法勢必挪用庫帑，及撤兵時亦然，卽如自藏回京，將弁沿途所得，反多於正項，以各官虧空，動輒萬金，年羹堯欲追虧項以充兵餉，及追之不及，又與噶什圖議加火耗以完虧空，此摺若批發，便謂東者加征，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民間火耗，祇可議減，豈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從未征民間火耗，今若聽共加派，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征，將肆無忌憚矣。：：：」

雍正元年三月，議叙平定西藏時運粮及守隘功，封三等公，世襲罔替，加太保，時沼撤駐藏官兵，年羹堯條奏八事如下：

一、打箭爐外中渡河口，爲通藏要隘，清福駐守備，建城分塲；

二、保縣在大河南，土番出入隘口，請撥千總防訊；

三、機潘以外各番，惟阿樹部落最大，清給長官司職以資齡束；
四、建昌所屬越嶲衛多螢果，清改設遊擊，分兵防守；
五、星川土舍莎羅奔隨征軍峒有功，清給皮撫司衛，以分小星川之勢；
六、烏蒙蠻達目等兇暴不法，土舍祿昇坤等請擒献侯旨，分轄其地；
七、川省捐造滿兵營房之官民，請予議叙；
八、軍營自備資營效力之武進士舉人，請致補守備手總部議從之。

同年八月，青海羅卜藏丹津脅眾台吉叛，刼親王察罕丹津侵掠青海諸部，十月羹堯自甘州率師至西寧，疏請進剿，特授撫遠大將軍，以前鋒統領素丹提督岳鍾琪為參贊，救授方畧，羹堯奏調總兵周瑛截賊往藏後路，都總穆森駐吐魯番，副將軍阿喇納駐噶斯，參將孫繼宗駐布隆吉爾，於是遣總兵楊盡信、黃喜林，副將王山高，參將宋可進、遊擊元繼尹、馬成輔等，先後敗賊鎮南堡、南川、西川，由中北川奇嘉等堡，斬俘甚眾，賊眾竄走，遂移察罕丹津及其屬人於蘭州、因奏進剿青海五事：①請選陝西、甘肅、四川、大同、榆林綠旗兵及外藩蒙古兵萬九千，令岳等分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剿；②防守西寧、永昌、布隆吉爾、巴塘、裏塘、黃勝關察木多諸渡口；③除歸化城、張家口所買馬駝外，請大僕寺撥孳生馬三千，巴里坤選駝二千，赴軍備用；④貯備軍粮，即以臣在西安時預買來六萬石充運；⑤請以景山所製大器供應軍用。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

同年十月，叙平郭羅克功晉二等等；十二月，察罕丹津屬部各殺羅卜藏丹津守者來歸，年羹堯宣佈德威，安置四川邊外，有堪布諾門汗者，察罕丹津的從子，為塔寺喇嘛，叛從賊，糾眾拒戰，至是眾來歸，羹堯數其罪斬之，四月孫繼宗擊犯布隆吉爾之賊；岳率瓦斯雜谷兵剿南川以外郭，察呈庫和爾喜諸部，盡殲其眾。

雍正二年正月，上以羅卜藏丹津負國叛賊，斷不可宥，授岳為奮勇將軍，令年羹堯趣令討賊，時西寧東北郭隆寺喇嘛應賊，羹堯合岳等襲斬眾千餘，毀其寺，因分路進剿，敗賊哈爾吉山，擒其頭子阿喇布坦溫布。另遣凉莊道蔣泂等，擒阿岡賊番；又敗賊石門寺。三月，岳等部玉柴達木，羅卜藏丹津率二百餘人遁，追至烏蘭伯克，擒其母及賊首吹喇克諾木齊等，盡收入戶馬駝，青海遂平，叙功進年羹堯一等公，再給一子爵，令其子斌襲，其父遐齡為羹堯爵，加太傅銜，命議防邊事宜，羹堯又以八事入奏：

①策妄阿喇布坦恭順，遣使請降，請撤回大兵，而選兵二千駐巴里坤，千五百駐吐魯番，二千駐哈密。

②布隆吉爾築城駐兵五千，轄以總兵，其新城請欽官嘉名，以重永久，沙、州、哈密等地，亦各設兵防守。

③駐布隆吉爾兵，請即以甘、肅、凉三路所罷之兵，給資遣往。

④布隆吉爾駐防兵內，請每營撥餘丁二百給牛籽口粮，往屯赤金衛柳溝墾地，三年後，計畝收粮充餉，免由內地特輸矣。

⑤請福靖道衛同知駐布隆吉爾理民事，設衛守備，理屯粮、沙州亦設衛千總一，專司屯務，並歸肅州道管轄。

⑥邊外既設駐守，肅州鎮祗於口內分守，應汰兵八百。

⑦邊外嘗為蒙古牧場，令駐兵耕種，不應仍令遊擊滋事，應遣大臣率幹員往布隆吉爾遙南山中，分地居之，務令地界明晰。

⑧寧夏舊設總兵，應援哈喇道遠無益，寧夏邊外阿拉善去哈密區，宜滿兵駐防。

詔如所請，並於四月年羹堯遣傳衛達鼎，副將紀成斌搜剿餘賊，至布哈色卜蘇，擒台吉阿布濟車陣，又遣副將岳超龍，剿沙州口外鐵布等寨番，殺賊二千餘，克寨四十一，餘眾悉降。又以莊浪番賊窃據卓子山及碁子山，遣兵自西寧進剿，特戰五十餘日，殲賊甚眾，遂移附賊喇嘛於別寺，燬其巢，於是頒條示禁約，又奏青海善強十三事：

①青海諸部，宜分別功罪，加賞罰。

②青海部落，請於內瓦薩克編置佐領申約束。

③朝貢交易，宜立期定地，青海王貝勒台吉等分作三部，自備駝馬，由邊外赴京，請安進貢，三年一次，其交易定於那拉薩拉地方，不得擅移。

④居青海之喀爾喀，宜弗隸青海，請編旗置佐領，增設扎薩克，以分青海之勢。

⑤凡陝省甘州、凉州、莊浪、西寧、沙州、川慶松潘、打箭爐、裏塘、巴塘、滇慶中甸之西番部人，自明時不能撫治，或歸喇嘛耕種，或屬青海納租，今已歸化為民，請增設衛所撫治，酌減土司粮額，以示寬大。

⑥青海喀木藏衛，乃唐古特四大部顧實汗據有之。以青海地廣，可游牧，喀木人眾粮富，令其子孫分處二地，而以藏衛二部予達賴、班禪二喇嘛為香火地，今因青海叛，盡取其地，分隸川滇，而喇嘛遣人赴打箭爐貿易，仍索各部銀，名曰鞍租，至爐納稅。請禁喇嘛不得再收鞍租，稅員亦免收喇嘛之稅。

諸庚喇嘛多至數千，易藏奸究，甚至通賊聚兵，抗大軍，請定例庫舍無過二百，楹眾無過三百人，仍取首領結狀，其番民納粮，令所在官吏經理給發。

其餘從畧，疏上，廷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自逆賊羅卜藏丹津背棄國息，招集同惡，殘其骨肉，侵犯邊城，朕命年羹堯撥度機宜，指揮將士，犁庭掃穴，迅奏膚功。令具奏善後事宜，運籌措置，覽覽喜悅，惟新國邊疆，宜廣屯種，而欲令五省有罪之人，前往開墾，恐此輩未必習於耕種，又無家可以羈留邊塞，爾等其悉心妥議具奏，尋奏大通及駐兵眾千，其子弟親戚及西寧人民，俱願開墾屯種，惟布隆吉爾距邊遠，應令遣犯愈妻前往，管給粮種，屯墾三年後起種為例。……」

同年六月，羹堯奏徙卓山子降番噶住等於土司魯華齡所約束，撫言雙達諸番，並剿撫貨德至松潘口外諸番部。故羹堯於同年十月入覲，獲賜雙眼孔雀翎，西園龍袍服，黃帶紫轡及金幣。十一月叙平卓子山等功，加一等男世職，以羹堯第二子富襲，而大將軍之名，威震全國！

栢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栢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刼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栢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栢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不過栢蒂和蘇里亞在一起最快樂的時候還是出去散步，或是開車到附近露天電影院去看「新科學怪人」、「兩千英哩大賽車」以及其他的B級片。每次出去的時候，她還是很小心的要把自己打扮得很不引人注目。她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咬緊牙齒讓下巴往後縮，這樣就可以隱藏起由於報紙上的漫畫，或雜誌的封面使大家都熟悉的赫斯特家的突出的下巴。在她搬出去住了幾個禮拜之後，栢蒂健康上的問題沒有了，回復了以前的快樂。

栢蒂結交・女犯溫蒂

蘇里亞還是偶而的去看看她，到了一九七五年二月，栢蒂找到了溫蒂・吉村和她住在一起。

溫蒂因爲私藏炸藥參加柏克萊的反戰炸彈陰謀，從一九七二年起就通緝在案。她經過傑克・史高特的介紹認識了栢蒂和哈瑞斯夫婦——她的男朋友威立・布蘭德和史高特曾經一起參加過「高地兵解放陣綫」——那年夏天也就和他們在一起。她在秋天的時候和他們一起回到西海岸來，不過最初決定要住在舊金山而不想搬到聖卡門多去。

後來史高特和他的弟弟華德談到他夏天和栢蒂・赫斯特在一起的事，華德因爲很需要錢用，就向聯邦調查局告了密。到了二月間，關於溫蒂和「共生軍」有來往的事傳到了新聞界，溫蒂怕警方會在她大部份朋友所居住的灣區展開搜索，就逃到北邊去和栢蒂躲在一起。

這兩人很快的又恢復了她們在夏天所建立的友誼。溫蒂對於栢蒂因爲哈瑞斯的專橫所引起的不滿深表同情，溫蒂覺得「共生軍」那些男性的領袖領導無方所以才無法成功。溫蒂對於栢蒂和哈瑞斯之間性格上的衝突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解釋，栢蒂和溫蒂開始對於「共生軍」表示懷疑，這件事後來就成爲這一羣人在接下去那一年當中經常討論的問題。

栢蒂繼續定期的去看哈瑞斯夫婦，常常騎着一輛快速的腳踏車過去。不和他們住在一起，減少了他們之間的緊張情緒，她和史提夫偶而也和他們一起出去，有一次還一起到露天電影院去看電影。

可是哈瑞斯夫婦對於這些一般社交的生活並沒有甚麼興趣，他們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夢想怎麼樣重整「共生軍」。他們覺得，要是他們放下武器，他們的那些「同志」等於就是白白的犧牲了。

在威廉・哈瑞斯服役於海軍陸戰隊的時候，他就很會摸魚；哈瑞斯經常會去玩牌，而不先完成他應該做的任務。哈瑞斯不喜歡被人管束，他對上級的態度也使他喪失了好幾次升遷的機會。

可是等他自己做了特荷將軍之後，哈瑞斯卻覺得他必須要使用軍事管理，他希望能夠重建一支軍隊，可以將一年前「共生軍」所做的宣戰付諸實行。他開始重新修改當初曾經引起全國人注意的戰畧。

共生決定・恐怖活動

威廉和艾茉莉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蒐集剪報，而且還利用「商業期刊索引」，「聯邦政府工作手冊」，以及其他圖書館的參考書來做研究工作。他們用這些資料擬了一張黑名單，列下他們要加以暗殺、綁票、投擲炸彈以及其他各種恐怖行動的目標。

在他們這張黑名單上的有四名奧克蘭的警官，據說這四名警官曾經射殺了一個精神錯亂的男子；另外還有三名奧克蘭的警員，因爲他們曾經殺害一名十四歲的黑人。他們也研究了一下當時担任舊金山警察長的唐納・施可特，因爲當時在調查有十四個白人被打死的所謂「斑馬」一案的時候，施可特的手下對於黑人非常的不客氣。後來在聯邦調查局所搜到「共生軍」的文件中，有關於施可特的各項

資料，包括他家人的名字，形容他是「類似軍隊單位的指揮官」，還提到他會打手球等等。

哈瑞斯夫婦的主要目標是警方的辦公處所，他們名單上所列的建築物包括在聖馬提奧的聯邦調查局辦事處，在百齡港的美國獄政局分部，以及很多其他的辦公處所。所有的這些建築物都在舊金山半島上，也就是栢蒂生長的地方，離聖卡門多大約有兩個半鐘點的車程，可是這幾個人都實地去探測過，還畫下了平面圖，以及週圍的街道圖，總是非常注意可以用來逃跑的路綫。到這時候，他們已經不怕和其他的人混在一起，很自由自在的在加州北部來來去去。

他們也調查過幾個國際性的大公司，包括在加利福尼州北部的德士古公司，以及阿可公司等等，同時還收集了舊金山各外國領事館的地址。

他們最具野心的計劃是要到奧克蘭監獄的囚室裏把兩名被囚的「共生軍」份子的約瑟夫·雷米諾和羅素·李德救出來。他們派人到監獄大廳裏實地勘測，又和一些對那座監獄生活很熟悉的朋友談過，紀錄下三十三點重要的事情：包括監獄裏的巡邏，查床的時間，換衛兵的班次，探監的時間，裏面所使用的對講機，以及其他的安全措施。

「由電梯到大門口是十步，由門口到辦公桌是兩小步。」他們寫道：「那些猪囉都有無綫電對講機和樓上的人聯絡，那些對講機的作用並不太好，（由於靜電的關係很難聽得淸楚），可是他們可以再打電話來把話弄清楚……紅門有的時候是開的，可是有情況的時候就會關起來……在電梯外面，探監的人所坐的大廳裏有兩張門。有一扇裝了柵欄的窗子，另外有一扇小門可以由在裏面的猪囉打開來，以便在開大門之前先檢查一下走廊。」

接下去他們設計了一種並不很完整，而且很不夠專業化的計劃，想要以火力壓制前門的警衛，挾持一名警衛做為人質闖進監獄裏去。「裏面的人看見是猪囉從電梯裏出來的時候就會開門，所以被我們綁著的猪囉必須要先推出去。」他們寫道。他們希望能夠關斷閉路電視的攝影機，然後乘坐電梯到關著重犯的那一層樓，把雷米和李德救出來。

可是這個計劃一直沒有能夠實現，因為哈瑞斯夫婦沒有辦法找到足夠的人手來帮忙，這個問題同樣的也影響到他們其他的遠程計劃。

哈瑞斯攬·武裝鬥爭

威廉·哈瑞斯生長在印地安那州一個中等家庭裏，住家就在一間鄉村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附近。曾經在教堂做過助祭，在高中演過戲，也是一名高爾夫球名手。在印地安那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曾經被一個大學聯誼會選做大學校最佳運動員，他自己也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職業演員。

可是在讀到第二年的時候，他失去做一番事業的興趣，也退了學。他並不因此而感到難過，一九六五年的夏天，他在卡羅拉多州一所公立公園裏工作，又到舊金山替一個歌劇團做舞台佈景工人。那年秋天他從軍服役，他之所以選擇海軍陸戰隊，是因為這個軍種對體力的考驗非常的嚴格。他被派到越南，在一個補給站任職，同時協助巡邏大南空軍基地。他並沒有眞正參加戰鬥，唯一所受到的傷是因為參加足球賽而扭傷了手部。

但是由於海軍陸戰隊服役，使哈瑞斯接觸到了所謂的種族問題。由於社會上種族之間歧見及緊張情緒日增，黑人和白人很少交往，威廉和一名黑人海軍陸戰隊員的短暫友誼也因為同僚的壓力而突然中斷。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威廉也曾和幾名黑人同學交了很好的朋友，這次在海軍陸戰隊所發生的這段插曲使他受到很深的刺激，也讓他開始瞭解後來他積極參與的那項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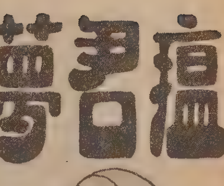
他在一九六七年回到印地安那大學就讀，在接下去的那三年時間裏，他開始看艾德瑞區·克萊佛爾和喬治·傑克森在監獄裏所寫的書，以及其他黑人作家的作品。在和朋友爭論的時候，他常常表示應該反抗種族歧視的不公平，那時候他還相信不用暴力的社會改革運動，可是在他心裏漸漸的產生了一股怨氣。「在他發現其他的人都沒有看過他所看過的那些書的時候，他就會變得很不耐煩起來。」威廉·哈瑞斯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一年最好的朋友，在丹佛城担任律師的拉瑞·李區解釋說：「他對中西部人那種冷淡的態度感到非常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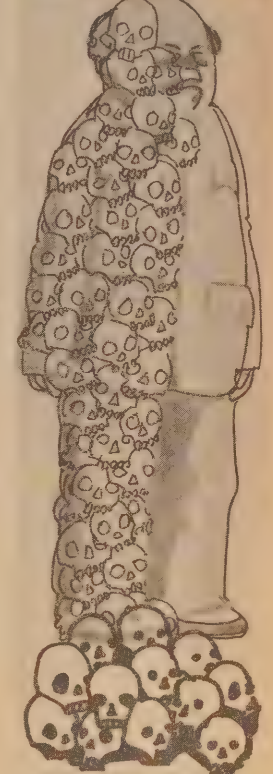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他的那股不滿使他回到了灣區。威廉和艾茉莉都有教師適任證書，可是兩個人都不知道他們希望做甚麼樣的工作，所以他們把精力都花在參加監獄改革運動上。他們和其他一些年輕的白人開始去訪問附近的監獄，關在那裏的那些黑人囚犯就要求他們把那些黑人的革命理論付諸實現。

他們對監獄裏面所見到的情[illegible]到憤怒，那些憤怒的囚犯和一些柏克萊搞運動的人鼓吹「武裝奮鬥」的熱心也使他們非常的感動，威廉和艾茉莉就因此放棄了他們以前的和平主義。但是在有一名犯人，唐納·狄福瑞斯在一九七三年三月逃獄，開始組織「共生解放軍」來從事戰鬥的時候，雖然哈瑞斯夫婦還沒有準備好參加，他們有些朋友已經參加了。一九七三年的十一月裏，「共生解放軍」暗殺了奧克蘭地方一位學校校長瑪爾克斯·福斯特。

不久之後，李區來看哈瑞斯夫婦。他雖然不知道他們和「共生軍」有點關係，卻發現他們很熱切的期待一次全面性的「革命行動」。威廉宣佈說：「我現在是個革命份子。」哈瑞斯夫婦原先準備花兩三年的時間在地上活動，要號召好幾百人參加「共生解放軍」，然後他們自己也要拿起武器來。

可是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他們兩名「共生軍」的朋友，雷米諾和李德被捕，以謀殺福斯特的罪名而起訴。第二天，威廉辭去了他在郵局的工作，他和艾茉莉離開了他們在柏克萊的公寓，丟下了大部份的財產，加入了大元帥秦克的地下軍隊。（未完）





岳騫

毛澤東一行逃出延安，向瓦窰堡逃去，這時天上繁星點點，夜色仍然籠罩着大地，毛澤東覺得安全已無問題，強笑道：「不料又來一次長征，不過，這次長征實在好過上一次，不是坐担架，而是坐汽車了。如果上次長征有汽車，也不會走了一年，死了這麼多的人。」

周恩來與毛澤東坐在一車，卻沒有毛澤東開心，說道：「現在自然沒有問題，我担心天色一亮，敵人飛機就會飛來偵察。」

毛澤東聽了這句話，頓時笑不出了，說道：「飛機來偵察會不會扔炸彈。」

周恩來說道：「這就很難說了，即使不扔炸彈，打一排機槍也是應有之事。」

毛澤東當時啊呀一聲，說道：「周恩來同志實在說機槍比炸彈還可怕，炸彈只能炸一處，機槍卻卻掃射一大片，更難躲藏。」

周恩來長嘆一口氣，顯然也為命担心。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到了瓦窰堡，你秘給蔣先生發個電報，就說你同我都不願意打仗，這是朱老總那一羣玩槍桿的人攪出來的，與我們無關。」

周恩來當時愕然，問道：「現在還打這樣電報作什麼用？」

毛澤東說道：「當然有用，是告訴蔣先生只好派兵打，不必派飛機炸，派兵打，由朱老總他們負責，因為禍是他們闖下的，派飛機炸，大家的機會均等，我們就寃枉了，」

周恩來說道：「到瓦窰堡再說吧！蔣先生對人從不趕盡殺絕，也許他會自動提出解決辦法。」

毛澤東說道：「我也是這樣想，你將來見到蔣先生，無論如何也要把我們今天談的話說過去。」

正說着話，東方已露出魚肚皮色。毛澤東伸個懶腰，說道：「不是董釗，劉戡打到延安，我眞不會這麼大早，從來也沒呼吸過如此新鮮的空氣，眞要多謝他兩人。」

周恩來說道：「再走一段要停下休息，我怕敵人飛機會來偵察。」

毛澤東說道：「我們這幾部汽車是大目標，敵人飛機來到一定發現，到時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沒有別的辦法，敵人飛機來到，我們就趕快跳車，藏在路旁山澗裏面。」

毛澤東歪頭看出山澗，嘆口氣說道：「如果一個炸彈正落在身上，連埋葬都省了，可是，將來要想找屍首也找不到。」

周恩來說道：「主席不要太悲觀，沒有這麼巧的事。」

正說着忽然看見東南方有兩點黑星，迎面而來，越來越大，接着聽到了聲音。警衛員用手一指：「飛機。」

毛澤東看到也聽到了，就想跳車躲藏，但兩腿好似被釘住一樣，再也走不動了。

周恩來搶先躍下汽車，回頭看毛澤東坐在車內聞風不動。周恩來急了，說道：「主席快下來，敵人飛機會掃射

毛澤東一味啊！啊！就是不動。

周恩來看明白了，揮手命令警察員：「快把主席架下來」！

警衛員也明白了，馬上過去四個人，各抓住毛澤東一肢，硬從車抬下來，此時飛機已來到頭上，警衛員抬着毛澤東，隨着周恩來跑進一道山澗，只聽見飛機打了一輪機槍，隨之聲音越去越遠。警衛員由山澗站起身想看一看。毛澤東喝道：「快蹲下，不要讓飛機發現了目標。」

警衛員說道：「飛機已經去遠了，聽不見聲音。」

毛澤東說道：「還會來的這是用計，想誘我們出來。」

幾個警衛員互看一眼，都忍住笑。但也不能不再蹲下。

又停了半個鐘頭，周恩來說道：「大概是眞走遠了，如果回頭，也該回來過了，我們可以上車了。」

毛澤東說道：「我們上車，飛機又來了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再下車躲避。」

毛澤東嘆口氣：「人總沒有飛機快，躲掉這一次躲不掉下一次，我怕到不了瓦窰堡就完了。」

周恩來說道：「不致如此嚴重，抗戰期間我在重慶經歷的大轟炸，比這樣昬情況不知厲害多少倍。」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大小病都能病死人

周恩來笑道：「主席運氣並不差。」

毛澤東點頭道：「這倒是眞話，我昨天翻一翻過去諸名手批的八字，明年以後運氣要一天比一天好，按說應不致被飛機炸死。」

周恩來說道：「旣然這樣，主席就不必担心了，上車吧！」

毛澤東跟着大家站起來，到了車傍，看見汽車被機槍打穿兩處，一處正在毛澤東的坐處。警衛員過去摸出子彈看看，比大姆指還粗，有半尺長。毛澤東連聲問「這是什麼子彈。」

警衛員說道：「是機槍子彈。」

毛澤東說道：「機槍子彈不就是步槍子彈，我見過的不少，那有這麼大。」

周恩來笑道：「飛機上的機槍子彈是特製的，就是這麼大。」

毛澤東搖頭說道：「這個仗還怎麼打，我們的子彈不到人家的三分之一大。」

周恩來說道：「這也只是飛機上用的機槍子彈如此，普通機槍子彈還是一樣。」

毛澤東本來坐在前面與司機並坐，現在看看座位被子彈打穿一個洞，當時搖頭說道：「我不坐這裏，這裏目標太大，我坐車廂內。」

周恩來勸道：「車廂內顚的厲害，主席最好還是坐車頭上。」

毛澤東搖頭道：「不成，我只要看見那個子彈洞，就心驚肉跳，坐在上面一定渾身不舒服。」

周恩來說道：「旣然這樣，主席就坐後面，我們調一調位。」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你最好也不要坐，，這個位子實在不吉利。」

周恩來不願再說，當時就要警衛把毛澤東架上車，自己坐上司機旁邊，要司機加足馬力向瓦窰堡開，晚上就到了瓦窰堡。

毛澤東下了車到裏面一看，所有大頭目都到齊了。

劉少奇說道：「主席辛苦了。」

毛澤東嘆口氣：「兩世爲人，我眞怕見不到大

劉少奇、朱德都吃了一驚，問道：「怎麼回事？」

周恩來就將途中遇飛機襲擊的事說了一遍。

朱德笑道：「在戰場上，這種事也是常有的了，主席不必放在心上。」

毛澤東說道：「老總，你沒有見到那種機槍子彈，活像一隻胡蘿蔔，若是給他擊中，閻王爺也救不活。」

朱德說道：「這種子彈我見過，只是體積大，殺傷力強，但射中率還是一樣，並不比普通機槍更高，主席不必放在心上。」

劉少奇說道：「現在要決定一個問題，是不是按照原議，黨中央一分爲二，一部份留在此地，一部份去晉察冀邊區。」

毛澤東說道：「還是老辦法，現在把中央分爲兩部份，簡稱前委，後委，老總同少奇同志領導後委，渡過黃河去晉察冀，我同恩來同志領導前委，留在陝北。」

大家聽到毛澤東杜撰出一個「後委」的名詞，都忍不住笑。

毛澤東說道：「把警衛團一分爲二，你們多帶一些去，這裏留少些。」

朱德說道：「主席，你們留在這邊的人要打仗，怎麼把兵讓我們帶走。」

毛澤東說道：「要打仗靠警衛團也不夠的，倒是你們帶了黨中央全都文件走，需要有兵力保護，還是你們多帶些兵，比較實際些。」

劉少奇已看出毛澤東一定要同周恩來留在陝北是準備隨時透過周恩來向政府談和，所以要自己把朱德帶走，是恐怕朱德在陝北奪回兵權。當時說道：「旣然主席這麼決定，老德，我們就準備渡河了。」

朱德嘆口氣說道：「這一走，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

毛澤東笑道：「老總放心，一定能回來。」

散會後，吃了一豐富的早餐，朱德就同劉少奇及大部份頭目趕去阜平、瓦窰堡剩下的只有毛澤東

毛澤東說道：「我們現在的兵力要改組下。」

陸定一問道：「怎麼改組。」

毛澤東說道：「變個番號，可以叫作三支隊。」

陸定一問道：「旣然叫作三支隊，司令員是誰呢？」

毛澤東指指任弼時說道：「他作司令員，你幹政委。」

任弼時笑道：「你同恩來同志去幹什麼？」

毛澤東說道：「我們當兵。」

陸定一說道：「主席又說笑話？」

毛澤東道：「我那是說笑話呢？我們兩人目標大，不能出名，敵人發現不到我們，以爲我們也過了黃河，壓力就輕了。」

任弼時點頭道：「主席的意見實在不可及。」

毛澤東說道：「旣然當兵就要有兵的名字，你們以後不可再叫我主席。」

陸定一伸頭問道：「我們喊你什麼？」

毛澤東說道：「我是個兵，我的名字叫李德勝，你們要喊就喊李德勝，誰再喊毛主席，誰就是洩漏軍事機密。」

任弼時與陸定一互看一眼，兩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停了幾分鐘，陸定一指指周恩來，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毛澤東搶着說道：「他叫胡必成？」

周恩來心想你得勝，我不成，眞是劉戡、董釗趕來，這兩人都是我的學生，就看看誰得勝，誰不勝了。

火種

林宇民可能是沒有機會再看到他了，他不像其他黨員，他是迷惑於幻想的可憐虫，正好說明了這一個時代中知識份子的錯覺與悲哀。他會像懷念一個朋友的懷念他，黨裏面像他這樣不失眞誠之心的很少。如果他這次被扔到墳塲裏去，那該是他最好的歸宿了；像他這樣的人，即使將來活着出去，肯定還會吃更大的苦頭。

李子貽知道他要離塲後，就儘量找機會跟他說幾句知心的話，他說：

「小林，恭喜你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組長，那邊的情形也不一定會好，說不定更糟呢！」

「我聽陳啓民說了，他知道那地方，他說他還去巡視過，那裏的農系跟地委會的工業部有關連的。比這邊要好多了，也許這是你摘帽子的時間快要到了，不過你還得表現再積極一點，千萬要抓住這個機會，你一生關鍵全在這個上面。」

「你呢，組長？你該不會沒有希望吧！」

李子貽臉上露出一絲黯淡的苦

去了。

「我嗎？我怕很少會有機會出去了。小林，你到現在對黨的了解還是不夠，這是一件不可原諒的事情。你要知道，在這裏的一批壞份子，也就是所謂治安犯，問題都不大，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他們雖然危害社會，但對專政的影响不大，所以黨對他們的顧慮也少。像你們這些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情形就不一樣，因爲你們的問題在思想上面，在政治的認識與批判上，對黨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不滿與反抗，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懂嗎？捉虎容易放虎難，黨對處理右派份子的問題，事實上的確感到辣手；不過經過了勞動教養，右派可能會變成唯唯派，他們一定明白了他們的對手是怎麼回事，我相信你也明白，懂嗎？對唯唯派來說，這是抱憾終身的，因爲只要你曾經是右派，那怕你摘了帽子，或者同時解除勞教，你的名字永遠就在黨的黑名單上，不會再有前途。不過你不是唯唯派；你是嗎，小林？」

林宇民笑了。

「我是右派！」

「所以你會有前途，要好自爲無事；因爲黨的政策出諸一人之口，朝夕在變，你隨大流，結果是自陷羅網。雖然如此，但唯唯派小心一點，還是可以活下去；只有我們，老幹部、老革命，一旦被黨踢了出來，永遠難得再見天日。」

「這是爲什麼，組長？依道理經過改造，黨應該……」

「什麼也不爲，只是我們知道得太多。黨要收服普通的，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人心很容易，要收服一個遭受過打擊的黨員的心，十分困難。『同志，』他們會這樣對你說：『爲了黨與革命的需要，我們不犧牲你；現在，就是你對黨表現你忠誠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對你說嗎，組長？」

李子貽顯得有點憤慨，說道：

「用得着他們說，我還會不知道嗎？」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林宇民想起什麼似的，突然說道：

「我們學校有位很出色的同學，現在當上黨委兼支部書記，聽說他跟中央有着密切關係，假如有一天我能出去，我找他去替你想辦法

「小林，我不是支部書記嗎？算了，別讓人家給你再扣上一頂帽子。」

「這個人不一樣，我們不十分熟，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會記得我……」

「你怎麼這樣不成熟，小林？」

林宇民不再說了，認眞的想想，自己對周圍了解多少？他眞是想得太天眞了。

「小林，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組長？」

「這事情放在我心裏很久了，我一直沒有對人家說過，你明天就要離開這裏，如果再不說，恐怕將來再沒有機會。也許你不清楚，有許多事情藏在肚子裏面，是種精神上很大的負担。很早，我就想跟你談一談，總是覺得時機還沒有到；很奇怪，有很多人到臨死時，才把心裏的秘密說出來，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是不是他認爲自己反正要死了，說出來也無所謂了，還是宗教上的所謂懺悔？現在，我們不是分別，而是訣別，我肯定我們以後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你一走出營舍，在我看來，你是死了，在你看呢，我是死了。那就是說，我們的關係，到此斷絕；那麼這就是宗教上的『臨終懺悔』了。你看這事情多滑稽，一個老黨員，還搞封建的、極端反革命的宗教意識，這是他們把我改造之後的結果……」

底是什麼事情？」

「你知道丘世發爲什麼發瘋的？」

「是爲他兒子嘛。」

「對，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不十分清楚，只記得你上次說被送到遼寧去了。組長，事情早已過去，即使你不說給他聽，他也會知道的。」

「是這樣的，小林。他的兒子叫丘紹康，是我廈大的學生。丘紹康的年齡跟你差不多，文文靜靜的跟你的樣子差不多，不過個子比你高，也比你壯些。他跟你同一個時候被打成右派，而鬥爭丘紹康的一切佈置是我主持的，名單也是我圈定的，你知道這是什麼意義嗎？「不管它是什麼意義，你不做人家也照樣做。組長，你不能把黨在政策上錯誤責任，放在自己一個人身上。」

「我怎麼能逃避責任呢？十幾個青年人的命運在我手上決定了，但是我一直到丘世發瘋了之後，才發現自己的過失有多麼可怕。丘世發瘋了只是因爲丘紹康是他兒子，還有其他學生們的家長呢？他們是不是也會落得跟丘世發一樣的下場？小林，你懂嗎？我傷害的不僅僅是十多個青年學生，還連帶着十多個家庭……丘世發的事情使我的腦子漸漸清醒過來，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些什麼事情；我常常想到那個熱情，純眞的孩子——丘紹康，你跟他有很多地方都像……」

林宇民終於明白了，李子貽對自己如此愛護關切，只是因爲他想在自己身上補償他曾經傷害過的丘紹康和其他的學生。

他替他感到難過，在良知上，李子貽做了黨的代罪羔羊。他緊緊握住李子貽的手，激動地說：

「組長，這是整個黨應該負責的過失，你担負不了，盡其在我，這就夠了。同時，我要告訴你，我們不一定是訣別，說不定在多少年以後，在某一種場合，我們又見面了。你是我的導師，不管我能不能出去，我不會使你失望，任何情形下，我決不違背我的良知與原則。我一生中最好的時間已蹧蹋了，我們學業前途已毀了，還有什麼好冀望的？單單是爲活下去，勉強自己去做唯唯派，那不值得。這幾年來你對我的關照扶持，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會帶着你對我的希望，去撒種、去育苗；謝謝你，組長，你等着好了，遲早會聽到我的消息。離開你，我有說不出的難過，但這樣對我們好些……」

林宇民熱淚盈眶，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李子貽的情感也受到震撼，拍拍他的肩膀，喃喃的說：

「是的，小林，這樣好些……好些……」

第二天一大早，調邵武的勞教份子，單獨的集合起來，跟林宇民離開福州白塔寺一樣，每個人身上綑着一條繩子，串成一串，帶着自己比來時縮小了一半鋪蓋捲子，由警衞排的武裝士兵押着，走出了農塲，留塲的伙伴們，吃過早飯就出發去田頭幹活了，他們想說一聲再見的機會都沒有。

看看那些山，看看自己曾在那裏流過汗、流過淚的梯田，林宇民的心情十分沉重……

當他們的行列走過墳塲前面的小路時，他想起了王先永。

他替王先永寫的木牌子早就不見了，連那個墳堆也難以辨認，但是王先永是他親手埋葬在這裏的，這事實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別了，我親愛的朋友，我生命中的燈塔，我將永生感激你。安息吧，朋友，我會常常記起你的……

一五

磚瓦廠在邵武縣出北門五里路外的一座山腳邊。

規模不大，總共只兩百來人，大、小窰各兩座，分成土坯製坰，砍柴、燒窰三個大組。住的是草房子，吃的仍然是地瓜米；跟他們原來的第二分塲一樣，廠長是全廠的領導，下面是一個生產幹事和一個管教幹事。

格局雖小，塲地却是相當廣闊，約摸有五十來畝大小，四週圍着土牆，每隔五十公尺都搭着一個木塔台，上面當然有些「班長」們拿着在放哨。

這裏的份子要比農塲複雜得多，除了勞教犯，有一半是解除勞教後的就業人員。這些人眞可說是集……、乞丐小偷、單幹醫生、相命和風水先生、犯生產事故的工人和破壞生產的農民，有幹部、民主黨派人士，有博士和文盲，無奇不有，恰像一鍋子大雜會。

林宇民到這裏之後，被派去做瓦坯，他下定決心要把自己好好「改造」「改造」。從不會遲會，從一天做三四百片到七八百片，最後日產量突破一千片，變成廠裏最傑出的瓦坯製作手。

一九六三年五月，黨在「中共中央關於當前農村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了「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強化工農兵羣眾的階級教育，完成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意圖能夠透過這次運動，把倒坍了的「三面紅旗」再重新豎起來。

顯然，這個運動是以工農兵爲出發點，與勞教犯無關。他們是階級敵人，但已被鬥倒、鬥垮、正在接受改造。同時勞教塲所縱使不乏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但都是被黨扔掉不要了的，黨有自己的科學家可以規劃出「煉鋼」「密植」之類的偉舉，自然不屑於一顧這些右派份子。只是其中的「生產鬥爭」裏面所說「在生產活動中，人們必須結成一定的關係（生產關係），來從事生產鬥爭。

（四八）

林学政



第八條　日本協助中華改良內政、整頓軍備，俾建設爲健全國家。

第九條　日本贊助中華進行改訂條約、自主關稅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事務。

第十條　在屬於以上各條範圍內之約定，非經兩國外交當局、或在本盟約簽署之兩國人認可，不得與他人締約。

第十一條　本盟約自簽訂之日起，有效期間十年，並得依據兩國之期望予以延期。（完）

附記——上述盟約草案，乃屬吾人私案，務請勿予公開，特此奉懇。

明確研討幾點疑問

這封「密信」的內容，一目瞭然，中國是要自動地放棄主權，在軍事、行政乃至經濟方面，都打算做到「日本化」。

倘使　孫先生眞的寫過這麼一封信，那麼，連他所領導的革命的評價，都會受到影响。現在應該明確地作一個研討。

首先，舉出對於這封信的幾點疑問：

第一：當時，　孫先生雖然已經退位，但畢竟是担任過中華民國元首的人物；像這樣關係到國家興廢的「密約」，怎麼會竟以日本外務省的一介官吏爲對象而向之提出？縱使　孫先生是有接洽這件事的意思，則足爲適當交涉對象的人物，還多得很，怎麼會找上小池張造？

使用日文僞造簽名

第二：　孫先生未曾學習過日文，所以，他過去的重要文件——即使是對日本人發出的文件，也都是就用中文表達。可見像這樣重大的「密信」，怎麼會特地用日文書寫？

第三：這封「密信」上的簽名——「孫文」兩個字，是模仿　孫先生的筆跡，而顯然不是他的親筆。

第四：在一九一五年三月的時候，碰巧和日本「民族評論」雜誌揭載的十五條「密約」同時，而且也是在袁世凱帝制自爲和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國難期間，孫先生怎麼會有這種拋棄三民主義、奉送利益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怪行徑？

顯然出於日本人之手

其實，甚至於不必等到提出以上這幾點質疑，而只要從「密信」中的日文用語和錯用漢字的情況看來，就能夠判明是出於日本人之手所僞造的文書。日本方面竟然用到了像這樣僞造文書的謀畧來陷害孫先生，以圖有利於其對中國的侵畧行爲。這種不擇手段、執拗不已的陰謀，使人不寒而慄，眞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恐怖感！

各國承認問題

趁着辛亥革命的機會，爲謀在中國獲得權利的日本和列強國家，利用作爲其交易材料之一的，是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問題。

中華民國當辛亥革命之初，便已在對外宣言中明白表示：凡清廷和各國所締結之條約上的權利和義務，都照舊承担下來；這就是在宣告中華民國誕生之後，雖然改變了政體，但仍然是完整地繼承了與清廷同一領土和國民的統一國家，而且遵守其義務。故而各國便應該認爲中華民國和過去的清廷是同一個國家，基於國際公法對之不能不予以承認。

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向英、美兩國提出承認中華民國的要求；十九日，再去電英國外相葛雷，請「在清帝退位的同時，立即惠予承認。」

各國態度游離不定

然而，列強的態度却頗爲游離不定，他們舉出「國會和政府都還只是臨時

應。

▼在日本方面，其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於元月十八日得到英國公使朱爾典所轉達的袁世凱關於承認問題的意向，據說袁世凱表示：「如果能當上大總統，便要清帝退位；於是，國家主權在名實兩方面都會轉移給新政府，希望給予承認。」朱爾典並且提到「這些話還沒有告訴他國，只是最先轉達給日本。」日本政府針對這個傳言，由外相內田康哉以第十二號復電指示：「臨時政府的大勢未定，萬一操之過急，承認了袁世凱的臨時政權，也許轉眼就又會看到他瓦解；或者被袁世凱利用對於他的承認作爲對革命黨的策畧，都是不太相宜的。」所以希望採取審愼態度。▲

由朱爾典的傳言開端，在北京的外交團人士開始互相觀察風色、刺探行情，列強國家圍繞着承認問題的謀畧活動，立即顯得火熾起來。

二月十三日，在北京舉行各國外交團會議，討論眼前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因爲各國對於還沒有加以承認的臨時政府，以她爲對象而在外交上的實際交涉方法，需要有所協商。

在這個會議席上，美國提議：和臨時政府交涉時，稱呼其受文人爲「外務部首領」，幾乎所有與會國家都表贊成，唯獨日本和俄國反對，日俄兩國的意見是：「外務部首領」的稱呼，會被當作是承認了臨時的政府。——由於日俄兩國的堅持反對，結果在會議中僅止於決定：和臨時政府的交涉，以「私信」行之。

▼當時，伊集院彥吉在發給內田康哉報告外交團會議情況的第一一七

八致內容是：「對於美國提議，、法、英各國立即表示贊成，持懷疑。當天晚間向俄國代辦，他也有同樣的感覺；他並『他們會不會撇開日俄兩國而凱之間有些互通聲息，很難揣我們應該充分合作，必須要有不事疏忽的心理準備。』他又曾絮絮叨叨地提到最近法國公使對於俄國好像有點不夠坦誠的樣子。」▲

翌日（十四日），俄國向日本提出要求——兩國協調一致，對付關於承認中國的問題。俄國是基於在東三省和內外蒙方面擁有和日本所朋比分佔的龐大利權，故而要和日本聯起手來與列強對抗；可是，日本方面則顧慮到如果日俄聯合專擅行動，難免不會釀成和英、美、法等國在外交上發生摩擦的因素，故而拒絕了俄國的提議。

二月二十一日，日本決定了和各國一同承認中國的方針，自美、英、俄三國開始，探詢各國政府的意向；在各國政府之間正式提起承認問題，乃自此開始。

孫中山先生與臨時政府的主要人員合影。後列右起第四人爲教育總長蔡元培，其左爲海軍總長黃鍾瑛、外交總長王寵惠。左起第二人爲交通部次長于右任。

日本提出兩個條件

日本所提示於各國的承認條件，是這樣的：

一、中國新政府必須正式表示繼續承認各外國在中國不僅基於條約制訂、而且包括一向慣例所享有的一切權利、特權及豁免之義務。

二、各國對於新政府的承認問題、以及在達到承認時期的過程中，其行動應完全一致。

對於日本這個提案，美、英、法等國立即表明「原則贊成」；然而俄國卻在一度同意之後，旋即改變態度，重行提出加重條件——「唯日俄兩國的特殊權利，得另行要求之。」

俄國的意圖是，不管怎麼樣都得傾全力迫使中華民國承認「外蒙獨立」以交換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而更加擴大其在華既得權益。

▼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在向外相內田康哉的報告中提到：「俄國在必要時，將不惜訴諸武力，貫徹要求。」俄國之所以將條件加重，是估計法國也可能向日俄看齊。他認爲只要日俄兩國站在一條陣綫、堅持到底、不肯承認中華民國，則列強的步調便會因而紊亂，不至於搶在日俄的前面承認中國。▲可是日本卻再度要求俄國改變意旨。因爲日本的原案既已向各國提出，當然就不可能出爾反爾，和俄國採取同一步調。

在這樣的情勢之中，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地位掌握了全權，開始厲行暴政，因之反而使政局有失安定；列強目擊如此情況，也就各懷鬼胎，暫時把承認問題擱置起來。

美國態度友善

打破了列強承認中國問題沉滯局面的，是美國。

美國對於中國，自始就表現出友善的態度。

當中華民國開國，孫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第三天——一九一二年元月三日，美國眾議院（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薩爾滋就在國會中提出「祝賀中國的憂國之士獲得今天的成功；對於他們廢止專制、建設共和國的努力寄予同情，贊成儘速承認中華共和國」的兩院聯合議案。

接着，美國兩院在二月間通過了「慶賀」的議案。這時，是孫大總統已經決定讓位於袁世凱之際。

還有，就在這個議案通過的前後，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官訓令在中國沿海的美國艦艇，受到懸有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艦艇敬禮時、應該對之還禮——這等於是實際上的承認。

輿論同情革命

▼美國對中華民國寄予同情，是出於歡迎同爲共和政體的「姊妹國家」最初在亞洲誕生的一種樸質的民眾

情感。以共和先進國自負的美國新聞界，都在報導或論評中提到：「現在的中國人，可眞正是世界第一的民主主義者。」▲

認爲在袁世凱領導之下的中國政局，大致開始趨向安定的美國政府，乃於五月六日向其在北京的駐華公使嘉樂恆徵詢「應否承認」的意見，嘉樂恆當時的答復是：「應該從速承認」。

及至六月間，以國務總理唐紹儀因抗議袁世凱專橫恣睢而提出辭呈爲開端，陳其美、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等籍隸同盟會的閣僚，也都對袁世凱感到絕望，相繼離職，政局因之動搖。當時，繼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陸徵祥，爲兼謀安定袁世凱政權，乃向美、日等國提出承認新政府的要求；日本方面未加理會，但美國則根據這個要求於七月二十日照會英、日、俄、德、法等列強，探詢有無承認中華民國的意向，美國政府在照會中說明「美國輿論都已經主張立即承認，政府方面如果長此懸宕不決，會受到議會壓迫，處於困窘立場。」

然而，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贊成承認」的答復。

各國牽制美國行動

俄國主張「應該等到中國的正式政府成立」；法國除同意俄國主張之外，並且加上一個條件「在新政府對於外國對華權益及條約未給予正式保障之前，不能承認。」英國也以爲「袁世凱政府沒有履行條約義務的能力」，並表示「不希望一國單獨承認」，藉以牽制美國的行動。

至於日本的回答，則更有一番說辭——「當前的政治組織，只不過是臨時性的，還沒有建立恆久政府制度的基本法規；再就其實際情況看來，也沒有臻於穩定的趨向。要是現在就給予承認，將會阻碍了在中國國內所進行的行政改革，並且對於各國的權利也會有所損害。是則給予承認，對中國本身、對各國都會不利。」

其實，列強們儘管喊出各種藉口的「時期尚早論」，但幕後卻都在進行着利用承認問題藉圖獲得特殊權利的陰謀——日俄兩國已經簽訂了「第三次密約」，協調好對於東三省和蒙古平分秋色的準備；還有俄國卵翼外蒙獨立、英國插手西藏行動，都在不聲不响地進行之中，不過，有些陰謀還沒有表面化而已。由於情勢如此，故而以謀求各國步調一致爲原則的美國，也就只得暫時歛手觀望。

然而，到十一月五日美國舉行總統選舉結果，前任共和黨的塔虎脫被打垮，民主黨的威爾遜當選，威爾遜在競選政見中揭櫫有親中國政策，於是承認問題又爲之活動起來。

次年——一九一三年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參議院（上院）議員培根「即時承認中國新政府」的提案。

三月四日，威爾遜就任總統，美國行動，從這裏開始一轉而積極化。

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於三月十八日向新任國務卿布萊恩呈報：「爲防他國利用承認問題提出過分要求，並謀使中國政局安定，應從速承認北京政府。」布萊恩立即對駐北京公使發出指示：「和袁世凱見面，轉達美國政府已經在愼重考慮承認中國政府的問題。」

美國政府到了這個時候，終於下定決心——即使得不到各國同意，也要單獨承認中國。

德國與美國同調

四月二日，美國政府將業已決定承認中華民國的政策照會各國。同月六日，向中國表達「在中國召開國會、議院組織完成的階段，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對於美國的單獨行動，表現出反駁態度最爲強烈的是日本。四月四日，日本舉行內閣會議，決定要求美國暫行延期承認；同時，並策動俄、英、法、德等國，意圖張開牽制美國的聯合陣綫。結果德國與美國同調，而其他國家則同意日本的方針。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無題　李文格

竹勁蘭幽籬菊傲，雲裳霧鬢儷姬步，
星眸眉黛鎖思潮，器識文章饒抱負！
立德立言振橘風，揚忠揚孝興賢路，
天涯致力育英才，無畏精神行爾素。

聲聲慢 春去　封淑英

黃黃白白，紫紫青青，三三兩兩壹壹，舞蝶飛蜂，爭戀百花香色；繁華幾日春去，好庭園落英堆積，豔不再問殘枝，更有甚人憐惜?!

蝶陣蜂圍影寂，愁歷亂，沉沉霧烟交織。望眼輕抬，遼闊海天無極。連宵急風橫雨，打簷前淅淅瀝瀝，不辨是，淚零零還是溜滴。

基隆晚步有感　台北 戴文復

[illegible]，[illegible]；
看雲[illegible]，磨劍[illegible]。
橫海旌旗[illegible]膽，救人飢渴賴神犀；
書生報國思投筆，破浪乘風勉一蹄。

秋江晚釣　雪梨 林康

映帶幽林亂石磯，烟波流紫暮山微，
追遙放棹原非賈，寂寞垂綸且釣肥；
環岸金風搖倒影，半灣碧水漾清輝，
忽然興盡傾投餌，欵乃聲中載月歸。

春遊　袁暘照

明媚春光野外尋。欲從客路覓知音。
停車漫賞風花色。避亂難移鐵石心。
隔嶺飢猿悲困蹇。驚弓寒鳥倦投林。
扶筇灌足滄浪後。信步橋頭聽捷音。

前題　前人

漫天愁霧枕梧桐。傲骨曾欺入袂風。
野外草萌郊泛綠。枝頭鵑涕淚凝紅。
半簾影隔家何在。一水橋橫路未通。
雁過瀟湘傳亂訊。聞聲起舞踏毛虫。

自題「海畔吟魂」拙稿　楚雁

虎狼當道氣蕭森。遠引高蹈海畔吟。
坐看逝波愁未去。神遊故國樂難尋。
朝輝燦若孤臣志。夕照紅如孽子心。
嘗膽臥薪期雪恨。卅年熱血貯丹忱。

荔枝二首　陳鐵兒

㈠

赤地離離熟，火雲降玉階，人迷妃子笑，我作尙書懷，美色今傾國，紅皮落滿街，蟬哀朱紫貴，悵望在天涯。

㈡

二王潛粵海，蹕駐馬家中，望帝一時熟，留名三月紅，官場存石片，匯水尙風雄，香烈翁山集，興亡感慨同。

念奴嬌　劉祖霞

三十六年春、國共鬥爭轉激、欲歸不得、有感而作。

婆洲春日，更花紅草綠、滿郊芳意。艷蝶嬌蜂乘美景，舞到斜陽如醉。紫燕穿簾，黃鶯織柳，都是欣欣地。子規何事，月明偏攪人睡。

料識故國春來，杏雨楊烟，只解供憔悴。縱是園林桃李好，欲覓舊巢無計。野草紅濡，山花碧染，處處堪垂淚。江南江北，幾株高樹能寄。

月夜簫聲 調寄更漏子　季子

柳波橋，深夜月。耳賸斷腸一葉。遊漸散，韻飛揚。洞簫催唱狂。

紅樓角，青田鶴。卻也歸[illegible]樂。成追憶，少年情。翁聾久廢聽。

前題 調寄鼓笛令　劉雲閣

月斜樓上宵深矣。正憑軒，懷人千里。驀地誰家清籟起。和幽蛩，倍添離思。

爲問哀腔何似。儘孤鴻，無斯悽戾。海角一椽垂白裏。悵淒涼，羈魂都碎。

前題 調寄踏莎行　潘學增

白石能吹，小紅漂亮。一雙情侶多歡暢。悠悠聲響遏行雲，月明天上堪欣賞。

吳市棲遲，漢宮誦仰。玉人廿四橋邊向。隔江商女昧興亡，後庭花句猶歌唱。

前題 調寄如夢令　伍醉苦

香爐[illegible]衾獨擁。愁煞鶯鶯飄鳳。殘月一聲簫，喚醒玉樓幽夢。誰弄，誰弄。簾外露濃霜重。

前題 調寄卜算子　卓淡影

幽怨轉悠揚，響遏行雲住，明月揚州廿四橋，問玉人何處。

金鏡照中庭，霜冷烏啼樹。三徑家園已盡荒、[illegible]來去。

前題 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　蕭劫草

月浸樓臺，霜鋪階砌，倚樓人怯深秋恨。爐寒獸炭，衣敝貂裘，卅載飄零海外。書劍冷，壯志難酬。無聊甚，引壺自酌，借酒忘憂。

[illegible]。忽驚宿鳥，聽斷續簫聲，充滿哀愁。似猿啼三峽，嫠婦孤舟。不絕餘音如縷，纏綿處，比水還柔。瀟湘夢，夜來風勁，吹落揚州。

前題 調寄洞仙歌　朱敬安

月光如水，瀉銀河垂地。獨自憑欄看花睡。欲將紅粧照，高燭誰燒，宵深了，冷露無聲沾袂。

何人吹玉琯，嫋嫋嗚嗚，似訴胸中許多事。驀地憶曼殊，尺八樓頭，鄉心動，歸看潮至。況鱸膾秋風正宜人，又何苦[illegible]，乞食吳市。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2

注意江青的新動向

美國趕搭巴士趁毛死前建交

中華民國的南疆南沙羣島

歷史文明國家爲何科技不前

國會門前的性遊戲

莊子與馬克思合論

美軍撤退後的泰國防衛問題

不得見客

「報廢!」

嚴以敬作

與喬冠華的私交

NO. 452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六月廿四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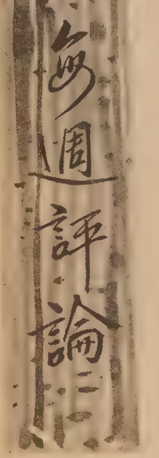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六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七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本期目要



注意江青的新動向

由老毛不再「接見外賓」談起

六月十五日晚，中共政權「外交部」的一個「發言人」，因有外國人問到毛澤東的健康和會不會接見馬達加斯加總統的問題，他發表「聲明」稱：毛因年事已高，且仍忙於他的工作」，所以，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再安排老毛「接見外賓」。

此外，六月十三日北平「新華社」發佈毛坐於書房的至少在兩年前照的一張照片，大概是恐怕人們不認識這個殺人魔王，還特別注明「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字樣。這張註明「新華社照片」的發佈日期說是「六月十三日」，但香港左報遲至十七日才刊出。

油盡燈枯的毛澤東快要死了，沒有人會對此再有疑問。如果不是中共上層派系鬥爭過於激烈，他必須亮相俾對「正在走」的「走資派」發生嚇阻作用，他在今年四月就不該再會見訪客。四月二十日、五月十二日和同月二十七日，他分別會見了紐西蘭，新加坡，巴基斯坦三個國家的總理。當他每次在電視上出現時，都已不復人形，抬不起頭，說不出話，只能用手搖動幾下，大概那是表示「歡迎」的意思。

此次，北平公開宣佈老毛「停止見客」，倒是應該的，不過有點晚了，因爲在四、五月間他亮相三次，已使人見到他的衰相。同時，也使人瞭解到一個眞理：老毛畢竟鬥不過生理上的衰退，也根本不可能「萬壽無疆」！

自六月十五日北平政權「外交部」的「發言人」發表前述毛不再見客的聲明後，在香港和國際間圍繞兩個問題大作文章；一是毛的不見外賓是中共「中央委員會」開會的決定，其中似有「強迫」的含義，甚至有的估計宮廷派已經受到壓力。二是毛的健康進一步惡化，所以不能再公開露面。

在今日的中共政權中，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前述兩項估計，無人能予以全盤否定，但若綜合當前中共的動態加以分析，實應持以懷疑的態度。對此，事實上是：在地方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近半個月來不斷在當地露面，這說明中共中央並沒有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毛不見外賓是所謂「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是絕對沒有的事。估計：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發表聲明時可能只籠統地說是「黨中央」的決定。而實際上是江青的主意，她可以「壟斷」老毛，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擴大抓權方面大作手腳。當然，有可能毛健康已惡化，但更有可能這是江青一伙把他「收」起來，實質上充當中間「連絡人」的是江青，這樣，江青也就成了「代主席」，故對江青的新動態，倒應特別注意。

最近，從大陸宣傳內容看，宮廷派馬蹄絲毫未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由教育、科技、衞生和工業、農業，進而擴展至軍隊。當然阻力有，然却完全沒有做到公開抗拒的地方。與江青和宮廷派有關的所謂「新生事物」，如民兵學上海老、中、青三結合、革命樣板戲和學習小靳莊、赤腳醫生等等，不僅沒有減少，却有不斷增多之勢。這證明：宮廷派並沒有受到抑制，更沒有失勢。此外，最近中共黨政軍各個系統都在召開「理論討論會」，這種「討論會」主要是討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和強調「走資派還在走」等問題，顯然這是毛江企圖擴大進行整肅的信號。

至於今日江青，實際的地位比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爲高，因爲能見到老毛的只有她一個人，毛的甚麼「指示」和「教導」等等，相信都是經過江青的傳達出來的。這說明：江青名義上雖只是個政治局委員，但實質上她是「代主席」或「執行主席」。聰明而有野心的江青，她不會不考慮到：自己在名義上地位過低，一旦老毛死亡，她可能連根稻草都撈不到。到那個時候，圍着她的裙腳轉的華國鋒、張春橋等人，可能「蟬曳殘聲過別枝」投到敵對陣營去，來一個「反戈一擊」，使自己處於挨打的地位。基於這些理由，應該估計到：趁老毛「縮沙」這個階段，江青利用汪東興、華國鋒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對敵對集團中的重要份子下手，然後確定她於毛死後在中共中央比現在高爲的名義。這不是不可能，因爲，江青不會甘心爲老毛殉葬。

美國政客也要趕搭巴士？
趁毛澤東未死趕快建交

劉人傑

美國政客幼稚可憐，可於最近不少人提議「趁毛澤東未死趕快建交」見之。許多美國佬甚至居於決策階層的，都以爲聯毛可以制蘇，因此，和中共外交「正常化」，將可遏止蘇聯在非洲、中東等地擴張。可是他們忘記，中共、蘇聯都是共產國家，同埋一個老豆，目前的不和，不過爭權奪利，最後仍是一家親，彼此的最終目的都是完成世界革命，難道會跟美國搞資本主義復辟嗎？

與毛建交·勢所必然？

媚共墮子最近的宣傳目標是「美國大選後，便將與中共正式建交，放棄台灣」。在近期許多「專欄」中，這是熱門的話題。

當然，老萬無法否定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可能性，可是却認爲：肯定美國在大選後，不論福特也好、列根也好、卡達也好，誰當了總統都一樣，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差不多，與中共建交是「勢所必然」云云。這說法，未免太武斷。

一般認爲，目前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唯一阻碍是「台灣問題」，如果美國能做到（一）與台灣斷絕邦交；（二）撤退駐軍和（三）廢除條約，則與中共外交正常化便不成問題。可是目前尙有不少美國朝野人士反對放棄過去的盟友，不同意自台撤退，因此美對華政策的這一重大改變，不會那麼容易作出決定。

許許多多·奇談怪論

媚共墮子還有許多許多「奇談怪論」，有人說福特訪問北平時，曾對毛澤東作出承諾，大選中若獲連任，將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說法太過兒戲，在共和黨競選提名中，福特且被列根鬥得危危乎，贏得提名已十分吃力，即使壓倒列根，大選中也無把握打倒卡達，那有資格對毛澤東作出如此承諾？

早些時，有些國際觀察家認爲，中共實際不希望美國退出東南亞，尤其不願他們退出台灣。一旦美國退出，蘇聯馬上便塡補。雖然蔣經國一再明朗表示，中華民國絕不跟蘇聯打交道，沒有人比蔣經國對蘇聯這國家了解更深，他深知蘇聯野心，絕不會與虎謀皮。但如果美國退出，第七艦隊撤走了，台峽海域，勢必馬上出現蘇聯艦隊，一似印度洋的情況，則對中共的威脅，尤大於對中華民國。

維持現狀·對毛有利

因此，觀察家認爲，維持現狀，對中共更有利於美軍退出台灣，所以中共不急於求取美國「承認」，以免陷於蘇聯的包圍。這是中共在中南半島得到的痛苦教訓。當日中共全力支持北越對抗美國，最後，把美國勢力逐出印支，結果對中共反構成威脅，蘇聯勢力馬上塡補，且是與北越「合作」而非「敵對」。他們當然了解，美國勢力留在亞太區對中共威脅不大，如由蘇聯取代，才是中共之災。

美國大選後，便會承認中共，正式建交嗎？媚共墮子這回也可能拍錯馬屁表錯情。只怕美國眞有此意，中共也不會堅持過去的「原則」！

先採行動·不算失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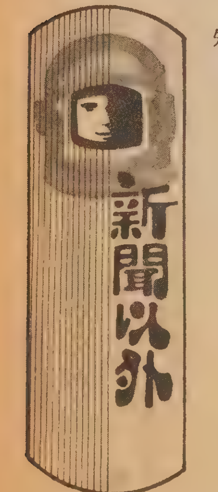
緊隨法國和加拿大之後，西方國家紛紛和中共「建交」。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是：凡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我國便與之斷交，以示「漢賊不兩立」。當時有些海外論客對中華民國政府政策認爲不對，等如自絕於人，人家未把我們孤立，我們先孤立了自己，不該主動跟人斷交，他們甚至把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譏爲斷交部。

當時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共「建交」，因而我們也紛紛與他們斷交。在心理上確使人感到異常沉重；不過，即使我們不與他們斷交，他們也要依照中共的「條件」與我們斷交，那麼，我們先採取行動，也不算太失策。

一旦斷交·誠屬遺憾

到今天，雖有不少國家與我們斷交，我們也退出了聯合國，可是，我們在世界上並不孤立，許多和我們沒有邦交的國家，却跟我們有極其密切的經濟關係，不但彼此間貿易頻繁，這些國家還對中華民國有巨額投資，彼此有文化、學術上的交流，有沒有邦交，漸漸成爲不重要的事。

以日本爲例，今天東京和台北的關係顯然較之



與北平密切得多，日本朝野人士甚至對與中共建交有後悔之意。因此，中華民國對西方國家「承認中共」與「中華民國斷交」事，已再不像過去那樣緊張。

即使美國有一天也和中共建交，中華民國早有心理準備。不過，美國究竟與其他國家不同，他們仍是西方國家的領導者，和中華民國有深厚關係與友誼，在戰時是盟友，在反共陣綫上，也有過緊密的合作，一旦斷交，誠是非常遺憾的事。

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不過，自中南半島赤化後，美國的弱點已暴露無遺，對共黨姑息，任其坐大，一切倒行逆施，受到共黨威脅的國家，無不對之大失信心。

各位讀者如詳讀萬人日報刊載的「斥醜陋的美國佬」專文，會更了解美國政壇，是受到一些野心政客的操縱、制肘，過去出賣中國的事實，彰彰在目，今天再來一次，有什麼稀奇？

中華民國政府當然考慮到這可能性，早作心理準備。故總統蔣公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是應付這種事情突然發生的最好方法。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上，決非操之他國手上，我們自強不息，力爭上游，別人絕不可以出賣我們。

儘管美國有一天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打交道，究竟誰得其利，誰蒙其害，還不能確定。可能有一天他們也如日本般，後悔不及呢！

趁毛未死．搶先建交

在台北舉行中共問題研討的中美專家們對「美與中共建交」成爲一項熱門話題。參加研討會的美國專家，有兩派相反意見。

有一派認爲美國應搶先在毛澤東死前與中共建交，持此論者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副教授羅駢孫爲首。他說：尼克遜一九七二年初訪問中國大陸時，簽訂「上海公報」，形成今天美與中共關係的基礎。蘇聯是美國與中共的假想敵。毛澤東死後，中共與蘇聯可能獲致有限度的修好，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等的重要問題，應在毛澤東死前作出決定，使美與中共的關係能獲若干進展。毛澤東活得愈久，美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愈有進步。

應該採取德國模式

不過，羅駢遜的觀點受到其他美國學者反對。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吳克說，他和羅駢孫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他認爲羅說的「美國對中共的需要大於中共對美國的需要」這句話簡直是「奇談怪論」，等如說：「美加戰爭時，美國需要中共提供北極星飛彈援助」一樣無稽。

他表示：美國採取的方式應爲「德國模式」（與中華民國及中共都建立外交關係）。美國與某國的關係，並不受另一國決定性的影响，美國堅決要與中華民國維持完整的外交關係，如果中共不接受，損失是在中共而非美國。

出賣中國．又一陰謀

「及早與中共建交」這一論調，並非始自今天，去年已在華府流傳。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中級分析人員在一本外交刊物上發表一篇有關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專文，認爲美國如不趁毛澤東死亡前給予中共以完全的外交承認，勢必使中共的親蘇勢力坐大。

據說，這篇文章事先未經過國務院審查，因而引起國務卿基辛格的「震怒」。不過，這論調並非孤立的，費正清在日本發表的談話，與此正互相呼應。他說：如果福特贏得共和黨提名，國務卿基辛格可能在秋間前往北平，安排與中共建交。

鑒於過去太平洋學會費正清一伙陰謀策動的出賣中華民國與策動台灣獨立的種種活動，我們有理由相信「各方」互相呼應的及早與中共建交的論調，是另一項有計劃的陰謀。

費正清這醜陋的美國佬，絕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看他在台北與東京兩地發表的言論，竟迴然不同，「萬人日報」的標題——「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對費正清眞是一針見血之的論。

美國與中共儘速建交的這項「運動」，正暗潮洶湧，費正清這類東西，大力推波助瀾，其用心可知。

謝絕參觀

有眼睇？

中華民國的南疆——南沙羣島

岳騫

西沙羣島主權糾紛剛從我外交部聲明之後，現仍握在我海軍手中的南沙羣島又出了問題，菲律賓夥同瑞典財團竟然向我南沙羣島插手，探勘石油，我外交部發言人鍾湖濱上月在行政院舉行記者招待會，鄭重聲明中華民國對南沙羣島擁有全部主權，不容任何國家去侵犯。在我政府發表聲明後幾及一月，毛帮也煞有介事聲明一番，實在是迫不得已，否則以毛帮事事搶先，此事爲何落後。關於南沙羣島情況，根據各方資料分成歷史，地理兩部份舉出以告讀者。

一、歷史上的糾紛

日本首先侵入南海：日本割我台灣之後，益鼓吹其南進政策，光緒三三（一九〇七）年，日本商人已登東沙島，大事開發。這是我南海各島被侵記錄的第一筆。交涉結果日本承認東沙爲我國領土，我以十三萬向日商贖回了事。乃日人返去後極力宣傳各島的富厚，來者益多。深入南沙，出入各主要島嶼大事開發，極盛時太平島工人達三百以上。國人聞之，廣東民眾先起反對，聲明「驅逐出境」。此時世界經濟適值大不景氣，日本國內亦大受影響。到民國十八、九年間，日商乃漸漸退去。但據估計，太平島的鳥糞已被盜運三分之一。

繼之而來的是法國：日人退去之後法人乘虛而入。民廿二（一九三三）駐安南的法人以南海海路建設不足，有碍安南商務航行爲詞，忽派軍艦佔據了我南沙九島（北子島、南子島、中業島、南論島、太平島、鴻庥島、景宏島、安威島、羅波沙洲），我政府提出抗議。力促法艦撤退，交還所佔各島。當此時也日本神經過敏，一以深恐法勢擴張，影響台灣；一亦想借機染指南沙以遂其南進野心。於是亦以日人有先佔權且留有遺產在島而向法提出抗議。一時南海九島事件遠近轟動。

法於佔據之後宣佈佔領，然後向我提聲明。「皆係無主島嶼」，而強調其先佔權。我提出抗議堅持二項理由：

（一）一八八三年德政府會商請派員測量南威島，我政府會嚴詞拒絕：「該事有損我國領土主權奈難遵辦」而罷。何言無主島嶼！

（二）該羣島行政上屬我海南島崖縣主管，依貴國報告在佔據各島時皆遇有海南島籍漁民。顯係在我領土上的我國居民。自然可作我國在該島上有主權之充分表示。何言先佔？

我雖義正詞嚴，然法國多方拖延。直到盧溝橋戰起，日本始驅法而拒之。獲日本投降，始於三十五年交還我國。

二次大戰以後法人再來：民三十四年日軍投降，南海各島自然交還我國。我由內政部方域司負責接收，方域司派鄭資約携海空人員前往。兼辦理測圖建碑及籌設測候站事宜。乃甫告竣事，法機即來偵察。繼之（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法艦來泊。聲言「日軍搶自我手，應還諸我」。來勢洶洶，大有興師問罪之概。竟欲強行登陸，我守軍以「奉命守土有責」堅拒不納。法艦最後亦只好退去。

菲律賓狂人也來插手：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日本戰敗投降，我們接收南沙羣島之際，菲人眼見垂涎，但未見諸行動。到卅九年，我以台海戰事吃緊，暫時撤退南海駐軍赴援。菲人又想蠢動。此次輿論激烈，我政府及時發表嚴正聲明，昭告世界。南沙羣島乃我疆土，他人不得涉及。菲總統季里諾對記者談話：「南沙乃中國舊壤，中菲友邦，吾人不能要求主權」。事遂寢。

越南以隣爲壑：一九七四年越南西貢政府，突然也打了西南沙羣島的主意，自稱對西南沙羣島擁有主權，結果在西沙被島上毛軍打敗，南沙則未敢用武，西貢政府淪亡，越共政權又將西南沙印入地圖，將來必然還有糾紛。此次菲律賓所以約會瑞典財團探測南沙石油，仍然是走狂人克魯瑪的舊路，陰謀決難得逞。

二、南沙羣島地理形勢

南沙羣島爲我國南海四個羣島中最南端的一羣，舊稱團沙羣島，西名爲班



拉賽羣島，東隣菲律賓之巴拉望島，南接婆羅洲，島羣均爲珊瑚礁構成之小島，羅列紛雜，最北爲雙子礁（即南子礁和北子礁），最南爲曾母暗沙，北緯爲四度至十一度卅分，東經爲一一一度五十分至一一七度四十五分，就地質而論乃屬南洋火山餘脈所隆起之斷岩壁，土壤皆由珊瑚礁及貝殼殘骸風化而成，丁覆以鳥糞及腐爛植物殘枝敗葉。年代歷久，上層土質已呈黑色，甚爲肥美，但鬆粗多孔，蓄水較難，僅適熱帶灌木及少數植物生長。因地勢低且平，在十浬外卽難看見，全羣島所含島嶼，礁暗沙、及沙洲等約一百〇七處，總面積約廿四萬四千餘方里。其中較大者爲：

一、南羣：①曾母暗沙：爲我國彊域最南端的領土，約有半里寬大。②萬安灘：爲南沙最西面島羣，與婆羅洲島遙遙相對。長約卅五里，寬約六里，且爲香港與新加坡間之主要航道，形勢險要。③西衛灘：在萬安灘東北十六里處，長有十六里，寬約九里。④南威島：詳另述。⑤其他：如李準灘、廣雅灘、人駿灘、南薇灘、與援暗沙等，均分佈南部海面，長約七、八里，寬三至十里不等。

二、中羣：①雙燕礁：分爲北子礁與南子礁。（一）北子礁：長約八〇〇公尺，寬二二〇公尺，因年代久遠，土質已呈黑色，甚爲肥美，島上有灌木、草地。海鳥羣集，遍地鳥蛋，曾有漁民居此，設有雷達反射器鐵架一座，爲航行標定之用。（二）：與北子礁相對，中隔二里，島長七〇〇公尺，寬三〇〇公尺，上有灌木，雜樹、椰樹等數百株，草地遍佈爲海鳥產卵之所，島上計有水井三口及木質碼頭一座，爲漁民出巷打漁之用。②中業羣島：島上有棕櫚樹及灌木，並有水井一口，炊灶四座，爲以往居民所用，該島寬一五〇公尺，長二〇〇公尺。③太平島：詳另述。④鄭和羣礁：長約卅里，寬八里，漁民每年隨東北季風自海南島來此，於西南風起時離去。⑤鴻秋島：在太平島對面四里處，島上有草木，盛產海龜、千貝、海花，並有海鳥集居產蛋。⑥敦謙沙洲：在太平島東六里，島上有灌木、有美機殘骸一具，盛產千貝、沙丁魚、海龜等。⑦南論島：距太平島十八里，島上有椰子樹、灌木林、尙有標桿一具。⑧其他：如樂斯暗沙、海馬灘（有沉船）、永暑暗沙、消×暗沙、大小現礁、福祿壽礁、南黃島、蓬勃暗沙沙、艦長暗沙（爲航路最狹之處）、半月暗沙、南康暗沙、彈丸礁（有沉船）、安渡灘等等，均在「危險地帶」東部地區。

三、太平島：屬於中羣島嶼，舊稱長島或大島，其所以稱爲「太平」者乃爲抗戰勝利時紀念「太平號」軍艦而得。就面積而言乃南沙羣島中最大者，該島位於南海航道要衝。距高雄八九五里，馬尼剌五六〇里，越南四二〇里，榆林港五五〇里，全島由珊瑚礁構成，形狹長，周圍約三〇〇〇公尺，島面平狹，高度平均約四公尺，東西狹長爲二〇〇〇公尺，南北寬爲四〇〇公尺，全面積有五十餘萬平方公尺，舟筏均不易接近，登陸者須於礁邊捨艇涉水而入，水下礁石，多生嶙峋，步行其上危險萬端，本島土壤由珊瑚碓與貝殼類之殘骸及鳥糞經久風化而成爲黑褐色之肥沃土壤，並無臭味。鳥糞屑卽磷酸石灰，可作肥料之用，爲本區主要富源。土質較鬆。全島遍佈熱帶灌木，高者達二、三十尺。如由海中或空中遠望，有如一片綠絨浮於水面，極爲美麗。益以椰子樹及木瓜、香蕉，叢生其間，相映成趣，海邊沙灘呈銀白色，沙細如銀粉，入夜發光。島南有鎮南廳，中部有二十公尺高的紀念碑一座，刻有南沙羣島太平島，「總統萬歲」，「威鎮南疆」等字句，該碑爲我海軍所興建。島之東部有水泥鋼筋廢墟一座，爲抗戰時日寇駐軍營房，敵戰敗後離開該島時予以破壞，附近另有觀音廟一座，爲中國打撈公司員工所建。廟旁有一石屋爲我國古代漁民所留下的遺跡，內供菩薩一尊，充滿着農村迷信的遺風。離石屋數步有「永清碑」一座，爲紀念故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而建，惜之照料現已被灌木雜草所遮蓋了。登陸碼頭附近有防坡堤一座及威望樓，樓高三層，外刷白色，樓頂國旗飄揚，氣象萬千，我海軍戰士戍守，日以繼夜保衛土地，備極辛勞，殊堪欽佩。一九六三年「南疆遠航隊」爲永久紀念此行，在船上以水泥，自製紀念碑一座，奠基於威遠樓之旁，益爲斯樓生色，碑上刻有救國團幟及同學簽名，頂刻「南彊屛障」四字，碑面且刻有紀念文，文曰：「溯自黃帝建國，歷代聖賢，艱苦奮鬪，始固吾遼闊之彊域，蔣主任經國有鑒於此，首創南彊遠航隊，期以惕勵全國青年，效鄭和之壯舉，復興中華，今本隊得海軍二六・二二三艦協訓抵此，特立碑永誌」。此外，島中尙有建築物及電台多座，水井十九口，國軍退役官兵輔導會在此設「南沙開發工作站」一所，蓋有房屋三棟，爲採磷酸石灰肥料及其他開發工作的員工休憩之用。該島附近海中有沉船二艘，均爲萬噸，一九六二年由台灣打撈公司前來打撈，據云獲利頗豐。再者本島盛產海龜，每六、七月間午夜，龜上沙灘產蛋，島民捕龜，係利用夜暗，埋伏守望，一旦發現，卽快步上前將其翻倒十拿九穫，因之島上遍地都佈滿了烏龜殼，龜蛋（大如乒乓球呈淡黃色），龜肉等，可晒乾成裝出售，每一生龜約重百餘公斤。此外，尙盛產沙丁魚及千貝，可製罐外銷，有此名貴海產，故該島實屬理想之開發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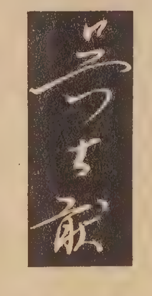
本島海邊常發現奇異魚羣，五彩紛練，顏色鮮美，大都屬熱帶魚類。同時，島上所產貝殼亦極光艷奪目，花紋甚美，可製裝飾品之用。有一種貝殼叫做鸚鵡螺，其形狀似鸚鵡咀，花紋像鳥，據史料所載：世界上僅有意大利及我國南沙羣島有此類產物。

四、南威島：本島東西長約五六〇公尺，寬約三六〇公尺，位於南薇灘北四十三里，距太平島一八〇里，行程一日可到，島上有灌木及海草，每當海鳥產卵期間，卽羣集此島產卵，六、七月間盛產海龜，龜大如桌面，島上立有石碑及標桿，爲標定航行之用。

南沙羣島是中國領土，由我政府所光復，鐵案如山，例如「太平島」與「中業島」之命名，是由於當時運兵前往之軍艦有太平艦，中業艦。六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刊出南沙羣島資料，亦舉出中業島與太平島名稱。

南沙羣島糾紛以後還會發生，我政府保衛國土，決不會放棄絲毫權利，我海外僑胞更應一致奮起，爲政府後盾。

歷史文明國家爲何科技不前



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早期的大文化，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我國、希臘等，在近代都是工業落後的國家。而早期無甚文化的野蠻國家民族，如英、北歐、德、美、日本等，現在都是工業的前進國。其原因很簡單；後者有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前者則無之而已。

科學與技術

科學家「研索」動機，是導求眞理，是和實用無關的。茲以電磁學爲例說明之。電和磁學的研究，如早在第十八世紀末葉之庫倫定律（兩電荷或兩磁極間相互作用力與距離的函數關係），第十九世紀初的 Oersted 的發現（電流對磁極的作用），Biot、Severt、安培Ampere等定律（電流產生磁場），法拉第Farabay定律（易變之磁場產生電動力）以至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斯威爾Mexwell電磁場的理論，爾兹赫Heatzi電滋波的實驗，皆係研索，其動機與應用無關的。全部電磁學——至Mexwell的理論爲止的階段——係所謂「純粹物理」的最好例子。

另有人的研究，則是有應用的動機的。他們的工作，與純粹科學不同處，是從已知的基本科學原理知識爲出發點，求解有具體目標的問題。這樣的研究，稱爲應用科學研究。研究者的方法和過程，與純粹科學無基本的不同，祗是動機不同，因而時的觀點、視野、態度亦不同。由於應用科學的研究，可引致所謂「技術」的發展，終乃達到應用上，規模大的便成爲工業，直接的影响人類的生活。

茲仍以電磁學爲例。應用法拉第的電磁誘導原理的發現，旋即發現發電機；應用安倍定律原理，馬達即隨之發明。這些發現發明，引致電工業，改變了人類生活及社會形態。由馬克斯威爾之電磁理論及赫茲爾的電磁波發現，旋即有無綫電的發明。由於電子及熱生電子的純粹物理研究，旋即有愛廸生早期磁絲電燈泡及後來朗格穆爾Lengmuir的盛有氣體的電燈泡的應用研究，成爲目前的鎢絲電燈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某些固體——所謂半導體——的純粹物理研究發現，進而作應用性的研究與發展，乃有目前革命性的電子工業，所謂積體電路，其應用由通訊、電視，而電腦，袖珍型計算機、在科學、技術、工程以至社會科學各方面的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

物體（所謂黑體）幅射能在光譜的分佈的研究，是純粹物理的研究，但由此引致了一九〇〇年德國 PLANCK 氏的「量子論」的創立，爲其稍後之量子力學的基礎，成爲物理學的兩個基石之一（另一個基石係相對論）。

原子是構成物質的單位，他的大小（「直徑」）約爲億分之一公分。原子的觀念，可以早溯到希臘，但原子構造及原子光譜的研究大進展，是本世紀初期的事。物理學家研究這樣小的原子的動機，完全是求知，求瞭解，是純粹物理學中的「純粹」者。但由這些研究，引致了第二十年代的量子力學的創立。有了這所謂「突破」，在短短的十年間，我們對原子、分子及物質的構造，可以說有了完全的瞭解。由此，化學的若干部門（如分子的結構，化學反應等），天文物理（恆星的大氣、星雲的狀態，太空間的有機分子的存在等），皆藉之而得瞭解及進展。

如以爲原子的研究，還不夠「純粹科學」，則看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原子核的觀念和證實，可以說始自本世紀第十年代初期的 Rutherford 的實驗和 Bohr 的氫原子光譜理論。原子核的大小（直徑）約爲原子的十萬分之一。爲了研究這樣小的粒子，英國和美國的物理學家，于第卅年代初期，發明和建造高能的加速器，這些純粹物理的研究，於一九三九年發現鈾原子核由中子引致的分裂，放出能量。這發現經連鎖反應的究研後，應用於核子彈的構造，結束了對日本的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核能的研究，轉向技術、工程之發展，應用核能于和平用途。在世界能源問題愈趨嚴重的情形下，核能（發電）的重要性，是無疑日增的。

上述的幾項——電的各方面應用，電視、電腦

、核子能發電——都是我們日常享受或熟聞的，但他們的來源，是科學家的純粹爲求知的研究，則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們可以再舉幾個例，說明許多重要的應用，都起源於毫無實用的機動的研究的。

物理學中的熱力學，是古典物理學中一極重要部門。雖然他初期（第十九世紀的卅年代）有引擎問題的影響，但熱力學第二定律，尤其政商的觀念，是極「抽象」，理論性的。由于熱力學的發展，大大的影響了蒸汽機效率的改進，在「工業革命」上有極大的貢獻。又如在肥料及火藥的重要原料爲硝酸鹽，在世界大戰前，其主要來源爲智利的硝酸鉀。爲求硝酸鹽的自給，理想的方法係空氣中取氮氣，使之與氫化合而成爲錘。這個所謂「氮的固定化」問題，初時甚爲困難，後來是靠熱力學原理的研究和深入瞭解，使氮與氫化合反應，在極高壓力下進行而成功解決之。

一九一七年愛因斯坦爲黑體輻射能的光譜分佈問題，創立誘導躍遷機率的觀念，這是純粹物理學問題。到了五十年代中葉，Townes 基于此觀念，產生所謂「霉射」作用，隨之所謂「雷射」的建立。這些在實驗室的研究，經技術上發展，目前已應用於工業（銲接汽車車架等）及武器上，其範圍仍在擴展中。

以數學言。矩陣代數，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數學家 Cayley 氏發展他時，可以說是純粹數學中之純粹。但在現代的許多工程，應用及純粹科學，如電機、機械、訊息科學、物理、量子力學等，矩陣代數已是日常應用的工具。

上述的和其他舉之不盡的例，指出許多對人類文明有極大貢獻的技術發展，都是源自純爲求知，毫無實用的探索。

爲了避免給予大家一個極端偏見，我們亦應指出若干的純粹科學研究，是由實際問題刺激引起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微積分的發明。又如微分方程式、偏微分方程式、變法等的理論的發展，是源自物理學的問題；傅立葉分析理論，是源自熱傳導的問題；機率數學理論的源始，多少與賭博有關。此外由實用的動機而引致純粹科學的發展者，如煉金術之於化學，曆算之於天文學，土地丈量之於幾何學等。在歐西科學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見每項問題的研索，一經開始，即不再羈于實用問題，而是發展成爲純粹科學。此點極爲重要。筆者以爲西歐的科學雖祇有三數百年的歷史而發展如此，我國二千餘年來有甚多的技術發明，遠早于西歐，而科學未得發展，乃我國偏重實用過甚，雖有發現發明，但未能脫離實用的視野，作純抽象的研索之故。

因此，人類的物質文明，直接的是由於應用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科技的來源及基礎，乃係純粹科學的研究，我們所以是樣說的，是因爲回顧一下，便知科學發展史中各種基本性的原理發現發明，沒有一項是出自有實用目標研究的。

我們可以設計電馬達電動機，但沒有人可以去「從事」於安培定律及法拉第電磁誘導的發現。我們可以設計一個核能發電廠、反應器，但在一九三九年 Hahn 氏發現鈾核子的分裂之前，沒有人可以去「從事」於核能的應用研究。人類知識的新領域的開拓，不是可以「預訂」方式得來的。這個道理很淺顯：我們知道「電」之前，怎樣可以想到電的應用。

筆者絕不是提倡我們從事於無實用目標的研究，而是著重我們務須明瞭自由的不受束縛的探索的不可廢。實用性的科學研究，不僅是對國民社會建設所需，且亦可給予純粹科學以刺激與支持，而新的發現發明，新領域的開拓，則往往是不受限制之求知研索者所優爲之。應該用科學與純粹科學，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科學、技術與文明

我國有些人士以爲科學「我國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約瑟大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大喜，蓋其列舉許多技術發明，有早於西歐數世紀的，足證超於西歐也。技術性、觀察性，記錄性、個別性，而弱於純粹科學的研究的過程，弱於抽象的、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科學系統。舉例言之，我們有機械的發明，而從未能建立抽象的動力學原則；我們我們的光學有凹凸鏡影之觀察而未有物理光學（光波之觀念）；我們的數學有應用性的代數而無邏輯演繹的幾何學；我們有磁石的應用而從未達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我們的哲學的中心是倫理，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而無如西歐的哲學。一般言之，我們民族的傳統，是偏重實用的。我們有發明、有技術，而沒有科學。這也是清季我們和西方接觸敗績後，很易接受西方物質文明的表面（機械、武備），而不知這些物質文明表面之下，還有科學的基礎的原因。

科學、人文學與教育

我們不能分別科學與技術，但對人文學和科學則分野鮮明。我們文化的傳統，對人類本身及人類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等都有深入的觀察。但常慣于掩飾眞理，對科學祇雜有幼稚的敬畏或岡覷的態度。傳統是保守過去的知識和成就，科學則是向前進的拓展（近一世紀中，歐西的繪畫、雕刻、音樂開始脫離傳統的形式而解放，可謂漸趨理智的方向）。無疑的，人類已到了一個時期，務須有一個人文與科學合一的文明。

教育的目的，不祇限於知識的傳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務是教導學生思考。在科學的教育中，不祇是爲學生的研究，作狹窄題目的學位論文，或爲其教書作準備，而是使學生獲得從事任何工作的基礎，爲我們社會舊傳統加入新活力。在人文學的教育中，亦應該使學生獲得科學的知識，瞭解科學的方法，科學的哲學，科學的傳統。習科學的，應在科學的眞精神下，顧及人類思想、歷史、哲學等。我們中學教育的問題，是㈠教師的訓練，及其過重的負荷，㈡中等教育的爲傳統所束縛，改進甚不易。高等教育的重要責任是將人文學與科學間的鴻溝蓋接起來，我們的問題是教育行政當局及社會人士，須先在觀念上，繼在措施上，作若干大改變。我們不宜在表面上點綴，如在文學院加一二科學課程，在理學院加一二人文學課程，我們務先研討及認識我們的目的何在。

國會門前的性遊戲

袁小霞譯

伊麗莎白·蕾伊的自傳式小說「華府韻事」，目前正由戴爾出版公司趕印之中，預定於下月出版。此書雖是一部枯燥的軟性色情作品，一再連連的動作，使得性變成了令人厭膩的事——但在華盛頓，當然就會引起一陣紛紛的猜測。她力稱在這本紙面書中，所有的事蹟和人物，都是眞有其事，眞有其人，但爲了顯然的法律理由，她把這些人都改姓易名，隱去了眞名，他們究竟是誰呢？最新的原稿中包括有如下幾人：

華府韻事 政壇醜聞

參議員孫居瑞（Sincere）：指明是一個有志於更高職位的傳奇立法者。孫居瑞在國會大廈邂逅伊麗莎白，稍後打電話到她家裏，在他太太外出時，約她到他在華盛頓的公寓。當然，他們便立即來上一番性的纏綿。伊麗莎白知道她是受了利用，不過，她很高興，因爲在她認爲，她與至高至尊的總統其人，不過是一枕之隔了。

參議員普愛兒（Player）：一個活躍的年輕人，他使伊麗莎白受到吸引，因爲他出身赫赫有名的世家，還有一個給太陽晒成棕色的胴體，渾身鼓鼓的肌肉。他是一種第二階段的幸居二。普愛兒祇要一遇到妻兒外出，就會把她找到他在佐治鎮的家裏——試猜會是幹出些什麼事。他們的關係斷續地維持了一年。

參議員艾倫·勃萊德：一個趾高氣揚的人，他不顧納稅人的利益，雇用伊麗莎白，作爲性的福星，偶然讓她替他從家鄉地區趕來的女友做伴。不過，她的主要工作是照料他重要的立法議員——有時在他所舉行的荒淫的狂歡宴樂中——使他能從他們身上得到政治的恩惠。

參議員奧蒂斯·巴結兒：一個貪多不饜的人，他把伊麗莎白列入聘員名單中，祇是在性方面來享受她，同時也命令她和別人做愛，自己在一旁看着。但他所作許多利用納稅人的錢前去歐洲的旅行，卻是從未帶她一同去過。那些旅行是保留給另外一個情婦的。

這些不過是幾個主要的人物。此外還有無數較小的人物，所有這些人伊麗莎白在她的書中都會寫到和她同床過：一個水門案的律師、一個高級遊說者、一個國防承造商、一些大亨的選民。伊麗莎白雖然在最後有點感到不滿，但在巴結兒離去她和他所更爲喜歡的情婦結婚時，她似乎相當高興。從他結婚之日起，正式生效，她擢升爲第一號情婦，在她的最後幾行中，對於她正那樣的接近了權位，表示愉快。

先生們，放心，我不會做出傷害你的任何事情。

枕邊細語·緋惻纏綿

海斯和過氣情婦蕾伊之間的緋聞，似乎在華盛頓各地引發了恐慌。司法部爲了搜尋證據，已調查過蕾伊的枕邊細語；眾院道德委員會投票一致主張調查海斯；國會山上的民主黨議員也已經開始採取行動，要在他玷辱民主黨和眾議院之前開除他。

海斯的私生活本來是他自家事。真正的問題在於他是否掏納稅人的腰包來滿足一己的私慾。不過，這位有權有勢的議員的艷事多少揭開了通常鮮爲外人所知的國會世界的內情，並使大家注意到國會的各種積習，諸如犯罪、怠職、飲酒過量等等。雖然牽涉到每一種情況的議員都在少數，但議員們表示人們的憤怒情緒持續強烈。印弟安那州眾議員布瑞德馬斯說，「在水門案發生以後，國會議員對貪汚罪名顯然和任何行政官員一樣敏感。」

海斯和蕾伊之間的畸情對有心改革的第九十四屆國會來說公開得實非其時。因爲這個國會充滿着、面對激烈選戰並努力想把眾議院造成受人尊敬而又負責，可與白宮抗衡的政策制定機構。

海斯自信倒霉日子不會來得這麼快。

至少對若干華盛頓人而言這項緋聞不可能很快收塲。芝加哥論壇報曾報導蕾伊有一套她和其他眾議員和參議員作愛的床下錄音，但蕾伊和司法部人士都表示她不會說過有這種東西。專欄作家安德遜透露，她曾誇言和韓福瑞和愛德華甘廼廸也有「關係」——這種說法已被否認。德爾出版公司已準備推出一本厚一七二頁加以小說化的蕾伊回憶錄——「華府韻事」。在被記者問到她在書中倒底說些什麼的時候！她半嗔半邪的說：「先生們，放心，我不會作出會傷害你的任何事情。」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歐尼爾，一位即將取代眾院議長艾伯特精明的政界人士，在一項謹愼但堅定的推翻海斯運動之下已獲有不少支持。有七名眾議員簽署一封信要求海斯辭去民主黨全國競選委員會主席和眾院行政委員會主席二職。

如果海斯自己不辭職，則民主黨幹部會議可作決定。此一會議主席加州眾議員波頓，在一次意見不合的會議上說：「我不知道我們同事的意思。」歐尼爾對他的立場大不以爲然。

然後歐尼爾召見海斯攤牌。海斯盡力想保住他的勢力，因此提出一項政治交易：如果歐尼爾同意由眾院行政委員會，而不是由民主黨幹部會議決定主席人選的話，他就辭去主席職務。因爲他在行政委員會裏還是有大多數人支持他。這個委員會很可能指名鄧特眾議員——海斯的老友——接替海斯，使海斯的影響力不受到損害。歐尼爾斷然拒絕這項交易。他說：「我告訴你，你必須辭職。」

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普瑞爾表示：「我深刻感覺到眾議院好像也和海斯一樣正在遭受審判。」歐尼爾似乎確信他能迫使海斯下台，如果海斯不自行辭職的話。他預言，「如果他不辭職，我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如果在十年前發生這種事，國會中德高望重的老年議員和眾院的忠實人員可能保護海斯不使他受到如此重大壓力。但在明年，一半以上的眾議員都將重行選舉。這些議員對年紀較長的領導階層鮮少有恩情或依從的想法。他們對於「順其自然」的老規矩無法接受。近年來他們促成了不少有意義的改革。雖然，這些議員競選時曾獲得海斯給予經費的支持，但是他和他們之間的微妙關係因爲此項緋聞也已面臨崩潰邊緣。（譯自六月十四日出版之「新聞週刊」）。



注意，眾議員正在國會門前遊戲。



莊子與馬克思合論

向晚

身世

莊子：名周，生於戰國中世，與孟子惠子同時，蒙人。蒙在今河南歸德縣，先屬宋，後屬楚。一說在今安徽東北，臨近山東，今尚有許多莊子遺蹟。

莊子先世無可考，家貧好讀書，於三代之書無所不窺。早歲曾任漆園吏。後入魏，謁魏王，本也欲求用世，得一官半職，但魏王以其論調太高，不能容。

然心不死，又入梁，梁相惠子是他的好友，以爲可以相助。不料，這時竟有小人挑撥離間，對惠子說：「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這明明莊子是把惠子比做鴟，自己比做鵷鶵。鵷鶵是屬於鸞鳳之類。他把惠子罵得好慘！莊子這次所受刺激很大，非常傷心，因此決心「終身不仕」。所以後來，楚王曾兩次派使者聘他入朝爲相，皆被他拒絕。一次莊子對楚使者說：「千金重利，卿相厚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牲乎？養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訪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作以快吾志焉。」

一次莊子正釣於濮水之濱，見楚使來，「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骨而肯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途中。」

馬克思：名卡爾(Karl)，是普魯士俾斯麥時代人，生於萊茵省特利爾鎮。他祖先是猶太人，數代皆爲猶太拉比（教士），到祖父時始開始習法律。父親是一律師，外祖父是荷蘭人，也爲法學世家。一八二四年始脫離猶太教而改信基督教。這不是一件尋常事，但他的先人毅然這樣做，這件事對卡爾當然影响很大，反叛思想，可能與他的先人血統有關係。

他在本鎮特利爾讀完中學後，十七歲時入波恩讀大學，習法律。後轉入柏林大學改習哲學、歷史、文學。他原想做詩人，後又放棄文學，而專研究歷史與哲學，對哲學特別有興趣。

他的家境雖比莊子也許較好些，卻絕非富有，但他在柏林讀大學時，很能揮霍，他父親對他很不滿意。那時黑格爾名氣正盛，一般青年多傾心於黑氏。卡爾與他同學常不在圖書館研究，而多以咖啡館做俱樂部，自稱黑派哲學家，終日胡天胡地。

性格

人的性格形成，一是先天的，一是後天的。同胞兄弟姊妹性格，很少一致，各個不同，故曰先天的，縱遺傳學家也未必能說明其所以然。先天固然重要，後天也是一樣。莊子與卡爾的性格，有共同點：（一）是目空一切，除天（自然）外，任何人間事務皆不在眼內。例如逍遙篇：「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莊子寓言，皆以自己爲主，從上述的話，可見其爲人。卡爾的唯物史觀，把世界史分爲五階段。……

（一）亞細亞時代卽巴比倫、埃及時代，（二）爲希臘、羅馬時代，（三）爲封建時代，（四）爲資本主義時代，今則爲由資本主義將進於第五期之社會主義時代。照他說這是因經濟事實，隨生產變化而發生的。他認爲這是社會進化必然的順序。五來欣造教授批評說：「馬克思主張，否認政治理想理論，他把它當做一種幻想，而謂人類是隨宿命的進化的順序，不過爲一種盲動的行爲木偶。他明明是完全否認人類的自由意志。這種主張未免過分漠視日常生活的事實，可謂爲獨斷的信仰。」（見氏著「政治哲學」）

卡爾就是一個不管事實，好獨斷的人。他讀過歷史，但實對歷史無知，宜乎法人狄驥教授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哲學的，而非科學的。

（二）兩人因受經濟壓迫，而反對現實社會，憤世嫉俗。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卡爾不必說，大學畢業後，便成爲無業游民，大半生生活全賴恩格斯救濟他，他担任過「紐約壇報」歐洲通訊員，曾要求加薪被拒絕，因此更增加他對資本家的仇恨。有人說：「如果論壇報肯給卡爾加薪，也許他不會攪共產黨了。」

思想

關於思想方面，莊子與卡爾也有其共同點，卽如荀子所說：「蔽於天而不知人。」天卽自然，在卡爾說卽物或經濟、資本。人在對莊子說，是指人的禮樂、仁義，因爲這皆是儒家所最重視的德行。莊子是道家，因道家是反儒家的。對卡爾說，雖不是不知人，但只是把人分成兩階級，他只重視無產階級的人，而要消滅資產階級的人。再說共產黨也不是眞重視無產階級的人，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是「專政無產階級」，卽把勞動者當做生產上一種工具。所以近年來許多國家如法、意、西、日的共產黨黨章皆已把「無產階級專政」一項目，予以廢除，故卡爾也可說，不知人。他們也不把勞動者眞正當做自由人，只不過奴隸而已。還有

，卡爾把社會的構成，分為上下兩層建築。他說：物文是「下層（基礎）建築」，人文是「上層建築」。事實上，他是把上下層建築正顛倒了，試問若無人的思想，怎會有今日世界？故也可見卡爾實不知人。

影响

就莊子說，他的思想（即老莊思想），支配了從魏晉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最長的黑暗時期，整個社會莫不受玄學、清談籠罩着。因政治混亂，民生困苦，人民為求逃避現實煩惱，於是士人乃羣尚清談、玄學，既然反對儒家的修齊治平，他們本身又摸索不出一條光明之路，政治影响社會，社會也影响政治，黑暗遂無終期。

次就卡爾，他一生窮愁潦倒，除發表狂言幻想著述外，雖未創出什麼事業，但第一次大戰時，信徒列寧卻乘「十月政變」，產生出蘇維埃政府。這政府就是全依卡爾的教條而建立。從此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全世界，五十多年以來，自由民主主義暗然無光，所見到的，全是黑漆一團糟，不是迫害，就是戰爭，毫無希望可言。始作俑者，就是卡爾·馬克思。附言：前兩期「隨筆」「楊燀」誤刊為「楊揮」。「函谷關」誤刊「涵谷關」，「東西函谷」顛倒。謹此致歉！

美軍撤退後的泰國防衛問題

任蜚聲

幾個月以前，當泰國政府命令所有美軍必須在七月全部撤出泰境時，好多政客歡呼，認為這一步驟是他們國家的歷史上一種汚辱的終止。然而，今天無論如何，這個國家不正常的表面繁榮已經隨着美軍撤退而告萎縮。因此，有些泰國領袖已經感到惶恐，而開始考慮到美軍撤出後，泰國前途究竟何似？泰國的一些將領們正在談論着軍事開支需要大量增加，以補償美軍火力撤走後的不足。同時，有少部份泰政府官員必定開始重加思考，是否整個美軍分遣隊必須全部離開？

在這一運動中，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拉瑪森（Ramasun）美國所設秘密的中途攔截電台，這電台位於泰東北角接近寮國邊界。那是一個足球場大小般的完全現代建築物。拉瑪森本是越戰時用作收聽共產黨的無綫電廣播，現在對中南半島及中共無綫電傳播仍然保持着它良好聽覺。當他們談判美軍撤退時，美國官員據說堅持拉瑪森由美方控制。泰國開始時並不注意這件事。但是，由於美方一再提議的結果——而且由於曼谷當局的壓力，那些將領們急切觀察這一象徵性美軍現場之後——他們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今天，大多數內部人員相信，泰新政府大概是允許拉瑪森照常工作，並接受為數兩百美國人繼續留在此處。

那末，美國在泰國所要付出的代價，將與以前在西班牙換取基地所付出的一樣，必定相當可觀。美國為報答在拉瑪森繼續工作，將完成泰國軍隊相當數量的武器與裝備。但是，大部曼谷的外交觀察家，懷疑華盛頓願意為拉瑪森付出這種代價，同時，即使是最樂觀的泰國人士，都表示曼谷從今以後，將花費更多在防衛上，而甚於以往任何時期。（二次大戰後泰國政府已經在防衛上花出三十億美元，大約有一十七億多是直接由美國所提供。）

如果這點證明是實情，那將對泰國人勢必增加重大負担。幾週之前，武裝部隊最高司令沙納德·查羅郁上將聲稱，為了彌補美軍撤走所留下的漏洞，依他的看法，那必須將泰國防預算的五萬萬美元加一倍。同時，恰在去週，一位高級國防部官員也在要求一項十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總理西尼巴莫一再嘲笑十億美元預算數字。但大部專家認為七萬萬五千萬美元的國防經費實在有可能需要——而且那數字將為整個泰政府下年度預算的四分之一。

事實上，曼谷的軍用物資價購名單是很長而且費用浩大的。上月，泰內閣核准購買一批進步的諾斯羅甫式 F-5E 戰鬥機，估價至少七千五百萬美元。另一宗交易擬報導花費六千萬美元，這是泰國所訂三隻由新加坡供給的高速海狼式巡邏艇。同時，還有許多宗軍火交易正在談判中：泰官員正為蘇製大炮一大宗留在北越與寮國的所困擾，他們正欲以意大利或以色列製武器以對抗這種威脅。他們為將這些計劃付諸實行，泰國軍事領袖們最近已經旅行歐洲，去檢驗大炮與自由來福槍。而西方的軍火商亦常派代表來曼谷展覽他們的最新出品。

不管這所有往還將對泰國安全發生任何有意義的效果，都是可加辯論的。大部西方軍事觀察家，相信若保持一種巨大而傳統的軍事力量，對泰國說將是一項金錢的大浪費。泰國無論建成一種怎樣大規模的軍力，都不見得就足與鄰近的北越共黨的軍事相匹敵，因為共黨是迷信武力不惜犧牲人命的好戰者。西方軍事專家們爭論結果，咸認為泰國應當效以色列，建立一種小型的機動軍隊，可以解決地方性問題，而且，如果有一種較大的緊急事件發生時，增用廣大的預備兵。

無論如何，拉瑪森這着棋似乎不見得能給與泰國多少益處，不管軍事上的或者政治上的。正如一位西方大使所說的：「就政治價值而論，保留一百五十名美國平民在這個國家，恰與保留一萬五千名美軍是相同的。相對的，泰國又得到什麼？」事實上，這件事處理的後果如何，上週已被北越他們所證實。河內電台用一種粗暴不堪的宣傳語氣，指控泰總理西尼巴莫，企圖使留泰美軍越南化，以掩蔽他的眞正意圖。

（譯自「新聞週刊」）

我與喬冠華的私交

周榆瑞



鄧小平失勢前，與喬冠華(中)、黃華一起出席「聯大」會議。

周恩來撮合的一段紅色姻緣

老喬身高六呎；又很瀟洒，和風姿綽約的龔澎頗爲相稱，老周拉綫，經黨批准，他們就在重慶結了婚。

如果中共人物中還有「私」可談；那麼，筆者會毫不猶豫地認爲：現任中共「外長」喬冠華和我的私交曾經是相當篤厚的。前些日子，老喬——我以前的慣常稱呼——和張春橋一同出面打「落水狗」鄧小平。過兩天，他可和英國外相克羅斯蘭在那裏商談和杯酒交歡。但是，從我的眼中看來，這都不是喬冠華的眞正面目。作爲一個共產黨員，老喬的「黨性」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麼堅強。說得再透徹些，他之會當上共產黨員，是偶然而非必然。我有時不免覺得，如果沒有抗戰，老喬多半不會投入中共的懷抱。還有，假如不是爲了周恩來，說不定老喬會另有一番政治前途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會「向右轉」，而是意指，他多半會成爲沒有組織關係的左翼政論家或教授。

喬冠華是江蘇鹽城人，一九三三年在北平清華大學畢業，他學的是哲學，畢業後就去德國戈登堡大學繼續研究。所以，他的英、德文都有相當的基礎。

抗戰爆發後，他和當時的許多留學生一樣，萬里迢迢地回國參加戰時工作。在德國讀書時，他常常爲上海的左翼刊物寫稿，分析國際局勢。在這些左翼刊物中，中共的「羣眾」週刊的財力比較雄厚，因而有辦法在香港另起爐灶。

老喬到了香港之後，沒有繼續前往內地，就在香港的新華社當起編輯，並以「于懷」的筆名在「羣眾週刊」上寫關於國際問題的文章。過了一些時候，他又到了漢口，和被大公報開除的范長江一同組織「國際新聞通訊社」——簡稱爲「國新社」。用不着說，經費是中共拿出來的。這個時期，他兼用「喬木」的筆名——對外間這也成了他的姓名。

武漢淪陷，他輾轉入川。一九四〇年，他加入重慶的「新華日報」當編輯，主要工作仍然是寫國際問題的專題。他那一支鋒利的筆和謹嚴的思路，開始受到周恩來的注意。這麼一來，中共的重慶黨組織便開始對他進行思想工作，終於把他吸收入黨。對於喬冠華來說，這也是他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的開始。

除掉喬冠華之外，周恩來還看上了燕京大學一九三七年女畢業生龔澎（原名維航），遂把他們兩人都調爲他的「和談」助手。老喬身高六呎，又很瀟洒，和風姿綽約龔澎頗爲相稱。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工作，感情很自然地與日俱深。經過黨組織的批准，他們就在重慶結了婚。

他們兩人的結婚却使得一個人傷心不已，這個人便是大公報記者朱啓平。還是在燕京時，朱就看上了龔澎，抗戰爆發後，他們兩人便失掉了聯絡。到了朱在重慶北培復旦大學新聞系攻讀畢業進了大公報後，龔澎也從延安輾轉來了重慶。專跑政治新聞的朱啓平在中共辦事處又見到了龔澎，立刻再事追求。

龔澎固然已固定和喬冠華結合，但對朱啓平也不願意使他的面子下不來，因爲畢竟是老同學。另外，她也知道，作爲大公報的政治記者，朱啓平消息靈通，是值得利用的。記得龔澎一度臥病寬仁醫院時，朱啓平天天探病送花，加

上採訪工作的繁重幾乎自己也累得病倒了。

必須承認，喬冠華這個人不失厚道，他老早認爲龔澎不應該吊着朱啓平，不若及早把她的決定告訴這位老同學，免得他多受一番折磨。但是，龔澎畢竟是個女人，爲了虛榮心的滿足，她時對人說：「小朱太可憐了，不過他一廂情願，我又有什麼辦法？」

喬冠華和龔澎的結婚，其實對朱啓平是有好處。不然的話，以朱當時迷戀龔澎之深，說不定會墮入共產黨的圈套，成爲「地下黨員」。

現在想起，周恩來和鄧穎超那時大力促成喬龔二人的結合，其實犯了「資產階級」的老毛病——過於重視婚姻制度。不過從周恩來的眼中看來，如果不撮合他們兩個人的好事，則他本人不見得能夠長久留在他們手下工作。

那個時候，喬冠華不僅是周的「文胆」，也是他的「智囊」。老喬博學深思，而且具有捷才。在當年的共產黨中，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至於龔澎，人長得漂亮，又說得一口流利英語。

她以周恩來的女秘書的身份，和重慶的外國記者周旋，惹得那些色迷迷的洋人饞涎欲滴。所以，她口中說出來的「消息」，這些外國記者都忙不迭地大發專電。他們明明知道她是在那裏爲中共大做宣傳，但也顧不得那麼許多了。還記得有一次，龔澎當着許多人解開衣襟餵她新生下的男孩子吃奶，那些洋記者舐嘴唇，恨不得也鑽到她的懷中吃兩口。

無論如何，對於周恩來的「國際統戰工作」，龔澎的當眾餵奶，大可以算是「戰術」之一。

國民黨「政要」紛紛投靠

錢昌照紅着面孔不好意思，拿報紙掩面；劉維熾經過人們介紹，自己找上門來。

我和喬冠華開始熟悉，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五月間。那時我剛從美國新聞處轉到了大公報工作，被派到南京担任外交記者，同時兼跑「和談」新聞。在國府路梅園新邨的「中共代表團」，我也是時常尋找新聞的記者之一。由於喬冠華時常向記者們述說「和談進展情況」，所以我和他也就漸漸相熟了。（其實，周恩來當時對外國記者的發言人是王炳南，對中國記者的發言人則是梅益。）我們常到中山東路一家山東館子「泰山飯店」小吃，有時王炳南也參加，有時則只有老喬夫婦和我。「泰山館店」大概是中共的外圍組織之一，因爲中共代表團的人員總是到那裏吃飯。



一九四三年四月，董必武，周恩來，林彪，龔澎（喬妻，文革時逝世）與蔣經國合攝於重慶。

在喬冠華的心目中，我大概是個「值得爭取的對象」，因爲有一次在「泰山飯店」吃晚飯時，他很直率地對我說：「周先生（指周恩來）很需要一個英文秘書，光是章文晉一個人忙不過來。你有沒有意思？」他這樣說時，龔澎也在一邊打氣。我遲疑了一會兒，對他們兩人說：「我放棄了回清華教書的機會，便是爲了進大公報。我覺得，當新聞記者最適合我的性格。你們替我謝謝周先生的好意。」

龔澎沒有說什麼，老喬卻笑着說：「這眞是人各有志；不過記住，如果你改變了主張，隨時可以告訴我。目前，讓章文晉一個人忙下去好了。」

那天晚上，我把喬冠華的建議悄悄告訴我的母親。她老人家立刻說：「共產黨已經弄走了我的小兒子（我的三弟充瑞那時在蘇北粟裕手下當政治指導員），夠了夠了。」

她的堅決態度，說實在的，對我有極大的穩定作用。當時，延安和「邊區」對許多年輕文化人有一種難於形容的吸引力。再說，能夠得到周恩來的垂青，畢竟不是天天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對中共的同情是很明顯的。一九四六年七月間，我飛往馬尼拉採訪菲律賓的獨立慶典，當我回上海時，馬尼拉的中共潛伏分子託我帶一包文件交給喬冠華。我明知這個任務的危險性質，但仍然接受了。

到了上海之後，我找個機會打電話到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找老喬，他立刻約我在附近一家廣東飯館（大概是「冠生園」分號）吃午飯。龔澎也來了，而且還帶着他們三歲大的兒子。我把文件交給喬冠華後，又送他一件白色的夏威夷襯衫和一管「永利牌」的自來水筆。

我還半開玩笑地說：「老喬，你放心。這是用我自己的錢買的——並沒有出大公報的賬，和政學系無關。」他們兩人也都哈哈大笑，龔澎則故意裝做不高興的樣子說：「你送老喬兩樣東西，爲什麼也沒有帶給我。太不像外交記者了。」

「我不是燕京出身的，不懂得這一套帶東西送太太小姐的洋規矩」，我馬上回敬了她一句——因爲我知道，她不願意人家提到她受教會學校教育的背景。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左翼份子如金仲華（後任「上海市副市長」）

和劉尊祺（後任「國際新聞局副局長」）從上海到南京時，總是住在國府西街大公報駐京辦事處的客廳裏。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可靠的朋友而且又和美國大使館的幾個中級外交官及美國記者們來往得相當密切。還有，他們不願意直接去「中共代表團」，這樣可囑託我帶口信或便條給中共發言人梅益，再由他妥爲安排。我總是照辦不誤，一點沒有難色。

我和老喬的工作關係，則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在香港開始的。那時，香港大公報早已由費彝民領頭投共。我從上海於四月間搭輪船到了香港後，費彝民立刻告訴我：「老喬在這裏，你應該去看看他。」接着，他立刻拿起電話，向喬冠華報告我已到了香港。我坐在旁邊看到費彝民打電話時那副誠惶誠恐的神情，險些笑出聲來。

在英皇道「新華社」的舊址，我看到了老喬和龔澎；陪我前來的大公報副經理馬廷棟（燕京一九三七年畢業生）連忙告辭先走。老喬什麼也沒有說，先到衣櫃中拿出一件陳舊的夏威夷襯衫，在我的眼前晃了一晃：「記得不記得這一件襯衫？就是你那一年從馬尼拉帶回來給我的。」

他這種「溫情主義」的態度也許不是中共黨員所能接受，但對我來說，卻是「不忘故舊」的一種表示。我們正在隨便談談時，國民黨的一些靠攏分子卻絡繹而來。在這些人中，我一眼瞥見了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但錢的臉孔一紅，把手中的「南華早報」舉起來，遮住我的視綫。爲了不爲己甚，我並沒有和他打招呼。

從那一天起，我便成爲喬冠華的「國際統戰」工作助手。我的任務是，盡量和英美人士接觸，設法找出他們對「新中國」的看法和反應。在那個時候，毛澤東沒有宣佈他的「一邊倒」政策，在香港的美國外交官和英國人士也樂於和我來來往往，發表他們的見解。

每一個星期，我和喬冠華在中環都爹利街的大滬飯店吃午飯一次。我向他彙報那個星期和外國人接觸的結果，他有時掏出懷中記事册，記下要點。大滬飯店雖然是個山東飯店館，也有鷄尾酒可喝。老喬的慣例是在飯前來一杯Pink Gin，我則喝我的威士忌。龔澎偶爾也來參加，但通常只是老喬和我兩人。費彝民知道我們的經常午飯約會後，關照我不可以要老喬付賬。他鄭重其事地要我拿回賬單向大公報報銷。我猜想，這也許是出在「統戰費」的項下。

一九四九年九月間，喬冠華和龔澎搭乘英商太古洋行的「湖南」輪北上。他們固然走得十分匆促，但老喬仍然打電話找我到輪船上「話別」一番。他關照我說：「我走了之後，張鐵生（留德學生，後任「國務院參事」）和黃作梅（新華社分社主任，曾因「東江游擊隊」協助香港英軍得到英王室頒給勛章）是你的關係，有什麼情況向他們彙報好了。」也許由於他的吩咐，我在隨後兩年後參加了「爭取」國民黨政要的工作。翁文灝的旅程如何安排，李宗仁怎樣開出條件，陳叔通又如何設法游說董顯光，而董又如何堅拒，我都知道得淸淸楚楚。

使我最感詫異的便是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劉維熾；他經過人們的介紹，自己找上門來。張鐵生和費彝民連番在香港跑馬地的山光飯店和劉維熾談洽，我都在場充當記錄者。

喬冠華也許是由於周恩來的衣鉢眞傳，待人接物相當夠味道。和他不論談什麼問題，你絕對聽不到他的「教條理論」。他的臉上總是帶着笑容，在不痛快的時候，他只是畧皺眉頭，猛吸幾口香烟。談起香烟，老喬的烟癮相當大，他每天要抽七、八十支。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有如兩個冒烟不停的烟囪。但他時常取笑我，說我拿香烟的姿勢不像一個「老槍」，而且並沒有往肺裏吸，根本只是亂燒鈔票。

他於一九四九年回北平後，當上了「國際新聞局局長」、「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自兼）和「外交部部長特別助理」；可以想像，他的工作相當吃重，而且周恩來整天離不了他。但是，有人從北平到香港時，他總是有口信或短札託帶給我。

文革期間受辱在王府井大街賣「人民日報」

老周死後，忽改變作風，與張姚聯合，大概是想洗掉他和周恩來的關係。

有一次，黃作梅找我到九龍彌敦道他的住處吃晚飯，爲我介紹一個從「北京帶信來的朋友」。這個自稱爲姓「湯」的北平來客是浙江一帶的人，戴着一副黑邊眼鏡。他從他的皮夾子中先拿出一張窄長的紙條，上面寫着：「在海外工作是寂寞的，但許多工作必須在寂寞中完成。」這張紙條子沒有上欵，也沒有下欵，可是我看得出來是老喬的親筆。

一九五六年七月間我在北平出獄之後，中共給了我「文化部顧問」、「華僑事務委員會專家」和「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的銜頭，住在王府井大街及長安街附近的南池子「公安部」秘密招待所內（以便中共安全人員對我的監視）。我幾次動了想去看老喬的念頭，但又碰上他跟周恩來去了東南亞。

一九五七年我回香港繼續在大公報工作，但心中已決定跑到西方重新開始自由自在的生活。從那時到一九六一年間，喬冠華仍然不時有口信梢給我。他好像已經知道我會在上海及北平坐了幾年的牢，因爲有一次寄了兩句詩給我：「深鎖長門非避客，紅花小樹伴晨昏。」

很自然的，這些年來，我對喬冠華的「官運」相當地注意；因爲我總是覺得，他之當上共產黨員是時勢造成的。中共的領導方面只是把他當做一類「技術人才」，專門用來對付西方「帝國主義份子」。在他們的心目中，老喬是「專」而不「紅」，「黨性」不夠堅強。所以，多少年來，他始終沒有當上一名「中央委員」的份兒。一直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靠着周恩來的極力支持，總算「當選」了「中委」。以他的才具，入黨三十四年之後才當上「中委」，在黨內地位上升之慢，不遜老牛破車。

就是在「外交部」，喬冠華也是當了不少年頭的「伴娘」。在未當上「部長」之前，他是「副部長」中年頭最久的一個。有人說，由於周恩來不願意被

攻人擊爲「建立山頭」，喬冠華升官機會不能不打了折扣。其實，另外一個原因是，周恩來要他長在自己的身邊，所以不能放他去當一個部門的主管。「總理」可以隨時帶一名「副部長」東去西去，但帶一名「部長」則不那麼簡單。

一般認爲，在「文革」期間，由於周恩來的「保護過關」，喬冠華和「外交部」的高級人員都沒有受到「紅衛兵」的凌辱。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確實。中共「科學院」的一位物理學家（現已設法到了英國，恢復他的研究工作）對我說：「在一九六八年，喬冠華被『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大街，要他充當『人民日報』的報販子。手上捧着一大疊的『人民日報』，這位身材瘦高的當時『副外長』十分難爲情。在熟人經過的時候，他不是把臉轉開，便是低頭俯視地面。可能是周恩來的神通廣大，他沒有賣了幾天的報紙，就不再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的門口出現了。」我聽了這位物理學家所述的故事後，不禁爲我所認識的「蘇北才子」感到不平。周恩來如果沒有喬冠華，根本不會想出「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中共政權之在西方世界終於得到「承認」，老喬是眞正動腦筋的人。

不過，喬冠華自從他的「翳公」（周恩來）的骨灰遍洒大陸各地之後，似乎忽然間改變了他的一慣作風。他居然和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文革」喇叭手成立了「聯合陣綫」，好像是要洗掉他過去和周恩來的關係。

今年六十五歲的老喬，也許是由於在中共的「政治油鍋」內煎熬得太久，那一把瘦骨頭已硬不起來了。再說，沒有周恩來來作靠山和擋箭牌，他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否則，那些數不盡的陰謀以及明刀暗箭會使得他死無葬身之地。一個知識份子跳上了中共這條賊船，「兔死狗烹」的命運是先天註定的。想到老喬，我不禁爲他揑一把冷汗。

文史哲雜談

妥協與投機背後

霍雲霄

「妥協」兩個字，應用到實際行爲中時，多少含有放棄自己的成見的作用。世界上如果有人說：我雖然妥協了，但我不會損及我的原則，這只是指意識形態不對立的事物而言，否則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妥協是假扮的，不然只要妥協之處，損及原則的作用就自然產生，這是一物的兩面，絕對難以分割的。

一個人能夠有資格運用到妥協兩字，至少可以證明，這個人到底是有自己的原則的。要是這個人做人沒有原則的，他實在沒有資格用着這兩個字。

我國有一句成語叫作「看風轉舵」，這句話可有妥協意味，因爲航海的人必有他自己的目的地，如果地的船只是靠風的航行的，那麼風向不對時，他可以走偏角，繞一個圓圈，然後等待有利的風向，但要是風向完全是逆向的，那麼他只好落下風帆，改用雙手來搖櫓好了。

除了妥協之外，還有一個生動的字彙，叫作「投機」。投機可以分爲兩類，一是自己沒有什麼目的，這類人可能只有一個幻想，以爲自己走進那個投機行列之後，可能受人重視，在投機中膨漲自己。另一類是有自己的目的，他的投機，不過是想利用別人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投機者，很容易被人識破的危險。

不論妥協也好，投機也好，即使本身有強大的實力，但一走進這兩種格局，都有兩種心理上的弱點，一是太高估計自己，太低估計了對方。一是由於自己對自己信心不足夠。這兩個字彙下產生的智慧，我沒法對過去歷史及人類文明曾經做過什麼貢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今日不少走入歧途的青年，因爲前途茫茫，沒法找到理想的出路，也沒法培養起自身未來的明確抱負，只有一種不穩定的幻想，於是便很容易從投機之路，走進罪惡的陷阱，當時他因受過教育，有良知的指引，知道那是罪惡陷阱，但因自己想逃避貧困，自以爲可以讓一個時期妥協一次。因爲他將自己估計過高，將對方估計過低，等到自己成罪惡集團一份子之後，他除了那個人事圈子之外，沒法與別人發生正常關係時，他想擺脫那罪惡環境，已經不可能了。

人生的抱負，應該是一個明顯的最高目標，它並不是一個影子，或者是跑狗場上的電兔，那目的可有如航海中的目的地。有了它，才能使一個航海家集中精神，培養起意志，勇往直前，因爲他有的，自然會有逆風與驚濤駭浪的襲擊，航海者也會在逆風與驚濤駭浪中培養出新的適應技巧。要是一艘船，在航行中沒有明確的目的，它可以像無原則的投機者一樣，永遠順着任何風向行駛，在一個時期，他可能逃避了好多次逆風航行的機會，但最後因爲沒法達到彼岸，只好註定必在汪洋中默默地沉沒，消失於不明不白之中。

凡目標不明顯，對自己沒足夠信心，知識貧乏不堪寂寞的人，多喜歡繞圈子，逃避困難，用幻想支持自己，想借重別人的勢力來製造自己的地位。這類人不論妥協也好，投機也好，很難有什麼大成就，因爲凡對自己沒有足夠信心的人，對別人同樣也難有足夠信心。由於沒法見信於人，結果只好落得一輩子當一個可憐的棋子收場。

妥協這東西，本來在分配不同的利益方面是有實際存在作用的。不過所謂分配不同利益，必須背後並沒有意識形態上衝突的。如果彼此意識形態無可能融洽餘地，仍然要爲分配不同利益而妥協，最後總難免造成彼此之間基本精神的損害。至於機會這東西，它如能給某些人造成絕對的幸運，如「乘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這其中的機，也得是完全與意識形態沒有衝突的，才能算是眞正機會。世界上有一種最壞的妥協與機會，便是屬於不同原則，飢不擇食的一類型東西，並且又是極具有引誘力量的東西。

可憐可憐毛澤東吧

方劍雲

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兩句話道盡了中國人的性情，筆者幼年在家鄉時，每見縣政府出決囚犯，雖然明知犯殺人越貨，罪惡滔天，但是一旦看到他五花大綁，背插「犯由牌」，押赴刑場時，內心總覺得難過。今日對毛澤東心情亦復如是。

就毛澤東一生所作所爲，眞的槍決一萬次也不足蔽其辜，但是看到江青華國鋒如此播弄毛澤東，又不由得生出同情心。

毛澤東目前口不能言，身不能動，耳不能聽，十足是個待死之人，如果毛澤東當初敗於張國燾或王明之手，逃來香港，此時必然住進一間公立醫院，一些朋友（筆者可能是其中之一）商量籌辦後事時，爲了要使毛澤東能安然而終，第一件要務便是戒絕朋友打擾，任何人去探病，最多到床前握握手，說兩句安慰的話便退出，決不忍心把一個八十四歲神智已經不清，口齒也不靈奄奄待盡的老人，硬架起來與人握手，然後抬到沙發上放下與人拍照，就這樣一翻騰，起碼也少活十天八天，至於被抬被架時他的痛苦感受，更非別人所知，稍有人心何忍出此。

但江華集團目前似乎非這樣作不可，自從火燒天安門之後，每月一定邀請兩個外國當政人物去北平，同毛澤東握手照像，毛帮駐外的幹部，奉命各就當地兜攬生意，大概以此作爲工作表現，所以皆拚命去鑽營，當李光耀尙在毛管區，在澳洲的毛幹便去掛澳洲新總理，最初據說已經有成，澳洲總理將去北平，以後不知爲甚麼又取消了。但江青每月必須招待兩位客人，始符合政策，李光耀走了布圖來，布圖走了本來說澳洲總理來，現在澳洲總理不來了，好似唱戲，中間少了一齣如何可以，總算派到外面活動的毛幹有本事，臨時把馬拉加西的現任總統拉來湊數。談起馬拉加西，頗多感慨，二十年來，非洲新獨立國家的當政者，人品最高，立場最堅決，眼光最遠大者有三位，即象牙海岸總統伍伏布尼，馬拉威總統班達及馬拉加西前任總統齊拉納總統。三人都對華友好，齊拉納總統曾來華訪問，對我總統衷心佩服，在非洲憑其影響力，領導各國正義領袖協力維護中國在聯合國合法代表權，外國人均稱齊拉納總統是蔣總統在非洲最好也最有力量的朋友。毛帮不能收買齊納拉總統，乃收買馬拉加西陸軍將領發動政變，齊納拉總統出亡，馬國立時與毛「建交」，現在這位總統便是推翻齊拉納總統的策劃人，當然是毛帮自己人，毛帮請不到澳洲總理，只好拿他頂檔，在他是無所謂，到北平有吃有玩，只是可憐的毛澤東，如何與這位朋友相見，如果死在沙發上怎麼辦？

（轉載香港時報）

灌茶家言

華府北京·台北蘇聯

王延芝

陳裕清講話有絃外之音？

這些時候王延芝致力於「洋務運動」，分配於瀏覽報章的時間較短；在細讀美國國會議員們「陽物運動」的報導之後，就只有時間對其他新聞

但此事雖屬滑稽，實非荒謬。很可能亨利老兄的估計是：一，華府與北京建交，可換得中共私下保證不進攻台灣；二，美國在台北大使館改名稱，并不影響與台北實際關係；三，即使「美國協防條約」廢除、美軍撤出台澎，台灣亦不面臨眞正威脅，所

慮，美國也不會在大選前與中共建交；到大選之後，很可能毛澤東已更虛弱，甚至已經見了馬克思，大陸局勢未穩定前美國大概也不會急於和北京建交；所以這問題在現階段其實是不值得多研討。比較值得推敲的問題是：萬一將來美國與中共建交，由台灣撤軍，台北會不會讓蘇聯在澎湖設軍事基地。前面已說過，「任何人」對此都不能斷言；但王延芝「點只係任何人咁簡單」？因此王延芝可以斷言：絕對不會。

這一判斷是仰觀天象并仰灌香茶所得結果。天象玄理，寫出來讀者也不懂，所以按下不表，只畧述灌茶推理如下：

甲、台北如不感受中共眞正嚴重軍事威脅，就不會讓蘇軍在台澎設基地；

較爲愚鈍的讀者，也許還應再補充幾句。（閣下自問并不愚鈍，以下幾段可以不讀。）

要補充的事，爲甚麼「台北如不感受中共眞正嚴重軍事威脅就不會讓蘇軍設基地」？在美國取消協防承諾後，台北爲甚麼不會與蘇聯達成某種防務協議，作爲一種「保險」？換言之，爲甚麼台北不會在「有」勾蘇可能『而并無迫切『勾蘇需要』』的情況下仍咬牙決定及時勾蘇，以免將來喪失這一可能。

王延芝寫到這裏，停下筆來，灌了半天香茶，抽完一斗烟絲，發覺這問題並不如原來想像的那樣簡單，至少不是一百多字所能說得清楚，而且這問題恐怕對於大多數的並不愚鈍的讀者，也是有興趣進一步探討的；所

麼新意，後來一位前輩專家特別提醒王延芝，要注意陳主任演講中第二點理由的絃外之音；王延芝才去找來重看，發覺果然有些意思。

據報導陳主任這段話的大意是：「中華民國的金馬台澎戰畧地位重要，並且對美俄海權之鬥爭，具有絕對之重要性。因此，美國不會與國府絕交，而犧牲它可利用這四個具有絕對重要性的基地之權利。」

如果弁非王延芝這位老朋友神經過敏，那麼這段話的絃外之音是：「如美國承認中共，則美軍須撤離台灣，無權利用台澎基地；而蘇聯就可能取得在台澎建立基本的權利，使美國海權受損。」換言之，美國如與中共建交，台北就可能不要美國協防，而另找蘇聯協防；美國既有此顧慮，就不敢貿貿然與北京正式建交。

亨利老兄在北京碰釘子！

這個顧慮是否存在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是，與其說它存在於華府，毋寧說它存在於北京。最近有一位美國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告訴王延芝，去年福特總統訪問北京時基辛格本有意推進到正式建交，殊不料却碰了釘子！中共領袖表示此事不宜操之過急；理由有二：第一，恐怕台北當局鋌而走險，與蘇聯掛鈎；第二，恐怕美國被其他盟國認爲輕易背盟，引起韓國、日本、東南亞、乃至西歐的離心，有助於蘇聯的擴張。據聞基辛格對此事大感惱怒。

如果弁非王延芝這位洋朋友消息有誤，那麼這件事倒是十分滑稽。照理說，本應是中共要美國早日正式建交，而基辛格提出前述兩點理由予以拖延；不料實際竟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致引起過份震盪。

上述這兩種看法，北京方面當然能了解；可是究竟台北會不會轉而與蘇聯掛鈎，任何人都不能絕對斷言。但華府可以冒這個險，北京却不敢冒這個險！而這次陳裕清的講話，就有可能是故佈疑陣，讓北京及華府決策對這一關鍵問題多一些疑慮。

不會「既有需要又有可能」

就現時局勢看，即使沒有這層疑

地；

丁、因此，台北如有「勾蘇需要」，即無「勾蘇可能」，如有「勾蘇可能」，即無「勾蘇需要」，不會是「既有需要，又有可能」。

及時勾蘇以免喪失可能？

對於絕大多數讀者來說，上一段的推論已經夠了；但對少數

背名詞——一肚子草　**方愚**

筆者幾次都向本欄讀者報導過，狄娜眞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女人，世上有不少女人也不甘寂寞，但絕少人像狄娜這樣。

最近她又忙着爲自己製造新聞了，新聞之一是她和無綫的女強人梁淑怡意見不合，因此，不再繼續主持蒙太奇。

新聞之二，她對小孩子特別有興趣，因此，可能爲無綫製作一個兒童節目，第三件新聞便是無綫一個ＣＩＤ的節目，她將參予演出，除了她以外，陳秋霞也將在ＣＩＤ中露面。

這三件新聞，其實都是沒有太大價値的，自從在蒙太奇中，把老舍讀做老金，（照稿子唸，唸出錯來），她肚內的墨水被讀者看透以後，人們再也無法忍受一個女人，在螢光幕前假裝自己學富五車洋洋洒洒的背出一大堆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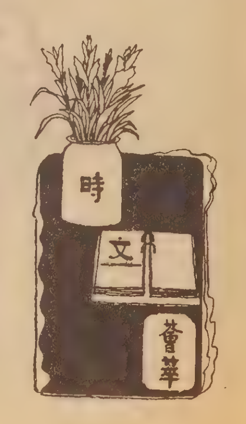
圈中傳出，狄娜主講的中國電影發展，背後有左派人士爲之撰稿，歪曲事實，企圖混過觀眾耳目，可惜，現在的觀眾不比從前，人人有判斷力，對於「書生扮強盜，強盜扮書生」自然看得一淸二楚，對於撈女扮淑女，淑女裝……也同樣淸淸楚楚。

狄娜近年來，去了一趟大陸，左一句資本主義社會，右一句資本主義社會，好像很憤世嫉俗，又好像想扮演中國珍芳達的角色，可惜書讀得太少，演戲又不夠條件，脫戲又人老珠黃，所以她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才能在破產之後，依然維持貴婦生涯，有人在其背後支持。

又可以與劉家傑、李志中這些有名無錢的人士大鬧戀愛，另一方面又可出入大酒店，與一些有錢無名的商場大亨周旋，謀取「女殺手」之名，不亦樂乎。　（轉載香港時報）



演脫戲一這顆珠黃



販賣神秘浪漫噱頭三部動作片



林巽

佐柏羅薩地導演的義大利風格動作片「公僕」與同期的另一部由丹尼爾溫斯導演的美國風格動作片的「憤怒」，初看似有一些言之有物的東西，但那些言之有物的東西是經不起分析的。還有一部國片「一枝光棍走天涯」，導演麥嘉，據說是留美歸來的青年，這部國片除開動作之外，火雜着一些喜劇成份，倒亦有些值得分析之處。

「公僕」的電影構思很別緻，它是用警匪鬥智的形式，表現政治陰謀的狠毒手段的電影。故事主人翁是一個精明的探長，李安納，屬下幾個探員與他之間，情同手足。另有一位行將退休的檔案部主任羅治是他的老前輩，時時給他忠告，電影由一個工業巨子突被綁架出門，被警方及對發覺，駕警車窮追賊車，誰知途中煞出一輛大貨車，截住警車，貨車後突出機關槍。將車中警察打死。李安納據自己直覺判斷，賊人非普通綁匪，而是有政治陰謀的恐怖份子，他這個構思，被上司斥爲狂妄，他不理上司責備，仍命探員根據這構思去找線索，後給他查出恐怖分子利用同性戀關係，控制了一個有勢力的國會議員道林，又派一個僞讀神學的假修士，混入一間著名的教堂，藉教會作爲連絡站。李安納將情報呈給上司，却被壓住，並要將李安納調職。後來因恐怖份子查出李安納的有一位女情報員，決定將之暗殺，誰知兇手誤殺了李安納的未婚妻子，李安納憤怒地爲未婚妻報仇，乃用暗殺手法，將恐怖黨拘捕迫供，然直後搗恐怖黨的總部，盡殲恐怖黨，並在飛機場截住逃亡的道林議員，迫他寫下供狀。最後又查出原來他最崇拜的老前輩檔案主任羅治正是恐怖黨的臥底份子。他訪問羅治時，身陷險境，幸爲跟蹤保護他的探員將羅治殺掉將他救了。



在「公僕」中，李安納曼立志揭穿政治黑幕，面對女色毫不動情。

硬朗矯捷的李安納曼，在「公僕」中應付政界的暗殺。

「公僕」中幾個人物塑造，很有時代感，可以使人聯想某些政治不安定的國家的政治恐怖份子。導演手法，不十分突出，但教車中每一個人物塑造，都幪上一層神秘感。尤其是寫一個被利用的道林議員，編導仍用同情態度來展覽他陷入恐怖黨掌握中的可憐，不過電影因爲通過李安納的未婚妻被殺而搞出一連串復仇的情節，可看出本質上仍然是一套着意賣弄暴力噱頭的東西。

丹尼爾溫斯導演的「憤怒」形式上本來是「勢不兩立」一類貨式。但編導很聰明的塑造了兩父子，父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兒子是越戰的英雄。電影在這兩位父子身上留下兩層奇異的陰影，給一個庸俗的暴力與抗暴噱頭電影，爲劇中人添上一層神秘心理。

電影中有幾個不務正業青年，因發現老牧場主人馬克家中，收藏着幾十枝槍械，然後去打劫銀行，馬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戰爭結束後，仍具有一嗜打殺本性，他的兒子奧利，在沒有參加越戰前，本是與老子一樣的狠勇好鬥出名，及參加越戰回來後，他整過人變了，看到歹徒到處爲非作歹，他只知逃避。馬克見兒子變

「公僕」中警員受賄殺人的政治暴行。



影片「憤怒」中，一個歹徒向一名少女施予強暴的鏡頭。

得怯弱，非常傷心。最後歹徒打劫牧場，打傷馬克，向奥利的母姐及女友施暴，奥利忍無可忍才像猛虎發威的爆炸出來，表現出一場精采的槍戰與打鬥，將歹徒盡殲。

「憤怒」的中段，加插一組主人翁奥利在越戰中的突襲敵人的鏡頭，使人看來像有戰爭改變了人的氣質的暗示，但由于奥利的忍耐到爆發的兩段戲，可以看出是電影匠人為故事安排的。那就是奥利大半段的忍受，是為他準備最後一場憤怒而兇性大發的動作戲而作抑制準備，用來逼出後段憤怒效果，這部電影，本質上又是為了販賣暴力噱頭而作的。中間好些誇張人性的造作，也不過是為戲劇效果故意舖排的。這是美國的小製作，但可以看出編導相當聰明，喜歡用些眩惑觀眾心理的伎倆來美化他的庸俗構思。在反映現實作用上，此片並沒有什麼實質可言。

「一枝光棍走天涯」不但劇情構思奇異，導演麥嘉的名字也是首次看到，據一些宣傳資料說：麥加不但是留學生，並且參加過美國電影的助導工作。「一」片是純粹浪漫打鬥形式喜劇，這部片子，如果收不到喜劇的效果，可能一敗塗地，因為打鬥場面，沒法與時下國片中的打鬥。相比對白是粵語，雖然有不少引觀眾發笑的妙語，但很多地方，演員的對白與演員的情感並不相稱，有加看配音片。至于喜劇效果，却是趣味性強過引人發笑的反應。

「憤怒」中姦淫擄掠歹徒，使一向反對動武的人也憤怒起來。

電影主人翁是一個武功高強的小光棍，然後又有一個武功比小光棍之下的大光棍，兩人走江湖騙人的方法是大光棍先行向人惹事，然後小光棍向受害人開出價錢將大光棍打退。另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賊，名「千人屠」，他手段很毒辣，作大案而不作小案。電影中又出現一股武功好的匪徒，專門糾黨打劫，又有一間萬佛寺，寺中和尚人人武功高強，他們專捕提匪徒進寺中牢獄強迫抄經半年作悔改。電影通過一個大施主送一尊金佛去萬佛寺，中途被匪徒打劫，由于金佛的失掉，便將匪徒、光棍、千人屠、和尚搞一堆。除了和尚是正面人物外，小光棍卻是一隱名的劫富濟貧的大俠，並且專與壞人作對，電影最後，小光棍殲了拿賊及殺掉千人屠，將金佛連同受傷的大光棍交與萬佛寺和尚處理作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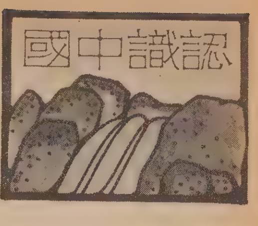
導演與麥嘉，看來是有自己風格的，「一」片故事並不新，但表現形式卻頗新奇有趣，雖然此片並沒有什麼內涵，它只等于一部白開水電影而已。

「一枝光棍走天涯」中的劉家榮與喬宏。



獨而不立，自而不主的「學聯」

柳以青



學聯第十九屆代表會議案的「結論」之一是「學運要緊緊結合祖國發展的前途」。

就從這一題目上，很清楚地表示出，與學聯代表會議的大多數代表們，都是「獨」而不「立」，「自」而不「主」的。

這一評論或許會使不少的代表們感到不值與不妥。然而，如果他們能夠再深入地反省一下他們所謂的「放認鬬爭」的既定目標，就會看出這次的學聯代表會所表現出來的精神與心態了。

「放」是「放眼世界」。從甚麼地方「放眼世界」呢？或是從那一個「立場」上去放眼世界呢？這就不能不牽涉到「獨立」立場了。「學聯」在放眼世界上有獨立立場嗎？相信學聯的代表們最清楚。不用我來揭發。

不過，有一點我不能不指出的是：何以「學聯」「放眼世界」的主題與對象，總是步着中共或左報的倡導後塵呢？難道說，「學聯」的「放眼世界」除「立場」全無獨立之外，連「眼」處，也是不能「獨立」的。由此可知，「學聯」會所謂的「放眼世界」，究竟所「放」的「眼」是甚麼「世界」，不能不使我覺得，所謂「放」，就有些中共海外統戰部所強調的「解放世界」意味。

事實上，中共們所謂的「解放世界」，果眞是那麼理想嗎？盼望「學聯」也眞的走入這世界的現實裏，體驗一下這自由世界吧！起碼，在這自由世界裏，還容許你們唱反調的，如果是共產世界的話，反調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被槍決和下苦獄營。這些，相信「學聯」的積極分子是該有所了解的。

否則，那一「放眼世界」，却把自己關在「共產世界」中，那時，恐怕連「放眼」的機會都失掉了。那時，所謂的「放眼」，就必定是「馬、列、毛」；所謂的「放眼」，就是在命令下的跳跳蹦蹦；所謂的「放眼」，就是血汗流入的土地。所謂的「放眼」，就是中共高級幹部們的特權，以及由這特權所緣生的一切優越生活條件。爲甚麼「學聯」在這自由世界中，不能眞眞地「放眼」一下呢？

「認」是「認識中國」，而最近改爲「認識祖國」但是，在這「認識」上，有「獨立」和「自主」的條件與心態嗎？這裏，我就引述一位參加了這次代表會的大學生的「感受」來證實一下。

「回想學聯初期，就有人高喊甚麼『學生不准談政治』，接着又是一連串『左傾』、『盲目』、『一面倒』的帽子亂扣在同學頭上，企圖砍斬掉這株初長的幼苗。當學運逐步深入時，這些人大呼不反對『認祖關社』，但要『客觀中立』，要『有批判性』，表面附和，背地裏就搞分裂、破壞的活動。經驗告訴我們，學運每向前走一步，就必須先掃掉這些形形式式的阻碍。學運是從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這點我的體會是加深了。在兩年前『資產』期間，我們摔開了托派的阻擾，學運得以邁進一大步。今天，當反對學運的人也齊聲附和『放認鬬爭』時，我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與之劃清界綫，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愛工農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中國。反對與人民爲敵的霸權主義及其追隨者。對于一切蠱惑人心的觀點要繼續進行批判。……我更深深的感受到，香港與祖國是息息相關的，香港同胞要與中國人民同生死，共呼吸，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爲國家作貢献。當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深入展開，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香港一小撮反華反人民小丑，就認爲有機可乘，迫不及待的跳出來，與國內外反華集團滙成一道，攻擊我國政府和人民，反映到學界方面，有人發表甚麼『中共中央違憲』抗議聲明……」（見學聯報第二期，一九七六年五月第五版）。

這樣的「認識祖國」，注定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起碼，在「學聯」所倡導「學運」中「認識祖國」，原來是循了「不斷鬥爭」路綫的。

其次，我們又可以看出，這篇文章既然是責備別人對「學聯」的「學運」「扣帽子」，可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却也對別人照「扣帽子」而不誤。例如稱人家是「托派」、「反華」、「反人民」等等。使讀到的人們，不能不覺得這一「中大一同學」的無理與幼稚。

最後，既然是要「與中國人民同生死，共呼吸，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了，到後來竟把「中共中央」、「政府」與「人民」三合一起來。還有如此的「認識祖國」法的？也就由此識破了「學聯」，起碼由這位「中大一同學」所感受的「認祖」，其背後確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假如「認識祖國」與「歌頌「當權派」是一致的話，這一歌頌並不一定要由「認識」這條路的。因此，也就不必借助了「認識」這一相當理智的字眼，而專從「政治衝動」上去考慮和接觸問題。

「政治衝動」乎？

事實上，這種以歌頌「當權派」爲職志的「認識祖國」，其本身就顯得無能爲力了。原因是：「當權派」在大陸不會沒有，這與以前歷史下所擁護的「皇權」一般；可是，傳統歷史上的更朝換代，那就使擁權派的人士們大驚失措了。同樣，在大陸上的當權派，也就因了「不斷鬥爭」而有所轉移的。那時，以前所擁的當權派的說辭，立刻就會變成「反革命」與「反動言論」了，這比「反華」、「反人民」更具尖銳性。不知道這位「中大一同學」有無仔細的想過。結果呢！大陸上的人民却是倒楣透頂。

最壞的恐怕該是這一「認識祖國」變成了「政治衝動」的情緒發洩。原因是這一由「政治衝動」所主持的運動，除了爲達成某種政治目的外，其他

都無可取。然而，卽使是爲達成某種政治目的，其所有參與的人，也只能做成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或工。

不過，我總是相信，任何「政治衝動」所掀起的「運動」都會是很快雲消霧散的。所得到的，上焉者是「政治衝動」的教訓；下焉者，則是「政治衝動」運動下的犧牲品。

我眞盼望所有「政治衝動」都能不接受了應得「教訓」的後悔，同時，更不願看到他們才爲「犧牲品」。

或許，爲目前的某些大專學生，他們却眞是由於民族意識的高漲，見到中共們偌多的宣傳、報導、書籍、報刊等，只是強調了民族意識，民族情感，却無法突破這些報導中有那些是不眞不實的。只是爲了宣傳而拍攝、撰寫的？

這裏，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首先，任何消息、新聞或報導，先設身處地在普遍的人性上去想一想，假如一個正常的社會，所發生的事情，多半可以從普遍人性上去了解。這一人性，可以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

這裏，我們可以從「天安門事件」中來分析。

目前所有左派及同情中共當權派的人士們，報導這一事件時，都有意的漏掉這一事件的當時導火綫，那就是公安局人員把放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追悼周恩來的花圈移去所致。這是外電都一致報導的。可是，中共中央、人民日報、新華社都沒有提這一件事，這點絕對不能輕易放過。

中共們以及中共所管制的傳播機構，省畧了這一導火綫而不報導，並不是甚麼「人性是有階級性」的說辭可以解釋的，而是普遍人性中的「聲東擊西」，或是「掩飾錯誤」的心理所致。當然，爲我們從普遍人性的了解，愈顯得他們會是「欲蓋彌彰」的。

所以「學聯」會的代表們，沒有發現這一極端重要的中共們的「欲蓋彌彰」性？在普遍人性上，我也却能了解，不過，在此不願指出而已。

其次，任何的發言與報導，其或是文章，是否有充足的內外邏輯性？如無，那麼，這些說辭都值得商榷，如有，則再驗證事實，然後，任何宣傳的烟幕，都會迎刃而解，姑毋論這一宣傳重複多少遍，都是無效的。

這裏，我們再試以「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來分析一下。這次把鄧小平撤職的最大理論是「綱」與「目」的問題。甚麼「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結果是「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這是指鄧小平。接着把劉少奇、林彪與鄧小平弄在一齊說：「文化大革命是甚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假如我們試把這三段話，用邏輯分析一下，假如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等，都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話，所謂「文革派」、「宮廷派」，以及十年來反對劉少奇、林彪、以及目前反對鄧小平的中共們，早已連出聲的機會都沒有了。何來十年來一次次的「反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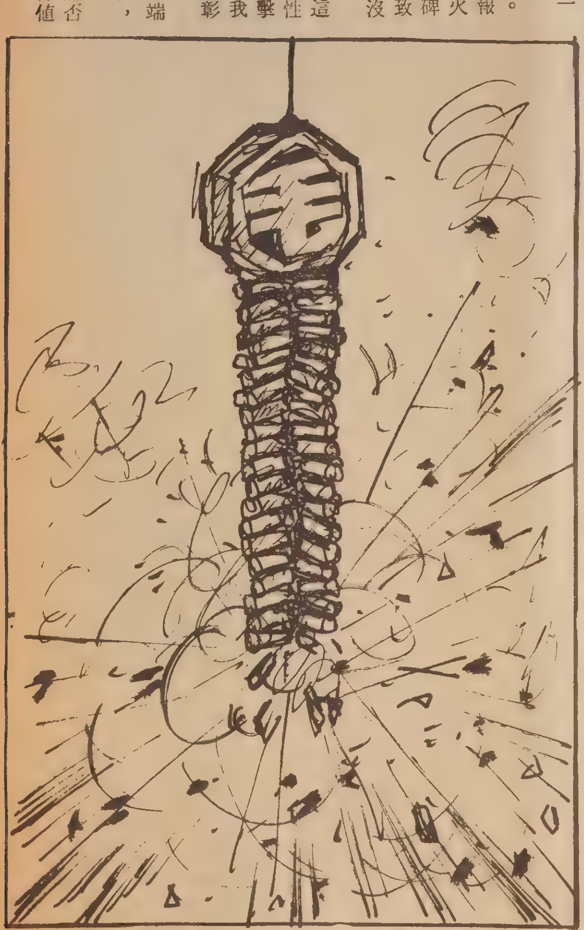
這一「綱」與「目」也者，只是如此這麼簡單而赤裸的問題。任何一位大專學生，在同時讀到這三段話時，恐怕該是可以發現到彼此之間邏輯性問題的。

在「認識中國」上，如果要獨立，那一定要有邏輯性的推理；如果要自主，那必須要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人性上思考。除此之外，那必然會「獨」而不「立」；「自」而不「主」的。

然而，如果只從政治宣傳上掀起了「政治衝動」，而在這一「衝動」來發言、來高呼、來行動的話，我只覺得爲這一「衝動」過後，不知道餘下了多少東西。

或許有人以爲：由於精力過剩需要發洩一下，發洩就是目的的話，那我也是無話可說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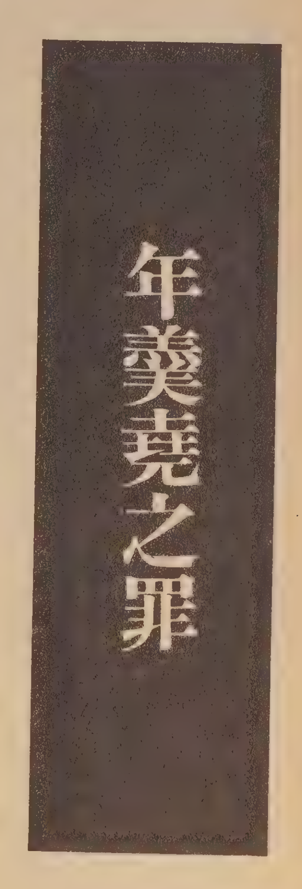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倒覺從樂幸的是：我們的這個社會，卻還能負起精力過剩而又能在衝動下要發洩的大好青年人們！特別是就讀在用納稅人的血汗來投資的高等學府！



快燒响了　　嚴以敬作



人物春秋



年羹堯之罪

胡蓁之

儘管好話說盡，而壞事做絕的人畢竟沒有好下場，年羹堯在雍正三年以前，每次上疏，巧言飾過，使其功榮達到最高峯！然而不旋踵間，東窗事發，有如黃河決堤，不可收拾！幾至陷於滿門抄斬的慘境，實爲口是心非者戒！

當年羹堯登峯造極時，家僕中有桑成鼎、馬之耀二人，自平西藏後隨軍敘功，分別累官至直隸守道及署副將，羹堯恐人議己，乃奏稱「成鼎係僕，妻前夫之子，之耀爲乳母之子」，力爲辦白。又請發文武員弁數十人，隨往軍營委用，特允所請。抵達西安，即劾能驛道金南瑛等七人，而以請發的主事丁松清署粮道，上以題奏錯誤，傳旨切責。羹堯又嘗薦其私人西安布政使胡期恆，按察使王景灝可大用，並劾四川巡撫察斑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至死！於是罷斑職，擬斬監候，景灝遂得擢任川撫，及與瑛等去職，期恆亦已擢甘肅巡撫。離西安任，尙以布政使銜順羹堯意，作詳揭。上命期恆率所劾人員來京具奏。

雍正三年正月，蔡珽至京，刑部請監禁，特召蔡入，見珽自陳平日抗年羹堯反被誣陷狀，具奏其貪殘諸欵，上特宥珽罪，擢左都御史。諭曰：「蔡珽係年羹堯參奏，若置之於法，人必謂朕奉羹堯之言而殺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同年三月，胡期恆入京，奉旨指胡期恆人甚卑鄙，奏請荒謬，豈特不勝巡撫，即道員亦屬有玷，下部議革職。上命更定打箭爐外增汰弁兵事宜，凡年羹堯奏裁川陜諸鎭兵皆復，並撤鹽池防兵。

又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恆，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其奏，又青海，蒙古飢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瞶，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其尙能操練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但山西巡撫伊都立刻疏劾年羹堯和占鹽窩，擅用正課諸欵，都統原任西安巡撫范時捷，交劾羹堯借口捕治鹽梟，遣運使金啓勳等，率兵狂圍邪陽民堡，致死多人，特命侍郎史貽直，高其佩赴山西察審。而范時捷復劾年羹堯欺罔貪婪五事，並請治金啓勳，胡期恆，桑成鼎，魏之耀等罪。由吏部議處，却僅請罷任，不請革公爵。

另以妄劾金南瑛事議嚴處，諭曰：「此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即行正法，亦不覺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即當就此事定議，乃前議既以徇庇，會議後爾過當，此不尙書隆科多有意擾亂，其下都察院議罪，隆科多坐是削太保銜，解部務，命吏部另議年羹堯罪。」又諭九卿曰：「朕御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膂，毫無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效，敦爲朕覥爲一德，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倖爲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彼既視憲典爲弁髦，朕豈能姑息養奸耶？至其門下趨附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薦援，畏其加害所致。急宜解散黨羽，革面洗心，若仍留情性，惟務隱匿巧詐，一經發覺，定治以黨逆之罪。向日明珠索額圖結黨行私，聖祖仁皇帝洞悉其情，因解其要職，置之閑散，何嘗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堯若不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習，則萬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陷，各宜警懼，無得自干誅滅。」

年羹堯行至儀征，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嚴鞫，並逮胡期恆，金啓勛及桑成鼎等治罪。諭下胡期恆等於法司，革除官職，羹堯暫免逮問，命分案議罪，削太保銜！追恩賞團龍服黃帶雙眼翎紫轡等物，及硃批摺奏，並令繳入，革將軍職，授閑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內閣啓事九卿科道合詞奏言：「年羹堯受聖祖仁皇帝豢養深恩，又蒙皇上殊恩異數，不思公忠爲國，貪婪成性，驕橫居心，顚倒官常，草菅民命，搜其罪狀，罄竹難書，幸聖恩不即加誅，令其回奏，仍復怙惡不悛，更恃欺罔，請亟罷斥，立正典刑，以爲不法不忠者戒。」

得旨批示：「年羹堯爲川陜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治罪，念其青海之功，尙欲委屈保全，罷其總督，授爲杭州將軍，令其效力，以贖前

懲。乃今事事敗露，不料欺罔悖逆之罪，至於此極，使更加寬宥，將來何示懲？此所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令將軍督撫提鎮等，名抒己見。」是月降公爵二等，吏部議盡革羹堯世職。當時川陝總督岳鍾琪河南巡撫田文鏡，侍郎黃炳，鴻臚寺少卿單疇書，原任直隸巡撫趙之垣等，爲舉發羹堯罪狀！侍郎史貽直，高其佩亦以讞辭奏，請依大不敬律斬決，十月命逮羹堯來京嚴鞫時，將軍督提次第入奏，請速加誅戮，以彰國法。章下所司，十二月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年羹堯罪跡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二）奉繳硃批諭旨，故匿奏摺，詐稱毀破，倣寫進呈；（三）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四）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禁荒物；（五）僞造圖讖妖言。

此外，尚有欺罔之罪九：①擅調公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②舊坪築城安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③詭劾都督武格等鎮海堡失律；④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烱賄奸民保留；⑤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勛姓名赴任，知而不奏；⑥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六案；⑦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⑧西寧效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〇九員；⑨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

尤其僭越之罪，更達十五項之多：①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眼淨衡；②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③設坐當會府龍牌正坐；④穿用四儀衣，服鵝黃佩刀荷囊；⑤擅用黃袱，官員餽送同恭敬；⑥縱子穿四團龍補服；⑦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⑧受總統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⑧令蒙古札隆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⑩行文督撫，書官書名；⑪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⑫被合牆壁，彩畫四爪龍；⑬轅門鼓廳畫龍，吹樂人蟒服；⑭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毀壞；⒂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

又狂悖之罪十三：①兩次恩詔到陝西，不宣讀張掛；②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私賓啟發；③不許同城巡撫放砲；④勒取蒙古貝勒士信之女爲妾；⑤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⑥大將軍印不肯交出；⑦妄稱大將軍行事，但循俗例；⑧縱容家僕魏之耀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等官同坐；⑨逮旨逗留儀征；⑩勒令川壯總兵王允結以老病乞休；⑪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眾；⑫袒護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⑬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更有六大寺擅之罪：①築郃陽城堡不行提請，擅發銀兩，②悉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令行調回，③擅用私票行鹽，④諭停捐奉，仍令照舊公捐，⑤捕獲私鹽，擅自銷案，⑥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請范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允猷虧項。

年羹堯又犯忌劾之罪六：①凌霄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②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撫晉諸帳，形令遲誤致罪，③尚書卓奇玉軍營商辦糧餉，請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遲誤軍需，④捏參夔州知府程如係販賣私鹽，殺傷人命，⑤欲令李維鈞爲巡撫，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⑥揭抑中書阿炳高等軍功。又犯四大殘忍罪：①郃陽鹽梟案中，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致死，②鎖禁筆貼式戴蘇，③劾金南瑛等七人，急欲出缺給予私令，④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札卜等，致困苦失所。

十八項貪黷罪：①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萬兩，②勒索捐納人員銀廿四萬兩，③趙之垣罷職前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寶值二十餘萬兩，④受樂戶竇榮銀兩，⑤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⑥遍置私行鹽茶，⑦私占咸寧等鹽窩十八處，⑧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⑨索受員傅澤雲賄，不據劾虧帑，⑩陝、甘、川效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⑪受參革知府欒廷芳賄，奏隨往陝省，⑫掠各方衣物爲己有，⑬私征新撫各番租銀，⑭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⒂遣僕販賣馬匹，⒃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⒄遣莊浪影典史朱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⒅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

最後更有十五項侵蝕大罪，共計侵得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以飽私囊。合計年羹堯所犯的罪案達九十二款之多，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即年羹堯的父親和兄弟子孫，伯叔的兒子，兄弟之子，凡年在十六歲以上者，一律斬首示眾，十五歲以下者，和母女妻妾姊妹，以及兒子妻妾，則一律分別給以功臣之家爲奴爲婢。奏上，恩予年羹堯自裁，其子年富立斬、其餘凡十五歲以上男子，均發極邊充軍，羹堯之父遐齡，其兄廣東巡撫希堯，均革職免罪，母女妻妾姊妹等親屬之如何處置？卻未提及。

於是刑部夜獄中傳諭年羹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僞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其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爲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於心果忍爲之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於四月備兵，又命於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命阿喇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阿喇納乎？又如爾合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如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富寧安乎？又如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行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濟，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爲兒戲，借快私忿，尙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於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劃邊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人於廷讞，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禦萬方，必賞罰公明，方是爲治，爾悖劣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令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爾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

年羹堯既死，其黨次第伏法。雍正五年上諭：「向因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黨援固結，別生事端，故令諸子從居邊地，令年羹堯正法後，平日同黨之人皆悔過解散，無一人比附之者，而當日平定青海，年羹堯亦著有功績，可將伊子俱赦回，交與年遐齡管束，以示格外恩全至意」二〇。

柏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劫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綁架柏蒂・交換兩人

三個禮拜之後，他們綁架了柏蒂・赫斯特，把她當做「戰犯」，希望能用來交換釋放雷米諾和李德。「在那件事情之後，他們就沒有辦法回頭了。」李區回憶道；「他們覺得他們的下半輩子就必須要為『共生解放軍』而戰。」

在他開始過地下生活之後寫給他母親的一封信裏，威廉寫道；「我以前常說將來有一天我會成名，而你會引我為榮。我常常想到我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演員』，或者能夠『很有錢』，給你買一棟大房子，以及各種資產階級的美夢。

「呃，我也許不會有名——恐怕反而會聲名狼藉——不過你還應該，引我為榮。美國政府想要殺了我這一

美的人放在同一個階層了。

「下面我就提幾個（而我非常謙恭的這樣子做，因為他們都比我偉大的多）；

「每一個已經死的印地安人；每一個受過私刑的黑人，每一個被槍斃的墨西哥人，每一個被關在監獄裏的波多黎各人，每一個挨揍的工會人員；要說得更詳細一點有；納特・透納；約翰・布朗；喬・希爾；盧森堡夫婦；馬丁路德・金恩；喬治・催克森；山姆・梅爾維爾……還有他媽的每一個在越南的人。

可是在狄福瑞斯讓他扮演的角色裏，哈瑞斯卻是一名沒有領導能力，也沒有大軍追隨他的將軍——或是狄福瑞斯為了他沒有那兩樣而給他做為補償的一分空權。哈瑞斯學會了一口黑人的土腔，來模仿那位大元帥以及

緒之下，他會大聲地表示他希望他能生為黑人，而且生在一個窮困的家庭裏，這樣他就能夠更有資格來領導「革命」，他覺得他的肩上背負著非常沈重的責任？

事情弄得，很戲劇化

在拋開一切其他的野心之後，哈瑞斯決心要使「共生解放軍」得到成功。他相信雖然只有一小撮人，「共生解放軍」確實能在一九七五年完成革命，而最好的戰術就是狄福瑞斯最先所創導的；作政治性的謀殺。威廉覺得「共生解放軍」的槍枝應該瞄準警察，因為死在洛杉磯的那六條命都應該歸罪於警方。而且也因為他深信銀色的警徽是黑人憤怒的象徵。在殺害不受歡迎的警察之後，「共生解放

他能想像到武裝的黑人興起，就像在越南的越共一樣。

這種幻想完全合乎哈瑞斯對戲劇的喜愛，以及「共生軍」相信黑人能夠領導第二次美國革命的說法。可是哈瑞斯夫婦需要為他們的大軍募集士兵，所以他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說服他們在柏克萊的朋友們加入「共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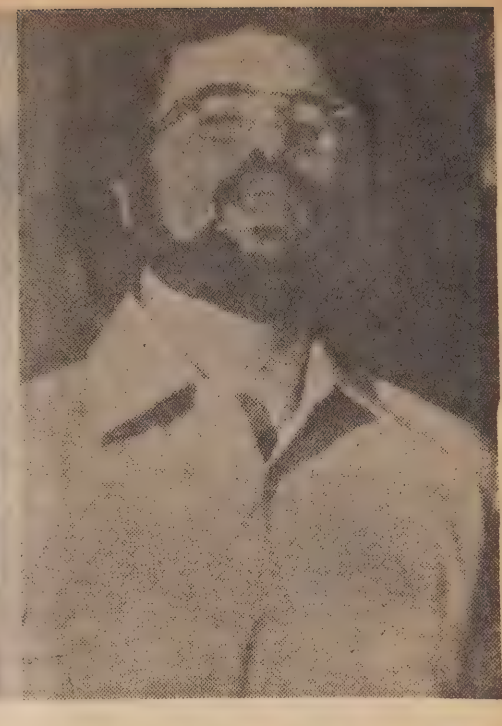
可是在威廉想把這種想法推銷給蘇里亞姊弟、齊爾歌、以及柏克萊那一羣裏其他人的時候，他卻失敗了。

在哈瑞斯夫婦要求之下，支持他們的這一羣人開始一起作有關「共生軍」前途的熱烈討論，可是他們還並不打算真正參加進去，而且更沒有興趣牽扯到哈瑞斯所提議的那些暴力行動中，他這些計劃的不切實際使他們覺得非常的不安。

起先，他們對哈瑞斯和他那種「革命領袖」的姿態非常的敬畏，所以不敢馬上反對他的建議。可是漸漸地在這一羣人裏產生了一位反對威廉的領袖，他不但是不同意政治暗殺的手段，而且他認為哈瑞斯過份耽溺於幻想，而沒有什麼政治意識——而且他很明白地表示了出來。哈瑞斯夫婦感到非常的憤怒，威廉說這個反對他的人是一個「找麻煩的」，想要整寃枉，他說他沒有成績也沒有經驗夠資格來做一個革命份子，這兩個人常常大叫大吵。

等到雙方的衝突到了無法解決的地步時，哈瑞斯夫婦就要求把這個「找麻煩的」趕出去，其他的人很勉強的同意了。





哈瑞斯夫婦

雖然在這一羣支持的人裏面彼此之間各有不同的意見，不過原則上都同意要採取另一種不這麼暴力的戰畧。他們指出有一個被視爲革命先鋒的團體，「地下氣象」向來只使用一些象徵性的爆炸事件，來表示他們在政治上的看法，可是威廉反對這種說法，他堅持說這個團體的人的做法是錯誤的——光是使用炸彈還不夠造成必要的「革命氣氛」。

在他變得這麼激進之前，即使在當年他在大學聯誼會裏講笑話的時候，威廉的風格就一向是充滿了戲劇性，而令人難以忍受。「他常常會很感情衝動，」李區回憶道：「他一向很眞誠，可是他喜歡把事情攪得很戲劇化。」

他發表「共生軍」的那套言論，認爲美國會被法西斯主義吞沒，現在所流的一點血，就可以防止將來的那場大血戰。他常常揮舞着手臂，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以強調他的看法。

哈瑞斯對於讓步或者是延遲都感到很不耐煩，所以在他沒有辦法號召到任何一個志願軍的時候，他就會更加戲劇化，因此也就更削弱了他的領導地位。

意見不合・影响革命

柏蒂雖然和威廉之間有些私人的恩怨，最初在這種討論會上却總對他表示支持，還幫着研究某一些目標。她爲了一年前的威利・沃爾夫之死而感到悲哀，曾經表示過非常狂熱的態度，宣誓要「掃盡這羣猪玀」來復仇，可是後來她也就改變了這種態度。現在，受到柏克萊這一羣人政治邏輯的影響，她也開始反對「共生軍」以前的那套戰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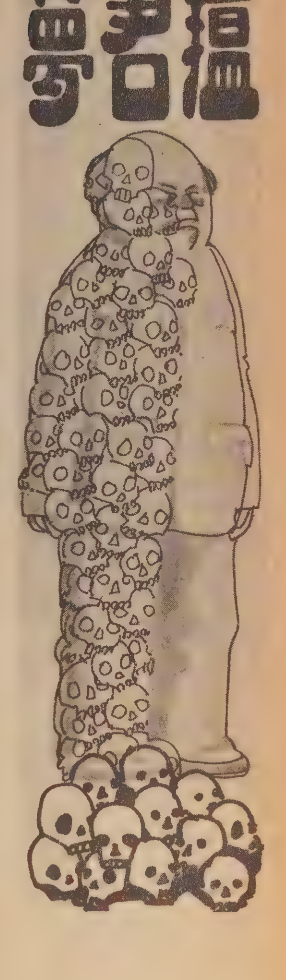
只有艾茉莉還支持她的丈夫。哈瑞斯夫婦是一對不分離的政治上的盟友，可是由於情勢日趨緊張，在哈瑞斯夫婦之間也開始有了裂痕。

艾茉莉・史濟瓦慈生長在芝加哥近郊的克萊雷頓山出身於小康之家，她的父親是一位工程顧問，治家很嚴謹。她相當的外向也很受歡迎，在印地安那大學就讀的時候，她金髮藍眼的外表使很多的男孩子拜倒在她的裙下，也使她能參加了一個很負盛名的大學女生聯誼會。她是一個還算專心，可是並不非常用功的學生。她穿著入時，主修英國文學，有兩個暑假曾經在狄斯耐樂園和加州遊樂區的飯館裏做事。

在她讀到二年級的時候，艾茉莉開始和那些參加過越戰還穿著卡其服的退伍軍人約會。那些人在校園裏一面喝著啤酒一面和她商談反戰的論調。在艾茉莉遇見威廉之後，有一位大學生聯誼會的姊妹還記得：「她就開始改變了。」可是他們之間的友誼一直還維持得很平淡。等到她唸到四年級，他們同居之後，艾茉莉就開始加入反戰的示威遊行，也對政治活活更加認眞起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〇，他們在學校的小教堂裏結婚。

搬到灣區之後，更增加了艾茉莉的政治覺醒，也結束了她早期和威廉在觀念上的歧見。由於她的冷靜和穩健，在參加「共生軍」之前哈瑞斯夫婦和其他灣區的活動份子舉行會議的時候，他們通常都要求艾茉莉來主持。艾茉莉也開始參加罷工，分散政治性的傳單，和訪問監獄等等的活動。

瘟君夢



岳騫

諸事安排妥當之後，毛澤東回到臨時安排的家，是三間瓦屋，在瓦窰堡是最講究的住宅，毛澤東一看江青帶着孩子住在三間瓦房，連聲說：「這怎麼成，快搬，快搬。」

江青聽聲從房內走出來，問道：「怎麼剛住下又要搬。」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我同周恩來坐車從延安出來，被飛機掃射了一次，差點沒有命，你住」這三間瓦房，目標最大，飛機要來丟炸彈，第一個目標就炸這裏，你說我們住在房內怎麼辦？」

江青冷笑一聲：「怎麼辦！等死。」

毛澤東說道：「何必說賭氣的話，好日子還未過哩！」

江青冷笑道：「哪裏還有好日子過，當初在重慶我是怎麼勸你，如果向老蔣低下頭，今天不是一院院長，在南京過着好日子，何至於被趕到這種蒼蠅都不落的地方，還要怕轟炸。」說着低頭哭起來了。

毛澤東扳起江青的頭，道：「許多事你都知道，在重慶我也下定決心和了，後來的變化不是我能作得了主的。」

江青說道：「現在怎麼辦呢？我們算跑天邊了吧！國民黨再打過來還向哪裏跑？」

毛澤東說道：「你不要急，我已經同周恩來商量，要他打個電報去南京。」

江青問道：「又打電報去投降。」

毛澤東說道：「不是投降，是和談。」

江青冷笑道：「老蔣還因你和，你騙了他一又一次。」

毛澤東笑道：「會的，你不曉得蔣先生的度量，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誰都反他幾次，到頭來他還是重用。」

江青說道：「那是國民黨的家事。」

毛澤東笑道：「我原來也是國民黨員，還是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委呢？如果國民黨肯恢復我黨籍，我馬上就申請。」

江青說道：「我不同你談這些大事，只問你這次出來，家中東西帶出來沒有。」

毛澤東問道：「什麼東西。」

江青說道：「孩子的搖籃，她沒有搖籃不肯好好睡，日夜要褓母抱。」

毛澤東道：「要褓姆抱，又不是要你抱，你急什麼？」

江青說道：「褓姆不是人嗎？人家也知道累。」

毛澤東說道：「你又動了溫情，褓姆是爲我們服務的，如果孩子不要她抱，她還有什麼事作。」

江青說道：「現在不談這些，我只問你，既然坐了卡車出來，爲什麼不把孩子的搖籃帶出來。」

毛澤東說道：「我的愛人，不必再談搖籃了，我抽了半盒茄立克，用紅筆圈的歷代通俗演義，都未來得及帶出。」

江青問道：「怎麼呢？我們到底在這裏能住多久。」

毛澤東笑道：「住不久的。」

江青問道：「你這話怎麼講？」

毛澤東說道：「如果蔣先生肯接受我要求談和，胡宗南馬上就要撤回去，我們就可以回延安，若是蔣先生不肯和，一定要窮追猛打，這個地方也守不了幾天。」

江青啊呀一聲，說道：「到那時怎麼辦！我們逃去什麼地方？」

毛澤東說道：「路綫很多，可以渡過黃河去晉察冀邊區與劉少奇，朱德會合，到以撤去外蒙，也可以在陝北打游擊。」

江青說道：「你同我打游擊，你聽到槍聲就上不去馬，我聽到槍聲腿到挪不動，這個游擊怎麼打。」

毛澤東笑道：「打游擊也用不看你同我打，我們還是住在最安全的地方，由彭德懷去打。」

江青說道：「我覺得你一心一意向老蔣求和也不是辦法，因爲你自己不能直接與南京通電，要靠周恩來，周恩來給不給你出力，誰也不知道。」

毛澤東嘆口氣：「沒有辦法，只有這一條路。」

江青說道：「我覺得你應該同彭德懷談談，給彭德懷打打氣，要能打一兩次勝仗，再談和也容易些。」

毛澤東說道：「對！對！夫人之言實在有理，我休息一時就召集彭德懷開會。」說過一連打了兩個呵欠，衣服也未脫，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睡到下午，毛澤東精神已恢復，到了「前委」臨時辦公室，任弼時、陸定一、周恩來都在，不大時間，彭德懷騎馬來，到了辦公室門首下馬，毛澤東趕快過去拉手，說道：「德懷同志，辛苦了。」

彭德懷說道：「我沒有什麼，主席辛苦了。」

毛澤東擺手道：「以後不可喊主席，叫我李同志。」

彭德懷訝然道：「這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說道：「我改了名字叫李德勝。」

彭德懷說道：「這個名字是一個兵，還是軍閥時的兵，我在平江當團長時，手下不知有多少張得功，李德勝。」

毛澤東笑道：「我現在就是當兵了，恩來同志也當兵，他叫胡必成。警衛總團改爲第九團，全部改編爲第三支隊，司令員是任弼時同志，政委是陸定一同志。」

彭德懷抬頭看看任弼時與陸定一，兩人都對之苦笑。

毛澤東說道：「德懷同志，你說我這個辦法妙不妙。」

彭德懷冷冷說道：「很妙，主席記得那年在江西同國民黨作戰，敵人五十二師師長韓德勤已經被我們活捉，他竟然冒充伙伕逃掉。如果國民黨這次直把我們包圍殲滅了，主席同恩來同志也可以冒充伙伕。」

毛澤東臉色當時一紅，馬上又變過來，笑說道：「我可以充伙伕，恩來同志細皮白肉充什麼伙伕，只能冒充司書。」

周恩來笑道：「我除非不被他們捉去，捉去了冒充什麼也冒充不掉。敵人東西兩路司令官董釗與劉戡，都是我在黃埔的學生。」

毛澤東嘆口氣：「眞到了那一天，恩來同志你一定是座上客，劉戡、董釗見了你還要喊老師，我就要得堦下囚了。非靠你關照不可。」

周恩來不知毛澤東胡扯下去又講什麼？轉過臉看看彭德懷，問道：「德懷同志，你看大局怎麼樣？」

彭德懷說道：「大局不是主……不是李同志這麼悲觀，我們並未垮到底。」

毛澤東連忙問道；「德懷同志，你的看法怎麼樣？」

彭德懷說道；「胡宗南在攻下延安之後，沒有下命令急追，在延安一停停了五六天，會打仗的人沒有這樣打的，在兵法上犯了大忌。」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姜太公兵法，孫武子兵法，孔明兵法，徐茂公兵法，劉伯溫兵法我都研究過，實在沒有這個打法。」

彭德懷接着說道：「延安已經很苦，過了延安更苦，只要堅壁淸野，敵人攻來沒有一點東西吃，甚至飲水都成問題，他如何守得住。」

毛澤東點頭說道：「對極了，在江西時，敵人一攻來，我們就把老百姓全帶了走，不跟我們走的一律殺光，糧食能帶的帶，不能帶的燒掉，就用這個戰術，國民黨四次圍剿都沒有辦法。」

彭德懷說道：「江西山區雖然地廣人稀，但比起延安以北，還是好的太多，延安向北來全是黃土，不宜大兵團調動，小數的，我們可以集中兵力大吃小，只要能吃掉敵人幾支主力，胡宗南就不知怎麼好了。」

毛澤東聽得高興，一拍彭德懷，說道：「還是我們彭大將軍，眞有辦法。」

彭德懷說道：「主……李同志怎麼同我開玩笑。」毛澤東說道：「那是開玩笑了，你實在有大將軍之才，我要寫首詩送你，一定要尊你爲彭大將軍。」

彭德懷笑道：「我是彭大將軍，朱老總是什麼？」

毛澤東說道：「朱老總還是朱老總，我們解放軍是論本領，不論賀格的

周恩來說道：「德懷同志，你的作戰計劃是不是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毛澤東連連擺手道；「不必了，不必了。你一個人負責好了，軍事計劃不可讓人知道，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個洩漏的機會。」

周恩來白臉一紅，說不出話。

陸定一忍不住說道：「我們這幾個人，都是參與機要的人，怎麼會洩漏軍事機密。」

毛澤東說道；「劉斐不是國民黨參與軍事機密的人嗎？什麼消息不是他報過來。」

陸定一還是不服，問道；「這一次他爲什麼不報，害得我們幾乎走出延安。」

毛澤東說道；「劉斐那會不報呢？是我們不信，就不能怪他了。」

周恩來說道：「德懷同志，李同志既然這麼說了，這次的作戰計劃你一個人擬訂就好了，不必再拿出來商量。」



延安時代的彭大將軍

火種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組織一切可以組織的力量，全部投入利用大自然的生產鬥爭中，以增加物質財富，克服國家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危機」，正好作為磚瓦廠加炭添火，鼓動幹勁的張本。

黨不是要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嗎？泥土、柴火、連那帮勞教份子在內，哪一樣不是大自然的資源！

林宇民在工作上所表現的積極與負責，得到了領導的信任，他變成了「生產鬥爭運動」中突出的勞教楷模，立刻提升為小組裏的學習小組長。

現在，他走上了王先永、李子貽同一條路子。

純以政治上的利害觀點看，當學習小組長是一個很難得的可以向上級邀功的好差事，多彙報一點組裏伙伴所犯的小錯誤，爭取優異表現，提早摘掉右派帽子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他能怎樣做嗎？

不，他不行，這不是他原則。

七年前，他還用不到去揭發關振宗，只要肯自己假裝承認錯誤，就不必到這裏來耗掉他寶貴的青春了。

他感到惶恐。我能為這些伙伴們做點什麼呢？他問自己，能跟王先永和李子貽他們一樣做得好嗎？

他突然記起王先永跟他說過的話，要他多讀書，「就像在研究傳染病的病源菌」。對的，他想，也許這就是我替傳染病患者注射血清的時候了，但是我對共產黨真正了解並不多，應該多讀些他們的書。

他開始向廠裏的幹部和接受勞教的幹部、黨員那裏，借了好些書來，政治經濟學概論、共產黨宣言、論國家與革命、矛盾論、自然辯證法、法蘭西宣言、聯共（布）黨史、毛澤東選集，等等。儘量利用短促的工餘時候，細心的去閱讀它們。

他愈來愈沉默，跟農場裏他們三組的生產組長鍾敏一樣，沒有必要決不開口，要開口，就先把「黨」頂在頭裏。「黨告訴我們怎樣怎樣」，或者是「黨要我們怎樣怎樣」；他把自己變得這樣積極，政治覺悟提到這樣高，完全歸功於黨的「改造教育」。「沒有黨的關照與帮助」，他總是這樣說：「我早就變成無可救藥的反革命份子了」。

但是他的工作沒有做好，這年下半年組裏的人流動性太大，不時有新伙伴進來，又不時有人調出去作某項生產的突擊任務。

七年來，林宇民從來沒有看到過勞教場裏有這麼混亂過。

那時因為黨中央在提出「三大革命運動」的同時，又鼓起兩場惡浪掀天的大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新五反運動」。

這兩個運動的精神，主要是中央有鑒於「三面紅旗」造成了三年全面大災荒，農民到處盲流，集體經濟已是名存實亡，人民公社也變成一個空架子，於是在去年作出「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今年五月，毛澤東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農村幹部普遍地多吃多佔，貪污盜竊，農民賣買土地，賣買人口，投機倒把，腐蝕了社會主義的制度，滙成一股反共暗流，而民兵、幹部也公開的與反共勢力勾結，大搞兩面政權，因此通過「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以「三大革命」作為這個草案的政策重點。但是又覺得「三大革命」對階級的積極性不夠，於是又通過「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針對農村，普遍展開「清查有無反黨思想，清查對黨的政策有無抵觸，清查對反帝反修的看法，清查對公有財物有無貪污浪費」的「四清運動」，重劃階級成份，普遍建立階級檔案。同時又在城市發動「新五反運動」，「反貪污浪費，反造謠和迷信，反投機倒把，反懶漢，反早婚」。

這兩個運動分明是一個對農村，一個對城市，而且中央的意思，教育重點要放在幹部身上，但是弄到後來，城鄉不分，兩個運動分頭在城鄉併進，這兩把大火又燒到了羣眾身上去了。

這是黨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以來，最廣泛、最徹底的一次「打擊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

「四清運動」與「新五反」的推行，不但沒有鞏固人民公社的構架，在農村反而比「三面紅旗」更具破壞力。幹部怕農民乘機報復，農民怕幹部公報私仇，兩者的對立形勢，益發尖銳。於是，幹部與農民，以及城市中一部份階級成份差的人，一批一批的「清」進勞教場裏來。

磚瓦廠收容勞教犯是多多益善，但是廠棚不是橡皮做的，容納量也有個限度，領導除了作本身的業務擴張外，又在公安廳勞管當局的指示下，在附近設置了幾個分廠，這個荒野山崗盆地，短時間內居然變成磚瓦工業中心。

林宇民小組裏的人，就在這種

情形下不斷流動着，有的甚至來了不到兩天就走了。他不管這個人在組裏躭多久，也不管這個人是博士還是一字不識的農民、白髮蒼蒼的老者還是十多歲楞頭楞腦的毛孩子，他總是盡心的去慰撫他們初入勞教塲所時，肯定會發的驚惶駭懼。他委宛的告訴他們，遣送勞教，不一定是生命的終點，最要緊的，是鼓起要求生存的意志，要有活下去的信心。

「看我，在裏面蹲了七年，還不是活到現在了，主要的，自己要有信心。他們已望不得你會倒下去，省得麻煩；他們就是怕你有信心，但你一定振作起來，堅決的要求自己活下去。至於別的任何事情，讓時間去批判和決定……」

「組長同志，你說『別的任何事情』是什麼意思？」

「就是別的事情，沒有什麼另外特別的意義了。現在你把行李放在自己鋪住上，我們一塊兒上工作塲去，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幫忙，隨時跟我說。」

他把第一天進農塲時，丘世發所給予他的眞摯友情，分給了每個新來的伙伴。

只要在他小組裏躭過的，誰都感念他。

不會做的，他細心教導；初學完成不了定額任務，他把自己做好的瓦坯分給他們。他不讓組裏的人被扣減口粮，這就值得大家對他的感謝了。

磚瓦廠的生產評比，比農塲要嚴格。這裏都是有數量可以計算的，做多少磚，做多少瓦，斫幾斤柴，一看就知道了，不像農塲裏那樣可以矇混過關。只有燒窰小組，是最優等的差使，幾天燒好一窰磚瓦，由廠裏的技術員指定，想快想慢都不行，這就無從評比了。其他的小組，就是一天一比，一月一小評，天天比，月月評，到一年，就來個總結大評。

評比不僅僅決定於勞動態度和成績，還有思想狀況，政治面貌，而這些都着重於檢舉和揭發。勞教份子的年度總結評比，影响他的處理問題，就業人員則關係加級加薪；跟農塲裏的情形一樣，這是一年一度對自己命運有關的決定性的鬥爭。

老勞教犯已經明白評比得好壞，與處理根本上沒有什麼關係，評比得最好的人，未必出得去，評比得不好的人，也不見得會怎樣吃虧。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處理的問題，決定在黨的政策。但是有些人並不知道，甚至你跟他說了，他也未必肯相信；羅福貴就是這樣。

「不會吧，那麼大塲面，幹部又那麼起勁認眞，總要放掉幾個人的。」

林宇民發現，沒有文化的農民、工人、固然容易被評比激起希望，即連高級知識份子，也難免受到摘帽與解教的誘惑，始終想在大小評比的一堆冷灰裏找餘燼。

不過一九六三的年終評比，對林宇民的確是帶來好運，他被調到燒窰組。

他先前是燒大窰，六個人分成兩班，每班輪值六小時，白天晚上都要當一次班，全天勞動時間是十二小時。

燒窰組好就好在用不着參加評比，假使在當值時間，也可不必參加廠裏和小組的各種會議，單就這一點，已經被人羨煞。每天晚上的會，眞可把人悶死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就是用同一的調調兒磨你，把你磨得頭昏腦脹。但是你不得不頂着頭皮挨，那是決定思想覺悟，政治面貌最重要的一課。

經過一段很短的時間，林宇民又被調去燒小窰；全組只四個人，跟大窰一樣分成兩班。生產小組長和學習小組長，各帶一人輪值。

林宇民帶的是魏紹祖，今年還祇二十一歲，中等身材，秀氣文靜，長得跟女孩子一樣標緻。他澄澈的雙眼，像兩個深潭，滿滿的兩潭憂傷；每當他出神凝思，那在他眼裏蕩漾着的憂傷，就溢流出來，滲進林宇民的心裏。

林宇民跟他初見面時，先就很熱情的跟他打照呼。

「你好，我是林宇民，以後我們要在一塊兒勞動了。」

他不在意點了一下頭，很勉強的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你就是魏紹祖吧？」

「我是魏紹祖，我知道你是我們的學習小組長，不過我已經解除勞教了，我是就業人員……」

「我知道，生產幹事跟我說了，在生產崗位上，我們有同樣的責任，是不是？」

魏紹祖奇怪地笑了一下，冷冷地說：

「本來就是一樣，解不解教都是如此嘛。」

「燒小窰我沒有經驗，小魏，你要多幫助我呀！」

但是林宇民發現魏紹祖並沒有在聽他說話，他坐在床上，怔怔的瞧着窗外。

他是怎麼啦？他已經解除勞教了，爲什麼還會有這麼重心事呢？

他們接晚上十二時到次晨六時的班；十一時五十分，林宇民叫醒了他。

魏紹祖穿上衣服，從床底下拿出一支三弦琴，睡眼惺忪的跟着他走了。

窰在廠地的最末端，距離營舍半里路。

怪啦，林宇民心裏在想，他倒還有彈奏三弦琴的心情！

燒窰當然是比途輕鬆的活兒，一個人不斷地把柴火往窰肚子裏塞，等燒到一個相當時候窰肚子裏積滿了灰，就得把灰扒出來；灰積太多了，柴草就燒不透。另外一個人就得把堆在四五十公尺外邊的木柴拖到窰洞口，去挑水澆扒出來的餘燼火炭，如果燃料是木柴，燒起來省力多了。（四九）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繼之，日本更於四月十九日草擬「承認條件」，送達各國，除重申在上年二月間的提議中業已提到的「須要中國國內情勢安定，以及履行在條約和慣例上的國際義務」兩點之外，並包括在手續方面的建議「在北京舉行各國外交代表會議，作成各國共同建議的決定之後，予以承認。」

美日形成對立

日本這種對於承認予以拖延的新提議，得到了英、俄、奧、義等國的贊成。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但是，在時間上業經遲了一步，美國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向袁世凱遞送了威爾遜總統的國書，走在列強前面，正式承認了中華民國。接着是墨西哥、古巴也遞送了國書。中華民國開國以來，將近一年又半，纔獲得了國際地位。

可是，美國卻並沒有成為承認中國的第一個國家。

倡導承認，並掌握着主動權的，誠然是美國，不過在進行過程中，卻發生了失誤。

這是由於在四月六日，美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館向北京政府轉達承認中國方針的時候，巴西和秘魯兩國誤會美國政府已定於中華民國召開國會之日（四月八日）正式承認，於是這兩個國家便各自指示其派駐北京的使館「在確知四月八日召開國會之後，便可即時予以承認」於是兩國駐北京代表，乃於四月八日同時履行了承認手續，而走在美國前面。

由於美國承認了中華民國，乃使國際政局的趨向發生了變化。日本和英、俄等列強國家，都無法再抗拒世界大勢，而不得不朝着在美國之外的各國同時承認的途徑展開活動。

二次大戰的緒端

▼日美兩國為承認中國問題而形成對立的背景，還有其爭執的因素，也在此時開始表面化。

向亞洲發展較遲的美國，一向在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情形，在前面已經一再地提出來過。

當日俄戰爭之際（一九〇四——五年），美國在背後給予日本支援，也就是基於上述主張。美國希望讓日本打擊俄國，可以抑制俄國在中國的進展。

可是沒有料到日俄戰後，日本迅速發展為亞洲的強國，在國際間對於中國的發言權增大，並且向朝鮮和滿洲擴張了地盤，顯示中國開始落入被日本侵略的狀態；在遠東地區，日本的力量已經強化到足以成為美國「眼中釘」的程度。故而在美國立場，對於日本如此支配中國的情勢乃有加以牽制之必要——諸如「滿洲鐵路中立化建議」（一九〇九年）、「四國（美英德法）借款開發滿洲計劃」（一九一一年）等等，都是基於上述必要的表現。

在另一方面，日美兩國之間又因日本移民而糾紛不已。美國西岸地區對於日本移民的排斥運動，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發生；及至一向提倡排日論的民主黨支持出威爾遜當他總統，排日運動立即表面化。由一九一三年加州議會通過禁止日本移民持有土地



美國公使呈遞國書後與袁世凱合影

一九一三年率先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的美總統威爾遜。

法案開始，乃至禁止和美國人通婚、十倍徵收漁業稅等等歧視日本人的措施，逐漸擴大。

針對這個情況，日本政府打算以強硬外交態度謀求解決，在外交文書中有「不得已則不惜一戰」的詞句，被暴露於外，反而招致美國反感，受到壓抑。

在美國國內，有提倡對日開戰的呼聲，就是自這個時候開始。

日美兩國像這樣地在中華民國的對立抗爭，後來擴大到太平洋地區，肇成導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端緒。▲

日本掠奪利權的意圖

日本在和列強作外交上的折衝、以謀拖延對中國承認的另一方面，對於袁世凱則隱隱約約地表露出像是有加以承認的意向，以進行其掠奪利權的侵畧外交。

其中之一項，是減輕朝鮮和東三省之間貨物通過的關稅（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簽約），又一項是建築「滿蒙五條鐵道」問題（同年十月五日簽約），尤其是後面一項，成爲在東三省留給以後不斷紛爭的因素，而日本當時是在就要宣告承認中華民國之前不容猶豫之際，提出這個交涉，強迫要求換文。

關於前面一項——減輕關稅問題，其演出的場所是啣接奉天和安東的「安奉鐵路」。

安奉鐵路，是在日俄戰爭之際，爲緊急運輸軍需品而臨時敷設的一條輕便鐵路。後來，日本根據日俄樸資茅茨條約（一九〇五年簽訂）將該鐵路和「南滿鐵路」的管理權掠奪到手；不久之後，便託辭改良綫路，而着手改建爲寬軌鐵路，與南滿鐵路聯接；並且在鴨綠江架設鐵橋，打算和朝鮮的陸上交通聯繫起來。其意圖，是要從業已把自己勢力培植完成的朝鮮，築成一條大動脉，直達東三省的心臟部位。

這個改建寬軌工程，實際是違反了清廷和日本之間在一九〇五年所簽訂的「東三省善後協約」。

這個善後協約，是對於樸資茅茨條約的追認，同意由俄國將南滿鐵路的特權轉讓給日本；至於對安奉鐵路，則只承認可以施行改良工程，而並未允許擅行改建寬軌，可是日本卻專擅決定，強行施工。一九一一年，鴨綠江的鐵橋也建造竣工，十一月一日開始，啣接朝鮮新義州和中國安東市的鐵路開通，因而使朝鮮總督府鐵路和南滿鐵路直接通車，東三省便和已被日本併吞的朝鮮聯繫起來了。

在這裏日本所提出來的交涉，就是如前所述要求減輕東三省和朝鮮之間輸出入關稅的問題。日本提出要求的根據，是善後協約第十一欵規定「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相互最惠國之例辦理。」

日本便依據這一個最惠國條欵，來強迫要求減輕關稅三分之一。

「滿蒙五路」概念圖

①洮南—鄭家屯—四平街
②海龍—開原
③洮南—長春
④承德—洮南
⑤吉林—海龍

「滿蒙五路」略圖。

日本建造的鴨綠江大橋啣接朝鮮的新義州與我國的安東市。

日提築路要求

關於三分之一的減稅，在俄國與清廷之間，已經有過協定的前例——就是一八九六年的「東清鐵路合同」「東清（中東）鐵路」，是由滿洲里到綏芬河橫貫東三省東西之間和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啣接起來的一條鐵路；乃俄國因清廷「聯俄制日」政策而以在一八九六年締結的「中俄密約」（李鴻章、羅拔諾夫協定）爲依據獲得建築和經營。本來，准許俄國經營像這樣的一條鐵路，已經是咎由自取，招來俄國侵畧的清廷，更且

在「東清鐵路合同」上給予俄國以特權——「在東清鐵路運輸出入的貨品，中國關稅減輕稅率三分之一」（合同第十條）。

袁世凱接受減稅要求

日本的要求，就是希望在朝鮮和東三省之間經鐵路互相輸出入的貨品，也能援照此項前例辦理。

先是，日本在建設鴨綠江鐵橋之前，就已經提出過這個要求，但當時清廷說明：「東清鐵路合同的減稅條欵，原爲陸路通商之規定；東三省和朝鮮之間隔有鴨綠江，並非陸路通商，不能援例減稅。」而予以拒絕。

但是到了鴨綠江鐵橋既經完成之後，日本方面又提出東三省和朝鮮之間，已有鐵路啣接，則和陸路通商沒有任何不同的主張。

雙方談判曾經一時中斷。但到了一九一三年二月，終於談到了最後階段。

袁世凱在當時，首先爲了鞏固其本身的領導體制，不顧一切地強硬進行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借欵」，受到國民的猛烈反對；繼之，在三月二十日發生宋教仁被刺案，又被揭穿是幕後的主使人——處在四面楚歌的困境。爲此，他唯恐觸忤日本而更使自己陷於絕地，乃接受了日本的減稅要求。

五月二十九日，由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和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簽訂了「中日朝鮮南滿往來運貨減程試行辦法」。經常減輕稅率三分之一的關稅，成爲後來日本侵畧東三省的有力武器，因爲日本是獲得此一優惠待遇，纔得以壟斷東三省南部地區的貿易。

在這個辦法簽訂之後，日本又表示這個特惠關稅是以一九〇五年簽訂的「東三省善後協約」爲依據，故而實施減稅的生效日期應該追溯到架橋完工後鐵路通車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因此提出覈算退稅一年半的要求。儘管日本如此設辭，但還是被外交總長孫寶琦所拒絕。

日本又提「滿蒙五路」

日本接下去又有一個強制袁世凱行動，就是所謂「滿蒙五路」問題。

這個問題，也像上述減輕關稅的要求一樣，儘量利用中國國內政治混亂情勢，同時抓緊袁世凱弱點，最後把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扯到一起，勒索中國讓步。所謂「滿蒙五路」，一言以蔽之，就是打算以日本資金，在東三省建設五條鐵網的計畫。

這個計畫，有下列五條綫路：

㈠四平街——鄭家屯——洮南（三百公里）。
㈡開原——海龍（一九〇公里）。
㈢長春——洮南（二八〇公里）。
㈣洮南——承德（七五〇公里）。
㈤海龍——吉林（一七〇公里）。

這幾條鐵路的建設，並不僅是基於單純的交通目的，而是爲了經濟侵畧、軍事侵畧的預先投資計畫。

在一望無垠的東三省內陸地區，由於缺少可容船舶航運的寬大河流，所以鐵路的價值極大。像鐵路這樣的大量交通運輸機構，既能促進人羣交流，更能担負情報傳遞和貨物輸送的任務。在人羣交流方面，包括調動「兵員」和「特務工作員」；在情報傳遞方面，包括擴張「日本帝國主義」；在貨物運輸方面，包括補給「武器」在內。

還有比上述情況更爲重要的，就是這幾條鐵路，實則是被計畫爲「南滿鐵路」的延長路綫；日本要把在「南滿鐵路」所持有的特殊權利，不折不扣地延伸出去，由東三省及於熱河省，擴展成一面蛛網的態，纔是日本眞正的目的所在。

由綫擴張爲面

▼在滿蒙地區建設鐵路問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就是列強之間勾心鬥角的主題。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之後的日本，一步一步地站穩了腳跟，開始要確立他在滿洲的壟斷體制；而其他國家也施展出種種手段，圖謀插足進來。像美國於一九〇五年提出的「新法鐵路案」（新民——法庫）和一九〇八年的「錦瑷鐵路案」（錦州——瑷琿），都是很好的例子。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秋宵漫興 四首

雲梨 林康

(一) 珠水雲山縹緲望，秋心無那重思量，凌霄初翮飛南國，逐電鸞驂滯遠方；老我依然一故我，他鄉久矣貳家鄉，歲寒許與閒居處，籬下何辭耐雪霜。

(二) 蒼莽迷離夜景幽，欄凭高處寂凝眸，霓虹爛熳望中色，雨聲生寒海外秋，樹影蕭疎黃葉落，星光明滅白雲遊，金聲清越銷魂甚！絃震胡琶何處樓？

(三) 露華坪草蟋宵征，薄醉微哦別有情，換取自由甘放逐，得交知己慰平生。浮沉玉玦橫空映，斷續飛輪轆路聲，牽思騁懷千里外，嘶風羸馬聽雞鳴。

(四) 微風淅瀝過櫺棱，吹動心旌睡未曾，入夢清疎香翠袖，抽思悄獨黯青鐙。束衣帶褪蜂腰瘦，侵鬢霜飄鶴髮增，我亦半為情累者，恨無智力悟三乘！

誓志二首

黃[illegible]

(一) 採蕨療飢待曙天。聞雞起坐未成眠。修身竊省生無愧。仗義居危志不遷。白首更知珍晚節。丹心常惕效前賢。機緣若許供驅策。再列戎行一試鞭。

(二) 英年豪氣正期酬。歷刼河山必待收。息影未忘身在莒。居窮不與賊同流。任飄染雪三邊鬢。莫掩東夷廿載仇。但使昊天延我壽。終將揮劍戮毛酋。

雜感 八首之一至二

用杜工部秋興韻

姚伯衡

(一) 四周不見好山林，少皞司辰肅殺森，鴻雁排空悲地凍，黃花抱節傲霜陰，雖酣古調歌風雨，無量情懷繫國心，世事棋枰何日爛，[illegible]寒月入踈砧。

(二) 五常破碎世風斜，曲雜夷歌足亂華，時演館垣幢鬼影，春融瀛海泛仙槎，一[illegible]寰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湘江懷古 二首

葉惠波

(一) 白日遲遲落楚山。為誰湘水咽聲潺。一湖勝景緣時異。二女貞魂怨命艱。盼斷王孫憐碧草。謫來賈傅薄紅顏。臨江欲灑同情淚。卻恐祠邊竹更斑。

(二) 楚南楚北一江清。流淌當年葬屈平。弔古賈生同抱恨。招魂宋玉最傷情。三閭宅裏幽蘭怨。二女祠邊淚竹傾。歲歲端陽爭競渡。動人時節念忠貞。

阮郎歸 秋日讌集

蘭陵太疲生

松牕高臥聽濤聲。涼生秋簟平。澄波如鏡晚風輕。閒鷗尋舊盟。雲影淡，月華明。景幽詞意清。吟酣把酒笑談兵。不妨斟滿觥。

浪淘沙（別離）

餘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忽見夜深來夢裏，淚眼盈盈！隔岸柳烟橫，又送離亭！人生何事有長征？但願棲樑雙燕子，休再飄零！

蝶戀花 六月十八日哭以祥兒

劉祖霞

記得蓬萊同採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東君[illegible]，[illegible]。從此人間[illegible]，臨風對月情懷惡。

蝶戀花 又

劉祖霞

水遠山遙羈客旅。怕對椰風，更怕聽蕉雨。一夜潮[illegible]幾許。今朝又落花無數。滿[illegible]，[illegible]，腸斷人[illegible]處。[illegible]傷都不語。蝶蜂飛向深林去。

月夜簫聲 調寄一斛珠

衛燕山

夜[illegible]下。重[illegible]。舊情迴蕩清宵上，[illegible]，和月桃林瀉，時勢才名非倚馬。梅花消息雲英嫁。亂離唯願洪喬假。付與青鸞，欲語何曾語。

前題 調寄月底修簫譜

何敏公

斷雲飛，疎露墜修竹掃殘暑。羞艷星稀，最是撩人處。微聞縹緲簫聲，夜涼如水。晚山靜，似飄鶯語。向誰訴。如泣遙伴虫吟，如怨又如慕。逝水年華，又如夢中去。瀟湘一管秋悲，清風明月，望窮眼，滿天閒緒。

前題 調寄人月圓

歐一鷗

關山明月簫聲咽，還記往時情。畫樓語細，西風韻嫋，一片清秋。又聞鳳琯，離愁無緒，長夜空瑩。秦樓何處，曲吹楊柳，怨起江城。

前題 調寄南樓令

鄭越燁

落[illegible]滿山川。[illegible]。[illegible]遠。最是人間[illegible]，[illegible]江月，照尊前。酣醉未思眠。[illegible]傳，[illegible]情對影憐。莫問新愁都幾許，風滿袖，韻悠然。

寒雨

蕭君亮

坐聽山樓雨，綿袍鬥冷風。挂簾遮望眼。飄瓦亂吟衷。四野雞聲寂。孤衾鶴夢空。殘宵吹[illegible]。獸炭一爐紅。

前題

胡景石

漸歷嚴寒雨。寒生響更頻。偏驚歸里夢。還阻客書人。聲伴簷聲和。侵簷勢罕倫。須[illegible]尊酒伴。佐我苦吟身。

前題 集句

邱塋

梅度晚風香（高　翥）倚琴看鶴舞（李　端）
憑軒對竹屏（余　靖）洗硯抄花譜（張祥鳶）
觀物趣無窮（梅堯臣）養情書最古（姚　合）
方冬臘雕裝（蘇　軾）爐[illegible]聽寒雨（陸　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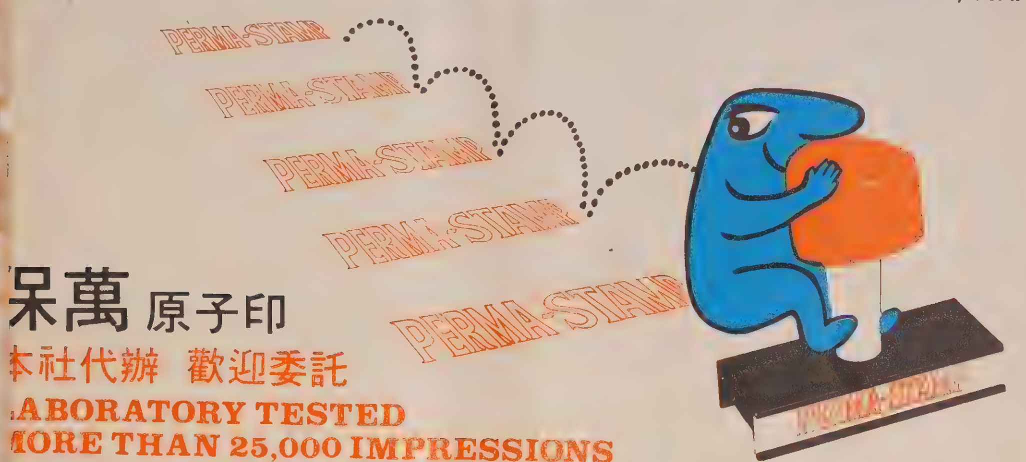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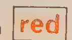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3 1761 08422637 2